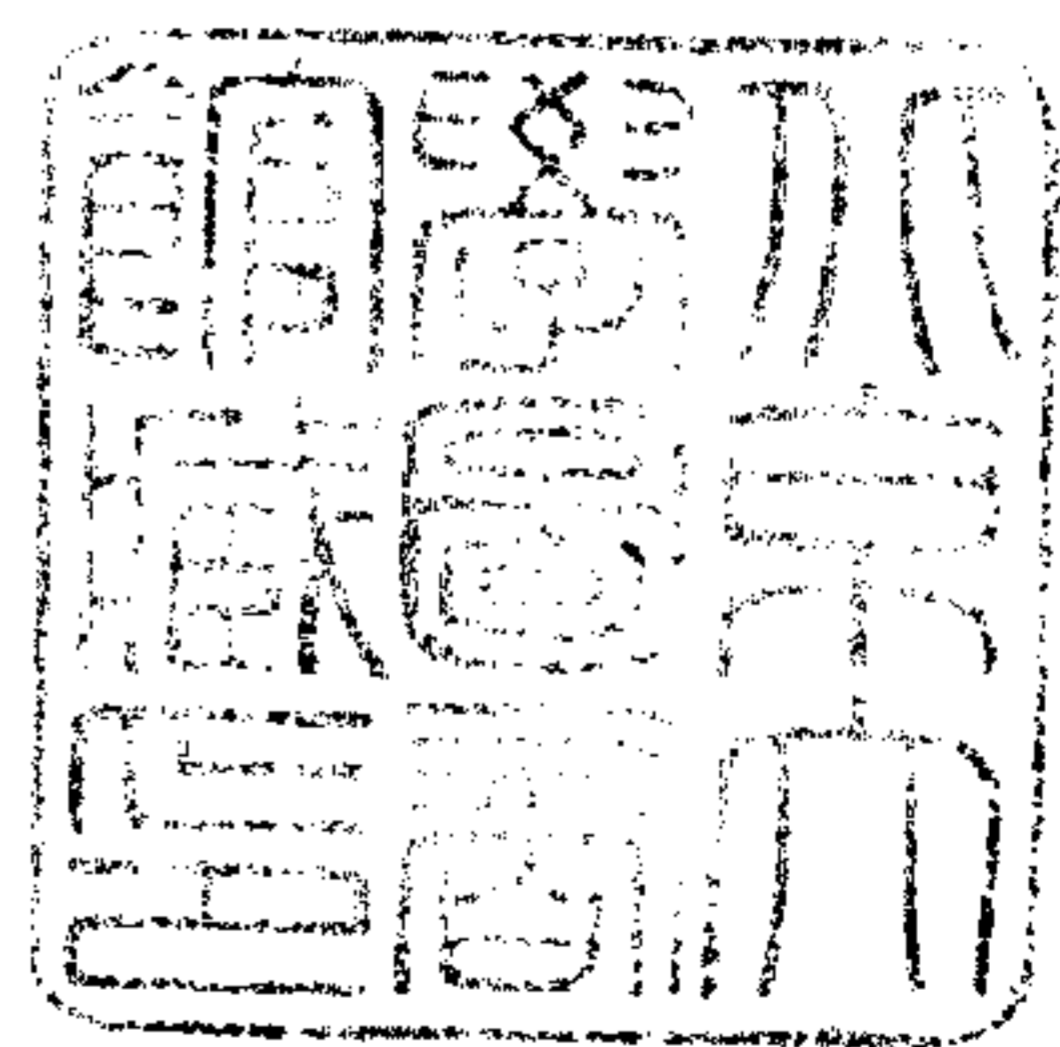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六七・子部・小說家類

玉茗堂摘評王弇州先生豔異編十二卷 題〔明〕王世貞撰 〔明〕湯顯祖評……………一

廣豔異編三十五卷 〔明〕吳大震輯……………一四七

猶園十六卷 〔明〕錢希言撰……………五三五



豔異編敘

嘗聞宇宙大矣何所不有宜尼不語怪非謂無怪之可語也乃齷齪老儒輒云目不覩非聖之書抑何坐井觀天耶泥丸封口當在斯輩而獨不觀夫天之風月地之花鳥人之歌舞非此不成其為三才乎從來可欣可羨可駭可愕之事自曲士觀之甚

奇自達人觀之甚平吾嘗浮沉八股道中無一生趣月之夕花之辰啣觴賦詩之餘登山臨水之際稗官野史時一轉玩諸凡神僂妖怪國士名姝風流得意慷慨情深等語千轉萬變靡不錯陳於前亦足以送居諸而破岑寂豈其詹詹學一先生之言而以號于人曰此夫出自齊諧之口也者

而損不復道耶雖然詩三百篇不廢鄭衛要以無邪為歸假令不善讀詩者而徒侈淫哇之詞頓忘懲創之旨雖多亦奚以為是集也奇而法正而葩穠纖合度脩短中程才情妙斂踪跡幽玄其為物也多姿其為態也屢遷斯亦小言中之白眉者矣昔人云我能轉法華不為法華轉得其說而

并得其所以說則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縱橫流漫而不納于邪詭譎浮夸而不離于正不然始而惑既而溺終而蕩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有味乎子輿氏之言哉不佞嬾如稽狂如阮慢如長卿迂如元稹一世不可余余亦不可一世蕭蕭此君而外更無知已嘯咏時每手一編未嘗不臨文感慨

不能喻之於人竊謂開卷有益夫固善取
益者自為益耳戊午天孫渡河後三日晏
坐南窗涼風颯至綠筠弄影左蟹螯右酒
杯拍浮大呼漫與書此以告夫世之讀豔
異編者

玉茗居士湯顯祖題

序

三

小引

是編成客或謂居士方持三大部破無明
網忍為是兒戲哉居士笑曰難言也盡六
欲界未抵梵天且色為身本愛為色根色
生身身復生愛浮沉展轉寧有解脫今夫
物有含生而嚙動者其於情抑何專篤也
極而至于千古之雄必指劉項其智力足

引

以籠決一世而不能割之于虞戚又極而
至于鹿苑僊以累劫之功見宮綵一旦而
失其神是况其他哉曰子不能絕之迺已
則何為導之曰吾以佐杯酌資抵掌耳雖
然亦復有說昔馮當世書謂王安國并門
妙麗閉目不觀但日以談禪為事王曰若
如所言未達禪理閉目不觀便是一重公

案是書誠火宅也不無有蓮花在乎色卽是空此語吾受之西方老師客謝不敏退

息菴居士書

引

二

豔異十二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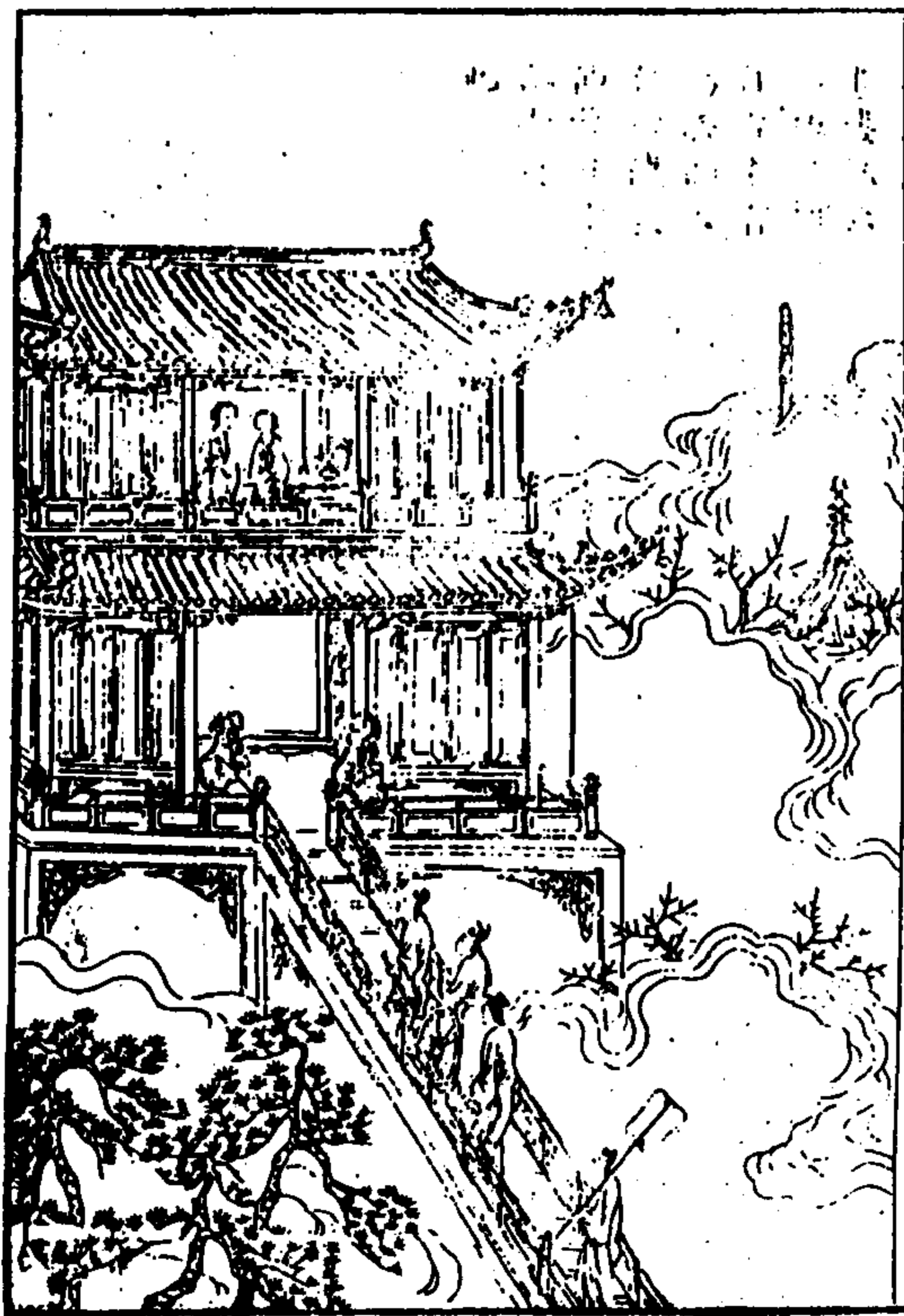
洛神	神女	魏宮	魏美亭
李夫人	明珠	魏宮	魏美亭
王昭君	漢武帝	輕紗	雁
迷樓	隋陽帝	宮娥	轉關車
楊貴妃	唐明皇	安祿山	芍藥花
綠珠	石崇	金谷園	珊瑚樹
崔鶯鶯	張生	紅娘	西廂

圖說

嬌娘 中茶 飛紅 熙春堂
 虬髯 李靖 紅拂 宅院
 無雙 黃仙客 塞鴻 渭橋
 白猿 歐陽將軍 赤洞 夫人
 蓮塘二姬 楊氏 陸升之 珍寶
 按古今傳奇行于世者靡不有圖迺此編尤膾炙人口而未之見因廣購海內名筆僅得仇十洲家藏稿十二幅精工摹刻以弁諸簡端俾觀者目炫心飛足稱一時之大快云 無瑕道人



盤異圖



盤異圖

侍云
臣君為後官
華一帝欲重
信于外國故
不復更人乃
窮按其事而
工皆索市



卷之五 玉茗堂摘評王弼州先生豔異編

清溪山主... 赤台... 與... 亦... 貴如

豔異圖



玉茗堂摘評王弼州先生豔異編 豔異圖

崔謂朕曰始... 亂之終棄之... 愚不敢恨必... 也君亂之君... 終之君之志... 也沒身之極... 又何必... 深感... 此皆

豔異圖



五

此等公口
非一沫不能
幸即非李即
能遇一妹虎
風生能騰雲
非偶然也將
之贈以佐真



魁異圖

此等公口
非一沫不能
幸即非李即
能遇一妹虎
風生能騰雲
非偶然也將
之贈以佐真



此等公口
非一沫不能
幸即非李即
能遇一妹虎
風生能騰雲
非偶然也將
之贈以佐真



魁異圖

此等公口
非一沫不能
幸即非李即
能遇一妹虎
風生能騰雲
非偶然也將
之贈以佐真



豔異編目錄

卷一

星部

郭翰

神部

汝陰人

沈警

周秦行記

水神部

洛神傳

太學鄭生

卷二

豔異編目錄 卷一二

龍神部

柳毅傳

仙部

裴航

少室仙妹傳

裴謨

玉茗堂摘評王弇州先生豔異編卷一

星部

郭翰

太原郭翰少簡貴有清標姿度美秀善談論工詩賦早孤獨處當盛夏乘月臥庭中時時有微風稍聞香氣漸濃翰甚怪之仰觀空中見有人冉冉而下直至翰前乃一少女也明艷絕代光彩溢目衣玄縞比衣曳羅霜之帔戴翠翹鳳皇之冠躡瓊文九章之履侍女二人皆有殊色感蕩心神翰整衣巾下牀拜

豔異編 卷一

不意尊靈迴降願垂德音女微笑曰吾天上織女也久無主對而嘉期阻曠幽態盈懷上帝賜命誦泮人間仰慕清風願託神契翰曰非敢望也益深所感女為勅侍婢淨掃室中張湘霧丹縠之帷施水精玉華之簾轉惠風之扇宛若清秋乃攜手升堂解衣共寢其襯體紅脰之衣似小香囊氣盈一室有同心親膺之枕覆一雙縷鴛文之衾柔肌膩體深情密態妍艷無匹欲曉辭去面粉如故試之乃本質翰送出戶凌雲而去自後夜夜皆來情好轉切翰戲之曰牛郎何

在那敢獨行對曰陰陽變化關渠何事且河漢
無可復知縱復知之不足為慮因撫翰心前曰世人
不明瞻矚耳翰又曰卿既寄靈辰象辰象之間可得
聞乎對曰人間觀之只見是星其中自有宮室居處
諸仙皆遊觀焉萬物之精各有象在天在地成形下
人之變必形於上也吾今觀之皆了了自識因謂翰
指列星分位盡詳紀度時人不悟者翰遂洞曉之後
將至七夕忽不復來經數夜方至翰問曰相見樂乎
笑而對曰天上那比人間正以感運當爾非有它故

豔異編 卷一

二

也君無相忘問曰卿來何遲答曰人中五日彼一夕
也又為翰致天尉悉非世物徐視其衣並無縫翰問
之謂曰天衣本非針線為也每去輒以衣服自隨經
一年忽於一夜顏色悽惻涕淚交下執翰手曰帝命
有程便當永訣遂嗚咽不自勝翰驚惋曰尚餘幾日
對曰只在今夕耳遂悲泣徹曉不眠及旦撫抱為別
以七寶枕一枚留贈約明年某日當有書相問翰答
以玉環一雙便履空而去迴顧招手良久方滅翰思
之成疾未嘗暫忘明年至期果使前日侍女將書函

至翰遂開緘以青縑為紙鉛丹為字言調清麗情意
重疊末有詩二首詩曰河漢雖云濶三秋尚有期情
人終已矣良會更何時又曰朱閣臨清漢瓊宮御紫
房佳期空在此只是斷人腸翰以香牋答書意情甚
切并有耐贈二詩曰人世將天上由來不可期誰知
一迴顧交作兩相思又曰贈枕猶香澤啼衣尚淚痕
玉顏霄漢裏空有還來竟自此而絕是歲太史奏織
女星無光翰思不已人間麗色不復措意復以繼嗣
大義須婚強娶程氏女殊不稱意復以無嗣遂成反

豔異編 卷一

三

目翰官至侍御史而卒

神部

汝陰人

汝陰男子姓許少孤為人白皙有姿調好鮮衣良馬
遊嘍無度常牽黃犬逐獸荒澗中倦怠大樹下樹高
百餘尺大數十圍高柯旁挺垂陰連數畝仰觀間枝
懸一五色彩囊以為誤有遺者乃取而歸結不可解
甚愛異之置巾箱中向暮化成一女子手把名紙直
前云玉女郎令相聞致名訖遂去有頃異香滿室漸

聞車馬之聲許出戶望見列燭成行有一少年乘公馬從十餘騎在前直來請許曰小妹巖惡竊慕盛德欲託良媛於君子如何許以其神不敢苦辭少年卽命左右洒掃淨室須臾女車至光香滿路侍女乘馬數十人皆有美色持步障擁女卽下車延入別室幃帳茵席畢具家人大驚視之皆見少年促許沐浴進新衣侍女扶入女室女郎年十六七艷麗無雙着青袿襖珠翠瓏錯下階答拜共行禮訖少年乃去房中施雲母屏風芙蓉翠帳以鹿瑞錦障映四壁大設珍饈異編 卷一 四

有多諸異果甘美鮮香非人間者食器有七子螺九枝盤紅螺盃葉葉椀皆黃金隱起錯以瑰玖金盤時車師酌酒芬馨酷烈座上置蓮心蠟燭悉以紫玉爲盤光明如畫許素輕薄無檢又爲物色奪眩意甚悅之坐定問曰鄙夫因陋蓬室湫隘不意乃能見顧之深歡懼交非未知所措女答曰大人爲中樂南部將軍不以兒之幽賤欲使託身君子躬奉砥礪幸遇良會欣願誠深又問南部將軍今何也曰是嵩君別部所治若古之四鎮將軍也酒酣歎曰今夕何夕見此

良人詞韻清媚非所見聞又援筆作飛鴻別鶴之曲宛頸而歌爲許送酒清聲哀暢容態溢越殆不自持許不勝其情遂前擁之仍徵聘而笑曰旣爲師人感悅之機又玷上客桂纓之笑如何因顧令撤筵去燭就帳恣其歡狎豐肌弱骨柔滑如飴明日過召家人大申婦禮賜與甚厚積三日前少年又來曰大人感愧良甚願得相見使某來迎乃與俱去至前獵處無復大樹矣但見朱門素壁若今大官府中左右列兵衛皆迎拜少年引入見府君冠平天噴絳紗衣坐高

殿上庭中掛戟設藤許拜謁府君爲起揖之升階勞慰曰少女幼失所恃幸得托奉高明感慶無量然此亦冥期神契非至情相感何能及此許謝乃與入內門宇嚴邃瓊廊曲閣連亘相通中堂高會酣醺正歡因命設樂絲竹繁錯曲度新奇歌妓數十人皆妍冶上色旣罷乃以金帛厚遺之并資僕馮家遂贍給仍爲起宅於里中皆極丰麗女郎雅善玄素養生之術許體力精爽倍於常矣以此知其審神人也後嘗一歸皆女郎相隨府君輒饋送甚厚數十年有子五人

而姿色無損後許卒乃攜俱去不知所在也

沈警

沈警字玄機吳興武康人也美風調善吟咏為梁東
官常侍名著當時每公卿宴集必致驥邀之語曰玄
機在席顛倒賓客其推重如此後荆楚陷沒入周為
上柱國奉使秦隴途過張女郎廟旅行多以酒香祈
禱警獨酌水其祝詞曰酌彼寒泉水紅芳掇崑谷雖
致之非遠而薦之畧俗丹誠在此神其感錄既暮宿
傳舍憑軒望月作鳳將雛合嬌曲其詞曰命嘯無人

世說新語 卷一

六

嘯合嬌何處嬌徘徊花月上空度可憐宵又讀為歌
曰府府春風主微微春露輕可惜關山月還成無月
明吟畢問簾外歡賞之聲復云問宵豈虛擲則月豈
無明音音清婉頗異於常忽見一女子穿簾而入再
拜云張女郎仲妹見使致意警異之乃具衣冠未離
坐而二女已入謂警曰跋涉山川固勞動止警曰行
役在途春宵多感聊因吟咏稍遣旅愁豈意女郎猥
降仙駕願知伯仲二女郎相顧而笑之大女郎謂警
曰妾是女郎妹適廬山夫人長男指小女郎云適衡

山府君小子並以生日同覲大姊屬大姊今朝屠城
未旋山中幽宗良夜多懷輒欲奉屈無憚勞也遂攜
手出門共登一輜駟車駕六馬馳空而行俄至一處
朱樓飛閣備極煥麗令警止一水閣香氣自外入內
簾幌多金縷翠羽飾以珠璣光照室內須臾二女郎
自閣後冉冉而至揖警就坐又具酒肴于是大女郎
彈箏篴小女郎援琴為數弄皆非人世所聞警嗟賞
良久願請琴寫之小女郎笑之謂警曰此是秦穆公
周靈王太子神仙所制不願傳於人間警粗記數弄

世說新語 卷一

七

不復敢訪及酒酣大女郎歌曰人神相合今後會難
邂逅相遇今暫為歡星漢移今夜將闌心未極今且
盤桓小女郎歌曰洞簫響兮風生流清夜闌兮管絃
適長相思兮衡山曲心斷絕兮秦隴頭又歌曰隴上
雲車不復居湘州班竹淚沾餘誰念衡山烟霧裏空
看雁足不傳書警乃歌曰義起曾歷許多年張碩凡
得幾昔憐何意今人不及簪警來相見更無緣二女
郎相顧流涕警亦下淚小女郎謂警曰蘭香媛智瑛
姊亦常懷此恨矣警見二女郎歌詠極歡而未知審

契所在警顧小女郎曰潤玉此人可念也良久大女郎命履與小女郎同出及門謂小女郎曰潤玉可便伴沈郎寢警欣感如不自得遂攜手入門已見小婢前施臥具小女郎執警手曰管從二妃游湘川見君於舜帝廟讀湘王碑此時憶念頗切不謂今宵得諧宿願警亦備記此事執手款敘不能已也小婢黠質前致詞曰人神路隔別後會賒况姮娥妬人不肯流照織女無賴已復斜河寸陰幾時何勞煩數遂掩戶就寢備極歡昵將曉小女郎起謂警曰人神事殊無

豔異編 卷一

八

宜于畫大姊已在門首警于是抱持致於膝共敘離別須臾大女郎仰復至前相對流涕不能自己復置酒警歌曰時值行人心不平那宜萬里阻關情只今隄上分流水更泛從來哽咽聲乃贈小女郎指環小女郎贈警金合歡結歌曰心纏幾萬結縷繫幾千迴結怨無窮極結心終不開大女郎贈警瑤鏡子歌曰憶昔窺瑤鏡相希望明月彼此俱照人莫令光影滅贈答頗多不能備記粗憶數首而已遂相與出門復駕輜輶車送至下廟乃執手嗚咽而別及至館懷

中探得瑤鏡金縷結良久乃言于主人夜而失所在時同旅咸怪警夜有異香警後使迴至廟中於神座後得一碧箋乃是小女郎與警書備敘離情書末有篇云飛書到沈郎尋已到衡陽若存金石契風月兩相望從此遂絕矣

周秦行記

予貞元中舉進士落第歸宛葉至伊關南道鳴皋山下將宿大安民舍會暮失道不至更十餘里行一道甚易夜月始出忽聞有異氣如蕙香因趨進行不知

豔異編 卷一

九

厥遠見火明意莊家更前驅至一宅門庭若富家有黃衣闍人曰郎君何至予答曰僧孺姓牛應進士落第本往大安民舍誤道來此直乞宿無他中有小鬟青衣出責黃衣曰門外謂誰黃衣曰有客黃衣入告少時出曰請郎君入予問誰氏宅黃衣曰但進無須問入十餘門至大殿蔽以珠簾有朱衣黃衣闍人數百立階左右曰拜簾中語曰妾漢文帝母薄太后此是薄太后廟郎君不審何忽至此對曰臣家宛葉將歸失道敢託命太后遣西簾避席曰妾故漢室老母

君唐朝名士不待君臣幸希簡敬便上殿來見太后
着練衣、貌狀瑰瑋、不甚年高、勞予曰、行役無苦乎、召
坐食、頃間、殿內有笑聲、太后曰、今夜風月甚佳、偶有
二女伴相尋、况又遇佳賓、不可不成、一會呼左右、屈
二娘子出見秀才、良久、有女子二人從中至、從者數
百、前立者一人、狹腰長面、多髮下粧、衣青衣、僅可二
十餘、太后曰、高帝戚夫人、予下拜、夫人亦拜、更一人
柔肌、穩身、貌舒態逸、光彩射遠、近多服花綉單衣、薄
太后曰、此元帝王嬙、予拜如戚夫人、王嬙復拜、各就

豔異編 卷一

十

坐、坐定、太后使紫衣中貴人曰、迎楊家潘家來、頃之
空中見五色雲、下聞笑語聲、寢近太后曰、楊潘至矣
忽車騎馬跡相雜、羅綺耀煥、有視不給、有二女子從
雲中下、予起立於側、見前一人、纖腰修眸、容貌甚麗、
衣繡衣冠、玉冠年三十餘、太后曰、此是唐朝太真妃
子、予即伏謁、拜如臣禮、太真曰、妾得罪先帝、皇朝不
置妾在后妃數中、設此禮、豈不虛乎、不敢受、却答拜、
更一人、厚肌敏視、小質潔白、齒極早、被寬博衣、太后
曰、齊潘淑妃、予拜之、如妃禮、既而太后命進饌、少時

饌至、芳潔萬端、皆不得名字、但欲充腹、不能足食、已
更具酒、其器用盡如王者、太后語太真曰、何久不來
相看、太真謹容對曰、三郎數幸華清宮、扈從不得至、
太后又謂潘妃曰、子亦不來、何也、潘妃匿笑不禁、不
成對、太真視潘妃而對曰、潘妃向玉奴說懊恨、東昏
侯疎狂、終日出獵、故不得時謁耳、太后問予、今天才
為誰、予對曰、今皇帝先帝長子、太真笑曰、沈婆兒作
天子也、太后曰、何如、主予對曰、小臣不足以知
君德、太后曰、然無嫌、但言之、予曰、民間傳聖武、太后

豔異編 卷一

十一

首肯、三四太后曰、進酒、加樂、樂妓皆少、小女子、酒環
行、數周、樂亦隨輟、太后請戚夫人、鼓琴、夫人約指以
玉環、光照于座、引琴而鼓、聲甚怨、太后曰、牛秀才遊
近到此、諸娘子又偶相訪、今無以盡平生之歡、牛秀
才固才士、盡各賦詩、言志不亦善乎、遂各授與牋、筆
遂巡詩成、薄后詩曰、月寢花宮得奉君、至今猶憶管
夫人、漢家舊是笙歌處、煙艸幾經秋、復春王嬙詩曰、
雪裏穹廬不見春、漢衣雖舊淚垂新、如今最恨毛延
壽、愛把丹青錯畫人、戚夫人曰、自別漢宮、休楚舞、不

能粧粉恨君王無金豈得迎商叟呂氏何曾畏木強
太真詩曰金釵墮地別君王紅淚流珠滿御床雲雨
馬嵬分散後驪宮不復舞霓裳潘妃詩曰秋月春風
幾度歸江山猶是舊宮非東昏舊作蓮花地空想曾
披金縷承再三邀予作予不得辭遂應命作詩曰香
風引到大羅天月滿雲階拜洞仙共道人間惆悵事
不知今夕是何年別有善笛女子短髮麗衣貌甚美
而目多媚與潘妃偕來太后與接坐居之時令吹笛
往往亦及酒太后顧而問曰識此否石家綠珠也潘

豔異編

卷一

十三

妃養作妹故潘妃與俱來太后因曰綠珠豈能無詩
乎綠珠乃謝而作詩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聲空怨
趙王偷紅殘翠碎花樓下金谷千年更不春詩畢酒
既至太后笑曰牛秀才遠來今夕誰人爲伴戚夫人
先起辭曰如意成長固不可且不宜如此潘妃辭曰
東昏以玉兒身必因除玉兒不擬負他綠珠辭曰石
衛尉性嚴急今有處不可及亂太后曰太真今朝先
帝貴妃不可言其他太后謂王嬙曰昭君始嫁呼韓
單于復爲株索單于婦固自困且苦寒地胡鬼能何

爲昭君幸無辭昭君不對低眉羞恨俄各歸休予爲
左右送入昭君院會將旦侍人告起昭君垂泣持別
忽聞外有太后命予遂出見太后太后曰此非郎君
久留地宜亟還便別矣幸無忘向來歡更索酒酒再
行而戚夫人潘妃綠珠皆泣下竟辭去太后使朱衣
送往大安抵西道旋失使人所在時始明矣予就大
安里問其里人里人云此十餘里有薄后廟予却避
望廟荒毀不可入非向者所見矣予衣上香經十餘
日不歇竟不知其何

豔異編

卷一

十三

水神部

洛神傳

太和中處士蕭曠自洛東遊至孝義館夜憩于雙美
亭時月朗風清曠善琴遂取琴彈之夜半調甚苦俄
聞洛水之上有長歎者漸相逼乃一美人曠因捨琴
而揖之曰彼何人斯女曰洛浦神女也昔陳思王有
賦予不憶也和曠曰然曠又問曰或聞洛神卽甄皇
后后謝世陳思王遇其魄於洛濱遂爲感甄賦後覺
事之不正改爲洛神賦寄意于宓妃有之乎妃曰妾

卽甄后也。為慕陳思王之才，調文帝怒而幽死。後術
魄遇王于洛水之上，敘其冤抑，因感而賦之。覺事之
不與易其題，乃不謬矣。俄命雙鬟持茵席，具酒肴，而
至。謂曠曰：妾為表家新婦，時性好鼓琴，每彈至悲風
及三峽流泉，未嘗不盡夕而止。適聞君琴韻清雅，願
一聽之。曠乃彈別鶴操，及悲風。神女長歎曰：真蔡中
郎之儔也。問曠曰：陳思王洛神賦如何？曠曰：真體物
潘亮為梁昭明之精選，爾女微笑曰：狀妾之舉止云
翻若驚鴻，婉若遊龍，得無疎矣。曠曰：陳思王之精魄

鮑異編

卷一

五

今何在？女曰：凡為遮須國王曠，曰：何為遮須國？女曰：
劉聰子歿而復生，語其父曰：有人告某云：遮須國久
無主，待汝父來作主，卽此國是也。俄有一青衣引一
女曰：織綃娘子至矣。神女曰：洛浦龍君之愛女，善織
綃于水府，適令召之。爾曠因語織綃曰：近日人世或
傳柳毅靈姻之事，有之乎？女曰：十得其四五爾。餘皆
飾詞不可惑也。曠曰：或聞龍畏鐵，有之乎？女曰：龍之
神化雖鐵石金玉盡可透達，何獨畏鐵乎？畏者蛟螭
輩也。曠又曰：雷氏子佩豐城劍，至延平津，躍入水化

為龍，有之乎？女曰：妾也。龍木類，劍乃金，金既尅木，而
不相生，焉能變化？豈同雀入水為蛤，雉入水為蜃哉？
但寶劍靈物，金水相生，而入水雷生，自不能沉于泉
耳。其後搜劍不獲，乃妄言為龍，且雷煥只言化去。張
司空但言終合，俱不說為龍化劍之靈異，亦人之鼓
鑄鍛鍊，非自然之物，是知終不能為龍明矣。曠又曰：
梭化為龍如何？女曰：梭木也，龍本屬木，變化歸本，又
何怪也。曠又曰：龍之變化如神，又何病而求馬師皇
療之？女曰：師皇是上界高真，哀馬之引重負遠，故為

鮑異編

卷一

五

馬醫愈其疾者，萬有餘匹。上天降鑿化其疾于龍骨
吻間，欲念師皇之能，龍後負而登天天，假之非龍真
有焉也。曠又曰：龍之嗜鷲血，有之乎？女曰：龍之清虛
食飲，沆瀣若飲鷲血，豈能行藏蓋嗜者乃蛟蜃輩爾。
無信造作，皆梁朝四公誕妄之詞。爾曠又曰：龍何好
曰好睡，大卽千年，小不下數百歲，偃仰于洞穴，鱗甲
間聚積沙塵，或有鳥啣木葉，遺棄其上，乃甲拆生樹。
至于合抱，龍方覺悟，遂振迅修行，脫其體而實虛無。
澄其神而歸寂滅，自然形之，與氣隨其化用，散入真

空若未胚。胚若未凝。結如物在。恍忽精奇。杳冥當此之時。雖百骸五體。盡可入于芥子之內。隨其舉止。無所不之。自得還元返本之術。與造化爭功矣。曠又曰。龍之修行。向何門而得。女曰。高真所修之術。何異。上士修之。形神俱達。中士修之。神超而形沉。下士修之。形神俱墜。且當修之時。氣爽而神凝。有物出焉。師老子云。恍恍忽忽。其中有物也。其於幽微。不敢泄露。恐為上天譴謫。爾神女遂命左右。傳觴敘語。情況既洽。蘭艷動人。若左瓊枝。而右玉樹。繾綣永久。感暢其懷。

豔異編 卷一

十六

曠曰。遇二仙娥於此。真所謂雙美亭也。忽聞鷓鴣鳴。神女乃甯。詩曰。玉筋凝腮。憶魏宮朱絲一弄。洗清風。明晨追賞。應愁宋沙。清烟綃翠羽。空織綃。詩曰。織綃泉底少。歡娛更勸蕭郎盡。此壺悲見玉琴彈。別鶴又將清淚滴。真珠曠答二女詩曰。紅蘭吐艷。問天桃自喜。尋芳數已遭。珠珮鵲橋從此斷。遙天空恨碧雲高。神女遂出明珠翠羽二物。贈曠曰。此乃陳思王賦云。或採明珠。或拾翠羽。故有斯贈。以成洛神賦之詠也。龍女出輕綃一匹。贈曠曰。若有胡人購之。非萬金不可。

神女曰。君有奇骨異相。當出世。但澹味薄俗。清襟養真。妾當為陰助。言訖。超然躡虛而去。無所睹矣。後曠保其珠綃。多遊嵩岳。友人嘗遇之。備寫其事。今遁世不復見焉。

大學鄭生

垂拱中。駕在上陽宮。太學進士鄭生。晨發銅駝里。乘曉月。度洛橋。橋下有哭聲甚哀。生下馬察之。見一艷女。翳然蒙袂曰。孤養於兄嫂。嫂惡苦我。今欲赴水。故畱哀須臾。生曰。能隨我歸乎。應曰。婢御無悔。遂載與

豔異編 卷一

十七

之歸。所居號曰。汜人。能誦楚詞九歌。招魂九辨之書。亦嘗擬詞賦為怨歌。其詞艷麗。世莫有屬者。因撰風光詞曰。隆光秀兮。昭盛時。播薰綠兮。淑華歸。顧室漢兮。有寢葦。方潛重房。以飾姿。見耀態之韶美兮。蒙長謁以爲帷。醉融光兮。渺渺瀾瀾。瀾遠千里兮。涵制眉晨。陶陶兮。暮熙熙。無媿娜之機。條兮。嫂盈盈以披。蓬醉遊顏兮。倡蔓卉。流情電兮。髮隨施。生居貧汜人。常出輕綃一端。賣之。有胡人醉千金。居歲餘。生將遊長安。是夕謂生曰。我湖中蛟室之妹也。請而從君。今歲滿。

無以久留君所、乃與生訣、生留之不能得、去後十餘年、生兄為岳州刺史、會上巳日、與家徒登岳陽樓、望鄂渚、張宴樂酣、生愁思吟曰、情無限、今蕩洋洋、懷佳期、今鶴三湘、聲未終、有画舫浮漾而來、中為綵樓、高百餘尺、其上花帷帳、欄籠画囊、有彈弦鼓吹者、皆神仙蛾眉、被服烟電、裾袖皆廣尺、中一人起舞、含嚙怨慕、形類汜人、舞而歌曰、訴青春、今江之隅、拖湖波、今裏綠裾荷拳拳、今來舒、非同歸、今何如、舞畢、斂袖悵然、須臾風濤崩怒、遂不知所在。

豔異編

卷一

六

玉茗堂摘評王弼洲先生豔異編卷二
龍神部

柳毅傳

唐儀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湘濱、念鄉人有客于涇陽者、遂往告去、至六七里、鳥起馬驚、疾逸道左、又六七里乃止、見有婦人牧羊於道畔、怒怪視之、乃姝色也、然而娥臉不舒、巾袖無光、凝聽竊立、若有所伺、毅詰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此、婦始笑而謝、終泣而對曰、賤妾不幸、今日見辱問於長者、然而恨

豔異編

卷二

一

貫肌骨、亦何能愧避幸一聞焉、妾洞庭龍君少女也、父母配嫁荆川次子、而夫壻樂逸為婢僕所惑、日以厭薄、既而將訴於舅姑、舅姑愛其子、不能禦、逮訴類切、又得罪於舅姑、舅姑毀黜、以至此言、訖歔流涕、悲不自勝、又曰、洞庭於茲相遠、不知其幾多也、長天茫茫、信耗莫通、心目斷盡、無所知、哀聞君將還吳、密邇洞庭、欲以尺書記託侍者、未卜將以為可乎、毅曰、吾義夫也、聞子之說、氣血俱動、恨無毛羽、不能奮飛、是何可否之謂乎、然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塵間、寧可

致意耶、唯恐道塗顯晦、不相通達、致負誠託、又乖慈願、子有何術可導我邪、女悲泣再謝曰、負戴珍重、不復言矣、脫獲回耗、雖死必謝、吾不許、何敢言、既許而問、則洞庭之與京邑、不足爲異也、毅請聞之、女曰、洞庭之陰、有大橋樹焉、鄉人謂之社橋、君當解去磁帶、束以他物、然後舉樹三發、當有應者、因而隨之、無有碍矣、幸君子書敘之外、悉以語之、心誠倍託、千萬無渝、毅曰、敬聞命矣、女遂於橋間解書再拜以進、東望愁泣、若不自勝、毅深爲之戚、乃置書囊中、因復問曰、

靈異編 卷二

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曰、何爲雨工、曰、雷霆之類也、數復視之、則皆矯顧怒步、飲飽其異、而大小毛角、則無別羊焉、毅又曰、吾爲使者、它日歸洞庭、慎勿相避、女曰、寧止不避、當如親戚耳、語竟、引別東去、不數十步、迴望、女與羊俱亡、所見矣、其夕至邑、而別其友、月餘到家、乃訪于洞庭之陰、果有社橋、遂易帶向樹三扣、俄有武夫出波間、再拜請曰、貴客將自何所至也、毅不告其事、曰、徒謁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毅以進、謂毅曰、

當閉目數息、可達矣、毅如其言、遂至其宮、始見臺閣相向、門戶千萬、奇艸珍木、無所不有、夫乃指毅止於大室之隅、曰、客當居此、以伺毅曰、此何所也、夫曰、此靈虛殿也、毅視之、則人間珍寶畢盡於此、柱以白璧、砌以青玉、牀以珊瑚、簾以水晶、雕瑠璃於翠榻、飾琥珀於虹棟、奇秀深杳、不可殫言、然而王久不至、毅謂夫曰、洞庭君安在哉、曰、君方幸玄珠閣、與太陽道士講火經、少選當畢、毅曰、何謂火經、夫曰、吾君龍也、龍以水爲神、舉一波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人以火爲

靈異編 卷二

神、發一炬可燎阿房、然而靈用不同、玄化各異、太陽道士精於人理、吾君邀以聽焉、言粗畢、而宮門閉、景從雲合、見一人披紫衣、執青玉、夫躍曰、此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毅而問曰、豈非人間之人乎、毅曰、然、遂入拜、君亦拜坐于霧虛之下、謂毅曰、水府幽深、寡人暗昧、夫子不遠千里而來、將有爲乎、毅曰、毅大王之鄉人也、長於楚遊學於秦、昨下第閒、驅涇水之淚、見大王愛女牧羊於埜、風鬟雨鬢、所不忍視、毅因語之、謂毅曰、爲夫婿所薄、舅姑不念、以至於此、悲泗

淋漓誠怛人心遂託書於毅毅許之今至此因取書進之洞庭君覽畢以袖掩面而泣曰老父之罪不診鑒聽坐貽孽孽使深閨孺弱速罹辱害公乃陌上人而能急之幸被齒髮何敢負德詞畢又哀咤良久左右皆流涕時有宦人密侍君者君目以書授之令達宮中須臾宮中皆慟哭君驚謂左右曰疾告宮中無使有聲恐錢塘所知毅曰錢塘何人也曰寡人愛弟也昔為錢塘長今則致政矣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勇過人耳昔堯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

盤異編 卷二

四

與天將失意穿其五山上帝以寡人有薄德于古今遂寬其同氣之罪然猶縻繫于此故錢塘之人日來候焉詞未畢而大聲忽發天拆地裂宮殿擺簸雲烟沸湧俄有赤龍長萬餘尺電目血舌朱鱗火鬚項製金鎖鎖牽玉柱千雷萬霆繖繞其身霰雪雨雹一瞬皆下乃擘青天而飛去毅初恐蹶仆地君親起持之曰無懼固無害毅良久安抑乃獲自定因告辭曰願得生歸以避復來君曰不必如此其去則然其來則不爾幸為少盡繼繼因命酌互舉以款人事俄而祥

風慶雲融融怡怡幢節玲瓏簫韶以隨紅妝千萬笑語熙熙中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璫滿身綃縠參差追而視之前所寄辭女然而若喜若悲零淚如絲須臾紅烟蔽其左紫氣舒其右香凝環旋入于宮中君笑謂毅曰涇水之囚人至矣君乃辭入宮須臾又問怨苦不已有頃君復出與毅飲又有一人披紫裳執青玉貌聳神溢立于君左右謂毅曰此錢塘也毅起趨拜之錢塘亦盡禮相接謂毅曰女姪不幸為頑童所辱賴明君子信義昭彰致達遠寬不然者是為涇陵

盤異編 卷二

五

之士矣饗德懷恩詞不諭心毅搗退辭謝俯仰唯唯錢塘乃告兄曰適者辰發靈虛已至涇陽午戰於彼未還於此中間馳至九天以告上帝上帝知其冤而宥其失前所譴執因而獲免然而剛腸激發不遑辭候驚投宮中復忤賓客愧怍慚懼不知所還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殺幾何曰六十萬傷稼乎曰八百里曰無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君憮然曰頑童之為是心也誠過恐然汝亦太草草賴上帝靈聖諒其至冤不然者我何辭焉從此已往勿復如斯錢塘復再拜坐定

遂宿毅於凝光殿。明日又宴毅於凝碧宮。會友戚張廣樂具以醪醴。羅以甘潔。初，笳角聲。鼓旗旌，劍戟舞。萬夫於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錢塘破陣樂。」旌鉞，傑氣，頽驟，悍慄，坐客視之，毛髮皆豎。復有金石、絲竹、羅綺、珠翠舞于女於其左。中有一女前進曰：「此貴士還宮樂。」清音宛轉，如訴如慕，坐客聽之，不覺淚下。二舞既畢，龍君大悅，錫以紈綺，頒於舞人。然後密席貫坐，縱酒極娛。酒酣，洞庭君乃擊席而歌曰：「大天蒼蒼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狐神鼠聖兮，薄社

盤異編 卷二

六

依晴雷。霆一發兮，其孰敢當。荷貞人兮，信義長。令骨肉兮，返故鄉。永言慚愧兮，何時忘。洞庭君歌罷，錢塘君再拜而歌曰：「上天配合兮，生歿有途。此不當婦兮，彼不當夫。腹心辛苦兮，涇水之隅。髮鬢風霜兮，雨雪羅襦。賴明公兮，引素書。令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無時無錢塘。君歌闕，洞庭君俱奉觴於毅。毅踞踞而受爵，飲訖，復以二觴奉二君，乃歌曰：「碧雲悠悠兮，涇水東流。傷嗟美人兮，雨泣花愁。尺書遠達兮，以解君憂。哀冤果雪兮，還處其休。荷君和雅兮，盛甘羞。山

家寂寞兮，難久留。欲得辭去兮，悲網繆。歌罷，皆呼萬歲。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貯以開水犀。錢塘君亦出紅珀盤，貯以照夜瓊。皆起進毅，毅辭謝而受。既而宮中之人咸以綉絲珠璧投於毅側，重疊煥赫，須臾埋沒于前後。毅笑語四顧，媿揖不暇。泊酒闌歡極，毅辭起復宿于凝光殿。翌日又宴毅于清光閣。錢塘君因酒作色謂毅曰：「子不聞猛石可裂，不可捲。義士可殺，不可羞。者邪惡有衷曲，一陳於公，為可則俱，履雲霄如不可則皆夷糞壤。足下以為何如哉？」毅曰：「請聞之。」

盤異編 卷二

七

塘曰：「涇陽之妻則洞庭君之愛女也。淑性茂質，為九如所重，不幸見辱於匪人。今則絕矣，將欲求托高義，世為親實，使受恩者知其所歸，懷愛者知其所付，豈不為君子始終之道耶？」毅肅然而作，笑曰：「誠不知君屏因如是。毅始聞跨九州，攘五岳，洩其憤，怒復見斷金鑲翠玉柱，赴其急難，毅以為剛決明直，無如君者。蓋犯之者不被其疾，感之者不愛其生，此真丈夫之志。奈何簫管方洽，親賓正和，不顧其道，以威加人，豈僕之素望乎？」若遇公於洪波之內，玄山之中，鼓以鱗

鬚披以雲雨將迫毅以歿毅則以禽獸視之亦何恨哉今體被衣冠坐談禮義盡五常之志性窮百行之微亦雖人世賢傑有不如者况江湖靈類乎而欲以介然之軀悍然之性乘酒假氣將迫於人豈近直哉且毅之質不足以藏王一甲之間然而敢以不伏之心勝王彊暴之氣唯王籌之耳錢塘遂巡致謝曰寡人生長深宮不聞正論邇者詞述狂狷擗突高明退自循顧矣不容責幸君子不為此乖間也其夕復與歡宴其樂如舊毅與錢塘君遂為知心友明日毅辭

誌異編

卷二

八

歸洞庭君夫人別宴毅於潛景殿男女僕妾悉出預會夫人泣謂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恨不得展媿戴遂至睽別位前溧陽女當席拜毅以致謝夫人又曰此別豈有復相遇之日乎毅於始雖不諾錢塘之請然當此席殊有歎恨之色宴罷離別滿宮淒然贈遺珍寶怪不可述毅於是復循出途上岸見從者十餘人擔囊以隨至其家而辭去毅因適廣陵實肆鬻其所得百未發一財已盈兆故淮右富族咸以為莫如遂娶于張氏亡又娶韓氏數月又亡徙家金陵常以

鰥曠多感欲求繼媿氏來曰有盧氏女范陽人也父曰浩嘗為清流宰晚歲好道獨遊雲泉今則不知所存矣母曰鄭氏盧氏女前年適清河張氏無何而張子夭亡今母憐其少艾惜其獨居欲擇德以配焉尊意可否毅乃卜日就禮是則男女二姓俱為豪族法用禮物極其豐盛金陵之士莫不健仰居月餘始視其妻俄憶類於龍女而逸艷豐狀則又過之因與話昔事妻曰世間豈有是理乎經歲餘生一子端麗奇特毅益愛重之踰月乃禮飾煥服殷勤笑謂毅曰君

誌異編

卷二

九

不憶余之於昔邪毅曰夙非姻好何以為憶妻曰余仰洞庭君之女也涇川之辱君能救之自此誓心求報泊錢塘季父論親不從乖負宿心悵望成疾中間父母欲配嫁於濯錦小兒妾遂閉戶剪髮以明無意雖君子弄絕分無見期而當初之心歿不自替他日父母憐志復欲馳白於君值君果娶張韓不可申志迨張韓繼卒君卜居於茲父母得以為心矣不意今日獲奉君子感喜終世死何恨焉因泣下復謂毅曰始不言者知君無重色之心今乃言者知君有愛子

之意婦人匪薄不足以歡厚永心故因君愛子以託賤質未知君意若何愁懼兼心不能自解君附書之日笑謂妾曰他日歸洞庭慎無相避誠不知當此之際君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其後季父請於君君不許君乃誠爲不可邪抑忿然邪君其語之毅曰似有命者僕始見君於長涇之隅枉抑憔悴誠有不平之志然自約其心以達君之命餘無及也初言慎勿相避者偶然耳豈有意哉洎錢塘君逼迫之際唯理有不可是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行義爲志寧有殺其

豔異編 卷二

塔而納其妻者耶一不可也某素以操直爲志尚寧有屈於已而伏於心者乎二不可也因率肆胸臆醉酢紛綸唯直是圖不遑避害然而將別之日見子有依然之容心甚恨之終以人事扼束無由報謝吁今子盧氏也又家於人間則無始心未爲惑矣從此以往永奉歡好心無纖慮也妻深感悲喜交至復謂曰勿以異類遂爲無心固當知報耳夫龍壽萬歲今與君同之水陸無往不適君不以爲妄也毅嘉之曰吾不知國客乃復爲神仙之餌乃相與覲洞庭既至而

賓主盛禮不可備紀後徙居南海僅四十年其郎弟輿馬珍鮮服玩雖侯伯之室無以加也毅之族咸遂濡澤以其春秋積聚容狀不衰南海之人靡不驚感及開元中上方屬意於神仙之事精索道術毅不安遂歸洞庭凡十餘歲殆莫知迹至開元末毅之表弟薛嘏爲京畿令謫官東南經洞庭晴晝長望俄見碧山出於遠波舟人皆側立曰此本無山恐水怪耳指顧之際山與舟稍相逼乃有彩船自山馳來迎問於嘏其中有一人呼曰柳公來候耳嘏省然記之乃俱

豔異編 卷二

至山下攝衣疾上山有宮闕如人世見毅立于宮室之中前列絲竹後羅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間毅詞理益玄容顏益少初迎嘏於砌持嘏手曰別來瞬息而毛髮已黃嘏笑曰兄爲神仙弟爲枯骨命也毅因出藥五十九遺嘏曰此藥一丸可增一歲歲滿復來無久居人世歡宴畢嘏乃辭行自是已後遂絕影響嘏嘗以是說傳于人世殆四紀嘏亦不知所在隴西李朝威敘而歎曰五蟲之長必以靈者別斯見矣人裸也移信鱗虫洞庭含吐大直錢塘迅疾磊落宜有

承焉般誅而不載獨可憐其意矣愚義之遂為斯之
仙部

裴航

唐長慶中有裴航秀才因下第遊于鄂渚謁故舊友
人崔相國值相國贈錢二十萬遂挈歸于京因備巨
舟載于襄漢同載有樊夫人乃國色也言詞間接帷
帳比鄰航雖親切無計導達而視面焉因賂侍婢
烟而求達詩一章曰向為胡越猶懷想况遇天仙隔
錦屏儻若玉京朝會去願隨鸞鶴入青冥詩往久而

語異編 卷二

十三

無答航數詰鼻烟烟曰娘子見詩若不問如何航無
計因在道求名醞珍果而獻之夫人乃使鼻烟召航
相識及宋帷而玉瑩光寒花明景麗雲低疑焉月澹
修眉舉止乃烟霞外人肯與塵俗為偶航再拜揖聘
昭久之夫人曰妾有夫在漢南將欲弃官而幽棲岩
谷召某一訣耳深哀艸擾慮不及期豈更有情留盼
它人約不耶但喜與郎君同舟共濟無以諧謔為意
爾航曰不敢飲訖而歸操比冰霜不可干胃夫人後
使鼻烟持詩一章曰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

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京航覽之空
愧佩而已然亦不能洞達詩之旨趣後更不復見但
使鼻烟達寒暄而已遂抵襄漢與使婢挈妝奩不告
辭而去人不能知其所造航遍求訪之滅跡匿影竟
無蹤兆遂飾裝歸輦下經藍橋驛側近因渴甚遂下
道求漿而飲見茅屋三數間低而復隘有老嫗織麻
苧航揖之求漿嫗咄曰雲英擎一杯漿來郎君要飲
航訝之憶樊夫人詩有雲英之句深不自會俄於簞
箔之下出雙玉手捧瓷甌航接飲之真玉液也但覺

語異編 卷二

十三

異香氤氳透于戶外因還甌遠揭箔觀一女子露裏
瓊英春融雪彩臉欺膩玉鬢惹濃雲嬌羞而掩面蔽
身雖紅蘭之隱幽谷不足比其芳麗也航驚但軟足
縮不能去因白嫗曰某僕馬甚飢願憩於此當厚答
謝幸無見阻嫗曰任郎君自便耳遂飯僕秣馬良久
謂嫗曰向睹小娘子豔麗驚人姿容擢世所以躊躇
而不能適願納厚禮而娶之可乎嫗曰渠已許嫁一
人但時未就耳我今老病只有此女孫昨有神仙與
靈藥一刀圭但須玉杵白搗之百日方可就吞嘗得

後天而老若約娶此女者得玉杵曰吾當與之也其餘金帛吾無用處耳航拜謝曰願以百日為期必攜杵白而至更無它許人嫗曰然航恨恨而去及至京國殊不以舉事為意但於坊曲鬧市喧衢而高聲訪其玉杵白曾無影響或遇朋友若不相識眾言為狂人數月餘日忽遇一貨玉老翁曰近得潯州藥舖下老書云有玉杵白貨之耶君懇求如此吾當為書達航媿荷珍重果獲杵白卞老曰非二百緡不可得航乃瀉囊兼貨僕馬方及其值遂步驟獨挈而抵

豔異編 卷二

橋昔日嫗大笑曰有如是信士乎吾豈愛惜女子而不醉其勞哉女亦微笑曰雖然更為吾搗藥百日方議姻好嫗於襟帶間解藥航卽搗之晝為而夜息夜則嫗收藥白於內室航又聞搗藥聲因窺之有玉兔持杵白而雪光輝室可鑑毫芒於是航之意愈堅如此日足嫗持而吞之曰吾當入洞而告姻戚為裴郎具幃帳遂挈女入山謂航曰但少留此逡巡車馬僕隸迎航而送別見一大第連雲珠扉晃日內有帳幔屏帷珠翠珍玩莫不臻至愈如貴戚家焉仙童侍女

引航入帳就禮訖航拜嫗悲泣感荷嫗曰裴郎自是清冷裴真人子孫業當出世不足深媿老嫗也及引見諸賓多神仙中人也後有仙女鬢髻霓衣云是妻之姊耳航拜訖女曰裴郎不相識耶航曰昔非姻好不省拜侍女曰不憶鄂渚同舟而抵襄漢乎航泫泫怛懇惻陳謝後問左右曰是小娘子之姊雲翹夫人劉綱仙君之妻也已是高真為玉皇之女吏嫗遂將航妻入玉峰洞中瓊樓珠室而居之餌以絳雪瓊漿之丹體性清虛毛髮紺綠神化自在超為上仙至

豔異編 卷二

和中友人盧顥遇之于藍橋驛之西因說得道之事遂贈藍田美玉十斤柴府雲丹一粒敘話永日使達書于親愛顥稽顙曰兄既得道乞一言而教授航曰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今之人心愈實何由有得道之理盧子愔然曰心多妄想腹漏精液虛實可知矣凡人自有不死之術還丹之方但子未便可教異日言之盧子知不可請但終宴而去後世人莫有遇者少室仙姝傳

寶曆中有封陟孝廉者居于少室貌態潔朗性頗貞

端志在墳典。僻於林藪。探義而星歸。鷹草閱經而月
墜。幽窻矻矻孜孜。俾夜作晝。無非搜索隱奧。未嘗縱
恣。日時也。書堂之畔。景像可窺。泉石清寒。桂蘭雅澹。
戲猿每竊其庭果。唳鶴頻棲於澗松。虛籟時吟。纖埃
晝閒。烟鎖簾篁之翠。節露滋躑躅之紅。葩薜蔓衣。藉
苔茸。毯砌時夜將午。忽颺酷烈。漸布於庭際。俄有輶
軒自空而降。畫輪軋軋。直漉簷楹。覩一仙姝侍從華
麗。玉珮敲磬。羅裙曳雲。體欺浩雪之容。光臉奪芙蓉
之濯。艷正容斂。稚而揖。陟曰。某籍本上仙。謫居下界。

續異編

卷二

七

或遊人間五岳。或止海面三峰。月到瑤階。愁莫聽其
鳳管。蟲吟粉蝶。恨不寐於鴛衾。燕浪語而徘徊。鸞虛
歌而縹緲。寶瑟休泛。虬觥懶斟。紅杏艷枝。激含頻於
綺殿。碧桃芳藻。引凝眸於瓊樓。既厭曉妝。漸融春思。
伏見郎君神儀。滌潔襟量。端明學聚。流螢文含。隱豹
所以慕其貞朴。愛此孤標。特謁光容。願持箕箒。又不
知郎君雅旨。何如陟攝衣。朗燭正色而坐。言曰。某家
本貞廉。性唯孤介。貪古人之糟粕。究前聖之指歸。編
柳苦辛。然糠幽暗。布被糲食。燒蒿茹蒸。但自困窮。終

不斯濫。必不敢常。神仙降顧。斷意如此。幸蚤迴車。姝
曰。某乍造門牆。未申懇迫。輒有詩一章奉留。復七日
更來。詩曰。謫居蓬島別瑤池。春媚烟花有所思。為愛
君心能潔白。願操箕箒奉庭幃。陟覽之若不聞。雲軒
既去。窻戶遺芳。然陟心中不可轉也。後七日夜。姝又
至。騎從如前時。麗容潔服。艷媚巧言。又白陟曰。某以
業緣遽縈。魔障歛起。蓬山瀛島。繡帳錦宮。恨起紅茵。
愁生翠被。難窺舞蝶。於芳草每如流鶯。於綺叢靡不
雙飛。俱能對時。自矜孤寢。轉情深閨。秋却銀缸。但疑

續異編

卷二

七

昨於片月春尋。瓊圃空杼。思於殘花。所以激切前肯。
布露丹懇。幸垂采納。無阻積誠。又不知郎君意竟何
如。陟又正色而言曰。某身居山藪。志已顛蒙。不識鉛
華。豈知女色。幸垂速去。無相見尤。姝曰。願不貯其深
疑。幸望容其陋質。輒更有詩一章。後七日復來。詩曰。
弄玉有夫皆得道。劉剛兼室盡登仙。君能仔細窺朝
露。須逐雲車拜洞天。陟覽之。又不過意。後七日夜。姝
又至。柔容冶態。靚衣明眸。又言曰。逝波難駐。白日易
頽。花木不停。薤露非久。輕漚泛水。只得逡巡。微燭當

風莫過瞬息。虛爭意氣。能得幾時。恃賴韶顏。須臾槁木。所以君誇容髣。尚未凋零。固止綺羅。貪窮典籍。及其衰老。何以維持。我有還丹。頗能駐命。許其依託。必寫襟懷。能遣君壽。例三松。曠芳兩日。仙山靈府。任意追遊。莫種槿花。使朝晨而騁艷。休敲石火。尚昏墨而流光。陟乃怒目而言曰。我居書齋。不欺暗室。下惠爲師。叔子爲證。是何妖精。苦用凌逼。心如鐵石。無更多言。倘若遲迴。必當窘辱。侍衛諫曰。小娘子迴車。此木偶人不足與語。况窮薄當爲下鬼。豈神仙配偶耶。納

諸異編 卷二

長吁曰。我所以懇者。爲是青牛道士之苗裔。况此時一失。又須曠及六百年。不是細事。於戲。此子大是恐人。又留詩曰。蕭郎不顧鳳樓人。雲澀迴車淚臉新。愁想蓬瀛歸去路。難窺舊苑碧桃春。輜軒出戶珠翠響。空冷冷簫笙杳杳雲。路然陟意不易後。三年陟染疾而終。爲太山所追來。以巨鎖使者驅之。欲至幽府。忽遇神仙騎從。清道甚嚴。使者躬身於路左。曰。上元夫人遊太山耳。俄有仙騎召使者。與囚俱來。陟至彼仰窺。乃昔日求偶仙妹也。但左右彈指悲嗟。仙妹遂索

追狀曰。不能於此人。無情。遂索大筆判曰。卦陟性雖執迷。操惟堅潔。寶山朴蕙。難責風情。宜更延一紀。左右令陟跪謝。使者遂解去鐵鎖。曰。仙官已釋。則幽府無敢追攝。使者却引歸。良久蘇息。後追悔自咎而已。

裴謙

裴謙王敬伯。梁芳約爲方外之友。隋大業中。相與入白鹿山學道。謂黃白可成。不死之藥可致。雲飛羽化。無非積學。辛勤採鍊。手足胼胝。十數年間。亡何梁芳死。敬伯謂謙曰。吾所以去國忘家耳。絕絲竹。口厭肥

諸異編 卷二

秦日青尚色。去華屋而樂齋居。賤珍物而貴寂寞者。豈非頭乘雲駕鶴遊。戲蓬壺。縱其不成。亦望長生壽畢。天地耳。今仙海無涯。長生未致。辛勤於靈山之外。不免就火。敬伯所樂。將下山乘肥衣輕。聽歌阮色。遊於京洛。意足然後求達。垂功立事。以榮耀人。髮縱不能憩三山。飲瑤池。驟龍衣霞。歌鸞舞鳳。與仙翁爲侶。且畧金拖紫。圖形凌烟。則卿大夫之間。何如哉。子盍歸乎。無空歎深山。謙曰。吾乃夢醒者。不復抵迷。敬伯遂歸。謙留之不得。時唐貞觀初。以舊籍調授左武衛

騎曹參軍大將軍趙岫妻之以女數年間遷大理廷評衣緋奉使淮南舟行過高郵制使之行呵叱風生舟船不敢動時天微雨忽有一漁舟突過中有老人衣蓑戴笠鼓棹而去其疾如風敬伯以為吾乃制使威振遠近此漁父敢突過試視之乃謙也遂令追之因請維舟延之座內握手慰之曰兄久居深山拋擲名宦而無成到此極也夫風不可係影不可搆古人倦夜長尚秉燭遊况少年白晝而擲之乎敬伯自出山數年今廷尉評事矣昨者推獄平允乃大錫命服

鑑異編 卷二

于

淮南疑獄今獄于有司上擇詳明吏覆訊之敬伯預其選故有是行雖未可言官遠比之山叟自謂差勝兄甘勞苦尚如曩日奇哉奇哉今何所須當以奉給謀曰吾儕野人心近雲鶴未可以腐鼠嚇也吾子沉浮魚鳥各適何必矜炫也夫人世之所須者吾當給爾子何以贈我與山中之友或市藥于廣陵亦有息肩之地青園橋東有數里櫻桃園園北車門即吾宅也子公事少隙尋我於此遂脩然而去敬伯到廣陵十餘日事少閒思謙言因出尋之果有車門試問之

乃裴宅也人引以進初尚荒涼移步愈佳行數百步方及大門樓閣重重花木鮮秀似非人境烟翠葱籠景色妍媚不可形狀香風颯來神清氣爽飄飄然有凌雲之意不復以使車為重視其身若腐鼠視其徒若螻蟻既而稍聞劍珮之聲二青衣出曰阿郎來俄有一人衣冠偉然儀貌奇麗敬伯前拜視之乃謙也裴慰之曰塵界任官久食腥羶愁慙之火燄於心中負之而行固甚勞苦遂揖以入坐于中堂窻戶棟梁飾以異寶屏帳皆畫雲鶴有頃四青衣捧碧玉臺盤

鑑異編 卷二

三

而至器物珍異皆非人世所有香醪嘉饌日所未睹既而日將暮命其僕促席然九光之燈光華滿座女樂二十人皆絕代之色列其座前裴顧小黃頭曰王評事昔吾山中之友道情不固奔吾下山別近十年纔為廷尉屈今俗心已就須俗伎以樂之顧伶家女無足召者當召士大夫之女已適人者如近無姝麗五千里內皆可擇之小黃頭唯唯而去諸伎調碧玉簫調未諧而黃頭已復命引一伎自西階登拜裴席前裴指曰恭評事敬伯答拜細視之乃其妻趙氏而

敬伯驚訝不敢言、妻亦甚駭目之不已、遂令坐玉階下、二青衣捧玳瑁、授之趙素所善也、因令與座伎合曲以送酒、敬伯座間、取殷色朱李投之、趙顧敬伯、潛係於衣帶、伎奏之曲、趙皆不能逐、裴乃令隨所奏、時時停趙以呈其曲、其歌舞非雲韶九奏之樂、而清亮宛轉、醉獻極歡、天將曙、乃召前黃頭曰、送趙夫人、且謂曰、此乃九天画堂、常人不到、吾昔與王爲方外之交、憐其爲俗所迷、自投湯火、以智自燒、以明自賊、將沉浮於生死海中、求濟不得、故命於此一以醒之、

盤異編 卷二

今日之會、誠再難得、亦夫人宿命、乃得暫遊雲山萬里、車復來往、勞苦無辭也、趙拜而去、裴謂敬伯曰、評公使車、留此一宿、得無驚郡將乎、宜就館、未赴闕、間時訪、我可也、塵路遐遠、萬愁攻人、努力自愛、伯拜謝而去、後五日、將還、潛請取別其門、不復有宅、乃荒涼之地、烟艸極目、惆悵而返、及京、奏事畢、得歸私第、詰趙、趙怒曰、女子誠陋、不足以奉事君子、然已辱厚禮、亦宜敬之、夫上以承祖考、下以繼後嗣、豈苟而已哉、奈何以妖術致之、萬里而娛人之視聽乎、朱李尚在、

其言足徵、何諱乎、敬伯盡言之、且曰、當此之時、敬伯亦自不測、此蓋裴之道成矣、以此相眩也、其妻亦記得裴言、遂不復責、吁、神仙之變化、誠如此乎、將謂可者、術術以致惑乎、固非常智之所及、且夫雀爲蛤、雉爲蜃、人爲虎、腐草爲螢、蜣螂爲蟬、鯤爲鵬、萬物之變化、書傳之記者、不可以智達、况耳目之外乎、

盤異編 卷二

豔異編目錄

卷三

仙部

薛昭傳

宮掖部

李夫人傳

麗娟

王昭君

趙飛燕外傳

吳越夫人

蜀甘后

後主張貴妃

迷樓記

卷四

豔異編目錄 卷三

宮掖部

楊貴妃傳

長恨歌傳

梅妃傳

湘東舞女

文宗

女冠耿先生

蜀徐太后太妃

元順帝

玉茗堂摘評王弼洲先生豔異編卷三

仙部

薛昭傳

薛昭者唐元和末爲平陸尉以氣義自喜常慕郭代公李北海之爲心因夜直宿囚有爲母復仇殺人者與金而逸之故縣聞於廉使廉使奏之坐謫爲民于海康赦下之日不問家產但荷銀鑰而去有客田山叟者或云數百歲時來平生正與昭洽乃賚酒闌道而飲餞之謂昭曰君義夫也脫人之禍而自當之

豔異編 卷三

荆韓之儔也吾請從子昭不許固請乃許之至三鄉夜山叟脫衣易酒大醉其左右謂昭曰可避矣與之攜手出東郊贈藥一粒曰非唯去疾兼能去食又約曰此去但遇道北有林蔽繁翳處可且匿不獨逃難當獲美姝昭辭行遇蘭昌宮古木修竹四合其所昭踰垣而入追者但東西奔走莫能知蹤矣昭潛于古殿之西間及夜風清月朗見階間有三美女笑話而至揖讓升于花茵以犀杯酌酒而進之屈其首女子醉之曰吉利吉利好人相逢惡人相避其次曰良宵

冥會雖有，好入豈易逢。邪昭屈窗隙，間聞之。又誌田山叟之言，遂躍出曰：適聞夫人云，好人豈易逢邪？雖不才，願備好人之數。三女愕然良久曰：君是何人，而應其言？以實對，乃設座于茵之南，昭詢其姓。字長曰：雲容張氏。次曰：鳳臺蕭氏。次曰：蘭翹劉氏。飲將酣，蕭翹命散子謂二女曰：今夜嘉賓相逢，須有匹偶。擲成子遇承強者，得薦枕席，遍擲雲容承朕。蕭冠遂命解郎近雲容姊坐，又持雙杯而獻曰：真所謂合卺矣。昭拜謝之，遂問夫人何以至此。答曰：豈異編 卷三

其乃漢元中楊貴妃之侍兒也。如甚愛惜，嘗令獨舞霓裳於綺室。如贈我詩曰：羅袖動香香不已，紅蕖香裊秋風起。蕭風嫩柳池邊初拂水，詩成皇帝吟諷次之。亦有繼和，不記耳。遂賜雙金扼臂，因茲寵幸，愈於羣輩。此時多遇帝與申天師譚道，余獨與貴妃得竊聽，亦數侍天師茶藥，頗獲天師憫之。因問處叩頭乞藥，師云：吾不惜，但汝無分，不久處世如何。我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天師乃與絳雪丹一粒，曰：汝但服之，雖死不壞，但能大其棺，廣其穴，令以

真玉疎而有風，使竟不蕩空。鬼不沈寂，有物拘制。陶出陰陽。後百年得遇生人，交精之氣，或再生，便為地仙耳。我沒昌蘭之時，同輩具以白，貴妃憐之，命中貴人陳玄造受其事，送終之器，皆荷如約。今已百年矣，仙師之兆，莫非今宵良會乎？此乃宿分，非偶然耳。昭因詰申天師之貌，乃田山叟之魁梧也。昭大驚曰：山叟即天師明矣，不然何以委曲使余符曩日之事哉？又問蘭鳳二子，容曰：亦當時官人有容者，為九仙媛所忌，毒而死之，藏吾穴之側，與之交游，非一朝一夕。豈異編 卷三

耳。鳳臺請擊席而歌，送昭容酒歌曰：臉花不綻幾合幽，今夕陽春獨換秋。我守孤燈無白日，寒雲堦上更添愁。蘭翹和曰：幽谷啼鶯整羽翰，犀沈玉冷自長歡。月華不忍扇泉戶，露滴松枝一夜寒。雲容和曰：韶光不見分成塵，曾餌金丹忽有神。不意薛生攜舊律，獨開幽谷一枝春。昭亦和曰：悞入宮牆漏網人，月華清洗玉階塵。自疑飛到蓬萊頂，瓊豔三枝半夜春。詩畢，旋聳雞鳴。三人曰：可歸室矣。昭持其衣，超然而去，初覺門戶至微，及經闕亦無所妨。蘭鳳亦告辭而他往。

矣。但燈燭熒熒，侍婢凝立，帳幄綺繡，如貴戚家焉。遂同寢處，昭甚慰喜，如此覺數夕，但不知昏旦。容曰：吾體已蘇矣，但衣服破故，更得新衣，則可起矣。今有金扼臂，君可持往近縣易衣服。昭懼不敢去，曰：恐為州縣所執。容曰：無憚，可將我白絹去，有急即蒙首，人無能見矣。昭然之，遂出三鄉貨之，市其衣服。夜至穴側，容已迎門而笑，引入穴，但啟櫬當自起矣。昭如其言，果見容體已生，及回顧看帷帳，惟一大穴，多冥器，服玩金玉，惟取寶器而出，遂與容同歸金陵幽棲。至今

靈異編 卷三

四

凡在容鬢不衰，豈非俱餌天師之靈藥乎。

宮掖部

孝武李夫人傳

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歎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為昌邑哀王。

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憫閔焉，圖畫其形於甘泉宮，及衛思后廢後四年，武帝崩，大將軍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帝。初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為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媵見帝。上曰：夫人第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子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歎欬。

靈異編 卷三

五

而不復言，于是上不悅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何為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拳拳顧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弃我，意尚肯復追思閔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后禮葬焉。其後上以夫人兄李廣利為貳師將軍，封海西侯，延年為協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

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帷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爲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令樂府諸音家，悉歌之。上又自爲作賦，以傷悼夫人，其辭曰：美連娟以修嫿兮，命櫟絕而不長，飾新宮以延佇兮，泯不歸乎故鄉。慘鬱鬱其蕪穢兮，處幽隱而懷傷，釋輿馬於山椒兮，奄修夜之不陽，秋氣憐以淒淚兮，桂枝落而銷亡。神煢煢以遙思兮，精浮游而出疆，託沈陰以曠久兮，惜蕃華之未央，念寤極之不還兮，惟幼眇之相若。

豔異編 卷三

六

函菱莢以俟風兮，芳襟襲以彌章，的容與以猗靡兮，繚飄姚乎愈莊，燕淫衍而撫楹兮，連流視而娥揚，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紅顏而弗明，驩接狎以離別兮，宵寤夢之茫茫，忽遷化而不返兮，蒐放逸以飛揚，何需蒐之紛紛兮，哀衷回以躊躇，執路日以速兮，遂荒忽而辭去，超兮西征，屑兮不見，寢淫敞荒，宋兮無音，思若流波，怛兮在心，亂曰：佳俠函光，隕朱榮兮，嫉妬關茸，將安程兮，方肯隆盛，年天傷兮，弟子增歎，滄沫悵兮，悲愁於邑，喧不可止兮，嚮不虛應，亦云已矣，媿妍

太息歎稚子兮，惻慄不言，倚所恃兮，仁者不誓，豈約親兮，既往不來，申以信兮，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下新宮，不復故庭兮，嗚呼哀哉，想寃霧兮，其後李延年弟季坐姦亂後宮，廣利降匈奴，家族滅矣。

麗娟

武帝所幸宮人，名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鬪，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每歌李延年和之於芝生殿，唱起風之曲，庭中花皆飄落。麗娟於明離之帳，恐塵垢汗其體也。帝嘗以衣帶縛麗娟之袂，閉於重

豔異編 卷三

七

幕之中，恐隨風而去也。麗娟以琥珀爲珮，置衣裾裏，不使人知，乃言骨節自鳴，相與爲神怪也。

王昭君

昭君字嬀南郡人也，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敕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年，未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徘徊，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于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

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敕令從胡俗遂復為後單于闕氏焉

趙飛燕外傳

趙后飛燕父馮萬金祖大力工理樂器事江都王協律舍人萬金不肯傳家業編習樂聲亡章曲任為繁手哀聲自號几靡之樂聞者心動焉江都王孫女姬蘇主嫁江都中尉趙曼曼幸萬金食不同器不飽萬金得通趙主主有娠曼性暴妬且早有私病不近婦人主恐失疾居王宮一產二女歸之萬金長曰宜主

雜異編 卷三

次日合德然皆冒姓趙宜主幼聰悟家有彭祖方脈之書善行氣術長而纖便輕細舉止翩然人謂之飛燕合德宵滑出浴不濡善音辭輕緩可聽二人皆出世色萬金死馮氏家敗飛燕姊弟流轉至長安於時人稱趙主子或云曼之它子與陽阿主家令趙臨共里巷託附臨屢為組文刺繡獻臨臨愧受之居臨家稱臨女臨嘗有女事宮省被病歸死飛燕或稱亦者飛燕姊弟事陽阿主家為舍直常竊做歌舞積思精切聽至終日不得食待直肯服疏苦財且專事膏沐

淚粉其費亡所愛共直者指為愚人飛燕通鄰羽林射鳥者飛燕貪與合德共被夜雪期射鳥者于舍有飛燕露立閉息順氣體温舒亡疹粟射鳥者異之以為神仙飛燕緣主家大人得入宮召幸其姊妹樊嬪為丞光司帶者故識飛燕與射鳥兒事為之寒心及幸飛燕瞑目牢握涕交頤下戰栗不迎帝帝擁飛燕三女不能接畧無譴意宮中素幸者從容問帝曰豐若有餘柔若無骨遷延謙畏若遠若近禮義人也寧與女曹婢脇肩者比邪既幸流丹浹席嬪私語飛

雜異編 卷三

九

燕曰射鳥者不近女邪飛燕曰吾內視三日肉肌盈實矣帝體洪壯創我甚焉飛燕自此特幸後宮號趙皇后帝居鴛鴦殿便房省帝薄嬪上簿嬪因進言飛燕有女弟合德美容體性醇粹可信不與飛燕比帝即令舍人呂延福以百寶鳳毛步輦迎合德合德謝曰非貴人姊召不敢行願斬首以報宮中延福還奏嬪為帝取后五采組文手籍為符以召合德合德新沐膏九回沉水香為卷髮號新髻為薄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慵來妝衣故短繡裙小袖李文襪帝御雲

光殿帳使樊嫔進合德合德謝曰貴人姊虐妬不難滅恩受耻不愛死非姊教願以身易耻不望旋踵音詞舒閒親切左右嗟賞之嘖嘖帝乃歸合德宣帝時披香博士淳方成白髮教授宮中號淳夫人在帝後唾曰此禍也水滅火必矣帝用樊嫔計為後別開遠條館賜紫茸雲氣帳文玉几赤金九層博山緣合嫔諷后曰上久亡子宮中不思千萬歲計邪何不時進上求有子后聽嫔計是夜進合德帝大悅以輔屬體無所不靡謂為溫柔鄉謂嫔曰吾老是鄉矣不能離

黠異編 卷三

十

武皇帝求白雲鄉也嫔呼萬歲賀曰陛下真得仙者上立賜嫔鮫文萬金錦二十四匹合德尤幸號為趙婕妤好婕妤事常為兒拜后與婕妤好坐后誤唾婕妤衣婕妤好曰姊唾染人紺裏正似石上花假令尚方為之未必能若此衣之華以為石華廣褒后在遠條館多通侍即官奴多子者婕妤傾心翊護常謂帝曰婕妤性剛或為人構陷則趙氏無種矣每泣下悽惻以故自后姦狀者帝輒殺之侍郎官奴鮮絳蘊香恣縱模息遠條館無敢言者后終無子后浴五蘊七香湯與

通香沉水坐燎降神百蘊香婕妤浴荳蔻湯傳露華百英粉帝常私語樊嫔曰后雖有異香不若婕妤體自香也江都易王故姬李陽華其姑為馮大力妻陽華老歸馮氏后姊弟母事陽華善責飾常教后九迴沉水香澤雄麝膻內息肌丸婕妤亦內息肌丸常試若為婦者月事益薄他日后言於承光司劑者卜官嫵撫膺曰若如是安能有子乎教后煮美花滌之終不能驗真臘夷獻萬年蛤不夜珠光彩皆若月照人亡妍醜皆美艷帝以蛤賜后以珠賜婕妤后以蛤

黠異編 卷三

七

五成金霞帳帳中常若滿月久之帝謂婕妤曰吾晝視后不若夜視之美每旦令人忽忽如失婕妤聞之即以珠號為枕前不夜珠為后壽終不為后道帝言后始加大號婕妤奏書於后曰天地交暢貴人姊及此令吉光登正位為先人休不堪喜豫謹奏上三十六物以賀金屑組文茵一鋪沉水香蓮心碗一面五色同心大結一盤鴛鴦萬金錦一匹琉璃屏風一張枕前不夜珠一枚含毛綠毛狸藉一鋪通香虎皮檀象一座龍香握魚二首獨搖寶蓮一鋪七出菱花鏡

一奩精金瓊環四指若亡絳綃單衣一襲香文羅手
籍三幅七迴光瑩肪髮澤一盞紫金被稱香爐三枚
文犀辟毒筋二雙碧玉膏奩一奩使侍兒郭語瓊拜
上后報以雲錦五色帳沉香香水玉壺婕妤泣怨帝曰
非姊賜吾死不知此器帝謝之詔益州留三年輪為
婕妤作七成錦帳以沉水香飾婕妤接帝於太液池
作千人舟號合宮之舟池中起為瀛洲樹高四十二丈
帝御流波文毅無縫衫后衣南越所貢雲英紫裙碧
瓊輕綃廣樹上后歌舞歸風送遠之曲帝以文犀齎

豔異編 卷三

三

擊玉甌令后所愛侍郎馮無方吹笙以倚后歌中流
歌酣風大起后順風揚音無方長吟細嫺與相倚后
裙髀曰顧我顧我后揚袂曰厭乎憊乎去故而就新
寧忘懷乎帝曰無方為我持后無方捨吹持后履久
之風霽后泣曰帝恩我使我仙去不待悵然曼嘯泣
數行下帝益愧愛后賜無方千萬入后房聞他日宮
妹幸者或裝裙為縞號曰留仙裙婕妤益貴幸號昭
儀求近達條館帝作少嬪館為露華殿合風殿博昌
殿求安殿皆為前殿後殿又為溫室凝缸室浴蘭室

曲房連檻飾黃金白玉以壁為表裏千變萬狀連遠
條館號通仙門后貴寵益思放蕩使人搏求術士求
匪安却老之方時西南比波夷致貢其使者舉茹
飯晝夜不臥偃典屬國上其狀屢有光怪后聞之問
何如術夷人曰吾術天地平生死齊出入有無變化
萬象而卒不化后令樊嫔弟子不周遺千金夷人曰
學吾術者要不淫與謾言后遂不報他日樊嫔侍后
浴語甚謹后為樊嫔道夷言嫔抵掌笑曰憶在江都
時陽華李姑畜鬪鴨水池上苦鬪鬪鴨時下朱里黃

豔異編 卷三

三

姥者求捕獺狸獻姥謂姑曰是狸不他食當飯以鴨
姑怒絞其狸今夷術真似此也后大笑曰夷夷何足
汗我絞乎后所通官奴燕赤鳳者雄捷能超觀閣兼
通昭儀赤鳳始出少嬪館后適來幸時十月五日宮
中故事上靈安廟是日吹埙擊鼓歌連臂踏地歌赤
鳳來曲后為昭儀曰赤鳳為誰來昭儀曰赤鳳自為
姊來寧為他人乎后怒以杯抵昭儀后曰鼠子能齧
人乎昭儀曰穿其衣見其私足矣安在齧人乎昭儀
素卑事后不虞見答之暴熱視不復言樊嫔脫簪叩

頭出血扶昭儀為拜后昭儀拜乃泣曰姊寧忘共被
夜長苦寒不成寢使合德擁姊背邪今日兼得貴皆
勝人且無外搏我姊弟其恐內相搏乎后亦泣持昭
儀手抽紫玉九鸞釵為昭儀簪髻乃罷帝微聞其事
畏后不敢問以問昭儀昭儀曰后妬我耳以漢家火
德故以帝為赤龍鳳帝信之大悅帝嘗蚤獵觸雪得
疾陰緩弱不能壯發每持昭儀足不勝至欲輒暴起
昭儀常轉側帝不能長持其足樊姬謂昭儀曰上每
方士大丹求盛大不能得得貴人足一持暢動比天

歸異編 卷三

十四

與貴如大福寧展側伴帝就邪昭儀曰幸展側不就
尚能留帝欲亦如姊教帝持則厭去矣安能復動手
后驕逸體微病輒不自飲食須帝持七箸藥有苦口
昔非帝為含吐不下咽昭儀夜入浴蘭室膚體光發
古燒燭帝從幅中竊望之侍兒以白昭儀昭儀覽巾
使撤燭他日帝約賜侍兒黃金使無得言私婢不豫
約中出幃值帝即入白昭儀昭儀遽隱辟自是帝從
蘭室幃中窺昭儀多袖金逢侍兒私婢輒牽止賜之
侍兒貪帝金一出一人不絕帝使夜從帝益至百餘

金帝病緩弱太醫萬方不能救求奇藥嘗得脊郵膠
遺昭儀昭儀輒進帝一丸一幸一夕昭儀醉進七丸
帝昏夜擁昭儀居九成帳笑吃吃不絕抵明帝起御
衣陰精流輸不禁有頃絕倒衰衣視帝餘精出湧露
汗被內須臾帝崩官人以白太后太后使理昭儀昭
儀曰吾持人主如嬰兒寵傾天下安能斂手掖處令
爭帷帳之事乎乃拊膺呼曰帝何往乎遂嘔血而死
吳趙夫人 三絕不出手指間

歸異編 卷三

十五

以絲織雲霞龍鳳之錦大則盈尺小則方寸官中
謂之機絕孫權常歎魏蜀未夷軍旅之隙思得善畫
者使圖山川地勢軍陣之象達乃進其妹權使寫九
州江河方嶽之勢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滅不可
久寶妾能刺繡作列國方帛之上寫以五嶽河海城
邑行陣之形既成乃進於吳主時人謂之針絕雖棘
刺木猴雲梯飛鶴無過此麗也權在昭陽宮倦暑乃
褰紫綃之帷夫人曰此不足貴也權使夫人指其意
思焉答曰妾欲窮慮盡思能使下綃幃而清風自入

視外無有蔽礙列侍者飄然自涼若馭風而行也權
贊善夫人乃拊髮以神膠續之神膠出鬱夷國接弓
弩之斷絃織為羅縠累月而成裁為慢內外視之飄
飄如烟氣輕動而房內自涼時權常在軍旅每以此
慢自隨以為征幙舒之則廣縱一丈卷之則可內於
柙中時人謂之絲絕故吳有三絕四海無儔其妙後
有貪寵求媚者言夫人可耀於人主因而致退黜雖
見疑墜猶存錄其巧工吳亡不知所在

蜀甘后

蜀異編 卷三

蜀先主甘后沛人也生于微賤里中相者云此女後
貴位極官掖及后長而體貌特異年至十八玉質柔
肌態媚容冶先主召入致白綃帳中於戶外望者如
月下聚雪河南獻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側書
則講說軍謀夕則擁后而玩玉人常稱玉之所貴比
德君子况為人形而可不玩乎甘后與玉人潔白齊
潤觀者殆相惑亂嬖寵者非惟嫉於甘后亦妬於玉
人也后常欲取玉人琢毀之乃誠先主曰昔子罕不
以玉為寶春秋美之今吳魏未滅安以妖玩經懷凡

淫惑生疑勿復進焉先主乃撤玉人嬖者皆退當時
君子議以甘后為神智婦人焉

後主張貴妃

張貴妃名麗華兵家女也父兄以織席為業後主為
太子以選入宮侍龔貴嬪為良嬖貴妃年十歲為之
給使後主見而悅之因得幸遂有娠生太子深後主
即位拜為貴妃性聰慧甚被寵遇後主始以始與玉
叔陵之亂被傷臥于承香殿時諸姬並不得進惟貴
妃侍焉而柳太后居柏梁殿即皇后之正殿也

蜀異編 卷三

沈皇后素無寵于後主不得侍疾別居求賢殿至德
二年乃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高數十
丈並數十間其窗牖壁帶懸楣欄檻之類悉以沉檀
香為之又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床
琤帳其服玩之屬瑰奇珍麗皆近古未有每微風暫
至香聞數里朝日初照光映後庭其下積石為山引
水為池植以奇樹襍以花藥後主自屈臨春閣張貴
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復道交相往
來又有王李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

修容等七人並有寵通代以游其上以宮人有文學者表大捨等爲文學士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游宴則使諸貴人及文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艷麗者以爲曲調被以新聲選宮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令置而歌之分部迭進持以相樂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其畧云壁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大指所歸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張貴妃髮長七尺髮黑如漆其光可鑑特聰慧有神彩進止閒暇容色端麗每瞻跡盼睇光彩溢日照映左

豔異編

卷三

七

右常于閣上觀粧臨于軒檻官中遙望飄若神仙才辨強記善候人主顏色荐諸宮女後宮咸德之競言其善又工厭魅之術假鬼道以惑後主置淫祀于宮中聚諸女巫使之鼓舞使後主怠于政事百司啟奏並因宦者蔡臨兒李善度進諸後主倚隱囊置張貴妃於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並爲條疏亡所遺脫因參訪外事人間有一言一事貴妃必先知白之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而後宮之家不尊法度有結於理者但求哀於貴妃貴妃則令李蔡先

啟其事而後從容爲言之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譁之言無不聽于是張孔之勢熏灼四方內外宗族多被引用大臣執政亦從風而靡閹宦便佞之徒內外交結轉相引進賄賂公行賞罰無常紀綱奢亂矣及隋軍剋臺城貴妃與後主俱入于井隋軍出之晉王廣命斬貴妃胸於青溪中橋

迷樓記

煬帝晚年尤沉迷女色他日顧詔近侍曰人主享天下之富亦欲極當年之樂自快其意今天下安富外

豔異編

卷三

七

內無事此吾得以遂其樂也今宮殿雖壯麗顯敞若無曲房小室幽軒短檻若得此則吾期老於其中也近侍高昌奏曰臣有友項昇潮人也自言能構宮室翌日詔而問之昇曰臣乞先進圖本後日進圖帝覽大悅仰日詔有司供具材木凡役夫數萬經歲而成樓閣高下軒窗掩映幽房曲室玉欄朱楯互相連屬回環四合曲屋自通千門萬牖上下金碧金虬伏於棟下玉獸蹲於戶旁辟砌生光瑣窗射日工巧之極自古亡有也費用金玉帑庫爲之一虛人悞入者雖

終日不能出，帝幸之大喜，顧左右曰：「使真仙遊其中，亦當自迷也。」可目之曰：「迷樓。」詔以五品官賜昇，仍給出庫帛千匹賞之。詔選後宮良家女數千，以居樓中。每一幸，有經月而不出。是月大夫何稠進御童女車，車之制度絕小，祇容一人，有機處于其中，以機礙女之手足，女纖毫不能動。帝以處女試之，極喜，召何稠謂之曰：「卿之巧思，一何神妙如此！以千金贈之，旌其巧也。」何稠出為人言車之機巧，有識者曰：「此非盛滿之器也。」稠又進轉關車，車周挽之，可以昇樓閣，如行

藝異編 卷三

子

平地車中御女，則自搖動，帝尤喜悅，謂稠曰：「此車何名也？」稠曰：「臣任意造成，未有名也。」願賜佳名，帝曰：「卿任其巧意，以成車，朕得之任其意，以自樂，可名任意車也。」何稠再拜而去。帝令画工繪士女會合之圖，數十幅懸于閣中。其年上官時自江外得替回，歸烏銅屏數十面，其高五尺而闊三尺，磨以成鑑，為屏可環於寢所，請闕投進，帝以屏內迷樓，而御女于其中，纖毫皆入于鑑中，帝大喜，曰：「繪画得其象耳，此得人之真容也。」勝繪圖萬倍矣。又以千金賜上官，時帝日夕

沉荒于迷樓，罄竭其力，亦多倦怠，願謂近侍曰：「朕憶初登極日，多辛苦無睡，得婦人枕而籍之，方能合目，纔似睡，則又覺。今睡則冥冥不知返，近女色則儻何也。」它日矮民王義上奏曰：「臣田楚廢民，作事皆不勝人，生于遠曠絕遠之域，幸因入貢，得備後庭掃除之役。陛下特加愛遇，臣常自宮以侍陛下，自茲出入臥內，周旋宮室，今方親信無如臣者。臣由是竊覽書殿中簡編，反覆玩味，微有所得。臣聞精氣為人之聰明，陛下當龍潛日，先帝勤儉，陛下鮮親聲色，日近善人，

藝異編 卷三

主

陛下積實於內，神清於外，故日夕無寢，陛下自數年聲色無歡，盈滿後宮，日夕遊宴，自非歲節大辰，何常臨御前殿，其餘多不受朝，或引見遠人，非時慶賀亦自宴坐，朝曾未移刻，則聖躬起入後宮，夫以有限之體而投無盡之慾，臣固知其竭也。臣聞古者野叟獨歌舞於盤石之上，人詢之曰：「子何獨樂之多也？」叟曰：「吾有三樂，子知之乎？何也？人生難遇，太平世，吾不見兵革，此一樂也。人生難得，支體完備，吾身不殘疾，此二樂也。人生難得，壽吾今年八十矣，此三樂也。問

者歎賞而去。陛下享天下之富貴，聖貌軒逸，龍顏鳳姿，而不自愛重。其思慮固出於野叟之外。臣憂爾微軀難圖報効，周知忌諱，上逆天顏，因俯伏泣涕。帝乃命引起，翌日召義，詔之曰：朕昨夜思汝言，極有深理。汝真愛我者也。乃命義後官擇一靜室，而帝居其中。女皆不得入。居二日，帝忿然而出，曰：能悒悒居此乎？若此，雖壽千萬歲安用也。乃復入宮，宮女無數，不得進御者亦極多。後官侯夫人有美色，一日自經于棟下，臂錦囊中文，左右取以進帝，乃詩也。自感二首云：

豔異編 卷三

三

庭絕玉輦迹，芳艸漸成窠。隱隱聳簫鼓，君恩何處多。欲泣不成泪，悲來翻強歌。二庭花方爛熳，無計奈春何。春陰正亡際，獨肯意如何。不及閑花艸，翻成雨露多。看梅二首云：砌雪無消日，捲簾時自舉。庭梅對我，有憐意。先露枝頭一點春，二香清寒豔好，誰惜是天真。玉梅謝後陽和至，散與羣芳自在春。粧成云：粧成多自惜，夢好却成悲。不及楊花意，春來到處飛。遣意云：秘洞扇仙丹，雕窗瑣玉人。毛君真可戮，不肯寫昭君。自傷云：初入承明日，深深報未央。長門七八載，無

復見君王春寒入骨清，獨臥愁空房。颯履步庭下，幽懷空感傷。平日新愛惜，自待聊非常。色美反成棄，命薄何可量。君恩實疎遠，妾意徒徬徨。家豈無骨肉，偏親老北堂。此方無羽翼，何計出高墻。性命誠所重，棄割良可傷。懸帛朱棟上，肝腸如沸湯。引頸又自惜，若有絲牽腸。毅然就死地，從來歸冥鄉。見其詩反覆傷感，帝往視其尸，曰：此已死，顏色猶美如桃花。乃急召中使許廷輔曰：朕面遣汝擇後宮女人迷樓，汝何故獨棄此人也。乃令廷輔就獄，賜自盡，厚禮葬侯夫人。

豔異編 卷三

三

帝日誦詩，酷好其文，乃令樂府歌之。帝又於後宮親擇女百人人迷樓。大業八年，方士進大丹，帝服之，蕩思愈不可制。日夕御女數十人，入夏帝煩躁，日引飲幾百杯而渴不止，醫丞莫君錫上奏曰：帝心脉煩盛，真元太虛，多飲卽大疾生焉。因進劑治之，仍乞置冰盤於前，俾帝日夕朝望之，亦治煩躁之一術也。自茲諸院美人各市冰爲盤，以望行幸。京師冰爲之踊貴，藏冰之家獲千金。大業九年，帝將再幸江都，有迷樓宮人抗聲夜歌云：河南楊柳謝河北，李花榮楊花飛。

去落何處李花結果自然成帝聞其歌披衣起聽召
宮女問之云孰使汝歌也汝自爲之邪宮女曰臣有
弟在民間因得此歌曰道途兒童都唱此歌帝默然
久之曰天啟之也天啟之也帝因索酒自歌云宮水
陰濃燕子飛興亡自古漫成悲他日迷樓更好景宮
中吐艷戀紅輝歌竟不勝其悲近侍奏無故而歌又
悲臣皆不曉帝曰休問他日自知也後帝幸江都唐
帝提兵號令入京見迷樓太宗曰此皆民膏血所爲
乃命焚之經月火不滅前謠前詩皆見矣方知世代

豔異編 卷三

五

興亡非偶然也



玉茗堂梅評王弁洲先生豔異編卷四

官掖部

楊貴妃傳

玄宗楊貴妃高祖令本金州刺史父玄琰蜀州司戶
妃早孤養於叔父河南府士曹玄璈開元初武惠妃
特承寵遇故王皇后廢黜二十四年惠妃薨帝惜
久之後庭數千無可意者或奏玄琰女姿色冠代宜
蒙召見時妃衣道士服號曰太真既進見玄宗大悅
不期歲禮遇如惠妃太真姿質豐艷善歌舞通音律

豔異編 卷四

五

習算過人每倩盼承迎動移上意宮中呼爲娘子禮
數實同皇后有姊三人皆有才貌玄宗並封國夫人
之號長曰大姨封韓國三姨封齊國八姨封秦國並
承恩澤出入宮掖勢傾天下妃父玄琰累贈太尉齊
國公母封涼國夫人叔玄珪光祿卿再從兄銛鴻臚
卿銜侍御史尚武惠妃女太華公主以母愛禮遇過
於諸公主賜甲第連於宮禁韓魏秦三夫人與銛銜
等五家每有請託府縣承迎峻如詔敕四方賂遺其
門如市五載七月貴妃以微譴送歸楊銛宅比至亭

午上思之不食。高力士探知上旨，請送貴妃院供帳，器玩虞錄等辦具百餘車。上又分御饌以送之。帝動不稱旨，暴怒管榷左右。力士伏奏請迎貴妃歸院，是夜開安興里門入內，妃伏地謝罪，上歡然慰撫。翌日韓號進食，上作樂終日。左右暴有賜與，自是寵遇愈隆。韓號秦三夫人，歲給錢千貫為脂粉之資。鉅授三品上柱國，私第立戟，姊妹昆仲五家，甲第洞開，僭擬宮掖。車馬僕御，照耀京邑，遞相夸尚。每構一堂，費踰千萬計。凡制度宏壯於已者，即撤而復造。土木之工，

豔異編 卷四

不捨晝夜。玄宗頒賜及四方獻遺五家如一。中使不絕。開元以來，豪貴雄盛，無如楊氏之比也。玄宗凡有游幸，貴妃無不隨侍。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投鞭，宮中供貴妃院織錦刺繡之工凡七百人，其雕刻鑄造，又數百人。楊益嶺表刺史，必求良工造作奇器異服，以奉貴妃獻賀。因致擢居顯位。玄宗每年十月幸華清宮，國忠姊妹五家扈從，每家為一隊，着一色衣。五家合隊，照耀如百花之煥發。遺金墜馬，瑟瑟珠燦翠爛。芳履於路，國忠私於虢國，不避雄狐之刺。每入朝或

聯鑣方駕，不施幃幔。每三朝慶賀，五鼓待漏，靚粧盈巷，爍炬如晝。而十宅諸王百孫院婚嫁，皆因韓號為紹介，乃先納賄千貫，而奏請，固不稱旨。天寶九載，貴妃復忤旨，送歸外第。時吉溫與中貴人善，溫入奏曰：婦人智識不遠，有忤聖情，然貴妃久承恩顧，何惜官中一席之地，使其就戮。安忍取辱於外哉。上即令中使張韜光賜御饌，妃附韜光泣奏曰：妾忤聖顏，罪當萬死，衣服之外，皆聖恩所賜，無可遺留。然髮膚是父母所有，乃引刀剪髮一縷，附獻。玄宗見之，驚惋，即使

豔異編 卷四

力士召還國忠，即居宰執，兼領劍南節度，勢漸恣橫。十載正月望夜，楊家五宅夜游，與廣平公主騎從，平西市門，楊家奴揮鞭及公主衣，公主墮馬，駢馬程目，齋扶公主，因及數搥，公主泣奏之。上令殺楊氏奴，并齋亦停官。國忠二男，咄咄如弟，鑑皆尚公主。楊氏一門尚二公主，二郡主。貴妃父祖立私廟，玄宗御製家廟碑文，并書玄珪，累遷至兵部尚書。天寶中，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大立邊功，上深寵之。祿山來朝，帝命貴妃姊妹與祿山結為兄弟。祿山母事貴妃，每賜宴錫

賚稠沓及祿山叛露檄數國忠之罪河北盜起玄宗以皇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監撫軍國事國忠大懼諸楊聚哭貴妃銜土陳請帝遂不行內禪及潼關失守從幸至馬嵬禁軍大將陳玄禮密啟太子誅國忠父子既而六軍不散玄宗遣力士宣問對曰賊本尚在蓋指貴妃也力士復奏帝不獲已與妃詔遂縊於佛室時年三十八瘞於驛西道側上皇自蜀還令中使祭奠詔令改葬禮部侍郎李撥曰龍武將士誅國忠以其負國兆亂今改葬故妃恐將士疑懼葬禮

監異編 卷四

四

未可行乃止上皇密令中使改葬於他所初瘞時以紫褥裹之肌膚已壞而香囊仍在內官以獻上皇視之悽惋乃令圖其形於別殿朝夕視之馬嵬之誅國忠也號國夫人聞難作奔馬至陳倉縣令薛景仙率吏人追之走入竹林先殺其男裴徽及一女國忠妻裴柔曰娘子為我盡命即刺殺之已而自刎不死縣吏載之閉於獄中猶謂吏曰國家乎賊乎吏曰互有之血凝至喉而卒遂瘞于郭外韓國夫人之塚秘書少監崔珣女為代宗妃號國男裴徽尚代宗女延安

公主女嫁讓帝男秦國夫人壻柳澄先死男鈞尚長清縣主潞弟潭尚肅宗女和政公主

長恨歌傳

唐開元中泰階平四海無事玄宗在位歲久劫于肝食宵衣政無大小始委于丞相稍深居游宴以聲色自娛先是元獻皇后武淑妃皆有寵相次即世宮中雖良家子千萬數無悅目者上心忽忽不樂時每歲十月駕幸華清宮內外命婦焜耀景從浴日餘波賜以湯沐春風靈液澹蕩其間上必油然恍若有遇顧

監異編 卷四

五

左右前後粉色如土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弘農楊玄琰女于壽邸既笄矣髣髴肌理纖穠中度舉止閑冶如漢武帝李夫人別疏湯泉詔賜澡瑩既出水體弱力微若不任羅綺光彩煥發轉動照人上甚悅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以導之定情之夕授金釵鈿合以固之又命戴步搖垂金璫明珥冊為貴妃着后服用繇是治其容敏其詞婉變萬態以中上意上益嬖焉時省風九州泥金五嶽飄山雪夜上陽春朝直上行同輦止同室宴專房寢專席雖有三夫人九嬪二

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暨後宮才人樂府妓女。使天子無顧盼意。自意六宮無復進幸者。非徒殊艷尤態。獨能致是。蓋才智明惠。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焉。叔父昆弟。皆列在清貴。爵爲通侯。姊妹封國夫人。當埒王室。車服邸第。與大長宮主侔。而恩澤勢力。則又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爲之創日。故當時謠詠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爲門楣。其爲人心羨慕如此。天寶末。兄國忠盜丞相位。愚弄國柄。及安祿山引

豔異編 卷四

六

兵向關。以討楊氏。爲辭潼關不守。翠華南幸。出成陽道。次馬嵬亭。六軍徘徊持戟不進。從官即吏伏上馬前。請誅錯以謝天下。國忠奉釐纓盤水。歿于道周。左右之意未愜。上問之。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塞天下之怒。上知不免。而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而去之。倉黃展轉。竟就絕於尺組之下。既而玄宗狩成都。肅宗禪靈武。明年大兇歸元。大駕還都。尊玄宗爲太上皇。就養南宮。自南宮遷於西內。時移事去。樂盡悲來。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蓮夏開。宮槐秋落。梨園弟

子玉管發音。聞霓裳羽衣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獻三載一意。其念不衰。求之夢魂杳杳。而不能得。適有道士自蜀來。知皇心念如。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術。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游神馭氣。出天界。沒地府。以求之。又不見。又求四虛上下。東極絕天涯。跨蓬壺。見最高仙山上。樓閣西廂。下有洞戶。東向。闕其門。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扣扉。有雙鬟童出。應門。方士造次未及。而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詰其所從來。方士稱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于時雲海沉沉。洞天日晚。瓊戶重闔。悄然亡聲。方士屏息。歛足拱手。門下久之。而碧衣延入。且曰。玉妃出。見一人冠金蓮。披紫綃。珮紅玉。曳鳳尾。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事言訖。憫然指碧衣女。取金釵鈿合。各折其半。授使者曰。爲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受辭。與信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因徵其意。復前跪致辭。乞嘗時一事。不聞于他人者。驗于太上皇。不然。恐鈿合金

豔異編 卷四

七

釵負新垣平之詐也。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年，侍輦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夜張錦繡，陳飲食，樹花燭，香於庭，號為乞巧。官掖間尤尚之。時夜始半，休侍衛於東西廂，獨侍上。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宰相普心願世為夫婦，言畢，執手各鳴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義不復居此，復於下界，且結後緣，或為天，或為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惟自安，無自苦耳。使者還奏太

鮪異編 卷四

上皇皇心嗟悼久之，餘具唐史至憲宗元和元年，整屋縣尉白居易為歌，以言其事。并前秀才陳鴻作傳，冠於歌之前，自為長恨歌傳。居易歌曰：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迴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亡顏色。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承歡侍宴無閒暇，春

從春遊夜專夜。漢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粧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姊妹兄弟皆列士，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漫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闕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摇摇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不發無柰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迴看血淚相和流。黃埃散漫風蕭

鮪異編 卷四

索雲棧紫紆登劍閣，峨嵋山下少行人。旌旗無光日色白，蜀江水碧蜀山清。聖主朝朝暮暮情，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天旋日轉迴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君臣相顧盡沾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苑多秋艸，落葉滿階紅不掃。梨園子弟白髮新，椒房阿監青娥老。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漏

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悠悠生死別經年。鬼魅不曾來入夢。臨邛道士鴻都客。能以精神致鬼。鬼為感君王展轉思。遂教方士殷勤覓。排空馭氣奔如電。昇天入地求之遍。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忽逢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樓殿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字玉真。雪膚花貌參差是。金闕西廡扣玉扇。轉教小玉報雙成。牽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裡夢魂驚。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迤邐開。雲鬢

藍異編 卷四

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風吹仙袂飄飄舉。猶是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含情凝睇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昭陽殿裏恩愛絕。蓬萊宮中日月長。迴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塵霧。惟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鈿。但令心似金釵堅。天上人間會相見。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唐玄宗梅妃傳

梅妃姓江氏。莆田人。父仲遜。世為醫。妃年九歲。能誦二南。語父曰。我雖女子。期以此為志。父奇之。名曰采蘋。開元中。高力士使閩越。妃笄矣。見其少麗。選歸侍明皇。大見寵幸。長安大內大明興慶三宮。東都大內上陽兩宮。幾四萬人。自得妃。視如塵土。宮中亦自以為不及。妃善屬文。自比謝女。淡粧雅服。而姿態明秀。筆不可描。画性喜梅。所居闌檻。悉植數株。上榜曰梅亭。梅開賦賞。至夜分。尚顧戀花下。不能去。上以其所

藍異編 卷四

好戲。名曰梅妃。妃有蕭蘭梨園梅花。鳳笛。玻璃。玉剪刀。綺窻入賦。是昔承平歲。久海內無事。上於兄弟間極支愛。口從燕閒。必妃侍側。上命破橙。往賜諸王。至漢邸。潛以足躡妃履。登時退閣。上命連趨。報言。適履珠脫。綴綴竟當來。久之。上親往命妃。妃拽衣。迓上言。胸腹疾作。不果前也。卒不至。其恃寵如此。後上與妃鬪。茶。願諸王戲曰。此梅精也。吹白玉笛。作鶯鶯舞。一座光輝。鬪茶。今又勝我矣。妃應聲曰。草木之戲。誤勝陛下。設使調和。四海烹飪。鼎鼐萬乘。自有憲法。賤妾何

能較勝負也。上大悅。會太真楊氏入侍。寵愛日奪。上無疎意。而二人相疾。避路而行。上嘗方之英皇。議者謂廣狹不類。竊笑之。太真忌而智。妃性柔緩。亡以勝。後竟為楊氏遷於上陽東宮。後上憶妃。夜遣小黃門滅燭。密以戲馬召妃。至翠華西閣。敘舊愛。悲不自勝。繼而上失寤。侍御驚報曰。妃子已屈閣前。當奈何。上披衣抱妃。藏夾幃間。太真既至。問梅精安在。上曰。在東宮。太真曰。乞宣至。今日同浴溫泉。上曰。此女已放屏。無並往也。太真語益堅。上顧左右不答。太真大怒。

盤異編 卷四

三

曰。有核狼藉御榻。下有婦人遺舄。夜來何人侍陛下。寢歡醉至于日出。不視朝。陛下可出見羣臣。妾止此。閣以俟。駕回。上愧甚。搜衾向屏。復寢曰。今日有疾。不可臨朝。太真怒甚。逕歸私第。上頃覓妃所在。已為小黃門送令步歸東宮。上怒斬之。遺舄并翠鈿。命封賜。妃謂使者曰。上棄我之深乎。使曰。上非棄妃。誠恐太真無情耳。妃笑曰。恐憐我。則動肥婢情。則非棄也。妃以千金壽高力士。求詞人擬司馬相如為長門賦。欲邀上意。力士方奉太真且畏其勢。報曰。無人解妃。

妃乃自作樓東賦。畧曰。

玉鑑塵生。鳳奩香殄。懶蟬鬢之巧梳。閑縷衣之輕練。苦索冥於蕙宮。但凝思乎蘭殿。信標落之梅花。隔長門而不見。況乃花心颯恨。柳眼弄愁。暖風習習。春鳥啾啾。樓上黃昏。今聽鳳吹。而回首碧雲日暮。今對素月而凝眸。溫泉不到。憶拾翠之舊遊。長門深閉。嗟青鸞之信修。憶太液清波。水光蕩浮。笙歌賞宴。陪從宸旒。奏舞鸞之妙曲。乘回鷁之仙舟。君情繾綣。深敘綢繆。誓山海而常在。似日月而亡休。奈何嫉色庸庸。妃

盤異編 卷四

三

氣冲冲。奪我之愛。幸斥我乎幽宮。思舊歡之莫得。想夢著乎朦朧。度花朝與月夕。羞懶對乎春風。欲相如之奏賦。奈世才之不工。屬愁吟之未盡。已響動乎疎鐘。空長嘆而掩袂。躊躇步于樓東。

太真聞之。訴明皇曰。江妃庸賤。以諛詞宣言。怨望願賜死。上默然。會嶺表使歸。妃問左右何處驛使來。非梅使邪。對曰。庶邦貢楊妃果實使來。妃悲咽泣下。上在花萼樓。會夷使至。命討珍珠一斛。密賜妃。妃不受。以詩付使者曰。為我進御前也。曰。柳葉雙眉久不描。

殘妝和淚汚紅綃長門自是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宋
寥上覽詩悵然不樂令樂府以新聲度之號一斛珠
曲名是此始後祿山犯關上西幸太真死及東歸尋
妃所在不可得上悲謂兵火之後流落他處詔有得
之官二秩錢百萬訪搜不知所在上又命方士飛神
御氣潛經天地亦不可得有宦者進其画真上言甚
似但不活耳詩題於上曰憶昔嬌妃在紫宸鉛華不
御得天真霜綃雖似當時態爭奈嬌波不顧人讀之
泣下命模像刻石後上暑月晝寢髮髻見妃隔竹間

豔異編 卷四

古

泣含涕障袂如花朦霧露狀妃口昔陛下蒙塵妾死
亂兵之手哀妾者埋骨池東梅林傷上駭然流汗而
寤登時令往太液池發視之無復上益不樂忽悟溫
泉湯池側有梅十餘株豈在是乎上自命駕令發視
纔數林得尸裹以綿袖盛以酒樽附上三尺許上大
慟左右莫能仰視視其所傷膈下有刀痕上自製文
誄之以妃禮易葬焉

湖東舞女

寶曆二年湖東貢舞女二人一日飛燕二日輕鳳修

眉駁首蘭氣融冶冬不續衣夏無汗體所食多荔枝
榷實金屑龍腦之類戴輕金稚冠駢羅衣無縫而成
其文織巧人未之識輕金冠以金絲結之為鸞鳳之
狀仍飾以五采細珠玲瓏相續可高一尺稱之無三
二分上更琢玉芙蓉以爲二女歌舞臺每夜歌舞一
發如鸞鳳之音百鳥莫不翔集其上及於庭際無態
艷逸非人間所有每歌罷上令內人藏之金屋寶帳
蓋恐風日故也宮中語曰寶帳香重重一雙紅芙蓉

文宗

豔異編 卷四

古

大和九年誅王涯鄭注後仇士良專權恣意上頗惡
之或登臨遊幸雖百戲駢羅未嘗以爲樂往往腔口
獨語左右莫敢進問因題曰輦路生春艸上林花滿
枝凭高何限意無復侍臣知偶於內殿前看牡丹翹
足凭闌忽唵舒元輿牡丹賦云俯者如愁仰者如語
合者如咽墜罷方省元輿詞不覺嘆息良久泣下沾
臆時有宮人沈阿翹爲上舞河滿子調聲風態率皆
宛轉曲罷上賜金臂環卽問其從來阿翹曰妾本吳
元濟之妓女濟敗因以聲得爲宮人俄又進白玉方

響云、吳元濟所與也、光明皎潔、可照十數步、言犀槌
即響犀也、凡物有聲、乃響應其中焉、架則雲檀香也、
而文彩若雲霞之狀、芬馥着人、則彌月不散、制度精
妙、固非中國所有、上令阿翹奏涼州曲、音韻清越、聽
者無不淒然謂之天上樂、乃選內人與翹為弟子焉、

女冠耿先生

耿先生江表將校耿謙之女也、少而明慧、有姿色、頗
好書、稍為詩句、往往有嘉者、而明於道術、能拘制鬼
魅、通於黃白之術、變怪之事、奇偉恍惚、莫知其何從、

藍異編 卷四

法

得也、保大中江淮富盛、上好文雅、悅異常之事、召之
入宮、益觀其術、不以貫魚之列、待特處之、別院號曰
先生、先生常被碧霞帳、見上精采卓逸、言詞朗暢、手
如鳥爪、不便於用、飲食皆仰於人、復不喜行、宮中常
使人抱持之、每為詩句題於牆壁、自稱比大先生、亦
莫知其肯也、先生之術、不常的、然發揚於遇事、則應
昭然而彰、上益以此重之也、始入宮、問以黃白之事、
試之、皆驗、益復為之、而簡易不煩、上嘗因暇、顧謂先
生曰、此皆因火以成之、苟不須火、其能成乎、先生曰、

試為之、殆亦可、上乃取水銀以硬紙重複裹之、封題
甚密、先生內於懷中、良久、忽若裂帛聲、先生笑曰、陛
下常不信下妾之術、今日而觀、可復不信耶、將以呈
上、上周視題處、如舊、發之、已為銀矣、又嘗大雪、上戲
謂曰、先生能以雪為銀乎、先生曰、亦可、乃取雪削之
為銀錠狀、先生自投於熾炭中、灰埃全起、徐以炭同
覆、過食頃、曰、可矣、乃持以出、赫然洞赤、置之於地、及
冷、爛然為銀、而刀迹具在、反視其下、若垂酥滴乳
之狀、蓋初為火之所融釋也、於是先生所作雪銀甚

藍異編 卷四

七

多、上誕日、每作器用、獻以為壽、又多巧思、所作必過
於人、南海嘗貢奇物、有薔薇水、龍腦漿、薔薇水、香泚
郁烈、龍腦漿、補男子、上實寶之、每以龍腦調酒服之、
香氣連日不絕於口、亦以賜近臣、先生曰、此未為佳
也、上曰、先生豈能為之、曰、試為應、亦可、乃取龍腦以
細絹袋之、懸于琉璃瓶中、上親封題之、置酒于其側、
而觀之、食頃、先生曰、龍腦已漿矣、上自起、附耳聽之、
果聞滴瀝聲、且復飲少、選又視之、見琉璃瓶中、湛然
如勺水矣、明日發之、已半瓶、香氣酷烈、逾於舊者遠

矣、先生後有孕、一日謂上曰、妾此夕當產神孫、聖子誠在此、爾請備生產所用之物、上悉爲設之、復令宮人宿于室中、夜半烈風震雷、人皆悸怖、是夜不復產、明旦先生腹已消、如常人、上驚問之、先生曰、昨夜雷電中生子、已爲神物持去、不可得矣、先生嗜酒、至於男女大慾、亦復同於常、後竟以疾終、古者神仙多晦迹、混俗、先生豈其人乎、余頃在江南、嘗聞其事、而宮掖秘奧、說者多異同、及江南平、在京師、嘗與徐率更游、宮中之事、悉能知之、因就質之、備爲余言、

豔異編 卷四

六

蜀徐太后太妃

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叔向之母曰子虛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一國、兩卿矣、可開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此春秋爲深誠矣、前蜀徐公有女焉、徐寫其二女、真以感太祖、太祖遂納之、各有子焉、長曰翊聖、太妃生彭王、次曰順聖、太后生、後主、後主性多狂率、不守宗祧、頻歲省方、政歸國母、多行教令、淫錄重臣、乾德中、姊妹以巡禮聖境爲名、恣風月烟花之勝、惟駕輜輶於綠野、擁金翠于青山、僱役生靈、頗銷經費、凡

經過之所、宴寢之宮、皆有篇章、刊于玉石、自秦漢以來、后妃省方、未有富貴如斯之盛也、順聖太后題青城面山、丈人觀詩曰、早與元妃慕至元、同躋靈岳訪真仙、當時信有壺中景、今日親來洞裏天、儀仗影交寥廓外、金絲聲揭翠微巔、惟慚未至華胥里、徒卜昇平萬萬年、翊聖太妃繼曰、獲陪翠輦喜殊常、同陟仙壇豈厭長、不羨乘鸞入烟霧、此中便是五雲鄉、順聖太后又題謁丈人觀先帝聖容云、聖帝歸梧堊、躬來謁聖顏、旋登三徑路、似陟九嶷山、日照惟嵐迫、雲橫

豔異編 卷四

九

積翠間、斯修封禪禮、方俟再躋攀、翊聖太妃繼曰、共謁御容儀、還同在禁闈、笙歌喧玉殿、彩仗耀金徽、清淚霑羅袂、紅霞拂繡衣、九嶷山水遠、無路繼湘妃、順聖又題謁丈人觀先帝聖像云、千尋綠嶂夾流溪、登眺因知海嶽低、瀑布迸春青、石碎輪囷橫、剪翠峯齊步、粘苔蘚、龍橋滑日閃、烟蘿鳥徑迷、莫道穹天無路到此山、便是碧雲梯、翊聖太妃繼曰、登尋丹壑到玄都、接日紅霞照座隅、卽問周迴岳、上看似看曾進西園無、順聖又題金華宮曰、再到金華頂、玄都訪道回

雲披分景像，黛鎖顯樓臺。雨滌前山淨，風吹去路開。
翠屏夾流水，何必羨蓬萊。翊聖太妃繼曰：碧烟紅霧
撲人衣，露宿粘苔石。徑危風巧解，吹松上曲蝶。嬌頻
采臉邊，脂同尋僻徑。思携手，暗指遙山學画眉。好把
身心清淨處，角冠霞帔事希夷。順聖又題丹景山至
德寺云：周迴雲水游丹景，回輦真成眺上方。晴日曉
昇金晃耀，寒泉夜落玉丁當。松梢月轉禽栖影，柏徑
風牽麝日香。虔懺六銖宜禱祝，惟期聖祚保遐昌。翊
聖繼曰：丹景山頭宿梵宮，玉軒金輅駐遙空。軍持無
盥異編 卷四

水注寒碧，蘭若有花開。晚紅武上盡排青障下，內人
皆在講筵中。我家帝子專上業，積善終南四海同。順
聖又題彭州平陽宮云：尋真遊勝境，巡禮到陽平。水
遠波瀾碧，山高氣象清。殿嚴孫氏貌，碑暗係師名。夜
月登壇醮，松風森碧聲。翊聖繼曰：雲浮翠輦廟陽平，
真似驂鸞至。上清風起半崖開，虎嘯雨來當面見。龍
行晚，尋水澗聽松韻。夜上星壇看月明，長恐前身居
此境。玉皇教向錦城生，順聖又題漢州三學山至夜
看聖燈云：虔禱游靈境，元妃夙志同。玉香焚靜夜，銀

燭炫遼空泉，漱雲根。月鍾敲檜杪，風印金標聖迹飛。
石顯神功，滿望天涯極。臨西日脚紅，後來齋室上僧
集講筵中。頓覺超三界，渾疑證六通。願成修偃事，社
稷保延洪。翊聖繼曰：聖燈千萬炬，旋向碧雲生。細雨
濕不暗，好風吹更明。磬敲金地嚮，僧唱梵天聲。若說
無心法，此光如有情。順聖又題天迴駟云：因尋靈境
散幽情，千里江山蹙得行。卽恨烟光看未足，却驅金
翠入龜城。翊聖繼曰：翠駟紅亭近玉京，夢魂猶自戀
青城。比來出看江山景，儘被江山看出行。議者以爲

翰林之事，非婦人女子之能，所以謝女無長城之志，
空振才名，班姬有團扇之辭，亦彰姪志。今徐氏逞乎
妖志，餌自倖臣，假以風騷，庇其遊倖，取女史一時之
美，爲遊人曠代之嗤。及唐朝興，弔代之師，遇蜀國有
荒淫之主，三軍不戰束手而降。良由于母縱遊君臣
陵替之所致，於是亾一君後主，各銜破一國，蜀殺九
子，彭王宗鼎，忠王宗賢，褒王宗紀，興王宗澤，汝王宗
猷，雅王宗輅，資王宗霸，子承祧，承紀，誅十臣，王宗弼
王宗勳，李周輅，韓昭，景潤，澄宗先嗣，歐陽晃，王承伏

蕭懷武殄滅萬家，流移百郡。其次六宮嬪御，坐紅綠於征途。十宅公主，碎金珠於逆旅。掖子虛之寶，無以比方。故典聖太子隨軍，仁裕有詠。後主出降詩曰：蜀朝昏主出降時，銜壁牽羊例擊旗。二十萬軍高拱手，更無一個是男兒。有蜀僧遠公有傷廢國詩曰：樂極悲來數有涯，歌聲纔歇便興嗟。牽羊廢主尋傾國，指鹿奸臣盡破家。丹禁夜涼空鎖月，後庭春暖謾開花。兩朝帝業空成夢，淩樹蒼蒼噪暮鴉。

元順帝

豔異編 卷四

帝於內苑造龍船，委內官供奉，少監塔思不花監工。帝自製其樣，船首尾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八尺，前瓦簾棚穿廊兩暖閣，後曰五殿樓子，龍身并殿宇用五彩金粧，前有兩瓜上用水手二十四人，身衣紫衫金荔枝帶，四帶頭巾於船兩旁，下各執篙，一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游子內往來游戲，行時其龍首眼口爪尾皆動，又自製宮漏，約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爲匱，陰藏諸壺，其中運水上下，匱上設西方三聖殿，匱腹立玉女捧時刻，壽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列二金甲神。

人一懸鐘，一懸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無分毫差。當鐘鉦之鳴，獅鳳在側者皆翔舞，匱之西東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飛仙自能耦進，度仙橋達三聖殿，已而復退，立如前，其精巧絕出人謂前代所鮮有。時帝怠於政事，荒於遊宴，以宮女三聖奴妙樂奴文殊奴等一十六人按舞，名爲十六天魔，首垂髮數辨，戴象牙佛冠，身被纓絡大紅絹金長短裙，金雜襖，雲肩合衷天衣，綬帶鞋襪，各執加巴刺般之器，內一人執鈴杵奏樂，又宮女一十一人練槌髻。

豔異編 卷四

勒帕常服，或用唐帽窄衫，所奏樂用龍笛頭管小鼓，箏琵琶笙胡琴響板拍版，以宦者長安迭不花管領，遇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宮官受秘密戒者得入，餘不得預。

豔異編目錄

卷五

戚里部

同昌公主外傳

綠珠傳

元載

幽期部

卓文君

賈午

鴛鴦傳

李紳鴛鴦本傳歌

杜舍人次會真三十韻

卷六

豔異編目錄 卷五六

幽期部

王性之傳奇辨證

元微之古豔詩詞

春詞

鴛鴦詩

離詩

春曉詞

古次絕詩

雜慮

贈雙文

夢遊春詞

鴛鴦傳跋

非烟傳

鄭吳情詩

玉茗堂摘評王介洲先生豔異編卷五

戚里部

同昌公主外傳

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廣化里錫錢五百萬貫仍罄內庫寶貨以實其宅而房櫳戶牖無不以象寶飾之更以金銀為井闌藥臼食櫃水槽錯益金之屬仍縷金為笊籬箕筐製水精火齊琉璃玳瑁等牀悉支以金龜銀塹更琢五色玉為器什合百寶為圓案更賜金麥銀粟共數斛此皆太宗朝條支國所

豔異編 卷五

獻也堂中設連珠之帳續真珠以成也却寒簾類玳瑁斑有紫色云却寒之鳥骨所為也則未知出在何國更有鸛鵲枕翡翠匣神絲繡被其枕以七寶合為鸛鵲匣為翡翠毛羽神絲繡被三千鴛鴦仍間以奇花異葉則精巧瑰麗可得而知矣其上綴以靈粟之珠如粟粒五色輝煥更帶蠲忿犀如意玉其犀圓如彈丸入土不朽爛帶之令人蠲忿怒如意玉類桃實上有七孔云通明之象更有琴瑟幕紋布巾火蚕綿九玉釵其幕色如琴瑟闊三丈長一百尺輕明虛薄

無以為比、向空張之、則疎頭之紋、如碧絲之貫其珠、雖大雨暴降、不能濕漏云、以蚊人瑞香膏所傳故也、紋布即手巾也、潔白如雪、光軟拭水不濡、用之彌年、亦未嘗生垢膩、二物稱得鬼谷國、火蠶綿云出火洲、絮衣一襲、用之一兩、稍過度、則熳蒸之氣、不可近云、九玉釵、上刻九鸞皆九色、其上有字曰玉兒、工巧妙麗、殆非人製、有得於金陵者、因以獻、公主酬之甚厚、一日晝寢、夢絳衣奴致語云、南齊潘淑妃取九鸞釵、及覺、具以夢中之言言於左右、公主薨、其釵亦亡其

豔異編 卷五

處、韋氏異其事、遂以實語於門人、或曰玉兒即潘妃、小字建諸、珍異不可具載、漢至唐、公主出降之盛、未之有也、公主乘七寶步輦、四面綴五色玉香囊、囊中貯辟邪香、瑞麝香、金鳳香、此皆異國獻也、仍雜以龍腦、金屑、則鏤水精、馬腦、辟塵犀、為龍鳳花、其上仍絡真珠、玳瑁、更以金絲為流蘇、雕輕玉為浮動、每一出遊、則所過芬香、街巷品照、看者眩惑、其日、是時某中貴人買酒於廣化旗亭、忽相謂曰、坐來香氣何太異也、同席曰、豈非龍腦耶、曰非也、余勿給事於嬪妃宮、

玉茗堂摘評王昇州先生豔異編 卷五

故嘗聳此、未知今日自何而致、因顧問當慮者、云公主步輦夫以錦衣換酒於此、中貴人共請視之、益歎其異、上每賜御饌湯藥、則道路之使相屬、其饌有消靈炙、紅虬脯、其酒則有凝露漿、桂花醞、其茶則綠花紫英之號、消靈炙、一羊之肉、取之四兩、雖經暑毒、終不臭敗、紅虬脯、非虬也、但呼於盤中、虬健如紅絲、高一丈、以筋抑之、無三數分、撒即復其故、迨諸品味、人莫能識、而公主家人饜飫如里中糠粃、一日大會韋氏之族於廣化里、玉饌俱陳、暑氣將甚、公主命取澄

豔異編 卷五

水晶以蘸之、掛于南軒、滿座則皆思挾纒澄水晶、長八九尺、似布、輕細、明薄、可鑑、云其中有龍涎、故能消暑也、韋氏諸宗好、為菓子戲、夜則公主以紅琉璃盤、盛夜光珠、令僧和捧立堂中、而光明如晝、馬、公主始有疾、召術士來、實為燈法、乃以香蠟燭遺之、來氏之鄰人覺香氣異常、或詰門詰其故、實則具以事對、其燭方二寸、其上被五彩文、卷而燃之、竟夕不盡、郁烈之氣、可聞於百步、餘烟出其上、即成樓閣臺殿之狀、或云燭中有蜃脂也、公主疾既甚、醫者欲難藥餌、奏

五三

云得紅密白猿膏食之可愈上令訪內庫得紅密數石本兜離國所貢白猿膏數瓮本南海所獻也雖日加餌終無其驗公主薨上哀痛甚遂自製挽歌詞令百官繼和及庭祭日百司與內官皆用金玉飾車輿服玩以焚於韋氏庭韋家爭取灰以擇金珰及葬於東郊上與淑妃御延興門出內庫金玉駝馬鳳凰麒麟各高數尺以為儀其衣服玩具與人無異一物以上皆至一百二十昇刻木為樓殿龍鳳花木人畜之象者不可勝計以絳羅縠繡絡金銀瑟瑟為帳幕者

豔異編 卷五

四

千隊結為幢節傘蓋彌街翳日旌旗昇佩齒薄率多加等以賜紫尼及女道士為侍從引翼則焚昇霄靈芝香而擊歸天紫金之碧磬繁華輝煥殆餘二十里上賜酒一斗斛餅啗三十駱駝各徑闊二尺飼役夫也京城士庶罷業來觀者流汗相屬惟恐居後及靈鹵過延興門上與淑妃慟哭中外聞者無不傷痛同日葬乳母上更作祭乳母文詞質而意切人多傳寫是後上日夕惻心掛意李可及歎追百年曲聲辭懇切聽之莫不淚下更教數千人作數百年隊取內庫

珍寶雕成手飾画八百匹官綾作魚龍波浪紋以為地衣而舞一舞珠翠滿地可及官歷大將軍賞賜盈萬又上賜可及銀麒麟高數尺可及取官庫車載歸私第左軍容使西門季玄曰今日受賜使用官車它日破家亦須輦還內府不道受賞徒勞牛足後果流可及於嶺表舊賜珍玩悉皆進納君子謂季玄有先見

綠珠傳

綠珠者姓梁白州博白縣人也綠珠生雙角山下

豔異編 卷五

五

而醜越俗以珠為上寶生女為珠娘生男為珠兒綠珠之字由此而稱晉石崇為交趾採訪使以其珠三斛致之崇有別廬在河南金谷澗澗中有金水自太白源來崇即川阜製園館綠珠能吹笛又善舞明君明君者即昭君也崇以此曲教之而自製新歌曰我本名家女將適單于庭辭別未及終前驅已抗旌僕御涕流離猿馬悲且鳴哀鬱傷五內涕泣沾珠纓行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延我於穹廬加我闕氏名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凌辱對之慙且驚殺

四語如宜
鳴九身

戲要上當
不富貴

身長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願假飛鳥翼。棄之以遐征。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昔為匣中玉。今為糞土塵。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屏。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為情。崇又製懊惱曲以贈綠珠。崇之婢美艷者千餘人。擇數十人粧飾一等。使忽視之。不相分別。刻玉為蛟龍珮。紫金為鳳凰釵。結袖繞腰。而舞。欲有所召者。不呼姓名。唯聽珮聲視釵色。珮聲輕者居前。釵色豔者居後。以為行次而進。趙王倫亂。常賊類孫秀使人求綠珠。崇方登涼觀臨清水。婦人豔異編 卷五

侍側使者以告崇。出侍婢數百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而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命指索綠珠不知孰是。崇勃然曰吾所愛不可得也。秀因諧倫族之收兵。忽至崇謂綠珠曰我今為爾獲罪。綠珠泣曰願效死於君前。崇止之。遽墜樓而死。崇棄東市。時人名其樓曰綠珠樓。在步廣里。近狄泉。在王城之東。綠珠有弟子宋諱有國。色善吹笛。後入晉明帝宮中。今白州有一派水。自雙角山出。谷容州。江呼為綠珠江。亦猶歸州有昭君灘。吳有西施谷。脂粉

山靈水秀
信然

婦

塘蓋取美人出處為名。又有綠珠井在雙角山下。耆老傳云。汲此井者。誕女必多美麗。閭里有識者。以美色無益於時。因以巨石鎮之。迨後雖有產女端妍者。而七竅四肢多不完具。異哉。山水之使然。昭君村生女皆灸破其面。故白居易詩曰。不效往者戒。恐貽來者寃。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癍痕。又與不完具者同焉。牛僧孺周秦行記云。夜宿薄太后廟。見戚夫人王嫱。太真妃潘淑妃各賦詩言志。別有善笛女子。短髮衫具帶貌甚美。與潘氏偕來。太后以接坐。居之。令吹簫豔異編 卷五

往還亦及酒。太后顧而謂曰。識此否。石家綠珠也。潘妃養作妹。太后曰綠珠豈能無詩乎。綠珠相謝作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聲空怨趙王倫。紅殘鈿碎花樓下。金谷千年更不春。太后曰牛秀才遠來。今日誰人與伴。綠珠曰石衛尉性嚴忌。今有死不可及。亂然事雖詭怪。聊以解頤。噫石崇之殺。雖有綠珠。殆亦其來有漸矣。崇嘗刺荊州。劫奪遠使。沉殺商客。以致巨富。又遣王愷鳩鳥。共為鳩毒之事。有此陰謀。加以每歡燕集。令美人行酒。客飲不盡者。使黃門斬美人。王丞

此其美也
而終不飲
子更不飲
子更不飲
子更不飲
子更不飲
子更不飲
子更不飲

相與大將軍嘗共訪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免強至
于沉醉至大將軍故不飲以觀其氣色已斬三人君
子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崇心不義舉動殺人烏得
無報也非綠珠無以速石崇之誅非石崇無以顯綠
珠之名綠珠之墜樓侍兒之有貞節者也此之於古
則有田六出六出者王進賢侍兒也進賢晉愍太子
妃洛陽亂石勒掠進賢渡孟津欲妻之進賢罵曰我
皇太子婦司徒公女胡羌小子敢干我乎言畢投河
六出曰大既有之小亦宜然復投河中又有窮娘者

豔異編 卷五

武周時喬知之寵婢也盛有姿色特善歌舞知之教
讀書善屬文深所愛幸時武承嗣驕貴內宴酒酣迫
知之將金玉賂窮娘知之不勝便使人就家強載以
歸知之怨悔作綠珠篇以敘其怨詞曰石家金谷重
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無得比此時可愛
得人情君家閨閣未曾難嘗持歌舞使人看富貴雄
豪非分理驕矜勢力橫相干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
掩面傷紅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旦紅顏為君盡知
之私為承嗣家閨奴傳詩於窮娘得詩悲泣投井而

死承嗣令汲於井衣中得詩鞭殺閨奴諷吏羅織知
之以至殺焉悲夫二子以愛姬示人擬喪身之禍所
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其
此之謂乎其後詩人題歌舞伎者皆以綠珠為名庚
肩吾曰蘭堂上客至綺席清絃撫自作明君辭還為
綠珠舞李元忠云絳樹搖歌扇金谷舞筵開羅袖拂
歸客留歡醉玉杯江惣云綠珠樹淚舞孫秀強相邀
綠珠之沒已數百年矣詩人尚詠之不已其故何哉
蓋一婢子不知書而能感主恩憤不顧身其志凜冽

豔異編 卷五

九

誠足使後人仰慕歌咏也至有享厚祿盜高位亡仁
義之行懷反覆之情慕四朝三唯利是視節操反不
若一婦人豈不媿哉今為此傳非徒實美麗室禍源
且欲懲戒辜恩背義之類也李倫死後十日趙倫敗
左衛將軍趙泉斬孫秀于中書軍士趙駿刺秀心食
之倫囚金墉城賜金屑酒倫慙以巾覆面曰孫秀誤
我也飲金屑而卒皆夷家族南陽生曰此乃假天之
報怨不然何臬夷之立見乎

元載

元載末年造芸輝堂于私第芸輝香草也出于閩國其香潔白如玉入土不朽爛春之為屑以塗壁故號芸輝焉而更構沉香為梁棟飾金銀為戶牖內設懸黎屏風紫綃帳其屏風本楊國忠之寶也屏上刻前代美女妓樂之形外以玳瑁水犀為押絡絡以真珠琴瑟其為精妙殆非人工所及紫綃帳得於南溪洞中之茵帥則絞綃之類也輕疎而薄如無所碍雖屬凝冬而風不能入盛夏則清涼自至其色隱隱焉忽不知其帳也謂載臥內有紫氣而服玩之奢僭擬于

豔異編 卷五

十

帝王之家芸輝之前有池悉以白石砌其岸中有殘陽花亦類白蘋其花紅大如牡丹不知自何而來也更有碧芙蓉香潔齒齒偉於常者載因暇日凭闌以觀忽聞歌聲清響若十四五女子唱焉其曲則玉樹後庭花也載驚惡既甚遂剖其花更無所見則秘之不令人知載有龍髯紫拂色如爛椹可長三尺削水晶為柄刻紅玉為環鈕或風雨晦暝臨流沾濕則光采搖動奮然如怒置之於堂中夜則蚊蚋不敢入拂之為聲雞犬無不驚逸者垂之池潭則鱗介之屬悉

俯伏而至引水于空中則成瀑布燒燕肉熏之則焯焯焉若生雲霧厥後上知其異屢言之載不得已而遂進焉載云得于洞庭道士張知和載寵姬薛瑤瑤英攻詩書善歌舞仙姿玉質肌香體輕雖旋波搖光飛燕綠珠不能過也瑤瑤英之母趙娟亦本岐王之愛寵後出為薛氏妻生理英而幼以香啗之故肌香也及載納為姬處金絲之帳却塵之褥其稱出自勾踐國一云是却塵之獸毛所為也其色鮮妍柔軟比衣龍綃之衣一衣無一二兩搏之不盈一握載以瑤瑤

豔異編 卷五

十一

體輕不勝重衣故於異國以求是服也唯賈至楊炎公南與載友善故往往得見歌舞至因贈詩曰舞怯銖衣重笑疑桃臉開方知漢武帝虛築避風臺公南亦作長歌褒其美畧曰雪面澹娥天上女鳳簫鸞翅欲飛去玉釵碧翠步無塵楚腰如柳不勝春瑤瑤英善為巧媚載惑之怠於庶務而瑤瑤英之父曰宗本兄曰從義與趙娟通相出入以構賄賂號為關節與中書主吏卓倩等為腹心而宗本輩以事告者載未嘗不領之天下資寶貨求大官職無不恃載權勢指薛卓

為梯媒及載死瑤英自為里人妻矣論者以元載喪令德而崇貪名自一婦人而致也

幽期部

卓文君

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貧且愁憊以所著鷓鴣裝就市人陽昌買酒與文君為懽既而文君抱頭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買酒遂相與謀於成都賣酒相如親著犢鼻禪器以耻王孫王孫舉以為病乃厚給文君文君遂為富人文君狡好爵意

鮑異編 卷五

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為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為諫傳於世

又

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為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

賈午

賈午太尉充少女父韓壽于德真南陽堵陽人魏司徒暨曾孫美資貌善容止賈充辟為司空掾充每宴賓察其女輒於青瑣中窺之見壽而悅焉問其左右識此人否有一婢說壽姓字云是故主人女大感想發於寤寐婢往至壽家具說女意并言其女光麗黠逸端美絕倫壽聞心動便令為通殷勤婢以白女遂潛修音好厚相贈結呼壽夕入壽動捷過人踰垣而至家中莫知惟充覺其女悅暢異于常日時西域有貢奇香一着人則經月不歇帝甚貴之惟以賜親

鮑異編 卷五

其女密盜以遺壽充察屬與壽燕處聞其芬馥稱之於充自是充意知女與壽通而其門閣嚴峻不知所由得入乃夜中陽驚有盜因使循墻以觀其變左右白曰無餘異惟東北角如狐狸行處充乃拷問女之左右具以實對充秘之遂以女妻壽壽官至散騎常侍河南尹

鶯鶯傳

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風容內秉堅孤非禮不可入或朋從游宴擾雜其間他人皆洵洵拳拳若

將不及張生容順而已終不能亂以是年二十三才嘗近女色知音詰之謝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淫行余真好色者而適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嘗不留連於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詰者識之亡幾何張生游於蒲蒲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張生寓焉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婦鄭女也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派之從母是歲渾瑊薨於蒲有中人人丁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遂

豔異編 卷五

奴僕旅寓惶駭不知所托先是張與蒲將之黨有善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日廉使杜確將天子命以統戎節令於軍軍由是戢鄭厚張之德甚因飾饌以命張中堂宴之復謂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攜幼稚不幸屬師徒大潰實不保其身弱于幼女猶君之生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禮奉見冀所以報恩也命其子曰歡即可十餘歲容甚溫美次命女出拜爾兄爾兄活爾久之辭疾鄭怒曰張兄保爾之命不然爾且虜矣能復遠嫌乎久之乃至常服悴容不加

六

新飾垂鬟黛接雙臉斷紅而已顏色豔異光輝動人張驚為之禮因坐鄭旁以鄭之抑而見也凝睇怨絕若不勝其體問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終今貞元庚辰生十七年矣張生稍以詞導之不計終序而罷張自是惑之願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婢曰紅娘生私為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婢果為沮潰然而奔張生悔之翌日婢復至張生乃羞而讓之不敢泄然而崔之族姻君所詳也何不因其德而

豔異編 卷五

娶焉張曰予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時統綺開居曾莫流盼不為當年終有所蔽昨日一席間幾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能逾旦夕若因媒氏而娶納采問名則三數月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爾其謂我何婢曰崔之貞順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謀固難入矣然而善屬文選選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為喻情詩以亂之不然則無由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投之是夕紅娘復至持綵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

日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張亦微喻其旨是夕歲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東有杏花一樹板援可踰既望之夜張因梯其樹而踰焉達于西廂則戶半開矣紅娘寢於床上因驚之紅娘駭曰郎何以至張因給之曰崔氏之戲召我矣爾為我告之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喜且駭必謂獲濟及女至則端服嚴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託奈無因不令之婢致淫逸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為義而終

此不得不知

七

掠亂以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則保人之姦不義明之於母則背人之惠不祥將寄於婢僕又懼不得發其真誠是用託短章願自陳啟猶懼兄之見難是用鄙靡之詞以求其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毋及於亂言畢翻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於是絕望數夕張君臨軒獨寢忽有人覺之驚歛而起則紅娘歛衾攜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為哉設枕與衾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而修謹以俟俄而紅娘捧

崔氏而至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支體曩時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矣斜月晶熒幽輝半床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矣有頃寺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耶及明視粧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於齒席而已是後十餘日杳不復至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韵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會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

七

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知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詩論之崔氏宛無難詞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夕再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不數月復游於蒲舍於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札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往往張生自以文挑之不甚觀覽大畧崔之出人者勢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言則敏辨而寡於辭對待張之意甚厚然未嘗以詞繼之時愁艷幽遠恒若不識喜愠之容亦罕形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終

七

不復就矣。以是愈感之。張生俄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當去之夕。不復自言其情。愁歎於崔氏之側。崔已陰知將訣矣。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終弃之。固其宜矣。思不敢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則沒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深感於此行。然而君既不憚。無以奉寧。君常謂我善鼓琴。向時羞顏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誠。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歔歔。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連趨歸鄭所。遂不復至。明且而

豔異編 卷五

張行明年文戰不勝。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以廣其意。崔氏報之詞。粗載於此云。捧覽來問。撫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肩之飾。雖荷殊恩。誰復為容。賄物增懷。但積悲歎。便伏承使於京中。就業進修之道。因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以來。嗚忽忽。如有所失。於誼諱之下。或勉為語笑。開宵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寐之間。亦多敘感。咽離憂之思。綢繆纏結。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余

如暖而思之甚遙。一昨拜辭。倏逾舊歲。長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亡數鄙薄之志。無以奉酬。至于終始之盟。則固不在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婢僕見誘。遂致私誠。兒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無投梭之拒。及薦寢席。義盛意深。愚細之情。永謂終託。豈期既見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待巾幘。沒身永恨。合歎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劣。雖灰之日。猶生之年。如或達士畧情。捨小從大。以先配為醜行。謂要盟之可欺。則

豔異編 卷五

九

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沒。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沒之誠。言盡于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珍重千萬。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所佩。玉取其堅。潤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絕兼亂。絲一絢。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貞。秘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永以為好耳。心邇身遐。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糧飯為佳。慎言自保。無以鄙為深念。張生發其書於所知。由是時人多聞之。所善樹

巨源好屬詞，因為賦崔娘詩一絕云：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消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紙書。河南元稹亦續生會真詩三十韵曰：微月透簾櫳，螢光度碧空。遙天初縹緲，低樹漸蔥籠。龍吹過庭竹，鶯歌拂井桐。羅銷垂薄露，環珮響輕風。絳節隨金母，雲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會雨濛濛。珠瑩光文履，花明隱繡籠。瑤釵行彩鳳，羅帳掩丹虹。言自瑤華浦，將朝碧玉宮。因游里城北，偶向宋家東。戲調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環蟬影動，迴步玉塵蒙。轉面流花

豔異編 卷五

干

雪。登床抱綺叢，鴛鴦交頸舞。翡翠合歡籠，眉黛羞偏聚。唇朱暖更融，氣清蘭蕊馥。膚潤玉肌豐，無力慵移履。多嬌愛歛躬，汗光珠點點。髮亂綠蔥蔥，方共千年會。俄聞五夜窮，留連時有限。縱繞意難終，慢臉含愁態。芳詞誓素衷，贈環明運合。留結表心同，啼粉流清鏡。殘燈遶閨蟲，華光猶冉冉。旭日漸曛曛，乘鶯還歸洛。吹簫亦止嵩，衣香猶染麝。枕膩尚殘紅，羅幕臨墀艸。飄飄思渚蓬，素琴鳴鶴怨。清漢望歸鴻，海濶誠難度。天高不易冲，行雲無處所。蕭史在樓中，張之友聞

此至此水
涇東輝

之者莫不聳異之，然而張亦志絕矣。稹特與張厚，因徵其詞。張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寵嬌，不為雲為雨，則為蛟為螭，吾不知其所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百萬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衆，屠其身，至今為天下僂笑。余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於時坐者皆為深歎。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後乃因其夫言於崔，求以外兄見。夫語之，而崔終不為出。張怨念之誠，動於顏色。崔知之，潛賦一章

豔異編 卷五

主

曰：自從別後減容光，憔悴千迴懶下床。不為旁人羞不起，為郎憔悴却羞郎。竟不之見，後數日張生將行，又賦一章以謝絕之，并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自是絕不復知矣。時人多許張為善補過者矣。予常於朋會之中，往往及此，意者使夫知者，不為為之者不惑。貞元歲九月，執事李公垂宿于千靖安里第，語及於是，公垂卓然稱異，遂為鶯鶯歌以傳之。崔氏小名鶯鶯，公垂以命篇。

李紳相公鶯鶯本傳歌

伯勞飛遲燕飛疾，垂翅綻金花笑日。綠窗嬌女字鶯鶯，金雀姬鬟年十七。昔姑上天阿母在，寂寞霜姿素蓮質。門掩重關蕭寺中，芳艸花時不曾出。

杜舍人收之次會真詩三十韻

鸚鵡出深籠，麒麟步遠空。拂墻花颯颯，透戶月朦朧。暗度飛龍竹，潛換宿風桐。松篁搖夜影，錦繡動春風。遠信傳青島，私期避玉童。柳烟輕漠漠，花氣淡濛濛。小小釵簪鳳，盤盤髻縮龍。無言欹寶枕，赧面背銀缸。姑射臨仙闕，嫦娥降月宮。精神絕趙北，顏色冠蒲東。

豔異編 卷五

三

密約千金直，靈犀一點通。修眉綠掃，媚臉粉香蒙。燕隱凝香壘，蜂藏芍藥叢。留燈垂繡幕，印月軟藤櫺。弱柳花枝顛嬌，汗顆融笄抽纖玉，軟逆襯柔頰豐。笑吐丁香，舌輕搖楊柳，躬未醉前，恨足宵放此情鬆。幽會愁難再，通宵意未窮。錦衾温未煖，玉漏滴將終。密語重言約，深盟各訴衷。樹交連理，並蒂結合歡同。烟篆銷金獸，燈花落玉蟲。殘星光閃閃，曙色影瞳瞳。別淚傾江海，行雲蔽華嵩。花鈿留寶曆，羅帕記新紅。有夢思春草，無因繫斷蓬。傷心別怨鶴，佇目送歸鴻。

厚德難酬報，高天可徑冲。寸誠言不已，封在錦笺中。

豔異編 卷五

三

玉茗堂摘評王弼洲先生豔異編卷六

幽期部

王性之傳奇辨證

嘗讀蘇內翰贈子野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注言所謂張生乃張籍也僕按微之所作傳奇鶯鶯事在貞元十六年春又言明年生文戰不利乃在十七年而唐登科記張籍以貞元十五年商郢下登科既先二年決非張籍明矣每觀斯文撫卷歎息未知張生果為何人意其非微之一等人不可當也會清源莊季

豔異編 卷六

裕為僕言友人楊阜公嘗讀微之所作姨母鄭氏墓志云其既喪夫遭軍亂微之為保護其家備至則所謂傳奇者盡微之自敘特假他姓以避就耳僕退而考微之長慶集不見所謂鄭氏志文豈僕家所收未完或別有他本然細味微之所敘及考於他書則與季裕之所說皆合蓋昔人事有悖於義者多托之鬼神夢寐或假之他人或云見別書後世猶可考也微之心不自抑既出之翰墨姑易其姓氏耳不然為人敘事安能委曲詳盡如此按樂天作微之墓志以太

和五年歲年五十三則當以大曆十四年己未生至貞元十六年庚辰正二十二歲又韓退之作微之妻韋叢誌文作壻韋氏時微之始以選為校書郎正傳奇所謂後歲餘生亦有所娶者也又微之作陸氏姊誌云予外祖父授睦州刺史鄭濟白樂天作微之母鄭夫人誌亦言鄭濟女而唐崔氏譜永寧尉鵬亦娶鄭濟女則鶯鶯者乃崔鵬之女於微之為中表正傳奇所謂鄭氏為異派之從母者也非特此而已僕家有微之作元氏古豔詩百餘篇中有春詞二首其關

豔異編 卷六

皆隱鶯字及自有鶯鶯詩離思詩雜憶詩與傳奇所載猶一家說也又有古決絕詞夢游春詞前敘所遇復言捨之以義及敘娶韋氏之年與此無少異者其詩多言雙文意謂二鶯字為雙文也并書於後使覽者可考焉又意古豔詩多微之專因鶯鶯而作無疑又微之百韻詩寄樂天云山岫常階翠牆花拂面枝鶯聲愛嬌小燕翼翫逶迤注背于賦詩云為見牆頭拂面花時惟樂天知此事又云幼年與蒲中詩人楊巨源友善日課詩凡是數端有一於此可驗決為微

古人云讀
史後知不
足古即有
結得盡的

之無疑沈於如是之衆邪缺 更以張生者豈元與
張受性命氏本同所自出邪僕喜討論考合同異每
聞一事隱而未見及可見而不同如瓦礫之在懷必
欲討閱歸於一說而後已嘗謂讀千載之書探千載
之迹必須盡見當時事理如身履其間絲分縷解終
始備盡乃可以置議論若畧執一言一事未見其餘
則事之相戾者多矣又謂前世之事無不可考者特
學者觀書少而未見爾微之所遇合雖涉於流宕自
放不中禮義然名輩流風餘韵照映後世亦人間可
豔異編 卷六 三

喜事而士之臻此者特鮮矣雖巧爲避就然意微而
顯見於微之其他文辭者彰著又如此故反復抑揚
張而明之以信其說他時見所謂姨母鄭氏誌文當
詳載於後云

元微之古豔詩詞

春詞二首

春來頻到朱家東垂袖開懷待好風鶯藏柳暗無人
語惟有牆花滿樹紅

其二

深院無人艸樹光嬌鶯不語趁陰藏等閒弄水浮花
片流出門前賺阮郎

鶯鶯詩一首

殷紅淺碧舊衣裳取次梳頭雅淡妝夜合帶烟籠曉
日牡丹輕雨泣殘陽依稀似笑還非笑彷彿聞香不
是香頻動橫波嬌不語等閒教見小兒郎

離思五首

自愛殘妝曉鏡中銀釵鈿篸綠絲叢須臾日射燕脂
頰一朶紅酥旋欲融

豔異編 卷六 四

其二

山泉散漫遠階流萬樹桃花映小樓閒讀道書慵未
起水晶簾下看梳頭

其三

紅羅著壓逐時新杏子花紗嫩翅塵第一莫嫌才地
薄此些紕縵最宜人

其四

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取次花叢懶迴
顧半緣修道半緣君

其五

尋常百種花齊發，偏摘梨花與白人。今日江頭兩三樹，可憐枝葉度殘春。

春曉詞一首

半欲天明半未明，醉聞花氣睡聞鶯。蛙兒憾起鐘聲動，二十年前曉寺情。

古决絕詞三首

乍可爲天上，牽牛織女星。不願爲庭前，紅槿枝。七月七日一相見，故心終不移。那能朝開暮飛去，一任東

豔異編 卷六

五

西南北吹，分不兩相守。恨不兩相思，對面且如此。背面當何知。春風撩亂伯勞語，此時拋去時，握子苦相問。竟不言後期。君情既决絕，妾意亦參差。借如死生別，安得常苦悲。

其二

噫春冰之將泮，何余懷之獨結。有美一人，於焉曠絕。一日不見，此一日於三年。况三年之曠，永別水得風。今小而已，波筍在苞。今高不見，節矧桃李之當春。競衆人之攀折，我自顧悠悠而若雲。又安能保君皓皓。

之如雪。感破鏡之分明，覩淚痕之餘血。幸他人之既不我先，又安能使他人之終不我奪。已焉哉，織女嫁黃姑，一年一度暫相見，彼此隔河何事無。

其三

夜夜相抱眠，幽懷尚沉結。那堪一年事，長遣一宵說。但感久相思，何暇暫相悅。虹橋薄夜成，龍駕使晨列。生憎野鶴性，遲回死恨天。雞識時節，曙色漸曠曠。華星次明滅，一去又一年。一年何時徹，有此迢遞期。不知死生別，天公既是妬相憐，何不便教相决絕。

豔異編 卷六

六

雜憶五首

今年寒食無月光，夜色纔侵已上床。憶得雙文通內裏，玉龍深處暗聞香。

其二

花籠微月竹籠烟，百尺絲繩拂地懸。憶得雙文人靜後，潛教桃葉送秋千。

其三

寒輕夜淺繞迴廊，不辨花叢暗辨香。憶得雙文籠月下，小樓前後捉迷藏。

其四

山橋似火葉相兼。亞拂低牆半拂簷。憶得雙文獨披
掩。滿頭花艸倚新簾。

其五

春冰消盡碧波湖。漾影殘霞似有無。憶得雙文衫子
薄。鈿頭雲暎褪紅酥。

贈雙文一首

艷極翻含態。憐多轉自嬌。有時還自笑。閑坐更無聊。
曉月行看墮。春酥旋欲消。何因肯垂手。不敢望回腰。

夢遊春詞一首

昔歲夢遊春。夢遊何所遇。夢入深洞中。果遂平生趣。
清泠淺漫溪。回舫蘭篙渡。過盡萬株桃。盤旋竹林路。
長廊抱小樓。門牖相回互。樓下雜花叢。叢邊繞鴛鴦。
池光漾彩霞。曉日初明煦。未敢上階行。頻移曲池步。
烏龍不作聲。碧玉曾相慕。漸到簾幕間。徘徊意猶懼。
間窺東西閣。奇玩參差布。格子碧油糊。駝駒紫金鏡。
透巡日漸高。影響人將寤。鸚鵡飢亂鳴。嬌娃睡猶怒。
廉開侍兒起。見我遙相諭。鋪設綉紅茵。施張鈿妝具。

盤異編 卷六

七

此上如
牛頭山

潛寒翳翠帷。瞥見珊瑚樹。不見花貌火。空驚香若霧。

回身夜合偏。歛態晨霞聚。睡臉桃破風。汗妝蓮委露。

叢梳百葉髻。金盛重臺履。紕軟殿頭裙。玲瓏合歡袴。

鮮妍脂粉薄。暗淡衣裳故。敢似紅牡丹。雨來春欲暮。

夢魂良易驚。霧境難久寓。夜夜望天河。無由重滄沂。

結念心所期。返如禪頓悟。覺來八九年。不向花回顧。

維治兩京春。喧闐眾禽護。我到看花時。但作懷仙句。

浮生轉經歷。道性尤堅固。近作夢仙詩。亦知勞肺腑。

一夢何足云。良時自昏娶。當年二紀初。佳節三星度。

盤異編 卷六

八

朝舞玉琳迎。高松女蘿附。韋門正全盛。出入多歡裕。

鶯鶯傳跋

予向在武林日。於一友人處。見陳居中所畫唐崔麗
人圖。其上有題云。並燕鶯為字。聯微氏姓。崔非姻宜。
采圃秀玉。勝江梅薄命。千年恨。芳心一寸。灰西廂舊
紅。樹曾與月徘徊。予丁卯春三月。卸命陝右。道出於
蒲東。普救之僧舍。所謂西廂者。有唐麗人崔氏女。遺
照在焉。因命画師陳居。中繪模真像。意非登徒子之
用心。迨將勉情。鍾終始之戒。仍拾四十言使好事者

和百勞之歌以記云泰和丁卯林鍾吉日十洲種玉大誌宜之題延祐庚申春二月余傳命至東平顧市鸞雙鷹圖觀久之弗見主人而歸夜宿府治西軒夢一麗人綃裳玉質逡巡而前曰君玩雙鷹圖雖佳非君几席間物妾流落久矣有雙鷹名冠古今願許君為重覺而怪之未卜其何祥遲明欲行忽主人携鷹圖來且四軸余意麗人雙鷹符此數耳繼出一小軸乃夢所見有詩四十字跋語九十八識曰泰和丁卯出蒲東普救僧舍繪唐崔氏鸞鸞真十洲種玉大誌

臨異編 卷六

九

宜之題畫詩書皆絕神品也余驚詫良久時有司奉官吏環視因縮不自託以跋語佳勝贖之吁物理相感果何如也豈法書名畫自有靈耶抑各不朽者隨神耶遇合有定數耶余嘗謂關雎碩人姿德兼備君子之配也琴心雪句才豔聯芳文士之偶也自詩書道廢丈夫弗學況女流乎故近世非無秀色往往脂粉腥穢鴉鳳莫辨求其彷彿待月章之萬一絕代無聞焉此亦慨世降之一端也因歸于我義弗辭已宜之者蓋前金趙愚軒之字曾為鞏西簿遺山謂太和

有詩名五言平淡它人未易造信然泰和丁卯迄今百十四年云其月二日壁水見士思容題右共五百九字雖不知壁水見士為何如人然二君之風韻可想見矣因仰嘉禾繪工盛懋臨寫一軸適舅氏趙公待制雖見而愛之就為錄文于上按唐元微之傳奇鸞鸞事以為張生寓蒲之普救寺適有崔氏婦婦亦止茲寺崔氏婦鄭氏也生出於鄭視鄭則異派之從母因丁文雅軍擾掠蒲人鄭惶駭不知所措生與將之靈善請吏護之不及於難鄭厚生德謂曰姨之屬

臨異編 卷六

十

子幼女當以仁兄之禮奉承命鸞鸞出拜顏色豔異光輝動人生問其年紀鄭曰十七歲矣生自是惓惓私禮鸞鸞之侍婢紅娘問道其意既而詩章往復遂醉所願中間離合多故然不能終諧伉儷說者以為生仰張子野宋王性之著傳奇辯正按微之作姨母鄭氏墓誌云其既喪夫遭軍亂微之為保護其家又作陸氏誌云余外祖陸州刺史鄭濟白樂天作微之母鄭氏誌亦言鄭濟女而唐崔氏譜承寧尉鵬娶鄭濟女則鸞鸞乃崔鵬之女於微之為中表也傳奇言

生年二十二、樂天作微之墓志、以大和五年薨、年五十三、卽當以大曆十四年己未生、至貞元庚辰、正二十二歲、凡此數端、決爲微之無疑、特託他姓、以避耳、事具侯鯖錄中、

非烟傳

臨淮武公業、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參軍、愛妾曰非烟、姓步氏、容止纖麗、若不勝綺羅、善秦聲、好文筆、尤工擊甌、其韵與絲竹合、公業甚嬖之、其比鄰天水趙氏第也、亦衣纓之族、不能斥言其子、曰象、端秀有文、

豔異編 卷六

纔弱冠矣、時方居喪禮、忽一日於南垣隙中、窺見非烟、神氣俱喪、廢食息焉、乃厚賂公業之閹、以情告之、閹有難色、復爲厚利所動、乃令其妻伺非烟閒處、具以象意言焉、非烟聞之、但含笑凝睇而不答、門媪盡以語象、象發狂心、蕩不知所如、乃取薛濤箋題絕句曰、一觀傾城貌、座心只自猜、不隨蕭史去、擬學阿蘭來、以所題密緘之、祈門媪達、非烟讀畢、吁嗟良久、謂媪曰、我亦曾窺見趙郎、大好才貌、此生薄福、不得嘗之、蓋鄙武生、纒悍非良配耳、乃復騎篇寫於金鳳

戕日綠慘雙蛾不自持、只緣幽恨在新詩、郎心應似琴心怨、脈脈春情更語誰、封付門媪、令遺象、象啟緘吟、諷數四、拊掌喜曰、吾事諸矣、又以剡溪玉葉賦賦詩以謝曰、珍重佳人贈好音、彩箋芳翰兩情深、薄於蟬翼難供恨、密似蠅頭未寫心、疑是落花迷碧洞、只思輕雨洒幽襟、百迴消息千迴夢、裁作長謠寄綠琴、詩去旬日、門媪不復來、象憂懣恐事泄、或非烟追悔、春夕於前庭獨坐、賦詩曰、綠暗紅微起、暝烟獨將幽恨小、庭前重重良夜與誰語、星隔銀河月半天、明日

豔異編 卷六

晨起吟際、而門媪來傳非烟語曰、勿訝旬日無信、蓋以微有不安、因授象以連蟬錦香囊、并若苦殘詩曰、無力嚴妝倚綉櫺、暗題蟬錦思難窮、近來贏得傷春病、柳弱花欹怯曉風、象結錦囊於懷、細讀小簡、又恐烟幽思增、疾乃剪烏絲簡爲迴緘曰、春日遲遲、人情悄悄、自因窺靚長役夢魂、雖羽駕塵襟、難於會合、而丹誠皎日、誓以周旋、況又聞乘春多感、芳履遠和、耗冰雪之妍姿、鬱蕙蘭之佳氣、憂抑之極、恨不翾飛、企望寬情、無至憔悴、莫孤短韵、寧爽後期、愴悅寸心、書

豈能盡兼持非什。仰繼華篇詩曰。見說傷情為見春。想封蟬錦綠蛾嘖。叩頭與報烟卿道。第一風流最損人。門媪既得迴報。徑齋詣烟閣中。武生為府掾。屬公務繁夥。或數夜一直。或竟日不歸。是時適值生入府。曹烟折書得以款曲尋繹。既而長太息曰。丈夫之志。女子之心情。契覓交視。遠如近也。於是闔戶垂幌。為書曰。下妾不幸。垂髫而孤。中間為媒妁所欺。遂配合於瑣類。每至清風朗月。移玉桂以增懷。秋帳冬缸。泛金徽而寄恨。豈期公子忽貽好音。發華緘而思飛。飄

豔異編 卷六

七

麗句而日斷所恨。洛川波隔。賈午墻高。聯雲不及於秦臺。薦夢尚遙於楚岫。猶望天從素懇。神假微機。一拜清光。九頌無恨。兼題短什。用寄幽懷。詩曰。画簷春燕須同宿。蘭浦雙鴛肯獨飛。長恨桃源諸女伴。等閒花裏送郎歸。封訖召門媪。令達於象象。覽書及詩。以烟意稍切。喜不自持。但靜室焚香。虔禱以俟。忽一日。將夕。門媪促步而笑至。且拜曰。趙郎願見神仙石象。驚連問之。傳烟語曰。今夜功曹府直。可謂良時。妾家後庭。郎君之前垣也。不渝惠好。專望來儀。方寸萬重。

悉俟晤語。既曉。黑象乃躋梯而登。烟已令重榻於下。既下。見烟靚粧盛服。立於花下。拜訖。俱以喜極不能言。乃相携自後門入中堂。背缸解幌。盡繾綣之意焉。及曉鐘初動。復送象於垣下。烟執象泣曰。今日相遇。乃前生姻緣耳。勿謂妾無玉潔松貞之志。放蕩如斯。直以郎之風調。不能自顧。願深鑒之。象曰。揖希世之貌。見出人之心。已誓幽庸。永奉歡狎。言訖。象踰垣而歸。明日託門媪贈烟詩曰。十洞三清雖路阻。有心還得倚瑤臺。瑞香風引思深夜。知是慈官仙馭來。烟覽

豔異編 卷六

七

詩微笑復贈象詩曰。相思只怕不相識。相見還愁却別君。願得化為松上鶴。一雙飛去入行雲。封付門媪。仍令語象曰。賴妾有小小篇詠。不然若作幾許大才。而日茲不盈。旬常得一。期于後庭。稍展微密之思。罄宿昔之心。以為魚鳥。不知人神相助。或景物寓目。詩寄情不能悉載。如是者周歲。亡何烟數以細過。捷其女奴。奴陰銜之。乘間盡以告公業。公業曰。汝慎言。我當自察之。後至直日。乃偽陳狀請假。迨如常入直。遂潛于里門。街鼓既作。匍伏而歸。循墻至後庭。見烟

方倚戶微吟，象則據垣斜睇。公業不勝其忿，挺前欲擒象，覺跳去。業搏之，得其半襦，乃入室呼烟，詰之烟色動聲戰，而不以實告。公業愈怒，縛之大柱，鞭楚血流。但云生得相親，死亦何恨。深夜公業急而假寐，烟呼其所愛女僕曰：與我一杯水，水至飲盡而絕。公業起將復笞之，已死矣。乃解縛，舉致閣中，連呼之，聲言烟恭疾致殞，後數日葬于北邙，而里巷間皆知其強死矣。象因變服易名，遠竄江浙間。洛陽才子有崔李二生，常與武掾游處。崔賦詩末句云：恰似傳花人飲。

豔異編 卷六

十五

散空牀拋下，最繁枝。其夕夢烟，謝曰：妾貌雖不迨桃李，而零落過之。捧君佳叶，愧仰無已。李生詩末句云：豔鬼香魂如有在，還應羞見墜樓人。其夕夢烟戟手而言曰：士有百行，若得全乎，何至於此。片言苦相詆斥，當屈君于地下，而證之。數日李生卒，時人異焉。

鄭吳情詩

城之西有吳氏女，生長儒家，才色俱麗。琴棋詩書靡不究通，大夫士類稱之。其父早世，治命宜以爲儒家室女，自負不凡。余今年客于洪府，一日媒姬來言，女

家久擇婿，難其人。洪仲明公子戲欲與余求之，余辭云：已娶不期，媒姬欲求余詩詞達于女氏。余戲賦木蘭花慢一闋，翌日女和前詞，附媒姬至。乃曰：吳氏之族，見此詞喜稱文士之美，但母氏謂官人已娶而不可，然女獨憐余之才，賡唱迭和，復令乳母來觀，且述女意。又欲雖居二室，亦不辭也。囑余托相知之，示者求啟母意歸余。然余在城之日淺，相知者少，謾囑意山長吳槐坡者，往說其母，終亦不從。有周氏懼余之成事，挾財以媚母氏，母乃決於從周，遂納其定禮。女

豔異編 卷六

十六

號泣曰：父臨終命歸儒士周子，不學無術，但能琵琶耳。我誓不從周氏，因佯狂擲冠于地，母怒毆之，發憤成疾病，且篤。母乃大悔，懼逆其意，即以定禮付媒姬，以歸於周。然女病愈無起色，因以書遺余曰：妾之病實爲郎也。若此生不救，抱恨于地下，料郎之情豈能忘乎。臨終又泣謂其青衣名梅蕊者曰：我愛鄭郎，生也爲鄭死也。爲鄭我死之後，汝可以鄭郎詩詞書翰密藏棺中，以成我意。未幾果卒，嗚呼文君之於相如，自昔所難，而況夫婦之間，多才相配，世之尤難者乎。

夫以女之才如是而憐余之才又如是齊眉之相好唱和百年豈非天下之至樂者乎。而況其家本豐殖有貲財者哉。乃厄母命之不從發憤成疾抱恨而死嗟夫紅顏勝人多薄命亘古如斯而況才色之兼全者乎。警綵雲之易失痛黃壤之相遺亦徒重余之臨風相悵快耳恨何言也。抑余非悅於色也愛其才非徒愛其才也感其心也。今具錄往來詞翰于後覽者亦必助余之悽愴也。延祐戊午永嘉鄭僖天趣序。

丁巳歲二月二十六日予寄木蘭花慢云倚平生豪

踏異編 卷六

氣切星斗渺雲烟記楚水湘山吳雲越月頻入詩篇菱花劍光零落幾番沉醉樂風前開種仙人瑤草故家五色雲邊夫容金闕正需賢詔下九重天念滿腹琅玕盈襟書傳人正韶年蟾宮近傳芳信姬娥嬌豔待詩仙領取天香第一從橫禮樂三千翌日女氏和云愛風流儒雅看筆下掃雲烟正困倚書窗慵拈針線懶詠詩篇紅葉未知誰繫漫躊躇無語小闌前燕子知人有意雙雙飛向花邊殷勤一笑問英賢夫乃掃之天恐薛媛圓形楚材與念喚醒當年豈見滿枝

梅子料今生無分共坡仙贏得鮫綃帕上啼痕萬萬千千二月二十九日女密令乳母來觀三月一日再賦前腔云望垂楊裊翠簾試捲小紅樓想鸞珮敲瓊鸞妝沁粉越樣風流吟懷自憐豪健灑雲箋醉裏度春愁有唱還應有和纖纖玉映銀鈎犀心一點暗相投好事莫悠悠便有約尋芳蜂媒纔到蝶使重游梅花故園憔悴揖東風讓與古梢頭況是梅花無語杏花好好相留女氏再和云看紅箋寫恨人醉倚夕陽樓故里梅花纔傳春信先認儒流此生料應緣淺綺

踏異編 卷六

六

窗下雨怨雲愁如今杏花嬌豔珠簾懶上銀鈎絲羅綺樹欲依投此景好悠悠恐鶯老花殘翠媽紅減辜負春遊蜂媒問人情思總無言應只低頭夢斷東風路遠柔情猶為遲留余觀所和兩詞其才情標致世間豈易得哉此余所不能忘也再賦詩三首云銀箋寫恨奈情何料得情深歛翠蛾須信梅花會結子東風着意杏花多翠袖籠香倚回樓柔情猶為我遲留何時共箇鴛鴦字吟到東風泪欲流兩才相遇古來難重寫芳情仔細看莫待後時空自悔不如趁早舞

雙鸞吳氏和云慈親未識意如何不肯令君画翠蛾
自是杏花開較晚梅花占得舊時多殘紅片片入書
樓獨倚危闌覺久留可惜才高招不得紅絲雙繫別
風流今生緣分料應難接得新詩不忍看設說胸襟
有才思却無韓壽與紅鸞語尾又繫以數語云屢蒙
佳什珍藏筒篋福淺緣慳不成好事母命伯言不期
違背一片真情番成虛意勤讀詩書干圖名利故里
梅花依然夫婿數語贈君盈盈垂淚余復爲僂語以
寄遺恨因達于女氏云切以詩書相過罕見於夫婦

豔異編 卷六

九

之間詞翰先投乃求於聲氣之表字含玉潤情染蘭
香悵故里之梅花纔傳春信比芳園之杏蕊無奈風
併復令乳母來觀預遣女媒通好謂先君已定猶遺
在耳之言矧才子如斯不忝齊眉之願倘得百年而
諧老雖居二室而不辭妙語難忘芳心可掬既窈窕
之慨然許鄭何聖善之必欲從周事既相違分亦何
淺幕底阻牽於紅線石上空磨於玉簪誰令慵暴之
男強投鴈幣痛失文章之婿怒擲蟬冠脉脉春愁盈
盈妝泪念欲挾文君而夜遁終不忍爲竟辜牡牧之

春游實成深恨猶勸詩書之勤讀極知思愛之愈深
嗟伉儷之無緣徒唱酬之相與此日落花愁裏去遙
想芳塵它時折桂月中歸必貽後悔茲憑四六用表
再三願深思賢父之言庶免抱終身之歎難期面敘
幸冀心融又續以詩云画梁雙燕舞嬌塵只見新詩
不見人夜夜相思飛蝶夢東風着意杏花春風流才
思故難全若使相逢不偶然有約綠楊門外過珠簾
半捲露嬋娟吳氏答云兩才相遇方圖結于紅絲一
語敗盟又空成於畫餅詩詞寄恨蜂蝶傳情先人之

豔異編 卷六

十

遺訓昭昭曾已告約慈母之嚴命切切不避嬌羞齊
眉之好已伏衆口之辭不息龜占來吉雁幣輒修鴛
鴦枕上夜夜相思蝴蝶夢中時時歡會深沉院宇無
路可求寂寞簾櫳有緣終遇雖後死幼玉也尋柳氏
奈今生文君未識相如勒此中附伏祈在念併和前
詩二首云才高豈有困泥塵雁塔名香第一人却笑
此生緣分淺可憐辜負兩青春葉棋書盡蕪皆全一
段風流出自然院宇深沉簾不捲想君難得見嬋娟
昔日吳氏又寄繡領呈上甚精工云此是十年工夫

所繡者若此余復作詩云領中垂綉蹙雙鸞幼小工夫此最難久上羅襦香欲褪多情拆寄鄭郎看落花時序易消魂忍看雲箋沁粉痕近日懨懨香玉瘦可憐和泪倚重門綉線慵拈夢怎醒風流誰画柳眉青琵琶聲裏昭君怨莫向它時不忍聽嫩綠嬌依道韞家東風何事苦摧它流鶯欲住頻回首盡日愁腸惱落花吳氏答書云某早忽洪姊至欲遣一書奈家冗人事多竟弗克午間再辱雲翰披味恍如會晤之為快中間此事苦為母氏所阻奴佯痴佯狂此數日周

豔異編

卷六

五

子稍緩其事但兩受凌辱被打氣憤成疾不離枕席亦是因君耳恐天不假之以壽萬一抱恨而歸亦為君耳如天從人願姻緣有在此事尚可成就中間多感十一安人恩意如三五日病却至洪府相謝亦可一見興言至此悲涕漣漣先生千金之軀不可因賤妾而成疾但以堅心為念好事亦不在念惟衷腸非筆可盡切祈尊照又詩二絕云淚珠滴滴濕香羅病裏芳肌瘦減多怪得夜來春夢淺不知今日定如何青衣扶起鬢雲偏病裏情懷最可憐已自懨懨無氣

力強擡纖手寫雲箋吳氏臨終答書云哀哉古人云春蠶到繭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乾誠哉是言也一自女媒通好之後妬情之輩登奴門者多其說不一有云先生貧者有云子多者有云妻妬行者奴聞之若風過耳但以真心而待況兼母與伯以奴之身色才藝俱全豈可以為人次妻而周合挾財以媚母氏遂以一紅一書為定奴乃泣淚不從兩被凌辱以至成疾而相思之情又何可勝言念欲竊香相隨奈千方百計不可而此病未愈昨日兩辱佳音且喜且泣

豔異編

卷六

五

母氏而今以作噬臍之悔有通容處但奴泥飛不定神亂不常雖師巫醫卜無所不至而病略不減先生自宜將息不可因賤妾而失寐忘食以郎之才不慮無好色之妻以奴之命又恐不見有才之郎若此生不救抱恨於地下料郎之情豈能忘乎然妾之死無身後之累郎若成疾則故里梅花青青梅子將靠之誰乎倘得病安相配有日臨終哽咽不知所言揆億拜上吳氏既終余以文寄祭云嗚呼崑山玉樹閨苑瓊葩豈人間之凡植愛獨冠于仙花儲芳而豔吐日

春華祥雲爲蓋。皓月爲家。俄驚驟於怪雨。瘞遺絲於塵沙。啼玉鸞而自惜。愁翠鳳而空嗟。嗚呼哀哉。玉容如在。瑤珮何之。生也何待。死也何爲。染夫容以爲色。組錦繡以爲詩。琴調綠綺。兮冰雪爲絲。畫鉛粉澤。兮烟霞爲姿。牙籤縹帙。兮融融與旨。楸枰玉子。兮了了玄機。閨房之秀。誰其似之。謝庭柳絮。詎足方斯。余也昔年冉冉。負志奇奇。投鯨牙兮學海之驚濤。透翠衣兮詞苑之蕨蕨。鷓鴣風孤。退鵬雲自垂。楚山古木。湘水蕪祠。泣娥英兮愁牽翠衣。弔靈均兮空把瓊芝。抱懷

豔異編

卷六

五

英之未摧。忽窈窕之相知。始之以女媒而通好。申之以乳母而傳書。是耶非耶。物理茫茫。色可得而有。今才孰儷而孤芳不可得而見。今心殷殷而愈彰。迨夫母夢之初覺。余亦攬涕而成章。興言路阻。莫奠壺觴。千古萬古。遺恨空傷。又悼亡吟二首云。詩寫青箋。幾往來佳人。何自苦憐才。傷心春與花俱盡。啼殺流鶯。喚不回。相見愁無奈。相思自有緣。死生俱夢。可來往。只詩篇玉珮。驚沉水瑤琴。愴斷絃。傷心數行淚。盡日落花前。余召箕仙衆。留得一詞云。綠慘雙鸞。香覓猶

自多迷戀。芳心密語。在身邊。如見詩人面。又是柔腸未斷。奈天不從人願。瓊銷玉減。夢覓空有幾多愁怨。四月朔。余再調木蘭花慢云。任東風老去。吹不斷。淚盈盈。記春淺。春深。春寒。春暖。春雨。春晴。都來殺。詩人興。更落花無定。挽春晴。芳艸猶迷舞蝶。綠楊空照流鶯。玄霜着意。擣初成。回首失雲英。但如醉。如疾。如狂。如舞。如夢。如驚。香覓至今迷戀。問真仙消息。最分明。後夜相逢何處。清風明月。蓬瀛是日。再召箕仙一童。童降筆詞云。今日瑤池大會。羣仙不肯來臨。真草傳

豔異編

卷六

五

語。鄭郎君記得相嘲。妬行好箇木蘭花。慢休提相契。分明君還要問。那香那玉。在仙宮聽命。吳氏之母。痛憶之甚。亦死一子。年長不慧。移居鄉村。此真可惜哉。余又作哀文云。嗚呼。茫茫九泉。愛莫起之。靈之容。忽其遠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靈之心。其可忘乎。蚺蟻在室。蠓蚋在戶。靈之家。蕩然矣。天長地久。恨無絕期。靈之恨。其可絕乎。使靈之至此者。誰之咎。與母氏之無明見。伯氏之無理言也。當是時。二老果無奈之意。姑舒徐數日。而異圖擇婿。誰得而問之。矧先君之治

命若見之昭昭者乎龜占未吉雁幣輒修其靈之在此而不在彼也靈之容固不可得而見之矣靈之恨靈之心與余相悲映者果無幽明之隔也邪余嘗過靈之家但見門掩夕暉兮草沿階而春色憐人疑爲我之來兮空彷彿乎靈之魂獨在也吾謂靈飄霞珮於太清兮擬羣仙于瑤池逶迤而不忍去兮欲與余而追隨余固知靈之同心兮雖同往而何辭忽返睨乎故鄉兮念衆離之無依靈書勉余以自愛兮何既歿而忽遺翳母氏之念而歎兮諒雖悔而曷追余

豔異編 卷六

三五

於義未可以死今則亦付修短之有期嗚呼疇昔之夜忽有推余髻而泣者非霧也耶恍一夢之驚覺空伏枕而漣漪恰余懷之鬱結重抑憤之哀詞毋知天知有知無知吾獨自知爾嗚呼哀哉友人某閱此女詞情事亦可傷作詩悼之云結髮因緣豈偶然如何弄潮更登仙可憐一點真才思孤負韶華二十年磊落襟懷亞淑真棋書畫更超倫恨我周鄭番成怨底不當初早嫁人女子文章天下少男兒才學豈應無滿懷空有詩書料負箇卿卿旦夕呼不見佳人亦

可傷念他非命爲才郎杏花夢斷東風曉空把新詩寫數行黃子伯敏讀之有感云春樓珠箔捲東風幾度偷彈淚粉紅艷質豈期黃壤隔香魂應逐紫雲空解將遺事留身後忘盡前言在耳中杏蕊梅花俱一夢悠悠深恨鎖幽宮

豔異編 卷六

三五

豔異編目錄

卷七

幽期部

嬌紅記上

卷八

幽期部

嬌紅記下

豔異編目錄 卷七八

玉茗堂摘評王弇州先生豔異編卷七

幽期部

嬌紅記上

申純字厚卿祖汴人也隨父寓成都八歲通六經十歲能屬文天姿卓越傑出世表風情接物不減於斯故賢士大夫多推譽焉宜和間薦而不第歸鬱鬱不
自勝家居月餘因適鄰郡母舅王通判信宿而至則門枕碧流目斷千里波濤洶湧風景粲然明滅遠出特起望外因賦摸魚兒詞一闕以寫其勝詞曰錦城

豔異編 卷七

西一區華屋天開多少佳趣當門綠水朝千里何況碧山無數堪愛處有瀟湘新篁松檜森前路深深院見簾幙低垂絲簧迭奏鎮日價歌舞金闈彥早歲歸占住小生平昔依慕今朝走馬行來近試綺繡鞅凝駕君真真且從守分幽意誰為主詩朋酒侶向此地嬉遊尋花問柳須是有奇遇生既至因入謁舅舅見之遂引生至中堂始出見生進拜畢就位舅有一子名善父年七歲一名含舅因呼善父出拜再命侍女飛紅呼嬌娘出見良久飛紅附耳語始以嬌娘未



天交何用
時

經粧為言，始因怒曰：「三哥家人也，出見何害？」生聞之，因曰：「百一姐無他故，姑俟何如？」始因笑曰：「適方出浴，未理粧，故欲少俟。」三哥家人也，何事鉛粉耶？又令他侍女促之，頃刻，嬌自左掖出，拜雙鬟，縮綠色，奪圖書，中人朱粉未施，而天然殊瑩，生起見之，不覺自失，敘禮竟，嬌因立於右，生執視，愈覺絕色，目搖心蕩，不自禁制，始笑曰：「三哥遠來勞苦，宜就舍少息。」因室之於堂之東，去堂二十餘步，生歸館後，功名之心頓釋，日夕惟慕嬌娘而已，恨不能吐盡心素與款語，故常意

盤興編 卷七

二

嬌為舅始皆以生久不相見，款留備至，生亦自幸其相留，冀得乘間致款曲於嬌娘也。平嘗出入舅家，周旋堂廡，雖終日得與嬌遊，從未嘗敢妄一邪言相及。生因察其動靜，見嬌言笑舉止，嘗有疑猜不足之狀，生知其賦情特甚也，求所以導情達意之便，而未能得。一夕，嬌晚綉紅窗下，倚床視茶蘼花，久不移目，生輕步踵其後，嬌不知也。因浩然長歎，生知其有所思，因低聲問曰：「爾何於此？」伴視長歎也，將有思乎？將有約乎？嬌不答，良久乃曰：「兄何自來？」此日晚矣，春寒逼

人，兄覺之乎？生知嬌以他辭相拒，因應曰：「春寒固也。」嬌正視，逡巡引去。生獨歸室，無聊，乃書點絳唇一詞，于寓室之東，以寓意焉。詞曰：「庭院深沉，暹暹日上，茶蘼架，芳叢相亞，粧點春無價。玉體香肌，好手應難畫。還驚訝，春心蕩也。誰共遊蜂話。自後日，聚飲宴，或同歌笑。申生言稍涉邪，嬌則疑袂正色，若將不可犯。生雖慕其美麗，然見其不相領畧，以謂嬌年幼情簡，不諳世事，因不介意。一日，舅有他甥至，舅始亦留之，至晚，舅開宴，申生預坐，酒至半，始起酌酒勸他甥，舅

盤興編 卷七

三

將酣，嬌時陪立，始後贊之，令溢觴，酒至生力辭，始曰：「子素能飲，獨不能為我開懷乎？」生辭以矢志功名，且病久已醉甚，不能復加。始未答，嬌因叅言其後曰：「三兄動容，似不任酒力矣。」姑止此。始因輟瓶授觴，生再拜而飲，因喜不自勝。既畢，始退步酌酒勸舅，申生之前燭燼長而暗，嬌因促步至燭前，以手彈燭，因流視，語生曰：「非妾則兄醉甚矣。」生謝曰：「此恩當銘肺腑。」嬌微笑曰：「此乃恩乎？」生曰：「意重於此矣。」語未畢，始因索水滌觴，嬌乃引去。自此生復留意，一夕，嬌獨坐於堂

竟

側惜花軒內，生偶至座側，見嬌，凭闌無語，徒倚沉吟。時花檻中有牡丹數本，欲開未開，生因爲二絕以戲之。曰：亂惹祥烟倚粉牆，絳羅輕捲映朝陽。芳心一點千重束，肯念凭闌人斷腸。嬌姿質豔不勝春，何意無言恨轉深。惆悵東君不相顧，空餘一片惜花心。生援筆寫此二詩，以示嬌。嬌巡簷展誦，傾環低面，欲言不言。正疑思間，忽聽流鶯睨曉，如道人意中事。生又揮毫作喜遷鶯詞一章，曰：園林過雨，問滿目媚景，是誰爲主。翠柳舒眉，黃鸝調舌，鎮日姿狂歌舞。金衣公子

盤異編 卷七

四

何事牽惹萬千愁緒，芳草地，有香車寶馬，駢闐來許。無據行樂處，好景良辰，休把輕辜負。一種春風，幾多圓画，聽取綿蠻簧語。又向暗巢偷眼，欲啄花心，無路知。牆外待放伊飛過，有人低訴。嬌覽之未畢，忽聞姸語聲。嬌乃攜此詞并前二詩藏之袖間，徐步趨歸堂中坐，悵恨久之。歸室，殆無以爲懷，因作一絕題於堂西之綠窗上。詩曰：日影紫堦睡正醒，篆烟如縷午風平。玉簫吹盡霓裳調，誰識鸞聲與鳳聲。後二日，舅他出，嬌因至生臥室，見東窗有點絳唇詞一首，西窗

此正勃人

有詩一絕，躊躇玩味，不忍舍去。知生之屬意有在，乃濡筆和其西窗之韵，以寄意焉。詩曰：春愁壓夢苦難醒，日迴風高漏正平。覓斷不堪初起處，落花枝上曉鶯聲。生歸見嬌所和詩，愿得之心，踰于平常朝夕。惟求間便以感動嬌，然嬌或對或否，或相親昵，或相違背，生不測其意，莫得而圖之。一日，舅姸開宴，自午至暮，酒散，舅始起，睡舍生獨危坐堂中，欲卽外舍，俄而嬌至，筵所抽左髻，鈿釵勻博山，理餘香，生因曰：夜分人寢矣，安用此。嬌曰：香貴常存，安可以夜深棄之。生

盤異編 卷七

五

又繼之以茶，成有心足矣。嬌不吝乃行，近堂階，開簾仰視，月色如畫，因呼侍女小惠書片，以記夜漏之深淺。乃顧生曰：月以至此，夜幾許，生亦起，下階瞻望，星漢日織，女將針，夜深矣。因曰：日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姸。日東坡鍾情何厚也。生日：奇美特異者，情存甚於此，焉可以此當東坡也。嬌曰：兄出此言，應被此苦衆矣。於我何獨無之。生日：然則實有也，不然則佳句所謂壓夢者，果何物而苦難醒乎。言情頗狎，嬌因促步下階，逼生日：凡謂織女銀河何在也。生日：見嬌之驢近

恍然自失未及卽對俄聞戶內於問嬌寢未嬌乃適去次日生追憶昨夕之事自疑有獲然每思遇事多參商愈不自足乃作減字木蘭花詞以記之曰春宵陪宴歌罷酒闌人正倦危坐中堂倏見仙娥出洞房博山香爐素手重添銀漏永織女斜河月白風清良夜何次日晨起生入揖始旣出遇嬌於堂西小閣中嬌時對鏡画眉未終生近前謂之曰蘭煤燈燼那燭花也嬌曰燈花耳妾用意積之近方得之生曰若是則愿以一半巧我書家信嬌遂首肯令生分其半

點異編 卷七

六

生舉手分煤油污其指因請嬌曰子宜分以道我何重勞客耶嬌曰旣許君矣寧惜此遂以指決煤之半以贈生因牽生衣拭指汚處曰緣兄得此可作無事人耶生笑曰敢不留以爲贄嬌因變色曰妾無他意君何戲我生見嬌色變恐矧知之因趨出珍藏所分之煤于枕中因作西江月詞以記之曰試問蘭煤燈燼佳人積久方成殷勤一半付多情油污不堪自整妾手分來的的郎衣拭處輕輕爲言留我表深誠此約又還未定自後生心搖蕩特甚不能頃刻少置

小洛詩

伏枕對燭夜腸九回思欲履危道以實嬌心而未獲一日暮春小寒嬌方擁爐獨坐生自外折梨花一枝入來嬌不起顧生生乃擲花于地嬌驚視徐起以手拾花詢生曰兄何弃擲此花也生曰花泪盈暈知其意何在故弃之嬌曰東皇故自有主夜屏一枝以供玩好足矣兄何索之深也生曰已荷重諾無悔嬌笑曰將何諾生曰試思之嬌不答因謂生曰風差勁可坐此共火生欣然卽席與嬌偕坐相去僅尺餘嬌因撫生背曰兄衣厚否恐寒威相凌逼也生恍然曰能

點異編 卷七

七

念我寒而不念我斷腸耶嬌笑曰何事斷腸妾當爲兄謀之生曰無戲言我自遇子之後魂飛鬼揚不能自覺夜更苦長竟夕不寐汝方以爲戲足見子之心也予每見子言語態度非無情者及予言深情味則子變色以拒我豈可不解世事而爲是沽嬌哉諒屏繆之跡不足以當雅意深藏自閉將有售也今日一言之後今將西騎矣子無苦戲我嬌因慨然良久曰君疑妾矣妾敢無言妾知兄心舊矣豈敢固自鄭重以要君也第恐不能終始其如後患何妾亦數月來

諸事不復措意，寢夢不安，飲食俱廢。君所不得知也。因長吁曰：君疑甚矣，異日之事，君任之，果不濟當以死謝。君生曰：子果有志，則以策我，嬌未及答，俄然舅自外至，生因起出迎，舅嬌乃反室，不可再語。生乃賦石州引詞以記其事云：懊恨東君，催趙去程，春意牢落，梨花粉淚溶溶。知是爲誰輕別，衝寒向晚，特地折取歸來，佳人無語從地擲，瞥見却驚猜，恐使芳塵歇。收拾道明窗淨几，瓶裏一枝，便添風月。因念多情，值此苦寒時節，近新消減，料有萬斛春愁，芭蕉未展。

豔異編 卷七

丁香結，甚日把山盟，向枕前說。又越兩日，生凌晨起，攪衣向堂，西綠窗內而立，背而視井簷，不知此時嬌亦起，在隔窗內，理粧矣。生誦東坡詩曰：爲報隣鷄莫驚覺，更容殘夢到江南。嬌聞之，自窗內呼生曰：君有鄉間之念乎？生因窺窗語嬌曰：衷腸斷盡，無可導意，只得歸矣。嬌曰：君果誕妾邪？既無意於妾，何前委舉之深也？生因笑曰：予豈無意，第被子苦久矣，然則若何謀之？嬌曰：今日間人衆，無可容計，東軒抵妾寢室，軒西便門達熙春堂，堂透茶蘼架，君寢室外有小窗，

今日若晴霽，君自寢所踰外窗，度茶蘼架，至熙春堂下，此地人罕，花密，當與君會也。生聞之，欣然自得。惟俟日暮得諧所愿，至晚不覺暴雨大作，花陰浸潤，不復可期。生悵恨不已，因作玉樓春詞，援筆書之以寫怏怏之懷。詞曰：曉窗寂寂，驚相遇，欲把芳心深意訴。低眉歛翠，不勝春嬌，轉櫻唇紅半吐。匆匆已約歡娛處，可恨無情連夜雨。枕孤衾冷不成眠，挑盡殘燈天未曙。生晨起會嬌於姤所，因共至中堂，以夜所擬詞示之。嬌低聲笑曰：好事多磨，理固然也。然妾既許

豔異編 卷七

君矣，當別圖之。是日生侍舅從隣家飲，至暮醉歸，且思嬌早間別圖之言，疑嬌之不復至也。又沉醉睡熟，嬌潛步至窗外，低聲呼生者數次，生不之覺。嬌悵恨而回，又疑生之誕已也，直欲要以盟誓。生剪髮書盟言于片紙，付嬌。嬌亦剪髮設盟，以復于生。雖是極意慕戀，然終于無便可乘。一日，生收家書，以從父晉納粟補閬州武職，以生便弓馬，取生歸侍行。嬌顧戀之極，作詩送行，詩曰：綠葉陰濃，花正稀，聲聲杜宇勸春歸。相如千里悠悠去，不道文君淚濕衣。生得詩和

前以復嬌詩曰密帷重幃舞蝶稀相如只恐燕先歸。文君為我堅心守。且莫輕拚金縷衣。生終以嬌綠葉陰濃之語為疑。又成一詞寓小梁州以示嬌。詞云。惜花長恨替花愁。每日到西樓。如今何況拋離去也。關山千里。目斷三秋。謾回頭。殷勤分付東園柳。好為管長條。只恐重來綠成陰也。青梅如豆。辜負梁州恨。悠悠嬌知生之疑已。亦以卜算子詞復之。詞云。君去有歸期。千里須回首。休道三年綠葉陰。五載花依舊。莫怨好音遲。兩下堅心守。三隻散兒十九窩。沒個須

藍異編 卷七

十

教有嬌情不自己。復繼以詩云。臨別殷勤詩語長。云去後早還鄉。小樓記取梅花約。目斷江山幾夕陽。自後生從父以它故不果。行生居家行往坐臥飲食起居無非為嬌與念。以致沉思成病。因托求醫至舅家數日。無便可乘與嬌一語。至于飲食俱廢。舅始為之皇皇。醫卜踵至。但云生功名失意。勞思所致。終不能知生之心。數日病小愈。一日舅出報謁。生因強步至外廡。方佇立。俄而嬌至。生後生駭然。嬌曰。偶左右皆它往。妾得便故來問兄之病。生回顧無人。因前牽

嬌衣欲與語。嬌曰。此廣庭也。十月所視。宜即兄室。生與之俱及門。忽雙燕爭泥墜前。嬌因舍生趨視。俄舅之侍女湘娥突至。嬌前。嬌大駭。生乃引去。至暮復會中堂。嬌謂生曰。非燕墜。則湘娥見妾在君室矣。豈非天平。生然其言。而悒悒之心。見於顏色。乃作懶芳詞一闕以自釋。詞云。日如年。風輕扇。文園多病。尋芳倦。春衫窄。庭院閒。獨步迴廊。體嬌無羨。如花面。親曾見。千方百計。尋方便。藍橋隔暮雲。碧燕兒墜也。又無消息。遣一日晚。嬌尋便至生室。謂生曰。向日熙春堂之

藍異編 卷七

十一

約妾嘗思。夜深院靜。非安寢之地。自前日之路。觀之。足以達妾寢所。每夕侍妾寢者二人。今夕當以計遣去。小慧不足畏也。君至夜分時來。妾開窗以待。生曰。固善也。不亦宜乎。嬌變色曰。事至若此。若何畏人。生如白駒過隙。設有鍾情如吾二人者乎。事敗。當以死繼之。生曰。若然。余何恨乎。是夜將半。生乃踰外窗。進堂後。數百步。至茶蘼架側。久求門不得。生頗恐。久之。尋路得至熙春堂。廣夜深。寂無人聲。生大恐。因疾趨入。見嬌方開窗倚几而坐。衣紅綃衣。下白紗裳。

舉首望月若重有憂者不知生之已至也。生因掛窗而入，嬌忽見生且驚且喜曰：君何不告駭我甚矣！生乃與嬌並坐窗下，時正夜分，月色如畫，生視嬌體態艷媚，肌瑩無瑕，飄飄然不啻姮娥之下臨人間也。嬌謂生曰：夜漏過半，幸會難逢，可就枕矣。欣然與生相攜，素手共入羅帳之中，解衣並枕，問嬌曰：妾年忽殊不諳世事，枕席之上，望兄見憐。生曰：不待多言，兩情既合，嬌乃嬌啼嫩語，體若不勝，雨態雲蹤，交頸之鴛鴦和鳴之鸞鳳，無以踰者。一晌歡娛，而嬌娘千金之

語異編

卷七

十二

身自茲失矣。歡會之際，不覺血漬生衣，袖嬌乃剪其袖而收之，曰：留此為它日之驗。生笑而從之。有頃雞聲催曉，虬漏將闌，嬌令生歸室，因視生曰：此後日間相遇，幸無以前言為戲，懼他人之耳目長也。因口占菩薩蠻詞以贈生：夜深偷展窗紗綠，小桃枝上留鶯宿。花嫩不禁抽，春風卒未休。千金身已破，脉脉愁無那。特地祝檀郎，人前口謹防。生亦口占荅之：綠窗深，岫傾城色，燈花送喜秋。波溢一笑入羅幃，春心不自持。雨雲情散亂，弱體羞還顛。從此問雲英，何須上玉

京嬌得生所和之詞，謝曰：妾女子也，情牽事感，殊乖禮法，幸垂明鑒，稍為秘之。妾之托君，亦無憾矣。生辭愧喜交集，自後生夜必潛至嬌室，凡月餘，無有知者。豈期欲火所迷，俱無避忌。舅之侍女曰飛紅，曰湘娥，皆有所覺，所不知者，嬌之父母而已。嬌亦厚禮紅等，欲使緘口。弟飛紅輩雖覺之而未之敢發，俄而生以父書促歸，既歸，則寢食俱廢，思欲娶嬌為婦，乃作書達嬌曰：前日佳遇，倏爾旬餘，竟飛杳杳，每形清夜，松竹深盟，常存記憶，兼葭之迹，得自托於蘭蕙之芳，為

語異編

卷七

十三

原賦

原駭

幸大矣。幽會未終，白雲在念，自抵侍下，無一息不夢想洛浦之風烟也。家事經史，非惟不復措念，縱一勉強，不知所以為懷。有親朋見憐，於大人前致一語，天啟其衷，俾續秦晉再世之盟。未審舅姑雅意若何，倘不弃庸陋，則張生之於鶯鶯，烏足道哉。茲因媒氏有行，喜不自制。臨此以布腹心，幸相與謀之。訴風以俟佳音。家若無聊，偶思佳麗，夜別之言，綴永遇樂一詞，併用錄呈，亦以見此情之拳拳耳。新霜在候，善加保衛。生寫書畢，併錄前所作永遇樂詞，緘封私付女媒。

允之由，遂以嬌書與生，生展視之，乃新詞滿庭芳一闕。嬌所製也。簾影飾金，簾紋浮水，綠陰庭院清幽。夜長人靜，消得許多愁。長記當時月色，小窗外、情話綢繆。因緣淺，行雲去後，杳不見蹤由。殷勤紅一葉，傳來密意，佳好新求。奈百端間阻，恩愛成休。應是奴家薄命，難陪伴、俊雅風流。須相念、重尋舊約，休忘杜家秋。詞後又有詩二絕。詩云：雲重月難見，風狂雨不成。尺書後寄意，傾淚若為情。目斷芳千里，情分役寸心。君憐舊日，莫絕羽鱗音。生覽誦數遍，殊不勝情。每對

歸異編 卷七

圭

花玩月，不覺淚下。初生與成都府角妓丁憐憐者，極相厚善。憐敏惠殊俊，常得帥府顧盼。生方妙年秀麗，憐憐尤見傾慕。生自秋還鄉里，憐憐屢遣人招。生托故不往。至是生之友人陳仲游亦豪家子也，見生每置恨於臨風對月之間，因拉生至成都舒懷。遂同至憐憐之家。生既入，憐不勝欣喜，盃酒話欵曲。生但面壁畧不致意。憐怪之，委曲詢生，終不言。憐意其碍於仲游也，乃留之竟夕。令其女弟伴姪侍仲游寢，而自薦于生。生不得已，因與同席。枕邊切切詰生所以。

不見答之故。生乃具道與嬌娘相通之情。憐問曰：嬌娘誰家女也？生日：新任眉州王通判之女也。憐又問其質若何？生日：美麗清絕，西施妃子殆相千百，而風韻過之。憐因沉思良久，曰：既名嬌娘，又且美麗若此，豈非小字瑩卿者乎？生燥然曰：爾何由知之？憐曰：何者？帥府幼子將求婚，酷好美麗，不以門第高下爲念，但欲殊色，常捐數千緡，命畫工於近地十郡求問，伺隙繪人家美女以獻，凡得九人，此其一也。色瑩肌白，眼長而媚，愛作合蟬鬢，時有憂怨不足之狀，常至帥

豔異編 卷七

去

府內室見之，因記其姓字，果然是否？生日：子如親見其人，卽是此女。憐曰：宜子之視我若上壤子之所遇，真天上人也。妾常入視，佇日不能去，第恨不見其身。今後至彼，愿求舊鞋，巧我生諾之。明日遂與陳仲游同歸抵家，後生因追念憐憐天上人之語，慨然賦詩一絕，詩曰：有入仙源路已深，桃花與我自知心。紛紛浪蕊迷蜂蝶，得似高山遇賞音。生因悵恨，再期杳杳，傷感成疾，因臥果，且父母驚異，因令人詢問，生得病之由，生乃托以夢寐絕怪，將不能免，必須求善能驅

役鬼神者，作法禳之。父乃命良巫求祝，生密使人厚賂巫者，令向父母言此爲鬼物所凭，必當遠避，方可向安。如其不然，生死未判，父母聞巫言大驚，思以爲誠，然於是議令生往舅家以避，此難擇日起行。先期之二日，令人取履舅家，舅始許之。嬌時在父母齋，聞生有來期，喜慰特甚。人回報生亦欣快，隨覺病差，愈父母以爲得計，及期生戒行，病亦向安。于時鶯鶯鶯聲，百花競發，園林錦綉奪目，爭妍生至，舅居及門，遇嬌於秀溪亭，兩情四目，不能自止，暫扣寒暄畢，生欲

豔異編 卷七

去

入謁舅，嬌止之曰：今日隣家王寺丞宅邀往天寧玩賞牡丹，至暮方歸，姑至此少息，徐徐而入可也。乃與嬌並坐亭上，嬌因謂生日：君養攝不如平時，何故今復來此？何幹也？生疑其言，乃曰：日月未久，何故忘于自相離之後，坐不安席，味不適口，寢不着枕，行不重足，何止夜月屈梁之思，中間請命嚴君，冀諧媒妁，而天不從人，竟辜宿望。春花秋月，風臺雪榭，無一而非牽情惹恨之處，百計重來，以踐舊約。今子乃有復來何幹之辭，予失計甚矣。嬌愧謝曰：君心果金石不轉

妾何以謝君因相與歡移時同步入室生至其舊館
窗几依然向時所書詩曲左顧右盼濡染如新生恨
然自失復作鵲天詞以記之云甥館聯違已隔年
重來窗几尚依然仙房長擁雲烟瑞浮世空驚日月
遷濃淡筆短長篇舊吟新誦萬愁牽春風與我溷相
識時遣流鶯奏管絃至晚舅始歸生拜謁甚恭舅問
生曰聞三哥有微恙想二豎子遁矣生謝曰惟舅舅
憐其微恙庶得逃免再造之賜沒齒不忘舅始勞勉
之生就室自後與嬌情意周洽逾于平昔任數月情

豔異編 卷七

意益厚生因憶丁憐憐之言求舊鞋于嬌嬌力詢生
曰安用敝履為哉生不以實告嬌不許舅之侍女飛
紅者顏色雖美而遠出嬌下惟雙彎與嬌無大小之
別常互鞋而行其寫漆詩詞與嬌相埒嬌不在側亦
佳麗也以矜性妬未常獲寵於舅常時出入左右生
問與之語嬌則清麗瘦怯持重少言佇視定輒移日
每相遇生不問嬌則不答戲狎一笑則使人魂魄俱
飛揚紅尤喜謔浪善應對快談論生雖不與語亦必
求事以與生言嬌每見之則有不足之意及生再至

紅亦與之親狎嬌疑焉生久求嬌鞋不獲一日嬌書
寢生偶至其側因竊鞋趨出方及寤室以他事去未
曾收拾飛紅適尾生後見生遺鞋紅乃疑嬌所與者
因收之生罔知所以及歸室索鞋無有也因快快於
懷遂作青玉案詞以自記詞云尖尖曲曲緊把紅綃
蹙朵朵金蓮奪目襯出雙鉤紅玉華堂春睡深六指
來縮動春心早被六丁收拾蘆花明月難尋及暮嬌
問生索鞋生曰此誠我盜去然隨已失之諒子得之
矣何苦索我耶嬌乃止蓋飛紅拾歸以付嬌也然嬌

豔異編 卷七

以此愈疑生私通於紅矣一日見飛紅與生戲於窗
外捉胡蝶因大怒詬紅紅頗憾之欲以拾鞋事聞始
未有間也後遇望日衆出賀舅始嬌在焉飛紅因語
嬌所履之鞋揚言謂生曰此即子前日所遺之鞋也
嬌變色亟以它事語舅始會舅始應接他語不問嬌
因大疑生使紅發其私乃大怨望自後非中堂相遇
不復求便以見生女工諸事畧不措意怨隙之心行
住坐臥皆是也生亦無以自明一日生不意中謾於
後園縱步適於花下見鸞牋一幅生取而視之乃青

玉素詞也。花低鶯踏紅英亂。春心重頓成愁懶。楊花
夢散楚雲平。空惹起情無限。傷心漸覺成牽絆。奈愁
緒寸心難管。深誠無計寄天涯。幾欲問梁間燕。生披
味良久。意謂嬌詞而疑其字畫頗不類嬌所書。因攜
歸置于室中書案之上。欲詢嬌而未果。抵暮西窗前
有金籠養能言鸚鵡一隻。甚馴。嬌過其側。戲以紅豆
擲之。鸚鵡忽言曰。嬌娘子何打我也。生聞之。亟出室
招嬌。嬌不至。生再挽之。方來。嬌入生室。正疑思不言。
忽見案上花箋。因取視之。良久。目申生不語。移時。生

盤異編 卷七

手

曰。子何時所作也。嬌不荅。生又曰。何故不言。嬌亦不
應。生力究之。嬌曰。此飛紅詞也。君自彼得之。何必詐
妾。生力辨。嬌並無一言。徘徊良久。長吁。竟拂衣起去。
生留之。不可。自爾相會。愈疎。嬌終日熟寢。問一二日。
纔與生一見。見亦不交一言。凡月餘。生不能直其事。
生一夕。逕造嬌室。左右寂然。惟見窗上有絕句一章。
云。灰篆香難炷。風花影易移。徘徊亡限意。空作斷腸
詩。生察詩知嬌之爲已。且疑心之深也。乘間語嬌曰。
再會以來。荷子厚愛。視前時有加焉。邇日形似之間。

情

法

不能不爲子所棄。何今昔異志乎。嬌初不言。生再詰
之。嬌潸然涕曰。妾自遇君之後。常恐力日不足。今者
君弃妾耳。妾何敢弃君。抑君意既自有主。何必妾望
矣。生曰。苟有二心。有如此日。因指天自誓。以明無他
事。且曰。子何疑之甚也。嬌曰。君偶遺鞋。飛紅得之。飛
紅偶遺詞。君且得之。天下偶然之事。何多之甚。妾
不敢怨君。幸愛新人。無以妾爲念也。生仰天太息曰。
有是哉。吾怪邇日見子若有憂者。人之情態。豈難識
哉。子若不信。前誓當剪髮大誓於神明之前。嬌乃回

盤異編 卷七

主

笑曰。君果然否。生曰。何害。嬌曰。若然後園東池。正望
明靈大王之祠。此神聰明正直。叩之無不響應。若能
同妾企祠大誓。則甚幸也。生曰。如命。想明靈大王亦
知子心之無他也。嬌乃約以次早與生俱遊後園。臨
東池畔。遙望大王之祠。兩人異口同聲。拜手設誓。其
辭累千百。不能備載。誓畢。攜手而歸。恩情有加焉。嬌
乃作一詞與生。寓再團圓云。芳心一點奈腸萬轉。有
意偷憐。孜孜守着。甚口來結得惡。因緣語言是心聲。
明神在上。說破從前天。還知道。不違人願。再與團圓。

生得詞亦口占一詞。寓白牡丹。備述心事以謝之。詞云。一片芳心。被春拘管。重尋雲翼。盟約說與從前。不是我情薄。都緣燕逐晴絲。蜂拈花蕊。便成執着。空愛堪憐處。幾多寂寞。此心只有天知。終不成。輕狂做作。縱滿眼開花媚柳也。則無情摸索。後園同步。遙告神明。地久天長。更誰托。縱合再與團圓。莫把是非斷却。自後嬌與生情好。深篤飲食起居。無不留意。生自此亦不復與飛紅一語。紅察之。因大憾。一日生因縱步至後園牡丹叢畔。忽遇嬌先已在彼。遽擁抱之。必欲

豔異編 卷七

三

求合嬌却之。言曰。醜陋之質。固不敢辭於君。但慮雲雨初交。歡會方密。妾於情狀。俱昏迷矣。能保人之不至。若有所覺。妾無容身之地矣。生聞其言。與已稍開。遂與嬌携手而過別園。不覺飛紅亦自後潛至。見嬌與生並行。因促步返舍。語於曰。天氣晴暄。可入後園。牡丹盛開。能一觀否。其實欲於一行。襲敗嬌之踪跡也。於可其請。遂命紅侍行至園中。瞥見生與嬌並行。於此畔亭。左右俱無人。於因大疑。因呵嬌生。乃復復反室。惆悵不已。知為飛紅所賣。故致為於所覺。無以

五石

此詞見於...

自釋強作一詞。漁家傲。寫其悒悒云。情若連環終不解。無端招引。傷人怪好事。多磨成。又敗。應難。難相看。冷眼誰做採。鎮日愁眉。歛黛闌干。倚遍無聊賴。但願五湖明月在。且寧耐。終須還了。鴛鴦債。越二日。生自知其跡不寧。乃告歸。身始亦不留之。嬌夜出潛與生別曰。天乎。得非命歟。相會未期。而有是事。妾獨本。何哉。兄歸善。自消遣。求便再來。無以疑間。遂成永弃。使它人得計也。因泣下沾襟。生亦掩泣而別。嬌又作一剪梅詞。授之。且曰。兄歸時。展視之。即如妾之側矣。言

豔異編 卷七

三

終而去。詞云。豆蔻梢頭春意闌。風滿山前。雨滿山前。杜鵑啼血五更殘。花不禁寒。人不禁寒。離合悲歡事。幾般離。有悲歡。別時容易見時難。怕唱陽關。關莫唱陽關。

玉茗堂摘評王弇州先生豔異編卷八

幽期部

嬌紅記下

申生與嬌別歸。父母以生久在外，妨廢書史，間歲功名之會，又復在眼，遂令生於書齋溫習舊業。生與其兄綸雖朝夕共學，而思嬌之念，無時不然。夜則與兄異榻而寢，悵悵之辭，或形於夢寐，恨不能御風縮地，一與嬌會。至七月中旬，舅以眉州倅滿，道經申生之門，因留宿於生家者累日。此時舅挈家以行，始嬌寓

豔異編 卷八

生家相隨，不離跬步。兼飛紅湘娥諸侍女，雜然左右。生與嬌欲一言不可得，居三日，舅命戒行。車馬喧闐，送者絡繹於道。始與嬌各登車，諸侍女相隨先後。申生亦乘馬相送，闔其便曳簾挽車，與嬌語舊，嬌淚下如雨，不能答。徐曰：遇君之後，一日為別，不能堪處。况今動是三年，遠近千里，一旦思君之切，安保其再能見君乎？但恐妾垂首瞑目，骨化形銷，君將眠花臥柳，弃舊憐新，妾枕邊恩愛，他人有之矣。生曰：明靈大王在彼，吾誓不為也。嬌曰：若然，妾荷君之恩，死且不朽。

玉茗堂摘評王弇州先生豔異編 卷八

乃占詩一首贈生，欲語征夫促去忙，臨岐分袂轉情傷。不堪千里三年別，恨說仙家日月長。嬌於袖中又出香珮一枚，上有金銷團鳳，以真珠百粒，約為同心結。贈生曰：覩物思人，可也得暇可求便一來，毋以地遠為辭。言未竟，軒車催動，霧隱前山。曉月半沉，日送不及生別。舅始辭回，恹然歸于書室，間消永日，無不泪零。晨窗夕燈，學業幾廢，間為詞章，無不寄與嬌紅之語。他不暇及一日賦一曲，以示兄綸，皆寄其意於言辭之外。未嘗斥言也。詞云：春風情性，奈少年棄負

豔異編 卷八

藕香名譽記得當初，綉窗私語便傾心。素雨濕花陰，月篩簾影幾許，良宵遇亂紅飛盡，菰源從此迷路。因念好景難留，光陰易失，算行雲何處，三峽詞源誰為我寫出斷腸詩句，目極歸鴻，秋娘聲價應念司空否。甚時覓箇彩鸞，同跨歸去，兄見之撫生背肩曰：厚卿以弟之才，當取青紫如拾芥，以顯二親，夫何流連光景。此詞固佳，察弟之心，必有所主。秋期在近，且移此筆，磨戰文場可也。生但無言。蓋生詞微寓於嬌相會之始末，至亂紅飛盡之句，則直指飛紅媒孽之事。

八九

思恨之極、作爲此詞、其兄不知也、及至八月與兄俱就秋試畢、即欲言歸、兄綸謂曰、三年燈火辛勤、決以此舉揭榜在近、何不少俟、生日、兄學業高遠、危中必矣、劣弟荒唐、係陋孫山之外、不言可知、不欲久此、揭榜後無面目回鄉也、兄再四挽留、生不得已從之、踰數日、秋闈拆號、生與綸俱在高選、兄弟聯棒捷而歸、次年又與兄綸同及第、兄綸授綿州綿山縣主簿、生以弓箭升甲、授洋州司戶、兄弟歸家待次、時有賣燈科記於眉州者、舅因閱之、見生兄弟皆及第、因大喜、

藍異編 卷八

三

歸謂始曰二哥三哥兄弟皆及第、吾家宅相得人矣、但恨相去千里不能親賀、遂遣人致書、且詢問二甥榮授何官、如瓜期未及、能一來款我、以慰老夫忻喜之心否、生得書與兄謀曰、舅有命召、兄宜一行、綸曰、父母在焉、可遠遊、委以家事、然舅始所命亦不可違、長孫克家弟固當往、於是生欣然領命、即日治行、詣舅任所、既至、舅見之、且賀且謝、須臾、始婚畢、見且曰、別後喜審吾甥、兄弟俱權危科、與有榮華、生謙謝再三、又問二哥何以不來、生答兄弟不可俱出之意、舅

始等問勞盡禮、始終以生前疑似之故、館生於廳事之東邊、去堂甚遠、生亦遠嫌、尋常非呼召不入、縱或一至堂廡、未嘗與嬌款狎、或與嬌偶然相遇、左右森立、但彼此佇視、不能出一言、生殊無聊、任十餘日、欲告歸、然終念遠來、未曾與嬌一語、悶悶不樂、徘徊久之、乃作詞寓相思、會以述懷、脉脉惜春心、無言歌思憶、夜永如年、誰道藍橋咫尺、緣分淺、何似舊日、莫相識、試問取、柳千絲、愁怎織、菱花頻照、兩鬢爲誰、雪積、幾番會面、見了又無信息、空追前事、把兩淚、偷滴、

藍異編 卷八

四

看下稍如何、是得一日、生晨起入謁、始始未起、生因忽遇嬌於堂側、時且早、左右俱未起、嬌亟出步前、語生日、妾別兄久矣、思念之心、未嘗少息、喜審近取高第、但恨命薄所弃、不能執箕箒、以觀富貴、爲大恨耳、兄能不弃、不以地遠來臨、妾何以得此、妾與飛紅有隙、君所知也、今始以年尊多病、不暇他顧、而飛紅方用事、跬步動容、無所求其便、兄至此已十日矣、妾不能與兄一敘、疇昔者、坐此故也、妾每見兄必晨昏入謁、凡七日晨起、以俟兄至、而兄每入必晚、今非兄早

至妾安能與兄一語也。生曰：我見事變如此，終日死坐孤苦之態，不能備言。方欲於一二日間圖為歸計，緣未及與于一語，故未忍去。今既若此，我雖在此，竟何益也？予將歸矣。嬌曰：妾以今日之故，屈事飛紅，尚未得其歡心，自今以往，當愈屈意事之，萬一得日其意，則可與兄復如前日。兄果能少留月餘否？因出袖中黃金二十兩與生，曰：恐兄到此，或有有用度，衣服有不堪者，宜令左右以工直持來，當與兄修治也。生乃曰：若果有可謀，雖僻處鬼室千日，亦何害？頃之入齋。

豔異編 卷八

五

衆生遂出，愈無聊賴。時遮戶吟咏，以寫懷抱，有二詩云：庭院深深宋不譁，午風吹夢到天涯。出牆新竹呈霜節，匝地垂楊袞雪花。覓句閑來消永日，道愁聊復酌流霞。狂風全不知人意，早向窗前報晚衙。簾展湘紋浪欲生，幽人自感夢難成。倚床剩覺添風味，開戶何妨待月明。擬倩蛙聲傳密意，難將螢火照離情。遙憐織女佳期近，時看銀河幾曲橫。生在舅家自秋及冬，歲將暮矣，慕戀之心終無以自遣。每以明燭倚牀獨坐，夜半方就枕，所居室東邊有修竹數竿，竹外

有亭，前任州官有子婦美而少，因得暴疾，遂至不起。殯于亭中，經歲後移歸鄉里，然精誠常在亭中，每為妖祟以迷少年，生不知其詳。一夕方掩關而坐，將及二更許，忽聞窗外步履聲，生意其兵吏夜起，不以為怪。頃之叩窗甚急，生出視則見嬌娘獨立窗下，曰：君何不寢候君久矣。生不知妖，欣然與之入室，曰：予何以得此來？答曰：舅姑熟寢無有知者，故來相就，將旦告去。囑生曰：此後妾必夜至，兄無幹不必至中堂，或入偶相遇，不必以言相問，恐人有所覺也。妾或與君

豔異編 卷八

六

語幸無見，答以狎斜之言，妾必有為君宜引去，不對。則人將謂君無心於妾，庶可釋疑也。生曰：子若夜必一至吾室，吾入何幹，言訖遂去。自後妖夜必至，凡月餘人莫知之。生常經數日，方一入中堂，左右問之，以它事對，或遇嬌則遠望引避，常獨吟一詞，寓于飛樂，以自喜曰：天賦多嬌，蕙蘭心性，風標憐才不減文蕭。怕芸窗花館虛度良宵，密相潤就長待燭暗香消。向人前載述，休把言語輕挑，問誰知証，惟有明月相邀。從今管取為雲雨暮暮朝朝，嬌自生再至，益屈已以

事飛紅平日玩好珍奇之物紅一開口則舉而贈之
 錦繡綾羅金銀珠翠惟紅所欲人皆呼之為紅娘子
 紅見嬌之待已厚也漸釋舊憾與嬌稔密嬌結之愈
 至時小慧年已長見嬌屈意事於紅語嬌曰娘子通
 判之女貴人也飛紅通判之妾賤者也奈何以貴事
 賤此小慧日久所不能平者嬌因嘆曰我之遇申生
 爾所知也紅與我有隙屢窘撓我今生遠來已久我
 不能與之一敘閒闊者蓋阻於此耳苟不屈已以結
 紅之心或者與生胥會能你其無語乎我不自愛而

豔異編 卷八

七

屈事之者為生設也因吟詩一絕云雨勒春寒花信
 遲如雲碍月夜光微披雲閣雨憑誰力花月閒圓且
 待時吟畢因泣下慧曰娘子芳年秀麗稟性聰明立
 身鄭重向時遊玩花園與湘娥並行娥不相讓先登
 樓梯娘子怒以告夫人夫人不治凡不食者兩日其
 負氣有如此者前年罷官西歸驛舍床帳不備重以
 綉茵周以羅幃猶思其不潔焚沉蕪麝夜半方寢其
 愛身有如此者娘子善歌眾所共知親族聚會申請
 不明再四終不肯出一聲其重言有如此者今既委

批語
此語
不似
情

千金之身於申生若弃敝屣而又下事飛紅寒盡各
 節此妾之所大不曉者况娘子詩詞清麗文章華瞻
 名聞於時久矣當今少年才子咸願一見而不可得
 苟求婚姻豈不能得一申生也又兼申生一第之後
 視娘子頗似無情今雖在此呼之而不來問之而不
 對諒必有他意也娘子何自苦執如此嬌曰爾勿言
 天下豈復有鍾情如申生者乎以生之才美必不須
 我必得生而後已慧知嬌眷戀申生之心如鐵石乃
 亦諂事飛紅紅後感嬌之結已備至盡釋前憾嗚呼

豔異編 卷八

八

謂嬌曰娘子近日以來憔悴特甚若重有所思者何
 不與紅一言紅愛娘子之恩厚矣苟有効力當以死
 報嬌但流涕不言紅乃叩之曰我之遇申生爾所知
 也它何言紅曰此易事始年尊終日於小樓看經堂
 室之事娘子主之果有所圖敢不唯命嬌鄭重謝之
 自此紅常與嬌為他求以見生然生每夜遇妖之後
 以為真嬌之來累十餘日不入中堂精神昏倦終日
 思睡嬌眷戀之極情不能已時作詩以記之凡九首
 情緣心曲兩難忘夢隔巫山蝶思荒春事懶隨花片

薄愁懷偏勝柳絲長。金鬆瘦削腸堪斷。珠淚珊瑚意
 倍傷人。自蕭條春自好。少年空爾惜流芳。其二日晚
 窗睡起翠娥顰。天際晴霞曙色新。錦字謾題機上恨。
 黃鸝爲喚對頭春。每憐芳艸愁花悴。偏覺幽篁入夢
 頻。翠袖未殘空滌淚。閨闈宋宋暗傷神。其三日晚
 芳心冷似灰。蘭闈宋靜鎖塵埃。幾時閨思多怪澀。昨
 夜燈花又浪開。夢裏佳期成慘淡。想中顏色苦疑猜。
 芙蓉帳小雲屏暗。一段春愁帶雨來。其四日晚春山癡
 恨橫愁思不慰閑情只自知。寥落肯容成獨夢。淒涼
 豔異編 卷八 九

偏是雙眉眉那知。淺淡輕顰態不記。春心似醉時對
 面相看只如此。知他欲負此生期。其五日晚斗帳春寒
 歎宋寒羅衣那得血痕消。無因得贖陽臺路。有信無
 情恰是空。佳況每從愁裡減。夢魂疑是夢中招。晚成
 獨與堪憫恨珠淚汪汪暗處飄。其六日晚起西窗一
 半開。輕移蓮步下芳階。流鶯有恨空啼樹。塵榻無情
 自鎖埃。薄倖動成經歲別。光陰枉負少年懷。每期對
 榻人長負。輸了愁眉淚滿腮。其七日晚尺天涯一望
 間。重簾十二擁朱闌。斷腸芳艸連天碧。作惡東風特

曰此而尚
而俗也

地寒籠裏飛禽堪再復。盆中覆水恐難收。落花舞絮
 春如水。下却珠簾不忍看。其八日晚屈指光陰又照春。
 朱顏枉負一生身。情牽相喚鶯聲細。腸斷無端草色
 新。露帳銀床初破睡。舞衫歌扇總生塵。幾回惆悵空
 悲歎。抵爲無情薄倖人。其九日晚瘦盡紅芳綠正肥。枕
 中春夢不多時。好將此日思前日。莫遣佳期負後期。
 鎮日閒愁魂去遠。殘春孤恨夢生遲。憑誰寄與多情
 道。憔悴闌干怨落暉。嬌娘吟畢付與紅。觀曰我別申
 生動經一載之餘。今咫尺天涯對面如此。我何以堪
 豔異編 卷八 十

言已忽仆於地。紅扶之而起。良久方甦。紅見嬌失意
 懼。始有疑。乃証始曰。嬌娘子多苦寒疾。始信之。故嬌
 雖憔悴不疑也。紅一夕至嬌所。嬌方掩泪獨坐。殊不
 勝情。紅因曰。娘子如此。而申生如彼。此豈有人心者。
 妾近見申生屢以實情告之。往往不顧。且其神思昏
 迷。況彼所居之地。名媚艷女甚多。想少年不能自持。
 他有所驅。宜乎寡情於娘子。何自苦乃爾。試一索之。
 便可知生之所爲矣。嬌見生之相棄甚也。因紅語亦
 疑之。至晚遂令小慧及紅房下小侍女蘭蘭夜出。伺

生起處、慧與蘭蘭同至生室前、見窗內燈明、慧因穴窗細視、見生與一女子對坐、顏色態度、與嬌娘無異、因私相嘆駭、歸室則見嬌與紅並坐於室、慧曰、娘子適至、生室乎、嬌曰、我與飛紅同遣爾去、我二人坐此未嘗動、爾安得妄言、慧蘭同聲曰、適來申生與一女子相對而坐、絕似娘子、若此則彼為何人也、嬌紅大駭、良久紅曰、舊聞此地多有鬼魅、諒必此類感之、宜其待娘子恚然也、因欲與慧蘭等再出視之、時夜深門守甚嚴、不復可出、遂止、明晨嬌詐以姑命召生入

魁異編 卷八

士

室、不過再四召之方來、小慧前導、至後室、見嬌獨坐、生俯視欲去、嬌即前挽生袖曰、若且勿去、將有事語、若生不得已乃坐、嬌曰、若近日何相恚妾之待、兄亦至矣、一旦若是、豈平昔所望於兄者、生不答、嬌又曰、兄每夕所遇者何人、生日無之、嬌曰、不必隱諱、生謂詐已、乃左右顧盼、切切曰、予令我勿言何、寤我也、嬌曰、妾有何事、令君勿言、生大駭、因曰、左右有人乎、嬌曰、無之、嬌又曰、妾自別君之後、迄今將兩歲矣、兄此來、妾亦何便得與君款密、何嘗囑君勿言、生日、予何

反覆也、子自前月以來、每夜必至我室、囑我勿言、懼飛紅之輩、生彙也、子今乃有是說、何故、嬌曰、妾室未嘗一出、君之室所居、窮僻、久聞其中多怪諒、必鬼物化、妾之形、以惑君、妾自屈事飛紅之後、已得其歡心、日夕使人招兄、兄不至、縱一來、與兄談話、兄又不答、日夕不知所謂、將謂兄有異心、夜來使小慧蘭蘭伺兄起處、乃見一女子形狀如妾、與兄對坐、此非鬼祟而何、故今日召兄實之耳、君不信、則召紅證之、乃潛使人呼紅、紅至、謂生日、即君何弄娘子也、因具道昨

魁異編 卷八

士

夕之事、生駭然汗下、浹背、罔知所出、乃謝曰、非子春春不忘、則我將死于鬼祟手矣、弟恨兩月以來、負子恩愛之情、其何以爲報、因大恐不敢出息、其室至暮猶在中堂、紅乃與嬌謀止、以生爲鬼所惑、告始疑之曰、安有是理、紅欲實其言、至一更許、令生且出室、生懼不敢往、紅曰、弟往彼妾將有爲也、因戒生日、今夜二鼓、妾與姁來觀、如彼來妾與姁遠望、恐見其類、嬌則生疑矣、如索君、君亦勿言、似娘子也、生勉強許之、至二更初、鬼果來、生雖與之對坐、心驚股栗、未定

間紅始已至窗前，果見一婦人，始欲細視，紅思其事發露，因大撫窗趨入，鬼果不見。生初聞嬌之言，且信且疑，及紅撫窗，鬼遁滅跡，生方大悟。始因詢生曰：「適爲何人？」生愧謝曰：「不知其鬼也，願始救我，於是始與紅謀，移生入中堂，舅知之，廣求明師符水以與生飲。生後臥病累日，亦尋向安，自爾生起居皆在宅內，亦不以向日相弃介意，歡愛如平日，或至生室，連夕，始亦不知也。生追思鬼惑之事，深得嬌紅之救，已乃作望江南詞以謝之，詞云：「從前事，今日始知空冷落。」

盤異編 卷八

三

巫山十二峯，朝雲暮雨竟無蹤。一覺大槐宮，花月地，天意巧爲容。不比尋常三五夜，清輝香影隔簾櫳。春在画堂中，又兩月餘，始以病痊，嬌哀毀殊甚，幾不堪處。生見舅家事紛紜，乘間告歸，嬌因謂生曰：「昔日之別，不謂復有今日，幸欣再會，奈何罹此禍變，哀毀之中，不服與兄款曲，誓歸宜再來也，因長吁曰：「數年之間，送兄者屢矣，知相別後，能念妾勤心否乎？」生無言，但掩淚爲別。明日辭舅歸，至家中，父母聞始之亡，皆驚動嗟泣。明年六月，舅任滿回，再過生門，迎宿留任。

數日自始之死，飛紅專寵於舅，因宛轉爲嬌謀，因與舅曰：「夫人不幸先逝，善父年少，家事無人主持，何不拉三哥同歸經理，且其瓜期未及也。」舅欣然之，欲拉生去，生父不欲，生聞之心切，意喜，因乘間囑紅，俾舅再三拉之，舅如言，力與生父言之，父不得已，乃令生行，遂同到舅家住兩月，舅卽爲再調任計，謂生曰：「家中事緒繁多，小兒幼失所恃，三哥不妨在此相與維持，俟有美赴之期，當竭力助行。」生諾之，舅遂行，生厚賂舅之左右，莫不歡悅，生因與嬌絕無間隔，院宇深。

盤異編 卷八

四

沉簾幙掩映，玉枕相挨鸞鳳，並翼或時朱闌共倚，舉盞飛觴嬉笑，嘔吟曲盡人間之樂，踰半載，舅以舉員未足，再調利州，倅以歸，左右得生之賂，加以事大體重，無敢言及之者，唯於舅前爲生延譽，舅歸之後，見生經理其家，事事有倫，知生之才，能幹有餘，又妙年高第，前程未可量，遂悔向日背親之謀，間使紅委曲問生，一夕生方與嬌閑坐，紅趨至拜賀曰：「郎君娘子平昔之願諧矣，敢不賀。」嬌詢之，紅曰：「舅又有結好之意，使妾審訂，郎君懼郎君之不從也。」嬌曰：「天果不違。」

人耶。因大喜。明燈達旦忘寐。生賦內家嬌詞以相慶。云：燈花何大，喜多情事。天意想從人念。子秀蘭房才高，柳絮我登仕版。世忝簪紳，堪誇處一雙兩好。彼此正青春，夙世因緣。今生契合。昔時秦晉，重締姻親。殷勤謝紅葉，傳來佳耗。意密情真。記東池畔，要誓神明。料得從今，臨風對月，消除舊恨。慘雨愁雲，管取團圓。到底不負深盟。是夕紅反命於舅，曰：生意無不可也。遂立媒遣之。生家生父母亦允許。且曰：此固所愿也。擇日遣聘，丁憐憐者，自生別後，久之，一入帥府，至

魁異編 卷八

十一

書院所畫美人猶在壁上。帥子坐其旁，憐憐仰視。久之，帥子問曰：天下果有如此婦人乎？憐曰：有之。因指嬌像曰：聞此於已入畫者，未能模寫其一二。足極小眉極修，詞草翰墨，無能出其右。以此女實之，想其他皆然。帥子喜曰：我將求婚，此女憐曰：無用也。聞此女久有外遇，恐非全身。帥子曰：得婦如此，幸已甚矣。此不足問。憐悔失言，力解不獲。帥子遂令親信懇告其父，求婚於王。王時倅眉州，未回，故無言及此者。逮王再調歸家，待次之日，帥遂遣來求婚。王初拒之，再四

帥逼以威勢，賂以貨財，不得已遂許之。婚夜，持帥書至生室，告曰：前日姻約復敗矣。帥子求婚，家君迫於權要許之矣。凡何以爲計？生曰：事在他日，當徐圖之。嬌自是見生愈密，然一相遇，則憐憐不樂。平生善歌，每作哀怨之音，則聞者動容。或至流涕。雖與生至相得，未嘗對生一歌。生或潛聽，嬌覺之，則又中輟。生每以爲嫌，至是生不請，自歌詞一叢花云：世間萬事轉頭空，何物似情濃。新歡共把愁眉展，怎知道新恨重逢。媒妁無憑，佳期又悞，何處問流紅。欲歌先咽，意猶

魁異編 卷八

十二

冲從此各西東。愁怕到黃昏，窗兒外疎雨泣梧桐。仔細思量，不如桃李猶解嫁東風。歌未終，黯黯然淚下如雨。生平嗜好，有不能致者，嬌廣用金玉，售以遺生。一夕家宴罷，至就寢，生被酒未能臥，嬌秉燭侍側。生從容問曰：爾來眷我，何益厚也？嬌曰：始者妾謂可托終身於君，今既不如所願，事兄蓋有日矣。雖盡此身，何足以謝生。大感慟，居數日，嬌忽臥病，不得與生會者。僅二月，一日舅出謁，生厚賂左右，欲一見嬌。左右扶嬌至生室之側，生迎與相見，嗚咽不已。良久，嬌

乃曰樂極生悲俗語不誣妾病不能扶持生願不諧
死亦從兄在所不恤也語竟倚生之懷似無所主左
右驚扶而入久之方醒生亦自此悶悶作事顛倒語
言無實目前所為旋踵而忘舅甚怪之秋八月帥子
納幣促親期舅許之嬌病少瘳因他事怒小鬟綠英
綠英懷恨乘間以嬌平日所為之事從實告舅舅怒
審實於紅將治之紅詒曰小娘子讀書知禮義豈不
知失身之為大辱且重厚少言愛身若珠玉擇地而
行待時而動相公所知也况申生功名到手舉動不
謹異編 卷八 七

妄堂庶之間不命之入不敢入未嘗與嬌一語戲狎
倘有是事妾豈不知也或者小人之言未宜深信且
親期在近不宜自為此不美也舅方寵任飛紅信其
言不復再問止加防閑申生度勢不可留乃告嬌曰
今日之事舅知之矣行計不可緩也子親期去此北
兩月勉事新君吾與子從此決矣因以詞一首寓好
事近與嬌為別詞云一自識伊來便許縮同心結天
意竟辜人願成幾番虛設佳期近也想新歡遣我空
懸絕莫忘花陰深處與西窗明月嬌覽詞怒曰兄丈

夫也

夫也堂堂六尺之軀乃不能謀一婦人事已至此更
委之他人君其忍乎妾身不可再辱既以與君則君
之身也因掩面大慟生方悟去留未決俄得家書報
父有疾遣僕馬促回生使人候嬌不得已入謁舅告
別舅時坐中堂嬌聞之出立舅後回目佇視不能出
半語舅曰子歸後府君無恙宜再來嬌娘親禮在卽
家事紛紜無執幹者生辭曰令愛親期以近純歸侍
亦須累月又瓜期將近動是數年重會未可知也舅
宜善自愛生因再拜舅曰嬌娘在近出室子來朝未
盡異編 卷八 六

定未必相會因呼出別生嬌聞語灑淚不能止懼舅
見之不敢前背而遁去再四呼之不至生遂別舅而
歸嬌自生去日夜悲泣未嘗覽鏡芳容頓改幽黯暗
消楊柳迷烟梨花帶雨或見梁燕雙飛征鴻獨叫則
悽慘不自勝也近半月病愈甚將不能起紅乃潛書
促生來使與為决生得書以無故不敢告父母乃夜
遁潛至嬌之門住兩日舅亦不知也生時艤舟岸下
冀一見嬌後卽歸蓋慮父母之知必獲重責明日舅
送舊守出於郊外時紅乃與嬌私出卽上生舟嬌執

果爾即得

生手大慟曰：「即不來矣，恨無以報兄，不幸迫於父母之命，不能終身以相從。兄今青雲萬里，厚擇佳配，共享榮貴，妾不敢望也。妾向時與兄擁爐，謂事不濟，當以死謝妾，敢背此言。邪？兄氣質孱薄，常多病，善攝養，毋以妾為念。」因出斷袖還生曰：「謝兄厚恩，復思此景，其可再得乎？」哭愈慟。紅亦淚下，久之，紅懼有他變，詐語嬌曰：「舅將至矣，宜速登岸。」嬌含泪口占一詞以贈生云：「郎今去也，撒奴去恨，共離舟，留不住，扶病別江頭。沾襟淚如雨，路遠終須別。一寸腸，千結。此會再難。」

點異編 卷八

九

逢相逢，只夢中，又吟一絕為別云：「合歡帶上真珠結，箇箇團圓又無缺。當時把向掌中看，豈意今為千古別。」生得嬌詩詞，掛別歸舟而去。紅扶嬌登岸，但見舟人撥棹，浪翻風移，鷁急飛征鴻，易斷目力，有盡江山無窮。生歸枕席上，無不流涕。嬌之佳期已過，乃托感疾，佯狂蓬頭垢面，以求退親。父迫之，嬌引刀自截左右救之，得不殞。因絕食數日，不能起。紅委曲開諭之曰：「娘子平生俊快，豈不諳曉世事？帥家富貴極矣，子弟端方俊拔，殆過申生。娘子不自開懷，保身自重，

何苦如是耶？且聞媒者之言，彼之欲得娘子，甚如飢渴，其他皆所不問。娘子何自弃也？況申生歸後，亦已議親貴族，彼蓋亦絕念於此矣。因圖帥子之貌，以獻曰：「得婿如是，亦無負矣。」嬌曰：「美則美耳，非我所及。事止此矣，吾志不易也。」紅又詐為嬌舊遺生香珮，下結以破環，隻釵謂生遺遺嬌，因言已結他姻之意，以相絕。嬌見之泣下曰：「相從數年，申生之心事，我豈不知者？彼聞我有他故，特為此以開釋我耳。因取香珮細認，覺其虛，因曰：「我固知申生不如是也。我始以不正。」

點異編 卷八

十

遇申生終又背而之，他則我之淫蕩甚矣。既不克其始，又不存其終，人謂我何？紅娘子愛我厚矣，幸勿多言。我固不愛一身以謝申生也，遂不復言。切聞而亦憐之，但曰業已成矣，無可奈何。遺紅輩百端為之開釋，終莫能悟。嬌遂吟詩二首寄與申生，別云：「如此鍾情古所稀，吁嗟好事到頭非。汪汪兩眼西風淚，猶向陽臺作雨飛。月有陰晴與圓缺，人有悲歡與會別。擁爐細語鬼神知，拚把紅顏為君絕。間隔數日，嬌竟以憂卒。生接寄來詩章，方曉而嬌之計音隨至，生茫然。

自失對景傷懷。獨坐則以手書。空咄咄若與人語。因賦憶瑤姬詞。以弔嬌娘。詞曰。蜀下相逢。千金麗質。憐才便肯分付。自念潘安容貌。無此奇遇。梨花擲處。還驚起。因共我擁爐低語。今生拚兩兩同心。不怕旁人間阻。此事憑誰處。對明神爲誓。死也相許。徒思行雲信斷。聽簫歸去。月明誰伴孤鸞舞。細思之。淚流如雨。便因喪命。甘從地下。和伊一處。生兄綸見此詞尾句。知其語不祥。因再三慰解。追慕無已。殆不能堪。又於壁下題詩一絕。以別父母。詩曰。寶翁德邵如椿古。蔡

豔異編 卷八

三

母年高與鶴齊。生育恩深俱未報。此身先死奈虞兮。又爲詩一首以別兄。詩曰。當年風雅鵲雙鸞。擬共翱翔萬里天。今日雁行分散去。誰憐隻影叫蒼烟。生題詩畢。索嬌所自贈香羅帕。自縊於書窗間。爲家人所覺。救免。兄綸與生之素識。皆來勸解之。且曰。大丈夫志在四方。弟年少科高。青雲足下。而甘死兒女子手中耶。况天下多美婦人。何必如是。生變色氣逆。不能卽對。徐曰。佳人難再得。因回顧二親。叮嚀曰。二哥才學俱優妙。年取功名。且及瓜期。前程萬里。顯親揚名。

大吾門戶。承繼宗祧。一夔足矣。惟大人割不忍之恩。又顧兄綸曰。雙親年高侍養。純不孝不能耐。罔極之恩。惟兄念之。自是神思昏迷。不思飲食。日漸羸。竟奄奄不起。父母大慟。卽日馳書告舅舅。舅得書。飛紅輩知之。舉家號泣。舅因呼紅痛責之曰。往時問汝。汝何不實告我。稔成事變。以至於此。皆汝之咎。紅不能對。因伏地請罪。久之。舅意稍解。乃曰。事已如此。不可及矣。兩違親議。亦老夫之罪也。因痛自悔。又謂紅曰。申生丰儀如許。才學又如許。正昔人所謂我見汝猶憐。

豔異編 卷八

三

况老奴乎。生前之願。旣已違之矣。與死後之姻緣。可也。紅曰。然則如之何。舅沉吟半晌。曰。我今復書舉嬌。柩以歸于申家。得合葬焉。沒者而有知其不快快於泉下也。必矣。紅曰。然于是復書以此言告于生之父。母許焉。越月得吉日。戒嚴遂昇嬌柩。以歸生家。舅書自悔責。且謝兩背姻盟之非。仍遣紅來弔慰。營辦喪事。又月餘。詢謀僉同。乃合葬於濯錦江邊。葬畢。紅告歸。抵舍之明日。因與小慧過嬌寢所。恍惚見嬌與生。在室相對笑語。嬌謂紅曰。喪事謝汝遠來營辦。吾二

人死無憾矣。我自去世，即歸仙道，見住碧瑤之宮，相距蓬萊不遠咫尺，朝歡暮宴，天上之樂，不減人間，所愿足矣。惟是親恩未報，弟年尚幼，一家之事，賴汝支吾。善事家君，無以我為念。明年寒食，祭掃新墳，汝能為我一來，彼時又得相會也。語未終，紅且驚且喜，倉皇告舅，舅復與往寢所物色之，則無所有矣。惟見壁間之詞一闕云：蓮閣愛絕，長向碧瑤深處歇。華表來歸，風物依然人事非。月光如水，偏照鴛鴦新塚裡。黃鶴催班，此去何時得再還。舅見此詞，不覺哀悼，所

豔異編 卷八

畱字跡半濃，半淡尋亦滅去。舅與紅輩皆驚異，嗟嘆而已。越明年清明日，追思紅見嬌之事，呼僕命騎往詣墳所，灑酒奠位之際，唯見雙鴛飛翔上下，捕之不得，遂之不去。祭奠之畢，倏然不見後人，故名為鴛鴦塚云。

豔異編目錄

卷九

幽期部

濫用中奇遇

聯芳樓記

冥感部

離魂記

崔護

夢遊部

櫻桃青衣

司馬才仲

渭塘奇遇

義俠部

豔異編目 卷九十

樂昌公主

虬髯客傳

卷十

義俠部

無雙傳

紅線傳

徂異部

章子厚

狄氏

幻術部

畫工

妓女部

裴思讓狀元 鄭合敬先生 李季蘭

薛濤 張建封妓 劉禹錫

桂花署異 琴操 解語花

珠簾秀

豔異編目 卷九十

玉茗堂摘評王弇洲先生豔異編卷九

幽期部

潘用中奇遇

嘉熙丁酉福建潘用中隨父候差於京邸潘喜笛每父出必於邸樓凭闌吹之隔墻一樓相距二丈許西闌綺窗朱簾翠幙一女子聞笛聲垂簾窺望久之或揭簾露半面潘問主人知為黃府女孫也若是月餘潘與太學彭上舍聯轡出郊值黃府十數轎乘春遊歸路窄過時相挨其第五輪乃其女孫也轎窗皆半

豔異編 卷九

推四目相視不遠尺餘潘神思飛揚若有所失作詩云誰教窄路却相逢脉脉靈犀一點通最恨無情芳艸路匿蘭含蕙各西東暮歸吹笛時月明見女捲簾凭闌潘大誦前詩數過適父歸遂寢黃府館賓晏仲舉建寧人也潘明往訪邀歸邸樓縱飲橫笛見女復垂簾潘因曰對望誰家樓也晏曰即吾館寓所窺主人女孫幼從吾父學聰明俊爽且工詩詞潘愈動念晏去女復揭簾半露潘醉狂取胡豔擲去女用帕子裹豔復擲來帕子上有詩云闌干閑倚日偏長笛短

往來頗濃
胡桃了

無情苦斷腸、安得身輕如燕子、隨風容易到君傍、潘亦用、帕子題詩、裏胡桃復擲去、云、一曲臨風擲萬金、奈何難買玉人心、君如解得相如意、比似金微更恨深、女子復以帕子題詩、裏胡桃來、擲不及樓、墜於簷下、潘亟下樓取之、為店婦所拾矣、潘以情告、懇求得之、帕上詩云、自從聞笛苦匆匆、魂散鬼飛似夢中、最恨粉牆高幾許、蓬萊弱水隔千重、遂令店婦往道殷勤、女厚遺婦、至囑勿泄、且曰、若諸當厚謝、婦未幾、潘父遷去、與鄉人同邸、潘忽忽不樂、厭厭成疾、父為

體異編 卷九

無中生有
戲說與帝

問藥、凡更十數醫、展轉兩月不愈、一日語彭上舍曰、吾其殆哉、吾病非藥石能愈、乃告以故、曰、卽某日郊遊所遇者也、彭告之、父父愛之、既而店婦訪至、潘寓曰、自官人遷後、女病垂死、母於枕中得帕子、究明知其故、今願以女適君、如何、潘不敢諾、未幾、晏仲舉至、具道女父母真意、適彭亦至、遂語潘父、竟諧伉儷、奩具巨萬焉、前詩喧傳都下、達于禁中、理宗以為奇遇、時潘與黃皆年十六也、

聯芳樓記

其有以也

吳郡富室有姓薛者、至正初、居于閩闔門外、以鬻米為業、有二女、長蘭英、次蕙英、皆聰明秀麗、能賦詩、父遂於宅後建一樓、以處名曰蘭蕙聯芳樓、適承天寺僧善水墨寫蘭蕙、乃以粉灰四壁、邀請繪畫于上、登之者、謫然如入春風之室、二女日夕其間、吟咏不輟、有詩數百首、號曰聯芳集、好事者往往傳誦、時命精楊鐵崖、製西湖竹枝曲、和者百餘家、鏤版書肆、二女見之、笑曰、西湖有竹枝曲、東吳獨無竹枝曲乎、乃效其體、作蘇臺竹枝詩十章、曰、姑蘇臺上月團圓、姑蘇

體異編 卷九

臺下水潺潺、月落西邊有時出、水流東去幾時還、館娃宮中麋鹿游、西施去泛五湖舟、香魂玉骨歸何處、不及真娘葬虎丘、虎丘山上塔層層、靜夜分明見佛燈、約伴燒香寺中去、自將釵釧施山僧、門泊東吳萬里船、烏啼月落水如烟、寒山寺裡鐘聲早、漁火江風惱客眠、洞庭餘柑三寸黃、笠澤銀魚一尺長、東南佳味人知少、玉食無由進上方、荻芽抽笋棟花開、不見河豚石首來、早起腥風滿城市、郎從海口販鮮回、楊柳青青楊柳黃、青黃變色過年光、妾似柳絲易憔悴、

第一卷 冊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小說家類

後寫通身

天下未嘗無對

郎如柳絮大顛狂。翡翠雙飛不待呼。鴛鴦並宿幾曾孤。生憎寶帶橋頭水。半入吳江半太湖。一綢鳳髻綠如雲。八字牙梳白似銀。斜倚朱門翹首立。往來多少斷腸人。百尺高樓倚碧天。關于曲曲回屏連。儂家自有蘇臺曲。不去西湖唱采蓮。鐵崖見其稟。手題二詩于後曰。錦江只見薛濤。吳郡今傳蘭蕙篇。文乎風流知有日。連珠合璧照華筵。難弟難兄並有名。英英端不讓瓊瓊。好將筆底春風句。譜作琴箏絃上聲。自是名播遠邇。咸以為班姬蔡女復出。易安淑真而下。

豔異編 卷九

不足論也。其樓下瞰官河。舟楫皆經過焉。崑山有鄭生者。亦甲族。其父與薛素厚。生與販抵郡至此。日泊舟於樓下。依薛為主。薛以其父之故。特以通家子弟往來無間也。生以青年氣韻溫和。性質俊雅。夏月於船首澡浴。亭亭碧波中。微露其私。嫖生之具。二女在樓於窗隙窺見之。以荔枝一雙投下。生雖會其意。然仰視飛甍峻宇。縹緲於霄漢。自非身具羽翼。莫能至也。既而更深。漏靜。月墮河傾。萬籟俱寂。生企立船舷。如有所俟。忽聞樓窗啞然有聲。顧盼頃刻。則二女以

此覺六

鞦韆絨索垂一竹。兜墜於其前。生乃乘之而上。既見喜極不能言。相攜入寢室。盡繾綣之意焉。長女口占詩一首。與生曰。玉砌雕闌花兩枝。相逢恰是未開時。嬌姿未慣風和雨。分付東君好護持。詩畢。次女亦吟一首。寶篆香煙燭影低。枕屏搖動鎮帷垂。風流好似魚遊水。纔過東來又向西。生至晚乘之而下。自是無夕而不會。二女吟咏頗多。不能盡記。生自覺耻無以答。一夕見女書匣內有刺淡玉葉箋。遂濡毫題一詩於上曰。誤入蓬萊頂上來。芙蓉芍藥兩邊開。此身得

豔異編 卷九

似偷香蝶。遊戲花叢日幾回。二姊妹得詩喜甚。藏之篋笥。一夕中夜之後。生忽悵然曰。我本羈旅江河。托迹門下。今日之事。尊人罔知。一旦事跡彰聞。恩情間阻。則樂昌之鏡。或恐從此而分。延平之劍。不知何時再合也。因哽咽泣下。二女曰。妾之鄙陋。自知甚明。久處閨闈。粗通經史。非不知鑽穴之可醜。韞積之可佳也。然而秋月春花。每傷虛度。雲情水性。失於自持。曩者偷窺宋玉之容。自獻卞和之璧。感君不弃。特賜俯從。雖六禮之未行。諒一言之已定。方欲同惟枕席。永

奉衣巾。奈何遽出此言。自生疑阻。妾雖女子。計之審矣。他日機事聞彰。親庭譴責。若從妾所請。則終奉箕帚於君家。如不遂所圖。則求我於黃泉之下。必不再登他門也。生聞此言。不勝感激。未幾生之父。以書督生還家。女之父見其盤桓不去。亦頗疑之。一日登樓於篋中得生所為詩。大駭。然事已如此。無可奈何。願生年少標致。門戶亦正相敵。乃以書抵生之父。喻其意。生父如其所請。仍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問名納采。贅以為婿。生年二十有二。長女年二十。幼女年十八。

監異編 卷九

六

矣。吳下人多知之。或傳為掌記云。

冥感部

離魂記

天授三年。清河張鎰。因官家于衡州。性簡靜。寡知友。無子。有女二人。其長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絕倫。鎰外甥太原王宙。幼聰悟。美容範。鎰常器重。每曰。他時當以倩娘妻子。後各長成。與倩娘常私感想於寤寐。家人莫知其狀。後有賓察之選者。求之。鎰許焉。女聞而鬱抑。宙亦深恚恨。託以當調。請赴京止之。不可遂。厚

不。神。文。此。乃。形。大。

遣之。宙陰恨悲慟。決別上船。日暮至山部數里。夜方半。宙不寢。忽聞岸上有一人行聲甚速。須臾至船。問之。乃倩娘。步行跣足而至。宙驚喜。發狂執手。問其從來。泣曰。君厚意如此。寢食相感。今將奪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思將殺身奉報。是以亡命來奔。宙非意所望。欣躍特甚。遂匿倩娘於船。連夜遁去。倍道兼行。數月至蜀。凡五年。生兩子。與鎰絕信。其妻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不能相負。弃大義而來奔君。今向五年。恩慈間阻。覆載之下。胡顏獨存也。宙哀之。日將

監異編 卷九

七

歸無苦。遂俱歸衡州。既至宙獨身先至鎰家。首謝其事。鎰大驚曰。倩娘疾在閨中數年。何其詭說也。宙曰。見在舟中。鎰大驚曰。促使人驗之。果見娘在舟中。顏色怡暢。訊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異之。疾走報鎰室。中女聞喜而起。飾粧更衣。笑而不語。出與相迎。翕然而合為一體。其衣裳皆重。其家以事不常秘之。惟親戚間有潛知之者。後四十年間。夫妻皆喪。二男並孝廉。擢第至丞尉。事出陳玄祐離魂記云。玄祐少日常聞此說。而多異同。或謂其虛。大曆末。遇萊蕪縣令張

仲規因備述其本末，鑑則仲規堂叔祖，故悉記之。

崔護

博陵崔護，資質甚美，少而孤，潔寡合舉進士第。清明日，獨游都城南，得居人莊一畝，之官而花木叢萃，若無人。扣門久之，有女子自門隙窺之，問曰：誰邪？護以姓字對曰：尋春獨行，酒渴求飲，女入以盃水至，開門設床命坐，獨倚小排，敘柯佇立，而意屬殊厚，妖姿媚態，綽有餘妍。崔以言挑之，不對。目注者久之，崔辭去，送至門，如不勝情而入。崔亦睇盼而歸，爾後絕不

藍異編 卷九

復至。及來，時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徑往尋之，門

院如故，而三局鎖之。崔因題詩於左扉曰：去年今日

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祇今何處在桃花，依

舊笑春風。後數日，偶至都城南，復往尋之，聞其中有

哭聲，扣門問之，有老父出曰：君非崔護耶？曰：是也。又

哭曰：君殺吾女，驚惶莫知所答。父曰：吾女笄年知書，

未適人，自去年已來，常恍惚若有所失。比日與之出，

及歸，見左扉有字，讀之，入門而病，遂絕食數日而死。

吾老矣，唯此一女，所以不嫁者，將求君子以託吾身。

柳

今不幸而殞，得非君之殺耶？又持崔大哭，崔亦感動，請入哭之，尚儼然在牀。崔舉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某在斯須，吏開目，半日復活。父喜，遂以女歸之。

夢遊部

櫻桃青衣

天寶初，有范陽盧子在都，應舉，頻年不第，漸窘迫。嘗暮乘驢遊行，見一精舍，中有僧開講，聽徒甚眾。盧于方詣講筵，倦寢，夢至精舍門，見一青衣，攜一籃櫻桃，在下坐。盧子訪其誰家，因與青衣同餐櫻桃。青衣云：

藍異編 卷九

娘子姓盧，嫁崔家，今孀居在城，因訪近屬，即盧子再從姑也。青衣曰：豈有阿姑固在一都郎君不往起居？盧子便隨之，過天津橋，入水南一坊，有一宅門甚高，大盧子立於門下，青衣先入，少頃，有四人出門，與盧子相見，皆姑之子也。一任戶部郎中，一前任鄭州司馬，一任河南功曹，一任太常博士，二人衣緋，二人着綠，形貌甚美，相見言叙，頗極懽暢。斯須，引入北堂拜姑姑，衣紫衣，年可六十許，言詞高朗，威嚴甚肅。盧子畏懼，莫敢仰視，令坐，悉訪內外，備請氏族，遂訪兒婦。

姻未盧子曰未姑曰吾有一外甥女姓鄭早孤遺吾
妹鞠養甚有容質頗有令淑當為兒婦平章計必允
遂盧子遽即再拜乃遣迎鄭氏妹有頃一家並到車
馬甚盛遂檢曆擇日去後日吉因與盧子定謝姑云
聘財函信禮物兒並莫憂吾悉與處置兒在城有何
親故並抄名姓并其家第凡三十餘家並在臺省及
府縣官明日下山其夕成結事事華盛若非人間明
日設席大會都城親表拜禮畢遂入一院院中屏帷
床席皆極珍異其妻年可十四五容色美麗宛若神

誌異編 卷九

十一

仙盧生心不勝喜遂忘家屬俄又及秋試之時姑曰
禮部侍郎與姑有親必合極力更勿憂也明春遂擢
第又應宏詞姑曰吏部侍郎與兒子弟當家連官情
分偏洽令渠為兒必取高第及榜出又登甲科受秘
書郎姑云河南尹是姑堂外甥令渠奏畿縣尉數日
勅授王屋尉遷監察轉殿中拜吏部員外郎判南曹
銓畢除郎中餘如故知制誥數月即真遷禮部侍郎
兩載知舉賞鑒平允朝廷稱之改河南尹旋屬車駕
還京遷兵部侍郎扈從到京除京兆尹改吏部侍郎

元化
可

三年掌銓甚有美譽遂拜黃門侍郎平章事恩渥稠
繆賞賜甚厚作相五年因直諫忤旨改左僕射罷知
政事數月為東都留守河南尹兼御史大夫自婚媾
後至是經三十年有七男三女婚宦俱畢內外諸孫
十人後因出行却到昔年逢攜櫻桃青衣精舍復見
其中有講遂下馬禮謁以故相之尊處端揆居守之
重前後導從頗極貴盛高自簡貴輝映左右升殿禮
佛忽然昏醉良久不起既而夢覺乃見著白衫服飾
如故前後官吏一人亦無徬徨迷惑徐徐出門乃見

誌異編 卷九

十二

小豎捉驢執帽在門外立謂盧曰人飢驢飢耶君何
久不出盧訪其時奴曰日向午矣盧子罔然歎曰人
世榮華窮達富貴貧賤亦當然也而今而後不更求
官達矣遂尋訪道絕跡人世焉

司馬才仲

司馬才仲初在洛下晝寢夢一美姝牽帷而歌曰妾
本錢塘江上住花開花落不管流年度燕子啣將春
色去紗窗幾陣黃梅雨才仲愛其詞因詢曲名云是
黃金縷且日後日相見於錢塘江上及才仲以車坡

先生薦應制舉中等，遂爲錢塘幕官。其廨舍後堂蘇小墓在焉。時秦少章爲錢塘尉，爲續其詞後云：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輕敲，唱徹黃金縷。夢斷彩雲無覓處，夜涼明月生春浦。不逾年而才仲得疾，所乘畫水輿，艤泊河塘。舵工遽見才仲，攜一麗人登舟，卽前聲喏而火起，舟尾蒼忙走報，家已慟哭矣。

渭塘奇遇

至順中有王生者，本仕族子，居于金陵。貌瑩寒玉，神凝秋水，姿狀甚美。衆以奇俊，王家卽稱之。年二十未

藍異編 卷九

娶有田在松江，因往收秋租。回船過渭塘，見一新肆，青旗出於簷外，朱欄曲檻，縹緲如畫。高柳古槐，黃葉交墜，芙蓉十數株，顏色或深或淺，紅葩綠水相映。上下白粉，一羣游泳，其間生泊舟岸側，登肆沽酒而飲。斫巨鰲之螯，膾細鱗之鱸，果則綠橘黃橙，蓮池之藕，松坡之栗，以花磁盞酌真珠紅酒而飲之。肆主亦富家，其女年一十八，而知音識字，態度不凡。見生在座，頻于幕間窺之。或出半面，或露全體，去而復來，終莫能捨生，亦留神注意彼此。目視久之，已而酒盡出肆。

如入焉
如入焉
如入焉

快快登舟，如有所失。是夜遂夢至肆中，入門數重，直抵舍後，始至女室。乃一小軒也，軒之前有蒲萄架，架下鑿池，方圓盈丈，以石甃之。養金魚于中，池左右植垂絲檜一株，綠蔭婆娑，靠牆結一翠栢屏，屏下設石假山三峰，岌然競秀，艸則金線綉墩之屬，霜露不變色。窗間掛一雕花籠，籠內畜一綠鸚鵡，見人能言。軒下垂小木鶴二隻，啣線香焚之。案上立二古銅瓶，插孔雀尾數莖，其旁設筆硯之類，皆極濟楚。架上橫一碧玉簫，女所吹也。壁上貼金花箋四幅，題詩于其上。

藍異編 卷九

詩體皆效東坡四時詞，字畫則似趙松雪，不知何人所作也。其一云：春風吹花落紅雪，楊柳陰濃啼百舌。東家蝴蝶西家飛，前歲櫻桃今歲結。鞦韆蹴罷鬢髮鬆，粉汗凝香沁綠紗。仕女亦知心內事，銀屏汲水煮新茶。其二云：芭蕉葉展青鸞尾，萱艸花合金鳳嘴。一雙乳燕出雕梁，數點新荷浮綠水。困人天氣日長時，針線慵拈午漏遲。起向石榴陰畔立，戲將梅子打鶯兒。其三云：鐵馬聲喧風力緊，雲窗夢破鴛鴦冷。玉爐燒燭有餘香，羅扇撲螢無定影。洞簫一曲是誰吹，河

漢西流月半斜。要染纖纖紅指甲。金盆夜搗鳳仙花。其四云。山茶未開梅半吐。風動簾旌雪花舞。金盤冒冷塑狻猊。綉幙圍春護鸚鵡。倩人呵筆畫雙眉。脂水凝寒上臉遲。粧罷扶頭重照鏡。鳳釵斜亞瑞香枝。女見生至與之承迎。執手入室。極其歡謔。會宿於寢。雞鳴始覺。乃因臥蓬窗底。爾是後歸家。無夕而不夢焉。一夕見架上玉簫。索女吹之。女爲吹落梅風數闕。音調瀏亮。響徹雲際。一夕女於燈下綉紅羅鞋。生剔燈誤落燈花於上。遂成油暈。一夕女以紫金碧甸指環

豔異編 卷九

五

贈生生解水晶雙魚扇。墜酬之既覺。則指環宛然在手。視扇墜則無有矣。生大以爲奇。遂效元稹體賦會真詩三十韵以記其事。詩曰。有美閨房秀。天人謫降來。風流元有種。慧結更多才。碾玉成仙骨。調脂作豔腮。腰肢風外柳。標格雪中梅。合真千金屋。宜登七寶臺。嬌姿應自許。妙質孰能陪。小小乘油壁。真真醉綵灰。輕塵生洛浦。遠道接天台。放燕簾高捲。迎人戶半開。菖蒲難見面。荳蔻易含胎。不待金屏射。何勞玉手裁。偷香渾似賈。待月又如崔。簫許秦宮奪。琴從子氏

猜鶯聲傳縹緲。燭影照徘徊。窗薄涵魚鮎。爐深噴麝煤。眉橫青岫遠。鬢綠雲堆。釵主輕輕製。衫羅窄窄裁。文鴛游浩蕩。瑞鳳舞毵毵。恨積鮫鮪帕。歡傳瑞珮盃。孤眠憐月妹。多忌笑河魁。化蝶能通夢。游蜂浪作媒。雕闌行共倚。綉褥坐相猥。啖蔗逢佳境。留環獲異賕。綠陰鶯並宿。紫氣劍雙埋。良夜難虛度。芳心未肯摧。殘粧猶在臂。別淚已凝腮。漏滴何須促。鐘音且莫催。峽中行雨過。嶺上看花回。才子能知爾。愚夫可語哉。多生曾種福。親得到天台。詩訖。好事者多傳誦之。

豔異編 卷九

五

明歲復往收租。再過其處。則肆翁甚喜。延之入內。生不知其意。逡巡辭避。坐定翁以誠告之曰。老拙惟一女。未曾適人。去歲君子所至於此。飲酒偶有所覩。不能定情。因遂染疾。長眠獨語如醉如癡。餌藥無效。昨夕忽語曰。明日即君至矣。宜往候之。初以爲妄。固未之信。今日而君子果涉吾地。是天假其靈。而賜之便也。因問生婚娶未曾。又問其閨閻氏族。大喜。肆翁卽握生手入於內室。至女子所居軒下。門窗戶闔。則皆夢中所歷也。艸木臺沼器用什物。又皆夢中所見也。

女問生至盛粧而出衣服之麗簪珥之華又皆夢中所識也女言去歲自君去後思念切至每夜夢中與君相會不知何故生曰吾夢亦如之耳女歷敘吹簫之曲繡鞋之事無不脗合者又出水晶雙魚扇墜示生生亦舉紫金碧甸指環兩相表訂以証之彼此大驚以爲神契遂與生同居偕老乃爲夫婦于飛而還終以團圓可謂奇遇矣

義俠部

樂昌公主

藍異編 卷九

十六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後主叔寶之妹封樂昌公主才色冠絕時陳政方亂德言知不相保謂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國亡必入權豪之家斯永絕矣倘情緣未斷猶冀相見宜有以信之乃破一照各執其半約曰他日必以正月望日賣于都市我當在卽以是日訪之及陳亡其妻果入越公楊素之家寵嬖殊厚德言流離辛苦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日訪于都市有蒼頭賣半照者大高其價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屋設食具言其故出半照以合之仍題詩日照與人俱

去照歸人不歸無復嫦娥影空留明月輝陳氏得詩涕泣不食素知之愴然改容卽召德言還其妻仍厚遺之聞者無不感歎仍與德言陳氏偕飲令陳氏爲詩曰今日何遷次新官與舊官笑啼俱不敢方驗做人難遂與德言歸江南

虬髯客傳

隋煬帝之幸江都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素貴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床而見令美

藍異編 卷九

十六

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借於上末年愈甚無復知所負荷有扶危持顛之心一日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獻奇策素亦踞見公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爲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爲心不宜踞見賓客素飲容而起謝公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退當公之騁辨也一伎有殊色執紅拂立于前獨目公公既去而執拂者臨軒指吏曰問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對伎誦而去公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聳叩門而聲低者公起問焉乃紫衣戴帽人杖一囊公問誰曰妾楊

機

家之紅拂伎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画衣而拜，公驚答拜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絲羅非獨生願，托喬不故來奔耳。公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尸居餘氣，不足畏也。諸伎知其無成，去者甚衆矣，彼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幸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辭氣語，真天人也。公不自意獲之，愈喜愈慰，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履，數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

豔異編 卷九

大

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舍，既設牀爐中煮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床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如虬，乘蹇驢而來，投艸囊于爐前，取枕欹臥，看張梳頭，公怒甚未決，猶觀刷馬，張熟視其面，一手映身搖示，公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斂衽前問其姓，臥客答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多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李郎，且來見三兄。公驟拜之，遂環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飢，公出市胡餅，爇抽

中五雜錄

腰間七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送驢前食之，甚速。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焉。他人見問，故不言，兄之問，則不隱耳。具言其由，曰：然則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曰：然故非君所致也。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則酒肆也。公取酒一斗，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曰：不敢。于是開革囊，取出一人首并心肝，却頭囊中以七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乃天下負心者也，銜之十年，今始獲之，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容氣宇，真丈夫。

豔異編 卷九

十

也。抑知太原有異人乎？靖曰：嘗見一人，愚謂之真人，其貌特相而已。其人何姓？曰：靖之同姓，年幾何？曰：年僅二十。今何為？曰：州將之子，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我見否？曰：靖之友劉文靖者，與之狎，因文靜見之可也。兄欲何為？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吾將訪之。李郎何日到太原？靖計之，某日當到。曰：達之日，方曙，我於汾陽橋待耳。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回顧已遠。靖與張氏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傷也。但速鞭而行，及期入太原，候之，相見大喜，同詣

劉氏詐謂文靜曰、有善相者思見郎君、文靜方與客
議論匡輔、一旦聞客有知人者、其心喜之、遂致酒延
焉、既而太宗至、不衫不履、神采揚揚、貌與常異、虬髯
默、屈坐末見之心死、飲數巡、起招靖曰、真天子也、靖
以告劉、劉益喜、自負既出、虬髯曰、吾見之十得八九、
亦須道兄決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
我于馬行東酒樓下、下有此驢、及一瘦騾、卽我與道
兄俱在其所也、靖到果見二乘、攬衣登樓、卽虬髯與
一道士方對飲、見靖驚喜、召坐環飲十數巡、曰樓下
監異編 卷九

櫃中有錢十萬、擇一深隱處、駐一妹、某日復會我
於汾陽橋、如期至橋、道士虬髯已先在矣、同訪文靜
時、方奕棊、拊起而語少焉、文靜飛書召文皇看棊、道
士對文靜奕、虬髯與靖旁立而視、俄而文皇來、長揖
就坐、神清氣朗、滿座風生、顧盼倬如也、道士一見慘
然、歛棊子曰、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却局、哉、救無路矣、
罷奕、請去、既出、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也、他方
可勉圖之、勿以爲念、因共入京、虬髯路語靖曰、計李
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與一妹同詣某坊小

宅、爲李郎往復相從、一妹懸然如磬、欲令新婦祇謁
從容、無令前却、言畢、吁嗟而去、靖亦馳馬速征、俄卽
到京、與張氏同往、至一小版門、扣之、有應者出、拜曰、
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門、門益壯麗、奴
婢三十餘人、羅列于前、青衣二十人、引靖入東廳、廳
之陳設、窮極珍異、巾箱粧奩、冠鏡首飾之盛、非人間
之物、巾櫛粧飾畢、備請更衣、衣又珍奇、甫畢、傳云、三
郎來、乃虬髯也、紗帽紫衫、趨走有龍虎之狀、相見、懽
然、命妻出拜、亦天人也、遂延中堂、陳設盤筵之盛、雖
監異編 卷九

王公亦不侔也、四人對坐、陳饌、次出女樂二十人、旅
奏于庭、似從天降、非人間之曲度、食畢、行酒、有蒼頭
自西堂昇出、二十床、各覆以錦帕、旣列、盡去其帕、乃
文簿匙鑰之類也、虬髯舉杯告靖曰、此皆珍瑤貨帛
之數、吾之所有、悉以充贈、向者某本欲於此世界求
事、或當龍戰二三年、建少功業、今旣有主、住亦何爲、
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內、卽當太平、李郎以英
特之才、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力、必極人臣、一妹以天
人之姿、蘊不世之蕙、從夫之貴、榮及軒裳、非一妹不



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聖賢起陸之漸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騰雲合固非偶然也將予之贈以佐真主。施功立業勉之勉之此後十餘年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意之秋也。一妹與李郎可瀝酒相賀復回命家童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可善事之言訖與其妻戎服乘馬一奴從後數步遂不復見靖據其宅遂為豪家得以助文皇締繡之資遂匡大業貞觀中公以左僕射平章事適南蠻奏曰有海船千艘甲兵數十萬入扶蕪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

臨異編 卷九

三

矣靖知虬髯成功也歸告張氏共瀝酒向東南拜而賀之乃知真人之興由英雄所冀況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之拒走輪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虛然哉或曰衛公之兵法半是虬髯所傳也

玉茗堂摘評王弇洲先生豔異編卷十

義俠部

無雙傳

唐王仙客者建中中朝臣劉震之甥也初仙客父亡與母同歸外氏震有女曰無雙小仙客數歲皆幼稚戲弄相狎震之妻常戲呼仙客為王郎子如是者凡數歲而震奉孀姊及撫仙客尤至一旦王氏姊疾且重召震約曰我一子之念可知也恨不見婚宦無雙端麗聰慧我深念之異日無令歸他族我以仙客為

臨異編 卷十

十

託爾誠許我瞋目無所恨也震曰姊宜安靜自願養無以他事自掩其姊竟不痊仙客護喪歸葬襄郡服闋思念身世孤子如此宜求婚娶以廣後嗣無雙長成矣我舅氏豈以位尊官顯而廢舊約邪于是飾裝抵京師時震為尚書租庸使門館赫奕冠蓋填塞仙客既覲致于學舍弟子為伍舅甥之分依然如故但朱然不問選取之議又於窗隙間窺見無雙姿質明艷若神仙中人仙客發狂惟恐姻親之事不諧矣遂潛囊索得錢數百萬舅氏舅母左右給使達于厮養

皆厚遺之。又因復設酒饌，中門之內皆得入之矣。諸表同處，悉敬事之。遇舅母生日，市新奇以獻，雖錢屏玉以爲首飾，舅母大喜。又旬日，仙客遣老嫗以求親之事聞於舅母。舅母曰：是我所願也。理當議其事。又數夕，有青衣告仙客曰：娘子適以親情事言於阿郎。阿郎云：向前亦未許之模樣云云。恐是參差也。仙客聞之，心氣俱喪，達且不寐，恐舅氏之見棄也。然奉事不敢懈怠。一日震趨朝，至日初出，忽然走馬入宅，汗流氣促，惟言鎖却大門，鎖却大門，一家惶駭，不測其

豔異編 卷十

山良久乃言：涇原兵士反，姚令言領兵入舍元殿。天子出苑北門，百官奔赴行在。我以妻女爲念，畧歸部署，疾召仙客與我勾當家事。我嫁與爾無雙，仙客聞命驚喜拜謝，乃裝金銀羅錦二十馱。謂仙客曰：汝易衣服押領此物出開遠門，覓一深隙店安下。我與汝舅母及無雙出啟夏門，進城續至。仙客依所教，至日落城外店中待久不至。城門自午後扇鎖，南望日斷，遂乘驄秉燭進城。至啟夏門，門亦鎖，守門者不一持白楮或坐或立。仙客下馬徐問曰：城中有何事如此？

又問今日有何人出此門者？曰：朱太尉已作天子，午後有一人重戴領婦人四五輩欲出此門，街中人皆識云：是租庸使劉尚書。門司不敢放出，近夜追騎至，一時驅向北去也。仙客大聲慟哭，却歸店三更向盡，城門忽開，見火炬如晝，兵士皆持兵挺刃，傳呼斬斫，使出城搜城外朝官。仙客捨輜騎，驚走歸襄陽村。若三年後，知克復京闕，重經海內無事，乃入京訪舅氏消息。至新昌南街立馬彷徨之際，忽有一人馬前拜，熟視之，乃舊使蒼頭塞鴻也。鴻本王家生，其舅常使

豔異編 卷十

得力遂留之，握手垂涕。仙客謂鴻曰：阿舅阿母安不？鴻云：並在興化宅。仙客喜極云：我便過街去。鴻云：某已得從良，客戶有一小宅子，販繪爲業。今日已夜，即君且就客戶一宿，來早同去。未晚，遂引至所居，飲饌甚備。至昏黑，乃聞報曰：尚書授僞命官，與夫人皆處極刑，無雙已入掖庭矣。仙客哀號絕，感動鄰里。謂鴻曰：四海至廣，舉目無親戚，未知托身之所。又問曰：舊家人誰在？鴻曰：惟無雙所使婢採蘋者，今在金吾將軍王遂中宅。仙客曰：無雙固無見期，得見採蘋，死

亦足矣。由是乃刺謁以從。倭禮見遂中，具道本末，願納厚價以贖。採蘋遂中深見相知，感其事而許之。仙客稅屋與鴻蘋居。塞鴻每言：「郎君年漸長，合求官職，悒悒不樂，何以遣時？」仙客感其言，以情懇告。遂中遂中薦見仙客於京兆尹李齊運，齊運以仙客前銜爲富平縣尹。知長樂驛，累月忽報有中使押領內家三十人往園陵以備酒掃，宿長樂驛，輶車子十乘下。仙客謂塞鴻曰：「我聞宮嬪選在掖庭，多是衣冠子女，我恐無雙在焉，汝爲我一窺可乎？」鴻曰：「宮嬪數千，豈

幽異編 卷十

四

便及無雙。仙客曰：「汝但去，人事亦未可定。」因令塞鴻爲假驛吏，烹茗于簾外，仍給錢三千，約曰：「堅守茗具，毋暫捨去，忽有所睹，卽疾報來。」塞鴻唯唯而去。宮人悉在簾下，不可得見之。但夜語誼諱而已。至夜深羣動皆息，塞鴻滌器，燐火不敢輒寐。忽聞簾下語曰：「塞鴻塞鴻，汝爭得知我在此也？」郎健否？言訖，嗚咽。塞鴻曰：「郎君見知此驛，今日疑娘子在此，令塞鴻問候。」又曰：「我不久語明日我去後，汝於東北舍閣子中紫褥下取書送郎君，言訖便去。」忽聞簾下極鬧云：「內家中

惡中使索湯藥甚急，乃無雙也。塞鴻疾告仙客，仙客驚曰：「我何得一見塞鴻？」曰：「今方修渭橋，郎君可假作理橋官，車子過橋時，近車子立無雙，若認得，必開簾子當得瞥見耳。」仙客如其言，至第三車子，果開簾子見真無雙也。仙客悲感怨慕，不勝其情，乃塞鴻於閣子中褥下得書，送仙客，花箋五幅，皆無雙真蹟，詞理哀切，敘述周盡。仙客覽之，茹恨涕下。自此永訣矣。其書後云：「常見敕使說富平縣古押衙人間有心人，今能求之否？」仙客遂申府請解驛務歸本官，遂尋訪古

幽異編 卷十

五

押衙，開居于村墅。仙客造謁見古生，生所願必力致之。繪綵瑤玉之贈，不可勝紀。一年未啟口，秩滿開虛于縣。古生忽來謂仙客曰：「洪一武夫，年且老，何所用郎君於某端？分察郎君之意，將有求於老夫，老夫乃一片有心人，也感郎君之深恩，願粉身以荅，勅仙客泣拜以實告。古生古生，仰天以手拍胸，數四曰：「此事大不易，然與郎君試求，不可朝夕便望。」仙客拜曰：「但生前得見，豈敢以遲晚爲恨邪？」半歲無消息。一日扣門，乃古生送書，書云：「茅山使者迴，且來此。」仙客奔馬

見古生生乃無一言、又啟使者復云殺却也、且吃茶、夜深謂仙客曰、宅中有女家人識無雙否、仙客以採蘋對仙客立取而至、古生端相、且笑且喜、云借留三日、日即君且歸、後累日忽傳語說曰、有高品過、處置困陵宮人、仙客心甚異之、令塞鴻探所殺者、乃無雙也、仙客號哭乃歎曰、本望古生、今死矣、為之奈何、流涕歔歔、不能自己、是夕更深、聞叩門甚急、及開門、乃古生也、領一篋子入、謂仙客曰、此無雙也、今死矣、心頭微煖、後日當活、微濯湯藥、切須靜密、言訖、仙客抱

誌異編 卷十

六

入閤子中獨守之、至明遍體有煖氣、見仙客哭一聲、遂絕、救療至夜方愈、古生又曰、暫借塞鴻於生後掘一坑、坑稍深、抽刀斷塞鴻頭于坑中、仙客驚怕、古生曰、郎君莫怕、今日報郎君恩足矣、比聞茅山道士有藥術、其藥服之者立死、三日却活、某使人專求得一丸、昨令採蘋假作中使、以無雙逆黨賜此藥、令自盡、至陵下、托以親故、百緡贖其尸、凡道路郵傳、皆厚賂矣、必免漏洩、茅山使者及昇篋人在野外處置訖、老夫為郎君亦自刎、郎君不得更立此門、外有擔子一

十人馬五匹、絹三百匹、五更挈無雙、便發、變姓名浪跡以避禍、言訖舉刃、仙客救之、頭已落矣、遂并尸蓋覆訖、未明發、歷西蜀下峽、寓居于渚宮、情不聞京兆之耗、乃挈家歸襄郡別業、與無雙偕老矣、男女成羣、噫、人生之契濶會合多矣、罕有若此之奇、常謂古今所無、無雙遭亂世籍沒、而仙客之志、死而不奪、卒遇古生之奇法取之、寃死者十餘人、艱難走竄、其後歸故鄉、為夫婦五十年、何其異哉。

紅線傳

誌異編 卷十

七

唐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紅線者、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召俾掌表箋、病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線謂嵩曰、羯鼓之聲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素曉音律、曰、汝所言、乃召而問焉、云某妻昨夜身亡、不敢求假、嵩即遣歸、是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以塗陽為鎮、命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命嵩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臺節度使胡章女、三鎮交締為媾、使蓋相接、田承嗣常患肺氣、遇暑益增、每曰、我若移鎮山東、納其涼、令

可以延數年之命。乃募軍中勇武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其廩給，常令三百人夜直宅中。卜良日，欲併潞州。嵩聞之，日夕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方深，轅門已閉，策杖庭除，惟紅線從焉。紅線曰：「主公一月不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鄰境乎？」嵩曰：「事繫安危，非汝能料。」紅線曰：「某誠賤品，亦能解主公之憂。」嵩以其言異，乃曰：「我不知汝是異人，誠暗昧也。」遂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厚恩，一旦失其疆土，則數百年功勛盡矣。」紅線曰：「此易與耳，不足勞主。」

魁異編 卷十

八

公憂某暫到魏境，觀其形勢，視其有無。今一更登途，二更可復命，請先定一走馬使，具寒暄書，其他則待其却回也。嵩曰：「倘事或不濟，反禍之速，又如之何？」紅線曰：「某之此行，無不濟也。」乃入闈房，飭其行具，梳烏鬢，髻，挿金鳳釵，衣紫綉短袍，着青絲輕履，胸前掛龍紋七首額，上書太乙神名，再拜而行。倏忽不見。嵩乃返身閉戶，背燭危坐，時常飲酒，不過數杯。是夕，驟驚，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露，驚而起，問紅線曰：「回矣。」嵩喜而慰勞，詢事諧否。紅線對曰：「幸不辱命，又」

問曰：「無殺傷否？」曰：「不至是，但取床頭金盒為信耳。」又曰：「某子夜前三刻，即達魏城，凡歷數門，遂及寢所，聞外宅兒止於旁廊，睡聲雷動，見中軍士卒步於庭下，傳呼風生，乃發其左扉，抵其寢帳，田親家翁止於帳內，鼓跌酣眠，頭枕文犀枕，前露七星劍，劍前仰開一金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復以名香美味，壓鎮其上，彼則揚威玉帳，坦其心豁於生前，熟寢蘭堂，不覺命懸於手下，寧勞擒縱，只益傷嗟。時則蠟燭微燼，香燼委侍人四布，兵仗森羅，或頭觸屏風，或面」

魁異編 卷十

九

卿者，或手持巾拂，寢而伸者，某乃拔其替珥，塞其裳衣，如病如醒，皆不能寤，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門，將行二百里，見銅臺高揭，漳水東流，晨鐘動野，斜月在林，忿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醉德，聊副於咨謀。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里，入危邦一道，經五六城，冀減主憂，敢言勞苦。嵩乃發使入魏，遣承嗣書曰：「昨來暮夜有客自魏中來，云從元帥床頭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卻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達，正見搜捕金合，一軍憂疑，使者以馬捶搥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使者」

以金合授之。捧承之時驚，恒絕倒。遂留使者止于宅中。狎以私宴，多其賜賚。明日遣使賞帛三萬匹、名馬二百匹及珍異等，以獻於嵩。曰：某之首領，係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膺指使，敢議親姻。循當捧鼓後車，來在麾鞭馬前。所置紀綱外宅兒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兩月之內，河北河南，信使交至。忽一日，紅線辭去。嵩曰：汝生我家，今將焉往？又方賴汝力，豈可議行？紅線曰：我生前本男子，游學江湖間，讀神農藥書，而救

黠異編

卷十

十

世人災患時，里有婦孕，又患蠱症，其誤以荒花酒下之。婦與腹中二子俱斃。是其一舉而殺三人。陰力見誅，蹈為女子，使身屈賤，隸氣稟凡俚。幸生於公家，今十九年，身厭綺羅，口窮甘軟，寵待有加，榮亦甚矣。況國家平治，慶且無疆，此卽違天，理當盡弭。昨至魏邦，以是報恩，今兩地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使亂臣知懼，烈士謀安。在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遂其本形，便當遊跡塵中，棲心物外，澄清一氣，生死長存。嵩曰：不然，以千金為屈山之所。紅線曰：事關

來世安可預謀。嵩知不可留，乃廣為餞別，悉集賓寮，夜宴中堂。嵩以詩送紅線，酒請座客。冷朝陽為詞，詞曰：采菱歌怨木蘭舟，送客覓消百尺樓。還見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歌竟，嵩不勝其悲。紅線拜且泣，偽醉離席，遂亡所在。

徂異部

章子厚

章子厚，初來京師，赴省試。年少美丰姿，當日晚獨步御街，見雕輿數乘，從衛甚都。最後一輿，有一婦人

黠異編

卷十

十

美而艷，揭簾以目挑章。章因信步隨之，不覺至夕。婦人以手招與同輿，載一甲第甚雄壯。婦人者，蔽章雜衆人以入。一院甚深遠，若無人。屈者少，選前婦人始至，備酒饌甚珍。章因問其所，婦人笑而不答。自是婦人引儕輩，迭相往來甚衆，俱亦姝麗。詢之，皆不顧而言。他每去，則以巨鎖扃之。如是累日夕，章為之體散。意甚徬徨。一姬年差長，忽發問曰：此豈郎所遊之地？何為至此？耶我主翁行跡多不循道理，寵婢多而無嗣息，每鈎致年少之徒，與羣婢合，久則斃之。此地數

人矣。章惶駭曰：果爾為之奈何？姬曰：觀子之容，蓋非碌碌者，似必能脫主人翊日入朝，甚早。今夕解我之衣以衣子，我且不復鎖門，俟至五鼓，吾來呼子，亟隨我登廳事。我當以厮役之服被子，隨前驕以出，可以無患矣。爾後慎勿以語人，亦勿復出此街，不然吾與若皆禍。不旋踵，詰旦果來叩戶，章用其術，遂免於難。及既貴，始以語族中所厚善者，云後得其主翁之姓名，但不欲曉於人耳。少年不可不知誠也。

狄氏

豔異編 卷十

七

狄氏者，家故貴，以色名動京師。所嫁亦貴家，明艷絕世。每燈夕及四池春游，都城士女謹集，自諸王邸第及公侯戚里中，貴人家，布幕車馬相屬，雖歌姝舞姬，皆飾璫翠佩，珠犀覽鏡，顧影人人自謂傾國。及狄氏至，靚粧却扇，亭亭獨出，雖平時妬悍自衛者，皆羞服。至相忿，詆輒曰：若美如狄夫人邪？乃敢凌我，其名動一時如此。然狄氏資性貞淑，遇族遊羣，飲澹如也。有滕生者，因出遊觀之，駭慕喪魂魄，歸悒悒不聊生。訪狄氏所厚善者，或曰：尼慧澄與之習，生過尼，厚遺之。

日日往，尼愧謝，問故生日：極知不可，幸萬分一耳，不然且死。尼曰：試言之，生以狄氏告，尼笑曰：大難大難，此豈可動邪？其道其決不可狀。生日：然則有所好乎？曰：亦亡有，唯旬日前屬我求珠璣，頗急。生大喜曰：可也。即索馬馳去，俄懷大珠二囊，示尼曰：直二萬緡，願以萬緡歸之。尼曰：其夫方使北，豈能遽辦如許償邪？生亟曰：四五千緡，不則千緡數百緡皆可。又曰：但可動，不願一錢也。尼乃持詣狄氏，果大喜玩不已，問須直幾何。尼以萬緡告，狄氏驚曰：是纔半直爾。然我未

豔異編 卷十

七

能辦奈何。尼因屏人曰：不必錢，此一官欲祝事耳。狄氏曰：何事？曰：雪失官耳。夫人弟兄夫族皆可為也。狄曰：持去，我徐思之。尼曰：彼事急，且投他人可復得邪？姑留之，明且來問報，遂辭去。且以告生，生益厚餉之。尼明日復往，狄氏曰：我為營之，良易。尼曰：事有難言者，二萬緡物付一秀媼而客主不相問，使彼何以為信。狄氏曰：奈何？尼曰：夫人以設齋來院中，使彼若避，近者可乎？狄氏賴而推手曰：不可。尼慍曰：非有他，但欲言雪官事，使彼無疑耳。果不可，亦不敢強也。狄氏

乃徐曰後二日我亡兄忌日可往然立語亟遣之尼曰固也尼歸及門生已先在詰之具道本末拜之曰儀秦之辨不加於此矣及期尼爲齋具而生匿小室中具酒肴俟之晡時狄氏嚴飾而至屏從者獨攜一小侍兒見尼曰其人來乎曰未也咀祝畢尼使童子主侍兒引狄氏至小室牽簾見生及飲具大驚欲避去生出拜狄氏答拜尼曰郎君欲以一厄爲夫人壽願勿辭生固頎秀狄氏頗心動睇而笑曰有事第言之尼固挽使坐生持酒勸之狄氏不能却爲醉厄卽

魁異編 卷十

西

自持酒酌生生因徙坐擁狄氏曰爲子且死不意果得子擁之卽幃中狄氏亦歎然恨相得之晚也比夜散去猶徘徊顧生挈其手曰非今日幾虛作一世人夜當與子會自是夜輒開垣門召生無闕夕所以奉生者靡不至惟恐毫絲不當其意也數月狄氏夫歸生小人也陰計已得狄氏不能棄重賄伺其夫與客坐遣僕入白曰某官嘗以珠直二萬緡賞第中久未得直且訟于官夫謬貽入詰狄氏語塞曰然夫督取還之生得珠復遣尼謝狄氏我安得此貨于親戚以

動子耳狄氏雖恚甚終不能忘生夫出輒召與通逾年夫覺閉之嚴狄氏以念生病死余在太學時親見幻術部

画工

唐進士趙顏於画工處得一軟障圓一婦人甚麗顏謂画工曰世無其人也今生如有余願納爲妻画工曰余神画也此亦有名曰真真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卽必應之應則以百家絲灰酒灌之必活顏如其言遂呼之百日晝夜不止乃應曰諾急以百家絲灰

魁異編

卷十

東

酒灌之遂活下步言笑飲食如常日謝君得妾妾願事箕帚終歲生一兒年兩歲友人曰此妖也必與君爲患余有神劍可斬之其夕乃遣顏劍劍纔及闔室真真乃泣曰妾南岳地仙也無何爲人而妾之形君又呼妾名既不奪君願君今疑妾妾不可住言訖攜其子卽上軟障嘔出先所飲百家絲灰酒視其障唯添一孩子皆是画焉

妓女部

裴思謙狀元

裴思謙狀元及第後作紅箋名紙十數請平康里因宿於里中詰旦賦詩曰銀釭斜背解鳴璫小語低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

鄭合敬先輩

鄭合敬先輩及第後宿平康里詩曰春來無處不閒行楚潤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時時聞喚狀元聲

李季蘭

李季蘭以女子有才名初五六歲時其父抱於庭作

詩詠薔薇其末句云經時未架却心緒亂縱橫父素

曰此女子將來富有文章然必為失行婦人矣竟如其言又季蘭嘗與諸賢會烏程縣開元寺知河間劉

長卿有陰疾謂之曰山氣日夕佳長卿對曰衆鳥欣有託舉坐大笑論者兩美之季蘭有詩曰遠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車蓋五言之佳境也上方班姬即不足下比韓英則有餘亦女中之詩豪也嘗賦得三峽流泉歌曰妾家本住巫山雲巫山流泉嘗自聞玉琴彈出轉宋夏直似當年夢中聽三峽迢迢幾千里一時

流入深閨裏巨石奔湍指下生飛波走浪絃中起初疑噴湧含雷風又似嗚咽流不通迴湍曲瀨勢將盡時復滴瀝平沙中憶昔阮公為此曲能使仲容聽不足一彈既罷還一彈願似流泉鎮相續

薛濤

蜀妓薛濤字洪度本長安良家子父鄭因官寓蜀濤八九歲知聲律其父一日坐庭中指井梧示之曰庭除一古桐傑幹入雲中令濤續之即應聲曰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父愀然久之父卒母孀居韋臯鎮

蜀石令侍酒賦詩因入樂籍濤暮年屏居浣花溪著

女冠服有詩五百首

元稹微之知有薛濤未嘗識面初授監察御史出使西蜀得與薛濤相見自後元公赴京薛濤歸浣花所其浣花之人多造十色彩箋於是濤別摸新樣小幅松花紙多用題詩因寄獻元公百餘幅元於松花紙上寄贈一篇曰錦江滑膩岷峨秀幻作文君及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詞客皆停筆箇箇公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烟水首蒲花發五

雲高薛嘗好種菖蒲故有是句蜀中松花紙金沙紙
雜色流沙紙絲霞金粉龍鳳紙近年皆廢唯綾紋紙
尚在

罰赴邊有懷上韋相公云聞道邊城苦而今到始知
却將門下曲唱與隴頭兒元微之贈濤詩因寄舊詩
與之云詩篇調態人皆有細膩風光我獨知月夜詠
花憐暗淡雨朝題柳為欹垂長教碧玉藏深處惣向
紅牋寫自隨老大不能收拾得與君開似教男兒薛
濤好製小詩惜其幅大狹小之蜀中號薛濤或以

陸異編 卷十

營妓無校書之號韋南康欲妾之而罷後遂呼之胡
曾詩曰萬里樓臺女校書琵琶花下閉門居掃眉才
子知多少領取春風總不如
進士楊蘊中下成都微夢一婦人曰吾薛濤也贈詩
云玉漏聲長燈耿耿東牆西牆時見影月明窗外子
規啼忍使孤魂愁夜永

張建封妓

白樂天有和燕子樓詩其序云徐州張尚書有愛妓
盼盼善歌舞雅多風態予為校書郎時遊淮泗間張

尚書宴于酒酣出盼盼佐歡予因贈詩樂句云醉嬌
勝不得風嫋牡丹花一歡而去爾後絕不復知茲一
紀矣昨日司勳員外郎張仲素繪之訪予因吟新詩

有燕子樓詩三首辭甚婉麗詰其由乃盼盼所作也
繪之從事武寧累年頗知盼盼始末云張尚書既歿
彭城有張氏舊第中有小樓名燕子盼盼念舊愛而
不嫁居是樓十餘年于今尚在盼詩有云樓上殘燈
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床相思一夜知多少地角天
涯不是長又云北印松柏鎖愁烟燕子樓中思悄然

陸異編 卷十

自聖劍履歌塵散紅袖香消一十年又云適看鴻雁
岳陽迴又祝玄禽遍社來瑤瑟玉簫無意緒任從蛛
網任從灰余嘗愛其新作乃和之云滿窗明月滿簾
霜被冷燈殘拂臥床燕子樓中寒月夜秋來祗為一
人長又云鈿帶羅衫色似烟幾迴欲起即潸然自從
不舞霓裳袖疊在空箱二十年又云今春有客洛陽
回曾到尚書墓上來見說白楊堪作柱爭教紅粉不
成灰又贈之絕句云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四
五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後仲素以

余詩示盼盼乃反覆讀之泣曰自公薨背妾非不能死恐百載之後人以我公重色有從死之妾是玷我公清範也所以偷生爾乃和白公詩曰自守空樓歛恨眉形同春後牡丹枝舍人不會人深意評道泉臺不去隨盼盼得詩後往往旬日不食而卒但吟詩云兒童不識沖天物謾把青泥汚雪毫

劉禹錫

劉尚書禹錫罷和州為主客郎中集賢學士李司空罷鎮在京慕劉名嘗邀至第中厚設飲饌酒酣命妙

豔異編 卷十

于

妓歌以送之劉於席上賦詩曰髮髻梳頭官樣梳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閒事惱亂蘇州刺史腸李因以妓贈之

桂花者異

景泰間總兵石亨西征振旅而旋舟次綏德河中天光已暝亨獨處舟中扣舷而歌忽聞一女子沂流啼哭連呼救人者三亨命軍士急拯之視其容貌妍絕女泣曰妾姓杜芳華其名也初許同里尹氏邇年伊家衰替父母逼妾改適妾苦不從故捐生赴水亨詰

之曰汝欲歸寧乎將為吾之副室乎女曰歸寧非所願願為公相箕箒妾耳亨納之裁剪補綴烹飪燔冪靡不中節亨甚嬖幸凡於親愛者輒令出見芳華亦無難色是年冬兵部尚書于公謙至其第亨欲誇寵于公令芳華出見之芳華難色不出亨固命侍婢督行者相踵於道芳華竟不出于公辭歸亨大慚拔劍欲揮之芳華走入壁中言曰邪不勝正理固然也妾非世人寔一古桂久竊日月之精華故成人類耳今于公大人君子棟梁之材社稷之器安敢輕詣獨不

豔異編 卷十

于

聞武三思愛妾不見狄梁公之事乎妾於此永別矣言罷杳然

琴操

蘇子瞻守杭日有妓名琴操頗通佛書解言辭子瞻喜之一日遊西湖戲語琴操曰我做長老汝試參禪琴操敬諾子瞻問曰何謂湖中景對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色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人對曰裙拖六幅瀟湘水髻鎖巫山一段雲何謂人中意對曰隨他楊學士驚殺鮑參軍操問如此究竟如何子瞻曰門前

卷十一

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操於意下大悟遂削髮為尼

此詩乃白居易本意詩明寫亦非空子語其語似詩其本

豔異編 卷十

豔異編目錄

卷十二

妓女部

桂妙隆

朱六嫂

金鶯兒

楊倡傳

義倡傳

男寵部

龍陽君

斷袖

秦宮

鄭櫻

妖怪部

豔異編目錄 卷十二

白猿傳

烏將軍

錢炎

長鬚國

太湖金鯉

桃花仕女

王生二

卷十二

鬼部

韓重

盧充

柳叅軍傳

崔書生

鄭紹

孟氏

曾李蘭

西湖女子

蓮塘二姬

金鳳釵記

玉茗堂摘評王介州先生盤異編卷十一

妓女部

杜妙隆

杜妙隆金陵佳麗人也。盧疎齋欲見之。行李匆匆。不果所願。因題踏沙行於壁云。雪暗山明。溪深花早。行人馬上詩成了。歸來聞說妙隆歌。金陵却比蓬萊渺。寶鏡慵窺。玉容空好。梁塵不動歌聲悄。無人知我此時情。春風一枕松窗曉。

宋六嫂

宋六嫂小字同壽。元遺山有贈傭栗工張背兒詞。卽其父也。宋與其夫合樂。妙入神品。蓋宋善謳。其夫能傳其父之菘。滕玉霄待制嘗賦念奴嬌以贈云。柳顰花困。把人間恩愛。尊前傾盡。何處飛來雙比翼。直是同聲相應。寒玉嘶風。香雲捲雪。一串驪珠引。元郎去後。有誰着意。題品誰料。濁羽清商。繁絃急管。猶自餘風韻。莫是紫鸞天上曲。兩兩玉童相並。白髮梨園。青衫老傅。試與留連聽。可人何處。滿庭霜月。清冷。

金鶯兒

金鶯兒山東名姝也。美姿色。善談笑。擲筆合唱。鮮有其比。賈伯堅在山東僦憲。一見屬意焉。與之昵。其後除西臺御史。不能忘情。作醉高之紅綉鞋曲以寄之。曰。樂心兒。比目連枝肯意見。新婚燕爾。四船開拋。樹得人獨自遙。望關西店兒。黃河水流不盡。心事中條。山隔不斷相思。常記得。夜深沉人靜。悄自來時。來時節。三兩句話去時節。一篇詩記在人心窩兒裏。直到死。由是臺端知之。被劾而去。至今山東以為美談。

楊媚傳

楊媚者。長安里中之殊色也。態度甚都。復以冶容自喜。王公鉅人。豪客競邀至席上。雖不飲者。必為之引滿。盡歡。長安諸兒。一造其室。殆至亡生破產而不悔。由是媚之名冠諸籍中。大售於時矣。嶺南帥甲貴游子也。妻本戚里女。遇帥甚悍。先約設有異志者。當取死。白刃下。帥幼貴。淫內苦其妻。莫之措意。乃陰出重賂。削去媚之籍。而挈之南海館。之他舍。公餘而同穴。隱而歸。雅有惠性。事帥尤謹。平居以女職自守。非其理不妄發。復厚帥之左右。咸能得其懽心。故帥益愛。

之間歲帥得病且不起、思一見娼而憚其妻、帥素與
監軍使厚密、遣導意使為方畧、監軍乃給其妻曰、將
軍病甚、思得善捧侍者視之、疹當速矣、某有善婢、久
給事貴室、請夫人聽以婢安、將軍四體如何、妻曰、中
貴人言仁也、果然於吾無苦耳、可促召婢來、監軍即
命娼冒為婢以見、帥計未行而事洩、帥之妻乃擁健
婢數十、列白梃熾膏鑊於庭而伺之矣、須其至、當致
之沸、鬲帥聞而大恐、促命止之、娼且至、帥曰、此自我
意、幾累於渠、今幸吾之未死也、必使脫其虎喙、不然

豔異編 卷十一

且無及矣、乃大遺其奇寶、命家僮梅輕舫備娼北歸、
自是帥之憤益振、不踰旬而物故而娼之行適及洪
矣、聞至、娼乃盡返帥之賂、設位而哭、曰、將軍由妾而
卒、將軍且死、妾安用生為、妾豈孤將軍者耶、即撒奠
而死之、夫娼以色事人者也、非其利則不合矣、而楊
能報帥以死、義也、却帥之賂、廉也、雖為娼、差足多乎、
義娼傳

義娼者長沙人也、不知其姓氏、家世娼籍、善謳、尤喜
秦少游樂府、得一篇、輒手筆口詠、不置、久之、少游

鈞黨南遷、道長沙、訪潭土風俗、伎籍中可與言者、或
言娼遂往焉、少游初以潭去京數千里、其俗山獠夷
陋、雖聞娼名、意甚易之、及見觀其姿容、既美、而所居
復瀟灑、可人意、以為非唯自湖外來所未有、雖京路
間亦不易得、坐語間、顧見几上文一編、就視之、目曰
秦學士詞、因取竟閱、皆已平日所作者、環視無他文、
少游竊怪之、故問曰、秦學士何人也、若何自得其詞
之多、娼不知其少游也、即具道所以、少游曰、能歌乎、
曰、素所習也、少游益愈怪曰、樂府名家、無慮數百、若

豔異編 卷十一

何獨愛此乎、不唯愛之、而又習之、歌之、若素愛秦學
士者、彼秦學士亦嘗遇若乎、曰、妾僻陋在此、彼秦學
士京師貴人也、焉得至此、藉令至此、豈顧妾哉、少游
乃戲曰、若愛秦學士、徒悅其詞爾、若使親見容貌、未
必然也、娼嘆曰、嗟乎、使得見秦學士、雖為之妾、御死
復何恨、少游察其語誠、因謂曰、若欲見秦學士、即我
是也、以朝命貶黜、因道而來此爾、娼大驚、稍稍引退、
入謂母媪、有頃、媪出、設位、坐少游於堂、娼冠帔立階
下、北面拜少游起、且避、媪掖之坐、以受拜、已且張筵

飲虛左席示不敢抗。母子左右侍觴。酒一行。率歌少游一闕以侑之。卒飲甚懼。比夜乃罷。止少游宿。衾枕席褥必躬設。夜分寢定。媼乃寢。先平明起。飾冠帔。奉沃盥。立帳外以待。少游感其意。為留數日。媼不敢以燕惰見。愈加敬禮。將別。囑曰。妾不肖之身。幸侍左。今學士以王命不可久留。妾又不敢從行。恐重以為累。唯誓潔身以報他日。北歸幸一過妾。妾願畢矣。少游許之。一別數年。少游竟死于藤。媼雖處風塵中。為人婉婉有氣節。既與少游約。因閉門謝客。獨與媼處。

藍異編 卷十一

五

官府有召。辭不獲。然後往。誓不以此身負少游也。一日書寢。寤驚泣曰。吾自與秦學士別。未嘗見夢。今夢來別。非吉兆也。秦其死乎。亟遣僕順途覘之。數日得報。秦果死矣。乃謂媼曰。吾昔以此身許秦學士。今不可以死。故背之。遂衰服以赴。行數百里。遇於旅館。將入門者。禦馬告之。故而後入。臨其喪。拊棺繞之三週。舉聲一慟而絕。左右驚救已死矣。湖南人至今傳之。以為奇事。京口人鍾鳴將之。常州校官。以聞於郡守。李大山結既為作傳。又系贊曰。媼慕少游之才。而卒

踐其言。以身事之。而歸死焉。不以存亡間。可謂義媼矣。世之言媼者。徒曰下流不足道。嗚呼。今夫士之潔其身以許人。能不負其死。而不愧於媼者。幾人哉。媼雖處賤。而節義若此。然其處朝廷。處鄉里。處親讖僚友之際。而士君子其稱者。乃有愧焉。則媼之義。豈可薄邪。詩曰。采芣采菲。無以下體。予聞李使君結言。其先大父往持節湖湘間。至長沙聞媼之事。而歎異之。惜其姓氏之不傳云。復書長句于後曰。洞庭之南。瀟湘浦。佳人娟娟隔秋渚。門前冠蓋但如雲。玉貌當年

藍異編 卷十一

六

誰為主。風流學士淮海英。解作多情斷腸句。流傳往往過湖嶺。未見誰知心。已赴舉首却在天一方。直北中原數千里。自憐容華能幾時。相見河清不可俟。北來遷客古藤州。渡湘獨弔長沙傅。天涯流落行路難。暫解征鞍聊一顧。橫波不作常人看。邂逅乃慰平生慕。蘭堂置酒羅饌珍。明燭燒膏為延佇。清歌宛轉遶梁塵。博山空濛散烟霧。雕牀斗帳芙蓉褥。上有鴛鴦合。惟被紅顏深夜承。燕嫵玉筍清晨奉。巾屨匆匆不盡新知樂。惟有此身為君許。但說恩情有重來。何期

一第1267册續修四庫全書子部

不別歲將暮。午枕孤眠。竟夢驚。夢君來別。如平生與。君已別復何別。此別無乃非吉徵。萬里海風掀雪浪。竟招不歸。竟長往。効死君前。君不知。向來宿約。期無爽。君不見。二妃追舜。猶蒼梧。悟染湘竹。終不枯。無情湘水。自東注。至今斑筍盈江隅。屈原九歌。豈不好。煎膠續絃。千古無我。今試作義娼傳。尚使風期後來見。

男龍部

龍陽君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涕下。王曰。何為泣。

龍陽君

卷十一

七

曰。為臣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所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臣欲弃。前得魚矣。今以臣之。因惡而得。為王拂枕席。今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問臣之得。幸于王也。必塞裳趨。王臣亦曩之所得魚也。亦將弃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敢言美人者族。

斷袖

哀帝尚淫奢。多進諂佞。幸愛之臣。競以粧飾妖麗。巧言取容。董賢以霧綃單衣。飄若蟬翼。帝入燕息之房。

命筵卿易輕衣小衷。不用奢帶修裙。故使宛轉便易也。宮人皆効其斷衷。又曰。割衷恐驚其眠。

秦宮

秦宮者。漢大將軍梁冀之嬖奴也。宮年少而兼有龍陽文信之資。冀與妻孫壽爭幸之。李長吉為詩云。越羅衫袂迎春風。玉刻麒麟腰帶紅。樓頭曲宴仙人語。帳底吹笙香霧濃。人間酒暖春茫茫。花枝入簾白日長。飛窗複道傳籌飲。午夜銅盤膩燭黃。禿衿小袖調鸚鵡。紫綉麻霞踏哮虎。折桂銷金待曉筵。白鹿青蘇

龍陽君

卷十一

八

半夜煮桐英。永巷騎新馬。內屋涼屏生色。盡開門。糲用水衝錢。捲起黃河向身瀉。皇天厄運猶曾裂秦宮。一生花底活鸞篋。奪得不還人。醉睡瓊璣滿堂月。

鄭櫻桃

鄭櫻桃者。襄國優童也。艷而善淫。石虎為將軍。絕嬖之以櫻桃。諧殺其妻某氏。後娶某氏。復以櫻桃諧殺之。唐李頎有鄭櫻桃歌。誤以為婦人。且不得其實。第取其詞耳。歌曰。石季龍。偕天祿。擅豪雄。美人姓鄭名櫻桃。櫻桃美顏香。且澤娥。娥侍寢。專官掖。後庭卷衣。

三萬人翠眉清鏡不得親官軍女騎一千疋繁花照耀漳河春織成花映紅綸巾紅旗掣曳鹵簿新鳴擊走馬接飛鳥銅馱琴瑟隨去塵鳳陽重門如意館百尺金梯倚銀漢自言富貴不可量女為公主男為王赤花雙籠珊瑚牀盤龍斗帳琥珀光淫昏偽位神所惡滅不香陵終不悟鄴城蒼蒼白露微世事翻覆黃雲飛

妖怪部

白猿傳

豔異編 卷十一

九

梁大同末遣平南將軍簡欽南征至桂林破李師古陳徹別將歐陽紇畧地至長樂悉平諸洞深入險阻紇妻纖白甚美其部人曰將軍何為罕麗人經此地有神善竊少女而美者尤所難免宜謹護之紇甚疑懼夜勒兵環其廬匿婦密室中謹閉甚固而以女奴十餘伺守之再夕陰風晦黑至五更宋然無聞守者怠而假寐忽若有物驚悟者即已失妻矣關扃如故莫知所出出門山嶽咫尺迷悶不可尋遂迫明絕無其跡紇大憤痛誓不徒還因辭疾駐其軍日往四遐

即深凌險以索之既逾月忽於百里之外叢篠間得其妻繡履一隻雖侵雨濡猶可辨識紇猶悒悒求之益堅選壯士三十人持兵負糧巖棲野食又旬餘遠所舍約二百里南望一山葱秀迥出至其下有深溪環之乃編木以度絕巖翠竹之間時見紅絲聞笑語聲捫蘿引繩而陟其上則嘉樹列植間以名花其下綠蕪豐軟如毯清迴岑宋杳然殊境東向石門有婦人數十帔服鮮澤嬉游歌笑出入其中見人皆慢視遲立至則問曰何因來此紇具以對相視歎曰賢妻

豔異編 卷十一

十

至此月餘矣今病在床宜遣視之入其門以木為屏中寬闊若堂者三四壁設牀悉施錦薦其妻臥石榻上重茵累席珍食盈前紇就視之迴眸一睇即疾揮手令去諸婦人曰我等與公之妻比來久者十年此神物所居力能殺人雖百夫操兵不能制也幸其未返宜速避之但求美酒兩斛食犬十頭麻數十斤當相與謀殺之其來必以正午後慎勿太早以十日為期因促之去紇亦遽退遂求醇醪與麻犬如期而往婦人曰彼好酒往往致醉醉必驕力伴吾等以綵練

縛手足于床一踊皆斷常初三幅則盡力不解今麻
隱帛中束之度不能矣遍體皆如鐵唯臍下數寸常
護蔽之此必不能禦兵刃指其傍一巖曰此其食廩
當隱於此靜而伺之酒置花下犬散林中待吾計成
招之卽出如其言屏氣以伺日晡有物如匹練自他
山下透至若飛徑入洞中少選有美髯丈夫長六尺
餘白衣曳杖擁諸婦人而出見犬驚視騰身執之披
裂吮咀食之致飽婦人競以玉盃進酒諧笑甚歡既
飲數斗則扶之而去又聞嬉笑之音婦人出招之乃

陸異編

卷十一

十一

持刃而入見大白猿縛四足於床頭顧人蹙縮求脫
不得目光如電競兵之如中鐵石刺其臍下卽飲刃
血射如注乃大嘆咤曰此天殺我豈爾之能然爾婦
已孕勿殺其子將逢聖帝必大其宗言絕乃死搜其
藏寶器豐積珍羞盈品羅列杯案凡人世所珍靡不
充備名香數斛寶劍一雙婦人三十輩皆絕其色久
者至十年云色衰必被捉去莫知所置又捕採唯止
其身更亡黨類旦盥洗着帽加白袷被素羅衣不知
寒暑遍身白毛長數十所居常讀木蘭字若符篆了

不可識已則置石磴下晴晝或舞雙劍環身電飛光
圓若月其飲食無常喜啗果栗尤嗜犬咀而飲其血
日始逾午卽歛然而逝半晝遶返數千里及晚必歸
此其常也所須無不立得夜就諸牀翫戲一夕皆周
未嘗寢寐言語淹詳華音會和然其狀卽猥獲之類
也今歲木葉之初忽愴然言曰吾爲山神所訴將得
死罪亦求護之于衆靈庶幾可免前月哉生魄石燈
生火焚其簡書悵然自失曰吾以千歲而無子今有
子死期至矣因顧諸女汎瀾者久之且曰此山復絕

陸異編

卷十一

十一

未嘗有人至上高而望絕不見樵者下多虎狼怪獸
今能至者非天假之何邪紇卽取寶玉珍麗及諸婦
人以歸猶有知其家者紇妻周歲生一子厥狀肖焉
後紇爲陳武帝所誅紇素與江惣善愛其子聰悟絕
人常留養之故免於難及長果文學善書知名於時

烏將軍

代國公郭元振開元中下第自晉之汾夜行陰晦失
道久而絕遠有燈火之光以爲人居也徑往投之入
九里有宅門宇甚峻旣入門廊下及堂上燈燭熒煌

牢饌羅列若嫁女之家而情無人公繫馬西廊前歷階而升徘徊堂上不知其何處也俄聞堂中東閣有女子哭聲嗚咽不已公問曰堂中泣者人邪鬼邪何陳設如此無人而獨泣邪曰妾此鄉之祠有烏將軍者能禍福人每歲求偶於鄉人鄉人必擇處女之美者而嫁焉妾雖陋拙父利鄉人之五百緡潛以應選今夕鄉人之女並為游宴者到吳醉妾此室共鎖而去以適于將軍者也今父母棄之就死而已惴惴哀憤君誠人邪能相救免畢身為除掃之婦以奉指使

監異編 卷十一

十三

公大憤曰其來當何時曰二更公曰吾忝為大丈夫也必力救之如不得當殺身以徇汝終不使汝枉死於淫鬼之手也女泣少止於是坐於西階上移其馬於堂北令一僕侍立于前若為擯而待之未幾火光照耀軍馬駢闐二紫衣吏入而復走出曰相公在此遂巡一黃衣吏入而出亦曰相公在此公私心獨喜吾當為宰相必勝此鬼矣既而將軍漸下導吏復告之將軍曰入有戈劔弓矢翼引以入即東階下公使僕前曰郭秀才見遂行揖將軍曰秀才安得到此曰

聞將軍今夕嘉禮願為小相耳將軍喜而延坐與對食言笑極歡公囊中有利刀思取刺之乃問曰將軍曾食鹿腊乎曰此地難遇公曰某有少許珍者得自御厨願削以獻將軍大悅公乃起取鹿腊并小刀因削之置一小器令自取將軍喜引手取之不疑其他公伺其無機乃投其脯捉其腕而斷之將軍失聲而走導從之吏一時驚散公執其手腕衣纏之令僕夫出望之寂無所見乃啟門謂泣者曰將軍之腕已在此矣尋其血蹤當死亦不久既獲免可出就食泣者

監異編 卷十一

十四

乃出年可十七八而甚佳麗拜於公前曰昔為僕妾公勉論焉天方曙開視其手則豬蹄也俄聞哭泣之聲漸近乃女之兄母兄弟及鄉中耆老相與舁櫬而來將收其尸以備殯殮見公及女乃生人也咸驚以問之公具告焉鄉老共怒殘其神曰烏將軍此鄉鎮神鄉人奉之久矣歲配以女纔無他虞此禮少遲即風雨雷霆為虐奈何失路之客而傷我明神致暴於人此鄉何負當殺爾以祭烏將軍不爾亦縛送本縣揮少年將令執公公諭之曰爾徒老於年未老於事

我天下之達理者爾衆聽吾言夫神受天之命而爲鎮也不若諸侯受命於天子而疆理天下乎曰然公曰使諸侯漁色於國中天子不怒乎殘虐於人天子不伐乎誠使爾呼將軍者真神明也神固無豬蹄且妖淫之獸天地之罪畜也吾執正以誅之豈不可乎爾曹無正人使爾少女年年橫死於妖畜積罪動天安知天不使吾雪焉從吾言當爲爾除之永無聘娶之患如何鄉人悟而喜曰願從命公乃令數百人執弓矢刀鎗鋏鏹之屬環而自隨尋血而行纔二十里

豔異編

卷十一

十五

血入大塚穴中因圍而斫之應手漸大如甕口公令束薪燃火投入照之其中若大室見一大豬無前左蹄血臥其地突煙走出斃於圍中鄉人更翻共相慶會錢以酌公公不受曰吾爲人除害非鬻獵者得免之女辭其父母親族曰多幸爲人託質血屬閨閣未出固無可殺之罪今者貪錢五十萬以嫁妖獸忍鎖而去豈人所宜若非郭公之仁勇寧有今日是妾死於父母而生於郭公也請從郭公不復以舊鄉爲念矣泣拜而從公公多岐援喻止之不獲遂納爲側室

生子數人公之貴也皆任大官之位事已前定雖遠地而棄焉鬼神終不能害

錢炎

錢炎者廣州書生也寓居城南薦福寺好學者志每夜分始就寢一夕有美女絳裙翠袖自外秉燭而入笑揖曰我本生於貴戚不幸流落風塵中慕君久矣故作意相就炎窮單獨處乍睹佳麗以爲天授神與卽留共宿且行有伉儷之約迨旦乃去不敢從以出莫能知其所如女雅善謳歌娛悅性靈惟日不足自

豔異編

卷十一

十六

是炎宿業始廢若病心多失惑然歲月頗久女懷孕郡日者周子中與炎善過門見之訝其庭廡問所以炎語之故子中曰以理度之必妖祟耳正一宮法師劉守真奉行太上天心五雷正法扶危濟厄功驗彰著吾挾子往謁求符水以全此生不然死在朝夕將不可悔炎悚然不暇復坐亟詣劉室劉以盆水施符術照之一巨蟒盤旋于內似若畏縮者劉研書符付炎曰俟其物至則示之炎歸至二更方睡而女求情態如初炎曰汝原是蛇精我知之矣示以符女默默

不語俄化為二蛇一甚大一尚小逡巡而出炎惶怖俟曉走白劉仍徙寓舍怪亦絕迹

長鬚國

唐大定初有士人隨新羅使風吹至一處人皆長鬚語與唐言通號長鬚國人物甚盛棟宇衣冠稍異中國地曰扶桑洲其置官品有正長戢波目役島邏等號士人歷詣數處其國人皆敬之忽一日有車馬數十言大王召客行兩日方至一大城甲士明麗使者導士人入伏謁殿宇高敞儀衛如王者見士人拜伏

雜異編 卷十一

十七

小起乃拜士人為司風長廉駙馬其主甚美有鬚數十莖士人威勢烜赫富有珠玉然每歸見其妻則不悅其王多月滿夜則大會後遇會士人見姬嬪悉有鬚因賦詩曰花無葉不妍女有鬚亦醜丈人試遣總無未必如不總有王大笑曰駙馬竟未能忘情於小女願領問乎經十餘年士人有一兒二女忽一日其君臣憂戚上人怪問之王泣曰吾國有難禍在旦夕非駙馬不能救士人驚曰苟難可弭性命不敢辭也王乃令具舟命使隨往謂曰煩駙馬一謁海龍王但

言東海第三漢第七島長鬚國有難求救我國絕微須再三言之因涕泣執手而別士人登舟瞬息至岸岸沙悉七寶人家衣冠長大士人乃前求謁龍王龍宮狀如佛寺所圖天宮光明煥發目不能視龍王降階迎士人齊級昇殿訪其來意士人具說龍王即命速勘良久一人入白境內並無此國士人復哀訴具言長鬚國在東海第三漢第七島龍王復勅使者細尋勘速報經食頃使者返曰此島蝦合供大王此月食料前日已追到龍王笑曰客固為蝦所昧耳吾難

雜異編 卷十一

十八

為上所食皆稟天符不得妄食今為客減食乃令引客視之見鐵鑊數十如屋滿中是蝦有五六頭色赤大如臂見客跳躍似求救狀引者曰此蝦王也士人不覺悲泣龍王命赦蝦王一鑊令使送客歸中國一及至登州顧二使乃巨龍也

太湖金鯉

衢州鄒德明江湖士也弘治中曳舟至太湖泊椒山之下夜見碧天無翳月色朗然豪吟二絕云一湖烟水綠於羅蘋藻涼風起白波何處扁舟歸去急滿川

殘雨夕陽多。浦口風迴拍浪沙。天涯行客正思家。歸
舟疑是洪都晚。孤雁低飛帶落霞。吟畢聞溪上笑語
聲。望之一錦衣美女。德明疾趨岸鞠之。如曰。妾生于
斯。長于斯。今當良夕。遨遊此耳。德明日。予舟中無客
肯過訪否。女即攜手同行。對酌蓬下。女曰。今以浪花
為題。聯成一律可乎。德明日。不欲天邊帶露栽。如曰。
只憑風信幾番催。德明日。一枝纔見蓬遙動。如曰。萬
朵俄驚頃刻開。德明日。盆浦秋容和雨亂。女曰。鏡湖
春色逐人來。德明日。分明一幅西川錦。女曰。安得良
哉。異編 卷十一

工仔細裁。詩成鼓掌大笑。拍肩撫背。極其歡謔。已而
就寢。比及天曙。女忽披襟急投水中。視之一大金鯉。
悠然而逝。

桃花仕女

紹興上舍葛棠。狂士也。博學能文。每下筆千餘言。未
嘗就稿。恒慕陶潛。李白之為人。事輒效之。景泰辛未
築一亭於圃。匾其亭曰。風月平分。旦夕浩歌。縱酒以
自適焉。亭後張一桃花仕女古畫。棠對之戲曰。誠得
是女。捧觴豈吝千金。夜飲半酣。見一美姬進曰。久識

弄似成仙

上舍詞章之士。日間重辱垂念。茲特歌以侑觴。棠畧
不計其真偽曰。吾欲一盃一詠。姬乃連詠百絕。如云
梳成鬆髻出簾遲。折得桃花一兩枝。欲插上頭還住
手。遍從人問可相宜。懨懨欹枕捲紗衾。玉腕斜籠一
串金。夢裡自家搔髻髮。索郎抽落鳳凰簪。家住東吳
白石磯。門前流水浣羅衣。朝來繫着木蘭棹。閒看鴛
鴦作隊飛。石頭城外是江灘。灘上行舟多少難。潮信
有時還。又至。郎舟一去幾時還。潯陽南上不通潮。却
算遊程歲月遙。明月斷魂清露瀉。玉人何處教吹簫。
異編 卷十一

山桃花開紅更紅。朝朝愁雨又愁風。花開花謝難相
見。懊恨無邊總是空。西湖葉落綠盈盈。露重風多蕩
漾輕。倒折荷枝絲不斷。露珠易散似郎情。芙蓉肌肉
綠雲鬟。幾許幽情話欲難。聞說春來倍惆悵。莫教長
袖倚闌干。餘皆忘之矣。棠沉醉而臥。曉間視画上。忽
不見仕女少焉。復在棠大異。即裂碎之。

生王二

生王二隴州人。共居在黑松林虎跑谷。世以畋獵射
生為業。用是得名。因與眾逐鹿。至深崖。迷失道路。正

徬徨次遇女子渡水來年少貌美而身無衣飾視王而笑王平生山行禁宿習見怪物雖知非人殊無懼色咄之曰汝鬼邪怪邪女子又笑而不答良久乃問王曰爾何人王始稍敬異揖而言曰本山下獵徒今日逐鹿失踪致墮茲處生歿之分只在須臾願娘子哀之女子曰隨我來當示爾歸路遂從以行登絕高巉崑之峯涉回環過膝之水塗徑犖确足力不能給女不穿履步武如飛到一宇有大石室境趣窳窳如幽人居不聞烟火氣寢室尤潔雅王顧俯無他人戲言

豔異編 卷十一

桃之欣然相就夜則共榻晝則出采果實以啖之居月餘王念母乏供養以情泣告女曰我欲暫歸徐當復相尋女許諾送出官道乃別王感其意他日再訪焉試與之語邀同歸畧不嫌拒攜手抵家王妻趙氏既有三男女矣此女又生兩子與趙共處甚雍睦逢外客至必驚訝欵避或獨走入山經月不返終不火食王亦任其去留後二十年猶存

玉茗堂摘評王弇洲先生豔異編卷十二

鬼部

韓重

吳王夫差小女曰玉年十八童子韓重年十九玉悅之私交信問許為之妻重學於齊魯之間屬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與玉結氣死葬閭門外三年重往問其父母父母曰王大怒玉結氣死已葬矣重哭泣哀慟具牲幣往弔玉從墓側形見謂重曰昔爾行之後令二親從王相求庶必克從大願不圖別後遭命奈

豔異編 卷十一

何玉左顧宛頸而歌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志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生歿及命黃墟命之不造究之如何羽族之長名為鳳凰一三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為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當暫忘歌畢欵欵涕流不能自勝要重還冢重曰死生異道懼有尤愆不敢承命玉曰死生異路吾亦知之然今一別永無後期子將畏我為鬼而禍子乎誠欲所奉寧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還冢玉與之飲讌三日三夜盡夫婦之禮臨出取徑寸明珠以送重曰既毀

其名又絕其願復何言哉時節自愛若至吾家致敬大王重既出遂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既死而重造訛言以玷穢亡靈此不過發冢取物託以鬼神趨收重重脫走至玉墓所訴玉玉曰無憂今歸白王王粧梳忽見玉驚愕悲喜問曰爾何緣生玉跪而言曰昔諸生韓重來求玉大王不許玉名毀義絕自致身亡重從遠還聞玉已死故賣牲幣詣冢弔唁感其篤終輒與相見因以珠遺之不爲發冢願勿推治夫人聞之出而抱之玉如烟然

豔異編 卷十一

二

盧充

盧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年二十先冬至一日出宅西獵射聲中之聲倒而復起充逐之不覺忽然見道北一里許高門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復見聲門中一鈴下唱客前有一人投一撲新衣曰府君以繫郎充着訖進見少府語充曰尊府君不以僕門鄙近得書爲郎君索少女爲婚故相迎耳便以書示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識父手跡卽獻歛無復辭免便收內盧郎已來便可使女粧嚴既就東廊及

只有三日

至黃昏內白女郎嚴竟崔語充君可至東廊既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卽共拜時爲三日給食三日畢崔謂充曰君可歸女生男當以相還無相疑生女當留養救內嚴車送客充便出崔氏送至中門執手涕零出門見一犢車駕青牛又見本所着衣及弓箭故在門外尋追傳教將一人投一撲衣與充相問曰姻緣始爾別甚悵恨今故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母問其故充悉以狀對別後四年三月充臨水戲忽見傍有犢車乍沉乍浮既而上岸同

豔異編 卷十一

三

坐皆見而充往開其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共蔽女抱兒以還充又與金梳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倚倚華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合英未及秀中夏摧霜萎榮耀長幽滅世路永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充取兒梳及詩忽然不見充後乘車入市賣梳冀有識者有一婢識此還白大家曰市中見一人乘車賣崔氏女郎棺中梳大家卽崔氏親姨母也遣兒視之果如婢言乃上車敘姓名語充曰昔我姨姊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梳著棺中

可說得梳本末、充以事對、此兒亦為悲咽、齊還白母、母即令詣充家迎兒還、諸親悉集、兒有崔氏之狀、又復以充貌兒梳俱驗、姨母曰、我外甥也、即字温休、温休者是幽婚也、遂成令器、歷郡守、子孫冠蓋相承、至今其後生植字幹、有名天下、

柳參軍傳

華州柳參軍、名族之子、寡慈早孤、無兄弟、罷官于長安閒遊、上巳日於曲江見一車子、飾以金碧、從一青衣、殊亦俊雅、已而翠簾徐舉、見搵手如玉、指畫青衣

盛異編 卷十二

四

令摘芙蓉、女容色絕代、斜睨柳生長久、生鞭馬從之、即見車入、承從里、柳生知其大姓、崔氏女亦有母、青衣字輕紅、柳生不甚貧、多方賂輕紅、竟不之愛、他日崔氏女病、其舅執金吾王、因候其妹、且告曰、請為子納焉、崔氏不樂、其母不敢違兄之命、女曰、願得嫁前時柳生足矣、必不允、以某與外兄、終恐不生全、其母念女深、乃命輕紅於薦福寺僧道省院達意、柳生為輕紅所誘、又悅輕紅、輕紅大怒曰、君性正、龐奈何、小娘子如此待君子、其一微賤、便忘前好、欲保歲寒、其

可得乎、某且以足下事白小娘子、柳生再拜謝不敏、始日夫人惜小娘子情切、今小娘子不樂適王家、夫入是以偷成婚約、君可兩三日就禮事、柳生極喜、備數千百財禮、期日結婚、後五日柳挈妻與輕紅于金城、里居及旬月、金吾到求從、其母王氏泣云、吾夫亡子女孤露、被姪不待禮會、強竊女去矣、兄豈無教訓之道、金吾大怒、歸咎其子數十、密令捕訪、彌年無獲、亡何王氏歿、柳生挈妻與輕紅自金城、里赴喪、金吾之子既見、遂告父、父擒柳生、生云、某于外姑王氏處

盛異編 卷十二

五

納采娶妻、非越禮私誘也、家人大小皆熟知之、王氏既歿、無所明、遂訟于官、公斷王家先下財禮、合歸于王金吾子、常悅表妹、亦不怨前事、經數年輕紅竟潔已處焉、金吾又亡、移其宅于崇義里、崔氏不樂事外兄、乃使輕紅訪柳生所在、時柳生尚居金城、里、崔氏又使輕紅與柳生為期、兼賚看圖、堅令積糞堆與宅垣、齊、崔氏女遂與輕紅躡之、同詣柳生、柳生驚喜、又不出城、只遷羣賢里、後本夫終尋崔氏女、知羣賢里住、復與訟奪之、王生情深、崔氏萬途求免、託以艱孕

又不責而納焉。柳生長流江陵二年，崔氏與輕紅相繼殂。王生送喪哀慟之禮至矣。輕紅亦葬于崔氏墳側。柳生江陵閒居，春二月繁花滿庭，追念崔氏，凝想形影，且不知存亡。忽聞叩門甚急，俄見輕紅抱粧奩而進，乃曰：「小娘子且至，聞似車馬之聲，比崔氏入門，更無他見。柳生與崔氏敘契濶悲歡之甚，問其由，則曰：「某已與王生訣，自此可以同穴矣。人生意專必果，夙願因言曰：「某少習樂筮，頗有功。柳生即時置筮，筮調弄絕妙，二年間可謂盡平生矣。亡何王生舊使

出異編 卷十一 六

蒼頭過柳生門，忽見輕紅不知其所以，又疑人有相似者，未敢遽言。問閭里云：「流人柳參軍彌怪，更伺之。輕紅知是王生家人，亦具言于柳生。匿之蒼頭，却還城，具言于王生。生聞之，命駕千里而來。既至柳生門，於隙窺之，正見柳生坦腹於臨軒之上，崔氏女新牀，輕紅捧鏡于側，崔氏勺鉛黃未竟。王生門外極叫，輕紅鏡墜地，有聲如磬。崔氏與王生無憾，遂入柳生，驚待如賓。禮俄又失，崔氏所在，柳生與王生具言其事，二人相看不喻，大異之。相與造長安，發崔氏所葬，驗

之卽江陵所施鉛黃如新衣服肌肉，且無損敗。輕紅亦然。柳與王相誓却葬之，二人入終南訪道，遂不返。崔書生

博陵崔書生住長安永樂里，先有舊業在渭南，貞元中嘗因清明節歸渭南，行至昭應北墟隴之間，日已晚，歇馬於古道，方北百餘步，見一女人靚粧華服，穿越榛莽，似失路於松柏間。崔閑步戲逼漸近，乃以袖掩面而足趾跌蹶，屢欲仆地。崔使小童逼而視之，乃二八絕代之姝也。遂令小童詰之曰：「日暮何無儔侶

出異編 卷十一 七

而悽惶於墟間，邪默不對。又令一童將所乘馬逐之，更以僕馬奉送。美人迴顧意似微納，崔乃僕而緩逐之，以觀其近遠耳。美人上馬，一僕控之而前，纔數百步，忽見女奴三數人，哆口空息，踉蹌而謂女郎曰：「何處求之，不得擁馬行十餘步，則長年青衣駐數求立，以候崔漸近，乃拜謝。崔曰：「郎君愍小娘子失路，脫驂僕以濟之。今日色已暮，邀郎君至庄可乎。崔曰：「小娘子何忽獨步，悽惶如此。青衣曰：「因被酒興酣致此，北行一二里，復到一樹林，室屋甚盛，桃李甚芳，又有青

衣七八人迎女郎而入少頃一青衣出傳主母命曰小外甥因避醉逃席失路賴遇君子卹以馬僕不然日暮或值惡狼狐媚何所不加闔室佩感且憩卽當奉邀青衣頃之邀崔入宅既見乃命具酒酒至從容敘言某王氏外甥女麗豔精巧人間無雙欲待君子巾櫛何如崔邁逸者因酒拜謝於坐側俄命外甥出實神仙也一住三日讌游歡洽無不酌暢王氏稱其姨曰玉姨好與崔賭玉愛崔口脂合子玉姨輸玉環相酌崔輸且多先於長安買得合子六七枚都輸玉

豔異編 卷十三

八

姨崔亦贏玉指環二枚忽一日一家大驚曰有賊至其妻推崔生於後門出纔出妻已不見但身臥於一穴中惟見莞花半落松風晚清黃萼紫英草露沾衣而已其贏玉指環猶在衣帶却省初見美人之路而行見童僕以鍬鋪發掘一墓穴已至欄中見銘記曰後周趙王女玉姨之墓平生憐重王氏外甥外甥先歿後令與外甥同葬棺柩儼然開櫬中各有一合合內有玉環六七枚崔比其賭者畧無異矣又一合中有口脂合子數枚乃崔生輸者也先問僕人但見郎

君入柏林尋覓不得方尋掘此穴果不悞也玉姨呼崔生奴僕爲賊耳生感之卽爲掩瘞仍舊云

鄭紹

商人鄭紹者喪妻後方欲再娶行經華陰止于逆旅因悅華山之秀峭乃自店南行可數里忽見青衣謂紹曰有人令傳意欲暫邀君紹曰何人也青衣曰南宅皇尚書女也適于宅內登臺望見君遂令致意紹曰女未適人邪何以止于此青衣曰女郎方自往求婿故止此紹詰之俄及一大宅又有侍婢數人出命

豔異編 卷十三

九

紹入延過于館舍逡巡有一女子出容甚麗年可初笄從婢十餘並衣錦繡既相見卽謂紹曰既遂披覲當出形迹冀稍從容紹唯唯隨之復入一門見珠箔銀屏煥爛相照閣閣之內塊然無侶紹乃問女是何皇尚書家何得孤居如是耶尊親焉在嘉偶爲誰雖荷寵招幸祛疑抱女曰妾是故皇公之幼女也少喪二親久離城郭故止于此方來自適不意良人惠然辱顧旣愜所願何樂如之乃命紹升榻坐定具酒肴出妓樂不覺向夕女引一金罍獻紹曰妾求佳婿

已三年矣、今既遇君子、寧無自得、妾雖慙不稱、敢以金鼎合卺、願求奉箕帚可乎、紹曰、予一商耳、多游南北、惟利是求、豈敢與簪纓家爲戚屬也、然遭逢顧遇、謹以爲榮、但恐異日爲門下之辱、女乃再獻金鼎、自彈箏以送之、紹聞曲音淒楚、感動于心、乃飲之交、獻誓爲伉儷、女笑而起、時已夜久、左右侍婢、以紅燭前導成禮、至曙、女復于前閣備芳醪美饌、與紹懽醉、經月餘、紹曰、我當暫出、以緝理南北貨財、女泣曰、鴛鴦匹對、未聞經日離也、紹不忍矣、經月餘、紹復言曰、我

藍異編 卷十二

十

商人也、泛江湖涉道途、蓋是常分、雖深誠見、挽若不出行、亦心有所不樂、願勿以此爲嫌、當如期而至、女以紹言切、方許之、遂于家園張祖席、以送紹、乃索貨就路、至明年春、紹復至此、但見紅花翠竹、流水青山、杳亡人跡、紹號慟、經日而返、

孟氏

維揚萬貞者、大商也、多在外貿易財寶、其妻孟氏、先壽春之妓人也、美容質、能歌舞、薄知書、稍有詞藻、春日獨游家園、四望而吟曰、可惜春時節、依前獨自游、

無端兩行淚、長只對花流、吟罷泣下數行、忽有少年容貌甚美、踰垣而入、笑曰、何吟之苦、孤孟氏大驚曰、君誰家子、何得遂至于此、而復輕言也、少年曰、我性落拓不拘、檢惟愛高歌、大醉適聞吟咏、不覺喜動于心、所以踰牆而至、苟能容我、花下一接、良談我亦可、以強攀清調也、孟氏曰、欲吟詩耶、少年曰、浮生如寄、少年時猶繁花正妍、黃葉又繼、枉惹人間之恨、愁緒千端、豈如且偷頃刻之懽也、孟氏曰、妾有良人去、家數載、所恨當茲麗景、遠在他鄉、豈惟惋歎、芳菲固是

藍異編 卷十二

十一

傷嗟、吳淵所以自吟拙句、蓋導幽懷耳、不虞君之越涉吾地、而見侮如此也、宜速去、勿自取辱、少年曰、我向聞雅詠、今覩麗容、苟蒙見納、雖死尚不暇惜、況責言何害乎、孟氏命賸續賦詩曰、誰家少年兒、心中暗自欺、不道終不可、可即恐即知、少年得詩、喜不自勝、乃答之曰、神女配張碩、文君遇長卿、逢時兩相得、聊足慰多情、自是孟遂私之、挈歸已舍、少年貌既妖豔、又善玄素、綉繆好合、樂可知也、逾年而夫自外至、孟氏憂懼且泣、少年曰、勿恐、吾固知其不久也、言訖騰

身而去聞無所見不知其何怪也

曾季衡

大和四年春監州防禦使曾孝安有孫曰季衡居使宅西偏院屋宇壯麗而季衡獨處之有僕夫告曰昔王使君女暴終于此乃國色也晝日其魂或時出現郎君慎之季衡少年好色願睹其靈異終不以人鬼為間頻炷名香頗疎凡俗步遊閒處恍然疑思一日晡時有雙鬟前揖曰王家小娘子遣某傳達厚意欲面拜郎君言訖瞥然而沒俄頃有異香襲衣季衡乃

盤異編 卷十二

三

束帶伺之見向者雙鬟引一女而至乃神仙中人也季衡揖之問其姓氏曰某姓王氏字麗貞父今為重鎮昔侍從大人牧此城據此室亡何物故感君深恩窈冥情激幽壤所以不問存沒頗思相會其來久矣但非吉日良時今方契願幸垂留意季衡留之款昵移時乃去握季衡手曰翌日此時再會慎勿泄于人遂與侍婢俱不見自此每及晡一至近六十餘日季衡不疑因與大父麾下將校說及艷麗誤言之將校驚欲實其事曰郎君將及此時願一扣壁某嘗與一

二輩潛窺焉季衡亦終不肯扣壁是日女郎一見季

衡容色慘怛語聲嘶咽握季衡手曰何為負約而絕于人不可自此更接歡笑矣季衡追悔無詞以應女曰殆非君之過亦冥數盡耳乃留詩曰五原分袂真胡越燕拆鸞離芳艸竭年少烟花處處春北郎空恨清秋月季衡不能詩耻無以酬乃強為一篇曰莎艸青青雁欲歸玉腮珠淚洒臨歧雲鬟飄去香風盡愁見鶯啼紅樹枝女遂于襦帶解蹙金結花合子又抽翠玉雙鳳翅一隻贈季衡曰望異日覩物思人無以

盤異編 卷十二

三

幽冥為隔季衡搜書笈中得小金鏤花如意醉之季衡曰此物雖非珍異但貴其名如意願長在玉手操持耳又曰此別何時更會女曰非一甲子無相見期言訖嗚咽而沒季衡自此寢寐思念形體羸瘠故舊丈人王回推其方術療以藥石數月方愈乃詢王原紉婦人曰王使君之愛女無疾而終于此院今已歸葬北郎山或陰晦而竟常游于此人多見之則知女詩北郎空恨清秋月也

西湖女子

乾道中江西某官人赴調都下因游西湖獨行疲倦小憩道傍民家望雙鬟女子在內明豔動人寓目不少置女亦流盼寄情士眷眷若失自是時一往女必出相接笑語綢繆挑以微詞殊無羞拒意然冀頃刻之歡不可得既注官言歸往告別女乘間私語曰自與君相識彼此傾心將從君西度父母必不許奔而馳志又我不忍爲使人曉夜勞於寤寐如之何則可士求之於父母啖以重幣果峻却焉到家之後不復相聞之又五年再赴調丞尋舊游茫無所覩矣悵然

黠異編 卷十三

空還忽遇之於半塗雖年貌加長而容態益媚秀即呼揖問訊女曰隔濶滋久君已忘之邪士喜甚扣其徒舍之由女曰我久適人所居在城中某巷吾夫坐庫務事暫係府獄故出而祈援不自意值故人能過我啜茶不士欣然並行二里許過士旅館指示之女約就彼從容遂與之狎士館僻在一處無他客同邸女曰此自可棲泊無庸至吾家乃攜手入其室留半歲女不復顧家亦間出外畧無分毫求索士亦不憶其有夫未嘗問將還議挾以借逝始歛衽舉履曰自

凡如夢

凡如夢

向來君去後不能勝憶念之苦厭厭成疾甫期年而亡今之此身蓋非人也以宿生緣契幽魂相從歡期有盡終天無再合之歡無由可陪後乘慮見疑訝故詳言之但陰氣侵君已深勢當暴瀉惟宜服平胃散以補安精血士聞語驚惋良久乃云我曾看夷堅志見孫九鼎遇鬼亦服此藥吾思之藥味皆平可得功效如是女曰其中用蒼朮去邪氣上品也第如吾言既而泣下是夜同寢如常將旦慟哭而別暴瀉下服藥一切用其戒後每爲人說尚悽慘不已

黠異編 卷十三

蓮塘二姬

政和收元七月之望士人楊彥采陸升之載酒出游蓮塘舟回日夕夜泊橫橋下月色明霽酒各半醒聞鄰船有琵琶聲意其歌姬舟也躡而窺之見燈下一姬自弄絃索二人竟往見之詢其所由答曰妾大都樂籍供奉女也從人來游江南值彼往雲間收布妾獨處此候之尚未回也二人命取舟中餞餘肴核就燈下同酌姬舉止閒雅姿色娟麗二人情動於中稍挑謔之姬亦不以爲嫌求其歌以侑觴則曰妾近夕

冒風喉咽失音不能奉命二人強之乃曰近日遊訪
西子陳迹得古歌數首敢奉清塵不訝為荷凡一歌
侑飲一觴歌曰風動荷花水殿香姑蘇臺上宴吳王
西施醉舞嬌無力笑倚東窗白玉床再歌曰吳王舊
國水烟空香徑無人蘭葉紅春色似憐歌舞地年年
先發館娃宮又曰館娃宮外似蘇臺鬱鬱芊芊草不
開無風自偃君知否西施裙裾拂過來又曰半夜娃
宮作戰場血腥猶雜宴時香西施不及燒殘蠟尤為
君王泣數行又曰春入長洲草又生鷓鴣飛起少人

盤異編 卷十二

十六

行年深不辯娃宮處夜夜蘇臺空月明又曰幾多雲
對倚青冥越焰燒來一片平此地最應沾恨血至今
青艸不勻生又曰舊苑荒臺楊柳新菱歌青唱不勝
春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彥采曰歌韻
悠柔含悲聳愴固云美矣第西施乃亡人家國妖艷
之流不足道也願更他曲以滌塵抱何幸如之姬更
歌曰家國興亡來有以吳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
亡吳國越國亡來又是誰彥采曰此言固是然皆古
人陳言素所厭聞者大都才人四山五岳精靈間氣

之所聚會有何新聲傾耳一聽又歌曰家是紅羅亭
上仙謫來塵世已多年君心既逐東流水錯把無絲
常有緣歌竟掀蓬攬衣躍入水中彥采大驚汗背而
覺一夢境也尋升之共話醉眠脚後不能寤也翌日
事傳吳下

金鳳釵記

大德人揚州富人吳防禦居春風樓側與宦族崔君
為隣交契甚厚崔有子曰興歌防禦有女曰興娘俱
在襁褓崔君因求女為興歌婦防禦許之以金鳳釵

盤異編 卷十二

十七

一隻為約既而崔君游宦遠方凡一十五載並無一
字相聞女處閨閣年十九矣其母謂防禦曰崔家郎
君一去十五載不通音耗興娘長成矣不可執守前
言令其挫失時節也防禦曰吾已許吾故人矣況誠
約已定吾豈食言者也女亦望生不至因而感疾沉
綿枕席半歲而終父母哭之慟臨歛母持金鳳釵撫
尸而泣曰此汝夫家之物也今汝逝矣吾留此安用
遂簪於其髻而殯焉殯兩月而崔生至防禦迎之訪
問其故則曰父為宣德府理官而卒母亦先逝數年

矣今已服除故不遠千里而來此防禦下淚曰與娘
薄命爲念君故得疾於兩月前飲恨而死今殯之矣
引生入室至其靈席前焚楮錢以告之舉家號慟防
禦謂生曰郎君父母既沒道途又遠今既來此可便
於吾家住宿故人之子卽吾子也勿以與娘沒故自
同外人卽令搬挈行李於門側小齋安泊將及半月
時值清明防禦以女新沒墳墓舉家上冢與娘妹慶
娘年甫十七是日與家衆同赴新墳惟留崔生在家
至暮回歸天色已黑崔生於門迎有轎二乘前轎已

豔異編

卷十一

十一

人後轎至生前忽有物墮地鏗然生急往拾之乃金
鳳釵一隻欲納還防禦則中門已閉生還小齋明燭
兀坐思念姻緣挫失而子身寄跡於人亦非久計長
嘆數聲方欲就枕忽聞剝啄扣門問之則不答不問
則又扣如是者三乃勉強起開門視之一女殊麗立
于門外遽舉裙而入生大驚女子低容歛氣向生細
語曰崔郎不識妾邪妾乃與娘之妹慶娘也適來墜
釵轎下君拾得否欲止生室生以其父待之厚拒之
甚確至于再三女忽赧怒曰吾父以子姪之禮待汝

此言慶娘

此言

女子知我

置留小齋汝乃敢於深夜誘我至此欲將何如我前
之於父訟汝于官必不捨汝矣生懼不得已而從焉
至曉乃去自是暮隱而入朝隱而出往來於小齋可
一月半忽一夕謂生曰妾處深閨君居外館今日之
事幸而無人知覺誠恐好事多磨佳期易阻一旦聲
跡彰露親庭罪責閉籠而鎖鸚鵡打鳥而驚鴛鴦在
妾固所甘心於君誠恐累德莫若先事而發懷辭而
逃或晦迹深村或潛蹤別郡庶得優游偕老不致分
離也生頗然其計曰卿言亦自有理吾方憐之因自

豔異編

卷十一

十一

念零丁孤苦素乏親知雖欲逃亡竟將焉往嘗聞父
言有舊僕金榮者信義人也若鎮江呂城以耕種爲
業今往投之庶不我拒至明日五更與女輕裝而出
買船過瓜州奔丹陽訪于村氓則金榮在焉其家殷
富爲本村保正生乃大喜造其門至則初不相識也
生言其父姓名爵里及已乳名方始記認則思而哭
其主擁生在堂而拜認曰此吾家郎君也生具告以
故乃虛正堂而處之事之如事舊主衣食之需供給
甚至生住金榮家將及一年女告生曰始也懼父母

見責故與君為車氏之逃蓋出于不獲已也今則舊殺既沒新穀將登歲月如流已及暮矣且愛于之心人皆有之今而自歸喜于再見庶不我罪況父母生我恩莫大焉豈有終絕之理乎盍往見之生從其言即與之別金榮渡江入城將近其家謂生日妾與逃竄一年今遠與君同往或恐觸彼之怒君可先行見之妾乃艤舟於此以候臨行復呼生回以金鳳釵與之曰如或疑拒當出此以示之可也生至門防禦避之欣然反致謝曰昨日顧待不周致君不安其所

註異編 卷十一

有他適老夫之罪也幸勿見責生拜伏不敢仰視但稱死罪防禦不知其故曰何故乃爾願得開陳釋我疑慮生惶愧言曰曩者房帷事密兒女情多負不義之名犯私通之律不告而娶竊負而逃竄伏村墟避延歲月音容久阻書問莫傳情厚篤於夫婦恩愛忘乎父母今則過攜令愛同此歸寧伏望察其深情恕其罪譴使得終能偕老永遂于飛大人有溺愛之恩小子有室家之樂是所望也惟冀憫焉防禦聞之登曰吾女臥病在床今乃一載鐘粥不進轉側須人豈

有是事也生謂其恐為門戶之辱故飾詞以拒之乃曰目今慶娘在於舟中可令人昇取之來防禦雖然不信即令家童馳往視之至江舟迹並無所見防禦大怒崔生責其妖妄生乃袖中取出金鳳釵以進防禦見之駭然大驚曰此物吾亡女與娘沒葬之釵胡為而至此哉疑惑之際慶娘忽于床上欣然而起出至堂前拜其父曰與娘不幸早辭嚴侍遠奔荒郊然與崔生緣分未斷今來此意亦無他特以此說有愛妹慶娘續其婚爾如所請官從則吾病患當即痊愈

註異編 卷十一

不用女言命盡此矣舉家驚駭視其身則慶娘而言動舉止即與娘也父詰之曰汝既死矣安得復於人世為此亂惑也對曰女之死也冥司以女無罪不復拘禁得隸王皇娘娘帳下掌傳牋奏切以世緣未盡故特給假一年來與崔郎了此一段姻緣爾防禦聞其言乃許之即斂容拜謝其父又與崔生執手歎歎為別且曰父母許我矣汝好做嬌容慎毋以新人而忘故人也言訖慟哭而仆于地眾視之已死矣急以湯藥灌之移時乃甦其病即瘥行動如常叩以前事

並云罔知始覺如夢、不記先言、防禦遂涓吉續崔生之婚、生感與娘之情、以金鳳釵賣于市、得鈔二十錠、盡買香燭楮幣、資詣瓊花觀、命道士建醮三晝夜、以報與娘與娘復托夢於崔生曰、薦拔尚有餘情、雖隔幽冥、實深感佩、小妹慶娘、直性柔和、宜善待之、生聞之驚悼而覺、此後遂絕、嗚呼異哉、

豔異編 卷十二

豔異編跋

余慨王弇州先生之豔異編窮奇索隱、微探奧凡、目所未覩、耳所未聆者、靡不具載、佐幽人之雅興、適逸士之高懷、至若關中少婦、禪林老叟、頓忘長夜之寂、永舒白晝之岑、詎非曠古來野史中之一大觀、第譏賞傷于剗、直排敘任其浩繁、故披覽者不無欣厭、參半焉、得玉茗堂一摘評之、真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矣、是役也、豈曰小補云乎、

茗東無瑕道人書于天香館



廣艷異編序

蓋自八年乘楫孟筴山海之圖九枝
貢金周鑄神姦之鼎齊諧因而志怪
卯衍緣以譚天鼠臂蟲肝詫移山於
愚史故眉蝸角侈釣海於任公孰為
擊水之鵬盡是覆蕉之鹿厄言



日出此道孫鬱洞冥志於東方檢遺
蒐於王子奇章玄怪俯翹靈虛于
寶搜神高燕坱圠之不一音藜閃爍
掩中壘之情綜白鳳離披跨子雲之
澹澹獵奇綜于十際抽隸首之所
難窮戈新致於九山揭章亥之所

未步遂使山靈晝泣莫逃牛渚之
犀河伯宵啼盡獻驪宮之貝可謂
抽泰山之玉牒拔禹穴之金符應比
竹而新吹唱于喁以滬和已自衆說
散於絲絃而艷異聯為倚合六庚
寶冊鋪星彩於鸞綃二酉瑤編標

霞光於兔蕩黃姑織女隨錦字
呈姿海晏九天笑映瓊筵而現異觀
精靈之易奕廣收宋井商羊感游
氣之絢氳并及盧家金鏡筆於為
雲為雨楚臺之賦文成胡帝胡天
南國之姝堪老亦以寫其柔態最

玉洞之桃花志彼山情寄金溝之柳
葉遂使千秋青汗竟為一代黃流
誠哉鬼史董狐何媿禪官龍象
第珠探驪項或按劍於連城羽集
鶴鴝或迷雲於五色蘭膏夜永
或未弘威耳之談芝檢風清

未啟枕藏之袂且步五新而不
時回故而轉蘇寸喙為之子甫之厄
湘帖為不窮之府是以復開魯壁
駕天駟於西崑細繹義裁圖揖河
龜于東壁剪熊皮而薦幣款獻
盡是風雲羊狐腋以成裘咳唾皆

為珠玉置之秋閣刺開匡氏之願
副在靈心堪佐張君之舌倘遇月
生銀海虬漏初傳雪滿瑤峯獸
爐共倚篝猶龍之勝友徵倚馬之
奇譚爾乃抽窠廊于燕領逞淫
洋於犀齒英之鳳羽簇翠屏

以成文閃、蜃樓幻金波而現乃
使燒殘絳纒佳氣常浮凍合玉
樓輕寒不入乃從容文酒徒倚
清宵鷓絃罷响於涼州驪串停
歌于子夜輕顏半頰倒白其之詞
源香篆微銷戟碧雞之舌及探幽

素隱披龍藏於揚眉揉粉團脂狎
蛾眉於抵掌抽五車其未已醉一石
而何辭是皆藉藻瑤函乃以增
光玉塵雖受譽于大雅必是賞于
通人者也倘謂微言可以解紛何慚
莊論神道由以設教高贊聖謨則

廣豔異編

卷一

五

是得魚兔於筌蹄悟神奇於糟粕
茲編雖庶非敢期請俟郢
斤以備臣質

東宇山人吳大震書於印月軒



廣豔異編

凡例

延陵生曰豔異之作倣於瑯琊別隱菟玄
探微獵怪幾令齊諧無所置喙夏革無所
藏奇可謂珠綴群琲玉登衆鼓者矣說者
謂是勝國名儒夙存副墨弁山第以枕中
之秘為架上之書耳然千秋漆吏孰會其
神直求義足解頤何必屬郭屬向况林

廣豔異編

卷一

十

捉刀亦自有曹公本色烏黑鵠白豈足
乎是編覆以新裁準其故例微函殊有特
著其凡

蓋聞致九紋之玳瑁必藉金篦探七尺之珊瑚
須沉鐵網是以神遊宛委幾燃太乙之藜心
醉娜嬛父滌君苗之硯

蓋聞春蘭秋菊固爭豔於芳林盆草瓶花亦獻
妍於小築是以緝丹山之羽時披冊府之遺

函探赤水之珠間及閭閻之胙說

蓋聞折楊黃華之味乍聽斯奇採菱淥水之歌
狎聞則厭是以事抽新穎即戲語亦付紅兒
蹟涉陳筌雖難致不登綠管

蓋聞合樂咸池不程音於獨奏微材鄧野豈借
美於單柯是以架滿五車盡可作金壺之液
喙長三尺無不為玉塵之資

蓋聞齊謳燕舞總各絕其天機鳧短鶴長亦其
恬於造物是以男寵我里彼既已盡擷其美
定襲宜寬我不嫌特補其缺

蓋聞萬流攝於一流離則不得不合一月標為
萬月合則不得不離是以彼所散而成章此
或為同纏之璧昔所聚而成體今或為分曜
之珠

蓋聞被名娃以纂組愈覺標鮮飾溝斷以銀黃
全資振藻是以光能照乘固亟載於魏車環

不掩瑜亦微加以郢削

蓋聞橘柚相梨味雖殊而各適笙鏞絲竹聲不
一而齊調是以駭目則驚何必盡娥媼之秀
悅心斯賞時亦多汗漫之奇

蓋聞連城之賞時按劍於寸瑕隆棟之良或輟
斤於尺朽是以五花聚管動暮洛水之銀鈞
三豕渡河盡埽風庭之落葉

蓋聞牛鬼蛇神造化之絨已剖驚雷掣電乾
之局日新是以探象驪淵何必以風幡自眩
燃犀牛渚直須與月指同觀

是例於

廣豔異編總目

卷之一

神部一

卷之二

神部二

卷之三

僊部一

卷之四

僊部二

卷之五

僊部三

卷之六

鴻象部

卷之七

宮掖部

卷之八

幽期部

卷之九

情感部一

卷之十

情感部二

卷之十一

伎女部

卷之十二

夢遊部

卷之十三

義俠部

卷之十四

幻術部一

卷之十五

幻術部二

卷之十六

徂異部

卷之十七

定數部

卷之十八

冥跡部

卷之十九

冤報部

卷之二十

倣詭部

珍奇部

卷之二十一

器具部一

卷之二十二

器具部二

卷之二十三

草木部

卷之二十四

鱗介部

卷之二十五

禽部

卷之二十六

獸部一

卷之二十七

獸部二

卷之二十八

獸部三

卷之二十九

獸部四

卷之三十

昆虫部

獸部五

卷之三十一

妖怪部

卷之三十二

鬼部一

卷之三十三

鬼部二

卷之三十四

鬼部三

卷之三十五

鬼部四

夜叉部

神部一

巫山神女

蕭總字彥先自建業歸江陵值宋廢帝元徽中四方多亂因游明月峽愛其風景遂盤桓累歲常於峽下枕石漱流時春向晚忽聞林下有人呼蕭卿者數聲驚顧去坐石四十餘步有一女把花招總總忽異之又常知此有神女之視其容貌當可笄年所衣之服非世所有所佩之香世所聞謂總曰蕭郎遇此未曾見也今幸良晨有暇

總恍然行十餘里乃見溪上有宮闈甚壯殿宮門左有侍女二十人皆十四五並神仙之容其服則服玩之物俱非世有心亦喜卓一夕綉線以至天曉忽聞山鳥晨叫巖泉韻清出戶臨軒將窺舊路見煙雲正重殘月在西神女執總手謂曰人間之人神中之女此夕歡會萬年一時也總曰神中之女豈人間常所望也女曰妾實此山之神上帝三百年一易不似人間之官來歲方終一易之後遂生他處今與郎契合亦有因由不可陳也言訖乃別神女手執一玉指環謂曰此妾常服玩未曾離手今求別寧不相遺願郎穿指慎勿忘心總曰幸見顧錄感恨徒深執此

懷中終身是寶天漸明總乃拜辭掩涕而別攜手出戶已見路分明總下數步迴顧宿處宛見巫山神女之祠也他日持玉環至建業因詰於張景山景山驚曰吾嘗遊巫峽見神女指上有此玉環世人相傳云是晉簡文帝李后曹夢遊巫峽見神女神女乞后玉環覺後乃告帝帝遣使賜神女吾親見在神女指上今卿得之是世世異人矣總歸太祖建元末方徵召未行帝崩世祖即位累為中書舍人初總為制書御史江陵舟中偶而忽思神女事悄然不樂乃賦詩曰昔年巖下客宛似成今古徒思明月人願濕

北海神女

開元初有三衛自京還青州至華嶽廟前見青衣婢衣冠故惡來白云娘子欲見因引前行遇見一婦人年十六七容色憔悴曰已非人華嶽第三新婦夫婿極惡家在北海三年無書信以此尤為嶽子所薄聞君遠還欲以尺書報累若能相為家君當有厚報遂以書付之其人亦信士也問北海於何所送之婦人云海池上第二樹但扣之當有應者言訖訣去及至北海如言送書扣樹畢忽見朱門在樹下有人從門中受事人以書付之入頃之出云大王請客入隨行百餘步後入一門有朱衣人長丈餘左右侍女

數千百人坐畢乃曰三年不得友書讀書大怒曰奴輩
爾乃傳教召左右虞候須臾而至悉長丈餘巨頭太鼻狀
貌可惡令調兵五萬至十五日乃西伐華山無令不勝二
人受教走出乃謂三衛曰無以上報命左右取絹二疋贈
使者三衛不悅怨二疋之少也將別朱衣人曰兩絹得二
萬貫方可賣慎毋賤與人也三衛既出欲驗其事復往
陰至十五日既暮遙見東方紫氣如蓋稍稍西行雷震
聖聲聞百里須臾華山大風折樹自西吹雲雲勢益壯
至華山雷火喧薄遍山酒赤久之方罷及明山色黛黑
三衛乃入京賣絹買者聞求二萬莫不咄駭以為狂人
日有白馬丈夫來買直銀二萬不復躊躇三衛因問
用丈夫曰渭州神妓女用此絹贈遺天下唯北海綉
方欲令人往市聞君賣北海綉故來耳三衛得錢數月
易畢東還青土行至華陰復見前時青衣云娘子敬來謝
恩便見青蓋轎車自山而下左右從者十餘輩既至下車
亦是前時女郎容服炳煥流目清眇迨不可識三衛拜乃
言曰蒙君厚恩遠報父母自開戰之後恩情頗深但愧無
可仰報耳然三郎以君違書故移怒於君今將兵五百於
潼關相候君若往必為所害可且還京不久大駕東幸
神懼鼓車君若坐於鼓車則無慮也言訖不見三衛大

即時還京後數十日會玄宗幸洛乃以錢與主鼓車
鼓車出關因得無恙

螺女

常州義興縣有鰥夫吳堪少孤無兄弟為縣吏性恭順其
家臨荆溪常於門前以物遮護溪水不曾穢污每縣歸則
臨水看翫敬而愛之積數年忽於水濱得一白螺遂拾歸
以水養自縣歸見家中飲食已備乃食之如是十餘日
堪疑鄰母哀其寡獨故為之執爨乃卑謝鄰母母曰何必
辭君近得佳麗脩事何謝老身堪曰無因問其母母曰
每入縣後便見一女子可十七八容顏端麗衣服輕
饌訖即却入房堪意疑白螺所為乃密言於母曰堪
當稱入縣請於母家自隙窺之可乎母曰可明旦詐出乃
見女自堪房出入厨理爨堪自門而入其女遂歸房不得
堪拜之女曰天知君敬護泉源力勤小職哀君寡獨勸余
以奉媿幸君垂慈無致疑阻堪敬而謝之自此彌將敬洽
聞里傳之頗增駭異時縣宰豪士聞堪美妻因欲圖之堪
為吏恭謹不犯管書宰謂堪曰君熟於吏能久矣今要銀
蠅毛及鬼臂二物晚衙須納不應此物罪責非輕堪唯而
走出度人間無此物求不可得顏色慘沮歸述於妻乃曰
吾今夕殞矣妻笑曰君憂餘物不敢聞命二物求之安能

致矣堪聞言憂色稍解妻曰辭出取之少頃而到堪得以
納令視二物微笑曰且出然終欲害之後一日又召堪曰
我要蠅斗一枚君宜速覓此若不至禍在君矣堪承命奔
歸又以告妻妻曰吾家有之取不難也乃為取之良久牽
一獸至大如犬狀亦類之曰此蠅斗也堪曰何能妻曰能
食火君速送堪將此獸上宰宰見之怒曰吾索蠅斗此乃
犬也又曰必何所能曰食火其糞火宰遂索炭燒之遣食
食訖糞之於地皆火也宰怒曰用此物矣為令除火場糞
方欲害堪吏以物及糞應手洞然火颺暴起焚牆宇煙
焰四合彌亘城門宰身及一家皆為煨燼乃失吳堪及妻
其縣遂遷於西數步今之城是也

胡母班

胡母班曾至泰山之側忽於樹間逢一絳衣騎呼班云泰
山君召母班驚愕逡巡未答後有一騎出呼之遂隨行數
十步騎請母班暫瞑少頃便見宮室威儀甚嚴母班乃入
閣拜謁主為設食語母班曰欲見君無他欲附書與女擇
耳母班問女郎何在曰女為河伯婦母班曰輒當奉書不
知何緣得達答曰今適河中流使和舟呼青衣當自有取
書者母班乃辭出昔驢復令閉目有頃忽如故道遂西行
如神言而呼青衣須臾果有一女僕出取書而沒少頃復

出云河伯欲暫見君卿亦請目遂拜謁河伯伯乃大
設酒食詞旨殷勤臨別謂母班曰感君遠為致書無物相
奉於是命左右取吾青絲履來以貽母班母班出瞑然忽
得還舟遂於長安經年而還至泰山則不敢潛過遂推樹
自稱姓名從長安還欲啓消息須臾昔驢出引母班如何
法而進因致書馬府君請曰當別遣報母班語訖如何忽
見其父着械徒作此輩數百人母班進拜流涕問大人何
因及此父云吾死不幸見譴三年今已二年矣困苦不可
處知汝今為明府所識可為吾陳之乞免此役更欲得
社耳母班乃依教叩頭陳乞府君曰死生異路不可相

身無所惜母班若請方許之於是辭出還家歲餘兒子

亡畧盡母班惶懼夜詣泰山推樹求見昔驢遂迎之而
母班乃自說昔辭曠拙及還家兒死亡至盡今恐禍故未
已輒來啟白幸蒙哀救府君撫掌大笑曰昔語君生死異
路不可相近故也即敕外召母班父須臾至庭中間之昔
求還里社當為門戶作福而孫息死亡至盡何也答云久
別鄉里自忻得還又遇酒食充實念諸孫召而食之耳
於是貸之父泣而出母班後有兒皆無恙

擒惡將軍

趙王女遂

再遂者齊人也

不知書無以進達因耕於長山其妻趙氏美姿質性復輕蕩一日獨遊於林藪間見一人衣錦衣乘白馬侍從百餘皆攜劍戟過之趙氏曰我若得此夫死亦無恨錦衣人回顧笑之左右問趙氏曰暫為夫可乎趙氏應聲曰君若暫為我夫我亦懷若恩也錦衣遂下馬入林內既別謂趙氏曰當生一子為明神善保愛之趙氏果有孕及期生一兒髮赤面青遍身赤毛僅長五寸眼有光耀遂甚怪之曰此必妖也可殺之趙氏曰此兒託體於君又何妖或是異人何殺之耶必殺及為害若何遂懼而止趙氏藏之密室至七歲其兒忽長一丈俄又自空有一大鳥飛下兒走出上鳥背飛去其婦朝夕哭之經數月兒自外來懷金劍等物引兵士可千餘人至門直入拜母曰我是遊冥者子幸託身於母受生育之恩未能一報我今日後時一來拜親待我微答母恩即不來矣趙氏曰兒自為何神也兒曰母慎勿言我已補東方擒黑將軍東方之地不遵明祇擅為惡者我皆得以誅之趙氏取酒炙以飼之乃謂兒我無多酒炙不可以及將士兒笑曰母但一杯酒灑空中即兵士皆飲酒也母從之見空中酒下如雨兵士盡仰面而飲之兒乃遽止曰少飲別謂母曰若有息檀焚香通告我當立至言訖上馬如風雨而去後一年趙氏父亡

趙氏往葬之其父家每夜有鬼兵可千餘圍其宅有神扣門言曰我要為祠宇爾家翁見來投我爾當速去不然皆殺之趙氏忽思兒言乃焚香以告其夕兒引兵千餘至令一使詰之神人茫然收兵為隊自縛於兒前兒呵責盡殺其眾謂母曰此非神也是強鬼耳生為史朝義將戰亡之後無所歸自收戰亡兵引之來此欲擅立祠宇耳母曰言家翁已在我左右爾試問之其兒令擒神人闕也曰爾所謀事我盡知之不須言也但何以無故追趙玉耶今在何處其人泣告曰望將軍哀念生為一將不能自立而死於陣前死後敬求一神又不能良圖今日有靈或將軍不以此罪告上天容在麾下必效死節王何在神曰寄在趙大夫塚內兒乃立命於塚內至趙玉尋蘇趙氏切勸兒恕神之罪兒乃釋縛命為小將乃辭其母泣而言曰我在神道不當頻出遊冥間不復來矣母喜自愛又如風雨而去自後絕然不至矣

社公

甄中守叔讓中山人為雲社今未至惠懷縣忽有一人來通云社郎須更便至年少容貌美淨既坐寒温云大人見使貧慕高接欲以妹與君婚故言此意甄愕然曰僕長大且已有家何緣此理社郎復云僕妹年少且色少雙

必欲得佳對公何見拒甄曰僕老翁見有婦豈容違越相與反覆數過甄殊無動意杜郎有恚色云大人當自來恐不得遠爾既去便見兩岸上有人著憤提馬鞭羅列相隨行從甚多社公尋至鹵簿樂從如方伯乘馬鑿青障赤絡後車數乘女郎乘四望車錦步障數十張婢子八人夾車前衣服文采所未嘗見便於甄傍邊岸上張幔屋舒薦席社公下隱膝几坐白旃座褥王唾壺以瑇瑁為手中籠扇白犀尾女郎却在東岸黃門白拂夾車立婢子在側社公謂甄曰僕有陋女情所鍾愛以君體德令茂會結因小兒已具宣此青甄曰僕既老瘁已有室且大雖貧貴聘不敢聞命社公復云僕女年始二十姿色四德之備今在岸上勿復為煩但當成禮耳甄拒之謂是邪魅便拔刀橫膝以死拒之不復與語社公大憤便令呼三班兩虎來張口正赤號呼裂地徑跳上如此數次相守至天明無如之何便去留一牽車將從數人欲以迎甄使移至惠博山莊中住所迎車及入至門中有一人著單衣帽向揖於使住不得前甄停十餘日方敢去猶見二人著者憤提馬鞭隨遂亡

未央老翁

漢武帝宴於未央方噉黍雁忽聞人語云老臣冒死自請不見其形尋覓良久梁上見一老翁長八九寸面目頽鬚鬚髮皓白拄杖僂步篤老之極帝問曰叟姓字何居在何處何所痛苦而來訴朕翁綠柱而下放杖稽首嘿而不言因仰頭視屋俯指帝脚忽然不見帝駭愕不知何等乃曰東方朔必識之於是召朔以告朔曰其名為藻水木之精夏巢幽林冬潛深河陛下頃日頻興造宮室斬伐其故來訴耳仰頭看屋而復俯指陛下脚者是也願陛下室足於此帝感之既而息後幸瓠子河聞水底有琴聲前梁上翁及年少數人絳衣素帶纓佩甚鮮皆長八有一人長尺餘凌波而出衣不需濡或有挾樂器者食為之輒騰命列坐於食案前帝問曰聞水底奏樂君耶老翁對曰老臣前昧死歸訴幸蒙陛下天地之施即息斧斤得全其居不勝歡喜故私相慶樂耳帝曰可得奏樂否曰故實樂來安敢不奏其最長人便絃而歌曰天地德兮垂至仁懸幽魄兮停斧斤保窻宅兮庇微身願天子兮壽萬春歌聲小大無異於人清徹統越梁棟又二人鳴管撫節調瑟諧帝歡悅舉觴並勸曰不德不足當雅覲老翁等並起拜受爵各飲數升不醉獻帝一紫螺殼中有物狀如牛鼎帝曰朕聞無以識此物曰東方生知之耳

下沒淵底倏忽還到得一大珠徑數寸明精絕世奇異
翫翁等忽然而隱帝問胡紫螺殼中何物胡曰是蛟龍
以傳面令人好顏色又女子在孕產之必易會後宮產
者試之殊有神効帝以脂塗面便悅澤又曰何以此珠
洞穴珠朔日河底有一穴深數百丈中有赤蚌蚌生珠
以名焉帝既深歎此事又服胡之奇識

泰山四郎

唐兗州鄒縣人姓張曾任縣尉貞觀十六年欲詣
途經泰山謁廟祈禱廟中府君及夫人并諸子等
像張遍拜訖至第四子旁見其儀容秀美同行五人

祝曰但得四郎交游賦詩舉酒一生分舉何用仕宦
數里忽有數十騎馬揮鞭而至從者云是四郎曰向見兄
垂顧故來仰謁又曰聞欲赴蓬然今歲不合得官復恐在
途有災不須去也張不從執別而去行百餘里張及同伴
夜行被賊劫掠裝具並盡張遂祝曰四郎豈不相助有頃
四郎車騎畢至驚嘆良久即令左右追捕其賊顛仆迷惑
却來本所四郎命決杖數十其賊腥膻皆爛已而別去四
郎指大樹曰兄還於此相呼也是年張果不得官而歸至
向期處大呼四郎俄而四郎至乃引張云相隨過宅即有

飛樓綺觀架迴凌空侍衛嚴峻有同王者張既入四郎云
須然府君始可安乃引入經下餘重門趨而進至大堂下
謁拜見府君絕偉張戰懼不敢仰視判事似用朱書字皆
極大府君命使者宣曰汝乃能與吾兒交游深為善道宜
俾一二日讌聚隨便好去即令引出一別館盛設珍羞
海陸畢備奏樂盈耳即與四郎同室而寢已經三宿張至
明日遊戲庭序徘徊往來遂窺一院正見其妻於眾客
前荷柳而立張還甚不悅四郎怪問其故張具言之四郎
大驚云不知嫂來此也即自往造諸司法所其類乃
十人見四郎來咸去下陞重足而立以手招一司法

且言此事司法報曰不敢違命然須白錄事知遂召
錄事諾云必須夾此案於眾案之中方便同判始可
司法乃斷云此婦女勘別案內常有寫經持齋功德不合
即死遂放令歸家張與四郎涕泣而別仍云唯作功德可
以益壽張乘本馬其妻自從四郎借馬與妻同歸妻雖精
魂事同平素行欲至家可百步許忽不見張大怪懼走至
家中即逢男女號哭又知已殞張亟呼兒女即往發之開
棺妻忽起即坐嘖然笑曰為憶男女勿怪先行於是已死
經六七日而蘇云

泰山君

大業元年兗州佐史董慎性公直明法理自都督
用法有不直必犯顏而諫之雖加譴責亦不知懼必俟
正而後退常因授衣歸家出州門逢一黃衣使者曰泰山
尹呼君為錄事因出懷中牒示慎牒曰董慎名稱茂實案
牒精練將平疑獄頃僕良能權差知右曹錄事即其分
後署曰倨慎謂黃衣者曰府君呼我豈有不行然不識府
君名謂何使者曰錄事勿言到任即知矣自持大布袋
慎其中負之出兗州郭因致囊於路左汲水調泥封慎
慎都不知經過遠近忽聞大唱曰范慎追董慎到使
曰諾趨入府君曰所追錄事今復何在使者曰真司
恐或謂請左曹曹錄事可謂能防慎也便令
遣董慎取左曹囊盛右曹錄事可謂能防慎也便令
扶去目泥賜青縑衫魚鱗袋
命左右取榻令坐曰辭君公正以是請今有閩州司馬
令狐實等六人實無聞獄承
曹府以實是太元夫人三
等親准令逃
不可止遏已具名申天曹天曹以為罰旋唯輕亦令董減
三等余恐後人引例多矣君謂官如慎曰夫水照妍蚩
而人不怨者以至清無情於天地刑法豈宜恩貸奸慝
然慎一胥吏耳素無文字雖知不可終語無條貫常州府

秀才張審通辭彩雋拔足得備君管記府君令帖召之俄
頃至審通曰此易耳君當判以狀申府君曰君善為我辭
即補左曹錄事仍賜衣服如董慎各給一玄狐每出即乘
之審通判曰天本無私法宜畫一苟從恩貸是資奸行今
狐實前命減刑已同私請程後申簿訴且異罪疑償
通減之科實失公家之論請依前付無間獄仍錄狀申
曹郎有黃衫人持狀而往少頃復持天符曰所申文
起異端奉主之宜但合遵守周禮八議一曰議親
國中釋冲符亦曰無不親是則典章昭然有何不
使太元功德不能鹿三等之親仍敢愆違須有
可罰不衣紫六十甲子餘依前處分府君大怒
為判辭使我受譴即命左右取方寸肉塞其一耳
聞審通訴曰乞更為判申不允即甘當再罰府君曰君
我去罪即更與君一耳審通又判曰天大地大本乃無親
若使有親何由得一苟欲因情變法實將生偽喪真太古
以前人猶至朴中古之降方聞各親其可使太古育物之
心生仲尼觀蜡之數無不親是非公也何必引之請寬
耳之辜敢薦沃心之藥庶其聞實用得平均令狐實等請
依正法仍錄狀申天曹黃衣人又持往須臾又有天符來
曰再省所申甚為允當府君可加六天罰正使令狐實程

者等並正法處置府君即謂審通曰非君不可正此獄因命左右割下耳中肉令一小兒壁之為耳安於審通額上曰塞君一耳與君三耳何如又謂慎曰甚願君薦賢以成我美然不可又留君當壽一周年相報耳君兼本壽得二十一年矣即送歸家使者復以泥封二人布囊各送至宅歛如瀉出而額問妻子妻子云君亡精魂已十餘日矣自此果二十一年而審通數日額覺疼遂踴出一耳前至耳而踴出者左也時人笑曰天有九頭鳥地有三身人亦呼為鷄冠身才看慎初思府君稱鄰後方知審通鄰字也

泰山三郎

趙州盧參軍新婦之任其妻甚美數年罷官還鄉五月五日妻欲之市求續命物上於舅姑車已臨門忽暴心痛食頃而卒盧生號哭畢往見一諫大夫明崇儼扣門甚急崇儼驚曰此端午日扣關而屬是必有急遂趨而出盧生再拜具問其事明云此泰山三郎所為遂書二符以授盧生家可速燒第一符如人行十里不活更燒其次若又燒活更燒第三符橫死必當復生不來真死矣盧運如言更燒三符其妻遂活頃之能言初云被車載至泰山頂別有宮室見一年少云是三郎令侍如十餘人擁入別室侍粧梳

三郎在堂前與他少年陸候梳畢方擬宴會婢等令梳粧已綠卷戀故人尚且非淚有一聞人款門云是上界功曹適奉都使處分令問三郎何以取盧家婦宜即遣還三郎怒云自取他人之妻預都使何事呵功曹今去相與往復其辭甚惡酒吏又聞款門云且值符使若都使令取盧家婦人對局勸之不聽對局曰非獨索君富禍及我又不聽尋有疾風吹黑雲從崖頂來二使唱言太乙值符今且至矣三郎有懼色風忽捲宅高百餘丈放之人物糜碎唯盧妻獲存三使遂還至堂上見身卧床上意甚悽恨被推入形遂活

花蓋夫人

許大才雲間之逸士也聰慧能文尤長於詩麟德二年春因駕舟訪友因抵中途天已薄暮時聞大魚跳擲於波間鏗鏘飛鳴於岬際雲散月明花香柳舞忽聞簫聲風透環珮大才異之艤舟諦視一美人姿容如麗借二婢婦遊於林下生乃登岬揖曰娘子高居何處交行至此美人笑曰弊居僻陋離此咫尺君如不鄙枉駕一顧大才情動於中心不得已遂與美人先後而行不半里許遙見竹扉扉花木掩映明窓淨几亦甚整潔美人一婢生上坐命侍婢獻茶繼以酒饌盃盤精緻非世所有壁間挂四時題文詩

四維美人自製也其一曰花豔吐枝紅傍雨柳煙垂線翠
 迎風霞生遠漢東升日月落閑窓北近松其二曰涼生水
 閣虛層冷齒嚼冰絲雪倘寒香散榴花紅灼灼露噴荷葉
 翠團團其三曰蘆葦岸秋秋水碧木凋霜曉曉天蒼孤眠
 夜未愁空館獨立朝長思遠鄉其四曰天墮雪花水瀾舟
 雨飛風刺凍凝城鮮鮮葢凝梅客瘦滴滴香傾酒味清
 人運田效聲歸句愧無好詞書無晒焉老才稱贊不容
 詢以姓名居址最人曰美花成都人甚真小字也夫才
 淫與勃然未與之善美曰男女配合人之大欲私通請
 可乎大才跪而言曰律法大法禮順人情趨避之益
 聲嚶嚶之草草耶應可以人而不如微物乎美人始改容
 曰君能廣此四時詞是乃中雀之目宰幕之然也大才乃
 援筆而和之其一曰花吐嫩紅新着雨絮飄輕白細惟風
 霞舒錦練光凝頰月上圓盤影挂松其二曰涼風扇透朝
 肌冷驟雨盆傾夜帳寒香棟出飛新燕小翠池盈貼嫩荷
 團其三曰蘆葦宿鴻秋寂寂桂庭飛蝶晚蒼蒼孤燈剪盡
 捱長夜獨枕愁思夢遠鄉其四曰天冷夜清霜滿野月寒
 風凜雪迷城鮮紅燭影深閨靜淡白梅香暗閣清大才和
 訖美人贊曰兩韻並廣真難得也是夜就寢極講幽歡天

明起視乃一古詞中塑一美人身左右列侍二婢案上朱
 書木牌題曰花豔夫人大才驚訝失色舉身流汗促舟還
 家遂得疑疾夢中嘗見美人與之同居聯詩數篇不及備
 述

黃苗

宋元嘉中南康平固人黃苗為州吏受假違期方上行經
 官亭湖入廟下願希免罰坐又欲還家若所願並遂當土
 猪酒指至州皆得如志乃還資裝既薄遂不過廟行至
 界與同侶並舡泊宿中夜舡忽從水自下其疾如風舟
 四更苗至官亭始醒見舡上有三人並鳥衣持繩繫
 苗夜上廟階下見神年可四十黃白披錦袍下懸一
 大如彈丸光輝照屋一人戶外白平固黃苗上願獲
 回家教錄今到命謫三年取三十人遣吏送南嶺山林
 鍊腰繫樹日以生肉食之苗忽忽憂思但覺寒熱身
 體生斑毛經一旬毛蔽身瓜牙生性欲搏噬吏解鎖放之
 隨其行止三年凡得二十九人次應取新淫一女而此女
 士族初不出外後值由姊妹從後門出請親家女晏在後
 因取之為此女難得五年人數乃克吏送至廟神教發
 遣乃以鹽飯飲之體毛稍落髮髮悉出瓜牙墮生新者經
 十五日還如人形意思復常送出大路縣令呼苗具跪事

覆前後所取人偏問其家並符合馬鞭為戰所傷創痕尚在苗還家八年得時疾死

瀚海神

井州北七十里有一古塚貞觀初每至日夕即有鬼兵萬餘旗幟鮮潔圍繞此塚須臾塚中又出鬼兵數千步騎相雜於塚傍力戰夜即各退如此近及一月忽一夕復有鬼兵萬餘自此而至去塚數里而陣一耕夫見之驚走有一鬼將令十餘人禽之至前謂曰爾勿懼我瀚海神也戰一小將竊我愛妾逃入此塚中此塚張公又借之兵士力戰我離瀚海月餘未獲此賊深憤之君當為我尋之告張公言我自來收獲將何乃藏之塚中仍更備兵當速逐出不然即終殺爾仍使兵百人監此耕夫往耕夫至塚前高聲傳言良久塚中引兵出陣有一神人並而立於大旗下左右劍戟如林遽召此耕夫前亦令傳言曰我生為銳將三十年死葬此從我者步騎五千餘盡皆精強今有爾小將投我我已結交有誓不可不借助也若堅欲與我力爭我終敗爾不使爾得歸瀚海若要且保本職宜速迴耕夫又傳於瀚海神神大怒引兵前進令其眾曰不破此塚今夕須盡死於塚前遂又力戰三敗三復戰及初夜塚中兵敗生禽殺將及入塚獲愛妾拘之而還張公

及其眾並斬於塚前縱火焚塚賜耕夫金帶耕夫明日觀此塚之火猶未滅塚傍有枯骨木人甚多

仇嘉福

唐仇嘉福者京兆富平人家在薄臺村應舉入洛出京遇一少年狀若王者裘馬僕從甚盛見嘉福有喜狀因問何適嘉福云應舉之都人云吾亦東行喜君相逐嘉福問其姓云姓白嘉福竊思朝廷無白氏貴人心頗疑之經一日人謂嘉福君驕弱不能偕行乃以後乘見載數日至華嚴廟謂嘉福曰吾非常人天帝使我索天下鬼神今有鬼神詢問君命相與我有舊業已如此能入廟否事畢當歸都嘉福不獲已隨入廟門便見翠幙雲階陳設甚備有牀貴人當案而坐以竹牀坐嘉福尋有教呼嶽神至嶽伏貴人呼責數四因命左右曳出徧召閣中諸神數名閣視未至昆明池神呼上階語請嘉福宜少遠無預此議嘉福出堂後幕中聞幕外有痛楚聲扶幕見已婦懸頭在庭樹上審其必死心色俱壞須臾貴人召還見嘉福色惡問其故具以實對再命審視還答不謬貴人驚云君婦若我婦也寧得不料聖之遂傳教召嶽神神至問何以取薄臺村仇嘉福婦致楚毒神初不知自若衣人云是判官自後代對曰此事天曹所召非君故狀送貴人令持案來

封邱之至天帝所當持出已自白帝領謂獄神可即
 外還亦謂嘉福本欲至都今不可矣宜速還富平因屈積
 料行程云四日方至恐不及事當以駿馬相借君後見思
 可於淨室焚香我當必至一記辭去既出門神僕策馬亦
 至嘉福上馬便至其家家人倉卒悲泣嘉福直入去婦面
 衣候氣頃之遂活舉家歡慶村里長老空酒相賀數日不
 已其後四五日本身騎驢與奴同還家人不之辨也內出
 外入相遇便合方知先還即其魂也後歲餘嘉福又應舉
 之都至華嶽祠下遇鄧州崔司法妻暴亡哭聲哀痛
 憫之躬往詣崔令其輟哭許為料理崔甚忻悅嘉福
 淨室心念貴人有頃遂至歡叙畢問其故此是獄神
 誠可留也為君致二百千先求錢然後下手因書九符云
 先燒三符若不愈更燒六符當還矣言訖飛去嘉福以神
 言告崔崔不敢違始燒三符日晚未愈又燒其餘馭吏逐
 活崔問其妻初入京時忽見雲母車在階下健卒數百人
 各持兵器羅列左右傳言上以相迎舍卒去王見喜方
 欲結歡忽有三人來云太乙神問何以奪生人妻神惶懼
 持簿書云天配為已妻非取之然不能違馭吏有大神
 五六人持金杵至王庭使不駭散神立樹下乞宥其命
 王遂引已還嘉福自爾方知貴人是太乙神也爾後思

必至為嘉福如換五六政

感彥廣女

戚彥廣者本霸州寨兵家子彥廣粗讀書尤逐法律
 父祖故步務農居於文之東野嘗省所親於濱州
 蒲臺下河止留頗久其長女蘇娘小疾在家廣忽見數人
 捧掖一妹入戶拜於前乃蘇娘也問其何以來曰得參書
 說抱病困重毋憂懼不可言諸兄弟都不肯來使我省視
 廣曰我原不病何曾發書歸女探懷取示果手筆也廣絕
 以為異置女房內別設榻迨旦榻空無人廣益驚懼
 兼程還舍女正懽懽卧未起扣以曩事則了未知
 中多怪女若為妖物所憑或盛服豔裝或高談闊論
 吟嘯歌廣呼哩巫范道飲備酒饌讓謝女欣然而出
 對席笑語自如范度非已所能治請設醮筵以禱道士至
 方執爐行道青詞錄皆遭竊去眾慚懼而散後年歲餘
 廣為人頗剛直置不同一日女復空澤易衣坐堂上召廣
 告之曰君識我乎我本海濱侍妾獲罪王姬屢遭鞭撻所
 以隱身於君家此間怨已息命我來歸君家許時從此
 話別他日當致微報矣言訖一指如房女恍如夢所覺故
 疾亦愈後數年以事到海濱遇婦人稱神之妾以銀百兩
 為贈

天上貴神

彭城有女新嫁乃衣冠家也無故好自裸形而走丁不知羞澀任言浪語巫醫莫能愈二姓為之束手適張真人自京還主人投牒以告真人命弟子持符去立為婦所捷大罵何物左道而稱天師真人不喜自往治之召閻溫馬趙四帥現形設四椅於堂婦赤身自携一椅上坐四將皆起立婦曰闕某汝四人何來將犯我耶四將鞠躬屏氣曰不敢真人乃符退之更作法請玄帝降婦裸見玄帝東西對坐曰高真久別吾乃天上貴神奈何此婦裸體犯吾加以刑罰今煩高真至吾當赦他彼所謂天師者烏足加乎言訖蹶然倒地而玄帝亦不見婦羞甚奔入房中服如常粧飾真人不受謝而去竟不知其何神自此婦遂平復

巫娥志

蜀之眉州去城一舍許小市瀕江人煙數百家有古廟一區相傳為花葢夫人費氏之祠頗著靈迹廟左大姓鍾聲遠者富而好禮喜延名師登遠女兄有子曰謝生聰者亦鉅室來舅家就學生儀容秀整風韻清高群從咸喜之相與奕棋飲酒談笑賦詩惟恐生之或去也鍾西塾後創一園特盛建碧瀟堂水月亭玩芳亭醉春館翠屏軒於其內

生愛園幽雅寓息其間將近期月矣一日偶自外回忽見四女郎年近初笄娉婷窈窕嬉戲於玩芳亭畔生謂是諸表妹遽前揖之至則皆非也女殊不羞避笑語自若生問之曰小姐輩誤此來耶中一人應曰吾姊妹東隣花氏之女也久聞芳園勝麗奇卉紛敷故相攜就此一賞玩耳不料為郎所窺幸無深訝生意其隣居女子相往還亦不為怪矣至夜將睡忽聞窸窣輒作聲若有人敲推者起視乃日間所見諸女之一闖然入戶向生施禮和顏悅色款語低聲云奴等蒲柳陋質丹鉛弱質偶得一接於光陡然忽動其柔情莫或自持是不可忍故冒禁而相觀

犯禮以私奔肅危衾榻願薦枕席言訖即邀生入寢相與講歡生戲問曰彼三人何在安得獨來女曰姑候來宵分此樂與諸姊妹遂口占一詩曰翠翹金風鎖塵埃懶畫長蛾對鏡甚誰求白茅求吉士白題紅葉托良媒蘭缸未滅心先蕩蓮步初移意已推攜手問郎何處好終惟雲裏玉山頽俄而鬼婢將低鷄聲漸動女攬衣起曰奴回也遂悄悄而去翌晚生熟齋焚香啟窗相候女果共一人至笑撫生曰昨夕之歡願推小妹仍顧妹云汝善事郎君好好做新人也緩步而出其妹共生同衾並枕親昵綢繆一如姊妹性復慧黠亦能吟詩詩曰赤繩綠薄好音乖姊妹相看

共此懷偶伴姮娥辭月殿忽逢僧孺拜雲階春生玉藻香
鴛帳香噴金蓮脫鳳鞋魚水交歡從此始兩情願保百年
諧吟罷女迤邐告回生囑之再至女曰勿多言管不教郎
獨宿也是夕大姊又送三姨至生欲俱留之辭曰待君為
四度新郎之後妾姊妹當分侍歸房周而復始耳生即與
三妹狎且索其詩答曰愧無七步之才又非二姊之敵安
有此能乎生固求之乃吟曰蘭房悄悄夜迢迢獨對殘
恨寂寥潮信有期應自覺花容無媚為誰銷愁聲柳絮
新黛笑看桃花上軟綃夙世因緣今日合天教長伴
嬈須更兩散雲收河橫斗落欵袂而起略整殘粧謂
今夕四姨與郎為耦善姊妹不可俱出大姊當送之
次夜二鼓四姨果盛飾偕姊就生行夫婦之禮設山海之
盟同訴幽情亦成近體曰每到春時懶倍添綠窓慵把繡
針拈奇逢詎料諧鴛耦吉卜寧期叶鳳占髮亂綠鬟雲擾
擾手籠紅袖玉纖纖明珠四顆皆無價誰似郎君盡得兼
由是之後群女分番每夕二人侍寢生以白面書生獲此
奇遇濃情嬌意眷戀日深倍翠恨紅應耐不暇但願學鴛
鴦之老不欲聽子規之啼矣夫何好是難留佳期易阻將
及月餘父母促生歸娶諸女聞之皆來就別會當齊齋生
一一溫存式均其惠將晚大姊謂生曰奴四人為堂姊妹

皆閨閣處子昨偶窺園遂沾多露荷蒙不鄙均辱深
訪伉儷忽見此離悠悠長恨此何極也然使終念舊歡幸
莫遐棄成親之後求便重來奴姊妹當企踵肝衡候郎於
翠屏軒下耳即拔金掩髮一隻致贖三妹亦以翠鈿銀鐲
耳璫奉上曰歸遺細君少結殷勤之意各灑淚而別生收
拾於書籠中抵家而婚期逼矣燕爾既畢家室宜然然四
女之思亦未嘗置滿月後妻歸寧生孤枕獨宿忽夢與四
女相見交會如常三姨起曰與郎久別無以為歡請作
風之舞於是展翠衣翻羅袖雖飛燕之輕盈公孫氏之
捷未足以擬其奇妙也舞罷大姊乃作回風之曲曰
人兮邦之媛珮明月兮綉蘭空颺輕軀兮掌上翻長
筵前初鴻驚兮巧周旋忽鶴舉兮何踟躕雲鬢勝芳玉
文席委芳珠鈿差宛轉兮妖且妍奇莫敵兮妙莫傳修
昂兮既罷寒良夜兮如年二姨因取玉簫付四姨曰妹深
善於此願勿靳焉姊倚歌而和不亦可乎妹矍然曰有是
哉遂巡三奏其音清而和婉而嬌幽怨而闌寥似夕露之
淒寒蛸如秋雲之乘鮮也姊亦歛黛謳而和焉歌曰紫
簫咽兮夜無譁寶篆微晷兮燭垂山花河欲沒兮夜欲闌聊
逍遙兮整為歡脫花鈿兮收明璫綺衾裊兮歸洞房齊交
頸兮如鴛鴦銀漏短兮歡娛長但願白日上扶桑正傾

聽聞忽角起誰樓鐘鳴梵宇推枕欠伸乃是南柯一夢而且具憶其詞因起而錄之即托以卒業往舅家諸女幸生再至眷顧倍加於昔生與說夢中事女曰此夫婦相念之深故形諸夢寐無足怪者生女留戀凡半月餘不與舅相見舅疑之一夕潛出窺生所為見生共諸女玩月談笑方濃遽入呼生倏然驚散舅加詰問終不肯言其詳舅謂於曰園圃寬闊竹木繁多寧無花月之妖或有水石之怪雖其英俊豈不為其所惑急須遣歸恐久則致疾也乃令生還抵家不半載以思女之故果成重疾神情恍惚

於生父母生父詢問再三乃吐實且出所得詩及金等物視之皆泥捏成者父知其被祟乃借舅訪於園中並無蹤跡因往花莊廟卜籤過東廊一小室帷幔蔽虧人跡稀到揭而觀之題曰巫山神女之位塑四美姬像於其中更坐者夫一掩鼻右二人臂缺二錫耳亡雙璫左一人面脫花鈿二枚其父大驚取泥塑之物實於舊處皆胎合即手碎其像沉之江中而歸自此月餘生疾亦愈怪魅遂絕

第一卷終

廣豔異編卷之二

印月軒主人彙次

神部二

張仲殷

戶部尚書郎張滂之子曰仲殷於南山內讀書遂結時流子弟三四人仲殷性亦聰利但不攻文學好習弓馬時與同侶挾彈遊步林數去所止數里見一老人持弓逐一鹿林一矢中之洞肖而倒仲殷驚賞老人曰君能此乎老人曰爾所好也老人曰獲此一鹿吾無所用奉贈君至亦見老人逐鹿復射之與前無異復又與仲殷仲殷益異之如是三度仲殷乃拜乞射法老人曰觀子似可教也明日復期於此不用令他人知明日仲殷乃復至其所老人亦至遂引仲殷西行四五里入一谷口路漸低下如入洞中草樹有異人間仲殷彌敬之約行三十餘里至一大庄如鄉相之別業焉止仲殷於中門外廳中老人整服而入有俯謁之狀出曰茲知君來此明日相見仲殷敬諾而宿於廳至明日敕奴僕與仲殷備湯沐更易新衣老人具饌於中堂延仲殷入拜毋仲殷拜堂下毋不為起亦無辭讓老人又延升堂就坐視其狀貌多不類人或似過老矣

易又如猿獲之狀其匿食品物甚多仲殷食次亦不見其
毋動七箸倏忽而畢又視之歛坐如故既而食物皆盡老
人復引仲殷出於廳前樹下施床而坐老人即命弓矢仰
卧指一樹枝曰十箭取此一尺遂發矢十隻射落碎枝十
段接成一尺謂仲殷曰此定如何仲殷拜於床下曰敬服
又命墻頭立十針焉去三十步舉其第一乃接次射之發
無不中者也遂教仲殷屈伸距跗之勢但約臂腕骨臂腕
骨相拄而弓已滿故無強弱皆不費力也數日仲殷已得
其妙老人撫之謂仲殷曰止於此矣勉馳此名左右各
五十人以救亂世也遂却引歸至故處而仲殷誓日新
有射之名受其教雖童子婦人即可與談武矣後父卒
服除偶游於東平軍乃教得數千人而卒其老人蓋山神
也善射者必趨度通臂故毋類於猿焉

蔡霞傳

唐洛陽劉貫詞大厯中求丐於蘇州逢蔡霞秀才者精彩
俊爽一初見意頗欣勤以兄呼貫詞既而攜羊酒來宴酒
闌曰兄沈游江湖問何為乎曰求丐耳霞曰有所抵耶沈
行郡國耶曰遂行貫霞曰然則幾獲而止曰十萬霞曰遂
行而獲十萬乃無異而思飛者也設令必得亦幾數年霞
居洛中左右亦不以他故避地音問又絕有明懸析兄

為回途逢游之望不擲日月而得如何曰固所願耳霞於
是遺錢十萬授書一緘白曰逆旅中遽蒙周念既無形迹
輒露心誠霞家長鱗臣宅渭橋下合眼耶橋柱當有應者
必邀入宅娘奉見時必請與霞少女相見既為兄弟情不
合疎書中亦令渠出拜渠雖年幼性頗慧聰使渠助為主
人百緡之贈渠當必諾貫詞遂歸到渭橋下一潭泓澄何
計自達夕之以為龍神不當我欺試合眼耶之忽有一人
應因視之則失橋及潭矣有朱門甲第樓閣參差有紫衣
使拱立於前而問其意貫詞曰來自吳郡郎君有書問者
執書以入頃之復出曰太夫人奉屈遂入廳中見大夫

者年四十餘衣服皆紫容貌可愛貫詞拜之夫人答拜且
謝曰兒子遠游久絕音耗勞君惠顧數千里達書渠少失
意上官其恨未減一從遁去三歲寂然非君特來愁緒猶
積言訖命坐貫詞曰郎君約為兄弟小妹子即貫詞妹也
亦當相見夫人曰兒子書中亦言渠畧梳頭即出奉見俄
有青衣者曰小娘子來年可十五六容色絕代辨慧過人
既拜坐於母下遂命具饌亦甚精潔方對食太夫人忽眼
赤直視貫詞女急曰哥哥惠來宜且禮待况今消患不可
動搖因曰書中以兄處分令以百緡奉贈既難獨舉須使
輕齋今奉一器其價相當可乎貫詞曰已為兄弟寄一書

札豈宜受賜太夫人曰郎君貧游兒子備說今副其請不可推辭貫詞謝之因命取鎮國梳來又進食未幾太夫人復瞪視眼赤口兩角涎下女急掩其口曰哥哥深誠託人不宜如此乃曰娘年高風疾發動祇對不得兄宜且出女若懼者遣青衣持梳自隨而投貫詞曰此蜀賓國梳其圍以鎮災厲唐人得之固無所用得錢十萬可貨之其下勿需且綠娘疾須侍左右不遂從容拜而入貫詞持梳而行數步回顧碧潭危橋宛似初到視手中梳乃一黃色銅也其價只三五銀耳大以為龍妹之妾也執鬻於市有百八百者亦有酬五百者念龍神貴信不當欺人遂持行於市及歲餘西市店忽有胡客來視之大喜問其價貫詞曰二百緡客曰物宜所值何止二百緡且非中國之寶有之何益百緡可乎貫詞以初約只爾不復廣求遂許之交受客曰此乃蜀賓國鎮國梳也在其國大穰人患厄此梳失來其國大荒兵戈亂起吾聞為龍子所竊已近四年其君方以國中半年之賦召贖君何以致之貫詞具告實客曰蜀賓守龍上訴當追尋汝此霞所以避地也陰冥吏嚴不得陳首藉君為由送之耳殷勤見妹者非固親也慮老龍之饑或欲相啗以其妹衛君耳此梳既出渠不當來亦消患之道也五十日後渭洛波騰浹滯晦日是霞

之候也曰何以五十日然後歸客曰吾攜過嶺方敢來復貫記之及期往祝誠然矣

朱敖

杭州別駕朱敖舊隱少室山天寶初陽翟尉李舒在嶽寺使騎招敖乘馬便騁從者在後稍至少姨廟下時盛暑見綠袍女子年十五六姿色甚麗敖意是人家臧獲亦訝其暑月披縷馳馬問之女子笑而不言走入廟中敖亦下馬不見有人遂壁上觀畫見綠袍女子乃途中覩者也嘆久之至寺具說其事舒等尤所嘆異爾夕既寤夢女子至被欣悅精氣越洩累夕如此後於河南應舉去少室山甲所忽黑雲騰踊中掣火電須臾暗昧驟雨如瀉敖伏林下久之有異光與日月殊狀忽於光中遍現松林見天女數人持一舞筵周竟數里施於松林上有天女數十人狀如天仙對舞筵上半日許曲終有數人狀如俳優畫捲其筵而去便天地昧黑復不見人敖等黃綠夜半方至舍耳

吳延瑄

廣陵吏吳延瑄者其弟既冠將為求婦鄰有媒姬素受吳氏之命一日有人詰門云張司空家使召隨之而去在政勝寺之東南宅甚雄壯姬云初不聞有張公在是其人云

公沒於臨安之戰故少人知者及至其家陳設炳煥見一
老姥云是縣君坐頃之其女亦出姥謂姬曰聞君為吳永
求婚吾欲以此女事之姬曰吳氏小吏貧家豈當與貴人
為婚邪女因自言曰兒以母老無兄弟家業既大思託善
人聞吳氏子孝謹可事豈求高門邪姬曰諾將問之歸以
告延瑫異之未敢言數日忽有車輿數乘詣鄰姬之室乃
張氏女與二老婢俱至使召延瑫之妻即席具酒食甚豐
皆張氏所備也其女自議婚事瑫妻內思之此女雖極端
賢然可三十餘其小郎年少未必歡也其女即言曰夫
婿定義如有合豈在老少耶瑫妻聲然不敢復言
即出紅白羅二疋曰以此為禮其他贈遺甚多至暮遂
姬俱歸其家留數宿謂姬曰吾家至富人不知耳他日皆
吳郎所有也室中三大厨其高至屋因開示之一厨實以
金二厨實以銀又指地曰此中皆錢也即命掘之深尺餘
即見錢充積又至外廳庭中繫朱鬣曰馬傍有一豕曰此
皆禮物也廳之西復有廣廈百工製作畢備曰此亦造禮
物也至夜就寢聞豕有如驚呼諸婢曰此豕不宜在外是
必為地所囓也姬曰地豈食猪者耶女曰此中常有因即
相與秉燭視之果見大赤地自地出縈繞其豕復入地去
救之得免明日方與姬別忽召二青衣夾侍左右謂姬曰

吾有故近出少選當還即與青衣凌虛而去姬大驚其母
曰吾女暫之天上會計但坐無苦也食頃乃見自外而入
微有酒氣曰諸仙留飲吾以媒姬在此固辭得還姬歸
駭異而不敢言又月餘復召姬云縣君疾亟及往其母已
卒因姬至葬於楊子縣北徐氏村中盡室往會徐氏有
女可十餘歲張女撫之曰此女有相當為淮北一武臣之
妻善視之既葬復厚贈姬舉家南去莫知所之婚亦竟不
成姬歸訪其故居但里舍數間問其里中云住此已火劫
燬云張司空之居竟不得其實後十年廣陵亂吳氏之
弟

李靖

唐衛國公李靖微時嘗射獵靈山中寓食山中村翁奇其
為人每饋饋焉歲久益厚忽遇群鹿乃逐之會暮欲捨之
不能俄而陰晦迷路茫然不知所歸悵而行因問益甚
極目有燈火光因馳赴焉既至乃朱門大第墻宇甚峻扣
門父之一人出問靖告迷道且請寓宿人曰郎君已出獨
太夫人在宿應不可靖曰試為咨白乃入告復出曰夫人
初欲不許且以陰黑客又言迷不可不作主人邀入廳中
有頃一青衣出曰夫人來年可五十餘青裙素襦神氣清
雅宛若士大夫家靖前拜之夫人答拜曰兒子皆不在不

合奉留今天色陰晦歸路又迷此若不容遣將何適然此乃山野之居兒子還時或夜到而誼勿以為恩既而食頗鮮美然多魚食畢夫人入宅二青衣送牀席榻褥衾被香潔皆極鋪陳閉戶繫之而去靖獨念山野之外夜到而聞者何物也懼不敢寢端坐聽之定將半聞扣門聲甚急又聞一人應之曰天符報大郎子當行雨周此山七百里五丈須足無慢滯無暴厲應者受符入呈聞夫人曰兒子二人未歸行雨符到固辭不可遠時見責縱使報之亦已晚矣僕無專任之理當如之何一小青衣曰適觀庭中甚非常又更盍請平夫人喜因自扣其門曰郎覺否請暫出相見靖曰諾遂下塔見之夫人曰此非人宅乃龍宮也長男赴東海婚禮小男送妹適奉天符次當行雨計兩處雲程合踰萬里報之不及求代又難輒欲奉煩頃刻間如何靖曰靖俗人非乘雲者奈何能行雨有方可教即唯命耳夫人曰苟從吾言無有不可也遂勅黃頭鞦韆青驄馬來又命取雨器乃一小餅子繫於鞍前戒曰郎乘馬無漏街勒信其行馬跑地嘶鳴即取餅中水一滴二馬鬃上慎勿多也於是上馬騰而行倏忽漸高但訝其穩疾不自知其雲上也風急如箭雷霆起於步下於是隨所躍輒滴之既而電掣雲開下見所憩村思曰吾擾此村多矣方德其

人計無以報今夕早苗稼將悴而雨在我手寧復惜之顧一滴不足濡乃連下二十滴俄頃雨畢騎馬復歸夫人者泣於厯曰何相誤之甚本約一滴何私下二十尺之雨此一滴少地上一尺雨也此村夜半平地水深二丈豈復有人妾已受護杖八十矣但視其背血痕滿馬兒子亦連坐奈何靖慙怖不知所對夫人復曰郎君世間人不識雲雨之變誠不敢恨只恐龍師來尋有所驚恐宜速去此然而勞煩未有以報山居無物有二奴奉贈總取亦可取一亦可唯意所擇於是命一奴出來一奴從東廊出儀貌和悅怡怡然一奴從西廊出憤氣勃然拘怒而立靖曰賊獵徒以圖益事今但取一奴而取悅者人以為怯也因曰兩人皆取則不敢夫人既賜欲取怒者夫人微笑曰郎之所欲乃爾遂揖與別奴亦隨去出門數步回望失宅顧問其奴亦不見矣獨尋路而歸及明望其村水已極目大樹或露梢而已不復有人其後竟以兵權靜寇難功蓋天下而終不及於相豈非取奴之不得乎世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豈東西喻邪所以言奴者亦下之象向使二奴皆取即極將相矣

震澤龍女

震澤中洞庭山南有洞穴深百餘尺有漁人茅公舵偶墮

洞中旁行升降五十餘里至一龍宮周迴四五里下有青泥至膝有宮室門闕龍以氣關水霏如輕霧晝夜明徹守門小蛟龍張鱗奮爪拒之不得入公脫在洞數日饑食青泥若粳米旬餘忽彷彿記得歸路得去為吳郡守具言其事事聞梁武帝召問杰公公曰此洞穴有四枝一通洞庭湖兩岬一通蜀道青衣浦北岬一通羅浮兩山間穴豁一通枯桑島東穴蓋東海龍王第七女掌龍王珠藏小龍千數衛護此珠龍畏璣愛美玉及空青而嗜鷲若遣使通信可得寶珠帝聞大喜乃詔有能使者厚賞之有會稽郡縣白水郎庾毗羅請行杰公曰汝五世祖燒殺節縣東潭之龍百餘頭還為龍所害汝門龍之仇也可無行乎羅伏實乃止於是合浦郡流羅縣流越羅子春兄弟二人上書自言家代與陵水羅水龍為婚遠祖於龍化惡龍晉簡文帝以臣祖和化龍毒今龍化縣即是臣祖奉宅也象郡石龍劉猛難化臣祖化之今石龍縣是也東海南天台湘州彭蠡銅鼓石頭等諸水大龍皆識臣宗祖亦知臣是其子孫請通帝命杰公曰汝家制龍石尚在否答曰在謹齋至都試取觀之公曰汝此石能制徵風召雨戎虜之龍不能制海王珠藏之龍又問曰汝有西海龍腦香否曰無公曰柰之何御龍帝曰事不諧矣公曰西海大船求龍腦

香可得昔桐栢真人教揚義許謚茅容乘龍各贈制龍石十斤今亦應在請訪之帝敕命求之於茅山華陽隱居陶弘景得石兩片公曰是矣帝敕玉工以于闐舒河中美玉造小函二以桐木灰發其光末宣州空青汰取其精者用海魚膠膠之成二缶火堅之龍腦香尋亦繼至杰公曰以蠟塗子春等身及衣佩乃齋燒鷲五百枚入洞穴至龍宮守門小蛟聞蠟氣俯伏不敢動乃以燒鷲百事賂之令其通問以其上上者獻龍女龍女食之大嘉又上玉函青玉其陳帝旨洞中有千餘歲能變化出入人間之龍善譯龍言龍女知帝禮之以大珠三小珠七雜珠一石以帝命子春乘龍等載珠還國食頃之間便至舊岬已而春薦珠帝大喜得聘通靈異獲天人之寶以珠示杰公杰公曰三珠其一是天帝如意珠之下者其二是驪龍珠之中者七珠二是虫珠五是海蚌珠人間之上者雜珠是蚌蛤等珠不如火珠之貴帝遍示百僚朝廷咸謂杰公虛誕莫不詰之杰公曰如意珠上上者夜光照四十餘里中者十里下者一里光之所及無風雨雷電水火刀兵諸毒屬驪珠九色上者夜光百步中者十步下者一室光之所及無蛇虺虫豸之毒虫珠七色而多赤其虫六足二目目當其階處有凹如鉄翼蚌珠五色皆夜光及數尺無瑕者

為之上有瑕者為下蚌珠生於蚌腹 月盈虧蛇珠所聚
 隋侯嘗參其事也又問蛇鶴之辯 曰使其自適帝命
 杰公記蛇鶴二珠以斗餘雜珠散於 則取大黃蛇玄龜
 各十數處布珠中間於是鶴銜其珠 舞徘徊蛇銜其珠
 盤屈宛轉群公觀者莫不歎服帝復出 如意龍虫等珠光
 之遠近七九八數皆如杰公之言子春在龍宮得食如花
 如藥如膏如飴食之香美齋食至京師得人間風日乃
 如石不可咀嚼帝令秘府藏之拜子春為奉車都尉
 為奉朝請賜布帛各千匹追訪公耽往不為龍害所
 麻人油蠟作照魚衣乃身有蠟氣故也

金山婦人

祝堯卿云有士大夫自浙西赴官湖外妻絕美舟過揚子
 江大風作於金山寺下所乘一舟覆妻擊盡溺唯大夫賴
 小艇得脫就寺哀慟累日然後去三年後滿秩東還復就
 故處就寺設水陸供薦禱於佛乞使妻早受生罷時已四
 更少焉童奴掃地逢一婦人滿身流淚如饒涎裸跣抱柱
 如醉如癡喚之不應黎明僧眾聚觀大夫亦至細認之乃
 其妻也駭怖無以喻命加薰燎具湯藥守之至食時積
 知人自引手接湯俄而復活夫婦相持而泣遂言其故曰
 我初沒時如被人拖脚引下吃數口水入水底為綠衣一

官人携入穴穴高且深置我土室中以我為妻每夜袖糕
 餅之屬飼我未嘗茹葷問其安得此物物猶笑不言及既
 昵熟方云是水陸會中得來因告之曰我因悶已久試帶
 我出瞻仰佛事少快心意如何彼堅拒不可求之屢美一
 夕道我攀險梯危上寺中望燈燭熒煌花幡間列及詣香
 案邊聽疏乃是君官位姓名追薦我者我料君在此盤旋
 遊寺不肯返綠衣苦見促我故逗留會罷燭滅強拽我行
 我聞君咳聲願見不得緊抱廊柱不放遭他毆打極困
 怕天曉始捨去此身墮九泉下不知歲月賴君復生皆
 佛力濟本願致喜甚而哭夫亦哭遂為夫婦如初滿寺之人
 莫不驚異綠衣者蓋水府判官也

唐四娘侍女

右從政郎楊仲方習行天心法視人顏色則知其有祟與
 否乾道中為道州錄事參軍受代未去因此行市里逢小
 胥問之曰汝必為邪鬼所惑不治將喪身胥謝曰無有連
 日三遇之皆不肯言楊曰汝不怕死耶告我何害此祟非
 我不能治也胥聞其語始惶懼曰實與鄰室女子私通耳
 相從已久雖不識其家但舉措嗜好一切與人不少異無
 復可疑官所云若此豈其物乎楊曰是矣汝秘之勿洩宜
 預備長絲線串以針今夕來時密縫其衣裾仍匿彼冠履

一二種正便是人固足為戲笑然便可推驗夫胥敬奉戒
女至悉知之鷄鳴女起而失翠冠及一履意狀荒擾尋索
弗得胥但佯寐陰索其所為天且喟佛然而去胥視二者
乃捏泥所製即携示楊楊行法考訊遣吏徧訪郡祠蓋地
比唐四娘廟侍女也胥往驗之其所偶者頭上無冠一足
只着被綵線出於像背楊誦呪舉火焚厥軀胥得無恙唐
四娘者淫祀也楊終於郴州理棧

苦竹郎君

彈州善化縣苦竹村所事神曰苦竹郎君里中余生妻唐
氏微有姿色乾道二年邀隣婦郊行至小溪茅店飲酒
傍則廟也酒罷衆婦人皆入觀唐氏素淫治見土偶素衣
美容悅慕之瞻視不能已衆已出猶戀戀遲留還家數日
思念不少置因如廁望一好少年張青蓋而來絕類廟中
像徑相就語即與歸房共寢又乃去自是數日一至家人
無知者遂有娠過期不產夫怪之召巫祝治禳弗效唐氏
浸苦腹漲楚痛不可堪忍始自述其本末疾益困腹裂而
死出黃水數斗

李女

淇水李邦直寓居會稽嵒縣春日家人相從出野女子忽
若有觀茫洋無所知歸而昏惰困悶明日始能言云昨在

田間見黃衫老媪從地中出語我曰某廟大王當娶小娘
子為夫人遣吾作媒車馬在門矣王先欲相見請即行方
致詞拒却已覺騰若醉行至門首吏卒滿前欲喚家人告
語噤不得宣媪挾我出跨馬而騎從於後取青羅縠蒙我
首曰方為新婦詎可令人見俄頃造一大宅廳事供張華
楚尊俎羅列絳衣人高帽王帶年可三十許容狀怪醜蹇
幕細視我面甚喜命酒張樂勸酌至十數行顧媪曰擇定
七夕日成婚汝善護之夫人暫歸徐當厚謝復導我上馬
將跨鞍王猶眷眷注目到家乃蹙然而寤李氏先以女
良用為妻然自是起居飲食如常時及七夕果暴

午至酉徧體尚溫時時唯喘息夜半方省人事云適又逢
老媪來報吉席已至請夫人赴期方號哭次媪笑且罵曰
豈有處子終不嫁人者乎抱我登花簷奇巧勝於人間燕
哄喧盛悉如貴族迎婦之禮行至通衢觀者環列俄有健
步數輩皆黃衣持文牒示媪曰城隍具牒上吾王稱李氏
女不當為汝工妻昨日天曹勅下令別尋訪大限盡者見
呼城隍在殿下亦當邀汝王告之女亦宜一往媪與迎者
皆不悅健步呵叱遂疾驅去至一處殿廡肅然儀衛尤盛
媪隨我入至庭一人金紫先秉笏立階所有頃簾捲大神
冠服正坐招金紫者坐於旁蓋城隍也健步聲喏云追到

李氏女并媒人神令速請某王欵乘馬至殿主人降座迎
接我竊窺之乃向欲娶我者顧盼不止主人云王所娶女
乃本朝名臣李清臣之孫城隍被天勅以清臣有訴令王
別訪良偶王勃然曰吾奉帝命許娶妻君何為意外作難
主人曰此非可強辯也王怒急索馬不揖而去主人微笑
呼媼切責曰汝何敢妄致生人未欲遽加罪速送女歸家
媼則殺汝矣媼皇懼再拜揮吏送我還於是而免

雍氏女

康酒庫專知官雍璋妻女以上巳日遊真武廟焚香

東亦觀畫壁逢少年子着淡黃衫繫紅勒帛儀仗

不知誰氏子立女傍凝目注視毋怪怒趨西廊俄亦
至母詰之曰良家處女郎君安得如是乃從後門出少年
亦隨不捨迨行雜沓始不見是夜女就寢揭帳少年已先
在床笑曰汝美好如此不幸生胥吏家極不過嫁一市賈
爾吾乃貴家兒郎與汝偶真可為汝賀毋疑我遂握手留
宿至旦而母知之絕以為憂經旬日謂女曰我既為門婿
常拜丈人丈母於是正衣冠出拜舉止叙述如士人他日
又言吾當有所補助汝家過給米付厨時當諦視明日規
之米中得北珠數顆自是每日皆然轉財成富人建第宅
且別起樓與女居凡有所需如言輒至若會宴親戚則椅

桌杯盤悉如有人持攜從胡梯而下荏苒數歲或謂雍生
曰一女如此而甘心付之邪鬼乎且所得財物未必皆真
父必將為禍雍生心固不樂即呼道士行法逐治寺入門
已倒懸於樑又呼僧誦懺迹呪正跌坐擊磬不覺身懸空
行室中數十匝懼而趨出少年蓋自若時時自稱秉靈王
招飲或言嘉應侯招飲歸必大醉人又教雍生使嫁女以
絕之得一將官子既納采少年謂女曰知汝將適人固難
阻拒當為汝辦資妝成禮時却施小戲術聊奉一笑於
羅帟器皿致於前及婿登床若為人昇於地塔竊怪之
羅整齊復登馬旋復墜地亟奔去雍氏自此不敢復

却事少年待女如初但言汝父母本無誣吾將加以破
不過三年必使衰替汝命本不求然念汝無過已為禱具
同延一紀矣父之有道人楊高尚者法力甚著雍氏議延
請少年已前知之頗感顧女云此却是真法師非吾所能
抗將遠引且避之耳亦緣分有限知復奈何命酌酒話別
徘徊間楊已至少年舉足欲窺楊曰吾已設通天網罩汝
豈容越逸家人皆見少年立籠中楊厲色責數之曰人神
路殊汝安得故違天律今盡法治汝又懼為尊公累苟為
不然上奏天曹令汝獲譴入無間獄矣少年泣拜謝退乃
與之約攜手出而縱之雍生詢為何神楊曰北陰天王之

子也自是絕不至女在家亦無人敢議親父母繼亡獨當
鑪賣酒每憶時昔少年之樂潸然隕涕云

五郎君

河中市人劉庠娶鄭氏女以色稱庠不能治生貧悴落魄
惟日從其信飲酒鄭饑寒寂寞日夕咨怨忽病肌熱昏冥
不知人後雖少愈但獨處一室默坐不語遇庠輒切齒折
辱庠鬱鬱不聊委而遠去鄭掩關潔身而常常若與人私
語家眾穴隙潛窺無所視久之庠歸舍入房見金帛纏繞
盈室問所從得鄭曰數月以來每至更深必有一少年來
自稱五郎君與我寢處諸物皆其所賦不敢隱也庠羞

憤憤然久困於窮冀以小康亦不之責一日白晝此客至

值庠在馬翻成庠無得與妻共處庠懼徙於外館一聽所

為且鑄金為像晨夕瞻視俄為庠別娶婦庠無子禱客求

之遂竊西元帥第九子與為嗣副元帥賞募尋索鄰人胡

生之妻因到庠家見錦綉嬰兒疑非市井間所育者具以
告帥捕庠及鄭械繫訊掠而籍其貲獄未決神召會鬼物
碎重門直入獄剗取丸同時諸囚悉逸去帥大怒明日復
執庠夫婦箠楚苛酷是夜神又奪其歸而縱火焚府治樓
觀草場一空瓦礫堆石如雨而下救火者無一人能前帥
亦無可奈何許敬祀神不復治兩人罪五郎君竟據鄭氏

馬

崔汾

灋泉尉崔汾仲兄居長安崇賢里夏夜乘涼於庭際月色
方午風過覺有異香俄聞南垣土動較較崔生意其地鼠
也忽見一道士大言曰大好月色崔驚懼避之道士緩步
庭中年可四十風儀清古良又妓女十餘排大門而入輕
綃翠翹豔色絕世有從者具香茵列坐月下崔生疑其妖
魅以枕擊門驚之道士小顧怒曰我以此差靜復貪月色
初無延佇之意敢此粗率乃厲聲曰此處有地界耶歟有
二人長纜三尺巨首僂耳唯伏其前道士顧拍崔生所止

曰此人合有親屬入陰籍可領來二人趨出俄見其父母

及兄悉至衛者數人揜拽批扶之道士叱曰我在此敢縱

子無禮乎父母叩頭曰幽明隔絕誨責不及道人叱遣之

復顧二鬼曰捉此癡人來二鬼跳及門以赤物如彈丸遙
投崔生口中乃細赤絛也遂釣出於庭又叱辱崔驚失音
不得自理崔僕妾悉號泣其妓羅拜曰彼凡人固許仙官
無狀而至似非大過怒解乃拂衣由大門而去崔生病如
中惡五六月方差因迎祭酒醮謝亦無他崔生初隔隙見
亡兄以帛抹唇如損狀僕使其誣之一婢泣曰幾郎就木
之時面衣忘開口其時匆匆就剪誤傷下吻然旁人無見

者不知幽冥中二十餘年猶負此苦

滄州神女

范清崑山人以事戍山東滄州衛初至與同輩遊城隍廟見廟中塑夫人甚美心竊念之曰得是女為吾妻客外州不孤冷矣一笑而出至夕一神女自空而下謂清曰知子愛好輒此相見然必不得及私吾與子同遊可耳乃與之廣庭大圃中翫花木名鳥光景奇絕既而曰子欲入海龍乎吾與子觀清曰幸甚言既已在海山上下視二龍可說神女舉手而龍躍起即奮掌操其尾端龍驚而散女撫掌大笑乃歸久之遂留宿曰夕得相隨情曷能遣與清亂嬌音豔質不可名狀已而同戍者聞之以為必引良人之女欲執之清惶恐謂女曰衆健兒妬我欲執我子如何女曰無妨但使彼不能近耳衆抗聲突入而女忽隱去語清曰何為藏良家女於室清曰若有女任汝自料理如無女子何衆大慚去以告其指揮指揮親往執之女出揚言曰吾上界之謫仙與清有緣契故爾相從何與公事而真之指揮乃謝去久之反敬重清以為非凡人能致仙偶日具酒延清共飲女謂清曰子淵本官多矣何不具酒以酌清辭力未足女曰吾為君治具令清致期投札至日大陳金寶器物肴核修水陸之珍羅列盈几而服役者

皆二八娥眉也指揮心醉莫敢視女殷勤舉觴抵暮別去一日清忽思家不可忍乃告女曰吾欲暫歸而無官燕不能行奈何女曰緣契將絕吾亦欲子東耳明旦至東門河下見黑樓舡則呼曰王弁彼有人出者主舟之隸也亟躍入舟瞑目坐少頃即至然非吾符不信因出片紙札數行封固與清曰毋開也兩泣而別清悲不自勝一夕不眠明旦至東門果有大舟泊崖下因呼王弁二應聲出一艤小吏也示以符曰此真夫人手筆也令生下瞑目如感風雨聲久之開目已在崑山官道下甫登岸舟即不見是意感不復如滄而女竟無音耗不知何神也

孫娘娘

崑山陳進士之子年幾冠偶與友人遊於孫娘二廟見之第三夫人貌美友戲之曰子得此婦為妻足矣陳子應曰然目之不置嘖嘖久之乃出是夕一美人褰裳而至曰余廟中之麗人也日承顧盼願陪枕席陳子不覺執手延入遂與之狎初若夢寐久之漸稔乃語之曰吾欲畫遇子可乎美人曰不難子但於枕邊書一請東焚之余當即至陳子如其言果見美人牀後出家人怪其語言不常父亦憂之乃詰之曰吾惟汝一子奈何日夕引倡女同宿陳子初甚抵諱為父所逼不得已吐實父因為娶婦以絕之而

其婦翁不肯乃送于至婦家贅焉居三夕其麗人又至問何以能來曰見汝家作三朝者隨之至耳其婦翁以為異乃延其父問故父以事告麗人自室內盛妝出見二尊人了不畏叙致婉順父曰汝能以貨粧嫁吾子吾當容汝女曰諾請二大人脩治靜室粧具且至如其言明日啟之中具百物迤架盥櫛之類種種殊絕遂出見公姑自稱新婦朝夕亦出服役而從婢尤衆有名花柳者有名鸞兒者恒有十餘人其家無柰之何又令其女以正禮事之而其姑妬疾及凌虐其嫡女之父怒操斧入娘廟以釘釘其姑是晚美人帕首至泣曰為尊丈釘吾額柰何幸子一言之主已惡患其以白婦翁婦翁乃斧其軀為二是夕遂分三美人至以手捧額泣罵如生婦翁愈駭率僕子至其軀其軀為數百悉化為數百美人及至皆以手捧額轉生來命婦翁乃拾其木於囊擲海中而怪遂絕

黃寅

黃寅字清之建安人政和二年試京師未到六十里抵小陳留旅舍寓宿夜將二更觀書且讀聞人扣戶聲其音嬌婉出視之乃雙髻女子衣服華靡微笑而言曰我只在西邊隔二兩家住少好文章頗知書所恨墮於女流父母與令習針縷之工不遂志願今夕一親皆出姻知家赴禮會

因乘間竊步至此聞君讀書聲歡喜無限能許我從容乎寅留與坐即檢書冊玩誦又索飲寅具酒款接微言挑譎畧不羞避遂寢就鷄鳴而去覆約再會往還幾半月店媼訝其無故而久留其所親柳仲恭者過而相遇拉以同之都女子已知之倏來告別攜手而泣寅發篋出銀五兩以贈別去行可二十里地名柳林子見一廟神坐傍侍女宛然是所遇者詳觀之其色赧赧然若負愧之狀袖墮則銀在手中初未嘗啟視也

胥教授

鎮江胥教授者致仕家居以授徒自給有閻氏兄弟二人來從游長曰江次曰海自云家在江干執贄甚豐每旬餘一歸居三月治經書略徧將還請於師曰明日家間祖父具卮酒為先生壽能垂顧乎教授許之二生辭歸旦率僕從及一馬來請教授乘之且曰馬性頗蹠弛凡見人開目則蹄嚙請闔目少時如其請但聞風聲蕭蕭二馬絕駛疾食頃日至矣扶掖下馬入門見庭宇壯麗如王者居俄聞鞭笞叱咤之聲遙見堂上有華冠盛服者一人據案視事年可四十許侍衛森肅階下桎梏繫繫者殆百餘人胥甚驚訝二生前導自其旁小門而入至後堂中設席甚盛有老翁方巾皂袍杖策而出二生曰此家祖也翁前揖謝曰二

孫父荷陶鑄無以報德今者薄設相邀小兒適有公事不獲奉款使老子逐賓誠踈於禮已而即席坐饌設肴甘美異常至暮飲罷二僕捧牙盤置金銀繒錦其中以餽胥辭謝再三乃受遂告歸翁送至中門而別命二生送胥更由室門以出路經一室見有綳繫樹上者諦視則其親家也驚問所以曰某以罪為主人所縛知公在賓席好為緩頰也胥指謂二生曰此吾姻家不知何以獲罪尊公幸一言而寬之二生唯唯因請胥先行胥丁寧上馬而別遂巡到家心頗疑怪詰旦往候其親家者方病篤見胥謝曰公實生我昨日疾死見閻君被縛於樹垂臨囹圄賴公為二子言故得放歸耳胥乃大驚方知二生為閻君之子而所遊者冥府也是後二生竟不復來矣

廣韻異編卷之三

僊部一

蓬萊宮娥

印月軒主人彙次

嘉興府治東石獅巷有朱姓者年二十餘訓蒙為業狀貌雖陋而風神自雅隆慶春一日道經南城下花雨濛濛柳風颯颯展轉之間神情恍惚漸至海月樓西竟迷去路心正驚疑忽有二女童施禮於前曰奉主母命邀先生遊蓬萊曰素昧識荆得非邀之錯耶女童曰至當自知幸勿疑朱與偕行但見崇山峻嶺路極崎嶇夾道桃株鳥窠雜自念生長郡內不意有此佳境更進里許入一洞門望樓殿玲瓏金玉照耀兩度石橋方抵其處屏後出一仙娥霞帔霓裳降階而迎登殿叙禮引入內室坐定女童進茶訖朱纔問娥姓字娥哂曰妾乃蓬萊宮中人也邀君欲了夙世之緣不煩駭問頃聞開宴酒殺羅致娥與朱促席暢飲因製賀新郎一詞命女童歌以侑觴其詞曰花柳繞春城運神工重樓疊宇頃刻間成綠水青山多宛轉免教鶴怨猿驚看來無異舊神京慮只慮佳期不定天從人願邇近多情相引處珮聲聲 等閑回首遠蓬瀛呼小玉旋開錦宴設為蘭美須信是瓊漿一飲頓令百感俱生且休

道塵緣易盡縱然雲收雨散琵琶峽依舊風月交明此會
果非輕酒闌夜靜娥眉梳篦曲盡魚水之樂遠晨朱謂娥
曰僕承欵愛甚欲留連但家君頗嚴不歸恐致深罪願朝
去暮來可也娥愀然曰靈覺難逢佳期易失妾因與君夙
緣未了故移洞府於人間委仙姿於凡客耳正議久交何
郎請去朱唯而止三日後朱復懇歸娥乃設宴正殿鋪陳
飲饌比昨愈奇且豐勸朱醅酌將徹時出一錦軸展於淨
几寫詩十絕以贈各揮涕而別仍命女童送朱出洞忽風
雨暴至雲霧晦冥咫尺莫辨不覺失足墮於山下頃頃
雲明乃顛仆北城岑寂之處死若夢覺歸述其事父
少年放逸迷宿花柳中假此自掩耳欲責之朱不得已出
錦軸呈父父見雲章燦爛信非凡筆怒始少釋時求玩者
甚衆因錄詩於後焉其一三山窈窕許飛瓊伴我來經幾
萬程好與清華公子會不妨玄露謾相傾其二壺天移傍
郡城濛濛自飛揚鶴自巢千載偶偕塵世願碧桃花下共
吹簫其三海外三山十二樓弱流環遶不通舟此身也解
為雲雨迢遞騷鴛鴦李遊其四澗水流杯出鳳臺引將劉
阮入山來春懷何事難拘束謾被東風吹得開其五海天
漠漠彩鸞飄爭奈文蕭有意邀自分不殊花夜合香和
露樂深宵其六莫道隄凡各一方須知張碩遇蘭香春風

嘗戀人間樂底事無心問海棠其七百雉斜連一道開
君翻作雨雲臺高情彷彿襄王事宋玉如何不賦來其八
湖柳青青花滿枝可憐分手豔陽時離宮謾自添離思
得封姨不我知其九陽臺後會已無期眉上春雲不自知
那更靈官傳曉令含情騎鶴強題詩其十驅山縮地迥塵
寰從此交情事不關他日離愁何處慰暫將三塔作三山
後事竟息軸亦尋失去不知其為何仙也

麒麟客傳

麒麟客者唐南陽張茂實家僮僕也茂實家於華山下
中偶遊洛中餒僕於南市得一人焉其名曰王曼年可
十餘備作之直月五百勤幹無私出於深誠苟有可為不
待指使茂實器之易其名曰大曆將倍其直固辭其家
憐之居五年計酬直盡一旦辭茂實曰曼本居山家業不
薄適與厄會須備作以禳之固非無資而賣力者今厄盡
矣請從辭茂實不測其言不敢留聽之曰今暮當去追暮
入白茂實曰感君恩宥深何以奉報曼家去此甚近其中
景趣亦甚可觀能相逐一遊乎茂實喜曰何幸然不欲令
家人知潛一遊可乎曼曰甚易於是截竹杖長數尺曼之
書符授茂實曰君杖此入室相腹痛左右人悉令取樂去
後復置竹於囊中抽身出來可也茂實從之曼喜曰君真

可遊吾居者也相與南行一里餘有黃頭執青麒麟一赤
文虎二俟於道左茂實驚欲回曼曰無苦但前行既到前
曼乘麟茂實與黃頭各乘一虎茂實思不敢近曼曰相隨
請不復畏且此物人間之極後者但試乘之遂憑而上穩
不可言於是從之上升峯越壑凌山舉意而過殊不知峻
險如到三更計數百里矣下一山物象鮮媚松石可愛樓
臺宮觀非世間所有將及門引者揖鞭曰阿郎來紫衣更
數百人羅拜道既入青衣數十人其容色皆殊衣服鮮
不可名狀各執樂器引拜送入中堂宴食畢且命茂實
曼入更衣返坐衣裳冠冕儀貌堂堂然實真隱之風

八仙傳一

其志衣階闔屏帟床榻茵褥之盛固非人世之所有
舞鳳及諸聲樂皆未所聞情意高逸不復思人寰之事
極上人曰此乃仙居非世人之所到以君宿緣合一到此
故有逃厄之遇仙俗路殊塵靜難雜君宜歸脩其心三五
劫當復相見曼比者塵緣將盡上界有名得遇太清真人
召入小有洞中示以九天之樂令下復指生死海波且曰
樂雖難求苦亦易造如為山者掘土增高不相則止穿則
陷夫升高者不上難而下易乎自是脩習經六七劫乃證
此身回視委形積如山岳四大海水半是吾宿世父母妻
子別泣之淚然念一時之交已一世形骸雖遠能不忘脩

致其功即亦非遠往時有心遠氣清一言而悟者勉之遺
金百鎰為備身之助復乘麒麟令黃頭執之曼步送到家
家人方環泣茂實投金於井中曼取去竹杖令茂實潛卧
囊中曼曰我當蓬萊謁大仙伯明日於蓬華峯上有彩雲
東去我之乘也遂揖而去茂實忽呻吟衆驚而問之茂實
給之曰初腹痛忽若有人見召遂強然耳不知其多時久
也家人曰取藥既回呼之不應已七日矣惟心頭尚暖故
未驗明日望之蓬華峯上果有彩雲東去遂棄官遊名山
後歸出井中金與眷屬再出遊山終不知其所在也

王壺記

八仙傳一

元和初有元胤柝實者居於衡山二公俱有從父為官游
右李唐人連累各竄於愛州二公共結行邁而往省馬至
於蕪州合浦縣登舟而欲越海將抵交趾艤舟於合浦岸
夜有村人饗神簫鼓喧譁舟人與二公僕使齊往看馬夜
將午俄飄風欲起斷纜漂舟入於大海莫知所適突長鯨
之鬚掄巨鰲之背浪浮雪嶠日湧火輪觸蛟室之棧停棹
登樓而瓦解擺簾數四幾欲傾沉然後抵孤島而風止二
公愁悶而陟焉忽見天王尊像瑩然於額惟有金鑄香爐
而別無人物二公周覽次忽覩海面上巨獸出首四顧若
有察聽牙森劍戟日間電光良久而沒逡巡復有紫雲自

河面湧出蔓行數百步中有五色大芙蓉高百餘尺葉
而綻內有帳幄若繡綺錯雜耀奪人眼又見虹橋忽展直
抵於島上俄有雙鬟侍女捧玉合持金爐目蓮葉而來天
尊所易其殘燼生以異香二公見之前告叩頭辭理哀酸
求送人世雙鬟不答二公詰益苦良久女曰子是何人而
遽至此二公具以實白之女曰少頃有玉虛尊師當降此
島與南溟夫人會約子但堅請之將有所遂言訖有道士
乘白鹿馭彩霞直降於島上二公前拜而泣告尊師憫之
言曰子可隨此女而謁南溟夫人當有歸期無以礙去
師語雙鬟曰余暫脩真畢當請彼二子受教至帳前行
謁之禮見一女未髻衣五色文彩皓玉凝肌紅粧豔絕神
出天表氣肅滄瀨二子告以姓字夫人哂之曰昔時天台
有劉晨今有柳實昔有阮肇今有元胤昔時有劉阮今有
元柳莫非天也設二榻而坐俄命侍女歌舞雜合節奏二
子恍惚若夢於鈞天即人世罕聞見矣遂命飛觴忽有玄
鶴銜彩箋自空而至曰安期生知尊師赴南溟會暫請枉
駕尊師讀之謂玄鶴曰尋當至彼尊師語夫人曰與安期
生間隔千年不值南遊無因訪語夫人遂促侍女進饌玉
器光潔夫人對食而二子不得餉尊師曰二子雖未合餉
然為求人間之食而餉之夫人曰然即別進饌乃人間味

也尊師食畢懷中出丹篆一卷授夫人夫人拜而受之遂
告去迺謂二子曰子有道歸乃不難然邂逅相遇合有靈
藥相貺但子宿分自有師吾不當為子師耳二子拜尊師
遂去俄海上有武夫長數丈衣金甲仗劍而進曰奉使天
真清道不謹法當顯戮今已行刑遂趨而沒夫人命侍女
紫衣鳳冠者曰可送客去而所乘者何侍女曰有百花橋
可馭二子二子感謝拜別夫人贈以玉壺一枚高尺餘夫
人命筆題玉壺詩贈曰來從一葉舟中來去向百花橋
去若到人間扣玉壺鴛鴦自解分明語俄有橋長數百
欄檻之上皆有異花二子於花間潛窺見千龍萬龍
繳繞為橋之柱又見昔海上獸已身首異處浮於波上
子因詰使者使者曰此獸為不知二客故也使者曰我不
當為使而送子蓋有深意欲奉託強為此行遂襟帶間解
一琥珀合子中有物隱隱若蜘蛛形狀謂二子曰吾輩水
仙也水仙陸也而无男子吾昔遇番禺少年情之所感遂
有子未三歲合棄之夫人命與南嶽神為子其來久矣聞
南嶽迴鴈使者有事於水府返日憑寄吾子所弄玉環往
而使者隱之吾頗為恨望二君子為持此合子至迴鴈峰
下訪使者願而投之當有異變即得玉環為送吾子吾子
當自有報効耳慎勿啓之二子受之謂使者夫人詩云

若到人間扣玉壺鴛鴦自解分明話何也曰子歸有事但扣玉壺當有憑而應之事无不從矣又曰玉虛尊師云吾輩自有師二復是誰曰南嶽太極先生耳二子及回岢詢時已一十二年矣驩愛二州親屬已阻謝矣問道將歸衛山中途因餒而扣壺遂有鴛鴦語曰當欲飲食前行自遇耳俄而道左有盤饌豐備二子食而數日不思他味尋即還家昔日童稚已弱冠矣然二子妻各謝世數年家人悲喜不勝曰人云即君已沒大海服闋已九秋矣二子厭人世體以清虛觀妻之喪不勝悲感遂相與直抵岢嶺峰訪使者廟以合子而投之倏有黑龍長數丈激風噴折樹揭屋霹靂一聲而廟立碎二子戰慄不敢熟視空中乃有柳玉環者二子取之而送嶽廟及歸有黃衣少年持二合子各到二子家曰中有善若有弊者雖一甲子猶可塗其口中俄頃則活授之而使者不見二子遂以活妻室後其尋云水訪太極先生而曹九影響可問却歸因大雪見老妻肩樵而滯二子哀其苦以飲之以酒觀樵擔上有太極字遂禮而為師以玉壺之書曰吾貯玉液者亡來數十甲子甚喜再見二十甲子隨語祝融自此而得道不復見矣

李清傳

李清北海人也代傳染業清少學道多延齊魯之術士道流必誠敬接奉之終無所遇而勤求之意彌切家富於財素為青州之豪吐子孫及內外姻族近數百家皆能游手射利於益都每清之生日則爭先餽遺凡積百餘萬清性仁儉來則不拒納亦不散如此相因填累藏舍年六十九生日前一旬忽召嫗族大陳酒食已而謂曰吾賴爾輩勤力無過各能生活以是吾獲優贍然吾布衣蔬食逾三十年矣寧復有意於華侈哉爾輩以吾老長行每遺吾生日衣裝服玩其侈亦至矣然吾自受所得緘之一室曾未視徒損爾之給用貨吾之糞土竟何為哉幸天未錄吾氣行將又及生辰吾固知爾輩必營餽續之財吾所以先期而會蓋止爾之常態耳子孫皆曰續壽自古有之非此將何以展卑下孝敬之心願無止絕婚媾故舊不安也清曰苟爾輩之志不可奪則從吾所欲而致之可乎皆曰願聞尊旨清曰各能遺吾洪纖麻縻百尺總而計之是吾獲數千百丈矣以此為紹續五壽豈不延長哉皆曰謹奉教然尊旨的有所以卑小敢問清笑而謂曰終亦須令爾輩知之吾下界俗人妻亦求道精神心力夙夜勤勞於今六十載矣而曾無影響吾年老天老朽殆盡自期筋骸止可遷延三二年耳欲東視聽步履之尚能將行早志爾輩幸

無阻吾先是青州南十里有高山俯壓郡城峰頂中裂豁為闕崖州人家坐對嵐岫歸雲過鳥歷歷盡見按圖經云雲門山俗亦謂之劈山而清蓄意多時及是謂端族曰雲門山神標之窟宅也吾將往焉吾生日坐大竹簣以輓自縊而用纖縻為媒焉既不可前吾當急引其媒爾則出吾於媒未振候及實而止肆吾志所如當復來歸子孫媼族泣而諫曰真冥深遠不測紀極况山精木魅地虺物何艱不儲忽以千金自絕而投豈又視永年之階乎曰吾之志也汝輩必阻則吾私行矣是不復竹簣洪塵安也衆知不可回則共成其事及期而媼族鄉里凡人之競齋酒饌逢明大會於山椒清乃揮手謝辭而入馬廐又及地其中極暗仰視天纔如手掌捫四壁止容兩席許東南有穴可俯僕而入乃棄簣遊焉初甚狹細漸往則可伸腰如此約行三十里是朗微明俄及洞口山川景象雲煙草樹宛非人世曠望久之惟東南十數里隱映若有居人焉因徐步詣之至則陡絕一臺階級極峻而南行可以登陔遂虔誠而上頓懷恐懼及至先窺堂宇甚嚴中有道上西五人清於是叩門俄有青童應門問曰青州染工李清童如詞以報清聞中堂曰李清伊來也乃令前進清惶怖趨拜當軒一人送語曰未宜來即遽至因令遍拜諸

賢其時日已午忽有白髮翁自門而入禮謁啟曰蓬萊霞明觀丁尊師新到衆聖令邀諸真登上清赴會於是列真偕行謂清曰汝且居此臨出顧曰慎無開北扉清巡視院宇兼故東西門情意飄然自惟永棲真境因至堂北見北戶斜掩偶出顧望下為青州宛然在掌離思歸心良久方爾悔恨欲返諸真則已還矣其中相謂曰令其勿犯杜門竟爾自惑信知僊界不可妄至也因與甕中酒飲其色濃白既而謂曰汝可且歸清則叩頭求哀又云無却逐表謂清曰會當至此但時限未耳汝勿苦無途歸地則到卿也清不得已流涕辭行或相謂曰歸須令有以為生清心恃豪富訝此語為不知已一人清曰汝於堂內閣上取一軸書去清既得謂清曰脫無須賴可以此書自給清遂閉目遂覺身如飛鳥但聞風水之聲相激湏臾頓地開目即青州之南門其時纔申未城隍阡陌彷彿如舊至於屋室樹木人民服用俱已變改獨行盡日更無一人相識者即詣故居朝來之大宅宏門啟張新舊曾無倣像左側有葉染者因投語與之語其人稱姓李白云我本北海富家因指前後問曰此皆我祖先之故業曾祖求道隋開皇四年生日自絕南山不知所終因是家道淪破清悵恍久之乃換姓氏寓遊城邑即取所得

書開之則療小兒諸疾方也其年青州小兒癩瘰清之既醫無不立愈不旬月財瘵復振時高宗永徽元年天下富庶而北海往往有知清者因是齊魯人從而學道術者凡百千輩至五年清乃謝門徒云吾住泰山觀封禪自此莫知所往

王華侍郎傳

前田方朝散名某政和初為歙州婺源宰病熱困呼覺耳中聞天樂鎗三少焉有女童二十四輩各執旌纛幡幢至前有彩雲從足下生行旛飛騰瞬息間到一城城中大樓明身兩側金碧本華之官正中設榻使就坐侍女列立

長髮道士乘雲戴碧霞冠服執玉圭直前再拜方驚起欲致答道士拱手曰某乃先生後隸也願尊重受敬拜畢曰碧落洞王華宮真官敬問先生瑤華一別人間甲子周矣剛見有日欽遲好音方惜然不知所答道士曰下土溷濁能移人肺腸先生應已忘前事今當縷陳之先生唐武后時人也生於冀州能屬文而嗜酒不檢浮沉里中時河北大疫死者如亂麻先生書所得藥方揭於通衢病者知方治之即愈由此相傳益廣所活不可數計夢中有人告曰子陰德上通於天帝嘉厥功當以仙班相召先生素落魄且自恃將為天人愈益放誕竟以狂醉墮井死死久

之乃用前功得召見於白玉樓蓋李長吉作記處也時有四人同召當試文一首帝自書大道無為賦為題先生有警句曰帝鑿竅而喪魄蛇畫足而失枯帝覽之大喜握居第一拜脩文郎專以文章為職繼有王華侍郎之命同寮十八人皆上清仙伯也每侍帝左右出則陪從金輿嘗晚幸紫華宮宮人不知輩至或晚起纔盡眉即趨出也謁帝顧之笑命諸侍郎賦詩先生草章云曉粧不覺星轉盡人間一壁眉帝吟諷激賞卒以恃才怙寵為眾所嫉遷群王外監既陞辭帝曰群王殿是吾圖書之府非卿莫學出倫未易居此自是接見稍疎一日帝與諸仙遊瑤

仙傳

不仙傳

十三

思先生之才遣使來召先生辭以疾獨與侍女宋道華泛舟池上執手眷二人有人問夫婦之念為使者所劾帝批其奏曰男為東家男女為西家女皆謫墮凡世道華生於蜀中而先生乃為閩人先生既登第為邵武判官日帝命召還有不相悅者奏云邵武分野災氣方重須此人仙骨鎮之乃止近有詔云更一紀復故職真君乃代先生為侍郎者體世易流又有他過則仙梯愈不可攀故遣弟子來鄭重達意宋道華已仙得歸時正持寶幢於側拜而言曰人世紛紛真可厭若若得再入碧落洞中望見金毛獅子千秋萬歲永息閑念方君聞其人語始矍然若有所失

道士及眾女皆謝去。徧體汗流，遂一晷已三日。即召會承尉及子孫歷道所見，遂乞致仕。時年六十有二，後不知所終。

抱龍道士

灌口白沙有泰山府君廟，每至春三月，蜀人多往設齋。迺至諸州醫卜之人，亦嘗集會。時有一人，鶉衣百結，顏貌憔悴，亦往廟所。眾人輕之，行次江際，眾人憇於樹陰。貧士亦坐石上，遠巡謂人曰：「此水中有一龍，睡衆不之應，旁有一叟曰：『何得見貧士？』曰：『我則見衆，曰：『我等要見如何？』貧士曰：『亦不難，遂解衣入水，抱一睡龍，出，親猥頗甚，深閉兩目。』」

八仙事

十四

而

瓜牙鱗角，悉備雲霧。旅合風起，水湧衆皆驚走。迷禮謂之聖人，遂却沉龍於水底，自挂鶉衣而行。謂衆人曰：「諸人皆以醫卜為業，救人疾急，知人吉凶，亦近於道也。切不得見貧素之士，便輕侮之。衆人慙謝而已。復同行十里，瞥然不見。」

姚鸞

姚鸞子名鸞，山陽人。嘗為吏，行出鼓樓下，見一美女，玉色如畫，徘徊於市中。姚曰：「小娘子何來？何以日暮不歸？」女曰：「妾非人，乃天仙女也。偶被罡風吹下，不得再升天界。君與我有緣，願隨君歸，結絲蘿之好。」姚喜，携手歸家。家人悉

不見，而姚獨與女對榻，戲謔酌酒。是夕同衾宿焉。姚嬈態度備極，人情姚以為得妻，喜甚。欲狂明旦大雨，忽見四巨神立於庭中，後有神披髮如玄武，四神抗聲曰：「汝將女子何在？執姚榜答無數，女避入複壁中。一將運入，揪其髻而出，曰：『罪人在此，何為不守天戒？』輒起，凡心高真，親至汝尚欲匿，子女啼呼請命。至五鼓始釋姚，雲氣護其女而去。姚嗒然若喪偶者數日。」

游三蓬

游三蓬者，秦時閩清人也。少而孤，有田僅足，糠覈乏之。不

八仙事

十五

故

故閩清人謂之三蓬人，或憐之，與以短褐數口，亦棄之。檢皇帝二年，停舟水口，有一老父，檻樓求渡。三蓬兄弟為其老長跪而和之。老父曰：「旦日玉皇太姥宴群仙於玄化洞，夫子能從我游乎？」三蓬兄弟相視而駭，因跪曰：「幸甚。」老父遂令收目而坐，但覺蓬蓬如飛，食頃忽聞鶴唳，竊視之，則二舟已閣巖罅，不復動矣。老父怒曰：「與若云何而竊視耶？」於是玉皇太姥乃使謁者設虹橋，從巖引入金闕。二內外南簿續紛天樂，迭奏殿上，設龍於芝蓋。玉皇太姥南向坐，殿下若天神，若真官羽士及老幼等，分班侍立。陛下左右設霞幄，雲茵。三蓬兄弟及山下鄉百人，以次奉謁禮畢，皆

呼為曾孫賜宴幄下以尊卑次坐上壽酒罷三蓬輩從
橋而下至家遂辟穀不復飲食至漢昭帝時人有見之於
武夷山中云

張五郎

後漢元和三年獵者張五郎所禽於郡北之西巖見白鹿
奔入巖中五郎尾之行可數百武背西巖壁時仰不見天
側有而進意將闕忽聞樂聲遂復前百餘武微見日光如
縷折而東石門半開豁然別一天地有四人衣冠古朴一
鼓瑟坐梅花樹下一坐磐石臨流吹笙一倚脩竹擊磬一
騎白鹿執如意而歌見客至皆舍樂驚起相問何從得

續修四庫全書

八仙部十一

十六

王歸未也五郎不審所謂其人曰吾越王樂工也昔者夫
椒之役吾抱樂器竄身於此石門忽閉遂不得出乃掘黃
精採松葉為糧久之亦不復饑於是相與結茅而居積野
葛麻芋以為衣服時有仙人來此分惠藥物然竟不知吾
王今何如也五郎聞之大駭求歸其人各以鹿脯黃精為
贈既出石門即闔其後人遂以此山越王勾踐時自會稽
飛來因名飛山晉太康中道人任昉復入巖中得傳金丹
秘訣至唐天寶中昇舉於此復名昇山唐周朴有詩云昇
山自昔道飛來此是神功莫浪猜氣色雖然離禹穴峰巒
猶自接天台巖透枯樹巖衝落頂上浮雲日照開南望郡

城塵世界千秋萬古捲浮埃

陶尹二君傳

唐大中初有陶太白尹子虛二老人相契為友多遊嵩華
二峯採松脂茯苓為業二人因攜醞醞味芙蓉峯尋異境
憩於大松林下因傾壺飲聞松梢有二人撫掌笑聲二公
起而問曰莫非神仙乎豈不能下降而飲斯一爵笑者曰
吾二人非山精木魅僕是秦之役夫彼即秦宮女子聞君
酒馨頗思一醉但形體既易毛髮怪異恐子悻慄未能便
降子但安心徐待吾當返穴易衣而至幸無遽捨我去
公曰敬聞命矣遂久伺之忽松下見一夫夫古服履雜

續修四庫全書

八仙部十一

十七

女子髮髻彩衣狎至二公拜謁忻然還坐頃之陶君啟神
僕何代人何以至此既獲拜侍願祛未悟古丈夫曰余秦
之役夫也家本秦人及稍成童值始皇帝好神仙術求不
死藥因為徐福所惑搜童男童女千人將之海島余為童
子乃在其選但見鯨濤威雪蜃閣排空石橋之柱啟危蓬
岫之烟杳渺恐墜魚腹猶貪雀生於危難之中遂出奇計
因脫斯禍歸而易姓業儒不數年中又遭始皇煨燼典墳
坑焚儒士搢紳泣血簪緌悲號余當此時復在其數時於
危懼之中又出奇計乃脫斯苦又改姓氏為版築夫又遭
秦皇徵信效焉遂築長城西起臨洮東之海曲隴陽悲

寒雲咽空鄉關之思魂飄沙碛之勞力竭墮趾傷骨隱
觸冰余為役夫復在其數遂於辛勤之中又出奇計得脫
斯難又改姓氏而業工乃屬秦自帝崩穿鑿驪山大脩堊
城玉墀金砌珠樹瓊枝綺殿錦宮雲樓霞閣工人匠石盡
閉幽隱念為工匠復在數中又出奇謀得脫斯若凡四故
權奇之計俱脫大禍知不遇世遂逃此山食松脂木實乃
得延齡耳此毛女者乃秦之宮人同為殉者余乃同與脫
驪山之禍共匿於此不知於今經幾甲子耶二子曰秦於
今世繼正統者九代千餘年興亡之事不可歷數二公遂
俱稽顙曰余二小子幸遇大德多劫因依使令諧遇金冊
大藥可得開手古丈夫曰余本凡人但能絕其世慮因食
木實乃得凌虛歲久日深毛髮紺綠不覺生之與死俗之
以僕鳥獸為隣狃同樂飛騰自在雲氣相隨亡形得形
無情無性不知金丹大藥為何物也二公曰敬聞命矣飲
行盡古丈夫折松枝叩玉壺而吟曰餌柏身輕疊嶂間是
非無意到塵寰冠裳暫備論浮世一餉雲遊碧落開毛女
繼和曰誰知古是與今非閑躡青霞到翠微簫管秦樓應
寂寂絲雲空惹薛羅衣古丈夫曰吾與子邂逅相遇那無
戀耶吾有萬歲松脂千秋柏子少許汝可各分餌之亦
應出世二公捧受拜荷以酒吞之二仙曰吾當去矣善自

道養無令漏洩伐性使神氣無礙於寤舍耳二公拜別
覺超然莫知其踪去矣旋見所衣之衣因風化為花片蝶
翅而揚空中陶尹二公今集居蓮花峯上顏臉微紅毛髮
盡綠雲堂觀道士往往遇之亦時細話得道之來由爾
黑叟

唐寶應中越州觀察使皇甫政妻陸氏有姿容而無子息
州有寺名寶林中有一魔母神堂越中士女求男女者必報
駭焉政暇日率妻孥入寺至魔母堂拈香祝曰祈一男請
以俸錢百萬貫緡楫堂宇陸氏又曰儻遂所願亦以脂粉
錢百萬別繪神像既而寺中遊薄暮方還兩月餘妻孕果
生男政大喜楫堂三開窮極華麗陸氏於寺門外施錢百
萬家高工自汴滑徐泗揚潤潭洪及天下畫者日有至焉
但以其僧過多皆不敢措手忽一人不說姓名稱劍南來
且言善畫泊寺中月餘一日視其堂壁數點頭主僧曰
何不速成其事耶其人笑曰請備燈油將夜緝其事僧從
其言至平明燦爛光明儼然一壁畫人已不見矣政大設
齋富商來集政又擇日率軍吏川民大陳伎樂至午時有
一人形容醜黑身長八尺荷笠莎衣荷鋤而至闔者拒之
政令召入直上魔母堂舉手鋤以斫其面壁乃頽百萬之
衆男沸騰闔左右武士欲禽殺之叟無怖色政問之曰爾

唐寶應中越州觀察使皇甫政妻陸氏有姿容而無子息
州有寺名寶林中有一魔母神堂越中士女求男女者必報
駭焉政暇日率妻孥入寺至魔母堂拈香祝曰祈一男請
以俸錢百萬貫緡楫堂宇陸氏又曰儻遂所願亦以脂粉
錢百萬別繪神像既而寺中遊薄暮方還兩月餘妻孕果
生男政大喜楫堂三開窮極華麗陸氏於寺門外施錢百
萬家高工自汴滑徐泗揚潤潭洪及天下畫者日有至焉
但以其僧過多皆不敢措手忽一人不說姓名稱劍南來
且言善畫泊寺中月餘一日視其堂壁數點頭主僧曰
何不速成其事耶其人笑曰請備燈油將夜緝其事僧從
其言至平明燦爛光明儼然一壁畫人已不見矣政大設
齋富商來集政又擇日率軍吏川民大陳伎樂至午時有
一人形容醜黑身長八尺荷笠莎衣荷鋤而至闔者拒之
政令召入直上魔母堂舉手鋤以斫其面壁乃頽百萬之
衆男沸騰闔左右武士欲禽殺之叟無怖色政問之曰爾

顛癩耶叟曰無惡善書耶叟曰無曰緣何事而斷此也
 曰恨畫工之罔上也夫人與上官捨二百萬圖寫神仙
 比生人尚不逮矣政怒而叱之叟撫掌笑曰如其不信用
 舍老妻足為驗耳政問曰爾妻何在叟曰住處過湖南三
 二里政令十人隨叟召之叟自葦菴間引一女子年十五
 六薄傅粉黛服不甚奢豔態媚人光華動眾頃刻之間到
 寶林寺百萬之眾引頸駭觀皆言所畫神母果不及耳引
 至塔前陸氏為之失色政曰爾一賤夫乃蓄此婦當進於
 天子叟曰待歸與田舍親訣別也政遣卒五十侍女十人
 同詣其家至江欲渡叟獨在小遊艇中衛卒士女雙妻同
 一大仙部一大船將過江不覺叟妻於急流之處忽然飛入遊艇中
 人皆惶怖疾棹趨之夫妻已出攜手而行又追之二人俱
 化為白鶴冲天而去

張卓

張卓者蜀人唐開元中明經及第歸蜀觀省唯有一驢衣
 與書悉皆在上不暇乘但驅而行取便路自斜谷中數日
 將至洋州驢忽然奔擲入深林中尋之不得天將暮又無
 人家欲宿林下且懼狼虎是夜月明約行數十里得大路
 更三二里見大宅朱門西開天既明有山童自宅中出卓
 求問水童歸途見一人木屐高履曳杖而出卓趨而拜

之大僊曰觀子塵中之人何為至此卓具陳之仙曰有緣
 耳乃命坐賜杯水香骨清冷身覺輕健又設美饌訖就西
 院沐浴以衣一箱衣之仙曰子骨未成就分當留此某有
 一女兼欲聘之卓起拜謝是夕成禮數日卓忽思家仙人
 與卓二朱符二黑符一黑符可置於頭入人家能隱形一
 黑符可置左臂千里之內引手取之一朱符可置舌上有
 不可却者開口示之一朱符可置左足即能感地脉又拒
 非常然勿恃靈符自願狂耳卓至京師見一大宅人物駢
 闐窮極華盛卓入之經數門至廳事見鋪陳羅列賓客滿
 堂又於帳內粧飾一女年可十五六卓領之潛於中門
 一宅切切之聲云相公失小娘子具事聞奏救羅葉二師
 就宅尋之葉公踏步叩齒噴水化成一條黑氣直至卓前
 見一少年執女衣襟右座一見怒極令前禽之卓因舉臂
 如抵牆壁終不能近遽以狗馬血潑之又以刀劍擊刺之
 卓乃開口鋒刃斷折續又敕使宣云斷頸進上卓聞而懼
 因脫左鞋伸足推之右座及羅葉二師暨敕使皆仰仆焉
 葉公曰向來入門見非常之氣及其開口果有太乙使者
 相公但獲愛女何苦相害卓因縱女上使衛兵送歸舊山
 仙人曳杖途中曰張郎不聽吾語遽遭羅網也侍衛兵士
 高隨之仙人以拄杖畫地化為大江波濤浩淼潤三二里

車以霞帳搭於水上須臾化一飛橋在半天之中仙人前行卓次之妻又次之三人登橋而過隨步旋收但見蒼山四合削壁萬重人皆遙禮歸奏玄宗俄發使就山祭醮之因呼為隔仙山至今存焉

維楊十友

維楊十友者皆家產粗豐守分知足不干祿位不貪貨財慕玄知道者也相約為友若兄弟焉時海內大安民人胥悅遽以酒食為娛自樂其志始於一家周於十室率以為常忽有一老叟衣服淳弊氣貌羸弱似貧窶不足之士也亦着麻衣領十人來以造其會眾既適情亦皆憫之不加斤逐醉飽自去莫知所之一旦言於眾曰余方困之士也幸眾人許陪坐末不以為責今十人置宴皆得預之席既周畢亦願力為一會以答厚恩約以他日願得同往至期十友如其言相率以待凌晨貧叟果至相引徐步詣東塘郊外不覺為遠草莽中祇屋兩三間傾側欲摧引入其下有丐者數輩在焉皆是蓬髮鵲衣形狀猓叟至丐者相顧而起搗之以俟其命叟令掃除舍下陳列蓬蔕布以管席相邀環坐日既旰矣咸有饑色久之各以醯醢竹筍置於客前遂從數輩共舉一巨板如案長四五尺設於席中以油杷幕之十友相顧謂必濟饑甚以為喜既撤油杷

燻三然尚未可辨久而視之乃是蒸一童兒可十數歲已廢爛矣耳目手足半已墜落叟揖讓勸勉使眾就食眾深嫌之多託以飢飽亦有忿恚逃去都无肯食者叟縱意食咳似有盈味食之不尽即命諸丐擊之令尽食之因謂諸人曰此所食者千歲人參也頗甚難求不可一遇吾得此物感諸公延遇之恩聊欲相報且食之者白日昇天身為上仙眾既不食其命也夫眾驚異悔謝不及叟促問諸丐令食訖即來俄而丐者化為青童玉女幡益導從與叟一時昇天十友剗心追求更莫能見

第三卷終

廣豔異編卷之四

印月軒主人彙次

儂部二

主父

主父既胡服夜恒獨觀天象一夕見有神人自天而降主父拜之觀其狀貌端莊豔麗面有光輝手拈如玉音聲清亮授主父以玄女隱身之術九鍊變骨之丹忽復足下起五色雲從天西北去後主父入秦直至昭王所居六夢之宮而人不覺夜靜昭王方與儀姬戲帷中主父因以玄女術語中之而不傷昭王驚疑有諸侯刺客遣宮中追捕而主父猶在傍也主父知秦之世數未絕故歸口何國之變閉主父於沙丘三月啟視重門鏤鏑封識如故而主父去矣蓋尸解云其後趙最遇主父於嵩山之下道服閑行最拜主父答拜最口君猶在也忘秦多之仇乎主父笑而不答

東方朔雜錄

東方朔小名曼倩父張氏名夷字少平母田氏夷年二百歲顏色若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死時漢景帝三年也隣母於朔養之時東方始明因以姓焉年二歲天下秘識一覽暗誦於口恒指揮天上空中獨語隣母忽失朔累月

管歸母答之後復去一年乃歸母見之大驚曰汝行經年一歸何以慰吾朔曰兒暫之紫泥之海有紫水汚衣仍遇虞泉滿浣朝發中還何云經年乎母又問曰汝悉經何國朔曰兒溯衣竟暫息冥都崇臺寤眠王公啖兒以丹粟霞漿兒食之既多飽悶幾死乃飲玄天黃露半合即醒還遇一蒼虎息於路初兒騎虎而還打掃過痛虎喘兒脚傷母便悲嗟乃裂青布裳裹之朔曰去家萬里見一枯樹脫布挂樹布化為龍因名其地為布龍潭朔以元封中游鴻溝之澤忽遇老母採桑於此海之濱俄而有黃眉翁指母以語朔曰昔為我妻託形為太白之精今汝亦此星之精也

吾却食吞氣已九十餘年中童子皆有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二十年一返骨洗髓二十年一剥皮伐毛吾生來已三洗隨五伐毛矣朔既長仕漢武帝為大中大夫武帝暮年好仙術與朔狎暱一日謂朔曰朕欲使愛幸者不老可乎朔曰臣能之帝曰服何藥曰東北地有芝草西南有春生之魚帝曰何知之曰三足鳥欲下地食此草羲和以手掩鳥目不許下畏其食此草也鳥獸食此即美悶不能動問曰子何知之朔曰小兒時掘井陷落井下數十年無所託有人引臣往取此草乃膈紅泉不得渡其人與臣一旋獲臣乃乘履泛泉得而命之其國人皆織珠玉為簞要臣

入雲駭之幕設玄珉雕枕刻鏤為日月雲雷之狀亦曰鏤
空枕亦曰玄雕枕又薦氈毫之珍褥以百氈之毫織為褥
此毫褥至冷常以夏日舒之因名柔毫水藻之褥臣舉手
拭之恐水濕席定視乃光也其後武帝寢於靈光殿召朔
於青綺窓綈統幕下問朔曰漢年運火德統以何精何瑞
為祥朔對曰臣常遊昊然之墟在長安之東過扶桑七萬
里有雲山山頂有井雲從井中出若土德則黃雲火德則
赤雲金德則白雲水德則黑雲帝深信之太初二年朔從
西那邪國還得聲風木一枝以獻帝長九尺大如指此木
出因桓之水上有紫燕黃鶴集其間實如細珠風吹株如
玉聲因以為名帝以枝遍賜群臣朔曰臣見此枝三遍枯
死矣帝以為然又天漢二年帝升蒼龍館思仙術召諸方
工言遠國遐鄉之事唯朔下席操筆疏曰臣遊北極至鏡
火山日月所不照有龍衝火以照山四極亦有園圃池苑
皆植異草木有明莖草如金燈折為燭照見鬼物形仙人
審封膏以此草燃為夜明見腹內外有光亦名洞腹草帝
判此草為薪以空明雲之觀夜坐此觀即不燃燭亦名照
魁草採以籍足則入水不沉朔又嘗東遊言雲之地得神
馬一疋高九尺帝問朔何獸曰玉月中雲光輦以適東王
公之舍稅此馬於芝山東王公怒棄此馬於清津天岸臣

至子公壇因騎而返遶日三匝此馬入漢關：門猶未掩
臣於馬上聽不覺還至帝曰其名云何朔曰因事為名
步景駒臣馭之如駕馬蹇驪耳又曰臣有吉雲草千頃種
於九景山東二千年一花明年應生臣走往詰之以秣馬
馬立不餓帝曰何為吉雲曰其國常以雲氣占吉凶若有
喜慶之事則滿室雲起五色照人著於草樹皆成五色
露味皆甘帝曰吉雲五露可得否曰臣負吉雲草以備馬
此立可得口可二三往乃東走至夕而還得玄白青黃
藍以青琉璃各受五合授帝帝遍賜群臣其得之者老者
皆少疾者皆除也又武帝常見慧星朔折情星齊長
塵落漫飛朔未死時謂同舍郎曰天下人無能知朔知朔
者唯大土公耳朔卒後武帝得此語即召太王公問之曰
爾知東方朔乎公對曰不知公何所能曰頗善星曆帝問
諸星皆具在否曰諸星具在獨不見歲星十八年今復見
耳帝仰天嘆曰東方朔生在朕傍十八年而不知是歲星
哉慘然不樂者久之

柳歸舜傳

吳興柳歸舜隋開皇二十年自江南抵巴陵大風吹至君
山下因縱舟登岸尋小徑不覺行四五里與酣踰越谿澗
不由徑路忽道傍有一大石表裏洞徹圓而砥平周匝八

七畝其外畫生翠竹圓大如盞高百餘尺葉曳白雲森羅
映天清風徐吹憂為絲竹音石中央又生一樹高百尺條
幹偃陰為五色翠葉如盤花徑尺餘色深碧蕊深紅異香
成煙著物霏霏有鸚鵡數千翱翔其間相呼姓字音旨清
越有名武遊郎者有名阿蘇兒者有名武仙郎者有名自
在先生者有名踏蓮露者有名鳳花臺者有名戴蟬兒者
有名多花子者或有唱歌者曰吾此曲是漢武鈞弋夫人
常所唱詞曰戴蟬兒分明傳與君王語建章殿裏未得歸
朱箔金缸雙鳳舞名阿蘇者曰我憶阿嬌深宮下淚時
白昔請司馬郎為作長門賦徒使費百金君王終不顧
有誦司馬相如大人賦者曰吾初學賦時為趙昭儀抽七
寶釵橫鞭余痛不徹今日誦得還是終身一藝名武遊郎
者言余昔見漢武帝乘講金檝泛積翠池自吹紫玉笛音
韻朗暢帝意歡適李夫人歌以隨歌曰顧鄙賤奉恩私願
吾君萬歲期又名武仙郎者問歸舜曰君何姓氏行第歸
舜曰姓柳第十二曰柳十二自何許來歸舜曰吾將至巴
陵遭風泊舟與耐至此耳武仙郎曰柳十二官偶因遭風
得臻異境此所為因病致妍耳然下官禽鳥不能致力生
人為足下轉達桂家三十娘子因遙呼曰阿春此間有客
即有紫雲數片自西南飛來去地丈餘雲氣漸散遂見珠

樓翠幙重檻飛楹周匝石際一青衣自戶出年始十三四
身衣珠顏甚姝美謂歸舜曰三十娘子使阿春傳語即君
貧居僻遠勞此檢校不知朝來食否請垂坐以具蔬饌
即有捧水精床出者歸舜再讓而坐阿春因教鳳花臺鳥
何不看客三十娘子以黃郎不在不敢接對郎君汝若等
聞以前度受捶有一鸚鵡即飛至曰吾乃鳳花臺也近有
一篇君能聽乎歸舜曰平生所好實與所願鳳花臺乃曰
吾昨過蓬萊玉樓因有一章詩曰露接朝陽生海波翻
蕭玉樓瞰窳廓天地相照明此時下棲止投跡依舊松
檜獲何添日侍群仙行歸舜曰麗則麗矣足下師乃誰
鳳花臺曰僕在王母左右一千餘歲杜蘭香教我真錄東
方朔授我秘訣漢武帝求大中大夫遂在石渠署見楊雄
王褒等賦頌始曉歲論王莽之亂方得還吳後為朱然所
得轉移陸遜復見機雲製作方學綴篇什機雲被勅便至
於此殊不知近日誰為宗匠歸舜曰薛道衡江總也因誦
數篇示之鳳花臺曰近代非不靡麗殊少骨氣俄而阿春
捧赤玉盤珍羞萬品目所不識甘香裂鼻飲食訖忽有二
道士自空飛下顧見歸舜曰大難得與鸚鵡相對君非柳
十二乎君船以風使索君甚急何不促回因投一尺綺曰
以此掩眼即去矣歸舜從之忽如身飛却墜巴陵邊舟所

丹人欲發問之失歸舜已三日矣後却至此泊舟尋訪不
後再見也

文廣通

文廣通者辰溪縣滕村人也以宋元嘉二十六年見有野
猪食其稼因擊弩射中之流血而走尋血蹤越十餘里入
一穴中行三百許步豁然明曉忽見數百家居止莫測其
田來視所射猪已歸村人園中俄有一叟出門云汝非射
吾猪者乎文曰猪來犯僕非僕犯猪翁曰牽牛蹊人之田
信有罪矣而奪之牛者不又重乎文因稽首謝過翁云
爾知政是無過矣此猪前緣應有其報君無謝焉翁嗚呼

廣通至廳上見十數書生皆冠章甫之冠服縫掖之衣有
博士獨一榻面南談老子又見西齋有十人相對彈一絃
琴而五聲自韻有童子酌酒呼令設客文飲半酣四體怡
然因爾辭退觀其墟陌人事不異外間覺其清虛獨遠自
是勝地徘徊欲住翁乃遣小兒送之令堅關門勿復令外
人來也文與小兒行問其始末答曰彼諸賢避夏桀難來
此因學道得仙獨榻座談老子者昔河上公也僕漢時山
陽王輔嗣至此詰問老子滯義僕自榻門已來於茲十紀
始蒙召進得前門人猶未深愛要款只令守門至洞口分
別殷勤自言相也卡期文通自所入處見所用琴皆已朽

斷初謂少頃已十二年矣文通家已成喪訖聞其
村驚疑明日與村人尋其穴口唯見巨石塞之塊繁不可
為攻焉

陸生

唐開元中有吳人陸生貢明經舉在京首無僕從常早欲
試自駕其驢忽驚躍斷韉而走生追之出啟夏門直至
終南山下見一徑登山甚熟此驢直上生隨之上五六里
至一處甚平曠有人家門庭整肅生窺之見茅齋有蒲
其驢繫在樹下生遂叩門良久見一老人開門延生入
顏色甚異頰脣微紅遂命生坐生求驢而歸主人曰驢
止為驢乎得至此幸會也某故取驢以召君且少留當
自悟矣又延客入宅見華堂邃宇林亭池沼蓋仙境也留
一宿饋以珍味飲酒歡樂聲枝皆仙音生心自驚駭未測
其故明日將辭主人曰此實洞府以君有道吾是以相召
指左右童吏數人曰此人本皆城市屠沽皆吾所教道成
也能御雲致雨坐在立亡浮游世間人不能識君當處此
而壽與天地長久人間浮萍及願之乎生拜謝曰敬受教
老人曰後學師資之禮合獻一女子始度君無因而得今
授君一術求之遂令取一青竹度如人長授之曰君持此
入城中朝官五品以上三品以下家人見之投竹於廳

而取其女來但心存吾約無慮也然慎勿入權貴家力或能相制伏生遂持杖入城生不知公卿第宅已入數家皆無女而人亦無見其形者候入戶部主侍郎宅復入閣正見一女臨鏡晨粧生投杖於牀携女而去比下階顧見竹已化作女形僵卧在牀一家驚呼云小娘子卒亡生將女去會侍郎下朝時權要謁請盈街宅門重遂不得出隱於中門側王聞女亡入宅省視左右奔走不絕須臾公卿以下皆至門矣時葉天師在朝奔遣遂至生隱於戶下半

禁咒

八仙

九

天桂山宮志

唐神龍元年房州竹山縣百姓陰隱家富莊後廿二年已潛一千餘尺而無水隱客穿鑿之志不輟二年外一月餘工人忽聞地中鷄犬鳥雀聲更鑿數尺傍通一石穴工人乃入穴探之初數十步無所見但掘壁傍行俄轉有視則別一天地日月世界其山傍向萬仞千巖萬壑莫非靈景石盡碧琉璃色每巖壑中皆有金銀宮闕有大樹身如竹有節葉如芭蕉又有紫花如盤五色蛺蝶翅大如扇翔舞花間五色鳥大如鶴翔翔樹杪每巖中有清泉一眼色如鏡白泉一眼白如乳工人漸下至宮闕所欲入詢問行至闕前見牌上署曰天桂山宮以銀字書之門兩閣內各有一人驚出各長五尺餘童顏如玉衣服輕細如白霧綠煙絳唇皓齒鬚髮如青絲首冠金冠而跣足顧謂工人曰汝胡為至此工人具陳本末言未畢門中有數十人出云怪有昏濁氣令青守門者二人惶懼而言曰有外界工人不意而到詢問途次所以未奏須臾有緋衣一人傳教曰敕門吏禮而遣之工人拜謝未畢門人曰汝已至此何不來遊覽畢而返工人曰向者未敢倘賜從容乞乘便言之門人遂通一玉簡入旋而玉簡却出門人執之引工人行至清泉眼令洗浴及浴衣服又至白泉眼令盥漱之味

如乳甘美甚連飲數掬似醉而飽遂為門人引下山每至
 宮闕只得於門外而不許入如是經行半日至山趾有一
 國城皆是金銀瑛玉為宮室城樓以王子題云梯仙園工
 人詢於門人曰此國何如門人曰此皆諸仙初得仙者開
 送此國脩行七十萬日然後得至諸天或玉京蓬萊混洞
 姑射然方得仙宮職位主錄王印飛行自在工人曰既是
 仙國何在吾國之下界門人曰吾此國是下界之上仙國
 也汝國之上還有仙國如吾國亦曰梯仙國一無所異
 耳謂工人曰卿可歸矣遂却上山尋舊路又令飲白泉
 探至山頂求穴門人曰汝來此雖頃刻人間已數百年矣
 却出舊穴應不可矣待吾奏請通天關鑰匙送卿歸三人
 拜謝須臾門人攜金印及玉簡又引工人別路而上至一
 大門勢偉樓閣門有數人俯伏而候門人示金印讀玉簡
 劃然開門門人引工人上窺入門為風雲擁而因無所
 覩唯問門人云好去為吾致意於赤城貞伯須臾雲開已
 在房州北三十里孤星山頂洞中出後詢隱客家時人
 云已三四世矣開井之由皆不能知工人自尋其路唯見
 一巨坑乃前井之所為也時貞元七年矣工人尋覓家不
 了不知處自後不樂人間遂不食五穀信足而行數年後
 有人於劍閣鷄冠山側近逢之後莫知所在

王可交傳
 王可交蘇州崑山人也以耕釣自業居於松江南趙屯村
 年三十莫知有真道常取大魚自喜以槌擊殺煮之持葷
 非以食常謂樂無以及一旦棹漁舟方擊楫高歌入江行
 數里間忽見一彩畫花舫漾於中流有道士七人皆年少
 玉冠霞帔服色各異侍從十餘人總角雲鬟又四人黃衣
 乘舫一人呼可交以姓名方驚異不覺漁舟已近舫側一
 道士令總角引可交上舫見七人而前各有青玉盤酒肴
 菓子皆瑩徹有光可交莫識又有女妓十餘人悉持樂器
 所交連立於蓬末遍拜七人共視可交一人曰好骨相命
 係生於九賤眉間已炙破矣一人曰與酒吃侍者瀉酒而
 樽中酒再瀉之不出侍者具以告道士曰酒是靈物必
 得入口當換其骨瀉之不出亦乃命也一人又曰與栗吃
 俄一人於蓬上取二栗付侍者與可交令便吃視之其栗
 青色亦光如棗長二寸許齧之有皮非人間之栗肉脆而
 甘如飴久之食方盡一人曰王可交已見之矣可令去命
 一布衣送上岸於船邊覓所乘漁舟不見黃衣曰不必漁
 舟但合眼自利於是合眼若風水林木浩浩之聲令開眼
 已到失黃衣所在但見峰壘重疊松栢參天坐於草中石
 上及望見有門樓人出入俄頃麻樵者并僧十餘人到問

可交何人可交具以前事對又問何自離家可交曰今日
早離家又問今日是何日對是三月三日樵者與僧驚今
日是九月九去三月三日已半年餘可交問地是何所僧
曰此是天台山瀑布寺前也又問此去華亭多少地僧曰
水陸千餘里可交自訝不已乃為僧邀歸寺設食可交但
言飽不喜聞食氣唯飲水耳眾僧審問極異之乃以狀白
唐興縣以達台州以聞越州蕙使王渢素奉道召之見極
以為非常之事神仙變化不可測也可交身長七尺餘儀
貌殊異言語清與渢嘆曰此誠真仙人也又以同姓益敬
之飾以道服而遣人至蘇州誌其實具言三月三日可交

唐興縣

十三年

十三年

乘漁舟入江不歸家人尋得漁舫謂墮江死漉之無跡妻
子已招魂葬訖王渢具以表聞詔其稱異後可交却歸鄉
里備話履履及與鄉人到江上指所逢花船之處依然可
交食粟後已絕穀動靜若有神助不復耕釣乃挈妻子往
四明山二十餘年復出明州賣藥使人沽酒得錢但施於
人時言藥則壺空所授酒則餘瓶阿母相傳藥極去疾酒
甚醉人明州里巷皆言王仙人藥酒世間不及道俗多圖
其形像有患疝及邪魅者圖於其側即愈後三十餘年却
入四明山不復出今人時有見之

陳生

弟親戚皆目為癡人無為郵養者唯一姊憫憐之給與
食令僕者與洗沐界無倦色一旦於門外曝日搔癢其
里見朱衣使者領數十騎至問曰仙師何在遂走到見搔
癢者鞠躬趨前俯伏稱謝良久忽高聲叱曰來何遲勾當
事了未曰有次第又曰何不速了却且去神彩洞徹聲韻
朗暢都無癡疾之狀朱衣輩既去依前涕下至口搔癢不
已其夜遂卒魏公等雖驚其事而不異其人遂隨事瘞埋
唯姊悲慟有嘉潛具葬禮至小殮之日乃以一黃繡披襖
于平日所惜者密置棺中後魏公從駕至馬崑其姊亦隨
去禁兵亂誅楊國忠魏公親也與其族悉與禍焉時其姊

唐興縣

十三年

十五

偶出在店外聞難走遺其男女三人皆五六歲已分為菹
縊矣及明蚤軍發試往店內尋之僵屍相接東北梢深一
床上若有衣服就視之兒女三人悉在其中所覆乃是藥
癡弟黃繡襖子也悲感慟哭母子相與入山俱免於難

王四郎

洛陽尉王琚有孽姪小名四郎孩提之歲其母他適因隨
去自後或十年五年至琚家而王氏不復錄矣唐元和中
琚因常調自鄭入京道出東都方過天津橋四郎忽於馬
前跪拜布衣草履形貌山野琚不識因自言其名琚哀感
久之乃曰叔今赴選費用固多少物奉獻以助其費即於

懷中出金可五兩許色如鷄冠因曰此不可與常者等價也到京但於金市訪張遂子付之當得二百千塔異之耶謂曰爾頃在何處今復何適對曰向居王屋山下洞今將往峨眉山知叔到此故候拜觀琚又曰爾今停泊在何處對曰中橋逆旅席氏之家時方小雨會琚不賫雨衣遽去曰吾即至爾居四郎又拜曰行李有期恐不獲祇候琚還歸易服而往則已行矣因詢之席氏乃曰妻妾四五人皆有殊色至於衣服鞍馬華侈非常其王處士肩輿先行云往劍南瑤私竒之然未信也及至上都時物湧貴財用頗乏因謂家奴吉兒曰爾將四郎所留者一訪之果有隱居子乃出金示之遂子驚喜捧而叩頰曰何從得此所要幾緡吉兒即曰二百千耳遂子遂置酒食宴吉兒即依請而付又曰若更有可以再來吉兒以錢歸琚大異之明日自詣遂子遂子曰此王四郎所貨化金也西域商胡專此伺買且無定價但四郎本約多少且逾則不必受也琚遂更不取焉自後留心訪問冀一會遇終不復見

樊夫人

唐貞元中湘潭有一媪不云姓字但稱湘媪常居止人舍十有餘載矣常以丹篆文字救疾於閭里莫不嚮應鄉人敬之為結構御名華屋數間而奉媪媪曰不然但土木其

字是所願也媪鬻妻如雲肥潔如雪策杖曳履日可數百里忽遇里人女名曰道遙年二八豔美攜笻採菊遇媪睜視足不能移媪目之曰汝乃愛我可同之所止否道遙欣然擲笻歎稱弟子從媪歸室父母奔迫及以杖擊之叱而返舍道遙擇益堅竊索引縊親黨敦諭其父母請縱之度不可制遂捨之復詣媪但掃塵易水焚香請道經而已後月餘媪白鄉人曰某暫之羅浮為其戶慎勿開也鄉人問道遙何之曰前往如是三稔人但於戶外窺見小松蓬葦而叢生堦砌及媪歸召鄉人同開鎖見道遙惜坐於室

大仙事

十七

若平日唯蒲覆為竹稍串於棟宇間媪遂以杖叩地曰五子女可覺道遙如寐醒方起將欲拜忽遺左足如墮於地媪遂令無勤拾足勤膝嘆之以水乃如故鄉人大駭敬之如神相率數百里皆歸之媪貌甚閑暇不喜人之多相識忽告鄉人曰吾欲往洞庭救百餘人性命誰有心為我設船一隻一兩日可同觀之有里人張拱家富請具舟楫自駕而送之欲至洞庭前一日有大風濤感一巨舟沒於君山島上而碎載數十家近百餘人然不至損未有舟楫來救各星居於島上忽有一白龜長丈餘遊於沙上數十人攔之搃殺分食其肉明日有城如雪圍繞島上人家其能辨其城漸窄狹束島上人忙怖號叫囊橐皆為糞粉束

其人為簇其廣不三數丈又不可攀援勢已緊急岳陽人亦遙觀雪城莫能曉也時温舟已至岸温遂登島攘劍步罡嘆水飛劍而刺之白城一聲如霹靂城遂崩乃一大白巖長十餘丈蜿蜒而斃劍立其胸遂救百餘人之性命不然頃刻即拘束為血肉矣島上之人咸號泣禮謝命拱之舟返湘潭拱不忍便去忽有道士與温相遇曰樊姑爾許時何處來甚相慰悅拱許之道士曰劉綱真君之妻樊夫人也後人方知温即樊夫人也拱遂歸湘潭後温與拱遂一時返真

王女

大仙傳

十一

唐開元中華山雲臺觀有婢王女年四十五大疾徧身潰爛臭穢觀中人懼其汚染即共送於山澗幽僻之處王女痛是呻吟忽有道士過前遙擲青草三四株其草如菜謂之曰勉食此不久當愈王女即茹之自是疾漸痊不旬日復舊初忘飲食惟恣游覽但意中飄飄不喜人間及觀之前後左右亦不願過此觀中人謂其消散久矣亦無復有訪之者王女周旋山中酌泉水食木實而已後於巖下復逢前道士謂曰汝疾既瘥不用更在人間雲臺觀西二里有石池汝可日至辰時投以小石當有水芝一本自出汝可採之而食久久當自有益王女即依其教自後筋骸輕

健翔翔自若雖屢為觀中人逢見亦不知為王女耳如此數十年髮長六七尺體生綠毛面如白花往往山中之人過之則叩頭進禮而已大曆中有書生班行達者性氣豪疎誹毀釋道為學於觀西亭而王女日日往來石池因以為常行達伺候窺覘又熟見投石採芝時節有准於一日稍先至池上及見王女投小石水芝果出行達乃奪取王女遠在山巖或棲樹杪既為採去則呼歎而還明日行達復如此積旬之外王女稍稍與行達爭先步武相接歛然避探其髮而王女曉去不得因以勇力挈其肩體仍加逼王女號呼求救誓死不從而氣力困憊終為行達所奪高之一室翌日行達就觀乃見幡然一媪厓際異常起立殊艱視聽甚昧行達驚異遽召觀中人細詰其事即其伺問王女王女備述始終觀中人固有聞知其故者計其年蓋百有餘矣眾哀之因共放去不經月而歿

楊真伯

弘農楊真伯幼有文性耽讀書史以至忘寢食父母不能禁止因陰奪其脂燭匿其詩書真伯頗以為患遂逃過洪饒覓一精舍空院肄習半年餘中秋夜習讀次可二更已來忽有人扣學窓牖問真伯淫於典籍不知也俄然有人啓扉而入乃一雙鬚青衣言曰女郎久棲幽隱服氣茹芝

多往來洞庭雲水間知君子近至此又骨氣清淨志操
白願盡欵曲真伯殊不應青衣自反三更後聞戶外珩璜
環珮之聲異香方馥俄而青衣報女郎且至年可二八冠
碧雲鳳翼冠衣紫雲霞日月衣精光射人逡巡就坐真伯
殊不顧問一言久之於真伯案取硯青衣薦牋女郎書札
數行憮然而去真伯因起乃視其所留詩曰君子竟執逆
無由達誠素明月海上山秋風獨歸去其後亦不知女郎
是何人也豈非洞庭諸仙子觀其詩思豈人間之言歟

張鎬妻

張鎬南陽人也少為業勤苦隱王房山未嘗釋衣山下有
酒家鎬執卷請之飲二三盃而歸一日見美婦人在酒家

揖之與語命以同飲欣然無拒色詞旨明辨容狀佳麗既
晚告去鎬深念之通夕不寐未明復往伺之已在酒家矣
復召與飲微詞調之婦人曰君非常人願有所託能終身
即所願也鎬許諾與之歸山居十年而鎬勤於墳典意漸
疎薄時或念恙婦人曰君情若此我不可久住但得鯉魚
脂一斗合藥即足矣鎬未測所用力求以授之婦以鯉魚
脂投井中自亦隨下頃更乘一鯉自井躍出凌空欲去謂
鎬曰吾比待子立功立事同昇大清令既如斯固子之薄
福也他日守位不終海亦何及鎬拜謝悔過於是乘魚昇

天而去鎬後出山歷官位至宰輔為河南都統常
終之言每自咎責後貶辰州司戶復徵用堯時年方六十
每話於賓友終身為恨矣

谷神女

唐元和初萬年縣有馬士良者犯事時進士王夔為京尹
執法嚴酷欲殺之士良乃亡命入南山至炭谷湫岸潛於
大柳樹下纔曉見五色雲下一僊女於水濱有金槌玉板
連扣數下青蓮湧出每葉施開僊女取擘三四枚食之乃
乘雲去士良見金槌玉板尚在躍下扣之少頃復出土
盡食之十數枚頓覺身輕即能飛舉遂捫蘿尋向者五色

雲所俄見大殿崇宮食蓮女子與群僊處於中觀之大驚
趨下以其竹林連擊墜於洪崖澗澗水甚淨潔因僊
睡及覺見雙鬟小女磨刀謂曰君盜靈藥奉命來取若命
士良大懼俯伏求救之答曰此應難免唯有神液可以
救君君當以我為妻遂去遂巡持一小碧甌內有飯白色
士良盡食復復須臾起雙鬟曰藥已成矣以示之七顆光
瑩如空青色士良喜歎者其腹有似紅線處乃刀痕也女
以藥摩之隨手不見戒曰但自隋學慎勿語人儻漏洩腹
瘡必裂遂同住於湫側又曰我谷神之女也守護上仙靈
藥故得救君耳至會昌初人見於炭谷湫捕魚不獲

按一帖子必隨斤兩數得

太陰夫人

盧杞少時窮居東都於廢宅內賃舍鄰有麻氏婦孤獨杞
遇暴疾卧月餘麻妻來作羹粥疾愈忽脫從外歸見金積
車子在麻婆門外盧公驚異視之見一女年十四五其神
人明日潛訪麻婆麻婆曰莫要作婚姻否試與商量杞曰
某貧賤焉敢輒有此意麻婆曰亦何妨就夜麻婆曰事諧
矣請齊三日會於城東廢觀既至見古木荒草久無人居
逡巡雷電風雨暴起化出樓臺金殿玉帳景物華麗有
軒降空即前時女子也與杞相見曰某即夫人奉上帝命

遣人間白未匹偶耳君有仙相故遣麻婆傳意更七日清
齋當再見女子呼麻婆付兩丸藥須臾雷電黑雲女子已
不見古木荒草如舊麻婆與杞歸清齋七日斷地種藥纒
種已蔓生未頃刻二葫蘆生於蔓上漸大如兩斛應麻婆
以刀剗其中與杞各處其一仍令具油衣二領風雷忽起
騰上碧霄滿耳只聞波濤之聲久之覺寒令着油衫如在
冰雪中復令着至三重甚暖麻婆曰去洛已八萬里長久
葫蘆止息遂見宮闈樓臺皆以水晶為牆垣被甲仗戈者
數百人麻婆引杞入見紫殿從女百人命杞坐具酒饌麻
婆屏立於諸衛下女子謂杞君合得三事任取一事常留

此宮壽與天畢次為地仙常居人間時得至此下為中
宰相杞曰在此處實為上願女子喜曰此水晶宮也其為
太陰夫人仙格已高足下便是白日昇天然須定不得改
移以致相累也乃齋青紙為表當庭拜奏曰須啟上帝少
頃聞東北間聲云上帝使至太陰夫人與諸仙趨降俄有
幢節香幡引朱衣少年五階下朱衣宣帝命曰盧杞得本
陰夫人狀云欲住水晶宮如何杞無言夫人但令疾應又
言夫人及左右大懼馳入取鮫綃五疋以賂使者欲其釋
緩食頃間又問盧杞欲水晶宮住作地仙及人間宰相
虞須快杞大呼曰人間宰相朱衣趨去太陰夫人失色曰
此麻婆之過速領回推入葫蘆又聞風水之聲却至故處
塵榻宛然時已夜半葫蘆與麻婆並不見矣

蓬球

晉大始中北海蓬球字伯堅入山伐木忽覺異香遂避風
尋至北山廓然宮殿盤礴樓臺博敞球入門窺之見五株
王樹復稍前有四婦人端妙絕其共彈棋於堂上見球俱
驚起謂球曰蓬君何故得來球曰尋香而至遂復還戲一
小者便上樓彈琴留戲者呼之曰暉何為獨昇樓球樹
下立覺少饑乃以舌舐葉上垂露俄然有一女乘鶴而至
迎惠曰王華汝等何故有此俗人王母已令王方平行諸

仙室球懼而出門回顧忽然不見至家乃是建平中其伯居間舍皆為墟矣

第四卷終

廣豔異編卷之五

僊部三

羅公遠傳

印月軒主人彙次

羅公遠本鄂州人也刺史春設觀者傾郡有一白衣人長丈餘貌甚異隨群衆而至門衛者皆怪之俄有小童傍過叱曰汝何故離本處驚怖官司耶不速去其人遂攝衣而走吏乃擒小童至譙所具白於刺史刺史問其姓名云姓羅名公遠自幼好道術適見守江龍上岸看其趣令回刺史不信曰須令我見本形曰請俟後日至期於水濱作一小坑深纔一尺去岸丈餘引水入刺史與郡人並看遂有魚白色長五六寸隨流而至騰躍漸大青煙如線起自坎中少頃黑氣滿空咫尺不辨公遠曰可以上津亭矣未至電光注雨如瀉頃臯即定見一大白龍於江心頭與雲連食頃方滅時玄宗酷好仙術刺史具表其事以進時玄宗與張果葉法善等二人見之大笑曰村童事亦何解乃各握碁子十數枚問曰此有何物曰空手及開果無並在公遠處方大駭異令與張果等齒坐劍南有果初進名為日熟子張與葉以術取每過午必至其日暨夜都不到相顧而語曰莫是羅君否時天寒圍爐公遠笑於火中素樹

一筋及此除之遂至葉詰使者云欲到京焰火巨天无此
 可止適火歇方得度從此眾皆敬伏開元中二秋望夜時
 玄宗於宮中詵月公遠奏曰陛下莫要至月中看否乃取
 杖向空擲之化為大橋其色如銀請玄宗同登約行數
 千里精光奪目寒色侵人遂至大城關公遠曰此月宮也
 見仙女數百皆素練寬衣舞於廣庭玄宗問曰此何曲也
 曰霓裳羽衣也玄宗密記其聲調遂回却顧其橋隨步而
 滅且召伶官依其聲調作霓裳羽衣曲時武惠妃尤信
 三藏玄宗幸功德院忽苦背痺公遠折竹枝化七室如
 耳臣為陛下取真物乃袖中出七室如意以進公遠所進
 者即時化為竹枝耳及玄宗幸東洛武妃同行在上楊宮
 麟趾殿方將脩殿其庭有大方梁數丈徑六七尺時公遠
 葉尊師金剛三藏皆侍從為玄宗謂葉尊師曰吾方開闢
 可試小法以為樂也師試為朕舉此方木葉受詔作法方
 木一頭揭數尺而一頭不起玄宗曰師之神力何其失耶
 葉曰三藏使金剛善神象壓一頭故不舉時玄宗奉道武
 妃宗釋武妃頗有悅色三藏亦陰心自惟惟公遠低頭微
 哂玄宗謂三藏曰師神呪有功葉不能及可為朕呪法善
 入深瓶乎三藏受詔置瓶使法善敷座而坐遂呪法大佛

頂直言未終適葉身欲微就瓶不三二遍葉舉至瓶背景
 訖拂然而入瓶玄宗不悅良久謂三藏曰師之功力當得
 自在既使其入能為出乎三藏曰是僧之本法也即呪之
 誦佛頂真言數遍葉都不出玄宗曰朕之法師今為三藏
 所呪而沒不得見矣武妃失色三藏大懼玄宗謂公遠曰
 將若之何得法善旋矣公遠笑曰法善不遠良久高力士
 奏曰葉尊師入玄宗大驚曰銅瓶在此自何所來引入問
 之對曰寧王邀臣喫飯而奏的不放臣適寧王家食訖而
 來不因一呪何以去也玄宗大笑武妃三藏皆賀已而使
 葉設法錄於是取三藏金欄袈裟摺之以盆覆之葉禹步
 叩齒純三匝曰太上老君攝去盆下袈裟之縷隨色皆攝
 各為一聚三藏曰惜哉金欄至毀如此玄宗曰可正手葉
 曰可又覆之呪曰太上老君正之啟之袈裟如故葉又取
 三藏鉢燒之烘赤手捧以合三藏頭失聲而走玄宗大笑
 公遠曰陛下以為樂乃道之末法也葉師何用逞之玄宗
 曰師不能為朕作一術以懽朕耶公遠曰請更問三藏法
 術何如三藏曰貧道請收因袈裟試令羅公取取不得則
 羅公輸取得則僧輸於是令苑道場院為之三藏結壇焚
 香自於壇上跏趺作法取袈裟貯之銀合又安數重木函
 皆有封鎖置於壇上玄宗與武妃葉公皆見中有一重

隋外有一重金甲神人外以一重金劍圍之賢聖此有環繞甚嚴三藏觀守目不暫捨公遠坐繩牀言笑自若玄宗與葉公皆視之數食頃玄宗曰何太遲遲得無勞乎公遠曰臣關力安敢自衛其能但在陛下使三藏故觀耳令開函取寶裝雖封鎖依然中已空矣玄宗大笑公遠奏曰請令人於臣院內勅徒開櫃取來即令中使取之須臾裝裝至玄宗問之公遠曰菩薩力士聖之中者甲兵諸神道之小者皆可功參上界至於太上至真之妙非術士所知道便玉清神女取之則菩薩金劍不見其形取若坦途何難之有玄宗大悅賞資無數而葉公三藏然後伏焉時玄宗欲學隱遁之術對曰陛下玉書金檢已簡於九清矣真人降化保國安人誠宜習唐虞之無為繼文景之儉約却寶劍而不御棄名馬而不乘豈可以萬乘之尊四海之貴宗廟之重社稷之大而輕狗小術為戲說之事乎若盡臣術必懷聖入人家困於魚服矣玄宗怒罵之遂走入殿柱中數玄宗之過玄宗愈怒易柱破之復入玉函中又易破破之為數十片悉有公遠之形玄宗謝之乃如故玄宗後又聖學隱非之術強之不已因而教焉然託身隱常有不盡或露裾帶後遂去不知所之帝令人遍訪遇於潼關以蜀宿歸為贈天寶末玄宗幸蜀又於劍門奉迎衛至成都拂

不復去及玄宗自蜀還京方悟蜀當歸之寄云

崔生

進士崔偉嘗遊青城山乘驢歇鞍收放無僕使驢走越不及約行二十餘里至一洞口已昏黑驢復走入崔生畏懼兼困遂寢及曉覺洞中微明遂入去又十里出洞門望見草樹巖壑悉非人間所有金城絳闕被甲者數百見生呵問答曰塵俗賤士願謁仙翁守吏趨報良久召見一人居王殿披羽衣身可長丈餘鬚髮皓素侍女滿側皆有所能疑生上殿與語甚喜留宿酒饌備極珍豐明日謂生曰此非人世乃僊府也驢走益遠予之奉還其惟一女願事子此亦真數前定不可免也生拜謝頷左右令將青合表取藥兩丸與生服訖覺肺腑清瑩遂巡摩搔皮若蟬蛻視鏡如嬰孩之貌至夕有霓旌羽蓋仙樂步虛與妻相見真人空際皆以崔郎為戲每朔望仙伯乘鶴上朝禁宮云某階品尚以卑未得在天真之列必與崔生別翩翩於雲漢之內歲餘嬉遊佚樂無所比因問曰某血屬要與一訣非有戀著也請畧暫回仙翁曰不得淹留謫罪極大與符一道恐遭禍患此可隱形然惟不得進宮禁中臨別更與符一道云甚急即開却令取所求歸付之到京都試往入家皆不見便入苑園大內會劍南進太真妃生日錦繡乃竊

其見者以訖上曰書日賊無計至此乃召羅公遠作法訖持朱書照之寢殿戶外後果得具本未上不信令答死忽記仙翁臨行之符速發公遠與捉者皆僵仆良久能起即啟玄守曰此已房上界殺之必不得假使得之臣輩便受禍亦非國家之福玄宗乃釋之親召與語曰汝莫妄言遂令百人具兵仗同衛士同送且規其故却至洞口復見金城絳闕仙伯嚴侍衛出門呼曰崔郎不記吾言幾至顛墮崔生拜訖將前送者亦欲隨至僊翁以杖畫成澗深濶各數丈令召崔生妻至擲一領巾過作五彩彩橋遣生登陸步即滅既度崔生回首曰即如此可以歸矣須臾雲霧散起咫尺不見唯聞鸞鶴笙歌之聲半日方散遙望唯空山而已不復有物也

虛延貴

虛延貴者為宣州安仁場官赴職中途阻風泊大江次數日因登岸聞步不覺行遠遙望大樹下有屋室稍近見室中一物若人若獸見人即行起而來延貴懼而却走此物連呼無懼吾乃人也即往就之狀貌奇偉裸袒而通身有毛長數寸自言高貴也頃歲泛舟至此遇風暴家沒溺而身獨得就斫數日食草根飲澗水因得不死歲餘身乃生毛自爾乃不飲不食自傷孤獨無復世念結廬於此已

十餘年矣曰問獵居於此得無虎豹之害乎答曰吾已能騰空上下虎豹無奈何也延貴留久之又問有所須乎對曰亦有之每浴於谿中恒患身不速乾得數尺布為巾乃佳也又得小刀以搗藥物益善君能致之耶延貴延之至舡固不肯乃送巾與刀而去罷任復尋之遂迷失路後無有遇之者

元藏幾

元藏幾自言後魏清河孝王之孫也隋煬帝時官任奉信郎大業九年為過海使判官無何風浪壞舡黑霧四合同濟者皆不免而藏幾獨為破木所載殆經半月忽達

於洲島間洲人問其從來則答然且以事告洲人曰此洲去中國已數萬里乃出首蒲花桃花酒飲之而神氣清爽其洲方千里花木常如二月地土宜五穀人多不死出鳳皇孔雀靈牛神馬之屬更產分蒂瓜長二尺其色如椹二顆二蒂有碧棗丹栗皆大如梨其洲人多衣縫掖衣戴遠遊冠與之話中國事則歷歷如在目前所居或金闕銀臺玉樓紫閣奏蕭韶之樂飲香露之醑洲上有父視之山下出澄水泉其泉闊一百步亦謂之流渠雖投之金石終不沉沒故洲人以瓦鐵為舡舫更有金池方十數里水石沉沙皆如金色其中有四足魚又有金蓮花洲人研之

如泥以開彩繪光輝燦爛與真無異但能拒火而已更有金莖花如蟬每微風至則搖蕩如飛婦人競採之以為首飾且有語曰不戴金莖花不得在仙家更以強木造舡其上多飾珠玉以為遊戲強木不沉木也方一尺重八百斤巨石繩之終不沒幾幾淹留既久忽念中國洲人遂製凌風舡以送馬激水如箭不旬即達於東萊問其國乃皇唐也詢其年號即貞元也訪其鄉里榛蕪也追其子孫隸屬也有隋大業元年至貞元未已二百年矣有二鳥木類黃鸝每翔翥空中藏幾呼之即至或令銜珠或令受語乃謂之轉言鳥出滄洲也藏幾工詩好酒混俗事焉

十數年間遍遊江表人莫之知而趙歸真常與藏幾弟子九華道士葉通微相遇求得其寶歸真以藏幾之異備奏上上令謁者齋手詔急徵及至中踞忽然亡去謁者惶恐即上疏且言其故上覽疏咨嗟曰朕不如明皇帝以怪異人後有人見藏幾泛小舟於海上至今江表道流大傳其事焉

李林甫外傳

唐右丞相李林甫年二十尚未讀書在東都好遊獵打球馳逐鷹犬母於成下槐樹下騎驢擊技無休日既憊捨驢以兩手逐據地歇一日有道士甚醜陋見李公踞地徐言

曰此有何樂郎君如此愛也李怒顧曰聞足下何事道士去明日又復言之李公初聽悟意其異人乃攝衣起謝道士曰即君雖善此然忽有顛墜之苦則悔不可及李公請自此備謹不復為也道士笑曰與郎君後三日五更會於此日諾及往道士已先至曰為約何後李乃謝之曰更三日復來李公夜半往良久道士至甚喜談笑極洽且曰某行世間五百年見郎君一人已列仙籍合白日昇天如不欲則二十年宰相重推在已郎君且歸熟思之後三日重復會於此李公迴計之曰我是宗室少豪俠二十年宰相重推在已安可以白日昇天易之手計已決矣及期

白道士嗟歎咄叱如不自持曰五百年始見一人可憐可惜李公悔欲復之道士曰不可也神明知矣與之叙別曰二十年宰相生殺權在已威振天下然慎勿行陰賊當為陰德廣救拔人無枉殺人如此則三百年後白日上昇矣官祿已至可便入京李公匍匐泣拜道士握手與別時李公堂叔為庫部郎中在京遂請叔父以其縱蕩不甚記錄之頗驚曰汝何得至此口某知向前之過今故候覲請改節讀書願受鞭箠辱部甚異之亦未令就學每有賓客遣監杯盤之飾無不清潔或謂曰汝為吾著其事雖雪深淺蹀亦不去也庫部亦親信之於班行知者甚眾自後以

陰敘累官至贊善大夫不十年遂為相矣權巧深密能伺
 上意思顧隆洽獨當衡軸人情所畏非臣下矣數年後日
 固益切大起大獄誅殺異已冤死相繼都忘道士槐壇之
 言忽一日方午有人扣門吏驚候之見一道士甚枯瘠曰
 願報相公門者可而逐之道士微笑而去明日復至門者
 乘間而白李公曰吾不記識汝試為通及道士入李公見
 之醒然而悟乃槐壇所規也慚悻之極若無所措道士
 笑曰相公安否當時之請並不見從上天甚明謹請可
 學公但稱額而已道士留宿李公盡除僕使處於中
 一榻至夜深李公曰昔奉教言尚有昇天之望今
 否道士曰緣相公所行不合其道有所竄責更六百年乃
 如約矣李公曰某人間之數將滿既有罪謫後當如何道
 士曰莫要知否亦可一行李公降榻拜謝道士曰相公安
 神靜慮萬想俱遣兀如枯株即可俱也良久李公曰某都
 無念慮矣乃下招曰可同往李公不覺便隨道士去犬門
 及春明門到輒自開李公投道士衣而過漸行十數里李
 公素貴尤不善行困苦頗甚道士亦自知之曰莫思歎否
 乃相與坐於路隅遠巡以數節竹抄李公曰可乘此至地
 方止慎勿開眼李公遂跨之騰空而上升身泛大海但聞
 風水之聲食頃止見大郭郭介士羅列城門道士至

皆迎拜約一里到一府署又入門復有甲士升階至大殿
 帳榻華侈李公因欲就帳卧道士驚牽起曰未可恐不可
 迴耳此是相公身後之所處也曰審如是某亦不恨道士
 笑曰茲介鱗之屬其間苦事亦不少遂却與李公出大門
 復以竹杖授之一如來時之狀入其宅登堂見身顯坐於
 林上道士乃呼曰相公相公李公遂覺涕泗交流稽首陳
 謝明日別去李公厚以金帛贈之俱無所受但揮手而已
 日勉旃六百年後方復見相公遂出門而逝不知所往
 是安祿山常養道術士每語之曰我對天子亦不恐懼
 是李相公若無地自容何也術士曰公有陰兵五百萬
 銅頭鐵額常在左右何以如此某安得見之祿山乃奏請
 宰相宴於己宅密遣術士於簾間窺伺退曰奇也某初見
 李相公有一青衣童子捧香爐而入僕射侍衛銅頭鐵額
 之類皆穿屋踰牆奔逆而走某亦不知其故也當是仙官
 暫謫在人間耳

九室洞天志

唐高宗顯慶中有蜀郡青城民不得姓名嘗採藥於青城
 山下遇一大著樂斲之深數丈其根漸大如甕此人斲之
 不已漸深五六丈而地陷不止至十丈餘此人墮中無由
 而出仰視穴口大如星馬分必死矣忽傍見一穴既入稍

大漸漸匍匐可數十步前視如有明狀尋之而行一里餘此穴漸高繞穴行可一里許乃出一洞口洞上有水闊數十步岸上見有數十人家村落桑柘花物草木如二三月中有人男女衣服不似今人耕夫釣童往往相遇一人問得來之由遂告所以乃將小舸子渡之民告之曰不食已經三日矣遂食以胡麻飯柏子湯諸道止可數日此民覺身漸輕問其主人此是何所兼求還蜀之路其人相與笑曰汝世人不知此仙境汝得至此當是合有仙分可且留此吾當引汝謁玉皇又其中相呼云明日上巳也可惟朝謁遂將此人往其民或乘雲氣或駕龍鶴此人亦在

右玉女王皇曰汝既悅此侍衛之美乎民俯伏請罪玉皇曰汝但動心妙道自有此等但汝修行未到須有功用不可輕致敕左右以玉盤盛仙果示民曰恣汝以手拱之所得之數也其果紺赤絕大如拳狀若世之林檎而芳香無比自手拱之所得之數即侍衛之數也自度盡拱可得十餘遂以手捧之唯得三枚而已玉皇曰此汝分也初至未有位次且令前主人領往彼處敕令三女充侍別給一屋居之令諸道侶導以修行此人遂却至前處諸道流傳授真經服用氣洗滌塵念而三侍女亦授以道術後數朝謁每見玉皇必勉其至意其地草木常如三月中無榮落寒暑之變度如人間可一歲餘民自謂仙道已成忽中而歎左右問曰吾今雖得道本偶來此耳來時妻產一女纔經數日家貧不知復如何思往一省之玉女曰君離世已久妻子等已當亡豈可復尋蓋為塵念未祛至此誤想民曰今可一歲矣妻亦當無恙要明其事耳玉女遂以告諸隣諸隣共嗟歎之復白土皇玉皇命遣歸諸仙等於水上作歌樂飲饌以送之其三玉女又與之別各遺以黃金一錠曰恐至人世歸來無得以此為費耳中女曰君至彼倘無所見思歸吾有藥在金錠中取而吞之可以歸矣小女謂曰恐君為塵念侵不復思僊金中有藥恐不固耳吾

知君家已無處尋唯舍東一擣練石尚在吾已將藥置石
 下如金中無但取此服可矣言訖見一群鴻鵠天際飛過
 衆謂民曰汝見此否但從之而去衆捧民舉之民亦騰身
 而上便至鵠群鵠亦不相驚擾與飛空回顧猶見岸上人
 揮手相送可百來人乃至一城中人物甚衆問其地乃臨
 海縣也去蜀已甚遠矣遂攜其金為資糧經歲乃至蜀時
 開元末年問其家無人知者有一人年九十餘云吾祖父
 往年因採藥不知所之至今九十年矣乃民之孫也相持
 而泣云姑叔父皆已亡矣時所生女適人身死其孫已年
 五十餘矣相尋故居俱為瓦礫荒榛唯故碓尚在民乃歎

八仙傳上

十四

金求藥將吞之忽失藥所在遂舉石得一玉合有金丹在
 焉即吞之而心中明了却記去路此民雖仙洞得道而本
 庸人不能詳問其事時羅天師在蜀見民說其去處乃
 云是第五洞寶仙九室之天王皇即天皇也大牛乃馱龍
 也所吐珠赤者吞之壽與天地齊青者五萬歲黃者三萬
 歲白者一萬歲黑者五千歲此民吞黑者雖不能學道但
 於人世亦得五千歲耳玉皇前立七人北斗七星也民
 得藥服却入山不知所之蓋去歸洞天矣

司命君傳

司命君者常生於民間幼小之時與唐元瓌同學寶應二

年元瓌為御史充河南道採訪使至鄭州郊外忽與君相
 見君衣服甚縷容貌憔悴元瓌深憫之與語叙舊問其所
 學曰相別之後但脩真而已邀元瓌過其家留騎從於旅
 次相侯君與元瓌同往引入市側門巷低小從者一兩人
 纔入外門便閉從者不得入第二門稍寬廣又入一門屋
 宇甚大揖元瓌於門下先入為席良久出迎元瓌見其容
 狀偉燦可年二十許雲冠霞衣左右玉童侍女三五十輩
 皆非世所有元瓌莫測相引升堂所設饌食珍美器皿
 瑰異雖王者宴賜亦所不及徹饌命酒君與妻同坐乃曰
 不可令侍御獨坐即召一人坐於元瓌之側元瓌觀之乃

八仙傳上

十五

其妻也奏樂酣飲既醉各散終不及相問言情遲明告別
 君贈元瓌金尺玉鞭出門行數里因使人訪其處無復踪
 跡矣及還京問其妻曾有異事乎其言某日昏然思睡有
 黑衣人來稱司命君召其便隨去既至司命宮中見與君
 同飲所見歷然皆同不謬後十年元瓌奉使汪顛又於江
 西泊舟見君在岸上邀入一草堂又到仙壇留連飲饌但
 音樂侍衛稍多於前皆非舊人矣及散歸元瓌一飲器如
 玉非玉不言其名自此叙別不復再見亦不知司命所主
 何事所脩何道品位仙秩定何高下後何姓字耳一日有
 胡商詣京都所居謁元瓌曰室中有奇寶之氣願得一見

元壤以家物示之皆非也乃出司命所贈飲器與商起敬而後跪接之捧而頓首曰此天帝流華寶爵耳致於日中則白氣連天承以玉盤則紅光照室即與元壤就日試之白氣如雲鬱勃徑上與天相連曰夜更試之此不謬矣此寶太上西北庫中鎮中華二十四寶也頃年已旋降今此第二十二寶亦不久留於人間即當飛去得此寶者受揚七世敬之哉元壤以玉盤承之夜視紅光滿室

蕭洞玄傳

王屋靈都觀道士蕭洞玄志心學鍊神丹積數年卒無所就無何遇神人授以大還秘訣曰法盡此耳然更須得一同心者相為表裏然後可成蓋求諸乎洞玄遂周遊天下歷五嶽四瀆名山異境都城聚落人跡所轉罔不畢至經十餘年不得其人至貞元中洞玄自浙東抵揚州至度亭埭維舟於逆旅主人於時舳舻萬艘隘於河次堰開爭路上下衆船相軋者移時舟人盡力擠之見一人舡頓感其右臂且拆觀者為之寒慄其人顏色不變亦無呻吟之聲徐歸船中飲食自若洞玄深嘆異之私喜曰此豈非天佑我乎問其姓名則曰終無為因與交結話道欣然遂不相捨即俱之王屋洞玄出還丹秘訣示之無為相與揣摩更終二三年脩行備至洞玄謁無為曰將行道之久我當作

法談持君當謹守丹竈但至五更無言則搗手上昇矣死為曰我無他術至於忍斷不言君所知也遂十日設壇場焚金爐飾丹竈洞玄遶壇行道步虛無為於藥竈前端拱而坐心誓死不言一更後忽見兩道士自天而降謂無為曰上帝使問尔要成道否無為不應須臾又見群仙自稱王喬安期等謂曰適來上帝使左右問尔所謂何得不對無為亦不言有頃見一女人年可二八容華端麗音韻幽閑綺羅繽紛薰灼動地盤旋良久調戲無為無為亦不懼俄然有虎狼猛獸十餘種類哮叫騰擲張口向無為死為亦不動有頃見其祖考父母先亡眷屬等並在其前謂曰汝見我何得無言無為涕淚交下而終不言俄見一夜叉身長三丈目如電施口赤如血朱髮植竿鋸牙鉤爪直衝無為無為不動既而有黃衫人領二手力至謂無為曰大王追不願行但言其故即免死為不言黃衫人即叱二手力可拽去無為不得已而隨之須臾至一府署云是平等王南面凭几威儀甚嚴厲声謂無為曰尔未合至此若能一言自辨即放尔迴死為不對平等王又令引向獄中看諸受罪者慘毒痛楚万狀千名既迴仍謂之曰尔若不嘗便入此中矣無為心無恐懼終亦不言平等王曰即令引受生不得放歸本處無為自此心迷寂无所知俄然後

竟其自託生於美安貴人王氏家初在母胎猶記宿誓不言既生相貌且足唯不解啼三日滿月其家大会親賓張亦樂乳母抱兒出眾中遙相憐撫父母相謂曰我兒他日必是貴人因名曰貴郎聰慧日甚祇不解啼縱及三歲便行弱不好弄至五六歲不能言所為雅有高致十歲操筆即成文章動淨嬉遊必盈紙墨既及弱冠儀形甚都舉止雍二可為人表然日以瘡痍不肯入仕其家富比王室金王滿堂婢妾歌鐘極於奢侈年二十六父母為之娶妻二亦豪家又絕代姿容工巧伎樂无不妙絕貴郎官名慎微一生自矜快樂娶妻一年生一男端敏惠黠畧无倫

續修四庫全書

八仙部三

十八

比慎微愛念復過常情一旦妻及慎微俱在春庭遊戲庭中有盤石可為十人之坐妻抱其子在上忽謂慎微曰君於我恩愛甚深今日若不為我發言便當撲杀君兒慎微爭其子不勝妻舉手向石撲之騰隨道出慎微痛惜撫膺不克失聲驚駭恍然而寤則在丹竈之前而向之盤石乃丹竈也時洞玄壻上法事方畢天欲曉矣俄聞无為欢息之聲忽步丹竈所在二人相与相哭即更鍊心脩行后亦不知所終

道方堂記

唐貞元十一年秀才韓幽求頻年下第其年失志後乃從

新羅王子過海於太謝公島夜遭風与徒侶數十人為風所飄南馳兩日而夜不知幾万里風稍定徐行見有山林乃整棹望之及前到山高万仞南面半腹有城壁臺閣門宇甚壯麗維舟而升至城一二里皆龍虎列坐於道兩邊見幽求乃眈二而視幽求幽求進路甚恐欲求從者失声徬徨次於大樹枝為風相磨如人言誦詩声幽求諦听之乃曰王幢巨碧虛此乃真人居徘徊仍未進邪省猶唯除幽求猶疑未敢前俄有朱衣人自城門而出傳勅曰西嶽真君來遊諸龍虎皆俯伏曰未到幽求因趨走而見朱衣人不雇而入幽求進退不得左右諸龍虎持二日幽求

續修四庫全書

八仙部三

十九

盤旋次門中數十人出龍虎奔走人皆乘之下山幽求亦隨之至維舟處諸騎龍虎人皆履海而行浪更沒於遠碧中幽求未知所適舟中具饌次忽見從西旗節隊伍僅千人鸞鶴青鳥飛引於路騎龍控虎乘龜乘魚有乘赤鬃馬人衣紫雲日月衣上張翠蓋如風而至幽求但俯伏而已乃入城門幽求又隨覘之諸龍虎皆依前列位与樹木花葉鳥雀等皆應節盤迴如舞幽求身亦不覺足之踏之食頃朱衣人持一牒出謂龍虎曰使水府真君就虎未前朱衣人乃召幽求受牒幽求未知所適朱衣曰使水府以手指之幽求隨指而身如乘風下山入海底魚入水而不

知為水滕肱如日中行亦有樹木花卉觸之珊然有聲須
史主一城宮室甚偉門人驚雀俯伏於路俄而有數十人
皆戴頭鱗身執旗杖引幽求入水府真君於殿下北面授
符牒拜起乃出門已有龍虎騎從儼然遂行瞬息到日所
幽求至門又不敢入魚未食亦不齎餽少頃有覓水府使
者幽求應唯而入殿前拜引於西廊下接諸使下坐飲食
非人間之味徐問諸使中此何處也對曰諸真君遊春臺
也主人是東嶽真君春夏秋冬各有位各在諸方主人亦
各隨地分也其殿東廊下列玉女數百人奏樂白鶴孔雀
皆奉趨動足更應玄歌日晚乃出宴於山東西為迎月殿
又有一宮觀望日至申時明月出矣諸真君各為迎月詩
一真君詩曰日落烟水黯麗珠色豈昏寒光射万里霜縞
遍千門又一直君詩曰玉魄東方開燭娥逐影來洗心兼
滌目光影遊春臺又一直君詩曰清波滄碧鳥天截黯黯
連二似不辨忽吐清光園又一直君詩曰烏沉海西岫
蟾吐天東頭忘下句其餘詩並忘之矣賦詩罷一真君乃
命夜戲須臾童兒玉女三十余人或坐空虛或行海面笙
簫衆樂更唱迭和有唱步虛歌者數十百輩幽求記其一
烏詞曰鳳凰三十六碧天高太清元君夫人囑云語冷風
颯二吹鵝笙至四更有緋衣人走入鞠躬屈膝白天欲曙

官而趨出諸君命駕名辭次日昨朱衣人屈膝言曰白
求已覓水府使有勞績諸真君皆曰便與遊春臺灑掃也
亦極輝輝乞却歸故鄉一直君曰卿在何處對曰在秦中
入曰汝歸鄉何戀戀也幽求未答又曰使隨吾來朱衣人
指隨西嶽真君諸真君亦各下山並自有龍虎鸞鳳朱衣
馬龜魚幡節羽旄等每真君有千餘人履海面而行幽求
亦操舟隨西嶽真君後自有便風迅速如電平明至一島
見真君上飛而去幽求舟為所限乃離舟上島不見真君
猶見旗節隱隱而漸沒幽求方悔悞哭而追適上島行
乃望有人煙漸前就問云是明州又却喜歸舊國幽求
是休得常服蓓苓好遊山水多在五嶽求絕宦情矣
唐憲宗
唐憲宗好神僊不死之術元和五年內給事張維則自新
羅國迴云於海中泊山島聞忽聞鷄犬鳴吠似有煙火
乘月開步約及一二里則見花木樓臺殿閣金戶銀闥其
中有數公子戴章甫冠衣紫霞衣吟嘯自若惟則知其異
遂請謁公子曰汝何所從來惟則具言其故公子曰唐皇
帝乃吾友也當汝去願為傳語俄而命一青衣捧出金
龜印以授惟則乃於寶匣復謂惟則曰致意皇帝惟
問遂持之還舟中則見傳語金龜印長五寸上

負黃金玉印面方一寸八分其篆曰鳳芝龍木受命無疆
 惟則至京師即具以事上進憲宗曰朕前生豈非仙人乎
 及覽金龜印歎異良久但不能論其文耳因緘以紫泥玉
 鎖置於帳內其後往往見五色光可長丈餘是月寢殿前
 連理樹上生靈芝二株宛如龍鳳憲宗因歎曰鳳芝龍木
 寧非此兆乎時又有處士伊祁玄解結髮童顏氣息香潔
 常乘一黃牝馬纒三尺高不啻芻粟但飲醇酎不施鞭撻
 惟以青檀籍其背常遊歷青充間若與人款曲話千百年
 事皆如目擊帝知其異人遂令密詔入宮內館於九華之
 室設紫莢之席飲龍膏之酒紫莢席類莢葉光軟香靜

廣雅異編

八仙傳三

二二

涼冬溫龍膏酒黑如純漆飲之令人神爽此本鳥戈山雞
 國所獻也鳥戈山離國見班固西京賦帝每日親自訪問
 頗加敬仰而玄解魯朴未嘗聞人臣禮帝因問之曰先生
 春秋高而顏色不老何也玄解曰臣家於海上種靈草食
 之故得然也即於衣間出三等藥實為帝種於殿前一曰
 雙麟芝二曰六合葵三曰萬根藤雙麟芝色褐一莖兩穗
 穗形如麟頭尾悉具其中有子如琴瑟焉六合葵色紅而
 葉類於莢葵始生六莖其上合為一株共生十二葉內出
 二十四花花如桃花而一朵千葉一葉六影其成實如相
 思子萬根藤千一子而生萬根枝葉皆碧鈎連盤屈蔭一

其狀類芍藥而葉色殷紅細如絲髮可長五六寸一葉
 之內不啻千葉亦謂之絳心藤夫卓既成人乃莫見而玄
 解請帝自采餌之頗覺神驗由是益加禮重焉遇西域有
 進美王者一圓一方徑各五寸光彩凝冷可鑿毛髮時玄
 解方座於帝前就視之曰此一龍王也一虎王也驚而問
 曰何謂龍王虎王也玄解曰圓者龍也生於水中為龍所
 室若投之於水必有霓虹出焉方者虎也生於巖谷為虎
 所室若以虎毛拂之紫光迸逸而百獸服帝異其言遂
 令嘗之各如所說詢得王之由使人曰一自漁者得一自
 獵者獲帝因命取龍虎二王以錦囊盛之於內府玄解
 還東海函請於帝未許之遇宮中刻木作海上三山
 華麗間以珠玉帝元日典玄解觀之帝指蓬萊曰若非
 仙朕無由得及是境玄解笑曰三島咫尺誰曰誰及臣雖
 无能試為陛下遊以探物象妍醜即嗚呼於空中漸亮
 微小俄而入於金銀闕內左側連聲呼之竟不復有所見
 帝追思歎恨近成癡疹因号其山為藏真島每詰旦於島
 前焚鳳腦香以崇禮敬後旬日青州奏云玄解乘黃牝馬
 過海矣

吳長君

欲度之

吳秀有仙風道骨剪仙

但色心未絕一夕秀讀

書灯下有女子扣門啟視絕色也与之處者兩月一日過
仙翁二曰君兩月不見態色非恒豈復有桑中之遇乎秀
笑而不答仙翁袖中出一丸藥云此藥以醇酒下能令婦
人顏色媚好秀持歸如方与女飲之少選女云腹痛就枕
秀呼問不應秉燭視之惟一具枯骨而已秀殊驚平生
心為之冰釋蓋仙翁所為也後受仙翁元明秘法年八
九白日昇天秀字長君

第五卷終

廣豔異編卷之六

鴻象部

卯月軒主人彙次

蟾宮

揚州士人失其姓名建炎二年春因天氣融和縱步出城
西隅遙望百步間有紅暈燦然如赤環自地吐出其中
影瑩若水晶老木槎枒斜生葦裏下有茅舍幾杆之
徐行入觀瀟灑佳勝了非塵境有機數張皆經以
替女子四五輩縮烏雲丫髻玉肌雲質各衣輕
腕組織白錦轉眸一顧士人正色端容袖中
之錦紋重花交葉之內有成字數行第一行之首曰
稍空次又有一人姓名復稍空又一人焉如此以十
拱手問之曰織此何為一女毅然而對曰登科記也到中
秋時候當知之餘無一語士人遍觀舍中窓壁玲瓏風露
凄切自念此身真如腐鼠而得造瑤林瓊園瞻近群王既
情致澹泊不相答禮揖而辭退諸女皆目送之迨出紅
回頭注目蕩無所覩乃躡故道歸時過二更郭門已閉遂
宿於旅邸恍疑半境為夢而歷歷分明可記是歲之春高
宗車駕南巡駐驛揚都四方貢士雲集至八月始唱名放
榜第一人曰李易其下甲之序次無一差易正揚人也於

是悟首春所屆蓋蟾宮云

結璘

嫦娥奔月之後拜書夜思惟 正月十四夜忽有童子
詣宮求見曰臣夫人之使也夫人知君懷思無從得降明
日乃月圓之候君宜用米粉作丸團團如月置室西北方
呼夫人之名三夕可降耳如期果降復為夫婦如初今言
月中有嫦娥大謬蓋月中自有主者乃結璘非嫦娥也
史氏曰甚哉學之不可已也如是脫吾不觀三餘鮮不以
結璘為嫦娥矣向之序嫦娥事者無慮數十家即如
春花非捕虛捉影乎吾而後愈知勉夫學矣 藻如

金匙誌

李氏一子未娶每見美女子往來其家遂與昵狎時對
飲酒烹羊擊鮮莫知所來父母知而禁之不可乃閉諸空
室女子猶能來經旬日謂曰在此非樂處盍往吾家乎即
攜手出外高馬文輿導從甚都遂與登車障以帷幙畧無
所觀不移時到一大城瑤臺玉砌列屋佳麗氣候和淑不
分晝夜時時縱遊它所見珠球錯雜絢爛五色懸挂椽
間其名曰此汝常時望見為星者也留之義之一日凭欄女
指曰今日世間正旦也生豁然悟私自憐曰我在此固
樂當新歲節不能拜父母上壽得無貽二親之念乎女已

知其意悵然曰汝有思親之心吾不可留矣汝宜亟還亦
宿緣止此耳乃命酌酒別取小襪納其懷戒之曰但閉目
欵手任足所向道上逢奇獸異鬼百靈秘怪從汝覓物可
探懷中以一與之切不得過此數過則無繼矣俟足踏地
則是人間然後為還家計生泣而訣既行覺耳傍如崩崖
飛湍響振河漢天風吹衣冷透肌骨巨獸張口啣其裙生
憶女教與物即去俄又一物來如是者殆百數懷中所餘
只有一物忽聞市聲嘈嘈足已履地開目問人乃泗州也
然空子一身茫然無計啟襟視之唯金匙一箇貨於市
錢二十千會網舟南下附歸建昌家人相見悲喜交集

魏耽女

貞元中吉州刺史魏耽罷任居洛有女子年甫十六顏色
甚美夏中俱納涼於庭忽仰視天裂有長人於裂處下
至耽前衣紫珮金黑而髯曰我姓朱天遣與君為壻耽不
敢阻請自排比再三乃許約期後日遂騰空而去耽與其
妻雖甚憂迫亦具酒食而俟之有圍人突入拜耽耽曰何
不秣馬而突入太無禮也圍人曰竊見使君有憂色故請
言其事耽曰爾何用知之圍人固請耽因告之圍人曰使
君不足憂小事耳言訖而出珮金者及期而至圍人復突

入佩金者見之趨下再拜圍人作色而叱之曰天怒爾罰汝在人間奈何又復擾人如是對曰死罪復拜圍人輒升堂而坐召佩金者坐命酒圍人於大沙羅取飲數器器可三斗餘飲訖又取一鐵杵折而嚼之乃以沙羅飲佩金者佩金者甚有懼色乃飲之唯言死罪更無它辭圍人曰送天獄禁百日乃騰空而去圍人曰吾乃使君北斗本命星也魏使君晝夜焚備今乃報之適無禮者即賊星也今已禁矣請無它慮言訖而去

靈光夜遊錄

處士成令言不求聞達素愛芳山山水天曆間卜居

之瀟瀟千巖競秀萬壑爭流之句終日遊賞不絕常乘一
鷗小舟不施篙櫓風帆浪息聽其所之或觀魚水涯或望
鷗沙際或蘋洲狎鷺或柳岸聞鶯沿江三十里飛者走者
浮者躍者皆熟其狀貌與之相忘自去自來不復疑懼而
推翁漁叟耕童牧豎遇之不問老幼俱得其歡心焉初秋
之夕泊舟于秋觀下金風乍起白露未零星斗交輝水天
色時開蓮歌菱唱恍忽在淵渚之間令言獨卧舟中仰
天漢如白練萬丈橫亘於南北纖雲掃跡一塵不起乃扣
船舷歌寒之詞以河之篇飄飄然有遺世獨立羽化登仙
之意舟忽自動其行甚速風水俱駛一瞬千里若有物引

之者令言莫測頃更至一處寒氣襲人清光奪目如玉田
湛湛琪花瑤草生其中如銀海洋洋異獸神魚隱其內鳥
鵲群鳴白榆亂植令言度非人間披衣而起見珠宮殿然
貝闕高聳有一仙娥自內而出披冰綃之衣曳霜紈之帔
帶翠鳳步搖之冠躡瓊紋九章之履侍女二人一執金柄
障扇一捧玉環如意星眸月貌光彩照人行至岸側顧謂
令言曰處士來何遲令言拱而言曰僕晦迹江湖忘形魚
鳥素之誠約又昧平生何以有來遲之問仙娥笑曰卿
德博有誠懼藉卿傳之於世耳乃請令言登岸入門行

十步見一大殿榜曰天章之殿後有一閣題曰靈光之閣
閣內設雲母屏鋪玉華簾四面皆水晶簾以珊瑚鈎挂之
通明如白晝梁間懸香球二枚蘭麝之氣芬芬滿室請令
言對席坐而語之曰卿識此地乎即世人所謂天河妾乃
織女之神也此去人間已八萬餘里矣令言離席而言曰
下土愚民甘與草木同腐今夕何幸身遊天府足踐神宮
獲福無量受恩過望然未知尊神欲託以何事授以何言
願得一聞以釋疑慮仙娥乃低首歛躬端肅而致詞曰妾
乃天帝之孫靈星之女夙稟貞性離群索居豈意下土無
知愚氓好誕妄信上夕之期指作牽牛之配致令清潔之

操受此汚辱之名開其源者齊諧多韻之書鼓其波者楚俗不經之語傳會其說而唱之者柳宗元乞巧之文鋪張其事而和之者張文潛七夕之詠強詞巧辯無以自明鄙句邪言何所不至往往形諸簡牘播於童童有曰北斗佳人雙淚流眼穿腸斷為牽牛又曰莫言天上稀相見猶勝人間去不回又曰未會牽牛意若何須邀織女弄金梭又曰時人不用穿針待那得心情送巧來如此類者不一而足襄陽神靈固知忌諱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言問曰鵲橋之會牛渚之遊今聽神言審亦誤矣然如姮娥月之奔神女高唐之夢后土靈仇之事湘靈真會之詩果有之乎抑未然乎仙娥憮然曰姮娥者月宮仙女后土者地祇貴神大禹開峽之功巫山實佑之而湘靈者堯之妃也之妃也是皆賢聖之倫貞烈之輩烏有如世俗所謂若上元之降封法麻姑之過方平蘭香之嫁張碩彩鸞之遇文蕭情慾易生事跡難掩者也世人詠月有曰姮娥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題峽之詩曰一自高唐賦成後楚鄉雲雨盡堪疑夫日月兩曜混沌之際開闢之初既以具矣豈有羿妻之說竊藥之事而妄以孤眠獨宿仰之乎雲者山川靈氣雨者天地沛澤奈何因宋玉高唐賦之謬後之人輒指為房帟之藥譬之衽席之歡慢神瀆天莫

此為甚湘君夫人賢聖之裔李群玉者果何人斯敢以淫奔之詞混於黃靈之廟曰不知精爽落何處疑是行雲秋色中自述奇遇引歸其身誕妄矯誣名檢掃地后土之傳唐人不取指斥則天之惡故借名以諷之耳世俗不識便謂誠然至有常郎年少耽閑事案上休看太白經之句夫慾界諸天皆有配耦其無耦者則無慾者也士君子於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造述鄙猥誣謗高明既以欺其心又以惑於世而自處於有過之域哉幸卿至世為一白之令雲霄之上星漢之間又受黃口之讒青蠅之玷也又問曰世俗之多誑仙真之被誣今聽神言詳其偽如張騫之乘槎君平之辨石將信然歟抑妄說歟仙娥曰此事則誠然矣夫博望侯乃金門直吏嚴君平乃王府仙曹暫謫人間靈性具在故能周遊八極辨識衆物豈常人可及乎卿非三生有緣今夕亦烏得而至此遂出瑞錦二端以贈之曰卿可歸矣所托之事幸勿相忘今言拜別登舟但覺風露高寒濤瀾洶湧一飯之頃却回舊所則淡霧初生天星漸落鷄三鳴而更五點矣取錦視之與世間所織不甚相異姑藏之篋笥以待博物者辨之後遇西域賈胡試出而示焉撫玩移時改容而言曰此天上至寶非人間物也今言問何以知之曰吾見其文順而不亂色純而

不雜日映之瑞氣葱蔥而起以塵覆之則自飛揚而去以
為帳幄則蚊蚋不敢入以為衣服則雨雪不能濡陰冬御
之不必挾纊而附火盛夏投之不必納涼而授風矣其香
蓋扶桑之葉所飼其絲則天河之水所濯豈非織女機中
之物乎君何從得此今言秘之不肯與語遂輕舟短棹長
遊不返後二十年有人遇之於玉笥峰下顏貌加澤雙鬢
湛然黃冠布裘不巾不帶揖而問之則御風而去其疾如
飛追之不能及矣

徐智通

唐徐智通楚之醫士也夏夜乘月於柳堤閑步忽著一

廣雅異編

八鴻象部

九

笑語於河橋不虞智通之在陰翳也相謂曰明辰何樂
樂一曰無如南海赤巖山弄珠耳答曰赤巖主人嗜酒
客必醉僕來日未後有事於西海去恐復為繁帶也不如
只於此郡龍興寺前與吾子較技耳曰君將何戲曰寺前
古槐僅百株我霆震一聲剖為纖莖長短粗細悉如食筋
君何以敵對曰寺前素為郡之戲場每日中聚觀之徒通
計不下三萬人我霆震一聲盡散其髮每縷仍為七結二
人因大笑約諾而去智通異之即告交友六七人遲明先
俟之是時晴朗已午間忽有二雲大如車輪凝於寺上頃
臾昏黑咫尺莫辨俄而霆震兩聲人畜頓踣及開霧寺前

槐木劈根分散布之於地皆如筋子小大洪纖無不相肖
而寺前負殿戲弄觀者人數萬眾髮悉解散每縷皆為七
結

陳鸞鳳

唐元和有陳鸞鳳者海康人也負氣義不畏鬼神鄉黨
咸呼為後來周處海康有雷公廟邑人虔潔祭祀禱祝既
淫妖妄亦作邑人每歲聞新雷日記某甲子一旬復值斯
日百工不敢動作犯者不信宿必震死其應如響時海康
大旱邑人禱而無應鸞鳳大怒曰我之鄉乃雷鄉也為神
不福况受人奠酌如斯稼穡既焦陂池已涸牲牢饗盡焉

廣雅異編

八鴻象部

九

用廟為遂秉炬焚之其風俗不得以黃魚彘肉相和食之
亦必震死是日鸞鳳持竹炭刀於野田中以所忌物相和
啖之將有所伺果見怪雲生惡風起迅雷急雨震之鸞鳳
乃以刃上揮果中雷左股而斷雷墮地狀類熊豬毛角肉
翼青色手執短柄剛石斧流血汪然雲雨盡滅鸞鳳知雷
無神遂馳赴家告其血屬曰吾斷雷之股矣請觀之親愛
駭愕共往視之果見雷折股而已又持刀欲斷其頸齧其
肉為群眾共執之曰雷是天上靈物爾為下界庸人輒害
雷公必我一鄉受禍眾捉衣袂使鸞鳳奮擊不得遂巡復
有雷若哀其傷者挾斷股而去然自午及酉涸苗皆立矣

遂被長幼共斥之不許返舍於是持刀行二十里詣舅兄家及夜又遭霆震天火焚其室復持刀立於庭雷終不能害旋有人告其舅兄向來事又為逐出復往僧室亦為霆震焚室如前知無容身處乃夜秉炬入於乳穴嵌孔之處後雷不復能震矣三暝然後返舍自後海康每有旱邑人即醵金與鸞鳳請依前調二物食之持刀如前皆有雲雨滂沱終不能震如此二十餘年俗號鸞鳳為雨師至太和中剝史林緒知其事召至州詰其端倪鸞鳳云少壯之時心如鐵石鬼神雷電視之若無當者願殺一身請蘇萬姓即上玄馬能使雷鬼敢騁其凶臆也遂獻其刀於緒厚酌其直焉

廣豔異編

八 鴻象部

十

葉遷韶

唐葉遷韶信州人也幼歲樵牧避雨於大樹下樹為雷霹俄而却合雷公為樹所夾奮飛不得遷韶取石楔開枝然後得去仍媿謝之約曰來日復至此可也如其言至彼雷公亦來以墨篆一卷與之曰依此行之可以致雷雨祛疾苦立功救人我兄弟五人要聞雷聲但喚雷大雷二郎相應然雷之性剛躁無危急之事不可喚之自是行符致雨咸有殊效嘗於吉州市大醉太守禽而責之欲加楚辱遷韶於庭下大呼雷五時郡中方旱日光猛熾雷震一聲人

皆顛沛太守下階禮接之請為致雨信宿大注田原遂定因為遠近所傳游滑州時方久雨黃河泛溢官吏備水為勞忘其寢食遷韶以鐵札長二尺立一符於河岸上水湧溢推阜之形而公河流下不敢出其符外人免墜溺或有疾請符不擇筆墨書而授之皆得其效多在江浙間周游好啖葷腥不脩道行後不知所之

雷郎

慶曆間番禺村中有老姥與其女餉田忽雷雨驟其及乃失其女姥號哭求訪鄰里相與尋之不能得後月雲雨晝晦及霽而庭中陳列筵席有鹿脯乾魚其甚豐潔其女盛服而至姥驚喜持之女自言為雷師所將至一石室中親族甚衆婚姻之禮一同人間今使歸還面它日不可再歸矣姥問雷郎可得見耶曰不可留數宿一夕復風雨晦冥遂不復見

廣豔異編

八 鴻象部

十一

雷部

溝上老翁

昔溝上有一老翁乞食沈約使人日以盛饌供之老翁一旦詰門謂沈曰今晚大雨君當有難可來避之及晚老翁與坐於田家茅簷下大雨果驟至雷電旁午老翁呼曰看霹靂霹靂政從沈下老翁以手急接得之狀如析薪斧頭紅如新出爐鐵也沈拜謝老翁忽不見今霹靂溝是其處

也

歐陽忽雷

唐歐陽忽雷者本名紹桂陽人勁健勇於戰鬪嘗為郡將有名任雷州長史館於州城西臨前臨大池嘗出雲霧者多死紹至處之不疑令人以度測水深淺別穿巨壑深廣顯是既成引決水於是雲興天地晦冥雷電大至火光屬地紹率其徒二十餘人持弓矢排鏑與雷師戰衣並焦卷形體傷腐亦不之止自辰至酉雷電飛散池亦涸竭虜獲一蛇狀如蠶長四五尺無頭目所刺不傷蠕蠕然具大鑊油煎亦不死洋鐵汁方焦灼仍杵為粉而服之至盡

人因呼紹為忽雷

蕭氏子

唐長安中蘭陵蕭氏子以膽勇稱客遊湘楚至長沙郡會於仰山寺是夕獨處撤燭忽暴雷震蕩簷宇久而不止俄聞山下窸窣有聲蕭恃膂力曾不之畏榻前有巨楹持至山下俯而撲焉一舉而中有聲甚厲若呼吟者因連撲數下聲遂絕風雨亦霽蕭喜曰怪且死矣治曉西垣下觀一鬼極異身盡青偃而庫有金斧木楔以麻縷結其體焉瞬而喘若甚困狀於是具告寺僧觀之或曰此雷鬼也蓋上帝之使耳子何為傷於上帝且及美里中人具牲酒

祀之俄而雲氣曠晦白室中發出戶昇天鬼亦從去既而雷聲又興僅數食頃方息蕭氏亦田里中人皆以壯士名焉

雷神

濟寧大風落一巨人於官道兩手反据而坐其衣袴通聯皆五色非帛非布髮上指而短面赤身長二丈餘見人但開口笑其唇掩目良久赤氣引之而升又徐州大雷降一物如猴鳥喙鳥爪目大而圓身藍赤髮亦赤掖有二肉翅良久疾雷一聲騰躍不見又邗州界溝大雨中下一美女向日韶秀首戴雲文冠雙肉翅四顧而笑一惡少以手摸之美女怒旁一老農叱止之坐半日風雨掖衛而去

陳濟妻

廬林巴丘人陳濟為州吏其婦秦氏在家一丈夫長大端正着絳色袍衫色炫耀來從之後常相期於一山澗至於寢處不覺有人道相感接如是積年村人觀其所至輒有虹見秦至水側丈夫出金瓶引水共飲後遂有身生而如人多肉濟假還秦懼見之內於盆中丈夫云兒小未可將去即以絳囊盛之時出與乳乳時輒風雨鄰人見虹下其庭丈夫復少時來將兒去人見二虹出其家數年而來省

母後秦適田見二虹於湖畏之須臾見丈夫云我也無所畏從此乃絕

夏世隆

故越王無諸舊宮上有大杉樹空中可坐十餘人越人夏世隆高尚不仕常之故宮因雨霖欲暮斷虹飲於宮池漸漸縮小化為男子着黃赤紫之衣而入樹良久不出世隆怪異乃召鄰之年少十數人往視之見男子為大赤蛇繞眾懼不敢逼而少年遙擲瓦礫聞樹中有聲極異如人之哭須臾雲霧不相見又聞隱隱如遠雷之響俄有一彩龍與赤鵝飛去及晚世隆往觀之見樹中紫蛇蟄蟄色蛟皮欲取以歸有火生樹中樹焚蕩盡吳景帝永安三年事也

西明夫人

進士楊積家於渭橋以居處繁雜頗妨肄業乃詣昭應縣長借石甕寺文殊院居旬餘有紅裳既夕而至容色姝麗姿華動人積常悅者皆所不及徐步於簾外歌曰涼風暮起驪山空長生殿鎖霜葉紅朝來試入華清宮分明憶得開元中積曰歌者誰耶何清苦之若是紅裳又歌曰金殿不勝秋月斜石樓冷誰是相顧人秦惟帶孤影積拜迎於門既即席問積之姓氏積具告積祖父母叔兄弟中外親

族曾游石甕寺者無不熟識積曰非鬼物乎對曰吾聞魂氣升於天形魄歸於地是無質矣何鬼之有曰又非狐狸乎對曰狐狸者倭人也一中其媚禍必能及其世業功德實利生民其雖不淑焉能苟媚而欲奉禍乎積曰可聞姓氏否對曰某燧人氏之苗裔也始祖有功烈於人乃統丙丁鎮南方復以德王神農陶唐氏後又王於西漢因食采於宋遠祖無忌以威猛暴耗人不可親遂為白澤所執今樵童牧豎得以知名漢明帝時佛法東流法蘭二羅漢奏請某十四代祖今顯揚釋教遂封為公魏武季年滅佛法誅道士而長明公幽死魏武明

法重興復以長明世子讓之至開元初玄宗治驪山遂設東幢帝與妃子自湯殿宴罷微行佛廟禮陀伽境妃子謂帝曰當于飛之秋不當令東幢巋然無偶帝即命立西幢遂封某為西明夫人因賜琥珀膏潤於肌膚設珊瑚帳固子形貌於是異生及蛾不復強暴矣積曰歌舞絲竹四者執妙曰非不能也蓋承先祖之明德稟炎上之烈性故奸聲亂色不置於心其所能者大則鏖金為五兵為鼎為鍾鏞小則化食為百品為炮燔烹炙動即煨山嶽而燼原野靜則燭幽暗而破昏蒙然則撫朱絃吹玉管聘織腰

於皓齒皆冶容之末事是不為也昨聞足下有幽隱之志
籍甚既久願一欵顏由斯而來非敢自獻然宵清月朗喜
覲良人桑中之譏亦不能耻倘運與時會少承周旋必無
累於盛德積拜而納之自是晨去而暮還唯靈晦不復至
常遇風雨有嬰兒送紅裳詩其詞云煙滅石樓空悠悠
夜中虛心怯秋雨豔質畏飄風向壁殘花碎侵階墜葉紅
還如失群鶴飲恨在雕籠每侵晨請歸積追而止之答曰
公遠晨夕之養就巖壑而居得非求靜專習文乎奈何
使採過之人稱君遠親而就偶一被瑕玷其能洗滌乎非
但損公之盛名亦當速其之生命耳後半年永僮歸告
乳母母乃潛伏佛榻以觀之果自隙而出入西幢澄澄
燈耳因撲滅之後遂絕紅裳者

廣豔異編卷之七

宮掖部

周成王

印月軒主人彙次

成王五年有因祗之國去王都九萬里獻女工一人體貌
輕潔被織羅雜繡之衣長袖脩裾風至則結其袷帶恐
飄不能自止也其人善織以五色絲內於口中手引而結
之則成文錦其國人來獻有雲崑錦文似雲從山嶽中出
有列堞錦文似雲霞覆城雉樓堞雜珠錦文似貴璣珠
有象文錦文似大冢之文也有列明錦文似列明璣珠
皆廣三尺其國丈夫勤於耕稼一日鋤十頃之地
禾一莖盈車故時俗四言詩曰力勤十頃能致嘉穀
六年燃丘之國獻比翼鳥鳴鳩各一以玉為樊其國使者
皆奉頭尖鼻衣雲霞之布如今朝霞也經歷百有餘國方
至京師其中路山川不可記越鐵峴泛沸海蚺洲蜂峯鐵
峴峭礪車輪剛金為輻比至京師輪皆鈹銳幾盡又沸海
洶湧如煎魚鼈皮骨堅強如石可以為錯泛沸海之時以
銅薄舟底蛟龍不能近也又繼地洲則以豹皮為屋於屋
內推車又經蜂峯燃胡蘇之木此木煙能殺百虫徑途十
五餘年乃至洛邑成王封泰山禪社首使發其國之時並

童稚至京師鬚皆白及還至然丘容貌還復少壯比翼鳥多力狀如鵠銜南海之丹泥巢崑崙之玄木遇聖則來集以表周公輔聖之祥異也

七年南陸之南有扶婁之國其人善能机巧变化異形服大則興雲起霧小則入於纖毫之中綴金玉羽毛為衣裳吐雲噴火鼓腹則如雷霆之聲或化為群犀象師子龍蛇火鳥之狀或變為虎兕口中生人備百戲之樂死時曲於指掌間人形或長數分或復數寸神怪歎忽極時樂府皆傳此伎至末代猶學焉得僉亡精代後俗謂之婆候伎則扶婁之音訛替至今

周靈王

靈王二十三年起昆昭之臺亦名宣昭聚天下異木神得崿谷陰生之樹其樹干尋文理盤錯以此一樹而蓋足為大幹為析棟小枝為栢栢其木有龍蛇百獸之形又篩水精以為泥臺高百丈升之以望雲色時有長弘能招致神異王乃登臺望雲氣翁鬱忽見二人乘雲而至鬚髮皆黃非謠俗之類也乘遊龍飛鳳之輦駕以青螭其衣皆縫緝毛羽也在即迎之上席時天下大旱地裂木燃一人先唱能為雪霜引氣一噴則雲起雪飛坐者皆凜然宮中池井堅冰可琢又設孤腋去來紫熊文樛熊樛是西域所

獻也施於臺上坐者皆溫又有一人唱能使即席為戲乃以指彈席上而暄風入室衣袂皆棄於臺下時有容成子諫曰大王以天下為家而泯其術使變夏改寒以誣百姓文武周公之所不取也王乃踈其弘而求正諫之士時異方貢玉人石鏡此石色白如月照面如雪謂之月鏡有玉人機戾自能轉動其弘言於王曰聖德所招也故周人以長弘幸媚而殺之流血成石或言成碧不見其尸矣又浮提之國獻神通善書二人乍老年少隱形則出影則藏形出肘間金壺四寸上有五龍之檢封以青有黑汁如淳漆灑地及石皆成篆隸科斗之字記

倫之始佐老子撰道德經垂十萬言寫以玉牒編以血以代墨焉迺鑿腦骨取髓代為膏燭及髓血皆中玉管中有丹藥之屑以塗其身骨乃如故老子因其繁素存五千言及至經成工畢二人亦不知所往

漢武帝拾遺記

漢武帝時身毒國獻連環焉皆以白玉作之瑪瑙石為白光琉璃為鞍在閭室中常照十餘丈如畫焉自是長始盛飾一馬之飾直百金皆以南海為珂紫金為花以不鳴為患或加鈴鐺

以流蘇走如鐘磬動 飛幡後得二師天馬常以玫瑰石
為鞍鑲以金銀鑰石以綠地五色錦為蔽泥後稍以熊羆
皮為之熊毛有綠光皆長三尺者直百金帝一日以金彈
彈鳥碎其白光琉璃馬鞍甚悔恨之李少君取續骨和稀
膏接之映日而視初無損處續骨一名都膚形色如櫻桃
言出於鞠陵之東以其能接人骨故以為名婦人傳之
色都麗故又曰都膚也宮人指甲破損輒用接之故宮
語曰枯容碎軀有都膚折爪落髮有續骨時帝幸仙室
謹甲帳前置玲瓏十寶紫金之爐少君取練蠶之
之涎靈龜之骨阿紫之丹搗幅羅草和成奇香每
前輒燒一顆煙繞梁棟間久之不散其形漸如水文蠶之
蛟龍魚鼈百怪出沒其間仰視股栗又燃靈音之燭
迭奏於火光中不知何術也又有透骨之金大如彈丸
物近之便成金色帝試以檀香屑共畏一處置李夫人
旁詰旦視之皆化為金屑銷之不更變視其枕亦微有金
光遂號為金光枕時成武人進上以沙摩掩日之珠以之
映日而視則白日無光皎潔若月帝恒言曰日中黑影比
月無差初無兔鳥之辨也帝每日常宮妃宴會則懸此珠
於中庭一庭日色寒於夜月歡談久之恒忘白晝一小宮
人愛眠當晝起拭目曰如何夜半烏啼如此喚人醒也帝

問之大笑

漢昭帝

昭帝元始元年穿琳池廣千步中植分枝荷一莖四葉狀
如駢蓋日照則葉低陰根莖若葵之衛足名曰低光荷實
如玄珠可以飾佩花葉難萎分枝之氣徹十餘里食之令
人口齒常香益脉理病宮人貴之每遊宴出入必皆含嚼
或剪以為衣或折以蔽日以為戲弄楚辭所謂折菱荷以
為衣意在斯也亦有倒生菱莖如亂絲一花千葉根浮水
上實沉泥中名紫菱食之不老帝時命水嬉遊宴永日
人進一豆槽帝曰桂楫松舟且猶重朴况乎此槽可得而

廣豔異編

八宮雜事

五

乘也乃命以文梓為舩木蘭為柁刻飛鸞翔鷁飾於舩首
隨風輕漾畢景忘歸乃至通夜使宮人歌曰秋素景兮泛
洪波揮纖手兮折菱荷涼風淒淒揚棹歌雲光開曙月低
河萬歲為樂豈云多帝乃大悅起商臺於池上及乎未歲
進諫者多遂省薄遊幸堙毀池臺鸞舟荷菱隨時廢滅今
其臺遺址溝池已平

漢宣帝

漢綵女常以七月七日夜穿七針於開襟樓俱以習之宣
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綵婉轉縲繫自
毒國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舊傳此鏡照見妖魅得佩之

者為天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濟及師六位安持此鏡或咽移夜常以琥珀筭盛之紙以戚里織成一曰斜紋織成宣帝崩不知所在

隋煬帝逸事

煬帝以三月上巳會群臣於曲水以觀水飴總七十二勢皆刻木為之木人長二尺許衣以綺羅裝以金碧及作雜禽獸魚鳥皆能運動如生隨曲水而行又間以妓航與水飴相次亦作十二航航長一丈濶六尺木人奏音聲擊鼓撞鐘彈箏鼓瑟皆得成曲及為百戲跳劍舞輪升竿擲繩皆如生無異又作小舸子長八尺木人長二尺許乘此船

唐書

天官雜錄

水

以行酒每一船一人擎酒盃立於船頭一人捧酒鉢次立一人撐船在船後二人盪槳在中央遶曲水池迴曲之處各坐侍宴賓客其行酒船隨岸而行行疾於水飴水飴行池一匝酒船得三遍乃得同止酒船每到坐客之處即停住擎酒木人於船頭伸手遇坐客取酒飲訖還盃木人受盃迴身向酒鉢之人取杓斟酒滿盃船依式自行每到坐客處例皆如前法並水中安機皆黃衣所造也
帝又造觀文殿前兩廡為書堂各十二間每間十二寶厨前設五香牀裝以金玉春夏鋪九真象篋秋設鳳綾花褥冬則裝綿加須彌瓊每三間開一方戶戶垂錦幔上有二

飛德當戶地口施機輦駕將至則有宮人擎香爐在輦前行去戶一丈脚踐機發仙人乃下閣捧幔而升閣扇即書厨亦啟輦駕既出垂閉復常

唐貞觀初昔值除夜太宗盛飾宮掖明設燈燭金翠煥爛光明如晝乃延蕭后與觀樂闋帝謂后曰朕設施孰與隋主蕭后笑而不荅固問之右曰彼乃亡國之君陛下開基之主奢儉之事固不同矣帝曰隋主何如后曰隋主享國十餘年妻常侍從每當除夜殿前諸院設火山數十座焚沉香數車火光噴射以甲煎沃之焰起數丈其香噴十里一夜之中則用沉香三百餘乘甲煎百餘石又

唐書

天官雜錄

水

石又

內房中不燃膏火懸大珠二百二十以照之光比日有明月寶夜光珠大者六七寸小者猶三寸一珠之價數千萬妾觀陛下所施都無此物殿前所焚盡是柴木內所燭皆是膏油但乍覺煙氣薰人實未見其華麗然亡國之事亦願陛下遠之太宗良父不言口刺其奢而心服其盛

唐睿宗

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四十五十六夜於京師安福門外作燈輪高二十丈被以錦綺飾以金銀燃五萬盞燈擊之如花樹宮女千數衣綺羅曳錦繡耀珠翠施香粉一花冠

一巾帔皆至萬錢裝束一妓女皆至三百員如簡長安
年縣年少婦女千餘人衣服花釵媚子亦稱是於燈下踏
歌三日夜觀樂之極未始有之

明皇雜錄

玄宗與貴妃避暑於興慶宮飲宴於靈陰樹下寒甚玄宗
命進碧芬之裘碧芬出林氏國乃驕虞與豹交而生此獸
大如犬毛碧於黛香聞數里太宗時國人致貢上謂妙
貂鼠不啻天壤因名之曰鮮渠上沮鮮渠華言碧上
言芬芳也

帝又命馬待封為貴妃造粧具中立鏡臺

門戶妃將櫛沐啟鏡奩後臺下開門有木婦人手執巾
至妃取已木人即還至於面脂粧粉眉黛髻花應所用物
皆木人執至取畢即還門戶復閉如是供給皆木人妃既
粧罷請門皆闔乃持去其粧臺金銀絲畫木婦人衣服粧
飾窮極精妙焉又為帝造酒山撲滿歌器等酒山立於盤
中其盤徑四尺五寸下有龜承盤機運皆在龜腹內盤
中立一山山高三尺峰巒殊妙繞山皆列酒池池外復有
山圍之池中盡生荷花及葉皆鍛鐵為之花開葉舒以代
盤案設脯醢珍果佐酒之物於花葉中山南半腹有龍藏
半身於山開口吐酒龍下大荷葉中有盃承之盃受四合

吐酒八分而止當飲者即取之飲酒若遲山頂有重門

門門即開有催酒使具衣冠執板而出於是歸坐於

復注之酒使乃還閉門即閉如復遲者使出如初直至

宴終無差失山四面東西皆有龍吐酒雖覆酒於池池內

有穴潛引池中酒納於山中比席闌終飲池中酒亦

莫敢器二在酒山左右龍注酒其中虛則歌中則

覆即魯廟所謂俯坐之器也

帝賜魏國夫人紅水仙花十二盆盆皆七寶金王

人每夜採其花一斛覆樓其上詰朝嚴以

正月十五夜帝於常春殿張臨光宴白鸞轉花黃龍

金鳧銀燕浮光洞橫星閣皆燈也奏月分光曲

錦荔枝千萬顆令官人爭拾多者賞以紅圍帳

汝陽王璉取雲夢石鱉泛春渠以蓄酒作金銀龜

其中為酌酒具時邀帝共飲自稱醜王兼麴部尚書

置麴精潭砌以銀甌泥以石粉貯三辰酒一萬車以

制學士等

開元初宮人被進御者以綢繆印記於臂上其文曰

常新印畢漬以桂紅膏則水洗色不退

帝於華清宮新廣湯池制作宏麗安標山於池陽以

白

石為魚龍鳧雁仍為石梁及石蓮花以獻雕鏤巧妙殆非
 人功上大悅命陳於湯中又以石梁橫亘湯上而蓮花
 出於水際上因幸華清宮至其所解衣將入而魚龍鳧
 雁皆若奮鱗舉翼狀欲飛動上甚恐遽命撤去其蓮花
 至今猶存又嘗於宮中置長湯屋數十間環迴甃以文
 石為銀鑲漆船及白香木船置於其中至於楫櫂皆飾
 以珠玉又於湯中置瑟瑟及沉香為山以狀瀛洲方丈
 上將幸華清宮貴妃姊妹競飾車服為一犢車飾以金
 翠間以珠玉一車之費不啻數十萬貫既而重甚牛不
 能引因覆上各乘馬於是競購名馬以黃金為銜組繡
 為障泥共會

唐書

六宮

十

於

國忠宅將同入禁中炳炳照燭觀者如堵
 貴妃晝寢驚覺見簾外有雲氣氤氳令宮人視之見一
 鳳啣一書自空而下立於寢殿前貴妃起而熟視遂焚香
 親受之其文曰勅誦僊子楊氏爾居玉闕之時常多傲
 慢誦塵寰之後轉恣驕矜以聲色惑人君以寵愛庇族
 屬比當限滿合議復歸其如罪更愈深法不可貸宜死
 人世專茲諭知貴妃惡其事令宮闈秘之鳳尋飛去其
 書藏於玉匣中三日後失去

帝自聞祿山反狀心懷疑忌初出幸時貴妃侍女紅桃
 晨興理粧玉環墜地而帝聞問曰響者何耶對曰玉環碎

矣帝默然至馬嵬貴妃果遇害

唐穆宗

上於殿前種紅牡丹一朶千葉香氣襲人每夜宮中
 即有黃白蝴蝶萬數飛集花間輝光照耀遠曙方去
 宮人競以羅巾撲之聞有獲者上令張綱宮中遂得數
 百縱頒御用緜縷絆其脚以為首飾夜則光起於粧奩
 其夜開寶殿視金屑玉屑則已皆化為蝶矣有飛龍士
 韓志和進所雕踏牀其上飾以金銀綵繪置之不見龍
 形踏之則鱗鬣爪角俱出始進上以足履之而龍天
 矯若得雲雨志和又於懷中將出一桐木合方數寸
 中有蠅虎子數百其形皆赤云以斤砂啗之故也乃
 分為五隊令舞梁州上召國樂舉其曲虎子宛轉盤
 迴無不中節每遇致詞處則隱隱如蠅聲曲終而退
 上甚嘉之

唐憲宗

元和八年大軫國貢重明枕神錦衾云其國在海東
 南三萬里當軫宿之位故曰大軫國合丘禹崇山重
 明枕長一尺二寸高六寸潔白逾於水精中有樓臺之
 狀四方有十道上持圭執簡循環無已謂之行道真人
 其樓臺瓦木丹青真人簪帔無不悉具通瑩焉如水
 視物神錦衾水蠶絲

所織方二尺厚一寸其上龍文鳳彩殆非人工其國以五色石甃池塘採大柘葉飼蠶於池中始生如蚊睫游泳其間及長可五六寸池中有挺荷雖勁風疾吹不能動大者可闊三四尺而蠶經十五日即跳入荷中以成其繭形如方斗自然五色國人縑之以織神錦亦謂之靈泉絲上始覽錦余與嬪御大笑曰此不足以為嬰兒綉褌曷能為我掖耶使者曰此錦之絲水蠶也得水即舒水火相返遇火則縮遂於上前令四官張之以水一噴即方二丈五色縑逾於向時上歎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不亦然哉即令以火逼之須臾如故

金鳳外傳

陳后金鳳者關主王延鈞之后福清萬安鄉人也父侯倫少年美丰姿唐景福初事觀察使陳巖以色見巖居起輒與其因得出入卧內其妾陸氏與之私有娠未幾巖卒塔范暉自稱留後陸托於范生一女其夕夢飛鳳入懷因名金鳳冒姓陳及王審知入關攻殺范氏金鳳流落民間巖族入陳臣勝收養之梁開平三年審知封關王選良家女克後宮時金鳳年十八性度窈窕善歌舞通音律審知聞之召為才人特蒙寵倖官至服御之奉與魯國夫人黃氏比嘗築水晶宮於西湖傍列臺榭迴迴十餘里金鳳時

駕從子城複道中出游然不乃蕩後唐同光三年審知卒子延翰繼之延翰妻崔氏陋而淫性復妬搜諸宮人之美者輒幽之別室繫以大械刻木為人手擊其頰又以鑊刺其臂一歲中死者八十四人時金鳳已乞身為尼深自匿故得免次年延翰為周彥琛所弑而延鈞立延鈞審知次子初娶漢主女清遠公主有美色蚤世繼選金氏劉氏皆賢而無寵後宮數百無可意者內侍李倣極譽金鳳姿色超絕延鈞御紫宸門宣見大悅封之為淑妃長興三年延鈞稱帝國號閩改元龍啟進封金鳳為皇后追封其父陳巖為威武軍節度使母陸氏為長樂郡夫人族入

不宮樓部

臣勝為殿使始築長春宮居之延鈞數於其中為長夜之宴每宴輒燃金龍燭數百枝環左右光明如晝勅宮女數十人擎一杯皆金玉瑪瑙琥珀玻璃之屬以次進不設几筵酒酣張長枕大床擁金鳳與諸宮女裸卧隨意幸之又遣使於日南造水晶屏風周圍四丈二尺延鈞與金鳳淫狎於內令宮女隔屏覘之嬉笑為樂三月上巳延鈞備櫻桑溪金鳳偕後宮雜衣文錦列坐水次流觴娛暢沉射之氣環珮之響燎炬之光達於遠近途中絲竹管絃更番迭奏清音入雲觀者塞道端陽日造彩舫數十於西湖每舫載宮女一十餘人衣短衣對揖爭先延鈞御大龍舟以

觀金鳳作樂遊曲使宮女同聲歌之曲曰龍舟搖曳東樓
 東乘蓮湖上紅更紅波澹澹水溶溶奴隔荷花路不通又
 曰西湖南湖闌絲舟青蒲紫蓼滿中洲波渺渺水悠悠長
 奉君王萬歲遊遊人士女綺繡夾岸雜沓如市夜收宮女
 入宮多不知所之者延鈞亦不問有小吏歸守明弱冠美
 皙如玉延鈞嬖之嘗呼為歸郎延鈞有風疾歸郎日侍禁
 中黃夜與金鳳通又有百工院使李可殷少與歸郎狎因
 歸郎以通於金鳳可殷聰敏有智巧歸郎令造縷金五條
 九龍帳於長春宮織八龍帳外以延鈞為一龍既成延鈞
 極其華靡延鈞歡甚益昵歸郎日留宿於內不出國入

八官教部

十四

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初金鳳因李倣得進及為
 倣自矜其功且微聞九龍帳中事頗橫恣不為忌金鳳不
 能堪令可殷諾之延鈞倣聞之怨金鳳負已謀所以奪之
 寵迺盛飾其妹春燕以進春燕媚絕代初入宮年方十
 五顧盼舉止動移上意遂大見幸冊為賢妃封倣為皇城
 使擅愛專席延鈞從此不復御九龍帳矣有言真封宅龍
 見者延鈞就其地造躍龍宮又為春燕造東華宮皆以珊
 瑚為枕榻琉璃為櫺瓦檀楠為梁棟真珠為簾幙範金為
 柱礎穹工極麗宮中供匠作者萬人用匱不給倣舉薛文
 傑充國計使文傑巧佞善聚斂多察民間陰事致富人以

罪而籍沒其資被榜抽者胸背分受仍銅斗慰之建州土
 豪吳光入朝文傑利其財物將求其罪治之光怒帥眾
 奔吳引吳人攻建州延鈞遣將救之兵行在道不肯進曰
 得文傑乃進延鈞不得已送文傑於軍中傑殺之金鳳諷
 右省常侍李洵等上言文傑黨九重淫靡竭萬戶膏脂天
 怒人怨禍亂旦夕皆由李妃與倣為戎首今文傑就誅妃
 倣不宜在上左右延鈞意猶深明年元夕御大酺殿召前
 翰林學士承旨韓偓弘文館學士王侗右補闕崔道融
 部郎中夏侯淑等觀燈賜宴命各賦大酺樂偓感長春宮
 失寵賦詩曰淚滴珠難盡容殘玉易消倘隨明月去莫
 道

八官教部

十五

夢魂遙延鈞為之動因返駕長春宮李倣知人心罪已不
 自安私與春燕畫全身之策以太子繼鵬與臣勝有隙乃
 言春燕之美於繼鵬繼鵬入宮問病遇春燕於前廡悅之
 就所居蒸焉臣勝聞而白其事延鈞大怒與次子繼翰議
 殺繼鵬繼鵬懼與李倣圖之適醫工陳究從宮中出言延
 鈞病不起倣遂令壯士先殺李可殷於家質明金鳳訴之
 延鈞強起視朝詰可殷死狀倣聞驚惶逼繼鵬率皇城衛
 士入延鈞聞鼓譟聲走匿九龍帳中衛士刺之不死宮人
 不忍其苦為絕之繼鵬及金鳳歸即皆遇害於是繼鵬即
 帝位改永和二年為通文元年立春燕為皇后以李倣判

六軍諸衛事繼鵬元妃梁國夫人李氏同平章事敏之女
繼鵬嬖春燕欲廢夫人內宣徽使叅政事禁翹諫曰夫人
先帝之甥聘之以禮奈何以新受棄之繼鵬不聽翹復上
書極爭繼鵬批其紙尾曰春色曾看紫陌頭亂紅飛盡不
禁秋人情自厭芳華歇一葉隨風落御溝放翹歸老未
梁國竟廢春燕好巫繼鵬惑之有妖人譚紫霄以左道見
事無大小皆決焉紫霄言紫薇星臨後宮教繼鵬別
紫微宮為春燕遊幸之所土木之盛倍於東華又
臺三層於城中括民間黃金數千觔鑄寶皇大帝
尊太上老君像曰紫微宮諸香數十觔紫霄
諸後宮作樂其下晝夜不輟謂為繼鵬延年永祚而
亡忌國人醜之後紫霄事敗被劾亦以異志見殺
之寵衰繼鵬徙居長春宮夜坐忽忽不樂俄聞悲泣聲
漸近彷彿見金鳳啣哀至前而歸郎李可殷陳匡勝自官
外領紅衣執戈矛者數百人繼鵬大驚趨而避之有頃官
中火起紫微東華躍龍諸處頃成灰燼繼鵬疑控雀都將
連重遇縱火將加誅重遇懼夜半統軍圍長春宮繼鵬
春燕率其門衛士斬關出奔次梧桐嶺追兵至執繼鵬歸
隨莊縊殺之春燕度不免觸牆死時通文四年七月十三
日也堊蓮花山側號康陵先是金鳳與延鈞亦堊是山號

惠陵開運中南唐師敗李仁達於古城亂軍發諸陵地取
寶王金鳳春燕容色如生鮮血流漬山為之赤後人名其
山為胭脂山云

華陽宮記

政和初天子命作壽山良於禁城之東取詔闈入董其
役舟以載石輿以輦土驅散軍萬人築岡阜高十餘仞增
以太湖靈壁之石雄拔峭峙功奪天造石皆激怒無觸若
踞若齧牙角口鼻首尾爪距千態萬狀殫奇盡怪輔以礮
木瘞藤雜以黃楊對青竹蔭其上又隨其幹旋之勢斬石
開徑憑險則設磴道飛空則架橋閣仍於絕頂增高樹以

廣豔異編 大宮揭部

冠之搜遠方珍材盡天下巧工絕伎而經始焉山之上下
致四方珍禽奇獸動以億計猶以為未也鑿池為溪澗壘
石為隈捍任其石之怪不加斧鑿因其餘土積而為山山
骨蒸露峰稜如削飄然有雲姿鶴態曰飛來峰高於雉堞
翻若長鯨腰徑百尺植梅萬本曰梅嶺接其餘岡種丹杏
鴨脚曰杏岫又增土疊石間留隙穴以栽黃楊曰黃楊嶽
築脩岡以植丁香積石其間從而設險曰丁嶂又得頽石
任其自然增而成山以椒蘭雜植於其下曰椒崖接水之
未增土為大陂從東南側栢枝棘桑密揉之不斷葉葉為
幢蓋鸞鶴蛟龍之狀動以萬計曰龍栢陂循壽山而西接

竹成林復開小徑至百數步竹有同本而異幹者不可紀極皆四方珍貢又雜以對青竹十居八九曰班竹麓又得紫石滑淨如削面徑數仞因而為山貼山卓立山陰置木櫃絕頂開深池車駕臨幸則驅水工登其頂開閘注水而為瀑布曰紫石壁又名瀑布屏從良嶽之麓琢石為梯石皆溫潤淨滑曰朝真磴又於洲上植芳木以海棠冠之曰海棠川壽山之西別植園圃曰藥寮其宮室臺榭卓然聞者曰瓊津殿絳霄樓綠萼華堂築臺高千仞周覽都近若指顧造碧虛洞天萬山環之開三洞為品字門以前後苑建八角亭於其中中央榭椽窓楹皆以瑪瑙石間

唐書異編

不詳

十九

其地琢為龍礎導景龍江東出安遠門以備龍舟行幸東西擷景二園西則湖舟造景龍門以幸曲江池亭復自湘江亭開閘通金波門北幸擷芳苑隄外築聖衛之瀕水蒔絳桃海棠芙蓉垂楊畧無隙地又於舊地作野店麓治農圃開東西二閘夾懸巖磴道隘迫石多峰稜過者應戰股栗凡自苑中登群峰所出入者此二閘而已又為勝遊六七日躍龍澗漾春陂桃花開鴈池迷真洞其餘勝跡不可殫紀工已落成上名之曰華陽宮然華陽大抵象山環列於其中得平蕪數十頃以治園圃以闢宮門於西入徑廣於馳道左右大石皆林立僅百餘株以神運驛功數處

萬壽峯而名之獨神運峯廣百圍高六仞錫爵鑿固侯石道之中夾石為亭以庇之高五十尺御製記文親書建三丈碑附於石之東南取其餘石或若群臣入侍帷幄正容凜若不可犯或戰栗若敬天威或奮然而趨不若何僕趨進其怪狀餘態婦人者多天上既悅悉與賜號守吏以奉重畫列於石之陽其它軒榭庭徑各有巨石棋列星布並與賜名惟神運峯前巨石以金飾其字餘皆青黛而已此所以第其甲乙者乃命群峯其畧曰朝日昇龍望雲坐龍矯首玉龍萬壽老松棲霞捫參衙日吐月排雲衝斗雲月窟蟬蛭坐獅推青凝碧金鬚玉龜疊翠獨秀樓

唐書異編

不詳

十九

與詳

風門雷穴玉秀玉寶鏡雲巢鳳雕琢渾成登封日觀蓬萊須彌老人壽星卿雲瑞霧溜玉噴玉蘊玉琢玉積玉登玉業秀而在於渚者曰翔麟立於渚者曰舞仙獨踞洲中者曰玉麒麟冠於壽山者曰南屏小峯而附於池上者曰伏犀怒猊儀鳳鳥龍立於沃泉者曰留雲宿霧又為藏煙谷滴翠巖擗雲屏積雪嶺其間黃石什於亭際者曰抱犢天門又有大石二枚配神運峯異其居以壓眾石作亭庇之真於寰春掌者曰玉京獨秀太平巖實於綠萼華堂者曰卿雲萬態奇峯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勝於斯盡矣

宋真宗

祥符中封禪事竣宰執對於後殿上曰治平無事久欲
卿等一處閒玩今日可夫遂引群公及內侍數人入下
殿多有假山甚高山面有洞上既入乃復招群公從行初
覺甚暗數十步則天宇豁然千峯百嶂雜花流水盡天下
之偉觀少焉至一所重樓複閣金碧照耀有一道士貌亦
奇古來揖上執禮甚恭上亦答之良厚邀上主席上再三
遜謝然後坐群臣再拜居道士之次所論皆玄妙之旨而
牢體之屬又非人間所見也鸞鶴舞庭除笙簫振林木至
夕乃罷道士送上出門而別曰萬幾之暇無惜與諸公
見過也復由舊路以歸臣下因以請於上上曰此道
何術以致之也

廣雅

卷八

二十

廣雅異編卷之八

幽期部

晁采外傳

印月軒主人彙次

大曆中有晁采者小字試鶯女子中之有文而能言者也
與母獨居深嫺翰墨豐姿豔體映帶一時有尼常出入其
家言采美麗為天下冠不施丹鉛而眉目如畫不佩芳芷
而體恒有香不簪珠翠而髮鬢自治嘗見其夏月着單衫
子右手攀竹枝左手持蘭花扇按膝上注目水中遊魚
諷竹枝小詞若黃鸞學轉真神儂中人也性愛讀書其
愛者亦黑色也故其室名曰窺雲室其館名曰期雲館
自蘭花始發其母命目之采即應聲曰隱於谷裏顯於
溥貴比於白玉重匹於黃金既入燕姬之夢還鳴宋王之
琴其敏慧若此少與鄰生文茂筆札周旋每自誓言當為
伉儷及長而散去猶時時托侍女通殷勤茂嘗春日寄以
詩曰美人中心共石頭堅翹首佳期空黯黯安得千金遺侍
者一燒鵲腦繡房前其二曰曉來扶病鏡臺前無力梳頭
任髻偏消瘦渾如江上柳東風日日起還眠其三曰旭日
曠曠破曉露遙知妝罷下芳塔那能飛作桐花鳳一集佳
人白玉釵其四曰孤燈繞滅已三更窓雨無聲鷄又鳴此

夜相思不成夢空懷二夢到天明采得詩因遣侍兒以青蓮子十枚寄茂且曰吾憐子也茂曰何以不去心侍者曰正欲使君知其心苦耳茂持啗未竟墜一子於盆水中有喜鵲過惡汗其上茂遂棄之明蚤有並蒂花開於水面如梅英大茂因喜曰吾事濟矣取置几頭數日始謝房亦漸長剖之各得實五枚如所來數茂即書其異托侍女以報采采持閱大喜曰並蒂之譜此其徵矣因以朝鮮蘭花箋製葉寄郎邊的的尋魚為妾傳並蒂已看雲霞歸郎草更買花船趁將聖秋屢通音問而敵好無

母有姻席之行采即遣人報茂茂喜極乘月至門邊願馬晨起整衣兩不忍別采因自剪髮持以贈茂好藏青髮早締白頭也茂歸藏於枕畔蘭香芳烈馥人因以詩寄之曰几上金猊靜不焚匡牀愁卧對斜暉梳金鏡人何處半枕蘭香空綠雲綢繆之後又復無機可乘時值杪秋金風淅粟采無聊之極因遣侍兒以詩寄茂曰吟筆生涼夜漏餘夢中恍惚覺米初魂離不得空成病面見無由浪寄書窓外江村鐘響絕枕邊梧葉雨聲疎此時最是思君處腸斷寒猿定不如茂答曰忽見西風起洞房廬家何處借金香文君木奔先成渴顛頊初逢已自傷

懷夢欲尋愁落葉忘憂將種恐飛霜惟應分付青天月甚聽牀頭漏漸長自茲以後間淵彌深采抱辭中懷遂謂素賢母察其異苦詢侍兒侍兒因微露其情母嘆曰才子佳人自應有此然古多不偶吾今當為成之因托斧柯以采歸茂定情之夕更覺幽懷若比目之遊青波文禽之遊綠水也如此經年並肩倚膝試期逼茂欲買棹長安將行茂因問曰吾捨汝而遠行天涯俄頃得無悲乎采慘然動容曰君豈知也竊聞分手那禦傷心江上斜陽政當日峽中行雨已阻朝雲况蘭葉之當辭屬文無之將張亭而跳脫緩對離鷓而腰綵竟撫鴛枕於連雨

淚望魚書於他日寧事蘭膏幸踐刀環之期毋貽機錦之怨又口占詩曰夫君遠別妾心愁踏翠江邊送盡舟欲轉相看遲此別只愁紅日向西流采家畜一白鶴名素素一日雨中忽憶其夫試謂鶴曰昔王母青鸞紹蘭紫燕皆能寄書遠汝獨不能乎鶴延頸向采若受命狀采即授筆直書二絕繫於其足竟致其夫詩曰窓前細雨日啾啾妾在閨中獨自愁何事王郎又離別忘憂愁對豈忘憂又曰春風送雨過窓東忽憶良人在客中安得妾身今似雨也隨風去與郎同采痛夫遠離解足下青絲白雲履一繡寄之曰如妾踵君而行也後下具木出於采手極為精巧至

京遇博物君子窺見之曰此謂白雲青鳥王母御之會穆
 王於赤水之上者也故中國傳其制天子赤鳥九鳥色皆
 象裳婦人之鳥飾以白雲口綴雙珠越兩月茂得雋歸試
 問采曰此履於古有制乎對曰此西王母御以降赤水者
 茂因益敬重焉一日偶病消渴生贈以武夷茶一函采
 曰猥辱來貺不惟損疾勉我良深第所本不移豈能止
 行之惑日仍有度寧可解雲駛之疑請諷匪石之言未
 斷余之好觀物心悲力書不盡生以書示所知都不解
 指一客在旁曰茶名不遠意在勉其一志故有此答耳
 博物皆類此采與茂廣和甚多而其最豔者子夜歌十八
 首因竹於後云其一曰儂既剪雲鬢郎亦分絲髮
 人處縮作同心結其二曰夜夜不成寐擁被啼終夕
 信儂時但看枕上跡其三曰何時得成匹離恨不復
 針刺齒宵夜得見蓮其四曰相逢逐涼候黃花忽復
 翠眉顰月露愁殺禾成霜其五曰明牕弄玉指指甲如水
 品剪之特寄郎聊當携手行其六曰寄語閨中娘顏色不
 常分含笑對棘實歡娛須是素其七曰良會終有時勸郎
 莫得愁蓬藥喂春蠶要綿須辛苦其八曰醉夢幸逢郎無
 奈鳥啞啞中山如有酒敢惜千金價其九曰信使無虛日
 玉醞寄盈觥 年 日雨底事太多晴其一曰繡房擬會

郎四牕日離離手自施屏障恐有女伴窺其十一曰相思
 百餘日相見苦無期寒裳摘藕花要蓮敢恨池其十二曰
 金盆盪素手焚香誦普門來生何所願與郎為一身其十
 三曰花池多芳水玉杯把贈郎避人藏袖裏濕却素羅裳
 其十四曰感郎金鍼贈欲報物俱輕一雙連素縷與郎那
 定情其十五曰寒風響枯木迺夕不得卧早起遣問郎
 宵何以過其十六曰得郎日嗣音令人不可覩熊膽
 墨書來字字苦其十七曰輕巾手自製顏色爛含
 懷袖裏然後約郎腰其十八曰儂贈綠絲衣郎遺玉
 郎欲繫儂心儂思若郎體

紫竹小傳
 大觀中有紫竹者工詞善於調諱恒謂天下無其偶
 于李後主集其父玄伯問曰後主詞中何處最佳答曰
 若能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耳玄伯默然警
 於野有秀才方喬紫至也一與紫竹過欲觀其狀更不
 可見晝夜思之面貌恍惚中心拂憐每入園園見賣美人
 圖者輒取視其有相者或狹邪妓館無不留意用計
 萬端竟無其人終日悲 幾成痼疾有寄情詩曰眉如遠
 岫首如珠但得相思不 親若使畫工圖軟障何妨百日
 喚真真一日遇一道士 一錦囊內有古鏡謂喬曰子之

用心誠通神以吾有此純陽古鏡藏之久矣今以奉贈此鏡一觸至陰之氣留影不散子之所遇少女至陰獨鍾試使人照之即得其貌矣然後令畫工圖之所留之影同此女一得陽精影即散去他物盡然又戒喬不可照日一照即飛入日宮散為陽氣矣鏡背有篆書云火府百鍊純陽寶鏡喬試之果然遂以白玉盤螭匣盛斯鏡而達意馬竹欣然而受遂得以詩詞往來長夏喬讀書於種梅館思紫竹至於忘食忽紫竹遺以書其大畧云欲結素情消素節泣珠成淚久比鮫人流火為期聊同織女春帳裏不妨雁語驚寒暮雨雀屏中一任鷓鴣唱

詞亦多瑤麗東尾附以玉樓春詞曰綠陰撲地柳絮飛絮如綿煙草襯雙鬢玉面碧惹人一紙銀鈎春鳥信幾遠卜清秋夜梧樹稍頭明月挂天公若解此情深今歲何酒二月夏自此音問兩絕而想像難真紫竹因覓銀光鏡斥其甚愁眷戀之意復綴以下笑子詞曰繡閣鎖重門携手終非易牆外憑他花影搖那得疑郎至合眼想郎君別又難相似昨夜如何綉枕邊夢見分明是遂約於望雲門暫會因於墻陰之下閑篔簹苔鞋底盡濕而方不至俄聞人語遂歸繡閣獨倚畫屏不勝悵恨作踏沙行一闋云醉柳迷鶯懶風尉草約郎暫會閑門道粉墻陰下待郎來

痕印得鞋痕小花日移陰簾香失良望郎不到心如掃人愁入倚屏山斷魂遠向墻陰繞紫竹既歸方喬始至四顧徬徨憾惋而去遂以尺牘故相譏調紫竹為菩薩蠻詞雜以戲語以解之曰約即共會西廂下嬌羞竟負從前語不道一睽違佳期難再期郎君知我愧故把書相詆寄春歸依舊成孤寢爽約不思量翻言要打郎鴛鴦如錦玉手何辭打若再負佳期還應我打伊紫竹遂投書喬因寄踏沙行一闋云筆銳金針墨濃螺黛盟言寫紫竹玉屏一縷獸爐煙蘭房深處深深拜芳意難

難載簾前細祝風吹帶兩情願得似堤邊一江綠水在後因復尋舊約遂得諧繾綣之私自此兩情相得紫竹常日喬為重寶尺牘之間往往呼之時紫竹有南唐桃花片重數錢色如桃花而明營如榴肉市之得百金因戲以詞寄喬曰與郎眷戀何時了愛郎不異珍珍寶一寶百金價美來何用郎戲郎郎莫恨珍寶何須論若買郎心憑他萬萬金喬為之撫掌但蹉跎時景忽復青陽其父稍有所聞遂召喬以紫竹妻之焉然往來詩詞甚多不能畢錄猶有一詞云晨鶯不住啼故喚愁人起無力曉粧慵閑弄荷錢水欲呼女伴來蘭草花陰裏嬌極不成狂更向

屏山倚又云思即無見期獨坐離情慘門戶約花開花落
輕風颭生怕是黃昏庭竹和煙點斂翠恨無涯強把蘭鈿
點觀此其風調可想矣

姚月華小傳

姚氏女月華少失母忽夢月輪墜於粧臺覺而大悟自
聰慧組織餘饋不習而能獨未嘗讀書自此搦管便有
得其所為古文詞妙絕當時隨父寓於楊子江時端
上有龍舟之戲月華出看近舟有書生楊達見其素
蕭結五色絲跳脫鬢髮如漆玉鳳斜簪巧笑美盼
憑遠神魂飛蕩然非敢望也每日懷思因製曲序

名曰泛龍舟一日月華見達昭君怨詩愛其匣中縱有
花鏡羞向單于照舊顏句情不能已遂私命侍兒乞其
稿且寄詩一紙題曰古怨云江水悠悠春草綠對此思君
淚相續羞將離恨向東風理盡瑤琴不成曲楊出於非望
樂不可言立綴豔體詩以致其情自後遂各以尺牘往來
月華每得達書有密語皆伏讀數過燒灰入醇酎飲之謂
之款中散一日達飲於姚氏酒酣假寐月華私命侍兒送
合歡竹鈿枕温涼草文席皆其香閣中物也達雖心蕩亦
無可柰何遂悵然而歸次日月華以石華遺達云出丹洞
玉池異於他處色如水晶清明而瑩又服延年達以詩謝

之曰青桂僊女隔蓬萊珠樹金窓向曉開燕子羽毛非
袖殷勤也帶石花來然月華雖工於組織亦巧於丹青
花卉羽毛世所鮮及筆札之暇聊復自娛人不可得而見
也一日正揮毫畫芙蓉匹鳥圖忽侍兒持達箋至上云奉
送不律隄糜二女侍在側問曰不律隄糜何也曰楚謂之
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皆筆名也漢人有墨名曰隄糜
遂受之答以所畫芙蓉圖達見其約畧濃淡生態逼真
不自持覓銀光紙裁書謝之其大畧云連枝欲長忽
蹊比翼將翔遂垂雲路思結章臺垂柳心馳晉救啼
傳尺素之丹青豈任寸心之銘刻江湖恍在案波

寫斷腸飛揮交頸繭紙發其枝幹免管借之羽
鏡瑤閣昔憶文君之面既瑩夜度遙思織女之機所
人復回則書赴溪吳水之上常得雙開漢樹秦草之間未
教封舞月華讀之而賞不已以灑海刺二尺贈達曰為郎
作履几履霜雪則應履而解乃西蕃物也又貽詩曰金刀
剪紫絨與郎作輕履願化雙仙鳥飛來入閨裏蓋達與月
華雖文翰相通而終未一覩至是見詩心醉若狂乃略女
侍而得一會馬臨別謂月華曰少日即求不覺爽約及至
姚不即見楊戲書一句調之曰女姚雖美只如半朵桃花

姚正怒索筆對曰人信為高莫費一翻言說楊愈奇之遂
 至往來無間凡父會謂之大會暫會謂之小會又大會謂
 之鵝鵝會小會謂之白鷓會而歡洽正濃忽其父有江右
 之遷已買舟於水畔矣彼此倉皇無計可緩遂快快而別
 月華至舟雙眉雲鎖兩頰花愁而飲食懶減矣乃效徐
 淑體綴成一詞而猶多悲怨以寄遠曰妾生兮不辰盛年
 兮逢屯寒暑兮心結夙夜兮肩輦循環兮不息如彼古車
 輪車輪兮可歇妾心兮馬伸雜沓兮無緒如彼古絲絳
 琴兮可理妾心兮馬分空閨兮岑寂妝閣兮生塵登樓
 徒樹茲憂兮豈泯幸逢兮君子許結兮殷勤分香兮前
 贈王兮共珍指天兮結誓願為兮一身所遭兮多舛
 兮難親損餐兮戒寢帶綫兮羅裙菱鏡兮慵啟博爐兮
 董整機兮欲奉寒路兮荆榛逢人兮欲語駘匹兮頑
 寬兮憑胸何時兮可論願君兮見察妾死兮何暇達讀之
 嗚咽不勝幾絕者數四後達復至其舊院惟見雙燕斜飛
 落英滿地而已遂亦整裝於江右踪跡之而竟無可查焉
 嘗為友道及之猶鳴泣下云

投桃錄

劉堯舉字唐卿舒州人也淳熙末父觀官平江許浦堯舉
 從之行是年當秋薦遂僦舟就試嘉禾及抵中流見執楫

者一美少女年可二八上下脩鬟解媚眉眼含嬌姍荆布
 淡粧而過人種種真若海棠一枝斜映水也唐卿驚訝問
 不覺成三心動因默訪之知為舟人子乃嘆曰有是執明
 珠出此老蚌耶唐卿始以父在不敢通一視留連將午情
 莫能已駕言舟重行遲促其父助緯父去試以眼撥之少
 艾或羞怯而避顏或嚴色以相拒及唐卿他顧則又脫
 流情欲言還笑唐卿見其明中粧樣暗地撩人心眼相
 神魂飛蕩乃以袖中羅帕擊胡桃其中縮同心一結
 女前女執揖自如若不知者唐卿慌認恐為父覺類
 示意欲令收取女又不為動及父收緯登舟將下

不學郎

卿益躁急無措女方以鞋尖勾揜裙下徐拾納袖中
 不覺也且掩面笑曰膽大者亦嫩踏如此耶唐卿方
 然亦陰德之美越明復以計使父去因得通問曰以子
 色兼擅巧能宜獲佳偶但文鱗彩鳳誤墮鷄枳中令人
 能無慨女曰君言差矣紅顏薄命豈獨妾哉義當咨嗟
 生尤怨唐卿益為嘆服自是兩情雖洽然終碍父咫尺
 若天涯不能近體及抵秀州唐卿引試畢出院甚蚤時舟
 入市易未還遂使女移舟他處一因私懇曰僕年方壯秦晉
 未諧倘不見鄙當與子締百年之好女曰陋質貧姿得配
 君子固所願也第枯藤野蔓難托喬松而驪尾風馳豈容

颯附妾不敢叨君請自重唐卿撫其肩曰噫是何足較而
日來被子亂吾方寸久矣恨不得一快豪情今天與其便
而子復拒執如此望未絕矣英雄常激而死何惜此生即
當碎首于前以報隱帕之德言畢踴躍投身於河女急牽
其衣裾曰姑且止當自有說唐卿回顧曰子真憐我乎遂
携抱枕席間得諧私願歡樂之懷不減天上女起自飾其
髮且為生整衣曰辱君俯愛冒耻仰承一瞬之情義豈
石辛無使剩葢殘葩空付餘香於逝水也唐卿答曰
寸進敢負心盟必當貯子金屋兩相笑狎而罷是夕
父母夢二黃衣人突報曰天門續放榜郎君已首薦為一

人掣去云劉堯舉近作欺心事宜殿一舉父母驚覺交
示果見點落少艾以為失望怏怏淚下唐卿慰父之方
已及歸謁父母詰質以夢唐卿匿不敢言至次舉復領
州首薦唐卿感女夙約適令求訪竟莫能得益或流泛他
所而唐卿遂及第

金釧記

天曆己巳建康有寶時雍者家素寒微而賦富一女名羞
花年已及笄風流俊雅尤長於詩溧水士人章文煥與
為中表親然亦才貌出類人以聰俊章即稱之自幼每過
寶家時雍甚愛重之嘗戲指女曰長必以妹配汝生女亦

各留意乃私為之詩曰春風連理兩枝梅曾向羅浮夢裡
來分付東君好調護莫教移傍別人開羞花踵韻答之曰
瘦嶺清香一樹梅凌寒不許蝶蜂來料應一點春消息留
向孤山處士開生女情好甚勤或與之對酌燈下或與之
吟眺花前時雍不之禁也一日文煥羞花會於迎暉軒下
相與奕棋文煥吟之曰紛二車馬渡河津黑白分明目下
真羞花續曰莫使機關爭勝負兩家人是一家人生女大
笑又鋪紫羅綸於中庭攤牌較勝文煥笑曰但要
瓶蓋羞花笑曰只恐貪花不滿三十耳文煥與續求
合羞花变色曰既為正配豈效鶉奔妾雖至愚決非

夫而不有躬也兄何忽畧如此文煥踞而言曰人心
勢若波瀾倘他日以兄妹為辭將如之何羞花語塞
交會既而初得半感王笋微寒有體弱不勝之狀兩情
繡榻豈淫樂文煥低吟曰鸞鳳相交顛倒頭武林春色會
神仙輕回杏臉金釧墜淺感蛾眉雲鬢偏羞花續曰衣惹
粉花香雪散帕沾批浪嫩紅鮮迎暉軒下情無限絕勝人
間一洞元兩情歡足羞花脫臂上金釧一雙與生曰好賞
此釧是即主盟文煥拜而受之未幾時雍知覺恐終敗露
召生謂曰汝宜速回倩媒求聘也文煥拜謝將行羞花私
貽餽贖且叮嚀蚤來飲泣而別文煥回見父母備陳其情

父母悅從卜日下禮羞花因念生之故尋命家人致緘文
煥啟視乃集古絕句十首其一繡戶紗窓比里深燈昏香
燭擁寒衾故園書動經年別滿地只月明何處砧其二嗟君
此別意何如開看江雲思有餘愁倚翠蛾分八字酒醒孤
枕鴈來初其三風帶潮聲枕簟涼江流曲似九迴腸朱門
深閉煙霞暮一點殘燈伴夜長其四亂愁依舊鎖眉峯
想年來顛顛容離別幾宵魂耿耿若霄何路得相逢其五
雙垂別淚越江邊待月東林月正圓雲髻罷梳還對鏡
驚顛顛入新年其六欲於何處寄相思懶對菱花鏡
咫尺煙江幾多地好風偏自送佳期其七強拂愁眉
樓感時傷別思悠悠同來不得同歸去幾度高吟
其八百憂如草雨中生十指寬催玉筋輕惆悵漢頭從
別子規枝上月三更其九寒窓燈盡月斜輝桃李
絮飛春色惱人眠不得高樓獨上更依其十綠楊紅杏
滿城春不見當時勸酒人聞說鶯啼却惆悵帶圍寬畫小
腰身文煥得詩不勝欣悅隨即備禮倩媒求聘擇期入贅
合卺之夕時雍欲試生才即席上宣言曰門闈撒帳不必
舊詞今要新人口占為之毋容思索可也文煥作催粧詩
二絕云紅搖花燭二更過粧就風流體態多織女莫教郎
待又速乘鶴駕渡銀河又琴歌鼎沸滿尊堂深院佳人尚

晏粧懶得早乘雲馭降張郎久待杜蘭香時雍賀家大
其才贊之不容口生女會晤重整新歡而佳人才子之惜
遂矣好事者皆作詩紀之褒而成快覽金鋼集行於世云
蔣生
蔣生者名煥吳人也少年美姿容而性質溫雅弘治辛酉
以縣學生領鄉薦會試北上道出臨清日暮憇止道旁既
家愛其門戶瀟灑延佇移時堂中有女郎方映窓情
立觀生風儀注目情動呼青衣邀入中堂女郎更衣出
韶顏稚齒殆若天僊生一見為之心醉遂巡設酒備
談話稍狎抵夜榻入小閣遂諧繾綣時其父適以他
三日歸為家人所白翁聞之怒甚將執馬既而沉思久之
傾生曰汝良家子俊士也吾一女素鍾愛今一旦至是已
無可奈何雖甘心於子不足贖吾耻願吾女猶未存家子
能為吾婿乎不則吾將執汝送縣官矣生唯唯從命遂備
伉儷留連越旬俄迫試期遂辭行登途臨別相顧悽斷兩
泣升車而去抵京入試下第還到翁家翁哭而迎曰白子
行邁吾女朝夕悲思因而成疾今死矣引示以女櫬生怵
然汗下仆地欲絕是夕設祭就櫬辭翁登舟女已先在矣
從此舟行月餘常覺其在旁抵家已復在室中自是動息
不離至啜茶亦於杯中見之生迷罔懼悖遂成癡疾家

研問始具述其事疾益甚乃徙城中寓所女復隨至不久竟死時年二十有三而已

寶環記

淳熙中有阮生名華美姿容賦性温茂猶善絲竹時以三郎稱之上元夜因會其同遊擊筑飛觴呼盧博勝約為長夜之歡既而相携踏於燈市時漏盡銅龍遊人散矣仰觀浩月滿輪浮光耀采華欣然曰負此景而歸枕席奈明月笑人孰若各事所能共樂清光之下衆自善一友能吹紫玉簫和之聲入雲表近居有女王蘭陳太常子也延方散步月於庭忽聞王管鳴二因命侍兒窺之還曰

三郎會交於彼蘭頷之數四凝睇者久之因低語一夜色沉沉月滿庭是誰吹徹逸雲聲鳴二只管翻新韻顧愁人淚染襟送快快而入華等曲終各散去明夜復會於此如是數夕皆然一夕衆友不至華獨徘徊星月之下自覺無聊乃吹玉簫一曲自娛未終忽一雙鬟冉冉而華戲謂曰何氏子冒露而行髮笑曰某陳宅侍兒也因小姐玩月於庭聞簫心醉特遣妾送即以圖清夜之話華曰彼朱門若海閣寺守之倘有不虞何以自解因謝之曰予妻焉憐侶敢望鳳侍既辱鸞音倍加雀躍但雲期隔若天漢露草畏乎夜行願酌斯心達之幸也侍兒去俄頃後

至出一物曰如郎見疑請以斯物為質華視之乃一金指環也遂約之於指無暇疑思心喜若狂隨與俱往至三

門月色如晝見蘭獨倚小軒衣絳綺衣幽姿雅態風韻翩然雖驚鴻游龍不足喻也方欲把臂訴衷忽聞傳呼聲即遁去華狼狽而歸寢不成寐因吟一詞曰玉簫一曲無心度誰知引入桃源路遊曲樹邊勿忙欲並肩一時風雨急忽爾分雙翼回首洛川人翻疑化作雲遂日傍徨陳氏之居而香閣深沉無尋可達日為齋瘦寢食皆忘女及兄百方問之皆隱而不露有友張遠華之至交也華病往視之因就榻究其病源華沉吟不答惟時時

顧其手嗚咽不勝遠因逼視之惟指約一環而已遠意因曰子有所遇乎倘可致力弟當力圖之華終自支吾而遠若平不已華度其可與謀因長嘆曰異香空染賈院墻高翠羽徒存洛川雲散更何言執遠得其曲坊因曰彼重門深鎖握手誠難幸有此環容僕試籌之可也遂袖之而出疑日於陳氏之門以窺其跡俄頃一尼自其門出跡其踪視之乃遊塵卷之尼守常遠喜曰吾計得矣遂尾尼至卷出一白鏤於前曰有事相商倘師能成之當圖重報尼扣其詳遠曰吾友阮郎鍾情於陳太常之女彼此相慕曾面無期聞師素遊其門願得良謀以圖一晤尼始有難

色遠愁之數四始曰俟有便可乘當相報也遂收其環
 別次日尼清晨至陳太常家見蘭著杏黃衫子雲髻半偏
 從其母摘玫瑰於庭見尼至驚謂曰露草未乾梁燕猶宿
 師來何若此早尼笑曰不辭曉露而至特有所請耳其
 師之曰敝菴新鑄大士寶像翌日告成願夫人同小姐
 喜一觀為青蓮生色其母曰女子差長身當獨行時蘭
 人因許共往遂延早膳兼致閑談尼因耳目四集終
 情遂推更衣於小軒俯所蘭躡其後因與俱行尼遂
 指環觸觸自心驚即把玩不已遂巡淚下不能自持
 作笑容扣其所自尼曰日有一郎持此禱佛幽忱積
 影傷心默誦許時遂施此環而去蘭復扣其姓名遂
 泣下尼故驚曰小姐對此而悲其亦有說乎蘭羞妮久之
 遂含淚言曰此情惟師可言亦惟師可達但搖不能出
 口耳尼強之曰昔者聞窺青鏡偶遇檀郎欲尋巫峽之踪
 遂解漢江之佩脫茲金指聊作赤繩蝶夢徒驚雀橋未復
 適逢故物因動新愁耳尼曰小姐既此閨情何不一圖
 面蘭歎曰秦臺鳳去楚岫雲迷一身靜鎖重帏六翮難生
 弱體欲圖幸會除後夢魂耳尼見悽恫情真遂告以所來
 之故蘭喜極不能言惟笑頷其首而已因出所題閨怨使

作四音其一曰日未凭摺寄恨夕夕悔一香閣竟如何愁腸
 已自如針刺那得閒情繡綺羅其二曰清夜裏一懶上牀
 挑燈欲自寫愁腸相思未訴魂先斷一字書成淚萬行其
 三曰玉漏催殘到枕邊孤帏此際轉淒涼不知寂寞嫌更
 求却恨更籌有萬千其四曰朝來猶向綺窓前試探何時
 了此緣每日殷勤前則一不知擲破幾多錢因更出一環
 並前環付尼臨別曰師計固良第恐老母但臨無其隙耳
 尼笑曰業已籌之小姐至春但為倦極思睡其常有計耳
 尼因出別夫人往復遠信未行數步遠已迎前遂同至
 所以詩及環付之華喜不自持病立愈矣遠起柳沐
 以有輿載至尼菴匿於小軒遂室次晨夫人及蘭果
 而至尼延茶畢遂同遊兩廊卓午蘭出階不勝時欲
 尼謂夫人曰小姐倦極思寢耳其室清幽頗甚能暫憇而
 歸乎夫人許諾遂送一小室中更外為加鑰劑入其內果
 幽雅絕倫旁設一門隨手可啓蘭正注目忽華自牀後舟
 舟而來蘭驚喜交加令其瞞足兩情俱洽遂笑解羅襦雖
 戲綿浪之遊鱗醉香業之迷蝶亦不足喻也歡好正濃而
 華忽寂然不動蘭驚諦視已聲息杳如遂惶懼不勝推之
 床壁蹶然而起遠望雲鬟母雖訝其神色異常第以為疾
 作耳遂命輿別尼而歸與音未寂張遠及華之况臣謂尼

曰事成否尼笑曰幸不辱命遠問三部何在尼指其室曰猶作陽臺夢未醒耳遂推門共入喚之數四近而推之死矣各相失色無言因思其父病之軀故宜致是遂歸報其父托言養病於卷而殂其事遂隱而人無知者惟蘭衷心鬱結感慨難伸九寤寐之間無非悲淚乃續前之四韻其一曰行雲一夢斷巫陽懶向臺前理舊粧憔悴不勝羞對鏡為誰梳洗整容光其二曰幾向花間想舊踪徘徊花下有誰同可憐多少相思淚染得花枝片片紅其三曰風波起楚臺深閣冷落已堪哀餘煙空自消金鴨那得芳心化作灰其四曰雲和獨抱不成眠移向庭前月滿天

福州守吳君者江右人有女未笄甚敏慧玉色瓊麗父母

採舟記

鍾愛之携以自隨秩滿還朝 風於淮安之版鋪鄰舟在太原江商者亦携一子其名曰情生十六年矣雅態可繪敏辨無雙其讀書處正與女窓相對女數從隙中窺之情亦流盼而無緣致殷勤偶侍間有濯錦船弦者情贈以書問小娘子許適誰氏婢曰未也情曰讀書乎曰能情乃書難字一紙託云偶不識此為我求教女郎得之微哂一細註其下且曰豈有秀才而不識字者婢還以告情其可動為詩以達之曰空復清吟託暮煙樊姬春思滿江船相逢何必蓋橋路休負滄沙好月天女得詩愜曰暫相萍水那得以豔句撩人欲白父管其婢一再三笑曰吾為詩罵之乃緘小碧箋以酬曰自是芳情不春光何事恁閨人淮流清浸天邊月比以郎心向我親得詩大喜即令婢返命期以今宵啟窓候女微哂曰我聞情幼怯何緣輕出郎君豈無足者耶生解其意候人定踞足登其舟女憑欄待月見生躍然携肘入舟喜極不能言惟嫌解衣之遲而已女羞滿嬌情不能暢情撫美久之方洽其婉變膠密之態雖吳生妙染不能模寫萬一也既而體慵神蕩各有南柯之適風便月明兩舟解纜東西殊途頃刻百里江翁晨起首其子不得以為必登洲墜死淮流返舟求屍茫如捕影但臨淵號慟而去天明情披衣

欲出已失父舟所在女惶迫 計藏之船旁榻下日則分
 餉羹食夜則出就枕席如此三日生脫於美色殊不念父
 之離也其嫂怪小姑不出又饌兼兩人伺夜窺覘見姑
 與少男子切二私語白其母二志不信身潛往視果然
 告吳君吳君搜其艙得情榻下搜其髮以出怒目
 亦其頸欲下者數四情忽仰首求哀容態動人吳君
 叱曰爾為何人何以至此生具述姓名且曰家奉晉人
 閨亦不薄昨者猖狂實亦賢女所招罪俱合死不敢
 吳君熱機父之曰吾女已為一爾所汙義無更適之理
 為吾得善為爾婚情拜泣幸甚吳君乃命情潛足
 呼人求援若遭溺而幸免者庶不為舟人所覺生如
 君令篙者掖之伴曰此吾友八子也為其衣冠撫字
 抵濟州假巨室華居召橫相大講合婚之儀舟人悉
 了不知其由既自京師返旆延名士以訓之學業大
 文遣使詣太原訪求其父父喜齊珍聘至楚留宴
 別情二十三領鄉薦明年登進士第與女歸拜翁姑
 里携家之官初為南京禮部主事後至其都太守
 之封有子凡若干人遐邇傳播以為奇遇云

第八卷終

廣韻異編卷之九

印月軒主人集

情感部一

並蒂蓮花記

揚州有張姓者富冠郡邑家有一女小字麗春年十有七
 歲美姿容善詩賦人咸稱之遠近締姻者其門如市張
 不之許嘗曰相女配夫古之道也吾惟得佳婿貧富
 較焉同里曹姓者家雖貧一子聰俊名璧尤工於
 年方十六未有室也張固垂意於彼彼以貧富自
 較一日曹璧於張家令人招生適逢讀書生
 至麗春於花下窺之見生儀容清雅止菴靜
 得此郎平生願足矣張亦暗喜尋命生宿於西軒靜
 便肄業時值菊節張拉師出外登高暢飲生兀坐書齋不
 勝岑寂乃長吟一絕以遣悶云時值重陽金節邊滿城風
 雨寂寥天可憐不帶登高興孤負黃花笑一年麗春潛
 情不能已乃於窓外踵韻繼吟之曰月兒空照兩人邊安
 得團圓共一天可惜風流人未會錯教烏兔送青年生
 其詩趨出相見麗春亦不列避彼此交會其礼甚恭麗春
 笑曰子知家君館穀之貴乎中牀之選其在茲矣子宜
 重妾亦忍死以待不為他人婦也生曰弟恐大齊之非偶

而為春秋之所譏耳麗春曰人定者勝天又何疑焉正叙
話聞侍婢報曰家主回矣遂各散去翌日麗春命侍兒
香持彩箋作詞一闕以寄生詞名清朝慢云翠幙香凝
情夢杳深閨翡翠衾寒可是一春憔悴倦倚欄珊幾
花無主狂蜂浪蝶幾翻翻傷情處枝頭杜宇血淚成丹
湯游絲舞飛絮奈芳心牽引更有多般嘆香銷玉蕊
朱顏願望赤繩繫足定應合浦珠還洞紅梅花
冰同歡生得詞喜不自勝審知女有相從之意乃吟詩一
律書以復之云曲欄深處遇嬌姿一日相思十二時
帳中逢真女何須畫眉見崔微羅帶綠春應留
林定有期昨夜嫦娥消息廣寒已許折高枝麗春
裏情悵快第恐失此才郎也一夕生明燭獨坐如
忽聞剝啄叩門聲生故視之乃麗春也延入寢室
坐麗春曰子讀何書生曰孟子麗春曰孟子義利之辨其
說甚詳無非欲人之趨於正道也生曰既欲人趨於正道
何以曰逾東家牆而樓其處子則得妻不樓則不得妻乎
麗春曰此設譬之詞耳苟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
隙相窺踰牆相從寧有是礼哉生曰食色天性也人而不
克耳麗春袖中出花箋一幅上書詩四絕笑曰妾故唐人
作題文四時詞請君為我改教之其一花枝委染紅世

柳樹千絲綠遠堤鴉長兩嘴烏衣長徑若行步
二高梁畫棟樓雙燕紫展荷錢小疊青腰細腿
銷魂暗淚滴圓屏其三明月晚天清皎皎凍霜
憇清傷暗想閑長夜淚血垂胸鎖恨愁其四天冷
墮指日寒霜粉凍凝腮懸懸意想三寸氣夜月
梅生誦畢深贊其妙時欲昏味麗春曰不必知也
構別墅已狀四景士夫題咏甚富但無作題文者
客珠玉光輝蓬舉是所願也生按題揮筆亦作題
是云其一東西岸草煙淡近遠汀花逐水流紅
橋曲徑石漱漱初路悠悠其二橋下溪聲野
屋近青山香清散處殘紅落酒興詩懷遣日閑其三
繞村流水碧小橋斜傍竹居清嘯鳥月落霜天曉岸
舟兩葉輕其四岐路曲盤蛇裏亂山群舞鳳層層
雲並梅依屋獨坐閑窓夜伴燈聲春誦之嘆曰下
才高七步也時漏下二鼓生懇欲求合麗春正色曰未
人倫之大綱豈直苟合邪所謂歸妹愆期遲歸有
侯之終有結縭之會耳遂各歸寢張公倩媒擇日下
生入門花燭洞房鸞交鳳友其樂可知矣已而與生
極盡纏綿麗春謂生曰曩夕之會非逆君情第以妾
間之婦君非棄金之夫終為鴛奔之誚耳今日名

其樂豈不宏長乎哉生曰高見也自此兩情愈厚... 齊推女傳

齊推女傳

饒州刺史齊推女適湖州參軍常會長慶三年... 哀乞曰使君性強不從所請我一女子敢拒神明答至天

明不待命而移去此更不移甘於萬死將軍者初怒而去... 齊推女傳

齊推女傳

女何以行此乃人有相類耳常審觀之愈是羅馬... 齊推女傳

馬步行及門移謁若拜上官然世泣訴冤彼必大怒乃至
詬罵辱辱捶擊拖拽穢唾必盡敬受之事窮然後見哀即
妻必還矣先生之貌固不稱焉嗚呼其之事幸無忽也於是
同行常牽馬授之齊氏哭曰妾此身故非舊日君雖乘馬
亦難相及事甚迫切君無推辭而鞭馬隨之往往不及行
數里遙見道北草堂齊氏指曰先生居也救心誠堅萬苦
莫退渠有凌辱妾必得還無忽念容遂令永隔勉之從此
辭矣揮涕而去數步不見常收淚詣草堂未到數百步去
馬公服使僕人執謁前引到堂前學徒曰先生轉食
常端笏以候良久一人戴破帽曳木屐而來形狀醜穢之
極問其門人曰先生也命僕呈謁常趨走迎拜先生曰
曰某村翁求食於牧豎官人何忽如此甚令人驚常拱謝
曰妻齊氏享年未半枉為梁朝陳將軍所殺伏乞放歸終
其殘祿因扣地哭拜先生曰某乃村野鄙愚門人相競尚
不能斷况真晦問事乎官人莫風狂否火急瀆去勿恣妖
言不顧而入常隨入拜於床前曰實訴深冤幸垂哀宥先
生顧其徒曰此人風疾來此相喧可拽出又復入汝共唾
之村童數十競來唾面其穢可知常亦不敢拭唾歌復拜
言誠懇切先生曰吾聞風狂之人打亦不痛諸生為吾擊
之無折支敗面耳村童復來群擊痛不可堪常執笏拱立

任其揮擊擊罷又前哀乞又勅其徒推倒把脚拽出放
復入者三先生謂其徒曰此人乃實知吾有術故此相訪
汝今歸吾當救之耳衆童既散謂常曰官人真有心丈夫
也為妻之冤甘心屈辱感君誠懇然茲事吾亦久知但不
早伸訴室宅已敗埋之不及吾向拒公蓋未有計耳試為
足下作一處置因命入房房中鋪席席上有案置香一爐
爐前又鋪席坐定令常跪於案前俄見黃衫人引向北行
數百里入城郭鄰里閭喧一如會府又北有小城城中
殿我若皇居衛士執兵立者生者各數百人及門門車
曰前湖州參軍常某乘通而入直北正殿尤間堂中
卷簾設床案有紫衣人南面坐者常入向坐而拜起視之
乃田先生也常復訴冤左右曰近西通狀常趨近西廊有
授筆硯者乃為訴詞常問當衙者何官曰王也吏收狀上
殿王判曰追陳將軍仍檢狀過狀出瞬息間通曰提陳將
軍仍檢狀過有如齊氏言王責曰何故枉殺平人將軍曰
自居此室已數百歲而齊氏拉穢再宥不移忿而殺之罪
當万死王判曰其穢異路理不相干又出之鬼橫占入室
不相自省仍殺無辜可決一百配流東海之南案吏過狀
曰齊氏祿命實有二十八年王命呼阿齊陽祿未盡理合
却回今將放歸意欲領否齊氏曰誠願却回王判曰付案

勒回案吏咨曰齊氏宅舍破壞回無所歸王曰差人脩補
吏曰事、皆壞脩補不及王曰齊氏壽年頗長若不再生
義無厭伏公等所見若何有一老吏前啟曰東晉鄴下有
一人橫死正與此事相當前使翁直君所以且魂作本身
却歸生路飲食言語嗜慾進遊一切無異但至壽終不見
形質耳王曰何謂且魂走曰生人三魂七魄死則散草木
故無所依今收合為一體以續弦膠塗之大王當衛發還
放回則與本身同矣王曰善召翁曰生魂只有此異作此
處置可乎翁曰幸甚俄見一吏別領七八女人來與齊氏
一類即推而合之又有一人持一器藥狀似稀餲即齊氏

氏身塗之畢遂令齊氏與齊氏同歸各拜而出苗衫人後引
南行既出其城若行岨谷跌而墮開目即復跪在案前先
生者亦據案而坐先生曰此事甚秘非君誠懇不可致也
然賢夫人未至尚慮房且飛書壁之到即無苦也慎勿
言於郡下微露於人將不利於使君耳賢閣只在門前使
可同去常拜謝而出其妻已在馬前矣此時却為生人不
復輕健常擗其衣馭令妻乘馬自跨衛從之且飛書於郡
請葬其柩使君始聞齊之將到也設館施德帳以待之及
得書驚駭殊不信然強從之而命其子以有與逐焉見之
益聞多方以問不言且齊氏以酒迎問之不覺且

述何吾聞而惡焉俄得疾數月而卒常潛使人視田
亦不知所在矣齊氏飲食生育無異於常但有與之夫
覺其有人也

鞦韆會記

元大德二年戊戌子羅以故相齊國公子拜宣徽院使奉
都刺為會判東平王榮甫為經歷三三聯住海子橋西宣
徽生自相門窮極富貴第宅宏麗莫與為比然讀書能文
敬禮賢士故時譽翕然稱之私居後有杏園一所取春色
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之意花卉之奇庭榭之好
冠於諸貴家每年春宣徽諸妹諸女邀院判經歷宅嗜於

園中設鞦韆之戲盛陳飲宴歡笑竟日各家亦隔一
離自二月末至清明後方罷謂之鞦韆會適樞密同舍帖
木耳不化子拜住過園外聞笑聲於馬上欠身望之正見
鞦韆就歡關方濃潛於柳陰中窺之視諸女皆絕色遂
久不去為聞者所覺走報宣徽索之亡矣拜住歸具白於
母母解意乃遣媒於宣徽家求親宣徽曰得非窺牆兒乎
吾正擇婿以遺來一觀若果佳則當許也媒歸報同舍飾
拜住以往宣徽見其美少年心稍喜但未知其才學試之
曰爾喜觀鞦韆以此為善薩為調賦南詞一闕能手
拜住揮筆以風字寫之曰紅繩繫板柔荑指東風燕子雙

雙起請俊要學高更將裙繫牢 牙床和困睡一任金
墜推枕起來邊紗窓月上時宣徽雖愛其敏捷恐是預構
或假手於人因盛席待之席間再命作滿江紅味營拜住
拂拭刺蘇用漢字書呈宣徽宣徽喜曰得婿矣遂面許第
三夫人女速哥失里為姻且召夫人并呼女出與拜住相
見他女亦於窓隙中窺之私賀速哥失里曰可謂門閥多
喜氣女婿近乘龍也擇日遣聘禮物之多詞翰之雅喧傳
都下以為盛事并住營詞附錄於此撤日舒晴韶光麗
夫新霽正挑燈半吐香初試孤枕乍聞絃索情滿舞
聽聖黃翻愛編錦語古韻東風愈嬌媚 為夢難離
曉杏根重門閉巧音芳韻十分流麗入柳穿花來又去
未好友真無計望上林何日得雙棲心迢遞既而同食
右簾簾不飾竟以墨敗繫御史臺獄得疾困關開以大
例蒙放回家醫治未逾旬竟爾弗起聞至津乘畫為一
空獨拜住在然冰消瓦解財散人亡宣徽將呼拜住回家
教而養之三夫人堅然不肯蓋宣徽內嬖雖多而三夫人
獨秉權專寵見他姬女皆歸富貴之門獨已婿家反凋弊
如此決意悔親速哥失里諫曰結親即結義一與訂盟終
不可改兒非不見諸姊妹家榮盛心亦慕之但寸絲為定
鬼神難欺豈可以其貧賤而棄之乎父母不聽別議平章

開閣出之子僧家奴儀工之盛視昔有加暨成婚速哥
里行至中道落解脚紗於轎中比至而死矣夫人以其
愛女與回老傾家奩及士人家聘物殮之暫寄清安僧寺拜
住聞變是夜私往哭之日棺曰拜住在此忽棺中應曰
可開板非活矣周視四隅釘牢同無由可啟乃謀於僧
曰勞用力開棺之罪我一人承之不以相累當共分所有
也僧素知其厚殮亦萌利劫之意遂斧其蓋女果活彼此
喜極乃脫金釧及首飾之半謝僧計其餘尚直數萬緡因
託僧買漆整棺不令事露拜住遂挈速哥失里走上都住
一年人無知者所攜豐厚燕拜住又教蒙古生數人獲
月俸家道從容不期宣徽出尹開平下車之始即求館客
而上都儒者絕少或曰近有士自大都挈家寓此亦色目
人設帳民間誠有學問府君欲覓西賓惟此人為稱亟
之則拜住也宣徽意其必流落死矣而人物整然怪之問
何以至此且與誰氏三住實生宣徽不信命昇至則真速
哥失里一家驚動且喜且悲然猶恐其鬼假人形幻惑耳
少陰使人詰清安詢僧其言一同及發殮空櫬而已歸以
告宣徽夫如愧歎待之愈厚收為贅婿終老其家拜住三
子長教化仕至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左丞早卒次子忙古
及幼子黑廝俱為內怯薛帶御器械忙古及先死黑廝官

至樞密院使天兵至燕順帝御清寧殿集三宮后妃皇太子同議避兵里廝與丞相失列門哭諫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也當以死守不聽夜半開建德門而遁里廝隨入沙漠不知所終

李彊名妻

隴西李彊名夏清河崔氏甚美其子生七年矣開元二十二年彊名為南海丞方暑月妻因暴疾卒廣州醫熱死後埋棺於土其外以整圍而封之彊名痛其妻天年而且遠官哭之甚慟日夜不絕聲數日妻見夢曰吾命未合也今帝許我活矣然吾形已敗帝命天鼠為吾生肌膚更十日後當有大鼠出入整棺中即吾當生也然當封閉門以待七七日當開吾門出吾身吾即生矣及日彊名言之如其家僕妾夢皆協十餘日忽有白鼠數頭出入殯所其大如狍彊名異之試發其柩見妻骨有肉生焉遍體皆爾彊名復閉之積四十八日其妻又見夢曰吾明晨當活蓋出吾身既曉彊名發之妻則活矣扶出浴之妻素美麗人也及于再生則美倍於舊也其色倩盼多姿袿服靚粧人間殊絕矣彊名甚形於世時廣州都督唐昭聞之令其夫人觀焉於是別駕以下皆往觀之盛服見都督夫人與抗禮頗受諸夫人之禮而觀之神僊中人也言語

飲食如常人而少言衆人訪之久而一默居間真問事即杜口雖夫子亦不答明日唐都督夫人置筵請至家請官夫人皆同觀之悅其素姿豔美皆曰目所未觀既而別駕長史夫人等次其日列筵請之至宅而都督夫人亦往如是已二十日矣出入如人唯沉静異於時日既彊名使於禮府七旬乃還其妻去後為諸家所迎往來無恙彊名至數日妻復言病病則甚間一日遂亡計其再生總日數日曰有物憑焉

胡氏子

胡氏子年十歲其父項為中倅至官數日其子忽不見聞見墟隅小屋垂箔若神祠有老兵出拜曰前通判之子年十八歲未嫁而死葬於此今其父去官於某處矣聞其貌何如老兵曰無所識嘗聞諸婦言前後太守聞婦人笑未有如此女之美者胡子方弱冠未授室聞之心動指几上香火曰此香火亦大冷落明日取熏爐花壺往為供私酌酒奠之心搖搖然真幸一見自是日日往焉精誠之極發於夢寐凡兩月餘一日又往見屋簾微動若有人呼曰胡氏子汝用懼我我乃室中人也感子眷眷是以一來胡氏子喜欲狂即與偕入室夜分乃去旦復至以為常課業甚

胡氏子年十歲其父項為中倅至官數日其子忽不見聞見墟隅小屋垂箔若神祠有老兵出拜曰前通判之子年十八歲未嫁而死葬於此今其父去官於某處矣聞其貌何如老兵曰無所識嘗聞諸婦言前後太守聞婦人笑未有如此女之美者胡子方弱冠未授室聞之心動指几上香火曰此香火亦大冷落明日取熏爐花壺往為供私酌酒奠之心搖搖然真幸一見自是日日往焉精誠之極發於夢寐凡兩月餘一日又往見屋簾微動若有人呼曰胡氏子汝用懼我我乃室中人也感子眷眷是以一來胡氏子喜欲狂即與偕入室夜分乃去旦復至以為常課業甚

廢家人少見其面亦不復窺園唯精爽憔悴飲食減損父
毋深憂之密扣宿直小兵云夜聞與人切切笑語呼問其
子子不敢語以實告父母曰此鬼也當為汝治之子曰不
然相持以平初頗為疑今有日矣察其起居言語動息與
人無分毫異安得為鬼父母曰然則有何異曰但每設食
時未嘗下箸只飲酒啖果實而已父母曰俟其復至強之
食吾當觀之子入室而女至命且食強之至於再三不可
曰常時往來無所礙今食此則身有所著欲歸不得與得
又強之不得已一舉箸父母自外入女矍然起將廢
形不能隱踉蹌窘窘泣拜謝罪胡氏盡室環視問其情
曰亦自不覺向者意欲來則去則去不謂今若此
問曰既不能去今為人耶鬼耶曰身在此留則為鬼
如不信請發瘞驗之如其言破塚見柩有隙可指中空
然胡氏乃大喜曰真數如此是吾家婦矣為改館於外擇
謹厚婢僕事之走介報其家且納幣焉女父遣長子及家
人來視真吾女也遂成禮而去女姓趙氏後生男女數人
云

鄂州南市女

鄂州南草市茶店僕彭生者雖屢肆細民而姿相自督若
美男子對門富人吳氏女每於簾內窺覩而慕之無由可

通繼緒積思成疾母憐而私扣之曰兒得非心中有所
不愜乎試言之對曰實然怕為爺娘羞不敢說強之再三
乃以情告母語父父以門第太不等將詒笑鄉曲不肯聽
至於病篤所親或知其事勸吳翁使勉從之吳呼彭僕為
意謂必歡喜過望彭時已謀婚且鄙女所為出辭峻卻
遂死即葬於百里外本家喪中凶儀華盛觀者歎觀山下
樵夫少年料其墳柩瘞瘞之物豐備遂謀發塚既啟棺
女尸坐起剝衣女忽開目相視肌體溫軟語曰我賴
葬活切勿害我候黃昏抱歸爾家持息若幸成身好
爾妻無如其言仍為補治坐穴而去及病愈據以為
裳草履無復昔日容態然思彭生之念不替志乾道
春約樵云我去南市父汝辦車載我一遊假使我家
喜我死而復生必共窮問樵與俱行纔入市徑訪茶肆
樓適彭携餅上女使樵下買酒也邀彭並膝道再生緣
欲與之合彭既素鄙之仍知其已死批其頰曰死鬼爭敢
白晝現形女泣而走遂之遂墜於樓下視之死矣樵以酒
至執彭赴里保吳氏而悉來守尸悲哭殊不曉所以生
之故并持樵送府遣縣尉請墓審驗空無一物獄成樵坐
破棺見尸論死彭得輕比雲居寺僧了清是時抄化到鄂
正觀其異

周瑞娘

撫州霞山民周十四即女瑞娘年二十一未嫁慶元二年
 中夏抱疾伏枕五六旬至七月二日不起至十三日正午
 忽從門外入遇家人皆含笑相呼捉父母見而唾之曰爾
 不幸天歿天之命也乃敢白晝為怪蓋明以告我對曰不
 須怕千一娘之死盡是爺娘做得問其故曰去歲九月林
 百七哥過門見我而喜歸白百五郎欲求婚聘及媒人來
 談父母不從林郎因此悵快成病五月十九日身亡
 陰司取我為妻今相隨在門首記我生時自織小紗六十
 三疋絹七十疋紬一百五十六疋速取還我父母惻然
 其言搬置堂上貯以兩大箱女遂出招林郎洋洋自如無
 所畏怯然後拜別二親曰便與林郎入川西作商莫要尋
 憶的語而後周父邀林百五郎話其事林云理屬幽冥河
 由窮窶約至初冬各舉柩一火化故木之次二柩俱空
 矣

張紅橋傳

張紅橋開縣良家女也居於紅橋之西因自號曰紅橋聰
 敏博學雅善屬文豪宗有年平欲聘之張志不從父母問
 其故張曰欲得才如李青蓮者事之耳於是操觚之士聞
 之感托五字為媒張但第其優劣終無所答邑人王恭寄

以詩曰重簾空見月昏黃絡繹啼來也斷腸幾度
 不谷鴈飛應不到衡陽永泰王侑有所鍾念乃稅其陸
 以居一日張方睡起侑竊見之遂寄以詩曰象牙為
 紗籠綽約佳人睡正濃半抹曉煙籠芳藥一泓秋水浸
 蓉神遊蓬島三千界夢遊巫山十二峯誰把茶聲驚
 起來香汗濕酥胸張得之怒其輕薄遂深居不出久之
 悵悵而歸寂後侑之友福清林鴻道過其居留宿東隣適
 見張焚香庭前因托隣姬投之詩曰桂殿焚香酒半醒
 華如水點銀屏含情欲訴心中事羞見牽牛織女星張
 詩為之啟齒援筆而答曰梨花寂寂開婢始銀漢斜臨
 戶前自愛焚香消永夜從來無事訴青天姬持詩賀鴻曰
 張娘子自束髮以來一時名勝持行卷求通者無慮數十
 百未揮毫今得君詩而為此以答誠所希有鴻亦大喜通
 望因使姬通殷勤越月餘始獲命鴻遂舍於其家以外室
 處之定情之夕鴻作詩曰雲娥酷似董妖嬈每到春來恨
 未消誰道蓬山天樣遠畫欄咫尺是紅橋張詩曰芙蓉作
 帳錦重重比翼和鳴玉漏中共道瑤池春似海月明飛下
 一雙鴻自是唱和推敲情好日萬玉侑聞其事即盛飾訪
 鴻求張一見張愈自匿鴻謂張曰卿獨不聞龐公之妻拜
 司馬德操乎張曰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不亦可乎

於是鴻不能強得乃客路侍者潛窺室內見鴻適與張狎
因作酥乳雲鬢一詩以戲之酥乳詩曰一雙明月貼胸前
紫禁蒲萄碧玉圓夫婿調疎綺窓下金莖幾點露珠懸雲
鬢詩曰香鬢三尺縮芙蓉翠聳巫山雨後峯斜倚玉牀春
色去鴉翎蟬翼半蓬鬆張愈恚得如甚意乃挽鴻游三
山越數日鴻絕裾逃歸夜至所居張方倚橋而望鴻作詩
曰溶溶春水漾瑤瑤兩岸菰蒲長綠前幾度踏青歸去晚
却從燈火認紅橋其二曰素馨花發暗香飄一朶斜簪近
翠翹寶馬未歸新月上綠楊影裏紅橋其三曰玉臂涼
露滴芭蕉獨倚屏山望斗杓為情淚波明月色鳳頭
步紅橋張屬而和曰桂輪斜落粉樓空漏水丁丁燭影紅
露濕暗香珠翠冷赤欄橋上待歸鴻其二曰橋外千花照
碧空美人遙隔水雲東一聲寶馬嘶明月驚起沙汀幾點
鴻其三曰草香花煖醉春風郎去西湖水向東斜倚石欄
頻悵望月明孤影笑飛鴻後一年鴻有金陵之游乃作大
江東一闕留別曰錦人甚人笑我到老也無休歇月露
煙雲多是恨况與玉人離歎語叮嚀柔情婉絕露盡肝
腸鐵岐亭把酒水流花謝時自願念翠袖籠香玉壺溫
酒夜夜銀屏月喜喜合頃多少能海嶽盟都設此去何
之碧雲春樹合晚翠千空圖將鸞思歸來細與伊說張亦

三月既望新雨初霽微風扇媛女郎徐邀二侍穿別徑結
伴而去生竚立轉盼但見帶袂飄舉環珮鏘然百步之外
異香襲道綽約若神仙中人遂以所佩錯刀削樹為白題
一絕句曰隔江望望綠楊斜聯袂女郎歌落花風定細聲
聽不見萬端紅入那人家徙倚彌望乃行前至野店中問
諸村民或曰此去里許有田將軍園林豈即其家眷屬乎
生明日又往樹下竟日無所遇惟見溪水中落花流出復
題一絕句續書於樹曰異鳥嬌花不奈愁相簾初捲月沉
鈎人間三月無紅葉却放桃花逐水流自後不復相聞然
前所得遺扇每遇良辰勝會未嘗不出入懷袖把玩諷
愛如琪璧壬午生謁選天官隸名營繕當春牡丹盛放生
擬開遊因勒馬道傍值馬渴奔水左右皆前逐馬生下立
井畔民家其家以貴客在門召一鄰翁延入初經重屋僅
庀風日再過曲徑越小院其中樓臺闌楯金碧輝耀恍非
人世生稍憇便欲辭出翁曰內人乃老夫寡妹年亦逾五
旬矣幸暫留伺馬至行無傷也生起揮扇道遙歷覽畫壁
翁從傍見其扇進曰此扇何從得之生曰吾數年前過武
清所得道傍遺棄也翁借觀遽持入內頃之出告生曰天
下事萍梗遭逢固有出於偶然者適見扇頭詩疑為吾甥
女手筆入示吾妹果非謬也往初入其室廬皆若夢中所

經行者心已異之及聞翁言愈駭異再引入一曲室情態
 妍麗金玉煥然至一几榻整潔琴瑟靜好莫能名狀須臾
 一老婦出拜自言姓錢氏老夫田忠義官至上輕車都尉
 往歲扈從西征為流失所中與疾歸武清小女娟娟時年
 十四隨侍湯藥偶遺此扇不意乃入君子之手今夫亡三
 載矣親物興懷不覺遂生傷感然當時溪樹上有二絕句
 不知何人所書小女因尋扇再至其地經覽而歸至今吟
 哦不絕於口生請誦之即其舊題也老婦因請命娟娟出
 見傳呼良久不至母自入謂女曰客即樹上題詩人也娟
 娟強起嚴服親執與母相攜而出至則王姿芳獨在
 微儼然秦觀夢中所見也生又以夢告母共相嘆異
 之馬至珍重辭謝而去明日鄰翁以娟母命來請以弱女
 為君子姬侍生喜出望外遂以其年四月成禮娟娟妙解
 音律通貫經史凡諸戲博雜藝靡不精曉情好甚篤未閱
 月生以督運南行乃饋院而去母先亦暫至武清遣人問
 訊娟娟從門隙中附詩於母寄生曰聞郎夜上木蘭舟不
 數歸期祗數愁半幅御羅題錦字隔墻累贈王搔頭是夕
 生適自潞還娟出迎生曰方從馬上得詩未有以復即口
 占贈娟娟曰碧窓無主月纖纖扶疎玉漏嚴秋浦芙蓉
 容偏獻笑半窓斜映水晶簾其夕十月生以太夫人憂去

惟上智此生長抱怨情多玉佩亦以詩哭之曰濕雲如醉
 護輕塵黃蝶東風滿四鄰新綠只疑銷曉黛落紅猶記梅
 歌唇舞樓春去空殘日月榭香飄不見人欲覓梨雲仙夢
 遠坐臨芳沼獨傷神自後鴻母再過紅橋報為之于邑累
 日

第九卷終

情感部二

翠翠傳

翠翠姓劉氏淮安民家女也生而穎悟能通詩書父母不奪其志就令入學同學有金氏子者名定與之同歲亦聰明俊雅諸生戲之曰同歲者當為夫婦二人亦私自許金生贈翠翠詩曰十二欄杆七寶臺春風隨處豔陽開桃樹西園柳何不移來一處栽翠翠和之曰平生每羨臺懷抱何為不早開我願東君動用意早移花樹栽已而翠翠年長不復至學父母為其議親輒悲泣不肯以情問之初不肯言久乃曰西家金定妻已許之矣若不和從有死而已誓不登他門也父母不得已而聽焉遂卜日結婚九幣帛之類美鳳之屬皆女家自備迎婿入門三人相見喜可知矣是夕翠翠於枕畔作臨江仙一闕贈生曰曾向書窓同筆硯故人今作新人洞房花燭十分春汗香蝴蝶粉身惹麝香塵雨尤雲渾未慣枕邊眉黛羞翠翠輕憐痛惜莫辭頻願即從此始日近日相親邀生繼和生遂次韻曰記得書齋同筆硯新人不是他人扁舟來訪武陵春仙居隣紫府人世隔紅塵海誓山盟心已許幾番淺

笑深嚶向人猶自語頻頻意中無別意親外有誰親二人相得之樂雖翡翠之在赤霄鴛鴦之游綠水未足以喻也未及一載張士誠兄弟起兵高郵盡陷淮東諸郡翠為其部下將李將軍者所掠至正未士誠納款元朝願奉正朔道途始通行李無阻生於是辭別內外父母願求其妻星霜屢移囊索又竭然而此心終不少阻草行露宿丐乞於人僅而得達湖州則李將軍方貴重用事威焰陰赫生佇立門墻躊躇窺向將進而未能欲言而不敢聞者怪而問焉生曰僕淮安人也喪亂以來聞有一妹在於貴府今而不遠千里至此欲求一見耳非有他也聞者曰然則汝何

名姓妹年貌若干吾得一聞以審其虛實生曰僕姓劉名金定妹名翠翠識字能文當失去之時年始十七以歲月計之今則二十有四矣聞者聞之曰府中果有劉氏者淮安人也年二十餘識字善為詩性又慧巧本使寵之專房汝言信不虛吾將告之於內汝且止此以待遂奔走入告須臾令生入見將軍坐於廳上生再拜而起具述其由將軍武人也信而不疑即命內監告於翠翠曰汝兄自鄉中來此當一出見之翠翠承命而出以兄妹之禮見於廳前不能措一詞但悲傷哽咽而已將軍曰汝既遠來道途疲倦可且於吾門下休息吾當為之所即出新衣一襲令

其服之并以幃帳衣席之屬設於門西小館令生處焉
 日謂生曰汝妹既能識字汝亦通書否生曰僕在鄉中以
 儒為業以書為本九六經群史諸子百家涉獵盡矣又何
 疑哉將軍喜曰吾自少失學乘亂崛起今方見用於時越
 附者眾賓客迎門無人延款書啟盈案無人裁答汝便處
 吾門下足充一記室矣生明敏者也性既溫和才又秀發
 處於其門益自檢束應上接下咸得其歡代書回簡曲盡
 其意將軍大以為得人待之甚厚然而生之來此本為求
 訪其妻而自願前一見之後不可再得閨閣深遠內外頗
 嚴但欲一達其意而終無間可乘在再數月時及授衣
 風夕起白露為霜生獨處空齋終夜不寐乃成一詩曰
 花移入玉欄干春色無緣得再看樂處豈知愁處苦別時
 雖易見時難何年塞上重歸馬此夜庭中獨舞鸞霧閣雲
 煙深幾許可憐辜負月團團詩成題於片紙折布衣之領
 而縫之以百錢納於小豎而告之曰天道已寒吾衣甚薄
 望持入付於吾妹令其拆而縫紉之將以禦寒耳小豎如
 言持入翠翠解其意拆衣而詩見大加傷感吞聲而泣別
 為一詩亦縫於衣領之內付出還生詩曰一自鄉關動戰
 鋒舊愁新恨幾重重腸雖已斷情難斷生不相從死亦從
 長使德音藏破鏡終教子建賦游龍綠珠碧玉心中事今

口誰知也到僕生得詩知其以死許之無復致望但愈
 抑鬱成疾沉疴翠翠聞之請於將軍始得一至床前問候
 而生病已亟矣翠翠以臂扶生而起生引首視翠翠涕
 唾長吁一聲奄然死於其手將軍憐之塋於道場山麓
 翠送殯而歸是夜得疾不復飲藥展轉哀床行及一月一
 日告將軍曰妾棄家相從已得八載流離外郡舉眼無親
 止有一兄今又死矣病必不能起乞埋骨兄側使黃泉之
 下庶有依託不至作他鄉孤鬼也言盡而卒將軍不違其
 志竟附塋於生墳左宛然東西二丘焉洪武初張氏
 翠翠家有一舊僕以商販為業道由湖州過道場山下
 華屋數間槐柳扶疎翠翠與全生並育而立於門遠呼之
 入問父母存亡及鄉井舊事因留之宿明早以一啟與之
 父母得書甚喜其父即貨舟訪焉至道場山下向日相遇
 留宿之處則荒煙野草狐兔之跡交遺前所見華屋乃東
 西兩墳耳時日已暮因宿於墳下三更後忽見翠翠與全
 生拜於前悲啼宛轉父驚而撫問之翠翠乃具述其始末
 曰往者亂起蕭牆禍生衽席不能效竇氏女之死乃致為
 沙陀利之驅忍耻前生離鄉去國恨以黃蘭之弱質配茲
 狙獍之下材惟知奪石家買笑之姬豈暇憐息國不言之
 婦叫九閨而無路度一日如三秋良人不棄舊恩特蒙遠

訪托兄妹之名而僅獲一見隔夫婦之義而終遂不通彼感疾而先歿妾含冤而繼殞欲求附葬遂得同歸大畧如斯微言莫盡言畢因抱其父而大哭父遂驚覺乃一夢也明以牲酒奠於墓下與僕返棹而歸至今往來者指為金翠墓云

唐肅手記

唐肅晉昌人也其姑適張恭即安定張報之後隱居滑州渭南縣人多重之有子三人進士擢第女三人長適李氏次適梁氏小女姑鍾念習以詩禮頗有令德開元中父亡哀毀過禮肅書慕之及終制乃娶而留之渭南莊開元

八年肅以故入洛累月不得歸夜宿主人夢其妻隔花泣俄而窺井笑及覺心惡之明日就日者問之曰隔花泣者顏隨風謝窺井笑者喜於泉路也居數日果有函信肅悲慟倍常後數歲方得歸渭南追其陳迹感而賦詩曰幽室悲長簾粒樓泣鏡臺獨悲枕李節不共一時開魂兮若有感髮髻夢中來又曰常時華室靜笑語度更壽恍忽人事改冥冥委荒丘陽原歌離露陰壑悼藏舟清夜粧臺月空想畫眉愁是夕風露清虛肅耿耿歎不寐更深悲吟前悼亡詩忽聞暗中若泣聲初遠漸近距驚惻覺有異乃祝之曰儻是十娘子之靈何惜一見相叙也勿以幽冥隔礙宿

昔之愛須臾聞言曰兒郎張氏也聞君悲吟相念雖虛亦其實所惻愴愧君誠心不以沉魂可棄每存記念是以此夕與君相聞距驚歎流涕嗚咽曰在心之事卒難申叙然得一見顏色死不恨矣答曰隱顯道隔相見殊難亦慮君有疑心妾非不欲盡也距詞益懇誓無疑貳俄而聞喚羅敷取鏡又聞暗中颯颯然人行聲羅敷先出前拜言娘子欲叙夙昔正期與七郎相見距問羅敷曰我開元八年與汝與仙州康家聞汝已死矣今何得在此答曰被娘子來會看阿美阿美即距之亡女也距又惻然須臾命燈立於階下之北距趨前泣而拜妻答拜距乃執手叙以

生亦亦流涕謂距曰陰陽道隔與君久別雖冥冥無據至於相思嘗不去心今六合之日冥官感君誠懇放兒暫來千年一遇悲喜兼集况美娘又小囑付無人今夕何夕再遂申款距乃命家人列拜起居徙燈入室施布帷帳不肯先坐乃曰陰陽尊卑以生人為貴君可先坐距即如言笑謂距曰君情既不易平生然聞君已再婚新故有間乎距甚悲作妻曰論業君合再婚君新人在淮南吾亦知甚平善因語人生脩短固有定乎答曰必定矣又問伴相宿因不謬乎答曰理端可鑒何謬之有又問佛與道孰是孰非答曰同源異派耳別有太極仙品總靈之司出有入無之

化其道大載其餘悉如人間所說今不合且言彼此為累
 胆懼不敢復問因問欲何膳答曰真中珍羞亦備唯無漿
 水粥耳胆即命備之既至索別器推之而食向口如畫及
 撤之粥宛然在胆悉飯其從者有老姥不肯同坐妻曰倚
 是舊人不同群小謂胆曰此是紫荊姥豈不識耶胆方記
 念別席飯之餘侍者胆多不識聞呼名字乃是胆從京
 回日多剪紙人奴婢所題之名問妻妻曰君所與者乃
 知錢財奴婢無不得也妻曰往日嘗弄一金釵鏤合子
 於堂屋西北斗拱中無人知處胆取果得又曰豈不教
 美娘乎今已成長胆曰美娘亡時極祿地下豈受歲乎
 曰無異也須臾美娘至可五六歲胆撫之而泣妻曰昔抱
 驚兒羅敷却抱忽不見胆令下床帷申繾綣宛如平生但
 覺手足呼吸冷耳又問真中居何處答曰在舅姑之左右
 胆曰娘子神靈如此何不還返答曰人死之後魂魄異處
 皆有所歸杳不聞形骸也君何不念夢中安能記其身也
 兒亡之後都不記死時亦不知殯葬之處錢財奴婢君與
 之則至如形骸實總不聞既而縹緲夜深胆曰同穴不遠
 矣妻曰曾聞合葬之禮蓋同形骸至精神實都不見何煩
 此言也胆曰婦人沒地下亦有再通乎答曰死生同流貞
 邪各異且兒亡堂上徵其兒志妹與此庭都護鄭乾觀姪

明之兒誓志確然上下矜憫得免胆聞憮然感懷而贈詩
 曰嶺陽桐半死延津劍一沉如何宿昔內空負百年心事
 曰方見君情輒欲留答可乎胆曰曩日不屬文何以為詞
 妻曰文詞素慕慮君嫌猜而不為言中心之事今夕何爽
 遂裂帶題詩曰不分殊幽顯那堪異古今陰陽途自隔聚
 散兩難心又曰蘭階鬼月斜銀燭半含花自憐長夜客泉
 路以為家胆合涕言叙悲喜之間不覺天明須臾聞扣門
 聲言翁婆使丹參傳語令催新婦恐天明冥司督責妻泣
 而起與胆訣別胆脩啟狀以附之整衣聞香郁然不與
 同胆問此香何方得答言韓壽餘香兒來堂上見賜
 手曰何時再見答曰四十年耳留一羅帛子與胆為念
 答一金釵合子即曰前途日限不可久留自非四十年外
 無相見期君墓間祭祀都無益必有相饗但月晝日黃昏
 於野田中或於河畔呼名字兒盡得也忽忽不果又語願
 君自愛言訖遂登車而去揚袂久之方滅舉家皆見胆手
 記如此

劉立

劉立者為長葛尉其妻楊氏忽一日泣謂立曰我以弱質
 託附君子深蒙愛重將謂琴瑟之和終以偕老何期一旦
 捨君長逝嗚咽涕泗不能自勝立曰卿素無疾恙何得如

此妻言後數日沉困精思恍惚自度必不濟矣且以小女
美美為託又謂立曰他日美美成長望君留之三二年其
夕楊氏卒及立罷官寓居長葛已十年矣時鄭帥崔公即
立之表夫也立往詣之佳待之亦厚念其貧令宿幕致書
於諸縣將以濟之有縣令某者邀立往郭外看花及期而
縣令有故不克同往令立先去舍趙長官莊行三二里見
一杏園花盛發中有婦女十數人立駐馬觀之有一女年
可十五六亦近垣中竊立又行百許步乃至趙長官宅入
門見人物匆遽若有驚急主人移時方出曰適女子與
族看花忽中暴疾所以不果奉迎坐未定有一青衣與
耳語趙起入內如是數四又聞趙公嗟嘆之聲乃問立曰
君某年某月為長葛尉乎曰然婚楊氏乎曰然有女名美
美有僕名秋笋乎曰然僕今控馬者是也趙愈嘆息驚異
旋有人喚秋笋入宅中見一女子可十五六涕泣謂曰美
美安否對曰無恙也僕拜而出莫知其由立亦訝之徐問
趙曰某未省與君相識何故知其行止也趙乃以實告曰
女適看花忽若暴卒既蘇自言前身乃公之妻也今雖隔
生而情愛未斷適窺見公不覺悶絕立歎歎久之須臾
令亦至眾客且集趙具白其事眾咸異之立曰某今年尚
未高亦有名宦願與小娘子尋階生之好眾共成之於是

成圻而美美長於母三歲矣

李元平

唐李元平故睦州刺史伯誠之子大曆五年客於東陽寺
中讀書歲餘薄暮見一女子紅裙繡襦容色美麗妖冶自
若領數青衣來入僧院元平悅之而窺見青衣問其所適
及姓氏青衣怒曰誰家兒郎遽此相逼但為士顯不合形
迹也元平拜求請見不許須臾女自出院四顧忽見元平
有如舊識元平非意所望延入問其行李女曰亦欲見君
以論宿昔之事請君無疑嫌也既相悅經七日女曰我非
人項者大人曾任江州刺史君前生為門吏長直君雖貧
賤而容色可悅我是一小女子獨處幽房時不自思量與
君戲調蓋因緣之故有此私情纒過十旬君隨物故余雖
不哭殆不勝情便潛以朱筆塗君左股將以為誌常持千
眼千手咒每焚香發願各生富貴之家相慕願為夫婦請
君驗之元平乃自視實如其言及曉將別謂元平曰託生
時至不可久留後身之父見任刺史我年十六君即為縣
令此時正當與君為夫婦無間幸存思慎勿忘婚也然
天命已定君雖別娶故不可得乃悲泣而去它年果為夫
婦

氣蓋大使

朱起家居陽翟年踰弱冠安韶英逸伯氏虞部有女妓
寵豔秀明慧起甚留意寵老繁心綠館院各別種種礙隔
起一志不移精神恍惚有密友詣都輦起送至郊外獨行
次逢青巾短袍搭肩以紫籃者熟視起曰郎君幸值貧道
否則危矣起因詰問下馬揖之青巾曰君有意直言吾能
濟起再拜以寵事訴青巾笑曰世人陰陽之契有繆繆司
總統其長官號氤氳大使諸夙緣冥數當合者須鴛鴦牒
下乃成雖仇儂之正婢妾之微買笑之歡偷期之秘仙凡
交會華戎配接率由一道焉我即為子囑之臨去籃中取
一扇授起曰是坤靈扇子凡訪寵以扇自蔽人皆不見也

此七日外可合十五年而絕起如戒往來無阻後十五
年寵痰病而歿青巾蓋仙也

龐阿

鉅鹿有龐阿者美容儀同郡石氏有女曾內視阿心悅之
未幾阿見此女來詣阿妻極妬聞之使婢縛送石家中路
遂化為煙氣而滅婢乃直詣石家說此事石氏之婦大驚
曰我女都不出門豈可毀謗如此阿婦自是常加意察之
居一夜方值女在齋中乃白日拘執以詣石氏石氏父見之
愕眙曰我適從內來見女由父母共作何得在此即令婢僕
於內喚女出向所縛者奄然滅焉父疑有異故遣其母詣

之女曰昔年龐阿來廳中曾竊視之自爾彷彿即夢詣阿
及入戶即為妻所縛石曰天下遂有如此奇事夫精情所
感靈神為之冥著滅者蓋其魂神也既而女遂誓心不嫁
經年阿妻忽得邪病醫藥無徵於是乃授幣石氏女為妻
焉

南徐士人

宋少帝時南徐有一士子從華山往雲陽見客舍中有一
女子年可十八九悅之無因遂成心疾母問其故具以故
母母往至華山雲陽尋見女子具說之女聞感之因脫
膝令母密藏於席下卧之當愈數日果差忽舉席見蔽
持而泣之氣欲絕謂母曰誓時從華山過母說其言

女門牛打不行且待須臾女盡點沐浴竟而出歌曰華山
幾君既為僕死獨活為誰施君若見葬時棺木為僕開喜
訖棺木忽開女遂透棺中因為合葬人咸異之呼曰神士
塚

河間男子

晉武帝世河間郡有男子相悅許相配適既而男從軍獲
年父母以女別適人無幾而憂死男還悲痛乃至塚所始
欲哭之不勝其情遂發塚開棺即時蘇活因負還家將
數日平復其夫乃往求之其人不還曰汝妻已死天下

聞死人可復活耶此天賜我非卿婦也於是相訟郡能決獄於廷尉廷尉奏以精誠之至感於天地故死而生在常理之外非可以常法裁斷因以還開塚者

吳淑姬

汾陰女子吳淑姬未嫁夫亡未亡時晨興積面玉簪墜地而折已而夫亡其父以其少年欲嫁之女誓曰玉簪重合則嫁居久之見士子楊子治詩諷而悅之使侍兒用計覓得一卷心動欲與之合啟查視之簪已合矣遂以寄焉治結為夫婦焉後嫁子治優於內治里中稱之子治仕至陵太守

太曼生傳

太曼生者東海人風流爾雅從父宦遊四方年十九自吉州還剛傲寓城東惡其囂雜妨功因稅居於委巷屋雖數椽而主人之園圃近焉草樹扶疎花柳間植有濠濮間想生常散步園中吟咏自適一日偶值雙鬟導一女即年可十六七後園採花不知生之先在也生遂巡避之女見生風神俊爽月聞其善詞章情亦不能自禁迴眸轉盼百倍掩人生自是神爽飛越讀書之念頓反越旬餘復於園內遇向者雙鬟因殷勤詢之曰君家女郎識字乎鬟曰女郎時手一編日夕不輟豈不識字乎生曰吾有一詩欲致之

能為一達否鬟曰郎君善詩女郎稔知之其當為作寄書郵耳生遂賦一絕云春園花事開芳菲萬綠叢中見萬夜自媿含毫非子建水邊能賦洛川妃女得詩見其詞翰雙絕吟不置口遂次其韻以答之云小園芳草綠非非粉蝶聯翩展畫衣自媿一雙蓮步闌隔花人莫笑潘妃自此槐黃期迫生以省試促歸不敢通問及秋不第復攜書於別業女時時遣雙鬟慰勞之由此荏苒遂結同心定情之後信相狎昵因贈生玉玦半規紫羅囊一枚生賦詩云數聲殘漏滿簾霜青鳥啣箋事渺茫半規蒼玉玦分將玉合紫羅囊空傳垂手尊前舞新結愁眉鏡裡粧一枕遊仙

廣豔異編

情事類二

終是夢桃花春色誤劉郎時生已約婚而女亦受東家常居花樓之下所著有花樓吟一卷其寄生詩甚多有云重門深鎖斷人行花影參差月影清獨坐小樓長倚恨隔牆空聽讀書聲踰年生當就婚女亦適人蹤跡遂絕焉然詩札往來歲猶一二至越數載生舉官薦戒行有日女寄書以通殷勤生賦柳稍青一闕別之鶯語聲吞蛾眉黛感總是銷魂銀燭光沉蘭閣夜永月滿離樽羅衣空濕啼痕腸斷處秋風暮鴉潞水寒冰燕山殘雪誰與溫存後隔數歲女因念生得瘵疾卧床日久思一見生實出無名生乃託為醫以診脉進女見生咽不能一語揮涕如求訣狀遂

不交一言而出是夕女一慟而卒生哭之以詩曰玉殞珠沈悲情然明中流淚暗相憐常圖蛺蝶花樓下記刺鴛鴦繡幃前祇有夢魂能結雨更無心膽似非煙朱顏皓齒歸黃土脉脉空尋再世綠不數日而生亦卒再世綠若為之識焉

烏山幽會記

林生子真讀書烏石山房往迤里巷間有一姝素服澹粧倚門露半面曰徐徐行誰氏郎君耶林愕然大驚且口索猝無可語行道之人復沓至目招而過之陽顧侍兒言宜事侍兒心知微指志其居歸令覆往通殷勤因訪隣媪知

為張壁娘張壁娘者良家女也于歸年歲夫亡壁娘老麗豔美妖冶動人里中少年聞其新寡競委幣焉張皆不受獨獨從力窺林心悅而好恐不得當也張所居後即山山上折而數十武即林讀書處張即期以旦日踏青末會當是時載酒遊者趾相錯也張出適與諸遊者會諸遊者薄而觀之林亦混其中各自引他不一語而留林詩詩不自得乃賦詩云秋波頻轉帶檀郎脉脉低回暗斷腸只為傍人羞不語編衣縹緲但聞香衣所居拉樓之上又有樓閣枕山麓其初先是林遣侍兒至張所張陰教置之是夕張使侍婢引林匿樓閣中夜靜張著燈至遂為長夜之歡

平明林從山麓而出如是者累月而張亦時詣林讀書山房譚浪綢繆無所不至無何林移家臨汀就父公署臨別之夕不復自言其前但與張極歡痛飲而已明日登車徑去父之張始知林去遠忽忽若有亡又以林去不為一言輕負其德感想懊恨遂成沉疴因為詩一章以寄林云黃消鶯子翠消鴉筆拂層波帳九華裙帛褪來腰束素釧金鬆畫臂纏紗牀前弱態眠新柳枕上迴鬟壓落花不信登樓人似玉斷腸空盼宋東家林得詩始知張病惟日飲泣而已因覓入會城者附書問起居且與為約而張於數日前死矣使者歸言其狀林失聲投地幾不自勝因作悼亡

四絕云有客何來自越城聞君去伴董雙成相期想燕池會不向人開哭一聲去歲飲君金屈卮桃花人面宜於今花在人何處腸斷魂銷是此時潘岳何須賦悼亡人間無驗返魂香更憐三載窮途淚猶灑秋風一萬行共知月缺有時圓兩落無由得上天昔是生離今死別悠悠此會定何年明年林自臨汀歸閣遠巡過張所居塵網粘樓燕鳴故壘而張已埋玉西郊矣林自是不復讀書舊館後賦感舊詩二章曰落梅到地夜無聲懶挂空塔碎月明徙倚朱闌人不見雙懸清淚聽寒更梅花歷落奈愁何夢裏朱樓掩淚過記得去年今夜月美人吹入笛聲多壁娘

素善音而尤善吹簫仕諸林書房曾倚梅三弄故林詩
之云

雙鴛塚志

林澄字太清侯官人年十七與同里戴貴共學館於戴之
西軒一日購得佳書期貴分錄澄匝旬猶未卒業而貴五
日已繕寫成帖且點畫媚人澄心異之徵其故貴曰余女
弟伯璘素閑翰墨為我分其任故速成耳時生未議聘而
女亦未字人因陰有所屬弟不敢白之父母耳一日適
它往女刺繡簾中窺生容頗韶秀相視目成者久之生
西軒情不自禁乃題一詩於團扇之上云目似秋波髮

廣雅異編

八情部二

十七

以

雲繡簾深處見紅裙東風嫋嫋吹香氣夢裡猶聞百和
女有侍兒名壽娘者頗亦解事值以他故之西軒而見
所題之扇因攜以示女女見詩知生之屬意有在也乃密
賦古風一章命壽娘以寄生云妾本葑菲姿青春誰為主
欲結葑菲緣嚴親猶未許憐君正年少胸中富經史相逢
荷目成愁緒千萬縷咫尺隔重簾脉脉不得語願君盟勿
渝蚤諧鸞鳳侶莫學楚襄王夢中合雲雨自後書札往還
無間晨夕上元之夜女至西軒赴生期約鷓鴣鳴而別且訂
偕老之期生因賦詩云四鄰歌吹玉缸紅始信藍橋有路
通無賴汝南鷄唱曉驚回魂夢各西東女亦有詩云風透

紗窓月影寒長雲撩亂晚粧殘胸前羅帶無顏色畫是相
思淚染班踪跡由是益密家人莫之覺也中秋之夕生
會女於繡房枕席綢繆極其款曲漏下四鼓甫畢餘歡而
貴之家奴貴即陰知其事因持斧突入意有所挾而生急
奔出不謂觸斧還頭女見生氣絕乃取羅帕自經雙手抱
生屍而死兩家父母聞之無不嗟悼檢其篋得詩數十首
皆情至之語不忍讀竟焚之女兒貴素與生深交議為合
葬因殯於東郊清貴里題曰雙鴛塚云時有文士吳子明
為之銘曰壁碎珠沉蘭摧玉折生願同衾死期共穴塚
鴛鴦魂為蝴蝶華山巖英墓連理枝合歡樹古有之

廣雅異編

八情部二

十八

再遇時正德三年事也

始始傳

木生子元經少有俊才成化中以鄉薦入太學嘗登泰山
觀日出夜宿素觀峯夢有老婦攜一女子相見甚歡如有
平生之分既又遺一詩扇展誦未終忽鐘鳴驚寤而起其
所夢道路第宅歷歷皆能記憶明年將入都消出武清散
步柳陰中過一溪橋道傍有遺扇在草中收視之上有詩
云煙中芍藥朦朧雨底梨花淡澹粉小院黃昏人定後
隔牆遙辨麝蘭香彷彿是夢中所見者珍藏藏之行未幾
進見一女即從二女侍遊樹下迤邐將近生趨避之時為

依韻賦別曰鳳皇山下玉漏聲恨今宵容易歇一曲陽關
 歌未畢棲鳥啞啞催人別含怨吞聲兩行珠淚漬透千重
 鐵柔腸幾寸斷盡臨歧時節 還憶浴罷畫眉夢回攜手
 踏碎花間月謾道胸前懷甚楚今日捲成虛度桃葉渡頭
 河水千里合涼雲疊疊寒燈旅邸笑與誰問說又明年
 鴻寄模魚兒一闋絕句七首其詞曰記得紅橋少年游冶
 多少雨情雲緒金鞍幾度歸來晚香露笑迎朱戶斷腸處
 半醉微醒燈暗夜深語問情幾許情應似吳鶯吐蘭撥
 千萬縷 別離處淡月乳鴉啼曙淚痕深紅袖污深
 想何年了空寄錦囊佳句春欲去恨不得長
 住相思最苦莫道不消魂衷腸鐵石涕淚也如雨其詩曰
 女螺江上送蘭桡長憶春纖折柳條歸夢不知江路遠夜
 深和月到紅橋其二曰驪歌聲斷玉人遙孤館寒燈伴寂
 寞我有相思千點淚夜深和雨滴紅橋其三曰殘燈暗影
 別魂消淚濕鮫人玉線銷記得雲娥相送處淡煙斜月過
 紅橋其四曰春衫初試淡紅綃寶鳳搔頭玉步搖長記看
 燈三五夜七香車于度紅橋其五曰一襟擁恨怨魂消聞
 却鳴鴉白玉蕭燕子不來春事晚數株楊柳暗紅橋其六
 曰傷春雨淚濕鮫綃別鴈離鴻去影遺流水落花多少恨
 日斜無語立紅橋其七曰綺窓別後玉人遙濃睡曉窗酒

未消日午捲簾風力軟落花飛絮滿紅橋先是張自鴻去
 後獨坐小樓居常詩酒無聊及鴻詩詞至遂感念成疾不
 數月而卒無何鴻歸遷往訪之道中作詩曰三十客路動
 行鎮遠別歸來興欲飄祇恐鳳樓人待久玉鞭催馬上紅
 橋及至紅橋聞張已卒失聲號絕徬徨之際忽見床頭玉
 佩玦懸一紙折之有蝶戀花一闋及七絕句其詞曰記得
 紅橋西畔路即馬來時繫在垂楊樹漠漠梨雲和夢度
 屏翠悵留春住其詩曰床頭絡繹泣秋風一點殘燈照
 黃夢吉夢吉都不定朝朝望斷北來鴻其二曰井落
 信不通雲山渺渺暗丹楓輕羅露濕鴛鴦冷關曉長
 喉鴻其三曰寂寂香閨枕簟空滿階秋雨落梧桐
 這園陵去音信何緣寄塞鴻其四曰玉勒雙垂滿頰紅
 山何處寄書筒綠窓寂寞無人到海闊天高怨落鴻其五
 曰衾寒翡翠怯秋風郎在天南妾在東相見千回都是夢
 樓頭長日妬雙鴻其六曰半簾明月影墮瞳照見鴛鴦錦
 帳中夢裏玉人方下馬恨它天外一聲鴻其七曰一南一
 北似飄蓬妾意君心恨不同它日歸來也無益夜臺應少
 繁書鴻鴻得詩詞悲感哀怨殆不勝情因賦詞曰柔腸
 百結淚懸河瘞玉埋香可柰何明月也知留佩玦曉來長
 想畫青蛾仙魂已逐梨雲夢人世空傳碓露歌自是忘情

原缺

廣豔異編卷之十一

印月軒主人景

妓女部

楊玉香

林景清閩縣人成化己亥冬以鄉貢北上歸過金陵金陵
 楊玉香者娼家女也年十五色藝絕群性喜讀書不與俗
 人偶獨居一室貴游慕之即千金不肯破顏姊曰邵三雖
 乏風貌然亦一時之秀景清與之狎飲於瑤華之館因
 詩曰門巷深沉隔市喧湘簾影裏篆浮煙人間自有瑤華
 館何必還尋弱水舡又曰珠翠行行間碧簪羅裙淺淺
 春衫空傳大令歌桃葉爭似花前倚邵三明日玉香偶過
 其館見之擊節歎賞援筆而續曰一曲霓裳奏不成強來
 別院聽瑤笙開簾覺道春風煖滿壁淋漓白雪聲題甫畢
 適景清外至投筆而去景清一見魂銷堅持邵三而問三
 曰吾妹也彼且簡對不偶詩書自娛未易動也景清強之
 乃與同至其居穴壁潛窺玉香方倚床佇立若有所思頃
 之命侍兒取琵琶作數曲景清情不自禁歸館以詩寄之
 曰倚床何事歛雙蛾一曲琵琶帶恨歌我是江州舊司馬
 青衫染得淚痕多玉香答之曰銷盡爐香獨掩門琵琶聲
 斷月黃昏愁心政恐花相笑不敢花前拭淚痕明日景清

以邵三為介盛飾訪之途中詩曰洞房終日醉流霞開都
東風一樹花問得細君心內允雙雙攜手過隣家既至一
見交驩恨相知之晚也景清詩曰高髻盤雲壓翠翹春風
並立海棠嬌銀筆象板花前醉疑是東吳大小喬玉香詩
曰前身儂是許飛瓊女伴相攜下玉京解佩江干贈交甫
畫屏涼夜共吹笙夜既闌邵三避酒先歸景清留宿軒中
則玉香真處女也景清詩曰十五盈盈窈窕娘背人燈下
卸紅妝春風吹入芙蓉帳一朵花枝壓象芳玉香詩曰行
雨行雲侍楚王從前錯怪野鴛鴦守宮落盡鮮紅色明月
低頭出洞房居數月景清將歸玉香流涕曰妾
離別身
常不染顧以陋質幸侍清光今君當歸勢不得從但
身以待令此軒無他人之迹君異日幸一過妾也景清感
其意與之引臂盟約期不相負遂以一清名其軒乃謂鵲
鳩天一關留別曰八字嬌娥恨不開陽臺今作望夫臺月
方好處人相別潮未平時僕已催 聽囑付莫疑猜蓬壺
有路去還來移移一樹垂絲柳休傷它人門戶我玉香亦
以鵲鳩天答之曰即是閩南第一流胸蟠星斗氣橫秋新
詞宛轉歌繞畢又逐征鴻下翠樓 開錦纈上蘭舟見郎
歡喜別郎憂妾心政似長江水晝夜隨即到福州景清遂
訣別歸閩音信不通者六年至乙巳冬景清復攜書北上

舟泊白沙忽於月中見一女子甚美獨行沙上迫視之乃
玉香也且驚且喜問所從來玉香曰自君別後風枝南北
天各一方魚水懸情相思日切是以買舟南下期續舊好
不意於此邂逅耳景清喜出望外遂與聯臂登舟細叙時
昔景清詩曰無意尋春恰遇春一回見而一回新枕邊細
說分移後夜夜相思入夢頻玉香詩曰鴈杳魚沉各一天
為君終日淚潸然孤蓬今夜煙波外重訪琵琶了宿緣吟
畢垂泣悲啼不能自止天將曙遂不復見景清疑懼累日
父至金陵首訪一清軒門館寂然惟邵三編素出迎泣
景清曰自君去後妹閉門謝客持齋誦經或有強之萬
離別身
自誓竟以思君之故遂成痼疾一月之前死矣景清聞之
大駭入臨其喪拊棺號慟是夜獨宿軒中吟詩曰往事
涼似夢中香奩人去玉臺空傷心最是秦淮月還對深閨
燭影紅因徘徊不寐惘惘問見玉香從帳中出唏嗟良久
亦吟曰天上人間路不通花鈿無主盡樓空從前為雨為
雲處處是襄王曉夢中景清不覺失聲呼之遂隱隱而沒
云

書儂傳

曹文姬本長安倡女也生四五歲好文字戲每一卷書能
通大義人疑其夙習也及長姿艷絕倫沈工翰墨自撰

外至於羅綺窓戶可書之處必書之日數千字人號為書
僊筆方為閩中第一當時工部周郎中越馬觀察端一見
稱賞不已家人教以絲竹宮商則曰此賤事吾豈樂為之
哉惟墨池筆塚使吾老於此間足矣由是籍籍聲名豪貴
之士願輸金委玉求與偶者不可勝計女曰豈吾偶也欲
偶者請先投詩當自裁擇自是長篇短句豔詞麗語日馳
數百女悉無意有岷江任生客於長安賦才敏捷聞之喜
曰吾得偶矣或問之則曰鳳樓梧而魚躍淵物有所歸耳
遂投之詩曰玉皇殿上掌書仙一點塵心謫九天莫怪
香薰臍骨霞衣魯意御爐煙女得詩喜曰此真吾夫也

廣韻異編

八枝女部

四

然何以知吾行事耶吾願妻之幸勿它顧家人不能阻遂
以為偶自此春朝秋夕夫婦相攜微吟小酌以盡一時之
景如是五年因三月晦日送春對飲女題詩曰仙家無夏
亦無秋紅日清風滿翠樓况有碧霄歸路穩可能同駕五
雲遊吟畢嗚咽泣下曰吾本上天司書仙人以情愛謫居
塵寰二紀謂任曰吾將歸子可偕行乎天上之樂勝於人
間幸無疑焉俄聞仙樂飄空而香滿室家人驚異其窺見
朱衣吏持玉板朱書篆文且曰李長吉新撰玉樓記就天
帝召汝寫碑可速駕無緩家人曰李長吉唐之詩人迄今
僅三百年焉有此妖也女笑曰非爾等所知人世三百年

仙家猶頃刻耳女與生易衣拜命舉步騰空雲霞樂樂
鶴繚繞於時觀者萬計以其所居地為書仙甲

方響女

長安樂人鄭文家生一女生而能言及年七歲容貌端莊
而善於方響其親族皆呼為方響女貴妃知之因欲取焉
父母問之方響女曰我豈是宮人耶楊妃自與我同輩也
那得如此其夜忽失之父母哀憫無以尋求後三年復至
家父母驚問其由謂父母曰我暫到上清宮中人言我父
母悲號不止而憶念我我故再來耳父母因曰爾若是我
家之人何來我家為我女也女曰我上清方響妓女也

廣韻異編

八枝女部

五

竊觀下界而罰我必不久住此人間父母當勿憶念父
曰爾仙家何樂我人間亦有富貴之樂爾奚不且住人間
以慰我心女曰人間憂惱多而又奚樂耶我在上清無俗
事以累我也無俗心以惱我也侍立之外即每乘雲御氣
駕鸞鳳嬉遊天外時酌瓊漿亦有時詣蓬島上天台揖婦
娥於月宮戲織女於銀河人間何樂也若以富貴為樂殊
不知富與貴但多事也况緣見生俄見死耶父母乃曰當
且住以慰我心無傷於人間天上之事且以生爾之父母
為念方謂父母曰我若且住必不得還上清之宮闕也父
母悲言之次忽不見其女云

瑞卿

歐陽彬衡山人世為縣吏至彬特好學工於詞賦馬氏之有湖南也彬將希其用乃携所著詣府求見之禮必先通名紙有掌客更眾謂樊知客好賄陰使人謂彬曰足下之來非徒然也實欲顯族致身而不以一物為贖其可乎彬耻以賄進竟不與既而樊氏怒擲名紙於地曰豈更人之子乎欲干謁王侯耶彬深恨之因退而為詩曰無錢將乞樊知客名紙生毛不為通因而落魄街市歌姬酒徒無所不狎有歌人瑞卿者慕其才遂延於家瑞卿能歌每歲歲稔王生辰必歌於筵上時湖南自舊管七郡外又加武

岳陽是九州彬作九州歌以授瑞卿至時使歌之實教動武穆既而竟不問彬歎曰天下分裂之際庸徒負養育能自奮我何負而至此耶計無所出屢欲入蜀道但未有所向居無何門西蜀圖網將發彬遂入蜀且私謂瑞卿曰吾以干詞不遂居於汝家未嘗有倦色其可輕棄乎然士以功名為不朽不於此時圖之恐貽後悔今恐它適庶幾有成勿以為念瑞卿曰君於妾不可謂之無情然一旦不以妾自滯割愛而去得非功名之將至耶妾誠異之家財約婚雖不豐願分為半以資路途彬亦不讓因以瑞卿所贈畫賂網吏求為駕船僕夫網吏許之既至蜀遂獻

得經朝天賦蜀王大悅擢居清要其後官至尚書左丞相出為夔州節度使既領夔州穆王已薨其子希範繼立囚致書於希範叙時昔入蜀之由仍以衡宗族為託希範得書大慙彬之親友悉免其賦役遂與瑞卿偕老焉

馬翠翠

洞庭葉某商於大梁卷一妓馮蝶翠者瑩其背迨凍餒為磨備久之馮騎驢過其處葉適在街頭曉夢馮下驢走小巷中使驢夫招葉葉辭以無顏相見強而後至馮對之流涕曰君為妾至此乎出白金二兩授葉云以此具禮更來訪吾母如言而往馮私以五十兩贈之曰行矣勉為

計葉戀戀不捨隨罄其金仍傭於磨家歲餘邂逅如初葉謂葉汝豈人耶要之抵家重與十鎰且云囊傾矣倘更必縊死以絕君念葉遂將金去買布入陝換揭利信又販藥至揚州數倍貿易二載貨盈數千乃以其千取馮歸老馬部以轉利交者盛如趨市衰如棄庭聞斯妓之行能無愧乎

王翹兒

王翹兒者故臨淄民家女也自少鬻於倡家月其姓為馬假母呼之曰翹兒携之來江南教之吳歛即善吳歛教之彈胡琵琶即善彈胡琵琶翹兒貌不逾中色而音吐激越

度曲婉轉往往傾其座人一時平康里中諸老妓皆從翹
兒習新聲竟不能過之也然翹兒有至性雅不喜媚俗入
腹賈賈多金賂翹兒意稍不屬輒惛惛不開明或竟夕虛
寢而罷明日大腹賈恚而收金去以是假母日窘而數嘗
罵翹兒翹兒愈益厭苦之會有少年私金於翹兒者遂以
計脫假母而自徙居海上更稱王翠翹云海上海上多文儒貴
遊尤好以音律相賈重令翹兒一啟齒以為絕世無雙乎
翹惜之以是翹兒之名滿江南歲所得纏頭無算乃翹兒
更以施諸所善貧家囊中一錢不留也久之倭人寇江
掠海上焚其邑翹兒竄走相鄉已而轉掠相鄉城陷翹
被虜諸酋執以見其寨主徐海徐海者故越人號明山
尚者是也海初怪其姿態不類民間婦女訊之知為
試之吳歎及彈胡琵琶以侍酒絕愛幸之尊為夫人斥帳
中諸姬羅拜咸呼之為王夫人翹兒既已用事凡海一切
計畫惟翹兒意指使乃翹兒亦陽睡之陰實幸其敗事與
一歸國以老也會督府遣華老人檄召海肯來降與之官
海怒而縛華老人將斬之翹兒諫曰今日之勢在君降不
降何與來使也親解華老人縛而厚與之金勞苦也華老
人者海上人也翹兒故識之而華老人亦私觀所謂王夫
人者心知為翹兒不敢泄也歸告督府白賊未可圖也第

所愛幸王夫人者臣視之有外心當藉以磔賊耳督府曰
善乃更遣羅中書詣海說降而益市金珠寶玉以陰賄翹
兒翹兒日夜在帳中從容言大事必不可成不如降也江
南若兵久矣降且得官終身當共富貴海遂許羅中書約
降於督府督府選日大整兵佯稱逆降比迫海塞海信翹
兒言不為隄備督府急麾兵鼓譟而進斬海首而生致翹
兒盡諸倭人殲焉捷至督府供張轅門以饗諸叅佐令翹
兒歌而適行酒諸叅佐皆起為督府壽督府酒酣心動
握槊降階而與翹兒戲夜深席大亂明日督府頗悔
醉中事而以翹兒功高不忍殺之乃以賜所調水順
翹兒既從永順酋長去之錢塘舟中輒悒悒不自得
明山遇我厚我以國事誘殺之殺一酋而更屬一酋何
目生乎夜半投江死外史氏曰余過海上海上之縉紳先
生多能道翹兒死事蓋得之華老人口云昔李陵陷虜欲
乘匈奴之間為漢內應迄無成立潰其家聲悲夫翹兒以
一賤偶能奮於順逆身陷不測竟滅賊以報國誠偉烈矣
太史公曰禍之生由愛姬殖則海之謂也而翹之卒死以
殉海其或可附於墮樓之義也乎

王勿主記

王氏名真姬字仙才小字勿王不京師人隨父流落於衛

州女弟女兄三人皆為名倡而其顏色歌舞角於倫輩之上群妓亦不敢與之爭高下幼玉不出於弟兄之上所與往還皆衣冠士大夫捨此雖巨商富賈不能動其意夏公西遊衡陽郡侯開宴召之公西曰聞衡陽有歌妓名王幼玉妙歌舞美顏色就是也郡侯張郎中紀乃命幼玉出拜公西見之嗟吁曰使汝居東西二京未必在名妓之下及居於此其名不得聞於天下因命左右取錢為詩贈幼玉曰真學無私心萬物逞殊形嗟爾蘭蕙質遠離幽谷清風雲暗助秀雨露濡其冷一朝居上苑桃李讓芳華由是更有光但幼玉暇日常幽豔愁寂含花未吐人或詢之則曰此道非吾志也會東都人柳富字潤卿果豪傑之士幼玉一見曰茲我夫也富亦有意室之然富方倦遊允於風前月下執手戀戀兩不相捨既久其妹竊知之一日語富以語曰子若復為鸛時事吾不捨子即訟子於官府富從是不復往一日遇幼玉江上幼玉泣曰過非我造也君宜以理推之異時幸有終身之約無為今日之恨相飲於江上幼玉云吾之骨異日當附子之先壙復謂富曰我平生所知離而復合者甚眾雖言愛動動不過取其財帛未嘗以自許之也我髮委地寶之若玉他人無敢窺覘於子無所惜乃自解髮剪一縷以遺富富感悅深至去又囑思不得

會併為恨因而伏枕幼玉日夜懷思遣人侍病既愈言為長歌贈之云紫府樓閣高相倚金碧戶牖紅暉起其間宴息皆仙子絕世妖姿妙難比偶然思念起塵心幾年講向衡陽市嬌娥飛下九天來長在倡家偶然耳天姿材色擬絕倫壓倒花街眾羅綺紺髮濃堆巫峽雲眸橫剪秋江水素手纖長細細圓春筍脫向青煙裏緩步蓮花窄窄弓鳳頭翹起紅裙底有時笑倚小闌干桃花無顏亂紅委玉孫送日以勞魂東隣一見還羞死自此城中豪富兒呼重控馬相追隨千金買得歌一曲暮雨朝雲鎖相續皇都集少是柳君體段風流萬事足幼玉一見苦留心殷勤厚禮行人囑青羽飛來洞戶前惟郎苦恨多拘束偷身不使娘毋知江亭暗共才郎宿猶恐恩情未甚堅解開髮髻對郎前一縷雲隨金剪斷兩心濃更密如綿自古美事多磨傷別時兩意空懸懸清宵長嘆明月下花時灑淚東風前慈入朱絃危更斷淚如珠顆自相連危樓獨倚無人會新書寫恨托難傳奈何幼玉家有母知此端倪蓄嗔怒千金器醉屬傭人家約幽微鎮相悞將刀欲加連理枝引弓欲彈鵝鵝羽仙山只在海中心風逆波際無船渡桃源去路隔煙霞咫尺塵埃無直處郎心玉意共殷勤同指松筠情愈固願郎誓死莫移移人事有時自相遇它日得郎歸來時

攜手同上煙霞路富因久遊親促其歸幼玉潛往別共飲
野石中玉曰子有清才我有麗豔才色相得誓不相捨自
然之理我之心子之意卜諸神明結之松筠久矣子必異
日有瀟湘之遊我亦待君之來於是二人共盟焚香致其
及於酒中共飲之是夕同宿江上翌日富作詞別幼玉名
醉高樓詞曰人間最苦最苦是分離伊愛我我憐伊青
研頭人獨立盡船歸去櫓聲遲楚天低回望處兩依依
後會也知俱有願未知何日是佳期心下事亂如絲好天
良夜還虛過辜負我兩心知願伊家表腸在一雙飛富
其曲以沽酒音調辭意悲惋不能終曲乃飲酒相與大
富乃登舟富至都下以親年老家又多故不得如約但對
鏡灑涕曾有客自衡陽來出幼玉書但言幼玉多卧病富
遽開其書疾讀書尾有二句云春蠶到死絲方盡臘燭成
灰淚始乾富大傷感一日殘陽沉西疎簾不捲富獨立庭
幃見有半面出於屏間富視之乃幼玉也玉曰吾以思君
得疾今已化去欲得一見故有是行我以平生無惡不犯
幽獄後日當生交州西門張遂家復為女子彼家賣餅君
子不忘昔日之舊因有事相過幸見我焉我雖不省前世
事然君之情當如是我有遺物在侍兒處君求之以為驗
千萬珍重勿心不見富驚愕但終歎惋異日有過客自衡陽

未言幼玉已死聞未死前囑其侍兒曰我不得見即死亦
不安即平日愛我手髮眉眼它皆不可寄附我今剪頭髮
縷手指甲數箇即未訪我時子可與之後數日幼玉果
死也

長安李妹

李妹者長安女倡也家甚貧年未笄母以售於宗室四王
宮為同州節度之妾纔得錢十萬王寵嬖專房都長益美
善歌舞能敬事王意一日憚命車載之戚里龍舟刺史
張侯別弟張頃於宴席見其人心動不能忍私願得之
蜀死死憚既而獲焉以為籠中物喜駭交抱誓所若妹

張蓮五六日不負妹事之曲有禮節大如王官時然
母至謂語語狎軟莊色欽衽餌以奇玩珍異却而弗顧張
因狂淫者必欲力制之乘其理髮簪下直前擁致之妹大
呼啜泣走取其佩刀將自剄婢膝奪救得止由是浸不合
張意張耻且怒被酒挺刃突入室逼之妹殊自若謂之曰
婦人以容德事人職主中饋妹不事初出賤流鬻身官
委質妾御不獲託久妻於良家罪實甚大幸蒙同州憐愛
許侍巾履同州性嚴忌雖親子弟猶不得見妹之面偶因
微譴雙托於君侯之側所以相待愈於愛子矣不圖君侯
乃欲持貨利見盡而又憑酒仗劍咸脅以死欺天罔人暴

此誠烈誼丈夫所不忍聞妹寧以頸血汗君侯刀願速斬妹頭送同州正死不憾遂膝行而前拱手就刀張羞愧流汗拽之使起曰我安敢如是而今而後何施面目復見同州執自是不復與戲言妹竟縊死它日張書寫見披髮而立曰為妹報同州已辨於地下矣張大懼恹悶不食數日而卒

鐵氏二女

鐵氏色目人父鉉為山東布政使靖難師攻城百計鉉不能下 文皇入正大統禽鉉至殺之其家屬發教坊司為樂婦二女入司數月終不受辱有鉉同官至二女各獻

詩長女詩曰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寒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鬢半挽臨粧鏡兩淚空流濕絳紗今日相逢白司馬尊前重與訴琵琶次女詩曰骨肉相殘產業荒一身何忍去歸侶淚垂玉筋辭官舍法蹤金蓮入教坊鏡自憐傾國色向人羞學倚門粧春未雨露寬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同官以詩上達 文皇曰欲終不屈乎乃赦出之皆適士人以終老焉

蜀客妓

蜀客自蜀挾一奴婦蓄之別室率數日一往偶以病少踈妓疑之翁作詞自解妓即韻答以踏沙行云說盟說誓說

情說意動雙春秋滿紙多應念得脫空經是那個先生教底 不茶不飯不言不語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曾閑又那得工夫咒你

靈犀小傳

朱小姬名葵字心陽其先姑蘇人母夢人以犀釵投其懷感而孕乃小字犀也生四歲父客死洛間不返母又善病值歲饑展轉乃徙之就李就李富人王姓者與其母故中表稍周貸之已而富人又以貨入京省益甚母利人金為俞家姬故又名俞葵時姬年十二玉膚雪理風骨媚人喜閉戶焚香鼓琴為哀鳳之音人莫不凄絕者久之乃

武林閣鄭翰卿

方僑居西湖夏日偕友人陳伯孺坐長堤綠陰中見小艇載紅妝者知為蔡招與語悅之蔡亦慕鄭名士遂與俱歸陳伯孺贈蔡詩云相逢剛道不魂銷抱得雲和曲未調蓮子有心張靜婉柳枝無力董妖嬈春風綺閣流蘇帳夜月高樓碧玉簫莫憶西陵松栢下斷腸只合存今宵居月餘蔡纏綿不捨鄭乃出犀簪為贈蔡見之曰此吾母夢徵也或者其天子鄭乃出重貨聘之蔡既嫁遂屏去豔飾親作勞工女紅粧鄭居吳山之麓且半載值月妓周麗卿者以它事被逐周恐匿不出翰卿與杭守令皆雅交乃以二絕為之從史卒得脫詩云不掃蛾眉黯自傷

誑憐多病老徐娘腰肢賸有梅花瘦刺史看時也斷腸妾
家朱樓垂柳邊閑人湖上逗春煙使君打鴨渾閑事一夜
鴛鴦飛上天及翰卿攜家入苕溪俞之假父素無賴窺鄭
逆旅乃慕惡少數十人邀諸途奪姬歸閉之幽室中蔡斷
髮矢曰吾寧有死不受辱人卒不敢犯之翰卿鳴之當道
檄下二令君雜治之令曰曩君為它人居間乃有打鴨驚
鴛鴦語不意遂成奇議因捕治諸惡少寘之法而斷蔡歸
鄭送斷詞云俞氏良婦也蕙藉期年願得好逑而借老
卿才士也傾貲三斛將攜淑女以子歸何期梟獍之
我致鳳鸞之失偶相如滌器臨邛令甚耻之襄王行雲
峽夢不虛也凌霄琰氣幸逢合浦之珠向日葵心堪並
亭之柳鴛鴦諧波面之歡行看北翼鬼域潛水中之影敢
復含沙任將一片雲帆攜作八閩春色蘇長公原自風流
祇借數言為三尺韓夫子豈長貧賤用照雙璧以百年今
且十年兩朱氏生三子皆韶秀徐曲公寄之詩云秋葉何
須倩作媒畫堂紅拂肯憐才榮陽公子遺鞭過湘浦佳人
解珮未繡戶星綉盃合盞玉閨春蚤鏡安臺祇綠十斛明
珠換掌上於今有蚌胎藪應高太史曰朱小姬義不辱卒
歸鄭生身名俱完即烈丈夫奚讓焉令君翻：有斐哉其
文之辭也

義倡傳

楊王山松之商人也性愛小妓其卅帕積至數十以為帳
號百喜帳南京有女妓曰張小三者稚齒雅容不肯就門
戶曰能妻我者當與之諧楊以稅事入京聞而懇求之捐
數十金乃成婚踰月欲隨之還家曰如同誓之矣今不歸
君為妾復何歸乎楊妻妬不敢許約以半載為期及去妓
守志不渝父母無如之何數寄聲楊所楊感其誠歲四五
至七必留旬月所贈遺以千萬計往來如家焉父之貴
則削既二十年田產為一空男女未婚薪水且不給而月
受妻子怨言快也悔歎兩目皆為失明妓怪其父不來
使詭焉有美乃扁舟下江直造楊氏之廬登堂拜玉母
楊首大慟曰主君貧困職我之由奴當為君婚嫁君幸死
若悉出前所贈珠璣器具以為資裝嫁其二女又出伏物
筵設之費為二子納室留侍湯藥者一年楊鬱心志以
死妓又脫替瑀瑀之守其極不去妻亦哀憫其志語之曰
姊院中衣食自豐何為因此與我同辛苦妓謝曰奴非
碌市門女也少有不汙之誓與主君交往廿載名雖風塵
身固不異楊氏之少房也且主君為我而死忍背盟山復
淪入苦海為願從主母側枕庖漏之勞歿且不悔聞者莫
不嘆異之既免喪其父母強之不歸諸禮曹移牒建之

甚急妓不得已乃泣別其靈而去後卒不面一男子考於舊院云

啞倡誌

啞倡者錢塘倡家女也生無啼聲三閱歲不能言至十歲終不言笑則訝累露斷怒則嗑嗑云父母決其啞無疑因呼為木哥且惜曰子門籍倡倡以音為伎今以啞若是何持乎欲棄之其父曰女雖啞於口弗啞於耳目手足也年及笄天質秀麗中益警穎工鍼解既教以琵琶笙篪及七盤舞蹈之伎靡不精審貴富家諱所病而求其長輒與名伎並進既笄貌益揚藝益工京師有大木賈過錢塘

啞倡名求見即大喜倍九價聘之左右曰倡以聲取地而倍價以聘何過愚賈笑曰非若所知也婦類以長言敗久之家內謔寢而後家可長于聘無長舌不聘工歌且笑遂挾之歸京師賈侍姬百十人聞啞倡至皆掩口胡盧之未幾啞倡寵專門賈一飲食非啞倡不甘且私賀曰吾今而後知婦言之不入吾耳啞倡亦心自言曰不聾啞不家卿侈然自隆重宴饗非尊右不居服飾非珠珍不御諸姬雖心忌又感德其不能言皂白於主故又心幸之賈元婦既缺諸姬遂迎主意推啞倡為繼曰數年為賈誕子者三長曰傳嘿次曰傳訥傳忍後傳嘿以陰重不洩得出入禁

中且得美官號族至今推為婦師云

薛姬傳

姬薛氏小名鍼兒家世淮陰從母僑籍廣陵母故倡也中年束身其甲名家子娘姬甲歿母出生姬孱甚乳食後僅縷氣存耳少長纖妍瑩曰猶弱不勝衣而頗求識字母噴若豈堪攬賢豪母亦側身士人室耳通名已噪甚豪者奪而主之母論非姬志且非母志顧無如豪者何也破瓜後愈亦清嫺傾二玉立雙眸如水澄秋而時一溜何必傾城蓋已傾動大江南北矣然姬性恬寂憚于豪舉豪者至輒避身匿而稍二親文弱士嘗曰兒豈浮慕文人固性所便耳顧廣陵銅岡豪窟錮一孱女子何難諸姬欲之不能而姬畏甚恐終為所錮也乃于閱歷中得一郝生亦豪家兒而孑然文弱士殊非統綺中人姬久傳生而尚未遇乃姬則已值生內子賢內子亦微聞姬媿姬後往來生家寢以女君市內子而內子不覺以副富姬矣尋入室而諸豪霍如决網師姬愈亦儵然而獨勤操作執婢子事生夫婦共憐而重之內子時史生睚姬每自閉無敢當夕生故善病姬雖不敢避湯藥然必從內子以莊見及生病革意中不能無結姬確儀生意遂內决策私浴緝身開戶自闕死蓋先生歸巾三日也異哉母論廣

陵蓋海內相傳為奇即云

第一卷終

廣韻異編卷之十二

夢遊部

印月軒主人彙次

瑤華洞天記

林鴻福清人也洪武時為將樂縣訓導歲辛酉十月之望與客游玉華洞酒酣藉草而卧夢入莎徑行可百步許見翠表朱榜金書曰瑤華洞天因縱而入見宮殿一所金碧熒煌制度閎麗兩觀迥絕而門扃閉不可得入乃沉鎗一絕云翠微臺殿濕紅雲五粒高松寄鶴群銀鑰已扃苔合不知何處遇茅君乃沿其壙而行壙外有流水一帶

廣韻異編

夢遊部

岍植奇花美竹水極清潔可鑿毛髮又多白石青蒲有一女奴青衣紺裳雙鬟翠蛾據石磯而潄見鴻諦視輟拜曰子非林郎耶妾之女郎待子久矣母惜一往妾當為子通刺鴻驚愕唯唯女奴從一便門而入少頃出肅容鴻踵其武而入路經後苑奇卉異木皆人世所無至怡情亭西偏有天葩軒軒中瑪瑙石几一上有紫雲端硯一方鬼毫二枝玄圭一笏宣和灑金箋數幅詩集一册題曰霞光集女奴曰子姑止此鴻乃拱俟頃吏女奴掖一女年可二八姿容端麗精彩炫耀向鴻再拜鴻答拜已延坐於西席女坐東席女奴以白玉甌饋茶罷鴻因前席請問姓字女

子倪言良久乃曰妾之嚴君瑤華洞主葆素真君董其
 處默其字妾乃第三女小字芸香也嚴君階列地仙職司
 文衡凡文人才子詩文佳者皆錄於霞光集以備上帝觀
 覽妾嘗閱是集見君之詩數十餘首有鳥度鏡天淨萬花
 潭雨香與微雨古壇暄禮星冥殿開之句尤為嚴君所稱
 賞是以知君之名頃者嚴君巡視武夷洞天未返既荷見
 遇願求佳作鴻謙讓殊久乃揮翰曰白玉僊源隔紫霞人
 間有路入瑤華絳囊倘示餐霞訣長向天壇掃落花女子
 覽詩笑曰佳則佳矣然子方以文章宦達揚名於世辭
 之事請俟它時乃援筆而和若不構思而詩立就曰天
 廣韻集 卷之六 夢遊部

芳豔絢雲霞自媿才非萼綠華待得塵緣收拾盡鳳簪
 奏碧桃花鴻因其有鳳笙同奏之句因戲之曰既蒙接遇
 兼葭之質願倚玉樹未審雅意何如女子正色曰妾與君
 雖有冥合之數願君塵凡未脫安足議此况詩發於性情
 而止乎禮義君何侮之深耶鴻方媿謝忽聞鏡吹之音聞
 者報曰真君歸矣女子辭謝而逝鴻返出戶猶墜萬仞之
 淵而覺視向諸客猶枕藉未起翌日避客獨遊仙迹履夢
 中所行之徑宛然如故但阻一潭深不可測旁皆石壁巉
 峭莫攀潭中頰鯉數尾浮沉自若鴻乃書詩一首投之於
 淵曰曾入瑤華洞裏來天葩軒檻絕纖埃玉笙未奏青鸞

曲山下碧桃空自開忽有雙鯉衝笈而入如炊黍久見一
 鱗袋上浮有詩云天葩小院敲銀屏鵲散天河逗客星教
 識別來幽意苦晚峰長想黛眉青鴻覽畢精神恍惚如失
 尋所得箋乃一黃葉字亦隨滅快快而歸此後再尋前鯉
 惟見荆榛縱橫巨蟒當道不可得而前也

玉虛洞記

宋丞相馮公京久疾方痊羸瘦尤甚思欲靜坐遂移杖
 園中有茅菴一所名容膝菴公遂悉屏侍妾自焚香
 目默坐覺肢體舒暢徐徐開目見青衣小童拱立於
 曰婢僕皆去爾何獨存小童曰相公久病新愈恐有

小童職為來從故不敢捨去公伏枕日夕方欲開
 斯言遂乘輿離榻步至容膝菴外小童故曰路迳不
 勞辱重請登羊車緩遊園圃公喜小童惠黠如此遂
 請俄而小童挽羊車一乘至前簾垂斑竹輪斲香檀帶
 敲銷欄雕美玉公欣然登車而坐小童揮鞭前馭疾若
 風公怪車行太速遂俯首前觀見駕車之獸文成五色光
 彩射人公大驚方欲詢問車已漸入青霄行翠雲深處食
 頃車止公下車四顧身獨在萬山之間唯見山川秀麗林
 麓清佳出沒萬壑煙霞高下千峯花木忽聞清磬一聲響
 於林杪公舉目仰視見松陰竹影間有飛簷畫棟遠穿雲

踏石歷險登危尋徑而往但聞流水松風聲喧於步履
下漸林麓兩分峯巒四合行至一處溪深水漫風軟雲閑
下枕清流有朱門碧瓦門懸白玉牌牌金書金光第一洞
五字公見洞門知非人世惕然不敢進步遂憩於磐石之
上坐尤未定忽聞大聲起於洞中松竹低偃瓦礫飛揚見
一巨獸自洞奔出公倉皇欲避忽聞振錫之聲猛獸似為
人駭竄伏亭下公驚異未定見一胡僧自洞而來雙眉垂
雪碧眼橫波將至洞門橫錫揖公曰小獸無知驚恐丞相
貧僧即金光洞主也蒼蒼相邀入室閑話公細視僧貌如
舊相識但倉卒中不能記憶遂相逐而去至丈室中
龍方欲款問其詳洞主起立謂公曰敝洞荒涼無可
欲邀相公遍遊諸洞遂相逐而去俄至一處飛泉千丈注
入清溪白石為橋班竹夾徑於巔峯之下見洞門用玻璃
為牌金書王虛尊者之洞公謂洞主曰洞中景物料想不
凡若得一觀此心足矣洞主曰所以相邀遠來正欲遊此
耳遂排扉而入公本謂洞中景物可嘗既至其中則絳燭
光消仙高畫掩珠網遍生虛室寶鈎低壓重簾遂倚旋移
蹤漸至後院忽見行童凭案誦經公呼而問曰此洞何獨
無僧行童聞語掩經而言曰王虛尊師遊戲人間今五十
六年更三十載方回此洞緣主者未歸是胡僧人相接洞

主曰此不必問後當自知此洞高出群峯下視千里詩公
登樓款歇而歸遂相隨登樓至其上見碧瓦甍地金獸守
高飾異寶於虛簷纏玉虬於巨棟犀軸僊書堆積架上洞
主指樓外雲山謂公曰此堪寓目何不凭欄公遂凭欄疑
望忽遙見一處有翠煙掩映絳霧氤氳美木交枝清陰接
影下有波光泊岸翠色逼人日影下照如萬頃琉璃公駐
目細視久之問洞主曰此何處也洞主愕然驚曰此地即
雙摩訶池五十年前相公皆曾遊賞今何不記公聞此語
遂復回思終不記憶洞主曰相公儒者何用感傷豈不
人之生也寄身於太虛之中移形換壳如夢一場方其
時固何足問及其覺也又何足悲自古皆以浮生比夢
公今日何獨感傷公聞言貼然敬伏方欲就坐款話忽見
虛簷日轉晚色相催公意欲歸遂告洞主曰此別之後未
知何日再會洞主曰是何言也非久當與相公同為道友
豈無相見之期公曰京病既愈旦夕朝參取事相縈恐無
暇日洞主曰浮世二十年光陰能有幾瞬息未終相公復
居此洞豈無再會之期公聞此語謂洞主曰京雖不才而
位窮一品他日若荷若恩放歸田野豈更剪髮披緇坐此
洞中為衲僧也洞主但笑而不答公曰吾師相笑豈京之
言悞也洞主曰公不知身外有身夢中作夢是以貧僧失

笑公曰吾師言身外有身豈非除此色身之外別有身乎
 洞主曰貧僧豈虛語人也公曰既非虛語當施何術可見
 身外之身洞主曰欲見何難遂以手指壁間畫一圓圈以
 氣吹之謂公曰請公觀此境界公遂近壁細視之圓圈之
 內瑩潔朗然如桂明鏡遂駐目細看其中見有風軒水榭
 月鳴花暎小橋跨曲水銀塘垂柳銷綠窻未戶花木深處
 有茅菴一所半開竹牖低下疎簾菴內有一人盪足瞑目
 靠蒲團坐禪牀上洞主拊公之背曰容膝菴中豈不記
 公於是頓省坐禪牀者乃公之前身不覺失聲言曰當
 不曉身外身今日方知夢是夢公因此頓悟無上菩提

唐書

八卷

木

七

玄妙洞天記

夫人生若夢耳至楚襄薦枕於高唐淳于獲配於南柯余
 始不信以為寓言近余之夢有類於是乃始信其真有耳
 然高唐一夜南柯片時未足為異乃余之所夢有足紀者
 伊昔夏夜爰坐蕭館厭世俗之陳言攬神仙之往牒既感
 於劉晨阮肇遂暨乎蘭香智瓊當吾之世庶幾一遇悠然

興慨類爾思卧甫就枕開房輒游神異境觀金殿之嵯峩
 仰珠宮之璀璨樓臺瀕水則蓬萊彷彿戶牖繞山則赤水
 依稀有璇臺玉柱榜曰玄妙洞天見一少女獨立於中舞
 袖飄於輕颺迴裾散手芳芷温芳美璧盡奇葩或鴻珮
 而微步或倚扉而遙睇余去匪遠佯為不覺舉袂障面若
 啼若怨轉身頓足欲舞欲歌徘徊久之朗然高咏其詞曰
 歡非有欠親自不來彼何人也兩心是懷惟君與妾雙
 不散姪女既嫁得國之半其聲煥如絲如竹歌已命
 兒傳語曰與君有緣把臂密通今時未至請速退矣余
 異之翻然而醒於是曙色橫於窓櫺樓鳥鳴於林木
 是之後不數夕一夢其事至奇不敢輕泄至所歌之詞
 藉於此以示好事夫其邂逅之詳自有私志其謁金門詞
 曰真堪惜錦帳夜長虛擲挑盡銀燈情脉脉繡花無氣力
 女伴聲停刀尺蟋蟀爭吟四壁自起捲簾窺夜色天青
 星欲滴其臨江仙詞曰飛盡流螢無曲撲扇兒開却秋風
 遠山夜半又聞鍾解衣斜對影欲寢恨床空 凄斷銀缸
 渾欲滅數聲窗外孤鴻夜涼如水出簾櫳微雲淡河漢疎
 雨滴梧桐其山花子詞曰剖得新橙櫛繡筐釀成美酒覆
 開房寒閣無計會蕭郎 夜色暗隨鴻雁後秋光爭繞菊
 花傍滿城風雨近重陽其玉樓春詞曰韶陽欲暮鶯聲碎

唐書

八卷

七

白

皇遠任欄傷妾意雜花滿地繡成福人在繡茵深處醉
妾非飛鳥無雙翅空想郎邊芳草媚願為柳絮倩東風吹
向郎身掠亂墜其踏莎行詞曰香羅宵薰花孤畫賞粉墻
一丈愁千丈多情春夢苦拋人尋郎夜夜離羅幌 好句
刊心佳期東想甫愁春到還愁往消魂細柳一時垂斷腸
芳草連天長其臨江仙詞曰花影半簾初睡起繡鞋着罷
慵移窺粧強把綠窓推隔花雙蝶散猶似夢初回 纖指
彈既呼女伴出簾聊共徘徊閑將羅袖倚朱扉樓臺臨水
處日午燕爭飛其菩薩蠻詞曰蘭閣日永花慵繡紗窓
倚垂羅袖燕子做巢忙詩成難寄郎 新篁窺綠水新
青無比風暖不知吹游絲自在飛其踏莎行詞曰佳約
重詔光難駐柳絲飛盡江頭樹朝來為甚不鈎簾殘花正
滿羞前路 春賞未闌春歸何遽問春歸向何方去有情
燕子不歸歸呢喃獨伴春愁住其孤鸞詞曰蝦鬚初揭正
寺日停鐘窓風鳴鐵懶自梳粧亂挽髮兒非滑追想昨宵
瞥見有多少動情誰說枉在屏風背後立歪羅襪 聽王
人言去苦難泄任樹上黃鸝歌道離別強欲排餘恨反寸
腸悲裂試使侍兒梳妝想未離西橋東折傳道行踪已遠
但垂楊煙結其蝶戀花詞曰梳罷曉妝屏上倚欲把金針
玉腕嬌無比不羨珠簾窺竹 初孕 飛下欄干嘴 步向

廣韻異編

不夢遊部

下

未

荷缸開弄水荷葉田田似有清香起細向水中私自專美
蓉四月先開矣其踏莎行詞曰玉臂寬環紗衫緩鈕繡
針線無心又豹頭枕冷射蘭輕蝦鬚蕙靜塵埃厚 紫燕
風頭黃梅雨後柳條亂拂長江口但言暮歷柳如烟誰知
推曳愁如柳其玉蝴蝶詞曰為甚夜來添病強臨寶鑑憔悴
嬌慵一任釵斜鬟亂未日薰風惱脂消榴紅徑裏羞玉
減粉蝶叢中思悠二岳蕙獨坐倚遍薰籠 朦朧玉人不
見裁羅囊寄錦寫殘封約在春歸夏來依舊各西東粉
花影來疑是羅帳雨夢斷成空最難忘屏邊瞥見野蜂
逢其眼兒媚詞曰石榴花發尚傷春草色帶斜曛
瘦蕙蘭心病柳葉眉顰 如年長畫難過入夜憑消
半窓淡月三聲鳴鼓一個愁人其踏莎行詞曰紅葉空
朱繩未結天涯可見人難見綠窓病起落梅繁玉簫夢斷
行雲短 波眼將穿柳腰似刻寂寥偏與東風管水仙愁
絕翠圍寒春雲空谷蘭香遠其玉樓春詞曰空閨日夜積
塵閉郎馬何時門外繫愁中眉讓遠山長病裏腰添垂柳
細 如煙一種津頭樹可喜誰知還可怒揄錢難買少年
回柳絮能牽出夢去其念奴嬌詞曰鴛鴦睡起正飛花蘭
徑啼鶯環門對鏡梳粧愁見那怯怯容顏瘦弱一自仙郎
題詩寄簡屢訂西廂約牆花拂影海眠何事如昨 誰憐

廣韻異編

不夢遊部

下

面

清果空投賈香難與愁腸安託帶眼輕控須看取揚柳腰
 肢如削珠履玲瓏羅衫雅淡件件無心看何時所見得償
 今日蕭索其踏莎行詞曰花徑爭穿珠簾屢認正逢梅雨
 芹泥潤畫梁無處可安巢玉纖為把花枝攏 社日纔來
 端陽已近尋巢為甚偏遲鈍算來一似鳳鸞期蹉跎漸覺
 無真信其臨江仙詞曰昨夜驚眠梅雨大枕前窓上頰敲
 天明番覺夢魂還起來看友伴薰袖已香消 雲鎖房櫺
 煙鎖竹捲簾水濕鮫綃菱花低照拂眉稍玉梳雲髮潤不
 喜上蘭膏奔丘道人曰玄之夢遊必有所為難於顯言詠
 之華胥耳何詞之多而佳也一至此款不無則謂華胥
 犀合在傍觀寶夢回玉簪匪妄人間固有此真謂華胥吾不
 可得而知矣

荔枝夢

閩越舊產荔枝品奇絕至六月成熟味美可嘉色紅可愛
 世珍異之元符未建寧有譚徽之文士也一日拉友人同
 遊附郭諸名山攀梯逐磴深入幽岑至一谷見石床坦
 溪澗迂迴友人曰此商山乎徽之感懷遂占一律詩曰南
 入商山松路深石床谿水畫陰雲中採藥隨旄節洞裏
 耕田映綠林直上煙霞空舉手迴經丘隴自傷心武林花
 木應長在願與門人更一尋詩成謂友人曰君無言乎友

人亦占一律詩曰老木百尺樹森森有山光未有陰鶴侶
 正宜芳景引王人那為簿書沉山舍瑞氣偏當日鳥逐輕
 風不在林更有阮郎迷路處萬株紅樹一谿深詩畢二人
 攜手而歸載歌載笑亦云樂矣友人先別獨徽之迤邐而
 行至近郊見一園荔枝垂熟纍纍然紅鮮足愛微之採之
 食覺倦遂少憩樹下朦朧中夢至一室一美人盛服出迎
 曰辱大君子垂一盼已切感佩矣敢屈少叙遂携手入行
 夫婦之禮微之問其姓美人吟曰妾生原自越閩間六月
 南州始薦盤肉嫩色苞丹鳳髓皮枯續漣常鷄冠咽謂荔枝
 味消心渴嚼破天心凝齒寒却憶當年妃子笑紅塵謂塵

過長安吟已而寢情極委婉美人又於枕上吟古意二首
 君好桃李姿妾好松柏老桃李搖春風飄零妾芳草不如
 松柏枝青青長自好又君好紅螺杯妾好青鸞鏡螺杯泛
 香醪飲之亂人性不如鏡生光可以照歌正翌日微之求
 去美人泣曰恩情易阻會晤難期君何言去之速即微之
 曰固知情稠而意密亦恐樂極以悲生此予之所以欲去
 也美人不得已為設酒以餞者無所治惟一真盤列席中
 見其果紅色顆顆如珠微之亦不暇食惟泥吟而已美人
 為慰解拭淚復吟曰相見更何日相思滿面悲紅顏奉巾
 帶白髮滿路岐別來曾幾何霜露忽填其仰見明月光泉

星羅參差熠燿已宵飛。蟬鳴庭幃感之不成寐。淚下乃可揮。西風吹羅幙。念子寒無衣。豈不益嬌愛。知者當為誰。願君成令德。努力愛容輝。棄捐勿復道。沉憂令人老。吟罷送微之行。至門外。涕泣不已。徽之亦為之動情。彼此纏綿。帶淚而別。纔移數步。回首不覺傾跌。而驚醒矣。張目視之。乃偃卧於荔枝樹下。心始悟其感妖甚。驚嘆之。

衛師回

衛淵字師回。鄆府東阿人。嗜酒成疾。敏惠過人。而懶讀書。年逾四十。未仕。當夏。夏借朋輩。投壺聚飲。醉卧牖下。夢身遊他所。或報沉酒。國入冠。潘民挈老稚。散走淵倉。忙伏。既還。家盡室皆已遭。俘掠。獨行山間。徬徨累歲。無地駐足。忽遇故人。問中孚。李亨。嘉王。勉。夫。三人相問。存沒。告以其孥。無恙。淵大喜。語之曰。吾厄困三年。饑寒漂蕩。朝不謀夕。每念平生歡會。一吸數斗。今願一盃。救渴。亦無由致。請君寧。有意乎。中孚曰。過此數里。有青帘酒肆。二妹當壚。絕妍麗。盡其訪之。淵益喜。到市。果如所言。淵先酌一卮。又令添酒。別一鬟執器。愁慘淵。請之曰。酒家人當見客。融怡笑樂。何乃如是。髮泣曰。先輩不知也。適所飲者。非麴蘖醞成。皆人之精血。爾世人。居陽間。拋賤餘。歷崇積。殃咎死。則清其骨髓。而為之淵。味。味不信。妹乃引入後室。巡視大屋中。羅

列諸酢槽。傍有百餘人。裸坐。男女滑雜。兩大鬼持戟。以次又置槽內。大石壓酢之血。自口流溢。俄而成酒。淵怖慄。而覺小童在側。賓客踞坐。壺矢之聲。方鏗然。遽話所夢。元不移。一時憶其經歷。殆數歲矣。唐人記南柯太守櫻桃青衣。耶。耶。黃梁事。皆相似也。

玄駒

昔有一士人。與隣女有情。一日飲於女家。惟隔一壁。而無由得近。其人醉隱几。卧夢乘一玄駒。入壁隙中。隙不加廣。身與駒亦不減小。遂至女前。下駒與女歡。久之。女送至隙。復乘駒而出。覺甚異之。視壁孔中。有一大螳。在焉。故名。玄駒。

浣衣

張泌江南人。字子澄。仕南唐。為內史舍人。初與隣女浣衣。相。經年。不復覩。精神疑一夜必夢之。嘗有詩寄云。別夢依依到謝家。小廊回合曲欄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猶為情人照落花。浣衣計無所出。流淚而已。

蔡少霞

蔡少霞者。陳留人也。性情恬和。幼而奉道。蚤歲明經。得第。選蘄州參軍。秩滿。遷為江浙間。久之。再授兗州泗水丞。遂於縣東二十里。買山築室。為終焉之計。居處深僻。俯瞰

蒙水石雲霞境象殊勝少霞世累早絕尤諧風尚偶一日
 沿溪獨行忽得美陰因憇焉神思昏然不覺成寐因為揭
 衣鹿幘之人夢中召去隨之遠遊乃至城郭一所碧天虛
 曠瑞日瞳矓人俗潔淨卉木鮮茂少霞舉目移足惶惑不
 寧即被導之令前經歷門堂深遠莫測遙見玉人當軒獨
 立少霞遽俯敬謁玉人謂曰懸子虔心今宜領事少霞
 知所謂復為鹿幘人引至東廊止於石碑之側謂少霞曰
 召君書此賀遇良因少霞素不工書即極辭讓鹿幘人曰
 但按文而錄胡乃拒違俄有二童自北而來一捧牙箱內
 有兩幅紫絹文書一齋筆硯即付少霞疑神搦管頃刻而
 畢因覽讀之已記於心矣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真人
 山玄卿撰良常西麓源澤東洩新宮宏崇軒轅獻雕
 盤礎鏤檀棟梲碧瓦鱗差瑤階昉截閣疑瑞霞樓橫祥電
 馳虞巡微昌明捧闌珠樹規連玉泉矩曳靈廳遐集聖日
 俯晰太上游詣無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真班列仙翁鶴立
 道師冰潔飲玉成漿饌瓊為屑桂旗不動蘭帷互設妙樂
 就奏流鈴間發天籟虛徐風蕭冷澈鳳歌諧律鶴舞會節
 三變玄雲九成絳雪易遷徒語童初詎說方更周視遂為
 鹿幘人促之忽遽而返醒然遂寤急命紙筆登即紀錄自
 是充豫好奇之人多詣少霞謁訪其事有鄭還古者為立

傳焉且少霞乃孝廉一叟耳固知其不妄矣

范微

合州之成紀縣有富家者闢一圃植四時奇花於其內名
 曰百花園方圓計里許州邑之簪纓貴客罔不遊樂其中
 宣德七年春仲時范生名微者詩人也亦聞百花園之名
 至而遊賞焉見百花爭秀萬卉競妍微心悅懌乃吟詩二
 律其一曰九十春光似酒濃裁紅剪翠費天工清香暗被
 胭脂國麗色粧成錦綉富貴昔歸金谷裏繁華又勝洛
 陽中一年一見東風面回首那堪夢幻同其二曰春園
 色正相宜少婦同行少婦隨竹裏登樓人不見花間
 鳥先知櫻桃解結垂簷子楊柳能低入戶枝山簡醉來歌
 一曲參差笑綫合州兒詩成酒興愈狂豪飲自放不覺盛
 醉曲肱而卧於花棚之下芳魄隨花香以馥郁遊魂逐蝶
 翅以飄揚彷彿香冥中忽夢五美人嬉嬉然攜手而入色
 皆殊絕芳馨馥人微見而奇之揖而問其所自來且歷觀
 其名氏五美人各自陳一曰陶氏二曰李氏三曰杏氏四
 曰唐氏五曰杜氏復自言見才郎在此故來相探詢耳微
 喜甚因以褰狎動五美人不之拒遂與交會於棚之下其
 赤心蕩漾逸興過飛固信常品上矣樂極各為賦詩自表
 陶氏吟曰仙姿綽約絕纖埃曾是劉郎去後栽一種天工

新粧面玉碗盛來琥珀光綠羅陰下到山莊丹粉經年染
 石床飽食不須愁內熱已分甜雪飲瓊漿陳詩曰何處橫
 釵帶小枝可憐妖冶正當時曾綠玉貌君王寵莫比潘家
 大谷梨可愛深紅間淺紅離離朱實綠叢中不知多少開
 元事香氣潛來紫陌風三姬吟畢十八娘亦集古吟曰遙
 指紅樓是妾家瓊枝日出曉紅紗摘時正帶凌晨露應服
 朝來一片霞曉漱瓊膏冰齒寒一生長對水晶盤香隨翠
 籠華初到長得君王帶笑看吟畢十八娘因以紅繡鞋一
 雙贈生且囑之曰願君以此傳之人也既而江都出
 一函周維出真珠一顆陳輝出寶瓊一枚為贈生方
 而遽然已覺惟見荔枝垂熟繁星離離詢其旁果有十八
 娘塚云因賦詩曰驪山一騎紅塵起七日能行數千里丹
 荔飛來色正新金盤滿注華清水花外遙聞百步香寒水
 一片剗羅囊長生殿上連枝進太液池頭半醉嘗樂工初
 製梨園曲小部音聲聽不足佳名新賜荔枝香左右歡呼
 動山谷一聲鼙鼓震漁陽西幸鸞輿道路長蛾眉宛轉含
 情死馬上君王掩面傷炎方仍進青絲籠垂涕還思當日
 寵丹實猶然貢上方朱顏久已歸荒塚妃子妖魂去渺茫
 千秋何處識紅妝夢中細說前朝事不及王家十八娘

鄭翰卿

聞鄭翰卿寓都中三月時於西寧書樓夢一黃衣少
 年邀至左廡下綺席已備與共飲少焉呼一麗人至靚裝
 死轉容色絕代少年者曰尚賢邂逅不容寂寂遂自起舞
 踰阼悠揚歌春遊之曲曰芳草多情王孫未歸遲我良朋
 東風吹衣次及麗人作迎風之舞歌春愁之曲曰若管
 婦送春愁幾度留春更不留昨日漫天飛柳絮玉人送
 懶登樓飲正權適少年者曰文差校尉來矣見一人綠
 危冠高視爾步趨前遂罷席而寤起視囊中牡丹一
 花映目姪婦一書翰細細珠去乃花神與少年再綠
 一燈長二十許則文差校尉也

第十三卷終

鄭翰卿

義俠部

月軒主人彙次

香丸誌

貞觀時有書生幼時貧賤嘗為人傭作一日至二鼓歸其
 母以餽飽一盂食之有隣人陳姓者乘酣嘻笑而來側目
 視其食食已復嘻笑而去生頗不平之又嘗有共傭作者
 與生不相能一夕伺於道欲毆生生覺逃去已而為以
 書其家奴誣生盜其淨巾中金又有奴獲其主繫妻文
 害生生不能白主怒杖之人由是多謗生無行者生
 歸取先人業肆之業稱就不慮貧苦矣生一日閑步經

音里有一婦人姿甚美生心動屢回顧看之有惡少年
 人於路相謂此婦有邪行語語有實據生聞賤之不復有
 相顧意主後與妻坐燭下偶及此事妻曰此吾異姓之從
 女弟也妾徒以君貧故不敢與之往來聞其獨與一侍兒
 居此里立身最高潔親戚俱畏敬之豈宜有此何等惡少
 年汗蠖之也生聞之大怒欲為報之翌日婦命侍兒來曰
 主母感郎君恩雖未行敢感之郎為郎君死無恨幸與郎
 君有夙緣後日可一見於其所第未可縞邇盡歡有日也
 生如期往果得望見各以目逆之翌日侍兒復至曰主母

治孟醴屈郎君少坐及至酒饌甚盛几筵間所陳器皆人
 間所無獨命生坐中堂飲半侍兒負一革囊至曰主母所
 命也故視則人頭數個顏色未變乃向侮害生者也生驚
 欲避去侍兒曰郎君請無驚必不相累主母固預命以藥
 物待之矣懷中出少藥白色有光用小指甲每頭彈斷處
 粟米許頭漸縮小至於如李子大侍兒食之吐核亦李也
 侍兒又曰主母惡惡少年無須更忘亦欲假手於郎君生
 愧謝弗能婦人又命侍兒進一香丸曰不勞君舉腕君
 掃淨室夜坐焚此香於爐香煙所至君急隨之即得志
 有所獲須將納於革囊歸勿畏也生如指焚香隨煙而

初不覺有牆壁碍行處皆有光亦不類闇夜每至一
 孃孃繞惡少年頭三繞而頭自落或獨宿一室或妻共
 牀寢或初就枕侍者執巾若塵尾如意圍繞未敢退悉不
 覺不知生悉以頭納革囊中若夢中殊無畏意於是煙復
 孃孃而旋生復隨之而返到家未三鼓也煙甫收火已寒
 矣揮之其香變成金色圓若彈倏然飛去鏗有聲生恐婦
 復須此物無以復命正惶急侍兒不由門戶忽爾在前取
 頭彈藥食之如前生告曰香丸飛去不可覓奈何復須否
 侍兒曰得之矣主母傳語郎君此畏關也此關一過無
 所不可為姑了天下事共作神仙也後生與婦俱徙去不

知所之

飛飛傳

唐建中初士人常生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與之連鏡言論頗洽日將夕僧指路岐曰此數里是貧道蘭若即君能垂顧乎士人許之因令家口先行僧即處分從者供帳具食行十餘里不至常生問之即指一處林煙曰此是矣及至又前進日已昏夜常生疑之素善彈乃密於靴中取張鉞彈懷銅九十餘方責僧曰弟子有程期適偶貪上人論勉副相邀今已行二十里不至何也僧但言且行是僧前行百餘步常生知其盜也乃彈之正中其腦僧初若不

不義德都

三

不

覺乃五發中之僧始捫中處徐曰郎君莫惡作劇常生知無可奈何亦不復彈良久至一莊墅數十人列火炬出迎僧延常生坐一廳中笑云郎君勿憂因問左右夫人下處如法無復曰郎君且自慰安之即就此也常生見妻女別在一處供帳甚盛相顧涕泣即就僧僧前執常生手曰貧道盜也本無好意不知郎君藝若此非貧道亦不支也今日固無他幸不疑耳適來貧道所中郎君彈悉在乃舉手搗腦後五丸墜焉有頃布筵且蒸猪積上劊刀子十餘以錘餅環之揖常生就坐復曰貧道有義弟數人欲令謁見言已朱衣巨帶者五六輩列於階下僧呼曰拜郎君汝

而遇郎君即成糝粉夫食畢僧曰貧道又為此業今向邊暮欲改前非不幸有一子技過老僧欲請郎君為老僧斷之乃呼飛飛出恭即君飛飛年纔十六七碧衣長袖皮肉如腊僧曰向後堂侍郎君僧乃授常一劍及五丸且曰乞即君盡藝殺之無為老僧累也引常入一堂中乃反鑲之堂中四隅明燈而已飛飛當堂執一短鞭常引彈意必中丸已敲落不覺躍在梁上循壁虎躡捷若猿攀彈丸盡不復中常乃運劍逐之飛飛倏忽逗閃去常身不尺常斷其鞭數節竟不能傷僧又乃開門問常與老僧除得害乎常具言之僧張然頓飛飛曰郎君證成汝為賊也知復如何

不義德都

不義德都

四

不

僧終夕與常論劍及張矢之事天將曉僧送常路口贈錢百疋垂泣而別

施補老人

唐常行規自言少時遊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進店有老人方工作謂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盜常曰某留心張矢無所患也因行數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之常叱不應連發矢中之復不退矢盡常懼奔馬有頃風雷忽至常下馬負一大樹見空中有電光相逐如鞠杖勢漸逼樹杪覺物紛紛墜其前常視之乃木札也須臾積札埋至膝常驚懼投弓矢仰空中乞命拜數十電光漸高而滅風雷亦息常

顧大樹枝幹盡矣鞍馱已夫遂返前店見老人方插桶膏
意其異人也拜而且謝老人笑曰容勿恃弓矢酒知劍術
引帚入後院指鞍馱言却領取駉相試耳又出桶板一片
昨夜之箭悉中其上常請役力承奉不許微露擊劍事肅
亦得一二焉

王小僕記

唐文宗皇帝嘗寶白玉枕德宗朝于闐國所貢追琢奇巧
蓋希代之寶寢殿帳中一旦忽失所在然禁衛清密
恩渥嬪御莫有至者珍翫羅列他無所失上驚駭移時下
詔於都城索賊密謂樞近及左右廣中尉曰此非外寇
入盜當在禁掖苟求之不獲且虞他變一枕誠不足惜
等衛我皇宮必使罪人斯得不然天子環衛自茲無用
內宮惶慄謝罪請以決旬求捕大懸金帛購之畧無尋
之跡聖旨嚴切收繫者漸多坊間里廡不搜捕有龍武
軍番前王敬弘嘗蓄小僕年甫十八九神彩俊麗使之無
往不備敬弘嘗與流輩於咸遠軍會宴有侍兒善鼓胡琴
四座酒酣因請度曲辭以樂器非妙須常御者彈之鐘漏
已傳取之不及因起解帶小僕曰若要琵琶頃刻可至敬
弘曰禁鼓纔動軍門已鎖尋常汝豈不見何言之謬也既
而就飲數巡小僕以繡囊封琵琶已而至座客嘆笑南軍去

左廣往復三十餘里入夜且無行伍既而倏忽往來敬弘
驚異如失時又搜捕嚴急意以盜竊疑之宴罷及明遽歸
其第引而問之曰使汝累年不知躡捷如此我聞世有俠
士汝莫是否小僕謝曰非有此事但能行耳因言父母皆
在蜀川頃年偶至京國今欲却歸鄉里有一事欲報恩偷
枕者早知姓名三數日當令伏罪敬弘曰如此事即非等
爾遂令全活者不少未知賊在何許可報司存掩獲否小
僕曰偷枕者田膨郎也市廛軍伍行止不恒勇力過人且
善超越苟非便折其足雖千兵萬騎亦將奔走自茲
候之於望仙門伺便會之必矣將軍隨其觀之此事
秘密是時涉旬無雨向曉埃塵頗甚車馬騰踐步間人
不相睹膨郎與少年數輩連臂將入軍門小僕執球執
之欻然已折左足仰而窺曰我偷枕來不怕他人唯懼於
爾既此相值豈復多言於是昇至左右軍一欵而伏上
於得賊又知獲在禁旅引膨郎臨軒詰問具陳嘗在營內
往來上曰此乃任俠之流非常之竊盜內外囚繫數百人
於是悉令原之小僕初得膨郎已告敬弘歸蜀尋之不可
但賞敬弘而已

王仲通

王泰字仲通瑯琊人慈之子僧虔之孫嘗為廷尉有一人

與道士訟泰殊不直道士不服泰怒欲加拷訊道士於簷上拔一鐵簪投於地登時化為青龍裂睛呀口綠泰案有欲嚙之狀泰震懼乞命於道士道士止之遂飛入雲去泰於是請道士人上坐以為神人因求問將來秩位道士曰公為廷尉獄稱無冤何獨於貧道人執法太過耶泰殊汗背道士因書晴蜓二字示之後泰遷吏部尚書命下忽有晴蜓數十止泰堂檻上少時乃去始悟道士所書字也道士臨別泰送至門道士仰天呼曰青龍來忽有利劍空中飛下上有青龍二篆字道士携之而去蓋劍仙也

三鬟女子傳

京國豪士潘將軍住光德坊本家襄漢間常乘舟射利因泊江壩有僧乞食留止累日盡心檀施僧歸去謂潘曰觀爾形質器度與眾賈不同至於妻孥皆享厚福因以玉念珠一串留贈云寶之不但通財他後亦有官祿既而遷賢數年遂錄均陶鄭其後職居左廣列第於京師常寶念珠貯之以繡囊至合真道場內每月朔則出而拜之一旦開合啟囊已亡珠矣然而緘封若舊他物亦無所失於是奪魄喪精以為其家將破之兆有主藏者常識京兆府停解所由王超年且八十因密語其事超曰異哉此非攘竊之盜也某試為尋之未知果得否超他日曾過勝業坊此街

時春雨初霽有三鬟女子年可十七八衣裝纖縷穿木屐於道側槐樹下值軍中少年蹴鞠接而送之直高數丈於是觀者漸眾超獨異焉詢止於勝業坊北門短曲有母同居蓋以紉針為業超時因以他事熟之遂為舅甥居室甚貧與母同卧土榻煙爨不動者往往經於累日或設有羞時有水陸珍異吳中初進洞庭橘恩賜半臣外京擘木有此物密以一枚贈超云有人於內中燃出而稟性剛決超意甚疑之如此往來周歲矣超一旦攜酒食與之從容徐謂曰舅有深誠欲告外甥未知如何因曰每感重恩恨無所答若力可施必能赴蹈湯火超曰潘將軍失却玉念珠不知知否微笑曰從何知之超揣其意不甚藏密因曰外甥忽見尋覓厚備繒綵酬贈女子曰勿言於人某偶與朋儕為戲終却送還因循未暇舅來日詰旦於慈恩寺塔院相候某知有人寄珠在此超如期而往頃刻至矣時寺門始開塔戶猶鎖謂超曰少頃仰觀塔上常有所見語訖而

走疾若飛鳥忽於相輪上舉手示超歛然携念珠而下曰便可將還勿以財帛為意超以繒繡具述其旨因以金玉繒帛密為之贈明日訪之已空室矣

賈人妻

唐餘干縣尉王立調選備居大寧里文書有誤為主國駁

放資財蕩盡僕馬喪失窮悴頗甚每丐食於佛祠徒行
歸偶與美婦人同路或前或後依隨因誠意與言氣甚相
合立因邀至其居情款甚洽翌日謂立曰公之生涯何其
困哉妾居崇仁里資用稍備倘能從居乎立既悅其人又
幸其給即曰僕之厄塞沾於溝瀆如此勤動所不敢望焉
子又何以營生對曰妾素賈人之妻也夫亡十年旗亭之
內尚有舊業朝肆暮家日贏錢三百則可支矣公授官之
期尚未出遊之資且無脫不見鄙但同處以酒冬集可矣
立遂就焉閱其家豐儉得所至於局鑠之具悉以付立
出則必先營辦立之一日饌焉及歸則又攜米肉錢帛以
廣義傳
付立日未嘗闕立憫其勤勞因令傭買僕隸婦托以他事
拒之立不之強也周歲產一子唯日中再歸為乳耳凡與
立居二載忽一日夜歸意態遑遑謂立曰妾有冤仇痛纏
肌骨為日深矣伺便復仇今乃得志須臾離京公其努力
此居處五百緡自置契書在屏風中室內資儲一以相奉
嬰兒不能將去亦公之子也公其念之言訖收淚而別立
不可留止則視其所携皮囊乃人首耳立甚驚愕其人笑
曰無多疑慮事不相繁遂擊囊踰垣而去身如飛鳥立開
門出送則已不及矣方徘徊於庭遽聞却至立迎門接俟
則曰更乳嬰兒以器離恨流撫于俄而復去揮手而已立

回燈寒帳小兒身首已離矣立惶駭連日不寐則以
買僕乘遊抵近邑以伺其事久之竟無所聞其年立得官
即貨齋所居歸任爾後終莫知其音問也

雙俠傳

董國度字元卿饒州人宣和六年進士第調萊州膠水簿
會北兵動留家於鄉獨處官所中原陷不得歸棄官走村
落頗與逆旅主人相得念其羈窮為買一妾不知何許人
也性慧解有姿色見董貧則以治生為己任罄家所有買
磨驢七八頭麥數十斛每得麪自騎入市鬻之至晚自歸
以歸如是三年獲利益多有田宅矣董與母妻隔別滋久

廣豔異編

木表俠部

消息皆不通居常戚戚意緒無聊妾叩其故董雙雙已漂
不復隱為言我故南官也一家皆在鄉里身獨漂泊茫茫無
歸則每一想念心亂欲死妾曰如是何不蚤告我我死
為人謀事旦夕且至請為君籌之數日果有客長身軀
騎大馬驅車十餘乘過門妾曰吾兄至矣出迎拜使董相
見余姻戚之禮留飲至夜妾始言前事以屬客是時虜令
凡宋官亡命許自陳匿不言而被首者死董業已漏洩又
疑兩人欲圖已大悔懼乃給曰無之客忿然怒且兼曰以
女弟托質數年相與如骨肉故冒禁欲致君南歸而見疑
如此倘中道有變且累我當取君告身與我以為信不

天明執告官矣董亦懼自分必死探囊中文書悉與之終
夕涕泣一聽於客去明日控一馬來曰行矣董請善
俱妾曰適有故須少留明年當相尋吾手製一袖袍贈君
君謹服之唯吾兄馬首所向君返國兄或舉數十萬錢相
贈當勿取如不可却則舉袍示之彼肯受我恩今送君歸
未足以報德當復護我去萬一受其獻則彼責已塞無從
顧我矣善守此袍亡失也董愕然怪其語不倫且慮鄰里
知覺輒揮涕上馬疾馳到海上有大舟臨解維客摩使
揖而別舟遂南行舉囊資糧道路之費茫不知所為
奉侍甚謹且食不相問訊繞達南岸客已先在水濱
旗亭相勞苦出黃金二十兩曰以是為太夫人壽
語力辭之客不可曰赤手還國欲與妻子餓死耶
而出董追挽之示以袍客曰吾智果出彼下吾事殊未
明年挈君麗人來徑去不返顧董至家母妻二子俱無
取袍示家人縫綻處黃色隱然折槐之滿中皆落金也
年客果以妾至偕老焉

俠姬

備嘗言言幼時其母好善屬里中盜大起閭門惶駭忽一
老嫗至曰汝家從來多陰德盜雖亂吾能匿汝無得駭也
袖中出黑綾二尺裂作條子每人令繫一條於臂曰不必

備飲食第隨我行耳家中一切無所損脩容母子隨至一
道院老嫗指一神像曰是神慈悲好行善行汝等可潛其
左耳於是教脩容母子閉目負之而入神像亦不大訝子
處之如一間屋中老嫗朝夕來視神像耳孔僅容指凡飲
食至耳孔輒大一日盜突入院中兵器羅列甚利脩容從
耳孔中窺之甚寒心一夕老嫗持一人頭示脩容曰渠魁
已斬餘無足慮脩容問何不早行之曰雖係盜亂亦天數
然吾小術耳何敢違天今天命吾斬則斬耳於是用法如
前負而出歸至家脩容拜以為師誓備苦行以報德老嫗
曰汝仙骨尚微無徒勞也於是教脩容作萬壽妝歌連連
曲後不知所往脩容歸於元雍也

詩寂

蜀許寂少年棲四明山學易於晉徵君一旦有夫婦偕
山居攜一壺酒寂詰之云今日離剡縣寂曰道路甚遙
得一日及此頗亦異之然夫甚少而婦容色過之狀貌
然而寡默其父以壺觴命許同酌此夫夫出一拍板備以
同金銀之乃抗聲高歌悲楚說劍之意俄自臂間抽出兩
物展而唱之即兩口劍躍起在寂頭上盤旋交擊寂甚驚
駭尋而收匣之飲畢就寢迨曉乃空榻也至日中復有一
頭陀僧來尋此夫婦寂且道之僧曰我亦其人也道七能

學之乎寂辭曰少尚玄學不願為此其僧傲然而笑乃取
寂淨水拭脚徘徊問不與後再於孽陰遇之始知其俠
也杜光庭自京入蜀自興元有一僧繼至縣宰周某
與之有舊乃云今興元來杜異之明發僧遂前去
謂杜曰此僧乃鹿盧騰亦俠之類也詩僧齊已於馮山松
下親遇一僧於頭指甲下抽出兩口劍跳躍騰空而去

嘉興繩技

唐開元中數勅賜州縣大酺嘉興縣以百戲與監司競
直獄者語於獄中云儻諸戲劣於縣司我輩必當厚賞
我等但能一事稍可觀者即獲財利嘆無能耳乃各相
至於弄瓦綠本之技皆推求招引獄中有一囚笑謂曰
有拙技限在拘繫不得畧呈其事吏驚曰汝何所能囚曰
吾解繩技吏曰必然吾當為爾言之乃具以囚所能白於
監主主召問罪輕重吏云此囚人所累通緝未納餘無別
事官曰繩技人常也又何足異乎囚曰某所為者與人稍
殊官又問曰如何囚曰眾人繩技各繫兩頭然後於其上
行立周旋某只須一條繩粗細如指五十尺不用繫著地
向空中騰躡翻覆則無所不為官大驚悅且令收錄明日
吏領至戲場諸戲既作次喚此人令効繩技遂捧一團繩
計百餘尺置諸地將一頭手擲於空中勁如筆初拋二三

尺次四五丈仰直如人牽之衆大驚異後乃拋高二十餘
丈仰空不見端緒此人隨繩手尋身足離地拋繩虛空其
勢如鳥旁飛遠颺望空而去脫身狂往在此日焉

盧生

唐元和中江淮有唐山人者流獵史傳好道常居名山自
言善縮錫頗有師之者後於楚州逆旅遇一盧生意氣相
合盧亦語及爐火稱唐族乃外氏遂呼唐為舅唐不能相
捨因邀同之南嶽盧亦言親故在陽羨將訪之今且會
山林之程也中途止一蘭若夜半語笑方酣盧曰知舅
縮錫可以梗槩論之唐笑曰某數十年重跡從師於此
術豈可輕道耶盧復折之不已唐辭以師授有時日可建
嶽中相傳盧因作色曰舅今夕須傳勿等閑也唐貴之舉
與公風馬牛耳不意盱眙相遇實慕君子何至驕奪不若
也盧攘臂瞋目眈之良久曰某刺客也如不得舅將死於
此因懷中探烏革囊出匕首刃勢如偃月執火前慰糾削
之如札唐恐懼具述盧乃笑語唐曰幾誤殺舅此術十得
五六方謝曰某師仙也令其等十人索天下妄傳黃白術
者殺之至添金縮錫傳者亦死某父得乘騰之道者因拱
揖唐忽失所在唐自後過道流輒陳此事戒之

劍客

有士人為畿尉常任賦曹有一賊繫械獄未具此官獨生
 廳上忽告曰某非賊類非常輩公若脫我之罪奉報有日
 此公視狀貌不群詞采挺技意已許之伴為不詳夜後密
 呼獄吏放之仍令獄吏逃竄既明獄中失囚獄吏又走府
 司謹尉而已後官滿數年客游困甚羈旅至一縣忽聞縣
 令與所放囚姓名同往謁之令通姓字此宰驚懼遂出
 舞郎所放者也因留廳中與對榻而寢歡洽旬餘其宰不
 入宅忽一日歸宅此客遂如廁則與令宅唯隔一牆
 廟堂聞宰妻問曰公有何客經於十日不入宰曰某
 大恩性命昔在他時乃至今日未知何報妻曰公豈不
 聞大恩不報何不着時機為令不語久之乃曰君言是矣
 此客聞已歸告奴僕乘馬便走衣服悉棄於廳中至夜已
 行五六十里出縣界止宿村店僕從但怪奔走不知何故
 此人歎定乃言此賊負心之狀言訖吁嗟奴僕悉涕泣之
 次忽林下 人持匕首出立此客大懼乃曰我義士也宰
 使我來取君頭適聞說方知此宰負心不然枉殺賢士吾
 義不捨此人也公且勿睡少頃與君取此宰頭以雪公冤
 此人怕懼愧謝此客持劍出門如飛二更已至呼曰賊首
 至命火觀之乃令頭也劍客辭訣不知所之

崔素娥

常洵美寵姬為羅紹威所奪姬名素娥姓崔氏善諧謔洵
 美夜宿一寺長吁而寢曰何處人能報不平事寺有行者
 排闥而入曰先輩有何不平事洵美具語之歘然出門而
 去至三更忽擲一皮囊入門乃貯素娥而至後遂不知所
 之

虬鬚叟傳

呂用之在維揚日佐渤海王擅政害人中和四年秋有
 人劉損挈家乘巨舡自江夏至揚州用之凡遇公私乘
 令偵覘行止劉妻裴氏有國色用之以陰事下劉獄納
 氏以獻金百兩免罪雖脫非橫然亦憤惋因成詩三首

唐書裴氏

十一本

寄致分股合無綠魚在深淵日在天得意紫鸞依舞鏡
 踪青鳥罷銜箋金盃倒覆難收水玉枕傾歌懶續絃從此
 塵無山下過祇應將淚比黃泉又云鸞辭舊伴知何止鳳
 得新想稱心紅粉尚存香幕幕白雲將散信沉沉已休
 磨琢投泥玉嬾更經營買笑金願作山頭似人石丈夫衣
 上淚痕深又云舊嘗游處徧尋看覩物傷情死一般買笑
 樓前花已謝畫眉窓下月空殘雲歸巫峽音容斷路隔星
 河去住難真道詩成無淚下淚如泉滴亦須乾詩成吟詠
 不輟因一日晚凭水窓見河街上一虬鬚老叟行步迅速
 骨貌昂藏眸光射人彩色晶瑩如曳冰雪跳上舡來揖揖

曰子衷心有何不平之事抱鬱塞之氣損具對之客曰
 今便為取賢閣及寶貨即發不可更停於此也損察其
 意以俠士也再拜而啟曰長者能報人間不平何不去
 去根豈更容奸黨叟曰呂用之屠割生民奪君愛室若令
 誅極固不為難實意過已盈神人共怒祇候真靈聚錄方
 合身首支離不惟難及一身須殃連七祖且為君取其妻
 室未敢遽越神明乃入呂用之家化形於斗拱上叱曰呂
 用之背違君親時行妖孽以苛虐為志以姪亂律身仍於
 喘息之間更慕神德之事實官方錄其過上帝即議行刑
 吾今錄爾形骸但加罪叱所取劉氏之妻併其寶貨速還
 前人倘更悅色貪金必見頭隨刀落言訖鏗然不見所適
 用之驚懼遽起焚香再拜夜遣幹事併齎金及裴氏還劉
 損損不待明促舟子解維虬鬚亦無跡矣

神居氏

申屠氏宋時長樂人美而豔申屠慶之女也少名以糞既
 長名五光之為人更名希光十歲能屬文讀書一過輒能
 成誦其兄漁釣海上作詩送之曰生計持竿二十年茫茫
 此去水連天從來酒灑臨江廟晝夜燈明過海航霧裏鳴
 螺分港釣浪中拋網枕霜眠莫辭一棹風波險平地風波
 更可憐其父常欲奇此文不妄許人年二十侯官有董昌

以秀才異等為學官弟子屢既見之學官遂以希光于昌
 希光臨行作留別詩曰女伴門前望風帆不可留嘶鳴焦
 葉雨江醉暮花秋百歲身為累孤雲世共浮浪隨流水去
 一夜到閩州入門絕不復嗔食貧作苦晏如也居久之當
 靖康二年郡中大慶方六一者虎而冠者也聞希光美心
 悅而好之乃使人誣昌陰重罪罪至族六一復陽為居間
 得輕比獨昌報殺妻子幸毋死因使侍者通殷勤強委禽
 焉希光具知其謀謬許之密寄其孤於昌之友人乃求刺
 七首懷之以往謂六一曰妾自分身首異處矣賴君為
 生死而骨肉之妾之餘君之身也敢不奉承君命但七人

未歸淺土心竊傷之

惟君哀憐既克塋乃成禮六一大喜
 立使人以禮塋之於是希光偽為色喜裝入室六一既至
 即以七首刺之帳中六一立死因復殺其侍者二人至夜
 中許謂六一卒病委篤以次呼其家人家人皆愕卒起不
 意先後奔入希光皆殺之盡滅其宗因斬六一頭置囊中
 馳至董昌塋所以其頭祭之明日悉召山下人告之曰吾
 以此下報董君吾死不認魂魄矣遂以衣帶自縊而終

解洵

解洵與其弟洵素相友愛靖康建炎之際潛積軍功帥荆
 南洵獨陷北境其妻歸母家又為潰兵所掠數年後洵聞

關得歸見潛相持悲慟潛置酒勞苦而語之曰吾弟雖不幸流落而兄蒙國恩握兵權每與虜及群盜戰奏功於朝必為第竄名籍中已至正使誥命皆在此即出昇之洵再拜謝過望因言頃自汴都過河朔孤單羈困或見憐為聚婦奩裝豐厚不暇深詳其出處正無以為活殊用自慰備以重陽日把盞起故妻之思不覺墜淚婦惻然曰君豈非欲歸本朝乎茲事易辦也經旬日來告曰川陸之計已且唯命是從我亦俱行倘君夫人固存自當改嫁而分費之半萬一捐館當為偕老遂登途水宿山行防閑營護此婦力也今在舟中未敢報余謂潛嗟異遽令車招其眉宇秀整言詞明慧益加敬重時荆楚為盜區潛江縣以天氣尚暑別創一廬令洵居止且贈以四妾洵慮婦不容欲辭之婦曰此正所需得之誠大幸當撫視如兒女君何辭然洵武夫壯年獲媵妾浸與婦少疎快快於詞色一夕因酒間責洵曰汝不記昔年乞食趙魏時事乎非我之力已為餓殍一旦得志便爾忘恩大丈夫如此獨不愧於心耶洵方被酒忽發怒連奮拳毆其腦婦噴不動又唾罵之至誠為死老魅婦翩然起燈燭陡暗冷氣醒人有聲四妾怖而仆少焉後明洵已橫尸地上喪其首婦人并囊橐皆不見從潛潛率壯勇三千人出

追捕無所獲此蓋古劍俠云

郭倫

京師人郭倫元夕攜家觀燈歸差晚過委巷值惡少年十輩行歌面前聯袂喧笑睚眦伺將遮侮之倫度力不能勝窘甚忽有青衣角巾道人來責衆曰彼家眷夜歸若輩那得無禮衆怒曰我輩作戲何預爾狂道事開起攻之婦女得乘間引去倫獨留道人勃然曰果欲肆狂暴耶吾治汝矣揮臂縱擊如搏嬰兒頃之皆顛仆哀叫相率而遁道人徐徐行倫追步拜謝曰與先生素昧平生忽蒙教誨脫妻子於危難先生異人乎不勝感戴之私恐有以報敢問何所欲曰吾本無心偶見不平事義不容已吾了無所欲豈望報哉能為一醉足矣倫喜邀至家買酒飲飲訖辭去倫曰先生何之曰吾乃劍俠非世人也長揖出門數步耳中鏗然有聲一劍躍出墜地躡之騰而去

碧綠傳

至正間有道士真本無文固虛不知何許人客威順王門下通劍術晚兵機王雖畜之未如奇也惟樊口衛君美之一日王遊別苑召二人侍因容諷曰方今天下太平日又極盛而豐朝政廢弛禍在夕大王朝廷懿親且

1001 267 40 1001 267 40 1001 267 40

為之備萬一風塵有警即便指麾義旅紆君父之憂傳神
州光復為大元宗英豈不偉哉王曰爾病風狂耶何出言
若是一人默然而退曰馭子不足謀不去禍且至於足
詩黃鶴樓而遺詩曰芙蓉出匣照寒銕上帶仇家血影
前席早知非聖主悔將三策說君王王知而求之隱
雞亂作悉如所言於是陳友諒明王珍皆遣人物色之
可得高皇帝既平群寇四傳一家君美兄君彥為西
因後省之面途覆舟幸而一死因鄰路側竟火燒
步間忽二道士前揖曰衛君一寒如此執視之其文二
人也告以困苦之狀曰無憂也邀往其家則青
牆華屋深院曲房蒼頭數人列左右與君美語舊
平生因詢其亂中出處二人曰自解黃鶴即入黃牛
青城忽逢青眼所惜壯心凋落一事無成頓仰乾坤
洋梗索居開處有愧故人乃與痛飲酒酣氣豪議論
君美曰二公鍊質名山猶未能忘情塵世將不為仙
累乎二人大笑曰衛行數墨儒之士首能經鳥伸仙之
粕吾所謂修真豈在是哉因引尹美周視其家錦綺充
金玉山積各有美人掌之最後至一山巖中有弱腰百
二人指曰此世間不義人也余得而誅之君美為之吐舌
明日大設宴君美首席兩美人捧牙盤盛明珠十餘金百

兩為壽君美不敢却但唯唯謝於是刺飲太醉本無賦詩
曰幾年兵火接天涯白骨叢中度歲華杜宇有冤能泣血
卻做無子可傳家當時自說遼東豕今日翻成井底蛙一
片春光誰是主野花開滿疾藜沙固虛情吟曰縹緲銷
歎五陵髮衝烏帽氣填膺眼前不是無家保身後何須
廢與當道有蛇魂已斷渡江無馬識難憑可憐一片中
地虎嘯龍騰幾戰爭其詩大抵類此則其人可想矣
知所吟不能出其右乃製喜遷鶯一闕執杯酌謝於
自歌以侑焉詞曰乾坤如昨歎往事淒涼長才蕭索
都非人民俱換非是舊時城郭世事恰如棋子
難着勝與敗似一場春夢何須愁悵 寥落湘見
異地 湘清宵酌說到英雄身同夢溢書劍鋒蓮鏡
浮雲變態休問誰強誰弱堪歎惜這一番歸去似遠東
明日水歸二人曰唐有紅線今有碧線當令送君也至
一好 子 年可十七八負竹箱隨真文同送君美青城道
上 謂曰 後會難期請為起舞碧線開箱取白丸四大如
雞卵乃 雌雄劍也二人引而伸之飛躍上下頃更天地
冥風雲慘澹惟於塵埃中 見 光翁歎交統互纏君美股
戰行不成步回望其 崖殊無有路君美乃氣
不得出目不得合常石 在其 心膽俱落身失二人

所在獨碧線傍立君美倒反囊中酒共飲伺夜獲君美手
東南而逝將三更許抵家但見金珠在榻碧線亡去久矣
竟不知其何術也

李十一娘

李十一娘者求福李師翁之女也師翁能為越方以其術
療病無不立愈然時時與人戲若有物人亦以此憚之
諸公候之者門外之轂相擊也金錢衣食雖不佃作而
於饋遺矣時末福令王教者循州人也暴酷好殺以
惑眾逮繫論死於是十一娘自械詣寺門請父罪不許
得以身代亦不許竟榜笞殺之十一娘乃密懷利刃
刺教而教出入侍衛甚眾百計不能得因自破面使
不可知潛至循州聞教母好方求長生不死之藥十一
雅傳父方即為女道士居教傍近觀行禁架之術隱
入變幻不測令教母聞之教母聞果召女道士十一娘
大言年數百歲其方取日精月華為藥服之能拔宅飛
教母大喜奉千金為壽跪而請之十一娘佯為辭謝固請
乃許而卻其金曰吾藥能使海水化為黃金且亦安事金
為矣遂令教母及子孫親戚齋戒五日後五日夜半皆會
十一娘陰為鴛酒手自斟酌一時皆死絕無人焉十一娘
乃盡斷其頭題壁而去三日外門不開隣舍撞入見之

生索舞於月下相與言曰牀上貴人柰何又曰寢矣更升
階入殯所拆發昇魂於月中破而取其尸廉割肢體環坐
共食之血流於庭衣物狼籍舒翰恐怖且痛之自念日向
叫我作貴人我今擊之必無苦遂潛取帳外竿忽於暗中
擲出大叫擊鬼鬼大駭走舒翰乘勢逐之西北隅逾垣而
去有一鬼最後不得上舒翰擊中流血乃得去家人聞變
急起來救舒翰具道其事將收餘骸及至殯所儼然如故
而吸處亦無所見舒翰恍惚以為夢中驗其牆有血其上
有迹竟不知其然後數年舒翰顯達

廣靈異編卷之十四

印月軒主人彙次

幻術部一

申毒國道人

無昭王七年沐胥之國來朝即申毒國之一名也有道術
 人名尸羅問其年云百四十歲荷錫持瓶云發其國五年
 乃至燕都喜術惑之術於其指端出浮屠十層高三尺
 諸天神仙巧麗特絕列幢蓋鼓舞繞塔而行人皆長五
 分乃唱之音如真矣尸羅噴水為霧霧間數里聞
 吹為疾風霧皆止天吹指上浮屠漸入雲裏於左且
 出青龍右耳出白虎始出之時纔一二寸稍至八寸
 而風至雲起即以一手揮之則龍虎皆入耳中又張口
 日則見人乘羽蓋駕鸚鵡直入於口內復以手抑胃上而
 聞衣袖之中轟二雷聲更張口則向所見羽蓋鸚鵡相隨
 從口中出尸羅常坐日中漸二覺其形小或化為老叟或
 變為嬰兒倏忽而死香氣盈室時有清風來吹之更生如
 向之形况術術惑神怪无穷

襄陽老叟

唐并華者襄陽鼓刀之徒也常因遊春醉卧漢水濱有一
 老叟叱起謂曰觀君之貌不足恃徒我有一斧與君君但

持此造作必巧妙通神他日慎勿以女子為累華因拜受
 之華得此斧後造飛物即飛造行物即行至於上棟下宇
 危樓高閣固不煩餘办後因遊安陸間止一富人王枚家
 知華机巧乃請華臨水造一独柱亭工畢枚盡出家人以
 觀之枚有一女已喪夫而還家容色殊麗罕有比倫既見
 深慕之其夜乃踰垣竊入女之室其女甚驚華謂女曰不
 從我必殺汝女在再同心焉其後每至夜竊入女室中
 日枚潛知之即以厚賂遣華察其意謂枚曰我寄君之
 家受君之惠已多矣而復厚賂我我異日无以為答
 一巧妙之事當作一物以奉君枚曰何物也我死後
 敢留半日我能作木鶴令飛之或有急但乘其鶴即飛
 之外也枚常聞因許之華即出斧斤以木造成飛鶴一
 隻唯未成注目枚怪問之華曰必須君齋戒始成之能
 若不齋戒必不飛耳枚遂齋戒其夜華盜其女俱乘而歸
 襄陽至曙枚失女未之不獲因前行入襄陽以事告州牧
 州牧密令探求果擒華州牧怒杖殺之所乘鶴亦不能自
 飛

猪嘴道人

洛陽李獻少年豪邁以財雄一鄉常薄遊阡陌間遇心愜
 日適雖買一笑擲錢百万不靳宣和懶某木守備南郡解

印還洛家富聲樂列屋一寵姬取珠秀天麗西都人家徒
妾以百數名倡千人莫能出其右嘗以暮春遊名園玩費
牡丹借侶相携穿花徑嫩望見兀兀如癡寄目不暫瞬姬
亦窺其容狀口雖笑叱而心頗慕之兩人遥相注意俱不
能出言恨恨而去明日又邂逅於別圃度無由得狎方寸
憤亂搖搖若風中懸旌思得暫促膝成須臾驩整百計不
就時有猪嘴道人者售異術於塵中能顛倒四時生物人
莫能識嫩獨厚遇忽造門求醉嫩欣然接納深思扣以其
事或能副所欲乃設盛饌延款且以誠告客初難之請
再四乃笑曰姑試為之嫩拜曰果遂願不敢忘報明日
往城外社壇四顧無人拈一片瓦呵祝移時以付嫩曰吾
去矣爾持此於庭壁間上下劃之當如願矣善藏此瓦無
念至則懷以來嫩謹受教劃壁未幾劃然中聞竦身而入
徑趨曲室內斗帳畫屏極為華美婦卧其中宿醒未醒見
人驚起頰頰微怒曰誰家兒郎強暴至此輒入房院誰引
汝來嫩卻立凝笑不敢言熟視良久蓋其所願慕者婦人
亦悟而笑畧道曩事即登榻共卧相與極懽既而曰太守
且至即宜引避疾回後會可期也遂循故道而出壁合如
初瓦故在手攜還家珍秘於櫥過三日率一遊每見愈款
既經累月杳無人知會其密友賈生者訝嫩久不相遇意

其有奇遇潛伺所向迹至社壇側嫩覺而捨去曾請詰問
不能隱具以始末告之賈不信曰果爾吾豈不可往邪如
不吾同當發其妖幻首於官且白某太守懽甚懼曰今日
已暮矣作明日同詣道人謀之拂旦往道人不悅曰機已
泄恐不能神當作別計城西某家有園池之勝能從吾飲
乎皆曰幸甚即具酒殺借往小飲一亭前有大假山道人
酒酣振衣起舉手指劃山石一峰中分兩人就視見
山水花木靚麗漁舟從溪上來碧桃紅杏繽紛方注
道人登舟其去如飛賈引袖力挽石縫透合傷其指
杳無踪矣它日兩人復至社壇用前法施之已
然怨悔而歸後訪乳醫嘗出入太守家者使密扣
中恍惚與一男子燕私今久不復然矣

北山道者

唐張守珪之鎮范陽檀州家雲令有女年十七姿色絕
去病喻年醫不愈家雲北山中有道者衣黃衣在山數
年備有道士令自至山請之道人既至與之方女病立已
全喜厚予緡齋居月餘方夜卧有人與之寢而私焉其人
每至女則昏寤及明人去方復如常如是數夕女懼告母
母以告令乃移床近已夜而伺之覺床動掩焉擒一人遷
命燈至乃北山道者令釋而道者泣曰吾命當終被

惑乃爾吾居北山六百餘載未嘗到人間吾今垂千歲矣
昨蒙召殷勤所以到縣及見公女意大悅之自抑不可於
是往來吾有道術常晝夜能隱其形所以家人不見今遇
此厄夫復何言令竟殺之

楊抽馬

楊望才字希呂蜀州江源人為兒童時言動已異常人與
華陽富家某氏子游甚狎嘗欲貸錢二十千富子靳弗許
夜偶於外室聞扣門聲曰我東家女也夫使酒見逐夜不
可遠去幸見容一宿富子欣然延納與共寢慮人知覺
曉呼起香不應但聞血腥滿室挑燈照之見女身首二

解血橫流如方披殺者駭怖幾絕自念此奇禍非揚不可

救亟奔其家排闥入告急揚曰與君交厚緩急當濟之前

日相從假貸拒不我答今急而求我何也富子泣拜引

揚笑曰此易耳無庸憂持吾符歸寢室中亟閉戶切勿

人富子謝曰果蒙君力當奉百萬以報曰何用許錢但貸
我二萬足矣遂以符歸喘喘如戒遲明潛窺室中不見尸
一榻皎然若未嘗漬汗者不勝喜即日攜錢且具酒殺往
謝楊曰吾家厄隘不可飲盡相與出郊乎遂行訪酒家命
席對酌視當爐婦絕似前夕所偶者唯顏色萎黃婦亦頓
屬自顧有所疑呼問之對曰兩日前夢人召至一處少年

留連竟夕暨寤體中殊不快不住血下如注幾二斗乃止
今猶奄奄短氣平生未嘗有此疾也始悟所致蓋其魂云

王道士

楊太真生而有玉環在其左臂環上有八分太真二小字
故小名玉環馬嵬變後明皇朝夕思惟形神憔悴有道士
以少君術求見上極其寵待異得復見即死不憾道士出
袖中筆墨索細黃絹誦呪呵筆畫一女人像若天師所畫
將符僅類人形而已使上得戒懷之疑神定意想其手
三日夜不懈道士曰得之矣上以像觀之乃真貴妃也
世上喜甚道士笑曰未也請具五色帳結壇壝而

十五六聰慧端正之女二十四人齊聲歌子建步虛詞道
士復焚符誦呪吸煙呵像上次命諸女一一如方呵之至
定昏時請上自秉燭入帳中先是道士以五色石示上謂
之衡遙以少許研極細和以諸藥令作燭外畫五色花謂
之還形燭上既入道士命侍者出反閉金扉以威蕤鑰鑰
之於是太真在帳中見上泣曰以天下之主不能庇一弱
女何面顏復見妾乎沉香亭下月中之誓何在也上亦淚
下言馬嵬之變出於不意其言甚多太真意少釋與上曲
盡網繆勝於平日脫臂上玉環內上臂天未明道士啟扉
曰宜別矣上出帳回視不復更見惟玉環宛然在臂耳道

士具言太真所以尸解今見為某洞仙甚悉多所秘道士
姓王名舟不知何許人娶其行過於李夫人是邪非邪法
夫

趙十四

許至雍妻某氏儀容澹雅蚤歲亡沒至雍頗感歎每風景
閑夜笙歌盡席未常不悲嗟至雍八月十五夜於亭角
琴既月已久忽覺簾屏間有人行嗟吁數聲至雍問曰誰
人至此必有異也良久聞有人語云乃是亡妻云若欲得
相見遇趙十四莫惜三貫六百錢至雍驚起問之乃與
見自此常記其言則不知趙十四是何人也後數年

閑遊荊州時方春見少年十餘輩皆婦人妝乘畫船將

矣太伯萌許君因問曰彼何人也而衣裾若是人曰此州

有男巫趙十四者言事多中為土人所敬伏此皆趙生之

下輩也許生問曰趙生之術所長者何也曰能善致人之

魂耳許生乃知符其妻之說也明日早詣趙十四具陳懇

切之意趙生曰某之所致者生魂耳今召死魂又令生人

見之某久不為不知召得否知郎君有重念之意曰神理

已有所自某安得不為召之乃計其所費之直果三貫六

百耳遂擇良日於其內灑掃焚香施牀几於西壁下於簷

外結壇場致酒脯呼嘯舞拜彈胡琴至夕令許君處於堂

內東隅趙生乃於簷下垂簾臥不語至三更忽聞庭中
行聲趙生乃問曰莫是許秀才夫人否聞吁嗟數四應云
是趙生曰以秀才誠意懇切故敢相迎夫人無怪也請夫
人入堂中逡巡似有人揭簾見許生之妻澹服薄妝拜趙
生徐入堂內西向而坐許生涕泗嗚咽君行若此無枉橫
否妻曰此皆命也安有枉橫因問兒女家人及親舊間里
等事往復數十句許生又問人問尚佛經呼為功德此誠
有否妻曰皆有也又問冥間所重何物曰春秋奠享無不
得然最重者漿水粥也趙王致之須臾粥至向口如食
之復如故許生又曰要功德否妻曰某平生無惡豈有

乎足下前與為者亦已盡得良久趙生曰夫人可去

多時即有請請妻乃出許生相隨泣涕曰願惠一物可以

為記妻泣曰幽冥唯有淚可以傳於人代君有衣服可換

一事於地許生脫一汗衫寘之於地其妻取之於庭樹前

懸一樹枝以汗衫蔽其面大哭良久揮手却許生掛汗衫

樹枝間若乘空而去許生取汗衫視之淚痕皆血也許生

痛悼數日不食趙生名何蘇州人

周生

唐太和中周生者廬於洞庭山時以道術濟吳楚人多

敬之後將抵洛毅之間途次項陵舍佛寺中會有三四客

皆來時方中秋其夕霖月澄莹且吟且望有說開元時明
皇遊月宮事因相語歎曰吾輩塵人固不得至其所奈何
周生笑曰其嘗學於師亦得焉且能挈月致之懷袂子信
乎或患其妄或喜其奇生曰吾不為則妄矣因命虛一室
翳四垣不使有纖隙又命以筋數百呼其僮繩而架之且
告客曰我將梯取月去聞呼可來觀乃閉戶久之數客步
庭中且伺焉忽覺天地曠晦仰而視之即又無纖雲俄聞
生呼曰某至矣因開其室生曰月在某衣中耳請容觀焉
因以舉之其衣中出月寸許忽一室盡明寒逼肌膚生曰
子不信我乎客再拜謝之頗收其光因又閉戶其外尚

晦食頃方如初

活老人

嵩山少林寺元和中常因風歇有一老人杖策叩門求宿
寺人以闔門訖更不可開乃止寺外空室二間請自止宿
亦無牀席老人即入屋二更後僧人因起忽見寺門外大
明炬而視之見老人所宿屋內設茵褥翠幙異常華盛又
見陳列後饋老人飲噉自若左右亦無僕從訝其所以又
不敢開門省問但眾伺之至五更後老人睡起自盥洗訖
懷中取一葫蘆子大如拳遂取牀席帳幙凡是用度悉納
其中無所不受收訖以葫蘆子內懷中空屋如故寺僧駭

異開門相與謁問老人辭謝而已僧因留之住問其姓名
云姓潘氏從南嶽北遊大原其後時有見者

胡媚兒

唐貞元中揚州坊市間忽有一妓丐者不知所從來自
稱姓胡名媚兒所為頗甚怪異旬日之後觀者稍繁雲集
其所丐求欲獲千萬一旦懷中出一琉璃瓶可受淨丹
裹裏烘明如不隔物遂置於席上初謂觀者曰有以范
滿此瓶子則足矣瓶口剖如葦管大有人與之百錢
淨然有聲則見瓶中大如粟粒衆皆異之復有人
錢投之如前又有與萬錢者亦如之俄有好事者

萬二十萬皆如之或有以驢馬入瓶中見人馬皆如
動行如故須臾有度支兩稅綱自揚子院部輕貨數
至駭觀之以其一時入或終不能致將他物往且謂官物
不足疑者乃謂媚兒曰爾能令諸車皆入此中乎媚兒曰
許之則可綱曰且試之媚兒乃微側瓶口大喝諸車輻輳
相繼悉入瓶中歷上如行蟻然有頃漸不見媚兒即跳
身入瓶中綱乃大驚遽取撲破求之一無所有從此失媚
兒所在後月餘有人於清河北逢媚兒部領車乘趨東平
而去是時李師道為東平帥也

俞

江陵尹王潛有吏才所在致理但薄於義在江陵日有乘
 此呂氏子以饑寒遠謁潛潛不為禮月餘在途旅未果
 有市門監俞叟者見呂生往來有不足色召而問之呂曰
 我居渭北貧苦未達無以奉親府帥王公中表丈也以親
 舊自遠而來雖入謁未嘗一問亦命之所致耶叟曰我亦
 困者無以朋吾子之急今夕可泊我宇下展宿食之敬呂
 諾之既延入推簾破牖致席於地坐語且父所食陶器
 粟而已叟曰吾嘗學道於四明山偶晦於此適聞王公
 甚訝之因復一進於地俄頃乃舉以視之有一紫
 長五寸許細指之謂呂曰此王命也呂執視
 戒曰呂生爾之巾表係也以甘旨無朝夕之給自
 里而至而宜厚其館殺當金帛為贈何待貴忘故之知是
 耶紫衣者卑揖若受教之狀遂不復見及旦叟促呂歸其
 送旅潛召呂館之宴語累日將戒途助以僕馬橐囊甚厚

柳秀才

貞元末開州軍將舟從長輕財好士儒生道者多依之有
 畫人審采圖為竹林會甚工坐客郭壹柳城二秀才每以
 氣相軋柳忽盼圖謂主人曰此畫巧於體勢失於意趣今
 欲為公設薄伎不施五色令其精采殊勝如何再驚曰素
 不知秀才此藝然不假五色其理安在柳笑曰我當出入

畫中治之畫抵掌曰君欲給三尺童子乎柳因要其賭亦
 請以五千抵負舟亦為保柳乃騰身赴圖而城坐客大駭
 圖表於壁眾漠索不獲久之柳忽語曰郭子信未嘗若出
 畫中也食頃瞥自圖上墜下指阮籍像曰工夫祇及此眾
 視之覺阮籍圖像獨異唇若方嘯審未睹之不復認再
 其得道與郭俱謝之數日竟他去宋存壽慶士在舟家
 自擊其事

東流道人

池州東流縣村墟嘗有少年數輩相聚於酒肆賭博
 三千被酒戰酣一道人容狀嶺武策鐵杖杖
 既而曰添我一分同戲可乎眾相視欲不許漫應之曰
 民小小作劇不足煩先生道人必欲預勝表不得已容之
 入社既蹴踘圍坐乃笑曰忘帶錢來且劇賭俟了後結美
 若我輸却當一一奉還滿坐同言豈有是理不將一文隨
 身如何可賭道人怒目曰汝曹任意喝五喝六偏不看我
 眾恃人多交口肆罵至云定是個配軍賊道人奮起毆兩
 人背各一拳登時氣絕搖撼不醒或走報鄰里或只遙望
 恐其逸去必牽累入獄稍近前將為拘執之勢道人持柱
 杖示之曰來者就死洋洋而行旁若無人店人以竹籬遮
 兩尸候里正及縣吏相檢至夜尸忽作聲蹶起守者大叫

有鬼奔而出兩人曰我何嘗死且來聽說子細稍還就之云日午正晴之際被道人邀我去吃酒痛飲二十盃不覺大醉困卧於此今已豁然眾猶疑不信共坐天明而歸道人不知所之

張山人

唐曹王貶衡州時有張山人技術之士王常出獵因得群鹿十餘頭圍已合計必禽獲無何失之不知其處召山人問之山人曰此是術者所隱遂索水以刀禁之少頃於水中見一道士長纜及寸負囊拄杖散散而行衆人視之不見者山人乃取布針就水刺道士左足遂見隱處

唐書

大初制部一

十一

張足而行

即告曰此人易追止十餘里遂命走向北逐之十餘里見道士跛足而行與水中見者狀貌同遂以王命邀之道士笑而來山人曰不可責怒但以禮求請之道士至王問鹿何在曰鹿在也向見諸鹿無故即死故哀之所以禁隱亦不敢放今在山側耳王遣左右視之諸鹿隱於小坡而不動王問其患足之由曰行數里忽患之王召山人與之相視乃舊識焉其足尋亦平復乃是柳州連山觀侯生即從容遺之未期有一客過柳州寄宿此觀縛馬於觀門糞汚頗甚觀主見而責之客大怒詬罵道士而去未十日客忽遇張山人山人謂曰君方有大厄蓋有所犯觸客即說

前日與道士爭罵之由山人曰此異人也為君致禍却速往辭謝之不然不可脫也彼為雷厄君今夕所至當截一栢木長與身齊致所卧處以衣衾蓋之身別處一室以東木作丁子七枝釘地依北斗狀仍建辰位身居第二星下伏當免矣客大驚登時却迴求得栢木來柳州宿於山館如言設法半夜忽大風雷雨雷電震於前屋須臾電光直入所止客伏於星下不敢動電入屋數四如有搜獲之狀不得而止北明前視栢木已為粉矣客益懼奔謝觀主哀求生命又而方解謂客曰人不可輕也毒蛇之輩尚能害人豈合無狀相忤乎今已捨于矣客首罪而去遂來張山人厚報之也

唐書

大初制部一

十四

山人

中部民

唐元和初有天水趙雲客遊廊時過中部縣僚有燕吏一人至其罪不甚重官僚欲縱之雲醉固勸加刑於是杖之累百雲出塞行及蘆子關道逢一人要之言款日暮延雲下道過其居去路數里於是命酒傷酌既而問曰君省相識耶雲曰未嘗此行實昧平生復曰前某月日於中部值君某遭罹橫與君素無仇隙奈何為君所勸因被重刑雲遂起謝之其人曰吾望子久矣豈虞於此獲雪小耻乃令左右拽入一室室中有大坑深三丈餘坑中唯貯酒精

十斛剝去其衣推雲於中饑食其精湯飲其汁於是昏
幾一月迺縛出之使人感頓鼻頓援拔支體其手指肩脚
皆解舊形提出風中倏然凝定至於聲韻亦改遂以賤
蓄之為烏延驛中樞後累歲會其弟為御史出按靈州獄
雲以前事家疏示之其弟言於觀察使李銘由是發卒討
尋盡得奸宄乃復滅其黨臨刑亦無隱匿云前後如此
改人者數世矣

青城道士

偽蜀青城山道士能幻術往往入錦城施其法有所
濟學歸洞穴或聞其行甚穢官吏中有識者頗惡之

成都誘引富室及勳貴子弟皆潛而隨之或於幽僻
中灑掃焚香設榻張帷則獨於室內作法或召西王

巫山神女或麻姑鮑姑神仙皆應召而至與之杯饌寢
生人無異因令學者隙而窺之歡笑罷則自簾帷之前
足而去又忽於地中化出金樓衆皆觀之惑眾頗甚其
間少年膏粱子弟滿城如狂少主知其妖密使人禽之
月不獲後有人報云已出竿橋門去因使人以猪狗血
行至青城路上三十餘里及之遂傾血沃之不能施其
及下獄訊之云年年採民家處子住山中行黃帝之道
於巖穴者不知其數豪貴之家頗遭淫穢少主不欲彰其

惡潛殺之

李處士

李文公朝自文昌宮出刺合肥郡公性褊直方正未嘗信
巫覡之事郡客李處士者自云能通神人之言言事頗中
合郡肅敬如事神明公下車旬月迺投刺候謁禮容甚倨
公謂曰仲尼大聖人也而云未知生焉知死子能賢於宣
父邪生曰不然獨不見阮生著無鬼論精辨宏贖人不能
屈果至見鬼手且公骨肉間且夕當有遺疾沉困者忍視
溺而不援我公愈怒立命械繫之夫人背疽明日內潰
不食昏瞑百刻不醒適召醫藥曾無少瘳愛女一人

木嫁環床呱呱而泣自歸咎於文公之桎梏李生也公以
紀史義重且齋情牽不得已解縲綬而祈叩之則曰若手

翰一文侯夜當祈之宜留墨蒙同焚當可脫免仍誠曰慎
勿易易鈔繫他無所須也公竟受教即自草祝語潔手書
之公性褊且疑數紙皆悞不能爽約則又再書炬地更深
疲於毫硯尅意一副繕札稍嚴而實傳之中竟箋一字既
逾時刻遂并符以焚焚畢呻吟頓滅合室相慶黎明李生
候謁公深德之生曰禍則見免猶謂遲遲誠公無得漏畧
何為復注一字公曰無之生曰祝詞在斯因探懷以出示
則昨夕所書之文也公驚愕慚服避席而拜酌之厚幣竟

無所取旬日告別不知所往疾亦漸開

嵩州汲婦

嵩州開元寺多寓客有數客同坐寺門見嬾人汲水一家善幻術戲惱之使挈水不動不知彼婦尤善幻也顧而言曰諸君勿相戲客不答項之曰依然須校法乃可擲其擔化為小蛇客探懷取塊粉畫地作二十餘圍而立其中蛇不能入婦人汲水嘆之稍大於前又懇言官人莫相戲客固自若蛇突入直抵十五圍中再嘆水叱之遽大如椽徑躡中圍將嚙客婦人又諭止客猶不聽蛇即其足纏繞至項不可解路人聚觀且數百同寺人欲走訴官婦笑曰

傷也引手取蛇投之地依然一擔耳笑謂客曰汝術未精何敢若此若值他人汝必死矣客再拜悔謝隨詣其家為弟子云

梁僕毛公

福唐梁紇居城中嘗往其鄉求福縣視田一僕毛公操舟半塗直暮望遠岸民家男女雜背若有所營毛語梁曰彼方養神當往求酒肉來獻即絕茅挽之微作叱咤良久寂無應者毛窘怖失措亟入舟舉一盆覆其首俄風雲晦真嚙噴小舟掉掉如舞一物鏗然有聲墜盆上若刀劍之臨已上響止風息盆碎為四五片但有半破簾管在焉毛喜

而出口彼伎倆極矣本只且寄個消息去戲覓祭除不他便起惡意反要相害今以之不難不欲為官人作業且常小報之乃拈亂桿一把置爐火焉其家應時煙起焰合轉時問焚室廬幾半上人徒侶十餘人攜酒壹壺豚蹄一雙奔造水次見毛遜謝若蚤知是毛公自當抵奉何意却成激觸恕其罪過納微物毛為撲滅釋煙彼家炎炎方熾隨手頓息但已焚者不可救耳求福人大率好奉妖術而毛伎最高故勝之也兩下皆洞曉其名若外人遇之危矣

潘成

廣州人潘成販香藥如成都擔村邸遇一道人謂曰君每食時倘有烏鵲及異物登案剥啄時切不可食其餘仍須尾逐之俟其落處急擊而有所獲越三日潘方食有大鳥自外飛入見人不懼舒徐就器中攫食潘憶道人語急擊之鳥突起潘擣挺奔逐鳥翔飛而去離地只數尺終不能高舉約二十里力乏墜地化為老嫗又擊之嫗悲鳴求納金贖命乃相隨行又十許里到江岸小山下有菰廬嫗叩門一女子年可十五六出迎置酒相款其家雖觸事野寂而酒饌精潔器用雅潔用白金為之酒罷女奉黃金十兩與客潘喜甚忘其為異物也遂受而辭歸告其逆

族夫且將同訪黎且復往一無所見蓋此姬習幻術者

云

第十四卷終

續修四庫全書

十九

廣豔異編卷之十五

印月軒主人彙次

幻術部二

竇致遠

竇致遠者蔡州伏羌縣人所居曰甘谷堡以聚生童自給
為人放曠不拘小節嘗從村墅還家行遇古寺基下聞其
上有人笑談升高以望見十餘輩衣冠形貌若古之王侯
傳觴縱飲竇失聲大呼俱亡所在遺杯盤數器皆白角
作因取以歸併得古文書一冊沿途展視蓋左道之術
寔心學之食息不置久之盡驗能呼雲乃雨意之所
致於前又素善卜筮屬正隆四年六月亢旱里人和雨
應曰翌日當滂沛矣至日火雲鏤空淨无陰翳父老交編
詰之竇曰諸君速歸須臾雨必至衆既去竇詣後園井傍
取桶繩浸於水叩齒拋擲俄為龍雷聲震轟而甘霖傾瀉
周匝二十里田苗勃興有惡子窺見其擲繩之幻告於官
縛入郡治郡守便釋縛以好語問之對曰致遠窮書生也
何能為所學者則劇術耳守命面呈一枝乃解腰間勒帛
置地上一喝即卓立奮登其顛歌舞而下又解帛布地
叱之研然成鳥蟒廷下人怖畏奔走竇曰无傷也蟒盤旋
之際已生鱗甲鬚鬣鱗鱗暴起化為飛龍遽乘之而去

板橋店記

唐汴州西有板橋店店娃三娘子者不知從何來寡居年三十餘无男女亦无親屬有舍數間以鬻餐為業然而家甚富多有駟畜往來公私車乘不逮者輒賤其估以濟之人皆謂之有道故遠近行旅多歸之元和許州客趙季和將諸東都過是宿焉客有先至者六七八人皆據便榻季和後至最得深處一榻二隣比主人房壁既而三娘子供綉諸客甚厚夜深置酒與諸客會飲極歡季和素不飲酒亦與言笑至二更許客醉倦各就寢三娘子歸室閉門燭火皆熟睡袖季和展轉不寐隔壁聞三娘子悉盡物之聲偶於隙中窺之即見三娘子向壁下取燭挑明之後於中房中取一副耒耜并一木牛木偶人各大六七寸置於竈前含水巽之二物便行走小人則牽牛駕耒耜耕床前一席地來去教出又於箱中取出一裏蕎麥子授與小人種之頃更生花發麥熟令小人收刈持踐可得七八升又安置小磨子磴成麩訖却收木人子於箱中即取麩作燒餅數枚有頃鷄鳴諸客欲登三娘子先起點燈置新燒餅於食牀上與客點心季和心動遽辭開門而去即潛於戶外窺之乃見諸客圍牀食燒餅未盡忽一時踏地作駟鳴頃更皆變成駟矣三娘子盡驅入店後而盡沒其

貨財季和亦不告於人私有其術意後月餘日季和復寓宿焉三娘子歡悅如初其夕更無他客主人供待甚厚夜深殷動問所欲季和曰明晨發請隨事點心三娘子曰此事無疑但請穩睡半夜後季和窺之見一依前所為天明三娘子具盤食果畢燒餅數枚於盤中訖更取他物季和乘間走下以先有者易其一枚彼不之覺也季和發就食謂三娘子曰適會某自有燒餅請撤去主人請待他賓歸取已者食之方食次三娘子送茶出來季和請主人嘗嘗一片燒餅乃揀所易者與噉之饒入口子據地作驢聲立變為驢甚壯健季和即乘之發兼木牛與木人子等然不得其術試之不成季和乘策所變驢周遊他處未嘗阻失日行百里後四年乘入關至華嶽廟東五六里路傍忽見一老人拍手大笑板橋三娘子何得作此形骸因捉驢謂季和曰彼雖有過然遭君亦甚矣可憐許父從此放之老人乃從驢口鼻邊以兩手擘開三娘子自皮中跳出宛若舊身向老人拜訖走去更不知所之

李秀才

唐都郎中陸紹元口中嘗看表兄於定水寺因為說僧

餐餌時某隣院僧亦邀之良父僧與一李秀才偕至乃
 坐笑語頗劇院僧顧弟子煮茗巡時而不及李秀才
 陸不平曰茶初未及李秀才何也僧笑曰如此秀才亦
 知茶味且以餘茶飲之隣院僧曰秀才乃術士座主不
 輕言其僧又言不逞之子弟何所憚秀才忽怒曰我與
 人素未相識焉知子不逞徒也僧復大言望酒旗說變
 者豈有佳者乎李乃白座客某不免對貴客作造次矣因
 舉手袖中摸兩膝叱其僧曰覓行何師爭敢無禮往
 何在可擊之其僧房門後有筇杖子子跳出連擊其
 衆亦為酸澀杖伺人僚捷中若有物執持也李授杖
 此僧向牆僧乃負膺拱手色青短氣唯言乞命李又曰
 師可下階僧又趨下自投無數舐鼻敗頰不已衆為請
 李徐曰緣對衣冠不能然此為累因揖客而去僧半日
 能言如中惡狀竟不之測矣

韓生

桂林有韓生嗜酒自云有道術人初不大聽重之也一日
 欲自桂過明同行者二人俱止桂林郊外僧寺而韓生亦
 乘夜不馳自抱一籃持匏杓出就庭下衆共往視之則見
 以杓酌取月光作傾瀉入籃狀爭戲之曰子何為乎韓生
 曰今夕月色難得我懼他夕風雨儻夜黑留此待緩急爾

衆笑焉明日取視之則空籃弊杓如故衆益哂其妄及
 行至邵平共坐江亭上各命僕辦治殺膳多市酒期夜
 會天大風俄日暮風益亟燈燭不得張坐上墨黑不辨眉
 目矣衆大悶一客忽念前夕事戲翽韓生曰子所貯月光
 今安在寧可用乎韓生為撫掌而對曰我幾忘之微子不
 克發我意即狼狽從舟中取籃杓而一揮則白光燎焉
 見於梁棟間如是連數十揮一坐遂盡如秋大晴夜月
 灑灑秋毫皆睹衆乃大呼痛飲連四鼓韓生者又酌
 收之籃夜乃黑如故始知韓生果異人也

紫金梁

未樂中 文皇帝崇信二教遣使脩武當山德張二事
 道士建羅天大醮道心尤篤 上一日宴坐文樓見雲際
 冉冉一物下近則羽衣黃冠士也鶴駕翻二駐欄楯外
 上問何人答曰臣上帝侍臣以明年春建白玉殿遣臣為
 陛下索紫金梁一枝其長二丈其月某日來取言訖杳然
 西方而逝 上召群臣問之衆言此必真人安有人而鶴
 遊空駐者侍郎夏原吉獨不信曰此幻術也天之蒼二積
 氣所為寧有白玉為殿而金其梁之理即使有之上帝當
 示人以儉不應以侈至是 上狐疑未決居數日又見此
 羽士乘鶴而降曰梁不為鑄以臣為誰乎上帝震怒將遣

雷神下擊薄示小警 上深謝未遑又翻然而沒已而雷擊謹身殿 上大懼亟命工範金為梁而內庫黃金不足乃令天下里甲各出金五錢凡半年金集使鼓鑄為梁如其所云二丈而夏公終不以為然 上聞之笑曰卿儒者泥常之見耳兩度鶴降豈皆誣罔原吉不敢言已而梁告成奏表天曹復見道人乘鶴至 上曰梁當與女何以携去答曰不難叱二鶴啣之而去原吉又以為妄 上密使人察之原吉戒以天下金殆盡至金賤處則其所慮穴抵陝西華山下果有人售黃金者其直甚賤乃隨之至山麓入壩升三峯如獲平地使者不能及乃令道士賣藥

陳季卿

陳季卿者家於江南辭家十年舉進士志不就無成歸隱棲輦下舊書判拾衣食常訪僧於青龍寺遇僧他適因息於暖閣中以待僧還終南山翁亦伺僧歸方擁爐而坐揖季卿就爐坐又謂季卿曰日已脯矣得無餒乎季卿曰實饑矣僧且不在為之奈何翁乃於肘後解一小囊出藥方寸止煎一杯與季卿曰粗可療饑矣季卿啜訖充然暢

通饑寒之苦洗然而愈東壁有寒瀛圖季卿乃尋江南路因長嘆曰得自滑泛於河遊於洛泳於淮濟於江達於宗亦不悔無成而歸翁笑曰此不難致乃命僧童折堦前一竹葉作樂舟置圖中渭水之上曰公但注目於此舟則如公向來所願耳然至家慎勿久留季卿熟視之稍覺渭水波浪一葉漸大席帆既張恍然若登舟始自渭及河維舟於禪窟蘭若題詩於南楹云霜鐘鳴時夕風急亂鴉又望寒林集此時輟掉悲且吟獨向蓮花一峯立明日次潼關登岍題句於關門東普通院門云度關悲失志萬緒亂機下坂馬無力掃門屢滿衣計謀多不就心口自翻

作羞歸計還勝羞不歸自陝東凡所經歷一如前願旬至求及子兄弟拜迎於門側有江亭晚望詩題於書齋云立向江亭滿目愁十年前事信悠悠田園已逐浮雲散鄉里半隨逝水流川上莫逢諸釣叟浦邊難得舊沙鷗不疑高髮未蓬暮吟對遠山堪白頭此夕謂其妻曰吾試期近不可久留即當進棹乃吟一章別其妻云月斜寒露白此夕去留心酒至添愁飲詩成和淚吟離歌棲鳳管別鶴怨瑤琴明夜相思處秋風吹半衾將登舟又留一章別諸兄弟云謀身非不早其奈命來遲舊友皆霄漢此身猶路岐北風微雪後晚景有雲特惆悵清江上區區試期一更

後復登葉舟泛江而逝兄弟妻子慟哭於家謂其鬼物也
一葉漾漾適舊途至於涓濱乃賃乘復遊青龍寺死然凡
山翁擁褐而坐季卿謝曰歸則歸矣得非夢乎翁笑曰後
六十日方自知時日將晚僧尚不至翁去季卿還主人後
二月季卿之妻子費金帛自江南來謂季卿厭世矣故來
訪之妻曰某月某日歸是夕作詩於西齋并留別二章始
知非夢明年春季卿下第東歸至禪窟及關門蘭若見所
題兩篇翰墨尚新後年季卿成名遂絕粒入終南山去

張真人

成化中真人張某家居忽一道人自空而降曰吾天

仙翁也奉帝命求有道者觀子清脩故特將引雲鶴
可能同升乎真人疑之延坐忽飛去明日復至太息言曰
僊緣難遇以公之才而不我信命也真人乃厚加款款問
有何能曰無所不能出丹點黍隨手成紫金飛符召將立
現於前剪紙為禽獸飛舞與真者無異真人益敬事之乃
出白金數百兩令治黃冶又出金銀器為宴於其談洞曉
玄秘雖伯陽子訓不是過也居數日席卷所有飛去草知
所之真人憇念曰吾為天下道師而受妖人欺罔胡顏世
間耶即設壇召問之云此人得奇術日飛萬里今在湖
廣之某山當為吾師致之物可得人不可殺也尅期而去

至日見神將縛道人至所失物隨擲於地真人以木符

倣說部

吳約

宣教部吳約字叔惠道州人以父左朝奉郎民瞻遺澤補
官再仕廣右自韶州錄曹赴吏部磨勘家故饒財且久在
南方多蓄珠翠香象奇貨駿馬及鞍勒可直千緡悉攜自
以隨待引見留滯數出遨嬉服御麗好又與隣近寓館諸
客相習熟有宗室趙監廟挈家居百步間志同道合數以
酒饌果蔬來致餉吳亦答以南中珍異趙邀至居舍精
骨肉時取其衣食洗濯縫紉細意慰帖曲盡精致周
久令妻衛氏出相見美色妙年吳為之心醉遂同飲席酒
酣以往笑狎譁浪目成雲雨忘形無間趙殊不動容唯恐
有之不我顧如是者屢矣一日趙從吳假僕馬欲往娶吳
立遣密衛密使蒼頭持簡來約未申前後詰彼云機不可
失吳欣然行至途入遠閣張筵偶坐極其歡適善語且
慧點唱酌應和出入意表及暮遂留宿將就枕忽聞扣扉
甚急乃趨生歸衛陳汗流色命侍妾收撤觴豆掃除殺核
方畢趨從外來吳欲去而不
下衛見趙問日大戲激浪如山渡江不得暫歸

拂曉即東矣索湯濯足置盆於前且洗且澆須臾間水瀉
滿地吳衣裳濟楚慮為所污數展轉移避寒有聲趙乘
燭照見大叱使出口與君本非親舊但念羈旅中故相援
熱今交游累月何意所為若是吾妻係宗婦豈得輒犯明
當執以告官此輩由淫婦始且先痛箠然後斷之以法吳
頓首謝愆遂與衛並施束縛坐於地上鞭背數十趙取
酒獨酌且飲且罵以賤畜醜詆衛不敢對但悲泣咽趙
劔疾視如將揮擊夜過半方熟睡衛語吳曰今日之事
我誤官人亦是官人先有意向我不謂隨手事敗我
用宗陰刑責所不加儻坐奸論只同常人我委身受
足道將來猶可嫁與市井細民妻妾官人何吳曰汝夫
吾財耳衛曰實然趙睡起訶言愈切吳請輸金贖罪
曰我素為天胃以妻子易賄邪吳乞憐不已願納百萬
庶增至三倍乃並鞍馬服玩盡賂之始肯解縛使自狀其
過乃放歸壯夫數輩盡撥資裝去同鄉多為不平或謂曰
彼豈真示婦執蓋猾惡之徒結娼士又誘解君而君不悟也
吳大憤悒擬訟諸府縣徃視昨處空無一迹怨恨欲死囊
中枵然幾無餬口之費迨改秩再往連州陽山縣歸所喪
既多心志罔用而且貽里社姻友譏議常如醉夢中遂感
疾沉綿未赴官而卒

楊戩館客

楊戩資盛時嘗往鄭州上冢挈家而西其姬妾留京師者
猶數十輩中門大門悉加高鎖但壁隙裝輪盤傳致食物
監護牢甚有館客在外舍一妻慕其風標置梯踰屋取以
入恣其歡昵將曉送之去次夕復施前計同列漫聞之遂
展轉延納逮七八晝夜賂舉院奴使勿言客不勝困倦而
報戩且至亟升至屋兩股無力不能復下戩還家望見
其非所處始為物所誘遂遣扶下招道士喫治因憂
其迷惑了不自覺經旬良愈戩圖深照其姦故置
室則有數壯士挽執縛於卧榻上持刃其陰刺
痛極暈如戩命以常法灌傳藥此數者蓋素所用
後十餘日僅能起坐喚湯沃面但見墮鬚在盆無數日以
益多已而儼然成一宦者自是主人待之益厚常延入寢
閣與妻女同宴飲蓋知其不必防閑且以為玩具也客素
與方務德相善每休沐輒出訪尋是時半歲無聲迹皆傳
已死偶出游相國寺遇之於大悲閣下視其形模容色疑
為鬼客呼曰務德何忽然無故人意乃前揖之客握手流
涕道遭變本末深自咎悔云何顏復與士友接待貪戀餘
生未忍死耳後不知所終

王朝議

宣和中吳人沈將仕調官京師方壯年攜金千萬肆遊適近邸鄭李二生與之游一飲一食三子者必參會周旋且半年歌樓酒場所之既倦頗思道遙野外一日約偕行過一池見數圍人浴馬望三子之來迎喏頗肅沈驚異以為非所應得鄭李曰此吾故人王朝議使君之隸也去之而行又數百步李謂沈曰與其信步浪遊棲棲然無所宿曷若跨王公之馬親謁之手翁常為大都家資絕麗姬侍喜賓客今老而抱疾諸姬悉自離心而防禁苛嚴嘗至必傾倒承迎一夕之歡可立得君有意否乎

後言動之沈大喜即回池邊李鄭喚馬圍人謹奉令請所往曰到汝使君宅遂連轡按轡轉兩坊曲得車門門內宅宇華邃李先入報出曰主人聞有客喜甚但久病倦懶不能具冠帶願許便服相延已而翁出容止固如士大夫而衰態堪掬揖坐東軒命設席杯棹果饌咄嗟而辦雖不腆飲皆雅潔適口小童酌酒過三行翁嗽且喘喉間痰聲如曳鋸不可枝梧起謝曰體中不佳而上客舍卒惠顧不獲盡主禮奈何顧鄭生代居東道曰幸隨意劇飲僕姑小歇者藥併服少定復出矣沈大失想興緒亦闌珊散步於外將捨去又未忍忽聞中歡笑擲骰子聲穴屏隙窺

之則燭高張中寘巨案美女七八人環立聚博李徑入快眾女曰李秀才汝又來所擲遠廁其間且擲且笑沈神志搖蕩頓足曰真神仙境界也何由使我預此勝會乎鄭曰諸人皆王翁侍兒翁方在寢恐難曲接對非若我曹與之無間也沈禱曰吾隨身篋中適有茶券子為我辭倘得一餉樂願畢矣鄭遂巡乃入睚盱偵伺良久介沈至局前眾女咄曰何處兒郎突然到此鄭曰吾友也知今宵良會故願拭目女曰汝得無與松子良誘我乎一經取酒酌為沈飲醕無餘姬詫曰俊人也戒小鬟伺朝議睡覺報乃共博沈志得意逞每采輒勝須臾得千緡諸姬餽首飾為之一空鄰引其肘曰可止矣沈心不在賄索酒無算有姬最少艾敗最多愠而起挾空樽至前曰只作孤注一決此主人物也幸而勝固善脫有不如意明日當遭鞭撻勢不得不然同席爭勸止或責之皆不聽沈慨一擲敗為傾樽倒物蓋實以金釵珠琲評其直三千緡沈反其所擲又去探腰間券盡償之尚有餘錢方擬再角勝俄聞朝議大嗽索唾壺急眾女推客出奔入房三人趨諸原飲處翁使人追謝約後數日復相過沈歸即卧不交睫鷄鳴而起欲尋盟拂旦遣召二子云已出候之壬午杳不至遂走王氏宅審之屋空無人詢旁側居者云無王朝議

之市但恐少年數輩借平康諸妓飲博於此耳始悟所
計是時囊裝盡罄鄭李不復再見云

薛氏子

有薛氏二子野居伊闕先世嘗典大郡資用甚豐一日木
陰初盛清和屆候偶有扣扉者啟視之則一道士也草
履雪鬚氣質清古曰半途病渴幸分一杯漿二子延入賓
位雅談高論深味道腴又曰某非渴漿者杖藜過此氣色
甚佳自此東南百步有五松亂偃在疆內否曰某之良田
也道士愈喜因屏人曰此下有黃金百兩寶劍二口其氣
隱隱浮張翼間張翼洛之分野其鼻之穴美黃金可以

贈初為甚困者其龍泉自佩常位極人臣某亦請其一効
斬靡之術二子大驚異道士曰命家僮役各革悉具春鍾
候擇日發土則可以自驗矣然若無術以制則逃匿黃壤
不復能追今俟良宵剪方為壇用法水噴之不能遁矣且
戒僮僕無得洩者問其結壇所須曰微纒三百尺赤黑索
也隨方色絲纒素甚多洎几案爐香褥褥之具且曰某非
利財者假以為法又用祭膳十座酒茗隨之器皿須以中
金者二子則竭力經營尚有所缺貸於親友又言某善點
化之術視金銀如糞土嘗以濟人之急為務今有囊篋寓
紫微宮欲以暫寄二子許諾即召人負荷而至巨笈有四

重不可勝緘鑄甚嚴折託以寄旋至吉日因大設法
五松間命二子拜祝訖五令返居閉門以俟且戒無得
隙其當効景純散髮銜劍之術脫為人窺則禍之至俟
法畢當舉火相召可率僮僕備香鍾來及夜而發之莫得
靜觀至寶也二子依所教自夜分危坐專望燭光杳不見
舉不得已闢戶視之默絕影響步至樹下則擲玉覆器飲
食狼籍絲纒器皿悉皆擄去輪蹄之跡錯於其所疑用微
纒束固以遁因發所寄之笈瓦礫實中自此家產甚困失
信於人驚愕憂慚然不得訴

真珠姬

宣和六年正月朔日京師宣德門張燈貴近家皆設帷於
門外兩廡觀者億萬一宗王家在東偏有姻族居西遣青
衣邀其友真珠姬者曰若肯來當遣輿轎至女年十七八
歲未適人顏色明艷服御麗好聞呼喜甚請毋欲行時日
猶未暮少頃輿從西帷來昇以去又食頃青衣復與一輿
至王家人語之曰姬已去矣青衣駭曰方來相迎安得有
先我者於是知為奸黠所欺亟告於開封散遣賊曹迹捕
其家立賞揭二百萬求訪杳不可得明年三月都人春遊
見破輻在野有女子哭聲無人肯與扣窓詢之乃真珠也
走報其家取以歸

久乃能言初上車時不復由正路其行如飛俄入一狹路
漸進漸暗車止而山乃是古神堂鬼卒十餘輩執其杖夾
立坐者鼻如戟面如尺餘目光如炬我懼而泣拜比即叱
曰汝何人敢奸吾子乎便使人掉拽裸衣用大杖撻二十
杖畢痛不可忍昏昏不知人稍甦乃在密室內一媼拊我
甚勤為洗瘡敷藥將護一月甫能起先遭奸汚然後售於
某家為妾主人以色見寵同列皆妬嫉因同浴窺見
語主人云我為女時嘗與人姦受杖矣主人原知我此行
至是乃曰若果近上宗室女何由犯官刑遂相棄還付原
牙僧家猶念舊愛不督餘顧直僧家既先得金多且異
敗露不敢再彌以乘未晚送於野亦幸不死耳乃知向來
神堂所見皆群賊詐為之

張祐

進士崔涯張祐下第後多遊江淮嗜酒侮謔時輩或乘
其飲興即自稱豪俠二子好尚既同相與甚洽崔嘗作俠
士詩云太行額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鐵一朝若遇有
心人出門便與妻兒別由是徃徃傳於人口曰崔張真俠
士也因此人多設酒饌待之得以互相推許後張以詩上
鹽鐵使授其子鴻舉小職薄有資力一夕有非常人粧束
甚武腰劍手囊中貯一物流血殷於外入門謂曰此非

豪俠士居也曰然揖客甚謹既坐客曰有一仇人之恨
年矣今夜獲之喜不能已因指囊曰此其首也問張曰
酒店否命酒飲之飲訖曰去此三四里有一義士子欲報
之若濟此夕則平生恩仇畢矣聞公氣義能假予十萬緡
否立欲酬之是子願畢此後赴蹈湯火誓無所憚張深喜
其說且不吝啻即傾囊燭下善其緣素中品之物量而與
焉客曰快哉無所恨也遂留囊首而去期以卻回既去及
期不至五鼓絕聲香無踪跡又屬囊首彰露以為已累
且不求計無所出乃遣家人開囊視之乃承首也由是
俠之流頓衰矣

臨安武將

向巨源為大理正其子士肅因出謁呼寺隸兩人相隨格
所謂院長者也到軍將橋遇婦人蓬髮垂泣而來一武士
着青紵絲袍如將官狀執劍率驍衛其後嗔罵切齒時以
鞭痛擊怒色不可犯又有健卒十輩負繫箱篋行路爭駐
足以觀士肅訝其事院長曰只是做一場經紀耳肅殊不
曉使踪跡其由徐而來言浙西一後生官人赴銓試寓於
三橋黃家客店樓上每出入下樓常見小房青簾下婦人
往來姿態頗美心慕之詢茶僕曰彼何人僕感額對曰一
店中為此婦所苦二年矣問何為曰頃歲某將士攜妻居

此房十許日去欲往近郡留妻守舍初約不過旬時即
杳無信婦無以食主人不免供其二膳久而不能供然
季在邸者輪供焉未知何日可了此業債也生喜曰可得
一見乎曰彼乃良人妻夫又出外豈宜如是曰然則致少
飲饌為禮可乎曰若此則可於是買合食送之明日婦人
却以勸酒一椀答謝生愈注意信宿復致餉婦亦如前
以報生買酒自酌使茶僕捧一杯下為壽饋至於三酒僕
必盡力邀請婦固辭不獲勉登樓一酬亟趨下生覺可動
厚賂此僕使游說他日再至遂留坐從容久而不復自
浸淫及亂相從兩月許婦人與生曰我日日自下而升
目所視終為人所疑君若從而相就似兩便也生滿意
望立攜囊索卜真隣室而身與婦人處甫兩夕平旦未梳
洗望見一丈夫長六尺餘自外至婦變色顛悖曰吾天也
生遽走避彼丈夫入室叱罵梓妻髮亂蓬生委身從後
門窺凡所賣皆遺席卷方迷戀時足跡不出戶庭竟未嘗
赴也蓋少年多資且不解事故為惡子所誘陷耳

寧王

寧王善獵於鄆縣界搜林忽見草中一櫃高輪甚固命發
視之乃一少女也詢其所自女言姓莫氏父亦曾仕昨夜
遇一夥賊賊中二人是僧因劫其至此舍擊上訴冷態橫

生王驚悅之遂載以後乘時方生獲一熊置櫃中如舊第
之值上方求極色王以莫氏不冠子女即日表上之且具
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奏鄆京食店有僧二人
以万錢獨賃房一日夜言作法事唯昇一櫃入店中夜深
膈膊有聲店主怪日出不起啟門視之有熊衝人走去二
僧已死体骨悉露上知之大笑書報寧王大奇善能必置
此僧也莫氏能為新聲當時号莫才人轉

第十五卷終

廣豔異編卷之十六

徂異部

兜玄國記

印月軒主人吳采次

開元中前進士張佐常為叔父言少年南次鄆杜郊行見有老父乘青驢四足白腰背鹿革囊顏甚悅懌旨趣非凡始自斜逕合路佐甚異之試問所從來叟但笑而不答至再三叟忽怒叱曰年小子乃敢相逼吾豈盜賊椎埋者耶何必知從來佐遜謝曰向慕先生高躅願從事左右耳叟深責叟曰吾無術教子但壽未者子當嗤吾濟世後乘促走佐亦撲馬趨之俱至逆旅叟枕鹿囊寢未幾乃貫白酒將飲試就請曰單瓢期先生共之叟跳起曰此正吾之所好何子解吾意耶飲訖佐見叟色悅徐請曰小生寡昧願先生賜言以廣聞見他非所敢望也叟曰吾之所見果陳隋唐耳賢愚治亂國史已具然請以身所異者語子吾字文周時居岐扶風人也姓申名宗慕齊神武因改宗為觀十八從燕公子謹征梁元帝於荊州州陷大軍將旋夢青衣二人謂余曰君走天年人向主壽不千吾乃詰占夢者於江陵市占夢者謂余曰君走迴字也人向主任字也豈子住乃壽也時曰兵屯江陵善遂陳情於校尉

拓跋烈許之因却詰占夢者曰住即可矣壽有術乎占者曰汝前生梓童薛君胃也好服術藥散多尋異書日誦黃老一百紙徙居鶴鳴山下草堂三間戶外駢植花竹泉石繁繞八月十五日長嘯獨飲因酣大言曰薛君胃疏澹若此豈無異人降旨忽覺兩耳中有車馬聲因積然思復頭纔至席遂有小車朱輪青蓋駕赤犢出耳中各高二三寸亦不覺出耳之難車有二童綠幘青帔亦長二三寸憑轂呼御者路輪扶下而謂君胃曰吾自兜玄國來向聞長清月下韻甚清激私心奉慕願接清論君胃大駭曰君胃善耳何謂兜玄國來二童子曰兜玄國在吾耳中君胃能處我君胃曰君長二三寸豈復耳有國土倘若君之國人當盡焦頰耳二童曰胡為其然吾國與汝國無異不信盍從吾遊或能便留則君離生死苦矣一童因傾耳示君胃君胃覘之乃別有天地花卉繁茂薨棟連接清泉縈繞巖岫杳冥因捫耳投之已至一都會城池樓堞窮極壯麗君胃傍徨未知所之顧見向之二童已在其側謂君胃曰此國大小於君國既至此盍從吾謁蒙玄真伯蒙玄真伯居大殿墻垣階陛盡飾以金碧垂翠簾帷帳中間獨坐一伯身衣雲霞日月之衣冠通天冠垂旒皆與身等玉童四人立侍左右一執白拂一執犀如意二人既入拱手不敢

仰視有高冠長裾綠衣人宣青紙制曰肇分太素國既有億爾淪下土賤卑萬品聿臻於此實由冥合况爾清乃躬誠叶於真宰大官厚爵俾宜饗之可為主籙大夫君胄拜舞出門即有黃帔三四人引至一曹署其中文簿多所不識每月亦無請受但意有所念左右必先知當使供給因暇登樓遠望忽有歸思因吟曰風軟景和煦異香護林塘登高一長望信美非吾鄉因以詩示二童子童子怒曰吾以君質性冲寂引至吾國鄙俗餘態果乃未去鄉有何憶耶遂疾逐君胄如陷落地仰視乃自童子耳中落已在某處隨視童子亦不復見因問諸隣人云失君胄已七八年矣君胄在彼如數月未幾而君胄卒生於君家即今身也占者又云吾前生乃出耳中童子以汝前生好道已得到兜玄國然俗態未盡不可長生然汝自此壽千年矣吾受汝符即歸因吐朱絹尺餘令吞之占者遂復童子形而滅自是不復有疾周行天下名山迨茲向二百餘歲然無所見異事甚多並記在鹿革中因啟囊出二軸書甚大字頗細佐不能讀請與自言累述十餘事其半昭然可紀其夕將佐累述乃覺已失叟後數日有人於灰谷湫見之叟曰為我致意於張君佐遽尋之已不復見

賈耽

賈耽在滑州境內天旱耽召大將二人謂曰今歲荒煩君二人救民也皆言苟利軍州死不足辭耽笑曰君可專為健步明日當有兩騎衣慘緋所乘馬蕃步長經市出城可隨之識其所滅處則吾事諧矣二將乃裹糧衣早衣尋之果有二緋衣經市至野行二百餘里暎大塚而滅遂發塚獲陳粟數十萬斛人竟不之測又有部民家富於財而父偶得疾身體漸瘦糜粥不通日飲鮮血半升而已其家憂懼乃多出金帛募善醫者自兩京及山東諸通醫人無不至者雖接待豐厚率皆以無效而旋後有人自剗來診候旬日亦不識其狀乃謂其子曰其之醫家傳三世矣凡見人之疾則必究其源今觀叟則惘然無知豈其之藝未至而叟天降之灾乎然其聞帥府博學多能蓋異人也至於卜筮醫藥罔不精妙子能捐五十千乎其子曰何用曰將以遺御史候公之出以車載叟於馬前使見之倘有言則某得施其力矣子如其言公果出行香見之注視將有言為監軍使白事不覺馬首已過醫人遂辭去其父後語子曰吾之疾是必死之徵今頗煩躁若厭人語爾可載吾城外有山水處置之三日一來者吾如死則葬之於彼其子不獲已載去得一磐石近池置之悲泣而歸其父

忽見一黃犬來池中出沒數四狀如沐浴既去其水即而
叟渴欲飲而氣弱力微乃肘行而前既飲則覺四體稍輕
飲之不已即能坐子驚喜乃復載歸家則能飲食不旬日
而愈他日賈帥復出至前所置車處問曰前度病人在否
吏報今已平復公曰人病固有不可識者此人是虱癩世
間無藥可療須得千年木梳燒灰服之不然則飲黃龍浴
水此外無可治也不知何因而命遣吏問之叟具以對公
曰此人天與其疾而自致其藥命矣夫時人聞之咸服公
之博識則醫士所謂異人者信矣

鈕婆

鄆州司法閔某有傭婦人姓鈕閔給其衣食以充驅使年
長謂之鈕婆并有一孫名萬兒年五六歲同來閔氏妻亦
有小男名封六大小相類閔妻常與鈕婆孫同戲每封
六新製衣必易其故者與萬兒一日鈕婆忽怒曰皆是小
兒何貴何賤而彼衣皆新而我兒得其舊甚不平也閔妻
問曰此吾子爾孫僕隸耳吾念其與吾子年齒類故以衣
之奈何不知分理自此故衣亦不復得矣鈕婆笑曰二子
何異也閔妻曰僕隸那與好人同鈕婆曰審不同其請試
之遂引封六及其孫悉內於裙下着地按之閔妻驚起奪
之兩子悉為鈕婆之孫形狀衣服皆一不可辨乃曰此即

同矣閔妻大懼即與司法同祈請懇至曰不意神人在此
自此一家故事不敢以推禮相待矣良久又以二子致稽
下按之即各復本形閔氏乃移室居鈕婆厚待之不復使
役積年閔氏頗厭怠私欲害之令妻以酒醉之司法伏戶
下以鐵擊之正中其腦有聲而倒視之乃栗木長數尺夫
妻大喜命斧砍而焚之適盡鈕婆自室中出曰郎君何
之酷耶言笑如前殊不介意鄆州之人知之聞不得已
白於觀察使入見次忽有一閔司法已見使言說形狀
異聞遂歸及到家堂前已有一閔司法先歸矣妻子莫
辨之及哀求鈕婆涕泣拜請良久漸相識却成一
其家不復有加害之意至十數年尚在閔氏之家亦無患
耳

大曆士人

唐大曆中有士人獨行到鳳皇臺望見一男子與一婦人
相和而歌聲徹雲際婦人歌曰深閨閑鎖難成夢那得同
衾共繡床一自與郎江上別霜天更自覺宵長男子和曰
織阿斂照窓風起新覺霜寒逼玉床幽恨從來無早暮不
知宵漏向人長又歌曰愁聽黃鶯喚友聲空閨曙色夢初
驚窓前愁有花牋寄難寄妾心字字明和口遙知把筆怯
禽聲密語書來屢自驚若道花牋傳不盡幽情含處已分

明又歌曰寂靜璇閨度歲年並頭蓮葉又如錢愁人獨
那堪此安得君來獨枕眠和曰愁多四月日如年金錯
無買醉錢滿地落花愁不寐非關明月夜遲眠又歌曰
病匡床香囊添夜深猶有一絲煙懷君無計能成夢更恨
沾聲到枕邊和曰寒燈未滅夜愁添輕帳垂羅薄似煙志
却閨中病無寐空教魂夢到君邊歌罷其人迫而視之乃
二獸焉一類猪而體特高蔚有文采一類龍而小編龍
黃色其人驚而走行者問之因語其故共往觀之寂然
所見惟竹書一束在地取視簡策幾毀文不可辨惟首
隸書地出梓桐偽失其衆和去三言灌平獲誦於古有

午得斯人慈心勿用筆冠日輪二十二字

劉氏子妻

劉氏子者少任俠有膽氣常客遊楚中淮陰縣交遊多市
井惡少鄰人王氏有女求聘之王氏不許後數歲因饑遠
從戎數年後復罷再遊楚鄉與舊友相遇甚歡常志遊騁
書事弋獵夕會狹和因出郭十餘里見一壞墓棺柩暴露
歸而合飲酒時將夏夜暴雨初止衆人戲曰誰能以物送
至壞塚棺上者劉乘酒恃氣曰我能之衆曰若審能之明
日衆置一筵以賞其事乃取一樽同會人列名於上令生
持去餘人飲而待之生獨行夜半至墓月初上如有物時

踞棺上諦視之乃一死婦也生捨樽於棺上負此屍而
歸衆方歡語忽聞生推門如負重之聲門開直入燈前直
屍於地卓然而立不施粉黛髮半披一座絕倒亦有奔
走藏伏者生曰此我妻也遂擁屍致床同寢衆人驚懼至
四更忽覺口鼻微微有氣診視之即已蘇矣問所以乃王
氏之女因暴疾亡不知何由至此未明生取水與之洗面
濯手整釵髻疾以平復乃聞鄰里相謂云王氏女將嫁
卒未殮昨夜因雷遂失其屍生乃以告王氏王氏悲喜
嫁生焉衆咸歎其冥契亦服生之不懼也

揚知春

開元中忽相傳有殭人在地一十年因墓崩殭人復生不
食五穀飲水吸風而已時人呼為地仙者或有呼為妾者
或多知地下金玉積聚焉好行吳楚齊魯間有二賊乘殭
人言乃結虎徒十輩於濠壽開發墓至盛唐縣界發一塚
時呼為白茅塚發一丈其塚有四房闕東房皆兵器弓矢
鎗叉之類悉備南房皆繒絲中奩隔皆錦綺上有牌云周
夷王所賜錦三百端下一隔皆金玉器物西房皆漆器其
新如昨北房有玉棺中有玉女儼然如生綠髮稠直皓齒
編貝瓊纖脣短中度若素畫焉衣紫帔繡機朱履新香可
愛以手循之體如煖焉玉棺之前有一銀樽酒滿克徒覓

飲之甘香如人間上樽之味各取其錦練寶物王女左手無名指有玉環賊爭脫之一賊楊知春曰何必取此諸寶已不少久不可脫競以刀斷其指指中出血如赤豆汁知春曰大不仁有物不能賸卒斷其指痛哉衆賊出塚以知春為詐共欲殺之一時舉刀皆不相識九人自相砍俱死知春獲存遂却送所掠物於塚中粗以土瘞之而去知春請官自陳其狀官以軍人二十餘輩備後復尋討銘誌終不能得

王守一

守一常

唐貞觀初洛城有一布衣自稱終南山人姓王名守一

負一大壺賣藥人有求買之不得者病即死或急無藥人授與之者其人旬日後必染沉痾也柳信者世居洛陽家累千金唯有一子既冠後忽於眉額上生一肉塊歷使療之不能除去及聞此布衣遂躬至禱請既至其家乃出其子以示之布衣先焚香命酒脯猶若祭祀後方於壺中探一丸藥嚼傳肉塊復請具樽俎須臾間肉塊破有小蛇一條突出在地約長五寸五色爛然漸漸長及一丈已來其布衣乃盡飲其酒叱蛇一聲其蛇騰起雲霧昏暗布衣欣然乘蛇而去不知所在

廬山漁者

廬山中有一深潭名落首潭多魚釣者後唐長興中有釣者得一物頗覺難引連連牽曳見一物如人狀戴鐵冠積歲毒首裹之意其木則太重意其石則太輕漁者置之潭側後數日其物上有泥滓甚多為風日所剝落又經雨淋洗忽見兩目俱開則人也欲然而起就潭水盥手噴面漁者驚異共觀之其人即語漁者本處土地山川之名及朝代年月甚詳審問訖却入水中寂無聲迹然竟無一人問彼所從來者南中吏民神異之為建祠壇於潭上

張茂先

於孟

唐先傳張茂先嘗為建寧從事遊於洞宮遇一人問華曰君讀書幾何對曰華之未讀者則二十年内書有之也若二十年外則華固已盡讀之矣其人論議超然華頗內服相與驩甚因共至一處大石中忽然有門引華入數步則別是天地宮室差我引入一室中陳書滿架其人曰此歷代史也又至一室則曰萬國志也每室各有書惟一室屋宇頗高封識甚嚴有三犬守之華問故答曰此皆王京紫微金真七瑛冊書紫字諸秘籍指二犬曰此龍也華歷觀諸室書皆漢以前事多所未聞者如三墳九丘梅祝春秋亦皆在焉華心樂之欲賃住數十日其人笑曰君癡矣此豈可賃地耶即命小童送出華問地名對曰

聊媒福地也華甫出門勿然自開華回視之但見雜草藤
羅繞石而生石上苔蘚亦合初無縫隙撫石徘徊久之望
石下拜而去攀後者博物志多瑣錄中所得帝使削去可
惜也

謝武安

隋謝武安蔡州人有巨力善弓矢會嵩山南有大虫為
甚往射之漸至深山忽有異物如野人手開大虫皮冒武
安身上因推落澗下及起已為大虫矣惶怖震駭莫知所
為忽聞鐘聲知是僧居往求救果見一僧念金剛經
俯伏其僧以手摩頭忽覺作百聲頭已破矣武安

不律集

十一

安乃從

中出即具述前事又撫其背隨手而開既出全身
在在少大虫毛蓋先夾瘡之所粘也從此遂出家專持金
剛經

程頤

程頤稅居新昌里調選不集貧而後病有老嫗謂曰君
病吾能救之復能與君致妻言訖而去是夜三
云陳尚令持禮來頤莫測其由開關乃送綾絹數十束頤
問陳尚何人也使者曰陳尚也乃付藥一丸令帶之能愈一
切疾頤帶之果疾愈數日夕有大旋風入頤居須臾風
定見檐輿三乘有一女一青衣從之間其故曰越州扶餘

縣趙明經之女父母配爭前扶餘射程頤適為大風飄至
此頤無所遣因納之既而以其事驗之信然而越州自有
人與頤姓名同

活王巢

盤屋吏魁召士人訓子弟館於門士人素有蛀牙一日復
作左腮掀腫遂張口卧意似膏騰忽聞有聲發於齧齧若
切切語言人馬喧闐漸次出口外痛頓止至半夜却聞早
來之聲仍云小都郎回活王巢矣似呵喝狀頤上
直入口彈指頃齒大痛詰旦且告主人勸呼巫祝用
士人從之痛已腫消竟不知何怪

不律集

十二

符水

王布女

永貞年東市百姓王布知書歲鏹千萬商旅多宿之有女
年十四五豔麗聰悟鼻兩孔各垂息肉如皂莢子其根如
麻線長寸許觸之痛入心髓其父破錢數百萬治之不差
忽一日有梵僧乞食因問布知君女有異疾可一見吾能
止之布被問大喜即見其女僧乃取藥色正白吹其鼻中
少頃摘去之出少黃水都無所苦布賞之白金梵僧曰吾
脩道之人不受厚施唯乞此息肉遂珍重而去行疾如飛
布亦意其賢聖也計僧去五六坊復有一少年美如冠王
騎白馬遂扣門曰適有胡僧到無布遽延入具述胡僧事

其人吁嗟不悅曰馬小跳足竟後此僧布驚異詰其故曰上帝失樂神二人近知藏於君家方鼻中我天人也奉上帝命來取不意此僧先取之吾當誰以譴矣布方作禮舉首而失

海王三

山陽海王三者父轉賈泉南航巨浸為風濤敗舟同載數十人俱溺王得一板自託任其簸蕩到一島嶼傍遂步嶂行山間幽花異木珍禽怪獸多中土所未識而風氣和柔不類巒嶠所至空曠更無居人王憩於大木下莫知所忽見一女子至問曰汝是甚處人如何到此王以其

海王三

十一

溺告女曰然則隨我去女容狀頗秀美髮長委地不梳梳語言可通曉舉體無絲縷摺蔽形王不能測其為人耶為異物耶默念業已墮它境一身無歸亦將畢命豺虎死可立待不若姑聽之乃從而下山抵一洞深杳潔遠是耀常如正晝蓋其所處但不設庖爨女留與同居朝夕餉以果實戒使勿妄出王雖無衣食可換易幸其地不甚覺寒暑故亦可度歲餘生一子迫及周醉女采果未還王信步往水涯適有客舟避風於嶂與認其人皆舊識也急入洞抱兒至徑登舟女繼來度不可及呼王姓名罵之極口悲啼撲地氣幾絕王從蓬底舉手謝之亦為掩涕舟已張帆

乃得歸楚兒既長楚人字為海王三

利路知縣女

淳熙五六年間有官人赴利州路縣宰自房陵金州西上到洋川界地名石王子一女墜橋墮於棧道崖中知不復可救舉家拊膺頓足痛哭而去請傍近隔塘寺招魂追僧後一日僧早入佛殿見仙花一餅在几上念無所從來尚未深訝明日復然旋着意窺覘乃笄年女子也素非檀信又子子獨來疑之遍詢左右數十百家皆無此女因隨其所之抵棧崖而隱證以為鬼而且供花之勤未嘗少輟三年多厥父官滿還次其處寺僧以告宰垂泣言如何

廣雅異編

大組異郵

十四

我得一見僧曰明日伺於佛殿恐可值遇如期女果來置花徑出其行如飛宰急步逐之望其下崖不可得語於是留信宿慕漁人布網崖口遂得之父母抱拊悲痛未敢喜徐扣其生死曰初墮落時不在石不在水適處藤盤上略無所傷縶絲下草中睡每日但食花草數旬以往不覺寒饑衣裳漸斷壞唯聯木葉自蔽而身體絕輕可飄飄然升崖上觀仙花滿棧谷因采以供佛今再獲人世蓋冥佑也父母與之歸鄉里及嫁如常

王仁裕

太原王仁裕家遠祖母約二百餘歲形質纒三四尺兩眼

亦不知其來往之迹牀頭有一柳箱可尺餘封鎖甚密人未嘗得見其中物常戒諸孫曰如我出慎勿開此箱開則我不回也諸孫中有一無賴者一日醉酒而歸祖母不在徑詣牀頭取封鎖柳箱開之其中止有一小鐵篋子餘無他物自此祖母竟不回矣

侯通

隋開皇初廣都孝廉侯通入城至劍門外忽見四虜石大如斗通愛之收藏於書籠負之以驅因歌鞍取看為金通至城貨之得錢百萬市美妾十餘人大開第近甸置良田別墅後乘春景出遊盡載妓妾隨從下設酒散忽有一老翁負大笈至坐於席末通怒而詰之命蒼頭扶出叟不動亦不嗔恚但飲滿啖炙而笑云吾比來求君債債耳君昔將我金去不記憶手盡取通妓妾十餘人投之書笈亦不覺笈中之窄負之而趨走若飛鳥通令蒼頭馳逐之斯須已失所在自後通家日貧却復昔日生計十餘年却歸蜀到劍門又見前者老翁攜所將之妾遊行儻從極多見通皆大笑問之不言通之又失所在訪劍門前後並無此人竟不能測之

村正妻

河北村正妻新死未殮日暮其兒女忽覺有樂聲漸近至庭宇屍已動矣及入房如在梁棟間屍遂起舞樂聲復起屍倒旋出門隨樂聲而去其家驚懼時月黑亦不敢尋一更村正方歸知之乃折一桑枝如臂被酒大罵尋之入墓林約五六里復聞樂聲在一栢林上及近樹樹下有火焚、然屍方舞矣村正舉杖擊之屍倒樂聲亦住遂有屍而返

臂龍

大江金山寺有行者素健嘗晝寢同袍者戲畫一其臂頭尾鱗鱗狀頗逼真行覺而見之戲曰吾寢而龍豈非天授乎當點之以成其異乃以針刺而加墨數月墨色漸紫又數月其紋稍、隱起約高一黍米每風雨之夕此龍蜿蜒如動一臂為之搖、不安行病之它日深於江江水為之開豁數丈此臂騰掉上下如非已有者行益以為神時時潛沒水中見龍鱗魚鱗歷歷在目一日自念曰金山盤踞江心其下宜有根著蓋探之乃下投窮至江底見山根大僅數抱若一柱擎其山焉因運臂撼之山為搖應不止屋宇皆動僧怖以為地震焚香祝三寶頓而定行登山知而竊笑之旬日乃為同袍說其實因具言臂龍之神同袍驚以白長老長老曰此妖人也潛詣鎮

江告官請殺之官謂誣罔不為理僧恨其為已累也醉不而縊之行既亡龍亦頓逝竟無異焉

海賈

天觀中廣南有海賈使帆風逆飄至一兩舟中一客老於海道起四顧變色語眾曰此海外怪洋我昔年飄泛至此百怪出沒幾喪厥生今不幸再來性命未可知也至日其水皆黃濁有獨山峙水中央山巔大石崩巨聲振動水高丈餘黑雲亘山橫起雲中兩朱塔隱隱然有光

投火中久至焦黑分食之既攜盆復入眾悉畏駭其議曰若再吾屬無噍類矣斷髮沿水疾馳至舟中急解維維老者亦不知為何處幸風便猶數月到家

王氏

宿州符離北境農民王友聞居邑之蔡村與弟友諒同處娶邑人秦彪女天性狼戾日夜譖諒竟分村出外或經年不相面諒嘗乞蠶種於兄秦以火熅而遺之諒妻如常法爇浴以俟其出過期亦但得其一已而漸大幾至百觔秦氏伺諒夫婦作客東村但留稚女守舍秦呼其夫同歸秦妻往庖下直入雙房見蠶卧牖畔喘息如牛食葉如風

徐州

徐州徐副使清苦之士致仕後偶巡行小院凭欄觀缸中蓄滿盛開忽有物瞥然墮于水面視之乃一小舟也其長五寸許篙櫂帆楫合用之物無不畢具有三人皆長寸半操篙把舵與生人不異大以為怪呼其兒二官者同玩其喧呼運轉儼若世態有時舟歌側亦復手足紛紜若救護之狀已而三人同拽一帆張之帆與竹葉等馭風排空而

去竟莫喻其怪

李婆墓

下邳境內有古丘相傳為李婆墓莫知其何時又言多藏珍寶積為亡賴惡子所睥睨紹興丁巳歲偽齋之末群盜肆行焚廬發塚畧無虛日遂從事於李墓呼聚三百人各鑄脩集自辰至午啟鑿及於埏中棺槨皆露眾疲困繼則或餐乾糲俄一媪長七尺餘髮白面黑形極醜素練衣端坐柳上彈指長嘯響振林壑溪谷涓流一切沸涌泉涌而散走須臾煙霧四合神鬼出沒或聞闐闐車馬聲如雷移時開睛一盜有膽者復往視已失棺槨野塚空穴嗟悔而歸五旬中多暴死及無故顛墮者里民力掩壙且致祭焉

大業開河記

雅陽有王氣出占天耿純臣奏後五百年當有天子興楊帝已昏淫不以為信時遊木蘭庭命袁寶兒歌柳枝詞因觀殿壁上有廣陵圖帝瞪目視之移時不能舉步時蕭后在側謂帝曰知它是甚圖畫何消皇帝如此桂意帝曰朕不愛此畫只為思舊遊之處於是帝以左手凭后右手指圖上山水及人煙林落寺宇歷歷皆如目前謂后曰朕昔征陳主時遊此豈期九有臨軒萬機在躬便不得歸於

懷抱也言訖聖容慘然后曰帝意在廣陵何如一幸涼

心中豁然翌日與大臣言欲至廣陵旦夕游賞時有諛議大夫蕭懷靜議自大梁開河引孟津之水東入於淮一則路達廣陵一則鑿穿王氣帝聞大喜乃以征北大總管麻叔謀為開河都護以左屯衛將軍令狐達副之於大業五年八月上旬建功者鋪既集東西橫布數千里纒開斷及丈餘得古堂室可數間瑩然蕭靜漆燈晶煌照耀如畫四壁皆有彩畫花竹龍鬼之像中有棺柩如豪家之葬其從功吏聞於叔謀命啟棺一人容貌如生肌膚潔白如玉而肥其髮自頭出而覆其面過腹胸下畧其足倒生而

大相異報

及其背下而方止搜得一石銘上有字如蒼頡鳥跡之乃召夫中有識者免其役有一下邳民讀曰我是大金仙死來一千年數滿一千年背下有流泉得逢麻叔謀葬我在高原髮長至泥丸更候一千年方登兜率天叔謀乃自備棺槨葬於城西隅之地次開掘陳留帝遣使馳御署玉祝并白璧一雙具少牢之奠祭於留侯廟以假道祭訖忽有大風出於殿內窓牖間吹鏢人面使者退自陳留果開掘東去往來負擔拖鋤者風馳雷激遠近之人如蜂屯聚既達雍立時有一夫乃中年人偶患偃僕之疾不能前進於隊後伶仃而行是夜月色澄靜聞呵殿聲甚嚴夫鞠

邪於道左良久見清道繼至儀衛周旋一貴人戴冠衣
 王者衣乘白馬命左右呼夫至前謂曰與我言爾
 還白壁一雙爾當宿於天言畢取壁以授夫跪受訖
 拜貴人躍馬西去屆嶺丘以獻於叔謀熟視乃帝獻留侯
 物也詰其夫夫具道叔謀性貪乃匿壁又不曉其言慮夫
 洩於外乃斬以滅口然後於雍丘至大林林中有小祠廟
 叔謀訪問村叟曰古老相傳呼為隱士墓其神甚靈叔謀
 不信將瑩域發掘數尺忽鑿一竅嵌空群夫下視有聲
 熒熒無人敢入乃指使將官武平郎將狄去邪者請入
 之叔謀喜曰真荆冢之輩也命繫去邪腰下釣約數由
 方及地去邪解其索行約百步入一石室東北各有四
 柱鐵索二條繫一獸大如牛熟視之一巨鼠也須臾石室
 之西有一石門洞開一童子出曰子非狄去邪乎曰然也
 童子曰皇甫君望子已久乃引入見一人服朱衣頂雲冠
 居高堂之上去邪再拜其人不言亦不答拜綠衣吏引去
 邪立於廊之西階下良久堂上人呼力士奉取阿摩末武
 夫數人形質醜異魁偉控所見大鼠至去邪本乃廷臣知
 帝小字莫究其事但屏氣而立堂上人責鼠曰吾遣爾暫
 脫皮毛為中國主何虐民害物不遵天道鼠但點頭搖尾
 而已堂上人益怒令武士以大棒搥其腦一擊而碎有聲

如墻崩其鼠大叫若雷吼然方欲舉杖再擊俄一童子
 天符而下堂上驚躍降陛俯伏聽命童子乃宣言曰阿
 數本一紀今已七年更候五年當以練巾繫頸而死童子
 去堂上人復令繫鼠於舊室中乃謂去邪曰與吾語麻叔
 謀謝爾伐吾瑩域來歲奉爾二金刀勿謂輕許也言訖綠
 衣吏引去邪於它門出約行十數里入一林躡石攀藤而
 行回顧已失使者又行三里餘見草舍一老父坐土榻上
 去邪訪其處老父曰此乃嵩陽少室山下也老父問
 所至之處去邪一一言老父遂細解去邪去邪知場
 冰之事且曰子能免官即脫身於虎口也去邪東行
 那屋已失所在時麻叔謀已至寧陽縣去邪見叔謀具白
 其事初去邪入墓後其墓自崩將謂去邪已死今日却來
 叔謀不信將謂狂人去邪乃託狂疾隱終南山時煬帝以
 患腦疼月餘不視朝訪其因皆言帝夢中為人搥其腦遂
 發痛數日乃是去邪見鼠之日也叔謀既至寧陵縣患風
 逆起坐不得帝令太醫令巢元方往視之曰風入腠理病
 在胸臆須用嫩羊肥者蒸熟糝藥食之則瘥叔謀取羊
 羊羔殺而取腔以和藥藥未盡而病痊自後每令殺羊羔
 日數枚同杏酪五味蒸之置其腔盤中自以手擣擊而食
 之謂曰含酥餅鄉村獻羊羔者數千人皆厚酌其直寧捧

下馬村陶柳兒家中巨富兄弟皆凶悖以祖父營生傍河
道二丈餘慮其發掘乃盜它人孩兒年三四歲者殺之去
頭足蒸熟獻叔謀咀嚼香美迥異於羊羔愛慕不已召詰
柳兒柳兒乘醉泄其事及醒叔謀乃以金十兩與柳兒又
令役夫置一河曲以護其塋域柳兒兄弟自後每盜以獻
所獲甚厚貧民有知者競竊人家子以獻求賜囊邑寧陵
睢陽界所失孩兒數百冤痛哀聲旦夕不輟虎賁郎將段
違為中門使掌四方表奏事叔謀令家奴黃金窟將金一
埒贈與凡有上表及訟食子者不訊其詞理並令答背四
十押出洛陽道中死者十有七八時令狐達知之潛令人
收兒骨未及數日已盈車於是城市村坊之民有孩兒者
家置木櫃鐵裹其縫每夜置子於櫃中鏢之全家秉燭圍
守至明開櫃見子即長幼皆賀既達睢陽界有豪寨使陳
伯恭言此河道若取直路徑穿透睢陽城如要回護即取
令旨叔謀怒其言回護令推出腰斬令狐達救之時睢陽
坊市豪民一百八十戶皆恐掘穿其宅并塋域乃以醪金
三千兩將獻於叔謀未有梯媒可達忽穿至一大林中有
墓古老相傳云宋司馬華元墓掘透一石室室中添燈棺
板帳幙之類遇風皆化為灰燼得一石銘云睢陽土地高
竹木可為塚若也不迴避奉贈二金刀叔謀曰此乃詐也

不足信是日叔謀夢使者召至一宮殿上一人衣絳綺
戴進賢冠叔謀再拜王亦答拜畢曰寡人宋襄公也上帝
命鎮此方二千年矣儻將軍借其方便回護此域即一城
老幼皆荷恩德也叔謀不允又曰適來護城之事蓋非寡
人之意從奉上帝之命言此地後五百年間當有王者建
萬世之業豈可為逸遊致使掘穿王氣叔謀亦不允良久
有人入奏云大司馬華元至矣左右引一人衣紫衣戴進
賢冠拜觀於王前王乃言護城之事其人勃然大怒曰上
帝有命匡護叔謀愚昧之夫不曉天意乃大呼左右令置
拷訊之物王曰拷訊之事何法最苦紫衣人曰鑄銅灌之
口爛其腸胃此為第一王許之乃有數武夫拽叔謀脫去
衣惟留犢鼻縛鐵柱上欲以銅汁灌之叔謀魂膽俱喪殿
上人進止之曰護城之事如何叔謀連聲言謹依上命遂
令解縛與本衣冠王令引去將行紫衣人曰上帝賜叔謀
金三千兩取於民間叔謀性貪謂使者曰上帝賜金此何
言也使者曰有睢陽百姓獻與將軍此陰注陽受也忽如
夢覺既覺神不住體睢陽民果賂黃金三千兩因叔謀家
奴黃金窟而獻叔謀思夢中事乃改之立召陳伯恭令自
睢陽西穿渠南去回屈東行過劉趙村連延而去令狐達
知之累上表為段違帥而不察

王墓掘數尺不可掘乃銅錢也四面掘去其上惟見鐵墓旁安石門高鎖甚嚴用鄴人揚民計撞開墓門叔謀自入墓中行百步二童子當前曰偃王願望久矣乃隨而入見宮殿一人戴通天冠衣絳綃坐殿上叔謀拜王亦拜曰寡人瑩域當河道今奉與將軍王寶遣君當有天下儻然護之丘山之幸也叔謀許之王乃令使者持一玉印與叔謀叔謀視之印文乃古帝王受命寶也叔謀大喜王又曰再三保惜此刀刀之兆也叔謀出令兵夫曰護其墓時煬帝在洛陽忽失國寶搜訪宮闈莫知所在隱而不宣煬帝功甚急叔謀計點丁夫約折二百五十萬功既畢

帝決下口注水入汴梁帝乃自洛陽發駕時舳舻相繼

接千里既過雍丘水淺河窄舟行甚難帝令為鐵脚木鸞長一丈二尺放於上流驗水深淺自雍丘至灌口得一百二十處帝大怒既達睢陽帝問叔謀曰坊市人煙所攝何叔謀曰睢陽地靈不可干犯若掘之必有不祥臣已回護其城帝怒令劉岑乘小舟根訪屈曲之處比直路較二十里帝益怒乃令禽出叔謀囚於後獄急宣令狐達詢問其由達因畫奏其不法狀帝令人搜叔謀囊橐中得睢陽民所獻金文得留侯所還白璧及受命寶玉印上驚異問宇文達曰金與璧皆微物寡人之寶何自而得乎宇文達

曰必是遺賊竊取之帝瞪目而言曰叔謀今日竊吾寶明百盜吾首矣達在側奏曰叔謀嘗遣陶柳兒盜人之子恐國寶柳兒所盜也上益怒遣榮國公來護兒腰斬叔謀於河側時來護兒受勅未至叔謀夢一童子自天而降謂曰宋襄公與大司馬華元遣我來感將軍護城之惠去年所許二金刀今日奉還叔謀覺曰據此先兆不祥我腰領有夫言未畢護兒至驅於河之北岸斬為三段柳兒兒五人并家奴黃金窟皆鞭死中門外段達免死降官

劉錄事

和州劉錄事者大曆中罷官居旁縣食兼數人尤能嘗言鱸味未嘗果腹邑客乃網魚百餘觔會於野庭其下筋劉初食鱸數椽忽似小便因嘔出一骨珠子大如豆乃置於既中以撲覆之食未半怪覆既傾側舉視之骨珠子已長數寸如人狀座客競觀之隨視而長頃刻長及人遂梓劉因相毆流血良久各散走一循廳之西一轉廳之左俱及後門相觸翕成一一人乃劉也神已癡矣半日方能語訪其所以皆不省劉自是惡鱸

刁俊朝

安康伶人刁俊朝其妻巴媽頃慶者初微若鷄卵漸巨如

三四升瓶盡積五年大如數斛之昂重不能行其中有琴瑟笙磬埙箎之響細而聽之若合音律冷泠可樂積數年瘳外生小穴如針芒者不知幾億每天欲雨則穴中吹白煙霏霏如絲縷漸高布散結為屯雲雨則立降其家少長懼之咸請遠送巖穴俊朝戀戀不能已因謂妻曰吾迫以衆議將不能庇於仇僮送君於無人之境如何妻曰吾此疾誠可憎惡送之亦死折之亦死君當為我決折之看有何物俊朝即磨淬利刃揮挑將及妻前瘳中軒然有聲遂四分披裂有一大獠跳躍而去即以帛絮裹之雖瘳疾愈而具然大漸矣明日有黃冠扣門曰吾瘳中之獠也

獠猴之精解致風雨向與漢江老蛟往還常靈驗其性昨因太乙誅蛟搜索黨與故借君夫人精靈之備以應性命雖分不相干然為累亦甚矣今於鳳皇山禱處求得少許靈膏請君塗之幸當立愈俊朝如其言隨乘舟回國置黃冠烹雞設食膏酒歡飲竟冠因嘯嘯高歌不為絲竹增上之音因不鏗鏘可愛既而辭去莫知所詣時大定中也

廣豔異編卷之十七

印月軒主人彙次

定數部

李揆

李相國揆以進士調集在京師聞宣平坊王生善易並往問之王生每以五百文決一局而來者雲集自辰及酉不次而有空反者揆時持一緘晨往生為之開卦曰君非文章之選乎當得河南道一尉揆負才華不宜為此色言而去王生曰君無怏怏自此數月當為左拾遺尉揆曰可誰也揆怒未解生曰若果然幸一枉駕揆以書問第補汴州陳留尉始以王生之言有徵後詣之於九取一緘書可十數紙以授之曰君除拾遺可歷此紙不爾當大咎揆藏之既至陳留時採訪使倪若水以揆才華望留假府職會郡有事須上請擇於中朝通者無如揆乃請行開元中郡府上書姓李者皆先謁宗正時李琬為宗長適遇上尊號揆既謁琬素聞其才請為表三通以次上之上召琬曰百官上表無如卿者朕甚嘉之琬頓首謝曰此非臣所為是臣從子陳留尉揆所為乃下詔召揆時揆寓宿於懷遠坊盧氏姑之舍子弟聞召且未敢出及知上意欲以推舉遂出既見乃宣命宰臣試文辭時陳黃門

各題日三篇其一曰紫絲盛露囊賦二曰答土蕃書三曰代南越獻白孔雀書按自午及酉而成既封請曰前二首無所遺恨後一首或有所疑願得詳之乃許拆其紙塗八字旁注兩句既進翌日授左拾遺旬餘乃發王生之紙視之三篇皆在其中而塗注者亦如之遽命駕往宣平坊訪王生則竟不復見矣

張去逸

肅宗張皇后祖母竇氏玄宗之姨母也玄宗先后蚤薨有鞠育之恩景雲中封鄧國夫人帝甚重之其子去感去感去奢去逸依倚恩寵頗極豪華一日弟兄同獵渭川忽

有巨蛇長二丈騰起草上迅捷如飛去逸因縱轡擊之發而中則命從騎挂之而行俄頃霧起於滑上咫尺昏晦驟雨驚電無處遁逃偶得野寺去逸即棄馬徑依佛廟烈火震霆隨而大集方霆火交下之際則聞空中曰勿驚僕財運火運散俄而復臻又聞空中曰勿驚司空霆火登止俄復雲集又聞空中曰勿驚太尉既而陰翳廓然終無所相然死地從馬則已失矣去逸自負坐頂富貴不數年染疾而卒官止太僕卿天寶中其女選東宮克良媛及肅宗收復兩京良媛頗有輔佐之力至德二載冊為淑妃乾元元年詔中書令崔國持節冊為皇后而去逸以后父前

三贈官皆如空中之語

琴臺子

趙郡李希仲天寶初宰偃師有女曰閑儀生九歲嬉戲於解署之花欄內忽有人遽招閑儀曰鄙有懇誠願託賢淑幸畢詞勿甚驚駭乃日鄙為崔氏妻有二男一女男名琴臺子鄙充鍾念生六十日鄙則謝去夫人當為崔之繼室敢以妾子為託願仁愍之因悲慟嗚咽俄失所在閑儀亦沉迷无所查知矣家人善養之旬日无恙希仲秩滿因家洛京天寶末幽薊起戎希仲則挈家東近以避兵乱行至臨淮謁泉尹崔析既相見情款依然各叙旧姻崔乃內外

二從之昆仲也時崔喪妻半歲中饋无主幼稚零丁因求妻於希仲希仲家貧時危方為遠適女既成立遂許成親女既有婦將謀南度偃師故事初不省記一日忽聞崔氏中堂沉痛大哭即令詢問乃閑儀也希仲因自詢問則出一年孤孩曰此花欄所謂琴臺子者也因是倍加撫育名之及遇及長官至陳郡太守

盧生

弘農令之女既笄適芦生卜吉之日女巫有來者李比之母問曰小女今夕適人芦郎常來巫當屢見其人官禄厚薄巫者曰所言芦郎非長壽者乎曰然然則非夫人之子

婿也夫人之婿中形而白且無鬚也夫人驚曰吾之女
夕適人得乎巫曰得夫人曰既得適人又何以云非盧郎
乎曰不知其由然盧終非夫人之子婿也俄而盧納采夫
人怒巫而示之巫曰事在今夕安敢妄言其家大怒共唾
而逐之及盧乘軒車來展親迎之禮賓主禮具解珮約花
盧生忽驚而奔出乘馬而適眾賓追之不返主人素負氣
不勝其憤且恃其女之容邀客皆入呼女出拜其貌之麗
天下罕敵指之曰此女豈驚人者耶今而不出人且以
默形也眾人莫不憤歎主人曰此女已奉見賓客中有
聘者願赴今夕時鄭某為盧之倩在坐起拜曰願事
於是奉書擇相登車成禮巫言之貌宛然乃知巫之
也後數年鄭任於官逢盧問其事盧曰兩眼赤且大如朱
蓋牙長數寸出口之兩角得無驚奔乎鄭素與盧相善
出其妻以示之盧大慙而退乃知結縉之親命固前定不
可苟而求之也

李君

赴

江陵副使李君嘗自洛進十數至華陰見白衣人在店
李君與語圍爐飲啜其詞同行至昭應曰某隱居西嶽其
尚節君相厚之意有故可且先徑往城中不得奉陪也其
更知向後事否君再拜懇請乃命紙筆於月下凡書三封

次第緘題云甚急則開之乃去五六舉下第欲歸無糧
將往求容足之地不得曰此為窮矣仙兄書可以開也遂
沐浴清旦焚香啟之曰某年月日以困迫無資用開一封
可青龍寺門前坐見訖遂往到已晚矣望至昏時不敢歸
心自笑曰此處坐可得錢乎少頃寺主僧領行者至將閉
門見李君曰何人曰某驢居遠前去不得將寄宿於此
僧曰門外風寒不可且向院中遂邀入牽驢隨之具饌
茶夜艾熟視李君低頭笑語者良久乃曰郎君何姓
李僧驚曰松滋李長官識否李君起頓感曰某先人
垂泣曰某久故舊適覺郎君酷似長官然奉求已

廣豔異編

卷一七

三二九

今乃遇李君涕流被面因曰郎君甚貧長官比
求官至此狼狽有錢二千貫寄在某處自是以來如有
負今得郎君分付老僧此生無事矣明日留一文書便可
挈去李君悲喜及旦遂載錢而去帶宅安居遂為富室又
三數年不第塵土困悴欲罷去思曰乃一生之事仙兄第
二緘可以發也又沐浴清旦啟之曰某年月日以將罷舉
可開第二封可西市鞦韆行頭坐見訖復往至即登樓飲
酒聞其下有人言交他郎君平明即到此無錢即道元是
不要錢及第李君驚而問之客曰侍郎郎君有切故要錢
一千貫致及第昨有某期不至者今欲去耳李君問曰

此事虛實客曰即君見在樓上房內李君曰某是舉人亦有錢郎君可一謁否曰實如此何故不可乃却上果見之話言飲酒曰侍郎郎君也云主司是親叔父乃面定約束明年果及第後官至殿中江陵副使患心痛少頃數絕危迫頗甚謂其妻曰仙師第三封可以開矣妻遂灌洗開視之云某年月日江陵副使忽患心痛可處置家事更兩日卒

李行脩

故諫議大夫李行脩娶江西廉使王仲舒女貞懿賢淑敬之如賓王又有幼妹嘗挈以自隨行脩亦深所愛

如已之同氣元和中有名公與淮南節度李公鄴論親諸族人在洛下時行脩罷宣州從事寓居東洛李家吉期有日因訪行脩為儕是夜禮竟行脩昏然而寐夢已之再娶其婦即王氏之幼妹行脩驚覺甚惡之遽命駕而歸入門見王氏晨興擁膝而泣行脩尋究其由家人皆曰老奴於厨中自說五更作夢夢阿郎再娶王家小娘子行脩以符已之夢尤惡其事乃強喻王氏曰此老奴夢安足信無何王氏果以疾終時仲舒出牧吳興及返問至王公悲慟且極遂有書疏意託行脩續親行脩傷悼未忘固阻王公之請有秘書衛隨者即故江陵尹伯玉之子有知人之鑒言

事屢中忽謂行脩曰侍御何懷亡夫人之深乎如侍御見夫人奚不問稠桑王老後二三年王公屢諷行脩託以小女行脩堅不納及行脩除東臺御史是歲汴人李介逐其帥詔徵徐泗兵討之行脩緩轡出關程次稠桑驛已聞勅使數人先至遂取稠桑店宿至是日追曠順往逆旅間有老人自東而過店之南北爭牽衣請駐行脩訊其由店人曰王老善錄命書為鄉里所敬行脩忽悟衛秘書之言密令召之遂說所懷之事老人曰十一郎欲見亡夫人今夜可也乃引行脩使去左右從後由一徑入土山中又陟一坡近數仞坡側隱隱若見叢林老人止於路隅謂行脩曰十一郎但於林下呼妙子必有人應應即答云請九娘子今夜暫將妙子同看亡妻行脩如王老教呼於林間果有人應仍以老人語傳入有頃一女子出行年十五便云九娘子遣隨十一郎去其女子言訖便折竹一枝跨馬行脩觀之迅疾如馬須臾與行脩折一竹枝亦令行脩跨與女子並馳依依如抵西南行約數十里忽到一處城闕壯麗赫經一大宮宮有門仍云但循西廊直北從南第二宮則賢夫人所居內有所觀必趨而過慎勿怪行脩心記之循西廊見朱裏緹幕下燈明其內有橫眸寸餘數百行脩一如女子之言趨至北廊及院果見行脩十數年前亡

者一青衣出馬迎行脩前拜乃齋一榻云十一郎月坐娘
子續出行脩比苦肺疾王氏嘗與行脩備治疾阜萊子湯
自王氏之亡也此湯少得至是青衣持湯令行脩啜焉即
宛是王氏手煎之味言未竟夫人遽出涕泣相見行脩方
欲伸離恨之義王氏固止之曰今與君幽顯異途深不願
如此貽某之患苟不忘平生但得納小妹鞠養即於某之
道盡矣所要相見奉託如此言訖已聞門外女子叫李十
一郎速出聲甚切行脩食卒而出其女子且怒且責指去
不別頭腦宜速返依前跨竹枝同行有頃却至舊所老人
枕塊而寐聞行脩至遽起云豈不如意乎行脩答曰

人曰須謝九娘子遣人相送行脩亦如其教行脩因
因問老人曰此等何哉老人曰此原上有靈應九子母祠
耳老人行引行脩却至逆旅壁缸熒二燈馬啖芻如故僕
夫等昏憊熟寐老人因辭而去行脩心憤然一嘔所飲車
筴子湯出馬時王公亡移鎮江西矣從是行脩續王氏之
婚後官至諫議大夫

盧求

楊嗣復第二榜盧求者李翱之子婿先是翱典合肥郡有
一道人詣翱言事甚異翱後任楚州其人復至其年嗣復
知舉求落第嗣復翱之妹婿由是頗以為嫌因訪於道人

言曰細事亦可為奏章一通几硯紙筆復置醇酎數斗於
側其人以巨杯引滿而飲寢少頃而覺覺而復飲酒盡即
整衣冠北望而拜遽對案手疏二紙遲明授翱曰今秋有
主司且開小卷明年見榜開大卷翱如所教尋報至嗣復
依前主文即開小卷詞云裴頭黃尾三求六李翱奇之遂
寄嗣復已有所貯彼疑漏泄及放榜開大卷乃一榜煥然
不差一字其年裴求為狀元黃駕居榜末次則盧求耳餘
皆契合後翱領襄陽其人又至翱愈敬異之謂翱曰鄙人
再來蓋仰公之政也因命出諸子熟視皆曰不繼翱之服
得遂遺諸女出拜之乃曰尚書他日外孫三人皆位

秀師言記

唐崔昭李仁鈞二人中外弟兄崔年長於李在建中末借

來京師調集時薦福寺有僧神秀晚陰陽術得供奉禁中
會一日崔李共詣秀師師泛叙寒溫而已更不開一語別
揖李於門扇後曰九郎能惠然獨賜一宿否小僧有情曲
欲陳露左右李曰唯唯後李特赴宿約饌且豐潔禮甚謹
敬及夜半師曰九郎今合選得江南縣令甚稱意從此後
更六年攝本府紉曹斯乃小僧就刑之日監刑官人耶九
郎耳小僧是與兒酷好瓦棺寺後松林中一段地最高敞

處上元佳境盡在其間死後乞九郎作宰堵坡於此為小
 僧戴骸骨之所李徐曰斯言不謬遠之如皎日秀法然流
 涕者良又又謂李曰為余寄謝崔家郎君且崔只有此一
 政官家事零落飄寓江微崔之孤終得九郎殊力九郎終
 為崔家女婿秘之秘之李詰且歸旅舍見崔唯說秀師云
 說其終為兄之女婿崔曰我女縱薄命死且何能嫁與田
 合老翁作婦李曰比昭君出降單于猶是生活二人相顧
 大笑後李補南昌令到官有能稱罷攝本府紀書有驛
 流人至州坐洩官內容事者遲明宣詔書宜付府管死
 人解衣就刑坎熟視監刑官果李紉也流人即神秀也
 呼曰瓦棺松林之請子勿食言秀既死乃掩泣請告拍佳
 賃扁舟擇幹事小吏送尸柩於上元縣買瓦棺寺松林中
 地壘浮圖以差之時崔令即棄世已數年矣崔之異母弟
 暉携孤幼來於高安墜落拓者好遠游惟小妻殷氏獨在
 廢學秦箏於常守堅盡傳其妙護食孤女甚有恩意會南
 昌軍伶能箏者求丐高安亦守堅之弟子故殷得見之謂
 軍伶曰崔家小娘子容德無比年已及笄供奉與把取家
 狀到府日求秦晉之匹可乎軍伶依其請至府以家狀歷
 抵士人門曾無影響後因謁鐵李侍御即李仁鈞也出
 家狀於懷袖中鋪張几案上李惘然曰余有妻喪已大期

矣待余饑飽寒燠者頑童老媪而已徒增余孤生半死之
 恨發夜往來於心矧崔之孤女實余之表侄女也余視之
 等於女弟矣彼亦視余猶兄焉微曩秀師之言信如符契
 納為繼室余固崔兄之夙眷也遂定婚崔氏
 尉遲敬德
 隋末有書生居太原苦於家貧以教授為業所居低官廨
 因穴而入其內有錢數萬貫遂欲携挈有金甲人持戈曰
 汝要錢可索取尉遲公帖來此是尉遲敬德錢也書生訪
 求不見至鐵冶處有煨鐵尉遲敬德者方袒露蓬首煨鐵
 之次書生伺其歇乃前拜之尉遲公問曰何故曰某貧
 足下富貴欲乞錢五百貫得否尉遲公怒曰某打鐵人安
 有富貴乃侮我耳生曰若能哀憫但賜一帖他日自知尉
 遲不得已令書生執筆曰錢付某乙五百貫具月日署名
 於後書生拜持去尉遲公與其徒拊掌大笑以為妄也書
 生既得帖却至庫中復見金甲人呈之笑曰是也令繫於
 梁上高處遺書生取錢計於五百貫後敬德佐神堯立殊
 功請歸鄉里勅賜錢并一庫物未曾開者遂得此錢閱錢
 欠五百貫將罪主者忽於梁上得帖子敬德視之乃打鐵
 時書帖累日驚嘆使人密求書生得之具陳所見公厚
 之仍以庫物分惠故舊

李公

唐貞元中萬年縣捕賊官李公春月與所知街西官亭子
置鱸一客俚至淹然不去氣色甚傲眾問所能曰其善知
人食料李公曰且看今日鱸坐中有人不得吃者否客微
笑曰唯足下不得吃李公怒曰其為主人故置此鱸安有
不得吃之理此事若中奉五千若是妄語當遣拜潤請坐
中為證因促饌將就有一人走馬來云京兆尹召李公
馬去適會有公事李公懼晚使報請客但餐恐鱸不存
語庶人但留我兩碟欲破術人之言諸客甚訝良久走
來諸人已餐畢獨所留鱸在馬李公脫衫就坐
街上前色不動曰其所見不錯未知何如李公曰
此尚敢大言前約已定安知其不能忽忽醉酢言未了官
亭子仰屋上壞方數尺墮落食器粉碎鱸並雜於糞埃李
公驚異問厨者更有鱸否曰盡矣乃厚謝術士以錢五千
以之

崔潔

太府卿崔公名潔在長安與進士陳彤同往街西尋親故
陳君有行先知崔公不信將出陳君曰當與足下於裴令
公亭餐鱸崔公笑不應過天門街偶逢賣魚甚鮮崔都忘
陳之言曰此去亦甚同事何如吃鱸遂令從者取錢買魚

得十勛曰何處去得左右曰裴令公亭子甚近乃先遣人

計會及昇亭下馬方悟陳君之說崔公大驚曰何處得人
斫鱸陳君曰但假刀砧之類當有第一部樂人來俄頃紫
衣三四人至亭子遊看一人見魚曰極是珍鮮二君莫欲
作鱸否其善此藝與郎君設手詰之乃梨園第一部樂人
也餘者悉去此人遂解衣操刀極能敏妙鱸將辦陳君曰
此鱸與崔兄餐紫衣不得鱸也既畢忽有使人呼曰駕車
龍首池喚第一部音聲切者攜衫帶望門而走亦不暇言
別崔公甚嘆異之兩人既餐陳君又曰少頃有東南三千
里外九品官來此得半碗清羹吃語未訖延陵縣尉李
至將赴任與崔公中外親舊探知在裴令公亭子故
辭方吃食羹次崔公曰有鱸否左右報曰盡只有
許公大笑曰令取來與少府啜乃吃清羹半碗而去延
尉乃九品官也食物之微宜路已定况犬者乎

吳四娘

臨川貢士張擢赴省試行次玉山道中暮宿旅店揭簾
榻得絹畫一幅展視之乃一美人寫真其傍題四娘二字
以問主者荅曰非吾家物比來士子應詔東下每夕有寓
客始好事少年所攜而遺之者極旅懷感傷注目不釋
筆書曰捏土為香禱告四娘四娘有靈今夕同牀因挂之

於壁酌酒獨酌持盃接其吻曰能為我飲否燈下恍惚
軸上應聲莞爾微笑醉而就枕俄有女子卧其側撼之使
醒曰我是卷中人感爾多情故來相伴於是撫接盡歡將
曉告去曰先詣前途侍候自是夜夜必來暨到臨安亦然
但不肯說鄉里姓氏撫嘗謂之曰汝既通靈能入貢院探
題目乎曰不可彼處神人守衛巡察周備無路可入試罷
西歸追隨如初將至玉山慘然曰明當抵向來邂逅之地
正使未晚盍弛擔吾當與子訣別及期擇執其手曰我素
曾娶願與汝同歸白母以禮婚聘女曰我宿緣合位
則未也君今舉失利明年受室為別不久他時當自
然而去擦果第尋約婚於崇仁吳氏來春好合妻之
貌絕艷卷中人而排行亦第四一日戲語妻曰方媒妁
議卿吾私遺畫工圖爾貌妻未之信開筭出示吳門長
見之合詞贊嘆以為無分毫不似可謂異矣

汪玉山

淳熙中王季海為相奏起汪玉山為大宗伯知貢舉且以
書速其來玉山將就道有一布衣之友平生極相得屢
於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其會於富陽一蕭寺與之
對榻夜分密語之曰某此行或者典貢舉當特相牢籠省
試程文易義胃子中可用三古字以為驗其人感喜玉山

既知貢舉搜易卷中果有胃子用三古字者遂徑批上置
之前列及拆號乃非其友人也竊怪之數日友人來見玉
山怒責之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負乃如
此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漏洩於
他人玉山終不釋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玉山因問之曰
老兄頭場胃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泯默久之對曰
事甚怪先生既問不敢不以實對某之來就試也假宿於
富陽某寺中與寺僧閑步廡下見室下一棺塵埃漶漫
因此一官員女也殯於此十年矣杳無骨肉來問及不
聞葬之因相與默然良久夢一女子行廡下謂某曰
赴省試妻有一語相告此去頭場胃子中可用三古字
登高科但幸勿相忘使妾枯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怪之
用其言果叨前列近已往富陽寺中葬其女矣玉山驚
久之

張太

京師有王四老者雖賈鉅萬嘗見其故人子張太丐於門
叱之其媪問焉曰此故張某子不肖破產以至是媪曰
翁奈何不周故人子而徒罵之乎翁曰善即呼太入飯與
之十金曰以是貿易毋妄費則子曾在膏盲矣太感激
用以留米獲利半之數月二倍出入翁家益恭翁知其

厲行命借族子持千金販木荆南後既具而江行甚遲二子謀先陸還裝成散步月下見一缸自遠浮至其行如飛其中若有物焉而不甚辨則以手攬之力不勝各得其脫瓦三寸而去以其異物漫置於橐中明旦啟行至山東假宿一田舍是夕月明二子入於庭除見簷下一缸實缺二處土花若新清以所得合之無隙乃大驚曰豈其神邪主人翁坐牕下聞其言甚習出呼曰子非京師張太執太益駭問翁何以知余名翁笑呼其妻及子婦曰吾主至矣當且烹餐其妻營辦延二子酌盡醉二子疑問不消言蔡堂供撫周洽質明二子求去翁把其袂曰若何使童入城市少有核矣二子不得已復留飲又明日告去翁留愈堅午宴次一少年下窆置一囊拜曰至京謁王四老云張太商楚中阻於江已報登陸回則必令相造翁笑指太曰已在此矣顧謂此兒子為張太入京奉候乃雇勞往返因屏人

收每置金一兩明日贈別而去二子行二十里渴甚見一女子持漿餉田停轡乞之婦無難色太感其意以五十餅為贈婦喜先與所抱兒一枚餘悉携詣田所示其夫夫曰若翁六十坐貧無物為壽今得此餅汝并一鷄饌若翁已銀五兩以慰夏天勤作之苦婦如其言造父家正極老翁也謹謝失禮出雞餅陳於堂翁愕然問所自女白路人所遺翁告於媪已歎其異坐久女言婿白大人貧若力作求少貨以給勞翁笑曰人予汝五十金不受顧爾媪亦邪女不諱翁曰餅中銀等以遠親戚者乞之媪曰是也媪曰媪為出銀亦女女媪曰昔有是康鬼手中如也翁媪悉駭問之子婦婦云昨倉卒中失銀一星早得之酒瓮下恐大家嗔故不敢白翁乃嘆曰彼不受而強贈此徒贈而仍以見歸凡物有定數豈智力能回哉因助女十金而遣之

灌園女

頃有一秀才年及弱冠切於婚娶經數十處託媒氏求聞竟未諧偶乃詣善易者以決之卜人曰伉儷之道亦繫宿緣君之室始生二歲矣又問當在何州縣是何姓氏卜人曰在滑州郭之南其姓某氏父母見灌園為業只生一女當為君嘉偶其秀才自以門第才望方求華族聞卜人之

言懷抱鬱快然未甚信也遂詣滑質其事至則於滑郭之南尋訪果有一疏圃問老圃姓氏與卜人同又問有息否則曰生一女始二歲矣秀才愈不樂一日伺其女嬰父母出外遂就其家誘引女嬰使前即以細針內於腦中而去尋離滑臺謂其女嬰必死矣是時女嬰雖遇其酷竟至無恙生五六歲父母俱喪本縣以孤女無主申報廉使廉使即養育之一二年間廉使憐其點慧育為己女恩愛倍至廉使移鎮他州女亦長成其問卜秀才已登科第兼歷薄官與廉使素不相接因行李經由投刺謁廉使一見其風采甚加禮遇問及婚娶答以未婚廉使知其意遂弟且慕其為人乃以幼女妻之潛令道達其意秀才欣然許之未幾成婚廉使資送甚厚其女亦有殊色秀才深遇所望且憶卜者之言頗有責其謬妄耳其後每因天氣陰晦其妻輒患頭痛數年不止為訪名醫醫者曰病在頂腦間即以藥封腦上有頃內潰出一針其疾遂愈因訪廉使使之親舊問女子之所出方知圃者之女信卜人之不給也

爾喜

京師脩內司兵士關岳以年老解軍籍為販夫嘗果實自給其妻湯氏舊給事掖庭晚乃嫁喜宣和二年六月喜賣

瓜於東水門外汴堤叢枌間所坐處去人居百許步枌陰尤茂午暑方盛行人不至若聞木杪呼小兒繼有應者呼者曰物在否應者曰在如是再三仰頭周視無所視懼不自安欲歸而妻饋食適至具以語之妻曰老人腹虛耳鳴妄聞耳明日復如前又以語妻妻曰然則翌日我坐此代汝汝當為我饋食妻慧人也伺其時至應答聲畢遽曰既在何不出示即於樹間擲金數十顆銀十餘錠黃白爛然妻四顧無人亟拾置瓜籃中未畢而喜至驚笑曰吾不暇食矣喜見黃物形製甚異疑不曉妻曰此馬蹄金盡食度以所坐敗篋覆蓋瓜籃共昇而歸僅行百步重不勝暫寄張家茶肆山募擔脚挈取張氏訝其倉皇如許登籃見物悉以瓦礫易之喜夫婦不復閱視及家始覺妻曰姑忍勿言明當復用前策尚可也泊坐樹下過時無所聞乃效其呼小兒復應曰諾妻曰再以昨日之物來曰亡矣問何故曰已煩賣瓜人送與張氏矣喜將訟於官妻曰鬼神不與我雖訴何益不若謀諸張氏張曰物已歸我又無證驗安得取且爾夫婦皆老而無子多貲亦奚為幸館於吾門隨所用錢相給畢此一世可也喜乃止張氏由此益富

西蜀舉人

祥符中西蜀有二舉人同硯席既得舉貧甚干索夢郡以
 辦行將道歲始離鄉里懼引保後時窮日夜以行至劍門
 張惡子廟號英顯王其靈響震三川過者必禱焉二子過
 廟已昏晚大風雪苦寒不可夜行遂禱於神各占其得失
 且祈夢為信草就廟廡下席地而寢入夜風雪轉甚忽見
 廟中燈燭如晝殺俎甚盛人物紛然往來俄傳導自遠而
 至齋板四山皆嶽清貴神也既就席賓主勸酬如世人二
 子大懼已無可奈何潛起伏暗處觀焉酒行忽一神曰帝
 命五岳作來歲狀元賦當議題一神曰以鑄鼎象物為題
 既而諸神皆一韻且各刪潤彫改商確又久之遂畢朝
 誦之曰當召作狀元者魂魄授之二子默喜私相謂曰此
 正為吾二人發迨將曉見神各起致別傳呼出廟而去視
 廟中寂然如故二子素聰警各盡記其賦亟寫於書帙後
 無一字忘相與拜賜鼓舞而去倍道而行笑語欣然惟恐
 富貴之過身也至京適將引保就試過省益志氣洋洋半
 驗矣至御試二子坐東西廊御題出果鑄鼎象物賦韻脚
 盡同東廊者下筆思廟中所書憮然一字不能上口問闈
 過西廊問之西廊者望見東來者曰御題驗矣我乃不能
 記欲走問子幸無隱也東廊者曰我正欲問子也於是二
 子交相怒曰臨利害之際乃見平生以此神賜而獨私以

自用天其福爾邪各憤怒不得意草草信筆而出及唱名
 二子皆被黜狀元乃徐奭也既見印賣賦二子比廟中所
 記者無一字異也二子歎息始悟凡得失皆有假手者遂
 皆罷筆入山不復事筆硯云

第十七

廣... 編... 卷... 一... 七... 三... 三... 七

續修四庫全書

印月軒主人彙次

冥跡部

劉長史女

吉州劉長史死子獨養三女皆殊色甚念之其長女年十五病死官舍中劉素與司丘掾高廣相善俱秩滿與同歸劉載女喪還高廣有子年二十餘甚聰慧有姿儀跡次後章守水不得行兩船相去百餘步日夕相往來一婢高氏子獨在船中披書二更後有一婢年可十四五容色甚麗直詣高云長史船中燭滅來乞火耳高子甚愛之

調妾亦欣然就焉曰某不足顧家中小娘子豔絕死無雙即通意必可致也高甚驚喜意為是其存者因與為期而去至明夜婢又來曰事諧矣即可便待高甚踴躍立候於船外時天無纖云月甚清明有頃遙見一女自後船出從此婢直來未至十步光彩映發馨香襲人高不勝其意便前持之女縱體入懷姿態橫發乃與俱就船中倍加款密此後夜二輒來情念愈重如此月餘日忽謂高曰欲論密事得無嫌難乎高曰固請說之乃曰兒本長史亡女命當更生業得承奉君子若垂意相採當為白家令知也高大驚喜曰幽冥契合千載未有方當未同枕席何樂如之女

又曰後三日必生使為開棺夜中以面秉霜露飲以薄粥當遂活也高許諾明日遂白廣二未之甚信亦以其絕異乃使詣劉長史具陳其事夫人甚怒曰吾女今已消爛寧有玷辱亡靈至此也深拒之高求之轉苦至夜劉及夫人俱夢女曰某命當更生天使配合必謂喜而見許今乃靳固如此是不欲其再生耶及覺遂大感悟亦以其姿色衣服皆如所白乃許焉至期乃共開棺見女姿色鮮明漸有暖氣家人大驚喜乃設帟覆於舁側舉置其中夜以面承露晝哺飲父母皆守視之一日轉有氣息稍開日暮言數日如故高問其婢曰女先死屍柩亦在舟中女遂臨悲泣與決乃擇吉日遂於此地成婚後生數子因名其地号为礼会村也

鹿春

唐帝諷家於汝穎常虛默不務交朋誦習時暇緝園林親稼植小童雜草鋤地見人髮鋤漸深漸多而不乱若新梳理之狀詭異之即掘深尺餘見婦人頭其肌膚容色儼如生人更加鍤鋒連身背全唯衣服隨手如粉其形氣漸盛頃能起便前再拜言是即君祖之女奴也名鹿容初有過娘子多妬即不在便生理於園中託以它事亡去更无外人知其初死被二黑衣人引去至一處大開廣殿貴勇甚

嚴拜其王略問事故某亦不敢訴娘子須臾引至一曹司見文案積塵吏人或二或五檢尋甚關某初一吏執案而問檢案言其命未合死以娘子巨靈非禮強殺因斷滅娘子十一年祿以與其又經一判官案問亦見娘子判官尋別有故被罰去職其案便被寢絕九十餘年矣被此散行昨忽有天官來搜求幽繫冥司積滯者皆決遣某方得處分如其之流亦甚多數蓋以下賤之人冥官不急故也天官一如今之道士絳服朱冠與騎隨從方決幽滯令其重生亦不失十一年祿諷問曰魂既有所請形何不壞答曰凡事未了之人皆地界主者以樂傳之遂不至壞

之乃為沐浴易衣貌如二十許來其後潛道幽冥中事無所不至諷亦洞曉之常曰俯身累德天報以福神仙之道宜勤求之數年後失諷及婢所在親族於其家得遺文紀在生之事云

徐太守女

東晉馮壽將廣州太守兒名馬子年二十餘獨宿庭中夜夢一女子年十八九言我是太守北海徐玄方女不幸蚤亡來出入四年為鬼所枉殺案生錄當年八十餘聽我更生要當有依憑方得活又應為君妻能從所委見救活否馬子答曰可爾與馬子尅期當出至期床前有頭髮正

與地平令人掃去愈分明始悟所夢者遂屏左右便漸顯而出以頭形體皆山馬子便令坐對榻上陳說語言奇妙非常遂與馬子寢息每戒云我尚虛借問何時得出答曰出當待本生日尚未至遂往冥中言語聲音人皆聞之玄計生日至且教馬子出已善之方法語畢拜去馬子從其言至日以毋雜雜一盞蒸飯一盤清酒一升醴其喪前去廡十餘步祭訖掘棺出則視女身體完全如故徐徐抱出著檀帳中唯心下微暖口有氣令婢四人養護之常以羊乳汁瀝其兩眼始開口能咽粥積漸能語二月持杖起行一期之後顏色肌膚氣力悉復常乃遣報徐氏上下

魏道高參政夫人趙氏紹興二十一年十月十六日以病亡至四七日女婿胡長文延洞真法師黃在中設九幽醮影響所接報應殊偉魏公敬異之及五七日復命主黃錄醮先三日招魂入浴幼子叔介年十二歲以念母之切願自入室持幡伺視既入慟哭亡母自白幡下坐椅上垂足入浴盆左右挂所著衣正舉首相顧忽然不見所以哀泣

魏叔介

米選吉日下禮聘為夫婦生二男長男字元慶嘉禾初年秘書郎小男敬度作太傅掾女適濟南劉子彥徵乃延世之孫

已而迎魂至東偏靈位黃法師見夫人在坐叔介至前即
 仆地曰媽媽在此家婢小僕先因病腫死亦從而至語言
 甚久黃慮鬼氣傷兒神乃布氣吹其面取湯一盃令飲即
 醒云適往市門下看迎仙女見數十人衣金錦袍擁一轎
 四角皆金鳳口啣金絲球二仙童行前捧金香爐唾壺到
 吾家門仙女出轎見先生再拜請符纔得符收真袖間却
 乘金毛羚羊二童導而去遂覺蓋所見之者乃是夕壇上
 所供神虎堂追召魂魄者也時已五鼓方就睡又夢入大
 門將軍長丈許金甲青靴引而行殿上人青服戴青冠執
 青圭坐龍椅上云太乙救苦天尊也聞呼第二曹請九

司命第一主者同坐俄空中有青雲起玉女數百捧黃幡
 幢迎上清宮第六位至共食仙果叔介前觀之為異鬼如
 獅子形者適逐令去將軍叱曰救苦天尊召來對事安得
 輒逐命獄卒斫之左右天仙無數嬉戲自如或戴碎玉花
 冠動搖有聲云是狼莽冠上天真掌下降檢察地獄將軍
 曰三界各有體天界逍遙自在故多快樂人世務禮法故
 尚恭敬謙遜地府治人罪故尚威猛正自不同又聞呼都
 案判官追在獄囚列廷下約萬人皆荷鐵校傳呼第十
 人直符使乘雲持牒下取牒閱可二尺長幾丈徑至地按
 此人同上雲去其餘火輪銅柱銅狗鐵蛇銀台於前焚毒

備極三人者公服在其中將軍曰一為臨政酷虐二為虐
 父不孝三為作監官不廉監官乃吾弟曾任漳州稅官盜
 用公家錢而逃至今在獄而酷虐者獲罪尤重叔介問如
 何可救之曰除是轉九天生神章一萬遍即可救拔又引
 至鑊湯碓石齒律等獄縱觀諸囚叔介言敢問將軍何姓
 曰舊在人間姓王在此間無姓每見世人設水陸請地府
 諸司稱崔判官李判官之類皆不肯去不若只稱第幾司
 第幾案判官便了又曰吾得一幘次甚窄身却不在彼信
 在壇上聽指揮不敢離一步便一兩字亦從吾手中過然
 後奏上吾一看三清二看法師至誠便是喫一盞白湯也

奏去只為排得幘次不是左右多有穢觸又黃衣人炷香
 衣服不潔負水人身體腥穢一青衣小兒抱嬰孩來天尊
 位前戲仰天尊怒皆追來抄了青詞甚好宣開地獄赦亦
 至誠特以判官聲雄道字不真一字請作潭字數人猜不
 出天尊主者皆怒已而辯之乃濤字也主者白請放六人
 判官密言赦文不清白再墮其四只放兩人其一則趙氏
 也將軍曰汝父常請汝懶惰不肯讀書我教你聰明呢云
 無碍遮三界遲奇此江海一磨二磨轉不覺纜管一覺無
 碍空戒令勿泄每遇節序焚香默誦百遍且謂人心如鏡
 須管常磨勿令塵染汚自然聰明又言吾一身五職第一

二天門下引進主者第二黃先生主管文字第三自然山
主第四監及河主第五職事微不可說遂引叔介至河
無罪者過橋業重者解其下服着渡河禪由河中過岸上
大枯木數株鬼卒以所脫衣挂於上續以車載從橋行衣
上各書姓名窺其一標云屠氏十娘叔介臨欲歸拜將軍
曰自別真間荷將軍慈顧答曰汝何所謝吾實當謝汝憶
昔嘗與汝同官魯緣公累賴汝調護得免至今不忘今歸
時九此中所見所說盡為人道之使知者戒無得隱息稱
刑而行望其家已近母在一室塗澤畢令引至壇對曰黃
先生不許孝子登壇毋乃強之徧詣列位詣黃君幙前焚

香拜曰謝救苦黃法師便冉冉翔空回首言宿世冤家皆
得將脫汝物復悲憫今從者取盂水喚叔介而叱之遂
棄天方明自寢至覺僅數刻而所經歷聞見連日言之不
龍馬羅公以其事物色之蓋醜筵置龍虎堂於兩廂偏近
外庭往來喧雜炷香乃老卒而汲水一兵患疥癩國中兒
每放戲聖位前皆符其語乃告白龍虎神徙位於靜處而
易執事者禁而勿得至又及所謂潭字之誤蓋詞文舊語
肉云或死於水清之中道童書清為淘以唾潤指指作潭
字亦甚明了故讀者誤焉魏公自作記五千言今據取其

湯氏子

湯氏子者其父為樂平尉令李氏隴西望族素輕易恒以
吳人狎侮尉甚不平輕為令所猥辱如是者已數四尉不
能堪某與其兄詣令紛爭令格罵叱左右曳下將加捶楚
其懷中有劍直前刺令中曾不深後數日死令家人亦擊
其繫獄州斷刑令辜內死當決殺將入市無悼容有善相
者云少年有五品松必當不死若死吾不相人矣施刑之
人加之以繩決畢氣絕牽曳就獄至夕乃蘇獄卒白官官
云此手殺人義無活理令卒以繩縊絕其夕三更復蘇卒
又縊之及明復蘇獄官以白刺史舉州嘆異而限法不可
呼其父令自斃之又於州門對眾縊絕刺史哀其終始
家收之及將歸第後活因塋空棺養之暗室久之無恙乾
元中為全椒令卒

秋英

臨海樂安章沉年二十餘死經日殊殯而蘇云被錄天曹
天曹主者是其外兄料理得免初到時有少女子同被錄
送立任門外女子見沉事散知有力助因泣涕脫金釧三
隻及臂上雜寶託沉與主者求見救濟沉即為請之并進
釧物良久出語沉已論秋英亦同遣去秋英即此女之名
也於是俱去脚痛履履不地行會日亦暮止適側小窰

非如客舍而不見主人沈共宿如接更相問文曰我
家吳縣烏門臨瀆為居門前倒棗樹即是也明辰各去遂
并活沈先為護軍府吏依假出都經吳乃對烏門依此尋
索得徐氏舍與主人叙闊問秋英何在主人云女初不出
入君何知其名沈因說昔日魂相見之由秋英先已言但
不及寢嫵之事徐氏令侍婢數人進出示沈沈曰非也乃
令秋英見之則如舊識徐氏謂天意遂以妻沈生子名曰
天賜

龍陽王丞

鄉

王渙字季光乾道末年為武陵宰郡邑蕭條惟王東

使居宅當官道邊旁有圃為士民遨嬉地季光嘗與數
郡正夫約同遊未果夢出迎使客如常時所行路至王氏
後門而止及下輿不見從卒獨一節級行前而面長二尺
餘極可怖又一人負胡床徑入園由便門至其家到廳後
柱廊柱廊上列水盆悅巾堂壁皆金漆涼隔頗華濟一吏
前揖衣皂紅衫帽首季光問汝為胥吏何裝束詭異如此
對曰方呈稟公事於禮而然則探檢出一牘鉗其左請書
系云准條令快春杖二十如言書思將退吏白須監斷乃
可竟俄而東偏門開一少年可四十許歲囚首而出顏面
堂鬚髯抱杓自袒其背四旁無人而杖從空下少年

呼痛楚季光測然曰此是大夫不應爾吏曰天旨已定
當奉行曰然則稍減杖數可乎曰若決行則唯命於是
至十三而止出就輿與從城上行若無肩舁者殊臬兀不
安遙望官府如郡治審視之則新州也拊式欲下長面持
節者曰此處無路可下望之雖近其實甚遠已而前吏復
至白曰更請斷高朝請案季光辭焉曰吾與之有中外不
應治獄吏曰若是則引嫵可也以所持文書挿於腰季光
欲取視之曰既已引嫵自不當問遂循城輿下跌而寤意
緒絕不樂時七月間也後兩月邢君始相率尋前約入王
園嚴然盡夢中境趣邢曰君識其子弟當令具酒拉邊

宅及柱廊水盆悅巾亦歷歷舊所見邢入其內季光彷徨
東廂有小室垂箔設啟視之乃一綠衣人影像香燈羅陳
蓋受杖少年也季光慄然覺如數斛水沃體少頃邢携酒
殺來王氏婦女隨窺容皆發聲哭季光益周測問邢曰少
年者何人曰此遣使之子龍陽丞也下世二年矣扣其何
如人曰亦謹恪無他過但暮年一事累德方在龍陽時將
嫁女會已受代從已令假小吏辯集怒其遲鈍筆之至死
小吏臨絕語其妻曰我抱冤以死汝宜告於官不可受賂
使我無所愬如我冤未白汝勿得嫁嫁則殺汝妻泣應曰
諾既乃受承錢百千置不理未幾改嫁成婚之女筵上果

皆騰起尺餘不傾倒不一月妻無疾而死冥冥之中負此
冤對聞其家人頃者同夢君受吏訟故遠望見而悲也
光始告以所夢急趨出不復再遊

趙泰

晉趙泰字文和清河貝丘人也祖父京兆太守泰郡察孝
廉公府辟不就精思聖典有譽鄉里泰乃仕終中散大
夫泰年三十五時嘗卒心痛須臾而一死下屍於地心煖不
冷屈申隨意既死十日忽然喉中有聲如雨俄而蘇活說
初死之時夢有一人來近心下復有二人乘黃馬從者二
人夾持泰腋徑將東行不知可幾里至一大城崔孝高

城邑青黑色遂將泰向城門入經兩重門有瓦室
間男女大小亦數千人行列而吏看阜衣有五六人條疏
姓氏云當以科呈府君泰名在三十須臾將泰與數千人
男女一時俱進府君西向坐閱視名簿訖復遣泰南入里
門有人著絳衣坐大屋下以歎呼名問生時作何罪尊行
何福善諦汝等以實言也此恒遠六部使者在人間疏記
善惡具有條狀不可得虛泰答父兄仕官皆二千石我少
在家脩學而已無所事也亦不犯惡乃遣泰為水官監作
吏將二千餘人運沙裨岸晝夜勤苦後轉泰水官都督知
諸獄事給泰兵馬令案行地獄所王諸獄楚毒殊或針

其舌流血竟體或披頭露髮狀形徒跣相率而行有持
大杖從後催促鐵牀銅柱燒之何然驅迫此人抱卧其上
赴即焦爛尋復還生或炎鑪巨鏡焚煮罪人身首碎墜隨
沸翻轉有鬼持叉倚於其側有三四百人立於一面次當
入鑊相抱悲泣或劍樹高廣不知限極根莖枝葉皆劍為
之人眾相誓自登自攀若有放競而身體割截尺寸離斷
泰見祖父母及二弟在此獄中涕泣泰出獄門見有二人
齋文書來說獄吏言有三人其家為於塔寺中懸幡燒香
救解其罪可出福舍俄見三人自獄而出已有自然衣服
完整在身南詣一門名開光大舍有三重門朱彩照耀

此三人即入舍中泰亦隨入前有大殿珍寶周飾精潔
目金玉為牀見一神人姿容備異殊好非常坐此座上邊
有沙門之倚甚眾見府君來敬恭作禮泰問此是何人府
君致敬史曰號名世尊度人之師有頃令惡道中人皆出
聽經時有萬九千人皆出地獄入百里城在此到者奉法
惡主也行雖虧殆尚當得度故聞經法七日之中隨其所
作善惡多少差次免脫泰未出之頃已見十人昇虛而去
出此舍復見一城方二百餘里名為受變形城地獄考治
已畢者當於此城更受變報泰入其城見有土瓦屋數千
區各有房舍正中有瓦屋高壯欄檻采端有數百局吏對

校文書云殺生者當作蜂蟬朝生暮死劫盜者當作鴛鴦受人屠割姪逸者作鶴鷺鷹鷹兩舌作鴟梟鴟鴞皆備者為騾驢牛馬素業行畢還水官處主者語素卿是誰者子以何罪過而來在此素答祖父兄弟皆二千石我舉孝廉公府辟不行脩志念善不染眾惡主者曰卿無罪故相使為水官都督不爾與地獄中人無以異也素問主者曰人有何行死得樂報主者言唯奉法弟子精進持戒得樂報無有謫罰也素復問曰人未事法時所行罪過事法之後得以除否答曰皆除也語畢主者開藤篋檢年紀尚有素三十年在乃遣素還臨別主者曰已見地獄罪報如

當告世人皆公作善善惡隨人其猶影響可不慎乎時素表內外候視素者五六十人同聞素說素自書記以示人時晉太始五年七月十三日也乃為祖父母二弟延請僧眾大設福會皆命子孫改意奉法課觀精進士人聞素死而後生多見罪福互來訪問時有太中大夫武城孫豐關內侯常山郝伯平等十人同集素會歎曲尋問莫不悚然皆即奉法

陸四娘

笠山縣丞銜耳舍光者其妻陸氏死經半年舍光秩滿從家居笠山寺有大墩暇日登望忽於墩側見陸氏相見悲

其死事便爾北望見一大城云所居在此遂舍去入成城中屋宇壯麗與人間不殊傍有一院院內西行有房數十間陸氏處第三房夫婦之情不異平素衣玩服具亦爾父之日暮謂舍光曰地府嚴切君宜且還後日可領兒子等來欲有所囑明日不煩來也及翌日舍光又往陸氏見之驚愕曰戒卿勿來何得復至頃之有緋衣吏侍從數十人來入院陸氏令舍光入牀下垂氈至地以障之戒使勿視恐主客有犯俄聞外呼陸四娘陸氏走出舍光初甚怖懼後稍竊視院中都有二十八婦人緋衣各令髻兩兩結投釜中寃楚之聲聞於數里火滅乃去陸氏

走入房舍光見入接手牀上良久問絕既寤舍光聞平齋疏誦經念佛何以更受此苦答云昔欲終時有佛見語報罹此酷罰所欲見兒子者正為造金光明經今君已見無煩兒子也舍光還家乃具向諸子說其事悲泣終夕及明往視已不復見但荒草耳遂貸家產得五百千刺史以下各有資助滿二千貫文乃令長子載往五臺寫經至山中徧歷諸臺未有定居尋而上臺山路之半遇一老僧謂之曰無經救母何爾

經也言訖不見其子知是文殊菩薩留錢而還乃至舍寫

絕畢上墩又見地獄因而直入遇閉門乃扣之門內問誰
是鉗耳贊府即云是我父之有婦人出曰貴閣令相謝寫
經之力已得託生人間千萬珍重舍光乃問夫人何故居
此答云罪狀頗同故復在此爾

衛仲達

衛仲達字達可秀州華亭人為館職時因病入冥府俟命
廷下四人坐其上西嚮少年者呼曰與他檢一檢三人難
之少年曰若不檢如何行遣三人曰渠已是合還何必檢
恐出手不得爾少年意不可回呼朱衣吏諭意吏捧牙
而上中置紅墨牌二紅者金書善字黑者白書惡字少

指黑牌吏持以去少焉數人持簿書盈庭一秤橫前兩首
皆有秤吏舉簿置東秤秤重墮至地地為動搖衛之不能
安三人皆失色曰向固云不可檢今果爾奈何少年亦慘
恒有悔意頃更與檢善者吏又持紅牌去忽西北隅微明
如落照狀一朱衣道士捧玉盤出四人皆起道士至居中
而坐望玉盤中文字僅如筋大吏持下置西秤秤亦壓地
而東秤高舉向空大風颺起捲其紙幣大如烏鳶亂飛無
存者四人起相賀命席延衛坐衛拱手曰仲達年未四十
平生不敢為過惡何由簿書充塞如此少年曰心善者惡
輕心惡者惡重舉念不正此即書之何必真犯然已灰滅

公笑衛謝曰是即然夫敢問善狀何事也少年曰朝廷
與工脩三山石橋君會上書諫此乃奏稟也衛曰雖曾上
疏朝廷不從何益於事曰在君盡夫君言得用豈只法數
萬人命君位富極人臣奈惡簿頗多猶不失八座勉之遂
遣人還歸衛後至吏部尚書

郊惠連

大曆中山陽人郊惠連始居泗上以其父嘗為河朔官遂
從居清河父歿惠連以哀瘠聞廉使命吏臨弔贈粟帛既
免喪表授樟南尉歲餘一夕獨處於室忽見一人繡衣佩
刀移至前謂惠連曰上帝有命拜公為司命主者以

閻波羅王即以錦紋箱貯書進於惠連曰此上帝命也
用寶鈿標以紋鈞又象笏紫綬金龜玉帶以賜惠連且喜
且懼心甚惶惑不暇顧問遂受之立於前軒有相者達人
替曰驅殿吏卒且至已而有數百人繡衣紅額左右佩兵
器趨入羅為數行再拜一人前曰其幸得為使之吏敢以
謝詞竟又拜拜訖分立於前相者又曰五獄衛兵主將復
有百餘人趨入羅為五行衣如五方色皆再拜相者又曰
禮器樂懸更鼓吹更車輿乘馬更符印簿書吏幫藏厨膳
更道數百輩皆趨而至有頃相者曰諸獄衛兵及禮器樂
懸車輿乘馬等請使躬自問之惠連曰諸獄衛兵安在對

曰自有所自耳惠連耶命駕於是控一白馬至具以
 其導引控御從輩皆向者繡衣也數騎夾道前驅引惠
 東北而去傳呼甚雜可行數里兵至萬餘或騎或步盡介
 金執戈列於路槍槊旌旆文繡交煥俄見朱門外有數十
 人皆衣綠執笏鞠躬而拜者曰此屬吏也其門內悉張帷
 鬻几榻若王者居惠連既升階據几而坐俄綠衣者十輩
 各齎簿書請惠連判署已而相者引惠連於東廡下一院
 其前庭有車與乘馬甚多又有樂器鼓簫及符印管鑰書
 致於榻上以黃紋吧蔽之其榻繞四墻又有玉冊用紫
 填字似篆籀書盤屈若龍鳳之勢主吏白曰此關波羅
 之册也有一人具簪冕來謁惠連與抗禮既坐謂惠連曰
 上帝以鄴郡內黃縣南蘭若海悟禪師有德立心畫一册
 為關波羅王禮甚重以執事有至行故拜執事為司命主
 者統册立使其幸列賓掾故得侍左右惠連問曰關波羅
 王居何府掾曰地府之尊者也標冠嶽瀆總幽冥之務非
 有奇特之行者不在是選惠連思曰吾行册禮於幽冥豈
 非身已死乎父念及妻子怏怏有不平之色府掾已察其
 旨謂惠連曰執事有憂色得非以妻子為念乎惠連曰然
 府掾曰册命之禮用明日執事可暫歸治其家然執事官
 至崇幸不以出顯為恨言訖遂起惠連即命駕出行而昏

然若醉者即據案假寐及寤已在縣時天纔曉驚嘆且
 自度上帝命固不可免即具白妻子為遺命又白於縣令
 令曹某不信惠連遂湯沐具紳冕卧於榻是夕縣吏數輩
 皆聞空中有聲若風雨自北來直入惠連之室食頃惠連
 卒又聞其聲北向而去嘆駭因遣使往鄴郡內黃縣南問
 果是蘭若院禪師海悟者近卒矣

鄭生

鄭生者天寶末應舉之京至西郊日暮投宿主人主人聞
 其姓鄭以實對內忽使婢出云娘子合是從姑須臾見一
 老母自堂而下鄭拜見坐語久之問其婚姻乃曰姑有一

外甥女在此姓柳氏其父見任淮陰縣令與兒門第相
 今欲將配君子以為何如鄭不敢辭其夕成禮極人世之
 樂遂居之數月姑謂鄭曰可將婦歸柳家鄭如其言挈其
 妻至淮陰先報柳氏柳舉家驚愕柳妻意疑令有外婦生
 女怨望形言俄頃女家人往視之乃與家女無異既入門
 下車冉冉行庭中內女聞之笑出視相值於庭中兩女忽
 合遂為一體令即窮其事乃是妻之母先亡而嫁外甥女
 之魂焉生復尋舊跡都無所有

蒼壁

相國李林甫家一奴號蒼壁性俊慧林甫憐之忽一日卒

然而死經宿復蘇林甫問之曰死時到何處見何事
却得生也奴曰死時固不覺其死但忽於門前見僕伏維
一貴人經過有似君上方潛窺之透有數人走來禽去去
至一峭拔奇秀之山俄及一大樓下須臾有三四人黃衣
小兒曰且立於此候君君見殿上捲一珠翠簾依稀見一
貴人坐臨階砌似剽斷公事殿前東西立仗衛約千餘人
有一朱衣人攜一文簿奏言是新奉命亂國華位者安祿
山及祿山後相次三朝亂主兼同時悖亂貴人定案殿上
人問朱衣曰大唐君降其君人之數雖將足壽命之數
足如何朱衣曰大唐之君奢侈不節儉本合折數但緣
好殺有仁心故壽命之數在焉又問曰安祿山之後數
借為偽主殺害黎元當須速止之無令殺人過多以傷上
帝心慮罪及我府事行之時當速止之朱衣奏曰唐主紹
位臨御以來天下之人安堵樂業亦已久矣據期運推遷
之數天下之人亦合罹亂惶惶至矣唐害黎元必至傷上
帝心也殿上人曰且速舉而行之無失心安祿山之時也
又謂朱衣曰宜便先追取李林甫楊國忠也朱衣曰唯受
命而退俄頃有一朱衣捧文簿至奏言大唐第六朝天子
復位及佐命大臣文簿殿上人曰可惜大唐世民效力甚
苦方得天下治到今日復亂也雖嗣主復位乃至於末代

終不治也謂朱衣曰當速行之朱衣奏訖又退及將日夕
忽殿上有一小兒急喚蒼壁令對見蒼壁方子細見殿上
一人坐碧玉案衣道服帶白玉冠謂蒼壁曰當却回寄語
李林甫速來歸我紫府應知人間之苦也蒼壁尋得放回
林甫知必不火時亂矣遂潛恣酒色焉
朱客
太倉朱某家監撤口偕十五人為商渡海往崇明舟破
皆溺死獨某得附破舟漂流六七晝夜饑甚窺其杉
至一島隱隱若有室廬其自忖雖死且觀焉遂登陸
宇魏律扁曰紫陽府遙見一婦人於道旁汲水貌絕
妹思妹與夫皆死矣安得尚存逼之果耳驚呼曰兄
自而來其告以故妹因言旨是地紫陽真人所治掌錄天下
罪囚汝妹夫見執役於府而家居密通兄飢矣往飯乃
至家門宇整潔問妹夫何在曰差出勿人常歸矣向來安
否曰大佳此與世人無異但世人不能來耳俄而夫歸曰
何以有生人氣妻云汝舅在此即趨見相勞苦如平生歡
為之設食且云世間物也但喫無害因問舅便歸耶住此
耶住此亦不惡某言母老子幼吾焉能留而欲歸耳夫云
歸亦甚易吾當相送及晚復令飽餐妹隨至水濱疲動而
別夫乃負之而行戒其閉眼行時但聞風水聲頃更大呼

開眼即置之於地妹夫忽不見而身在故灘上矣

花子

名州刺史盧瑱妻常畜一獨子名花子每加念焉一旦而失為人所斃後數月盧氏忽亡冥間見判官姓李乃謂曰夫人天命將盡有人切論當得重生一十二年拜謝而出行長衢中逢大宅有麗人侍婢十餘人將遊門屏使人呼夫人入謂曰夫人相識耶曰不省也麗人曰某即花子也平生蒙不以獸畜之賤常加育養某今為李判官別家昨所囑夫人者即某也冥司不俞其請只加一紀某潛已改十二年為二十以報存育之恩有頃李至別坐語未幾

人首以圖乙改年白李李將讓之對曰妾平生受恩以此申報焉不獲已料必無難之李欣然謂曰事則匪易感言請之切遂許之臨將別花子謂夫人曰請收餘骸為瘞埋之骸在獲信坊街之北墻委糞之中夫人既蘇驗而果在遂以子禮葬之後申謝於夢寐之間至二十年夫人乃亡也

庚甲

潯川庚某宋孝建中遇病亡心下猶溫經宿未殯忽然而甦說初死有兩人黑衣來收縛之驅使前行見一大城門樓高峻防衛重複將庚入廳前同入者甚眾廳上一貴人

南向坐侍直數百呼為府君府君執筆簡閱到者次至某曰此人等尚未盡催遣之一人階上來引庚出至城門語吏差人送之門吏云須覆白然後得去門外一女子年十五六容色閑麗曰庚君幸得歸而留停如此是門司求物庚云向被錄徑來無所齎持女脫左臂三隻金釧投庚云并此與之庚問女何姓氏云姓張家在茅渚昨霍亂亡也曰我臨亡遺齋五千錢擬市材若更生當送此錢相報女曰不忍見君艱厄此我私物不煩還家中也庚以釧與女吏受竟不復白便差人送去庚與女別女長嘆泣下恍惚蘇至茅渚尋求果有張氏新亡少女云

真音錄

盧江尉李侃者隴西人家於洛之河南太和初卒於官有外婦崔氏本廣陵倡家生二女既孤且幼媼母撫之以道近於成人因寓家盧江侃既死雖侃之宗親居顯要者絕不相聞盧江之天咸哀其孤藐而能自強崔氏性酷嗜音雖貧苦求活常以弦歌自娛有女弟遊奴風容不下善鼓箏為古今絕妙知名於時年十七未嫁而卒人多傷焉二女幼傳其藝長女適邑人丁亥夫亡其女甚聰慧幼時每教其藝小有兩未至其母輒加勸導其母其妙每心念其媼曰我姨之甥也今乃死生殊途思愛久絕媼之生乃

聰明死何蔑然而不能以方佑助使我心開目明粗氣流
筆我每至節朔輒舉觴酌地哀叱流涕如此昔八歲母玄
哀而憫焉開成五年四月三日因夜寐驚起號泣謂其母
曰向者夢姨執手泣曰我自離人世在陰司簿屬教坊授
曲於博士李元憑元憑屢薦我於憲宗皇帝帝召居宮一
年以我更直穆宗皇帝宮中以箏笛諸妃出入一年上帝
誅鄭注天下大酺唐氏諸帝宮中互選妓樂以進神堯太
宗二宮我復得侍憲宗每一月之中五日一值長秋殿餘
日得肆遊觀但不得出宮禁耳汝之情懇我乃知也但
由得來近日襄陽公主以我為女思念頗至得出入主
私許我歸成汝之願汝蚤圖之陰中法嚴帝或聞之當獲
大譴亦上累於王復與其母相持而泣翌日乃灑掃一案
列虛筵設酒果彷彿如有所見因執箏就坐閉目彈之隨
指有得初授人間之曲十日不得一曲此日獲十曲曲之
名品殆非生人之意聲調哀怨幽然鶉啼鬼嘯聞之者
莫不歎歎曲有迎君樂榭林歎秦王賞金歌廣陵散行路
難上江虹晉城僊絲竹賞金歌紅窓影十曲畢恹然謂女
曰此皆宮闈中新翻曲帝尤所愛重榭林歎紅窓影等每
宴飲即飛耗舞盞為佐酒長夜之歡穆宗敕脩文舍入元
稹撰其詞數十首甚美宴酣令宮人遊歌之帝親執玉如

意擊節而和之帝秘其調極切恐為諸國所得故不敢世
歲攝提地府當有大變得以流傳人世幽明路異人鬼
殊今若人事相接亦萬代一時非偶然也會以吾之十曲
獻陽地天子不可使無聞於明代於是縣白州州白府刺
史崔壽親召試之則絲桐之音鎗鏗可聽其差琴調不韻
奏聲乃以眾樂合之則宮商調殊不同矣母令小女再拜
求傳十曲亦備得之至暮訣去數日復來聞揚州連帥
欲取汝恐有謬誤汝可一一彈之又留一曲曰思歸樂無
何州府果令送至揚州一無差錯庶使故相李德裕
其事女尋卒

第十八卷終

冤報部

印月軒主人彙

東洛客

牛僧孺任伊闕縣尉有東洛客張生應進士舉攜文往詣至中路遇暴雨雷電日已昏黑去店尚遠歇於樹下逡巡兩定微月穿林遂解鞍放馬張生與僮僕宿於路側困倦甚昏睡良久方覺見一物如夜叉長數丈擎食張生之馬張生懼甚伏於草中不敢動諛訖又取其驢驢將盡遂以手拽其從奴提兩足裂之張生惶駭遂狼狽走野

呼詬罵望餘漸不聞略抵太塚塚畔有一女立張生呼救命女人問之其言其事女人曰此是古塚內空無物後有一孔即君且避之不然不免矣張生遂尋塚孔投身而入內至深良久亦不聞聲須臾覺月轉明忽聞上有人語推一物入使聞血腥氣視之乃死人也身首皆異矣少頃又推一人至於數四皆死者也既訖聞其上分錢物衣服聲乃知是劫賊其帥且唱曰某色物與某乙某衣某錢與某乙都唱十餘人姓名又有言不平相怨怒者乃各罷去張生恐懼甚將出復不得乃熟念其賊姓名記得五六人至明鄉村有捕賊者至墓旁覩其血乃圍墓掘之覩賊

所殺人皆在其內見生驚曰兼有一賊墮於墓中乃持出縛之張生具言其事皆不信曰此是劫賊殺人送於此偶墜下耳答之數十乃送於縣行 二里見其從奴鞍馬悉至張生驚問曰何也從者曰昨夜困甚於路傍睡著至明不見郎君故此尋求張生乃說所見從者曰皆不覺也遂送至縣牛公先識之知必無此乃為保明先生記劫賊數人姓名言之於令令遣捕捉盡獲之遂得免究其意乃神物冤魂假手於張生以禽賊耳

鄂州小將

鄂州小將某者本田家子既仕欲結豪族而謀其故

相與歸寧殺之於路棄尸江側并殺其同行婢已而奔告其家號哭云為盜所殺人不之疑也後數年奉使至廣陵舍於逆旅見一婦人賣花酷類其所殺婢既近乃真是婢見已亦再拜因問為人耶鬼耶答云人也往者為賊所擊卓而不死既蘇得賈人舡寓載東下今在此與娘子賣花給食而已復問娘子何在曰在近可見之乎曰可即隨之而去一小童中插一貧舍曰此是也婢先入頃之其妻乃出相見悲滿備述艱苦某亦恍然莫之測也俄而設食具酒復延入內室置飲食於從者皆醉日暮不出從者稍前覘之寂若無人因直入室中但見白骨一具衣服毀裂流

血滿地問其鄰云此空宅久無居人矣

盧氏

上谷侯生者家於荆門以明經入仕調補宋州虞城縣初娶南陽韓氏女五年矣韓氏嘗夕夢黃衣者數輩召出其門偕東行十餘里至一官署其宇下立吏卒數十輩軒宇華壯人物極眾又引至一院有一青衣危冠方履狀甚峻峙左右者數百几案茵席列前後韓氏再拜俄有一婦人年二十許身長豐麗衣碧襦絳袖以金玉釵為首飾自門而來稱盧氏謂韓氏曰妾與子仇敵且父子知之乎韓氏曰妾一女子未嘗出深閨安得有仇敵耶盧氏色甚惡曰我前身嘗為職官子誣告我罪而代之使吾擯斥窮野而死豈非仇敵乎今我訴於上帝且欲雪前身冤帝從吾言汝之死不朝夕矣韓氏益懼欲以詞拒而盧氏喋喋不已青衣者謂盧氏曰汝之冤固如是然韓氏未當死不可為也遂令吏出案牘吏曰韓氏餘壽一年青衣曰可疾速歸無久留也命送至門行未數里忽悸而寤惡之不敢言自是神色摧沮若有疾者侯生訊之具以夢告後數月韓氏又夢盧氏者至其家謂韓氏曰子將死矣韓氏驚寤由是疾益加歲餘遂卒侯生竊嘆異未嘗告於人後數年旅遊襄漢途次富水郡僚蘭陵蕭某慕生之善以女妻之及蕭

氏先夢同生因以韓氏之夢告焉蕭氏聞之甚不樂曰妾外族盧氏妾自孩提時為伯舅見念命為已女故以盧為小字則君亡室之夢信矣

綠翹

唐西京咸宜觀女道士魚玄機字幼微長安里家女也色既傾國思乃入神喜讀書屬文尤致意於一吟一味破瓜之歲志慕清虛咸通初遂從冠帔於咸宜而風月賞既佳佳句往往播於士林然蕙蘭弱質不能自持復為豪傑調乃從游處焉於是風流之士爭備飾以相狎或謂之者必嗚琴賦詩間以謔浪情學輩自視歛然其詩有贈陌春望遠瑤微秋興多又殷勤不得語紅淚一雙流又焚香空上壇端簡禮金闕又雲情自鬱爭同夢仙貌長芳又勝花此數聯為絕矣一女僮曰綠翹亦明慧有色忽一日機為隣院所邀將行誠翹曰無出若有客但云在某處機為女伴所留迨暮方歸院綠翹迎門曰適某客來知鍊師不在不令嚮而去矣客乃機素相暱者意翹與之私及夜張燈宿戶乃命翹入卧內訊之翹曰自執巾盥數年實自檢御不令有是之過致忤尊意且某客至款扉翹陽關報云鍊師不在客無言策馬而去若云情愛不蓄於胸襟有

年矣幸鍊師無疑機愈怒裸而笞百數但言無之既委頓
 請盃水酌地曰鍊師欲求三清長生之道而未能忘解佩
 薦枕之歡反以沈猜厚誣貞正翹今必斃於毒手矣無天
 則無所訴若有誰能抑我強魂誓不養養於冥冥之中縱
 爾淫佚言訖絕於地機恐乃坎後庭瘞之自謂人無知者
 時咸通戊子春正月也有問翹者則曰春雨霽逃夫客有
 宴於機室者因搜於後庭當瘞上見青蠅數十集於地驅
 去復來詳視之如有血痕且腥客既出竊語其僕僕歸後
 語其兄其兄為府街卒嘗求金於機機不顧卒深銜之
 此遂至觀門規視見偶語者乃訝不觀綠翹之出入

復呼數卒攜鋪具突入玄機院發之而綠翹貌如生奔
 錄玄機京兆府吏詰之辭伏而朝士多為言者府乃表列
 上至秋竟戮之在獄中亦有詩曰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
 郎又明月照幽隙清風開短襟此其美者也

盧從事

頴南從事盧傳素寓居江陵元和中常有人遺一黑駒初
 甚寒劣傳素養歷三五年稍益肥駿傳素未從事時家
 貧薄斫斫乘之甚勞苦然未有街槩之失傳素頗愛之一
 旦傳素因省其槽楹偶戲之曰馬子得健否黑駒忽人語
 曰丈人萬福傳素驚怖却走里駒又曰阿馬雖畜生身有

故須曉言非是變恠乞丈人少留傳春曰爾畜生也忽曉
 人語必有冤抑之事可盡言也黑駒復曰阿馬是主人親
 表甥常州無錫縣賀蘭坊玄小家通兒者也丈人不省貞
 元十二年使通兒往海陵賣一別墅得錢一百貫時通兒
 年少無行被朋友相引狹邪處破用此錢畧盡此時丈人
 在遠無奈通兒何其年通兒病死冥間了了為丈人徵債
 甚急平等王謂通兒曰爾須見世債他錢若後作人身待
 長大則不及矣當須誓作畜生身十數年間方可償也
 兒遂被驅出畜生道不覺在江陵群馬中即阿馬今身
 也阿馬在丈人槽楹於茲五六年其心朗然常與丈人

積所竭盡驚寒不敢居有過之地亦知丈人憐愛
 馬非無戀主之心然記備五年馬畜生之壽已盡後五日
 當發黑而死請丈人速將阿馬貨賣明日午時丈人自乘
 阿馬出東柵門至市西北角亦板門邊當有一胡軍將問
 丈人買此馬者丈人但索十萬其人必酬七十千便可速
 就之言事訖又曰兼有一篇留別丈人乃驥首朗吟曰既
 食丈人粟又飽丈人芻今日相償了永離三惡途遂奮迅
 數遍嘶鳴斫草如初傳素更與之言終不復語其所言表
 甥姓字盜用錢數年月一無所差傳素深感其事明日試
 乘至市角果有胡將軍懇求市傳素微驗之因贖其估六

十緡軍將曰郎君此馬直七十千一以上請以七十
之亦不以試水草也傳素載其緡歸四日復過其家見
軍將曰嘻七十千緡夜來飽發黑汗斃矣

王士真

唐貞元中有李生者家河朔間少有膂力恃氣好俠不拘
細行常與輕薄少年游年二十餘方折節讀書為詩歌人
頗稱之屢為河朔官後至深州錄事參軍生美風儀善
笑曲曉吏事廉謹明幹至於擊鞠飲酒皆號為能雅為太
守所知時王武俊帥成德軍恃功負眾不顧法度吏
畏之則曰嘗遺其子士真巡屬郡至深州太守大具

所君備聲樂宴士真太守畏武俊而奉士真之禮甚厚
慮有以波忤士真者以故僚吏賓客一不敢召士真
以為它郡莫能及飲酒至夜士真乃曰幸使君見待之厚
欲盡歡於今夕豈無嘉賓願得召之太守曰偏郡無名人
不敢奉宴席唯錄事參軍李某足以侍談笑士真曰但命
之於是召李生入趨拜士真目之色甚怒既而命坐貌益
恭士真愈不悅瞪視無向時之歡矣太守懼莫知所
謂顧視生覲然而汗不能持盃一坐皆愕有頃士真叱左
右縛李其繫獄左右即牽李袂疾去城獄中已而士真歡
飲如初迨曉寔罷太守且驚且懼乃潛使於獄中訊李生

曰君貌甚恭且未嘗言固非忤於王君者寧自知耶李生
悲泣久之乃曰嘗聞釋氏有現世之報吾知之矣某少貧
無以自資由是好與俠士遊往往掠奪里人財帛常馳馬
腰弓往還大道日百餘里一日遇一少年鞭駮驢負二
巨囊吾利其資顧左右皆岩崖萬仞而日漸曛黑遂力排
之墮於崖下即疾驅其驢至逆旅解其囊得緡百餘段自
此家稍贍因折弓矢閉門讀書遂仕而至此及今九二
七年矣昨夕君僕命以王公之宴既入而視王公之貌
善業時所殺少年也一拜之後中心慚惕自知死不
今則延頸待刃又何言哉為我謝君侯幸知我深敢
後為託有頃士真醉悟急召左右往取李其首左右即
獄中斬其首以進士真熟視而笑既而又與太守大飲於
郡齋酒醉太守因歡而訊其故士真笑曰李生亦無罪但
吾一見之遂忿然激吾心已有戮之之意今既殺之吾亦
不知其所以然也君無復言及宴罷太守密訊其年則二
十有七矣蓋李生殺少年之歲而士真坐於王氏也太守
嘆異久之因以家財厚葬焉

軍使女

唐西川節度使嚴武少時仗氣任俠嘗於京城與一軍使
隣居軍使有室女容色艷絕嚴公因窺見之乃賂其左右

評宅月餘遂竊以逃東出關將匿於淮泗間軍使
且窮其迹訊其家人乃暴於官司亦以狀上聞有詔
昨縣捕賊官專往捕賊乘隙日行數驛隨路已得其
踪矣嚴武自鞏縣方在舡而下聞制使將至懼不免乃以
酒飲軍使之女中夜乘其醉解琵琶絃縊殺之沈於河明
目制使至搜捕嚴公之舡無迹乃已嚴公後為劍南節度
使病甚本性強尤不信巫祝之類有云云者必罪之忽一
日亭午有道士至衙門自云從峨眉山來欲謁武門諸初
不敢言道士聲厲不得已遂進白武亦異之引入見
至階呵叱若與人論難者以之方止寒温畢謂武曰公
疾厄至重冤家在側公何不自悔咎以香案陳謝祭
反固執如是武怒不答道士又曰公試思之曾有負心殺
害人事否武靜思良久曰無道士曰適入至階前宛死者
見某披訴某初謂山精木魅與公為祟遂加呵責他云上
帝有命為公所寃殺已得請矣安可言無也武不測且復
問曰其狀若何曰女人年纔十六七項上有物如一條樂
器之絃武大悟叩頭於道士曰天師誠聖人矣是也為之
奈何道士曰它即欲面見公公當自求之乃令灑掃堂中
撤去餘物焚香於內乃昇武於堂門內遣清心具衫笏
小童一人側侍堂門外東間有一閣子亦令灑掃垂簾

士坐於堂外舍水噴嚏又以柳枝灑地却坐瞑目叩齒
巡閣子中有人吁嗟聲道士曰娘子可出良久見一女子
被髮項上有琵琶絃結於喉下寒簾而至及堂門約髮亦
後向武拜武見驚慚甚且掩其面女子曰公亦太忍其後
公是某之失行於公則無所負公懼罪棄某於他所則可
何忍見殺武悔謝良久兼欲厚以佛經紙錢求免道士亦
懇為之請女子曰不可某為公手殺上訴於是僅三十拜
今不可矣期在明日日晚言畢却出至閣子門遂拂然而
沒道士乃謝去嚴公即處置家事至其日黃昏嚴公果
馬

桃英

晉富陽縣令王範妻桃英殊有姿色遂與閣下丁豐
期二人姦通範當出行不還帳內督孫元弼聞丁豐戶中
有環珮聲覘視見桃英與同被而卧元弼扣戶叱之桃英
即起攬裙理髮躡履還內元弼又見華期帶佩桃英麝香
囊二人懼元弼告之乃共謗元弼與桃英有私範不辨察
遂殺元弼有陳超者當時在座勸成元弼罪後範代還超
亦出都看範行至赤亭山下值雷雨日暮忽然有人扶超
腋竟曳將去入荒澤中雷光照見一鬼面甚青黑眼無瞳
子曰吾孫元弼也訴怨皇天早見申理連時候汝乃今相

選超叩頭流血鬼曰王範既為事主當先殺之賈景伯... 文度在泰山玄堂下共定死生名錄挑英魂魄亦取在女... 青亭至天明失鬼所在超空揚都詰範未敢言之便見鬼... 從外來逕入範帳至夜範始眠忽然大驚連呼不醒家人... 穿青牛臨範上并加挑英喚索向明小蘇十數日而死... 亦暴亡超乃逃走長干寺易姓名為何規後五年二月三... 日臨水酒酣超云今當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影... 在水中以手搏超鼻血大出可一升許數日而死

唐紹

唐紹幼而通悟知生前事歷俗記而未嘗言於人... 子亦不知之也後為給事中同里對門有一... 紹休沐日多召邀與之言笑情好甚篤或時為具饌中堂... 偶食郎中亦不知其所謂其妻詰紹曰君有盛名官至清... 近宜慎所交李邕... 父之曰非子所知吾與李邕情好逾厚唐開元初驪山講... 武紹時攝禮部尚書玄宗援梓擊鼓時未三合兵部尚書... 郭元振據令紹奏畢神武赫怒拽元振坐於轟下張說跪... 奏於馬前稱元振有保護社稷大功合赦殊死遂釋元恨... 而斬紹先是一口紹謂... 至矣遂為畧言之吾自幼即具前生事明日講武善其不

免吾前世為某氏女既笄適瀟陵王氏子為妻姑待... 嚴吾年十七冬至先一日姑令吾躬具主饌比畢吾因... 亦甚姑又令吾縫羅裙遲明服以待客吾臨燈運針慮功... 之不就夜分不息忽一犬衝扉入房觸燈燈僵油仆裙上... 吾且懼且恨因叱犬犬走突扉而扉又闔犬周章却伏牀... 下吾復照燭將理裙汗而狼藉殆遍吾懼姑深責且恨犬... 之觸燈遂舉牀以剪刀刺犬偶中其頸而剪一股折而... 復以一股重刺之俄而犬驚躍朝持裙白姑姑方... 吾夫適自外至詢其故遂於牀下引髮犬陳於... 少解吾年十九而卒遂生於此身往者犬乃... 也吾明日之死蓋緣報也行戮者必是李邕手... 之常爾無駭焉及翌日講武坐誤就戮果... 力不殊而刀折易刀再舉乃絕焉死生... 於刀折殺亦不異驚神明不欺矣

劉正彥

宣和中陝西大將劉法與西夏戰死朝廷厚卹其家賜宅... 在京師其子正彥既終喪自河中徙家居之宅屋百間西... 偏一位素多鬼每遇門開必見紫衣金甲人如唐中... 徇其中小童拱立於後亦時不宅堂頗為人害正彥... 平生尚... 其怪乃書刺往謁置於門外

少選門自開紫衣端笏延客入設茶相對儀矩殊可觀其何代人何自居此曰三百年在唐為汴宋節度使以臣節不終合家三百口併命於此至今思之雖悔無及客曰歲月如許胡為尚墮鬼錄曰負罪既重受生實難非得赦臣如吾者相代未易可脫客曰為公徵福於釋氏作水陸薦拔以資冥福若何曰無益也然且試為之客退語正彥它日呼闍黎僧建道場於廳事甫入夜紫衣者據胡牀而觀小童在旁凡執事人無不見者一僧獨懼振杵誦咒纔出口紫衣已覺大聲呼小童曰索命去童趨而前即仆地如為物所擊搏乃告曰我實殺汝焚其骨以灰挂寺浮圖三級下碑隲中人無知者今不敢隱願童為僧筆死乃從紫衣者僧忽見之故懼也建炎中正彥以逆誅

華陽李尉

唐天寶後有張某為劍南節度使中元日令郭下諸寺盛其陳列以縱士女遊觀有華陽李尉者妻貌甚美聞於蜀人張亦知之及諸寺嚴設傾城皆至其從事及州縣官家人看者所由必白於張唯李尉之妻不至異之令人潛問其隣果以貌美不出張乃令於開元寺選一大院墻身之

絕巧者極其妙思作一鋪木人音聲闐戾在內絲竹皆備令百姓士庶恣觀三日云三日滿即將進內殿百里草與聞喧兩日李君之妻亦不來三日欲夜人散李妻乘墮子從婢一人而至將入宅人已奔走啟於張矣張乃其衣服先往於院內一脫空佛中坐覘觀之須臾至先令探屋內都無人乃下張見之乃神仙中人非代所有及歸潛求李尉之家來往者浮圖尼及女巫更致意焉李尉妻皆驚而拒之會李尉以推事受賊為其僕所發張乃令吏深文按之奏杖六十流於嶺徼死於道張乃厚賂李尉之母強取之寵敬無與倫比然自此後亦常彷彿見張在於其側令術士禳謝竟不能止歲餘李之妻亦卒張疾病見李尉之狀亦甚分明忽一日睹李尉之妻死於平生張驚前問之李妻曰某感公恩深思有所報李某已上訴於帝期在此歲然公亦有人救拔但過得茲年必無虞矣彼已來迎公若不出必不敢升公之堂慎不可下言畢而去其時華山道士符錄極高與張結壇場於宅內言亦畧同張數月不敢降階李妻亦同來皆教以嚴慎之道又一日黃昏時堂下東廂有叢竹張見一紅衫綵袖於竹側招已者以為李妻之來也卻忘前所戒便下階奔走往赴之左右隨後呼止之不得至則見李尉衣婦人衣搜

李尉

一第 1267 丹 貴參四庫全書 卷 4 反文句

於林下毆擊良久云此賊若不著紅衫相招肯下階耶
乃執之出門去左右如醉及醒見張仆於林下眼鼻皆血
唯心上煖扶至堂而卒

滿少鄉

滿生少鄉者失其名世為淮南望族生獨跡弛不羈浪遊
四方至鄭圃依豪家久之覺主人倦客則知舊出鎮長安
往投謁則已罷去歸次中牟適故人為主簿贈之不能足
又轉而西抵鳳翔窮冬雪寒幾卧寓舍鄰叟焦大郎見而
惻然飯之旬日不厭生感幸過望往拜之大郎曰吾非有
餘哀君逆旅披褐故量相濟非有它意也生又拜幸甚

或自進不敢忘報自是日詣其家親昵無間杯酒流宕
通且室女既而事露慚愧無所容大郎叱責之曰吾與汝
本不相知過為極拔何其所為不義若此豈士君子之行
其業已爾雖悔何及吾女亦不為無過若能遂為婚喜亦
不復言生叩頭謝罪願從命既成婚夫婦相得歡甚居二
年中進士第甫唱名即歸綠袍槐簡跪於外舅前隣里爭
持羊酒往賀歡語誇詡生連夕燕飲然後調官將成行謂
妻曰我得美官便來取汝并迎夫人俱東焦氏本市井人
謂生富貴可俯給便不事生理且厚贖厥壻資產半空生
在京得東海尉曾宗人有在京者與相遇喜其虛名拔選

還鄉生深所不欲託辭以拒宗人罵曰書生登科名可死
歸展墳墓乎命僕負其囊裝先赴舟生不得已而行到家
逾月其叔父曰汝父母俱亡壯而未娶且思嗣續計吾為
汝求宋都朱從簡大夫次女今事諧矣汝需次尚歲餘先
須畢姻徐為赴官計叔性嚴毅歷顯官且為族長生素敬
畏不敢違抗但唯唯而已心殊窘懼數日忽幡然改曰彼
焦氏非以禮合况門戶寒微豈真吾偶哉異時來通消息
以禮遣之足矣遂娶于朱朱女美好而裝奩甚富生大慙
適凡焦氏女所遺香囊巾帕悉焚棄之常慮其來而查不
聞問如是幾二十年累官鴻臚少卿出知齊州視印三

偶攜家人子散步後堂有兩青衣自別院右舍出逢生輒
趨避生追視之一婦人看冠帔褰帟出乃焦氏也生惶懼
失措焦泣泣然曰一別二十年向來婉孌之情畧不相念
汝真忍人也生不暇扣其所從來具以實告焦氏曰吾知
之矣矣吾父已死兄弟不肯鄉里無所依千里相投前一
日方至此為聞者所拒懇祈再三僅得托足今一身孤單
茫無棲泊汝既有嘉耦吾得備側室竟此餘生以奉事君
子及尊夫人足矣前事不復校也語畢長慟生軟語慰藉
之且畏彰聞於外乃以語朱氏朱素賢淑欣然迎歸待之
如妹越兩旬生微醉詣其室寢明日門不啟家人趣起視

事則及高其尸寂若無人朱氏聞之喚僕破壁而入生見死牖下口鼻流血焦與青衣皆不見是夕朱氏夢焦曰滿生受我家厚恩而負心若此自其去後吾抱恨而死我父相繼淪沒年移歲遷方獲報怨此已幽府伸訴建証象生未及問而寤但護喪柩南還耳

李氏婦

永嘉中黃門將張禹曾行經大澤中天陰晦忽見一宅大開禹遂前至廳事有一婢出問之禹曰行次遇雨欲宿耳婢入報之禹出呼禹前見一女子年三十許有侍婢二十餘人衣履皆新禹驚問曰自有何人須飲耳女勃取銷與之因燃火作湯離湯沸聲探之

女曰我亡人也塚墓之間無以相共憐憫而已因獻書禹曰我是任城縣孫家女父為中山太守出適頃丘李氏有一男一女男年十一女年七歲亡後李氏幸我遺使婢承貴者今我兒每被捶楚不避頭面常痛入髓欲殺此婢然亡人氣弱須有所憑托君助濟此事當厚報君禹曰雖念夫人言緣殺人事大不敢承命婦人曰何緣令君手刃唯欲因君為我語李氏家說我告君事狀李氏念惜承貴必作禳除君當語之自言能為厭斷之法李氏聞此必令承貴造事我因伺便殺之禹許諾及明而出送語李氏

以其言告之李氏驚愕以語承貴大懼遂求救於禹既而禹見孫氏自外來侍婢二十餘人悉持刀刺承貴應手仆地而死未幾禹復經過澤中此人遣婢送五十疋雜綵以謝禹

張客

餘干鄉民張客因行販入邑寓旅舍夢婦女鮮衣華飾求薦寢迨夢覺宛然在旁到明始辭去次夕方闔戶燈猶未滅又立於前復共枕自述其所從來曰我隣家女也無多言經旬日張意頗忽忽主人疑焉告曰此地昔有經死人得非所惑乎張秘不言須其來具以問之畧無慚語

答曰是也張與之狎不甚畏委曲扣其詳曰我故也客楊生素厚楊以貲二百千約以禮娶我而三年不結我悒悒成疾求生不能家人亦見厭不勝憤鬱投繯而死家以所居售人今為旅舍此室實是故棲尚眷意不忍捨楊客與爾同鄉人亦識之否張曰識之聞移饒州市門娶妻開邸生計絕如意婦人咨嘆良久曰我當以始終託子矣憶有白金五十兩埋床下人莫之知可取以助君張益能挈我歸乎張許諾令書一紙念二娘位藏於篋中遇所故緘微呼便出張悉從之

於道路張殊不疑日日經行無不同處既到家徐於壁間設位牌妻謂其是所事神古之膽仰次婦人遂出妻驚問夫白斯何人勿盜掠良家子也我張以實對妻金所得亦不致詰同室凡五日又求往州中督債張許之至城南且渡江婦人出曰甚愧謝爾相從不久奈何張泣下莫曉所云入城門亦如常及就店呼之再三不可見乃函訪揚客居見其家慌迫殊甚曰楊原無疾偶七竅流血而死張駭歸後竟無遺

趙營奴

潭州有趙知縣女嫁泉人滕迪功而生男女五人男曰婦而趙性慘酷自專承正門戶遇夜局鎖首身自臨之甚侵晨弗敢待婢妻尤嚴或有獲罪輒留伴宿然後囚縛鞭撻以數百計氣幾絕始命搜出淳熙十六年冬妾陳營奴撥怒頗甚手殺之斷其頭及手足為五貯於糠籠而蘇老僕曰吾藏金銀不欲令它人知為我害於廁傍當厚搗汝僕喜而從之紹熙元年正月十九日辰已間宅門未開二里呼問之其男曰鄰舍素請我家事酒媽起來則可遠請母房外集眾共叫移時不應鄰以告廟官廟官排闥而入諸人盡至獨趙氏之室悄然又破壁揭帳但流血滂沱文龍橫卧而失首級且事狀申郡郡守顏師魯尚書捕一

勸治累旬不成及三月晦日乙酉橋南有婦人左手持刀右挈女子首戴花滿髻歌笑而來邏卒執問為誰曰我乃殺滕迪功妻趙氏者即繫之入府顏公極驚異詰其故對曰妾非人孟鬼也本為滕公妾名曰營奴趙氏剗斬我埋於廁下投訴獄廟得以報仇恐干連無辜枉害人命所以冒禁明之顏不之信械項送司理獄鬼初微笑不止及獄吏用大辟法枷扭鎖細訊亦大笑理椽以白顏掘地得尸雖經百許日全不壞為辨離席付天慶道士鄭紹勳行持方拜章之次鬼於枷上笑曰我去矣奄爾不見願得釋者盡得釋

捕張氏

大桶張氏者以財雄長京師凡富人以錢委人權其子而取其半謂之行錢富人視行錢如部曲也或過行錢之家設特位置酒婦女出勸主人皆立侍富人遜謝強令坐再三乃敢就位張氏子年少父母死主家事未娶因祀州西灌口神歸過其行錢孫助教家孫置酒數行其未嫁女出勸容色絕世張目之曰我欲娶為婦孫皇恐不可且曰我公家奴也奴為郎主夫人隣里笑怪張曰不然煩主少錢物耳豈敢相僕隸也張固冰侈奇衣飾即取臂上古玉縲脫與女且曰擇日納幣也飲罷去孫隣里交來賀曰有女

日為主母矣其後張別議婚孫念勢不敵不敢往問期而張亦恃醉戲言耳非實有意也逾年正婚他族而孫女不肯嫁其母曰張已娶夫女不對而私曰豈有信約如此而別娶乎其父乃復因張與妻祝神回并邀飲其家而使女窺之既去曰汝見其有妻可嫁矣女語塞去房內蒙被卧俄頃即死父母哀慟呼其隣鄭三者生之使治喪且鄭以送喪為業世所謂作行者也且曰小口死勿停喪即日穴壁出瘞之告以致死之由鄭辦喪且見其臂有玉釧脫心利之乃曰某一園在州西孫謝之曰良便且厚相謝號泣不忍視急揮去即與親族往送其殯而歸夜半月明

鄭於棺欲取條脫女蹶然起顧見鄭曰我何故在此亦識鄭鄭以言恐曰汝之父母怒汝不肯嫁而念張氏辱其門戶使我生埋汝於此我實不忍乃私發棺而汝果生女曰第送我還家鄭曰若歸必死我亦得罪矣夫女不得已則匿他處以為妻元其殯而徙居州東鄭有母亦喜其子之有婦彼小人不暇究所從來也積數年母語及張氏猶念志欲往質問前約鄭每勸阻防閑之崇寧元年聖端太妃上仙鄭當從御娶至永安將行祝其母勿令婦出遊居一日鄭母書賸孫出就馬直詣張氏門語其僕曰孫氏第幾女欲見其人其僕往通張驚且怒謂僕戲已罵曰賤奴誰

教汝如此對曰實有之乃與其僕俱往視焉孫氏望見張跳踉而前曳其衣且哭且罵其僕以婦女不敢往解張以為鬼也驚走女持之益急乃擊其手手破流血推仆地立死僦馬者恐累已往報鄭母母訴之有司因追鄭對獄具狀已而園陵復土鄭發塚罪該流會赦得原而張實推女而殺之雜死罪也雖奏復貸猶杖脊竟憂畏死獄中

吳江縣二十里外因濱村富人吳澤將仕生一子小字雲郎自少即向學嘗應進士預待補籍紹興五年八月以疾亡父母追念痛割明年冬澤之弟助教滋往洞庭東山

家沈氏未至數里暴風打舡暫泊於福善王廟下登岸繞行望廟門半掩見雲郎著早緋背子縱步而出滋大駭就語之曰汝父母昨夜思念汝欲一會面不可得何為在此對曰兒為一事拘繫留連證對泥味極苦告叔為道此意於二親若要相見須親自來乃可嘆息而去滋急還舍白兄嫂皆相持悲哭三人者共乘原舟復抵廟所雲郎已立津以奔至父母前下拜泣訴且述幽冥苦之狀語未畢忽怒目奮捩衣大呼曰汝陷我性命空無我金帛使我舍冤如痛四五十年今日決不相舍遂互相擊擗滾入水中滋與僕從及舟人涉水救澤得脫登岸困乏垂死傍入初

無一所覩但見澤舉首揮曰主暮乃定滋不知澤有隱愿試
問之頰感而言昔虜騎破城一少年子相投寄宿所齋
金頗多吾心利其貨數月乘醉殺而取之自念冤債在身
從壯至老未嘗不戚戚此兒生於壬午今日之報豈非此
乎自是憂悶不食涉旬而死

第十九卷終

廣豔異編

卷之二十

二三

廣豔異編卷之二十

印月軒主人彙次

珍奇部

張珽

咸通末年張珽自徐之長安至圃田東憇大樹下俄頃有
三書生繼來環坐珽因問之一書生曰我李特也一日我
王象之也一日我黃真也皆曰我三人皆自汴水來欲一
游龍門山耳乃共閑論其王象之曰我去年遊龍門山
於是路北一二里有一子亦儒流也命我於家再宿而
可同一謁之珽因亦同行至路北一二里果見一宅其
毀既扣門有二子儒服自內出見象之頗喜問象之曰
彼三人者何人象之曰張珽秀才也李特黃真即我同
鄉之書生也其儒服子乃並揖入升堂設酒饌其所設甚
陳故儒服子謂象之曰黃家弟兄將大也象之曰帝皇尚
脩德好生守帝王之道下念黎庶雖諸黃齒長又將若何
黃真遽起曰今日良會正可盡歡諸君何至亟預人家事
波及我孫耶珽性素剛決因大疑其俱非人也乃問之曰
我偶與二三子會於一樹下又携我至此適見高論我實
疑之黃家弟兄竟是誰也且君輩人也非人也我平生性
不畏懼但實言之象之笑曰黃氏將亂東夏弟兄三人也

我三人皆精也儒服子即鬼也班乃問曰是何物之精也
 是何也也象之曰我玉精也黃真即金精也李特即枯樹
 精也儒服子即是二十年前死者鄭適秀才也我昔自此
 化精又去年復遇鄭適今詰之君是生人當怯我輩既君
 不却故聊得從容耳班又問曰鄭秀才既與我同科奚不
 語耶鄭適乃連筆寫詩一首以贈詩曰昔為吟風嘯月人
 今是吟風嘯月身塚壞路邊吟嘯罷安知今日又勞神班
 覽詩愴然歎曰人之死也反不及物物猶化精人不復化
 象之輩三人皆聞此歎息而出適亦不留班乃拂衣及至
 門外迴顧見一壞塚因逐三精以所佩劍擊之金玉精

中劍而暗唯枯樹精走疾追擊不及遂迴反見一故玉帶
 及一金帶在路傍班拾得後於長安貨之於市了无別異

蘇過

天寶中長安求樂里有一凶宅居者皆破後无復人住暫
 至亦不過宿而卒遂至廢破其舍宇唯堂廳存因生草樹
 甚多有扶風蘇過怪怪逐苦貧方知之乃以賤價於本主
 質之纔立契書夫
 蘇過主至夕乃自携一榻當堂鋪
 設而寢一更以後
 出於堂彷徨而行忽見東牆下有
 一赤物如人形

動良久又按聲呼曰爛木咄西牆下有物應曰誰問
 何人曰不知又曰大硬錘爛木對曰可畏良久乃失赤物
 所在過下階中庭呼爛木曰金精合屬我緣何敢叫喚對
 曰不知過又問以前殺害人者在何處爛木曰更無別物
 只是金精人福自薄不合居之遂喪逝亦不曾殺傷耳至
 明更無事過乃自假銀鋪之徒先於西牆下掘入地三尺
 見一朽柱當心木如血色其堅如石後又於東牆下掘入
 日近一丈夫方見一衣石潤一尺四寸長一尺八寸上以篆
 符書曰夏天子紫金三十觔賜有德者過乃自思我何
 為德又自私計曰我得此寶然後備德亦可禳之沈吟

決至夜又嘆息不定其爛木忽語曰何不改名為有德耶
 可矣過曰善遂稱有德爛木曰君子倘能送某於昆明池
 中自是不復抗於人矣有德許之明晨更搦杖餘得一鐵
 券而之得紫金三十觔有德乃還宅價備葺送爛木於昆
 明池遂閉戶讀書三年為范陽請入幕七年內獲冀州刺
 史其宅更無事

丘春郡民

丘春郡民章乙其家以孝義聞數世不分異諸從同爨所
 居別墅有亭屋水竹諸子弟皆好善積書往來方士高僧
 儒生賓客至者皆延納之忽一日晚際有一婦人年少端

麗被服靚粧與一小青衣詣門求寄宿章氏諸婦欣然迎
接設酒饌至夜深而罷有一小子弟以文自業年少而敏
俊見此婦人有美色遂囑其乳媪別洒掃一室令其宿止
至深夜章生潛身入室內略不聞聲息遂升榻探之其婦
人身體如冰生大驚命燭照之乃是銀人兩頭可重千百
觔一家驚喜然恐其變化即以巨炭燃之乃真白金也其
家遂巨富

康氏

偽吳揚行密初定揚州遠方居人稀少煙火不接有康氏
者以傭賃為業僦一室於太平坊空宅中康晨出未幾
妻生一子方席素忽有一異人赤面朱衣冠據門坐妻驚
怖叱之乃走如舍西路然有聲康適歸欲至家路左忽有
錢五千買羊半邊尊酒在馬伺之父無行人因持之歸妻
亦告其所見即往舍西尋之乃一全人仆於草間亦曳之
歸因烹羊飲酒得以周給自是出必獲利日以富贍而金
人留為家寶所生子名曰平平長遂為富人

青泥珠

則天時西國獻毗婁博義天王下頷骨及辟走佛舌并青
泥珠一枚天懸額及舌以示百姓額大如胡床舌青色
大如牛舌珠類指指處青石不知貴以施西明寺僧奉金

剛額中後有講席胡人來聽講見珠縱視目不暫捨
積十餘日但於珠下諦視而意不在講僧知其故因問
欲買珠耶胡云珠若見賣當致重價僧初索千貫漸至萬
貫胡悉不辭遂定至十萬貫賣之胡得珠納腿肉中還西
國僧尋奏聞則天勅求此胡數日得之使者問珠所在胡
云已吞入腹使者欲剖其腹胡不得已於腿中取出則天
召問貴價市此馬所用之胡云西國有青泥泊多珍寶但
苦泥深不可得若以此珠投泊中泥悉成水其實可得則
天因寶持之至玄宗時猶在

寶珠

咸陽嶽寺後有周武帝冠其上綴冠珠大如瑞梅歷傳不
以為寶天后時有士人過寺見珠戲而取之天大熱至寺
門易衣以紙裹珠放金剛脚下因忘收之翼日便往揚州
收債途次陳留宿於旅邸夜聞諸胡鬪寶攝衣從而視之
因說冠上綴珠諸胡人駭曰久知中國有此寶方欲往求
之士人言已遺之胡等嘆恨云若能至此當有金帛相答
今往揚州取債幾何士人云五百千諸胡乃率五百千與
之令還取珠士人至金剛脚下珠猶尚存持還見胡胡等
喜并飲樂十餘日方始求市因問士人所求幾何士人極
口求一千緡胡大笑云何辱此珠與眾定其價作五萬緡

胡合錢市之及邀士人同往海上觀珠之價士人與
偕行東海上大胡以銀鑄煎醍醐又以金瓶盛珠於醍醐
中重煎甫七日有二老人及徒黨數百人齎持寶物來至
胡所求贖固執不與後數日復持珠寶山積云欲贖珠胡
又不與至三十餘日諸人散去有二龍女潔白端麗投入
珠瓶中珠女合成膏士人問所贖悉何人也胡云此珠是
大寶合有二龍女衛護群龍惜女故以珠寶來贖我欲求
度世寧顧世間之富耶因以膏塗足步行水上捨舟而
請胡各言其買此珠何為獨專其利卿既往矣我將安
胡令以酌煎醍醐塗紅當得便風還家悉如其言大相
不知所之

水珠

太安國寺睿宗為相王時舊邸也即尊位乃建道場高王
嘗施一寶珠令鎮常住庫云直億萬寺僧納之櫃中殊不
為貴也開元十年寺僧造功德開櫃閱物特貨之見函封
曰此珠直億萬僧共開之狀如片石赤色夜則微光高
數寸僧議此凡物耳何得直億萬也試賣之於市中令一
僧監賣且試其醜直居數日貴人或有問者及觀之則曰
此凡石耳瓦礫不殊何妄索直皆嗤笑而去僧亦耻之十
日後或有問者知其夜光或所價數千價益重矣月餘有

西域胡人

善頂戴於首胡人貴者也

譯問曰珠價值幾何僧曰一億萬胡人撫弄運廻而去明
日又至譯謂僧曰珠價誠直億萬然胡客久今有四千
求市可乎僧喜與之謁寺主寺主許諾明日納錢四千萬
買市之而去仍謂僧曰有虧珠價誠多不貽責也僧問胡
從何而來而此珠復何能也胡人曰吾大食國人也貞觀
初通好來貢此珠後吾國常念之慕有得之者當設相
求之七八十歲今幸得之此水珠也每軍行休時掘地二
尺埋珠於其中水泉出可給數千人故軍行常不乏水
亡珠後行軍每苦渴僧不信胡人命掘土藏珠有泉湧
其色清冷流沉而僧取飲之方悟靈異胡人乃持珠去不
知所之

真如入寶記

開元中有華氏者嫁於賀若氏賀若氏卒乃捨俗為尼號
曰真如家於鞏縣孝義橋其行高潔遠近宗推之天寶元
年七月七日真如於精舍戶外盥濯之間忽有五色雲氣
自東而來雲中引手不見其形徐以囊授真如曰寶之慎
勿言也真如謹守不敢失墜天寶末祿山作亂中原鼎沸
衣冠南走真如展轉流寓於楚州安宜縣肅宗元年建子
月十八日夜真如所居忽見二人衣卑衣引真如東南而

行可五六十步值一城樓觀嚴飾兵衛整肅早衣者指之曰化城也城有大殿一人衣紫衣戴寶冠號為天帝復有二十餘人衣冠亦如之呼為諸天諸天生命真如進既而諸天相謂曰下界喪亂時又殺劫過多腥穢之氣達於諸天不知何以救之一天曰莫若以神寶壓之又一天曰當用第三寶又一天曰今厲氣方盛穢毒凝固第三寶不足以勝之須以第二寶則兵可息亂世可清也天帝曰然則出寶授真如曰汝往令刺史崔旆進達於天子復謂真如曰前所授汝小囊有寶五段人臣可得見之今者八寶王所宜見汝慎勿易也乃具以寶名及所用之法授真如已而復令早衣人送之翌日真如詣縣攝令王涵之以其聞州州得滄之狀會刺史將行以縣狀示從事盧伯曰安宜縣有妖尼之事怪之甚也巫徒訊之恒至縣乃真如欲以王法加之真如曰上帝有命誰敢廢墜且寶非人力所致又何疑焉乃以囊中五寶示伯其一曰玄黃赤符形如筋長可八寸餘闊三寸上圓下方近圓有孔黃玉也色比蒸栗潤若凝脂避人間兵疫邪毒其二曰玉鷄毛文悉備白玉也王者以孝理天下則見其三曰穀璧白玉也徑五六寸其文粟粒自生無異雕鏤之狀王者得之則五穀豐其四曰玉

枚亦白玉也徑六寸好倍於肉玉

者得之能令外國歸服其玉色光彩溢發特異於常盧伯曰王信玉與安知寶乎真如乃悉出寶盤向空照之其光皆射日仰望不知光之所極也伯與縣吏同視咸異之翼日旆至伯白於旆曰寶蓋天授非人事也旆復驗無異嘆駭久之即且事白報節度使崔圓圓異之徵真如詣府觀歷觀之真如曰不可圓固強之真如不得已又出八寶一曰如意寶珠其形正圓大如鷄卵光色瑩徹置之堂中明如滿月其二曰紅鞋鞞大如巨栗赤爛若朱櫻視之可手而碎觸之則堅重不可破也其三曰琅玕珠其形如四分缺一徑可五六寸其四曰玉印大如半手其紋如陷之印中著物則形見其五曰皇后採桑鈎二枚長五寸其細如筋屈其末似金又似銀又類熟銅其六曰雷公石二枚斧形長可四寸闊寸許無孔膩如青玉八寶置之日中則白氣連天措諸陰室則燭耀如月其所厭勝之法真如皆秘不可得而知也圓為錄表奏之真如曰天命惟旆爭為若何圓懼而止旆乃遣盧伯隨真如上獻時史朝義方圍宋州又南陷申州淮河道絕遂取江路而上抵商山入關以建巳月十三日達京時肅宗寢疾方甚視寶從召代宗謂曰汝自楚王為皇太子今上天賜寶獲於楚州天許汝也宜寶愛之代宗再拜受賜得寶之歲即曰歲為

寶應元年上既登位乃昇楚州為上州縣為望縣改縣
安直為寶應為刺史及進寶官皆有超擢號真如為寶和
大師寵錫有加自後兵革漸偃年穀豐登封域之內幾至
小康寶應之符驗也直如所居之地得寶河壩高殿境物
潤茂遺址後為六令縣尉崔理所居西堂之間相傳云西
域胡人過其傍者至今莫不望其處而瞻禮焉

王清三寶記

杜陵常舍字景昭開元中舉進士第寓遊於蜀蜀多勝地
會春末舍與其交數輩為花酒宴雖夜不怠一日有請者
曰郡南去十里有鄭氏亭亭起苑中真塵外境也願請去

舍聞其說喜甚遂與俱南出十里得鄭氏亭亭常茂纒橫
然四時門用花關砌用煙蟲舍望之不暇他視真所為塵
外境也使者折舍入既入見亭上有神僊十數皆極色也
最者若佇半掉雲袂飄飄然其侍列左右者亦十數紋繡
香眇殆不可識有一人望舍而語曰常進士來命左右請
上亭斜欄層曲既上且拜群仙喜曰君不聞劉阮事乎今
日亦如是願本一醉將盡春色君以為何如舍謝曰不意
今日得為劉阮幸何甚哉然則次為何所女郎又何為者
願一聞知群仙曰我王清之女也居於此久矣此乃王清
言也向聞君為下第進士寓遊至此將以一言奉請又懼

君子不願且貽其辱是以假鄭氏之亭以命君果副吾志
雖然此仙府也雖云不可滯世間人君居之固無損耳在
不以為疑即命酒樂宴亭中絃竹盡舉飄然冷然凌玄越
冥不為人間聲曲酒既酣群仙曰吾聞唐天子尚神仙吾
有新樂一曲曰紫雲願授聖主君唐人也為吾傳之一進
可乎曰舍一儒也在長安中徒為區區於塵土間望天子
門且不可見之又非知音者曷能致是群仙曰君既不能
吾將以夢傳於天子可也又曰吾有二寶將以贈君能使
君富敵王侯君其受之乃命左右取其寶始出一杯其色
碧而光潤洞徹顧謂舍曰碧瑤杯也又出一枕似玉微紅

懸枕也又出一小函其色紫亦似玉而瑩徹則過之曰
玉函也已而皆授舍舍拜謝別去行未及一里迴望其亭
茫然無有舍異之亦竟不知何所也遂挈其寶還長安明
年下第東遊廣陵因以其寶集於廣陵市有胡人見而拜
曰此天下之奇寶也雖千萬人無得者君何德而有舍
以告之因問曰此何寶乎曰乃王清三寶也遂以數千萬
為直而易之舍由是建甲第居廣陵中為豪士竟卒於白
衣也

寶母

唐安史定後有魏生者少以勲戚歷任王官聚財累萬

其交結不軌之徒由是驚懼為士旅所擯因避亂將妻入
嶺南數年方寧後歸舟行至江州界因暴雨息後登岸肆
目忽於砂磧中見一地氣氤氳直數十丈從而尋之石澗
見石片如手掌大狀如磨片又類如石半青半赤甚辨焉
試取以歸致之書篋及至家故舊蕩盡無財賄以求叙錄
假屋以居市肆多賈客胡人等舊相識者哀之皆分以財
帛嘗因胡客自為寶會胡客法每年一度與鄉人大會各
陳寶物寶物多者戴帽居上坐其餘以次分列召生觀焉
生忽憶所拾得物取懷之而去亦不敢先言之坐於席
食訖諸胡出寶上坐者出明珠四其大輪徑寸餘胡
稽首禮拜其以以下所出者或一二或三悉是寶至生來
胡咸笑戲謂生君亦有寶者生曰有之遂出所懷以示之
而自笑三十餘胡皆起扶生於坐首禮拜其足生初謂見
誰不勝慙慙後知誠意大驚異其老胡見此石亦有泣者
眾遂求生請市此寶忘其所索生遂大言索百萬眾皆怒
言何故辱吾此寶加至千萬乃已潛問胡此寶名何胡云
此是其本國之寶因亂遂失之已經三十餘年我王求慕
之云獲者拜國相比歸皆獲厚償豈止於數百萬哉問其
所用云此寶母也但每日望王自出海岸設壇致祭之以
此致壇上一夕明珠寶貝等皆自聚故名寶母也生因得

與倍其先賢云

張牧

張牧過點蒼山拾一圓石徑寸明於水晶映月視之則有
綠樹陰陰下有一女子坐繩床觀白兔搗藥兔不停杵樹
葉若風動女子亦時時以手拂髮髻或微笑意其為嫦娥
也一夕召客看月出以示之忽躍入空中明於月不知所
之

鳳翔石

趙頌之朝散自京師挈家赴鳳翔通判子弟皆乘馬
甘乘車獨一婦以妊身用四兵荷轎秦卒不慣此致前

為石所感失肩轎仆地婦墜於外有乳媪跨驢而從急
扶掖就石柎摩少焉稍定四兵懇拜乞勿言婦適愛此石
欲攜去為楊衣砧則諭之曰能為負此當捨汝欣然聽命
共往兩村民昇以行趙還京日始見之亦以石體細膩取
置書室它日玉工來售綠環偶見之諦詭不釋手石之闊
一尺厚寸餘長尺有半工曰是可解為兩屏能以一見與
則可許之喚匠鑄鋸攻治幾月中分焉玉質瑩潔卓然可
寶也雲林泉石飛鶴翹鷺漁翁披簑棹舟境象天成絕頂
王右丞李將軍畫山水妙處工取一歸又陰折為二先持
外邊者示貴當當包裹入獻徽宗大喜命闕為硯屏答賜

甚厚工復言所從來詔索之於趙上不敢隱亦獻之西戶相對列於便殿燕几他珍器百種皆避席居數日工徐出其所秘詰當曰向兩者固盡美矣奈不過各得一偏若反獲施之則為不類今吾此物面背如一畧無饒削點注之功非歸之天上不可也瑤具奏所以賞資巨萬而頒之用此得提舉常平官

龍枕石

太倉王萬戶蒼野為相國宗人領兵巡海泊舟一山下開過小寺有僧出迓作駭狀曰此非泊舟所得無懼乎王疑僧厭客又其地為港口可避風而是夜寢寢益謂僧言

廣雅真編

八珍奇部

十四

卷

也旋登山嶺見古廟無人廟後臺際石長二丈有半闊厚皆尺餘明瑩如水晶照見內跌坐金觀音大奇之曰此異寶也購得而運至蘇以貽貴人可價連城因下問前所遇僧曰此石誰主者可售乎僧曰無主第不名龍枕晴時常見二龍枕卧其上下乃龍潭所謂不可泊者恐不可犯耳王既疑僧嚇已又恃力衆而無主竟令群力運至舟大喜飯未畢天上黑雲簇起微見風雷而港口山自擠合數十舟碎如粉歷溺死者數十人王與衆竭蹶奔山乃得免愧見前僧及訪山巔石依舊在焉

上清童子

唐貞元中岑文本下朝多於山亭避暑日午時寤初覺忽有山亭院門者藥聖報云上清童子元寶故此參奉文本性素慕道束帶命入乃年二十以下道士儀質爽邁衣服纖異冠淺青圓角冠衣淺青圓角帔履青圓頭履衣服輕細如霧非齊統魯縞之比文本與語乃曰僕上清童子自漢朝而果成本生於吳已得不疑滯之道遂為口天王選入見漢帝漢帝有事擁遏教化不得者無不相問僕嘗與方圓行下皆得通暢由是自著文武二帝迄今至哀帝皆相眷王莽作亂方出外方所至皆沐人憐愛自漢成帝時遂厭人間乃尸解而去或秦或楚不常厥居聞公好遁故此相謁耳文本詰以漢魏齊梁間君王社稷之事了了如目說因言史傳問屈者虛者亦甚多文本曰吾人冠帔何制度之異對曰夫道在於方圓之中僕外服圓而心方在相時之儀也又問曰衣服皆輕細何上所出對曰此是上清五銖服又問曰比聞六銖者天人衣何五銖之異對曰尤細者則五銖也談論不覺日晚乃別去纔出門而忽不見文本知是異人乃每下朝即令伺之到則談論移時後令人潛送詰其所止出山亭門東行數步於院墻下瞥然而沒文本命工力掘之入至一古墓墓中無餘物惟得古錢一枚文本方悟上清童子是青銅名元寶錢之文也

外固心方錢之狀也青衣銅衣也五銖服亦錢之文也漢時生於吳是漢朝鑄五銖錢於吳王也文本雖知之而錢帛日盛後官至中書人十餘年忽失古錢所在而文本遂薨焉

聚寶竹

温州巨商張愿世為海賈往來數十年未嘗失時紹興七年因涉大洋遭風漂其船不知所屆經五六日得一山竹竹屢雲彌望極目乃登岸伐十竿擬為篙棹之用方畢見白衣翁云此是何世非汝所當留宜急回不可緩也人拱手白曰其輩已迷失路將葬魚腹僕翁幸教如何可

連鄉問翁指東南方果得善還十竹已雜用其九臨抵岸有倭客及崑崙奴望桅檣拊膺大叫可惜若不絕口既泊纜眾疑睇船內見一竹尚存爭欲求買曰吾不論價愿度其意必欲得試需二千緡眾齊聲答曰好即就近取錢以償愿曰此至寶也我適相戲耳非五千緡勿復議崑崙奴尤喜如其數輦錢授之而後立約約定愿問之曰此竹既成交易不可翻悔然我實不識為何寶物而汝曹競欲售如此盍為我言之對曰此乃寶仙山聚寶竹每立竿於巨浸中則諸寶不采而聚吾畢世亦遊視鯨波滔天如平地然但知其名未嘗獲觀也雖累千萬貨亦所不惜愿始

嘆嘆不付之

龜寶

徐太尉彦若之赴廣南將渡小海有隨軍將忽於海濱中得一小琉璃瓶子大如嬰兒之拳內有一小龜子長河一寸往來旋轉其間累無暫已瓶項極小不知所入之口也因取而藏之其夕忽覺船一舫壓重乃起視之即有眾龜層疊就船而上其人大懼以將涉海慮致不虞因取瓶祝而投諸海眾龜遂散既而話於海船之胡人曰此所謂龜寶也希世之靈物惜其遇而不能有益薄福之人不勝也苟或得而藏諸家何慮寶藏之不豐哉於是悅歎不已

馬

波斯人

昔波斯人來闕相古墓有寶氣乃謁墓鄰以錢數萬買之墓鄰諱不與波斯曰汝無庸爾也此墓已無主五百年矣墓鄰始受錢波斯發之見棺衾肌肉潰盡惟心堅如石錮觀之有佳山水青碧如畫傍有一女靚粧凭欄凝睇蓋此女有愛山水癖朝夕玩望吐吞清氣故能融結如此

陸顯傳

吳郡陸顯傳於長城世以明經仕顯自幼嗜楚為食及長從本軍貢於禮部既下第遂為生大

中數月有胡人數輩攜酒食詣其門既坐顧謂顯曰吾
 越人生長蠻貊中聞唐天子庠羅天下英俊且欲以文
 化動四夷故我航海梯山來中華將觀太學文物之光惟
 吾子我焉其冠檐焉其裾在然其容肅然其儀真唐朝儒
 生也故我願與子交歡顯謝曰顯幸得籍名於太學然無
 它才能何足下見愛之深也於是相與酬宴極歡而去顯
 信士也以為群胡不我欺旬餘群胡又至持金繒為顯壽
 顯始疑其有它即固拒之胡人曰吾子居長安中惶惶然
 有饑寒色故持金繒為子一日僕馬之費所以交吾子
 耳無有它瀆幸勿疑也顯不得已受金繒及胡人去大
 中諸生聞之借來謂顯曰彼胡率愛利不顧其身爭賈
 之微尚致相賊殺者寧肯棄金繒為子壽乎且太學中
 生甚多何為獨厚君邪是必有故君且匿身郊野間以避
 其再來也顯遂僑居渭上杜門不出僅月餘群胡又詣其
 門顯大驚胡人喜曰此君在太學中我未得盡言今君退
 居郊野果吾心也既坐胡人挈顯手而言曰我之來非偶
 然也蓋有求君耳幸望諾之且我所祈於君固無害於我
 則大惠也顯曰謹受教胡人曰吾子好食麪乎曰有之曰
 食麪者非君也乃君腹中一蟲耳今我欲以一粒藥進君
 君餌之當吐出蟲則我口厚價從君易之其可乎顯曰若

誠有之又安有不可邪已而胡人出一粒藥其色光紫命
 餌之有頃遂吐出一蟲長二寸許色青狀如蛙胡人曰此
 名消麪蟲實天下之奇寶也顯曰何以識之胡人曰吾母
 旦見寶氣巨天在太學中故我輩得以謁君然自一月餘
 清且望之見其氣移於渭水上果君遷居焉此蟲稟天地
 中和之氣而結故好食麪蓋以麥自秋始種至來年夏季
 成實受天地四時之全氣故嗜其味焉君且以麪食之可
 見矣顯即以麪斗餘致其前蟲乃食之立盡顯又問曰此
 蟲安所用也胡人曰夫天下之奇寶俱稟中和之氣此
 乃中和之粹也執其本而取其末其遠乎哉既而以特
 顯又以金函扁之命顯置於寢室謂顯曰明日當即來及
 明旦胡人以十兩重釐金王絹帛約數萬獻於顯共持金
 函而去顯自此大富致園屋為治生具日食梁肉衣鮮衣
 其於長安中號豪士僅歲餘群胡又來謂顯曰吾子能與
 我借遊海中乎我欲探海中之奇寶以擢天下而吾子豈
 非好奇之士邪顯既以甚富素用閑逸自遂即與群胡俱
 至海上胡人結宇而居於是置油膏於銀鼎中構火其下
 投蟲於鼎中鍊之七日不絕燎忽有一童分髮衣青襦自
 海水中出捧白盤盤中有徑寸珠甚多來獻胡人大
 聲叱之其童色懼捧盤而去僅食頃又有一玉女貌極冶

衣露綃之衣佩玉珥珠翩翩自海中而出捧紫玉盤中有大珠數十來獻胡人胡人罵之玉女捧盤而去俄有一仙人載碧瑤冠被紫霞衣捧絳帕籍盤中有一珠徑二寸許奇光泛空照數十步仙人以獻胡人胡人笑而受之喜謂顯曰至寶來矣即命絕燎自鼎中收蟲置金函中其蟲雖鍊之且久而跳躍如初胡人吞其珠謂顯曰子隨我入海中慎無懼顯即執胡人佩帶從而入焉其海水皆熱間十步鱗介之族俱辟易迴避去遊龍宮入鮫室珍珠怪寶任意所擇纔一夕而獲甚多胡人謂顯曰此可以致億萬之貨矣已而又以珍貝數品遺於顯顯售於南越得金千錠由是益富後竟不仕老於閩越中

奇寶

商人下洋遭溺附一蓬席六死三晝夜泊一島間乃蒲伏而登得木上大果如梨而芋味食之一二日頗覺有力夜宿大樹下聞樹根有物沿依而上其聲玲瓏可聽至顛而止五更復自樹顛而下不知何物乃以手捫之驚而逸去嗅其掌香甚以為必香物也乃伺其升樹解衣鋪地至明遂不能去凡得片腦斗許自是每夜收之約十餘石乃日坐水次望見海鯨過大呼求救遂背片腦以歸分子舟人十之一猶成巨富又有浙人下番以貨物不合時疾疾遺

失畫傾其本嘆息欲死於海同行慰勉再三乃始發水瀕朽木一塊大如鉢取而嗅之頗香以為必香木也溫取以枕首抵家對妻子飲泣遂再求物力將為明年圖一日鄰家穢氣逆鼻呼妻以朽木蕪之則煙中結作七鷺鷥飛之至數丈乃散大以為奇而始珍之未幾憲宗皇帝命使之求奇香有不次之賞其人以獻授錦衣百戶賜金百兩識者謂沉香類水次七鷺鷥日夕飲宿其旁積久精神暈入因而結成形云又崑山田姥家相傳一簸箕大如五斗盞日以播米輕而質堅如牛皮然而有耳目形圓如物也一日有商人過而見之欲買以銀一星姥不可

吾家傳六七世不忍棄之商人乃酌米一石姥遂予之商人熟玩以為蝦蟆壳然亦不知其何用至陝西秦王府求售秦王大驚即許銀千兩商不意如此益索其價乃至五千金方足秦王笑曰蠻子爾雖得吾厚價知其何寶乎扣頭謝曰不知王曰此殼能圓珠珠之凹凸不正者一經殼中滾之則其形圓如米粒此不世之奇寶也爾何從得之商乃具告以姥家物而服王之神觀也

呂生

大曆中有呂生者自會稽上虞尉調集於京師既而僑居永崇里嘗一夕與其友數輩會食於其室食畢將就寢俄

有一姬容服潔白長二尺許出於室之北隅緩步而來其狀極異眾視之相目以笑其姬漸迫其榻且語曰君有食不能一命耶何待吾之薄歟呂生叱之遂退去至北隅乃亡所見且驚且異莫知其來也明日呂生獨寤於室又見其姬在北隅下將前且退惶若有所懼生又叱之遂沒明日生默念曰是必怪也今夕將至若之必為吾患不朝夕矣即孺一劍置其榻下是夕果從北隅徐步而來顏色不懼至榻前生以劍揮之其姬忽上榻以臂據生目徐又躍於左右舉袂而舞久之又有一姬忽上榻復以臂據生生生遽覺一身盡凜然若霜被於體生又以劍揮之

數狀亦隨而舞焉生揮劍不已又為十餘姬各長寸許維愈多而貌如一焉皆不可辨環走四垣生懼甚計不能出中一姬謂生曰吾將合為一矣君且觀之言已遂相望而未但至榻前翁然而合又為一姬與始見者不異生懼益甚乃謂曰爾何怪而敢如是攬生人耶當疾去不然吾求方士將以術制汝汝又安能為耶姬笑曰君言過矣若有術士吾願見之吾之未戲君耳非敢害也幸君無懼吾亦還其所矣言畢遂退於北隅而沒明日生以事語於人有田氏子者善以符術除去怪異名聞長安中見說喜躍曰是我事也去之乎瓜一瓠耳今願往君舍且伺焉至

夜生與田氏子俱坐於室未幾而姬果來至榻前田氏子叱曰魅疾去姬惕然其色不顧左右徐步而來去者久之田謂生曰非吾之所知也其姬忽揮其手手墮於地又有一姬甚小躍而升榻突入田生口中田生驚曰吾死乎姬謂生曰吾比言不為君害君不聽今田生之疾果何如哉然亦將成君之富耳言已又去明日有謂呂生者宜於北隅發之可見矣生喜而歸命家僮於其所沒窮焉果不天得一瓶可受斛許貯水銀甚多生方悟其姬乃水銀精也田生竟以寒慄而卒

器具部一

印月軒主人彙次

紫珍記

隋汾陰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師禮事之臨終贈度以寶鏡曰持此則百邪遠人度受而寶之鏡橫徑八寸象作麒麟蹲伏之象遶鼻列四方龜龍鳳虎依方陳布四方外又設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且畜馬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遶輪廓文體似隸點畫無闕而非字書所存也侯生云二十四氣之象形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畫墨入

影內纖毫無失擊而吓之清者徐引竟日方絕嗟乎此鏡非凡鏡之所同也宜其見賞高賢自稱靈物今具其異蹟列之數千載之下倘有得者知其所由耳大業七年五月度自鄆歸河東適遇侯生卒而得此鏡至其年六月度歸長安至長樂坡宿於主人程雉家雉新受寄一婢頗端麗名曰鸚鵡度既稅駕將整冠履引鏡自照鸚鵡遙見即便吓首流血云不敢任度因召主人問其故雉云兩日前有一客攜此婢從東來時婢病甚客便寄留云還日當取比不復來不知其婢由也度疑精魅引鏡逼之便云乞命即變形度即掩鏡曰汝先自敘然後變形當捨汝命

婢再拜自陳云某是華山府君廟前長松下千歲老狸大行變惑罪合至死遂為府君捕逐逃於河渭之間為下邳陳思恭義女蒙養甚厚嫁鸚鵡與同鄉人柴華鸚鵡與華意不相愜逃而東出韓城縣為行人李無傲所執無傲粗暴丈夫也遂將鸚鵡遊行數歲昨隨至此忽爾見留不意遭逢天鏡隱形無路度又謂曰汝本老狐變形為人豈不害人也婢曰變形事人非有害也但逃匿幻惑神道所忌自當至死耳度又謂曰欲捨汝可乎鸚鵡曰辱公厚意敢忘德然天鏡一照不可逃形但久為人形羞復被緘於匣許盡醉而終度又謂曰緘鏡於匣汝不逃乎

笑曰公適有美言尚許相捨緘鏡而走豈不終恩但天鏡一臨窳跡無路惟希數刻之命以盡一生之歡耳度登時為匣鏡又為致酒悉召雉家隣里與宴譔婢頃大醉奮衣起舞而歌曰寶鏡寶鏡哀哉予命自我離形於今幾姓生雖可樂死必不傷何為眷戀守此一方歌訖再拜化為老狸而死一座驚嘆大業八年四月一日太陽虧度時在臺直畫卧聽閣覺日漸昏諸吏告度以日蝕甚整衣時引鏡出自覺鏡亦昏昧無復光色度以寶鏡之作合於陰陽光景之妙不然豈合以太陽失曜而寶鏡亦無光乎嘆怪未已俄而光彩出日亦漸明比反日復鏡亦精明如故自此

之後每日月薄觸鏡亦昏昧其年八月十五日友人薛俠
 者復一銅劍長四尺劍連於靴靴盤龍鳳之狀左文如火
 焰右文如水波光彩灼燦非常物也俠持過度曰此劍俠
 常試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清朗置之暗室自然有光傍照
 數丈俠持之有日月矣明公好奇愛古如饑如渴願與君
 今夕一試度喜甚其夜果遇天地清霽密閉一室無復脫
 隙與俠同宿度亦出寶鏡置於座側俄而鏡上吐光明照
 一室相視如畫劍橫其側無復光彩俠大驚曰請內鏡於
 匣度從其言然後劍乃吐光不過一二尺耳俠撫劍歎曰
 天下神物亦有相伏之理也是後每至月望則出鏡於
 室光普照數丈若月影入室則無光也豈太陽太陰之
 際可敵也乎大業九年正月朔旦有一胡僧行乞而至
 家弟勸出見之覺其神彩不俗更邀入室而為具食坐語
 良久胡僧謂勸曰檀越家似有絕世寶鏡也可得見耶勸
 曰法師何以得知之僧曰貧道受明錄秘術頗識寶氣檀
 越宅上每日常有碧光連日絳氣屬月此寶鏡氣也貧道
 見之兩年矣今擇良日故欲一觀勸出之僧跪捧欣躍又
 謂勸曰此鏡有數種靈相皆當未見但以金膏塗之珠粉
 拭之舉以照日必影徹牆僧又歎息曰更作法試應照
 見肺腑所恨卒無藥耳但以金煙薰之下水洗之復以金

膏珠粉如法拭之藏之泥中亦不晦矣遂留金煙玉水等
 法行之無不獲驗而胡僧遂不復見其年秋度出兼葭城
 令令廳前有一棗樹圍可數丈不知幾百年矣前後令至
 皆祠謁此樹否則殃禍立及也度以為妖由人興淫祀宜
 絕縣吏皆叩頭請度度不得已為之舉祀然陰念此樹當
 有精魅所托人不能除養成其勢乃密懸此鏡於樹之間
 其夜二鼓許聞其廳前磊落有聲若雷霆者遂起視之則
 風雨晦冥纏繞此樹電光是耀忽上忽下至明有一大
 紫鱗赤尾綠頭白角額上有王字身被數劍死於樹
 下收鏡命吏出蛇焚於縣門外仍掘樹心有一穴
 漸大有巨蛇蟠泊之跡既而墳之妖怪遂絕其年冬度以
 御史帶蒞城令持節河北道開倉糧賑給陝東時天下大
 饑百姓疾病滿陝之間癘疫尤甚有河北人張龍駒為度
 下小吏其家良賤數十口一時遇疾度憫之齋此入其家
 使龍駒持鏡夜照諸病者見鏡皆驚起云見龍駒持一月
 來相照光陰所及如水者體冷徹肺腑即時熱定至晚並
 愈以為無害於鏡而可濟於眾令密持此鏡徧巡百姓其
 夜鏡於匣中冷然自鳴聲甚徹遠良久乃止度心獨怪明
 蚤龍駒來謂度曰龍駒昨夕夢一人龍頭蛇身朱冠紫服
 謂龍駒我即鏡精也名曰紫珍常有德於君家故來相託

為我謝王公百姓有罪天與之疾奈何使我反天救物且病至後月當漸愈無為我苦度感其靈怪因此誌之至後月病果漸愈如其言也大業十年度第勅自六合丞棄官歸又將遍遊山水以為長往之策勅曰此別也亦有所求尼所寶鏡非塵俗物也勅將抗志雲路棲踪煙霞欲兄以此為贈度曰吾何惜於汝也即以與之勅得鏡遂行不言所適至大業十三年夏六月始歸長安以鏡歸謂度曰此鏡真寶物也辭兄之後先遊嵩山少室降石梁坐玉臺日暮遇一嵌巖有一石室可容三五人勂棲息止焉二更後有兩人一貌鬚眉皓而瘦稱山公一而眉長黑而矮稱毛生謂勂曰何人居斯也勂曰尋幽探訪奇者二人坐與勂談久往往有異義出於言外勂疑其精怪引手潛後開匣取鏡鏡光出而二人失聲俯伏矮者化為龜鬚者化為猿懸鏡至曉二身俱殞龜身帶綠毛猿身帶白毛即入真山渡頴水歷太和視玉井井傍有池水湛然綠色問樵夫曰此靈漱耳村間每八節祭之以祈福祐若一祭有聞即池水出黑雲大電浸堤壞阜勂引鏡照之池水沸湧有雷如震忽爾池水騰出池中不遺涓滴可行二百餘步水落於地有一魚可長丈餘粗細大於臂首紅頰白身作青黃間色無鱗有涎龍形蛇角首尖狀如鱗

魚動而有光在於泥水固而不能遠去勂謂蛟也失水而無能為耳乃而為灸其膏有味以充數朝口腹遂出於宋汴汴主人張琦家有女子患入夜哀痛之聲實不堪忍勂問其故病來已經年歲白日即安夜常如此勂停一宿及聞女子聲遂開鏡照之痛者曰戴冠即殺其病者牀下有大雄鷄死矣乃是主人七八歲老鷄也遊江南將渡廣陵楊子江忽暗雲覆水黑風波湧舟子失容慮有覆沒勂攜鏡上舟照江中數步明朗微底風雲四斂波濤遂息史之間達濟天墊躋攝山麴芳頰或攀絕頂或入深潭其群鳥環人而噪數能當路而蹲以鏡揮之熊鳥奔時利涉浙江遇潮出海濤聲振吼數百里而聞舟人既近未可渡南若不迴舟吾輩必葬魚腹勂出鏡照江既不近屹加雲立四面江水豁開五十餘步水漸清淺而散走舉帆翩翩直入南浦然後却視波濤洶湧數十夫而至所渡之所也遂遊豫章見道士許藏秘云是旌陽七代孫有呪登刀履火之術說妖怪之次更言李敬慎家有三女遭魅病人莫能識藏祕療之無效勂故人曰趙丹有才器任豐城尉勂因過之丹命祇承人指勂停處勂謂曰欲得倉督李敬慎家居止丹遂命敬慎為主禮勂因問其故敬慎曰三女同居堂內閨子每至日晚即

謂救術服黃昏後即歸所居閣子滅燈燭聽之竊與人言
 笑聲及至晚眠非喚不覺日日漸瘦不能下食制之不令
 救梳即欲自縊投井無柰之何勸謂敬曰引示閣子之處
 其閣東有窓恐其門閉固而難啟遂晝日先刻斷窓櫺四
 條却以物支柱之如舊至日暮敬報勸曰救梳入閣矣至
 一更聽之言笑自然勸拔窓櫺子持鏡入閣照之三女叫
 云殺我婿也初不見一物縣鏡至明有一鼠狼首尾長一
 尺三四寸身無毛齒有一老鼠亦無毛齒其肥大可重五
 兩又有守宮大如人手身披鱗甲煥爛五色頭上有兩角
 長可半寸尾長五寸以上尾頭一寸色白並於壁孔
 美從此痊愈其後尋真至廬山婆婆數月或棲息
 露宿草莽虎豹接尾豺狼連跡舉鏡視之莫不竄伏
 處士蘇寤奇識之士也洞明易道藏往知來謂勸曰天下
 神物必不久居人間今宇宙喪亂他鄉未必可止吾子此
 鏡尚在足下衛之速歸家鄉也勸然其言即時北歸便遊
 河北夜夢鏡謂勸曰我輩鄉人厚禮今當捨人間遠去欲
 得一別卿請蚤歸長安也勸夢中許之及曉獨居思之恍
 恍發悸即時西首秦路今既見兄勸不負諾矣終恐此寶
 物亦非兄所有數月勸巡河東大業十三年七月十五日
 匣中悲鳴其聲繼遠俄而漸入若龍咆虎吼良久乃定聞

便視之即失鏡矣

敬元穎傳

唐大寶中有陳仲躬家居金陵多金帛仲躬好學脩詞未
 成攜數千金於洛陽清化里假居一宅其井甚大常溺人
 仲躬亦知之以靡有家室無所懼仲躬嘗習學不出月餘
 日有鄰家取水女可十數歲怪每日來於井上則逾時不
 去忽墜井而死井水深經宿方索得尸仲躬異之開日窺
 於井上忽見水中一女子其形狀少麗依時樣教飾以目
 仲躬凝睇之際以紅袂半掩其面微笑妖冶之姿出於
 表仲躬神魂恍惚若不支持乃嘆曰斯為溺人之物也
 不顧而退後數月從旱此井水不減忽一日水竭清且有
 以叩門云敬元穎請謁仲躬命入乃井中所見者衣緋綠
 之衣其妝飾鉛粉皆昔製耳仲躬與坐訊曰卿何以殺人
 元穎曰妾非殺人者此井有毒龍自漢朝絳侯居於茲遂
 穿此井洛城內有五毒龍斯其一也綠與太乙左右侍龍
 相得每為榮蔽天命追徵多托故不赴集好食人血自漢
 以來殺三千七百人矣而水不耗涸其乃國初方墜於井
 遂為龍所驅使為妖惑以誘人用供龍所食甚為辛苦情
 所非願昨為太乙使者交替天下龍神盡須集駕昨夜子
 時已朝太乙矣兼為河南旱勸責三數日方回今井內已

無水君子誠能命匠淘之則獲脫斯... 夫若然願終君... 一生奉養世間之事無不致言訖便... 矣所在仲躬當時即... 命匠命一親信與匠同入井囑曰但見異物即收至底無... 別物唯獲古銅鏡一枚濶七寸七分仲躬令洗淨貯匣內... 焚香以奉之斯所謂敬元穎也一更後元穎忽自門而入... 直造燭前設拜謂仲躬曰謝生成之恩照濁泥之下某昔... 本師曠所鑄十二鏡之第七者也其鑄時皆以日月為大... 小之差元穎則七月七日午時鑄者也貞觀中為許敬... 婢蘭考所墮以此井水深兼毒龍氣所苦人入者悶絕... 不可取遂為毒龍所殺幸遇君子正直者乃獲重見人... 耳然明晨內望君子移出此宅仲躬曰某已用錢僱... 移出何以取措足之所元穎曰但請君子飾裝一無憂也... 將辭去仲躬復留之問曰汝安得有紅綠脂粉狀乎對曰... 其變化無常非可具述言訖即無所見明旦忽有牙人叩... 門兼領宅王來謂仲躬便請移居并夫役足未到齋時... 前至立德坊一宅中其大小僧數一如清化者其牙人云... 價直契本一無遺缺並交割訖後三日其清化宅并無故... 自崩兼延及堂閣東廂一時陷地仲躬後文戰累勝為大... 官有所要事未嘗不如移宅之効也其鏡背有三十八字... 皆料斗書以今文推而寫之曰維晉新公二年七月七日

千時於首陽山前白龍潭鑄成此鏡千年在世於背上環... 書一字管天文列宿依方列之則左有日而右有月龜龍... 虎雀並如其位於鼻四旁頭二夷則之鏡

漁人

蘇州太湖入松江口唐貞元中有漁人載小網數艇共十... 餘人下網取魚一無所獲網中得物乃是鏡而不甚大漁... 者忿其無魚棄鏡於水移艇下網又得此鏡漁人異之遂... 取其鏡視之纔七八寸照形悉見其筋骨臟腑清然可... 其人悶絕而倒眾人驚其取鏡鑿形者即時皆倒... 狼籍其餘一人不敢取照即以鏡投之水中良久扶... 吐者既醒遂相與歸家以為妖怪明日方理網各則... 魚多於常時數倍其人先有疾者自此皆愈詢於故... 鏡在江湖每數百年一出人亦常見但不知何精靈之所... 恃也

符載

唐符載文學武藝雙絕常蓄一劍袖光照夜為畫客遊至... 淮浙遇巨商舟楫遭蛟作梗不克前進擲劍一揮血灑如... 兩舟舳安流而逝後遇寒食於人家黍稷粽粗如桶食刀... 不可用以此劍斷之訖其劍無光若頑鐵無所用矣古人... 云十鈞之弩不為鼯鼠發機其此劍之謂乎

省名部落主

周靜帝初居延部落主勃都骨低凌暴奢逸居處甚盛忽有人數十至門一人先投刺曰省名部落主成多受因趨入骨低問曰何故省名部落多受曰某等數人各殊名字皆不別造有姓馬者姓皮者姓鹿者姓熊者姓麋者姓衛者姓班者然皆多受唯某帥名多受耳骨低曰君等悉以伶官有何所解多受曰曉弄梳珠性不愛俗言皆經義骨低大喜曰目所未覩有一優即前曰某等壯肌膈膈怡怡皮漫遶身三匝主人食若不克開口終當不捨骨低悅命加食一人曰某請弄大小相成終始相生於是長人吞人肥人吞瘦人相吞餘兩人長者又曰請作終始相生於是吐下一人吐者又吐一人遞相吐出人數復足骨低頗煩不能設食諸伶皆怒曰主人當以蘇箒為幻術請借郎君娘子試之於是持骨低兒女弟妹甥侄妻妾等吞之於腹中腹中皆啼呼請命骨低惶怖降階頓首哀乞親屬伶者皆笑曰此無傷不足憂即吐出之親屬完全如初骨低深怒欲用累殺之因令密訪之見至一古宅基而滅骨低令掘之深數尺於瓦礫下得一大木檻中有皮袋數

識世隱隱似有三數字若是陵字骨低知是諸侯為怪欲舉山焚之諸袋因號呼檻中曰某等微命尋合化滅綠李都尉留水銀在此故得且存某等即都尉李少卿般糧袋屋崩平壓綿歷歲月今已有命見為居延山神收作伶人伏乞存情於神不相殘毀自此不敢復擾高居矣骨低利其水銀盡焚諸袋無不為寃楚聲血流漂灑焚訖骨低居廊戶痛悉為寃痛之音月餘不止其年骨低舉家病死無復子遺水銀後失所在

魏國夫人

長安有一貧僧衣甚縑縑賣一小猿會人言可以魏國夫人八聞之憐命僧至宅僧既至夫人見之問其由僧曰本住西域居山二十餘年偶群猿過遺下此少猿憐憫養纔半年以來此小猿識人意又會人言語隨指顧無不應人使用實不異一弟子耳僧昨至城郭資用頗乏無計保惜得此小猿故鬻之於市夫人曰今與僧束帛可歸此猿我當養之僧乃感謝留猿而去其小猿旦夕在夫人左右夫人甚愛憐之後半載楊貴妃遺夫人芝草夫人喚小猿令看玩小猿對夫人面前倒地化為一小兒容貌端妍年可十四五夫人甚異呵而問之小兒曰我本姓袁賣我僧昔在蜀山中我偶隨父入山採藥居林下三年我父嘗

以藥苗啗我忽一日自不覺變身為猿我父懼而棄我所
以被此僧收養而至於夫人宅我雖前日口不能言母至
深夜唯自泣下今不期却變人身即不測尊意如何夫人
奇之遂命衣以錦衣侍從隨後常秘密其事又三年小兒
容貌甚美貴妃曾屢顧之後恐人見奪因不令出安於小
室小兒唯嗜藥物夫人以侍婢嘗供飼藥食忽一日小兒
與此侍婢俱化為猿夫人怪異令人射殺之其小兒乃未
人耳

金象將軍

汝南岑順字孝伯少好學有文老大充精武畧旅次陳州

貧無第宅其外族呂氏有凶宅將廢之順請居焉人有勸
者順曰天命有常何所懼耶卒居之後歲餘順常獨坐
閣下雖家人莫得入夜中聞鼓鼙之聲不知所來及出戶
則無聞而獨喜自負以為石勒之祥也祝之曰此必陰兵
助我若然當示我以富貴期數夕後夢一人披甲胄前報
曰金象將軍使我語岑君軍城夜警有喧嘩者蒙君見嘉
敢不敬命君甚有厚祿幸自愛也既負壯志能復顧小國
乎今敵國犯壘側席委賢欽味芳聲願執旗也謝曰將
軍天質英明師真以律振煩德音屈顧疵戢然大馬之志
唯所用之使者復命順忽而寤恍若自失坐而思夢之徵

俄然鼓角四起聲愈振厲順整巾下牀再拜祝之須臾戶
牖風生帷簾飛揚燈下忽有數百鐵騎飛馳左右悉高數
寸而披堅執銳星散遍地倏閃之間雲陣四合順驚駭定
神氣以觀之須臾有卒賞書云將軍傳檄順受之云地連
獯虜戎馬不息向數十年將老兵窮天設勁敵勢不可止
明公素養畜德進業及時屢承嘉音願託神契然明公賜
官固當享大祿於盛世今小國安敢望之緣天那國北山
賊合從尅日會戰事圖子夜殄滅未期良用惶駭順
室中盪燭坐視其變夜半後鼓角四發先是西壁下
穴化為城門墨敵羅寇三秦金華四門出兵連旗萬
馳雲走兩階列陣其東壁下是天那軍西壁下金象軍
伍各定軍師進曰天馬斜飛度三止上將橫行繁四方
車直入無回翔六甲次第不乖行王曰善於是鼓之兩軍
俱有一馬斜去三尺止又鼓之各有一步卒橫行一尺又
鼓之車進如是鼓漸急而各出矢石亂交須臾之間天那
兵大敗奔潰殺傷塗地王軍馬南馳數百人投西南隅僅
而免馬順俯伏觀之於時一騎至禁顏曰陰陽有厝得之
者昌亭亭天威風驅電激一陣而勝明公以為何如順曰
將軍英貫白日乘天用時竊窺神化靈文不勝慶快如是
數日會戰勝敗不常王神貌偉然雄安罕儔宴饌給進饗

順其寶貝明珠瓊無限順遂榮於其中所欲皆備馬後
據與親朋稍絕閉門不出家人異之莫究其由而順顏色
憔悴為鬼氣所中親戚共意有異誌之不言因飲以醇醪
醉而寃洩之其親人潛備鐵錘因順如廁而隔之荷錘亂
作以掘室內八九尺忽坎陷是古墓也墓有塋堂其具器
悉多甲冑數百前有金床戲局列馬滿杆皆金銅成形其
干戈之事備矣因悟軍師之詞乃象戲行馬之勢既而焚
之遂平其地多得寶貝皆墓內所畜者順閱之恍然而醒
乃大吐自此克悅宅亦不復凶矣時寶應元年也

張秀才

東都陶化里有空宅大和中張秀才借得肄業常忽忽不

安自念為男子當抱慷慨之志不宜恒怯以自軟因移入

十五

中堂以處之夜深欹枕乃見道士與僧徒各十五人從堂
中出形容長短皆相似排作六行威儀容止一一可敬秀
才以為靈仙所集不敢惕息因陽寢以窺之良久別有二
一裝轉於地每一物各有二十一眼內四眼剌剌如火色
相馳逐而目光眩轉若割有聲遂巡問僧道三十人或馳
或走或東或西或南或北道士一人獨立一處則被一僧
擊而去之其二物周流於僧道之間未嘗暫息如此爭相
擊搏或分或聚一人忽叫云卓絕矣言竟僧道皆默然而

息乃見二物相謂曰嚮者群僧與道流妙法絕高然皆
我二物成其教行耳不然安得稱卓絕哉秀才乃知必妖
怪也因以枕而擲之僧道三十人與二物一時驚走曰不
速去吾輩且為措大所使也遂皆不見明日搜尋之壁角
中得一敗囊中有長行子三十個并骰子一雙耳

輕素輕紅

武德初有曹惠為江州叅軍官舍有佛堂堂中有二木偶
人長尺餘雕飾甚巧妙丹青剥落惠因持歸與稚兒後雅
兒方食餅木偶引手請之兒驚報惠惠笑曰取木偶來即
自言曰輕素輕紅自有名何呼木偶於是馳走無異於人

唐書

不

十六

惠問曰汝何時物頗能作怪輕素與輕紅曰是宣城太守
謝家備偶當時天下工巧皆不及沈隱侯家老蒼頭孝忠
也輕素輕紅即孝忠所造隱侯哀宣城無常堊日故有此
贈時素塘中方持湯與樂夫人濯足聞外有持兵稱救聲
夫人畏懼跣足化為白螻少頃二賊執炬至盡掠財物謝
郎持舒琴瑟環亦為賊敲顛脫之賊人照見輕紅等曰二
冥器不惡可與小兒為戲具遂持出時天平二年也自稱
流落數家陳末參鐵扶猶子將至此惠又問曰曾聞謝康
成婚王敬則女爾何遽云樂夫人素曰王氏乃生前之妻
樂氏乃冥婚爾王氏本屠酤種性應率多力至冥中猶與

宣城不睦伺宣城嚴顏則磔石柱闕以為威脅宣城自
啟於天帝許逐之二女一男悉隨母歸矣遂再娶樂彥輔
第八女美姿質善書好彈琴尤與殷東陽仲文謝荆州
夫人相得日恣追尋宣城常云我方萬古詞人唯不及東
阿耳其餘文士皆吾机中之肉可以宰割矣見為南齊
銓郎與潘黃門同列乘肥衣輕貴於生前百倍然十日一
朝晉宋齊梁可以為勞近聞亦已停矣惠又問曰汝二人
靈異若此吾欲捨汝如何即皆言曰以素等變化難
可君意如不放終不得逃廬山山神欲取輕素為妻
矣今此奉辭便當受彼榮富然君能終思請命書工
粉黛惠即令工人為圖之使搗錦繡素笑曰此度非
伎亦可當彼夫人無以奉酬請以微言留別百代之中
有他人會者無不為忠臣居大位矣雖用入骨紫鸞
鼠申不害五通泉室為六代吉昌後有人禱廬山神女巫
言神君新納二妻要翠釵花簪汝宜求之當降大福禱者
求而焚之遂如願焉惠亦不能知其微言訪之時賢皆不
悟或云中書令岑文本識其三句亦不為人說

阮文雄

靜江有阮姓名文雄者家積饒裕性恢廓耽嗜山水佳趣
絕定已丑秋庄舍當租課時阮生乘機圖遊賞之樂乃携

一二蒼頭棹一葉小航沿水濱而輕棹發時則白蘋紅
敗菱殘荷晴嵐蜚翠籠雲遠樹含青挂日聽鳴禽現躍鯉
凡景屬意會周不收賞停行飄颻舟至七里灣不覺天色
已暝矣四顧寂無人居俄而前有樓閣作巋然狀即命僕
移舟近之舟甫艤定忽聞樓上啞然有聲生竊視之乃三
美人倚欄擊笑生一見不能定情遂於舟中朗聲吟曰
倚溪樓望遠因見月明明如有約偏照別離情美人
之樓上吟曰細草春來綠閑花雨後紅思君不能見
畫樓東生愈添悵快惜不能效馮虛之御風也已而
以紅絨繩繫於舟中生乃攀援而上美人笑曰郎君
梁上君子乎生笑曰將效昔人之折齒也遂詣衾枕
周且復始始情覺在濃一美人曰守媒妁之六禮而許字
人之道也保太和之元氣而待時者物之情也妾輩非
鷄野鶩之能馴路柳墻花之可折蓋因時感興物既能
親景傷情人奚免此故寧違三尺之法以忘六慾之私君
倘不嫌葷膾之易合而守金柅之至堅毋鄙緩緩之態得
遂源源而來則妾輩夕死可矣一美人曰窈窕淑女君子
好逑今日之樂是矣可無詩乎會謂話諾美人乃先吟曰
嶧陽自古重南金制作陰陽用意深靈籟一天孤鶴唳寒
澗千頃老龍吟奏揚淳厚義農俗蕩滌邪淫鄭衛音既

粉黛惠即令工人為圖之使搗錦繡素笑曰此度非
伎亦可當彼夫人無以奉酬請以微言留別百代之中
有他人會者無不為忠臣居大位矣雖用入骨紫鸞
鼠申不害五通泉室為六代吉昌後有人禱廬山神女巫
言神君新納二妻要翠釵花簪汝宜求之當降大福禱者
求而焚之遂如願焉惠亦不能知其微言訪之時賢皆不
悟或云中書令岑文本識其三句亦不為人說

子期歸去後無人能識伯牙心一美人吟曰雲和一曲古
今留五十絃中逸思翻流水清冷湘浦晚悲風滿瑟洞
秋驚聞瑞鶴冲霄舞靜聽子期魚出淵游曾記湘靈佳句在
數峯江上步高秋末後一美人吟曰龍首雲頭巧製成
卿為樣抱輕清玉纖忽綴一聲響銀漢驚傳萬籟鳴似
昭君來虜塞如言都尉憶神京征人歸思頻聞處暗恨
愁籌辭生未幾夜色將闌晨光欲散美人急扶生起曰
君速行毋令外人覺也生倉皇歸舟命僕整頓裝束
父留計忽回首一望樓閣美人杳無存矣生大驚異
其處訪之但見一古塚索然傍有穴隙為狐兔所居
有琴瑟琵琶取歸而貨之得重價

盧郁

進士盧郁者河朔人徙家長安嘗北遊燕趙遂客於
郡守館郁於廨舍先是其舍無居人及郁至見一媵髮
白身痺而肥被素衣來謂郁曰妾僑居於此且久矣故
候訪已而告去是夕郁獨居堂之前夜潮寒有風雪其
文至謂郁曰貴客獨處何以為歡耶命坐語論媵曰妾姓
石氏家於華陰郡後隨呂御史者至此且四十年家貧
幸貴客見哀於是郁命食而老媵卒不顧郁問之曰姑
為不食媵曰妾甚饑然不食粟以故壽而安郁好奇聞之

甚喜且以為有道術者問曰姑既不食粟何飽其腹耶
常餌仙藥乎媵曰妾家於華陰先人好神仙廢於大華
亦常隱於山中從道士學長生法道士教妾吞火自是
經今已年九十矣未嘗一日有寒暑之疾郁又問曰某
常遇至人教吸氣之術自謂奇妙後以奔走名利從
國之貢書趨而夜息不意今夕遇姑語及平生之好然
知吞火豈神德之旨乎媵曰子不聞至人寒暑不能
入水火不能焚入水水不能溺如是則吞火何難
也郁曰願觀姑吞火可乎媵曰有何不可其於是以
媵而吞之其火且其色不動郁且驚且異
再拜謝曰鄙野之人未嘗聞神德事今夕遇姑結以
之異實平生所未聞者媵曰此小術耳何足貴哉言訖
告去郁因降階送之既別郁遂歸於寢堂頃之有僕者
郁曰西廡下有火發郁驚起而視之其西廡舍已焚於
里中人俱至觀以水沃之迨旦方絕及窮火發之跡於
中坎中得一石火通中有火甚多先是有敗草積其上故
延而至媵郁方悟老媵乃此火通耳

器具部二

寒絨志

洪武間本覺寺有一少年僧名湛然房頗僻寂一夕方纔
 獨坐庭中見一美女瘦腰長裙行步便捷丰姿綽約嚴
 而妝亦不多飾僧欲進問忽不見矣明夜登廁又過其前
 湛然急走就之則又隱矣它人處此必不能堪况僧
 年乎自是惶惑殊深淫情交引苦思不置越兩日又
 於側僧急牽其衣女復佯為慚怯之態再三懇之方

至及寂生僧復過體近之漸相調諢間竟成雲雨事畢
 且居址姓字女曰妾乃寺陞之家父母鍾愛嫁妻之晚
 有私於人故數三潛出不料經此又移情於汝然當
 其事則交可久不然彼此玷矣僧喜唯唯從命於是日
 暮來無夕不會將及期少僧不覺容體枯瘦氣息懨然
 無生意與同袍救治百端罔効寺中一老僧謂曰察汝
 病狀勞瘵兼攻陰邪其盛必有所致苟不明言事無濟矣
 湛然駭懼勉述往事眾曰是矣然此崇不除則汝恙不愈
 若復乘汝伺其往而踪跡之則治術可施也是夕女至
 少僧仍與交合將行欲起隨送女止之曰僧居寂寥夜與

婦歡處是亦樂矣何苦自惑如此湛然不能強而罷翌日
 告眾眾乃付曰明夜彼來當待之如常客以一物置其身
 吾輩避於房外俟臨別時擊門為約吾輩協當追尾必得
 而止則崇可破矣少僧一一領記後二夕湛然覺神思恍
 惚方倚床獨卧女果推門復入僧與私褻益加款曲鷄鳴
 時女辭去僧潛以一絨花插女鬢上又戲擊其門者三眾
 僧聞擊聲俱起追察但見一女冉冉而去眾乃鳴鈴誦咒
 執錫持兵相與趕逐直至方丈後一小室中乃滅此
 言三代祖定化之歲一年一開奉祭餘時封閉而已
 知女隱跡即踴躍被念而入一無所見但西北佛

二微光急往燭之則壁一弊帚耳竹質潤滑枝束
 已數十年外物也眾方疑惑而絨花在柄因共信之乃持
 至堂前抽折一筦則水流滴地眾僧益駭異再折之亦然
 以至筦二皆如之眾僧仍明燈細視篋中非水寔精也湛
 然見之悔悟驚懼不能自制於是悉敲焚烈揚灰於湖少
 僧急以良劑調治久之得平

盧涇

開成中有盧涇學憲家於洛下有莊在嵩安山之陰夏
 既登時果又熟遂備跨小馬造其莊去十餘里見大栢林
 之畔有新潔室數間而作店肆時日欲沉涇因趨馬觀一

俱甚有媚態詰之云是耿將軍守瑩青衣父兄不在
悅之與語言多巧麗意甚虛襟躬睦明眸轉眄態度
曰有少許家醞即君能飲三五否涵曰不惡遂捧古銅
而出與涵飲極歡青衣遂擊席而誼送盧生酒曰獨持巾
擲掩玄關小帳無人燭影殘昔日羅衣今化盡白揚風起
隴頭寒涵惡其詞之不稱但不曉其理酒盡青衣謂涵曰
更與即君入室添盃去秉燭挈罇而入涵躡足窺之見
大烏蛇以刀刺蛇之血滴於罇中因寔為酒涵大恐懷
悟怪魅遂擲出戶解小馬而走青衣連呼數聲曰今夕
須留即君一宵且不得去知勢不可又呼東邊方大且

代赴取進即君俄聞栢林中有一大漢應聲甚偉須臾
顧有物如大枯樹而趨舉足甚沉重相去百餘步但疾
加鞭又經一小栢林中有一巨物隱二雪白處有人言曰
今宵必須擒取此人不然明晨君當受禍涵聞之益怖怯
及莊門已三更高戶聞然唯有數乘空車在門外群羊方
咀草次更無人物涵乘馬潛控於車廂之下窺見大漢徑
抵門牆極高只及斯人腰跨手持戟瞻視莊內遂以戟刺
莊內小兒但見小兒手足撈空於戟之顛只無聲耳良久
而去涵度其已遠方能起叩門莊客乃啟關驚涵之夜至
喘汗而不能言及旦忽聞莊院內客哭聲云三歲小兒因

昨宵寐而不蘇矣涵甚惡之遂率家僮及莊客十餘人持
刀斧弓矢而究之但見夜來飲巖空逃戶環屋數間而已
更無人物遂搜栢林中見一大冥器婢子高二尺許傍有
烏蛇一條已斃又東畔栢林中見一大方相骨遂俱毀拆
而焚之尋夜來白物而言者即是人白骨一具肢節筋絡
而不欠分毫鍛以銅斧終無缺損遂投之於壑而已涵本
有瘋疾因飲蛇酒而愈焉

招提嘉遇記

鄧州人金生名鶴雲夙風調樂琴書為時輩所稱許家
庶間薄遊秀州館一富家其卧室貼近招提寺夜聞

有歌聲乍遠乍近或高或低初雖疑之自後無夜不聞遂
不以為意一夕月明風細人靜更深不覺歌聲起自窗外
窺之則一女子約年十七八風鬟露鬢綽約多姿料是主
家妾媵夜出私奔不敢啟戶側耳聽其歌曰音音音你負
心你真負心孤負我到如今記得當時低低唱淺斟一
曲值千金如今寂寞古牆陰秋風荒草白雲深斷橋流水
何處尋妻二切切冷冷清清教奴怎禁女子歌竟敲戶言
曰聞君偶儻俊才故冒禁以相親今乃閉戶不納苦效曹
男子行耶鶴雲聞言不能自抑纔啟戶女子擁至榻前夫
鶴雲曰如此良夜更會佳人奈何燭滅樽前不能為一款

曲也女子曰得抱衾裯以薦枕席期在歲月何必泥於
宵况醉翁之意不在酒乎乃解衣共入帳中罄盡纏綿之
樂迨隔窗鷄唱曉寺鐘鳴女子攬衣起曰奴回也鶴雲囑
之再至女子曰弗多言骨不教即獨宿遂悄悄而去次夜
鶴雲具酒肴以待女子果速運而來相與並坐酣暢女子
仍歌昨夕之詞鶴雲曰對新人不宜歌舊曲逢樂地詎可
道憂情因賡前韻而歌之曰音音音知有心知伊有心勾
引我到如今最堪斯夕燈前藕花下斟一笑勝千金俄然
雲雨弄春陰玉山齊倒絳帷深須知此樂更何尋來經
白去會風清興益難禁女子聞歌起而謝曰君之斯味

謂轉舊為新翻憂就樂也彼此歡情頓瀆於昨自是無夕
不會道前半載鮮有知者忽一夕女子至而泣下鶴雲
問始則隱忍既則大慟鶴雲慰之良久乃收淚言曰女本
曹刺史之女幸得仙術優游洞天但凡心未除遭此誦
感君風契文奉歡娛詎料數盡今宵君前程遠大金陵之
會夾山之從始有日耳幸惟善保始終雲亦不勝悽愴至
四鼓贈女子以金別去未幾大雨驟盆霹靂一聲窓外
墻悉震傾美鶴雲神魂飄蕩明日遂不復留此二年後
家築牆於基下掘一石匣獲金鏡莫曉其故時聞鶴
雲幸金陵念其好琴使人攜琴光奪目知非

凡材欣然受之寘於石床遠而望之則前女子就而撫之
則依然琴也方悟女子為琴精且驚且喜適有峽州之琴
鶴雲得重疾臨死乃命家人以琴送壘琴精之言齊驗之
笑

蘇還妻

嘉定月浦鎮人蘇還妻張氏頗有姿容一日乘船送其女
甥之嫁舟泊某港柳樹下一男子蓬首黑面顧張而笑
之旁人不見也及歸則見向男子至謂曰吾與汝當為夫
婦時婦有孕不就乃產乃來遂與交接婦昏暝如寐有
而甦自是無夕不至夫登榻則為束縛於地其所衣石

一棍而時時振之僅掩其陰殆顛市井丐乞白晝徑出
其家家人畏而不敢犯夫甚愛其妻百方祈禱屢延術
鎮治之數年弗效最後一羽流為召將將至乃王靈官也
箕直入其家井中撈得紅漆箸一雙及斛槃一事碎之
以飲婦遂愈蓋二物為祟也

王華

王華柴周時閩縣人慕張華之為人故名華家累巨萬性
耽奇喜事適世亂民貧凡人家有書畫古器無不以貨
之閒有不可致者至忘寢食殫思慮繼之以泣必得乃已
嘗從一奴宿於蓮花峯塚舍奴往隔村沽酒未返忽聞扣

門急舉自起開門見一鬼三頭六角藍面赤髮目若電
光華笑曰鬼頭何多鬼曰未若先生心多華了無懼意因
與握手登堂談往昔事鑿三可聽華乘間詢其姓名鬼但
吟詩曰身是雲臺第一功橫行海內兩雌雄却嫌文叔無
英武血染滹沱江未紅因自請於華曰身是楚人漢光武
時為破姦將軍與婦莫氏助帝取天下大小凡數百餘戰
吾夫婦未嘗不在行間及天下既定遂與客渡江而展轉
流落於此嘗欲擇主而事無可吾意者竊聞先生好古是
以莫夜求謁今見先生膽畧真吾主也請得終身事之華
曰幸甚遂與同宿比曉乃一寶劍臥三有光驗之下將也

始知破姦將軍之意莫氏者莫邪也華大喜出入嘗佩之
一日入山自布當道劍飛斬之彘華劍在匣中作牛吼
若經日有頃雷雨大作化為龍而去

盧秀才

盧秀才化承家封門其姻若孫宿外寢一夕忽見男女
數人僅長尺許謂尹云汝欲看西廂記乎即般演與優人
無異尹驚呼盧弗聞也明旦知之怪復夜起命家人操兵
擊之入床頭而沒檢得西廂記一書乃尹素所嗜者且觀
且歌忘以為枕日夕紙盡油矣盧焚之既而假寐若有言
者曰能滅我形難滅我神遂時一以建城想盧有侍婢夜

見空房中燈光熒二畫見鬼兒卧地首像木偶而身如魚
月間驟長若年十六七者每於窓隙窺婢一晚竟擣
房曰我儂人也迫與合焉以餅食婢味似鷄油飽三日弗
餐眾訝問始吐實久之庭前牆倒下有巨蛇意其為妖也
從是妖怪皆出乃遷去

金銀部落

近世自入旅行商鄉之郊初與一人同行數日忽謂人曰
我乃是鬼為家中宜器叛逆日夜戰鬪欲假一言以定禍
亂將如之何云苟可成事無所憚會日晚道左方至一大
墳鬼指墳言是已塚君於塚前大呼有救斬金銀部落如
屠盡其編

正甲夫言訖入塚中人便宣教須臾聞斬决之聲有頃鬼
從中出手持金銀人馬數枚頭悉斬落謂人曰得此足一
生福以報恩耳人至西京為長安捉事人所告縣官云此
古器當是破塚得之人以實對縣白尹奏其事發使人隨
開塚得金銀人馬斬頭落者數百枚

崔鼓

元和中博陵崔鼓者自汝鄴來僑居長安延福里常一日
讀書牖下忽見一物長不盡尺露髮衣黃自北坦下趨至
榻前且謂鼓曰幸寄君視席可乎鼓不應又曰我尚壯願
保指麾何見拒之深耶鼓又不顧已而上榻躍然於立

又公袖中出一小幅文書致毅前乃詩也細字如粟歷歷可辨詩曰昔荷蒙恬惠尋遊班仲校夫君不拈使何處銀鉤覽訖笑而謂曰既願相從無乃後悔耶其童又出一詩投於几上詩曰學問從君有詩書自我傳須知王逸少名價重千年又曰吾無逸少之難雖得汝安所用俄而又投一篇曰能令音信通千里解致龍蛇運八行惆悵江生不相賞應緣自負好文章戲曰恨汝非五色者其童笑而下榻遂趨北垣入一穴中毅即命僕發其下得一管文筆毅因取書鋒銳如新用之月餘一無他怪

盧贊善

盧贊善家有一窰新婦子經數載其妻戲謂曰與君為妻盧因爾惆悵恒見一婦人卧於帳中積久意是窰人為祟送往寺中供養有童人晚起於殿中掃地見一婦人問其由來云是盧贊善妾為大婦所妬送來在此其後見盧家人至因言見妾事贊善窮覆本末所見服色是窰人遂命擊碎心頭有血大如鷄子

負鼠

宣城縣學教官見後圃有火光語家人曰此寶氣也掘之深尺許得青石版去版有一人肥短着皂衣自坎突出曰何幸見天日趨入內室自言吾女七世祖也甚饑渴可具

酒食家人不應瓦礫糞穢總至不得已與之他日謂主人曰吾欲款客煩女且二十席主人奉命至更深有貴客至十許鳴騶而至譚笑飲唱儼如生人其燭不甚辨明諦視其形或長而角或短而髯或面如獸頭或手如鳥爪皆非人類其有一二相識又里中之物故者也五鼓謝去主人夫婦惘然如夢殊不記憶在席半年婦女皆為所淫士子貢欽聞而入叱之答曰女不過一知府安能毒子又一士往叱曰爾不過一御史耳然皆不敢擊他人犯者損傷繼一日自江右延一法官至怪向婦人求哀云某法官神通吾力不能禦將去女家願先生勿召既而道士至此木石之妖也建壇勘問有頃神將執皂衣到壇速復本形乃一大龜也命押入九幽未不復赦遂不見更掘圃後舊坎深丈餘得大碑跌所謂負鼠者出而擊碎之流血其下小龜凡百餘云

幼卿

吳興姚察少時宿於人家夜聞一人呼曰幼卿曰諾一人曰幼卿視我豈殺我者哉今人欲藥我我不能藥人乎即去察異之因效其聲呼曰幼卿曰諾曰向與而語者何人也答曰陳三公公即鼠也察曰而何人答曰我林頭噴面銅盆也公平生愛惜物命當不害我與主家買我歸能福

公使公至吏部尚書者我也明晨聞哭問其故乃主人新
色與欲會客食備宿食未盡半益即仆地暴死察乃知其
以藥毒鼠而為鼠所食也遂買其銅盆以歸戒人勿得
自後
為幼鄉鼠為陳二公公由此也

傀儡子

攸縣陳氏有高樓十餘間怪物擾之人莫敢登其怪或男
或女或僧或道老者少者妍者醜者凡十數輩出沒其
皆長尺餘有時笑號歌唱弄琵琶鳴金鼓幻態不一人有
求見者則問女欲見官人耶夫人耶或答以欲見夫海

有美婦盛飾出倚欄下視貌極光耀其人瞻拜盡誠
笑云與汝一物擲繡羅囊庭中其大不盈寸陳氏苦之
無如之何一日有法師至其家延之考召法師直上樓樓
其皮匣一具破之有傀儡子百餘儼如所見其家方悟云
先祖好此戲裝飾未及演而鎖真樓角而忘之也焚之
怪息

薛雍

金陵士子薛雍妻亡感念不置一夕妻形見曰真官以子
懇誠遣來相伴雍喜留宿遂結姻生朝往夕來家人皆聞
之雍自謂奇遇詎於其友友皆謂二曰薛郎多情能感真

契為賦楚鸞詩羨之已而雍日困瘁其父詰之以實生父
曰妖也請道士治之道士奉王靈官其神至是無驗諸
曰吾術盡矣而妖不服何也授以五色線曰來則紐其
雍如戒明日物色遍諸寺宇不得偶舉首見壁間畫女一
紙其色線存焉乃悟妻喪後日夕視畫而嘆精神感通遂
爾成孽取焚之微有血出雍少時而卒

司花女

鎮江張度工之子年十六已一夕見一美人來言吾上
司花仙也與汝塵緣未了特來相就乃留宿其父母
見子僵仆於地而已良久始甦父母即知其故

亦未及祛穰也充一年體日羸瘠他日恍惚為美人
金山寺有二道人在井亭上召語之曰子鬼氣深矣非吾
不能救子欲絕之乎否兒拜曰心欲告絕而婦人不肯去
且身不由我攝持今遇仙師望乞憫救道人曰且從吾遊
言訖忽登一大山問師何處曰天目山也頃之又至杭城
吳山上出一劍授之曰子汝歸俟婦至即斫之兒受劍拜
謝二道以倏不見遂買舟賣劍而歸父母望之已數日矣
具告以故父乃藏其劍俟之夜美人復來方就枕父即伏
劍斫其腰頓滅二截乃日用落帶也明日二道人款門
求見父呼之子曰即斫也出酒飲之道曰借汝兒隨

吾至杭有言相告父不得已命兒隨行少頃已在杭城間
汝肯為吾樂童吾與汝俱仙兒謝有父母不可曰汝無緣
遂遣之歸

牛邦本

淮人劉還以事繫泗州獄有王翁者亦坐詞牒至周旋接
契出獄共詣酒家話別忽有一人問翁姓名牽衣下拜翁
不識曰請公坐言之入肆其人曰家有一女為邪魅所撓
延高真聖佛祛之畧不為動昨忽云我只畏泗州王某耳
一路訪公行止特此懇告勿惜百里之遠救女生全當
新十金之報翁曰我實無他伎倆豈堪治怪其人

翁沉吟久之曰是已向年自鳳陽還泗乘一驢復擊
驢行見一道人襜被而步倦且喘吾問何不乘騎答云
錢吾以空驢借之曰公請乘之道人感荷上驢行四十里
臨別以一卷書授我曰依此而行可斷百怪然勿受人酬
謝也受則不驗珍重而別吾漫置書於笥亦未省視爾家
怪所畏見者其即此耶其人曰是已即隨歸覓書令其人
先還曰歸其瓮一口方磚一塊血狗皮一張熾炭以待日
出而王翁已入大叱曰死老魅何之怪踴躍謂女曰何處

可逃女指瓮曰此中可怪即躍入翁以狗皮封之而令主
人以磚覆焉外加重符其熱如火乃舉置熾炭上初極口
罵翁翁熱乃乞哀曰法師舍我有妻妹可憐翁問爾何
妖答曰丑氏丑氏復是何物曰牛骨也何為不明言答云
不曰牛而曰丑者諱之也促令供狀乃曰供狀人牛天錫
字邦本係多年牛骨在城隍廟後苑某年庚申日某人踢
傷脚趾以血拭邦本身上因而變幻成形不合擾害某家
小姐云云妻紅磚兒妹繡鞋兒見在某處得相見死不復
恨乃停火作法召將搜捕得兩女子於屋棟上別以瓦
之齊呼牛骨曰哥哥丈夫相與叙泣翁問二物何以作
何為與天錫連親答云某等一是趙千戶家刺梅花下
碑以庚申日其小女採花傷手滴血吾身因而得氣一是
王郎中妻繡鞋庚申日沾月水棄於小院亦得變化與牛
邦本假合妻妹實非一體今後世人庚申日不宜滴血在
物必能成生氣法師能恕我三人當遠跡市城永不敗更
近人世矣翁大笑竟發火炙殺之哀聲震瓮良久寂然啟
其封一有牛骨長尺許女鞋古磚皆焦灼云

李約

咸通丁亥歲隴西李夷遇為邠州從事有僕曰李約乃夷
遇登第時所使也原隴西人為邠州從事有僕曰李約乃夷

月李約自京還却早行數坊鼓始絕倦憊古槐下時月映
林杪餘光尚明有一父皤然偃而曳杖亦同來止既坐而
呻吟不絕良久謂約曰老夫欲至咸陽而蹒跚不能良行
若有義心能負我乎約怒不應父請之不已約乃言曰可
登背父欣然而登約知其鬼怪也陰以所得哥舒捧自後
束之而趨時及開遠門東方明矣父數請下約謂曰何相
侮而見登何相憚而欲舍束之愈急父言語無次求哀請
命約不答忽覺背輕有物墜地視之乃敗板也父已化
去擲於里垣下後亦無咎

麴秀才

廣豔異編

八器具部二

十五

道士無法善精於符籙之術上累拜為鴻臚卿優禮特厚
法善居玄真觀常有朝客十餘人詣之解帶淹留滿坐思
酒忽有人扣門云麴秀才法善令人謂之曰方有朝寮無
暇晤語幸吾子異日見臨也語未畢有一措大傲睨直入
年二十許肥白可觀笑揖諸公居於末席抗聲談論援引
今古一坐不測衆登觀之良久暨起如風旋轉法善謂諸
公曰此子突入詞辯如此豈非妖魅為眩惑乎試與諸公
取劍隨之麴生復至扼腕抵掌論難鋒起勢不可當法善
密以小劍擊之隨手喪元墜於階下化為餅蓋一坐驚懾
惶遽視其處所乃盈餅醴醢也咸大笑飲之其味甚佳坐

客醉而撫其餅曰麴生麴生風味不可忘也

姜脩

姜脩者并州酒家也性不拘檢嗜酒少有醒時常喜與人
對飲并州人皆懼其淫於酒或揖命多避之故脩罕有交
友忽有一客阜衣烏帽身纔三尺腰潤數圍造脩求酒脩
飲之甚喜乃與促席酌客笑而言曰我平生好酒然每恨
腹內酒不常滿若腹滿則既安且樂若其不滿我則甚無
謂矣君能容我又託跡乎我嘗慕君高義幸吾人有以待
之脩曰子能與我同好真吾徒也當無間耳遂相與席地
飲酒客飲近三石不醉脩甚訝之又且蕙其異人起拜之

廣豔異編

八器具部二

十六

以問其鄉閭姓氏馬復問何道能多飲邪客曰吾姓成名
德器其先多止郊野偶造化之垂恩使我效用於時耳我
今既老復自得道能飲酒若滿腹可五石也滿則稍安脩
聞此語復命酒飲之俄至五石客方酣醉狂歌狂舞自嘆
曰樂哉樂哉遂仆於地脩認極醉令家僮扶於室內至室
客忽躍起驚走而出家人遂因逐之見客或抵一石割然
有聲尋不見至曉覩之乃一多年酒甕已破矣

姚康成

太原掌書記姚康成奉使之汴隴會節使交代入蕃使廻
郵館填咽遂假邢君牙舊宅設中室以為休息之所其宅

又空廢庭木森然康成畫為公宴所牽夜則醉歸及明
出未嘗暫歇於此一夜自單城歸早其屬有博戲之會故
得不醉焉而坐堂中因命茶又後召客客無至者乃令館
人取酒徧賜僕使以慰其道路之勤既而皆醉康成就寢
二更後月色如練因披衣而起出於宅門獨步移時方歸
入院遙見一人入一廊房內尋聞數人飲樂之聲康成
躡履而聽之聆其言語吟嘯即非僕夫也因坐於門側且
窺伺之仍聞曰諸公知近日詩人所作皆務一時巧麗
於託情喻已擬物賦懷皆失之矣又曰今三人可各賦一
篇以取樂乎皆曰苦乃見一人細長而甚黑吟曰昔
炎徒自知今無烽竈欲何為可憐國柄全無用曾見人人
下第時又見一人亦長細而黃面多瘡孔而吟曰當
意氣填心一曲君前直萬金今日不如庭下竹風來猶得
效龍吟又一人肥短髮多垂散而吟曰頭焦髮禿但心存
力盡塵埃不復論莫笑今來同腐草曾經終日掃朱門康
成不覺失聲大贊其美推門求之則皆失矣俟晚召舒吏
訊之曰近並無此色人康成心疑其必魅精也遂尋其處
方見有鐵銚子一柄破笛一管一禿黍稷帚而已康成不
欲傷之遂各埋於他處

石占娘

黎陽儒生姓紀名綱字廷肅而紹負大志稍長嗜學因
廬為書舍前則疏渠引泉清流見底後則高峰入雲
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具備曉霧將散猿鳥和鳴
夕日欲頽沉鱗競躍紀生日讀書其間黃卷青燈
倦一日讀至夜分覺微寒披衣獨坐忽有扣門聲啟視之
乃見一女子體態輕盈面瑩寒玉笑謂綱曰妾鄰家女也
聞君高韻乃爾唐突意在請益也綱見之大悅與之攜手
而入並肩而坐女曰願獻一詩綱曰善女誦詩曰霜冷秋
高白帝城闌中力盡恨難平西風庭院叮嚀響之夜接
斷續聲搗碎卿心愁欲結驚回客枕夢難成惟應不入
歌耳空惱玉關無限情綱稱贊將犯之女佯拒之曰卿則
為妻奔則為妾古人之格言也妾非草木豈不知貞潔之
可嘉而淫奔之可醜耶君何易視妾而犯之耶綱懇請再
三女翻然改曰雲情雨意人所同然妾非不欲順從第一
自易表美舉難全此妾所以寧拂君情而不改也於是與
綱就寢女復吟曰君住竹棚口妾家桃花津來往不相識
青山應笑人已而徽足綱因問女何里何氏女曰妾姓石
名占娘家坐午向樹木為記與君為同里人君果不棄明
當訪之綱曰汝能歌乎女曰僅爾供韻綱遂以思君與別
來為題命女作歌歌之女不思乃口占一歌以答歌曰思

君與別來兩見落葉黃昏迢迢隔千里各在天一方欲
無翼欲涉川無梁昔者面膠漆今胡作參商平生長安道
人馬自輝光不念莫逆好惡名竟垂張南箕豈堪設牽牛
難服箱愛來不可較漣膺獨徬徨亮無金石心與君永相
忘已而鷄三唱女聞之遽起披衣謂網曰郎君珍重明當
重來不待請矣網執意留之曰只此自厯奚必去耶女怒
曰家有父母倘事敗露罪將安歸不惟有玷於妾抑且不
利於君網不從女力奔網以被裹而抱之久之不動及啟
視則一砧杵也

鄂州官舍女子

湖北轉運司在鄂州其幹官廳事常有鬼物出沒家人多
見黃劉巖叟罷滿代者胡承議已入宅以初到徧謁
諸使及郡守率用五更三點出一子未娶每其父夙興必
起侍湯粥送之升轎乃復寢嘗值美女子相顧而笑方注
目又不見自是屢有所觀自言只是鄰近舖籍小民女矐
慕丰采乘間竊來胡子浸有惑志但念官舍嚴密豈外間
婦女可得到以扣小吏吏曰此決非人俟其再至試執而
視之當驗其實明早承議出女徑造室內以言誘之曰汝
既云慕我當少圖從容快滿平生志願今倏來倏去甚亡
謂也女躍喜即有相就意胡子直前擁之復奔進求脫把

持食志竟懷抱開漸縮小呼燈視之則木板一片在手蓋
舊書裏刺風板也取斧折而焚之怪遂絕迹

第二十二卷

草木部

印月軒主人景次

妖柳傳

熙寧間福人陶景以令至秀州攜子希侃遊學希侃美丰姿尚詼謔涉山水而怡情侶花酒以適意長吟獨味暮景與懷慨然有超天下志而功名事不足係齒也一日道經會稽泊舟山下時微風棲林淡月漾水希侃不覺感興未數步而山鍾野笛又飄然交送矣耳正欲解纜一得香氣已忽忽入息矣疑盼間一婢娉婷前陶生驚

夢耶崇耶妖曰羨君高懷待半幽獨生周其若北

答曰門崖壁石顧在咫尺青山我主人菱葑載

曰獨居荒寂得無至此一遣乎妖曰非也送月迎風何居

之獨啼鶯語燕何荒之寂日飄搖於煙水之鄉無所辭也

又何假於一遣乎陶因微笑牽妖袖並坐月中引身私之

妖亦不拒因問生曰操帆徒涉碌碌何之使得久留當

承約生曰此中願耳奈家尊赴宦且屬意鄙身固難舍也

妖撫然唏吁曰君猶未知乎青苗梗法荆棘當途政殆者

有投林之矣君乃欲為風中之樹耶生曰拙哉子言

僕我埋光立誓乎妖曰徙木南門者孰與種梅孤山之

逸者花長安者何如摘菊籬下之為高孰謂丘壑非賢者

事哉生曰是固然但君子疾泯泯耳妖笑曰王庭三槐實

家五桂不可謂不芬馥也今未幾而雨露淒涼凋殘相繼

甚者將軍之大樹斧斤及之矣何赫上足云生曰苟能遺

芳是亦可也何必較身後之遇妖曰不然也顧所處何如

耳茹芝四老子採薇二餓夫自身已後其來不知幾許時

矣而商山首陽之秀號至今典霜松雪竹同清未聞榮前

而悴後者何耶生又曰聖於清者不足論矣若中人已

而身無一遇如虛生何妖曰此又不可強也試以吾

之有步生蓮花者有粧飛梅萼者寵愛何其殷也有

見逐者有啖糞求去者踈斥何其甚也謂是其色

非然也夫婦女且爾而况丈夫乎故天苟遇我則廟棟堂

樑天不我遇則塗糝泥櫟遇不遇命也君謂由人乎執不

然謂之釣叟傳之梁傭苟非商周拔茅而物色則一竿一

版朽爛瀆巖之下老死無聞矣故曰遇又不可強也生教

然曰信如子言甘典庸上者伍何以自別歟妖曰豈有異

於杏園一宴桃李春官雖典臣草莽友蓬蒿者不若及其

南柯夢後衰草荒榛寒煙暮雨同一丘耳孰分梧檟之典

棘棘乎生曰世之急功名者何限而子獨以忤衆者願我

何也妖曰妾非願君欲悟君耳正以此輩為可鄙也垂涎

高貴者不啻望梅之渴妄想功名者孰無松夢之思據
 營營爭枝匝樹雖忙逐槐塵而不惜禍甘桃實而莫知
 將謂可根深蒂固也豈知桑榆之景易窮草頭之露易涸
 華茂未幾枯稿隨至方將宴天堂中而長夜之室人已為
 我築矣悲思此景願將何屬乎生曰人孰無死也必欲高
 潔以逃之不幾於固耶妖曰死固難免但當值此死耳苟
 徒朝求片上之李暮接園中之葵勞苦迎合驅馳世途憂
 憤迭興驚疑靡一遑遑然無俄頃之舒眉坦腹人而玉
 縱廟相成龍雷陽感竹終無益也而况未必得遊者乎
 夫托赤松以遨遊隱橋中以行樂餐菊英紉蘭佩
 馬之北溪之南與木石通情猿鶴同夢雖片月浮雲不
 以喻其閑飛花流水莫能以狀其適天地至樂斯人
 歷馬誠所謂時可當日而日可猶年者亦將與恒人論歲
 月乎以此評死果孰值而孰負耶生喜曰不期一話足開
 心胃子殆非山家者流歟而何其典達也妖復低容促膝
 曰章臺舊喬日微漢禁隋堤風光非昔勸陵之門戶問者
 踈而隨者少也行行種種無非攀愁送恨之情故特僑寓
 以避此耳生嘆曰然才容兼妙無怪乎不屑事人也妖又
 太息曰張君一別腰緊眉粗賦別含情春虛度連理之
 梁殆不可復望於今矣生曰然則有况第否妖曰紫荆伐

後箕豆相煎者多也念本憐枝者誰歟生曰既爾孤
 求一友乎妖曰金蘭契絕勢利成風負荆人遙青松落
 當今之世而欲所求乎友非賣則擠矣生曰若然則人可
 絕乎吾恐不如是之甚也妖曰殆有甚焉朝廷鮮勝任之
 良幹郡縣之數惠之甘棠趙家喬木為庸材革寒而蠹也
 數矣又且放王呂之牛羊株連善類顛仆之徇行將切於
 本根之一木豈能支哉生曰子誠熟識世故者然今茲之
 處樂耶憂耶妖曰方其淒風寒雨杏褪桃殘山路蕭條
 雲十里苔荒蘚敗情颺魂銷不可謂無憂也及其芳洲
 暖一簇翠煙畫舫玉驄酒旗搖映又或送夕陽挂新
 蟬數咽野鳥一鳴萬縷春光心怡意適殆不知造物之
 惠也夫誰曰不樂乎生笑曰樂則樂矣第少一知心也奈
 何妖亦笑曰安排青眼窺人多矣無如郎君是以不辭李
 下松嫌竟赴桑間密約且惓惓為君道也生挽其手曰咀
 嚼卿言不覺俗心頓破但不能置此身耳妖曰是不難即
 當沿名澗整俯結松蘿寄跡雲霞永聯絲木襟披楊柳之
 風步緩梧桐之月山樵泉飲快一壺於無鷺鶴伴鷗鷺洗
 星溜於不染上蹤幸野之孤翠春田清露下續桐江之一
 線秋水寒潭拄杖穿花一無留念携壺藉草百不關情惟
 夢遠乎松杉據弄床頭之笛日心飛於蘭桂移碑石上之

琴誠可謂神仙中人不特與竹林而較勝風塵外物直將
與桃源而爭芳者也何必以慕紫微之臺閣有揆黃棘之
門牆輟鎖情懷挫枯手足以自取辱哉生見其言詞流發
博洽多聞豔冶括日嫵娜醉心意必仙種也感慕益切復
取舟中行樽鋪於陰之下欲求舟會交接間極盡情事起
與生別鷄三唱矣生因請其姓妖答曰不必牽衣問阿嬌
幽情久矣屬長條禹王山上無人處幾度臨風夜舞腰生
溺於欲竟不詳其意而散明日辰欲發泊生意遲延不進
夜果復來生乃匿之舟中欲與之任妖艷然不許曰君
請姿於君者實欲與君開綠野之堂結白蓮之社採
之藥種邵平之瓜冷澹巖雲湖水中也顧可自蹈危
人振落剪拂甚執妾所不願也已生情不能舍哀哀
約以送至家尊即當與俱此山請之再四乃從及抵秀
餘希侃忽遽異疾不可救療會元淨法師遇秀令取
告之師乃除地為壇設觀音像取楊柳灑水呪之結跡
生引妖問曰汝言何地而來至此妖答曰會稽之東沙山
之陽是我之宅古木蒼蒼師曰噫兒蓋柳也吾嘗聞是兒
返性矣不道其復為幻也妖乃輒然笑曰陶君有緣兒將
教以不死之術非此也師不能容為宣撈嚴秘家神呪令
痛自悔恨母為物耶所轉於是號泣請去復謂陶生曰

與子 遊何忍過舍願為別即相對引滿作詩注曰
二七晨良時江上多綠與子期今日臨歧一杯酒共
里遠相思遂去不復見生疾亦尋愈方知其妖柳也故
論議皆花木之事然鑿三造理者也因悟其言改名為希
靖不求仕進歸家享年壽云
周江二生
青浦周士亨江有年相友善一日九月中偕往渭塘舟次
塘東繫泊一樓下其樓不甚高樓上二女一白面一紅面
倚窓笑語周江兩生仰視間漫賦一詩曰風有煙霞
然與不群秋聲飛過鴈水面洞行雲遠思乘時發
處聞扁舟涉方杜更喜挹清芬蓋其詩直寫心懷初不
二女也樓上乃大聲曰舟中有詩樓上豈無詩乎遂朗吟
一韻兩生側目聽之一女吟曰湖天秋色物凋殘花吐黃
芽葉未乾夜月一灘霜皎皎西風兩岸雪漫漫為毡却羨
漁翁樂老絮誰憐孝子單忘在孤舟業裡宿曉來誤作玉
滿看一女吟曰金風稜稜潭潭因伏馬蘭花發滿汀洲富春
山下連漁屋采石江頭映酒樓夜月光蒙銀露浴夕陽陰
暗錦鱗浮玉孫醉起應聲怪舖着紅絲毯不教吟畢共笑
乃以蓮房藕稍俯仰兩生舟兩生共起上岸大呼欲登樓
瞬之恍惚間不聞女聲樓亦不見兩生三六駭返舟四顧但

見蘆花白蓼花紅士亨遂更號蘆汀漁叟有年真夢
塘居士以識其異耳

薛稷

云

薛稷河東人幼時於窓櫺內閑窺見一女子素服珠履
步中庭嘆曰良人看髮遊學艱於會面對此風景能無
惋因吟曰夜深獨宿使人愁不見檀郎暗淚流明月將
三五候向來別恨更悠悠又袖中出一畫蘭卷子對
笑復淚下吟曰獨自開窗覓素粧聊將綠筆寫芳容
圖作湘江春藏取齋中當卧觀其音甚細而亮聞有
遂隱於水仙花中忽一男子從叢蘭中出曰娘子

應相念阻於跬步不翅萬里亦歌詩曰相期論事
不我踐居無脚點隔邈若山川限神交惟夢中
見延我入蘭幃羽帳光璀璨然解寶練轉態皆
娉非一狀共協平生願奈何庭中鳥迎且當恣
未畢使我夢魂散於物願無鳥於時願無旦與子
此外豈足羨又歌曰憶昔初邂逅玄虫鳴樹間
好鷓鴣又將還隱几夜不寐朱火颺青煙
以開我顏展轉復反側傷彼關雎篇沉吟下
方殘嗟我牛女星遙遙隔河端鴛機不成足
虛名如有益敢惜同心肝歌已仍入叢蘭中

花為夫婦花
晉陽西有童子寺在郊牧之外貞元中有鄧珪者寓居於
寺是歲秋與朋友數輩會宿既闌扉後忽見一手自牖間
入其手色黃而瘦甚眾視之俱慄然獨珪無所懼反開其
牖聞有吟嘯之聲珪不之怪訊之曰汝為誰對曰吾隱居
山谷有年矣今夕縱風月之遊聞先生在此故來奉謁亦
不當列先生之席願得坐牖下聽先生與客談足矣珪
之既坐與諸客談笑極歡久之告去將行謂珪曰明

鄧珪

再來願先生未見損既去珪與諸客議曰此必鬼也
其跡且將為患矣於是緝絲為緝數百尋候其再來系之
明夕果來又以手出於牖間珪即以緝系其臂牢不可解
開牖外問何罪而見縛其議安在得無悔邪遂引緝而去
至明日珪與諸客俱窮其跡至寺北百餘步有蒲桃一株
甚蕃茂而緝系其枝有葉類人手果牖間所見者遂命掘
其根而焚之

狄明善

仁和狄明善者之海鹽舟至瞰浦六七里天色已暝野無
人居遙見前村燈明疾趨赴則一酒肆也明善入肆門

惟見一女甚美問曰郎君為飲而來耶明善然之女
明善至肆後小軒扁曰天香毓秀女又問曰郎君何姓
善曰僕姓狄名明善杭之仁和人也敢問芳卿尊姓
姓桂名淑芳嚴君蚤世族屬凋零故倚居於此以貨酒為
生耳遂設席與狄對酌明善半醉乃味桂一律以挑之玉
宇無塵風露涼連雲老翠吐新黃種分蟾窟根因異名自
燕山秀出常綴樹粧成金粟子逼人清噴味沉香冷
把高樓折分付姮娥自主張女聞而笑曰君之詩其
之紅藥乎乃相與就寢極其纏綿越明日辭去女泣曰
此去難期倘因事至此處不吝一見妾之愿也明善
啟而別明年秋復往訪之第見豐草喬林杳無酒肆
老桂夾道而花耳

周少夫

曾吳字六鹿武林人也因慕淵明別字元亮性愛種菊至
秋無種不備一日蚤起見黃大菊當心生一紅子漸大二
日若櫻桃焉人皆不識有隣女周少夫者年十六姿甚淑
季月下同女伴來看竟摘食之食已忽乘風飛天吳驚
其家父母姊妹向天號哭初不反顧自首及足漸沒於青
夫之中已而有老父至向翁拊掌嘆息曰我孫緣此何至
之遲也吳方問故忽變一老狐馳去數日後諸菊盡死此

地方百里二年無菊吳始悟仙家所謂菊實者即此物是
也

僧智通

臨湍寺僧智通常持法華經入禪冥坐必求寒林淨地
非人跡所至處經年忽夜有人環其院呼智通至曉
息歷三夜聲侵戶智通不耐因應曰呼我何事可入
也有物長六尺餘卑衣青面張目巨吻見僧初亦合手
通熟視良久謂曰爾寒乎就此向火物乃就坐智通
經至五更物為火所醉因閉目開口據瀝而斬智通
為以香匙舉灰火置其口中物大呼起至明
背山智通及明視蹶處得木皮一片登山尋之
青桐樹稍已老矣其下凹根若新缺僧以木皮附之
縫隙其半有薪者創成一窟深六七寸餘蓋魅之口灰火
滿其中也猶焚焚智通焚之其怪遂絕

翻經臺記

潤州單于忠訪友於江州寓南門外時季夏望乘酒興
月數里至一臺邊臺上有五女子色富麗與清瘦四女子
交啖皆曰人來也吾等當去一富麗者曰異鄉人也無
馬忠意必豪門姬妾遠視不敢登注相瘦者塵忠上各為禮
將欲告以相啖之意忽又一人來始知骨堅副謂忠曰君

來忠且疑乃曰乘興月遊非有心冒突也斯人笑曰人生何處不相逢異嫌之有邀相席地而坐推忠居首斯人少之女子各以為序忠問富麗者姓女曰吾姊妹五人何氏問清瘦者女曰吾姊妹四人符氏及斯人乃曰吾姓石名平適聞諸女相嗤予特來分解耳敢問何也忠亦曰未知諸美人出何名門因何事相競耶清瘦者曰子等共適一門一人姓謝彼五人恭逢盛時予四人身當厄運彼以榮華請我凄凉殊不知物各有時泰極者必否否極者必泰此造化一定之理彼但知其盛不知衰漸至爾其將盡之我也但見我衰不知我盛可待我其既往之

了髮不識棄除之數妄為非謂是以不平耳不意一

笑於君子富麗者默然內一女子拂綠綃移玉履舞而歌曰妾生長兮水中央薰風吹兮漣漪香粉臉嬌兮羞楚娃纖腰脆兮媚王嬙珠璣狼藉兮雨露文章燦爛兮鴛鴦鞋兮潘妃誇金刻溪兮越女墮粧清風來兮翠析明月上兮雕梁歌悠揚兮驚姮娥舞婆娑兮響玲瓏笑彼兮剝霜暴日委顏兮灰死草黃齊無益兮形質買臣妻兮行藏我歌兮丹鳳鳴我舞兮碧鸞翔廣寒兮燦燦輝綵蘭榭兮拍拍春陽繼而清瘦中一女整素髮拖碧袖亦舞而歌曰八月來兮風氣涼天地廓兮羅空囊群菲卸兮赴東流惟孤

芳兮開秋江透清芬兮輕漾颺弄媚影兮斜飛陽臨

兮倚臺粧承玉露兮沐容光清操兮彷彿衛仙嬌姿

顛花王適我兮得意盛時正爾兮失所悲傷堅枯兮禦殘夢依破蓋兮搖寒塘富貴兮渾如春夢矜詡兮修爾後

徨天道兮消息自然物理兮盛衰靡常嘆么麼兮罔識化機得融和兮頓肆輕狂餘韻未絕車聲軋軋皆驚曰家有八來各宜散去忠慮其家人見以致禍不顧而走至寓處誰已三更矣愛其詞新記而錄之明日再往孤臺悄然題曰翻經臺忠思一統志言謝靈運作翻經臺於江州是也

臺邊有小池荷花五柄池北溪畔芙蓉四株忠始悟富麗

女子五人姓何者荷也清瘦女子四人姓符者芙蓉也

及時向榮芙蓉失時未茂花神各相譏笑耳比至一類亭中見有石桌鐫圍棋局乃知石平者枰也覓土人問之蓋池果謝靈運所創昨夜乘車而過者靈運之流裔謝大郎云

楊二姐

廣陵八里灣有少年曉行見路傍楊樹椿一竅晒曰此類婦人之陰乃溺其中而歸夜聞扣門聲甚急曰我楊二姐也特訪郎君來此少年納之則一絕代佳人笑容可掬曰郎君自行何為溺以濕吾裙少年亦不記牽衣求卸女飲

然相就焉明日告去如此往來數夕其兄勸使索銀曰奴
貧無以贈惟某田中有盜埋銀千兩今被蒔秧者混之俟
苗碩當覓之來也他日引二女至一見少年即奔去曰彼
皆吾妹害羞而避君勿訝也不久少年黃瘦欲死乃延法
師考之自供為揚樹妖即取七釘釘之鮮血沾地後永絕
焉

光化寺客

兖州徂徠山寺曰光化客有習儒業者堅志棲焉夏日
天因閱壁畫於廊序忽逢白衣美女年十五六姿貌絕
客詢其來笑而應曰家在山前客心知山前無是子亦
疑妖但心以殊充貪其觀視且挑且悅因誘致於室
結義情款甚密白衣曰幸不以村野見鄙誓當奉奉恩顧
然今晚須去復來則可以不別矣客因留連百端備盡而
終不可素寶白玉指環因以遺之曰幸視此可以速還因
送行白衣曰恐家人接迎願且回去客即上寺門樓隱身
目送白衣行計百步許杳然不見客乃識其滅處徑尋窈
寺前舒平數里纖木細草毫髮無隱履歷詳熟曾無踪跡
暮持草中見百合苗一枝白花絕倫因斫之根本如拱
現異不類常者及歸乃故其重始已盡既畫白玉指環宛
在其內乃驚歎悔恨恍惚成病一食而斃

海月樓記

嘉興朱士元年二十餘丰神飄逸遊興頗濃一日道經
城下仲夏夕也鬱蒸恍惚至海月樓西竟迷去路心正驚
疑忽有一女童施禮於前曰奉主母命邀先生過山避暑
朱曰素不相識得非邊之錯耶女童曰至當自知幸無見
却朱與偕行但見夾路清陰仰視前林樹生絳菓可羨朱
自念生長郡內不知有此佳境更進半里入一洞門遙望
樓臺度一石橋方抵其處屏後出一女子上下綠衣脂唇
尤為奪目降階而迎引入內室坐定女童進茶訖朱問
姓氏女笑曰妾褚遂良之裔邀君欲了夙緣也頃聞
酒後羅列女童後捧一水晶盤盛絳果如楊梅大其色略
淡鮮圓可愛女與朱暢飲以絳果奉朱者三五不厭因命
女童歌賀新郎詞以侑觴詞曰花柳却炎蒸運神工重樓
畫宇頃刻間成綠水青山多宛轉免教燕駭鶯驚看來無
異到神京慮只慮佳期不定天從人愿邂逅多情相引處
珮環聲 等閑回首遠蓬瀛呼小玉敬呈絳果謾薦蘭羹
須信是瓊漿一飲頓令百感俱生且休道塵緣易盡縱然
雲收雨散琵琶峽依舊風月交明此會果非輕瀟灑花枝
曲盡魚水之歡建晨朱謂女曰僕承款愛甚欲留連但吾
父甚嚴欲即歸以免深罪與卿再圖後會耳女曰靈境難

其命天乃捨於本郡龍山報恩寺為僧法名宗潤及長
明過人一切經文覽而悉記但年輕放蕩惑於女色寺西
利涉橋邊乃麗春園也潤常宿一歌妓家其師老耄而不
知夜去明來如是者一載一日客有蘇州張容者因與其
妓會飲歌唱至晚欲止宿焉妓以其故告容因起行見壁
間所畫三美人蹴鞠圖乃攜筆戲題曰翠袖紅裙窈窕
當場忽露一圓光何時遭遇張容手氣散風前頃刻亡
夜二鼓潤涉水又至燈燭下乃見是詩倉忙奔走回寺
疑圓光指和尚為題也恐其害已於是經月不敢復往

有楮樹一株絳果纍上它無所有女實楮樹之精其類
奉絳果蓋即其所結之實世所謂楮桃云

蘇昌遠

中和中有士人蘇昌遠居蘇州屬邑有小莊去官道十里
吳中水鄉率多荷菱忽一日見一女郎素衣紅臉容質
麗閱其色恍若神仙中人自是與之相狎以莊為幽會之
所蘇生惑之既甚嘗以玉環贈之結系殷動或一日見檻
前白蓮花開敷殊異俯而玩之見花房中有物細視乃所
贈玉環也因折之其妖遂絕

老樹懸針記

天順丁丑歲中安陸州民人呂姓者生于澗切而父母
其命天乃捨於本郡龍山報恩寺為僧法名宗潤及長
明過人一切經文覽而悉記但年輕放蕩惑於女色寺西
利涉橋邊乃麗春園也潤常宿一歌妓家其師老耄而不
知夜去明來如是者一載一日客有蘇州張容者因與其
妓會飲歌唱至晚欲止宿焉妓以其故告容因起行見壁
間所畫三美人蹴鞠圖乃攜筆戲題曰翠袖紅裙窈窕
當場忽露一圓光何時遭遇張容手氣散風前頃刻亡
夜二鼓潤涉水又至燈燭下乃見是詩倉忙奔走回寺
疑圓光指和尚為題也恐其害已於是經月不敢復往

寺牆內有一皂筴樹其地頗高潤因失佳期終日倚
涕目望麗春之園久而成疾一夜二鼓時忽聞窻外人行
潤開門問其為誰言未發一美人隨入燈燭下見其美貌
非世人比向潤拜言曰連日見君倚樹懸望不知所望為
誰若為妾耶便當奉侍若它望耶妾當速回潤曰娘子是
誰家美人曰妾乃坡下李家園邊余六姐潤乃跪言曰我
心非在一日專望六姐今蒙不棄實僥倖耳乃與之交歡
天明而去至晚復來則燈下專攻女工或以紅羅或以
綠羅縫製鞋履二三更方枕枕頰貌愈盛而潤形骸日
消瘦矣一日其師怪其形瘦至晚穴壁窺之不能得

聞婦女聲次日以杖杖之潤不勝其苦乃以實告其師以
針穿五色線後潤教之曰今夜若來汝當以此置諸髮後
勿令知之不然吾不爾恕潤應之曰諾鐘罷時美人復來
手持一白綾荷包以贈潤潤謝收之歡會如昨黎明求去
乃以針種髮後美人不知也天曉報其師師與之尋訪及
坡下李家園內果有余六姐其姿容行動不相等類始疑
為崇回花寺牆邊阜茨樹頭懸五色之線師謂之曰此線
何得在此潤知實為其所魅驚仆在地久而方甦師乃鳴
鐘擊鼓以聚大眾味經伐樹血水交流是後遂絕潤取視
荷包履鞋皆楓葉草茵之類也然潤終惑於此逾月而

矣

滅願正

滁陽滅願正風流醞藉士也景泰間一日乘醉晚遊於西
村之別墅樂而忘返迷失歸路正徬徨月影之下有一叟
扶筇迎笑而來曰滅生效窮途之哭手抑亦做步月之樂
乎願正曰余今已醉寄身荒野木石在望鬼崇與隣焉知
四肢之不溝壑也是不可以不哭然而長煙一空皓月于
里靖風薦爽喬木羅陰飄飄然如寓仙境又安知途之窮
乎此則不可不樂二叟曰樂固矣而茲何適乎願正曰如
之何叟曰子荒庄去此不遠請至夜話可乎願正遂與偕

行不半望見叢林中一茅屋即叟居也二叟引願正據
而坐願正問其姓名一叟曰鄙人姓吳指一叟曰此
祝子二人者可以引鳳可以棲鸞今日邀君至此蓋聯句
以為樂乎願正曰諾何以為題叟指石前梧曰即詠此梧
一叟曰亭亭直幹老雲林吟未已願正大聲曰公吟不讓
唯以二詩末聯予成之耳二叟遂連吟曰應是栽培歲月
深明月枝頭雙鳳宿清風葉底一蟬吟黃飄金井催秋色
翠覆銀床落午陰願正卒曰莫為斧斤來伐取良材留得
作瑤琴二叟又吟竹曰直立連雲翠作堆故家不厭
栽一竿瀟灑迎鸞舞萬葉婆娑引鳳來勁節爭春
虐心已作歲寒魁願正又卒之曰何時斬得長枝去
金鰲海上回二叟遂作怒曰滅生何無禮耶好情邀
乃起意斬于清趣是不近人情者竟相與拂袖而去願正
默然無知之何第酒尚未醒而天已明矣類然坐於梧竹
之傍乃知二叟云姓吳姓祝者即此二物也遂驚訝而歸
後人結亭於其地而錄願正所傳二詩於壁以為滁陽一
絕

錢氏子

揚州之俗正月十五日女子皆出周流通衢謂之走百病
錢氏子者晚出遊觀至一巷見女子冉冉而來其貌絕美

駐足自念得此女為婦當一生願足女子顧笑曰誰家小
 官人答曰某坊錢氏也姊能同過啜茶否答曰母在後未
 可子先至某處相待吾母回即當奉送錢子喜甚至某巷
 伺之果見此女步月而至綽約如僊時市聲已息街上絕
 人錢子手執其裙以歸家人悉不知也自此結好情固夜
 夜不虛其枕或時白日偶坐象奕飲譁儼如夫婦都不憶
 父母之在旁也其母室在左見子與人語笑而無其人且
 憂其日瘠乃正色扣之不言其父以刑威逼恐乃吐實曰
 彼云某巷花家之女也父曰某巷安得花家密告其母
 其至掩捕之其夕女至言二大人疑我乎我不久白矣

當以六禮嫁為君妻何二大人之無兒女愛也母自
 入已失去如此數遍不得乃靜卧以聽之見其行出後
 後衣拂板垣如樹枝聲問其子何所贈曰有胭脂一裹視
 之杏花瓣也其家有小園杏花開母乃以草繩四尺束其
 樹腰而入其夕女子黃帛勒腰而來錢問姊腰何物曰媽
 媽為奴束腰日子白其母父大怒以斧砍其樹作二段即
 為二美人而至又碎為八即為八人又碎為數十段即為
 數十人皆長寸許父母懼焚薪焚之寂斷其跡此香高不
 過二丈其本僅如人臂不知何以能變怪若此識者以為
 妖物所憑

焦氏

馮漢字天章為吳學生居閭門石牌巷一小齋庭前雜植
 花木蕭灑可愛夏月薄晚浴罷坐齋中榻上忽覩一女子
 綠衣翠裳映窓而立漢叱問之女子歛袂拜曰兒焦氏也
 言畢忽然入戶熟視之肌體纖妍舉止輕逸真絕色也漢
 驚疑其非人起挽衣將執之女忙迫絕衣而去僕執得一
 裙角以置所卧席下明視之乃焦氏耳先是漢嘗讀書隣
 僧菴中移一本植於庭其葉所斷裂取所藏者合之五
 差尺寸遂伐之斷其根有血後問僧云焦嘗為怪或
 僧矣

野廟花神記

河陽神也去城八里許舊有真君廟在南向塑真君像
 坐堂之中衛以眾將狀貌凜凜類公署然堂之階下兩傍
 好中者為植辛夷櫻春玉藥含笑四名花廟既偉傑花復
 幽麗觀者為心賞矣一日儒士姚姓諱天麟者河陽人也
 因訪友遠出及歸未獲入郭而天色已昏黑矣退無所及
 進無所之倉皇引望遙見一古林奔赴之見林內有屋數
 椽意必民右也忙步謁其門及至有一蒼頭竚立於門外
 天麟揖而扣之曰此非旅館乎蒼頭笑曰誤矣堂堂巨室
 豈旅館乃爾也天麟曰然則何居蒼頭曰河陽真君之宅

天麟遂求蒼頭引見真君蒼頭不拒引天麟入重門至階下乃見一叟僕頭緋衣端坐堂上天麟頓首曰僕河陽布衣姓姚名天麟迷路至此伏乞相容真君揖天麟起謂曰文士勿過為禮天麟起直君拽之上堂延坐以賓次復命蒼頭進以酒列以果與天麟對酌酒數行真君沾沾喜顧天麟謂曰家有四姬長於歌舞尤善吟咏欲出以侑觴恐見誚於大方文士也天麟避席謝曰重辱雅賜敢謂請乎直君召之少頃四姬出見容色倍常態纖纖若儂侶謫降者真君首命賦詩四姬請題真君曰各以君名為題可也其一姬名辛夷自吟曰桃杏飄殘春已終芳容新吐玉關

中筆拖紫粉非人力苞拆紅霞似畫工露染清香疑蘸水風吹鈿斝欲書空何當折向文房裏一掃千軍陣略雄其精
其二姬名麗春自吟曰一種根株數種花兩餘紅白靜交加
其三姬名未敢趙飛燕顏色死如張麗華倦倚春風鮑宿酒濕
其四姬名紫雲自吟曰東君自是豪州客吟對芳叢興覺際其三
姬名玉蕊自吟曰瓊花柳絮與山礬名品先賢辨別難數
朶粧成冰片皎千枚劃出雪華寒唐昌覓種分歸植仙吃
尋香折取看回首東君渾不啻狂風滿地玉闌珊其四姬
名含笑自吟曰天與胭脂點絳唇東風滿面笑津津其
自是歡情足醉臉常含喜氣新傾固有情偏憶客何

語似撩人紅塵多少愁眉者好入花林結近隣吟畢真君命之歌歌罷命之舞其歌聲曲似鳳轉喬材舞纖腰即柳眠紫禁天麟盡歡酌少憩几席間忽覺天已明矣視之不見真君四姬所在獨一泥像儼然廟中堂題曰當境土地河陽真君廟兩傍四種花則辛夷麗春玉蕊含笑也天麟驚嘆而返

菊兵

和州之含山別墅四望寥廓草木蓄盛春花秋鳥自度歲季人亦罕到之者洪熙間有士人戴君恩者適其所路迷偶過其地登登朱門重重綺閣煙雲縹緲望之若畫圖然

君恩為驚訝謂不當有此華屋也佇立久之忽見門內出美人一衣黃一衣素笑迎於君恩前曰郎君才人也請垂一顧可乎君恩悅其人從之於是美人前導君恩後隨歷重門登崇階乃至中堂叙禮延坐羅以佳果飲以醇醪情意頗濃而君恩時半酣乃散步於中堂四壁見壁間挂黃白菊二幅花蕊清麗筆端秋色盈盈君恩大悅即顧謂美人曰壁間畫菊甚工不可不贈以句當各吟短律何如於是黃衣美人先吟黃菊曰芳叢燁燁殿秋光嬌倚西風學道教一自義熙人采後冷煙疎兩幾重陽君恩吟曰平生霜露最能禁彭澤陶潛舊實音蝴蝶不知沙已暮尚穿

辭落戀殘金白衣美人吟白菊曰嫩寒離落數枝開
 吹香入酒杯却笑陶家狂老子良花錯認白衣來君恩
 曰冷香庭院曉霜濃粉蝶飛來不見踪寂寞有誰知晚節
 秋風江上玉芙蓉二人冷暈撫掌大笑彼此俱忘情美君
 恩乃從容言曰娘子獨守孤幃寧無觀物傷情之感乎美
 人笑曰萬物之中惟人最靈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繁而不
 食其觀物傷情之感寧能免乎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求借
 琴瑟復奚疑哉是夕二美人與君恩共薦枕席情愛尤加
 美人戲曰紅葉傳情非街玉而求售君恩答曰素琴感興
 非踰牆而相從翌日君恩辭歸美人泣曰恩情未足余
 未溫安忍棄妾而遠去乎君恩曰固不忍舍其如家人之
 屬日懸切耳去而復來庶幾兩全而無害矣於是黃衣美
 人出金掩髮以贈別白衣美人出銀鳳釵二股以贈別會
 曰好賞二物聊見此衷伏乞觀物思人不忘妾於旦暮可
 也黃衣美人泣吟曰山自青青水自流臨歧話別不勝愁
 含陽門外千條柳難繫檀郎欲去舟白衣美人亦泣吟曰
 為道郎君赴遠行匆匆不盡別離情眼前落葉紅如許捨
 是愁人淚染成君恩欲飲不及成韻慰答三人各含淚而
 別君恩歸第時切春注或成夢寐或形味嘆私心喜不自
 禁美追明年復有故宅往道經別墅君恩謂可再見美

訪之則不知所在君恩驚以為神急取掩髮鳳釵視之皆菊之黃白瓣也

第二十三卷終

印月軒主人彙

鱗介部

陶峴

陶峴者彭澤人孫也開元中家於崑山富有田業擇家入不敷能守事者悉付之家事身則汎遊於江湖徧行天下往往數年不歸見其子孫成人皆不辨其名字也峴之文學可以經濟目操蹀脫不為仕宦之計生又通於八音論陶人為甓潛龍時取其聲不失其驗嘗撰集樂錄入以定音之得失制三舟備極工巧一舟自載一舟

一舟貯飲饌客有前進士孟深進士孟雲卿布衣各置僕妾共載而峴有女樂一部常奏清商曲逢真山則窮其境物乘興春行峴且名聞朝廷又值天下無事過郡邑無不招延峴拒之曰某麋鹿閑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招而詣者係素識其為人江山之可駐耳吳越之士號為水仙曾有親戚為南海守因訪韶石而往省焉郡守喜其遠來贈錢百萬及遇古劍長二尺許又玉環徑四寸及海船崑崙奴名摩訶善遊水而勇捷遂悉以錢而賞之曰吾家至寶也乃回棹下白芷入柏江每遇水色可愛則遺劍環於水命摩訶取之以為戲樂如是數歲因渡巢湖

亦投劍環而令取之摩訶繞入獲劍環而便出曰為海蛟所囓遽刃去一指乃能得免焦遂曰摩訶所傷得非陰靈怒乎嗟水府不容人窺也峴曰敬奉喻然其嘗慕謝康樂之為人云終當樂死山水但狗所好莫知其它且棲遲遊旅之中載於大塊之上居布素之賤擅貴遊之歡浪跡怡情僅三十載固亦分也不得昇玉墀見天子施功惠養志平生亦其分也乃命移舟曰要須一到襄陽山便歸郡也行至西塞山維舟吉祥佛舍見江水黑而不流必有怪物乃投劍環命摩訶下取見汨沒波際久而魚力危絕殆不任特曰劍環不可取也有龍高二丈

劍環置前其引手將取龍輒怒目峴曰汝與劍環寶今者二物既亡爾將安用必湏為吾力爭之也摩訶得已被髮大呼目皆流血窮泉一入不復還也久之見摩訶支體磔裂汚於水上如有示於峴也峴流涕水濱乃命回棹因賦詩自叙不復議遊江湖矣詩曰匡廬舊業自有主吳越新居安此生白髮數莖歸未得青山一望計還程鶴飛楓葉夕陽動鷺立蘆花秋水明從此舍舟何所詣酒旗翁正相迎

王知事子

袁州王知事之子夏夜步於月下見庭階二蝦蟆皆金色

相與吐珠其戲一財一吞其子以為可長生亟趨而奔
何得一珠熟如火吞之身發奇瘡火起如蒸乃入池塘中
浸之瘡不已扒搔至於流血家人患之無如之何乃自搗
其肉糲糲而下每下一縷則其中生鱗甲口日可畏其父
乃射殺之人來觀者咸證其化龍也

宗立本

宗立本登州黃縣人世世為行商年長未有子紹興戊寅
盛夏與妻販纒帛抵濰州將往昌樂遇夜駕車於外
一古廟數僕擊柝持仗守衛明日尋食訖登途值小
六七歲遮拜於前語言猥利可喜問其誰家子自那

對曰我昌邑縣公吏之子也亡父姓名是王忠彥與
但化去鞠卷於它人將帶到此潛舍我而去茲無所歸
死於虎狼魑魅矣立本拊之曰肯從我乎又再拜感
收而育之命名曰神授兒性質警敏每覽讀文書一過
記又能把巨筆作一丈闊字篆隸草不學而成見名賢
帖墨蹟稍加摹臨必曲盡其妙立本蓋市井小民耳遠棄
舊業而携此兒行遊使習路
至濟南章丘逢一胡僧神貌
處拾得來立本膛曰
是吾五臺山五百小
龍

久留定撥大禍吾已密施法禁彼亦無所復肆其虐於是
索水噴噴立化為小朱蛇盤旋於地僧執淨瓶呼神授名
蛇即躍入其中僧頂笠不告而去

龍婦

朱希召為貴州經歷其地旱求雨必召師巫令覓龍或人
或獸得則師巫能識之正德末大旱求龍不獲忽見一孕
婦踰躡而來入城門巫執以見太守云龍在此太守叱其
妾曰婦人也豈龍耶婦亦辯云妾村坊小民某甲之妻
得為龍太守欲縱之巫力言其是遂積薪於庭以籠
婦未及燃火而雨大作龍自躍開婦已失所在楊

云四川龍宮崖柱木掘以祝雨則立降蓋殊鄉處
變幻如此

水仙子

水仙子為南真夫人侍者手恒弄一圓石如鳥卵色顯玉
後以贈青霞君青霞君以為經鎮一日誦陰符經忽大風
雨其石裂破有一虫走出狀若綠蜉就砚池飲少水集風
雨飛去蓋龍也石隨合略無縫痕

昭潭三珠

元和中有高昇處士以釣魚為業嘗載舟於昭潭夜僅三
更不寐忽見潭上有三大芙蓉花紅芳頗異有三美女各

臨其上俱衣白光潔如雪容華豔媚瑩若神仙共語曰今夕聞水波澄高天月皎怡情賞景堪話幽玄其一曰旁有小舟莫聽我語否又一曰縱有非濯纓之士不足憚也相謂曰昭潭無底橋州浮信不虛耳又曰各請言其所好何道其次曰吾性習釋其次曰吾習道其次曰吾習儒各談本教道義理極精微一曰吾昨宵得不祥之夢二子曰何夢也曰吾無子夜倉惶寤宅流徙遭人斥逐舉族奔波是不祥也二子曰遊魂偶然不足信也三子曰各算來最得何物食父之曰從其所好僧道儒耳吁吾適來所論便成先兆然未必不為禍也言訖逡巡而沒是聽其語歷歷

之及旦果有一僧來渡至中流而溺是大駭曰昨宵之言不謬耳旋踵一道士艤舟將濟是遽止之道士曰君妖也僧偶然耳吾赴知者所召雖死無悔不可失信叱舟人而渡及中流又溺焉續有一儒生挈書囊徑渡是懇曰如前僧道已沒矣儒正色而言死生有命也今日吾族禱登不可勸其弔禮將鼓棹是挽書生衣袂曰臂可斷不可渡書生方叫呼於岸側忽有物如練自潭中飛出繞書生而入是與渡人遞前捉其衣襟絮涎流滑手不可制是長嘆曰命也頃刻而沒三子俄有二客乘葉舟而至一叟一少是遂謁叟問其姓字叟曰余祁陽山唐勾龍今適長沙訪張

法明是又聞其高道有神術禮謁甚謹俄聞岸側有數人哭聲乃三溺死者親屬也叟詰之是具述其事叟怒曰焉敢如此害人遂開篋取丹筆篆字命同舟弟子曰為吾持此符入潭勒其水怪大急它徙弟子遂捧符而入如履平地循山脚行數百丈觀大穴明瑩如人間之屋室見三白猪寐於石榻有小猪數十方戲於旁及持符至三猪忽驚起化白衣美女小者亦俱為童女捧符而泣曰不祥之夢果中矣曰為某啟仙師住此多時寧無愛戀容三日徙歸東海各以明珠為獻弟子曰吾無所用不受而返具以白叟叟大怒曰汝更為我語此畜生明晨速離此不然當使

六丁就穴斬之弟子又去三美女號慟曰敬依處分弟子歸明晨有黑氣自潭面而出頃更烈風迅雷激浪如島有三大魚長數丈小魚無數周繞沿流而去叟曰吾此行甚有所利不有子何以去昭滯之害遂與是乘舟東去

歷陽麗人

歷陽尚不疑乾道間從父縣尉官所歸掃墓因留別隣家出已偏夜乘馬行遇青衣小鬟持簡邀之仍為控馭頃刻至一宅金碧璀璨赫然華屋也俄有麗人延客分庭抗禮若平生歡坐定諦觀其容貌之美服飾之盛真神仙中人為之心動少焉張曼奏樂麗人捧觥致詞曰累劫同備具

數日台夕獲奉從容為壽龍即登榻繡衾甲帳目所未
 識遂講衽席之好拂旦求還麗人慘言曰郎何來之晚何
 去之速陋巷草舍固不容車馬願以十日為期芮曰大人
 性剛嚴計已顯望堅不許復駐一宵及辭去揮涕送之曰
 來日當於俯閣致謁至時未二鼓先遣僕妾施牀帳具酒
 殺俄擁一香車麗人下與芮接從此每夕輒至商確古今
 誅嘲風月雖文人才士所不迨但戒芮曰我非凡流得侍
 巾櫛皆風昔福分致然或洩天機而必為大累子孫亦將
 不免凡歲餘父母訝其疋瘡扣之不言家人或有覩者
 密告之云頗知汝有奇遇吾正慮飲膳自幻化中來未

真物食之當成疾誠觀一器示我芮不敢隱與之言麗人
 曰此無害即令持蒸羊一牒往母嘗之非偽也父絕以為
 憂值道人屈先生來自謂精於天心法備白其故屈曰
 魁周兩何足驅除縱島洞列僊而誘人為淫佚之行吾亦
 能治之遂索線十丈而以針串小符於杪藏諸合中祝芮
 曰君甘心妖惑死期將至如未忍聞俟彼女去時綴紙帖
 於衣裾任其帶線而遊聊資一笑之適芮如所戒明日屈
 先生便訪測野外有一巨蟒死焉尸橫百尺其符宛在鱗
 甲間芮如斲方醒

張處靜

同州自元符以後常有妖物出為害人皆言白蛇之精官
 民多被害禍至於郡守亦時隕於怪知之者弗敢以作
 為請政和間宰相之壻某必欲得之蓋貪俸入優厚之故
 相君諭之曰馮翊蛇妖甚惡無以身試禍壻意不可抑竟
 拜命往焉交印之三日大張樂會官僚忽顧諸娼曰我方
 視事置宴汝曹當華飾展慶顧乃着白衣何也娼知其意
 不敢答宴罷即病明日詢於客將對曰使君得非昨到
 眩妄有所觀耶實無此人其家走騎報於相君相君
 徽宗詔虛靜張天師往治至則壻不知所之矣到

日張召內外諸神問蛇所在皆莫對繼時城隍神之
 曰不知張怒色甚峻救陰兵行筆捷楚毒備極訴云
 之靈上與天通言出於口太禍立至張曰吾之法力
 有餘今但欲得其窟穴汝若不告當先受戮於是神
 密白其處張擇日詣之去穴三里結壇五層其廣數十丈
 壇成悉集一城吏民使居於其上而領眾道士作法初
 一白符寂然無聞次飛赤符繼以黃符良久風雲勃興雷
 電四起青氣黑霧蔽滿山谷見者危懼少頃烟散張持法
 如初俄白氣滂於天際或黃或紫如是者四五變壇上人
 盡顛仆怖哭立待吞噬張使人人口啣土一塊以禦邪
 遣取州印置前語眾曰白蛇之神盡於是矣必將自出如

越過五壇雖吾亦不復有生理苟不吾敵則止於三
不厭正此邦當無憂也已而烈火從穴中發漸及壇
她呀然張口意欲吞壇矯首凌霄高出望表逆遷且近引
其身繞下層四五匝張左手執州印右手執王印端三對
之她縮恧挫沮進退不可軀幹漸低推似若為一山所壓
衝第三級而止即飛劍殺之其後累累而出小者猶如柱
幾萬條張曰首惡蓋此者種類實繁此難悉誅然亦不可
恕擇其為孽者去之足矣顧父老壯勇者解所佩刀劍
其如柱如楹者二十餘條皆為法力所束帖帖受劍其
以待付神將驅出外境又數日率郡民視其穴有石林
中蓋其她盤憩之處白骨山積皆前後所啖食之人鼻
師將龍潛出城還鄉尸解復隱於我眉山蜀人時或見之
天師通派遂絕今以族人紹厥後云

趙進奴

建昌新城縣人姜五居邑五里外淳熙四年中秋夜在書
屋既月輒窺遙聞婦人悲泣穴窺之素衣女挈衣包正
扣其戶姜問何人曰我只是弟成二娘隨夫作商它處
不幸夫死又無父母兄弟可依今將歸鄉乞食趨路不上
望許寄留一宿美納之使別榻而明日不肯去願充妾

御美復從之遂存兩月方夜誦室中又有女子至示
市典庫戶趙家婢進奴為主公見私被娘子筆打信
竄亦丐少留其人容貌端秀自言善彈琴奕棋仍能
甚喜兩女同處如一家相與無間董氏嗜食鷄進奴
姜云彼乃野狐精積久非便它說喪夫事盡虛偽也
以為疑董婦已覺愠曰五郎今日既不喜歡莫是聽
妄談否我知渠是她妖切勿墮其計姜曰何以驗其
白但買雄黃白芷各一兩搗成末煎用九芻草神雜
一把生大蜈蚣一條共脩治為餅以半作丸與服
書院渠必顯痛更將半藥實書上之可也
報曉者董欲烹之進奴使姜給稱出外潛於暗壁守視果
見董變狐身攫鷄而食急取刀刺殺是夕進奴服藥竟亦
死尸化她矣

程氏婦

舊王府郎 太祖為吳國公時所居在淮清橋之北其旁
有程氏婦其夫賣扇為業嘗與同侶往蘇州買骨其妻獨
處於家至夜見其夫舉身沾濕而至云江中覆舟惟已一
人逃命且訴且泣妻亦揮涕解之夜聞就寢夫體冷如水
鐵妻問君平日不見體寒今若此何也夫曰遭江水浸灌
體顯心寒不覺至此妻亦不疑逮五更即云往城外市易

遂去抵暮復歸或時攜酒肉相對飲啖其鄰家聞婦與人
 嘈雜小語以為必因夫出私通它家男子乃密穴壁窺之
 見婦死與其夫相並大訝之明日以詰其婦婦言遭風墮
 江得一蓬附之不死隣婦曰若爾則吾等夫子皆亡何獨
 渠一人歸且幸而得生何為不與吾等相面此必妖也婦
 面頰不聽隣婦終疑之教以朱絲縫其衣裾婦不得已諾
 之其夕醉歸就枕寤以絲縫其裳尾而寢五鼓復去平旦
 婦呼隣婦隨絲驗之則絲正挂舊王府垣上衛卒啟東門
 逐絲而行至一石礎下乃絕遂扛礎掘泥尋之見一巨
 醉眠於下其大四五圍長二丈許見人驚覺吐氣勃勃
 共揪攫擊殺之婦乃悟地所為嘔吐三數日出黃水斗餘
 因服雄黃丸得不死踰月程生歸自吳門妻羞意不敢動
 者數日

程山人女

樂平螺坑市織紗盧匠娶程山人女屋後有林麓薄晚出
 遊逢一士人風流醜藉相戲狎隨至其室逼與同寢家
 人有覘見者就視之乃為長蛇繳繞數匝時吐舌於女唇
 吻中盧大驚拊几呼詢之笑曰爾何言之謬此是好士
 大夫愛憐我故相擁持豈汝賤愚工匠之比奈何反謾以
 為妖類盧出外思慮累年下汀巫言能治即被髮跣足跳

渠而前鳴鼓吹角以張其勢蛇睚睚自若江命煎油大鑊
 通夕作訣愈力女然告曰無貽我恩人舉衾覆之蛇亦縮
 首衾下江度其無能為用繩串竹筒套其頸使侶伴解衣
 高冠十輩分東西立襟擊銅鐵器五人拽女向東五人拽
 蛇向西如此者五方得解女身之纏縛遂與眾斫碎蛇
 之油鍋內程氏救之無及灑淚移時欲與俱死於是使香
 符以正其心神餌藥以滌其腸胃踰月始平

孫知縣妻

丹陽縣外十里間土人孫知縣娶同邑某氏女女兄
 人孫妻居少其顏色絕艷性好梅粧不以寒暑著
 紅直繫容儀意態全如圖畫中人但每日浴時必施重障
 蔽障不許婢妾輒至雖指背亦不假手孫數扣其故笑而
 不答歷十年年且三十矣孫一日因微醉伺其入浴戲鑽
 隙窺之正見大白地堆盤於盆內轉盼可怖急奔詣書室
 中別設床自是與之異處妻蓋已知覺繞出浴即往就之
 謂曰我固不是汝亦錯了切勿生它疑今夜歸房共寢無
 傷也孫雖甚懼而無詞可却竟復與同衾綉終燕昵如初
 然中心疑憚若負芒刺展轉不能安席快怏成疾未踰歲
 而亡

朱觀

朱觀者陳蔡遊俠之士也旅遊於汝南樓逆旅時主人鄧全肩家有女姿容端麗常為鬼魅之幻惑凡所醫療莫能愈之觀時過友人飲夜艾方歸乃憩歇於庭至二更見一人着白衣衣甚鮮潔而入全肩女房中逡巡間房內語笑甚歡不成寢執弓矢於黑處以伺其出候至鷄鳴見女送一少年而出觀射之既中而走復射之而失其跡曉乃聞之全肩遂與觀尋血跡出宅可五里以乘其跡入一大枯樹孔中令人伐之果見一蛇雪色長丈餘身帶二箭而死女子自此如故全肩遂以女妻觀

蛇妖

蛇妖說為妖化形魅人傳記多載亦有真形親與婦人交會南城縣東五十里大竹村建炎間民家少婦因歸寧行兩山間聞林中有聲回顧見大蛇在後婦驚走蛇昂首張口疾追及繞而淫之婦盡力不得脫叫呼求救見者奔告其家鄰里皆來趕莫能措手晝夜至旦乃去又壕口寶慈觀側田家胡氏婦年少白質春月餉田去家數里負檐行山麓過叢薄中蛇追之婦棄檐走未百步驚顛而仆為所及以手扼蛇尾寒裳其捷如手掌皆破裂注接甚久其夫訝餉不至歸就食至則見之憤恚不知所出呼數十人持杖來救蛇見衆舉首怒目呀口吐氣蓬勃如煙象服栗

草敢前但執視遠伺而已數日乃去婦困卧不能起形腫脹狀津沫狼籍昇歸下五色汁斗餘病逾年色如蠟黃縣官家居近山女刺繡開窓每見一蛇相顧咽間有聲鳴其傍伺左右無人疾走入室徑就女為淫時時以吻接女口又引首搭肩上加並頭狀女啼呼死轉不忍聞家人環視欲殺地恐并及女交訖乃去遂妊娠十月產蛇嬰數十條南豐縣葉落坑紹興丁丑歲董氏婦夏日浴於溪中遇黑衣男子與野舍又同歸舍坐卧房內家人但見長黑蛇亦不敢殺七日而後去婦蓋不知為異物也此曰女婦蛇存云

太元士

晉太元中士人有嫁女於近村者至時夫家遣人來迎女家好發遣又令女弟送之既至重門累閣擬於王侯即柱下有燈火一婢子嚴粧直守後房帷帳甚美至夜女抱乳弟弟泣而口不得言乳母密於帳中以手潛摸之得一蛇如數圍柱纏其女從足至頸乳母驚走視柱下守燈婢子悉是小蛇燈火是蛇眼

江郎

吳少帝五鳳元年四月會稽餘姚縣百姓士素有室女年十四美顏隣里少年求娶者頗衆父母惜而不嫁嘗一日

有少年姿貌玉潔年二十餘自稱江郎願潘此女父母愛其容質遂許之間其家族云居會稽後數日領三四婦人或老或少者及二少年俱至素因持資財以為聘遂成婚媾已而置其女有孕至十二月生下一物如縮囊大如升在地不動其甚怪異以刀剖之悉白魚子素因問江郎所生皆魚子不知何故素亦未悟江郎曰吾不幸故產此異物其母心獨疑江郎非人因以告素素密以家人候江郎解衣就寢收其所着衣視之皆有鱗甲之狀素見之大駭命以巨石鎮之及曉江郎求衣服不得異常詬罵尋聞有物偃蹠聲震於外家人急開戶視之見床下有白魚

六尺未死在地撿刺素大怒斫斷之投於江中女後別嫁

微生諒

明月峽中有二溪東流西流宋順帝昇平二年漢人微生諒釣得一白魚長三尺投至舟中以草覆之及歸取烹見一美女在草下潔白端麗年可十六七自言高唐之女偶化魚游為君所得亮問曰既為人能為妻否女曰且契使然何為不得其後三年為亮妻忽曰數已足矣請歸高唐諒曰何時復來答曰情不可忘也有思復至其後一歲三四往來不知所終

彭城男子

彭城有男子娶婦在外宿月餘日婦曰何故不復入男曰汝夜輒出我故不入婦曰我初不出婿驚婦云君自有異志當為它所惑耳後有至者君便抱留之索火照視焉何物後所歡還至故作其婦前却未入有一人從後推令前既上床婿捉之曰夜夜出何為婦曰君與東舍女往來而意欲托鬼魅以前約相掩耳婿放之與其卧夜半心悟乃許曰魅迷人非是我婦也乃向前攬捉大呼求火稍稍縮小發而視之得一鯉魚長二尺

金陵人

金陵有人擔面具出售即俗所謂鬼臉子也行至石夾山下遇雨沾濕乃借宿大姓家庄庄丁不容其入權卧房簷下中夜愁惱不能交睫而面具經雨將壞乃拾薪燃火燻之首戴一枚兩手兩膝各冒其一以近燻至三更許有一大漢黑面黑衣且前且却其人念必異物懼其面具而然也大聲叱之曰汝何為者黑漢前跪曰某黑魚精在此里許水塘中與主人之女有情故每夕未往不意有犯尊神望乞恕罪其人叱曰吾且未治汝宜速避黑漢狼顧走去明且告主人以所見其女果病祟不安遂竭藥之得烏鯉重百餘觔與其人醢以歸女病痊

謝氏女

打消人換至長暴疾為里人所憎恒其賊亡其女為妖
物藉人皆笑之契恨甚問陳法官者神術乃且牒請之
法官至曰汝能舍此女我則為治主人曰欲女活耳奈何
舍之死曰非也能舍彼裸衣一視隨我行法則妖物投首
而女身無害矣如何曰惟命乃取炭數百觔熾之地穴取
大鐵索炙而赤之誦呪畢女著單裙自內室出生胡床土
道士取火索纏之數重不知痛癢已紅奔十餘里躍入一
水塘中眾謂必死父母亦悲怖法官曰無事也三時乃自
水中抱一大黑魚而出水隨之湧至家捨魚而其鐵索
魚肥長一丈五尺重七百餘觔乃投入火中炙殺之少
女甦問其痛苦曰無苦也惟見一巨神有鬚引我入一
處見一黑男子卧曰懸汝者非此物耶吾曰是遂以索穿
腮鎖之原不知赤身受辱也法官悉辭其家謝物但受一
報焉而去女得生嫁為孫氏婦

謝非

丹陽道士謝非者往石城治買金還日暮不及家山中有
廟舍於溪水上入中宿大聲誦曰吾是天帝使者停此宿
猶畏人劫奪其金意甚怪搔不安夜二更中忽有來至廟
門者呼曰阿銅阿銅此語廟中有人氣是誰銅云有人言

是天帝使者少頃便還須臾又有來者呼銅問之如前銅
答如故復嘆息而去非驚擾不得眠眼遂起呼銅問之
未若是誰銅答言是水邊穴中白鼈汝是何等物我是廟
北巖穴中龜也非皆陰識之天明便告居人言此廟中無
神但是龜鼈之輩徒費酒肉祀之急且鍾來共往伐之諸
人亦頗疑之於是並會伐掘皆殺之遂壞廟絕祀自後安
靜

謝宗

會稽王國吏謝宗赴假經吳臯橋同船人至市宗獨在船
有一女子姿性婉婉來詣船因相為戲女即留宿歡語乃
求寄載宗許之自爾船人夕夕聞言笑後逾年往來彌數
同房密伺不見有人知是邪魅遂共掩被良久得一物大
如枕須臾又獲二物並小如拳視之乃是三龜宗悲思數
日方悟向說如是云此女子一歲生二男大者名道慙小
者名道興宗又云此女子及二兒初被索之時大怖形並
縮小謂宗曰可取我枕投之時族叔道明為郎中令龍三
龜示之

朱法公

山陰朱法公者嘗出行憇於臺城東橋樹下忽有女子年
可十六七形甚端麗薄晚遣婢與法公相聞方少欲詣宿

至人定後乃來自稱姓檀住在城側因共眠寤至曉而去
明日復來如此數夜每曉去婢輒來迎復有男子可六七
歲端麗可愛女云是其弟後曉去女衣裙開見龜尾及龜
脚法公方悟是魅欲執之向夕復來即燃火照覓尋失所
在

王真

齊王真自建業將之渚宮至江州泊舟於岸夜深風生月
瑩忽聞前洲上有十餘人喧噪皆女子之音真異之謂諸
人曰江渚中豈有是人也乃獨棹小舟取葭蘆之陰稍洲
北岸而於蘆葦中見十餘女子或衣綠或衣青碧半
立坐者一女子泣而言曰我始與姊妹同居陰宅長
漢不意諸娘虛為上峽小兒所娶乃至分離立者一女子
嘆曰潮水有迴而我此去應無返日言未竟北風微起之
者曰潮至矣可以還家真急從蘆葦中出捕悉化為龜入
水而去

島胡

近世有波斯嘗云乘船泛海往天竺因者已六七度其窮
後船漂入大海不知幾千里至一海島島中見胡人衣草
葉懼而問之胡云昔與同行侶數十人漂沒唯已隨流得
至於此因爾採木實草根食之得以不死其眾哀焉遂船

載之胡乃說島上大山悉是車渠瑪瑙玻璃等諸寶不可
勝數舟人莫不棄已賤貨取之既滿舡胡令速發山神若
至必當懷惜於是隨風挂帆行可三四十里遙見峯上有
赤物如蛇形久之斬大胡曰此山神惜寶來逐我也為之
奈何舟人無不戰懼俄見兩山從海中出高數百丈胡喜
曰此兩山者大雙螯也其蟹常好與山神關神多不勝其
懼之今其蟹出無憂矣大蛇尋至蟹許盤開良久蟹喪蛇
頭死於水上如連山舟人因是得濟也

鄧元佐

鄧元佐者潁川人也游學於吳好尋山水凡有勝境無不
歷覽因謁長城宰延把託舊暢飲而別將抵姑蘇候入一
徑甚峻阻紆曲凡十數里莫逢人舍但見蓬蒿而已時日
色已暝元佐引領前望忽見燈火意有人家乃尋而投之
既至見一媪舍惟一女子年可二十許元佐乃投之曰余
今晚至長城訪友乘醉而歸誤入此道今已侵夜更向前
途慮為惡獸所損幸娘子見容一宵豈敢忘德女曰大人
不在當奈何况又家貧無好茵席祇待君子不棄即聞命
矣元佐餒因舍焉女乃嚴一土塌上布軟草坐定女子設
食元佐餒而食之極美女子乃就元佐而寢元佐至明忽
覺其身卧在田中傍有一螺大如升子元佐思昨夜來所

原缺

廣豔異編卷之二十五

印月軒主人彙次

禽部

令史妻

唐開元中戶部令史妻有色得魅疾而不能知之家有
 馬恒倍芻秣而瘦劣愈甚以問隣舍胡人胡亦術士笑云
 馬行百里猶勸今反行千里餘寧不瘦耶令史言初不
 入家又無人曷由至是胡云君每入直君妻夜出君自
 知若不信至入直時試還察之當知耳令史依其言夜
 隱它所一更妻起觀粧令婢鞍馬臨階御之婢駭謂
 後舟舟乘空不復見令史大駭明往見胡瞿然曰魅信之
 夫為之奈何胡令更一夕伺之其夜令史歸堂前幕中
 頃復還問婢何以有生氣令妻以掃帚燭火遍然堂
 令史狼狽入堂大驚中須臾乘馬復往適已燒掃帚無復
 可騎妻云隨有良騎何必掃帚婢倉卒逐騎大驚隨行令
 史在甕中懼不敢動酒更至一處是山頂林間供帳繡幕
 筵席甚盛群飲者七八輩各有匹偶座上宴飲洽昵備至
 散更後方散婦人上馬令婢騎向甕婢驚云甕中有人婦
 人乘醉令推着山下婢亦醉推令史出令史不敢言乃騎
 而去令史及明都不見人但有餘煙燼而已乃尋徑路

曠可數千里行乞辛勤月餘僅得至舍妻見驚問久之何
所來令史以它答復往問胡求其料理胡云魁已成伺其
復去可透縛取火以焚之聞空中乞命頃之有蒼鶴降天
中焚死妻疾遂愈

徐奩

晉懷帝永嘉中徐奩出行田見一女子姿色鮮白就
謂女因吟曰時昔聆好音日月心延佇如何遇良人中
邈無緒真情既諧欣然延至一屋女施設飲食而多
經日不返兄弟追覓於湖邊見與女相對坐兄以藤
女即化成白鶴翻然高飛奩恍惚年餘乃差

鳴鶴山誌

明州慈谿縣鳴鶴村一山寺既結夏有老人約年七八十
夫米寓食皆樂頗能愈病有錢不計多寡必盡買酒醉狂
則歌舞終日頗類有道者與新戒一僧遊甚密朝出暮歸
莫知所由同房老僧訝之屢語僧乃曰兄非厚善我不
告此老神仙也我有它生契常招我訪其師師隱處巖穴
間旦夕借羽化矣同房益訝焉戰言曰能許吾同遊乎曰
頃同語老人若無仙分固不可也叫且備禮扣請老人曰
只汝兩人可耳更勿廣引人明當同往至期呼換僧襖短
衣製行深山隨峭壁捫蘿而上足躡飛鳥目眩神怖幾不

可登半日許升岩崖頂大松十餘株偃蹇如龍蛇仙曰
仙師所居近矣老人先至松下持片石扣崖扉琤然如振
金鐵同房望松杪見兩大鶴雀長丈餘掀舞直下至崖間
則成羽衣道士形風動林葉乍離乍合老人亦為鶴雀久
之復故心驚而不敢言有頃傳呼曰先生召進抵崖扉前
有巨石屹立二道士坐石上鬚眉皓然老人目二僧致敬
首乃命坐注視移時口皆可為仙人便當來服丹砂且令
暫歸寺沐浴毋使人知也二僧稽謝而還老人與同途觀
寺已暮同房欲驗情狀乃邀坐寮中置酒並席潛起取
首椹老人胸曰汝精怪也吾向觀汝輩在山中皆露

魏沂

為月族而友以上仙見給謂我不識邪老人驚悸不能
遂被數人號呼仆地死果大鶴雀也新戒僧猶哀號曰母
傷老先生久而方悟眾聚觀嗟異明日率壯徒遍山訪覓
故處蹤跡死然但不復見二道士耳

魏沂

越魏沂居近天台一日過赤城仰瀑布因而採草實備藥
餌遂深入焉迨晚至一林下見一老叟紅巾素服曳杖而
行有自得意沂進揖曰山深路迷晚無所之敢問老丈此
處有旅店乎叟曰山中安得旅店老丈散室甚適願賜光
臨何如沂聞之忻然從行穿林涉澗入一茅屋藤床石磴

其整潔焉茶畢出豆飯共沂食之沂見壁上有軸軸上有
詩詩云春就丹砂壽筭綿鷄群獨出勢昂然數聲喚月歸
三鳥幾度乘風上九天長夜聽琴來蕙帳清晨覓食在芝
田自從華表歸來後滄海桑田幾變遷沂讀未畢叟笑曰
此老夫之自贊也沂不喻止宿其屋翌日辭歸叟携手送
至舊路而別曰君行宜珍重勿輕回顧沂乃緩行數步而
竊回視之見叟忽然化為白鶴騰空而去始憶詩贊為鶴
馬

陳元善

陳元善蘇之婁門人情度瀟灑尤好奉道多學為請

將請術自稱法名洞真往來嘉定諸大家子姪與為狎友
嘗寓談氏其家畜一鷄已十八年元善方與主人語鷄自
庭中飛至其前舒翅伸頸遂死於地夜宿書房中有女子
欵門笑而入自稱主人之女慕君曠達故來相就元善視
之姿色絕妍麗問其年曰十八矣遂留與狎自是晨往暮
來注眸且經歲女間自言命屬鷄元善每有所如女輒隨
至意稍疑之而不能絕每一來必意中昏沉如醉夢去則
澆然以語談氏主人驚曰吾家安有此女至此鄰人家亦
無之必祟也且彼云年十八而屬鷄以今歲計之生肖不
合獨吾家所畜鷄其年正如此數將無是乎陳用其技書

行咒水欲以辟之女來如故或密藏符於懷袖間女輒
之怒曰爾乃疑我以手挾而反覆撲之俟符墜地則奪去
或教其以周易一冊置囊中女至撲之再三終不墜乃
舍去一夕與數友同宿王橫所相戒無睡以規其來夜中
眾聞元善叱罵聲起視見其身憑於床類交合之狀已而
遺精在席上元善如夢覺眾大譟逐之見帳頂一黑團作
鷄聲飛出牕外乃相與延術士結壇召將吏遣之女見元
善謝曰無逐我我數日將往無錫托生矣汝送我不可至
井亭懼為井神所收當送我於野地耳如其言以待水祭
物送城外數里荒僻處自是遂絕

陶法行

陶法行江湖之逸士也一日放舟洞庭泊於群山之下是
夜月色皎潔必行豁然吟一絕曰一湖煙水綠於羅縠藻
京風起白波是處扁舟歸去晚滿蓬豪興月明多吟聞
岸上笑語聲視之乃二女子容色絕美衣裳甚腴相與吟
詩於沙渚一錦衣者吟曰采采珍禽世罕儔天生匹偶得
風流丹心不改常同舊翠羽相輝每共遊齊瓦對蟻金殿
魚沙雙躡玉田秋此生莫道輕離別交頸成雙到白頭
若吟曰同盟三五共優游鎮日清閑得自由片雪
才驚曉晚玉衣寒映碧波秋相親相近來還去無東

拘沒又浮歲暮江湖誰是信忘機長伴釣漁舟必行登岸
趨之二女亦不駭走乃徐言曰先生遨遊江湖曾幾幾二
人否必行曰不識錦衣者曰妾楊氏此素衣妹歐氏也必
行曰然則何以夜行女曰妾輩生長於斯就此玩日博笑
耳必行挑曰予舟中無人肯過訪否女欣然從之乃攜手
登舟酌於蓬下極其歡譁已而就寢兩情甚濃必行喜而
吟曰倚翠偎紅情最奇巫山點點雨雲迷二女同聲和曰
風流好似偷香蝶繞過東來又向西天將曙二女急起
舟涉波而去必行但見一鴛鴦一白鷗也

京師女

京師有民家女為陰鬼所侵夕昏朝爽恒若醜譙父母
醫巫治之經年不除乃召朝天宮道士建醮其女出禮神
道士問姐姐見此物作何形女曰戴赤冠衣白衣而腰有
赤帶足着褐皮靴每來作扣齒聲旦去如飛問其家所在
但笑而不答女退道士相與論究俄而群雞出於庭中一
白而雄者腰毛赤色昂昂獨立約重七八觔蓋其女之過
闕鷄也道士想像其形指之而笑云夜與處女為歡者非
汝也耶鷄正立疑視若嗔其言衆告主人曰必此物耳主
人亦悟曰此鷄已十二年矣因其每日上屋不食至暮乃
下又不入罅心竊怪焉今其然乎遂呼童烹之以祭其夕

女見此怪浴血而至曰我已為汝父害亦不復歡好
淚言別女為慘然明起神爽復舊

劉潛女

隴右劉潛家大富唯有一女初笄美姿質繼有求聘者其
父未許家養一鸚鵡能言無比此女每日與之言話後得
佛經一卷鸚鵡念之或有差誤女必證之每念此經女必
焚香忽一日鸚鵡謂女曰聞我籠爾自居之我當飛去汝
怪而問之何此言邪鸚鵡曰爾本與我身同偶託化劉家
今須却復本族無怪我言人不識爾我固識爾其女驚白
其父母父母遂開籠放鸚鵡飛去晚夕監守其女終日
女無故而死父母驚哭不已方欲葬之其屍忽化一白
鷗飛去不知所之

木師古

遊士木師古貞元初行於金陵界村落日暮投古精舍宿
見主人僧主人僧乃送一廂室內安止其本客廳乃封閉
不開師古怒遂詰責主人僧僧曰誠非怪惜於此而卑吾
公於彼但以承前客宿於此者未嘗不大漸於斯自某到
已三十餘載殆傷三十人矣閉止周歲再不敢令人止宿
師古不允其詞愈生猜責僧不得已令啟戶灑掃乃實
深朽室矣師古存心信而口貌猶怒及入寢亦不免有怪

稱之志遂取篋中便手刀一口於床頭用壯其膽且寢入
二更忽覺增寒驚覺乃漂泐風冷如有扇焉良久其扇復
來師古乃潛抽刀於幄中以刀一揮如中物乃聞墮於床
左亦更無它師古復藏刀故處乃安寢至四更以來前扇
又至師古亦依前法揮刀中物又如墮於地握刀更候了
無餘事須臾天曙寺僧及側近人同來扣戶師古乃朗言
問之為誰僧徒皆驚猶詢其來由師古具述其狀徐徐拂
衣而起諸人遂於床左見蝙蝠二枚皆中刀狼籍而死每
翅長一尺八寸珠眼圓大瓜如銀色按神異秘經法云
歲蝙蝠於人口上服人精氣以求長生至三百歲能
為人飛遊諸天據斯未及三百歲耳神力猶劣是為
所制師古因之亦知有服鍊術遂入赤城山不知所終
古舍者亦足防矣

昆蟲部

毗蟬王傳

有徐玄之者自浙東遷於吳於之義里居其宅素有凶怪
玄之利其花木珍異乃營之月餘夜讀書見武士數百騎
升自床之西南隅於花壇上置縱縱縱縱縱縱縱縱縱縱
不可勝計獵訖有旌旗豹轟并馬騎數百又自外入至西
北隅有帶劍操斧手執弓楛者

其鏢者又數百有龍盛陸海之珍味者又數百道路往
奔走探偵者又數百玄之熟視轉分明至中軍有錯綵信
旗擁赤幘紫衣者侍從數千至案之右有大鐵冠執鉞前
宣言曰殿下將欲觀漁於紫石潭其先鋒後軍及甲士執
戈戟勿從於是赤幘者下馬與左右數百升玄之石硯之
上北設紅拂盧帳俄爾盤榻幄帳歌遊客席爭備賓旅數
十輩緋紫紅綠執筭竿簫管者又數十輩更歌迭舞排
之目不可盡記酒數巡上客有酒容赤幘其顧左右曰
漁具復有擔網籠罩之類凡數百齊入硯中未頃
魚數百千頭赤幘謂諸客曰予請為涓濱之業以樂

六金部

九

持鈎於硯中之南灘眾樂徒歌春波引曲未終獲魴
鯪百餘遽命操膾促膳凡數十味皆馨香不可言金石
竹鏗勺齊奏酒至赤幘者持盃顧玄之而謂眾賓曰吾不
習周公禮不請孔氏書而貴居王位今此儒髮髮焦禿
色可掬雖孜孜矻矻而又奚為肯折節為吾下卿亦得陪
今日之宴玄之忽乃以書卷蒙之執燭以燕一無所見玄
之捨卷而寢方寢間見被堅執銳者數千騎自西牖下分
行布伍號令而至玄之驚呼僕夫數騎已至床前乃宣言
曰毗蟬王子獵於羊林之澤釣於紫石之潭玄之庸奴遽
有迫脅士卒潰亂官車震驚既無言向其臨危之心須有

又還國之伐付大將軍龔町追過宣訖以白練繫玄之頸
 甲士數十羅曳而去其行迅疾倏忽如一城門觀者余
 局登足九五六里又行數里見子城入城有官關甚麗玄
 之至階下有赤衣冠者唱言追徐玄之至蚍蜉王大怒曰
 服儒服讀儒書不脩前言往行而敢肆勇凌上付三事已
 下議乃釋縛引入會議堂見紫衣冠者十人玄之遍拜皆
 瞋目踞受平陳設之類尤炳煥於人間是時王子以驚懼
 入心厥疾彌甚三事已下議請置肉刑議狀未下太史令
 馬知玄進狀論曰伏以王子自不遵軌法遊佚失度視瞻
 如砥自貽震驚徐玄之性氣不回博識非淺况情失
 以妖誣今大王不能度已反恣胸臆信彼多士欲害
 竊見雲物頻興沴怪屢作市言訛誠衆情驚疑昔者秦射
 巨魚而衰殷格猛獸而滅今大王欲害非類是躡殷秦但
 恐季世之端自此而起王覽疏大怒斬太史馬知玄於國
 門以令妖言者是時大雨暴至草澤臣蟹飛上疏曰臣聞
 縱盤遊恣漁獵者位必亡罪賢臣勗忠謹者國必喪伏以
 王子獵患於絕境釣禍於幽泉信任幻徒獎惑儒士喪履
 之戚所謂自貽今大王不究湛遊之非反聽詭隨之議况
 知玄是一國之元老實大朝之世臣是宜採其謀猷匡此
 顛仆全身或止於三諫犯上未傷於一言肝膽方期於

王身首俄驚於異處臣竊見兵書云無雲而雨者天泣公
 直臣就戮而天為泣馬伏恐比干不恨死於當時知玄悞
 死於今日大王又不貸玄之峻法欲正名於肉刑是快眼
 而觀越兵又在今日昔者虞以宮之奇言為謀卒併於晉
 公吳以伍子胥見為非果滅於勾踐非敢自周秦惡數累
 顯聰明竊願以塵埃之卑少益嵩嶽王得疏即拜堂飛為
 諫議大夫追贈太史馬知玄為安國大將軍以其子執事
 太史令賻布帛五百段米粟各三百石其餘玄之
 由於是砥詣宮門進表曰伏奉恩制云馬知玄有
 比干之忠貞有魏中尉辛毗之諫諍而我亟以用
 知人焚棟梁於將立大厦之晨碎舟楫於方濟巨川之日
 由我不德致彼非辜是宜褒贈其亡賞延於後者宸翰
 臨載載懼叩頭斷髮回心止泣伏以臣先父臣知玄
 究天人藝窮曆數因通玄鑒得居聖朝當大王採鴻荒之
 晨是臣父展嘉謨之日逆耳之言難聽驚心之說易誅今
 蒙恩澤旁臨照此非罪鴻恩霑灑猶驚已散之精魂好爵
 彌縫難續不全之腰領今臣豈可因亡父之誅戮冒國家
 之寵榮報平王既非本心效伯也亦非素志况今天圖將
 變曆數堪憂伏乞在臣遐方免逢喪亂王覽疏不悅乃退
 寢於候雨殿既寤寤石執事於陵雲臺曰朕有嘉夢能

之使我心洗然而亮者賜爵一級群臣有司皆頓首敬謝
王曰吾夢上帝云助爾金開爾國展爾疆土洎南自北赤
下白石以答爾德卿等以為如何群臣皆拜舞稱賀曰啟
鄰國之慶也聖飛曰大不祥何慶之有王曰何謂其然
飛曰大王過魯生人滯留幽穴錫茲咎夢由天怒焉夫助
金者鋤也開國者闢也展疆土者分裂也赤玉白石與火
俱焚也得非玄之鋤吾土攻吾國縱火南北以答繫頸之
辱乎王於是赦玄之罪戮方術之徒自壞其宮以禳厥
夢又以安車送玄之歸纔及極玄之夢覺汗流浹洽既明
乃召家童於西牖掘地五尺餘得蟻穴如三石正因蟻
穴之麻有了遺自此宅不復凶矣

科斗郎君

隋煬帝征遼十二軍盡沒總管來護坐法受戮煬帝盡歎
詩其家子君綽憂懼連日與秀才羅巡羅遜李萬進結為
奔走共亡命至海州夜黑迷路路傍有燈火因與共趨之
扣門數下有蒼頭迎拜君綽因問此是誰家答曰科斗
郎君姓威即當府秀才也遂啟門門又自開敲中門曰蠟
兒外有四五箇客蠟兒則又一蒼頭也遂開門秉燭引客
就官客位床榻茵褥甚備俄有一小童持燭自中門出曰
六郎子出來君綽等降階見主人主人辭彩朗然文辯紛

錯自通姓名曰威汚蟻叙寒溫訖揖客由階階坐曰汚蟻
忝以本州鄉賦得與足下同聲清宵良會殊是忻願即命
酒洽坐漸至酣暢談話交至衆所不能對君綽頗不能平
欲以理割之無計因舉觴曰君綽請起一令以座中姓名
雙聲者犯罪如律君綽曰威汚蟻實識其姓名衆皆拊手大
笑以為得言及至汚蟻改令曰以坐中人姓為歌聲自二
字至三字令曰羅李羅來李衆皆慙其辨捷羅巡又問君
聲雅之輩足得自比雲龍何至名之自貶耶汚蟻曰僕
從賓興多為主司見屈以僕後於群士何異尺蠖蟻汚蟻
手巡又問公華宗氏族何為不載汚蟻曰我本日與
威王亦猶桓丁之類何是下之不舉耶既而蠟兒舉茶
大盤至珍羞水陸充溢其間君綽等及僕從無不飽飲
闌徹燭連榻而寢遲明叙別恨悵俱不自勝君綽等行數
里猶念汚蟻復來見昨所會之處了無人居唯汚蟻邊有
大蟻長數尺又有蠅螺丁子皆大常有數倍方知汚蟻及
二豎皆此物也遂共惡昨宵所食物各吐出青泥及污水
數升

石憲

有石憲者其籍編太原以商為業常貨於代北長慶二年
夏往鴈門關行道中時暑方盛憲懼大木下忽見一僧

目披褐衲其... 異來憲前謂憲曰我廬於五臺山之南
 有窮林積水出塵俗甚遠實群僧清暑之地檀越幸借我
 而遊乎即不能吾見... 病熱且死得無悔其心耶憲以
 時暑方盛僧且以禍福語動憲謂僧曰願與師偕去於
 是其僧引憲西去且數里果有窮林積水見群僧在水中
 憲怪而問之僧曰此玄陰池故我徒浴於中且以蕩炎熯
 於是引憲環池行憲獨怪... 僧在水中又其狀貌無一異
 者已而天暮有一僧曰檀越可聽吾徒之梵音也於是憲
 立池上群僧即於水中合聲而噪僅食頃有一僧挈手曰
 檀越與吾偕浴於玄陰池慎無畏憲即隨僧入池中忽覺

一身盡冷噤而戰由是驚悟因亟趨於大木下衣盡濕而
 寒慄且甚時已日暮即抵村舍中至明日病稍愈因行於
 道聞道中有蛙鳴甚顯群僧之梵音於是竟往尋之行數
 里窮林積水有蛙甚多其水果謂玄陰池悟其僧乃群蛙
 也憲曰此蛙能易形以惑於人豈非怪尤者乎於是蓋殺
 之

太和士人

太和末松滋縣南有士人寄居親故莊中肄業初到之夕
 二更後方張燈臨案忽有小人半寸葛巾策杖入門謂士
 人曰乍到無主人當寂寞其聲大如蒼蠅士人素有膽氣

初若不見乃登牀責曰速不存主客禮乎復升案窺書詎
 罵不已因覆視於書上士人不耐以筆擊之墮地叫數聲
 出門而滅有頃有婦人四五輩或老或少皆長一寸大呼
 曰貞官以君獨學故令即君言展且論精與何處頑狂率
 輒致損害今可見貞官其來連續如蟻狀如鴟卒撲錄士
 人士人恍然若夢因囑四支疾苦甚復曰汝不去將損汝
 眼四五頭遂上其面士人驚懼隨出門至堂東遙望見一
 門絕小如節使牙門士人乃大叫何物怪魅敢凌人如此
 復被眾囑之恍惚間已入小門內見一人戴冠當殿階下
 侍衛千數悉長寸餘此士人曰吾憐汝獨處俾小兒往何

皆致害罪當腰斬乃見數十人悉持刀攘臂趨之士人
 懼謝曰某愚驕肉眼不識貞官乞賜餘生歎之曰且解
 悔叱令曳出不覺已在小門外及歸書堂已五更矣蟻
 猶在及明尋其蹤跡見東壁石階下有小穴如粟守宮出
 入焉士人即雇數夫發之深數丈有守宮十餘石大者色
 赤長尺許蓋其王也攘士人取蘇葉之後亦無

它

蝎魔

西安有蝎魔寺塑大蝎於棟間相傳國初有女子素不慧
 病死復生述明敏以文使知名時有布政使過觀客以文

為言 遂取之月餘日布政方視事有所需使閤人入私
取呼夫人不應但見老婦大如車輪卧於榻間攜而出
以白馬不信叱為妖妄同請曰它日相公下堂願無聲款
密於之必可見也如其言果見老婦伏榻上展轉間又成
婦女子矣其語謂而辭意頗差遊已而忽失所在是夕人
乃出拜燈下曰身本娼魔所以寅緣見公者非敢為幻
惑欲有求耳公能不終拒乃敢輸情許之乃曰我昔為
得罪真道賴觀音大士救拔免其死因假女屍為人幸
侍左右觀公建一蘭若以報大士之德耳今醜迹已彰
公長憐布政領之女子遂隱它日乃命所司建寺至今

上 廣
山 王 復 宋 文 帝 元 嘉 初 忽 不 欲 見 明 常 取 水 沃 地 以 恭
帝 上 眠 息 飲 食 悉 入 其 中 云 恒 有 女 着 青 裙 白 帶 來 就
其 身 每 聞 薦 下 歷 二 有 聲 發 之 見 一 青 色 白 纓 蚺 蛭 長 二
尺 許 云 此 女 常 以 一 奩 香 見 遺 氣 甚 精 芬 奩 乃 螺 殼 香 則
首 滿 根 於 時 咸 以 雙 暫 同 享 之 天

朱誕給使
淮南朱誕字永長吳孫結世為建安太守誕給使妻有鬼
病其夫疑之為妾後出行窺穿壁窺之正見妻在機中

遙瞻桑樹上伺之言笑給使仰視樹上有年少人可十四
五衣青衿袖青幘頭給使以為信人也張弩射之化為鳴
蟬其大如箕翔然飛去妻亦應聲驚曰噫人射汝給使
其故後又時給使見二小兒在陌上共語曰何以不復
汝其一即樹上小兒也答曰前不遇為人所射病瘡積
彼兒曰今何如曰賴朱府君梁上膏以傅之得愈給使
謂曰人豈有膏藥頗知之否誕曰吾膏久置梁上人安
塗之給使曰不然府君視之誕殊不信試為視之封
故誕曰小人敢妄作膏自如故給使曰請試開之則
半焉所搗刮見有趾跡誕自驚乃詳問之給使具

未
瘦腰郎君
桃源女子吳寸趾夜恒夢與一書生合問其姓氏曰僕瘦
腰郎君也女意其為休文昭畧入夢耳久之若真焉一日
晝寢書生忽見形入女帳既合而去出口漸小化作蜂飛
入花叢中女取歸養之自後恒引蜜蜂至女家甚衆後其
家竟以作蜜與富甲里中寸趾以足小得名乃天寶中事
也

徐邈
徐邈晉孝武帝時為中書侍郎在省直左右人恒覺

在帳內似與人共語有僑門生一夕伺之無所見夫時微
有光始開窓戶瞥見一物從屏風裏飛出直入鐵鑊中仍
逐視之無餘物唯見鑊中聚首蒲根下有大有青蚨雖疑
此物魁而古來未聞但摘除其兩翼至夜遂入邈夢云為
君門生所困往來道絕相去雖近有苦河山邈得夢甚悽
慘門生知其意乃微發其端邈初時疑不即遁又乃語曰
我始來直便見一青衣女子相從前度猶作兩髻安色甚
美勝試挑譴即來就己且愛之仍溺情亦不知從何而獲
此兼告以夢門生因具以狀白亦不復追殺蚨

審兩堂志

夏陽盧汾字士濟幼而好學晝夜不倦後魏莊帝末二
年七月二十日將赴洛友人宴於齋中夜聞月出之後忽
聞廳前槐樹空中有語笑之音並絲竹之韻數友人咸聞
訝之俄見女子衣青黑衣出槐中謂汾曰此地非郎君所
請奈何相造也汾曰吾適宴罷友人聞此音樂之韻故來
請耳女子笑曰郎君真姓盧乃入穴中俄有微風動林汾
嘆訝之有如昏昧及舉目見宮宇豁開門戶迥然有一女
子衣青衣出戶謂汾曰娘子命郎君及諸郎相見汾與三
友俱入見數十人各年二十餘立於大屋之中其額號曰
審兩堂汾與三友登階而上與紫衣婦人相見謂汾曰適

會同宮諸女歌宴之少間諸郎降重不敢拒言因拜見紫
衣者乃命汾等就宴後有衣白者青者皆年二十餘自
堂東西閣出約七八人悉妖艷絕世相揖之後歡宴未深
極有美情忽大風兩審兩堂梁傾折一時奔散汾與三友
俱走乃醒既見庭中古槐風折大枝連根而墮因把火照
所折之處一大蟻穴三四蟻姑一二蚯蚓俱死於穴中
謂三友曰異哉物皆有靈况吾徒適與同宴不知何緣
入及晚因伐此樹更無它異

張景

平陽人張景者以善射為本郡裨將景有女年始十六七
甚敏博其父母愛之居以側室一夕女獨處其中寤未幾
忽見軋其戶者俄見一人來被素衣貌克而肥遂自啟身
於女之榻女懼為盜默不敢顧白衣人又前迫以笑女益
懼且慮為怪焉因叱曰君豈非盜乎不然是它類也白衣
人笑曰謂吾為盜且亦誤矣謂吾為它類不其甚乎且吾
本齊人曹氏子也謂我美風儀子獨不知乎子雖拒我然
猶寓子之舍耳言已遂偃於榻且寤焉女惡之不敢竊視
迨將曉方去明夕白衣又來女懼益甚又明日具事白於
父父曰是必怪也即命一金錐貫縷於其末且利芒以授
女教曰甞若至以此表焉是夕又來女強以言治之白衣

果喜寤夜將半女家以鉗傳其項其魁躍然大呼曳縷而去明日女告父乃命僮逐其跡出舍數十步至古木下得一穴而繩貫其中乃窮之深不數尺果有一蟬蟪約尺餘蹲其中焉錐表其頂蓋所謂齊人曹氏子也景即殺之自此遂絕

和且耶

文明元年毗陵滕廷俊患熱病積年每發自身如火燒數日方定名醫不能治後之洛調選行至榮水西四十五里天已向暮未達前所遂投一遺傍莊家主乃醫出未至時廷俊心無聊賴因歎息曰為客多苦辛日暮無主人即有老父

髮髮疎禿衣服亦敝自堂西出拜曰老父雖無所解而性尚文童適不知即君來止與和且耶連句以聞即君吟為客多苦辛日暮無主人雖曹丕門客子長異人不能過也老父與和且耶同作渾家門客雖貧亦有斗酒接即君清語耳廷俊甚異之因問曰老父住止何所老父耶曰僕忝渾家掃門之客姓麻名來和弟大君何不呼為麻大廷俊即謝不敏與之偕行遂登西隅遇見二門門啟華堂複閣甚奇秀館中有尊酒盤核麻大揖讓廷俊同坐良久中門又有一客出麻大曰和至矣即降階揖讓就坐且耶謂麻大曰適與君欲連句君詩題成未麻大乃書題目曰同在

渾家平原門館連句一首便請為四句體麻大詩曰自與

漁家郝馨香遂滿身無心好清靜人用去灰塵僕作四句成矣且耶曰僕是七言韻又不同如何麻大曰但自為一章亦不惡且耶良久吟曰終朝每去依煙火春至還歸老子孫曾向符王筆端坐爾來求食渾家門廷俊猶不悟見門館華盛因有淹留歇息之計詩曰田文稱好客九養幾多人如欠馮誰在今希廁下賓且耶麻大乃相顧笑曰何得相讓向使君在渾家門一日當厭飲矣於是餐膳肴饌引滿數十巡王人至竟廷俊不見使人叫喚之廷俊應曰唯而館宇并麻和二人一時不見乃坐厠屋下傍有大

繩禿掃帚而已廷俊先有熱疾自此以後頓愈更不復發矣

薛嵩

薛嵩性慈戒殺即微細如虱亦不害之一夕夢被上虱甚多漸變為寸許人謂嵩曰受君之貺非一日矣今君有息正吾儕効命之秋也遂列行於被上頃更皆墮嵩驚覺大尚明呼侍兒視之被上有一線血痕橫廣尺餘乃死虱也嵩痛惜久之不知其故蓋是夜有刺客為主所屬得金百觔來害嵩其人有古劍利甚看處必破見血立死是夜其人劍一下即見血以為殊死矣歸報其主相對傲甚明

日蓮人服之無恙也訪得風事始知其夢蓋氤化嵩之死也

鞠通

孫鳳有一琴名吐綬彈之不甚佳獨有人唱曲則琴絃自相屬和因改名曰自鳴但琴背有一孔若蛀者一日有一道人乞食因見曰此中有蛀不除之則將速朽袖中出一小竹筒倒黑藥少許孔側則有一綠色虫走出背上隱隱有金線文道人納虫竹筒中竟去自後唱曲琴絃不復鳴矣鳳怪之有博物君子說及此事嘆曰此異寶也謂之鞠通有耳聾人置耳邊少時即愈喜食枯桐尤愛古墨屑也

悟道人竹筒中藥蓋古墨屑也

虎豔異編卷之二十六

獸部一

張全

印月軒主人彙次

益州刺史張全養一駿馬甚保惜之唯自乘跨左右皆不敢輕跨每令二人晚夕以專飼飲忽一日其馬化為一婦人美麗奇絕立於廐中左右遽白張公張公親至察視其婦人前拜而言曰妾本是燕中婦人因癖好駿馬每觀之必嘆美其駿逸後數年忽自醉倒俄然化成駿馬因乘之躍出隨意南走近將千里被一人收之以至於君府

君保惜今偶自追恨為一畜生淚下入地被地神上奏天帝遂有命再還舊業思往事如夢覺張公大驚異之安存於家經十餘載其婦人忽爾求還鄉張公未允之聞婦人仰天號叫自摸其身復忽化為駿馬衝突而出不知歸之

連少連

饒州安仁書生連少連其父仲舉下世獨與母居年甫弱冠就館於近村富家館相距半里諸生暮歸唯一章作伴當春夜月明燈下誦讀忽聞簷間效聲舉目視之紫衣老媪豐頤顴腹已在側出語通殷勤問為誰曰媒人也東里

蕭家有小娘子姿色絕艷如神仙中人慕秀才容儀清
父母願為夫婦使我未道意其家快性纔說便要成幸勿
遲緩生曰無乃太急乎我談笑得一好妻豈不大願然要
俟歸白母雖正貧悴須畧備納采問名之禮始為允當媼
曰秀才終歲辛苦所獲幾何今蕭女奩具萬計及早成婚
即日可化窮薄為豪富但一諾立諧矣生沉吟良久許之
方頃刻去而復來携兩小鬟先至便有數黃衫卒施供張
數茵几金玉錦繡雜然盈前尚未疑決聆笙簫之音鏘洋
漸近翠幢寶蓋盡扇圍列女子下花輿席地步入真國色
也生目眙心蕩默自計曰姑與之結好則室中之物
所有耳媒媼已知之咄曰秀才何得遽起薄倖之念生
謝曰無之就席酒半始合盞覺女肩間有牛吻氣乃託以
地迫招盜悉收飲器皿金帛于篋中加之鑰焉一羊頭人
自外持挺入喝曰不得無禮俄頃風滅燭一切奔散月色
依然間無所覩隱約聞樂聲赴主人家祠堂內小童熟睡
促之起吹燈發籠枵枵然并己之衣衾書策亦羽化生惶
惑待早走告主翁翁驚嘆不已因於祠後訪之則有一牛
一羊乃儲以祀祖者彷彿是其怪云

山莊夜怪錄

大中年有甯菌秀才假大僚莊於南山下棟宇半壞墻垣

又聞因夜風清月朗吟詠聲徹俄聞叩門聲僦挑林班特
處士相言自啟門時處士形體瑤瑤言詞廓落曰某田野
之士力耕之徒向賦畝而辛勤與農夫而齊類巢居側近
觀風月皎潔爾君吟詠故來未謂爾曰某山居甚僻農具
為隣蓬草既深輪蹄罕至卑此見訪頗覺踴躍願聞處士
之業如何特曰某年少時足帝統生須用每讀春秋至類
考叔拔輅以走恨不得佐助其間讀史記至田單破燕之
計恨不得奮擊其間讀東漢至光武新野之戰恨不得騰
躍其間此三事快意俱不能逢但恨恨耳今則老倒又無
嗣子空懷舐犢之悲耳又慕徐孺子弔郭林宗言曰生

一束其人如玉其人如玉即不敢當生芻一束堪令
俄聞人叩門曰南山班寅將軍奉謁前遂延入氣貌嚴
肯趣剛猛及二班相見亦甚慰意寅曰老兄知得姓之根
本否特曰昔吳太伯逃荆蠻斷髮文身因茲遂有班姓寅
曰老兄大妄殊不知根本且班氏出自鬪殺於菟有文班
之像因以命姓遠祖姑婕妤好辭章大有稱於漢皆有傳
於史其後英傑間生蟬聯不絕後漢有班超立功萬里外
封定遠侯其為虎賁中郎將官在武班因有過竄於山林
晝伏夜遊露迹隱形但偷生耳適聞松吹月高墻外閑步
聞君吟詠因來追謁况遇當家尤增慰悅寅因觀其局在

床謂其曰願接老兄一局特遂忻然為之良久未有勝負
 菌蔬之教持一兩者寅曰王人其是高手否菌曰苦管中
 窺豹時見一斑兩班寅曰大有微機真一發兩豹遂傾
 菌壺請飲及罷局而飲數巡寅請備脯脩以送酒菌出鹿
 脯寅齧決酒更而盡特謂不如菌詰曰何故不食特曰無
 上齒不能咀嚼故也數巡後二班使酒作劇言語紛拏特
 曰弟倚瓜牙之士而若相凌和寅曰老馬馱之士苦相抵
 觸也特曰弟誇猛殺之軀若值人如下莊子子當為粉素
 寅曰兄誇壯勇之力若值人如庖丁當碎頭皮耳菌前
 削脯刀長尺餘菌怒而言曰某有尺刀在是上落不
 鏡但且飲酒勿喧也二客懷悚久之特舉曹植詩曰其
 釜下燃豆在金中泣此一聯甚不惡寅曰鄙詩云鴉鵲樹
 上鳴意在麻子地俱大笑菌曰無多言各請賦詩一章菌
 曰曉讀雲水靜夜吟山月高焉能獲虎尾豈用學牛刀寅
 繼之曰但得居林蕭焉能當路蹲渡河何所適終是怪劉
 琨特曰無非憐甯戚終是怯庖丁若遇龍為守蹄踰向北
 涓菌覽之曰大是奇才寅見菌稱特奇才大怒拂衣而起
 曰甯生何黨此輩自古只有班馬之才豈有班牛之才且
 我生三日便欲噬人此人况偷我姓氏但未能共語者蓋
 惡傷其骨也遂曰終不能搖尾於君門下乃長揖而去特

亦怒曰方人車者白眉君今白領豈復有人延譽耶何相
 怒如斯特遂言清及明視其門外唯虎跡牛踪而已甯生
 方悟言之數百步人家廢莊內有一老瘦牛臥而猶帶酒
 氣虎即入山菌後更不居此而歸京

韓生
 唐貞元中有大理評事韓生者僑居西河郡南有一馬甚
 豪駿嘗一日清晨忽委首於樅汗而且喘若欲遠而殆者
 固人怪之具白於韓生韓生怒曰若盜馬夜出使吾馬力
 殆誰之罪耶乃令朴馬圍人無以辭遂待至明日其馬
 又汗而喘圍人竊異之莫可測是夕圍人卧於廐舍聞
 乃於隙中窺之忽見韓生所畜黑犬至廐中且嗅且躍俄
 化為一大人衣冠盡黑既拔鞍致馬土驚而去行至門
 垣甚高其黑衣人以鞭擊馬躍而過黑衣者乘馬而去處
 來既下馬解鞍其黑衣人又嗥躍還化為犬圍人驚異不
 敢改於人後一夕黑犬又駕馬而去及曉方歸圍人因尋
 馬蹤以天雨新霽歷歷可辨直至南上餘里一古墓前馬
 跡方絕圍人乃結茅齋於墓側來夕先止於齋中以伺之
 夜將分黑衣人果駕馬而來下馬繫於野樹其入入墓與
 數輩言笑極歡圍人在茅齋中俯而聽之不敢動近食頃
 黑衣人告去數輩送出墓至於野有一褐衣者飽食黑衣

人口韓氏名籍今安在黑衣人曰吾已故生請練石下焉
子無以憂禍衣者曰無輕洩洩吾語不令天黑衣人曰謹
受教禍衣人曰韓氏穉童有名乎曰未也吾何有字耶細
於名籍不敢忘禍衣者曰明夕再來當得以笑語而黑衣人
催去及曉國人歸遂以其事密告於韓生生即命以肉誘
其犬犬即至因以繩系乃次所聞遂窮掘練石下果得一
軸書且載韓氏兄弟名字家備名氏紀莫不具蓋所謂韓
氏名籍也有子生一月矣獨此子不書所謂稚兒未字也
韓生大異致犬於庭鞭而殺之熟其肉以食家僮已而率
隣居子千餘輩執弧矢兵仗至郡南古墓前發其墓中

木獸部一

天元鄧將軍

宗室趙善蹈少時遇九華周先生傳靈寶大法行持多顯
效奉化上人董松妻王氏美而蕩為崇所憑初於黃昏間
見少婦盛飾從女僕張青蓋自外來稍近則變為好少年
若白子使出語相嘲戲王氏傾挹之自以為適我願與
之同寢頃之松入室遂稱如常夕然睡覺則榻床下如是
幾月一夢中與此郎同乘寶車登殿類入朱門華屋苑園
皆名花節物長如熙春是時淳熙八年暮冬也其家良以
為若人教之俗禮邀到趙君趙至畧无懼色乃以法印印

其胸俄若醉醒方與少年共飲忽亦夜使者有刃自前
乘少年歛遺遂使使者歸是夜崇不至越三日復來趙始
築壇行法焚香高步令童家子弟於香煙處熟視物象
其術能煙中攝光景如鏡漸開如箕至極大如桌鬼神
物悉現可與通言語韓氏子年十一歲見神人火焰繞
身如胡床而坐旁列吏卒威容凛凛郭拜請神名位神曰
吾人元考召鄧將軍也郭敬曰此崇已三夕不來今忽又
至願將軍速治之神笑曰此非鬼非崇特一獸耳吾為匪
靈之神彼乃至穢之物大抵畜產之死不當壅埋况華之
日辰相符合為精怪茲復何疑諸董相親失色趙曰

木獸部一

一昔有親戚宦海邕州還鄉以一黑犬見贈質狀異於常
犬養十餘歲而死不忍置於刀械用古人蔽蓋不棄之
諺裝以青織埋於屋後豈其是歟今已三年夫試發土驗
視與初死時一皮毛儼然因白將軍乞取而鬻於壇前
將軍曰君是德之曾請易否豈不知精氣為物遊魂為變
何益董又請滅精爽將軍曰此物穢氣
觸人不
法師解穢並請於趙為之破穢迫暮郭
生見武
少年至將軍叱速復本形遂成犬黑
大將軍
從空下手執文牘若奏章後書四字郭
道士

甥見之問所書謂何將軍曰照條處斬旁劍卒亦斷犬為
三董氏乃取原尸剖割投諸水婦人頓甦善醫居於奉化
嘗預薦名用已酉需澤得將仕郎

白將軍

杜脩已者越人也著鑿術其妻即趙州富人薛濟之女也
性淫逸脩已家養一白犬甚愛之每與珍饌食後脩已出
其犬突入室內欲嚙薛氏仍有似奸私之意薛因怪而
之曰欲私我也若然則勿嚙我犬即搖尾遂登床薛氏
而私焉其犬畧不異於人爾後每脩已出必奸淫無度
日方在室內同寢忽脩已自外入見之欲殺犬犬走

已怒出其妻薛氏歸薛濟後半年其犬忽突入薛濟家
銜薛氏髻而背負走出家人趨奔之不及不知所之犬負
薛氏直入恒山內潛之每至夜即下山竊所食之物晝則
守薛氏經一年薛氏有孕生一子形貌雖如人而偏身有
白毛薛氏止於山中撫養之又一年其犬忽死薛乃抱此
子迤邐出入冀州乞食有知此事者遂請薛濟以告濟乃
令家人取歸後其所生子年十七形貌醜陋性復凶惡每
私走出去作盜則或旬日或數月即復還薛濟患之欲殺
焉薛氏乃泣戒其子曰爾是一白犬之子也幼時我不忍
殺爾今日在薛家豈可更不謹若更私走出外為賊薛家

人殺爾恐以爾累我當改之其子大號哭而言曰我稟犬
之氣而生也無人心好殺為賊自然耳何以我為過薛濟
能容我即容之不能容我當與我一言何殺我也果不容
我我其適矣不復求薛氏堅留之不得乃謂曰去即可又
何不時來一省我也我是汝之母豈忍永不相見其子又
號泣而言曰後三年我復一來矣遂自携劍拜母而去後
及三年其子果領群盜千餘人自稱為白將軍既入拜其
母後令群盜盡殺薛濟之家唯留其母仍焚其宅舍携母
而去

黃檗神

唐定州刺史鄭宏之解褐為尉尉之廨也久無人居屋宇
頽毀草叢荒涼宏之至官雜草脩屋就居之吏人固爭請
宏之無入宏之曰行正直何懼妖鬼吾性強禦終不可移
居二日夜中宏之獨卧前堂堂下明火有貴人從百餘騎
未至庭下怒曰何人唐突敢居於此命牽下宏之不答牽
者至堂不敢迫宏之乃起貴人命一長人令取宏之長人
昇階循牆而走吹滅諸燈燈皆盡唯宏之前一燈存焉長
人前欲滅之宏之仗劍擊長人流血灑地長人乃走貴人
將來逼宏之具衣冠請與同坐言談通宵情甚款洽宏之
知其無備拔劍擊之貴人傷左右扶之還云王今見損如

何乃引去既而宏之命從徒百人尋其血至北垣下有小穴方寸血入其中宏之命掘之入地一丈得狐大小數十頭宏之書執之穴下又掘丈餘得大窟有老狐裸而無毛據土床坐諸狐侍之者十餘頭宏之盡拘之老狐言曰無害予予祐汝宏之命積薪堂下火作接諸狐盡焚之次及老狐狐乃搏頰請曰吾已千歲能與天通殺予不祥捨我何害宏之乃不殺鎖之庭槐初夜中有諸神鬼自稱山林川澤叢祠之神來謁之再拜言曰不知大王懼禍乃欲脫王而若無計老狐頷之明夜又諸社鬼朝之亦如神之言後夜有神自稱黃撮多將翼從至狐所言曰

何忽如此因以手攬鎖鎖為之絕狐亦化為人相與去宏之走追之不及矣宏之以為黃撮之名乃狗號也此中謀有狗名黃撮者乎既曙乃召胥吏問之吏曰縣倉有狗老矣不知所至以其無尾故號為黃撮豈此犬為妖乎宏之命取之既至鎖繫將就烹大人言曰吾嘗黃撮神也君勿害我將隨君君有善惡皆預告君豈不夫與宏之屏人與語乃擇之犬化為人與宏之言夜方去宏之掌寇盜忽有劫賊數十人入界止逆旅黃撮神來告宏之曰某處有盜將行劫禽之可還官宏之掩之果得遂遷秩焉後宏之累任將還神必預告至如歿谷常令迴避固有不中宏

之大獲其報自寧州刺史改定州神與之訣去以是人謂宏之祿盡矣宏之至州兩歲風疾去官

胡志忠

處州小將胡志忠奉使之越夜夢一物犬首人質告忠曰其不食歲餘聞公有會稽之役必當止吾館矣能減所食見沾乎忠夢中不諾明早遂行夜止山館館吏曰此廳堂有妖物或能為祟不待寢食請止東廳忠曰吾正直可以御鬼怪勇力可以排妖邪何妖之有促令進膳方下膳有異物其狀甚偉當盤而立侍者懼退不敢傍顧志忠多乃起而擊之異物連有傷痛之聲聲如犬語甚分明

請止請止若不知誰死忠運臂愈疾異物又疾呼班兒何在彼有一物自屏外來閃然而進忠又擊之然則噤帶解力若不勝僕夫無計能救乃以簪撲羅曳入於東閣顧仆之聲如墮地然未久志忠冠帶儼然而出復就命膳卒無一言唯顧其閣時時咨嗟而已明日將行封其門囑館吏曰俟吾回駕而後啟之汝若潛開禍必及汝言訖遂行旬餘乃還止於館索筆硯泣題其戶曰恃勇禍必嬰恃強勢必傾胡為萬金子而與惡物爭休將遊魂此庭止於此館歸其具題訖以筆擲地而失所在執筆者甚怖覺微風觸面而散吏具狀申刺史乃遣吏啟其古而

志忠與班黑二大俱仆於西隅矣

尹縱之

尹縱之元和四年八月肄業中條山西峰月朗風清必吟
嘯鼓琴以怡衷一夕聞簷外步履聲若女子行者縱之遙
謂曰行者何人曰妾山下王氏女所居不遠每聞郎君吟
誦鼓琴之聲未嘗不傾耳向風疑思於蓬戶以父母訓嚴
不敢來聽今夕因親有適人者父母俱往妾乃獨止復聞
又慕之聲故來潛聽不期郎之聞也縱之曰居止接履
見是常既來聽琴何不入座縱之出迎女子乃拜縱之
獲之引以入戶設榻命坐儀貌風態綽約異常但耳

縱之以為真村女之充者也山居閑寂頗積愁思得此其
愜心也命僕具菓煮茗彈琴以怡之山深景靜琴思清
女意歡極因留宿女辭曰父母知何縱之曰喜會是赴國
不夜歸五更潛復閉戶為獨宿者父母曙到亦何覺之女
笑而止相得之歡誓將白首綢繆之意無不備盡天欲曙
衣服將歸縱之深念慮其得歸而難召也思留管以繫之
顧床前有青花檀履遽起取一隻鎖於櫃中女泣曰妾更
無它獲所以承足止此耳即若留之當跣足而去父母召
問以何說告焉杖固不辭絕將來之望也縱之不聽女泣
曰妾父母嚴聞此惡聲不復存命豈以承歡一宵遂令死

謝縱之之言聲未絕耳不忘陋拙計妾再侍枕席每夕誓
長渡後猶可潛來若終留之終將殺妾非深念之道也網
縲之歡棄不旋踵耳且信誓安在又拜乞曰但請與之如
一夕不至任言於隣里自五更至晚泣拜床前言辭萬端
縱之以其辭慳益疑堅留之將明又不敢住又泣曰是妾
前生負郎君送命於此然郎之用心神理所矧脩文求名
終無成矣收淚而去縱之以通宵之倦忽寢熟日及窓方
覺聞床前腥氣起而視之則一方凝血在地點點而去
開櫃驗檀履乃猪蹄殼也遽策杖尋血而行至山下王
猪圈血踪入焉乃視之一大母猪無後右蹄殼血割

見縱之怒目而走縱之告王朝朝執弓矢逐之一矢而斃
其年縱之下山求貢雖聲華藉甚然終無成豈負承之罪
歟
蓬瀛真人
黃巖黃氏子少年未娶讀書於家塾善遊紫姑稍暇則焚
香設醮未者多女仙或自稱蓬瀛真人祝子因生妾想學
業無廢父之一仙下臨容色妍麗但肌膚不甚白誓祝感
之留與共宿欣然無難詞自是每夕必至經半成形軀日
削且厭厭短氣父母意其適偕館約束僕隸勿使縱游然
此子固未嘗出戶庭但夜枕間切切與人私語僕竊聽者

皆莫得聞其家唯一子母愛之特甚家如詰之祝不得已始叙相見之因云此女往來已累月矣無問寒暖只皂色衣似言不欲銜服豔妝以招窺者其出入未嘗由戶莫知所往母灼知為怪曰曷不一詰其居祝奉戒以告之女畧不拒即攜手自窓外穿踐荆棘可半里許到一宅雖不華敞而短垣周覆護以曲欄因為祝置飲曰暮夜無以為歡祇得豆羹濁醴少奉從容耳時事者僅小童八九人而器具亦不甚豐備祝飲畢而歸旦以白母母慮為淫祠木魅使僕遍索無蹤或謂祝翁曰吾聞物久亦能為妖君家牝豬已過十年其豚在者八九輩且此女常着皂衣

物也祝然之議諸屠肆是夕女復至與祝訣曰相從許時緣分有訖聞君家行且見逐無由復奉殷勤之歡子善自愛涕泣出明日群豬就屠祝遂免禍

楊氏

長安楊氏宅恒有一婦人年可二十許不知其所由來着青羅帳曳綠絲履面如堆粉素質輕盈徑造楊氏之門曰所婦咸陽人以夫亡僑居近寺聞此瀕人故來求作主人遂延與三女同居其婦人甚能梳妝結束得錢輒沽脂粉而已初至猶自矜持後遂駑蕩不檢醉則言裸體而行夜則魘自出門陰誘諸男子與淫不

避形迹隔少年欣慕其色時時爭侯其門主人雖醜所為猶不虞其為怪久而益厭因斥逐之然愈逐愈來不能禁制一日盡取三女內服暴置庭前女不勝其忿極口罵之遂大肆醜言發其內事纖毫必盡如此十餘日楊以為怪遂呼巫逐之巫去輒來悉莫能止乃徙家避之會楊氏所親自遠而去其為說之此人素有膽使獨止其宅夜張燈自卧婦人果來偽自留之寢宿私令匿其所曳綠履求之不得狼狽而去取履視之則羊蹄也以計尋之至宅東中見長生青羊而雙蹄無甲行甚艱蹶躓而殺之其怪遂絕

周氏女

臨安豐樂橋側開機坊周五家有女頗美姿容嘗聞市外賣花聲出戶視之花鮮妍豔麗非嘗時所見者比乃多與直悉賈之徧挿於房櫳間往來詭玩目不暫釋自是若有所迷晝眠則終日不寤夜坐則達旦忘寢每到晚必洗梳再飾更衣一新中夜既明如與人語父母以為憂密邀行法者至女畧不動色然無懼意有術人羽三者居候潮門外周適遙相遇羽問之曰或言君家有祟不可治信乎周曰然吾甚苦之無以禦也因具其故羽曰此猫魘也明日常親為行誅至期周備酒餼香楮延致羽布氣步罡少

時女已振恐羽運法劍斬其首女不覺而入房熟睡數刻起神宇豁然問其向日所見女曰纔黃昏後一少年狀貌奇偉著裘乘馬而來兩絳蠟導前笙蕭隨後凡飲食所須應聲即辦謳吟笑語與人不殊今絕矣經數旬女感疾若妊娠者復召羽書符使吞之自是一切復常

尹氏子

蘇城崇真宮前有尹家父子同處子持匹帛貿易於外不歸其家有屋三間子婦房在其右一日夜漏下二鼓戶忽自開一人逕入子舍婦視之厥夫也滅其燭遽解登床婦始問曰汝久客而回何以逼在夜深又何以至此

如此耶夫曰我以它事資財盡去恐吾父怒不敢公回見之因憶汝故伺夜竊來耳婦信之遂與交際如是乘夜而乘昧爽而去凡半載一日真夫當白晝揚揚而歸婦且不問相見畢夫曰吾舟在閘門外方畿上皆是糧食吾去料理故回也甫去不久又忙忙而還婦始疑問其急回之意夫以他辭對俄又急去及夜真夫始回婦問日間事夫驚曰何嘗有來而婦乃詳告以往事夫婦始皆悟此必怪矣夫曰然則此怪猶未知吾歸吾今計誘之明日吾當仍去而即返泊舍旁隱處且設伏以伺之汝待其入室可復閉戶大喚吾乃率伏以逐之越五日果復至婦急閉戶大

呼夢夫應開門夫與伏數人速入房隨後掩門視室中空空如也杳不見一物於床細搜之至床頂上乃有一端伏焉碩體而狸色衆遂擊死秤之重八觔以置醃之謂夫曰此雖作怪已是斃肉亦何異哉可烹而食之遂之炊煮其骸中血出甚多及肉熟蓋如敗綿絮不可嚼棄去後婦遍體發黃卧病三年餘始平安云

李整

李整者臨江儒生也性強直不畏鬼物嘉靖初薄遊湖邑邑人延以訓子而所居隘陋觀其比室有高樓鑰甚固問主人曰何不假館主人曰此為妖物所據已

死某甲父子四人矣不可犯整曰吾直氣動鬼神心天下何妖之足懼主人不得已呼匠改其鑰以入屋寸整訊塚供張將為久居計時生徒十餘人童冠雜坐一日以事如湖外託冠者攝學事兼守書齋其日童子散去冠者坐至更深頗懷怖想俄而樓階有人行聲少選一神至據坐中樓袍多儼然冠者懼不敢細窺但俯首誦書而已頃之振衣鳴珮而去冠者幸脫禍匍匐就枕明日冠者以告整曰妖不勝正吾何畏彼哉是夕與門生夜分而倦捲衣假寐謂怪必至懷疑以候忽梯上靴入樓中端坐昨處尋起入卧室整視其狀項金縷衣

軌象易垂鬚及腹面色猶若世所塑成障者整伴病以察之怪見整欣笑舉笏抑揚如舞狀將至床前以鼻向整左耳一吹左耳倏聾矣整自念倘更遲留定遭壓死俟其漸近舉挺盡力擊之中其胸有聲啣然而去整安寢達曙起呼主人曰汝促索杖來吾與汝縛怪便其踪跡樓下至北廊垣曲有一穴大如斗鍬鍾掘之深三尺許得死牡鼠一頭毛赤色鬚長尺餘秤之重可七觔以來及剥其皮胸有凝血知中其要害故但能入穴死矣

朱仁

殊仁者世居嵩山下耕耘為業後仁忽失一幼子年方五

歲求尋十餘年終不知存亡後一日有僧經遊造其門携一弟子其形容似仁所失之幼子也仁遂延僧於內設供養良久謂僧曰師此弟子觀其儀貌稍似余家十年前所失一幼子也僧驚起問仁曰僧住嵩山薜蘿內三十年矣十年前偶此弟子悲號而來投我我問其故此弟子方孩幼迷其蹤由不甚明僧因養育之及與落髮今聰悟無敵僧常疑是一聖人也君子乎試自熟驗察之仁乃與家屬共詢問察視其母言我子背上一鱗記遠巡驗得實是親子父母家屬一齊號哭其僧便留與父母而去父母安存養育倍於常子此子每至夜即失所在曉即還家如此

二三年父母以為作盜伺而窺之見其每至夜化為鼠鼠走出及曉即未父母問之此子不語多時對曰我非子也我是嵩山鼠土下小鼠既見我形我不復至矣其父母疑惑間其夜化鼠去

李知微

李知微臨達士也嘉州人博學通書史至於古今成敗無不通曉常以家貧夜遊過文成宮下初月微明見數人小穴中有紫衣一人冠帶甚嚴擁侍十餘輩悉稱某公某公之下知微側立屏氣伺其所為東復有境墻數雉旁有一

差理事之狀須臾小人皆趨入穴中有一人白長者曰某當為西閣舍人一人曰某當為殿前錄事一人曰某當為司文府史一人曰某當為南宮書佐一人曰某當為馳道都尉一人曰某當為司城主簿一人曰某當為遊仙使者一人曰某當為東垣執戟如是各有所責而不能盡記喜者憤者若有所恃者似有卑求者嗚呼歎切皆請所欲長指立時視不復有詞有似唯頷而已今頃諸小人各率部位呼呵引從入於古槐之下俄有一老父頰狀枯瘦杖策自東而來謂紫衣曰大為驚愕所擾也紫衣笑而不言老父亦笑曰其可言也言訖相引入穴而去明日知微掘古

槐而求之唯有群鼠百數奔走四散紫衣與老父不知何物也

陳二翁

福建仙遊縣國初有陳二翁者請縣訟妻彼役不知主名幸下村正根究縣令許之村民並云無屍今莫能明翁累訴上官言令受賂究抑令親訪其地不得坐罪去別命浙人鄭相代之鄭聞命憂恚兀坐旅次無以為計忽一道人古冠裳造門求見云公所憂何事答以疑獄不明將受譴道人言勿憂吾有一猫公能愛玩日不離手者到後次鄭愛其猫其狀亦不過常猫耳道人珍重而歸

一日哺於懷馴狎可愛到官三日陳翁又重嘆然據上其狀曰前年某其情鄭答以初任姑俟它日翁即厲聲云公不畏死耶吾將走訴闕下屈公償命鄭不知所答其猫已作尾作勢於懷似求出之狀有負躍出直上翁面齧其鼻翁失聲而倒猫墜持不令翁宛轉啼呼求救良久得脫流血滿面而走猫即送之鄭覺其異呼壯夫百輩持兵迹血而往三十里入深山中向一穴而沒猫入眾亦入不見老翁惟有一白鼠大若狐豚喘息於石床上猫即前抱其喉袋之約重百餘觔小鼠十數斛皆伏不能去打死焚於洞中其所積貨具米穀以巨萬計悉置致邑藏村民乃悟

二年前夜一白鼠傷稼有三人逐而殺之其形正同乃其牝鼠也而前令以為人不能究其冤事聞詔旌其異故令呼鼠曰陳二公云

張四妻

張四以負擔為業其妻年少在流革中稍光澤張受傭出千里外一白衣客過其家語言挑撻視四旁無人謹妻欲與焉袖出白金數兩為賂妻喜而就之荏苒頗久張歸疑之詐與妻曰我又將往池州旬日乃可回妻喜以爲然我頓遇暮張潛反室持短矛伏戶側夜且一賊見其妻趨入刺以矛其人啣啣作聲奔而去

入獸部一

二十一

血白毛極細數十莖張念人安得有毛此必怪也不得窮詰妻妻始肯言所見即具一牒述始末如供狀式詣道士混元法師董中南自訴董依科作單法至張舍發符拱立以俟少選有大鴈盤空可五六尺許旋繞屋上觀者圍溢俄飛落古溝中徑搏巨白鼠啣擲於前董命沸油以烹之怪乃絕

陳豐

成化二年長樂士人陳豐獨坐山齋梁上忽墜一鼠相聞俄化兩老翁長可五六寸對坐剎談聲如小兒合聲其聲分復為老翁如此者四三遍既而由兩而四由四而八由

八而十六合坐共飲中有兩女子歌舞勸酌其歌辭曰天地小如喉紅輪自吞吐多少世間人都被紅輪誤又歌曰去去去此中不是儂住處儂住三十三天天外天玉皇為儂養男女酒既闌乃合為一大鼠向士人拱揖而去

第二十六卷終

八秋卯

三二

廣豔異編卷之二十七

印月軒主人彙以

獸部二

淮南獵者

張景伯之為和州淮南多象州有獵夫者常逐獸山中忽有群象來圍獵者令不得去有大家至獵夫前鼻絞獵夫置之於背獵夫刀仗墮者象皆為取送還之於是獸獵無入深山群象送於山口而返入山五十里經大盤石而無它物盡象之皮革餘血肉存焉獵夫念曰得無有象我乎象有之且過去石五十步有大松樹象以背負夫因得登木焉焉墜於地象又昇取仰送之獵夫故象既送獵夫訖因馳去俄而一青獸自松樹南細草中出毳毛鬃鬚爪牙可畏其大如室電目雷音來止盤石若有所待有頃一小象自北而來遙見猛獸俯伏膝行既至盤石恐懼戰慄獸見之喜以手取之投於空中投已接取猶未食噉獵夫望之嘆曰獸畜之愚猶請救於人向來將予於山欲予斃此獸也予善其意曷可不救於是引縱毒箭射之洞其左腋獸既中箭來趨獵夫又迎射貫心獸踏馬宛轉而死小象乃馳還俄而諸象二百餘頭來至樹下皆長跪展轉獵夫下前所負象又以背承之負之出山諸

象曰統噓號將獵夫至一處以鼻破鼻而出所藏之牙凡三百餘莖以示獵夫又負至所遇處象又皆跪謝而去獵夫乃取其牙貨得錢數萬

嵩山老僧

嵩山內有一老僧結茅居薜蘿間脩持不出忽見一小兒獨忝禮懇求為弟子僧但誦經不顧其小兒自旦至暮不退僧乃問之曰此深山內人迹甚稀小兒因何至又因何求為弟子小兒曰本居山前父母皆喪幼失所依必是前生不脩善果所致今是以發願捨離塵俗來求我師實欲脩來世福業也僧曰能如是耶其奈僧家寂寞不同於俗人志願雖嘉能從道心惟十平小兒曰若心與道違豈天

后土自不容耳不惟我師不容也僧察其誠悟知有善緣遂與談小兒為弟子後精進勤劬罕有倫等或演法於僧僧不能對或問道於僧僧不能折老僧深重之以為聖賢之後數年時在素秋萬本凋落涼風悲起磧谷凄清忽慨然四望朗吟曰我本長生深山中更何入他不二門爭如訪取三時伴休更朝夕勞神魂吟訖復長嘯良久有一鹿過小兒躍然脫僧衣化一鹿跳躍隨群而去不復見

冀州刺史子

唐冀州刺史子傳者忘其姓名初其父令之京求改任子往未出境見貴人家宿從甚盛中有一女容色美麗子悅而問之其家甚愕老婢怒曰汝是何人輒此狂妄我幽州盧長史家娘子夫主近亡還京君非州縣之吏何詰問頃劇子曰吾父見任冀州欲求婚好初甚驚駭稍相許後數日野合中路却還刺史夫妻深念其子不復詰問然新婦對答有理殊不疑之其來人馬且眾舉家莫不忻悅經三十日一夕新婦馬相踰連使婢等往視遂自投井及晚刺史家人至房所不見奴婢至櫪中又不見馬心頗疑之遂白刺史刺史夫妻遂至房前呼子不應念入櫪開之有犬白狼衝人走去其子遇食畧盡矣

鄭氏子

近世有鄭氏子者寄居吳之重玄寺暇日燈闌忽於閣上見婦人容色甚美因與結歡婦人初不辭憚自後恒至房鄭氏由是惡其本妻不與居止常自安處者數月婦人恒在其所後本妻求高行尼令至房念誦婦人遂不復來鄭大怒何以呼此妖尼令我家口不至尼感還寺婦人又至尼來復去如是數四後恒罵其妻令勿用此尼妻知有劫遂留尼在房日夜持誦婦人忽謂鄭曰曩來欲與君畢歡恨以尼故使其屬厭今辭君去矣我且是關頭狸二娘耳

言訖不見遂絕

薛二娘

唐楚州白田有巫曰薛二娘者自言事金天大王能驅除邪厲邑人崇之村民有沈某者其女患魅發狂或毀壞形體蹈火赴水而腹漸大若人之妊者父母患之迎薛巫以辯之既至設壇於室卧患者於壇內旁置大火坑燒鐵釜赫然巫遂盛服奏樂鼓舞請神須臾神下觀者再拜巫奠酒祝曰速召魅來言畢巫入火坑中坐頭色自若良久揮衣而起以所燒釜覆頭鼓舞曲終去之遂據胡床叱使令自縛患者及手如縛救令自陳初泣而不言巫大驚

乃斬之剝然亦過而體如故患者乃曰伏矣自陳云癩中老懶因友浣紗悅之不意遭逢聖師乞自此屏迹但痛腹中子未育若生而不殺以還我是望外也言畢嗚咽不已人皆憫之遂棄筆作別詩詩曰潮來逐潮上潮落在空灘有未終有去情易復情難腸斷腹中子明月秋江寒其患者素不識書字至是落筆詞翰俱麗酒更患者昏睡翌日乃釋然方說初浣紗時有美少年相誘因而來往亦不自知也後旬月產獅子三頭欲殺之或曰彼魅也而信我人也而妄不如釋之其人送於湖中忽有巨獺迎躍負之而沒

鍾道

宋永興縣吏鍾道得重病初差情欲倍常先樂白鶴墟中女子至是猶存想焉忽見此女振衣而來即與燕好是後數至道曰吾甚欲鷄舌香女曰何難乃搗香滿手以授道道邀女同舍咀之女曰我氣素方不假此女子出戶狗忽見隨咋殺之乃是老獺口香即獺糞頭繫其穢

巴西侯傳

吳郡張鉦成都人開元中以廬溪尉罷秩調選不得補於有司遂歸蜀行次巴西會日暮方促馬前去忽有一人自道左山逕中出拜而請曰吾君聞客暮無所止將欲奉邀

命其以請願隨其去鉦因問曰爾君為誰豈非太守見稱乎曰非也乃巴西侯耳鉦即隨之入山逕行約百步望見朱門甚高人物甚多甲士環衛雖侯伯家不如也又步數十乃至其所使者止鉦於門曰願先以白吾君客當伺焉入久之而出乃引鉦曰客且入矣鉦既入見一人立於堂上衣褐華之表貌極異綺羅珠翠擁侍左右鉦趨而拜既拜其人揖鉦升階謂鉦曰吾乃巴西侯也居此數十年矣適知君暮無所止故輒奉邀幸少留以盡歡鉦又拜以謝已而命開筵致酒其所玩用皆華麗珍具又令左右邀六雄將軍白額侯滄浪君又邀五豹將軍鉦鹿侯玄丘校尉

曰教曰今日貴客來願得盡歡宴故命奉請使者唯而
 去久之乃至前有六人皆黑衣顯其狀曰六雄將軍巴
 西侯起而拜六雄將軍亦拜又一人衣錦衣戴白冠貌甚
 猙獰曰白額侯也巴西侯又起而拜白額侯亦拜又一人
 衣蒼其質魁岸曰滄浪君也巴西侯又拜滄浪君亦拜又
 一人被班文衣似白額侯而稍小曰五豹將軍也巴西侯
 又拜五豹將軍亦拜又一人衣褐衣首有三角曰鉅鹿侯
 也巴西侯揖之又一人亦異狀類滄浪君曰玄丘校尉也
 巴西侯每揖之然後延坐巴西西向坐鉅鹿北向六雄白額
 滄浪處於東五豹鉅鹿玄丘處於西既坐飲酒命樂舞
 人十數歌者舞者絲竹既發窮極其妙白額侯酒酣顧謂
 鉅鹿曰吾今尚未夜食君能為吾致一飽邪鉅鹿曰未卜君侯
 所以食者願教之白額侯曰君之軀可以飽吾腹亦何貴
 他味乎鉅鹿悚然而退巴西侯曰無此理奈何宴席之上
 有忤貴客邪白額侯笑曰吾之言乃戲耳安有如是哉固
 不然也久之有告洞玄先生在門願謁白事言訖有一人
 被黑衣頸長而身甚廣其人拜巴西侯揖之與坐且問曰
 何謂而采乎對曰某善卜者也知君將有甚憂故輒奉白
 巴西侯曰所憂者何也曰席上人將有圖君君不除後必
 為害願君詳之巴西侯怒曰吾歡宴方洽何處有怪焉命

將之其人曰用吾言皆得安不用吾言則吾死君亦死矣
 若之何錯有後悔其可追乎巴西侯遂殺卜者致於掌下
 時夜將半眾盡醉而皆卧於榻鉅鹿亦假寐焉天將曉忽悸
 而寤見已身卧於大石龕中其中設繡帷服玩珠璣犀象
 有一巨猿狀如人醉卧於地蓋所謂巴西侯也又見巨熊
 卧於前者蓋所謂六雄將軍也又一虎頂白亦卧於前所
 謂白額侯也又一狼所謂滄浪君也又一文豹所謂五豹
 將軍也又一巨鹿一狐皆卧於前蓋所謂鉅鹿侯玄丘校
 尉也而俱冥然若醉狀又一龜形狀甚異死於龕前乃白
 所殺洞玄先王也鉅鹿既見大驚即出山逕馳告里中人
 人相集得百數遂執弓挾矢入山中至其處猿忽驚而起
 且曰不聽洞玄先生言今日果如是矣遂圖其龕盡殺之
 其所陳器玩莫非珍麗乃具其事以告太守先是人有持
 其金貝繒帛過此山者俱無何而失且有年矣自後絕其
 患也

陳巖

穎川陳巖字叶夢舞陽人僑居東吳景龍末舉孝廉如京
 師行至渭南見一婦人貌甚美衣白衣立於路隅以袂蒙
 口而哭若召寃抑之狀生乃訊之婦人曰對曰妾楚人
 也侯其氏家於弋陽縣先人以高尚聞於湘楚間由是隱

跡山林未嘗有謂侯伯妾雖一女子亦有箕顛之志
棲跡蓬瀛崑閩以遂其好適遇有沛國劉君者尉弋陽嘗
與妾先人為忘形之友先人慕劉君之高義遂以妾歸劉
氏自為劉氏婦且十年矣未嘗有纖毫過失前歲春劉君
調補真源尉未一歲以病免盡室歸於滄上郊居劉君無
行又娶一盧氏者漢上人性極悍戾每以唇齒相及妾不
勝其憤故適而至此且妾本慕神仙嘗欲高蹈雲霞安
壑之隱甘橡栗之味亦足以終老豈徒擬於塵世適是為
累今者分不歸劉氏矣已而頻容怨咽若不自解巖性
慈聞其言甚信之因問曰女郎何所歸乎婦人曰妾之
人安所歸雖然君之見問其有意耶果如是又安敢違君
之命巖喜即以後乘載而偕焉至京師居未崇里其始甚
謹後乃不恭往往詬怒若發狂之狀巖惡之而且悔明日
巖出婦人即闔扉鍵其門以巖衣囊置庭中毀裂殆盡至
夕巖歸婦人拒而不納巖怒即破戶而入見已之衣資悉
已毀裂巖因詬而責之婦人忽發怒毀巖之衣襟佩帶殆
無完縷又瓜其面嚙其肌一身盡傷血沾於地已而嗥叫
者移時巖患之不可制於是里中民俱來觀簇其門時有
郝居士者在里中善視鬼有符籙呵禁之術聞婦人哭音
顧謂里中民曰此婦人非人乃山獸也寓形以惑於世耳

四且告於巖巖即請馬居士乃至巖雨居婦人見馬士來
甚懼居士出墨符一道向空擲之婦人大叫一聲忽躍而
去立於瓦屋上巖竊怪之居士又出丹符擲之婦人遂委
身於地化為猿而死巖既悟其妖異心頗怪悻後一日遂
至渭南訊其居人果有劉君廬在郊外巖即謂而問焉劉
曰吾常尉於弋陽弋陽多猿狖遂求得其一近茲且十年
矣適遇有故人自濮上來以一黑犬見惠其猿為犬所嚙
因而遁去竟不窮其事巖後以明經入仕終於秦州上
尉

汪鳳

唐蘇州吳縣毗汪鳳宅在通津往往怪異起焉不十數年
鳳之妾子洎僕使替士死喪盡鳳居不安因貨之同邑盛
忠忠未五六歲其親戚凋殞又復無幾忠大憂懼則損
其價而標貨焉吳人皆知其故父不能售邑胥張勸者家
富於財群從強大為邑中之靈橫居與忠同里每旦詣曹
路經其門則遙見二青氣粗如箭幹而紫銳徹天焉勸謂
寶王之藏在下而精氣上騰也不以告人日日視之因詣
忠請以百緡而交關焉尋進入度晨旦其氣不衰於是大
具畚鍤發其氣之所萌也掘地不六七尺遇磐石焉去其
石則有石櫃雕琢萌也掘地不六仍以鐵索周匝束縛皆

用鐵汁固縫重以石灰密封之每面各以朱記七竅文若
 謬篆而又屈曲勾連不可知識勵即加鉗錐極力開拆石
 櫃既啟有銅釜可容一斛釜口銅盤覆焉用鉛錫錮護仍
 以紫印九窠迴旋印之而印文不類前體而全如古篆人
 無解者勵拆去銅盤而釜口以緋緇三重幕之勵方揭起
 忽有大猴跳而出眾各驚駭無敢近者久之超踰而莫知
 所詣勵因視釜中乃有石銘云禎明元年七月十五日茅
 山道士鮑知遠囚猴神於此其有發者發後十二年胡兵
 大擾六合煙塵而發者俄亦滅族禎明即陳後主叔寶年
 號也勵以天寶二年十月發至十四年冬祿山起戎自是

周勵家滅矣

大士誅邪記

洪武間益官會駭山中有一老道緇服蒼顏幅巾繩履居
 嘗恂恂恢諧則秀發如瀉雖不事生業而日常醉歌於市
 間歌畢長舞或跳水或緣枝死轉盤旋驚魚飛燕莫能過
 也又且知書善詠嘗與登遊文士相賡歌焉山居孰識者
 雖以道人呼之而心甚疑議然卒莫能根究其實也一日
 大醉索酒肆中筆硯題風花雪月四詞於石壁閱者稱賞
 後見墨蹟漸深磨湮不能去人又怪之詞併錄左其一風
 嫋嫋風嫋嫋冬顏泣孤松春郊挂弱草收雲月色明

天光早清秋暗送桂香來極夏頻將炎氣掃風嫋嫋野花
 亂落令人老其二花豔豔花豔豔妖嬈巧似粧鎖碎渾如
 剪露凝色更鮮風送香嘗遠一枝獨茂逞冰肌萬朵爭妍
 含醉臉花豔豔上林富貴真堪羨其三雪飄飄雪飄飄翠
 玉封梅萼青益壓竹稍灑空翻絮浪積檻聳銀橋千山渾
 駭鋪鉛粉萬木依稀擁素袍雪飄飄長途遊子恨迢遙其
 四月娟娟月娟娟乍缺鈎橫野方圓鏡挂天斜移花影亂
 低映水紋連詩人舉盞搜佳句美女推窓暎月眠月娟娟
 清光千古照無邊離山里許有大姓仇氏者夫妻四十無
 嗣乃刻慈悲大士像供禮於家朝夕香花欲求如願每年

於二月十九則齋戒虔誠躬往天竺而禱如是者三越歲
 果妊得育一女孩及週名為夜珠取掌上珠意也時年十
 九父母已六十餘矣端慧多能工容兼妙夫妻望之甚重
 必得佳婿倚托殘年故在苒以待也詎料為老魅所知不
 求媒妁自薦於其門父母大怒逐之使出老魅從容不動
 曰吾丈誤矣蓋聞選擇東床不過為老計耳僕能孝養吾
 丈於百歲前禮祭吾丈於百歲後是亦足以任所重矣耐
 所托矣此不為佳何為佳乎大姓復叱曰不思人鳳薰猶
 甚非偶類而乃冒慚妄語狎侮傷人非病狂則爽心者奚
 足與較復呼壯力持杖逐之老進行且言曰今則去矣後

雖追悔何門求見我哉大姓復指言曰視汝罪骨已枯棺塚待之方急人形鬼質求汝奚為行將見汝為犬鴉所飽則有之矣老魅掀髯長笑而退越兩日夜珠方倚窓繡鞋忽見巨蝶一雙飛至紅翅黃身黑指紫足如流霞飛火旋遶夜珠左右而不舍似若眷戀其香者夜珠喜異輕以袖羅撲之撲不能得笑呼女奴徐相追逐直至後園牡丹花側二蝶漸大如鷹扶挾夜珠從空踰垣飛去女奴駭報大姓大姓驚走號呼莫可挽救時夜珠雖心知墮術而此身則無主也履荆棘踐險阻方至嶺岫山窟中一洞甚小僅可容頭洞邊老魅拱立伸把珠手不覺轟然有聲洞忽開

夜珠聞言觸壁欲盡老魅秘使眾美勸之珠遂不食水米欲自餓死奈處及旬一毫無恙因見老魅秋收田間稻花貯之石櫃日則炊花合餘則玉粒滿釜又能以水盛甕用米一撮仍將紙封其口藏於松灰間不開二三日開封取吸湛然香醪也或天雨不出則剪紙為戲有蝶者鳳者犬者燕者狐狸者猿猴蛇鼠者囑之使去往某家取其物來則時刻即至用後復使還之其桃梅棗栗等果日輪猴形者二人供辦然皆帶葉連枝非貨殖市中物也數者皆怪異又不知何法一日老魅它出眾美亦嘆息謂珠曰吾輩豈山妖野鴟乎但今生不幸為彼術致此中撒父母養廉雖朝暮憂思竟成無益所以忍耻偷生譬作羊豕牛馬以自解耳事勢如斯爾吾力且何奈不若稍寬一二待命於天苟彼罪惡有終或可披雲再世言畢各各淚下如雨忽傳老魅至俱掩拭而散是夜珠遭攝之後大姓思望雖欲無所用力但日夕於慈悲大士前哭祝而已一日會骸頰上忽幡竿直豎竿末挂一物莫識好事者航梯而至其所但見嶺岫中一洞甚大婦女十餘人倚卧不一如醉迷之狀其老猴數十皆身首異處膏血交流竿上之物則一骷髏高綴耳好事者驚異急報其令長官令長官即差兵捕收勘方知皆良家婦女為妖所誤出示召領間而大姓

喜躍奔探女果在內及視蒲竿方識天竺大士殿前物也
年月猶存一旦徙至於此非神力詎可能乎因悟大姓感
神之誠同還者皆來拜謝於是協資建廟山頂奉像其中
香火不絕其石壁書詞又且拂滅如洗人遂得知道人即
老魁云

張氏婦

廬陵張氏婦夜見一小兒自天窓中由米櫃而下解衣就
榻初欲拒而口噤肢弱竟為所制逮曉告去後亦遭其類
打其叔老巫者有禳鬼法與其母約開櫃檻之不獲乃
負於窓外令母持穢物潑之毋得一柔物於床側巫獨

乃一獼猴皮疾投之火中而猴已覺呼曰誰人將我手
去巫呼家人盡出照驗其物一赤身小兒也搏頰求哀曰
吾已五百歲失皮力不能去然任汝刀劍水火不能侵也
何如還我手帕此去不復相撓矣巫取利刃刺之若割金
石蒸之飯饌則嘻笑熬百沸油煎之又不爛巫無可奈何
盛以木籠送張真人府猴揖於籠中曰天師無恙真人懼
破籠縱於它山而去

薛刺史

薛放尚書曾祖為湖南刺史罷郡京中閑居善治家日暮
必策杖檢校其宅常晨起因至廚中見竈內有燈燐熒然

薛然其異者曰燈不滅又竈中何也及至竈前視之忽
見一獼猴可長六七寸前有一小臺盤子方圓尺餘內盛
品食皆極小而甚備又前置一盞燈猴對之而食薛大駭
異乃以拄杖刺之竈雖淺而盡其杖終不能及乃命妻十
僮僕觀之皆不知所為其猴忽置燈於盤子上以頭戴盆
而出竈又行至堂前階上復設燈置盤而食旁若無人薛
氏驚懼乃令子弟出外訪求術士以禳之及出門忽逢一
道士乘驢謂薛氏子曰郎君神情極甚舍卒必有事故適
過此宅見妖氣甚盛其平生所學道術以濟急難如有事
請為郎君除之薛子大喜下馬拜請至宅使君具簪履

迎去女等悉拜迎坐於中堂猴見道士亦無懼色道士曰
此乃使君積世深冤今之來為禍不淺使君及妻子悲涕
求請良父道士曰有幸相遇當為祛除然此物終當屈辱
使君方肯解釋薛曰苟得無它敢辭屈辱道士曰此猴今
欲將臺盤及燈上使君頭上食畢當去可乎薛不敢辭妻
子皆泣曰此是精魅物安可置頭上乞尊師別為一計道
士曰不然先將臺盤子於頭上後令於盤中食之可乎
又曰不可道士曰不然無計矣薛又哀求之良久道士
家有厨櫃之類乎令使君入其中令猴於其上食之可乎
皆曰可遂取木櫃中施相禱薛入櫃中閉之猴即戴臺盤

撲燈而上乃置之而食妻子環繞其旁共憂涕泣忽失道
士所在驚駭求覓之次猴及臺盤燈亦皆不見遂開櫃視
之使君亦不見舉家號哭求覓無復跡遂具喪服以擯
招魂而葬焉

侯將軍

天台市吳醫有女年及笄方擇婿忽於中庭見故嫂恍惚
間忘其死與叙間閨嫂曰當春光澹蕩鶯花可人景物如
此姑獨無念乎女不荅又曰必待媒妁之言不過得一
生或一小吏或富室或豪子如是極矣有侯將軍者
名族仕御馬院蒙天子眷寵得大官風標態度魁
過餘子百倍如有意當為平章女曰唯父母命
得專嫂曰汝謂之可即可爾何庸待二親言畢而沒女
是精爽迷罔頓如癡人正晝昏睡暮則華妝靚飾伺夜
有所之殆一年許形悴質消變其家莫之測巫師禳解
端不效忽語曰我將軍明日當至且延接不然將降大禍
父母不敢拒強為設盛饌呼倡樂羅陳於堂至期聞外傳
呼甚雄已而高牙大纛騎從戈戟絳燭前列後騎歌吹軒
蓋陸續而來十餘輩衣巾各殊或被戎服或絳綃而冠或
赭黃而帽大抵皆美丈夫也吳與拜之皆荅拜揖遜就席
觴行酌勸譁浪盡歡敬酒與女同載而出繼此時一來吳

氏不願其言此有籍生道法通神去往告吳
有持牒奔謁審書符使置於公門首妖見之曰吾非鬼
界此執笑而出審聞之大怒詰訪吳建壇置獄皆見騰龍
驟虎神物雜環繞其居妖止在女室頗窘悻呼卒索馬
欲趨小樓而上既出復入者數四明日審謂吳氏曰但見
物如飛鳥者急擊勿失吳伏社僕持猴候門夜有黃雀入
即擊之應手化為鶯再擊之已如鷹少選大如車輪見者
怖走審勅神將禽撲始仆地死乃巨猴也兩翅如蝙蝠
三夕獲三物其一首若熊復畫地乃為牢命力士搜捕
黨得狐狸蛇虺木石鳥獸之怪不可計皆鞏致鐵臼內
碎其嫂遺誘之狀即引伏以親故不治焚猴尸揚灰
江上其魄於海陬女遂如初審辭去凡賂謝錢帛分毫
不受女益蘇白父母曰向者明知為妖類方肆虐時正欲
上訴於天亦不可得蓋其徒下百成群往來太空間縱有
帝奏必為所邀奪雖城隍里域之神尚不能制况於人乎
母先亡名全真字立之京師人

蔡京孫婦

宣和二年太師蔡京府有奇祟崇者其孫婦每以黃昏時
豎枋盛服端坐戶外若有所待已則入房昵昵與人語歡
笑徹旦晡後昏困熟睡視骨肉如胡越然飲食盡廢甚

志招寶錄宮道士治之及京城有名道流前後數十輩皆痛遭折辱狼狽之命而退時張虛靜在京師密奏召之方及上堂鬼嘯於梁張曰此妖怪力絕大蓋生於混沌初分之際恐未易透除容以兩口密行法若不能去決非吾輩所能施功番亦未如之何矣蔡問所欲何物但令辦香花茶菓它一切弗用三日後詣蔡府坐未定有大飛石自梁上墜幾敗張面俄梁上一物如猿猴笑謂張曰都下法師無數並出手不得汝何等小兒敢來相抗張不顧即焚香作法猿忽自左手第一指出火下燒灼之張疑然不動就火中加持良久而滅又自第二指出火如初五指既

復用右手及兩眼最後舉體發烈焰滿堂熾然不可向張畧無所傷喜曰崇技止此耳叱之使下縮栗震懾張納諸袖中將起蔡曰可使見形乎張曰見則首在空中毫不無驚怖蔡固欲驗之乃出而再叱聲未絕口已高數千丈蔡懼請急救之遂復故形蔡論使致誅不可曰此妖上通於天殺之將有大禍今竄之海外如人間之沙門島未無還期謹罰如是足矣遂捨去孫婦即日平愈

璩小十

南劍州尤溪縣人璩小十於縣外十里啟酒房沽道頗極只駐宿於彼唯留妻李氏及四男女兩婢在市居每經旬

日則一還舍然逼暮必反紹熙四年八月夜且二戶而入攜酒一尊李問之爾既歸來何必衝夜豈不防路次蛇虎不測乎璩曰我因薄醉思汝又念家中乏人看覩房內僕使自足用故抽身且來宿卧纔曉便行矣泊就枕歡洽異於常時自是輒用此際來門不閉扃以待之至十二月李懷妊明年三月璩歸評妻腹大謂之曰我經歲不曾共汝同衾枕何由有孕汝實與誰淫姦速言之李曰從去年八月汝夜夜將酒來共飲兒女共慶奴各得一盞酒盡然後登床天未明即去有如此不信請逐一叩之衆言並同璩不能實究呼房僕王四使李詢夫行止王云十郎

嘗離本房李曰然則酒餅是誰將到王云今夜若復來但留下餅即俟明日審實已而又至璩別命僕韓二同王四再驗之適見主公與王母對酌認其衣裝形貌言笑舉動與無少異二僕唱喏羅急走詣酒房璩十正徬徨燈下以酒肴耗僕告之璩曰一段精怪我也理會不得即磨淬利刃乘燈而趨語二僕曰隨我去如誤殺了人我自承當不以累汝及家時已三更後令王曰先剝啄李氏飲席猶未竟隔扉問何為曰十郎教送牛肉來既得入璩揮刀刺著男子殺之化作老猿九重七十觔李免身生一小猴溺死

之棄於荒野

猩猩八郎

金陵商客富小二以紹興間泛海至大洋覺暴風且起喚舟人下碇石整帆檣以為備未訖而舟溺富生方立遂頂與之俱墜急持之漂蕩抵絕岸行數十步滿目皆山巒全無居室饑困之甚值一林桃李累累垂實亟取食之俄有披髮而人形者接踵而至徧身生毛畧以木葉自蔽逢人皆喜挾以歸言語極啁啾亦可曉解每日不火食唯啖生菓環島千百穴悉一種類雖在巖谷亦秩秩有倫各為匹偶不相揉雜眾共擇一少艾女子以配富旋誕一男富風聞諸船上老人知為猩猩國生兒全肖父但微有長毫

曹倡

濠城曹十者名倡也與里中一人相眷情事深酷誓不它有所謂其母數加阻間而卒不解一日倚門觀少年衣方穴戴皂鞞青巾搖扇而過曹倡不覺失口呼曰官人請

茶少年微嚙整巾而入坐定詞溫氣和容止可憐顧盼婉如也曹倡為之心醉少頃出白金一星且酒交杯留宿妓都忘里人舊約寵移新偶尤倍於前殆無虛枕之宵其母見少年往來翕忽問其家所在及名字親識俱不肯言疑之倡亦自言此郎體寒如冰殆不類人母曰是必妖也今夕可乘其寐而縛之驗是何物其夕少年至倡呼使先寢不聽反令倡先焉倡繞解衣即以繩縛其手足捷之曰吾與汝交往未嘗負一宵錢鈔何故以妖物見疑欲加蓋乎今必盡汝命女大哭母聞趨出跪謝且誓不舉妾今乃縱之同宿由是出入其家纖悉必知商人求見者稍交一語

即空中下兩三掌不致更覩亡客至今纏綿或有見其真形者乃皇陵中老獮也

唐書具細卷之二十八

印月軒主人彙抄

獸部三

南陽士人

近世有一人寓居南陽山忽患熱疾旬日不瘳時夏夜月明暫於庭前偃息忽聞扣門聲審聽之忽如睡夢家人即無聞者但於恍惚中不覺自起看之隔門有一人云君合成虎今有文牒此人驚異不覺引手受之見送牒者手是真虎留牒而去開牒視之排印於空紙耳心甚惡之置牒於席下復寢明且少憶與家人言之取牒猶在蓋以為怪也

似愈忽憶出門散適遂策杖開步諸子無從者行一里餘山下有澗沿澗徐步忽於水中自見其頭已變為虎又觀手足皆虎矣而甚分明自度歸家必為妻子所驚但懷憤耻緣路入山經一日餘家人莫知所往四散尋覓比隣皆謂虎狼所食矣一家號哭而已此人為虎入山兩日竟饑餓忽於水邊躡踞見水中蚪蟲數升自念嘗聞虎亦食泥遂掬食之殊覺有味又復徐行乃見一兔遂禽之應時而獲即噉之覺身輕快強則於深榛草中伏夜即出行求食亦數得鹿兔等遂轉為害物之心忽尋樹上見一採桑婦人草間望之又私度吾聞虎皆食人試探之果獲焉

食之果覺甘美常近小路伺接行人口鼻有一荷薪人即欲捕之忽聞後有人云莫取莫取驚顧見一老人鬚眉皓白知是神人此人雖變然心猶思家遂哀告老人曰汝曹為天神所使作此身今欲向畢却得復人身若殺負薪者未不變矣汝明日合食一王評事後當却為人言訖不見此老人此虎遂又尋草潛行至明日日晚近官路伺候忽聞鈴聲於莫間匿又聞空中一人曰此誰角馱空中答曰王評事角馱又問王評事何在答曰在郭外縣官相送會方散此虎聞之更沿路伺之一更已後時有微月聞人馬行聲空中又曰王評事來也須臾見一人朱衣乘馬醉可四十餘亦有蕪從數人相去猶遠遂於馬上禽之

入深榛食之其從迸散而走食訖心稍醒却憶歸路去家百里餘來尋小却歸又至澗邊却照其身已化為人矣遂歸其家家人驚怪失之已七八月日矣言語顛倒似沈醉人漸稍進粥食月餘平復後五六年遊陳許長葛縣時縣令席上坐客約三十餘人主人因話人變化之事遂云牛哀之革多為妄說此人遂陳已事以明變化之不妄主人驚異乃是王評事之子也自云先人為虎所殺今既逢讐遂殺之官知其實聽免罪焉

王太

涉險人王大者與其伴十五六人野行忽逢一虎當路其
徒云十五六人決不盡死當各出一衣以試之至太衣吼
而匿者數四海陵多虎行者悉持大棒太選一棒脫衣獨
立謂十四五人卿宜速去料其已遠乃持棒直前擊虎中
耳虎則倒尋驚起去太背走惶懼不得故道但草中行可
十餘里有一神廟宿於梁上其夕月明夜後聞草中虎行
尋而虎至廟庭跳躍變成男子衣冠甚麗堂中有人問云
今夕何爾累悴神曰卒遇一人不意勁勇中其健棒困極
迫死言訖入座中木形中忽舉頭見然問是何客太懼墮
地具陳始末神云汝業為我所食然後十餘日方可死

柳井

取兩盞故中爾棒今以相會理當佑之後數日宜持猪來
以已血塗之指庭中大樹可繫此下速上樹當免太後如
言神從堂中而出為虎勁躍太高不可得乃俯食猪食畢
入堂為人形太下樹再拜乃還爾後無患

河東柳井為監察御史入類推覆將一書吏隨行常所委
任至類下宿孤館中從吏昔在廳內席地而寢時半夜月
初上衆皆卧并獨覺忽見一小鬼長一尺狀若獼猴手持
一紙幡子步上階以幡插書吏頭邊而去并乃潛起
之復卧伺焉少嘆一虎入來遍嗅諸人而去須臾小

別以幡子插之復又拔去少頃虎又來遍嗅而去如此
者三度而天向明乃至旦召吏言其事旦曰汝當難免自
須為計不可隨我并有劍取與之乃令逃難此吏素強勇
攜劍入山尋逐虎穴行二十里至一茅庵入其中不見有
人惟見席上案硯朱筆有一卷文書皆是人名或有勾者
有未勾者已名在焉屋上見一領虎皮吏懷其書并取皮
仗劍而去行未數里見一胡僧從後來趨呼之曰且住君
不如告某為計即可免矣吏即止與之言見其人狀異不
敢殺之僧曰吾非強害君者是天配合食之豈不見滴囊
文簿昨日已愆數期今強脫終恐無益不如以小術獻之
吏問其術僧令登一樹以帶自縛用劍自刺少血塗一單
衣投之我以衣為襪之耳吏如言登樹投皮與僧衣之便
作虎狀哮吼怒目光如電掣吏思將欲墮者數過即取單
衣刺血塗之投於地虎得衣跳躍攀擗而吞之良久復為
人形曰子免矣乃遣去竟無患焉

峽口道士傳

開元中峽口多虎往來舟舡皆被傷害自後但是有舡將
下峽之時即預一人乘舡虎方與船無患不然則舡中被
害者衆矣自此成例舡留一人上岸飼虎經數日其後有
一船內皆蒙陸欽於有一人單窮被蒙推出令上岸飼虎

其人自度力不能拒乃為出船而謂諸人曰某貧窮合為諸公代死然人各有定分苟不便為其所害某別有親諸諸公能允許否眾人聞其語言甚切為之愴然而問曰爾有何事其人曰某今便上岸尋其虎蹤當自別有計較但恐為其留船瀾下至日午時若不來即任船去也眾人曰我等如今便泊船灘下不止住今日午時兼為爾留宿俟明日若不來船即去也言訖船乃下灘其人乃執一長柯斧便上岸入山尋虎並不見有人蹤但見虎跡而已林本深遂其人乃見一路虎蹤甚稠乃便尋之至一山隘泥濘甚虎跡轉多更行半里即見一大石室又有一石牀一道士在石牀上而熟寐架上有一張虎皮其人意是變虎之所乃躡足於架上取皮執斧衣皮而立道士忽驚覺已夫架上虎皮乃曰合食汝汝何竊我架上皮其人曰我合食爾爾何反有是言二人爭競移時不已道士詞屈乃曰吾有罪於上帝被謫於此為虎令食一千人我今已食九千九百九十九人唯欠汝一人其數當足我今不幸為汝竊皮若不歸吾必須別更為虎又食一千人矣今有一計我與汝俱獲兩全可乎其人曰可也道士曰汝今但執皮還船中剪髮及鬚髮少許而拍船中兼頭面手脚及身上各灑少血三四升以故衣而三事之待吾到岸上汝可

拋皮助我我取披已化為虎即將此物拋與我取而食之即與汝無異也其人即披皮執斧而歸船中諸人驚訝而備述其由遂於船中依其所教待之遲明道士已在岸上遂拋皮與之道士取皮衣振迅俄變成虎哮吼跳躑又拋衣與虎乃啣衣而去自後不聞其虎傷人眾言食人數足自當歸天去矣

金陵人

金陵有人晚行出龍潭村借宿於媼婦家媼拒之曰我家無它男女獨吾一人守舍不可相容哀請之乃許宿於廬中草堆且感且懼目不交睫中夜有虎至以爪扣門聲以其人有淫心也叱曰憐汝孤客好意相留何之心不善如此虎乃止俄而又扣數聲媼又曰毋放肆明日我姑歸決不但已虎又止俄後扣數聲媼頗情動笑言曰郎畢竟有情吾耶虎始連扣不已媼曰多情郎何性急如此速起開門其虎突入啣媼而去其人不致喘息明發奔告隣里其踪血跡竟至古墓前而媼唯餘半體矣噫在虎固為妖使此婦能守志終夕何至殘其命也哉錄此以為失節者戒

申屠澄傳

申屠澄者貞元九年自布衣調補漢州什邡尉之官至真

符將東十里許遇風雪大寒馬不能進路旁茅舍中為煙
火甚溫煦澄往就之有老父姬及處女環火而坐其女年
方十四五雖蓬髮垢衣而雪膚心臉舉止妍媚父姬見澄
來遽起曰客衝雪寒甚請前就火澄坐良久天色已晚風
雪不止澄曰西去縣尚遠乞宿於此父姬曰苟不以蓬室
為陋敢不承命乎澄遂解鞍施衾憐焉其女見客更備容
靚飾自懷箔間復出而閑麗之態尤倍昔時有頃姬自外
挈酒盞至於火前煖飲謂澄曰以君冒寒且進一盃以
疑列凶揖讓曰始自主人翁即巡行澄當焚尾澄因曰
上尚欠小娘子父姬皆笑曰田舍所有豈可備賓在茲
郎曰昨料晚曰酒意足貴謂人不宜預飲也母即牽裙令
坐於側澄始欲探其所能乃舉令以觀其意澄執盃曰請
徵上語意屬目前事澄曰厭人夜飲不醉無歸女低鬟微
笑曰天色如此歸亦何往哉俄然巡至女女復令曰風雨
如晦鷄鳴不已澄愕然歎曰小娘子明慧若此其幸未婚
敢請自媒如何父曰其雖寒賤亦嘗嬌保之頗有過客以
金帛為問其先不忍別未許不期貴客又欲援拾豈敢惜
即以為託澄遂備子婿之禮祛囊以遺之姬悉無所取曰
但不棄寒賤焉事資貨明日又謂澄曰此孤遠無隣又復
泫滋不足以久留友既事君便可行矣又一日咨嗟而別

澄乃以所乘馬載之而行既至官俸祿甚薄妻竭力以成
其家文結眉客旬日之內大獲名譽而夫妻情義益淡其
為厚親族撫甥姪泊僮僕廝養無不歡心後秩滿將歸已
生一男一女亦甚明慧澄尤加敬愛焉常作贈內詩一篇
曰一官懸梅福三年愧孟光此情何所喻川上有鴛鴦其
妻終日吟諷似默有和者然未嘗出口每謂澄曰為婦之
道不可不知書倘更作詩反似姬妾耳澄罷官歸室歸奉
過利州至嘉江畔臨泉藉草憩思其妻忽心悵然謂澄曰前
者見贈一篇尋即有和初不擬奉示今遇此景物不能
默之乃吟曰琴瑟情雖重山林志自深常憂時節變孤
百年心吟罷潛然良久若有慕焉澄曰詩則麗矣然山林
非弱質所思倘憶賢尊今則至矣何用悲泣乎人生姻嫁
業相之事皆由前定後二十餘日方至至則草舍依然但
不復有人矣澄與其妻即止其舍妻思慕之深盡日涕泣
於壁角故衣之下見一虎皮塵埃積滿其妻見之忽大笑
曰不知此物尚在也乃披之即變為虎嗥吼擊撲突門而
去澄驚走避之攜其二子尋舊路望林大笑數日竟不知
所之

費老人

費州蠻人舉族姓費氏居多虎其俗皆樓居

中似光嗣為刺史其孫博望生於官舍博望乳母婿費忠
勁勇能射嘗自州負米還家山路見阻不覺日暮前程尚
三十餘里忠懼不免以持刃刈薪數束敲石取火焚之自
守須臾聞虎之聲震動林藪忠以頭巾冒米袋腰帶束之
立於火光之下挺身上大樹頃之四虎同至望見米袋大
虎前躍既知非人相顧默然次虎引二子去大虎獨留火
所忽爾脫皮是一老人枕手而寐忠素勁捷心頗輕之乃
徐下樹扼其喉以刀擬頸老人乞命忠縛其手而詰問之
云是北村費老被罰為虎天曹有日曆令食人今夜台食
費忠故候其人適來正值米袋意甚辭快留此須其復獲

耳不意為君所執如不信可於我腰邊看日曆當知之忠
看曆畢問何以救我答曰若有同姓名人亦可相代異時
事覺我當為受罰不過十日饑耳忠云南村有費忠可代
我下老人許之忠先持皮上樹然後下解老人老人曰君
第守神其身附樹我若入皮則不相識脫聞吼落地必當
被食事理則然非負約也忠與訣上樹擲皮還之老人得
皮從後腳入復形之後大吼數十聲乃去忠得還家數日
南村費忠鋤地遇噉也

笛師

唐天寶末祿山作亂潼關失守京師之人於是鳥散

弟子有笛師者亦竄於終南山谷中有蘭若因而寓居清
宵朗月哀亂多思乃援箏而次嘹唳之聲漫山谷俄而有
物虎頭人形着白袷單衣自外而入笛師驚懼下階愕眙
虎頭人曰美哉笛乎可復吹之如是累奏五六曲曲終久
之忽寐乃哈嘻大鼾師懼覺乃抽身走出得上高樹枝葉
陰密能蔽人形其物覺後不見笛師因大懊嘆曰不早食
之被其逸也乃立而長嘯須臾有虎十餘頭悉至狀如朝
謁虎頭云適有吹笛小兒乘我之寐因而奔竄可分路四
遠取之言訖各散去五更後復來皆人語云各行四五里
求之不得會月落斜照忽見人影在高樹上虎頭頓首

香屯女子

德興香屯女子陳百四五百五同時雙生二親並亡兄弟同
居未娶紹興四年六月弟納涼門首值女子不告而入訊
之答言恰與丈夫忿爭索要分離故竄身到此弟尋常意
著聲色見之甚喜即拉令就宿女亦喜是夜共寢而不知
知五更後告去曰吾夫一更必相尋覓當往探其所為明
晚卻再至弟丁寧使勿背約如期果來復託故晚去縹緲

一月疴悻之極迫於伏枕兄以為感疾招張法師治亦
蓋能醫又工於法錄視其脉曰渠本非有病崇或在心馴
以致此可今夜過吾法院當與符水服之君却執一符在
手而宿弟榻待異物至痛批其頰精魅之形狀徑可立驗
陳畫如所戒甫二鼓一女着黃色衫繫黃裙直造室內脫
解於椅上裸而前進枕畔欲卧兄引手摑之叫呼而出聲
如嬰孩即時不見視椅上衣皆虎皮耳

稽胡

惠州稽胡者以弋獵為業唐開元末逐鹿深山鹿急
一室室中有道士朱衣凭案而坐見胡驚愕問其來由
遂且言姓名云適逐一鹿不覺深入辭謝衝突道士謂胡
曰我是虎王天帝令我主施群虎之食一切獸各有對無
枉也適聞汝稱姓名合為吾食案頭有朱筆及孟兼簿籍
因開簿以示胡胡戰懼良久固求釋放道士云我不惜放
汝天命如此為之奈何若放汝便失我一食汝既相遇必
為取免久之乃云明日可作草人以已衣服及猪血三斗
絹一疋持與俱來或當得免胡遲回未去見群虎來朝道
士處分所食逐各散去胡尋再拜而還翌日乃持物以詣
道士笑曰爾能有信固為佳士因令胡進入庭中置猪血
於其側然後令胡上樹以下望之高十餘丈云止此得矣

可以絹縛身著樹不爾恐有損落尋還房中夜作一虎出
庭仰視胡大嗥吼數四向樹跳躍知胡不可得乃攫草人
擲高數丈往食猪血盡入房復為道士謂胡曰可速下來
胡下再拜便以朱筆勾胡名於是免難

丹飛先生傳

中書令蕭志忠景雲元年為晉州刺史將以臘日畋遊大
事置羅先一日有新者樵於霍山暴瘧不能歸因止岩穴
之中呻吟不寐似聞谷窅有人聲初以為盜賊將至則匍
匐伏於枯木中時山月甚明有一人身長丈餘鼻有三角
體被豹鞞日閃閃如電向谷長嘯俄有虎兕鹿豕狐兔雜
屬駢匝百許步長人即唱言曰余玄冥使者奉北帝之命
明日臘日蕭使君當領畋汝等若干合鷹死若干合前
死言訖群獸皆俯伏戰懼若請命者有老虎泊老麋皆屈
膝向長人言曰以某之命即死亦分然蕭使君仁者非意
欲害物以行時令耳若有少故則止使者豈無術救余使
者口非余欲殺汝輩但以帝命宣示汝等刑名即余使乎
之事畢矣自此任爾自為計然余聞東谷巖四善謀爾等
可就彼祈求群獸皆輪轉歡叫使者即東行群獸畢從時
薪者病亦少間隨往覘之既至東谷有茅堂數間黃冠一
人架懸虎皮身執寢驚起見使者曰聞別既久每多思望

今日至此得無配群生臘日刑名乎使者曰正如高明所問然彼皆求生於四兄四兄當為謀之老麋即屈膝哀請苗氣口蕭使君懷仁心恤人飢寒若祈勝六降雪巽一起風即不復遊獵矣余昨得勝六書已知喪偶又聞索泉弟五娘子為歌姬以妬忌黠若汝求得美女納之雪立降矣又巽二好酒汝若求得醇醪賂之則風立生有一狐自稱多媚能取之河東縣尉崔知之第三妹美淑媚緩又絳州盧思由善醪釀妻產必有美酒言訖而去諸獸皆有歡聲黃冠乃謂使者曰憶舍質仙都豈憶十年為獸身快不快得志耶聊為述懷二章乃吟曰昔為仙子今為虎流落塵崖足風雨更將斑毳被余身千載空山萬般苦含質請君已滿惟有十一日即歸紫府美父居於此將別無限恨因題數行於壁以使後人知僕曾居於此矣乃書北壁曰下玄八千億甲子丹飛先生嚴命道誦下中天被斑革六十萬甲子血食潤飲廁猿狖下景雲元祀升太一時薪者素曉書因密記得之少頃小負美女至纔及笄歲紅袂拭自殘妝妖媚又有一狐召美酒二瓶香氣苦烈嚴四兄即以美女泊美酒瓶各內一壺中以朱書一符取水噴之壺即飛去薪者懼為所覺尋即迎未明風雪暴至竟日乃罷而蕭使君不復獲矣

虎媒志

唐乾元初吏部尚書張錫貶袁州司戶先是錫之在京以次女德容與僕射裴冕第三子前監田尉越客結婚焉已尅迎日而錫左遷遂改期來歲之春季其年越客則東來南邁以畢嘉禮春仲距袁百里錫知其將至矣張斥在遠方抱憂惕深喜越客違約而至因命家族宴於花園而德容亦隨姑妹遊焉山郡蕭條竹樹交密日暮衆將歸或後或先紛紛笑語忽有猛虎出自竹間遂禽德容跳入入衆皆驚駭奔告張夜色已昏計力俱盡舉家號哭所為及小則大發人徒求骸骨於山野間迴迴遠近蹤跡由是夕之前夜越客行舟去郡三二十里尚未知其方之為虎暴乃召僕夫十數輩登岸徐行其船亦隨焉不二三里遇水次投屋屋內有榻因掃拂即之憇焉僕從列於前後俄聞有物來自林木之間衆乃靜伺彼月之下忽見猛虎負一物至衆皆惶撓則共圍喝之仍大擊板屋并物其虎徐行尋俯於板屋側留下所負物遂入山間共窺者云是人尚有餘喘越客即令舁之登舟因促使解纜然後船中燃燭熟視乃是十六七美女人也容貌衣服固非村間之所有越客深異之則遣群婢看於雖髻披散衣服破裂而身膚無少損群婢漸以湯飲灌之即能微入

口夕之神氣安集俄復開目與之言語莫肯應夜夕即有
自郡至者皆云張尚書次女昨夜遊園為暴虎所食
求其殘骸未獲聞者遂以告於越客即遣群婢具以此詢
德谷因號啼不止越客既登岸遂以其事列於錦鶴凌晨
躍馬而至既悲且喜遂與同歸而婚媾果諧其期自是
峽往往建虎媒之祠焉

崔韶

崔韶蒲州人也旅遊滁州南抵歷陽曉發滁州至仁義館
宿館吏曰此館凶惡幸無宿也韶不聽負笈昇廳館吏
燈燭訖而韶至二更展食方欲就寢忽見館門有一
如獸俄然其門豁開見一虎自門而入韶驚走於暗處
伏視之見獸於中庭脫去獸皮成一女子奇麗嚴飾升廳
而上乃就韶衾出問之曰何故宿五更而寢韶適見汝為
獸入來何也女子起謂韶曰願君子無所怪妾父兄以歐
獵為事家貧欲求良匹無從自違乃夜潛將獸皮為衣知
君子宿於是館故託身以備灑掃前後宿旅皆自怖而
殞妾今夜幸逢遊人願察此志韶曰誠如此意願奉歡好
來日韶取獸皮衣牽於後枯井中乃挈女子而去後韶明
經擢第任官時韶妻及子將赴任與行月餘後復宿仁
義館韶笑曰此館乃與子始會之地也韶往視井中獸皮

衣宛然如故韶又笑謂其妻曰往日卿所着之衣猶在
曰可令人取之既得笑謂韶曰善試更着之乃下階將獸
皮衣着之纔畢乃化為虎跳躑躅吼奮而上廳食子及歸
而去

馬拯

唐長慶中有處士馬拯性冲淡好尋山水不擇嶮峭盡能
躋攀一日居湘中因之衡山祝融峯請伏虎師佛室於道
場嚴潔果食馨香無列白金皿於佛塌上見一老僧居
雪色朴野魁梧甚喜拯至使僕挈囊僧曰假君僕使近
市少鹽酪拯許之僕乃挈金下山去僧亦不知去向

一馬沼山人亦獨登此來見拯甚相憫悅乃告拯曰
道中遇一虎食一人不知誰氏之子說其服飾乃拯僕也
也拯大駭沼又曰遙見虎食人畫乃脫皮改服裋衣為一
老僧也拯甚怖恐及沼見僧曰只此是也拯白僧曰馬山
人云其僕使至半山路已被虎傷奈何僧怒曰曾道此山
境無虎豺草無毒螫路絕地絕林絕鷄鳴無信妄語耳拯
細窺僧吻猶帶殷血向夜二人宿其食堂牢局其戶明燭
伺之夜已深聞庭中有虎怒首觸其扉者三四賴戶壯而
不煎二子懼而焚香虔誠叩首於堂內土偶質頭盧者良
父聞土偶吟詩曰寅人但溺欄中水午子須分良畔金

特進重張弩過去將軍必損心二子聆之而解其意寅人虎也柵中即并午子即我耳良畔金銀皿耳其下二句未能知解及明僧扣門曰即君起來食粥二子方敢啟開食粥畢二子計之曰此僧且在我等何由下山遂詐僧云井中有異使窺之細窺次二子推僧墮井其僧即時化為虎二子以巨石鎮之而斃矣二子遂取銀皿下山近昏黑而遇一獵人於道旁張弰弓樹上為柵而居語二子曰勿觸我機兼謂二子曰去山下猶遠諸虎方暴何不且上柵來二子悻悻遂攀緣而上將欲入定忽三五十人僧或道或丈夫或婦女歌吟者戲舞者前至弰弓所

曰朝來被二賊殺我禪和方今追捕之又敢有人張我將軍遂發其機而去二子并聞其說遂詰獵者曰此是張鬼被虎所食之人也為虎前可道耳二子因徵獵者之姓氏曰名進姓牛二子大喜曰土偶詩下二句有驗矣特進乃牛進也將軍即此虎也遂勸獵者重張其箭獵者然之張畢登柵果有一虎哮吼而至前足觸機箭乃中其三斑貫心而踏透巡諸侯奔走却回伏其虎哭甚哀曰誰人又殺我將軍二子怒而叱之曰汝輩無知下鬼遭虎齧死我今為汝報仇不能報謝猶敢慟哭豈有為鬼不靈如是遂悄

然忽有一鬼答云都不知將軍乃虎也聆即君之說方大

醒悟就其虎而罵之感謝而去及明二子分銀皿與獵者而歸耳

勤自勵

漳浦人勤自勵者以天寶末克健兒隨軍安南及擊吐蕃十年不還自勵妻林氏為父母奪志將改嫁同縣陳氏其婚夕而自勵還父母具言其婦改嫁始未自勵聞之不勝忿怒歸宅去家十餘里當破吐蕃得利劍是晚因仗劍而行以詣林氏行八九里會暴雨天晦進退不可忽遇電明見道左大樹有旁孔自勵推避兩孔中須臾後去自勵有求坤吟徑前門之即婦人也自勵問其為誰婦人云已

是林氏女先嫁勤自勵為妻自勵從軍未還父母無狀逼改嫁以今夕成親我心念舊不肯再見憤恨不已遂將巾於宅後桑林自縊為虎所取幸而遇君今猶未損當能相救必有厚報自勵謂曰我即自勵也曉還至合父母言君適人故仗劍而來相訪何期於此相遇乃相持而泣頃之虎至初大吼叫然後倒身入孔自勵以劍揮之虎腹中斷恐又有虎故未敢出尋而月明後果有虎至見其偶斃吼叫益甚自爾復倒入又為自勵所殺乃負妻還家後意無恙

張逢

南陽張逢貞元末薄遊類表行次福州福唐縣橫山店
時初霽日將暮山色鮮媚煙嵐藹然策杖尋勝不覺極遠
忽有一段細草縱廣百餘步碧藹可愛其旁有一小樹遂
脫衣挂樹以杖倚之投身草上左右翻轉既酣睡若獸蹶
然意足而起其身已成虎也文彩爛然自視其爪牙之利
胸膈之力天下無敵遂騰躍而起越山超壑其疾如雷視
父頗饑因傍村落徐行犬豕駒犢之類悉無可取意中恍
惚自謂當食福州鄭錄事乃道旁潛伏未幾有人自南行
乃候吏迎鄭者見人問曰福州鄭錄事名璠計程當至
店見說何時發來人曰我之主人也聞其飾裝到亦將

候吏曰只一人來且復有同行我當迎拜時慮其誤也曰
三人之中綠者此其時逢方餓而鄭到道從甚衆衣綠
綠甚肥昂昂而來適到逢嘶之走而上山時天未曙人雖
多莫敢逐得忘食之唯餘腸髮既而行於山林子然無侶
乃忽思曰我本人也何樂為虎而自囚於深山盍求初化
之地而復焉乃步步尋求日暮方到其所衣服猶挂杖亦
在細草依然翻復轉身於其上意足而起即復人形矣於
是衣衣杖策而歸昨往今來一復時矣初其僕夫驚失乎
逢也訪之於隣或云策杖登山多岐尋之杳無形迹及其
來驚喜問其故逢給之曰偶尋山泉到一山院共飲釋衣

不覺後時僕夫曰今日則近有虎食福州鄭錄事求餘不
得山怪故多猛獸不易獨行郎之未回憂負實極且喜
安無它逢遂行元和六年旅次淮陽舍於公館館吏宴
坐有為令者曰巡者至各言己之奇事事不奇者罰巡到
逢遂言橫山事未坐有進士鄭遐者乃鄭紘之子也怒目
而起持刀將殺逢言復父仇衆共囑之遐怒不已遂入白
郡將於是送遐南行敕津吏勿復渡使逢西邁且勸改名
以避之或曰聞父之仇不可以不報然此非故殺若必殺
逢遐亦當坐遐遂遁去而不復其仇焉

趙乳醫

資州去城五里曰三山村地產茅香絕佳草木參天
虎縱橫人莫敢近乳醫趙十五嫂者所居相距三十里一
夕黃昏後聞人扣門請收生遂從以行趙步稍遲其人負
之而去語之曰只閉眼聽我所之切勿問登高涉險奔馳
如風越不勝驚顛至石崖下謂趙曰吾乃虎也汝不須怖
吾平生不傷人遇神仙授以至法在山俯持已三百年全
能變化不測綠吾妻臨危困叫號累日知媼善此伎所
以相邀僅能保全母子當以黃金五兩為謝便引入洞中
具酒食見牝虎身如且隨趙趙之於洞外摘嫩藥繫繫
揉碎室其鼻噴嚏數聲於三子其夫即負趙歸明夜

戶外有人云謝你救我妻出此一里它虎傷一僧便袋內有金五兩可往取之黎明而往如言得金

第二十八卷終

唐書異編卷之二十九

獸部四

吳南鶴

邱月軒主人撰次

唐開元初楊伯成為京兆少尹一日有人請門通云吳南鶴伯成見之年三十餘身長七尺容貌甚盛引之升座南鶴文辭無雙伯成接對不暇久之請屏左右欲有奇語云聞君小娘子令淑願事門下伯成甚愕謂南鶴曰媒而嫁且邂逅相識君何得便爾南鶴大怒呼伯成奴我索汝女何敢有逆慢辭伯成不知所以南鶴

入內直至女所坐紙隔子中久之與女隨而出女言令吳家何因嗔責伯成知是狐魅令家人十餘輩擊之及捕料理多遇泥塗兩耳者伯成以此請假二十餘日敕問何以不見楊伯成皆言其家為狐惱詔令學葉道士術者十餘輩至其家悉被泥耳及縛無能屈狀伯成以為媿耻及賜告舉家還莊於莊上立一院家人竊罵皆為料理以此無敢言者伯成暇日無事自於山中看人刈麥休息於樹下忽有道士形甚瘦悴來伯成所求漿水伯成因爾設食食畢道士問君何故憂愁伯成釋南鶴附耳說其事道士笑曰身是天德奉命追捉此等四五輩困求紙筆

楊伯成使小奴取之然猶懼其知覺戒令無言絕無聲
士作三字狀如古篆令小奴持至南鶴所故前云身經
汝叔持書入房見南鶴方與家婢相詭奴以書授之南鶴
爾而行至樹下道士呵曰老野狐敢作人形遂變為狐
異常病疥遺士云天曹驅使此輩不可殺之然以君故不
可徒爾以小杖決之一百流血被地伯成以珍寶贈
士不受驅狐前行自後隨之行百餘步至柳林遂舟
乘久之遇滅伯成喜甚至於家稱慶其女雖
雲云本在城中獨好雲何得至此象人方知為狐
神如

破婚狐

唐開元中有李氏者早孤歸於舅氏年十二有狐欲通之
其狐雖不見形言語酬酢甚備累月後其狐復來聲言
異家人笑曰此又別一野狐矣狐亦笑云汝何由得知前
來者是十四兄已足弟頃者我欲取常家女造一紅羅半
臂家兄無理盜去令我親事不遂恒欲報之今故來此李
氏因相辭謝求其權理狐云明日是十四兄王相之日必
當來此大相惱亂可令女搯無名指第一節以權之言記
便去大狐至女方食女依小狐言搯指節大狐以藥類如
苔提子大六七枚擲女飯碗中黑擲不中驚嘆甚在言

會當入嵩嶽學道始得耳座中有老婦持其藥者懼復
之人問其故曰野狐媚我狐慢罵云何物老嫗寧有人用
此輩狐去之後小狐復來曰事理如何言有險否家人皆
辭謝小狐曰後十餘日家兄當復來宜慎之此人與天曹
已通符禁之術無可奈何唯我能制之待欲至時當復至
此將至其日小狐又來以藥裹如松花授女曰我兄明日
必至明早可以車騎載女出東北行有騎相追者宜以藥
布車後則免其橫李氏候明日如小狐言載女行五木里
甲騎追者甚眾且欲至乃布藥追者見藥止不敢前是
小狐又至笑云得吾力否再有一法當得求免我亦不

狐僊

齊州縣鄉里胡綽胡邈以符安大門及中門外釘之必當
永無怪矣狐遂不至其女尚小未及適人後數載竟失之
也
兗超元者司州郟陽縣人元和二年隱居華山羅敷水南
明年冬十二月十六日夜近三更天清月朗風景甚好忽
聞扣門之聲令童僕候之云一女子年可十七八容色絕
代異香滿路超元邀之而入與坐言辭清辯風韻甚高固
非人世之材良久曰君識妾何人也超元曰夫人非神仙

即必非尋常人也女曰非也又曰君知妾此來何欲超元
曰不以陋愚特垂枕席之歡耳女笑曰殊不然也妾非神
仙乃南塚之妖狐也學道多年遂成仙業今者業滿願是
須從凡例祈君活之耳枕席之娛笑言之會不置心中有
年矣乞不以此懷疑若狗微情願以命託超元唯唯又曰
妾命後日當死於王坊箭下來晚獵徒有過者宜備酒食
以待之彼必問其須即曰親愛石疾要一臘狐能遂私
誠必有殊贈以此懇請其人必從贈禮所需今便留獸
出東素與党曰得妾之屍請夜送舊穴道成之日奉報不
輕乃拜泣而去至明乃嚮東素以市酒肉為待賓之具

少果有五坊獵騎十人來求宿遂厚遇之十人相謂曰我
獵徒也宜為衣冠所惡今党郎傾蓋如此何以報之因問
所須超元曰親戚有疾醫藉臘狐其疾見困非此不愈乃
祈於諸人幸得而見惠願奉五素為酒樓費十人許諾而
去南行百餘步有狐突走遠大塚者作一園七之一箭而
斃其徒喜曰昨夜党郎固求今日果獲乃持來與超元奉
之五素既去超元洗其血卧於寢牀覆以衣衾至夜分人
寂潛送穴中以土封之後七日夜半復有扣門者超元出
視乃前女子也又延入泣謝曰道業雖成准例當死為人
所食無計復生今蒙深恩特全斃質脩理得活以證此身

摩頂至踵無以奉報人 已去雲駕有期仙路遙三難
會面請從此辭藥金五十觔收充贈謝此金每兩值四十
緡非胡客勿示刃出其金再拜而去且曰金烏乍分青雲
出於塚上者妾去之候也久宅之中愁燭方熾能思靜理
少息俗心亦可一念之間暫臻涼地勉之勉之言訖而去
明晨往視果有青雲出於塚上良久方散人驗其金真奇
寶也即日攜入市市人只耐常價後數旬忽有胡客來
曰知君有異金願一觀之超元出示胡笑曰此乃九天
金君何以致之於是每兩酌四十緡收之而去後不知
在耳

臨清趙注弱冠時入邑庠讀書於古蘭若一日出行有樹
枝墜衣俯而去之忽見一女紅裳青帔坐地穴中笑而起
隨行注心動微以挑之云誰家姐二日晚孤行何也女云
我寺隣王家女有小童在後秀才想請書於寺者乎注曰
然兩目流盼神情蕩然頃小童追至女言特地相投乃不
得遇良負吾一片心耳注問何人童曰小娘子表舅之子
李郎在西郊外川胸有桑中之約而李郎不信遂乖盟契
是以怨之生我口小娘子有父母在何須自媒童曰父母
為商他出至 人此君差不及耳他女娘亦自

動情何況小娘子多情者乎生知其可悔乃顧之笑女曰
晚矣秀才盍歸寺乃調戲良家女乎生懷慚到寺徘徊於
寺門小童隨引美女來女以手撫生曰郎君休忿前言戲
之耳今夕遠不違家願侍君一宵生恐僧輩知不可女曰
膽細即但自不言保無他人知矣遂留宿自此無虛夕注
時尚未娶眷亦倍常四五日一婦父母訝其瘦但戒其課
業節勞初不知其有遇也旬餘一遊僧見之曰秀才得非
偶一妖姬乎生曰新納一青娥耳無他僧曰以吾所見殆
妖淫之獸豈意中人哉今夕至俟其脫衣以周易置其衣
中能去易而着之則人也不然決為妖狐可以線縛其臂
足踪而隨之生如其言先令女子脫衣密以周易裁其袖
五更欲去而伸手復縮呼主為我取衣生曰子自舉之何
勞於我女作妖態萬端生但以線縛其臂而寢至天明叫
喚不已其小童至亦瞪目視衣不敢前女裸而泣曰與郎
期於終始何意信人諸言以計殺我海誓山盟從今永已
但念前情我死必為塋其陋形免於水火則來生得人身
涕泣而去童子亦亡生踪絲頁之入古墓旁一無皮狐死
焉生為感愴遂殮而埋之

王生

杭州有王生者建中初辭親之王國收拾舊業將設一親

知求一官耳行至圃田下道尋訪外家舊莊日晚栢林中
見二野狐倚樹如人立手執一黃紙文書相對言笑旁若
無人生大叱之不為變動生乃取彈因引滿彈之且中其
執書者之日二狐遺書而走王生遽往得其書纔一兩紙
文字艱澁書而莫究識遂絨於書袋中而去其夕宿於前
店因話於主人方訝其事忽有一人攜囊來宿疾眼之甚
若不可忍而語言分明聞王之言曰大是奇事如何得見
其書王生方將出書主人見患眼者一尾垂下牀因謂生
曰此狐也王生遽收書於懷中以手摸刀逐之則化為狐
而走一更後復有人扣門王生心動曰此度更來當以
箭敵汝矣其人隔門曰爾若不還我文書後無悔也自是
史無消息王生秘其書絨膝甚密行至都下以求官伺謁
之申助方賒緩即乃典貼舊業田園卜居近坊焉生之
計月餘有一僮自杭州而至縷棠入門手執函訃王生迎
而問之則生已丁家艱矣數日開慟生因視其書則母之
手字云吾本家素不殖塋於外地今江東田地物業不可
分毫破除但都下之業可一切處置以資喪事備具皆畢
然後自來迎接王生乃盡貨田宅不候善價得其資備塗
斂之禮無所欠少既而後盤昇東下以迎靈輿及至揚州
遙見一船上有數人皆喜笑歌唱漸近視之則皆王生之

家人也意尚謂其家貨之今屬他人矣須臾又有小弟妹
 寒慙而出皆絳服笑語驚愕之際則其船上家人又驚呼
 曰郎君來矣是何服飾之異也王生潛令人問乃聞其母
 在遽毀塚徑行拜而前母迎而問之王生告以故母曰安
 得此理王生乃出母書一張空紙耳母又曰吾所以來此
 者前月得汝書云近得一官令吾盡貨江東之產為入京
 之計今無可歸矣及母出王生所寄之書又一空紙耳王
 生遂發使入京盡毀其凶喪之具因鳩集餘資且往江東
 所有十無一二纔得數間屋室以庇風雨而已有弟一
 別且數歲一旦忽至見其家道敗落因徵其由王生具
 本末又述妖狐事曰但應以此為禍耳其弟繼述因
 狐之書以示之其弟纔執其書退而置於懷中曰今日
 我天書言畢乃化竹一狐而去

譚法師

德興海口近市處居民黃翁有二子服田力穡以養其親
 在村裏中差為贍給又於二里外買一原其地肥饒二子
 種藝麻粟朝往暮歸久而以為不便乃創築茅舍宿食於
 彼翁念其勤苦時時攜酒或烹茶往勞之路隔高類極峻
 子勸止勿來翁曰汝謂我勤苦為我故我那得漠然不
 顧哉自後其來愈繁正當大寒二子其議使老人跋涉如

此於心終不安捨之而歸翁問何以去彼具以誠生翁曰
 後生作農業是本分事我原不曾到汝邊常念念可惜有
 頭無尾二子疑焉詢其妻皆云翁不曾出始大駭後為翁
 述所見翁曰聞人說此地亦有狐狸作怪化形為人汝如
 今再往原上若再敢弄汝但打殺之不妨復去迨晚翁至
 持斧迎擊於路即死埋諸山麓明日歸翁曰夜來有所見
 手曰殺之矣翁大喜二子亦喜遂益治原隲為卒歲計然
 翁所為浸偽浸改常家有兩犬俊警雄猛為外人所畏翁
 惠之犬亦常懷搏噬之意共乘迎吠翁使婦餌以糟穢
 推擊其腦既又曰吠我者乃見存不可恕婦引留之不
 肯死焉固已竊訝且頗與婦媒譖將呼使侍寢里中
 師者俗人也能行茅山法雖非道士而得此稱黃翁待之
 厚來必留飲是時訪翁辭以疾作不出凡三至皆然已而
 又過則登牀引被自覆譚曰此定有異就房外持呪捧杯
 水而入竟被內戰灼形體漸低嘆水揭視拳然一老狐也
 執繩鞭殺之而尋父所在弗得誠發墓處則父尸存焉已
 敗矣蓋二子丹入原時真父往視既戕之狐遂據其室

李令緒

李令緒即兵部侍郎李紱堂兄其叔選授江夏縣丞令緒
 附往觀叔及至坐父門人報云某小娘子使家人傳語喚

入見一婢甚有姿態云娘子恭拜兄嫂且得令緒遠到
妻亦傳語云娘子能來此看姪兒否又云婢有何飲食可
致之婢去後其叔謂令緒曰汝知乎吾與一狐知聞逾年
夫須更使人齎大食器至黃衫奴昇并向來傳語婢同到
云娘子續來俄頃間乘四環金飾輿從僕二十餘人至門
丞妻出迎見一婦人年可三十餘雙梳雲髻光彩可鑒
等皆以羅絲異香滿宅令緒避入其婦升堂坐訖謂令緒
曰令緒既是子姪何不出來令緒聞之遂出拜謂曰
真士人君子之風坐良久謂令緒曰觀君甚長厚心
應肯急難於眾人令緒亦知其故談話盡日辭去後
每至皆有珍饈經半年令緒擬歸東洛其姑遂言此處
姑得令緒心矣阿姑緣有厄擬隨令緒到東洛可否令緒
驚云行李貧迫要致車乘計無所出又云但許阿姑家
假車乘只將女子二人并向來所使婢金花去阿姑事
緒應知不必言也但空一衣籠令馳逐家人每至關津
家即畧開籠阿姑暫過歇了開籠自然出行豈不易乎令
緒許諾及發開籠見三四黑影入籠中出入不失前約至
東都將到宅令緒云何處可安置金花云娘子要於倉中
甚便令緒即灑掃倉室為部置惟逐馳奴知之餘家人莫
有知者每有所要金花即自來取之阿姑時時一見

月云已過矣擬去令緒問云欲往何處阿姑云胡瑋陳
豫州刺史錄二女成長須有匹配今與渠處置令緒明年
令豫臨欲選家貧無計乃往豫州及入境見榜云我軍門
孤立亦無親表恐有擅托親故妄索供餼即獲時申報必
當科斷往來商旅皆傳胡使君清白於謁者絕矣令緒以
此懼進退久之不獲已乃潛入豫州見有一人恭謁亦無
所得令緒即投刺使君即時引入一見極喜如故人云
未奉見知公有急難久停光儀來何晚也即授館供給
厚一州云自使君到未曾有如此每日入宅飲饌但論
事亦不言他經月餘令緒告別瑋云即與處置路
時之費便集縣令曰瑋自到州不曾有親故擾李
下俊秀其平生未展奉昨一見知是丈夫以此重之請
合見耳今請赴選各須與致糧食無令輕欺官吏素畏其
威自縣令以下贈絹無數十匹以下者令緒獲絹千匹
備行裝又留宴別令緒因出戟門見別有一門金花自內
出云娘子在山亭院要相見及入阿姑已出喜盈顏色曰
豈不能待奴二女又云令緒買得柑子不與阿姑大慳也
令緒驚云實買得不敢特送笑云此戲言耳君所買者不
堪阿姑自有上者與令緒將去命取之一一皆大如拳既
別不喚令緒回云時方艱難所將絹帛行李恐遇盜賊為

思慕之極... 深奧積日不能通... 門王人大喜... 娶婦張誓不再娶... 長貌美才高從讓父官

周成

長洲馬文耀坐監南京寓栢林寺其僕周成者新娶乍別頗懷佇想一夕見白衣美人呼成名於窓外云我蘇州人隨夫運糧至京夫死欲附女同歸幸容一宿成不應而

次夕復至云欲與女結好可乎成答曰娘子美好如觀... 我曹僕隸豈有福消受美人曰女雖云云我心甚愛悅也... 成許諾婦從窓櫺中入白光燦然袒其曾俯而合焉會訖... 趨去自是無夕不來初本北音及三四至便解吳語已而... 成形變質悴文耀責其故初頗抵諱久而吐實文耀質之... 寺僧僧云此黑狐也居寺後二百歲許吾師亦被祟死不... 早斥絕必無生理文耀移寓寺傍民居避焉夜而復至文... 耀命成嘗之狐亦罵云短倖漢何為信人言絕我我一片... 心情作何看待方解曾就枕成兩手力抱之化形如一猫... 哀鳴曰放我我更不來矣遂去而文耀亦求一道士符貼

房門上狐遂絕迹成病尋愈

倖國女

慶元三年浮梁東鄉寺僧法淨以暮冬草枯之際令市行... 挈稻糠入茶園培壅根株見林深處一美女未及笄歲長... 視大髻衣服光淨兩了髮從於後色貌妍麗嘻怡含笑歛... 袖前拜曰和尚萬福淨應喏既而思之曰此間四向無居... 人山前谷畔縱有三兩家婦女皆農樵醜惡豈得如是綽... 約花姿者茲為鬼魅何疑不可領畧以招盞媚持神手印... 誦楞嚴咒大聲咄叱以威之女嗚嗚大笑斥法淨名曰和... 尚你也好笑縱饒念得楞嚴神咒數百千遍又且如何

不足畏怕甚... 變怪我身為僧披如來三事之衣日持佛書齋戒脩潔雖... 鬼神摩幻安可害我汝速去女曰兒實良人家因隨眾出... 廟進殿到此願和尚慈悲指示歸路兒之幸也何事以鬼... 物相待將使從左方出女又謝曰所謂誤入桃園更容閑... 看雲時乃穿踐叢中不避荆棘良久三人俱化為狐噪聲... 可怖淨駭懼執童子大呼而奔徑還舍喘卧心不寧者累... 日

閻子

鳳陽城中有牝牡二狐百餘年物也其後未推官某者自

泗州攜一閹子入察院命其抄書忽見一女子紅裳素
 冊舟而步近其几間素謹愿以為良家女畧不省視再上
 反以言挑間語笑相狎三至遂與間講情於屏後簾席上
 如此非一抄書竟廢推官令閹歸女子來告別曰與君遊
 迨萍水情實信常一旦睽分悵惘難迷因抱持泣下閹亦
 流涕曰爾既不忍舍我隨至泗州我藏你於外室何如女
 子曰善乃買驢同行三十里至水次呼舡欲濟而女子次
 且不肯曰妾止此耳平生怕見舟楫今不能與即借也爾
 乃于園夫銀令送還察院揮涕而去園夫行至中途空
 失女子所在他日閹再赴行臺園夫以告始悟其非人
 壯者亦時出誘惑大畧如其牝所為云

裴氏狐

唐貞元中江陵山尹裴君者志其名有子十餘歲聰敏有
 文學姿貌明秀裴君深愛之後病旬日益甚醫藥無及裴
 君方求道術士用呵禁之冀瘳其苦有叩門者自稱高氏
 子以符術為業裴即延入令視其子生曰此子非他疾乃
 妖狐所為耳然某有術能愈之即謝而祈焉生遂以符術
 拷召近食頃其子忽起曰某病今愈裴君大喜謂高生為
 真術士具食飲已而厚贈然高生曰自此當日日
 來候耳遂去其子他疾雖愈而神魂不足往往狂語或笑

哭不可禁高生每至裴君即以此祈之生曰此子精魄已
 為妖魅所繫今尚未還耳不旬日當間無以憂為裴信之
 居數日又有王生者自言有神術能以呵禁去妖魅乘夜
 謁裴與語謂裴曰聞君愛子被病且未瘳願得一見矣裴
 即使見其子生大驚曰此郎君病狐也不速治當加甚耳
 裴君因詰高生王笑曰安知高生不為狐迺坐方設
 呵禁高生忽至既入大罵曰奈何此子病愈而遇延一
 於室內耶郎為病者耳王見高來又罵曰果然妖狐
 至安用為他術考君哉二人紛然相詰辱不已裴
 異忽有一道士至門私謂家僮曰聞裴公有子
 善視鬼汝但告請入謁家僮馳白裴君出語其事道士
 易與耳入見二人二人又詰曰此亦妖狐安得為道士
 人道士亦罵之曰狐當還郊野墟墓中何為攬人乎既
 閉戶相聞毆數食頃裴君益恐其家僮惶惑計無所出
 暮間然不聞聲開視三狐皆仆地而喘不能動矣裴
 鞭殺之其子後旬月方愈

殺亭狐

弘治中杭州衛有漕舡自京師還至山東時冬天河凍
 舟八里灣其地去殺亭鎮八里故名一日薄暮有婦客
 妖治立岸上呼兵士為首者才寄宿曰兒此間願上人

177 子部 續修四庫全書 反三月

歸母身日暮不能及如息望不政志報兵拒之婦不肯去
天益暝請益亟言辭哀婉兵不覺應曰諾即留之宿兵
卧處併與隔一板中夜婦呼腹痛嬌啼宛轉兵聞之心動
乃自起煎姜湯與飲稍過就之婦殊不羞拒兵遂與狎細
繆傾倒良以為奇遇也五鼓天大雪婦辭歸謂兵曰兒家
去此不遠君有心者兒今夜當復來耳兵曰幸甚以續
頂一副併所市猪肝肺遺之云子可持歸作羹奉母也
起凌雪而去兵寢日晏未起時舟中諸人皆知之或起
其去路視積雪中乃有獸跡數十大怪之共計曰
老且侵夜來未明報去寧知非妖乎呼兵起訊之
人引登岸指雪跡示焉乃大驚吐實相與到鎮上
人或云此地有數百年老狐變幻惑人多矣君所遺者
無足乎亟返舟集眾持器械薪火而行逐其迹至野外
入幽邃跡窮見大樹可數抱中穿一穴枕頭猪肝皆挂樹
枝上眾皆曰此必狐窟也環而圍之投薪穴中燒焚良久
一狐突煙而出眾格殺之兵神疲旬日乃平復

王知古

唐咸通中盧龍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張直方抗表請
脩入覲之禮優詔允焉先是張氏世居燕土燕民亦世服
其恩禮燕土之民皆曰王知古之德也

息之自直方之嗣事也出綺統之中據方嶽之上
民間休戚為意而酣酒於室淫獸於原巨賞狎於皮
寵寵於綠幘暮年而三軍大怨直方稍不自安左右有為
其計者乃盡室西上至京懿宗授之左武衛大將軍而直
方飛蒼走黃莫親微道之職往往設置累於通道則大
無遺滅獲有不如意者立殺之或曰螢蔽之下不可專
其母曰尚有尊於我子者耶其階軼可知也於是謙官
狀上請收付廷尉天子不忍置於法乃降為燕王府司
俾分務洛師焉直方至東都既不自新而慢遊愈極
四旁者者攫者見皆識之必群噪長噪而去有王知古
求諸侯之貢士也雖博涉儒術而數言不中春官選乃
處於山川之上以擊鞠飛觴為事遠遊於南隣北里
是有介紹於直方者直方延之觀其利喙瞻辭不覺前
自是月相狎壬辰歲冬十一月知古嘗晨興則餽舍無煙
忽雲寒望惘然弗怡迺步造直方第至則直方急趨將
出胤也謂知古曰能相從乎而知古以初寒有難色直方
顧小僮曰取短皂袍來請知古衣之知古乃上加麻衣焉
逐聯轡而出長夏門則微霰初零由閉塞而密雪如注乃
渡伊水而東南踐萬安山之陰麓而韞弋之獲甚夥傾羽
觴燒兔有殊不覺有寒寒意及霰開雪霽日將夕焉忽有

封狐突起於知古馬首乘酒馳之數里不能及又與狐相失須臾鵲噪煙暝莫知所之隱隱聞洛城暮鐘但步望於樵徑古陌之上俄而山川暗然若一鼓將半長望間有炬火甚明乃依積雪光而赴之復若十餘里至則喬木交柯而朱門中開皓壁橫亘真北閼之甲第也知古及門下馬將從倚以待且無何小駟頓轡聞者覺之隔闔而問阿誰知古曰成周貢士太原王知古也今日有友人將歸於崆峒舊隱者僕餞之伊水濱不勝離觴既慘袂馬遂復不能止失道至此耳逢明將去幸母見讓問者曰此乃副使崔中丞之莊也主父近承天書赴闕郎君復

西征此唯閨闈中人耳豈可少淹手某不敢去留請歸於內知古雖怵惕不寧自度中宵矣去將安適乃拱立以俟少頃有秉密炬自內至者振管關扉引保母出知古前拜仍述厥由母曰夫人傳語主與小子皆不在家於禮無延客之道然僻居與山藪接吟豺狼所嗥若固相拒是見溺而不援也請舍外廳豈日可去知古辭謝從保母而入過重門側聽所樂樞宏敞帷幕鮮華張銀燈設綺席命知古坐焉酒三行復陳方丈之饌豹胎鮑腹窮水陸之珍保母亦時來相勉食畢保母復問知古世嗣官秩及內外姻黨知古具言之乃曰秀才軒裳令胄金王奇標既富春秋又

潔操獲斯實淑媛之賢夫也小君以鍾愛稚女將及笄年常託媒約為求佳對久矣今夕何夕獲逢良人潘楊之睦可遵鸞鳳之兆斯在未知雅抱何如耳知古飲容曰僕愧金聲才非玉潤豈室家為望唯泥塗是憂不謂寵及津慶逢子夜聆清音於魯館逼佳氣於秦臺一客遊神左茲莫計三星委照唯恐不揚倘獲托彼彊宗睽以佳偶則平生所志畢在斯乎保母喜譁浪而入白復出致小君之命曰兒幼移天佳門實秉懿範奉蘋藻之敬如琴瑟之唯以稚女是懷思配君子既辱高義乃叶夙心上

路且不違百兩成禮事亦非借忻樹孔多傾賜而紫袖而答曰其重沙微類分及湮淪而鍾鼎高門忽舉拾有如白水以奉清塵鶴企鳧超唯待休言知古復拜保母戲曰他日錦雉之衣欲解青鸞之匣全開貌如月華若雲遂此際頗相念否知古謝曰以凡近仙自地登漢不有兩舉孰能自媒謹當銘彼襟靈宗之紳帶期於沒齒以周旋復拜時則燎況當處良夜將艾保母請知古脫服以休既解麻衣而皂袍見保母曰豈有逢掖之士而服短後之衣耶知古謝曰此廼假之契與所最熟者固非已有又問所從答曰乃盧龍張直方僕射所借耳保母忽驚叫仆地色如死灰既起不顧而走入宅遙聞大呼曰夫人

事宿客乃直方之徒也復聞夫人者叱曰火急逐出無放
寇警於是婢子小豎輩群出秉猛炬曳白梃而登階知古
僮僕走於庭中四顧遜謝言狎至僅得出門纔出已橫
關闔扉猶聞誼譁不已知古愕立道左自歎久之將隱類
垣乃得馬於其下遂馳去遙望大火若燎原遂乃縱轡赴
南也復枕轡假寐食頃而震方洞然心思稍安乃揚鞭於
大道比及都門已有直方駢數輩來跡矣趨至其第直方
直方而知古憤懣不能言直方慰之坐定知古乃述其
怪事直方起而撫髀曰山豨木魅亦知人間有張羅也
且止知古復益其徒數十人皆射皮飲胃者饗以巨酒
百與知古復南出既至萬安之北知古前導殘雪中馬跡
宛然直詣柘林下至則碑板廢於荒坎樵蘇殘於密林中
列大塚十餘皆狐兔之窟穴其下曳蹊於是直方命四圍
張羅設弓以待內則東緹荷鍤且掘且燻少頃群狐突出
焦頭爛額者置惟應弦飲羽者凡獲狐大小百餘頭以其
尸歸之水

鄭四娘

東平尉李慶初得官自東京之任投故城店中有故人
賣胡餅為業其妻姓鄭有美色李目而悅之因宿其舍留

連數日乃以十五千轉索胡婦既到東平寵甚性婉約
媚點風流女工之事罔不心了於音聲特究其妙在東平
三歲有子一人其後李克租綱入京與鄭同還至故城大
會鄰里飲宴累十數日李催發數四鄭故稱疾不起李亦
憐而從之又十餘日不獲已事理洵去行至郭門忽言腹
痛下馬便走勢如風疾李與其僕數人極馳追不能及便
入故城轉入易水村足力少息李不能捨復逐之盡及田
入小穴極聲呼之寂無所應戀結悽愴言發淚下會
村人為草塞穴口還店止宿及明又往呼之無所見
火燻之之村人為掘深數丈見牝狐死穴中衣服
斃脚上着錦襪李嘆自長久方埋之歸店取獵犬
子畧不驚怕便將入都寄親人家養之輸納畢復還東
婚於蕭氏蕭氏常呼李為野狐婿李初無以答一日晚李
與蕭攜手歸房狎戲復言其事忽聞堂前有人聲李問何
誰夜來答曰豈不識鄭四娘耶李素所鍾念者聞其言遽
欣然躍起問鬼乎人乎答云身耶鬼也欲近之而不能四
娘因謂李人神道殊賢夫人何至數相謾罵且所生之子
遠寄人家其人皆言狐生不給食豈不念乎且早為
百九泉無恨也若夫人云云相侮以小兒不收必將為君
之患言畢不見蕭遂不敢復說其事唐天寶末子年十餘

藏書無恙

第二十九卷終

異編卷之三十

獸部五

高郵州同

印月軒主人彙次

弘治中浙江某生為高郵同知有一妻一妾嘗夜卧外
 中見夫人靚粧而至曰忍渠妬歡潛出薦枕幸勿言且勿
 入也乃留一宿而去明夕又至且往宵來如此踰月其形
 漸羸瘠而性理恍惚不復以政事為意一日入室而夫人
 疑之詰曰爾何瘦何久不見慍曰女無夕不出尚何疑
 夫人大駭曰初不識外室何緣妾造且吾與妾同居
 可驗妾如言而答交口力辯竟不聽而出其夕復見其
 來言曰夫人貪歡相背為公面斥幾羞死今者妾故彼之
 計冒耻相從惟公私之當夜夜相伴夫曰諾自是妾當其
 夕又月許以事入内妾牽衣告曰久不見公瘦不堪目矣
 人對如初妾堅云未出又不聽二人乃曰此必妖也因強
 之入内交卧以持之復夢二女子戟手詈言宜蚤出不出
 殺汝意惘惘竟就外宿妻潛使人窺之見兩青衣侍寢其
 狀則日所待闈人也妻召扇弓手伏齋旁以伺之戒之曰
 彼果人也平旦出其勿射五鼓出者審為妖矣亟射勿失
 天未明二闈人果衣冠而興意欣欣然未及門衆矢業發

中其一仆地視之則一老白狐流血死矣其一遁去其家
延醫治療凡半年平復

蔣生

天順甲申歲浙人盧金將常往來湖湘間販賣物貨變易
麻豆其年船抵湖廣之漢陽因觀觀音閣館驛一帶江水
衝塌灣泊不便乃館於洗馬口舒家店發賣貨物店東馬
姓者一女年十八美姿容勤女工自幼不喜言笑漢陽府
府及武昌求聘者紛紛父母因無子未許嫁蔣生見而悅
之其女不知人私視是時盧生年五十蔣生年十九年
諷逸能詩一日朗吟曰丹桂花開月有光不能採摘只

香高唐無夢巫山杏孤館蕭蕭空斷腸是夕天欲雨忽聞

扣門聲蔣生執燭開門乃見日間對窓下之女低聲謂之

曰適見閣下有顧盼意是以背父母私就君子莫棄醜陋
願效文君蔣喜不自勝乃附耳謂曰盧叔方賺慎勿高言
遂就寢天五鼓女告歸低囑生曰我父母年雖老而性嚴
汝日間見我不可嬉戲只如往日可保終始於是蔣生日
攻書史目不外視其家女本不知倚窓刺繡如常蔣思夜
間相囑之言以為真有此情愈加持重東鄰皆喜其少年
謹厚是後夜夜往來蔣生漸無精采茶飯減進盧生問病
之根由但以思父母為對服藥求神一無應驗一日盧

以鬼神不測之言蔣生病篤亦自恐又見馬家之女所見
不似乎有情乃道其詳盧曰謬矣馬家門壁高父母嚴女
不生趨從何而出又問之曰今夕來否蔣曰來盧曰來則
依我行乃以簾布裹之蔣二升語生曰來則以此物與之
蔣曰與此何用盧曰汝但依此行管教病愈是夕女果來
蔣生始疑懼將前物以贈女謂之曰我病着題目了汝且
回女亦感傷涕泗不肯去蔣懼呼盧女恐盧議拭淚而去
吹早盧教蔣生步芝蔴撒止何地蔣生依所教而行至大
別山後一石洞邊見一狐人首身身軀正濃生呼云
你坑陷殺我耶其物醒而謂生曰今日救汝

我了我必有以相報乃入洞取草三束授生曰

煎湯自洗其病即愈一束撒在馬家屋上其家女即生

風人不堪近醫不能救汝令人求之自醫將此第三束草

煎湯洗之則復如舊與君偕老無恙故此相報耳君其返

勿以我之故告同舍即我與即君共枕席十三餘月乃宿

緣不偶然夫妻情意不可相忘言訖泣下如雨生亦念其
舊不忍加害乃與之別至館盧問何所見隱不言唯唯而
已其夜生以草水洗之不二日疾果瘳乃暗以吹束草撒
馬家房上其女果生癩皮瘡瘰出時大炎熱穢氣觸人醫
術不能瘳父母不能近求其速死而不得欲投之於江而

不忍將生乃浼漢陽所軍戶王媽媽為媒求之其家以
為戲言亦戲之曰要便擡去於是將生以白金二錠為聘
禮其家不受至次日將生塞鼻自背過街行者皆掩鼻其
夜生煎湯以洗之二三日間瘡口漸愈四五日後瘡殺利
落七八日起牀行履未及半月言笑容顏如舊父母合家
驚悔乃欲設宴延生結納生亦欲償聘禮女拒之以父
情薄不捨財珠已乙酉歲徙居漢口滕古源家買舟約
生回杭後不知所終

徐安

美人頰

徐安者下邳人也好以漁獵為事安妻王氏貌甚美
知之開元五年秋安游海州王氏獨居下邳忽一日有一
少年狀甚偉顧王氏曰可惜芳豔虛過一生王氏聞而悅
之遂與之結好而來去無憚安既還妻見之恩義殊隔安
頗訝之其妻至日將夕即飾粧靜處至二更乃失所在自
曉方回亦不見其出入之處它日安潛伺之其妻乃騎故
籠從窻而出至曉復返安是夕閉婦於它室乃詐為女子
粧飾袖短劍騎故籠以待之至二更忽從窻而出徑入一
山頰乃至會所帷幄華煥酒饌羅列坐有三少年安未及
下三少年曰王氏來何早乎安乃奮劍擊之三少年死於
坐安復騎籠即不復飛矣俟曉而返視夜來所殺三少年

看老狐也安到舍其妻是夕不復粧飾矣

何讓之

唐神龍中廬江何讓之赴洛遇上巳日將陟老君廟
中遊春冠蓋廟之東北二百餘步有大丘三四時亦
漢諸陵故張孟陽七哀詩云蒸文遙相望原陵鬱
陵即光武陵一陵上獨有枯柏三四枝甚古盤石可容
十人坐見一翁姿貌有異常筆眉鬚皓然着寬幪巾
轎烏紗抱膝南望吟曰野田荆棘春閨綺羅新出
上日生死眼前人欲知我家在何處北邙松柏正
有一貴戚金翠車與如花之婢數十連袂笑樂而
門抵榆林店又睇中橋之南北垂楊拂於天津紫
上苑紫禁綺陌亂香塵讓之方歎棲遲獨行踽踽已
前吟翁非人翁忽又吟曰洛陽女兒多無奈孤翁老
讓之遽欲前執翁倏然躍入丘中讓之從焉初入丘
不辨其逐翁已復本形矣遂見一狐跳出尾有火焰如
星讓之却出玄堂之外門東有一筵已空讓之見一
上有硃蓋筆硯之類有一帖文書紙畫慘灰色文字則
可曉解畧題云應天狐起異科策八道後文甚繁難
載讓之獲此書帖喜而懷之遂躍出丘穴後數日水北
德寺僧志靜來訪讓之說云前者所獲丘中文書非即君

所用留之不祥其人近捷上界之科可以禍福中國即君
必能却歸此物它亦辭謝不薄其人謂志靜曰吾已備三
百緡欲贖購此書如何讓之許諾志靜明日挈三百緡送
讓之讓之領訖遂給志靜言其書已為往還所借更一冊
日當徵之便可歸本讓之後為朋友所說云此僧亦是妖
魅奈何欲還之所納緡但諱之可也後志靜來讓之悉述
云殊無此事兼不曾有此文書志靜無言而退經月餘讓
之先有弟在東吳別已踰年一旦其弟至馬與讓之語
私中外甚有道理夜則兄弟聯床經五六日忽問讓之
聞此地多狐作怪誠有之乎讓之遂話其事而誇去書一

不欺和五

月前曾獲野狐之書文一帖今見存焉其弟固不信寧有
是事讓之至遲旦揭篋取此文書帖示弟弟捧而驚歎即
擲於讓之前化為一狐矣俄見一美少年若新官之狀跨
白馬南馳疾去適有西域胡僧賀云善哉常在天帝左右
矣少年影讓之相給讓之嗟異未幾遂有敕捕內庫被人
盜貢絹三百匹尋蹤及此俄有吏掩至直挈讓之囊檢焉
果獲其緡已費數十匹執讓之赴法讓之不能奪卒斃枯
木

王生

王生某者讀書山室中往來必經方氏之門方有女年十

七歲姿色姝麗善解詩賦常倚門盼望見王年少美容每
秋波偷送彼此含情而父母戒嚴不能少通款曲王亦思
方不置常形之夢寐一日晚悵悵無聊步月中庭吟哦良
久忽見一女從外來近視之則方也喜躍不勝擁致幃中
各叙衷曲綢繆歡娛事闌已二鼓矣方不覺浩然長歎王
問之女曰噫我死矣我非方氏也乃老狐耳吸日精月華
幾百年矣仙道已成第欠陽精耳每於夢中取君之精固
不可得不獲已化方氏來今君戰慄過度妾亦漏洩行將
有子懷十二月而生我必死於峰巔塔下此子君之骨
它日大有文名佐聖主理天下可名之令狐氏使不忘

不欺和五

君念一宵之愛幸殮我於塔下我願足矣涕泣而去王
歸托媒媿於方氏願締姻焉方從之合卺之夕王道所以
方曰向固嘗夢與君遇然不至為文君之行不意此狐假
我誘君非君之善戰此身終不白汚我多矣伉儷甚相得
明年王果從峰巔竄之趨山半間兒啼聲至則一狐死焉
王乃殮之而抱兒歸方育之如己子長氏令狐寂聰穎官
至翰林

曹翁

天常陳生以貢至京僦邸玉河橋下時邸價湧貴費翁者
家有一樓三間且在市中度必重價陳漫酬五錢一月而

費翁乃欣然無難色生方幸其廉及暮本學司訓之子
訪因言陳兄何以寓是此樓有老狐居之每夕出擾人宜
亟遷去陳未信抵夜半酣以草苦宿於樓下忽簾前呼
嘍如小兒聲俄呼陳曰官府睡未陳不應良久呼費翁曰
今夜成事翁罵曰臭皮貨不予汝狐曰爾夫婦太狠得我
銀五百兩又不許我婚事昨有三十兩首飾吾念爾夫
婦無禮如此與爾何為西角頭王翁女與我好我自予之
翁復罵曰不希罕皮貨橫財狐曰勿罵我罵出行止令人
羞殺翁曰何不明言狐曰即如往年兒死新婦年十七
即有新臺之念嗔其不從遂歸改嫁有諸此豈人所為翁

曰無此事臭皮貨胡說狐乃冷笑呼陳曰官府我小人兒
不當管人家閑事即如東角頭張序班娘子與姑夫好了
偷銀三十兩與之張序班乃向伴當責取此項冤枉事何
由得明陳不敢答聲又叱罵翁媪不已媪亦大聲答之至
半夜乃息陳驚悸一夕不眠明日移居它所翁亦不敢留
是夕尚有麗重物未去一僕守之狐又呼曰哥爾家官人
何往曰朋友相留不來矣狐拊掌云怕我耳我不纏渠何
用遷也其鄰寓有山西商人勇果善射聞而怒召翁曰吾
為君懷劍待之必殺之乃已豈有妖物橫行如此翁喜置
酒延商坐樓上將即席狐作一老者長三尺餘縹帽褐衣

揖商言曰吾告官人吾用銀五百兩在此老處而一小
不肯嫁我誰之理直耶翁色變而起商奮劍揮之狐一
其尾火焰滿樓商擲劍仆地踰時乃甦狐指而笑曰好
漢何必出大言也自此遂絕不來

衢州少婦

衢州人李五七居城中本巨室子弟後生計淪落租為
家嘗當門戶紹興戊辰歲三月夜天氣清潤微雲隱月
卧小軒若有捫其面者驚而起已為天且明適欲詣鄰
牒即具衣冠疾步抵譙樓下聽更鼓繞三通覺神宇不
彷彿無所屆往來於班春堂前慕聞奇香凝鼻俯仰

見堂內隱隱有燈火光益怪之謂夜半間安得有此
就望乃一少婦約年十八九自携小籠燈倚柱獨立姿
絕艷含笑迎揖曰郎君萬福李異謝應喏婦問曰今日使
府放詞狀否李曰然不審娘子為誰家人何為而至曰我
即城東丘秘校妻也嫁纔數月不幸夫亡居室一區遭鄰
里凌暴欺我婦婦不能訴故不免告官倘非冒夜以來必
將為所邀阻於勢當爾李正悅其貌又言語楚楚可傾聽
四顧無人情不能遏試以言挑之欣然相就携手入室
繾綣少焉東方已白郡既領訟牒矣兩人俟判畢別去婦約
今夕再用此時來及期復遇遂在筵踰月李家訝其連日

宵行疑必有淫泆之過以告亡賴輩俾捕之得於
後恰與婦寢呼謀共前皆就禽婦擊臂吻吻作着化為青
狐奔去眾駭追之茫無所覩矣

陳崇古

臨江富人陳崇古所居後有果園委一人守之販鬻皆由
其手其人年可四十餘頗脩整不類庸下人獨居園中小
屋間一夕有美姬來就之自言能飲索酒共酌且求歡其
人疑之扣其居址姓氏終不答曰與君有宿緣故未相
無問也遂與狎自是每夜輒至日久情密如伉儷亦不
究其所從來矣比舍人怪園中常有人語聲窺見以

人主人以其費財也召責之其人初抵諱因請誣覆視記
籍曾無虧漏更研問乃吐實主亦任之是夜姬來云而主
謂吾誘汝財耶因從容言吾非禍君者比世界內如吾輩
無慮千數皆借仙道吾事將就特借君陽氣一助耳更幾
口數足吾亦不復留此於君無損也它日來閑飲沉醉談
謔益款其人試挑之曰子於世間亦有所畏乎姬以醉忘
情且恃交稔無復防虞直答曰吾無所畏吾睡時則有光
旋繞身畔人欲不利於我者一躡此光吾已驚覺終不能
有所加也所宿惡者人能遠立以口承其光而徐吸之則
彼得壽而吾禍矣其人唯唯俟其去目送而望之遙見其

踰趨田中往看姬寐正熟有光照地如月依言吸之
胸臆隱隱熱下光盡飲乃歸明日復至其所有老狐墜死
焉

胡老官

太學有松江士人者挈妻寓居一旦有老翁年可六十許
自陳同鄉人姓胡無妻息願為公僕以糊口士人留之勤
者甚可人意又而與其妻有情每夕宿米甕中迨半夜則
躍出榻而士人乃為移置地上忽忽不覺反以胡老官
之胡則怪其昏醉則之不香陳生密告以故同列皆
此亦妖也胡問胡公何所異好香去好燒酒晨而

錢市酒延胡公好語之曰我友甚願公乃有得
為盡歡胡公大喜與友交勳不覺沉醉趨米甕中熟睡
以白紙封之外加熾炭火作號呼云我主百年脩行公忍
一朝害却因呼其妻曰娘子獨不念舊愛乎忍坐視吾
又云蒸殺我得銀簪一戴即出矣妻欲往救衆共縛之不
得起良久無聲啟視一老狐爛死於甕解其妻妻插呼胡
老官涕泣藥之始悟事在正德中

常明府

唐開元中有諱常明府自稱崔某軍求醫常氏醫得知是
妖媚然胡山杖遣之其狐尋至後房自稱女精女便想泣

昏狂妄語常氏屢延術士狐益漫言不能却也聞峨嵋有
 道士能治邪魅求為蜀令其因其伎以攘之既至道士
 為立壇治之少時狐至壇取道士懸大樹上縛之常氏來
 院中問導師何以在此狐云敢行禁術適聊縛之常氏自
 爾甘奉其女無復覬望家人謂曰若為女婿可下錢二千
 買為聘崔令於堂簷下布席修貫穿錢錢從簷上下群
 穿之正得二千貫又之乃許婚令常請假送禮兼會諸
 友至車騎輝赫備從風流三十餘人至常氏送雜妹
 匹紅羅五十匹它物稱是常乃與女經一年其子有
 母令問崔即答云八叔房小妹今頗成人叔父幸
 其所以病者小妹入室故也母極罵云死野狐
 魅我一女不足更惱我兒吾夫婦暮年唯仰此子與
 狐為婿絕吾繼嗣耶崔無言但歡笑父母日夕拜請
 汝若能愈兒疾女寔不敢復論又之乃云疾愈易得但
 負心耳母頗為設盟誓異日崔乃於懷出一文字令
 書及取鵲巢於兒房前燒之兼持鵲頭自衛當得免疾常
 氏行其術數日子愈女亦効為之雄狐亦去罵云夫妻果
 爾負約如何言崔去之後五日常氏臨軒坐忽聞庭前
 不可柰仍有旋風自空而下崔狐在焉衣服破弊流血淋
 漓謂常曰君夫人不義作字太彰天曹知此事杖我幾死

今長流沙磧不得來矣常極聲訶之曰窮老魅何不速行
 敢此逗遛耶狐云獨不念我錢物恩耶我坐偷用天府中
 錢今無可還受此荼毒君何無情至此常深感其言數致
 辭謝徘徊復為旋風而去

狸丹

正統間松陽有婦為妖所憑每至則僵卧久之乃甦其後
 日以瘦削其夫痛之約至親十餘人卧床前以防其來
 眠妖仍至不能却也有一書生授館其鄰夜起見一狸
 人謂之九節者出入一地夜窺中心識之密以麻索
 結置穴口俟其跳入即疾擊其繩束之九節被縛
 生曰吾與子無仇如放我者我穴中有金銀物焉謝
 曰汝不來如何九節曰我腹有丹吐以與君為質俟物
 至即還我然勿開掌開即敗吾事夫書生許之乃吐一赤
 珠入掌其熱教以握固而去眾有醒者問何得香氣書生
 恐眾逼即吞入口內丹忽自下眾問故曰我捉得九節已
 失之矣及九節捧金首飾一盒至而用不可得號呼死於
 其門金則眾均分有之而書生年百歲能出入人房室
 無禁以是恣為不道鄉邑患之然無形可捕末如之何
 一日暴雨雷死於室

崔三

黃州市民李十六開茶肆於觀風橋下淳熙八年春仍已
為戶其僕崔三未寢聞外人扣門問為誰曰我也崔三
主公急啟開乃一少年女子容質甚美駭曰娘子何自來
此是李家茶店耳豈非錯認乎曰我只是左側孫家所婦
同取怒阿姑被逐出中夜無所歸願寄一宵崔曰我受備
於人安敢自擅女以言死請立不肯去崔不得已引至肆
傍一隅授以席使之寢久之起就崔榻密語曰我不慣孤
眠汝有意否崔喜出望外即留共宿雞鳴而去繼此時時
一來崔以人奴僕好婦惟適所願不復詢究未一夕女
曰汝月解囊直不過千錢常不足給用袖出書券十千數
之其後屢致薄助崔又益喜究崔二者素習後備常以將
亡川忽詣弟處相問訊寄寓餘女杳不至崔思戀篤切
殆見夢寐乃吐情實告兄兄曰此地多鬼魅慮害汝命宜
速為之圖崔曰弟與之相從半年且賴其拯恤義均仇儷
難誣以鬼也兄曰然則知我至則飲跡何邪崔曰正以兄
弟妨嫌於禮不可兄曰彼每至從何處出入曰入自外門
由樓梯而下兄是晚拾去取獵具捲網數枚散布之抵暮
再來伏於隱所三更後忽然有聲急篝燈照視得一班狸
長三尺死焉兄曰是物蓋惑吾弟者為剥其皮而烹其肉
崔恠沮悽淚不能勝情與日獨一處室中覺異香馥烈女已

三燈下大罵曰我與汝恩意如此兼數濟汝害之何為輕
信紅兄之言幸我是時未離家僅殺了一婢壞衫子一領
而已崔遂謝女笑曰固知非汝所為吾不恨汝遂駐留如
初至今猶在

謝混之

唐開元中東光縣令謝混之以嚴酷暴為政河南著稱
混之嘗大獵於縣東殺狐狼甚眾其年冬有二人詣臺訟
混之殺其父兄兼它贓物狼藉中書令張九齡令御史
曉往按之並鑿繫告車者同往曉素與混之相善先曉其
狀令自料理混之遍問里正皆云不識有此人混之以

八

詐已各依狀明其妾以待辨曉將至滄州先牒繫混之
獄混之令吏人鋪設使院候曉有里正從寺門前過門外
金剛有木室高護甚固聞金剛下有人語聲其高已鎖非
人所入里正因逼前聽之聞其祝云縣令無狀殺我父兄
今我二弟詣臺所訴冤使人將至願大神庇廕令得理有
頃見孝子從隙中出里正意其非人前行尋之其人見里
正惶懼入寺至廟後失所在歸以告混之混之驚愕久之
廼曰吾春首大殺狐狼得無是耶及曉至引訟者出縣人
不之識訟者詞忿爭理無所屈混之未知其故有識者
勸令求獵大獵大至見訟者且前博逐徑跳上屋化為二

狐而去

李自良

唐李自良少在兩河間落拓不事生業好鷹鳥常竭蹶貧
為構繼之用馬燧之鎮太原也募以能鷹犬從禽者自良
因請軍門自陳自良質狀駉健燧一見悅之置於左右每
呼鷹逐獸未嘗不愜心快意焉數年之間屢職至牙門大
將因從禽縱鷹逐一狐狐挺入古塙中鷹相隨之自良即
下馬乘勢跳入塙中深三丈許其間朗明如燭見塙塌上
有壞棺復有一道士長尺餘執兩紙文書立於棺上自良
因擊得文書不復有它物矣遂臂鷹而出道士隨呼曰

不

十

留文書當有厚報自良不應乃視之其字皆古篆人莫之
識明旦有一道士儀狀風雅詣自良自良曰仙師何所遺
士曰某非世人以將軍昨日逼奪天符也此非將軍所宜
有若見還必有重報自良固不與道士因屏左右曰將軍
禪將耳某能三年內致乘軍政無乃極所願乎自良曰誠
如此願亦未可信如何道士乃超然奮身上騰空中俄有
仙人絳節玉童白鶴徘徊空際以迎接之須臾復下謂自
良曰可不見乎此豈妄言者耶自良遂再拜持文書歸
之道士喜曰將軍果有福祚後年九月內當如約矣於昔
貞元二年也至四年秋馬燧入覲太原耆舊有功大將官

秩崇高者十餘人從焉自良職最卑上問太原北門重鎮
誰可代卿者燧昏然皆不省唯記自良名氏迺奏曰李自
良可上曰太原將校當有耆舊功勳者自良後輩素無所
聞卿更思量燧倉卒不知所對又曰以臣所見非自良莫
可如是者再三上亦未之許燧出見諸將愧汗浹背私誓
其心後必薦其年德最高者明日復問竟誰可代卿燧依
前昏迷唯記舉自良上曰當俟議定於宰相耳它日宰相
入對上問馬燧之將孰賢宰相愕然不能知其餘亦皆以
自良對之乃拜工部尚書太原節度使

婆羅門

開元初有名族得江外一宰將乘舟赴任於東門外親朋
盛筵以待之宰令妻子與親故車先往胥溪水濱日暮宰
至舟旁饌已陳設而妻子不至宰復至宅尋之云去矣宰
驚不知所以復出城問行人人曰適食時見一婆羅門僧
執幡花前導有數乘車隨之比出城見車內婦人皆下從
婆羅門齊聲稱佛因而北去矣宰遂尋車跡至北郊墟墓
門有大塚見其車馬皆憇其旁其妻與親表婦二十餘人
皆從一僧合掌口稱佛名宰呼之皆有怒色宰前禽之婦
人遂罵曰吾正逐聖者今在天堂汝何人乃敢此抑遏至
於奴僕與言皆不應亦相與饒塚而行宰因執胡僧遂失

於是縛其妻及諸婦人皆誼呼至第竟夕呼號不可與言
率暹明問於葉師師曰此天狐也能與天通斥之則已茲
之不可然此狐齋時必至請與俱來宰曰諾葉師仍與之
符令置所居門既置符妻及諸人皆寤謂宰曰吾昨見佛
來領諸聖衆將我等至天堂其中樂不可言佛執花前進
吾等方隨後作法事忽見汝至吾故罵不知適是魅惑也
齋時婆羅門果至叩門乞食妻及諸婦人聞僧聲爭走出
門喧言佛又來夫宰禁之不可執胡僧鞭之見血面
之往葉師所道遇洛陽令僧大叫稱冤洛陽令反
其言其故仍請與俱見葉師洛陽令不信宰言
漸至聖真觀胡僧神色恹沮不言及門即請命既入
師命解其縛猶胡僧也葉師曰速復汝形形即哀請
曰不可朕乃棄袈裟於地即老狐也師命觀之百
裝後為婆羅門約令去千里之外胡僧頂禮而去出門
亡

上官翼

唐麟德時上官翼為絳州司馬有子年二十許嘗曉日獨
立門外有女子年可十三四姿容絕代行過門前此子悅
之便爾調戲即求歡狎因問其所止將欲過之女云我門
戶雖佳郎州佐之子兩相形迹不願人知但能有心得方

何自來相就此子邀之期朝夕女初固辭此子將欲使
久之然後見許昏後徙倚俟如期果至自是每夜常來經
數日而舊使老婢於牖中窺之適知是魅以告翼百方禁
斷終不能制魅來轉數晝夜不去兒每將食魅必奪之否
梳此魅已飽兒不得食翼常手自作啖剖以遺兒至手
已取去翼頗有智數因此密搗毒藥時秋晚油麻新熟
令熬兩盞以一宜毒藥先取好者作啖徧與妻子未及
兒一啖魅便接去次以和藥者作啖與兒魅亦將去
數啖忽變作老狐宛轉而仆禽獲之即今號毀訖
慶此日昏後聞遠處有數人哭聲斯須漸近遂入堂
皆稱冤號擗其哀中有一叟哭聲每云苦痛老狐何
喉嚨枉殺性命數十日間朝夕來家往往見有衣線
翼深憂之後來漸稀經久方絕亦無害也

崔昌

唐崔昌在東京莊讀書有小兒顏色殊異來止庭中久之
漸升階坐昌牀頭昌不之顧及以半卷書昌徐問汝何
人斯來何所欲小兒云本好讀書若學問爾昌不之却
常問文義甚有理經數月日暮忽扶一老人垂醉至昌所
小兒暫出老人醉吐人瓜皮甚惡之昌素有所持
利劍因斬斷頭成一去瓜墳之小兒至大怒云君何故

狀我家長我豈不能殺君但以舊恩故爾大罵出門
餽乃絕

第三十卷終

入快即五

二十

廣韻其編卷之三十一

印月軒主人彙錄

妖怪部

花紅

進士曹朗文宗時任松江華亭令秩將滿於吳郡置一宅
又買小青衣名曰花紅其價八萬貌甚美家人皆憐之至
秋受代即將其家人入吳郡宅後通冬至朗綠新堂脩理
未畢堂內西間貯炭二百勛東間窓下有一榻新設簡
其上有脩車細簾簾十領東行南復西廊之北一房充
一房即花紅及乳母居一間充厨至除前一日朗妹
若其用鑪中煎三升許油旁堆炭火十餘勛妹
餅家人並在左右獨花紅不至朗親意其情寢遂召之至
又無所執作則怒答之使云頭痛忽有大磚飛下
朗俄又一大磚擊油鑪於是驚散厨中食器亂在階下日
已晚俱入西房食遂移入堂並將小兒及尚堂門子母相
依而生汗流如水不諭其怪朗取炭數片燃火俄聞空中
轟榻之聲火光空中上下見東窓牀上一女子年可十四
五作兩髻衣短黃襦跪於牀效人碾茶朗走近禽之繞屋
不及遠巡匿處積中朗又踏之默然有聲遂失所在生
以至且鷄鳴方敢開門乳母花紅熟寢於西室朗召玉芝

觀顧道士作法數日有人長吁曰吾是梁苑客枚舉前因
節日求食於此君家不知云何見捕朗具茶酒飲之與求
近文曰心事無聊幸相悉足下之崇非吾所為其人不遠
但問他人當日知則遂白顧道士捨之里中有女巫朱二
娘又召令占之巫悉占家人唯花紅頭痛未起巫強呼之
出責曰何故如此娘子不知汝何不言遂挾其臂近肘有
青脉廿餘隆起曰賢聖宅於此夫人何故驚之花紅再拜
稱不由已朗懼減價賣之歷二家皆如此遂放之無所
身後包山道士申屠齡說其田云昔洞庭山人共負
令守山廟後因初觀拓北境地其廟遂除廟中山

因巢於花紅之臂焉

許敬

許敬張閑同讀書於雁月山中書堂兩間各據其一中間
有丈許許西而張東各開戶牖自春至冬各秉燭而學一
夜二更忽有一物推許生戶而入初意其為張生而不之
疑其物已在案側及讀書徧乃迴視方見一物長可五尺
虎牙狼目毛如猴攫爪如鷹鵠服豹皮視見許生顧盼乃
又手端目並足而立許生恐甚遂失聲連叫張生相救如
是數百聲張生滅燭柱戶伴睡竟不之應其物忽倒行就
北壁火爐所踰踰而視許生呼張生不已其物又起於林

下取生谷伐薪却迴坐附火良久許生乃安心定氣而
曰余姓許名敬辭家慕學與張閑同到此不登謁諸山神
深為罪耳然浮俗淺識幸勿見責言已其物奮起又手鞠
躬唯唯而出敬恨閑之不救已翌日乃撤書而歸而張生
亦相與俱罷業竟不成

李黃

渠州刺史李黃夏日憇於小廳見鼠穴中有一人長數
執篲掃穴前而入有二人亦長三二寸昇一鑊添水
須臾鑊前有一夜又執鐵杵一人披紫袍執象笏長
三寸形色狀貌乃李也黃雖懼而不敢驚之乃叱黃
入鑊中須臾而出黃衣服而入穴中又見一婦
乃黃之婦婦寓岳州久矣主鑊者執黃婦入鑊中須臾
出婦衣服亦入穴中主鑊者亦入又二十人昇鑊入而
者又掃去其灰燼數日如此黃大憂遣訪其婦亦無恙
年方卒黃十餘年亦卒

實不疑

武德功臣孫實不疑為中郎將告老歸家家在太原宅於
北郭陽曲縣不疑為人勇有膽力少而任俠常結伴十數
人鬪鷄走馬樗蒲一擲數萬計以義氣相期而太原城東
北數里有道鬼身長二丈每陰雨昏黑後多出人見之

或怖而死諸少年曰能往射道鬼者與錢五千餘人無言
 唯不疑請行迨時而往眾曰此人出城便潛藏而夜給我
 以射其可信乎齊隨之不疑既至鬼所鬼正出行不疑逐
 而射之鬼被箭走不疑追之凡中三矢鬼自投於岸下不
 疑乃還諸人笑而授之財不疑盡以飲馬明日往尋之射
 岸下得一方相身則編荆也其傍乃得三矢自是道鬼遂
 亡不疑從此以雄勇聞及老年七十餘矣而意氣不衰
 嘗二年冬十月不疑往陽曲從人飲飲酣欲返主苦
 不疑盡令從者先獨留所乘馬昏後歸太原陽曲
 不疑疑馳還其間則沙場也狐狸鬼火業業
 夜勿見道左右皆店肆連延不絕時月滿雲
 俄而店肆轉眾有諸男女或歌或舞飲酒作樂或結
 蹄有童子百餘人圍不疑馬踏蹄且歌馬不得行道有
 不疑折其柯長且大以擊歌者走而不疑得前又至逆旅
 復見二百餘人身長且大衣服甚盛來繞不疑踏蹄歌
 不疑大怒又以樹柯擊之長人皆失不疑恐以所見非常
 乃下道馳將投村野忽得一處白餘家屋宇其處不疑扣
 門求宿皆寂無人應雖甚叫擊人猶不出村中有廟不疑
 入之繫馬於柱據階而坐時朗月夜未半有婦人素服親
 鞍突門而入直向不疑再拜問之婦人曰吾見夫婿擄君

故此相信不疑曰孰為夫婿婦人曰公即其人也
 是魅等之婦人乃去廳房內有床不疑息焉忽梁間有物
 墮於其腹大如盆盞不疑敲之則為大音自投床下化為
 火人長二尺餘光明照耀入於壁中因爾不見不疑又出
 力乘馬而去遂得入林木中憇止天曉不得去會其家求
 而得之已昏愚且喪魄矣昇之還猶說其所見乃病月餘
 卒

青州都監

宣和間陝西一武官為京東路分都監官舍在靖州
 踰歲忽見照壁後一大青面鬼倨坐頭高鞋
 不惟取弓矢射之中其腹笑曰看又射之曰射得好
 二十矢集其軀如蝟毛鬼殊不動俄二小鬼挾都監
 出畏或傷乃捨弓箭奪救之呼諸子僕妾為助了
 一應回視屋下則一家人盡死疊尸地上每身帶一箭
 適所射者老幼二十口唯子母兩人存驚痛幾絕
 報府帥遣僚屬來視成怪愕無策因為買棺收斂留一
 宿將出殯偶啟便室取物見一茶盤坐其中元不死渾如
 夢寐扣其始末昧無知覺於是擄棺各貯箕帚桶杓之類
 耳急徙他所而空厥居

劉崇班

政和初殿中崇班劉良士赴河北將官挈家至村驛驛舍荒涼無一人供薪水呼問亭長乃在他所居久之始至劉叱責之叩頭對曰驛為怪物所據不復容人跡前後過客無敢居者劉笑曰吾平生無怖畏當此炎暑捨大屋弗居而棲泊旅邸邪即便撤局見庭階蔓草盈尺詢怪物所止曰多在西廂小廳下劉戒從卒環列中堂設寢處使連居之自置一榻坐西邊以弓箭隨之二更後有白衣者持杖至曰吾為土地神每恨妖鬼害人而力不能制嗔息而已聞崇班素負膽氣今夕適群鬼皆醉臥於此時盡執縛以來請君殺之以清一方之孽為萬民幸

欣然曰幸甚妻即去頃之禽一物至不甚了了曰下刀毋待其覺即揮刃斬之有聲吻然已而連續會第斬首約四更時斬三十餘級橫尸流血腥氣逼人使拜異謝曰盡矣趨下廊廡間拊掌大笑劉始疑焉呼婦入視則全家大小盡皆身首異處不遺一人劉驚悔哭叫發狂越日而死亭長言於官焚折此驛其怪亦絕云

王柱

高郵王柱年十三歲從舅氏張世鄉學假寓里之承天寺寺素多怪柱年少頗有膽氣一日執書徐步廡下見階上一小人長五寸許朱髮朱衣怒目視之而躍柱叱之不

乃返書室小人即隨入立於門闥上嘻笑聲咳若罵若怒作態不已柱讀書不顧小人乃自塞其裳出其陰如豆溺於其檻上而去柱起視之尿濕處方三寸至旬日拭之不乾不知何怪也柱所居皆古基十五六時夜讀書於家之別館起便旋有二物長三尺餘貌絕似回紇大呼於短牆外云王柱可來吾與爾遊柱急回二物躍下各挽其掖而行踰牆如飛牆外有井二物即推柱於井而去柱綿衣不遽沉溺乃力撐井磚而呼家人皆睡無救者一舉之間聞井中有人聲乃下腰間繩引出口尚索詢良久以遇怪狀諫和其家門約焉數日神爽方復不一

丁謙

東陽丁謙出郭於方山亭泊亭渚有劉散騎遺母報於京來耳謙夜中忽有一婦人自通云劉郎患瘡聞參軍能治故今夕之會遂令人無貞白之操丁云女郎盛德豈顧老夫便令尋取琵琶彈之歌曰久聞忻重名今遇方山亭肌體雖朽老故是悅人情放琵琶上膝抱頭又歌曰女形雖薄賤願得忻作婿縵縵觀良覯千載結同契聲氣婉媚令人絕倒便令滅火共展情好比曉忽然不見吏云此亭舊有

妖魅

夏秀妻

高郵夏秀妻頗白皙嘗浣衣於河濱忽有一丈夫圓帽青衣阜靴立水次語曰吾尋娘子三年矣今乃在此吾故爾夫也為夏生所據今日可復故好婦大怒罵之且召秀指示其人秀大笑汝見鬼乎妻曰此即是也秀乃叱妻還舍其人隨至家夜卧床內謀謀不已大抵言子能捐妻相與必具財禮若干為聘不敢虛奪汝妻秀不應久之舉家皆見其形長六尺餘一美鬚丈夫也嘗云往揚州及還攜歸則來餉皆揚城中物一日三餅置案上其妻方欲食

其一他日以銀二錠皆十餘兩翫美其牀秀求之乃云奇我妻雖百錠可得况此乎否則吾終能攜去秀奪其藏之它日啟視亡之美嘗云往蘇州夫婦乘間於日年遊巫山之好其妖突入大叱曰狗婦吾以汝為佳人愛汝高汝望成百年姻媿乃不成才至此青天白日豈可為此事邪辭斷唾罵而去

于疑

岐人于疑者性嗜酒常往來郊淫間故人宰宜祿因訪飲酒涉旬乃返既而宿醒未愈令僮僕先路以備休憩時孟夏麥野韶潤縵縵而行遙見道左嘉木美蔭因就焉至則

繫馬藉草坐未定忽見馬首南顧鼻息恐駭若有觀焉則隨向觀之百步外有枯骨如雪箕踞於荒塚之上五體百骸無有不具眼鼻皆通明背助玲瓏枝節可數疑即馬稍前枯骨乃開口吹噓槁葉輕塵紛然自出上有鳥紛飛嘲噪甚眾疑良久稍逼枯骨乃竦然挺立骨節絕倫疑心悸馬亦驚走遂馳赴旅舍而先路童僕出迎相顧曰即君神思一何慘悴疑即說之適有涇倅十餘各執短兵援番規以東皆曰豈有是哉洎逆旅少平筆集眾疑即為之據前仍與眾約曰倘或尚在當共碎之恐不得見矣俄至其處而端坐如故或則叫噪

或則學方發矢又無中者或欲環之前進則亦相顧稍入遂散疑亦鞭馬而迴遠望尚見烏鵲翔集遂去不散自後疑屢經其地及詢左右居人乃無復見者

唐氏女

金華唐氏女伴遊城隍祠衆已出一少婦行稍後視判官朕心頗動判官者忽舉手回身向之微笑婦思而歸其夕昏然如醉見綠衣人入門與之語笑交接連曙而去昏則復來如此月餘其夫亦儒生也延巫師治之皆不效他日張真人過金華夫祈焉真人雅敬其門問曰他人則

流為符今當為子親書子必敬謹乃有驗不然及以
乃為符三通曰致齋七日焚一符再七三七各焚其一如
其言始焚一符聞有撒沙於屋瓦者次符亦然三符至半
夜夫婦皆見一黑形人至牀前微有鑿索聲蓋判官囚執
之候也忽牀上大震一聲如巨槌擊者妖遂屏跡

高郎中

綿州高郎中有妾甚美忽有一丈夫走入室曰我故儒生
也假公榻一宿高公叱之已登妾牀矣與妾好合如夫
了不顧高公大怒擊之反中家人無如之何至發白
出言笑或懷頭金帶或藍衫皂靴裝飾無常倏忽不
延法官至皆為擊去它日張真人朝京過焉高公往
一符歸縱持入室即被丈夫碎為百塊叱云何物天師敢
犯乃公高公又追真人祈之真人怒老魅敢爾曰為君又
遲五日乃命一十二三小童持青竹竿并一瓮黃封其
口曰汝至高家見怪以竹杖擊其首彼若拜泣而退者勿
開瓮如其不懼開其封當有所見童如戒以歸果見丈夫
方與妾並立童即舉竹杖擊其首丈夫愕然而驚童子見
其不拜即啟瓮封一黑將軍長丈許自瓮而出提其
公曰可留此伏事其動力可用不敢無礼如前時也高公

懼而謝之乃去

曹世榮

揚州府學生曹世榮嘉靖元年出行得一紙裹於途故之
有白金五錢紙內書云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又云拾者有
禍世榮懷歸以汗巾裹置衣桁上抵暮張燭獨坐見一美
人入室笑呼曹君可還吾銀世榮云無之美人固求索指
示之美人解巾微笑一顧而去曰書生真是貪財翌夕復
至云與君有緣猥得相從遂留宿好合倍常其妻在榻
勝都不知覺黎明告去荏苒三旬至正晝相對了不
父母知而戒之不能却乃告其妻父應佐佐太學
讀書之日子心邪所以召邪作辨怪文懸於榻是夕
讀之有慚色曰此應公譏我耳吾作之亦不敢舉手
云此書誚我我不可留即去明以告佐佐命移貼房門而
美人不至他日出郊遇諸塗問娘子何久不相顧美人曰
應公言大有理我所畏見又曰某日來與子別母相忘至
日其父延佐同酌命世榮之侍其傍良久世榮回視階下
而笑佐之曰故態作耶有頃舉扇障面與階下切切私
語不休佐奪其扇焚之世榮稱小遺下階佐俟之久不至
起挽之問何為曰美人適來告別云因緣遂斷亦是天
此行永不復見即君矣所惜者水裏來火裏去耳由此

解而水火之說則不可曉云

張蓋

總與張蓋習儒為弟子其姑請初夜卧小室內見一蒼蠅
窓外飛入集几上修成二人有頃漸大長可七八尺皆以
手撫生生皆不能出一語其一人抱其首其一人拽其足
盡力相掣覺其身隨拽而長長與屋簷等又据二壁角拽
之生昏然二人仍變為蠅飛去生亦寐旦起頓加脩三尺
軀骨雄偉與舊不同妻子大驚問之一字不復識聞於
司遂奏為大漢將軍

官山僧

官山在沂州之西鄙孤拔聳峭迴出眾峰環山三十
無人若貞元初有二僧至山陰木而居精勤禮念以
夜四遠村落為構室屋不旬日院宇之焉二僧尤加
誓不出房二十餘載元和中冬夜月明二僧各在東西廊
朗誦出聲空中虛靜時聞山下有男子慟哭之聲稍近復
更則及院門一僧不動哭聲亦止踰垣遂入東廊僧遙見
其身絕大躍入西廊而唱之聲如聞擊撲爭力之
狀又聞咀啞啞啞甚厲東廊僧惶駭突走久不出
山都忘途路或仆或蹶氣力殆盡迴望見其人踉蹌
則又跳避忽逢一水兼衣渡畢而逝者適至懸崖白不

阻水當併食之東廊僧且懼且行罔知所詣俄而大雪
尺昏迷忽得人家牛坊遂隱身於其中夜久雪勢稍晴忽
見一黑衣人自外執刀鎗徐至欄下東廊僧省息屏氣
明潛窺黑衣人踟躕徙倚如有所伺有頃忽院牆中飛過兩
廂衣物之類黑衣人取之束縛負擔續有一女子攀牆而
里衣挈之而去僧懼涉踪跡則又逃竄恍惚莫知所之不
十數里忽墜廢井井中有死者身首已離血體猶煖蓋
遭殺者也僧驚悸不知所為俄而天明視之則昨夜
女子也久之即有捕逐者數輩偕至下窺曰盜在此
以索緹人就并繫縛加以嚴擊與死為鄰及引上則
夜之事本未陳述而村人有曾至山中誠為東廊僧
且與死女子俱得未能自解乃送之於邑又細列其
西廊僧已為異物啖噬矣邑遣吏至山中尋驗西廊僧
若無恙曰初無物但將二更方對持念東廊僧忽然獨去
久與誓約不出院門驚異之際追呼已不及矣山下之事
我則不知邑吏遂以東廊僧誑妄執為殺人之盜榜掠
灼楚痛備施僧冤痛証甘置於二賊狀無據法吏終無以
成其獄也逾月而殺女竊資之盜他處發敗且得情實
乃獲免

廣陵士人

廣陵有士人常張燈獨寢一夕中夜而寤忽有變髮青衣女子姿質甚麗寐於其足其知其妖物也懼不敢近復寢如故向曉乃失門戶猶故局閉自是夜夜恒至有術士為書符施髻中其夜伴寢以伺之果見自門而入徑詣髻中解取符燈下視之微笑訖復入置髻中升牀而寢其懼後聞王筍山有道士符禁神妙乃往訪之既登舟遂不至途次豫章暑夜乘月行舟時甚熱乃盡開船窓而寢中夜忽復見寐於牀後某即潛起急捉其手足投之江中統然有聲因爾遂滅

元自虛

開元中元自虛為汀州刺史至郡部眾官皆見一人年八十自稱蕭老一家數口皆在使君宅中累世幸其口堂言訖而去自後凡有吉凶蕭老必預報無不應者自虛到正不信之而家人每夜見怪異或見有人坐於簷上脚垂於地或見人兩二三空中而行或抱嬰兒問人乞食或有美人濃粧豔服於月下言笑多擲磚瓦家人乃白自虛曰常聞厨後空舍是神堂前人皆以香火事之今不然故妖怪如此自虛怒殊不信忽一日蕭老謂自虛曰今當遠訪親故以數口為託言訖而去自虛以問老吏云嘗聞使君宅後枯樹中有山魈自虛令預與樹齊縱以焚

捕若猿獺家人聞之意有非常遂持刀棒而至小兒又曰阿母與兒乳家人以棒擊之其中也小兒節節皆解散如犀而復聚者數四又曰阿母與兒乳家人以布囊盛之提出遠猶求乳出廊四五里擲一枯井明夜又至手擊布囊跳躍拋擲家人輩擁得又以布囊如前法以索結繫口懸巨石而沉諸河欲負趨出於囊中仍云還同昨夜客耳日又來左手攜囊右手執斷索趨馳戲弄如前家人先大木鑿空其中如鼓撲擁小兒於內以大鐵葉貫兩囊釘之然後鎖一鐵懸巨石沉之大江欲負趨出囊中而柳相送至是更不復來

鐵小兒

長孫繹之親曰鄭使君使君惟二子甚愛之子年十五方典郡常使蒼頭十餘人給其役夜中蒼頭皆食子獨坐忽聞戶東有物行來履地聲甚重每移步殷然俄到戶前遂至牀下乃一鐵小兒也長三尺至麤壯朱目大口謂使君子曰嘻阿母呼令吃乳來子欲呼跳入戶蒼頭既見遽報使君使君命十餘人持棒擊之如擊石徐而下墜望門南出至以刀斧鉞終不可傷命奉火燒之火焚其身則聞口大叫聲如雷聲聞者震倒於是以火驅之既出衙門奉足蹙若車轍滅其家亦無休咎

婦人無髮至群胡前盡收奔所執弓矢皆折之遂令巨胡跪於地以手連掌其頰胡人哀祈稱死罪者數四方釋之諸胡高拱而立不敢輒動其物徐以巾蒙首東望而去胡人相賀曰賴今日甲子耳不然吾輩其死于既而俱拜巨胡前巨胡領之良父遂蕩而入山嶺時彼皆黑民雨後而歸竟不知其何物也

獲中小兒

昔有送書使者出蘭陵坊門見一道士身長二丈餘危冠領二青裙羊髻亦長丈餘各攜二大甕甕中數十兒啼者笑者兩兩三三自相戲樂既見使者道經一營曰庵庵羊髻應曰諾諾甕中小兒齊聲曰斯斯比走不知所之

白骨小兒

周濟川汝南人有別墅在揚州之西兄弟數人俱好學堂一夜講授罷可三更各就榻將寐忽聞窓外有格格之聲久而不已濟川於窓間窺之乃一白骨小兒也於庭中四處起走如則又手俄而罷臂格格者骨節相磨之聲也濟川呼兄弟共視之良父其弟巨川厲聲呵之一聲小兒跳上階再聲入門三聲即欲上牀巨川呵罵轉急小兒曰呵毋與兒乳食巨川以掌擊之隨掌墮地舉在牀矣騰越之

之間樹中寃苦之聲不可聽引餘蕭老歸結素哀哭曰無何遠出妻于於賊手今四海之內子然一身當令公知之耳乃於衣帶解一小合大如彈丸擲之於地云速去速去自虛俯拾之見有一小虎繞大如蠅自虛欲捉之遂跳於地已長數十步躑躅不已俄成大虎走入中門一家大小百餘人盡為所齧虎亦不見自虛亦一身而已

廬江民

貞元中有廬江民因採樵至山會日暮忽見一胡人長丈餘自山嶺中出衣黑衣執弓矢民大恐走匿古采中窺之胡人佇望良久忽東向發一矢民隨望之見百步外有一物狀類人舉體黃毛數寸蒙烏巾而立矢中且腹腹胡人笑曰果非吾所及遂去又一胡亦長丈餘魁偉於前者亦執弧矢東望而射中其物之胃亦不動胡人又曰非將軍不可又去俄有胡人數十衣黑臂弓腰矢若前聽者又見一巨人長數丈被紫衣狀貌極異緩步而來民見之不覺惶然巨胡東望謂其前驅者曰射其喉群胡欲爭射之巨胡誠曰非雄舒莫可他胡皆退有一胡前引滿一發遂中其喉其物亦不懼徐以手按去三矢持一巨礮西向而來胡人皆有懼色前白巨胡曰事起矣不如降之巨胡即命呼曰將軍願降其物乃投礮於地自去其巾狀如

樹頭小兒

田驥南陽人梁末晚執弓箭從婦家還去舍十里無伴畏懼遙望前路板頭有緋衣小兒急逐之及到問曰汝何村小兒小兒曰家在樹頭驍謂欺已謂之曰吾長者與汝推共語何為輕薄見報更行百許步至板頭首邊有極大樹小兒竟上樹狀如猿心以為異乃張弓透樹覓見見一物如幡長數丈高而滅至家因病幾死

富陽王氏

宋元嘉初富陽人姓王於窮濱中作蟹斷旦往視之見一樹長二尺許在斷中而斷裂開蟹俱走盡乃情

岸上明日往視之材復在斷中斷敗如前王又治晨視所見如初王疑此材妖異乃取內蟹籠中束縛云至家當斧砍然之未至家三里聞籠中窸窣動轉頭見向材頭變成一物人面猴身一手一足語王我性嗜蟹比口實入水破君蟹斷入斷食蟹相負已爾望君見怒開出我我是山神當相祐助并令斷大得蟹王曰汝犯暴人前後非一罪自應死此物稍願專請乞放王迴顧不應物曰君何名我欲知之頻問不已王遂不答去家轉近物曰既不放我又不告我名當復何計當應就死耳王至家燬火焚之後寂然無復異上俗謂之山猴云知人姓名則能

重傷人所以動動問名欲以害人自免

虞定國

餘姚虞定國好儀容同縣蘇氏女亦有美色定國嘗見既之後見定國來主人留宿中夜告蘇公曰賢女令色意欲之此夕寧能令暫出否主人以其鄉里貴人便令女從之往來漸數語蘇公無以相報若有官事某為君主人喜自爾後有役召事往造定國定國大驚曰都命何由便爾此必有異具說之定國曰僕嘗聞淫人而淫人之女乎君復見來便斫之後果得怪

王宗信

唐末蜀人攻岐還至於白石鎮禪將王宗信止僧房時嚴冬房中有大禪爐熾炭甚盛信擁妓女十餘各據僧床寢息信忽見一妓飛入爐中宛轉於熾炭之上宗信遽忙救之及離火衣服並不焦灼又一姬飛入如前又救之頃之諸妓或出或入各迷悶失音有親吏隔驛告都招討使王宗儔宗儔至則徐入一一提臂而出視之衣襟纖毫不假但驚悸不寐訊之云被胡僧提入火中所見皆同宗信大怒悉索諸僧立於前令妓識之有周和尚皆身長貌胡皆曰是此也宗信遂鞭之數百云有幻術此僧乃一村夫新落髮一無所解又縛手足欲取熾炭燒之

宗儔知其屈遂解之使逸訖不知何妖怪

頓丘人

黃初中頓丘界騎馬夜行者見道中有物大如鬼兩眼如鏡跳梁避馬令不得前人遂驚躍墮馬迷便沈地犯之八怖甚良久得解遂失魅不知所在乃更上馬前行數里逢一人問訊因說向者之事如此今相得甚歡人曰我獨行得君為伴快不可言君馬疾行前我在後相隨也遂共行乃問向者物何如遂令君如此怖對曰身如鬼眼如鏡狀可惡人曰試顧我眼因視之猶復是也魅遂跳上馬人遂墮地怖死家人怪馬獨歸即行推索於道邊得之乃蘇遂說如此狀

張縝

處士張縝多能善琴其妻早亡於江陵納妾張縝來自日主庖小青衣於竈下得一銅人長可一寸色如火須臾漸大長丈餘形狀極異走入縝房取其妾食之毛髮皆盡食訖漸小復如舊形入竈下而失

異編卷之三十二

鬼部一

正秋英傳

印月軒主人彙次

韓夢雲福清諸生也嘉靖甲子授經於邑之藍田道過石湖山見遺骸馬哀而掩之其夜宿於藍田書舍忽聞異音滿室頃之一童子入門投刺曰娘子奉謁 雲愕然則人已立燈下歛衽而拜曰妾薨里之累也委身草莽二年於茲矣君子厚德惠及骸骨靜言感念啣結焉忘小圖用伸寸報遂出袖中彩障一軸以遺之題其 烏啼春夢雲驚折拜受因詢其家世麗人曰妾楚人也王氏名秋英流落容其別號也父曰德育元至正間以兵事歸參軍入閩妾從父之任見執強寇至石湖山不忍受污投崖而死棄者車騎臨况躡踵相從此亦夙世因緣非偶爾也因與夢雲共談言如懸河夢雲曰卿能詩乎曰惟先生命於是故齒微吟曰咄咄復咄咄二百年來滯閩越回頭往事付空華淚逐西風寒刺骨當時恨不早見幾扁舟一葉隴裏歸海上風煙暮地起一家骨肉隨流水渺渺殘魂寄碧苔花開花落古猶今相逢此日無它物贈爾平生一片心夢雲整賞久之遂申伉儷之私枕上作滿江紅一

閨日偶度銀河雲時問雲收雨歇在微
轟烈江山風雨百年心家國存亡千里月
藤又添凄切煙花耻應難雲雲兩債何時滅
白瑜玷缺高唐夢裡情如海望帝山中淚成
娥長自在瑤瑤闕比曉起謂夢雲曰妾以感
於君惟君始之終之君之惠也不者曲且在
遂飄然而去自是數日一至則究校經籍揚
如也是歲之冬夢雲歸自藍田獨坐於其家
遣向者之童子遺以詩曰朔風振撼似瀟湘
夕陽不見王孫停駒馬推聞牧豎喚牛羊荒
夜懶髮疎容悴凍霜漠漠陰雲愁黯黯幾時
夢雲乃以除夕設主於樓薦以酒饌其夜秋
至與夢雲燕飲酒酣凭雲肩作臨江仙一闕
鳴竹爆家家收拾殘年春陽初轉動朱絃金
象散輕煙又人事天時又一歲迎春送臘開
更烹鮮殷勤斟玉斝相對淚潸然明年寒食
黍過秋英墳上少頃秋英至設席藉草謳唱
巨觥酌秋英曰今日之樂千古一時可無片
於是秋英乃作瀟湘逢人慢一闕曰春光將
掩煙嬌花帶露頃刻間風雨把堂上深恩圍
中道事鑽火

留銀都付却落花飛絮又何心挈壘提壺
子規啼蝴蝶舞過南北山頭紙灰綠酥真一
角飄零湘陰淒楚無主泉扃也能得有情
落梅花又帶離愁歸去因謂夢雲曰妾懷君
身矣當產君家食以生人乳少許乃可育於
夢雲並轡同歸夢雲妻子皆安之客有問及
以詩答之曰地老天荒一化人寒煙衰草度
渺無生死豈有前身與後身其二曰乳乳瘦
為塵線世外遊莫道此生原不滅生生滅滅
餘產一丈夫子時乙丑年四月十八日也
喜徧覓人乳以食之於是里人求觀者如堵
夢雲曰神奇之事愚者駭焉兒育於君恐招
楚寄兒於楚人後十八年圖與相見未晚也
日兩年驩會夢魂中聚散人間似轉蓬歲月
閨河有信寄來鴻劍沉延浦光終合瑟鼓湘
日扁舟尋舊約夕陽疎影楚雲東遂將兒
忽一日遺夢雲以詩曰處處青山叶叶子
泥獨憐知了千山外遙望白雲雙眼迷是
過一 告作瀟江紅一闕曰暮若誰收秋聲
又聽得蛩泣階除鴈啼沙磧清光正字本無
廣豔異編 卷三二 四九一

遊素魄意難忘倏忽馭輪尋舊約柳風疎歡情折芙蓉
 冷離愁結這滴滴丁丁不堪苦咽夢魂河漢隔年期骨肉
 關山千里別兩關情極目楚山雲龍江月迨至萬曆壬午
 遺書夢雲招之入楚曰兒寄湘陰黃朱橋今弱冠矣君得
 無意乎妾請為鄉道暇間賦得長相思二篇請教其詞曰
 長相思相思長獨鶴高飛九迴翔楚天嘹唳驚胡霜剛身
 東望淚沾裳思君開阻天一方欲往從之河無梁臨流欲
 溯川無航江東渭北恨參商安得共此明月光長相思相
 思長其二曰長相思相思長寒虫唧唧九迴腸中夜為
 起徬徨期君不至倚胡床衰草澹煙漫隴襄願言載
 湘長相思相思長是年夢雲不果行明年乃行自洪塘買
 舟秋莫已先至夫與之同寢處它人莫見也及至湘陰果
 有苗朱林者湘陰豪宗也有三子曰鶴弄鶴齡鶴鳴鶴舞
 得之神女叩門授兒忽不見以白布裹兒也而題以血書
 曰血書尺帛裹兒抱送君家好護持乙丑之年辛巳月
 甲申日壬丑初時關生楚長人非幻陽氣陰胎事亦奇莫
 道類蛤難似我思深還有報恩期未書十八年後關有韓
 夢雲來此其子也及夢雲不互相視愕然夢雲具道其詳朱
 橋大駭鶴弄持父哭幾不自勝是時鶴弄已婚易氏女不

計從父之聞夢雲遂留 十日而別秋英乃從夢雲入
 閩閩士大夫及當道諸公往來王融卜事求詩者踵相接
 也出曆癸巳年秋英謂夢雲曰妾以真數得侍巾櫛不自
 韶歎藉藉人間今者實忘心如雲谷之則事涉漏洩不谷谷
 且歸君然亦塵緣已盡吾將從此逝矣夢雲及妻子聞之
 驚愕挽留秋英亦揮涕而別於是合家皆號慟為之舉哀
 今遂寂然

遊會稽山記

天順年間有邵生者名師孟字宗魯慶元縣人年二十一
 丰姿貌美善會吟咏博學才高素聞杭州有山水之勝
 湖之景遂乃令僕攜琴囊書劍以往觀之凡遇勝跡名山
 琳宮梵宇無不登臨遊之又聞會稽山以為天下第一奇
 觀遂策馬往遊愛其秀麗下馬步行進不知止頃間斜陽
 歸頰飛鳥爭巢大已將哺退不及還正踟躕間忽然叢林
 之內燈燭煒煌漏光盈戶生意為庄費所居乃迨其光輝
 趁投宿至彼則門戶危幾街衢整潔松翠竹交雜左右
 乃一巨室也俄有一青衣童子自內而出謂生近前而揖
 曰失路至此欲假一宿未知尊意如何青衣不入報出復命
 曰主母已允請先生入內相見生隨之而進只見簾櫳垂
 柳屏蘭鏡郁引至中堂但見一少年美人盛粧危坐其顏

色如花見生降榻祇迎生女相見禮畢分賓主而坐青
遂捧茶至茶畢美人啟唇致問鄒生質告鄉貫姓名美人
即呼侍妾設酒以待但見釵釵馨香迥異塵俗傍立二美
姬身衣錦繡手執檀香拍板歌天保子詞一闕以侑酒詞
曰金屋銀屏時昔景唱徹雞人眠未醒故宮花落夜如年
塵掩鏡笙歌靜往日繁華都是夢 天上曉星先破曉明
滅孤燈隨隻影翠眉雲鬢鬢空嘆省成非哽無數暮
紅堆滿徑歌訖美人遽止之曰勿歌此曲徒增傷感生起
坐致問口僊姓高姓聞何郡郎若何人美人擊臆曰妾
本姓花名喚麗春臨安府人也僑居於此二百餘年先
趙樵表字咸淳與妾為夫婦十年而卒妾公寡居誓若
人能誅四季官詞者以稱妾意不論其門戶高下即與成
婚香無其人不知先生能之乎生曰但恐鄙陋有污清聽
遂濡筆而吟四絕云其一曰花開禁院日初晴深鎖長門
白晝清側倚銀屏春睡醒綠楊枝上一聲鶯其二鎖念倦
倚長雲斜粉汗凝香濕絳紗宮禁日長人不到笑將金剪
剪榴花其三桂叶清香滿鳳樓細腰消瘦不禁愁朱門深
閉金環冷獨步瑤塔看女牛其四金爐添炭燭推紅碎
瓊瑤亂舞風紫禁孤眠長夜冷自將錦被傍薰籠下筆立
成四景官詞不加點綴美人曰誅此官詞若身處其地者

真佳作也妾今夢年無主形影相弔幸遇君子才華出眾
妾不違誓願托終身君亦不可異心妾身更無外慕從茲
偕老永效于飛生起致謝已而夜靜酒闌彼此忘懷笑語
歡譁扶有攜手淫情各賦遂入室解衣就寢雲情雨意吻
相歡合口送丁香極盡綢繆美人就枕上吟詩一律詩曰
幽閉深宮幾度秋粧臺塵鎖不勝愁故園冷落凌波襪塵
世經添海屋壽陰伉儷諧陽伉儷新風流是舊風流追思
向日繁華地盡付湘江水上漚自是生與美人情好日暮
每旦令生居於宅內不容外出將及一年矣忽日美人對
生語曰登前對酌盡此之歡淳然淚下如雨生曰深蒙不
棄南賜玉成雖六禮之未行諒一言而已定僊娥何故發
悲美人曰本欲與君共期借老不料上天降罰禍起蕭牆
今夕此此一歡明朝永別君宜速避不然禍且及君生固
問之美人終不肯言但悲咽流涕而已生以溫言撫慰復
相歡俾美人長嘆吟詩一律詩曰倚玉偎香甫一年團圓
却又下團圓怎消此夜將離恨唯續前生未了緣豔質聲
成蘭室上風流盡化綺羅煙誰知大數明劫盡人定如何
可勝天迨次日黎明美人急促生行生再三留意不勝悲
愴行未數里忽然玄雲蔽空若失白晝生急避林中少頃
雷雨交作霹靂一聲火光過天已而雲散雨反生復往其

處視之則華屋美人不知所在只見傍邊有一古墓被雨
所震枯骨交加骷髏震碎中流鮮血生大恐懼急尋舊路
回至寓所詢問諸人鄉人言曰此處間有花麗春者乃宋
度宗之嬪妃其墓亦在此山之側生因憶其言所謂姓趙
名權即度宗之諱名而咸淳乃其紀年又况冢之陵寢俱
在此山而自宋咸淳年間至我朝天順年雖在二百餘
年其怪即此無疑矣急治裝具回至慶元縣備以前事白
之於人衆皆驚異生感其異情不復再娶後脩煉出家遊
雲夢各省將家業廢盡遂入天台山再不復返不知所終
矣

趙合

進士趙合貌温氣直行義甚高大和初遊五原路經砂磧
觀物悲吹逐飲酒與僕使並醉因寢於砂磧中宵半醒月
色皎然聞沙中有女人悲吟曰雲鬢消盡轉蓬稀埋骨窮
荒無所依牧馬不嘶沙月白孤魂空逐鴈南飛合遂起而
訪焉果有一女子年猶未笄容色絕代語合曰某姓李氏
居於奉天有姊嫁洛源鎮帥因往省焉道遭党寇所虜至
此擄殺劫其首飾而去後為路人解悲掩於沙內今經三
載知君頗有心義僅能為歸骨於奉城南小李村即某
家粉榆耳當有奉報合許之請示其掩骸處女子感泣告

之合遂收其骨包於囊中伺旦俄有紫衣夫人躍騎而至
揖合曰知子仁而義信而廉女子咨祈尚感激我李文
悅尚書也元和十三年分守五原為大戎三十萬圍逼城
池之四隅兵各厚數十里連弩灑雨飛梯排雲穿壁決壕
晝夜攻擊城中負戶而汲者矢如蝟毛當其時捍禦之兵
纔二千激厲其居人婦女老幼負土而堵者不知寒餒大
戎於城北建獨脚樓高數十丈城中巨細咸得窺之某遂
設奇定計其樓立毀差酋驕然以為神功又語城中人曰
慎勿拆屋燒吾且為汝取薪積於城下許人鈎上及大賊
稍晦即聞城之四隅多有人物行動聲云以夜攻城城中

惴惴不敢暫安某曰不然潛以鐵索下燭而照之乃空
牛羊行營其城兵士稍安又兩北隅被攻摧十餘丈將
昏梅群胡大喜縱酒狂歌云候明晨而入某以馬弩五百
張而擬之遂下皮牆障之一夕併王暗築不使有聲徐之
以水時嚴寒來日冰堅城之瑩如銀不可攻擊又差酋
大將之類乃贊普所賜之於五花營內某夜穿壁而奮
之如飛衆差號泣誓請還前虜掠之人而贖其旗納其老
幼婦女百餘人待其盡歸然後擲旗而還之時亦涇救兵
二萬人臨其境股慄不進相持三十七日差酋乃遙
拜曰此城內有神將吾不敢欺遂卷甲而去不信宿建

州一晝夜而攻破其城老小三萬人盡遭虜去以此利
害則余之功及斯城不細但當時嘗爵無章不得仗節出
此城空加一貂蟬耳余聞 陵帝大夫舊築一堤將防水
潦後三十年尚有百姓及蒲間周公感其功而奏立德政
碑義然若余當時守壁不墜城中之人盡為羌胡之賤隸
豈存今日子孫乎知子有心請白其百姓諷其州尊與之
德政碑足矣言訖長揖而去合既受教就五原以語百姓
及刺史俱以為妖不聽惆悵而返至沙中又逢昔日神人
謝曰君為言五原無知之俗刺史不明此城當有大災夫
與祈求幽府吾言於五原之事不諧此意亦息其禍不
旬而及笑言訖而沒果如期災生五原城饑死萬人老幼
相食合挈女骸骨至奉天訪得小李村而葬之及明日道
側遇昔日女子曰感君之義吾之大父乃貞元中得道之
士有演參同契精元經子能窮之龍虎之丹不日而成矣
合受之女子已沒合遂捨家窺其玄微居於少室燒之一
年能使瓦礫為金寶二年能起斃者三年餌之度世今時
有人遇之於嵩山耳

張氏事

楊州鹽商張某陝西人挈少子居旅邸其暫還鄉丁寧老
僕意調護而即君既經時僕見其貌殊瘦詢其隨身童子

云每夜深有美女從窓而入未明即去僕謂童子盍取伊
物件為驗童僕女就寢竊一紫羅鳳鞋與僕僕徧訪無所
遇而張生病矣後因縫人某甲至示之以鞋甲愕然曰若
從何得此僕語之故而問焉云去年在巨族某氏為其次
女作嫁時服一日忽有女子立屏間招我度量身材便觀
記其鞋已而主翁怪衣裳短狹減工價謂余誣其女出閨
闔莫能辨也今據此究之即引僕詣其家傳鞋於內託言
為樣求售翁見而驚曰此強吾長女之具必盜墓得之欲
執兩人聞官始吐實翁未信往扣張生生道其妾容服
真翁亡女也遂發墓見棺之前已有巨竅若有物出入
啟視之則面色如生一足無鞋矣翁怒而焚之張生德是
病愈

虞秀才

陸次孫家門下塘有琴川吳氏僦其旁室居焉其女美
而知書解詞曲雅好樓居倚欄吟眺甚適也既而徙上塘
過期不偶憂思成疾死後五年次孫延崑山虞秀才廷
章教子館於此樓一旦戲謂虞曰此吳家小娘子所居餘
香猶在也今君孤眠長夜得無憐而至乎虞年少子聞之
恍然迨夜入房則此女在燈下遂神迷心蕩初與綢繆自
人無夕不至後雖白晝嘗見其在旁久而病瘳自甚其父

亦投徒他處來叩之不言固問始吐實云陸次孫嘗我
父驚惋且舟遣歸女已在舟中矣歸而坐卧相隨妻雖同
牀弗能問未幾竟死

任迥

宣和三年京師富子任迥因遊春獨行出近郊酒肆少憩
樂其幽雅未即去店姥從中出回顧內呼曰吾夜分乃還
宜謹視家即去迥竊望幃內一女子絕妖冶心殊慕悅而
難於言女忽整容出盼客微笑服飾雖不華麗而潔素可
愛迥招與坐以言挑慰女曰吾母赴村中親舍宴席家無
一人止妾獨身耳迥心神流蕩不禁遂縱言調謔命酒員

飲相攜

薄暮而

歸入

門見

迥在內忿然作色曰吾
女良家處子汝何敢無禮相污迥無詞以荅但泣拜引罪
父之姥忽易怒笑曰汝既犯吾女無奈矣當遂為吾婿則
可解才爾則縛送官矣迥思已未娶又畏成訟唯而從之
姥曰若爾無庸歸少留旬日吾自遣信報爾父母於是遂
諸位僮夫婦殊愜迥惟防禁甚密母子更迭守視不許出
中門但兀坐飽食而已一夕未寢連聞扣戶聲姥啟扉有
男子婦女三三十輩扶攜而來有得色言曰城內某坊某
家今夜設大筵宜往赴姥呼女同行而指迥告眾曰奈此
郎何或曰階往何害乃入室而出迥深憂疑之而弗敢問

俄頃到城門門閉已久眾藉、謀所以入姥聳身穿隙而
進眾與迥隨之皆無礙及至市燈燭販鬻與平日不殊到
所謂某家方命僧施法食三大斛眾拱立環繞爭搏取恣
食至於獲奪迥駭曰吾許時乃為思憐始大悟挺身走
入佛座下踣伏不動望視同來者詭形怪狀皆鬼也競前
挽使回迥不應姥與女眷眷不忍釋至互相詆悔流涕唾
罵乃去天將曉此家屏當供器見而驚曰有奇鬼在此敢
火照之迥出且道本末迥旦送之歸家家人相視號泣明
一去年無處尋訪以為客死夫調治數日乃復人形
驗故處但荒榛蔓草耳

福州

閩人

劉

監稅

之子四九秀才取鄭明仲司業孫女
淳熙初女卒越三月塋於鄭氏先塋之旁既掩壙劉生遺
送客飲於庵中忽一蝶大可三寸又似蝶飛舞盤旋於左
右十數匝劉異之戲言得非吾妻乎倘真途有知當集吾
掌上蝶應聲而下集於右手間移刻乃去遺二卵坐客爭
起觀劉呼一婦使藏之且嘆且泣少頃一婢來舉止聲音
全類鄭氏眾初以為狂至曉還家亟焚鄭氏取冠裳釵珥
被服如所素有仍歷數其夫某事、命非是某妾有何過某
僕有何失皆助的不訖夜則登主榻如鄭生時明日區理

家事而後松莊祖簿書尤力親嘗言曰為鬼小娘其父豈田
僕也嘗身視女女不復待以父禮呼罵之曰汝去年負薪
若干斛何為不償今他僕執而捷之如是五年劉生交婢
即時洗然如舊詢所見皆莫知

程喜真

新冷人王生繼為問問庶民而稍知書最喜觀靈怪積青
鎖高議神異志等書紹熙二年三月出郊遊春忽起妄念
謂往古以來有多少奇怪靈異之事我未之見也今此
蘇村迤野豈得無之誠願一親正思慕間一美女信步
前敘容道萬福王問其姓氏答曰我是城中程慶遠妻

小名喜真被媽媽嚴切每日定要錢五千如不及
筆打喫受不過不免將身逃竄未有歸處幸遇郎君不知
可能收留歸宅供婢妾使喚否王生方二十六歲雅性
望但以父母在堂不敢帶入語之曰我欲權寄汝在守
僕家數日却營辦道路盤費相攜去外方穩便團聚汝意
何如女曰諾乃挾與偕行置於所親張官人塚舍三取父
錢百千買小舟載女東下而駐於豫章適宜商販濟時度
日久而消折殆盡女素善針黹自繡領篋之屬出售至三
年八月在市坊間坐有雲霧馬過人過而顧之謂王曰此
女子非人懼為鬼不則今君之身妖氣充滿禍至无日不

可不慮君能行一術法書符救人當為任此責即研珠
符一通付之且遠即時與司命王奉其戒納符於
女色變殷懾俄雷火燁燁從空中出徑入房室霹靂
女起大叫王走視之寂無人矣

雕右卿

雕右卿海州鉅平人父祖以農桑為業至右卿獨觀
作文賦詩為鄉里稱道年甫二十娶同里房秀木
而慧紹興辛未染疫疾而卒葬鬱州東山之阿
變殊不能堪月夕花朝未嘗不興念是歲冬與
山者親過其墓前則遺物皆在舍遺僕於宿解

靡半掩寂無人聲進抵中堂不聞煙火氣唯小童
庭下井坐久候甚無由可辨食從童求之童入報俄酒
畢集一少婦粧飾華美歛容前拜與同席雕愕然細視之
乃故妻也然不敢發問酒數行婦曰與吾夫相別累月痛
念不啻忘雕方悽惶間喜於延納恍如醉夢中弗記其死
狀僕如平生欲就就瀆情通當書亦迷戀遂一住十
日不言去婦忽慘顏言我已別嫁人了君不宜慮此雕始
大悟猶與之惓惓共被熟睡既覺則身與僕皆卧於榻
之中榭檝之下嗟惋還鄉為之脩設水陸齋以資冥路竟
快快成疾以死

崔威

陪陵崔威少習靜家於相州居常道理園林獨在齋中夜雷雨後忽有一女子年十六七踰垣而入擁之入室問其所從來而終無言威疑其遁者乃深藏之將旦而驚威驚懼未敢發乃出於里內占其失女家須臾有奴婢六七人喪服行語若有尋求者相與語曰死尚逸况生乎威從而問之對曰即君何用問固問之乃曰吾舍小娘子亡來三日昨夜方殮被雷震尸起忽出不知所向咸問其形容衣服皆是宵遁者乃具昨夜之狀引至家驗之果是其尸

嚴尚書

嘉興優人頗得名勝暮一舟泊其門言湖州嚴尚書相公招戲促請登舟優從之行食頃至一處華居敞爽陳設甚豐燭光下冠裳揖遜者二十許輩談吐詳雅皆朝紳逸老也即席召首優前曰吾知汝輩伎精絕然不可鳴金鼓老人衰態爾勿訝也優拜命唯謹喧笑甚濃所餽食優人者亦香潔可口戲方酣一優聞隔窓呼聲心念巨室不應竟逼太近就隙窺之見庖丁走卒皆奇形異狀或朱其髮或覩其軀或角而鬚或翼而喙其鬻刀縷切又皆死人頭足

之類也大駭遂以告同儕次第未親所覩皆同優怖無以爲計為首者約戒悉作戰伐以出金鼓齊振呼聲震動座客並為改容俄而聲甚悉下堂走散燭亦都滅仰視星光滿天身在叢林古墓之下藉草待旦各噦出夜來所食者是人肉其優有醉寐者鼻皆窒泥明旦視墓道云尚書嚴公神道乃國初戶部尚書嚴震直也徒行二十里得人家告以故人云所見一舟飛渡前港怪舟上人無足乃知諸郎為鬼迷也

李陶

天寶中隴西李陶寓居新鄭常寢其室睡中有人搖其驚起見一婢袍袴容色甚美陶問那忽得至此婢云即欲相詣頃之異香芬馥有美女從西北隙壁中出至牀所再拜陶知是鬼初不交語婦人慚怍却退婢慢罵數四云田舍郎待人故如是耶令我女郎愧耻無量陶悅其美色亦心訝之因給云女郎何在吾本未見可更呼之婢云來又云女郎重君舊緣且將復至勿復如初可以殷勤也及至陶下牀致敬延止偶坐須臾相近女郎貌既絕代陶深悅之留連十餘日陶母躬自窺覘使左右呼陶陶恐阻已志亦終不出婦云大家召君何以不往得無坐罪於我陶乃詣母母流涕謂陶曰汝承人昭穆乃有鬼婦乎陶

云改之自爾留連半歲不去其後陶參選之上都留婦在
房陶後遇疾篤鬼婦在房謂其婢云李郎今疾亟為之奈
何當相與往省問至潼關為鬼關司所逼不得過者數日
會陶堂兄亦赴選入關鬼得隨過其夕至陶所相見忻悅
陶問何得至此云見卿疾甚故此相視素所持藥因和以
飲陶陶疾尋愈其年選得臨津尉與婦同眾至舍數日當
之官鬼辭不行問其故云相與緣盡不得復去言別後
自此遂絕

京娘

章丘暨彥穎以乾道庚寅秋省親臨濟回天色未曉
味冥晦謂為日暮求托宿之所得一邸店而居焉
內一女子推戶欲入問為誰握手不答且掩其口暨在
旅深悅慕其貌又密問之對曰我即南隣京氏處女也知
爾至此故竊相就暨大喜留與其宿未曉促起程因隨歸
里情好轉篤日之曰京娘經歲餘同一家出遊野外見墓
祭者臂列紙錢忽大慟曰未知我父母曾為我添墳上土
否眾駭而扣之不肯言晚歸舍亦默中宵長嘆執暨手曰
我實非人死去已久但精識不泯得以周旋世間與君有
夙契得借伉儷之歡茲暫請別明年今日當再會面於郊
矣遂趨出不見及期果遇之泣叙睽離暨挽歸辭不可

曰會合有時非由我也我便去只遣一僕相隨君不且生
乃如之僕躡步可三里許抵茂林女人其中有數侶伴出
迎載以驢而遊暨憶念成疾竟致淪喪臨終猶去春稱京
娘不已

裴微

河東裴微河南令迴之兄子也天寶中曾獨步行莊側
中見一婦人容色殊麗瞻靚豔泆父之微問何以獨行
云適婢等有少交易遲遲不來故出伺之僕有才思以
詞相調婦人初不易色亦獻辭數四前至其家邀微
遂守宏麗入門後婦老婢怒云女子何故令他人
中寧有此事女辭門有賢客家人問者甚眾有
門微辭謝舉動深宥士風須臾張燈施幕邀微入坐
人各美色香氣芬馥進止甚閑尋令小婢子出云裴郎何
須相避婦人出不復入微竊見室中甚置設綺帳錦茵如
欲嫁者獨心喜欲留會腹脹起奏廁所持古劍可以辟惡
願畢取果劍紙忽見劍光粲然執之欲迴不復見室宇人
物頓視在孤墓上叢棘因大號叫家人識微持燭尋之
去在百餘步瞪視不能言
方悟爾

新繁縣令

新繁縣令妻亡召女工作古所
有婦人燒麗殊絕縣令

悅而留之甚見寵愛後數月一日憔悴言辭頹咽令怪而問之曰本夫村至身方遠適所以悲耳令曰我在此誰如我何第自飲食無苦也後數日求去止之不可留銀酒杯一枚為別謂令曰幸甚相思以此為念令贈羅十疋去後恒思之持銀杯不捨手每至公衙即放案上縣尉已罷職還鄉里其妻神柩尚在新繁故遠來移轉投刺謁令令待甚厚尉見銀杯數竊視之令問其故對云此是亡妻棺中物不知何得至此令歎良久因具言始末兼論婦人形狀音旨及留杯贈羅之事尉憤怒終日後方開棺見婦人化羅而卧尉怒甚積薪焚之

顏鬼子

南京浦口守禦指揮顏生者弘治初轉漕舟入京阻風於高郵湖有漁舟過之呼市其魚覩舟尾一女子絕豔年可十七八雖衣玊不完而其足纖甚顏心動呼漁翁問之翁曰是某幼女亡母無依因與借出命女登船舫拜顏以二帕賞之既去思之不置命旗甲往探之曰汝肯舍此女為吾主伴人乎翁曰弱息隨下是舉大貴人其誰敢拒遂命顏大喜即以二十金聘之翁送女入舟歡飲而去其女賦性婉順舟中人交慶以顏之得其妻也抵京後事挈之歸其母與妻又悅而厚待之歲餘生一子其夫人尋卒

以女為下室姻族號為賢婦女每朝粧必閉門塞竇絕令人見一日顏未明而出女叱其婢將兒出外吾欲梳妝婢疑而窺之見女兩手取其頭置膝上梳粧粧畢後置於項却後故態而坐婢驚走白大家夫人鬼也其母不信此罵其婢婢言不敢妄也乃拉其母同觀果如所言母悔以告顏且曰此妖物盡誣避之顏大不樂曰母嫌我妻正言誚讓可矣奈何發此不根之詞母曰非也女當自觀明顏佯稱他出潛歸伏閤外而覘焉果見此女手取其頭置於案上替花即大呼排戶以入女倉皇遽入牀下而隱首人謂體也急取其子驗之無他異後一年復以言高郵直漁翁已不可得問之同儕云初此女附板而至於日云渡舟翁留之而托言已女也正德中顏生過其忽大風晝晦有頃而霧遂得疾歸卒於家人復疑其為鬼所致云其子今讓父官人目之曰顏鬼子

七五姐

房州人解三師所居與審秀才書室為隣一女七五姐自小好書每日竊聽諸生所讀皆能暗誦其父素嗜道教行持法書女遇父不在家時輒亦私習年二十三歲當淳熙十三年九月招歸州民施革為督督革留未久即出外作同至十五年四月通三師書因寓審信告其妻曰我在汝

守日為丈人丈母凌辱百端况於經紀不遂今浪跡汝寧
府汝獨處耐靜勿萌改適之心容我稍遂意時自歸取汝
女觀畢掩泣即日不食奄奄如勞瘵以八月死革不知也
後兩月正在遂寧旅舍忽見女來驚起扣之曰自房陵抵
此千里之遙汝單弱婦人何以能至答曰緣接得汝書後
愁思成疾父母不相憐惜反行責罵已寫一帖子置室中
託言投水切莫相尋由是脫身行乞受盡苦辛兩脚皆穿
僅得見爾革視其經行霜雪中衣履破碎拊之而哭攜手
入房飽以肉食及買衣與之遂同處於彼革資囊頗豐
紹熙二年冬欲與妻還三師家堅不可乃還歸州明年
月解師隣人田已驚言七五姐亡去三載何由得生身却
在此女曰我詐父母亡赴水而潛來訪施郎非真死也田
大感訝仍不欲書言及房陵為三師道所見三師不信但
舉女樞火化尸朽腐矣四年革遷居荆南明年解三師始
聞之遣男持書信驗視見革與妹情甚好洽住數月相率
來房州解氏喜置酒召會請親諸親共云七五姐不卒大
逝於今七年且又焚化了此殆精魅假託將必為施郎不
利宜思其策三師心為動明日招法師來考治女怡然自
若法師書符未成女則書一符破之法師再書靈官捉鬼
符女作九天玄女符而之法師不復施他技撫劍顧之曰

汝的是何精靈耶女曰我在生時盡讀父法嘗又於夢中
蒙九天玄女傳教我返生還魂之法遂得再為人未得佳
世吾常有濟物之心亦不曾犯天禁忌爾過行甚多有伺
威神治於我法師不能答而退女見父母親戚如初慶元
元年解氏盡室游訖郊野到女塋處漫指示之女大笑及
走入山鬼乃絕

廣韻異編卷之三十三

鬼部二

印月軒主人彙次

王煌

太原王煌元和三年五月初申時自洛之緹氏莊乃出
 春門二十里道左有新塚前有白衣姬設祭而哭甚哀
 微覘之年適十八九容色絕代傍有二婢無丈夫侍
 小娘子素人既笄適得東裝直未二年裝即乃遊洛不
 小娘子訝焉與某輩二人偕來到洛則裴已卒矣
 於此故來祭哭耳煌曰然則何歸曰小娘子
 歸頃婚禮者外族其舅已亡今且駐洛必謀從
 曰煌有正官少而無婦莊君緹氏亦不甚貧今願
 試為答違婢笑徐詰姬言之姬聞而哭愈哀婢牽衣止之
 曰今日將夕矣野外無所止歸秦無生業今此即幸有
 官而年少行李且贍固不急於衣食必欲他行捨此何道
 若未能抑情從變亦得歸休幸勿不聽其言耶姬曰吾
 髮事裴今客死洛下網繆之情已隔明晦粉身碎骨無謝
 裴恩未展哀誠豈忍他適汝勿言吾且當還洛其婢以告
 煌煌又曰歸洛非有第宅汝為客居於緹何傷婢復以告
 姬顧日將夕歸無所抵乃歛哀符煌言禮欲申哀咽良久

煌召左右飾騎與煌同行十餘里借宿彭婆店禮設別
 每聞煌言必嗚咽而泣不敢不以禮待之先曙而到芝田
 別業於中堂泣而言曰妾誠陋拙不足辱君子之顧身今
 無歸已沐深念請備禮席展相見之儀煌遽令陳設對食
 畢入成結縵之禮自是相歡之意日愈殷勤觀其容止婉
 婉言詞閑雅工容之妙卓絕當時信誓之誠惟篤而已
 數月煌有故入洛洛中有道士任玄言者奇術之士也
 與煌善見煌顏色大異之曰卿何所偶致形神如此
 曰納一夫人耳玄言曰所偶非夫人乃威神之鬼也
 逾絕尚可生全更一二十日生路即斷矣玄言亦
 救也煌心不悅以所謀之事未果白衣道人請歸冀意左
 切纏綿之思不可形狀更十餘日煌復入洛遇玄言於南
 市執其手而告曰卿之容色決死矣不信吾言乃致如是
 明日午時其人當來來即死矣惜哉惜哉因泣與煌別煌
 愈感之玄言曰卿不相信請置符於懷中明日午時賢
 入門請以符投之當見本形矣煌乃取其符而懷之既
 去玄言謂其僕曰明日午時芝田妖當來汝即必以符投
 之汝可視其形狀非青面耐重思即赤面者也入及坐汝
 即即必死死時視之坐死即即死即其僕潛記之及時煌
 坐堂中芝田妖果來及門煌以懷中符投之立變面為耐

重鬼、執煌已昏矣問其僕曰汝主柰何聽妖道士言令
吾形見及梓煌卧於床上一踏而斃日暮玄言其假之煌
已死矣問其僕曰何形僕乃告之玄言曰此乃北天玉石
脚下耐重也例三千年一替其鬼年滿自合擇替故化形
成人而取之煌得坐死滿三千年亦當求替今既卧亡終
天不復得替矣前觀煌屍脊骨已折玄言泣之而去此傳
之僕人故備書焉

褚必明

鎮江褚必明醫人也少業舉子弗偶乃棄儒業醫學
岐黃之精蘊察藥餌之君臣遠近迎接者絡繹不絕
稱國手云正統乙巳因視疾往遠村歸抵中途天色已暝
俄大雨如注雷與電交作風送雨聲懷必明甚怖不能前
進俄見路傍一叢林蒼鬱可依疾趨避之至則昂然一居
所且燈燭有光必明見之大喜過望隨扣其門忽見一丫
鬟秉燭而出問曰客何來必明日夜深迷路且值暴雨欲
假宿耳丫鬟喏喏引至中堂入報少頃一女盛粧出迎花
容麗西子月貌賽姮娥丰采動人異香滿室年可十八九
接必明叙禮畢坐分賓主言詞舉止悉中矩度茶罷女起
問曰官人尊姓問閣何居必明揖曰僕本郡鄙人以醫為
業因遠視疾迷路至此暫借貴宅一止宿未審容否女即

昔昔之既而泣下曰妾早喪嚴君鴛鴦失偶即今春以十
八矣每因時而感嘆恒觀物以傷情詩云趨：阜彘要
草蟲微物遇時常能感興矧人為萬物之靈及獨守閨房
而空老耶妾之慨嘆者殆此耳必明聞言大悟乃徐言曰
日月逝矣歲不我與青春易失良晤難期且男女居室人
之大倫故詩咏閨雎易首咸恒河間女子非不足稱而西
廂佳人尤企仰止耳娘子年芳美貌何患無配倘不棄
生敢效魚目之混珠也女笑而謝曰誠良緣事出天定
人耳即攜生手共至廣榻見壁中挂採蓮曲一幅曲乃
所自製者生朗誦之曲曰采蓮朝下湖西曲短袂

粧束小紅艇子駕雙橈蕩破搖搖鏡光綠荷葉
雲死火兩兩護波紋荷錢却喜似儂細藕絲
湖頭昨夜西風雨沙嘴新添三尺水翠倒紅翻相向愁波
心半露青蓮子采蓮復采蓮回舡止迎浪不惡歸去邊
嫌明月上明月團圓湖水秋清光滿面照人羞郎家只隔
湖南宅咫尺橫波日夜流湖南後湖南彼岸石頭巖欲上
無由上掩面空自慚聞誦既畢深贊其妙遂解衣就寢極
其歡美彼此繾綣之私情尚有不待言者久之女復請曰
與君一夕夫妻猶勝百年姻眷君且日過此毋忘舊情可
也生心疑其言已而聞雞鳴聲女解起衣生復就睡夢中

不覺一張目但見天色爽明日光映體亟起視之乃坦卧於一荒塚間焉

三趙失舟

淳熙十二年宗室中有叔姪三人自臨安調選歸其所居同邑當四五月之交共買小舟經吳興過溪中一灘日午風大作天色晦冥若有物執其柁即時淪覆幸水淺得不溺死既達岸茫不知為計俄一籠漂至前視之則叔勅請袍褲之屬雖遭滄浪累不汗濕叔甚喜二姪泣曰叔無所憂惱奈我等何繼又一籠至二姪文書在焉日已暮歸村舍凌晨徒步而出見田父荷鋤治地望其舍星之告以故汝曰何不往問趙法師可知底蘊且語遂行訪問亦宗室素相善者趙歷扣曲折云被覆乃小川清何能壞舟航必有異吾行制神鬼術當相為考召立可見矣作法纜畢鬼物已盈家其為首者蓋向所遇田父也趙責數之仍索舟中物一一皆在悉為此鬼家屬服用若都城所謂冠珥首飾則婦女掩為粧且趙怒罵曰汝既溺人舟又竊取所齋安得逃罪欲行繩治次對曰某忝為當界土地前此數日被城隍司公牒指名覆此舟諸物皆據牒交領惟三人誥命乃書制非籍中所載物旋送還之矣牒尚見存可以驗視趙取而明之竟無以罪於是釋使

去

隱隱客

漆梁士人林森字秀實攻苦讀書汲汲以功名為念惡城市喧雜於村野營一室每夕脩業至三鼓忽念下有人聽其音則女子也呼曰功名富貴真難致讀書中夜何曾睡時月色明潔傍無僮奴知其為異叱之曰汝何鬼耶故以半夜來相戲侮笑曰我乃南陵仙隱客吾父令汝為君森望其容儀甚美啟戶納之而出語詈責女曰無用生心我只是南陵王知縣女先人已沒有遺文在此森意欲奪命我嫁君吾家更無他人至於以室女嫁森自獻用是不欲向畫來因出一紙書示森意其也森年少介處喜於得配遂留共寢至旦而去自是不聞朝暮或經月不窺外庭森如醉夢迷罔了不復覺其所屆往來喻年生一子森因拘拊嬰孩謂女曰我歸為汝家婿而不一到汝家宅於心常不安盍借往乎女不可森始疑焉自念昔聞盧充幽婚得無近似即訪於近隣聞王知縣宅安在皆曰不在此惟有女室於南岡上今二十年矣森拉其人同詣墓次見一窠如鼠穴穿徹於中懼而歸舍女正卧床上憾之森具以所見扣之默無一語若有愧容挾兒徑出森買酒奠其墓且以石塞穴泣而別去明日還城

十步婦人回顧曰先輩姓王驚喜拱答曰竟已姓王徐問娘子為誰氏笑而弗應俾視所持扇上有書廿七二字王疑非良家且人無姓也者未及詳語婦人取香合付之曰欲此物否曰幸甚既得之婦徑前進度一望所入小寺人跡稠雜遂失所在婦容顏色端重雖與客交酬報略無蕩心而王迷念頗切殊往來於方寸不置後數日趙方遣僕馬持書來迎牘背批廿七日始大嗟異旋書館每捧香合常置几間家婢送茶至生童處訝其物全似主母時時中者歸言之趙取驗視信然亟請王扣所從得初猶謂遲遲於再四多為迷迷之日所親觀其服飾狀貌乃其亡妻小寺者敢全處悲惋啜泣趣議舉塋改殯之

一 小竅僅容指云

來儀

高郵張同知世文有奴子來儀年弱冠使之運小舟請客中流旋風大作舟幾覆眾為懼然居數日忽見空中一女子身首皆作宮裝自空而下云我天仙織女也愛汝俊少欲為夫婦來儀不從欲執而鞭之久之乃去明日又不至至者二僕者青衣小帽號曰先鋒一名張寶一名王友先令二僕下報或持書一封曰仙姬至矣如此非一日張公里中有王氏女以夫貧不娶夫死自縊而死張嘉其節為

言於有司欲表其閭自意此童子得非因王氏之故乃為怪耶言才已此方即言我王氏閨女也感汝意厚故來就汝汝河用固辭重應不從張乃為文祭女言汝從一而終方有鄉曲之與奈何為此自污將為人唾罵或他鬼託汝以假名亦不可不訴諸天曹治之祭畢不復至

鬼國母

建康巨商楊二郎本以牙儈起家數販南海往來十有餘年累資千萬淳熙中遇盜於鯨波中一行盡遭害楊獨免逢一木抱之沉浮自分必死經兩日深潭中有一洞其中男女雜沓皆鬼也楊入之見一婦人若最尊者指為鬼國母抵多裸形而聲音可辨認一婦人若最尊者指為鬼國母侍衛頗眾駭曰此間似有生人氣遣小鬟出探則見楊趨走報母令引當前問之曰汝願住此否楊自念無計可脫姑委命逃生應曰願住母即分付鬟為治一室而使為夫婦約僅二年久飲食起居與世間不異嘗有駛卒持書至曰自仙遊迎國母請赴瓊室即命而出自此旬日或一月必往其家悉從楊獨處洞中他日言於母乞侍行母曰汝是凡人欲去不得如是者累致懇忽許之飄然復虛如離煙雲至 館宇傳聲擊鼓陞為豐潔主者占位而坐鬼母真楊伏於桌幃戒以屏息勿動移時卓罷乃焚燒楮錢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小說家類

漸次聞人哭聲古聽之蓋其妻子與姻戚也楊於家
嘆家人名皆以為鬼物交口唾罵唯妻泣曰汝沒於六海
杳無消息當時發喪行服招魂卜葬今夕除靈故設水陸
做道場追薦何得在此莫是別有強魂附託邪楊曰我真
是人原不曾死其道所值遇曲折方信為然鬼母在外招
喚繼以怒罵然不能相近少頃寂然楊氏呼醫用藥調補
幾歲頽狀始復故乃知佛力廣大委曲為之地楊至紹興
中猶存

陳秀才

汀州陳秀才紹興中游學抵餘干入縣庫賦性意極

業又高邑中二富氏子弟皆勤苦篤志慕其才請與交游
遂延到書館踰三四年不言歸名滿章彥聖知其有父母
語之曰離鄉力學此意固可尚然遠捨庭幃屢喚不還何
以副倚閣之望陳但唯唯終歲不暫出門戶朋友邀之行
樂亦不肯從或勉強陪隨旋踵即返人益證其謹飭初不
他起慶元三年二月忽訪彥聖求屏却諸生拜而請曰聞
俗娶婦至難况於寒士其所以久於外者倘婚姻成遂誓
不南轅聞吾王家有李女茲擇對仗先生一言立可得矣
彥聖駭怪曰彼家原無笄女若託身其舍館不應萌此念
豈病狂耶陳毅然作色其郡敢妄其女常相窺覷彼此

屬意已久即探袖取衣巾帕篋數種曰此其所與者也彥
聖不得已為詰富氏審訂居實知為鬼迷富氏下弟告不
復可留命僕治蓋行李厚其資賻遣之出四視卧榻若對
婦人道離別語哽咽不能去纔行狂疾大作叱送僕退擲
裝囊於市橋石欄干邊危坐七晝夜不飲不食縱值風雨
亦不動搖眾士慮其死亡且惡傷同類列狀白邑李崇初
使傳舖遞押歸汀州禁不聽置之於齋中迄今神采如
富氏言數年前有一寵妾終於彼處陳之所遇者蓋其鬼
去

孫大小娘子

吳興孫提舉家居臨安既沒之後妻與二子五女孤弱同
處女皆美色長者先亡第四女為同宗卷女第五女流落
於永陽縣主後院乾道元年浙西大疫孫兩子并婦及弟
二弟三女死焉妻慮禍未艾以為長女墓不吉所致遣所
親少年魏二官人往新市舉焚其柩魏既至以告守菴老
尼尼勸止之曰今年天行熾毒誰家不壞人口大小娘子
入土數載幸自寧帖豈忍無故發墓其朽骨以起泉下之
冤憤魏曰吾亦何心但奉官命為此詎容坐回尼閉
拒再三不能違乃曰待與尼說明日來可也魏莫能曉所
言姑應曰諾遂去此女蓋自葬之後常夜出至尼房問說

醉谷聽其誦經迨至四更時分是夜亦至尼告之曰有一
 因緣不廝當願知之否女曰吾固知之煩師說與魏二吾
 門災咎於教當然非我立墓所作望令歸自我母為罷此
 後如不動瘞冗却自保護兩妹教他安寧尼許之至明日
 具以語魏魏笑而不信曰烏有此事汝妄撰造嚇我耳之
 喚工僕將力尼又請申一夕之期纔入夜女已至曰
 二不聽我語但一任渠所為魏竟請彼處掘塚斧其柳
 揭蓋板女奮身起坐顏貌如生注目視魏發聲大笑魏
 慄如仆良久稍蘇急焚香謝罪復掩其柳孫氏之病
 愈

高氏婦

鄧陽柴步龍安寺原有高氏婦影堂不記何時所立寺輪
 檢童行分職香火紹興三年當安淨者主之悅慕畫像因
 起淫泆之想每夕禱之曰娘子有靈不惜垂顧如是累旬
 一日黃昏後婦人身披素衣立於佛殿角顧之曰亦
 我者乎安汝不識也敢問為誰婦曰無用見誥我今
 錯到此尚無投跡之地津曰茲不難辦正恐不如意耳婦
 曰但得相容一身又何所擇津郎遂入其室請暫寓止婦
 曰既占汝床汝却宿何處曰不敢言是時房內無燈遂相
 與同寢聞五更鐘聲遽起約今晚再會往及半月淨願疑

其兩從來且未嘗分明觀厥狀一夕至差晚適明燈在
 婦問何故有燈曰方書寫着經文疏了即便去之淨始得
 熟視全與高氏像同燈既滅乃知鄉里姓氏不肯答淨曰
 豈非高夫人乎婦曰何必苦苦相問我平生本端潔之人
 緣汝祝禱不已故爾犯戒今既相認詎難後來料因緣只
 止如此耳亦情分太淺薄矣隨語不見自是遂絕

閻庚

張仁直幼時貧乏恒在東都北市寓居有閻庚者馬牙
 子之子也好善自喜慕仁直之德恒竊父資以給其衣
 亦累年矣首子每怒庚云汝商販之流彼才學之士於
 何有而破產以奉仁直聞其辭謂庚曰坐我累君今將適
 請白鹿山所勞相資不敢忘也庚又為仁直胥附之友心
 不忍謂仁直曰方願志學今欲偕行仁直奇其志許焉
 庚乃私備驢馬糧食同去六日至陳留宿逆旅仁直舍其
 內房房外有牀又之一客後至坐於牀所仁直見其視瞻
 非凡謂庚自外持壺酒至仁直以酒先屬客客不敢受固
 屬之因與合飲酒酣歡甚乃同房而宿中夕相問行李客
 答曰吾非人乃地曹耳地府令主河北婚姻糾男女脚仁
 直開視其衣裝見袋中細繩方信焉因求問已榮位年壽
 鬼云直年八十餘位極人臣後問庚鬼云庚命貧無位祿

仁直問何以致之鬼云或絆得佳女配之有相當能得耳
今河北去白鹿山百餘里有一村中王老女相極貴頃已
絆與人訖當相為解彼絆此以成閻侯也第速行欲至其
村當有大雨濡濕以此為信因訣去仁直與庚行六七日
至村遇大雨衣裳濕汗乃至村西求王氏舍焉款門久之
方出謝客云家有小不得意所以遲遲無訝也仁直問其
故云已唯一女先許適西村張家今日納財非意單寡此
乃相輕之義已決罷婚矣仁直等相顧微哂留數日主人
極歡仁直乃云閻侯是已外弟盛年志學未結婚嗣主人
辭以田舍家然有 吾色仁直固求方許焉以馬駝

賈魚吳翁

賈魚吳翁與一子并婦同居晚得孫女醜
兒愛之甚適周辟翁死淳熙二年三月婦在門洗衣聞人
呼聲舉頭則翁也死已九年矣婦昏如醉全不省記翁
問小乙何在曰出市賣魚矣翁曰我今在湖州市第尋
邊做經紀將汝治魚刀來婦取與之問醜兒所在指示之
翁呼其名隨仆不省翁亦不見矣急喚夫歸醜兒已死翁

後三日往北園訪之八茶肆問一媪曰有吳翁賣魚今日
不來指塚棚下大紙傘曰是其主處也遂日預賣得此老
數日前却抱得十歲一個女兒來央我與他梳掠吳云其
所居何處望告我我與有親欲見之媪曰不曾詢他住址
但每日拂曉來過午即去吳悵然而返及北園已閉門乃
往同行鄭二家告之故不覺淚下鄭曰世間安有是理汝
且寬省莫成狂痴留之宿明日復詣茶肆少馬望見翁首
戴一盃左手携醜兒醜兒挾三脚木架來吳趨出呼翁
不答即携女去吳起逐之行急則翁亦急行緩則翁亦
常相隔十步許值軍人負草來隊伍塞望遂相失
茶肆肆媪云吳翁原來是汝爺適怒告我云極怪汝不喜
相見所以走去吳還家與妻言欲與偕往冀得再遇一守
一逐當可及隣里止之曰汝只為一女故如此安得死人
能出賣物宜一切割斷勿復為念吳乃止越兩日別有軍
卒款門語其妻曰吾營寨在龍山白塔畔寨前賣魚吳
翁借我來說今索女孩兒衣服青羅衫紅絹中衣并紅鞋
之屬妻記亡女實有之喜甚消息真實挽卒少駐俟夫歸
辭曰吾身隸兵籍今日當請糧不敢留汝家自送往可也
卒去而夫歸追且夫婦請龍山逢時卒邀與訪翁於所館

張木匠家尋之張指小室曰在此宿今日恰北出似聞欲入城取孫女衣服且問其翁女狀貌張言其狀儼是乃由赤山埠尾逐之過淨慈寺遇鬻紙者適相熟試問之曰一老翁領一小女來女要紙撲與之去未半里吳堅奔逐望前竟不見拊膺而歸隣人相勞苦之又勸焚其骨以絕妖妄是時寒食因上塚故瘞視之唯存兩空棺翁女之尸皆無矣其後影響遂滅或以為尸解云

南陵美婦

宣之南陵在漢為壽春縣古邑也民某生者貌甚醜之傍開酒店嘗以月夜出戶逢美婦人君自

生即與笑語時東平郭亮高叔為宰生謂姬妾浪遊不致應婦人前執其手徑趨店內生固市井屠沽而迷於色便留之寢旦而去他夕復至如是數月每至必有贈餉初得錢父而攜銀盞浸二及於餅壘所獲不勝多益疑為腐主家物然貪才溺愛不以為虞因往郊西行幹遇道人乞錢見生顏色枯燥語之曰汝滿面是那氣將死於鬼手生覺悟弗隱盡以告之道人就近舍求紙三寸許書一符使貼於房門是夜聞婦人怒罵曰我以至誠待汝汝受我物亦不薄將終身是托何乃遽起妾心一旦如是我非畏符不敢入以汝背恩忘義將棄汝而歸然而去經數日復扣

門言曰汝不義已甚使人不堪明日夜當治汝又去生始大怖坐而洩曉始徙於他房由此遂絕

周氏子

鄱城周氏子未娶獨寢處門下一室讀書抗志勤苦一夕夜過半有隱士看道服杖策窺戶稱姓名備謁其狀奇古美鬚髯對生相賞良久乃云如是踰月不以風雨輒來忽挾一女子至容色倩麗衣履華好立侍於側隱士笑曰看嘉君少年而力學若此前程未可量故攜小女來奉伴於是三人昂足坐隱士旋引去女令周吹燈解衣登榻隱士絕跡而女夜夜來嘗持一物饋周曰是熊膽也服之最能明目可夜視書周受而食之出入期年形體消瘦父疑其病之始不肯言加以怒罵乃備述底蘊父即日挈之徙舍招醫診視云元氣耗散矣月十日將不可為遂進以丹補煖之藥歷時乃安

張京安

貢士張某知浙之遂安縣其子京安年十五隨之官有屬州通判王君者安慶人以楷樞下遂安張侍留坐從容問幾男子張言有子京安乃曰君它日令請郡中一見既竣事還遂州張遣京安見焉初甚喜問婚配未答云已聘某氏即慘然不樂曰已聘乎出文房具為備而遣之

解其意定時通判有女年十六以懷春不遂而病欲以歸
京安而不許也其女不火竟卒停柩於承天寺有學子李
生者嘗攜書自館中歸見一女子立於寺門招與揖問郎
君誰宗李生以告乃曰姊何姓曰姓陶寺隣東家子也
子未婚能同吾啜茶否子辭以歸飯曰我同子歸因相
戲謔遂挈返舍父母不見也而生獨狂坐痴語忽忽如醉
如此數日父問之不言父而去稍甦至即復然他日父
伺其醒問之答云陶氏女相邀交接不病也父乃扣寺
覓之無所謂陶氏者散步僧室則有王氏女極其
而其旁有桃一株乃其所托而稱陶氏者也僧告以
之友父痛一子致崇具牒訴於知府知府大笑以告王
令舉柩焚之其狀儼如生人蓋此女一念不諧鬱鬱以死
而冥中猶能畢其愆債而息云

王上舍

建康王上舍以政和六年元夕與三友同出府治觀燈三
友登山棚玩優戲王獨在棚下不肯前邀之弗聽蓋意有
所矚見一姬緩步一女僕隨之衣不華枚不醜而淡靚可
喜顧王微羞整飾冠若欲偷避王逼而窺之始撒幕首巾
回面而笑王將與之語為友所牽莫能遂於是偕入妻巷
行人絕稀姬復在焉而友無所親王託如廁押身相躡情

思飛揚因就與姬語姬曰我知君雅意但以寡居一第
男無女只小妾同居蕭索之情不言可知君果有心異日
願垂顧王曰吾方寸已亂何暇遷延攜手將與綢繆四
巷陌燈燭車馬略無可駐之地念市橋下甃石處亦可
期乃野合而別道其所居某坊明日往詣姬出迎贊其有
信留止通宵買酒款適王暫還學宮無日不往倘有故朱
期則飲膳俱廢浸以靡劣向之三友固詰其曩游具以
友曰此為妖異不言而知勿復沉迷以全性命可矣王
醉而醒強自抑遏姬忽夜造其所責之我不幸已矣
奈何中道相棄王第詞謝姬留歡如初王覺
思與之絕乃從友寄寢文夢其來竟病風淫而卒

張守一

張守一為大理少卿平反折獄死囚出免者甚多後有白
頭老人詣前拜謝曰某非生人明公所出死囚之父也無
以報德僅有防身之末或能致耳俄有詔賜捕城中縱觀
守一見士人家女甚美悅之計無從出試呼前鬼問曰能
為我致否曰此易事然不得久纔可七日而已遂營靜處
設帷帳有頃而至女驚曰此何處守一及鬼在傍給云此
是天上因與款昵情愛甚切至七日鬼復掩其目送還守
一私覘女家云女郎卒中惡不識人七日而醒

土乙

臨汝郡有官渠店店比半望許李氏莊王乙者因赴集從莊門過遙見一女年可十五六相待欣悅使侍婢傳語乙徘徊槐陰便至日暮因詣莊求宿主人相見甚歡供設亦厚二更後侍婢來云夜尚未深宜留燭相待女不允至便叙網終事畢女悄然忽病乙云本不相識幸蒙見招今叙平生義即至重有何不暢耶女云非不盡心但適出門垣而墻角下有鐵爬爬齒刺脚貫徹心痛至不可忍便出足視之言訖辭還云已應必死君若有情回日過訪以幽魂耳後乙得官東歸途次李氏莊所聞其女已亡

乙乃伏地而卒侍婢見乙魂魄與女同入殯宮二家

廣靈異編卷之三十四

鬼部三

僧智圓

印月軒主人彙次

鄭餘慶在梁州時有龍興寺僧智圓善總持教禁之術制邪理病多著效日有數十人候門智圓老稍倦鄭頗敬之因求往城東隙地起草舍而居有沙彌二人伏役數年暇日智圓向陽科脚甲有布衣婦人甚端麗至階作禮泣曰妾不幸夫亡子幼老母病危知師神咒助力乞加救濟智圓曰貧僧本厭城市喧嚷兼煩於招謝弟子母病不可扶也婦人復再三泣請且言母病亟不可扶也智圓亦哀而許之乃言從此向北二十餘里至一村村僻近智圓亦哀而但訪常十娘所居是也智圓詰朝如言行二十里餘歷訪不得乃還明日婦人復至僧責曰貧僧昨日遠赴約何差誤如此婦人曰只去師所二三里耳師慈悲必為再往僧怒曰老僧衰暮誓不往矣婦人乃大聲言慈悲何在耶余須去因上階牽僧臂僧驚迫亦疑其非人也恍惚以小刀刺之婦人遂倒視之乃沙彌已中刀流血死矣僧遂瘞之飯甕下沙彌乃本村人去此只十餘里其日家人悉在田有人早衣褐襍乞漿於田中且說其事沙彌父母舉家號

夫請僧僧猶給馬其父遂錄索而獲即訴於官鄭公大駭
俾求盜吏細按意其必寃也僧具陳狀復白貧僧宿債有
死而已按者亦以死論僧求假七日命持念為將來資糧
餘慶哀而許之僧沐浴設壇急叩契縛操考其魁凡三夕
賴人見於壇上言我類不少所求食處輒為師所破沙彌
且在能設誓不持念必相還也智圓想為設誓婦人
沙彌在城南某古丘中僧言於官吏如言尋之沙彌
神已寢矣發沙彌棺中乃一茗帚也僧自是絕

亦丁子

見一發露骸骨頰甚傷之達曙躬自掩埋其夕夢一小
衣白練衣仗一劍拜頰曰我彊寇耳平生恣意殺害作不
平事因與同輩爭遂為所害埋於路傍又經風雨所以發
露蒙君藏我故來謝君我生為克勇人死亦為克勇鬼若
能容我棲託但君每夜微奠祭我我常應君指使我既得
託於君不至饑渴足得今君所求狗意也頰夢中許之及
覺乃試設祭嚮之暗以祈禱夜又夢鬼曰我已託君矣君
每欲使我即呼赤丁子一聲輕言其事我必應聲而至也
頰遂每潛令竊盜盜人之財物無不應聲遂意致富有金
寶一日頰見鄰家婦有美色愛之乃呼赤丁子令竊馬鄰

婦至夜半忽自踰垣而至頰驚起款曲問其所由來婦曰
我本無心忽被一人禽我至此恍如夢覺不知何怪也何
計却得還家悲泣不已頰甚憐之潛留數日而其婦家人
求訪極切至於告官頰知之乃與婦人詐謀令婦人出別
墅却自歸言不知被何妖精取去今却得回婦人至家後
每三夜或五夜依前被一人取至頰家不至曉即却送歸
經一年家人皆不覺婦人深怪頰有此術後因至切問於
頰曰若不白我我必自發此事頰遂具述其實婦婦
於家人共圖此意家人乃密請一道流作禁法以
丁子方夜至其門見符籙甚多却去油於頰曰
拒我但力微再與君力爭當惡取此婦此來必須不放回
也言訖復去須臾鄰家飄風驟起一宅俱黑色但是符籙
禁法之物一時如掃復失婦人至曙其夫遂告官同來頰
宅禽捉頰乃携此婦人逃不知所之

蕭思遇

蕭思遇梁武帝從孫父慈為侯景所殺思遇以父遺害
不樂仕進常慕道真神人故名思遇而字望明言望遇神
明也居虎丘東山性簡靜愛琴書每松風之夜罷琴長嘯
一山樓宇皆驚常雨中坐石酣歌忽聞扣柴門者思遇心
疑有異令侍者問乃應曰不須問但言雨中從院院來

及侍童開戶見一美女二青衣女奴從之並神仙之容思
馮加山人之服以禮見之曰適聞夫人云從浣溪來雨中
道遠不知所乘何車耶女曰聞先生心懷異道以簡潔為
心不用車輿乘風而至思遇曰若浣溪來得非西施乎女
回顧二童而笑復問先生何以知之思遇曰不必慮懷應
就寢耳及天曉將別女以金釧子一隻留訣思遇稱無物
叙情又曰但有此心不忘夫人曰此最珍奇思遇曰夫人
此去何時來女乃掩涕曰未敢有期空勞情意思遇曰
然言訖遂乘風而去須臾不見唯聞香氣猶在寢室
文帝天嘉元年二月二日也

張子長

晉時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喪女年十八權假葬郡城北
有張世之代為郡世之男子子長年二十侍從在解中
一女年可十七八顏色不常自言前府君子不幸蚤亡會
今當更生心相愛樂故來相見就如此五六夕忽然書見
衣服薰香殊絕遂為夫婦寢息衣皆有袴如處女後仲文
遣婢視女墓因過世之婦相問入廡中見此女一隻獨在
子長林下取之啼泣呼言發塚歸以示仲文仲文驚愕道
問世之君兒何由得亡女獲耶世之辨問兒且陳本末李
張並謂可怪發棺視之女體已生肉頰姿如故唯右腳有

形子長夢女曰我比得生今為所發自爾之後遂死肉爛
不得生矣萬恨之心當復何言泣涕而別

唐儉

唐儉少時乘驢將適吳楚過洛城渴甚見路傍一小室有
婦人年二十餘向明縫衣投之乞漿則縫襪也遂問別室
取漿郎渴甚為求之遂巡持一盃至儉視其室內無所
及還而問曰夫人之居何不置火曰貧無以炊側近求
耳言既復縫襪如故意緒甚忙又問何故急遽也曰
夫薛良貧賤者也事之十餘年矣未嘗一歸侍奉
郎來迎故忙耳儉微挑之拒不荅儉媿謝之遺餅兩

去行十餘里忽記所要書有忘之者歸洛取之明晨
此將出都為塗芻之阻問何人對曰貨師薛良之柩也
其姓名乃昨婦人之夫也遂問所往曰良婚五年而妻死
葬故城中又五年而良死良兄發其柩將附先塋耳儉隨
觀焉至其殯所是求水之處俄而啟殯棺上有餅兩軸新
被一雙儉悲而異之遂東去舟次揚州禪智寺東南有土
子二人各領徒相去百餘步發故殯者一人驚嘆久之其
徒往往聚笑一人執鍾碎其柩而罵之儉遽造之歎者曰
璋姓常前太湖令此發者璋之亡子寧十年矣適開其棺
棺中喪其履而有婦人履一隻彼乃前江都尉裴冀愛柩

也平生寵之裝到任二年而姬卒於此一年今秩滿將歸不忍棄去將還於洛既開棺裝其一履而有丈夫履一隻兩處互為取合之彼此成對蓋吾不肖子淫於彼往復無常遂遺之耳儉聞言登舟靜思之曰貨師之妻死五年猶有事舅姑之心逾寵之姬死尚如此生復何望我士君子不可厚於此輩而薄其妻也

密陀僧

閩鄉縣主簿沈恭禮太和中攝湖城尉因小疾暮卧忽有人繞牀數匝意謂從行廳吏雷忠順恭禮問之對曰

忠順李忠義也問曰何得來此對曰其本江淮人因

備力於人前月至此卒於逆旅然饑寒甚今投君所

兼丐一小帽可乎恭禮許之曰遣我何處送與汝對曰

暮遣驛中廳子張朝來取語畢立於堂之西極恭禮起坐忠義進曰君初止此更有事輒敢禱補恭禮曰可遂言此廳人居多不安少間有一女子年可十七八強來參謁名曰密陀僧君慎不可與之言或託是縣尹家人或假四隣為附切不可交言言則中此物矣忠義語畢却立西極未定堂東果有一女子綰髮流肌膚悅澤微笑轉盼謂恭禮曰秋堂寂寞蛩啼夜月更深風動梧葉墮階如何罪責羈囚如此耶恭禮不動又曰珍簪牀空明月滿室不飲美

酒虛稱少年恭禮又不顧又吟曰黃帝上天時鼎壺元在茲七十二玉女化作黃金芝恭禮又不顧遂怒而去忠義又進曰此物已去少間東廊下有敬寡婦王家阿嫂雖不敢同密陀僧然亦不得與語少頃果有一女郎自東廊下衣白之簪白簪手整披袍回命曰王家阿嫂何不出來俄然有曳紅裙紫袖銀披而來步履月數匝而去忠義又進曰此兩物已去可高枕矣少間縱有他魅來亦不足畏矣忠義辭去恭禮止之為我更駐候怪物盡即去忠義應而四更已有一物長二丈餘手持三數鬲騰若躍在者近密陀僧忠義謂恭禮曰可以枕擊之應聲而擊擻然而手墮下鬲體俯身掇之忠義跳下以棒亂毆出門而去禮連呼忠義不復見而東方已白與從者具語之遂令具食及巾帽子召廳子張朝詰之曰其本巫人也近者假食為廳史具知有新客死客鬼李忠義恭禮便付帽子及盤密陀僧去其夜夢李忠義辭謝曰密陀僧大須防備猶二三年奉擾耳言畢而去恭禮兩月在小愈之夜密陀僧來終不敢對後既歸閩鄉即隔夜而至然終亦不能為患有僧令斷肉及葷辛此後更不復來矣

鬼媒

進士段何賃居客戶里太和八年夏卧疾逾月小愈晝日

因力極沐憑几而坐忽有一丈夫自所居壁縫中出某物
不衣笑傲立於何前執顧何曰疾病若此胡不娶一妻俾
侍疾忽爾病卒則如之何何知其為鬼物矣曰其舉子首
案無意婚娶其人曰請與君作媒今有人家女子容德可
觀中外親顯姻屬甚廣自有資從不煩君財聘何曰未成
名終無此意其人又曰不以禮亦可今便與君迎來其人
遂出門須臾復來曰至矣俄有四人負金壁輿從二青
一雲轡一半髻皆絕色二蒼頭持裝奩衣篋直置輿於
前媒者又引入閣中垂幃掩戶復至何前曰迎他良家
家都不為禮無乃不可乎何惡之兼以困憊就枕不

又曰縱無意收采第試一觀如是說論再三何終不
頭媒者復引出門輿中者乃以紅箋題詩一篇置何案上
而去其詩云樂廣清羸經幾年姪娘相托不論錢輕盈以
質歸何處惆悵碧樓紅玉田其書跡柔媚亦無姓名紙未
唯書一我字何自此疾病日退

李俊

岳州刺史李俊舉進士連不中第貞元二年有故人因子
祭酒包信者通於主司援成之榜前一日當以名聞執政
初五更俊將候信里門未開立馬門側傍有膏糕者其氣
熾：有一吏若外郡之郡僚者小囊橐帽坐於其側頗有

餅糕之色俊為買而食之客甚喜嚼數片俄而里門開如
竟出客獨附俊馬曰願請問俊下聽之曰某乃真之吏送
進士名者君非其徒耶俊曰然曰送堂之榜在此可自
之因出視俊無名垂泣曰苦心筆硯二十餘年借計者亦
十年今復無名豈終無成乎客曰君之成名在十三之外
祿位甚盛今欲求之亦非難但於本錄耗半且多屯剝
復一郡何如俊曰所求者名名得足矣客曰能行少路
真吏即於此取其同姓者易其名可乎俊問幾何而
陰錢三萬貫其感恩而誠告其錢非其敢取將
日午時送可也復授筆使俊自注從上有故太子

更簡名俊時欲措之客遽曰不可此人祿重未
且下有李温名客曰可矣乃措去温字注俊字客遽卷而
行曰無違約既而俊詰信信未冠聞俊來怒出曰吾與主
司分深一言狀頭可致公何躁甚頻見問吾其輕語者耶
俊再拜對曰俊懇於名者苦思決此一朝今當呈榜之晨
冒責奉詔信唯唯色猶不平俊愈憂之乃變服伺信出隨
之經皇城東北隅逢春官懷其榜將赴中書信揖問曰前
言逐否春官曰誠知獲罪負州不足以謝然迫於大權難
副高命信自以交分之深意謂無阻聞之怒曰季布所以
名重天下者能立然諾今君移妾於我蓋以其官用也平

名重天下者能立然諾今君移妾於我蓋以其官用也平

一第 117 7 中 續修四庫全書

生交契今日絕矣不堪而行春官遽追之曰迫於高權
之不得竊恃深顧外於形骸見責如此寧得罪於豪右耳
請曰尋檢諸名填之祭酒聞榜見李夷簡欲措春官急曰
此人宰相戚分不可去指其下李温曰可矣遂措去温字
注俊字及榜出俊名果在以前所指處其日午時隨眾參
謝不及赴糕客之約迫暮將歸道逢糕客泣示之皆曰為
君所誤得杖矣牘吏將舉勘其更它祈共止之某背實有
重杖者俊驚謝之曰當如何處客曰來日午時送五萬錢
亦可免追勘之厄耳俊曰諾及至其時焚之遂不復見
後筮仕之後追勘貶降不絕於道纔得岳州刺史未幾

終焉

張使

張使舉進士元和十三年居長安昇道里南街十一月八
日夜僕夫他宿獨使在月下忽聞異香滿院方驚之俄聞
後聲漸近使徒履聽之數青衣年十八九豔美無敵推門
而入曰月逐勝不必樂道願只此院小臺藤架可矣遂
引少女七八人容色皆豔絕服飾華麗宛若豪貴家人使
走過堂中垂簾望之諸友徐行直詣藤下須臾陳設牀榻
雕盤玉樽五杓皆奇物八人環坐青衣執樂者十人執拍
兒立者二人左右侍立十人絲官方動坐中一人曰不告

主人遂欲張樂得無慢乎既是衣冠邀來同歡可也因命
一青衣傳語曰姊妹步月偶入貴院酒食絲竹輒以自樂
秀才能暫出為主否夜深計已脫冠紗巾而來可稱疏野
使聞青衣受命畏其來也乃閉門拒之青衣扣門使不應
推不可開遽走復命一女曰吾輩同歡人不敢預既入其
門不召亦合來謁閉門塞戶羞見吾徒呼既不來何須更
召於是二人執樽一人糺司酒既巡行絲竹合奏般般
珍音曲清亮度度此坊南街盡是墟墓絕無人住謂後
中出則坊門已閉若非妖狐乃是鬼物今吾尚未惑可
逐之少頃見迷何能自悟於是潛取措牀石徐開門

望塵而擊正中臺盤紛然而散使逐之奪得

薛珍

薛珍者開元中為長安尉主知官市迭日於東西二市一
日於東市前見一坐車中婦人手如白雪珍慕之使左
右持銀鏡小盆立於車前婦人使侍婢問價云此是長安
薛少府物處分令申中子問便宜約之婦人甚喜珍微挑

之遂欣然便謂矜曰我在金光門外君宜相訪也矜使左右隨至宅翌日往來過見婦人門外騎甚眾踟躕未通容既引去矜令白已在門使左右送刺乃邀至外廳令矜坐云待妝束矜覺大冷心竊疑怪頃吏引入室中其幔是青布遙見一燈火色微暗將近又遠疑非人也然業已求見見畢當去心中恒誦千手觀音咒至內見坐帳中以羅巾蒙首矜苦牽拽久之方落見婦人面長尺餘正青色有聲如狗矜遂絕倒從者至其室宇但見殯宮矜在其內絕倒間隙遽推壁倒見矜已死心上微暖移就店將息

方蘇

月餘

王暹女

元和十二年壽州小將張弘讓娶兵馬使王暹女淮西用兵方急令狐通為刺史弘讓妻重疾累月每思食弘讓與其後不食如此自夏及秋乍進乍退弘讓心終不怠冬十月其妻忽思湯餅弘讓為具之未竟遇軍中給冬衣弘讓遂請同志王士徵妻為饌弘讓去士徵妻饌就牀欲進忽見弘讓妻自額至鼻中分半一手一肢在牀血流殷席士徵妻驚呼告營中諸軍人妻諸隣來共觀之競問莫知其由俄而吏報通使人檢視其尸又非昏暈二婦素無嫌怨遂為吏所錄弘讓奔歸及喪所忽聞空中婦悲泣云其

彼大家喚將看兒去煩君多時甚不得已君終不見棄大家索君懇求耳先是弘讓營右後小圃中有一李樹掃云君今速為其造四分食置李樹下君則向樹下哀祈其必得再履人世也弘讓依其言陳饌懇祈拜之忽聞空中云還汝新婦便聞王氏云接我弘讓依其言接之俄覺赫然半尸落下弘讓抱之遽聞王氏云速合牀上半尸比弘讓拳曲持半尸到牀王氏聲聲云勸其剖處無所參差弘讓盡力與合之令等其舊王氏云覆之以衾無我問三日其讓如其教三日後聞呻吟乃云思少餽粥弘讓以飲其喉盡一盃又云且無相問七日則泯如舊但自項及尻有痕如刀傷前額及鼻貫胃腹亦然一年平復如故

數子

秦樹

沛郡人秦樹者家在曲阿小辛村嘗自京歸未至二十里許天暗失道遙望火光往投之見一女子秉燭出云女弱獨居不得宿客樹曰欲進路碍夜不可前去乞寄外住女然之樹既進坐意以此女獨處一室慮其夫至不敢安眠女曰何以過嫌保無慮不相誤也為樹設食食物悉是陳父樹曰承未出適我亦未婚欲結大義能相顧否女笑曰自顧鄙薄豈足伉儷遂與寢止向晨樹去乃俱起執別女

泣曰與君二瓶後面莫期以指環一雙贈之結置衣帶前
送出門樹低頭急去數十步顧其宿處乃是塚墓居數日
亡其指環結帶如故

王鮪

鳳翔少尹王鮪禮部侍郎凝之叔父也年十四五與童兒
輩戲於果園竹林下見二枯首為蠶壤所沒乃令小僕擇
淨地瘞之祭以酒饌其後數夕陰晦忽聞窓外窸窣有聲
良父問之云某等受君深恩免在無穢未知所酬聊願驅
策耳後凡有吉凶形靈間必來報如此數年遂與靈物通
徹崔珙為度支使雅知於鮪一夕留飲家釀酒酣稍醉

有妓善歌者令召之良父不至珙自入視之云理粧纔
初心痛請飲湯而出珙坐鮪具言歌者儀狀珙怪問之
云邇見一人者短綾緋衣控馬而去語未畢家僕報中惡
救不返矣珙甚悲之鮪密言有一事或可活之須得白頭
牛及酒一斛因召左右試令求覓有度支所用甚幹事以
善價取之不踰時而至鮪令扶歌者入於淨室榻上前以
大盆盛酒橫取板安牛頭於其上設席焚香密封其戶且
誡曰專伺之曉鼓一動聞牛吼當亟開戶視之可以活矣
鮪遽去禁鼓忽鳴果聞牛吼開戶視之歌者微喘盆酒盡
乾牛怒目出於外數日方能言云其夕治粧既畢有人促

召出門乘馬而行約數里見室宇華麗開庭張樂四座皆
朱紫少年見其至大喜致於妓席歡笑方洽忽聞有人大
呼聲振庭廡坐者皆失色相視妓樂俱罷俄見牛頭人長
丈餘執戟徑趨而出無不狼狽而走唯其在馬牛頭引於
階前背負而出行十數步或寃卧於堂內珙後密詢其事
鮪終不言

鄭奇

後漢時汝南汝陽西門亭有鬼魅宿客宿止多死亡或亡
髮失精郡侍奉掾鄭奇去亭六七里有美婦人乞寄
初難之然後上車入亭趨至樓下吏卒白樓不可上
我不惡也時亦昏冥遂上樓與婦人接宿未明發去
上樓塔除見死婦大驚走白亭長擊鼓會諸廬吏共集診
之乃亭西北八里吳氏婦新亡夜臨殯火滅及火至夫之
其家即持去奇發行數里腹痛到南頓利陽亭加劇物故
樓遂無敢復上

田達誠

廬陵有賈人田達誠富於財頗以周給為務治第新城夜
有扣門者就視無人如是者三因呼問之為人耶鬼耶良
父荅曰實非人也比居龍泉舍為暴水所毀求寄君家治
舍畢乃去耳達誠不許曰人豈可與鬼同居耶對曰暫寄

君耳無害於君且以君義氣聞於鄉里故告耳達誠許之
 因曰當止我何所達誠曰唯有應事耳即拜謝而去數日
 復來云吾已至廳中亦無妨君賓然可嚴整家人慎火第
 一不意或當云吾等所為也達誠亦虛其廳以奉之達誠
 嘗為詩鬼或空中言曰君乃能詩耶吾亦嘗好之可倡和
 手達誠即具酒置紙筆於前談論無所不至眾目視之酒
 與紙筆儼然不動試暫回顧則酒已盡字已著然笑前後
 數篇皆有意義筆跡勁健作亦有體或問其姓字曰吾
 言之將不益於主人可詩以寄言之詩云天然與我一
 通還與人間事不同要識吾家真姓字天地南極一
 眾亦不論一日復告曰吾有少子婚樟樹神女將以某日
 成禮復欲借君後堂三日以終君大惠可乎達誠亦喜其
 堂以幕圍之三日復謝曰吾事訖矣還君此堂主人之恩
 可謂至矣然君家老婢某可答一百也達誠辭謝召婢答
 數下鬼曰使之知過可止矣達誠徐問其婢言曾幕穴竊
 窺見賓客男女厨膳花燭與人間不殊後歲餘乃辭謝而
 去達誠以事至廣久不歸其家憂之鬼復至曰君家憂主
 人耶吾當往省之明日還曰主人在陽子甚無恙行當歸
 夫然新納一妾與之同寢吾燒其帳後幅以戲之爾遂大
 笑而去達誠歸問其事皆同後至龍泉訪其居亦竟不獲

焉

趙慶雲

天水趙君錫富而好禮者也側室有一女名慶雲年及笄
 未許字聰明美貌出於天然父母鍾愛之於後園中構屋
 數椽扁曰百花軒女居其內嘗題詩於白壁曰千紅萬紫
 競紛芳正值清明景豔陽春意不容輕漏泄任他蜂蝶往
 來忙時深秋之節草木黃落景物蕭條慶雲不勝悽愴因
 戲書後園用以自適過太湖石畔俄見隔壁一少年聽
 琴聲而往來窺視情滿然女雖不覺而心已動矣
 心飄蕩深有不能以自拘禁者自此慶雲日往園中則
 年日在窺矚彼此目成既久一日慶雲以白羅香帕擲與
 少年少年以水晶扇墜復之吟曰花下遇喬才令人倍愴
 懷女曰鵲橋今夜駕專待粉郎來疑夜女獨俟於門側侍
 妾悉屏去甫漏盡少年果至相與攜手而入解衣就寢極
 其歡娛雖世所稱魚水相投膠漆孔固莫是過也一夕女
 與少年酌於花下金風乍起秋思爽然少年乃歌秋風詞
 一闕詞曰秋風蕭蕭兮鴈南歸草木黃落兮夕露沾衣明
 月皎皎兮照我帷蟋蟀在壁兮吟聲悲嗟予山中之人兮
 猿穴與居悵獨處此兮情莫能娛懷佳人兮路脩阻而莫

隨汝川無梁兮登山無車歲冉冉其逾邁兮曷云能來念昔者之歡會兮今焉別離愛而一見兮使我躊躇女亦口占一律以答云小衾孤枕與蕭然蟋蟀微吟近枕邊千里有緣誰約信幾秋多病只高眠殘螢澹月梧桐影孤鴈西風鵬炬煙入道少年行處樂我今惆悵酒尊前吟畢盡歡自是旦去暮來倏爾經半載而應雲日見其眉鎖春愁臉消粉黛神思恍惚肌膚疲弱病覺深矣父母怪問其故女終不答忽云郎君至矣遂昏沉半晌君錫知其為鬼崇所惑乃潛於卧處窺之直更餘見一少年自外而入撫女曰慎勿以此情泄於汝父母萬一不謹不惟貽累於我抑且

取罪於汝汝之症將久而自愈也女唯唯而已臨別少年曰會晤難先期居諸不再得女應聲曰今日百花亭明朝何地客少年泣別而去君錫乃尾之至後園桑下而沒翌日令人伐木發其地得一伏尸儼然若生者狀君錫怒執其首而焚其骸骨夷其故址少年遂不復見而女病亦愈矣

黎陽客

開元中有士人家貧接馬河朔所抵無應者轉至黎陽日已暮而前程尚遙勿算路傍一門宅宇甚壯夜將投宿乃前扣門良久奴方出客曰日暮前路不可行輒寄外舍可

乎奴曰請白郎君乃入須臾聞下值聲及出乃衣冠甚大夫姿度闊遠昂然秀異命延客與相拜謁曰行李得無苦辛有弊廬不足辱長者客竊怪其異且欲審察之乃俱就館頗能清論說齊周已來了了皆如目見客問名曰我穎川荀季和先人因官遂居此焉命設酒散皆精潔而不甚有味有頃命具榻舍中邀客入仍敕一婢侍宿客候婢出狎乃問曰郎君今為何官曰見為河公主簿慎勿說也聞外有叫呼受痛之聲乃竊於窓中窺之見主人據胡床列燈燭前有一人被髮裸形左右呼群鳥啄其目流血地主人色甚怒曰更敢暴我乎客謂曰何人也曰何須

知此事固問之曰黎陽令也好射獵數逐獸犯吾垣牆以此受治耳客竊記之明日顧視乃大塚也前問人云是荀使君墓至黎陽令果辭以目疾客曰能療之令喜乃召入且為說之令曰信有之乃暗令鄉正具薪數萬束積於垣側一日令率群吏縱火焚之遂易其墓自即愈厚以謝客而不告也後客還至其處見一人頭面焦爛身衣敗絮躄於榛棘中直前詣客不知也曰郎君頗憶前寄宿否客乃驚曰何至此耶曰前為令所苦然亦知非君本意吾自運窮耳客甚愧悔之為設薄醪焚其故衣以贈之鬼欣受遂去

李攸

天寶初會稽主簿李攸有女二人及攜外甥孤女之官有求之者則嫁已女已女盡而不及甥甥恨之因結怨而死殞之東郊莊數月所給主簿市胥吏姓楊大族子也家甚富貌且美其家忽失胥惟尋不得意其為鬼所惑也則於墟墓訪之時大雪而女殞室有衣裾出胥家人引之則聞屋內胥叫聲而殞棺中甚完不知從何入遂告主簿主簿使發其棺女在棺中與胥同寢女貌如生其家乃出胥備殯屋胥既出如愚數日方愈女則不直於主簿曰吾不嫁惟憐已女不知有吾故氣結死今神道使吾歸也

市吏故輒引與之同衾既此邑已知理須見嫁後月一日可合婚姻惟舅不以胥吏見期而違神道請即知聞受其所聘仍待以女婿禮至月一日當具飲食吾迎楊郎望從所請焉主簿驚嘆乃召胥吏問為楊胥於是納錢數萬其父母皆會焉攸乃為外甥女造作衣裳帷帳至月一日又登饌大會楊氏鬼又言曰蒙恩許嫁不勝其喜今日故此親迎楊郎言畢胥暴卒乃設其婚禮厚加棺殮合葬於東郊

李林甫

唐李林甫為相既久自以陰禍且多天下頗怨望有鬼夜

乃致方士以稊之後得一術士曰相國高貴久矣積德者多為禍之基非一朝一夕之故雖然庶可免者朝夕之禍也林甫曰若之何術士曰可於長安市求一善射者以備之林甫乃於西市召募得巧自云嘗兩軍伍間以善射稱近為它病無所知林甫即資其衣食月計以給後一夕林甫會宴於庭燕趙翼侍度曲未終忽然中絕善射者異而聽之無聞矣乃默籌曰夜未闌忽如是非有它耶抑術士之言耶乃執弓矢踰垣以入伺之忽見垣之南有一物墮下又一人踰來善射者一發中之乃驚去因至林甫宴樂之地見歌者舞者噤而不能嚀其喉屹而不得翻其神

寂然若木偶狀因視垣南墮下之物即一囊而結者解其中自載皆林甫及家僮名氏於是以名呼一一而應遂宴飲如初明日術士來且賀以賴此人不然幾為所禍乃首寃而死者也明公又專机要積戾萬狀自茲十稔乃非吾之所知其後林甫籍沒果期十年也

邱月軒主人彙次

鬼部四

鄭婉娥傳

洪武初吳江沈韶年弱冠美姿容嘗遨遊襄漢間坎於九江偶秋雨新霽水天一色韶偕陳梁二生同訪琵琶亭吟白司馬蘆花楓葉之篇想京城女銀瓶鐵騎之韻引睇四望徘徊久之於時月明風細人靜夜深方取酒共酌聞月下彷彿有歌聲乍遠乍近或高或低三人相顧錯愕梁戲曰得非商婦解事乎韶曰爾時樂天尚酒千呼萬喚

日豈得容易呈身執陳生曰老大蛾眉琵琶哀怨縱使前情能恨過足以增天涯淪落之感豈能醉而成歡耶韶曰月靜聽之良久而寂酒罷回舡竟莫知其何故獨歸送若好事多情豈日往究其實躊躇之間了無所見與聞休休方欲言還忽奇香馥郁縹緲而來韶異之延佇以俟茶頃一麗人宮粧豔飾類天儀二小姬前導一捧黃金吊爐一抱紫羅繡褥冉冉登塔塔必貴家宅春臨賞於此隱壁後避之小姬鋪褥庭心麗人席地而坐顧韶曰何得有生人氣無乃昨夕狂客在是乎韶懼其使人搜索趨出拜見且謝唐突麗人曰朝代不同又無名分何唐突之有

但諸郎夜來談笑以長安娼女浮梁商婦見目無亦太過乎韶愈卒莫知所對麗人呼使同首辭讓再四固命之乃就席因問姓氏麗人曰欲陳本末懼駭若聽然吾非禍於人者幸勿見譏妾偽漢陳主妹鄭婉娥也年二十而死殞於近亭二侍女一名細腰一名金鳥亦當時之殉葬者韶素有膽氣無重風情不以為怪也麗人曰妾沉鬱獨居無以適意每於此吟弄聊遣幽懷詎意昨宵為諸郎所擾敗興浩歌而返今幸對此良宵復遇佳客足以償夫使細腰歸取酒殺飲於亭上自歌其詞曰郎憶之乎郎昨日所謳之念奴嬌也詞曰離上禾黍歎江山似舊英雄盡土

馬銅駝荆棘裏閱遍幾番寒暑劍戟灰飛旌旗烏散樓船鳴嗙嗙只今猶說西楚憔悴玉帳塵芳燈前掩而淚交飛紅雨鳳輦羊車行不返九曲愁腸慢苦梅瓣凝粧楊花翻曲回首成終古翠螺青黛絲仙慵畫眉嬌歌竟勸韶盡飲數盃後韶豪傑後議論風生與麗人談元末群雄起滅事歷上如目觀且詢陳主行事之詳麗人凄然泣數行下泣已收淚曰且談風月不必深言徒令人懷魂中盡虛晚日空感靈若草煙鎖故宮墜道魚燈油欲盡梳臺夜鏡匣長封遺影莫話吳亡事淚濕胭脂指舊

諷而索和詔即依韻齊以酬之曰結綺臨春萬戶空幾時
 揮淚夕陽中唐環不見新留機漢燕猶餘舊守宮別苑秋
 深黃葉墜覆園春盡碧苔封自慚不是牛僧孺也向雲階
 拜玉容麗人惜惜曰可謂知音於是促席暢飲共宿於庭
 相與講歡一如人世少焉天上啼鳥城頭鼓數兩人扶携
 而起曰今夕當歸舍中謀為久計不宜風眠露宿貽俗子
 輩嗤笑詔頷之亟返逆旅則陳梁二生驟候開舟乃始白
 昨得家書促回甚急必有他故不得同行矣二生信之
 等而別詔是晚再去金馬已先在矣遂道過亭北竹
 亭里除見朱門素壁燈燭交輝鏡及重堂麗人如畫
 王杯飲詔曰此吾主所御今以勸即意亦不薄矣宿留月
 餘不啻膠漆一夕麗人語詔曰妾死時偽漢方盛主寵極
 深故玉匣珠襦殯送極一時之富貴幽宮神道墳塋倚一
 品之威儀是致五體依然三兔不味向者廬君愛女南極
 夫人偶此嬉遊投妻以太陰鍊形之術為之既久不異生
 人夜出晝藏道遠自在君宜就市求青羊乳半杯動一滴
 妾目中乳盡眼開白日可起詔如言求乳以潤其兩皆屈
 指三旬效然能步或同攜素手遊行隄中或並倚香肩笑
 歌亭上詔迷戀情深鄉關念淺春來秋去四載於茲雖忙
 目並遊之鱗成翼雙棲之羽未足以喻其綢繆婉戀也是

年冬初麗人無故忽潛然淚下悲不自勝怪而問之初則
 隱忍弗言繼則舉聲大恸詔憐解萬方乃一啟齒曰與郎
 冥契盡在來朝故不覺悲傷至此耳詔聞言悽愴感愴欲
 自縊於隧間麗人不可曰郎陽壽未終妾陰質未化倘沉
 溺世緣致君非命冥司必加重譴彼此幸纏何時是了兼
 之定數舉莫能逃縱曰舍生亦為徒死詔乃止金馬劍錦
 鞵亦依依不忍捨咸設飲食與詔送程既晚麗人奉赤金
 條脫一雙明珠步搖一對付生曰表誠寓意觀物思人再
 會無期願即珍重親送至大門之外掩幃障面而還麗人
 悲不自已殘淚盈眶顧盼之間失其所在乃重尋原店
 詔家數日梁生至自襄陽陳生客死房縣方
 詔密以告弗信也出條脫步搖示之乃驚曰此非塵土間
 物奇寶也誠子之遇仙矣知此事者惟梁生一人故生有
 琵琶佳遇詩并附於此詩云憶昔少年日加冠禮初成春
 衣紫羅帶白馬紅繁纓吳中自昔稱繁華湖邊寺里暫荷
 花窺紅問綠謝遊冶與余共泛星河槎星槎船隻益浦遠
 空亭醉訪琵琶絃銀篋擊節不堪聞錦襪生塵殊可憐
 山月下猶未去娉婷玉貌湖邊遇追隨細馬雙嬌嬌直入
 金屏最深處春風東來綻牡丹洞房香霧滄椒蘭含情恨
 作雲雨夢鴛枕生愁清夜闌前朝佳麗誇環燕圖出千人

萬人羨大真顏色趙胤眉額帳懸燈幾回見情緣忽斷兩
分飛歸來如夢還如癡縹緲留得萬金贈悽涼忍看徒傷
悲徒傷悲難再得當初若悟有分離此生何用逢傾國韶
從此不復再娶投禮道士周玄初為師授五雷斬勘之法
性來兩浙間驅邪治病禱雨祈晴多有應驗後失所在近
有人於終南及嵩山諸處見之疑其得道云

李源會

李源會京師人所居房曲頗寂靜其外書室窓外有障
以種花卉兄自亳州教授罷歸姻戚畢集具酒歸女
竹與簪花陰之下日將暮開一與弟痛飲酒盡
視無見已而復然切怪之喚罵詬責青無應者懼而入中
堂經廳側逢一妙麗笑抱李腰而語其音如簧曰不得道
不得道李惑而秘焉乃握手入室交歡而散李意為坐上
客歷驗皆非也容去後此女遂出相就若夫妻然時李猶
未娶母畏其染着徙榻於中堂女每夜亦至迨元胡冠犯
剛李依所親趙師古南來紹興中官於饒州樂平女始絕
迹後李賜下生一氣塊按之不痛藥之不損三十餘年而
卒

烏頭

洪州高安人劉騰少遇亂有姊曰黃掃為軍將孫金所虜

有妹曰烏頭生十七年而卒卒後三載孫金為常州團練
副使黃掃從其女君會宴於大將陳氏乃見烏頭在焉問
其所從來云頃為人所虜至岳州與劉翁為女嫁得其來
軍士任其即陳所將卒也從陳至此可通信至其家騰時
為縣手力後數年因事至都遂往毘陵省之晚止逆旅
日先謁孫金即詰任營中先遣小僕覘之方見灑掃庭
曰我兄弟將至矣僕良久扣門問為誰曰高安劉之家
乃曰非二兄名騰者乎昨晚當至何為遲也即自出營
迎之容貌如故相見悲泣了無少異頃之孫金遣其
持酒食至任之居宴叙良久烏頭曰今日乃得上見
我為人向者恒為諸甥輩呼我為鬼也任亦言其舉上
捷女工敏速恒作至旦若有人為同作者飲食必待冷
後食騰因密問汝昔已死那得至是對曰兄無為如此
我將不得相見矣騰乃不敢言久之任卒再適軍士羅氏
隸江州陳承昭為高安置制使召騰問其事令發墓視之
墓在米類無人省視數十年矣伐木開路而至見墓上有
穴大如碗其深不測衆懼不敢發相與退坐大樹下筆疏
其事以白承昭是歲烏頭斷騰往省之乃曰頃為鄉人十
餘輩持刀扶劫我幾中我而我大罵力拒之乃退坐大樹
下反書而去至今舉身猶痛乃知恒出入墓中也因是

亦懼而疏之羅後移隸晉王城戍顯德五年周有淮南之地羅陷沒不知所在時年六十有二矣

仇鐸

天台士人仇鐸者本待制高之族人也浮蕩江淮壯年奉娶乾道元年秋數召紫姑求詩諷玩不釋遂為所惑晨夕營為必欲一觀真形異為淫慾又每求於夢想鐸雖迷於纏繞亦知畏死常力拒之鬼相隨不捨至把其手作字不煩算運同侶知之懼其不免因出遊秦州市徑與公城神祠焚香代訴始入廟鐸兩齒相擊已有恐怖之狀及歸舍即索紙為婦人對事具述本末辭殊懇切令

云大宋國東京城內四聖觀前居住弟子紀三六郎名妻張氏三六娘行年三十二歲辛酉年三月十二日已時受生癸巳年三月十四日死是年九月見呂先生於

得道養之術自後周遊四海於今年八月三日過高郵軍見台州進士仇鐸在延洪寺塔院請蓬萊大島真仙為愛本人年少遂降箕筆詐稱我姊妹在蓬萊山承子供養今日降臨汝且至誠不得妄想我當常降於汝又旬日來往益熟不合舉意寫媒語誘鐸又說將來有宰相分以此惑亂其心十七日到秦州要與相見不許又要入夢亦不許遂告鐸云汝父恨汝不孝焚章奏上天天帝降旨三日內

有雷震汝宜多設茶果香燭積首乞命我當為汝祈天免禍又索度人經萬卷三年之後要與汝為夫婦意欲鐸恐懼從言又偽稱呂翁在門令未日未明時乘東門外石墻側相見鐸欲往赴為眾人挽住又寫雲房兩字使鐸食乳香半兩與狂渴赴水死至引頭擊柱用破磁敗面不死遂稱天神已降將燒汝左臂令鐸入蒙薦中伏於床下作呂翁救解之言曰天神以呂巖故赦此人此人若死巖不復為仙如是經兩時久不能殺鐸至晚方與鐸言我非蓬萊仙是白大精今日代汝曹求為下鬼宜以盃酒敘別明日又未云我乃興化阿姥山白蛇精從前所殺三千七百

俗人笑眾人招法師來欲見治又降鐸曰我畏龍虎山張天師餘人不畏也緣三六娘本意耽戀仇鐸迷而不返須要纏繞本人損其性命今為鐸訴於本郡城隍奏天治罪伏蒙取旨文狀所供並是的實如後異同甘伏重憲其所書凡五百字即日錄焚之鐸三日後始醒蓋為所困幾一月婦人自言死於癸巳至是已五十二年矣鬼趣亦久矣哉

王立

中散大夫史志自建康通判滿秩還臨安植橋故居獨留屢候一人常與俱出市值賣鴉鴨者甚類舊庖卒王立虞

候亦云良是時立死已一年志在官日嘗給錢葬之美恍
惚間拜於前曰倉卒逢佳仗至不暇刺謁遂獻一鴨志曰汝
已死安能白晝行都市中對曰自離本府即來此今臨安
城中十之三皆我類也或官員或僧道或商販倡卒色色
有之與人交關往來不異心不為害人亦不知志曰鴨何
自來曰亦買於市耳日五雙天未明賣諸大作坊釜竈爆
治成熟而償主人柴料之費凡同業者亦如此一日所產
自足糊口但至夜則不堪說既無屋可居多伏屠肆肉案
之下往往為犬所驚良以為苦而無奈何鴨乃人間物可
食史與錢兩千遣去明日復以四鴨至自是時一來志

嘆曰吾人也而與鬼語吾其不父乎立已知之爾白云公
無疑我獨不見公家大養娘手袖出白石兩小顆授史曰
乞以淬火中當知立言不妄此媪蓋史長子乳母居家三
十年矣史入戲之曰王立說爾是鬼如何媪曰六十歲老
婢真合作鬼雖若忿愠而了無懼色適鬻帛有火在旁試
投石斗火中少頃焰起媪顏色即索然漸隱如水墨中微
影忽無見王立亦不來矣

馬仲叔

遼東馬仲叔王志都相知至厚仲叔先亡忽見形請志都
曰吾不世死亡心恒相念念卿無婦當為卿得婦遂與之

期至日大風晝昏向暮不有婦人在寢室中志都問其由
曰我河南人父為清河太守臨當見嫁不知何得至此志
都告之故遂成夫婦往詣其家大喜以為天相與也志都
後為南郡太守

蔡五十三姐

浮熙中上人李生情於講習不勝父母之責捨家浪游至
宣之寧國行役倦悶值一笄女於茅岡桑林邊含笑相迎
自言蔡承務家小娘子五十三姐父偏室所生遭嫡母
逐帶得金銀數十兩隨身願陪一男苟逃性命不謂
得遇秀才倘不棄妻願求匹偶何如李既單身徒行

鬼語

其財色即握手登途西留漢川縣開米舖歷七年生一
一女質運積數千緡漸成富室忽有道人過門自稱何法
師望見此女在門內去而復還探袖中幅紙磨朱砂濡筆
書一符又以水精珠照太陽取火焚符拋入門內女大叫
一聲寂滅無跡李生悉收此貨貨携兒歸經寧國訪所謂蔡
氏無有也泣而回家至今皆存

宵花婦

廣陵法雲寺僧珉楚常由中山賈人童其者親執童死珉
楚為設齋誦經數月忽聞童於市中楚未食童即延入食
店為置胡餅既食楚問一君已死那在此童曰然吾以小罪

而未得解免今配為揚州掠刺鬼復問何謂掠刺曰凡吏人賈賤利息皆有數過常數得之則為餘刺吾得掠而有之今人間如吾輩甚多因指路中男女曰某人其人皆是也頃之有一僧過前又曰此僧亦是也因召至與語良久僧亦不見楚也頃之相與南行遇一婦人賣花章曰此婦人亦鬼所賣花亦鬼用之人間無所見也章則出數錢買之以贈楚曰凡見此花而笑者皆鬼也即告辭而去其花紅芳可愛而甚重楚亦昏然而歸路人見花頗有笑者至寺北門自念吾與鬼同遊復持鬼花亦不可即歸持花歸水有聲既歸同院人覺其色甚異以為中惡持持以救之良久乃復具言其故因相與復視其花乃一死人手也楚亦無恙

崔氏女

崔茂伯女結婚裴祖兒婚家相去五百餘里數歲不通八月中崔女暴亡裴未知也日將暮女詣裴門拊掌求前接金銀受二升許到床前而立裴令坐問所由女曰我是清河崔府君女少聞大人以我配君不意喪亡大義不遂雖同守未顯然斷金已著所以故來報君耳便別以金銀贈裴女去後裴以事啟父欲遣信奉之裴曰少結崔氏姻而今感應如此必當自往也父許焉裴至女果喪因相吊

裴具述情事出盟示茂伯先以此盟送女入瘞既見盟遂與裴俱造女墓未至十餘里復見女在墓言語傍人悉聞聲不見其形裴懷內結遂發病死因以合葬

餘杭廣

晉升平末故章縣老父有一女居深山餘杭廣求為婦不許公後病死女上縣買棺行半道逢廣女具道情事女因曰窮逼君若能往冢守父屍須吾還者便為君妻廣許之女曰我欄中有豬可為殺以飴作徒廣至女家但聞屋中有撫掌欣舞之聲廣披離見眾鬼在堂上奉弄公尸廣大呼入門群鬼盡走廣守尸取豬殺至夜見尸後

鬼伸手乞肉廣因捉其臂鬼不復得去持之愈堅但聞外有諸鬼共呼云老奴貪食至此甚快廣語老鬼殺老公必是汝可速還公精神我當放汝若不還終不置也老鬼曰我兒等殺公耳即喚鬼子可還之公漸活因放老鬼女載棺至相見驚悲因取女為婦

夜叉部

洪昉禪師

陝州洪昉本京兆人初而出家遂證道果志在禪寂而亦以講經為事一日晨坐存一天心其質殊麗拜謁請曰南天王提頭賴吒請願至天供養助許之因敷大座坐明二

人執衣舉而騰空斯須已到南天王領侍從曲躬禮拜曰
師道行高遠諸天願睹師講誦是以輒請師因置高座坐
昉其道場崇麗殆非人間過百千倍天人皆長大身有光
明其殿堂樹木皆是七寶蓋有光彩奪人目睛昉初到天
形質猶人也見天王之後身自長大與天人等設諸珍饈
皆自然味甘美非常食畢王因請入宮更設供具談話致
至其內衛天官兼鬼神甚衆後忽言曰弟子欲至三十三
天議事請師且少留又戒左右曰師欲游觀所在聽之
莫使到後園再三言而去去後昉念曰後園有何利而
欲吾到之伺無人之際竊至後園其園甚大泉流池
林花藥處處皆有非人間所見漸漸深入遙聞大聲叫
不可忍聽遂到其旁見大銅柱徑數百尺高千丈柱有穿
孔左右旁達或有銀鑊鑊其項或穿其骨者至有數萬
頭皆夜叉也鋸牙鉤爪身倍於天人見禪師至叩頭言曰
我以食人故為天王所鑊今乞免我我若得脫但人間求
它食必不敢食人為害為饑渴所逼發此言時口中火出
問其鑊早晚或云毗婆師尸佛出世時動則數千萬年亦
有三五輩老者志誠懇僧許解其縛而遽還斯須王至先
問師頗遊後園乎左右曰否王乃喜坐定昉曰適到後園
見鑊衆生數萬彼何過乎王曰師果遊後園然小慈是大

慈之賊師不須問昉又問王曰此諸惡鬼常害於人唯
食人肉非諸天防護世人已為此鬼食盡此皆大惡鬼
可以禮待故鑊之昉曰適見王曰載老者發言頗誠言但
於人間求它食請免之若 曹不食人餘者亦不可會也
王曰此鬼言不可信昉固 王曰左右令解老者二五人
來俄而解至叩頭言曰蒙 釋放年已老矣今得去必不
敢擾人王曰以禪師故放去到人間若更食人此度重
當令若死皆曰不敢於是釋 去未久忽見王庭前有
自稱山嶽川瀆之神被甲面金色奔波而言曰不知
忽有四五夜叉到人間殺人食甚衆不可制故
昉曰弟子言何如適語師小慈是大慈之賊此等惡鬼
常可保王語諸神曰促禽之俄而諸神執夜叉到王怒何
遠所請命斬其手足以鐵鑊貫腦曳去而鑊之昉乃請
又令前二人送至寺寺已失昉二七日而在天猶如少
云

蓮花娘子

經行寺都僧行蘊初秋將備盂蘭會灑掃堂殿齊整佛
見一佛前化生姿容妖冶手持蓮花向人似有意師因戲
謂所使家人曰世有此女我則為婦其夕歸院夜未分有
款扉者曰蓮花娘子來蘊不悟也即應曰官家法禁極嚴

今寺門已閉夫人何從至此既開門蓮花及一婢妖姿麗質妙絕無倫謂蘊曰多種中無量勝因常得親奉大圓正智不謂今日聞師一言忽生俗想今已謫為人當奉執衣鉢朝來之意豈忘耶蘊曰素信愚昧常懷僧戒素昧相識何嘗見夫人遂相給耶對曰即日師朝來佛前見我謂家人曰儻貌類我即以爲婦言猶在耳我感師此言誠願委質因自袖中出化豈相給乎蘊悟非人迴惶之際蓮花即顧侍婢曰露仙可憐帷幄露仙乃陳設寢處皆極華潔蘊雖駭異然心亦喜之謂蓮花曰其便誓心矣奈爾容久居寺舍如何蓮花大笑曰某天人豈凡識野哉

不以累師遂綢繆叙語詞氣清婉俄而滅燭童子尋歸曉伺之未食頃忽聞蘊失聲寃楚頗極遽引燄照之至則拒戶聞禁不可發但聞信牙齧舌嚼骨之聲如胡人語音而大罵曰賊禿奴遺爾辭穿剃髮因何起妄想之心假如我真女人豈嫁與爾作婦耶於是馳告寺衆壞垣以窺之乃二夜又也鋸牙植髮長比巨人哮叫拳獲騰踔而出後僧見佛座壁上有二畫夜又正顛兩睹唇忽聞猶有血痕焉

馬起

德興士人李扶字助周以恩科得官調宜州司理參軍

元初滿秩還鄉云宜州溪洞近歲產一怪物狀如人長一丈許徧體生鱗甲但以布帛纏繞獨據野廟寢處莫測所由來初惟博食畜獸浸浸及人皆從頭至足生啖之洞丁不勝困苦屢聚黨數百往攻聞怪望人至輒過升山顛運巨石而下擊衆走避不暇雖操強弩傳藥箭四面亂射之莫能入姑聞其所居且設筭於往來之處而為惡甚洞丁出入須什什五五持矛鳴鑼以自防衛不與相值則已儻人徒稍弱必遭追逐步既闊而行又捷或遲鈍在後必為所獲有壯膽者敵以利刃如刺堅石殊不能傷存者耕穫少失瞻顧定有性命之虞聞洞丁口羅賊者不聊厥生悉徙避城廓赴訴於郡馬發兵圍捕之聞其畏鋒鎗更無策可治獄有重囚曰馬起巡檢者武悍勇坐殺人父繫囚自獻其技曰願取此怪以贖罪只得一大鐵椎重三十觔當獨往官守欲聽之或疑其設詭計求脫乃質其妻子旋緞銅鐵大椎遣之別選五十兵助詣洞迨至杳無形影信步到一寺見微徑髣髴似有大足跡知必在彼將入門厲聲叱呼示威且警使出後寂然直進次方大晚空室野獸毛骨縱橫塞路無床榻几席惟編蓬上堆疊敗絮碎帛全如犬窠蓋其宿卧處也馬潛伏室內以候料晚歸必由三門於是側身出掩扉獨留一扇施拐撐

柱之傾耳審聽俄聞山下嗒然有聲乃此物負雙鹿穿林
而來馬亟起發扉陷其一足痛箠以推仆於地舉頭見人
搥牙憤憤欲作敵而為鹿所壓不能與翻手搥馬生脚
撮其肢肉一大片馬連連推橋其腦遂死之披劍斷頸流
血數斗呼所隨行共昇尸獻於郡洞窟踊躍款謝各返故
棲郡以事上諸朝詔貸馬罪還原官李掾及見怪尸言之
尚怖慄馬超之勇而有智蓋暗合唐帝自東殺二野又
法也

劉績中

劉績中嘗於西京近縣莊居妻病亟忽有婦人以白

本傳

首長錄

三尺自燈影中出謂劉曰夫人病惟我能醫何不
素剛咄之姥徐執手曰勿悔勿悔遂滅妻因暴心痛殆卒
劉不得已祝之言已復出劉揖之坐乃索茶一甌向日如
况狀頗令灌夫人茶纔入口痛遂愈後時時輒出家人亦
不之懼經年復謂劉曰我有女及笄願主人求一佳婿劉
笑曰人鬼路殊難受所託姥曰非求人也但為刻相木稍
工者可也劉許諾因為具之經宿木人失矣又謂劉曰兼
煩主人作鋪公鋪毋若可某夕我自具車輿奉迎劉無柰
之何許之至一日過西有僕馬車乘至門姥亦至曰主人
可往劉與妻各登其車馬天黑至一處朱門崇墻籠屬列

擺賓客供帳之盛如王公家引劉至一廳朱紫數十有相
識者有已歿者各相視無言妻至一堂臘炬如臂錦翠爭
煥亦有婦人數十存歿相識各半但相視而已及五更劉
與妻恍惚却還至家如醉醒十不計其一二數日姥復來
拜謝曰小女成長今後託主人劉不耐以枕抵之曰老
魁敢如此多擾耶姥遂隨枕而滅去遂疾發劉亟與男女
酌地禱之不復出矣妻竟卒劉妹復病心痛劉欲繼若一
切物膠着其處輕若履屐亦不可舉迎僧道持咒悉不能
效劉嘗暇日讀藥方其婢小碧自外來乘手搥背大罵
劉四頗憶平昔否無既而嘶咽曰省躬近從泰山回
飛天夜叉搗賢妹心肝我已奪得因舉袖中帶糖
左顧似有所命曰可為安置又舉袖中風生衝簾幌婢入
堂中乃對劉坐問存歿叙平生事項曰我有事不可久留
乃執劉手嗚咽劉亦悲不自勝婢忽倒及覺一無所記其
妹亦自此無恙蓋省躬姓杜與劉同年及第相友善其
其婢舉止笑語時無不肖也

薛滄

前進士薛滄元和中遊河北衛州界村中古精舍自暮
宿與數人同訪主人僧主人僧會不在唯開扉西室中
呻吟聲迫而視見一老僧病鬚髮下剪如雪狀貌可恐涼

乃呼其侶曰異哉病僧僧怒曰何異耶少年子要聞異乎
病僧畧為言之涼等曰唯唯乃曰病僧年二十時好遊絕
國服藥休糧北至居延去海三五十里是日平明病僧已
行十數里日欲出忽見一枯立木長三百餘丈大數十圍
而其中空心僧因根下窺之直上其明通天可容人病僧
又北行數里遙見一女人衣緋裙跣足袒膊披髮而走其
疾如風漸近女人謂僧曰救命可乎因曰何也云後有人
覓但言不見思至極矣須臾遂入林中僧更行三五里
忽見一人乘甲馬衣黃金衣倚弓劍之器奔馳如電每
可二十餘丈或在空或在地步驟如一至僧前曰見某
人否僧曰未見又曰勿藏此非人乃飛天夜叉也其
千相繼諸天殺人已八十萬矣今已並禽戮唯此乃尤者
木獲昨夜三奉天帝命自沙吒天逐來至此已八萬四
千里矣如某之使八千人散捉此乃獲罪於天師無虎之
爾僧乃具言須臾便至枯木所僧逐步以觀之天使下馬
入木窺之却上馬騰空繞木而上人馬可半木見木上一
緋點走出人馬逐之去七八丈許漸入霄漢沒於空碧中
久之兩三數十點血意已為中矢矣此可以為異少年以
病僧為異無乃陋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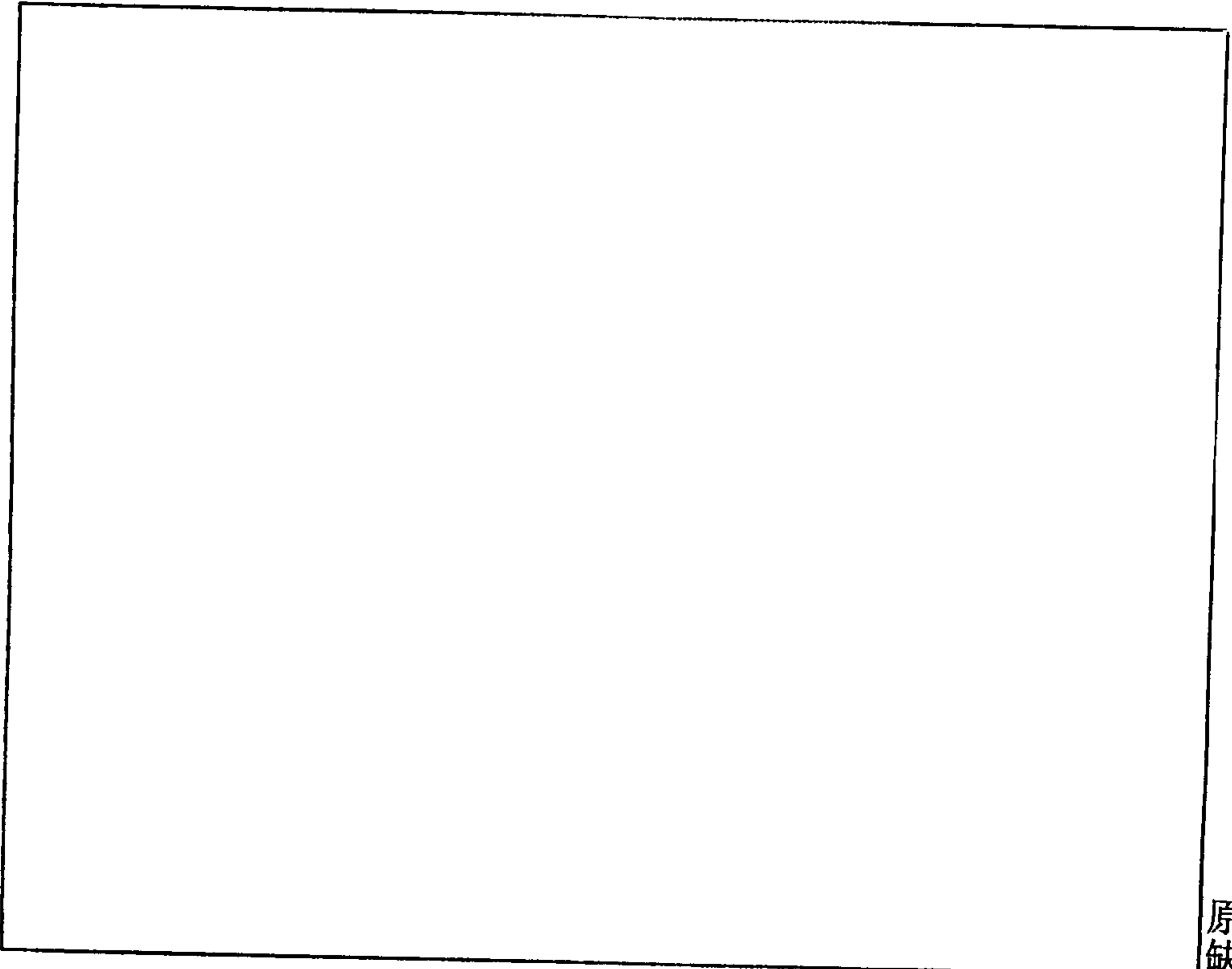
杜葛妻

杜葛員外其兄為領用縣尉將至任妻遇毒瘴數日卒時
密友無殯殮權以蒲席裹束瘞於絕巖之側某到官拘於
吏事不復重殮及北歸方至巖所欲收其骸骨及覩坎穴
但常尚有其歎其至深而為所取悲感久之會上巖有一
徑其試尋行百餘步至石窟中其妻露坐裸體容貌猙獰
不可復識懷中抱一子子傍亦有一子狀類羅刹極呼巧
寤婦人口不能言以手畫地書云我頃重生為夜叉所得
今此二子即我所生書之悲涕頃之亦能言謂云君急去
夜又備至必當殺君某問汝能去否曰能去便起抱小兒
隨其至船所便發夜叉尋抱大兒至岸望船呼叫
示船行既遠乃壁其兒作數十片方去婦人手中之子
如羅刹解人語六曆中母子並存

陳越石

潁州陳越石初名黃石郊居於王屋山下有妾張氏元和
中俱夜食忽聞燭影後有呼吸之聲甚異已而出手至越
石前其手青黑色指短爪甲纖長有黃毛連臂似乞食之
狀越石深知其怪惡而且懼久之聞燭影下有語我病
故來奉謁願以少肉致掌中幸無見阻越石即以少肉投
於地其手即取之而去又曰此肉味甚美食訖又出手越
石前越石怒罵曰妖鬼何為執事且疾去不然且擊之得

無悔耶其手即引去若有所懼俄頃又出其手至張氏前
 謂張曰女郎能以少肉見惠乎越石謂張氏曰慎無與張
 氏言不與父之忽於燭影下出一面乃一夜父也赤髮蓬
 然兩目如電四牙若鋒刃之狀甚可懼以手擊張氏遂仆
 於地然不能動越石有膽勇即起而逐之夜父遂走不
 敢回視
 越石於是將杖立東北垣下以伺之僅食餘夜又果
 見其父及地越石即以杖連擊數十及夜父去以
 其父下如生多不覺其父而隨者自是
 不止僅月餘每夜常聞聲呼越石度不可禁且
 於是遷居以避之因改名越石云
 裝六娘
 哥舒翰少有志氣長安交遊豪俠宅新書坊有愛妾曰裝
 六娘者容貌曠代宅於崇仁舒翰常悅之居無何舒翰有
 故遊近畿數月方回及至妻已病死舒翰甚悼之既而日
 暮因宿其舍尚未寤於堂與既無它室舒翰曰平生之
 愛存沒何爾獨宿帳中夜半後復月浩然舒翰悲嘆不
 寐忽見門外有一物傾首而窺進退逡巡入庭中乃夜
 半也其物皮視鋸牙披髮更有三鬼相繼進乃搜



原缺

獺園自叙

錢子虞之賤公子也儀古人十一



人十九能家貧口吃如馬卿而不能着犢
鼻視與保傭雜作滌器市中能見一世龍
門李司隸如聶季室而不能坐砌下牛衣
稱國士能任達不拘耽酒浮虛如阮仲容
而不能大盆盛酒圓坐相向直接群豕來
共飲能文章諧謔語言不訥如陳暄而不
能俳優自居為南朝狎客又能失財敗事
如陰子春而終不能脚數年一洗之人也
之行也不曰天選則曰天放世儒動尊繩
墨而賤龍蛇斯其漏而止當者歟竊自笑
生不媚世犯詛朝那然所遺豈盡秦嗣王
邵懿其所傳聞久湫亞馳之辭未必皆
合海內賢士大夫及我二三兄弟亦或有
一人為飲酒酌地祝延之者何至三夢芻

狗並遭墮車折脚一歲之中數遇五角六

張往：若此彼未嘗收而祥生于奧未嘗

田而鶉生于突者操何術乎噫嘻是寧非

造化小兒與之為狡獪哉夫造化小兒之

狡獪我也巧矣我安得不妄與之為狡獪

也于是署其平居所著之書曰獺園獺園

者何松樞十九山中稗家一種志怪傳奇

之類是也則何言獺也漢人以為狡獪也

又謂央止嚙尿神禹理水駐巫山下雲華

夫人授以策召鬼神之神書願貯之際化而

為石為輕雲為夕雨為游龍為翔雀千態

萬狀不可親也禹疑其狡獪怪誕問諸童

律按集仙錄所載如此狡獪之名所由始

歛神仙列傳則載王遠麻姑共至蔡經家時

經弟婦新產數日姑求少許米來擲之墮

地視其米皆成丹砂遠笑曰姑故年少也

吾老矣不喜復作如此狡獪變化也列異傳小女折荻作鼠以狡獪李延壽南史宋廢帝欲酖害太后令太醫煮藥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作孝子豈得出入狡獪齊少帝以蕭坦之世祖舊人得入內見皇后于宮中及出後堂雜戲狡獪皆得在側是狡獪二字直當作戲弄義解矣余取為稗家目者毋亦竊比于滑稽漫戲劇秦美新者流因是以求容于側媚之世乎夫稗胡可盡廢也仲尼不語神怪而玉羊萍寔間抽緒餘以至肅慎之矢防風氏之骨靈威丈人之落簡沾、辯對不已非以奇小而勿言何嘗弗為隱哉山海莊列備作屬階神異洞冥觴舟始濫浸淫及於飛燕列仙拾遺博物搜神述異下迨百陽宣室北夢杜陽無不窮幽瓌極玄虛怪異妖矜

奇關艷家黃車而戶青史矣乃漢班氏獨黜小說家而不列於九流之中將厭其迂誕不雅馴欬然則天乙堯問削方墨筆燕丹宋玉之談雖千不存其一言彼皆非耶可勝去乎兩京以還作者雲蔚若魏文之列異沙仲穆之野史李隱之大唐奇事記諸家即不盡傳于今然而各有其書豈唐以後人所能辨者稗又胡可盡廢也且夫稗至唐而郁乎盛矣響亦絕焉唐以後非無稗也人、而能為稗也唐以前皆文人才子不得志於蘭臺石室者為之率多羨思雅致雋句英談唐以後悉出先生鄙儒之手隨事輒記于桑榆中而已故其為稗均而其所由稗異也何也唐人善用虛宋人善用寔唐人情深趣勝為能沿沈波瀾宋人執理局方惟事穿鑿議論唐人以文

為禪妙在不與不經宋人以禪為文病在
亦趨六步由斯以觀非其才之罪也文章
與時高下大抵然耳蓋余自操觚時習聞
往君子之持論如此要之太史公絕代奇
才第稱自成一家言：人：殊期于成家
而止不唐與宋則不成家如是而為唐與
宋也亦不成家必有所以信今傳後者此
未易言求之古人之心為可也余尚不能
窺宋藩籬萬一安能治唐而遠為唐夫以
昭代諸公名能文章者所述野史燦然具
備皆不敢蔑棄典型而創其好于三尺之
外何論言不佞我來遺獻食舊聞核是非
談幽顯大小必識雅俗並陳叅往考來品
分臚列而成是書聖哲之妄間出神仙分
身隱形變化萬千少見多怪世遂不傳爰
徵霸瓌煌：斯篇園幻仙第一維彼上人

利根法器得大自在神通遊戲我佛如來
不可思議一切顯跡希有奇麗園釋異第
二受者為果作者為因形往影來聲出響
臻崔浩被戮度信受身現生他世無環不
循園影響第三既語報應何疑輪迴王公
卿相從僧中來平等閣就伽藍甕開俄頃
灵爰疇云靈胎園報緣第四崇山幽都強
名有北地獄爰相無有紀極王者為政設
官分職一如世間賞罰不惑園冥跡第五
山川社稷間氣鍾靈明神是馮姐豆惟馨
穆：上帝赫：雷霆儼臨如降格思冥：
園灵祇第六何彼蕪奴跳梁跋扈祝史巫
依式歌且舞時無大沉啼煙嘯雨李核琵琶
瑟六爾簧鼓園淫祀第七九經百家侈言
鬼事躋戶搖枝沉履灶髻公孫應教伯有
作厲怪媚紛：不廢鄭衛園奇鬼第八襪

祥氛稷何國不兆無忌為妖怪我當道蛇
淫狐媚精由物老旌異斫神是稽是討園
妖孽第九穀色夢想變幻倏忽亦石虫魚
紛擊奇特魚膾雖殘雞肋可惜後有作者
彌厥漏逸園瓌聞第十園之目雖止于十
而其為卷十六其文已二十萬言園成新
野馬使君仲良見而異之嘆曰昔賢集衆
家而成書編蒲緝柳何力是恤今則以一
人之手獨創於無所資承之餘末流不汲
斯誠難矣是安可無傳遂任剗剗目致水
衡羨餘後事余亦減產佐為後先經營雖
畧就頭角而力已不勝其誑將天之所以
益余疾歎雖然余數歲之中嘗見池平臺
傾矣嘗見陵夷谷質矣嘗見浮石沈木矣
嘗見水負塗而車載鬼矣又嘗見夏雨雪
而冬造雷矣紛綸歲誕怪而奇者莫

可勝數也夫孰非獐哉且也草名萍魚亦
名萍鳥名鵲犬亦名鵲壁名璞腐鼠亦名
璞席名蘧蔭偃人亦名蘧蔭人叩頭蟲亦
叩頭蕩舟之姬曰蔡孺子容之兆龜亦曰
蔡漢家椒威謂之五侯山魃木魅亦謂之
五侯劉凝之荅臨川稱僕程：向人亦稱
僕噫嘻天地間物理至不齊也誰賢乎誰
愚乎誰媿乎誰醜乎豈必西山之是而東
陵之非乎甚矣造化小兒之巧與人為狡
獐也吾庸知造化小兒不以狡獐我者錚
于丁寧贊其千秋俾斯園無為鞠草推之
挽之皆使君力敢忘所自耶其又沾：沈
耳於巷思闌入獐事未已足積歛于生熟
不盡之秋三于朝而暮于四余且自為狡
獐于造化小兒乎何尤余之罪淫矣余之
罪淫矣癸丑冬錢希言記事

繪園總目

- 第一 仙幻
- 第二 仙幻
- 第三 仙幻
- 第四 仙幻
- 第五 釋異
- 第六 釋異
- 第七 影響
- 第八 報緣
- 第九 冥跡
- 第十 靈祇
- 第十一 靈祇
- 第十二 淫祀
- 第十三 奇鬼
- 第十四 妖孽
- 第十五 妖孽
- 第十六 環聞紀事物
二環也

海虞錢氏翠幢草堂錄

繪園總目 卷一

繪園第一目錄

- 仙幻
- 畫鶴叟
- 仙棗
- 壁上船
- 仙唾
- 枯樹過仙
- 酒井
- 謫仙賣卜
- 醉仙人
- 柳冠道人
- 一味丹
- 牡丹十三方
- 頂缸和尚
- 華仲達遇女仙
- 張叟過仙
- 紫衣白馬人
- 霍飛火中
- 仙藥
- 赤肚道士
- 韓秀才
- 画扇仙人

繪圖第一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鈔

仙幻

畫鶴叟

- 白玉蟾
- 張三丰
- 尹蓬頭
- 高神觀道士
- 閻蓬頭
- 潘尚書遇仙
- 王省幹遇仙丹
- 火中仙像
- 賣筆人遇仙
- 落瘦道人
- 焚藥
- 桃花道士
- 擣衣石
- 神仙真服
- 絳箋帖
- 賭雷
- 卜築長春山
- 影城川樓船鼓吹
- 大茅君張謐

子部官庫下

虎丘山後長蕩村屬長洲縣錢氏居焉其家頗行善嘉靖中有號湧峰子者少病目兩眸亦如火燄一日探親過許墅閑凌晨整棹行未半里見岸上白衣老叟呼求附載僮奴詳然謂此地有盜不知何所人未便輕諾錢君敬其老亟命延之入舟于時曉霧半褳林容微露促席相對吟談豁然錢君見老叟言論風旨異于常流心益敬之問先生欲飲乎曰可共飲耳酒至則變為紅泉問先生欲飯乎曰可共飯耳及飯時則又氣蒸如丹砂舟中之人相顧驚愕因測所以老叟因問錢君曰何以病目至是對曰疾痛矣不能愈也老叟乃索簾箱中片紙用指頭蘸桃花釀畫一宦其上投錢君云還家即供之家神堂內無失也遂登岸別去忽見隔林中湧出五色綵雲捧老叟足赴地漸遠凌空上升久之方滅錢君大駭出舟作禮遂命返棹供奉仙跡于神堂晨夕炷香爐中躬自恭禮自此積歲之日昔一朝頓除家亦驟富五十年間起至鉅萬錢君竟以壽終忽一日神堂火起屋廬蕩然

繪圖第一目錄終

徧村人咸見其家火中飛出朱雀一隻，冲天而去。王徵君禱登松下說此。

仙事

吳縣東洞庭席生，晚年頗好道，獨行于莫釐峰下。遇道士行如飄風，忽頓見生，駐足而言曰：此子骨清可度也。因出懷中一小枣投之曰：食此可不飢。席生再拜，便取枣吞下。還家遂不思飲食，俗饌都不進。日覺身輕步捷，容顏悅澤，鬚髮如漆。家人多怪異之。如此者二十年。一日市上行，與人爭忿，道士從旁見而怒曰：將謂汝可度，由來嗔心未除，搥其頸一下。小枣自口中出，旋墮地矣。道士拾去，賦詩一首而行。記其末二句云：後采凡骨難輕度，吹落蓬萊一陣沙。席生還家，人悉訝其皓首，始大悔恨。旬日之間，不食而死。趙明府一宦所說。

壁上船

會稽毛公某，成弘間進士，性尚奇，好黃白吐燕，導引之術，雖居外臺羽流，道侶日與周旋。廣東按察使特，偶檢司中舊文書，有一公案，是方士以煉丹失火，延燒民居，証服論死，屈指歲月，將二十年矣。訊其人尚在獄，亟召出與語，大悅，立破其械，延入內衙，出袖中枯管，画一小船于壁上，一人作張帆狀，莫喻其旨也。公見其在獄久，曾無老色，心異之，每加敬禮。時：叩

以大道固不肯言，所談者皆玉清紫宸及瀛州玄圃，靈異之軍，一：皆若經游，嘗從布袍角中出藥一裹，贈公，先以器盛水銀，投藥少許煎之，須臾發視，爛然成銀矣。公心益神之，諮受方安，亦終不能得。曰：相公無仙骨也。適之不已，乃詣画船處呼船中人曰：開船開船，便登鷁首，揚帆而去。聽之，但聞壁間波濤崩湃聲，漸見帆角及檣杪隱隱，漸滅，良久都止。所見壁色如舊矣。越數日，走舍差人從南昌來，見此人在滕王閣上，使寄語謝毛公曰：宦味如此，可以歸矣。識者謂此人非不能遁去，故示其幻之跡于世耳。毛公惆悵恍惚，狀若發狂，悔事仙人不勤也。急為洗獄，棄官而歸，試其藥，行之歲餘，廣營菟裘，藥盡不給，竟以勞致死。

仙唾

萬曆中，姑蘇城東馮秀才之母舅陸君，背駝而僮僕以行，無不呼為駝子。一日遇青巾道人于市，手撫其背，唾痰在地而去。陸回首不見，曰：莫非仙乎？嗅其痰，芳異香常，即掘地吞之，起而背已直矣。市人見之，驚駭，知為遇仙。馮生名時中，趙明府說。

枯樹遇仙

嘉靖中，山東曹州一破寺，有老樹空腹，其大七八圍，不知幾百年物矣。一日有雲水道人來寺中乞齋，僧

輟飯。之道人謂曰：酒費香積無以為報，可索水一盂，為和尚活此枯樹可乎？僧取水捧進，道人含一口，嘆之，樹中而去。總出寺門，歛忽不見。明晨起視此樹，則枝葉叢生其上矣。後遂成美蔭。至今在焉。計野臣訪陳州牧，親過其地說此。

酒井

浙東桐廬縣，舊有酒井，相傳有道人過此地，詣一酒肆中，每取酒大嚼，畢便去，曾不顧謝。釀家亦不言錢禮，而接之雖數亦敬。如是且久，一日道人告別，湧出漁鼓中，葉二九，色黃而堅，如龍眼大，投之井中，謂主人翁媪曰：勞君家數置美酒，無以報款洽之勤，留此葉井中，可日得美酒供客，無煩釀造矣。言訖而去。明日井泉騰湧，郁爰作澄醪，甘醴香味醇美，能醉人。逾于造有，俗呼為神仙酒。其家世獲厚利，積累不貲。凡三十年，驟致巨富，而道人復來，閤門競拜，延入閤中，數不敬禮。道人從容問曰：君家自有此井以來，所入子錢幾何？主人媪應曰：酒則美矣，奈乏糟粕飼豬。一欠事道人嘆息曰：人心之不平，至是乎？乃以掌於井中，流出舊葉一麥，顏色與三十年前投者無異，仍藏渙鼓中，酒氣稍息，而息井復如故。釀家悔其失言，慚愧無已。自此生計蕭條，其井至今尚在。此間諸故老不知其何年也。

志載：若耶谿傍沈曠川，山陰有句踐投醪河，而獨無酒井。

一 謫仙賣卜

正德末年間，有卜者雙簪，忘其姓名，寓江西南昌門外，善九天玄女課，占人災祥無不神中。後因宸濠之亂，移妻子適嶺南，復寓廣州府前鋪張卜肆，日止一卦，遂下簾，負者亦不責其直，所居甚窘，庖突無烟，而每夜與妻子共食，陳列穀饌，時有怪珍，三人飲，噉自若。鄰家窺見，疑其作賊，不敢叩而問也。廣東布政司庫失金，大索窮追，游徼偵得之，意此人所為，及往搜，僦舍壁立如故，逮于官，官命裸身搜之，解腰纏中得小錢，重一金，古質黯然，檢其字，乃是至元國號，衆益怪異，拷掠具備，莫得其情，強收付獄，不決。歲餘，卜者双目忽然復明，初無纖翳，獄中人咸神之。一日置酒獄中，召妻子至，因呼游徼與獄卒同飲，語之曰：我玉京仙人也，有小過謫人間，潛于賣卜，限滿當還矣。失金乃守藏吏某所盜，今在某方某處大樹下，吾金豈汝藏中物耶？言訖，持所飲酒杯，與其妻子從獄中飛去。邇卒皆醉，相視莫能牽挽，衆望見卜者端然安坐，與妻子俱騰五色雲端者，而上，移時方滅，遂瞻礼者數百人，凡愚肉眼，自是信有神仙矣。官後驗得吏所盜金，果如其言。

醉仙人

萬曆中，浙東郡若一酒家，善于釀酒，寒暑無間，方熟時，香聞數里。一日天暮，忽有醉道士，羽衣藍縷，狂歌而入，急索壚頭酒飲。主人曰：公醉矣，吾酒方成，未漉，避明來可待飲也。道士曰：汝家有重災，須酒禳之，故見索耳。言訖，即見酒房火起，內外奔拯，泣汲水灌之，煙焰愈猛，終不可滅。道士箕踞而笑曰：不信吾言，今番費却大爭也。舉家叩頭求助，道士叱之令出，乃呼數十小鬼，命各持器具，挽缸中酒，汝之，須臾火止。見羣鬼皆流汗喘乏，頭焦額爛，次第揭甑，各作牛飲狀，酒盡方散。主人翁媪狼狽頓足而已。及明，起視屋舍什物儼然如故，不見虧損，但所釀之酒盡耳。餘澆在甕，色如絳矣。人遂傳醉仙人夜過酒家，酒家翁媪大悔，不留飲，詣市廣物色之，莫知所向。

柳冠道人

萬曆中，蘇州城東陸氏子，年十四時，與客遊石湖之治平寺，遇一柳冠道人于大樹下，結趺而坐。見陸氏子相視而笑，宛如舊識。于時後解小葫蘆，取藥一丸，赤色如黍米，大擲其口中，便吞下。客皆說以為怪，不離寺門，閃然不見。人始疑其仙也。陸氏子既歸，遂不思火食滋味，惟嗽果核，飲淨水而已。身康無疾，神氣益清。三年後，有丐者跛而過其門，蓬首垢面，惡瘡遍

體，膿血臭惡，不可忍近。陸氏子呵之出，丐者微笑曰：尚記大樹下相會時否？不覓三寒暑矣。陸驚認之際，恍若有悟，即避讓之，揖而入，顧視甕中黃梁，都作盤桃花色，香氣殊常。遂奉丐者共食之。丐者曰：吾不須食，須浴瘡也。陸氏子趣捧深盆，具湯請浴。既出，體如凝脂，無復癥點。視其風儀質狀，儼是前時柳冠道人也。謂陸氏子：少年何不從我游乎？其家懇求，悵然別去。家人有病疥者，以此水洗之，與不立愈矣。後十年，陸實于燕京後，過道人于酒肆中，追逐而去，遂不復還。沈顥見其事，亦別有記。

一味丹

吳郡某先輩六七歲時，有道人過其家，謂先輩云：適來望氣，知君家當出福人。余有一味丹，不輕授，今將以貺君家矣。先輩父子延坐於堂，道人就地為大鐘，指席上所有銅錫器具及雜鉄甌，釜瓷陶甌，合杯棗，棗樹，鍵勺之屬，以次堆積於中，傾一小葫蘆，取藥類粟，撒散其上。遂巡色赤，頃之去火，都成赤金。奉家驚駭，降階再拜叩頭陳謝。道人語先輩曰：觀君橋梓骨相，皆不足以當此，非吾所能知也。於是盡出其家人男女羅拜堂下。道人因指先輩之母夫人某氏，語曰：是矣。乃盡授其術。數年積資累萬，富甲吳中。後以壽終，術遂無傳。婁江杜君善談星，號龍海山人，親述

此事

牡丹十三方

杭州府崇德縣去城二十餘里地名趙郭即古語兒溪上也郭氏始祖宋理宗朝御醫得幸于上一門之內紆金曳紫沐恩稱異教為其家曾遇一道人詣門乞食二畢合其碗于桌上眾莫能奪郭翁啟視有紫牡丹花一朵共十三瓣每瓣中藏一方依法療病遠近赴之如市傳於子孫今數十世皆曰仙傳牡丹十三方矣雲仍中近有學憲子直父子竝長者與余善

頂缸和尚

頂缸和尚名真顛不知其所止亦不知其所自善擊劍得身隱形之術或云僧俠或云劍仙二十年前雲游過山陰縣聞祝秀才良柱好道喜延方外士由止其家一月出入往來交幻莫測前後左右踪跡無定日噉牛肉數斤及酒麪亡美頭上常戴一大五斗缸且行且走折旋如蠅觀者無不異之每當月明之夜巢于樹顛作曼聲長嘯尤善超越攀垣直上捷若猿猴然多坐臥于壁上與人行忽不見已復在傍人莫測其處也將去之前一夕命置酒至連齊數大白謂祝生曰吾為若設戲若為我秉燭生素有膽氣便携燭立屏風下忽見杖頭一掣剽然聲裂有白炁長數十丈狀如素霓環繞其身左盤右旋遂轉數週

但睹衣色成規倏忽失處時門戶皆鑄求之不得矣少頃則依然坐于堂上為五更酒盡明月西行重門深鎖竟不知其所之

華仲遠遇女仙

余友華善述無錫縣人住蕩口少有靈質喜談黃庭內景之事弱冠時嘗遇一仙姝夜降容服端麗世無儔也自云與華生有夙緣經宿而去情好甚篤題詩贈華云冷落珠簾二十秋今宵重脫翠雲裘仙郎漫著紅羅汚花蕊年三血淚流臨別投華辟穀鍊氣諸方華遂絕粒閉閣獨處空中時聞異香又教有笙篴往采曰賦懷仙雜詩數章嘗錄以寄余摘其佳句有云鏡裏舞鸞空有恨釵頭飛燕已無蹤永夜夢魂千里月隔年書信數行星至今別處依然在明河鴻枕邊丹霞有踏身難到青鳥能言信易通織造雲衣如可寄願添跳脫在其中皆有感而作也聊邪王世貞沛國劉鳳兩前輩常過其家並見群宦舞于空中如迎送然相與說為奇事

張叟過仙

張叟名易號觀復子兒時即慕神仙之術閉門絕務浪志長生積十餘年未臻玄牝一夕夢中有神語曰子好道若此明日詣府學前當遇異人矣張奇其夢凌晨而起趨至府學遙望學門內有雲氣蔚鬱隱

有人趨至其所見一衲衣老父跌坐地上、神色毛骨、非常人也。張遽下拜、申弟子禮、叩其術。老父曰：吾無術可以授子。叱去。明日復來、凡三度、乃指授其所修之要。張具領受之、再拜請至其家中奉齋供、遂同步而往。後行百餘步、瞥不復見、方悟仙也。明日更往跡之、無復雲氣矣。後寂無聞。張親話所遇之事於余云。

紫衣白馬人

正德年間夏九月、天旱不雨、常熟大和鎮田間、岸水者七八、白晝見綵雲從西來、有一紫衣白馬少年、揚鞭在雲中行、次第過張墓橋、轉西山角、漸餘馬足、鞭影久之都沒、象喧呼從之、少年亦于馬上回首、疑其神仙、故示異于凡目矣。

鶴飛火中

成化初、山陰祝瀚、繇會魁為江西南昌郡守、博採奇術、精思服食、嘗從異人授得黃紙古書一卷、名曰靈隱秘錄、其本殘缺、糜爛十數紙、是太上鍊金丹隱訣、以為黃白變化、咳唾可致也。乃謝病杜門、于郡衙造一藥爐、高數尺、依法燒鍊、晝夜精勤、不離灶側、剋期而成功矣。一日失守、爐敗、燄穿屋上、火煙四合、解舍俱焚。家人輩驚走、所煉之物、爛然流散于地。居民見火中有白雀一隻、冲天而去。時會寇至境內、太守移病還山、其書至今子孫收藏猶在。

仙藥

袁君一鯨、女未嫁、忽得翻胃病、歷求方藥不能效。眾匠拱手、骨立如削、厭：待盡已。一日有全真道人詣門請謁云：吾能療不起之疾。君家閨中得無有病者乎？閨者曰：主公有愛女抱疾、不接賓客久矣。疾亦非若所能愈也。請速出去。厭斥久之、散聞于內。袁氏內眷因命延入。初云：吾駕一方救汝。及書方畢、皆人間所不見之藥。內眷云：吾家何從買此奇藥？道人既憐憫、願出諸囊中、請以雜物酬為。既而云：龍涎有處可買乎？眾答無有。道人於是取囊中雜藥、煉為膏液、和作一小黑罐子、封固云：不須食、只日：嗅之足矣。初嗅之日、膈間竟有一物、漸：吐出、皆老痰也。明日復吐一塊、第三日漸思飲食。至七日而七箸大進、肌肉盡生、安好如常人矣。始知遇仙、望空瞻禮、其女未幾出嫁。至今尚存。亦趙明府說。

赤肚道士

閩中福州城內、昔年有一道士、常被髮伴狂、衣裳垢滓、游行市中、人視其軀腹、如碧瑠璃、五臟畢露、洞然照見。兒童蜂聚而隨之、每捧其腹、大呼曰：撞我肚、撞我肚。旬日間、莫之有應。時因呼為赤肚道士。一日歎曰：我欲度人、不來度、無如之何。深可悲哉。遂去。後莫有遇之者。閩南陳司農、評謨、聞時說此。

韓秀才

韓清者洛陽縣人也。幼好道，不修邊幅，常服氣鍊神。遊遊雲水，自以為樂。十歲操筆，便成文章。有女冠自華陰山來，過其家，密授道要。因閉室精思，遂了深玄之理。漸能分身隱形。若在元放矣。雖游學宮，傲然禮法之外。時微露奇跡，人莫之測。以其褊率不拘，又好凌侮，多不與交。惟趙府君重方術，見清風骨明秀，知非凡流。深加禮遇。府君嘗表妾悲哀，燕居獨坐，思與韓生飲博消遣。清忽拱手于側，府君驚曰：「往何來？」對曰：「蒙公見懷，敢不趨侍。」府君大笑，命酒數行，相與博戲。時春月庭中，卷開清以手揉之，和入酒樽。頃覺酒味殊常甘美。外忽報吏廨失火，衆奔救。府君登樓共觀。清持杯酒，向吏廨嘆之。火即滅。府君繇此益敬異之。留宿談讌，彌日累夕不倦矣。時清父某為縣藏吏，偶引親故入藏，失金若干。縣令捉吏夫婦並繫獄中。府君心知其無辜，欲釋之。令固不從。一日鞠訊其事，吏夫婦囚首跪階下。令教門者無容秀才闖入。清忽立案傍，令踞見大詎。叱伍伯執之。左右素聞其神，共諫令：「乃烈殺問清曰：『若多妖術，能代父償藏金乎？』不爾，當併受拷掠。」清曰：「唯。」請借鼎釜及空清取令案上錫硯筆架承水瓷甌之屬，一：甌釘于火，虞其不給。命拾階下瓦甕聚積其上，出袖中汗巾角

解小囊得藥兩粒，投火中良久，紫煙鬱蒸，充滿廳事。啟視鼎釜，都成上金矣。謂令曰：「此神仙金，敵世間幾倍。償藏之外，可羅粟賑飢，無妄費也。」令大駭，然以方士妒火之術，不足異也。問清曰：「技止此乎？」清曰：「未也。引其袖一呼，頃更之間，傾出二女子，自階登拜，窈窕無雙，嬌歌妙舞，莫可形容。轉身逼向令，令止之。清因取女子還納袖中。令又問清曰：「技止此乎？」清曰：「未也。探其襟內，引出一龍一虎，風生雲起，哮吼擊攫而爭前。作搏噬狀，跳躍向令。令急止之。清復取龍虎還納襟內。令神色惶怖，曰：「止矣。吾見子之奇矣，無煩更設也。」清曰：「枕末也。公無懼，聊以劇戲耳。」後左右索水，投水一盂。清持箸嘆之，俄有塵起，煙霧晦冥，胥吏皆無人色。頃之塵歛，視其庭已成大河，波濤洶湧。清乃拾地上樹葉作舟，浮之。身登其上，父母亦共載焉。揮手別令曰：「為我謝趙府君，異日洞天相見也。」刺舟冉冉入雲，俄而漸滅。衆皆仰視羅拜，倏忽天霽，縣堂如舊。令具以聞府君。府君棄官而歸。

画扇仙人

相傳有吳人許生，懋者栖心玄門，勤求燒鍊，積十餘年，無成。一日游洞庭山中，遇羽衣道士，飄若仙人。許心訝其非凡也，跪而祈請。丹術道人出其袖中聚頭画扇，倒挂石壁之下。画中有大樹，下盤石，上安

一丹鼎：邊貯缸承水，及薪炭之屬，傍有雙子警童子立焉。道人比之此童子，即跪于鼎口，益薪添火，忽見紫燄上炎，鼎中如沸，斯頃之間，報藥成矣。童子呈藥于道士，滅火立如故。道士取一小鏡賜許生，因告之曰：此爐中造化也。盜天地役鬼神，非有積功累行，不可妄求。子仙骨未成，浮慕何益。我五十年後，尋我于華陽洞中矣。言訖，袖其扇扇隱去。許生大駭，遂終身不談黃白之事矣。此積古所說，不知何年代也。

白玉蟾

吳城中街路徐生藥家，頗好道，羽流雲水，多造其門。于是玉蟾老仙着藍縷敝衣，拄瓢策杖而過之，其家誠敬接奉，略無倦色。一日同游石湖之西，為之親營求墓地，吳兒行舟，慣斫石為鼓，以厭于舟首，相沿如狀。徐與玉蟾偕行至黃山下，所側遇遺石鼓在地，玉蟾折葦一枝，戲擊此鼓，聲聞遠近，數十里外，村民皆驚，審知其為仙人也。徐拜請不已，玉蟾遂為覓地點穴而去。石鼓至今存焉。相傳大街劉氏墓在虎丘之西，其穴亦玉蟾所點，未詳何年事也。

張三丰

張三丰國初異跡甚著，正德中尚在，多游雲貴之間。貴州有平越衛，地多深巖密箐，高神觀踞萬峯之巔，中栖羽流真侶，三丰居觀三年，每夕禮斗，常飛神周

游五岳名山，到處皆有靈驗。隆平侯王揮使並點中人，一日偕入觀中相訪，三丰方披破衲，結跏趺于佛座之下，二人不敢驚，屏息以俟。既起，延二人坐定，袖中出不托四枚熟氣如蒸，裝于磁盤，置二人前。二人問從何來，答曰：今日杭州西湖昭慶寺設齋講會，不覺歸途，常州顧山百姓周慶，謫戍滇南，人呼之雲南八老，親見其異，歸而說焉。

尹蓬頭

尹蓬頭者，不知其名氏，相傳是明初人，與張三丰同時，游行天下，人言久見之，亦莫測其年壽。至正德嘉靖年間，尚在梁溪秦太學某號柳臺子，肄習南雍，拜為師弟。約采年七月七日過其家如期而至，囊中將有碎金一十七鏤，秦與其妻俱延禮之，跪而上食，呼為大仙。隔日與秦談讌，嘯傲頗相狎昵，俄忽遍身惡瘡，膿血淋漓，臭不可耐。舉家細小，無不厭惡，而秦廣求醫藥，治療殷勤，湯沐之具，必親承之。瘡日益甚，秦泣而告曰：大仙病勢至此，將有不起之憂，其若之何。蓬頭曰：汝家有美妾，令其侍寢一宵，吾疾瘳矣。秦不敢悞，退而語其姪侍曰：此真神仙，非如世人但作姪事。卿為我擅一赴之。妾聞言，怖而却走。秦俟夜半，強負其妾而出，蓬頭從帳中語曰：且負去，今夕不吉，俟吾更選日耳。蓋試秦意，實無他也。久之，瘡勢轉殆，呼

秦語之曰疾不可為矣莫信世上有神仙也但吾死後不免以喪事相累汝可奉靈柩于堂中設几筵成服三年乃墓庶盡師弟之情秦泣唯之而退且行且誅師未傳道適為孟苑吾家豈可停棺終當寄于宅後三茅宮中安置耳總舉此念蓬頭已知明晨謂曰幸吾此疾尚可起不至歸骨于三茅宮中也今但得香艸煎湯數斛為吾洗瘡之自愈無煩以他藥相療矣從帳中起坐將身抖擻瘡癤下六七升及入澡盤中移時方出膚若凝脂髮皆變黑容色如桃花秦夫妻視而驚異閤門羅氏奔稱肉眼不識神仙明日便去數之總十七日也下午復在金陵王揮使家共揮使有女病瘵危然待盡出叩蓬頭蓬頭曰與我寢處一甯尚何病哉揮使大怒欲擗其面細君屏後趨出止之謂揮使曰神仙救人終不以淫慾為事倘能起病何惜其軀遂許諾其在蓬頭命送壯健婦女四人抱病者而寢自運真陽逼熱病體衆見瘡虫無數飛出用扇撲去黎明輔以湯藥飲食痼疾頓除一家驚喜媿謝遂還西川鶴鳴觀乘石雀而去先是觀前舊有兩石雀不知何代物也蓬頭乘其雄者上其雌者終夜悲啼土人驚怪爭來擊落其喙至今無喙石雀一隻存焉

高神觀道士

高神觀在貴州平越衛山中有道士居之道士棋品最高人莫與敵一日有異人來請對局凡三夕不決勝負道士計全從出潛禱于觀中所供西王母像前其在局未終道士據案假寐夢西王母傳示矣音醒而默記其下子急呼異人共了殘局道士隨手而應下至第三着笑曰尊師無活路矣不免輸却一局棋也異人忽推去博局離席而起曰靈山老母多言言已下階聳身凌雲而逝高承先傳預山周慶說

閻蓬頭

閻道人不知何許人也名希言別號亦希言其投刺人稱希言人與之書亦稱希言頂一髻不巾櫛粗布夾衫有裙襦無袖履而不襪為人蹙眉目豐輔重頰色正紫肌肉充臆腰腹十圍叩之如鐵彭然得如來之一相曰陰馬藏秤之重可三百斤行步履迅雖少壯不啻也盛夏輒裸而曝日中不浴窮冬間鑿冰而浴又令人積溺在中浴之出使自乾嗅之殊不臭羶臊所至驚異目為道人又目之閻蓬頭訛為閻頭陀或坐不起辭之亦不起然未嘗以傲色加貴游喜飲酒量不過三四升酣暢自適則敬道情曲以娛坐客食能兼人不擇葷素但嗜蔬而安粥人奉之饋則饋奉之衣則衣與之金錢則亦置袖中轉贈即付之何人手不預也出則童子噪而從之往之手甘果

為餉故從者益衆。問道人百歲乎曰亦百歲耳。問且二百歲乎曰亦且二百歲耳。問元時嘗為某路總管乎曰亦某路總管耳。或曰道人不過六十耳。何誑我為。曰是誰尔也。言六十者當又曰道人豈六十歲人也。曰即非六十歲人。竟無以測也。絕不為人道其所由得。叩以延年冲舉之術。亦不應。惟勸人行陰陽廣施予。勿淫勿殺勿憂勿恚勿多思而已。頗好作有為功德。于太和之均。以建鎮武宮。弘麗甚。又于句曲東郭。治馳道五十里。抵故乾元觀。左右皆植棗杏。春時若錦繡。謀于其徒。益斥旁畝。引山泉溉之。成稻田。歲入米可三四十石。而觀獨有門。及丙舍耳。乃薄游金陵諸公。若李司寇。王中丞。王鴻臚。及余。又開過一二中貴人。欲成觀中諸殿閣。然不輕發言。後過一毛百戶家。飯畢。謂其徒欲得湯浴。湯至。凡三浴。而後變。然命移枕蓐地坐。曰道人。不嘗臥床也。已覺氣息微。始驚。道人得無欲去乎。道人曰。既知之何問。遂瞑。跌坐不僵。決旬猶煖。氣色休然。汗沾鬚。有若璣者。三日而入龕。七日而不移。至乾元觀時。啟龕視之。蓋百日猶若生也。道人游行人間者五十餘年。灼然若散者。垂四十年。出無恒嚮。話無恒言。宿無恒必。忽然而來。忽然而去。無住為主。無忘為本。無相為宗。其真有道者耶。弁山人曰。道人以甲申之冬。過我弁中酒間。

忽謂余吾家山西。二十七八時。行販燕市。足自給。有妻室矣。而淫。住。房室過度。成瘵。且死。遇我師誨之。坐功。得亡恙。且謂汝欲不死。亟去家母。問時有一女。置之。今者都不憶吾血屬。惟憶吾姓。問度其時。蓋在嘉靖乙未丙申間也。按此傳。出琅琊王長公世貞所撰。希言節其文。以著於說。後希言與邵武守嚴激語。頗相符。邵武云。曾見其暑天裸曝。兩目視日。移時不瞬。嚴冬叩凌而浴。起用巾拭汗。出如蒸。每言東去。則望西行。初無定準。歲三日。其徒自金陵來。問何時發。足答曰。元旦。慨然曰。出家人五百里外步行三日。到此拜年。有何急事。即遣去。不留。其平易如此。後希言又問中翰徐汝良。對云。昔肄習南雍時。春官侍郎趙公用賢。為諸生祭酒。良隨侍郎。同送閭。蓬頭莽。後共篋中。檢得羊皮度牒一張。上載勝國年號。官銜歲月。花押并。可據侍郎推驗。非僞造者。因知蓬頭寔二百歲已上人也。

潘尚書遇仙

新城縣春官尚書潘公。歲少為諸生。家甚窶。婚娶之外。未嘗二女色也。嘗浙場擲薦時。未榜之前五日。過一道人。容儀俊偉。飄然若仙。公拜而問功名事。道人曰。功名不須問。管取做到尚書。然子今科中後。便當遇佳麗矣。覓一罇來。我乞汝藥。公遂取案上瓷甌。與

增補而使之益其類也
二不亦為其類也

之道人出囊中紅粒如芥子大甚堅撮與滿甌公問
葉名道人答曰此房中葉也一生受用不盡矣公拜
收藏其葉忽失道人所在未幾揭榜獲雋其夕主人
之子婦貌極美即出為公更衣留侍寢公遂取葉試
之輒能經宿不敗公自夫人而下妾媵最感而新城
伎女以至乞婦亡問妍媸並召入薦枕俾盡足夜極
人間之欲矣年八十餘一日葉盡遂病不起

王省幹遇仙丹已下十一條
曰道人遺事

中街路王省幹不知何代人家近福濟觀俗謂之神
仙廟矣歲以四月十四日齋供雲水作麵數斛皆盡
時省幹方出忽有道人詣門從其婦乞水澡浴曰但
果湯沐不煩飲食也婦不能拒乃從門旁空室與澡
盆授水浴之浴畢復食以麵道人用碗置案上倒合
而去家人取之不能奈益至數十人亦如故其夜省
幹婦述以語之乃一舉而啓得藥丸并治風癩亦
省幹以所由藥試服之未半身辭輕壯容膚光澤遂
依方治病無久近治之即瘥榜于門曰遇仙丹乞
者不遠千里及省幹化去將二十世子弟行其方不
甚驗矣近重修福濟觀太原徵君題疏有云壺中傳
得一丸丹海內爭求千歲藥即此事也

火中仙像

歙縣烏石山下萬聖觀有仙蹟畫純陽像于廊廡間

先年回祿四壁蕩然而仙像出火都不焦灼明日道
士舉帚拂出轉覓丹青豔耀歎以為奇辛丑年親過
其地見此

賣筆人過仙

華亭縣靈官廟東楮某賣筆為業萬曆戊子年間楮
病瘵已深匠藥罔效兀羸骨立僅存餘喘皆目為必
死之徵勢不可採矣時南昌喻邦相為松江太守國
簿威儀嚴感瘵者曝背于門妻嫂翼之不能起喻公
遙望而憫之禁前驅使勿呵辟聽其自便一日遇藍
袍青巾道人見瘵者狀貌頗有矜憐之色謂曰汝辨
二十錢齋我治汝其妻嫂咸異之遂依言付錢道
人持錢分施與靈官廟前乞者使從指甲中剔出紅
葉七粒小于芥子謂曰搗二粒水吞之自常有驗未
愈更服二粒神可王矣便以餘葉乞人妻嫂隨延道
人入坐以新汲水浸葉滴其口少頃即躍然起索飲
食扶杖而行已而更進其二粒步履如常無復困憊
于是合家羅拜叩其居止曰吾向往姚廉察家無他
寓也明日筆工妻子並詣姚宅中物色之廉察大驚
因思中外初無其人尋緝不詳忽夫人從屏後曰得
非後樓所供呂先生朱引之登樓儼然藍袍青巾與
所遇容飾無異閣門驚歎傳為美談後楮家餘蒸轉
乞與許御史去聞于宋孝廉

落癩道人

道人還經靈官廟見廟中道士垂癩如鰐試以手撫癩蒂者再應手而落領下平復如舊曾無癩痕市人競呼為落癩道人矣是時觀者如堵徘徊之間忽失道人所在

焚藥

越東有善算呂仙者一人患眼疾經年不愈請于仙仙立授一方令詣市取藥五六種杆細焚之釣州磁鑪中少頃撥其灰得紅九子一隻遂如法服下應手清涼双目豁然如初曾無纖翳更數年其疾復發此人又請善算者告之檢方焚藥無異前度而紅九不可得矣炉灰傾出淨盡卒無以覓再三哀禱只云藥在炉中後乃碎其爐足宛然九子在焉神仙固無所不戲哉

飛花道士

蘇州東城販繒家有兒年十餘歲近患腹痞楚極醫藥不支身漸黃瘦一日早起有道士髻挿桃花一枝負藥囊過其門向西行甚急兒甚異之跡之俱至福濟觀中兒牽其衣跪乞靈藥道士曰汝病不須藥也命兒張其口從囊中掣出錢綫刺其喉探入腹下鉗出一齧肉兒心惛然無苦道士謂曰牛肉過傷成此痞積今便可終身穀食矣腹平如故言訖不見後乃

知為呂仙降神也人謂天與其疾而仙顯其異矣

搗衣石

吳人以四月十四日祀呂仙年如此呂仙亦教人來人間其年福濟觀前人家施麵有一乞者食麵畢覆其器于中庭搗衣石上眾不能奈三日後始聞仙跡幻設信有之為

神仙魚服

直塘一道觀中有道錄周靜清法術著異一日龍虎山張真人來訪周出訴之偶一道人持酒囊以隨將詣市沽酒真人見道人驚礼云此純陽老師也何緣至此降階長跪不顧而去周異之曰此吾侍者執後觀中半年矣方悟神仙魚服也命徒輩速延之入則已出門不遠見之在前提酒囊徐而行二三道士各跣足追之無及如此移時常相去十餘步竟莫能然俄而風霧四起咫尺不見惟聞雲際笙簧之聲遂各罷還

降箋帖

黃九鼎為北京監博特在夢人送降箋帖子有品宮拜三大字黃訝其仙亟整衣冠出迎倉忙中恍然驚覺明日語其所知所知謂曰汝弟於一七日內齋沐虔誠候之必有異人至慎勿怠事黃是日齋戒凡經七日杳然無跡齋禁亦開又將踰旬矣一日忽有道士

人戴雙玉圈中走入臥內黃亦頓忘前事急命驅逐道人怒曰我尚書閣老家往來出入無所避忌汝乃驅逐我乎黃趨出追之不知其所在詳味尚書閣老四字中有雙口在焉始信真神仙而不悟也其夕即夢一人來索前降箋帖子黃驚惧遽檢還之而覺悔無及矣親語于余

賭雷

有雷公方行雷過一道人至扶而登酒樓戲共賭雷為樂雷公曰雷吾所役使也斯何難事而汝能賭道人曰某亦習五雷之法于是下籌于案互角勝負雷公每為道人所禁行十得五終莫能敵道人引滿盡飲雷公不得消滴而罷既去雷公請其名曰回去回去雷公作禮問曰莫非呂先生乎道人大笑騰雲而上雷公怒命使者推霹靂車相隨追之不及乃止管可成說

卜築長春山

歛何洪少隨父貫于杭遂世為杭人萬曆中兒吳疾篤請妣江徐永召仙至乃純陽子也題詩云三春柳外鶯聲好啼落殘紅半樹花分付杜鵑休叫月一脆香雨濕輕紗詳其句知是不可為矣後六日果死洪悼鬼使永再致純陽子純陽子曰死者不可復生生者不當修福乎吾侪厭居壺嶠思總人間西湖之

南有山曰長春君家墳墓在焉其為我卜築于斯可乎洪稽首聽命於是購材鳩匠相地墓傍而清江夾翠嶽造成高閣其上亭為壘石飛梁穿池種樹層廊翼翥雕闌繡錯綠雲多駐紫氣時迴死然歆界之灵都也署額顏楹並出仙筆落成之後肖像如生凡刻仙籍者十餘人而洪祖及祖母仙姑與焉徐渭有記

景城川樓舡鼓吹

景城川在常熟縣城中虞山之麓路由清樞里而入淺水一窪不通舟楫相傳琴流于此結京所謂焦尾溪即其地也萬曆丙子正月十五夜月色甚皎秀才馬鳳琴同細君女郎輩踏燈往來過此川上驚見川中忽湧樓船鼓吹簾內隱映貴人皆曳雲霞日月之衣雙鬟侍女倚闌吟望俄有青褶童子數輩推蓬而起手携絳紗灯上岸鳳琴家驚異急呼從人尾之以行衆童子狀甚狡獪縈迴數步便趨入舡內不顧酒史烟霧四起咫尺晦冥轉盼之間都無所見矣蔡氏松窓快筆略記其事

大茅君張讌

常熟城中虞山西北隅一帶相傳其地為三茅峰猶建華陽觀不甚崇敞萬曆年間火居道士李甲偕鄰人夜登虞山看月總于三茅峰側倏見有張讌于峰之顛者上不見天皆五綵帳帷覆之下鋪紅錦地衣

數十重羅列綺筵，丹碧交輝，金石競奏，絲竹互諧，聲
 隱：出半空中。李初意是大僚筵會，徐：引避樹下。
 俄望見席上列坐數人，神狀秀異，並玄裳縞衣，雲冠
 鞞，手執碧玉觥，笑傲自若，兩傍行酒，皆丸髻小兒。
 黛鬟女子侍衛百數，各有所執，乃大駭異。方知張譙
 者，即大茅君，亦莫知坐上何人是茅君也。拉鄰人趨
 鳥徑而上，其行迅疾，漸覺弥遠，未至數十步，俄然驚
 散，衆真皆隱，但見流雲采霞，香風瑞霧，彌漫崖谷之
 間，白雀數聲，迴翔其地而已。向之管絃羅綺，一無所
 覩矣。及晚，直上峰頭，尋求餘糧，棄核尚有存者，絕無
 影響，惆悵而還。

繪園卷之一終

繪園第二目錄

仙幻

葫蘆藏世界

卸足道人

金水橋幻戲

掌心雷

吹雨

一莖草

字誤書草

玄壇神

夜遊滇南

劍叛

盜獻黃絹囊

魚戲

畫屏女

拂雲見月

擲杯

飛劍斬湖蛟

移樹

稅宅

器闕

分厨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小說家類

繪圖第二目錄終

五五四

送別揚子

宦背翁

林道人指石

太乙星君授法

江長老

端和尚

紫霞碧洞

天醫

折翮鶴兒

鞵兒樣

顧亭

代草解頭文字

金姬

萬家牧牛兒

帝索紫金梁

世廟宮中仙戲

偷桃小兒

僧中幻

劉刑部兒

吳史過仙

蒞任青城山

雲中画舫

獵園第二

仙幻

葫蘆藏世界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錄

鉛

山陰塚生號衡陽山人，名自忠，居闌闌中，乃凡民也。目不知書，少年販茶入天姥山中，遇神仙傳受變化隱形之術，五雷請雨之法，試之奇驗。五符五呪，兩立注如傾矢，又通曉搬運之法，果穀蔬饌，所至無不畢致，分杯結霧，化竹釣鉛，無所不工，無所不曉。杖頭挂三葫蘆，大如杯，一日醉後謂眾客曰：某有奇術，自古無者，今日請為諸君設之，不足聞于外也。眾欣然應。敝曰：敢不如命。生遂解下三葫蘆，用五色絲繩三尺許繫之，鉅于席端。按亥卯未三方安置，既定，指南邊者曰：此第一天界，指左曰：此第二天界，指右曰：此第三天界。于是揭三葫蘆蓋，使眾聚觀之，洞然無一物在。然後復掩却，塚生口中喃喃：誦胡僧呪一遍。次第縋起繩蓋，頃之，第三葫蘆中陡然震動，見人馬無數，皆長二三寸，官寮將吏，士女老稚，隊仗音樂，提携負戴，邈迤從繩上行。至農賈漁獵之具，踵接肩摩，毛髮分明，細若刻鏤，雜然趨赴于第二葫蘆中，生口中仍漫誦呪如前，呪畢，但聞其中錯錯然作銅鈇之聲，聞

于外，又見嘯非常，頃臯推出一隊牛頭馬面，獄卒，復又奇貌鬼神，引罪人皆披枷帶鎖，現種：地獄變相，齊趨入南邊第一葫蘆中，生又復誦呪如初，忽見湧出天人，玉女珠璣寶蓋，玉皇香案在前，其後擁諸佛菩薩帝釋龍神，及所乘馬駝獅象四足之屬，一一現形莊嚴具足，其來如風，其去如雨，却走進第三葫蘆中，諸頂蓋一時悉下，寂然無聲，抖擻葫蘆，復收杖杖頭視之，都止有矣。塚生後棄茶業，辭家入四明山，去不知所終。張君去非親遇其事，說云：然耳。按原化記載嵩山潘老人懷中一葫蘆子，林席幕，凡是用度悉細其中，無所不受。夜則于空室內陳列，時有見者，又酉陽雜俎載劍門負笈老翁，盡取侯適奴妾十餘人，投之書笈，負之而趨，走若飛鳥。又遂州村民于世尊前能自作阿彌陀佛，宮殿池沼，一如西方，男女俱集念佛而已，詳塚生伎倆，豈嵩山劍門遂州之流乎？不然，其理莫曉，非所云不可思議者耶。

卸足道人 已上二條皆金箔張事

國初金箔張者，山西平陽府人也。世造金箔為業，人呼之為金箔張。其子二郎聰雋不凡，少過仙流，授以鹿盧躡經一卷，遂得乘躡之術。閭里駭其所為，一日有羽衣人過其門，曰：家師亦狹小，奇術，二郎不棄，明日遣騎相迎，到敬莊觀之。黎明，果有兩童子各乘

一龍自雲中下來復牽一龍未迎三龍繫在一處有
有頃請二即乘龍、獍甚昂首不伏童子出袖中軟
玉鞭：之二即乃騰身而上行數里至一山谷中花
木繽紛、殿陀連接泉石幽邃洞壑杳冥倏忽眺望之
際俄達茆庵矣二童子先入庵啓報羽衣人亦已在
門傳呼延入見一道人龐眉古服坐匡牀之上雙足
却拄壁間相去猶尋丈也二即欲拜道人曰且止勿
前老漢久卸膝蓋骨以自便倚足于壁不踏世上紅
塵矣今日不免為即君一下牀也於是揮手招壁間
雙足自行前著膝上幅鞵如常人遂下牀具賓主禮
呼室中童子煮新茶供客茶至則一無首童子也道
人責曰對佳客乃簡率若此乎可速戴頭來童子舉
手捫其頸遽入室取頭戴之使出供茶如初致席于
地坐談良久命治具款即君膾青龍肝為膳二即媿
謝再三道人曰屠龍是家僮常伎耳即君莫怪須臾
見童子牽一青龍于階下引短劍斷龍首龍亦蜿蜒
就屠先剖其腹次取其肝切肉作膾聚肝其上燔之
瓜牙鱗角俱垂于地少焉登俎五采爛然二即疑不
敢食道人連啗數器擊龍肝食之都盡二即觀其風
貌聽其語言莫可測識自謂世之所無也因留侍數
月盡其術然後告歸送門庵門忽風起塵揚天地晝
晦俄而清霽道人與茆庵都不見矣四顧皆黃沙白

草之鄉無復花木殿陀泉石洞壑訊之乃在大同渾
源州北嶽恒山下步行旬日始得還家

金水橋幻戲

平陽張二郎嘗與客同詣水邊見羣魚游泳客問此
魚可作羹乎二郎曰可第君所須幾頭耳客限其數
二郎便凡泥投水中頃之有魚長尺許者鱗：躍岬
果符前數二郎嘗聞濟源靈湫之奇親詣觀之知其
伏机所為歸而效為穿一池亦能出物人以為巧
高皇帝聞其術召見便殿問曰爾有何道術也二
郎奏曰臣能開頃刻蓮花時方二月春陽媚和乃出
袖中一小銅餅子注以淨水須臾見五采雕雲弥布
殿闕於是請上御金水橋觀之二郎解領巾內一
小玉合倒出石蓮子七枚徧撒水中俄見荷葉田田
漸大如蓋倏為莖蕊挺生矣芙蓉交映花香遠馥芳
風蒨川過而騰者咸謂神仙幻出矣久之二郎翦雲
藍紙作小舟吹落水面其奏曰此採蓮船也上曰卿
能駕以行乎曰能曰能使珠身登舟而發復具奏曰
臣少習于吳能為吳歌請為陛下奉清燕之娛曼曼
初引林容颯飛韻溢陽春玩深綠水朝貴相與聳聽
宮嬪為之駐愁敬竟往來蕩漾花叢之間眾中遙見
二郎妻子僮僕悉在此舟共載更唱迭和嬉游水央
是時 聖情大懽龍顏和暢趣命出金帛賞賚忍有

飄風從東南來，煙波騰沸，雲霧晦霾，人舟荷花都無所見。

掌心雷 已下五條皆張皮雀道事

張皮雀既得胡風子術，日賣掌心雷，里中群兒每持一錢與之，便以朱書雷字於其掌心。兒趨鬧市中，揚言曰：雷來矣，雷來矣，舒掌即作般之之，散騰于空中。市人仰視青天，無不駭異，久之漸止。

吹雨

一日張皮雀行去，妙觀門外見洗白家曝衣帛在市，呼之曰：煮茶來啜，其人不應，便書一符吹去西北角，驟雨如傾，點汚衣帛，使其家明日重洗。

一莖草

張皮雀嘗與諸少年戲賭，同看市行女子足之大小，就地拾一莖稻草，橫置之，女子行者誤視為溝，競褰裳而跨之，又戲謂諸少年曰：吾欲此女，馮肩而行，何如？復擲莖草于地，女便舉手馮之，人問女何故而並，道士肩答曰：吾自不知何故也。見大溝，傍有枯樹，遂並之而過矣。

字誤書草

張皮雀好飲酒，食狗肉，適民家建醮，眾道士飛章告去，向空上焚，只候皮雀登壇，皮雀大醉而未語，眾道士曰：速收醮筵，雷火且至，緣所上之章有字失體，復

草書，上帝大怒，咸被棄擲，且命火部譴其不敬，矣。眾道士云：未嘗誤也。皮雀忽于袖中出所焚之章示之，宛然淨奉封題印署，如故字誤書草，一符其言，有頃雷電駭空，自北而至，飛火環其廬，焚燒盡矣。

玄壇神

張皮雀常畜一雞于玄壇祠下，皮雀出門，謂玄壇神曰：鬚子照管家畜，莫被人攘去也。鎖其門，以鑰挂門上，而出。里中無賴少年闖之，便竊啟視，攘雞在抱，欲出不能，但于庭際旋繞，左衝右突而已。伺皮雀歸，哀鳴求之，笑而釋去。人問少年汝既攘雞，何以不走，答曰：身如被繫，欲逃不得，後遂莫敢犯焉。

夜游滇南 已下十三條皆李福道事

嘉靖初，有李福道者，扶溝縣人也，故為千侯，能分身散影，役使山魃，坐致行廚，與騰雲雨，飛砂走石，靈奇幻設之事，不可勝紀。世莫知其授也。是時大獄始定，閣臣張桂二公秉朝政，以其妖妄，惡之，械繫甚堅，使獄卒共守，而報京城內，外戲場聚處，皆有福道，又驚傳玉河橋酒館中，有一福道，常與道士對談，共飲看，驗無差。二公不信，命悉縛來，力士縛得兩人，至餘皆遁去。擁至廳事前，伏于階下，起而細視其貌，乃是兩政府中老蒼頭也。二公大怒，將加拷掠，都督：如醉夢中，不知身所由出，及使人視械繫，真福道，故在

也命秘其策不以上聞。世宗皇帝方好神仙親召福達至遣中官破其械于五鳳門外欲面供奉內庭二公密奏不可乃止。福達僅獲免死。謫戍雲南邊衛矣。政事遣戍必有兩步健守押以防逸去。李謂步健曰向某所以不遠遁者為此業報未償今償畢矣汝曹相逼意欲何為。步健曰公神人也何敢他思。但無以復命亦當獲謹欲得雲南文信為憑耳。李曰此易耳不足憂也。乃選旅舍主人家求靜室一所。周遭扁鑄封護無隙。告主人曰吾中夜入靜慎勿喧動。因初兩步健宿戶外守之。誠曰無妄窺禍及汝曹矣。步健受教屏息而寢不敢聲。效中夜但聞人馬馳驟之聲。若衝濤破浪然。莫測所謂。凌晨啟扇。李于袖中出雲南都司文憑收管一。其備符信宛然。緘封猶濕。授之兩人各一拜謝而去。後客有從滇中敗葉回者見一酒樓壁上詩後署云李福達從軍至此。

劍殺

先是李千侯福達為家奴上書告變遂構成大獄。上不之誅遣戍徽外。李因隱身之江南後陰以六丁驅役之術縛歸殺奴。後蘇州玄妙觀所寓道房內穿一坎深尺許有甲士率叛奴立于坎中釘如手足。李身衣黃袍戴金釐南坐握團扇兩鄰叱其奴曰速死無他言奴乞命號呼甚慘。李從袖中拂出白炁一道。

如匹練然旋繞其奴髮際。須臾形漸縮滅如火燭膏食頃頭顱俱沒。坎中悉化為水毛髮不存。李徐起滅燭就寢。觀中道士六壁窺之愕幾死。

盜獻黃絹囊

初李福達過蘄州寄託楓橋金氏。金氏有賣古器人耳不甚禮重。李殊快之。即赴常州武進縣住于錢巷楊七郎家。李善縮地術心欲有詣身即輒至不俟整檝駕舟常令鬼擔以具而行。曾前挂黃絹囊。中貯素書二卷。雖盛夏弗脫。臥起常不離身。一日楊家六郎伺其浴于河竊而藏之。李登岸見囊失去笑曰當令盜者自獻。乃白座客某不免對諸君作造次矣。因整衣冠兩手握固而坐。頃之六郎雙睛垂于睫外長尺餘。叱曰捉阿郎下階。六郎自投階下頭面搶地求哀咽絕。其弟代為叩頭謝過曰肉人無知幸見矜矜。出其囊呈還。李却使六郎自細其睛。經時復故。因責其歸致酒果贖前罪。前後咫尺。至暮不遠度所行已逾數里。六郎亟返拜懇求恕。乃釋之。明日携酒果極備珍饈致敬如弟子禮矣。

魚戲

楊六郎七郎爭屏池水取魚。三日而水涸。李福達謂曰明日將羹鮮與客。客二人匿謝曰並無有也。李知其欺之夜召奇形異狀小鬼百數去其梁筍擲瓦。

拋磚風雨作，大池中有魚千頭，悉跳出外塘，一無獲。黎明起視，漲平如故矣。楊氏舉家羅布祈哀，李意解，仍遣詣池上，及至，諸魚紛紜踴躍，還入如故。由是禮待殊常，朝夕恭禮焉。

画屏女

毘陵某衣冠家，嘗邀李福遠飲，中夜設画屏于堂，屏上有美女一十七人，李一呼之下地，令其歌舞于前，獨留一人守屏上，歌舞畢，次第叱之登屏，衣冠驚駭不測，深加敬禮。按仙傳拾遺載廣陵人張定，從道士授變化之術，每見圖障屏風，有人物音樂者，以手指之，皆能飛走，歌舞言笑趨動，與真無異。今據李君所為神仙戲術，不可學誣矣。

拂雲見月

千族李福遠，客常州楊家時，方中秋，會有數客同在六郎家飲，其夕霽，月澄瑩，雲無纖翳，主人謂客曰：今夕何夕，月出皎兮，李起，潛階下，潛于簷角，拔出一瓦，可三寸許，復就座飲，忽有黑風暴雨，霑盤筵，數客不樂，道散而去。李却與客還詣七郎家索飲，月明如故，明日七郎過六郎家，六郎謂曰：昨宵與客共飲，方羨月色大佳，忽風雨驟至，客與主人皆不樂為之罷席。七郎大驚曰：昨宵月明如畫，吾輩竟夕談笑安得風雨事乎？六郎因知李之所為矣，乃曰：今宵須從李。

先生乞月賞也。李曰：有是乎？座客皆喜，其夜方設席于庭，陰霾不散，李向空以袖拂之，少頃，雲收霧霽，清光洞然，主客再拜而謝。從此，則梯取紙刻之事，自陽宣室所並載者，信而有焉。

擲杯

李福遠游太湖，王文恪公子招飲于舟，由湖口，經明月灣下，公子出金玉酒器以備觴，李每飲畢，輒取杯擲水中，擲之殆盡，舉座皆失色，公子知其術異，獨不為動，而李亦談笑自若。及濟中流，忽有赤金鯉魚數十頭躍入舟中，呼使者烹之，既剖腹，則所擲玉杯金爵一，一在焉，夜檢視，百不失一。

飛劍斬湖蛟

李福遠過太湖，蛟咬其舟，風大作，李怒，飛劍湖中，斬蛟少頃，見一蛟死，浮出水面，湖水尽赤，李命庖人取而解之。

移樹

上海朱尚書恩家，前門有大槐樹二株，下可蔭數牛，尚書患之，問李先生曰：樹可徙乎？李曰：何為不可？其夜風雨晦冥，雷霆震吼，凌晨起視，則二樹已在後門矣。舉家怪愕，福遠去後，此樹依然在前門舊處，如此速，近曰：觀詭異，不測其然，董翰林其昌聞諸故老，向希言說。

稅完

李福遠一日到蘇州城中稅完徧閱教處報憎湫隘。僧人怪之。李曰：鄉莫管我所學細小，什器頗多，必須寬敬始得。僧人以為戲言，後看下一大姓空宅子，前廳後堂，洞房連閣，意甚樂之，與稅賃畢，李便入宅，從容袖中摸出小白石，玉縱橫不離數寸，凡衣服飲食，床褥臥具，屏障几席，釜甄一切資生之物，盡從中出。又於函中挈出婦人，男子凡數輩，皆其妾媵使令。又有十餘小兒，皆衣五綵，僧人震怖，便狂走，李笑而不言。久之將行，還復挈此婦人，男子小兒諸器玩，一一悉納石函中，仍袖而去。此石函有人相試提之，重不能勝。福遠啓閉，飄然若持毛利。江南豪貴贈遺數千，或受之以濟貧乏，或封而留之，所至懷一函一袋，行止自隨而已。於是悉悟福遠為道仙異神矣。希言常疑陽羨書生，太元道人，嵩山潘老，劍門負笈諸說，以為文人愛奇，佯虛鑿空而成文。頃萬曆甲寅六月五日，在華亭董翰林坐，遇豫章金石主黃之先人，嘗為福遠弟子，數歲時隨其父入吳門，親覩異迹，而語于人，即知理之所無，事之所有，以斯奔驗，更何致疑。固無書不可盡信也。

器闕

最後福遠容黃浦上朱思尚書家朱公好道禮為上

客或厨傳稍有不節，李知是內人慢之，呪其室中器皿，服玩使開，繫庭下所曝筐篋，一一歷階而上，內人悔過乃止。

分厨

福遠居朱家月餘，尚書戲令李君作主人，應曰：唯。然一無所辦，第邀尚書至園亭登席，咄嗟之間，雕盤玉俎，從空下采，已而尚書歸策，推求其故，家人云：今日內眷餽飲，擊鮮在釜，以次失去，尚書笑問所失之饌，一皆筵上物也。諸女郎恨李作忠，相與大詬，李聞之，每日俟釜中饌熟，必分取其半，閨人愈忿，詎尚書送之去。

送別揚子

尚書置酒舟中宴別，舟行累日，還復在門，後直送至京口渡揚子而去矣。朱公歸快，不樂，恨留李君不篤也。諸女郎共喜李君之去，約伴同游後園賞花，方樂，驚見福遠復在山亭外徐，而來且吟且歌，未嘗去也。大駭而散，終無奈何。朱公愈加尊敬，未幾竟別。朱公道去，稱不更還，亦不言所適，後遂無聞，或傳其劍仙上升于天矣。

鶴背翁

弘正間，西川王維賢刑部過青城山下，親見峰頂有兩老人，皆跨白雀，一自東來，一自西至，相逢下雀背。

而構從容談笑久之，復上宦背，揮手告別，各昇雲而去。是時紅霞覆地，異香馥空，蜀人皆言真仙所降矣。余邑前輩楊儀禮部，素不信玄怪之談，聽王君言始遂傾心，著有高坡異纂行于世。

林道人指石

萬曆中福建延平府有林道人者，不察所從來，亦莫知姓字，俗呼為林仙人。從純陽祖師受指石成金之法，能令頑石瓦礫草木諸藥人間所有之物，應手而變，不事鍊合，然其術以救濟貧乏為主，未嘗自潤也。沙縣王別駕某，罷官歸，頗樂方術，延之于家，禮待甚渥，常有貧夫求其術不得，每于僻靜處，恐脇備至，時延平守下車旬月，深嫉此輩，貧夫陳狀，許之守怒，急遣分捕，而林已在門矣，遂令召入，林秀眉美鬚，恣出格外，守望見，心異之，詞色稍和，謂曰：「若有何術，能立就乎？」林語曰：「有道非爐火術，亦不幻惑貴人，但以艱乏絕而已。」公既欲試，惟所命耳。守即戒左右取水，銀一大錠，計重二鎰，與之。林因請水一器，投水銀其中，用手揉之，少頃，澄水已成好銀，守大驚，亟呼銀工就地為爐，依法燒煉，果竟不變，乃厚禮而遣焉。雲間董翰林其昌，年郊歲為送其座師田侍郎一僦，晨還閩中，偶會林于別駕席上，知其術神，告主人曰：「林尊師真有道者，聞其指石之術，可試以為樂乎？」別駕為請

獮園 卷二

于林，曰：「此小事耳，惟學士取一物為驗，時七月十三日，炎海新梧，秋桐落子，董遂取盤中梧子一粒，授林方茶次，林便投入茶盃，隨手所指，立變為銀，徐以匙行盤，挑銀梧子出，舉座驗之，無不駭愕。董曰：「梧子化為銀矣，銀獨不可復化為梧子乎？」林接取再納茶盃，良久出之，故是梧子也。如此者三，林曰：「此真銀矣，五百年後，不復變也。」董乃藏之袖中，因爾致敬于。是咸平官僚，咸欲就林傳術，卒不肯授，從容謂翰林曰：「某之術，通天地，役鬼神，非其人，不妄授者，觀學士神骨非凡，有少道分，當不靳指示，但某常拯救人，以陰功及物，須藉學士高文，流傳閩中，請從此他逝矣。」董慨然許諾，中夜思維，吾為此人立傳，萬一亨敗，豈非名節玷乎？且天生其昌，寧能藉黃白之術以濟世哉？明日遣家監進得持，輕吹二端，織成履子一鞵，送林留別，而林已逆知其心事矣，乃迎而語之曰：「而主昨許為我作傳，但半生疑，然仍遣幣致敬，終不失為長者，卒受其禮，謂曰：「某亦欲附簿儀報謝之，望少待，忽于脚下碾一斷丸，約重十二鎰，急取紙包裹，以授家監，曰：「聊用奉酬學士，然慎勿于途中開視也。」家監唯唯謝辭而去。及抵行館，董發其所裹，上金燦然，宛是斷丸之狀矣。林所居深山邃谷，無人跡處，往來城市，每客別駕家，別駕平生好燒水銀，寂寂無驗，見林

神異自撲泥中禮拜殷勤董不為動也林每從山中出入費數金並以濟乏皆成于俄頃點化亦不過多忽一日駕柴車還山役夫跪而請曰仙官濟人之功廣矣如某輩貧入膏肓忍不援手一拯耶林為之動容全求一片石役夫就地選取大者秤之重七斤八兩林嘆曰嗟乎福薄之人何以當此役夫叩頭再四林不得已強舉一指之即脫其腰纏束縛縛戒不得妄動抵家後方可開也役夫行至半途覺腰中極冷疑其有異因輒開視乃是七斤半白鹽餅耳詣市幣之得錢八十文僅酌一日之勞而已董嘗從容叩其大要曾鍊一神不委何名欲呼之用右掌食指書神姓名于掌中指背止二字神立至矣自言讀黃庭內景別有指歸每于靜夜密呼五臟神姓名其神自出宛若人形並長寸許行動如常衣色精采其分明者容髮皆具是神無病如或一臟受病則此臟之神颯萎不振急召使入忙用點檢工夫遂巡再呼之出使不復爾又善回精法秘不傳人大抵皆游流還嬰之術與世俗所談小異董亦不欲授也又言呂翁蹤跡近多在幔亭峰下常混僕夫樵子之中故時人莫之識也今當往送寒衣旦夕且去董瀕行再使人物色之林已飄然不知其所適矣銀格子上有星鱗類格于形里人范爾乎請以救母遂留不歸其所贈

小餅金朱氏太夫人亦請去煎湯所救多愈吳兒咸言神仙點金可以療疾矣甲寅六月五日在董氏戲鴻堂聞說

太一星君投法 馮月潭遺事

玄妙觀馮月潭學太一月字請雨法未得妙理積志累年精爽未格一日有漁婦為星君所馮裸形走入觀中授以秘術遂神建壇依法為之斯頃雷雨四集矣按月字即孛星也其神裸形赤脚右手持劍左手提一人頭相傳法官用月字法禱雨令侍者持鮮花幣于市市中婦人有買花者月字即附之而至裸而登壇法官用左腳踏其地戶被髮持劍誦呪未畢兩火注其人邪心一起此星君即用劍倒斫之故手中提人首者即法官首也西天王堂有唐年塑像春秋時有星孛于大辰梓慎占火在宋而秦始皇時彗星再見

江長老

桃源江盈科為西川副使其族人江長老受良常山上真秘法靈異著于楚西沅湘之間目為散聖長老能取生雞卵二十枚置白中杆之雞卵紛然躍起復入白中如是者數四無一損壞嘗以符術行里中時有孕婦難產長老指一小符先焚為灰和湯水與患者吞之立時即產其符黏于兒顛門上而出宛然不燒衣冠家有失物者乞問所在輒被用術禽獲

田是賊覺志恨長老，跡于蛇兒垣口，共執而捶殺之。隔日賊詣屍所，但見芻蕘一束，擣如敗絮而已。急覘之，長老高臥寺中，無恙也。賊相率奔竄，至今桃源城中，不敢為竊盜之事。

瑞和尚

同時有瑞和尚者，亦善道術，而伎倆終不及江長老。一日于通衢廣眾之中，兩人較術，瑞取袖中手巾擲地，化為白蛇，蜿蜒如雪，江使擲僧帽于地，化為玄龜，伸頸吐氣，口中生火，立殺其蛇。每共試法事，之不勝。瑞慚恨，乃潛遁焉。親聞江副使說之也。按唐人崔進士妻，擲一領巾過，作五色絲橋，劉綱唾籃中成鯉魚。樊夫人唾籃中成獺，食魚，向疑其不經，今傳說苑源二僧如此，聽者皆以為希有之事矣。

紫霞碧洞

真仙通鑑載李白為東華上清監

正統間，嘉善妣綬，字公綬，別署丹丘子，栖心山澤，想像雲煙，中年始成進士，既選入為監察御史，絕不留意名宦，便託疾告歸。一夕夢有大嶺，過其門，御史履履出迎，望之，則宦覽雲冠，道貌秀異，真神仙中人也。既寤，完請其姓名，對曰：我即唐朝李白，今為紫霞碧洞主矣。覺而驚異，凌晨與客汎舟溪上，見有兩農夫，澆取河泥溉田，同舟相問，一人堅握其掌，不肯開，一人欲探其掌中物，不得，以此爭競，御史遂命使者款

曲勸解，索其所握之物，視之，乃一鑄金圖書，上為博山爐形，識其文皆鐘鼎古篆，極精且工，是紫霞碧洞四字也。復刻李白二小字于左方，時御史詰其夢于座客，遽獲斯異，奉座傳玩，歎以為奇。于是厚出粟銀，分償其值，御史賦夢游仙吟以紀盛事，優游林下者又十餘年而終。往常見一書，載白樂天子龜年一日于萬山東巖下，遇李白曰：吾與汝父皆仙矣，出一軸素書授之，曰：讀此可辨九天禽語，九地獸言，後試之，委驗，又宛委餘編載杜少陵與李青蓮輩並優游江湖，稱散仙，其說不知何據。近華亭縣西門外謝家有客夏生者，善召仙，時請李太白至，題云：憶當年沉香亭下，玉妃嬌態，至今神蕩，恨高力士在傍，不得一撲其面耳。今觀妣先生事，因知供奉真為地仙不死矣。采石騎鯨之說，信有之乎。

天醫

吳人張叟，究奇門六壬陰陽，緝候還真練氣之要，無不精徹。家奉斗母，間為親戚祈禱疾病，俟斗母許救，約以某日某時命天醫至，或見形往來，或空中授藥，或示異夢中，或附耳而告。凡童男童女見之，尤真不獨妄者接宿而已。一日齊門王氏女得疾，沉重，延張叟請于斗母，期是日酉時天醫下降，至晚，坐客六七人同登小閣，子飲酒，咸望見廳外一少年，總長

二尺許戴金絞冠著古色蛟背負藥葫蘆眉目鬚髮歷二分明白樓簷飛下若趨赴中堂直抵患者所既試刀去便夫所在疾亦漸瘳又嘗降于閭外顧家則綠衣古貌容飾不同親戚咸共睹焉服其藥者異香滿口或用針便覺患處通快然斗母不許終莫能致天醫矣近數年來張術亦不復驗也張云天匠有三科今在天曹屬陶許兩真人職掌余于西湖之上

曾見天匠祠界祀陶許于中焉按黃氏蓬軒別記載景泰中豐城庠李公之母目盲命術士袁生召天匠行治縛高桀于李之壺閣前置玉器其巔每夜分李自登視輒得藥不數日復明又讀陸氏庚己編記弘治中鄉民顧謙家所遺云金冠綠袍室中懸藥葫蘆累百自稱曰天醫今吳興善鍼灸者凌漢章尚傳其術然則感格之理未可云無

折翮鴿兒已下四條皆林酒仙遺事

林酒仙嗜食鴿兒出作佛事命侍者燔鴿以待侍者分其一翻而食及暮酒仙醉歸責之曰汝何為竊食吾鴿不畏戒物命乎侍者曰和尚食數百不慮傷生乃慮某以一翻傷也酒仙張其口飛出一折翮鴿兒在地能行至今繪折翮鴿兒于祠下

鞞兒樣

酒仙出坐東禪寺門前看人迎新婦鼓樂導引甚喧

酒仙跡之至婿家伺其婦出東提而噬其頸者再舉大噪群手格止之酒仙曰惜也更噬一口亡恙矣其家推求其故酒仙曰此女子翦華嚴經為鞞兒樣罪不可逃命合嫁夫一年後雉經死矣歲餘果無故竊索自縊西索結皆斷如人噬狀復經第三結不可解乃死

顧亭

居民有顧亭驢磨為業敬事酒仙每見其醉倒街頭便掖以還寺連年如此一日酒仙呼亭謂曰汝某日當有重厄可早至我為汝禳之至期結壇中庭朱衣絳節而立于上亭伏案下垂簾障之成使勿動少頃震雷飛電崩騰駭空如有搜索之狀忽聞雲中神語云辟支佛臨護此人不得不赦霆火速散陰翳廓然酒仙起謂亭曰免矣然汝得不死歸當棄驢磨業造橋寺前以功滅罪也後橋成因名顧亭

代草解頭文字

萬曆初年雙塔寺前毛翁者東浙人也育子鳳起為秀才毛翁每日清晨入酒仙祠炷香虔拜然而祝曰他日祐兒成名當重新像宇後寺外科鳳起應浙江鄉薦主司命才難一節為題鳳起見顧生疎慵然若睡恍惚間有青衣少年連聲呼之曰速起速起其奉上真命為卿代草文字趣繕成無誤今科宜作解頭

矣誦聲如流七篇立就鳳起寫畢遂絕聲影不敢增
損一字放榜之日果領解符青衣少年言矣捷至吳
下同社友朋皆相顧吐舌以為怪異益每常結社分
題毛先輩時名遠遜諸君故也其年浙場主文柄者
乃溫陵李季士一覽取納稱賞再三目為神助鹿鳴
宴畢命撤所揮黃金花賜之於是監臨提調諸公競
剖以遺解頭傳為盛事不知其果是神人降筆矣咸
謂酒仙挈維之力故吳人語曰欲作解元先拜酒仙
顧別駕徐光祿共說

金姬

常熟縣誌金雞墩在縣西北二十五里世傳偽周渡
江妃死權殯于此然說姬為雞因妄言金玉之氣化
而為雞時一夜鳴其上矣按金姬今山東李氏子名
金鬼明敏妙麗誦古今經史及仙佛百家之書父李
素得張明遠之秘傳精于卜筮悉以其術授之遂臻
玄妙父不及也士誠之有江南多其帷美功焉既自
立為王厚賜姬加號冊立姬至舟中屏去盛粧啟其
故箱出辦香焚之向天列拜長跪祝衆環視莫測
其意須臾閉目奄然無語父母驚赴抱起呼之已絕
息矣士誠哀慟不已乃厚葬之虞山下後士謀誠取
江陰久不下因感金姬先見之言加封為護國洞玄
仙妃命饒介之謨文周伯琦書篆刻石其夜姬示夢

于妃劉氏極言士誠運數之將終果符其言歲月未
幾亂軍發姬塚屍已脫去矣棺中惟銀泥黃袷紫
鮮絲履存焉世傳姬本劍仙之流尸解上巖未嘗死
矣

萬家牧牛兒

牧牛兒者鄞縣萬都督家客傭僕也都督名表別署
鹿園居士明嘉靖中歷官至南京後府篤好方書頗
臻玄教羽流道侶時常往來偶因官轍所經假僕于
市得一人焉其名曰小張雖供傭作手神朗然性態
落托其家不甚憐之亦不知其所能也後都督被論
列歸鄞恒以服餌吐譙為事莊居近四明山中一日
過故所善將某忘其名詣莊相訪都督欣然延禮言
談杯酌極相投契居月餘營將偶出見小張在牛背
上丁髻布衣有輕薄之態心異之試問知道否曰君
初未嘗知道問我何為近日與主公所談某竊聽之
皆非道也營將因伺間與語參微入妙相顧驚莫測
及叩以至要曰能相師則可授以一二君無仙骨豈
宜妄傳營將遂設拜執弟子禮甚恭於是略授其術
營將別去握都督手謂曰公家有異人而不識乃
從方士問道吁可悲乎都督曰何人曰牧牛兒小張
非常人也都督大笑終不之信其夕小張遂稱疾從
都督乞一棺都督復大笑諾之曰能化去則真異人

矣何難一棺明日晨起召小張則以五更忽然暴卒
 須臾臭敗左右具白都督都督嗟異悔謝不及遽令
 人市棺殮而瘞之莊北土岡下將半年矣都督遣幹
 力入都門路出東奔天陰晦漸失路不由本道心甚
 怪之乃詣一處崖谷深邃花木秀異徘徊野蠻忽聞
 經聲遂循聲而往有茅庵在深塢中排戶入看見熱
 香案上聖冠紫帔而誦黃庭內景篇者即牧牛兒小
 張也幹力怖走謂過死人小張曰吾得道人也豈肯
 死將軍之家適有諸事須保備雜作乃可以釀今限
 已滿故來此隱居耳因問都督動定謂幹力曰主公
 命汝詣都投書四函諸貴人並已不在某官出補外
 任某官病故某官已乞骸骨歸里今日出都門矣某
 官奉差走寨下總不須狂徒勞無益身幹力不可使
 辭出門信足行數十里緣得上京大路問樵人云約
 其處乃是東海勞山蓋地仙也比至都諸貴人果皆
 不在一如小張之言結束行李而還具白其事于都
 督言小張現在不虛都督大驚立命左右開其墓棺
 中只有牛鞭一根在焉餘更無別物始信小張尸解
 去不死矣後都督手勒封題莫致信物復遣此幹力
 入東海勞山却尋舊路都督所見矣吳人章藻少遊
 都督之門親述非謬

帝索紫金梁

此似妖術也仙匪
 為聖靈白玉殿
 借月此梁手其
 借梁在云取以家

高皇帝嘗燕坐樓中忽見一人冉冉自雲端下近視
 則羽衣道士駕雀而至金冠星帽駐于欄楯之外拱
 手而奏曰天帝建白玉殿成缺一紫金梁遣臣詣陛
 下乞取其長丈餘刻日來領言訖翻然飛去上心
 異之然未之信也越旬日上坐使殿道士復來曰
 陛下不信臣言天譴至矣帝已勅雷部將于某日下
 擊殿角以警陛下得無驚聖躬乎言訖又去無何果
 有雷擊奉先殿角上甚驚遽勅工師範紫金為梁
 族之梁成道士仍從雲中下乘上謂曰已成金梁
 矣汝何計能移之云乎道士笑曰臣受帝命何難歸
 木于天哉乃取其梁橫置所乘雀背叱雀一載其
 雀騰起道士乘之而去遂飛入雲中須臾不見

世廟宮中仙戲

世宗皇帝方屬意神仙之事是時方士羽流咸陳禍
 福廣說妖祥有楚人胡大順獻萬壽全書一卷稱呂
 祖所譔得之鷲筆且言呂祖授大順三元大丹用黑
 鉛取其名曰先天水銀鍛之則成清霞玉粉神丹
 服之不充一日上移仗于西內夜坐庭中御幄後
 忽獲一桃子鮮艷殊常左右咸見桃從空中墮上
 喜曰天賜也修迎恩醮五日明日復有一瓊隨焉由
 是宮中皆喧傳西王母所降瑤池席上蟠桃其夜白
 兔生二子未幾壽鹿亦生二子上諭春官尚書謝

玄告 廟旬日之間、中外官僚、無不止壽稱賀、率臣賦詩紀瑞、章奏紛飛于御前矣、天顏大悅、飄然有駉、為控鶴之思、手詔裁報、賞賜不可枚數、或云祥符瑞應、悉是人造、宮中戲劇、多為此狀也。

偷桃小兒

私正中杭州雙溪公、為廣東左布政、生辰讌客、大會官寮于廣州藩司、歌樂畢陳、歌舞遜出、忽有幻人詣門、擊一數歲小兒求見、口稱來獻蟠桃、時冬月凝寒、索一大青磁盤、捧出仙桃二顆、為壽、鮮艷異于人間、項公曰、桃何來、曰、此西王母桃也、適命小兒詣瑤池取之、公曰、我今日會客最盛、凡十有二席、能為我更取十枚、各嘗之、可乎、對曰、上清北斗門下有忠犬、猗猗可畏、往欲殺此兒、甚不易得也、公強之再三、乞重賞、乃許之、命小兒抱木棍、長二尺許、有十數根、一根之上、信手遍接、兒緣木直上、登絕頂、丹、動搖觀者怖恐、幻人吹氣一口、須臾木頂生雲、小兒竦身乘之而上、已而身漸入雲中、倏忽不見、頃之擲下簪子、鞋扇等物、幻人高叫、速取仙桃來為相公上壽、又頃之、見蟠桃墜下、正得十顆在地、連枝帶葉、顏色鮮美、公得而分遺、榻寮寮無不驚嗟、幻人仰望雲端、良久、小兒不下、忽聞犬吠、雲中、信、之、聲若沸、幻人頓足大慟、曰、吾兒能天狗之腹矣、言未畢、果見小兒手

脚齋所載、與此略同、想、因、所編、有、此、也、

足零星自空而下、折肢殘骸、血淋漓、最後落小兒首于地上、其人復大慟、果、彊攀肢骸、釘鞵提其首、安之、初無痕跡、復乞重賞、諸寮且愕、且憐、厚出金帛、以酬之、各贈已踰百金、幻人得金、便取兒屍、急收拾入布囊中、負于背而去、明日有人于市、更見此偷桃小兒、還在、知其術所為矣。

僧中幻

廣州城外村寺、有少年僧甚富、多私民間婦女、幽房、稚齒無不羅致、幻人聞之、即取所携偷桃小兒、呪為、化作美女子容貌、可十四五歲、衣雖藍縷、色艷動人、一日雨後、天向暮矣、携入寺中、叩富僧之門、特求寄、孤貧無依、乞食至此、老妻又病于旅店、欲急往、相、看、將、此、女、寄、置、一、宿、明日、便、來、迎、取、言、訖、負、襍、疾、走、富、僧、見、女、子、驚、喜、若、狂、乃、藏、于、密、室、啗、以、酒、饌、誘、之、淫、亂、食、畢、先、置、女、子、幃、中、然後、閉、門、滅、燭、解、衣、就、寢、捫、其、體、如、冰、亟、取、火、視、則、燈、然、死、矣、五、更、後、幻、人、掖、其、病、妻、同、來、取、女、看、見、女、死、五、竅、皆、流、鮮、血、群、聚、慟、哭、鄰、伍、索、驗、其、事、甚、真、共、欲、縛、之、于、官、僧、再、三、乞、命、至、償、三、百、緡、乃、止、其、夜、幻、人、忽、遁、去、眾、不、能、待、即、以、棺、盛、女、屍、瘞、後、園、中、芙蓉、樹、下、及、舉、棺、甚、輕、發、視、之、唯、有、茗、帚、一、枝、而、已、覓、幻、人、夫、婦、已、不、知、所、往、後、復、有、人、見、之、都、門、

劉刑部兒

閩人比部員外郎劉庭蕙在燕京邸中時其兒可三四歲日侍母夫人食一日有奴之平則門忽見兒穿百結懸鵝同兩乞者坐地駭問之兩乞者逸去奴遂抱兒歸閭家驚訝母曰兒終共食何遽作此狀余父亦曰我適從內來見兒與母共食安得至此即令婢僕于內覓之不見是午共食兒蹤跡杳然都亡所有第以衣襪擲僻處耳大駭詰其故兒曰兩日前立于門首被兩乞者持去堅留不放兒憶家賜斷笑方知在家共食者蓋其神魂也此數年前事

吳史遇仙

蘇州山塘吳梅鄉生時龜背雞胸不能俯仰一日有全真過門出囊中大膏藥二片與貼不求一錢自是背脊俱平至今不老

蒞任青城山

世廟時顧文康鼎臣扈蹕出狩途中夢游西山聞呵殿聲見所具威儀多霓旌羽蓋不類大案既至則仙官衣彩雲帔乘蒼鹿以行視之乃徐補鄉也問何往云蒞任青城山問何職掌云典仙班祿籍弇州公亦稱顧太保三夢迪功為第二殿帝君也

雲中畫舫

隆萬年間常熟縣百姓張乙採石虞山之顛俄望紫

雲一片自西南隅氤氳而至鼓樂之聲殷然駭空見彩画花舫數座次第蕩漾于雲端中有仙姝數十人列坐珠簾下綃帔霓裳容華絕世兩傍持篙往來者並黃帽長鬚人也江濤之聲渺在銀漢久之其雲度城而東舫亦漸隱沒張仰視移時日所未覩不覺驚仆岩下食頃乃甦

繪園卷之二終

繪園第三目錄

仙幻

青立子

花籃道者

將鬚人

玄符先生

飛神武當山

青溪道人

夢召散水珠

魏左二公

西角頭幻戲

南屏寺幻戲

玉峰老人

赤松子遺藥

羅浮隱者

馬西風

白崖先祖

范了馨

金竹

紫溪先生

石梅道人

髯道士攝李月華魂

楊太真

桂花仙子

陳朝後主妃墓

沈休文女墓

紫霄宮道人

孔道人神筭會禪師立命

北京神相

繪園第三目錄終

繪圖第三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錄

仙幻

青丘子

青丘子者不知何所人也俗或呼之為青丘先生隱于武當山遊行天下已久見者終莫測其年代嘉靖間有丹谿生姓王名生好尋名山博採方術有高蹈遐舉之想偶因秋晴游繼誤入一山谷僻處見林壑深秀隴徑幽委不覺愛玩忘歸遂窮其跡踐丹危履翠險或下或高且數十里隱映若有洞門洞在斷崖絕澗中水流花開風氣如春似非人跡所至徘徊良久忽聞洞中酣睡之聲披榛竊視一白髯老父枕石而臥鼻息如雷狀貌奇古而衣冠杖屨飄飄並仙家裝束生察其非凡也屏息竦立伺其寤急趨下拜老父驚問此之由具告所以賜胡麻飯與之食謂曰世人不信神仙汝能冒險至此真可教矣然兒之先不聞有七世祖王重陽者乎生曰父母早喪親族凋殘莫知祖先踪跡矣老父曰吾即王重陽姪也兒好道以明年八月十五為期待我于西蜀琵琶峯下今日方與南宮列真期會此境騎衛須臾即來汝乃凡夫穢濁未除必遭仙譴可速尋歸路出去邊則虎狼

立至無唯類矣生便叩謝而出踉蹌下山微聞簫管寒亮雲端疑是羣仙赴會洞中奔馳不及逾五日始得達家詰之于人其先代果有重陽尊師道成仙去生則其雲孫也生自飯洞中胡麻腹常不飢顏色益少轉眄間明年中秋近矣遂與家絕結行李而渡江然不悉琵琶峯在蜀中何地憂惶靡寧莫知所屆一日忽聞舟中同伴朗吟七言詩中却有此峰名在亟問其處吟者曰此即巫山十二峯之一也生喜不自勝旅懷頓放有頃舟過巫山下因告舟人脫帆登岸與同伴各謝別而去求尋其峰積日始到至中秋前一日晚露宿峰頭以候仙駕遂明望見凌空跨雁而來者白髯老父也就地瞻仰作禮父見生已先在笑曰此兒大佳真有心之士哉但汝骨格未就因緣尚隔一塵今生止可學劍仙之術遊戲人間吾非汝師汝師是青丘子見住武當山中却歸往尋必得其真傳矣生臨別拜辭曰不審青丘先生居于武當何峰願先垂告老父曰六株松下一茅庵即其居也乃辭出山復附他舟入楚總經信宿已達江陵尋復抵于襄陽之武當山下負囊獨上緣磴躋攀日向晚矣忽見岩前蒼松六株果有茅屋數間在焉煙蘿四合仄徑微通叩其門良久始過童子出而延入仰視青丘先生秀髮龐眉倚樹而嘯謂曰爾祖王重陽使

汝來也拜罷、趣道沐浴畢、令住菴後淨堂中給使、堂中有藥鼎高數尺餘、周遭封固、紫燄火騰、照耀林壑、生至、第教以守炉看火、添縮薪炭、不得擅離、安視而已、每晝、則有玉女持稠膏一箭、投鼎中攪和之、鼎中聲類霹靂、夜半、則有青童復持稠膏、依前沃入、其散滿湯如舊、此堂之中、玉女二人、青童二人、更番直應、日以為常、生偶問及鼎中何物、皆笑而不對、先生已具知之、愠怒詬責、便欲驅逐出門、衆相跪請乃止、後遂不敢發問、久之、丹鼎成矣、出其金液、計可六百餘斤、分而為二、又析之至七八斤而止、移貯大磐石上、搥之、畫作夜息、漸薄、因成鏡片、擇甲午丙午諸日、鑄成六劍、懸于絕壁之下、以飛瀑激其上、日月之光華燭之、歷經旬朔、劍質始柔、此六劍各有名目、先生舉其一昇生、令童子開其腦後、聲聞藏之、亦無所苦、却令齋心七日、盡傳擊刺之秘、命生往青城山中、結茅棲止、誠無他川、其劍第一不得作世間非為事、自奸天誅、又以其四分授二青童、二玉女、其一自佩、於是使生下山、生住青城山、一年後、又却未尋至、則空廬如故、門戶緘鎖、寂無人在、問山中道士、道士曰、青丘先生去且一年矣、生慟哭而還、忽行過荆南、見先生混迹乞者之中、乃相隨同去、不知其所之也、世傳丹鉛生鑄劍經、僅二十五紙、即是青丘所傳古

本矣、有人曾見此書、

花籃道者

隆慶^慶年間、常熟縣西北區、舡底橋徐家^{其先施有耕}夫徐四郎、晨起負鋤出門、見一道者、秀眉長髯、持曲竹杖、頭挂藤絲水火籃、中盛帶露百花、詣門從、四郎乞施新履、四郎曰、某田家、止有草屨、敝則棄之、將何奉乞、時四郎有女未嫁、年可十七八矣、病黃、喜食茶葉草紙、面浮腫若金色、方映門而窺、忽聞四郎拒道者言、遽止之曰、父生辰將近、兒私製綠布履子一雙、為壽、夜來燈下方成、今當撤以施道者、須再製、無難耳、四郎見履新好、不肯施、其妻傳玩、亦有難色、獨此女在房內、固請施與、四郎強持出、以贈道者、道者曰、聞君有女病黃、當為治之、因脫下花籃、摸出一小青餅子、內有膏色碧而瑩、挑兩匙于瓷甌中、教其所服之法、謂曰、服此不但萎黃可祛、便當一生無恙矣、其女出拜謝之、道者竟留履子于門、不受而去、女令其父急持履子追送之、四郎投履奔馳、見道者徐而行、常在面前二十步、追不能及、顧盼之間、亦失道者所在、徧訪前村鋤田人、並云不見、方知仙也、四郎罷還、舉家懊嘆、女急取沸湯調葉飲之、奇香滿室、俄而下赤頭虫如指大者百餘、其虫並有鱗鬣爪甲、積歲之痾頓除、明日於鏡照之、容色美好、非舊矣、此女

嫁于人尚在高承先記其事為人說之

持鬚人

王吏部穀祥之曾祖電目異人也精于相術早起行過張王府基上遇見一全真箕踞大樹下王翁訝其道貌殊凡數疇目看之全真語曰汝看我何等人耶王翁曰清神骨清好像仙人全真起而將其鬚曰老子莫胡說敝去遂失所在時翁年近七十鬚眉皓白及過此人而歸兒女皆失矣亟取鏡視之其上寸餘手捻處已變為漆黑矣後亦竟不改色以壽終極太原徵君云是國初王仲光事非電目也煙霞小說記誤未詳孰是近見一書載善相遇仙人持鬚者疏倫籍子姓許後入終南山

玄符先生

玄符先生別署寒陽子自幼出家雲水受谷神子之真傳發明內要凡修身延命之術無不研討窮年累月坐破蒲團乃得氣凝脉住神明洞然後遇習虛子傳授淨明忠孝性宗派頭因此猛泰知識當應代補元之任游行人間以度志士然人莫窮其年壽亦不測其住處也嘉靖中有婺人胡清虛者家于樊池號樊池子少為縣小吏故少保績溪公宗憲擁旌浙右權震天下清虛給事幕府傳呼使會頗稱敏捷是時鯨波清海宇謫少保頗興解肉之歎一夕沉醉倚胡牀而大言曰世界承平將高鳥盡而良弓藏矣回傾

左右獨清虛立于後驚訝曰汝在此耶明日審緘手扎半幅勅清虛亟往投錢唐令乃是授意于令使其杖殺清虛令精察人也發緘覽畢納諸袖中瞪視清虛為人端雅憫然顧之遂屏兩傍人吏召而訊曰汝得何罪于幕府令使我杖殺汝矣清虛應對從容顏色不變告令曰實未嘗有毫髮忤犯也豈昨宵醉後之失言乎惟某得聞獲謫死矣因具述以告令令曰是矣汝可速改姓名遠遁不得復還家戀妻子也清虛涕泣拜謝而去明日令入見少保少保問其人在否令曰斃之杖下矣清虛既脫斯難狼狽出杭城易姓游江淮間思尋訪名山遇異人凡數載一無所適流離顛沛苦不可堪後聞少保已薨事達人亡乃復還浙之婺州問其家骨肉淪喪都尽故居已再易玉鷲預之際不勝悲涼因訪親近之居鄉者暫依棲止偶于觀星臺下見一老人赤腳蓬頭布衣瓢飲視其鬚髮皆鶴而貌如桃花知是仙流傾心歸向叩之乃即玄符先生矣老人曰我故寒陽子也欲度世間有心人耳汝端卿志俗情未除豈可求長生之道哉清虛叩頭誠祈願終身為隸于左右老人知其志篤許而留之遂挈入湖平山中草衣精舍不數月間又携之浮蘭汀登爛柯山直至閩中尋金粟洞復經廬陵之玉笥山南度庾嶺過袁陽到武當山上止于紫

雲曰又還廬山火廡游歷數年，諮受道要，晝夜精思，無所不到，始得發明性命歸源之奧，所傳皆清淨工夫也。數年間有人見玄符先生與樊池子於蜀中，兩人如孤雲野雀，容色不改，皆云未嘗死也。

飛神武當山 裴慶道事

世知 肅皇之代宜降神仙，蘇州裴慶者，織机為業，因婦有外行，棄之行乞，夜宿于懸橋巷中，一日乞食而還，時吳城大雪，數尺，忽見路傍一處，蓬席之上，輒無分寸，其氣如蒸，怪而疑之，竊啓視，則六七乞者在焉，慶便入拜，稱曰：「下界愚民，稽首大仙，衆乞搖手笑曰：『子痴矣，吾屬乞兒也。何知神仙事乎？慶再拜叩頭不已，伏地如故，墮乞破甌中殘瀼，噉之以舌，致盡歸而身輕如飛，攀援樹幾欲凌虛直上，鄰里聚觀，以方來禍福休咎，言無不驗。合郡南敬如事神明，有親故入楚登武當山，禮玄君，路遇慶下山，輒附信物將歸，此人後還，訊其家，云寄至已久，驗其日，即此人上山日也。鄰里咸謂慶終日行乞在吳市中，又嘗到人家，何曾遠出走視，儼然方知武當山中相遇，是其飛神所至矣。又裴真人嘗過之武當山上，問姓名，答曰：「我姑蘇裴慶也。真人視其足躡虛而行，異之，至姑蘇求覓不得，慶已在驛夫中笑，真人跪請不已，乃踞上坐，劇談至夜分，隱去。後夏閣老言再應，台北上，來

叩慶曰：「陛下賜汝一車，斤夏誤斤為金，時以為妖妄，後乃知夏公當斬，故拆其字示之也。」世宗皇帝下詔訪求慶，一日，擔街頭破草鞋，壘成小洞，方廣丈餘，端坐其內，高塞洞門，吐火自焚其身，吳城居民共見，烈燄中裴仙人騎白雀一隻，昇天而去。

青谿道人

嘉靖初，有青谿道人諱智，失其姓，書中稱弘農疑姓楊也。善九轉還丹之術，自云得南海王神仙斗蓬祖師之真傳，後又受旨于衡山清風子，皆不知何時人矣。山陰祝生良柱，少年嗜黃白之術，棄家隱於安石鏡山下，依其母舅高氏以居，羽流道者過其門，無不留連款接，嘗從方士李鍊丹，遂鑄鑪鼎，築新鼓鞀，以為黃金，咳唾可致積數年，而終無制伏工夫，下手妙理，丹卒不成，其後母舅自楚中罷官還，祝往謁之，偶見敗篋中一鈔本方書，糜爛殘缺，不滿三十紙，其理深玄，炉中造化之真机，燦然大備，即之平日所得，略相符，祝生自幸見所未見也。嘗因會客，談及獲書之奇，座人驚曰：「願聞其說。」生曰：「某母舅高公名尚桂，嘗為湖廣德安府應城縣尉，時京師布令天下縣圖購募妖僧，曾廣高公職掌巡捕，都御史委之緝獲，責期必得，一日過遠鄉市鎮，上見有全真道人醉倒路傍，遂命停車，遣人推求，廣形面上眉心有黑痣一點，

今驗之非是全津邇徧身搜摸曾無寸資問之酒家云此道人常日以銀一小錠止重七分來買酒肉湯餅恰穀一日之費其明日亦如之今早誤付兩錠某倍與之飲食以此大醉其軒如雷高公命左右共呼之而不寤有人于其胸前檢此券乃是虫蝕文字中多眼科方兼画人眼形于上方不計其數高公不知何書收貯行李因語酒家主人云此全真酒醒便可留住店中往還以半月為期主人唯唯而退高公既去道人亦醒不問亡書之由酒家以官人有金同留之道人云若然則汝出酒餉供我：已無金矣酒家不得已款待如故忽見梁上失去飛肩一時疑是道人所竊主人翁媪交謫于內道人聞而大怒詬責主人惶恐無地隔一日道人忽腹痛而死尋即臭爛蛆流主人翁媪恨不自勝市楷僦舉聚鄰里瘞于鎮南之平岡頭半月後高公奉差還縣道經市鎮召酒家至烈聲罵曰命汝留全真何為縱之令其使酒亡狀奪我于道上乎主人泣曰飲食湯沐殮葬之費並出明府所賜若不敢言高公曰昨過大洪山下全真向吾馬前大罵而去遣伍伯收之追不能及奈何以死相誑主人云現埋此地高公遂召鄰里發棺視之不復見尸棺中唯一飛肩已腐臭不可近矣即是酒家前所失者方知其託形而去也按其書末云世廟

十年劍槎市西弘農青谿道人智謨有彭祖蒸臍方呂仙助容丹造逡巡酒方神仙延壽丹還少丹打老九諸方不可尽述其金丹妙訣及歌文多不錄其詩一首詩曰一粒金丹透碧天黃公姪女結因緣五行制伏分天地八卦昆侖列聖賢造化一團炉内雪乾坤千朵海中蓮世人識得如斯語隨我來朝玉帝前

夢召散冰珠

萬曆丙申年間有越中士人不記姓名蒼落魄不羈少年也嘗讀書山中一夕夢黃衣使者來召云是天帝有旨隨其行為風煙擁而去逡巡使到帝城乃在最高山絕頂上宮殿鬱鬱如雲氣中采繡雕鏤不可名狀屏風壁帶悉繪鳳鸞旁有數百仙童玉女皆九髻綃衣執幢節而環侍階前花樹並琅玕珊瑚之屬丹枝翠葉交燦于庭見金紫上有大碧玉盤十副其中悉盛冰珠瑩徹有光帝坐紫綵帳中傳呼甚肅召玉女兩人捧玉盤出命士人立殿前盤石上取冰珠撒于下方士人視其汁可數斗許心計無奈何急用右手握而撒之夢中自覺凜凜殊常肌膚生粟手指欲墮帝勅左右垂火精簾于殿門以障其後簾既下則衣裳中漸有暖氣而寒威解嚴久之撒未半聞天鷄鳴俄而下界之鷄亦亂鳴士人求歸甚哀甲士怒

此被推仆懸崖之下，陡然驚覺，右手五指凍落如斬，楚不自勝。時天向曙，童子開門出視，則積霰盈庭矣。其年冬，江南吳越間大雪數百里，河江膠結，舟楫不通。士人既廢其右手，飄然有棄家雲水之思，不復以世事挂念。竊慕西蜀山川適有親故宦游其地，因探而往焉。舟行至蜀，日晚維梢，士人見春光韶媚，山氣幽佳，躍而登岸，微窺鳥徑，誤入其中，真仙境也。於時澗花襲馥，風籟瀉空，煙雲濯鮮，泉石互激，徘徊愛玩之際，不覺琴瑟深矣。攀頭忽見大樹，下有女郎二人對坐石上，神姿端妙，絕世少雙。解后一人如舊識，相謂曰：「即君非紫皇殿前散冰珠者乎？」士人曰：「唯。惜然未曉何人，追憶夢事，慘傷之極，因出其右掌示之。」二女郎曰：「無苦也。兒有軟玉，請為郎君續成。」遂出五采囊中，白玉一片，質甚柔，兩人解巾角小刀子，齊手切玉，勻作五條，短長類指，大削空其中，倉忙琢之，見下刀如泥，俄而指就。令士人合眼，須臾以五六孔續入新指，瘡上傳以神膏，滑如鮫，有頃連接都無所苦。屈之成節，按之有聲，遂堅固不脫也。二女郎令士人開眼笑而謔曰：「將不弄假成真耶？」然吾玉不可妄得，是上清希世之寶，價倍世間溫涼指。子勤修道，庶足以當之也。士人再拜謝別，二女郎各械所到，玉屑一裹，餉之作糧，殷勤送出谷口。士人迴顧如夢，但見荒

崖斷壁，向之靈境都無所覩。過一行脚僧，到問地何所，僧曰：「此岷山之第一峰，青城山下，道書所謂第五洞天也。」問何處汗流，若此僧曰：「六月不汗，待何時汗？」士人驚異，具述登岸歲月，已逾二年，又問親故官跡，離任且久，狼狽附他舟而還，時方盛夏，日含裏中，玉屑味極清涼，而飢渴之想頓除矣。士人遂次無聊，尋思二女郎容貌，死是當年夢中所見，玉女捧冰盤者，始悟神仙續指，非凡人也。夢于彼而遇于此，異哉！自尔右手之屈信舒卷，無異左手，但漠然不關痠疼矣。後求尋道流，共入天柱山去，不復出，方外芥舟道人具陳其事。

魏左二公

萬曆初年間，有河南人魏公，失其名，號廓庵道人，年可七十餘矣。其徒左公，名兼，號荆山隱者，北直隸真定人也。年少于魏，數歲兩人特游京城，皆莫知其甲子。通于變幻，奇怪恍惚，不詳何來。山陰祝秀才父號鳳皋子，素好步虛隱形，長生洞視之術，入京訪舊，遇見二公私奇之，然未信也。一日三人相約，出遊西山絕勝處，所行道非所曾經，半途，二公盡發其行李，還城時日向暝矣，但聞鳥聲，不遑人跡，祝頭上烏巾，輒為旋風吹去，惶惑殊甚。二公相詰，亟行莫慮，兩人扶之疾走，忽轉而北，又轉而西，指盼之間，不覺隱

隱有人家燈火指謂祝曰此非絕勝處乎既至則石

梁跨欄屋宇森沉叩門良久僮子始開見一少年紫

衣公子下階延三人升堂坐定叙話頗加敬焉具茶

畢邀入中堂則欄繡箔紅亭碧榭水出洞口雲生樹

中益靈境也詢知魏產洛中左燕人祝越人即戒行

廚設三大都會飲食水陸珍奇無不畢陳又命出女

伎奏樂音皆清雅祝諦視向所失烏巾宛然挂于胡

床角心大驚疑公子命侍兒送巾還客酒罷備湯沐

浴陳設衾褥亦極炳煥祝中夜眠不敢交明日天未

曙促裝出門不告主人而去方行十餘步二公引祝

登高岡令其回視笑曰夜來觴酌之地安在祝遙望

周遭惟見丹崖繡幃灌莽荒煙向之樓閣臺榭一亡

覩矣祝念昨宵之事不知何若低徊良久默然而行

魏公懷中出一小卷長寸許與祝嚙之覺了不飢復

令閉目兩人各于衣袖中共摸出三蹙衛形如紙翦

取水嚙之遂化成真驪馳于路側兩人跨之使祝開

目亦乘其一行甚迅疾忽如睡醒不覺已及順成門

矣二公于是呼驪至前復取水嚙之其形漸小縮小

次第走入袖中祝目擊其術始大駭異雖深加勸重

不測靈怪之理焉左又善鑄鑄術試之神奇鳳皇子

別去數年後有人見之華陰山中兩人常先後同行

或云尚在世間不死矣

西角頭幻戲 已下二條 皆曾廣事

萬曆初年懸圖購募妖僧曾廣後聞曾廣是道非僧

寧有奇術世之隱遁仙人也初未嘗聚眾舉事乃左

道淫邪之徒聚眾舉事而敗傷託其名以鼓愚瞶耳

及收真曾廣至訊驗不服司法官強伏其辜詔下

官吏衛士與伍伯持兵伏者數百人將廣詣西角頭

就戮看者圍繞數千人徘徊之間漫起青氣數十丈

橫亘天半衆奔仰望隱影而去惟繩縛存焉不知廣

之所之京師震驚忽刑部守門吏奔告尚書堂上有

曾廣倚柱而嘔手作反接狀衆聞惶悚于是禁衛巡

徼蜂擁而入果得廣衣飾狀貌無異尚書大怒促左

右百騎押赴市曹不待時而決及出部門蹶然倒地

掖起細認乃即守門吏之父也守門吏詰問之父自

唾其面云本在空中炕上假寐不知何由到此尔何

故領爾許人來縛我衆察其精神猶矍矍如睡中時

江陵當輒聞其事題之密令出他因論死者戮于市

取首以獻朝廷祕而不言三日後有人更見廣在順

成門外看戲劇且頻上酒樓吟咏自若見者終不敢

言之厥後稍弛于宮禁天子冲聖亦悵然知廣

化去不死矣

南屏寺幻戲

杭州西湖之淨慈寺一名南屏七八年前有書生四

人釋業僧舍忽一日見遠方道士荷杖而來道貌奇古鬚長尺餘黑如漆與之語古今舊事無不通曉共相驚嘆留于僧舍食之與一室自啓閉晝出夜還凡經兩月求去因語四書生曰貧道久寓于此昔諸君薪水不貲今方告歸懷眷如何明日請張筵作別兼有薄贈衆皆笑心計道士不持寸貨何由設饌召客謬許之至明日天色且晚視道士猶未返寺也共以為妄頃之至矣然了無作主賓意四書生謂道士曰某等朽腹以待師之盤筵不下晝當卜夜乎道士曰無憂也乞即君盡數將禁書檢束虛其室鑰以俟之時謂善戲之言益不信其如所教句當訖俄而道士與四書生携手間步不覓行至雷峰塔下徙倚半晌忽謂四書生曰計此時薄設將畢矣盍及乎衆應聲而退入寺隱隱聞笙歌鼓吹之聲不知何等漸近則即其室也啓戶視之綺筵羅列水陸畢登器物金銀犀玉之屬目所未窺歌童舞女通進于前幙帶茵裼華煥無比四書生大怪之竟席不安因敢下箸道士飲噉如故夜半方散道士乃撤其銀器分遺四書生曰用酬向來雅意不足謝也四書生即便下拜啓曰不審尊師復何姓名願垂告示道士曰即君寧不聞世上有曾廣乎曰聞之道士曰我即廣也四書生曰江陵購廣戮于京師廣則死矣何至今日尊師復

稱為曾廣耶道士曰妖民為亂誣及某耳某不出世人不曾廣矣夫得仙道者後天地彫三光劫數災厄所不能害况兵刃之屬耶爾時某既隱形而去江陵知不可得遂出一獄中死囚斬之以立威教欺天下耳某則曾廣之本身也憶長安市中游戲不覓五六年来真如夢境矣語畢四書生復下拜曰不知尊師是神仙也寧有變化之術指示吾曹一二乎道士曰唯三即下階負牆而立却逸入壁中去莫知所向衆相聚看壁移時迴顧室中向之盤筵歌舞寂亡見矣視所撤器皆燦然真金益大駭愕明日報杭城傳金吾家讌客伎女無故仆地病如中瘧怪風驟起客皆逃散迨至夜分伎女方寤席上失去銀器多矣懸賞捕賊四書生急渡江變易其器無從踪跡有人親見書生祝說之也

玉峰老人

玉峰老人姓王失其名不知何來嘗僦居京師象房側楚人兵部王員外止之官邸中叩其秘黃白之術最高惟以交接補導取精玄牝不失人間之樂而已數娶小妻並好女輒棄之經歷四方年多人皆奇其不死諸少年嘗構之以禍長吏械收繫諸請室時比部嚴郎中知其有術力為之庇得從輕釋流海外官鬻其妻繁郎中陰令補值領去其後郎中為閩南太

守挂冠歸吳門，曾遣人推求蹤跡，老人直至吳下，郎中益奇待之。諸公書幣相屬，略無所受，旋亦告別，視其襪中，不畜一錢也。而資斧未嘗困乏，有所得，復散賜與貧窮者。然老人多變怪之事，能撮土掌中，捻之即成銀，居京師時，遇相識人至，向地拾小泥塊，為丸用紙裹好，送之曰：無他相贈，將意而已。其人還自邸舍，解出裏泥，已爰上金，光燭一室。人家或請老人會同飲酒，見盤中所餽，梧子榛松之屬，戲裹幾粒以貽，親知隨核大小，悉化銀珠矣。若還貯于盤中，復如故。噫！自古神仙煎泥成金，未聞有靈幻如此乎。固非常智之所及也。玉霞子語余云：老人每出，不持資糧，還居京師，則飲食居處，妻妾僕從，皆享豪華，與富人無異。不出三年，數易其處，人以道叩之，則曰：我無道也。世傳其二百五十歲矣。長安諸貴人甚尊禮之，而不得一言。楚人祝石章受其傳，嘗曰：玉峰老人，豈止二百五十歲乎？是周秦以上人也。玉霞子又云：此人忽老忽少，顏色一日三變，早起則枯瘠若窮餓人，少頃則龐髮秀眉，常如童子顏色。午後則轉為美少年，可二十左右，許人皆以為得老彭補腦還元之術，以此見駭于世矣。

赤松子遺藥

相傳福建將樂縣玉華洞中一石函內有五色石丸

光瑩圓潔，大如梧桐子，不可筭數。俗傳是仙人所遺藥丸也。有道者得入而取之，旋取旋有，相沿至今，未嘗闕乏。肉人往取多不能出。按玉華洞在天階山下，赤松子採藥處也。豈即松子所遺藥乎。

羅浮隱者

萬曆近年間，有一道人云自嶺南來，號羅浮隱者。數往來江南諸貴人家，飲酒啜麪，肉如常人，而獨無溺矢。諸貴人使從者潛守視之，竟日不見其溺，亦未嘗如廁也。無不驚異。後將西歸羅浮，至京口，宿于食店。店人惟供設諸商賈人，而不預隱者。隱者執手大罵，遂出杖頭錢，別買散膳，取酒一斛，連啜恣嚼，凡盡數器而臥。此店人忽稱腹漲，如廁洞下不止，展轉告急，幾不自持。諸商賈人共驚異之，登樓見隱者方枕一酒壺，眠熟，疑其呪術所為，再三呼之，乃起坐。眾曰：主人腹疾，先生豈有藥治之乎？隱者大咲曰：吾能食故，遣無賴代起溺矢，與作小劇耳。令他日更莫慢客也。于是諸商賈人為之謝過，須臾，店人腹中平復如故。

馬西風

馬西風者，不詳何自，或云得道仙人也。永新彭明府少好道，不樂為縣，解官歸雲水羽流，居常滿座。一日有花籃魚鼓道士闖入其室，彭遽起延坐，徵姓名，道士曰：我馬西風也。籍甚道名，願承眉宇，故來覲耳。彭

頓左右進茶。道士曰：貧道從武夷山來，攜得旂槍數葉，烹方熟，請出奉餉。取懷中葫蘆瀉之，香茗二盃，甘冽殊常。兩人飲罷，彭頓左右置酒。道士又曰：酒亦貧道所有，是湘水造成，醇酒也。別注一壺，如雀股，傾之不竭。撤出葫蘆中有核種之，並珍怪之食。彭大驚，至暮告別，固留之不可，曰：子所交者，非吾侶也。能從我游，請以明晨會于某坊，可矣。彭許諾。道士忽擲杯梁上，化為雙燕，飛鳴啾啾，衆咸駭視。回頓座中，已失道士所在矣。彭自以得遇真仙，大喜過望，通夕不寐。辨色而興，如言訪之。道士已先在坊下，頓而謂曰：子真有心哉，趣與俱行。可數十里，總至一幽絕處，泉香石翠，花媚草靈，望見繡嶂丹崖，高出天半。彭心訝其非世間也。忽起家念，告道士曰：某來時，未與妻子言別，師能容我暫歸乎？道士長息而語曰：信哉！凡夫之難度也。子歸則歸耳，何云暫耶？彭叩頭遜謝，道士出囊中紅霞米二升，賜之，誡曰：煮三粒作湯，可療百病。勒行施捨，慎勿秘惜。米盡，則子遷化之期也。言既訖，豁然隱去。彭乃悵惘還家，以此米施人，最多靈驗。壽至百餘歲，米將盡矣，呼家人治具，邀親昵，冥游燕會。數日沐浴衣冠，與衆辭別。俄聞堂中起異香，風香越，遂端坐而化。楚人王兆雲記其事甚核。

白崖先祖

白崖先祖者，雲南真定府人，故軍民司土官也。能取水銀吞服之，運自已真鉛真汞，內鍊成丹，經三日吐出，每兩加赤銅三錢銷之，燦然上金矣。此丹銀與外丹假借藥物火候工夫者不同。第未知五百年後變否耳。聞人陳履吉，或稱是故尚書，嘗棄家從白崖游，隱于雁飛三嶺，即閩索嶺至今尚存。萬曆年間，攜里朱九成時在彼，因詣白崖問道。白崖憫其游薄，思以拯濟，令致水銀一兩，九成既市水銀，三度進之，一：噉而吐還；時已成小餅，甚堅如石。碁子許大，果好銀也。後所求太多，怒其貪，叱而遣去。是時先祖受沐府供養，計年八十餘矣。

金竹

金竹者，常熟縣西湖南人也。常夢游一處，沿溪數里，花爛開，風景幽奇，異異人世。溪行盡處，有高山，峰巒秀拔，儼然畫圖。山之曲，石洞在焉，其中嘉木交蔭，羨箭成林，掩映樓臺，都隔流水，視其所陌路，稱又皆宛若舊識。竹心怪之，俄入一茅廬，房櫪甚潔，堂中有春帖子一聯，題曰：流水桃花仙路杳，白雲紅日洞門長。細玩之，恍是竹前生手跡。既寤，便大慟，與家人及鄉里別而去。不知所之。萬曆間，曾玄中有為諸生者，特往跡跡，見之于終南山。張秀才應選說。

紫溪先生

紫紫溪先生者崑山人，大京兆紫黼仲兒也。生四子，其年四十三歲，一日之間，三子相續而亡，獨存幼者，尚在襁中，因茲痛憤不勝，便棄妻子出家，竟入終南山。家人每歲餽餉不絕，後盡却之，誠云：此中但少沙餽，二三百歲，老人多嗜之，相為致少許，餘無所需也。其家載餽果數車給焉，至則分遺山中道侶，後以為煩，亦併却絕。停數年，襁中兒已長大，為諸生，特詣終南，先生見即謝去。明日，人與庵皆不知所在，兒無以尋求，為自爾絕跡。余師耆宿章程說之。

石梅道人

私治間，常熟有陸大奉公潤者，為温州守，有聲御史。為之豎五馬坊于門，少時閒行至廬山下，遇一道人，坐青荷葉上，傍故有枯梅一株，此道人立以之開花，滿樹潤大驚，拜之，還折一枝以還，有頃，失道人所在。明日與朋游共往看花，亦亡所見矣。其地遂名石梅，在初平石之西，亦章程先生說。

髯道士攝李月華魂

萬曆庚辰，北直隸順德府理刑署中書記王沼，家居鄉墅，落魄花柳之間，有角奴李月華者，京師教坊色藝雙絕，因避仇，潛居墅上，與沼往來情濃，沼常服役府城，多歇道觀，遇雲水髯道士，姿狀高古，姓名不克，亦在觀中旅泊。一日天暮，月光皎然，沼費酒與道士

歡飲，迨夜分矣，忽思月華欲詣其家，暫與道士取別，道士曰：夜已央，君不能去也。且李娘此時，赴側近貴人家陪宴，某為君邀至，可乘，但不得妄與酒飲。則敗吾事矣。約東殿，執沼亦許諾。道士乃以手按沼頭，著壁，閉其兩目，口喃：讀呪文，呪已，方使開目，趣炳炬照屏風外，見月華冉冉，自樹影中來，形貌裝束，宛如平生，手携琵琶而至，使命促席並坐，弄絃成曲，彈出湘妃怨，淒然竹枝，操之，聲道士起而長嘯，引以相和，其音清越，如黃雀啖空，漸遠而沒。月華于座上，數目王郎不已，沼亦凝睇久之，私視其懷中琵琶，乃紫檀槽，邏背刻潯陽秋三字，宛是李家故物也。訝不敢言，彈竟已，是四鼓，月華告歸，既行至步廊下，沼強持一危，往灌之，道士怒曰：若病狂耶，頓忘前誠乎。連催月華下階，推仆于地，化為烟氣而滅。沼快益怪其事，目睫未交，際曉，還訪月華，不辭，道士而去。及門，月華尚未起也。視琵琶歷歷，在壁間，其晏眠之故，曰：夜來夢中見天使，追去玉虛宮，仙官命錄奏樂，驚不自持，卿何為亦在座，得無以人命戲乎。方知所攝者，李娘之魂也。沼恍然，移時重訪道士，杳不知所跡矣。海寧陳太常與郊，特為順德理話于座人。

楊太真

昆陵胡郡丞澄，自言家中書舍，夜數有奇香異光，仍

聞管絃歌舞聲就視都無所有但見花陰月影而已
如此者經旬其後家人于隔牆引梯而望隱隱見堂
內銀屏珠箔之下坐一神女容姿曠世侍衛者二十
餘人皆麗色乃大駭足戰而下明日開戶寂然舉頭
見七尺絹素屏風上有畫楊太真唐宮夜宴圖問之
張平山畫也衆僉謂曰是矣撤去收篋中其畫遂絕
跡青瑣高議載宋人秦子履所誤溫泉記以今徵之
似非荒唐

桂花仙子

錢塘一士人少年狂蕩其妻早亡獨居廓處偶于市
中購得唐解元絹畫桂花仙子圖一軸懸之書齋日
夕倚案瞪目注視念欲得嘉耦如圖中人凡園有花
果必採樹以爲一夕有女郎年可十六七容顏姣麗
裳衣輕妍從月色中來士人詢其居此笑而應曰家
在墻東士人心意東鄰無是子也但貪慕艷色狂不
自制擁之入帷妖態橫生曲盡歡昵凌曉趣辭去定
昏之後復來自是夕夕無間每至則空中起灵香枕
席皆芬時說蓬萊閨苑之事士人頗訝異之經數旬
而內外親表及戚獲輩竊倚聽穴壁而窺乃絕代
姿首世所無也驚為狐魅之屬乘士人他出陰引南
昌道士來治之道士吐匣中青蛇過案因指此圖謂
曰非爾爲崇耶可嘗吾劍忽應曰身是崑崙山女與

此即有累世姻緣是以暫諧繼結耳卿有何禁術而
欲制我乎復語其減輩獲曰君家如此行徑不可留
矣其聲若出畫中也語未畢道士裂睛上視持劍自
抵其胸反走出門家人忙怖號叫急謀焚毀此畫俄
頃晝晦忽有怪風暴起雲埃四合弥漫一空移時朗
然聞其像神如洗矣隱隱漸失所在久之空輒而已
里中數歲小兒並見絹衣神女羅襪行空而去士人
歸驚訊其事方悟神仙之遊臂粒不查氤氳不散者
經月悽恻宛轉凝望無聊廣延畫師好手數十家重
寫其真莫能髣髴於是乃止終身不復琴瑟爲好事
者賦無題數章紀之余記其一詩曰玉京仙路杳冥
冥鳳折鸞飛去不停泣盡雲軒何日返教人道恨失
丹青此于唐小說中真避劍及黃花寺壁寧王畫
馬化去之章千載合轍矣豈解元之畫神妙通灵一
至是乎張文煥秀才親見其事說之

陳朝後主妃墓

萬曆中江南大旱之歲丹陽縣開家湖水涸居民刈
藁其中鍾下鏗然有聲深之三尺掘得一古石函
中有沉香棺木懼不敢發仍覆高其家五子延姚江
先生爲師密謀于先生發之既剖見棺中一美婦人
開目却活肌膚容貌儼然如生狗物形製都非近世
有而指甲與髮纏繞編棺矣惟衣服觸風成灰耳自

稱是陳朝後主妃，葬于此鍊形千年，命合更生，不知今何代也。談說亡國時，歷歷可聽，欲振衣而起，眾以為鬼，乃推刃戕之，歎息而絕。推尋其墓之側，有古碑在，先生驗之，果然。後為隣仇所發，縣令取丹陽志考求其地，委有陳後主妃墓焉，悉以劫賊論，至抵死，幸先生碎其碑，事遂寢，而沉香棺沒入庫中，至今尚存。蓋修太陰鍊形之術，而功滿當昇者也。

沈休文女墓

萬曆庚寅年間，吳興西塞山中一大古墓，山民發之，十餘日乃開，中有石誌，識是梁昭明太子妃沈休文女之墓。既得，持棺遂破，見一好女子，顏面如生，被髮長，髮旋繞其髻，金冠繡裳，如王妃服，製棒髻，有大白簪，長可徑尺，紫磨琥珀，宛在臂間。急呼曰：某得大陰鍊形之術，數千年已滿，今旦暮活矣，慎勿傷某體膚，將重報汝盜不聽。急攘其臂，間跳脫不得，因斫數刀，臂斷遂絕。得其中寶玩可萬緡，是夕感夢于縣令，祈求理寃，令即余友袁君光宇也。遣吏往驗而已，竟不收問。其事遂寢，盜發棺者無疾而死。袁君旋擢為尚書郎，治河張秋，以河從悞罪，一夕暴死，人咸以為陰譴云。吳人王徵君穉登嘗賦吳興竹枝詞以紀其事，詩曰：沈休文女昭明妃，陵谷千年事已非。盜發墓門取宝玉，生時花貌葬時衣。有工字研為哀令取

去，玉簪今在嘉禾沈司馬思孝家。王先生曾見之，白如脂肪，云是道簪，非婦人飾也。相傳西塞山脉所縮最高處，有娘一廟，莫知所始。妃墓在焉，娘一即妃是矣。

紫霄宮道人

萬曆初年，有一雲水過吳門，自稱紫霄宮道人，膚革如錢，足跣不着履，每夜露其頂，危坐中庭，時方積雪凝寒，了不為異。其隨行弟子海雨，善行草，說是楚諸生，或云道人即玉虛子也。姓李，能於掌握起風雷，造集仙樓于武當山中。昔游長安，春官侍郎韓世能師事之，後隱去，莫測所終。陳旃說。

孔道人神美會禪師立命

滇南孔道人，不得名，修髯偉貌，飄若仙者。得邵子皇極教，正傳雲游江南，至嘉興縣，舍于慈雲寺。時秀水袁黃儀鄉，因早喪父母，失業，將棄業為匠，適遇道人于市中，敬而禮之。道人語曰：子仕路中人也。明年即補邑諸生矣。何不肄業，袁告之。故引之歸家，試其數，每言小事無不必驗。遂起名場之思，謀于表兄沈稱，言柳海谷先生在沈家設帳，送汝寄學，甚便。袁遂禮郁為師。道人為袁起數縣童子試，當十四名。郡試七十一名，督學試第九名。明年赴考，三處名數皆合。復與之卜終身否泰，言某年考第九名，某年當補

原某年當貢、後某年當選四川一縣令、在任二年半即宜告歸、五十三歲八月十四日丑時當終、袁偉其言拜而受教、是日改號了凡子、蓋悟立命之說、而欲不落凡夫窠臼耳、明年秋官考太學科舉、道人美定第、三、忽考第一、其言不驗、而秋闈中式後、行善事如故、竟生子登第、授寶坻縣令、五十三歲時、安然無恙、後官至禮部郎而歸、平生休咎、毫無驗者、表因著省身錄、示其家兒、竟以壽終于家。

北京神相數

武宗朝、江陰大豪周撫、字安卿、家財百萬、廣結朝貴、入質太學、因赴舉、詣京師、聞西山真空寺老僧神相、與駙馬隆平侯、三人一等、極來、聯騎而行、既至、老僧迎門、三人拱揖而入、僧相駙馬曰、金枝玉葉、帝子姻親、相隆平侯曰、昨土分菜、勳臣之貴、後相至、撫歎曰、富長者、可惜、可惜、好匹大紅羅、只是尺頭短、君可至四十二矣、時年三十、有六、撫聞斯、促報、急理、蹄鞍、部署家事、以待死期、至是歲、果無病而亡、恨失老僧姓名也、世廟中、京師有神數馮瞎子、開肆長安街上、初不知名、時新鄭相公高拱、方居首揆、掃門無客、馮忽詣相府前、踐溺、其下虞候數十人、蜂擁而至、訶是何人、共相責問、馮奔首云、莫攔阻我、相公三日後且去位也、衆以為狂、新鄭偶在堂上、聞此說、默然不言。

戒左右善道之、果三日而聖怒不測、下罷相之命矣、新鄭既出順成門、急使人四出追覓馮瞎子、時馮已束行李、候立道傍、曰、相公無憂、不出三年家居、尋當召還政府、某送相公至家、仍伴來京也、新鄭抵家、終三年、果有後命、馮與俱入長安、廣蒙薦引、致數萬金而歸、此太原徵君說。

猶園卷之三終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小說家類

繪園第四目錄

仙幻

乩仙

降雪子下壇詩

羅襪仙子即事

鶴咏使自題

知幾子下壇詩

羅襪仙子命余出交梨火枣題賦

又題梅月小景

鄧玄岳詠寶劍贈錢子

絳雪子還蓬萊山

又題虞山七檜

虎觀使辭壇詩

安期門下鶴咏仙班別署霍上先生自題其

乘鶴像

周岐鳳下壇詩

黃石公画黃石圖因題贊于石上以贈錢子

又題北橋隨履圖贈錢子

後至一仙云適從蓬萊山醉而至也署曰醉

仙題酒酣放歌首四句

白雲頽

雲門山人

孫侍郎

神仙酒

虬仙

廣仙

蒲仙

垢仙

夫子李

斗蓬張

菜頭張

銅瓢張

白尊師

李大瓢

李半仙

草慈

翦頭仙人

樵陽子

玄洲子

席生一

衡陽山人

周箕

衣繡人

郭道士

周明經降乩記

許生

白雲先生

孫道人

祝老師

彭幼朔

慧虛子

利瑪竇

瞿道人

江生

神巫

蟠批會

荔枝少年

賣薑翁

席生二

葛承奉

玉龍山傘戲

繪園第四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錄

仙幻

此仙已下凡二十事

世之言此仙者多矣如余少時目擊則近信而有徵者然或以為紫姑神或以為詩鬼余時與名賢達士各窮其異即非上清高真必皆南宮仙客筆端韻語靈氣燁然錄之以廣井魚之聽矣三十年前與沈廉訪之子椿年秀才肄業秦陵山中秀才余姊夫也極好扶鸞其族人雪帆子所傳授者後兩沈生皆少年夭死遺有符呪書本一箱並是虫跡鳥篆文字黃素書古漆軸余悉取而焚棄之今所記降乩之詩僅十有七首此仙嘗為余寫蘆花仙桐卷子題百字令長句及五七言短歌感誇一生祿命後竟不悔亦不能盡記憶矣所降仙人皆有別號一曰降雪洞天使一曰黃石公一曰安期門下雀喙仙斑一曰虎現使一曰知幾子一曰醉仙一曰鄧玄岳一曰周岐鳳女仙一曰羅襪仙子

降雪子下壇詩已下皆七言絕句

絳雪紛：點翠苔忽傳青鳥信音未蒼星已遶玉闌
口接餉蟠桃齒頰開

繪園第四目錄終

繪園 卷四

絳燭緋羅吐焰奇，謫仙奔賦下壇詩。明晨奏草玄元殿，奪得東方宮錦帔。

羅襪仙子即事

隔簾燒燭爛如銀，隱映絳星出絳濱。獨韻三山鶴背笛，吹殘人世幾紅塵。

崔喙使自題 已下皆五言絕句

洞裏日修真，紅泉滌世氛。酒醒棋一局，不遣世人聞。

東方朔告漢武帝云：臣往取東北地芝草，乃隔紅泉，不得渡。

知幾子下壇詩

春光到百卉，余方醉瀛洲。一聞香篆結，跨在洞庭秋。

羅襪仙子命余出文梨火枣題賦

仙家愛梨棗，採之餉群真。絕勝金母桃，結實空千春。

又題梅月小景

月色何佳哉，乘烟駕崔來。梅花香雪裏，百鳥韻齊開。

鄧玄岳詠宝剑贈錢子

豐城有靈劍，飛入虞山阿。劍上星斗文，向子胸前羅。

絳雪子還蓬萊山

五雲擁蓬萊，雜唱玉樓開。錢蓮一發曉，琪花落滿臺。

又題虞山七檜

虞山冷紫烟，星檜七株傳。龍蛇影落地，冷然吸丹泉。

七檜之傍有葛洪煉丹井，故云。

虎觀使辭壇詩

更籌已報四，雞唱又過三。鸞軒在前路，跨崔啼烟嵐。

安期門下鶴喙仙班別署官上先生自題其

乘鶴像 已下皆四言絕句

穀振冰寒，羽擊三清。乘之一去，九見涸瀛。

周岐鳳下壇詩

久墜人道，總登仙跡。俛仰塵世，已成今昔。

黃石公畫黃石圖，因題贊于石中，以贈錢子

穀城之類，下有黃石。天地不朽，此石不泐。欲鑿吾照

爰徵茲筆。

又題北橋，隨履圖贈錢子

欲樹奇蹟，先死競心。北橋故事，永為良歲。

座中後至一仙云：適從蓬萊山醉而至也。署

曰：醉仙索筆題酒酣放歌一首，但記其首四

句。

我若白玉十二之金城，面：群峰拱而立，下有萬頃

飛花波，點作醪，御供一吸餘不能記。凡此皆信筆而

成，運此如飛，味其玄韻，研其妙旨，自非凡下陋才所

能構合也。夫詩鬼故自有之，如周岐鳳，自云成化間

人，往：署名曰江湖散人，庚巳編志怪錄並載其降

此語，不獨余所目見矣。

白雲韻
婺源潘堡鄉士，燕號雪松居士，成進士後，有乩仙白

雲穎者常隨之密室、嘯詠相屬、滿自謂與御風者游矣、記其題嚴州建德縣唐寡婦詩二絕云、枯朽不成眠、嚴寒午夜天、衣裁無婿着、課子當金錢、比肩瓊作雙、並蒂空留核、欲識嬌閨心、嚴灘一片月。

雲門山人

陸雲門、太原徵君婦翁也、曾為秀才能詩、貌清癯、余嘗識之、太原齋頭、後以壽終、近里中有扶乩致仙者、題詩畢、請問姓名、遂署曰雲門山人、而其詩亦清逸、有韻致、彷彿平昔之作矣。

孫侍郎

天官侍郎孫公繼、集謝世一年矣、近梁溪某大家、以他事召乩仙降壇、則宛然侍郎筆也、書云、吾與諸神共游龍泉菴、偶過此、寄語寒家、京師消息將至、吾已有陰有贈矣、不十日而北信至、果下陰贈之、與矣、侍郎平生不談性命之學、而神清韻雅、玩采游玄、真世上逍遙仙官也、宜乎灵爽不昧、遂凌紫霞、吳司教親見其事、為余說之。

周明經降乩記

萬曆甲寅秋七月二十日、南濠王一統秀才、于家設壇召仙、至則女仙劉采春也、乩題云、余在蓬萊山、飲九醞酒、焚蘭荃香、與李郎圓茶、適白宦雙、鼓翼而來、稱有能詩者在座、欲廢歌耳、問李郎為誰、則采

石江頭捉月人也、問在座能詩、則蔣君鉉字伯玉其人、也、問劉采春非唐朝閨秀乎、則題雙燕、不知賜欲折之作、已又題不喜秦淮水、絕句、題罷、各問功名事、答語類古識文、迴環讀之、義不可解、因自叙其家世、履歷、顛踣云、兒本浙西錢唐人、劉元之第四女、阿母陸媪、善音律、好讀書、且能詩賦、感有文彩、搗箏鼓琴、藝無不絕、在唐時、有劉內子、卓憲集行世、故留在山子王氏、至元初、兵起、帖亦兒、百花率其眾來攻鹿林、而此草遂燬于烽火、不復傳矣、兒十歲時、即能于阿母、鄰上口占成詠、年十八、已著詩名、唐匡世者、京都富豪也、聞兒名、厚遺金、繒因媒、爰娘強納、聘于家、予與家慈、從屏後窺之、直銅臭耳、以死謝之而去、後二年、乃歸、秋即、秋即風儀才調、並神仙中人也、偶于路傍、彼此目注、遂荏苒同心焉、兒年二十五、而阿母長逝、摧損無狀、不知有生人之樂、便委家事于弟大德、而身與秋即、逃入深山中、遇異人、授修性鍊形之術、食松柏實、身軀漸輕、時亦能乘虛御風、最後遇赤松子、王子喬諸神人、隨與俱去矣、其說詳委甚繁、茲不曲載、乩又忽動、降書云、錯教婢子上簾鉤、此非蔣生詩乎、問仙姑何以知之、答曰、汝宗道一統笑曰、汝宗吾良友也、上賓之事、有之乎、曰、汝宗已任玉清宮掌記矣、一統問汝宗可致乎、曰、可、于是更焚符呪、頃之

此運如飛云、弟周胤昌、白、往與二三兄弟結欣賞社、
 相愛相親、情踰骨肉、方欲周旋左右、奈生不逢辰、道
 此長別、上有高年兩尊、中有良友姪親、下有孤兒寒
 婦、一生事業了無究竟、可悲可痛、弟今在玉清宮掌
 文書、近聞劉母病甚、寄聲昌伯、且托致謝陳允清已
 又言申相國今得生天、曾笑一統問汝宗、天上有酒
 飲、亦答言上帝一日賜三杯、然勝人間三升矣、疾書
 有事欲去、言已寂然、劉母則同社劉昌伯母也、今方
 篤疾、負床允清、上舍為周君營葵棗、贈孤養、敦義甚
 高、而申少師公果以十九夜寢疾而終、既殮、項猶溫
 識者知其生天無疑、始驗此書之不謬焉、王子符子
 並別有記、采其異者著于篇、

神仙酒

亡祖駕部府君、夙慕至道、別署宗賜子、每歲過四月
 十四仙誕日、必就家展回仙像、以名花美果薦焉、常
 半月之前、先釀白醪于床頭、俟其熟、壓以成甌、戊子
 年、缸甌中嚼二作桃花乳、命余侍飲、余敬問其故、府
 君教云、神仙過門、則酒亦也、余從沈生扶鸞、請仙夜
 既、半席間所薦之酒、悉變為丹霞、後余移寓郡城、種
 花池上、亦常造酒祭呂翁、啟視缸面、竟成珍珠紅矣、
 家人以為仙過不祥、後竟無他、又壬寅年冬、浙東丁
 望雲家蒸秫釀酒、忽作絳色、異之、已視甌中、則一層

朱一層白、相間至底、尤可怪、

許生

許生不詳名字、善召仙、能于瓦上點藥、化石為金、剪
 燈花、煎出黃金、白銀、種、甚奇、

甄仙

武夷山接筍峰下、幔亭場中有歷朝以來甄仙、共十
 有四人、居民供養、藏諸石龕中、每歲大旱、迎歸其家、
 禱雨立應、賽謝畢、明日將具簫鼓送還、故處則甄仙
 夜半自歸、場中石龕不失位次、其靈異往、如此、

廣仙

武夷北山有水濂、四十里、行至山麓、攀援而上、如在
 半空、遙迤又過水濂、道院遙見一龕、石鐫中、訊之道
 士、曰、此嘉靖十年廣信府甄仙也、俗呼廣仙、其貌清
 癯、肌如脂、目如電、皮毛爪鬚、宛若生者、有御史某采
 訪其處、題曰昇仙、高君承先自閩中歸、述其事、

蒲仙

蒲仙者、不詳何許人、或云即上海高橋朱乞兒也、少
 為人傭保、俄辭主人、行乞里中、冬夏無衣、露處人家
 籬下、雨雪不侵、取蒲囊五六、領連綴而裹其體、因呼
 之為蒲仙、嘗在嘉興城東六里街上出入、往來不擇
 淨垢、每天將雨、輒臨水自澆其蒲囊、以是徵驗、里中
 有疾病、摘蒲施之、有湯服下立愈、或有母患癰瘻、往

叩蒲仙乞葉便撒溺于地、令其刮溺泥煎湯進母、如
言六愈、衆以為神、一日過湖州村落、入人家乞食、其
人已入山、販茶、蒲仙在其家食畢、因熟卧于簷下、氣
息如蒸、抵暮、索筆題蒲仙臥此一日六字于壁間、而
去、及販茶人歸、云今日入山、遇二虎、幾不免、踉蹌而
還、見蒲仙于塢口、扶兩狸置于肩而出、安得臥此地
乎、後乃悟山中見者、是其飛神所扶之狸、即二虎矣、
歲餘竟不知所之、

垢仙

垢仙者、姓劉、名黑、東齊人也、萬曆三十年間、由泰
州渡江、來游虞山、止泊無所、衣服渾弊、狀若風狂、號
為垢仙、每行市中、群犬競來、微逐、俗又呼之為狗仙、
矣、路過邑丞導從、箕踞相視、丞怒、命左右執而笞之、
衆驅逐、遂入姑蘓城、坐于北寺前香華橋下、晝暝
夜露、蓬首穢形、見者咸笑為瘋、每風雪連旬、市人慮其
已死、就視無恙、氣蒸汗流、然未之深信也、太守相
聞而來訪、礼貌甚恭、時公方有家事、憂不能決、詣請
問、忽高聲叱曰、何不速了却會、上方特旨召公再
入政府、兼教撫、臣勸駕、公屢辭不許、因從容質之、忽
又高聲唱吳歌兩句、云、朝裏官多壞子法、姐為多郎
亂子心、自是吳中知有垢仙、然之者衆矣、歲餘忽不
復見、尋求在齊門外陽涇橋、後住太倉、最後到松江

黃浦、老幼圍繞之、便走入蘆花叢裡穴地而坐、委曲
隱蔽、不火食者經月、時取生魚噉之、村民共以為
神、華亭朱進士國華、方舉于鄉、造而請為垢仙曰、汝
是庚戌進士、慎勿多言、朱叩其道不已、曰、吾有弟子
方接頭、在蘇州城東、可就而問也、忽一日、無病而卒、
村民火其屍棺、鬻骸燒赤、大如火毯、停數日、有人見
其坐沙灘上、折蘆一枝、掠水而去、方接頭者、城東織
机人、曾出錢施垢仙、垢仙授以道要、因委妻子出家、
相從俱去、亦能書、曝赤日、夜沒于水、盡得垢仙之術、
與其徒潘酒保、周文秀等七八人、往來雲間、俱宿風
露中、餐霞吸瀝、朱進士姜孝廉諸君、共為買地、奇女
門內、造老君廟居之、事在四十二年間也、

一說垢仙常自稱張明珠、談人間事、無弗中者、惟刈
北禪寺前麥、不信、旬日間、雨澆爛、麥不及收割、姜江
王夫人卜女、娠何祥、舉其陽而之、左右毆擊、後果生
男、迎歸園亭、供養、重門深鎖、忽失所在、推求野外、復
載而還、趙祖美問、謁選何官、叱曰、承當先做壽官、趙
三月病卒、方驗壽棺之言、渡劉河、自沈于水、以為死
矣、停數日、復在黃浦灘上、後忽稱病暴亡、村民以蘆
蓆裹尸、棄之河濱、風雨漂溺、不知所之、停數日、又復
在岳王廟前、王小選士、駢相從、問道、多通宗旨、竟莫
能測、嘗呼方接頭為堯夫、而不名、方居吳中、柳林寺

一日殿廊下見空中葉墜拾視之師手筆也悟當行矣急詣上海參謁撫其身肌滑如脂誤以爪傷血出皆白乳化後有人見之柳上凌波而去

夫子李

夫子李者曲阜縣人傳是故衍聖公也禪封爵于其子遂變姓名入武當山草栖于玉虛宮穆宗皇帝嘗遣人物色之詔歲給廩粒命貴人供養于山中今上登極至今恩典不廢一日李忽語中貴人曰吾久留此山糜費國家資糧無益于事明日往雲南去也中貴人曰師今年舍此而遠遊不以奏聞于朝可乎曰要行便行安能待王命下耶中貴人陰使道士守之其夕偽病死深相怪嘆明日給棺盛殮葬之于樞木岡岡形長七十里後三日有人見李在山下酒家持杯倒飲自云將往雲南怪之問曰師是夫子李耶猶在來昨傳山中送葬者何神人也李大笑掌其頰曰少年莫浪說于是潛遁而去衆詣中貴人具言之不信涉岡發棺惟一靴草履子存焉

斗蓬張

斗蓬張者隱武當山燭湖修行山中猿猴常采名花異果釀成美酒獻于斗蓬名曰猴酒蘇州山塘吳梅鄉入山求道斗蓬賜之一杯醉經三日其後斗蓬過吳昌門從梅鄉乞齋梅鄉出家釀一罌重七十斤

為獻斗蓬曰某今獨飲不敢累諸君相陪也於是裂去鴿泥罌裳而踏其上少頃口呵出氣三口遽起還視其甕空無滴矣

菜頭張

菜頭張者山東人也故世曾後為禪符兼官雲水喜嗽生菜頭俗呼之為菜頭張矣

銅瓢張

銅瓢張者陝西人也未詳氏族故嘗為右方伯雲游湖海以大銅瓢自隨因而得號

白尊師

白尊師者相傳是白香山後裔以其勝國時人或呼白元人訛為白猿神矣結廬天台白玉庵舊名道行高古問頭陀師事之

李大瓢

李大瓢者住茅山授變幻術百三十歲矣

李半仙

李半仙者徽州人也由太李為質郎後棄家隨問頭陀雲水出無瓢囊亦不見其所常携帶藥物惟善採人身中元陽應手成藥粘鬚觸類立能返黑還童人以是異其神變呼之為半仙矣住茅山年九十三歲

草慈

草慈者雲南人也有道術後不知所之或傳武當

山瓊臺現側有慈道人東既何自嘗見而問道未委是一人也兩人也

剪頭仙人

陝西延安府葭州深山中，有剪頭仙人，新粒不食，日飲淨水三碗，以為常。天渴，俱絕，間用法水療民間疾苦，甚有靈驗。其水止取一滴，入淨瓷罐中，携歸則盈罐矣。煮服之，應手而愈。由此遠近稱神。有司上其事于延綏開府鄭汝璧，檄閩大帥李如樟，數遣官吏入山，敦請車騎，旁午于途，不至。最後以裨將往，強之出山，既達榆林城，時萬曆甲辰冬十月，西北極遠地，且凍矣。眾見仙人氣如蒸，面有微汗，視其貌，可十六七歲少年，身披百結衲，頭首戴七星帽，以七金鈴綴于帽簷，故曰七星。又用金圈束其額，金環貫其耳，髮皆鬢，黑髮起，一如頭陀之狀。俗因呼為剪頭仙人。仙人見中丞元戎，抗手長揖，叙世間賓主禮而已，揖罷不登席，坐便結跏趺于地，叩其胸中，古今事無不曉。暢二公大驚，幕下賓僚無應對者。時有東瀨四明人吳一鯨，頗稱博洽，方客中丞幕下，中丞命往質難之。仙人與吳生酬論，遂古以還六合外之事，吐納如流，傾漱倒嶽，一鯨聞所未聞，中懷悅服，口屈不能置。對衣纓附注，咸謂仙人周游八垓，淹貫千古，言非孟浪，皆為誕章。誕大也，出漢書。雖張茂先之博物，梁杰公之談

獐園 卷四

奇哉以尚矣，偶論宋史及咸陽冤死岳家父子事，仙人輒大慟，淚下如雨，明日復語及，又慟如初。座人或微時，事不對，叩以國家運數，僅答尚縣遠三字，餘不肯言。是日中丞移仙人于城西玉皇閣住，外雖深加欽敬，陰使人守之，日惟供水三甌，他無所須也。軍民求法水者，絡繹喧填，門如霧市，俄而法水不給，仙人索紅棗代之，開府大帥各送棗二石至，遽命置于閣下，不須舁上，乃召病者登閣取棗，仙人出棗于袖中，次第給散，其下八筐之內，空無有矣。中丞益奇待之，常奉茶禮，因屏左右，私質其姓名年紀，仙人默然，不得已強應曰：姓周，晝夜環衛于閣上下者百餘人，是夕逸去，不知所之。眾皆惶惧，二公相顧失色。數日後，撫帥兩府內，各見空中墮下名刺一束，中有周三畏拜謝五大字，餘並空紙。因知三畏是宋朝賢臣，相傳秦檜先曾命其勒鞠武穆之獄，三畏棄官入山，後乃使万俟卨羅織而成仙人，即三畏之本身也。夙考正史，不見其說，豈五百六十餘年未嘗死乎？後榆林人服其藥者，終身無病，爭給小像，龕于家，初仙人乘白驃而來，遂画乘驃之像焉。

樵陽子

樵陽子姓雷氏，名化緣，或云孔文進士之孫，西川大足縣人也。初生時，有僧乞食于母門，遂名之為化緣。

生二歲父母相繼死育于安縣民陳和家十餘歲陳夫婦亦相繼死展轉寄養于灌縣之青城山下童老家童老家亦貧無以自食化緣衣破腹空寒色可掬日入山採薪以給灌縣人人見化緣負薪下山輒持一升牛升粟來易化緣盡所負薪與之便去亦不爭較往來出入艱苦不辭連年如此一日天大雪誤迷失道陷絕壑中積雪可六七尺許望見蒼崖古木若在雲霄忽有白鬚老人荷拂而來引之起同行亂石間至一大樹下相與盤憩少頃又一紫衣老人修眉便腹策杖于前亦來共坐三人常斲黃精生餌之漸竟不飢耐寒輕捷如是者累月二老人忽指大樹下而告之曰此是子前身脫化處也出囊中一神枕若履子大授化緣枕之化緣既覺惺然而寤遂起坐于石上嘆曰大奇大奇于是二老人下地作禮而拜甚恭尊之曰樵陽子而不名後灌縣人驚傳其事皆呼為樵陽子矣徘徊之間忽失二老人所在化緣自此誓不出山終日結跏趺危坐大樹下耳中隱隱聞隔谷鳴琴之聲或時聞人語窮而跡之寂止有也又數月人有逐伴入山採樵遇見化緣敝衣蓬首形如枯木頽然識是童家負薪兒相與大怪異之事稍聞于灌令灌令景君愛奇之士也暇日屏車騎與二三賓客左右徒行入此山中涉溪登嶺攀楨忘疲乃

至大樹下具問所由化緣曰某前身託此樹中今乃得復形為人耳今遂命伐樹操斧未下忽樹中聲震如霹靂火生其腹剖然洞開見遺蛻高身著布衲髻頂鍍冠腰繫黃絲縑枕未爛頭枕一劍柔可繞指髮垂覆額已長丈餘指爪盤旋環其足矣尋復于蛻傍得石匣中有券其文字皆古篆丹砂所書循環反覆竟不曉其義理景君與賓客左右各驚嘆而還遂下令製龕以奉樹中遺蛻築菴居樵陽子灌縣百姓翕然敬事之以為師數年前來游江南自梁溪至姑蘇屈于武林之西湖俗流多不識梁溪士大夫稍有一二接過之者然其見衣冠大僚士族子弟亦不為禮所酬對甚簡只教人于心地上領悟宗旨而已世莫能窺其詣也未一歲而還諱中丞袁鉞西川時常為樵陽子建大通觀于青城山下至今尚存

玄洲子

玄洲子姓衛氏莫知其名洛中人也貌奇偉身著破衲頭又自稱一衲道人嘉靖中山陰朱生啟賢為太學生徒家饒貲財廣延方術之士道人常過其家時詣學士大綬林居其長即寢瘵積年眾醫治之皆云不及活道人謂朱生曰吾能起之但惜囊中藥盡止存六分可延六年耳然吾與語見溪上一角妓往還情屬謀欲擅之非百金莫辦子為我居其間朱生

曰藥能活人足矣慎勿言六年事也遂往告學士學士曰出百金以延吾兒旦夕之命尚安惜哉趣延道人至深加接遇道人入臥內審其幃而視之驚曰氣息奄奄元神散矣明日五更且死奈何急索婦人稠乳半杯置案上即于肘後摸一小銀壺盧傾出神藥兩方寸七色紫而細研其末投其乳中曰服此三分當蹶然而起若下床足不著地再進其半行如飛矣患者鼻端聞此奇香啞然作聲曰莫不有仙人相救乎左右應之曰果仙人藥也急命進強灌入喉以舌舐而盡之有頃見其骸在衾中漸能蜿蜒俄而求食與之薄糜復良久遽起坐便欲下床而兩足蹻然果不能下于是左右奔告道人更求其半進之方設酒食之具于兩廳事前長即忽馮侍者肩直詣廳事謝受更生之恩道人遂留坐中同飲一畢其家出金八十兩繒綵十匹再拜酬贈而去朱生于途中私訊其藥何名道人曰此即仙家九轉大還丹也李少君所謂鉛錫投和而黃金克成刀圭入喉而凋氣立反藥方猶然况其上者朱生曰六年之說然乎曰戲耳此藥果能長生也還家懇請其方道人曰知子好道奈何斬之乃脫下破袖頭拆其背縫中丹書一卷標有金字一行曰許旌陽尊師石函記付朱生令于淨室齋心三日馮其要訣寫畢收藏如故明日將之語

兒溪上因告別朱生復贈道人三十金生雖受其真秘然不能修用復以其書授之玉霞子此道人娶妓為小妻俱入羅浮山中云也

席生

席生者號小棠散人不記名字廣平之曲周縣人也少為肥鄉張金吾家狎客聖標之先將軍幸之常令侍飲不離左右忽委妻子出邊關外雲水數年一日挾兩翦頭胡維歸張氏不知其奇也家有燕會童子攜銀壺溫酒席生遽奪其壺投諸井中童子泣訴于主人舉家詬罵以為病狂席生曰無草三請于爨下索之眾共走爨下布覓無有忽聽釜中有湯沸聲徐舉其釜則銀壺宛然湯中酒已溫矣渴之不少涓滴旋復命左右取酒盛滿壺中用紙九塞其壺口去壺蓋倒合席間亦無涓滴出于是遠近驚傳無不大怪異之行厨諸物水陸畢致以空衣承之而得惟金銀不可取然一著其手雖鎖鑰櫃中已在其懷袖間矣每當月明之夜輒呼酒大嚼召羣鬼舁輿擔簾而出周游名山不止一處既歸取鬼所擔簾發之出其地土產之物以微于座人或莫測其理也久之復走塞下遇虜至軍中大戰賴席生陰遣神兵驅虜潰而退大司馬嘉其功署為京營小將中貴人聞之日夜誘說逼之傳術生固不肯告中貴人怒因其昔年有

扶胡維事，乃使人上書誣告，構以交通外夷之罪，有司驗無實跡，止于遣戍遼陽而已。尋遇赦還北平，告親故言當入衡山祝融峰下，合軒轅九鼎丹成，然後出自，杳杳然無聞。

衡陽山人

衡陽山人，瑒生，善五雷請雨法，不用設壇禹步，但拈片紙，立書五符，口中誦五呪，雨大注矣。叩其術，乃從北方真武借來，初非自天而降也。瑒生坐致行，厭不用符呪，以衣從席下受之，或索椀椽下承珍果，美饌羅列滿前，座客無不醉飽得意而去。

周箕

周箕，南浦，夙志學道，樂誦道德黃庭符誥經，精勤不怠，而未獲窮其指歸，但能焚香牕下，日誦千遍而已。曾遇異人授希夷睡法，自云睡中常作游仙夢，名山洞府無不歷焉。曾飛神至青城山中，遇懸崖絕澗，凡十餘處，烟雲鮮媚，花木繁榮，異獸珍禽，能敬善舞。訊其地曰：此太上老君說經處也。周生親遇老君，叩頭陳乞，老君為解谷神二字，義奧言深。周生跪而受之，且誠以早來此間，見石案上置古經一軸，字如鳥跡，署曰玉清秘籍，不及考問而返。服膺玄教，至今不忘。當其睡也，每五、六日，或七、八日，方覺，家人莫敢呼也。如此數年，漸能絕粒咽氣，經月不食矣。丙申中秋

余過周生于西湖片石居，生布席斷橋之上，以酒為勸，劇談痛飲，至夜分，月向西行，余醉倦思寢，遂入寺。黎明遣問周生，尚以石枕其首，單衣新臥，風露中氣如蒸，莫測所自。

衣繡人

楚西荆澧之間，有一異人，著七梁冠，身衣綿繡，容狀甚奇，古腹如斗大，鬚長尺餘，若五十許人，皆呼之為醉叟。隨行唯一弟子，手携黃竹籃，中盡貯乾蜈蚣、蜘蛛、癩蝦蟆，及一切蟲蠹之屬，人或窺之，無不駭走。問其所畜諸毒何故，答曰：天寒賴以佐酒，此物亦不可測。致也。市中童兒，爭覓毒虫數十種，見異人飲時，悉以乞與，皆擊而生嚼之，如得未嘗噉其蟲之極細小者，輒浸杯中，頃之與酒俱盡。蜈蚣長五六寸者，則夾雜以松柏枝葉去其鉗，生置口中，亦爪爭獐，蜿蜒鬚鬚之際，觀者股慄，咸大怪之。多有惶怖逃去，異人恣意飲啗，似有盈味，嘗曰：蝎味最美，惜南方所無，蜈蚣亦佳，味又次于蝎。蜘蛛則以小者為貴。諸虫中，惟蠶不可多食，多食悶人。一日之間，嘗過十餘家，飲更不殺食，盡日沉酣而已。或于古廟中醉臥三日五日，或宿人家屋簷下，口中常提萬法歸一，歸何處，入字，行住坐臥，斯韻不忘。言人往來，率多奇中，人以奇禮相若，便欲出門，及置酒，又復欣然，乞一醉，然後去。

也。小選袁中郎赴官，曾見異人于沙市，自後莫知所之。中郎為作醉叟傳。

郭道士

北京神鶴觀道士郭蓬素好道，積功累行，辛勤有年。六十歲時，遇一異人，蓬素欲乞長生之訣，曰：「未也。」更二十年後，吾當點化妝，今且先尋外護。時富平孫尚書方在臺中，郭聞名，便往詣之。尚書許而未之奇也。其後蓬素八十歲，異人復來，曰：「吾度汝矣，寔其術皆房中補導，名為接命，後入西山，芥火半載，出居觀中，鬚髮返黑，面如二十少年。京師人無不驚異。尚書便作札而拜，深加敬事，得其術一二焉。郭今尚存。」

白雲先生

辛卯年于燕市酒樓，遇一異人，龐眉美髯，神姿清古，方岫幘，揮扇望見余，在隔坐，亟呼同席對飲。視余，啣杯戲額，便曰：「此酒豈中江南人飲，莫思蓮香白喫否。」余曰：「蓮香白，即吳下小兒，那得到此中。」異人曰：「易耳。」俟少間，客散，為子設之，趣呼酒傭，汲潔淨井水，一大壺來，須臾水至，異人便于肘下囊中取出粒葉，狀若枸杞，于柳壺中用綿帛封固，謂余曰：「少待，頃之座人皆星散矣。」余便問先生從何處來，異人曰：「適從終南山來，偶携得白雲一縷，請出贈君。」復于囊中掣小葫蘆，周遭紙絹封裹，呼余，鍵其揜，意用手次第揭開，葫

蘆有雲如篆煙，裊裊上騰，逡巡漸作紫色，氤氳旋遠，布滿空中，食頃，其雲穿窓隙而出，急命余開窓，曰：「酒熟矣。」啟視壺中之水，盡為芳醪，不覺芥人齒頰，連呼大白浮。又曰：「莫學俗子飲，啞酒不歡也。」袖中出木刻婦人，置席上，長可五寸許，眉目分明，手足能動，服飾窈窕，宛如生人。令其持杯至余前，勸飲，便叱使跪求盃，如不盡，不起。少為急，收入袖中，曰：「恐客中春心蕩也。」余時偶携得李蓬頭星書在袖，因出，甲子呈異人看，第稱曰：「郎君好踪跡，固叩之，則曰：他日聲彩極振，但目前尚有重厄耳。」余謂蓬頭笑中焦狀元，名赫都下，先生曾識其人，亦異人笑曰：「那得識，此輩是嚙語漢，不足聽也。」酒盡別去，請其姓名，不言。第書一雲字于余掌中，余笑曰：「名號豈止一字乎？」便當呼公為白雲先生也。不離店門，倏忽相失，明曉重詣其地，消息之不可得矣。余由此遂缺歸計，不半載，母死，身進危疾，幾殆，一如異人之言。

孫道人

孫道人不知何所人也，常被髮佯狂，游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叩其術，明于補導之要，能飛沙撒土，吹入人家屋宇中，無不以手掩目，開盤中器物，較之，有聲，又能嚼墨噴人，忽粘肢臂上，雖重裘之內，斑斑悉成點誌，又能搬運市肆中物于袖，引出鮮鯽，鯉諸

魚數十頭、付厨中烹以共食、一日裾下忽作羊鳴、乃
出一牡羊、遽欲走、遂牽于市賣之、乙巳春、董學士
入楚督學、柳上諸君送之、共餉酌昌門外范家樓上、
道人來眾求試法、乃撮出福橘十四枚于袖中、分而
嘗之、余亦在坐、後一日過余里門、為小妓所侮、孫預
視賣批人擔云、借汝一蔬、遂拾以擲其面、妓者右頰
立時赤腫如堯大焉、楚不可忍、遂復哀禱、乃索杯水
呪之、三嘆、其腫漸消、都亡所患

祝老師

祝石韋有異術、楚人尊之曰祝老師而不名、蓋高道
者也、應城楊給事漣、少讀書大洪山中、寢瘵經年、骨
消肉盡、自分不起矣、過師出刀圭之藥、起之後、疾并
發、師不得已、復畀藥如初、訓諄誠切、皆至言要道、給
事病由此漸、得瘥、師覺其神玉、趣使復修公車之
業、擔簦赴秦、既獲雋、又勉之計偕、識云、汝功名在三
口、莫測所謂、後鄉會主司是孫如游、董復亨、劉文
琦三人、果符三口之兆、給事自進士權策後于世、味
泊然、選授常熟縣令、政績大著、暇日與賓游、語言必
及神仙之事、云、或云彭幼朔、即石韋也、庚戌仲春、邊
讞署中說此、此與柳蔭所法不同

彭幼朔

近雲陽有百歲仙人彭幼朔、一號江醜醜、一署祝石

韋昔年所稱祝老師者、或云即其人也、又常改姓為
郇、時、交易、無有定名、彭于黃白之事、已得手、有年
所至、妻妾子女、輒重隨、擁甚感、所傳者云、是先世彭
祖之術、由是遠近、衣冠貴介、無不傾動、奔走其門、拜
而叩之、如真仙矣、及問其術、是服氣之法、功夫甚
不容間斷、只在七日間、打成一片、而其法、主于自然、
汗吐下以為驗、汗以去骨節中病、吐以去胸膈中病、
下以去腸胃中病、真氣勝則邪氣自除、依而行之、其
人無病而汗吐下、不知所由也、然大抵皆芥性交接
之術、嚴武言、

慧虛子亦稱宜真子

虞山龍城山人姓孫氏、住塘市、挾致鬼之術、逆說民
間禍福休咎、無不有驗、遠近傳為真仙、初、練鬼、得章
生日間、云是閻中解元、少年夭死、立願相隨、孫氏奔
家事、之呼曰慧虛子、其術使人先書姓名、及意內事
于紙上、另置一空紙于案、密封淨室中、三日後啟視、
則空紙上報如所祈、龍文烏篆、無所不工、又或擲龍
眼荔枝之類于地、俾其人自拾、諦視之、一果實耳、劈
開、則所報之筭、在高、或設鐘鼓于仙壇上、無故自鳴、
如有人持筵以擊狀、見者大怪、因是人赴之、如市、數
百里外、皆未嘗報、王小選士、騏科名、云直至牛無頭、
然後羊生角、後果以壬午科發解、鑿、如見、言皆神

異夢石老人，是孫姻家，居止相接，樵云小樓與孫宅並，每夜穴壁孔窺覘，見孫被髮裸髻，嚼刀跳擲，用五色繩子數百丈圍于壇外，須臾戶牖拉然，暴鬼颯至，作嘍々之聲，因知其所練果是靈鬼，不獨一慧虛子也。

利瑪竇

利瑪竇，大西國人，游于中華十五年矣，衣服語言飲食禮樂無不中華，但不娶耳，彼國無佛法，亦不通儒教，第奉天主為尊，其像是一婦人，手中所托者即天主也，婦人像若西王母，而繪彩之色，絢爛非常，望若七寶莊嚴者，然既以其像進，聖母，張壁凍之，便教收藏于庫，其所進自鳴琴，自鳴鐘，皆按刻漏而鳴，若吾中華有自鳴更鼓之象，天子甚異之，賜賚無數，日給食錢，因養之京師，瑪竇他所製自鳴鼓吹，未進上者，尤奇，一撥閑振，衆樂皆鳴，今京師市中有製成出賣者，所携經籍皆梵字，其印裝之巧，紙墨之精，中華所不及也，瑪竇慧性絕倫，雖數萬億言，一覽而得，人謂其曾有成案，故能然，樵云：學識字如造屋然，疑即吾儒以一貫萬之義矣，往常刻廣輿地圖于金陵，用五色以別五方，中華幅員大如彈丸，黑子，庚戌年夏中疫卧病，服參而死，始知其無他道術，是外夷中一異人也。

瞿道人

戊申年間，宰輔姜東王公，薦一方士于族姪侍御家，瞿籍金華府，共稱為瞿道人，常挂花瓢于肘後，及持天台藤杖嬉游山水間，道人有一刺玉，中以素紙封絳箋一條于內，械題甚固，衆苦請開之，不肯，後竊取以視，乃是庚戌狀元韓敬六字，其時求仲尚名，敬求未有改也，觀者咸笑其狂誕，不知韓敬為何人，至庚戌春報會元是韓敬，見_以方以為奇，有頃求仲果發狀頭，乃始驗其術之神，真如芙蓉鏡下矣。

江生

壬子年五月中，有楚人江生過吳門，挾某貴人書，往謁吳淞帥府，舟經葑門，過相識借某衛尉過其舟，持一繚為贈，求看年命，略批行止，江曰：不得暇矣，強之出甲子置案上覽焉，江大驚曰：幾誤公事，不出今日，當有大災，衛尉悒悒而去，是夜所掌運糧艘，過吳江城下失火，焚燒畧盡，賠償不貲。

神巫

東浙金衢之間，俗事鬼信巫，多黠者，開化縣太末山中有一神巫，降神，能手持利刃，自看其腹，巨斧斫胸，既足行火瓢上，口含涕油，噀人，着人骸骨，立見糜爛，而其口都無所傷，或時狂叫登山，手拔大竹，標作繞指柔，以自纏縛其髻，其異如此，省隆禮部，少時讀

書山中目擊之

蟠龍會

嘉靖初年有優伶十人不知何處來嘗過楚之常德寓鄧漢市鎮上搬演歌舞妙絕時市人競相祿賞徵逐聚觀遂無虛日矣後忽告歸市人厚以金帛酬之強留搬演其夕至四鼓重點蟠桃慶壽雜劇群伶命市人置一大甕于劇場中央八人裝為八仙次走入甕中曰請了眾兄弟們同下海赴蟠桃會去也良久出不止存司鼓板者二人故起而揚言曰你們應是醉倒瑤池上往而不返耶須往視之持其鼓板亦走入甕中不出市人取甕視之空無所有竟不知何往矣江大理與袁吏部同在吳中為令席上親說之也

荔枝少年

有方士設帳賣藥于河南開封府前常見一烏巾少年以賣鮮荔枝為事稱自閩中來時方暑月眾訝其南北路途何由至此少年云得善藏之法取樹頭輕紅摘入新瓷罌中用火酒沃之投以他藥封固雖經萬里外色不敗也市人輒集其處競出高價買之中州人生不識此異味朱門白屋無不徇崇如是者數日方士疑少年非市販人察其神狀頗有道德者且荔枝顏色日益美好常滿罌中如纒折下益大可怪因蹤跡其容舍在一酒肆方士遂賃隔壁半間宿焉中

夜聞有聲穴壁窺見少年取大瓷罌盛去出銅筋一雙搗之甚熟種荔枝核于內頻用此夾手輕拂其上口喃：作胡呪語呪畢便躍身梁上以一脚挂梁倒睡有頃睡竟自梁而下見罌中之核森然挺生轉復滋長少頃開花俄而結實天向曙則已繁：紅熟可餐矣連枝帶葉一：翦下對其樹焚之及明攜之而出方士大驚伺其休暇市美醇醪進焉祈求傳示少年曰君不聞能開頃刻花乃神仙事乎若無仙骨學之何益指方士帳中藥問何名荅曰烏鬚藥也少年因解襟中取青藥一袋細如巨勝子其色翠淨投之曰吾藥一粒可知君一罐獲此足了一生無煩白土畫地也請自此別遂去不復見方士投藥中試之一點如漆能令黑者不再白周王聞其術異延入府中以金帛賞賚之徧游朱邸無不資給此人終身用藥不盡矣或云少年仙術得之則隨藥可種不必荔枝罌中之土皆大丹也神仙變幻信而有焉按列仙傳載宋人寇先好種荔枝食葩突焉自然種瓜席上引蔓生花若少年者果得仙之道乎抑善戲耶

賣薑翁

相傳衡州有賣薑翁莫詳姓氏常荷薑擔賣于衡湘間三十年來顏如花髻如漆未嘗改色人多怪之未之奇也一日遇道士于市上却謂翁曰某有黃白秘

術非其人勿妄授，豈有心者乎？翁嘿然不應，但取擔中薑一塊含口中，少頃吐出，變成黃金，道士驚遁去。爾後翁亦不知所之，聞之積古，併忘其年代也。

席生二

席小棠，嘗客龔司馬錫爵家。一日邀龔飲，把袂並入書齋中，破壁而進，龔自身不覺已在太空，宅子高樓上飲。畢，下樓回顧，乃是長安酒肆，馬上人物色得之，龔莫知其所以然也。董翰林其昌說。

葛承奉

楚府黃門葛承奉，失其名，得道者，也能燒水銀為黃金。凡武昌境中古刹佛圖仙宮道觀之屬，無不捐貲修補，所到村邑，見有偷娑坊寺靈園神儀，無問金木土石，若染若碧，並即布捨，粧飾塗治，後先費以數萬。志出于妒火中，楚王聞而怪之，欲從受方，倫加榜掠，神色如常，終不能得。曰：奴婢自竭身資，願與衆生共成福緣，何知黃白事？遍乞不已，愛然端坐而化。楚人競相哀嘆，曰：葛黃門，願力已大，正當生天上耳。或又疑其尸解矣。王稗庸客武昌，親親傳說。

玉龍山傘戲

常熟縣湖南金竹秀才，字子虞，少有拔俗之韻，嘗館于李氏，其所居枕虞山下，時：開館之後，扉登眺徘徊，每當月朗風清，曼聲長嘯，曼于雲表，而平生絕不

喜談人間事，衆呼之為痴秀才。偶過福山劉神廟，中道士徐壺隱，新構雲房，乞其歌詠，磨墨濡以待，濡毫，亟命唱題。壺隱遂以壺中日月長五字次第命之，金手不停揮，立綴五絕，語多玄勝，誇賞蕪林，嘉靖三十年間，倭亂初平，金悵然不樂塵世，一夕夢見其前身之所處，恍惚舊游，便捨妻子出家雲水，稱不更還。後數年，金有相識人居相去里許，適解軍之雲南，事畢將歸，道經玉龍山下，傍有草庵，際暮投宿，望見庵主，綸巾羽氅，批絕床盤膝而坐，細視之，乃里中金秀才也。顏色轉少，鬚髻如青絲，攝衣而拜，通鄉里姓名，且告其家中消息，云：即君亦為邑諸生矣。金笑曰：不才之子，何足道哉！給與錢數十文，令詣村店進少酒，噉仍未安宿，解人既獲醉飽，其夜寢于庵內，繩床之側，初就寢時，見金取其襪中傘張之，用兩手搖轉不停，如此竟夕，似夢非夢，耳中但聞海潮洶湧之聲，凌晨寤而起，視身却臥于揚子江岸西津渡口，推問所上搭夫，已是鎮江府東郭外門矣。自暮及朝，瞬息萬里，怪莫測其所由，尋憶昨宵所經，壺烟瘴雨之鄉，真落夢境，乃嘆息絕思也。視傘室中有附書數行，寄語家人云：浮踪浪跡，絕無處尋，勿更以為念也。自是人知金已得仙矣。又寂絕數年，有人見之于終南山，孫太學胤伽記其詩句甚詳，茲不備載。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小說家類

僧園卷之四終

僧園第五目錄

釋異

隆菩薩

西域聖僧

慧廣大師

夜臺和尚

大智禪師

海潮寺病僧

南山和尚

徧融國師

花子觀音

淡薄苦松

幻空法師

峨眉山異僧

響佛和尚

西天竺比丘

紫栢禪師

雲棲大師

有門法師

震溟尊宿

心光長老

僧如榮



僧如清

僧廣槐

僧廣如

三塔寺漢翁夫婦

永倉錢氏子

京師婦人

陳道民

李倪兩木匠

錢貞奴

台州營卒

千善菩薩

西裏僧

雙宗

繆居士

龔花庵長老

張織工

繪園第五目錄終

繪園第五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苑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錄

釋異

隆菩薩

隆菩薩者即永隆禪師也。洪武中出家長洲尹山之崇福禪寺。初為寺僧。道遙放縱。似顛似痴。不為同流所重。一日火焚其殿。禪師忽謂眾曰。早晚錢唐江上當有大木客過。將往募為。眾皆笑之。諷其負襍而去。至則果有江右大商王友諒。巨木千章蔽江而下矣。禪師遂從之。乞木。友諒不允。俄傾之間。颶風暴作。樹筏縱橫。諸木起空中。自相闐擊。墮折江濱。漂流四散。友諒惟無所出。急向空中叩頭請止。因懸賞格以募。能歸木者。禪師立江岸呼曰。汝肯悔過發歡喜心。我當歸之。友諒乃許。捐其半以助修寺。語訖。而江濤頓息。木亦漸還舊處。鈎連如故。觀者始知禪師是非常人。頂禮而拜。友諒語禪師曰。吾不甚鉅。易捨而難致。奈何。禪師曰。莫憂。但許捨足矣。木自安隱至也。友諒遂分所捨之木。置臥一處。但見其木次第沒于江心。若有鬼神牽絨之者。不曉所謂。禪師還寺。亟命集僧。齊來昇木。乃用巨綆汲向井中。先後逐根挽出。適符其半之數。遠近神之爭共施捨。寺遂重興。其後洪武

二十五年下度僧之令，沙彌至南京者三千餘人，禪師與焉。中有冒請度牒者，忤犯龍顏。上怒，悉命加戮。禪師乞焚身以救免衆僧。上允其議，勅中官武士衛其龕而出。既至兩華臺下，禪師出龕，望闕拜辭，仍入龕中題偈一首，又拈香一瓣，書風調雨順四字。投之中宮，告曰：煩語陛下，遇旱請以此香禱雨。于是端坐瞑目，口吐三昧火，出自焚其身。一時士女作禮悲哀，見白宦數羣舞于龕頂。上乃赦三千僧不誅。時方大旱，即命以禪師所遺瓣香送天禧寺中禱雨。雨大降。上歎曰：此真永隆雨也。因製落魄僧詩以嘉之。至今吳人稱禪師為隆菩薩，取木之并猶在方丈內。二廟御碑巋然尚存，而王友諒之聞孫世為木商，住天寧州上，不替其業。

西域聖僧

飯的達者，西域聖僧也。洪武中，來朝闕下，馬足所踐，地湧金蓮。高皇帝奇待之，時的達與隸人張宗皆侍從焉。帝令二人較術，謂字曰：朕聞西域某國有玉龍，可取，試為朕設壇召將取之。真人遂受詔作法，的達止求盂水置前，結跏趺坐而已。約以三時返命，俄踰六日不至。帝心已懈，命罷之。字皇恐無地，于是奏言的達破其術。帝大笑，復謂的達曰：上人既能禁之，亦能解之。的達曰：此最易事。呼侍者取盂

水瀉于地，有頃，諸神至矣。以次入見，對云：取得玉龍，行抵流沙，忽見洪濤漲至，遂迷失道。六日後水退，始得渡。而玉龍竟沉于沙中矣。所在矣。帝不悅，的達使從懷內探出玉龍以獻。帝駭以為神，賞賚無數。

慧廣大師

慧廣大師，俗姓姚氏，名謙義，常州無錫人也。年三十，從師披剃出家，法名真緣。遍參名山老宿，歷一十六年，得念佛三昧。萬曆戊戌夏四月，師東游渡江，卓錫明州之阿育王寺，親觀舍利光中，現釋迦文佛法身。師遂誓焚身以報佛恩。即從寺中普請衆僧，求施新藁，人與一束，壘而為棚。告衆僧曰：二十五日是吾捨身之期也。至日，師取香油塗身，結跏趺坐于柴棚之上，端然不動，合掌而誦佛號。足下火然，俄成灰燼。大衆咸見有五色祥光，自師頂門上起，光中現出菩薩金身，其長可二尺許，晃然四照。燭炬巨頂之映雲而滅。于是道俗士庶，填滿谿谷，雨淚悲啼，讚歎頂禮。屠小儀，隆親見其事，作傳示余。至不及過勝緣矣。

夜臺和尚

夜臺和尚，不知氏族，鄉土何出。嘗居五臺山獅子窟，帶索藍縷，幾不蔽身。每夜赤腳持木魚誦佛號，遍東南西北中央諸臺山。虎、羣擁而至，五色龍伏于鉢中。號夜臺和尚焉。六嘗游吳越間，姑蘇華亭踪跡殆徧。

常以鍊琅璫鏤其項、或之于市上行、重數百斤、蜿蜒里許、其去如飛、人以其落拓無恭敬之心、或有施一錢兩錢者、或有施餅與之食、一畢、人家收其食器、竟有異香、疑之為神、忽去忽來、不知夜臺所在、萬曆辛亥年、乘船經孟河口、于時秋濤甚壯、曉霧初消、夜臺忽謂同舟客伴曰、吾將歸矣、大眾聽取、遂翻身撲入江心、端坐浪花中、數十里、揮手謝衆、久之、與海潮俱沒矣、客伴大驚、踴躍悲號、合掌作禮、比及舉頭、又見夜臺履空而去、有慶雲承其足、冉冉向西、移時乃滅、即知聖賢之混俗、龍蛇難辨、豈所謂阿羅漢游戲神通、得大自在者乎、

大智禪師

禪師名真融、法號大智、湖廣麻城人也、貌黑而寢、頰類蓑衣、真人自伏牛五臺峨眉九華諸大道場、咸初教僧之所、至萬曆八年、復過南海、卓錫于補陀之後、茶山塢中、峰名光熙、地名千步沙、初時止結小草庵、不甚廣、墨土為兩禪床、一以坐臥、一以棲挂搭僧、壁間供觀佛畫像、一軸、長明灯一、殘而已、遠近道俗、共相瞻仰、風瓢露笠、至者如雲、常見禪師著破衲頭、荷鋤刈草、慕其苦行、無不傾心、朝野聞之、爭共喜捨、航粟鏹而至者、絡繹海上、五六年間、遂建成大叢林、淨室殿堂、窮極土木、莊嚴燦曜、金碧琳琅、郡守吳安國

改庵額曰海潮寺、三十四年、今上遣御馬太監党禮、賜所建寺額、以護國鎮海為名、香火之盛、與補陀前後爭勝矣、吳中大姓某氏、初就華嚴樓于家、將木瓦匠工、一併載去、建之、康時萬等、又捐貲造印妙法蓮華經二十四部、送寺中供養、瑯琊王公世說、偈一首、護持、其為善信、欽奉如此、禪師時有所言、靡不奇驗、由是道俗咸敬之、常在禪床上、入定、忽呼諸弟子曰、大眾、今日齋供、舡到岸邊也、速出迎取、弟子輩往海口、果見江南大家載送米幾百石、銀幾百兩、施主見僧徒來接、莫不駭以為神、臨化之日、囑付其弟子曰、汝等受十方供養、不修功行、報答檀越、最難消受、急須一心辦道、無有異志、得粒粟一錢、必同堂合爨、庶不負吾輩、藉開林之恩、從此不出十年、此寺尚當火災、其不免乎、若天然化去、茶毘果汝等便與吾遺像供其庵中、令此庵不寂寞也、須熟記取、至萬曆四十年冬、天然化去矣、擇以十一月十八日、衆共送龕于山側、茶毘、弟子記禪師臨化之言、其夜即與群僧昇師像、像供養于天然庵、明日十九、寺即延燒、樓殿山門悉成灰燼、禪師先覺之明、至是大驗、無不向空作禮、謂為聖人云、相傳禪師是普賢再來、故神通如此、廣大初游杭州之雲棲、時蓮池宏大師出家未久、徒輩崇奉、乃設上中下三等齋供、以上等供師、其

餘待客接衆，並得中下食。禪師見而怒曰：如此作事，爾後只可閉門喫飯，何用開法席乎？拂衣而出。宏大師聞而慙愧，追之不及，遂戒弟子罷設三等齋供，至今雲棲不開止門，為肉身菩薩說破也。

海潮寺病僧

萬曆壬子冬十一月十九日，海潮寺中火起，佛樓、禪史、徧滿宮殿，時有一病僧臥韋馱尊天像下，此像是大智禪師粒塑，高可數尺，忽作人語，比病僧起曰：火來也，尚不速走乎？病僧不覺躍然而起，答尊天曰：我默老爺出去，韋馱倚之而行，其去如飛，病僧初不覺重，俄而移置山門外，得不火，明日七八人舁之，不能舉矣。病僧沉困之苦，遊巡頓蘇，筋骨強健，逾于平昔。古德相傳，韋馱尊天，以十二童身梵行不交，天欲成就正果，現將軍身而為世間弘護佛法，所謂南方天王。韋將軍是矣，宜其神通不可思量者歟。大智禪師存日，每過庫房，齋糧缺少，便握一撮米于掌中，擊一淨水碗向尊天像前，啟請曰：十方大衆，在寺修行，今齋糧不給，賴菩薩感供，况果即擲糶米數粒于口，次第取水含嚥下之，如是一晝夜，不啻飲食，不出三日，便有齋供，如到，嗟夫，非禪師道行之高，何以致人天感應若斯之異者乎？顯神病僧，尤為奇特，蓋與金剛之假力于北齊稠公，古今台轍矣。

南山和尚

南山和尚者，法名真金，形軀短小，傳是北地人，不詳氏族，鄉土所出，神力超越，世莫測其由，蓋萬迴杯渡之流也。嘉靖末年，東游入吳郡，見北寺佛圖火廢，所在荒蕪，慨焉興鼎新之志，於是大顯神通，震驚道俗，常以騰蹕為戲，使工木從墻頂，揀木塔架上造盤車，凡諸磚瓦土石轉盤而上，捧繩一團，長計百餘尺，施閣接以貫之木首，將一繩頭拋下，啣入口中，咬定繩結，次第徐徐捲起，身足離地，望空而升，直達第九級鈴簷之上，自西至東，自南至北，上下馳走如飛，少年角力，聚駝墻下，喘促汗流，終莫及也。又于其上舞輪升竿，弄丸白打，無所不為，捷若猿猴，疾同鷹隼，常用一脚倒挂于簷角，良久，起行如故，有時揀一木出簷外，數尺許，騰身立于木杪，以手障日，作望海夜叉形，相宛然無二，又能入佛殿中，躡壁橫行，蜿蜒數百步而止，看人逾萬，毛豎股栗，歎希奇，奉發歡喜心，爭先踴躍，咸共布捨金銀錢帛，指環釵釧之屬，出而施者，不可稱量。後因匠食不給，出募齋糧，製一大鉢盂，中可容數石米，造雙輪車，盤出街上，婦女雲集，小兒塵擁，闔戶外推車，散使知南山鉢盂，每日常載而歸，不數年間，衆緣既湊，佛圖重建，金甌煥麗，窮極一時，和尚以後便留住僧坊，將所鑿木石，構立精舍于寺。

後今之退居是也。經積三十多年，壽七十餘化去。臨化之日，囑其徒以二缸盛尺，埋于寺後土崗之下。弟子依言而殮，後尋遺骸莫知所在矣。奇蹤詭跡，頗難記錄。故老每述其道行，輒肅然起敬焉。

徧融國師

徧融者陝西人，或訛為卞谷，以俗姓名呼之。長面，頰下垂，額有肉墳，起如珠，兩耳覆其肩，身長九尺三寸。音吐如鐘，住廬山，修行六十三年，有猿獻果，鳥傳松之異。隆慶元年，出山行脚，到西川峨眉，一年游于金陵，在水西門沿家跪而跪，魏國公迎養于家。又一年始詣北京，與龍橋茶亭挂搭。又三年，仁聖太后迎養于千佛寺，自是多出入禁中。京城內外，無不尊之為卞谷國師矣。主上幼冲，江陵秉政，販存佛教，愚其惑眾，收之付獄。在獄七日，大顯神通，凡獄中所用銅錢杖械桎梏之屬，並是。高皇帝時所鑄舊物，無故摧裂。天子心異，師竟有詔赦出，仍留寺中供養。時萬曆九年事也。其從來靈異，莫可備紀。每入定，僵立四十九日不仆。凡西方安養國土，清淨香海，無不神游徧歷。及出定，則高聲誦佛而來，還向宮中，具說蓮華境界，有如臨見。聖母聞而改容，嘗入宮講經，留賜齋供。外傳寺中復有一卞客，登座說法，人莫測其遊戲也。至萬曆十一年秋八月，師欲辭世，乃自

吐三昧火，焚其身，端坐五色雲中，舉手謝鄉里而化。化時一百七歲矣。

花子觀音

花子觀音者，北京人也。不知姓名，常帶索藍綵，跣行乞食，因而為號。嘉隆間，千佛寺金剛脚下修行，人初不肯信之。皇上登極，仁聖太后奉像教，召而見焉。願加禮敬，善知人間未來事。發言多中，朝貴因詣之以決祿命焉。每將行，每入市，伽藍神先為感夢，由是都門士女甚見信崇。其教如洪鐘，自巷坊達于宮禁，散施金錢，常得滿手。忽一日詣闕謝恩，仰天吐火，自焚于朝門外，立成灰炆，眾咸駭異。上歎曰：花子觀音今日駕祥雲去也。萬曆九年事。

淡薄若松

若松頭陀者，不詳鄉土。隆慶中，草棲于五臺山側，善驅龍咒虎之術。嘗挂一大銅瓢，自隨，有五色神龍游泳其中，不知者觸之，與風作浪。走石飛沙，師咒之，至子鍊樹下。五臺山鍊樹，步以六月十九日開花。然後寧息。京城內外，常飛神出入。往來萬曆九年六月十九日，忽詣皇極殿前叩頭謝恩。傳聞禁內有詔宣入，歛失所在。上初不信，敕遣使往五臺推驗之，使還具奏報云：若松師以六月十九日化矣。上大驚，時年九十三歲。人以其一生操行精苦，呼之為淡薄若松云。

幻空法師

法師名圓果，號祇園，弟子稱為幻空法師。鳳陽衛守陵指揮使也。少即棄官學道，出家于五臺山。後秀禪師披削，滄貫經綸，頓悟真如。東游至于蘇杭，登座說法者二十餘年。天花晝下，繡紛如雨。講席之感，所未嘗有。實自師而始也。嘉靖三十三年，浙中倭亂，抗城被圍，續溪胡宮保公宗憲聞師道高，命監司延請出山。領兵退賊，時師卓錫于杭州古蕩之佛慧寺。使者至，具述開府監司仰望之意甚殷。師坐青紗帷中，從容語使者曰：「我久不持凶器，過此三日，賊自當退，無憂也。」使者不可，褰帷而覘，倏忽不見。及下帷，師又端坐，語言如初。再啟視，寂無影迹矣。于是大駭，不敢強而去。還報監司，監司以其事聞于開府，相與歎以為神。果三日而報賊退矣。軍士咸見雲中有神兵數千人，擊走倭奴。倭奴皆踉蹌奔竄，圍遂解。抗城生聚，獲免于兵火者，皆師力也。佛慧舊有虎患，有一斑斕白額，騎于香積厨邊牆上。沙弥百餘人咸怖而散走。師提繩牀坐，隔牆竹林中，呪之。虎不能下，急作叩頭狀。師叱曰：「業畜，爾後再來嚇小沙弥，不放汝還也。」復呪如初。虎使翻身撲地而去。明日遂絕虎跡。師道貌奇偉，面相滿月，大于斗，聲如洪鐘。每拈花微笑，則宛然與弥勒無異。胎化之日，囑付弟子曰：「藏吾棺于寺後。」

俟十年後茶毘，果示寂十年，而龐御史下車抗城，不容寺中停棺。悉命焚棄。僧徒聚薪于野，昇棺至，忽自起火，灰燼無遺。道俗來觀者千人，咸見白雲中現出西方景，果有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七宝池，金沙地，樓閣宮殿，並是金銀瑠璃瓔珞赤珠瑪瑙之所嚴飾。池中開出青黃赤白蓮花，白鶴孔雀鸚鵡舍利迦陵頻伽共命之鳥，種種奇妙，與佛說陀經所載無有差別。俄而天樂震空，移時方滅。始知師之神異，有不可思量者焉。

峨眉山異僧

異僧，西蜀人也。不知其姓氏。出家峨眉，道行高潔。宗律兼通，聞其名者，莫不染漬風流。食仰玄味，萬曆中東游渡江，止于吳下。見舉橋張承祖好善，受供養於其家。承祖其年病熱而死。去時，急奔出閭門外，下塘見一微高大宅，與黑衣者四人同入門。適有一器在地，其家置羹潘于中，以飼犬者。見四人取嗽，承祖竟喉中渴甚，取嗽之。徇史而盡，不知其身已投犬胎。託生矣。是日異僧中夜入室，覩承祖託生因緣，趣披衣起，待天明，携禪杖徐出閭門。物色徽商家，蒼直走入中堂。果見牝犬乳五子，毛色皆黑，膝上未視獨其一，徘徊嚙喘，逸于僧足。如有祈求，異僧叱而謂曰：「業畜業畜，何故墮落此中？速隨我還家矣。」運杖力

擊其首犬踏地而斃。及異僧返，承祖已斃，具說身墮犬腹中，賴師拯救，得出津迷，命妻子設禮，望僧拜焉。于是傾家追福，闔門練行，以終其身。僧後忽去，不知所適。

響佛和尚

南海有一方僧，每夜登補陀山巔，高聲誦佛，響振岩谷。雖風雨雪霰之久，端坐誦之如故。人遂呼為響佛和尚矣。曾游吳中，止于報國寺，許久方去，莫知其名號鄉國也。

羅漢番僧

姑蘇城南報國寺，萬曆辛亥年七月中元，建盂蘭盆齋。時有羅漢番僧至，是西域于闐國人，名尊住，鎖南道行甚高。寺僧便相敦請，登座放焰口法食。此番僧能以一小鐵鍋置炭火中，燒赤，用左手三指擊之，更令取沸湯貯滿其中，却含其湯于口，噴眾人頭面上，其水清涼沁肌，曾不焦灼。衆莫測其神通也。人問師有術乎，曰：有。問可學乎，曰：可學，但汝無信心。

紫柏禪師

禪師名真可，號達觀和尚，蘇州吳江人也。聰穎出類，才辯不凡。少為虎丘山寺行童，後居嘉興結菴郊外。始落髮為沙彌，俗未之奇也。一日行過城南書舍，有先生朗誦毛詩，中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之章，即作礼

未辨其義，先生具告之。於是時沈侍郎思孝，以此部建言，朝野推重。家方有喪，師便取稻草束而舂之，詣門行平，衆相驚異。稍：物色其廬，初不識文字。後借人經論觀之，悉曉義理，博通旨趣。率爾酬對，皆造禪宗。由此縉紳士庶，無不翕然歸信之矣。師遂以傳佛心印為任，鉅槌棒喝，瞬目揚眉，應机駢辭，深微鋒出，兼提念佛法門，以榜鈍漢。雖經行在常處，所至知名。緇俗供奉者，不可勝數。余游荆南，過一村坊小菴中，有聖闍老衲，念佛之聲甚高。因與問訊，不答。同游者謂余云：渠念佛忙，無工夫答客。余徵故，答云：此僧是菴主。近日達觀住此菴一月，臨去，僧求指示，觀便叱弟子將此僧反背起，正南而立。觀因立，辭投地，設四拜禮。每下一拜，高聲稱南無阿彌陀佛。拜畢，乃告之曰：我去後，汝當作如是念佛，受吾四拜，不速懺悔，永墮無間。中無出頭日矣。此僧悻汗，不知所出。遂發精進勇猛心，悉以衣鉢之資買大豆十石，置前為記。晝夜不敢輟聲，常恐豆之不盡也。據一事觀之，師之老婆心熱若此，豈得以俗見凡情窺測其道行耶。慈聖皇后深加恭敬，賜以金襴紫袈裟。師自是出入禁中，未幾遂及于難。臨行，高聲稱念救苦觀世音者三端，坐而去。兩鼻下垂肉，柱長徑尺餘。皇后製錦繡寶幡百幅，送其葬。幡上並織南無紫柏禪師六字。余

從蘇谷見師画像，真如滿月，疑是佛果中來，而師平居所著詩文，率多了悟語，絕無窠臼，自石門文字禪以來，斯為玄妙也。語錄行世，惜未見焉。

雲棲大師

大師俗性沈氏，名祿宏，字佛慧，號蓮池和尚。杭州仁和人，也。弱冠舉邑茂，不棄儒業，立願出家，然其厲行甚苦，經論宗旨，多所博通，無不研玄洞微，兼總條貫。隆慶末年，行脚至五雲山下，得宋伏虎遺刹，愛其地幽寂，繩床瓦鉢，燕坐頽墻敗壁之間，時鳩多虎患，山下人家環村四十里，歲傷于虎者，不下二十人，羊豕之屬，亡美師乃大發悲懇，誦經千卷，設放瑜珈法，食津濟之，自此虎不為暴，居者行者悉賴以安。歲大旱，師禱于山中，甘雨四集，村民異而聽之，樂輸財力，助興廢址，雲棲故先吳越王香火至是百年，榛莽之區，一朝煥然，還舊觀矣。四十年来，簪纓維楨，圓頂方袍，染高風而食理味者，各禮供養，半傾東南衣冠氏族，至有違家背室，結廬塢中，熏蒸大師之教，非德行之高潔，何以致此。師道貌清古，語音朗暢，平生不設講席，不處高座，恥以道德驕人，卓然名聞利養之外。末年齒德並高，與人酬對，只以念佛法門為善誘，而閒居著述，兼明性宗，所著有弥陀經疏鈔、鐺門崇行錄、禪關策進等書，數十種，發行于世，信知弘興佛法，

為古德再來也

有門法師

有門法師，號傳燈，一號無盡，太末人也。出家天台之高明寺，少精練戒行，夙識高出道流，常撰天台志，甚有裨益。發心造楞嚴壇于山中，用諸品香和其泥，搗成塗壁，經費浩繁，又繪十二大菩薩像，所至講席如雲，萬曆己亥，新昌縣石佛庵請師講大弥陀經，天樂迎空者凡七晝夜，而散開其教者千人，其持石佛住持守菴道人，坐化而去，沙弥空相，聽講還吳，具述希有。

震溟尊宿

尊宿失其名，法號震溟，北地人也。辯慧絕倫，精持戒律，曾游迦毘羅國，此國是釋迦文無誕生之地，有緇無俗，與中華相去十萬八千，尊宿往三年，盡傳其國梵音真言，歸而流化東土，新學後進，多所依皈，持呪者皆受其教焉。

心光長老

長老法名如瑞，號心光，常熟人也。幼失怙恃，行脚補陀五臺，鷄足峨眉九華地，水火風四處歸于吳門，夜大雪，向楓橋人家投宿，疑其為賊，厲聲拒之，毆擊相繼，復投一家，然後止。有瑞啟問主人，此地側近有叢林，予主人曰：有一正覺菴，已廢久矣，菴基尚存，無

人興建如瑞乃顯天而誓曰當我重締此菴接供十方無忘今夜雪中之苦于是端坐持呪迨曉即起而踪跡其故處所有衣裳悉變易之先編蘆篠作棚立其中供佛誦經晝夜不輟人稍有聚觀之者其夕吳縣袁明府宏道夢與長洲江明府盈科並駕出楓橋迎接御史忽見岸上有一白髮老父身著綠衣揖袁明府而告之曰我吳中枝指道人祝允明是也帝命為正覺菴伽藍神助心光和尚重興道場公有文名頗作一記既覺異其事明日語于江三日後報新御史按臨二公果出楓橋迎候袁明府召里正而問之曰此地有正覺菴乎對曰有之但廢久矣今有一外方僧來結棚募化尚無人作緣也袁復問曰其僧得非名心光者乎又對曰不知何名心光乃其法號也二公相與驚嘆果契夢中之言因推江明府設文共捐羨銀捨施由是道俗奔湊遠近爭輸助造殿堂兼築精舍竭貲財窮土木不逾三載遂成大叢林矣袁後擢為天官員外郎具奏其事于闕下詔改菴額曰敕賜慈泰護國禪寺施經一藏遣中貴護送至寺中別殿藏經閣貯之易荆榛灌莽之區而為金碧琳琅之境皆長老力也先是袁明府移病還公安時擇日飯僧其夕復夢祝京兆來謂曰願違一日設齋明晚尚有一僧來也屆期果心光長老自吳門至遂改

設同飯京兆之內感異夢斯亦甚奇今為寺中伽藍神奉香火之薦焉

僧如崇 已下五人並雲棲座下法衆

如崇俗姓金氏法號大賢杭州海寧人也壯業屠酤為豕所噬遂感悟出家縣之北寺後歸雲棲時年六十矣晝作夜持精勤不怠萬曆九年生日設齋飯僧長跪如來貌前厲教願生西方者眾環繞念佛合掌吉祥而逝

僧如清
如清俗姓阮氏法號法源紹興上虞人也初出家于西湖龍井寺後入雲棲銳志念佛誦法華經六時禮拜萬曆十一年得疾沉綿者數月既革忽聞堂中念佛聲矍然起坐中夜合掌注視金容奮迅翹仰而逝

僧廣槐
廣槐俗姓陳氏法號東林衢州浦江人也少從事行伍間後遂委妻子落髮于清水菴為僧慕雲棲發大誓入山修行既受具進菩薩戒信力堅貞至心持金剛經中夜諷誦寒暑不輟臨終諄言以及時念佛為囑盡散衣鉢齋供眾僧歛容而逝

僧廣如

廣如俗姓朱氏法號本真紹興蕭山之世族也二十九歲出家雲棲聞蓮池師亞贊伏牛銳然向往遂受

具進菩薩戒，砥礪苦行，端莊自持，破碎袖頭，形同土木，而性至孝。母年八十，到山中來看，廣如病，不能去。師為縛小節于寺側，俾終養之。廣如私減已膳奉母，不令師知也。母既亡，半月而疾作，亦逝。之曰：呼大衆檢取衣裝，買名香異果，以供其師。後床躍起，安坐竹繩床中，脫去，撫其首，猶挺然直也。

僧大冥

大冥，俗姓朱氏，法號照空，嘉興人也。自幼目失明，兄欲教之美術，照空不樂為術士，願事空王。兄為送之出家，即歸雲棲，誓練行以終身。為師以其盲，遂命名曰大冥，而字之照空。冀其盲于目，不盲于心也。為人醇謹，奉道精勤，後又為家人以事逼歸，遂留不遣。大冥忽：不樂，遂成疾。已，又住大聖寺，將一年，疾日益篤。蓮池師偶過，朱澄訪船于和尚遺跡，路經大聖寺，大冥病中色喜，求附載，還雲棲，繞入寺門，合掌向佛，及諸比丘，歸涅槃堂，逡巡化去。

三壩寺漁翁夫婦

嘉興府南門三壩寺前，舊有漁艇十餘隻，停泊其下。近年間，有一漁翁與其媪，並八十多歲人，捕魚為業。忽于歲除之夜，沽酒烹魚，召諸子孫列坐船頭，共飲為樂。飲罷，漁翁忽謂其媪曰：阿婆，我今夜好歸去也。言訖，泊然而化。老媪隨應之曰：老漢漫走，待我同行。

酒更曠目，亦望亡矣。明日子孫盡鬻其漁具，得錢數百貫，付三壩寺僧，建梁皇道場，設放瑜珈甘露法會。凡七晝夜，懺除積愆。于是折竿裂網，棄業改行。寺僧朱王徵君座上說之，忘其歲月矣。

錢氏子

萬曆中，長洲永舍錢氏子，失其名，弱冠為秀才。忽一日，閑行過村坊僧舍，見案上有圓覺經一卷，展開其半，嘆曰：西方聖人之言，精妙一至此乎！儒門所不及也。我當棄儒業，歸向其道。還家，便取衣巾焚訖，辭別父母妻子，復投僧舍，研尋經義，頓悟上乘，一日無病坐而化去。

京師婦人

京師有婦人，夫婦持齋，並為人念佛，得齋觀錢度日。自鄉徙于京城，歲餘，忽患病，半月，思得一新淨白衣送終。夫既貧窘，無力裁製，適有女冠過門，持白衣施之。甚新淨，婦人得衣，頗有喜色，便坐而亡。隣里募木造龕，茶毘之。此萬曆壬子秋事也。王太學家齊至京，親見其事，不記姓名。

陳道氏

道氏，姓陳氏，法名明覺，吳江人也。自幼持齋，嘉靖二十六年，投祇園法師為弟子，許其在家出家，不與落髮。明覺六時功課，口不離佛，為里人誦經禱災，頗有

徵驗人多敬信之。四十二年，杭州昭慶律寺開戒，竟
往受焉。至萬曆十五年九月中，安然無病，預知亡期。
詣諸道友門告別。至十七夜，其婦方篝火絡絲，覺向
婦拱手作別。婦頗以為訝，覺始之曰：「睡去也。」婦便相
隨入房，見其坐牀角上，脫兩鞋與襪，以帶併縛之。笑
曰：「今宵與汝作別，明朝着不成矣。」婦亟呼其兒，女移
燈看守。中夜念佛聲絕，便化去。至三七之中，其子夢
雲中，猛將神下來，急索明覓文憑。子未之悟，明日起
視箱中，則受戒之牒宛然在焉。禮懺焚牒，是夜復夢
其父未別，囑以戒衣挂樹頭，風化不得，火焚勿束
裝而去。

李倪兩木匠

數年前，蘇州閭門內有木匠姓李氏，雖為工人，自小
慕念佛法門。後亦竟持長齋，人與工值，不問多寡，暮
年自製一龕子，無病詣其女家告別，云：「某日某時當
去。」至期，坐龕中，雇人舁之而出。索火不得，乞一枝綫
香，吹氣三口，其上火光繞龕，頃更成燼。其時又有南
城倪木匠者，住五龍堂前，念佛持齋，為人施造佛亦
亦製一龕子，無病詣諸道侶作別，還坐龕中，儵然而
化。鄰里驚嘆，為之茶毘。

錢貞奴

吳興有農家婦人錢貞奴，性好潔，不與人殊，既嫁于

農家，凡蚕桑織紉之事，悉不肯為，少不識文字，往
談人休咎，頗多靈異。里中呼之為聰明娘。一夕無病
呼家人具沐浴，既訖，便對鏡妝梳，告其姑曰：「兒乃并
山土地神妾也。昔因忤主獲罪，謫譴人間，今限已滿，
復來相召，不可留矣。」語畢，端然長逝。又十年，其夫亦
卒。姑乃延寺僧禮懺，以資二人冥福。道場初起，其夜
姑夢貞奴着淺黃衫子而來，謝曰：「兒喜見滿地蓮花，
靈香繞室，承姑禮懺功德，非久當脫鬼神趣，證生善
地去也。」姑覺而異之。明夕又夢貞奴謂曰：「昨所見蓮
花，皆化為青蛇，此功德無用矣。姑竟而復異之，微
其故，坐中一僧，是酒肉沙門，混觸道場故也。」聞于沈
顯。

台州營卒

嘉靖甲寅年間，東齊戚將軍繼光，繇副將分部台州，
時有營卒病死，感夢于婦曰：「冥中功果，惟持金剛經
福力最大。」卿試為我告于主將，親為誦之。繼光雖居
戎幕，頗好道，平居常受持金剛經，既聞卒妻所陳之
牒，信其靈談，遂為焚香佛室，至心持誦。至半，忽有
童子自外行茶至，繼光微示不用意，麾去其茶。是夜
卒婦復夢其夫曰：「主將為吾誦經，極其精誠，奈經半增
出，不用二字，故功德未免唐捐。卿再詣之，乞靈。其婦
明日又具牒，白見其夢如初。繼光始悟茶至之言，即

復虔誠改誦，畢就佛前回向，恍見此營卒跪謝于庭，頃臾聞稽顙聲，形遂滅。又明日，卒婦來謝曰：「見夫夜復見夢，賴將軍誦經功行，得超鬼趣矣。」

千善菩薩

千善菩薩者，四川叙州彭山縣田家女也。生而端潔，志慕空玄，女紅中饋，性所不閑，親戚往來，一無聞見。常欲捨俗家，出父母不許，嫁之前村某氏子，夜則夫婦雖同寢處，每燈滅後，忽見床中湧起牆壁，互相間隔，其夫不得輒近。如是經月，稍聞于姑，未深信。夜就看之，因留伴宿，燈滅而壁湧如故，姑驚起，千善笑曰：「安得牆壁間隔，是君家心有窒礙故耳。及明則牆壁皆不見矣。又如是者，兩月，夫族目之為妖，相與陳訴于縣，遣吏追驗其事，委無異辭，命錮之深山石洞中，洞方廣不踰尋丈，甚黝黑，似寢息處，而無煙爨。既送千善入，即用磚塞洞門，惟留寸餘一竅，以磚甃成，時其啟閉，不遺粒米，莫絕其食，而絕隔數日消息之宛然，端坐其中，却通光明，無所苦也。千善家母兄憐惜，裹粢粟相噉，而千善鼻間詭有氣，不復思人間飲食，固謝去。其兄越三月，再來啟視，則容光炳耀，神采煥發，洞中供佛像，燈燭湧空，異香芬苾，明如瑠璃，天華滿席，不知所從來也。其兄問千善曰：「汝住此，豈有天人供養乎？當以何時白異，竟耶？」千善曰：「過」

拒而聞，傳其言于外，眾皆往伺，舉俗同見，于時遠近莫不嗟異。既三年矣，適有浙江山陰縣人徐觀察名桓者，分巡西川，按臨其地，聞而親入山中，驗之，千善忽謂觀察曰：「即君方有大厄，避仇于丹陽道中，越二日，信使至，果然。時徐君夫人崇信內典，遂下令毀洞門，求千善奉事，千善曰：「某有罪謫未滿，愆期不可出也。」徐曰：「然則何時滿限？」曰：「過翼而滿，徐遂不敢強之出，復塞洞門如故。未幾，徐以遷轉去，尋病歸山陰，倏忽四年，其事都忘之矣。又有一觀察姓竇，名瑞鯉，赴任浙中，繇叙州經此山洞，人言有聖姑居此洞中，竇遂往問云：「某之官赴浙，師不新指示乎？」千善曰：「無他指示，但為我稍一信，與徐副使可也。」竇既入浙，特過山陰訪徐道，其事徐乃悟，急遣人入川中迎千善，計其岩極絕，十有八年矣。抵浙之日，萬曆辛亥歲也。明年春，浙中吳方伯用先，延千善入武林，緇流數百，捧香花，提燈燭，引導至藩司，供養三月，閤門欽敬。至是日，噉蔬果如常人，惟不矢溺而已，叩以禍福，無不奇中。杭城事如神明，後復送還山陰徐宅，白黑飯依，奔波過江者千人。又一年，千善忽示微疾，語徐曰：「某將逝矣，必仍歸骸骨于西川。徐夫婦備加慰藉，千善曰：「死生去住，亦細故爾，吾終後不須製龕，可置一大簞，坐我其中，于外加銅箔數圍，三年後箔斷，送歸。」

無誤也。徐果置筭具如所教，千善曰：望多將灯心，卽為箇是名軟州。坐此功德無量矣。經理既定，沐浴更衣，便入蒲中，合掌安坐而逝。道俗來看，令念般若，若贈行，跡是旅衆，競呼之為千善菩薩矣。癸丑夏，西川旅泊和尚叙此因緣，先是壬子秋，希言客方幕下，其所詣聞也。

西東僧

明萬曆年間，海宇寧謐，遠陸晏然，九譯來庭，千里却獻，時有西域異人，利瑪竇者，航海梯山，來朝聖君，貢自鳴鐘，長明燈，天主繪像，內宮珍重，總莫測其製也。於是天子異之，非時引問，命四夷館賓為將，授一散職官，瑪竇辭不敢拜，但服中國衣冠，往來公卿縉紳之家，共相酌對而已。時同舟而濟者，凡八十一人，庚戌之夏，瑪竇病疫，卒于京師，而此八十一人，亦後先命過，止存二人流落吳越間，並年近百歲，眉長尺許，環穿耳上，輕健如未老人，衆呼之為西東僧矣。後此二人，結廬杭州之錢唐門內水溝橋下，言人禍福，最多神驗，有難解事，叩之立解，累年不舉烟火，而好事相訪，設具相留，間出珍膳異果，設者莫不玩味忘歸，又能用勾股法，以測天地高深廣遠之數，凡所推步，一一無差，其術與陰陽五行家稍異，或云，即周髀算法，大抵方為數始，圓為數終，圓始于方，方終于圓。

得其理甚無難也。上海徐翰林光啟，昔言堂授數學于瑪竇，其理以一贯萬，疑即此法。

雙宗

雙宗阿師不知何郡縣人，萬曆辛亥，自北地來，渡海禮補陀大士，遂卓錫虞山之東，舉小菴，停三宿，端坐脫去，時方八月，秋暑未消，三日而捫其體，猶香也。鄰人高乙數推仆之，屹然不動，悔謝作禮，一時善信，驚聞讚嘆。至七日，龕成，即于庵後茶毘，是日有僧在府城金昌館前，見師頂笠西行，訊之，云自虞山東臯庵中來也。孫胤伽作像。

菴花庵長老

菴花庵長老，失名，持齋善飲，不過數酌，為人誦經畢，夜端自取鉢頭，所藏甕醕，傾一小樽，溫之，飲已，滅燈而寢。年八十，預知亡期，誠其徒勿出，是日僧衆悉出，其徒獨留，長老沐浴，具袈裟，市一新草鞋着之，曰：西方路上，會須走得快也。便端坐示寂。

終居士

常熟縣居士終玄，館于沙頭王家，兩歲矣。齋中供觀世音菩薩像一軀，虔修淨業，日以為常。萬曆癸丑春，玄祝釐天竺而還，忽見菩薩座下，迸出綠筍一枝，半月長，近丈餘，又十餘日，露梢解籜，橫亘屋梁，漸穿入椽，罅中長枝下垂，短枝鉤上，結成翠色，室蓋覆于

菩薩之頂、看人無數、至今尚存、

張織工

蘇州城東織工張甲、備織為業、婦即持誦往生咒、不
輟、一日鄰人籠伏雌而來、寄哺雞卵一窠、置于牕下、
停數日、甲但夢十二小兒詣門謝云、某等罪業重深、
隨畜生道中、賴長者呪力、悉獲度脫、往生人間、言已、
各稽首而去、甲寤而怪之、尋其籠甚輕、啟視、則十
二雞皆空、無有矢、居士沈顛述、

繪圖第六目錄

釋異

金剛塔

法華塔

地湧舍利塔

聖僧灰像

圓魚像

蟹腹比尼

雞卵

錢蓮花葉

石蓮花

石龕

火中蓮

水中蓮

臨安樹中像

大士鏡

清涼石

連摩影石

徑山嚇石

瑪瑙連磨

螺獅金剛經

塔影

繪圖卷之五終

石無量壽像
竹杖林
石中觀音
小本法華經
寫塔童子
水中塔
爐中蓮
裙上觀音像
雉兒塔
破山寺幢
昆盧幢
法海寺画像
江上鐘
殿角珠
豫章樹
重崇樹
跨海梁
雷拔飛來寺
千佛閣
天王寺緣起
樟朝白雀寺
寶林寺画龍

天聖寺土龍
蛇化僧
僧為鞋子
妙海二姑
水上僧
魚籃婦人
灵芝寺降神
夢見瓔珞
錢唐溺
香菩薩
方塔

繪園第六目錄終

釋異

金剛塔

金剛塔者，相傳是文殊大士所製，梵僧自西竺攜來，宋人勒之于石，其塔一面，上下七層，經文總計五千六百字，每塔一層，有七佛字，以六佛字寫于欄杆柱頂，而中間佛字，即畫佛像一軀在塔門內，以充供養，作一佛字，讀其中央第四層，恰寫到如佛塔廟四字，則畫一小塔作塔心，連此佛字，并畫像五軀，算便通，共有四十八佛矣。此七層皆然，其就地而起者，是第一層門內，經文起結，偶然對並，天造地設，左則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右則皆大歡喜，信受奉行，却從右至左，橫寫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八字于上，以金字接結行字，以經字接起如字，起亦可諷，結亦可持，所謂首尾相應，本末貫通者矣。又第一層柱頂有佛字，門內無佛字，後人因畫釋迦文無說法，須菩提跪聽，左右兩金剛侍立，擁衛，鞞成一殿公案，而于塔頂尖上，却寫一塔字，其餘欄杆大柱，瓦縫，琅璫，鈿鈴，子之屬，並繕經文，燦然具備，迴環反覆，尋始要終，自像教已來，最為奇麗也。如斯制作，並出西方聖人之巧思。

妙算，豈凡夫常智所能適合者乎？吳人章藻，摹石精工，甚為名流所重。常于萬曆戊戌年夏月，夜夢空中有白雀一雙，盤雲而下，集于其家庭樹，少頃，爰為二童子言曰：某奉文殊菩薩命，自五臺山而來，請公勒金剛塔去也。藻時亦不曉所謂，但拜而謝曰：上真有大神通，故能化鶴而來，化雀而往，數千里外，行若屈伸，臂頃，某則肉人下愚，安得縮地，獅子窟乎？二童子曰：無憂也。當授公以化鶴之方矣。驚悟，心異其事，而不言，不旬日，吳江人周祇得紫柏禪師，所遺宋刻舊本，流紋水綫，大半模糊，塔像依稀，亦莫可辨。命章君逐一摹畫，積月乃成，而疇昔之夢于斯踐矣。雲間陳徵君繼儒聞其事，賦詩贈曰：十指齊含海印光，筆頭三昧豈尋常。文殊囑付金剛塔，夢裡親傳化雀方。余得一本，是已亥春章藻為無別融禪師所摹，非周家本也。

法華塔

金字法華塔七軸，每軸青絹金書，其塔一面，上下凡十三層，就地而起者，是第一層，簷角左右各四鈴，上寫一佛字，塔基欄楯，皆法華經文也。而中間塔門，却以金繪釋迦文無佛一軀，第二三層亦如之，但第三層簷角少一鈴，便少一佛字，第四層中間，不畫佛像，將經名一字，抵之以大乘妙法蓮華經七字，次第

填入每軸填一字挂壁上，橫看去，便知第幾軸矣。至則簷角之鈴止有二，佛字亦止有二，自第五層至第十三層，簷止一鈴；止一佛字，中間塔門大佛字四，小佛字五，亦無画像，餘皆經文填滿焉。塔頂兩旁，並挂簷鈴，巨以鍊琅璫四串，左佛字八，右佛字八，其經文起處，大衆妙法蓮華經第幾共九字，從魚鱗九縫中一直書下，便以經文橫馮右旋，假如第一卷則起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旋于相輪左鍊琅璫之上，餘可推類，其經文結處，直在塔基之下矣。逐層經文，皆填滿無餘，或第六七卷中，字數減少，則勻作稀疎行，款于塔下三層，朗然可誦，而七軸之中，惟第四軸三層中間塔門內，寫皇帝萬歲五字，抵佛像一軀，蓋為此軸挂于壁中央故也。不書歲月，亦無年代，奇麗之物，金剛塔而下，所不多見者，非聖僧異人，莫能下一籌矣。疑是西天竺尚有梵書軸本，而宋朝人譯出，始作金字小楷書，絹色亦甚古，必非近代製作也。委江駕部郎王志堅家物，施于胥水菴中，雲居誌長老叔藏供奉癸丑中元，余獲入菴瞻禮，歎未曾有。

地湧寶塔

明州鄞山阿育王寺，有舍利寶塔，是從地湧出者。塔狀青色，似石而實非石，高一尺四寸，方廣七寸，露盤五層，槎然四角，四面開窓，中懸銅磬，晉武帝太康三

年壬寅，僧慧達行至其地，中夜聞地下有鐘聲，即刺木為刹，標記其處。三日乃見聞鐘者，疑此磬之教也。統塔身上，並是諸佛菩薩金剛聖僧雜類等像，狀極微細，注目諦視，乃有百千像現出，而目手足，悉皆具備，真神工聖迹，非人力所能締造也。按塔寺記云：慧達游行，望見越西山，千里有異氣色，因就禮拜，果是先阿育王塔之所也。定知必有舍利，乃聚衆掘之，入地三丈，得石牌三，下有錢函，錢函中復有銀函，銀函中復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髮，乃於此處造一塔焉。按記中所載如此，第稱三函盛三舍利，而不言舍利寶塔從地湧出，當是未曾親到其地，目擊斯瑞，故漫然記之耳。及余考天台沙門傳燈所談舍利塔現緣起，慧達是并州離石縣人，俗名劉薩訶，生敗家，弋獵為業，得病死，時見梵僧語曰：汝罪重，應入無間泥犁，緣汝前生入吾道場，隨喜，曾結小緣，今日得遇吾到，且開示汝以懺洗之路，今浴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古塔，及江海中浮出石像，悉阿育王所造，汝可披剃南行，求舍利寶塔，懺悔業愆，得免此苦。薩訶作禮而謝，遂蒙放還，因爾復蘇，便改業，娶妻子出家，如言南行，至會稽海畔山藪間，精誠求覓，莫識基緒，悲哀煩惋，投告無門，忽一夕，暈斯希有奇特之事，乃知我佛現大神通，不可思議，遂于其地募建阿育

王寺香火繁盛、至今尚存其塔中時：放出舍利神光、有緣者常得見之。

聖僧灰像

豫章宗室朱奉國多始家、有像教精舍中、供灰佛一軀、高可徑尺、其質堅緻、白淨、傳是西域聖僧、將入涅槃、詣樹下、口吐三昧火、躡身自焚、僧徒斫其骨、為細末、和以旃檀諸香粉、而成像、奉國得之、秋官尚書王公世貞、尚書得之、學士李公維禎、轉相函送、流傳無窮、余為說偈二百八十八字、勒石舍中。

圓魚像

閩人何璧、戊申五月、客于杭城、適金中丞家、招燕過之、庖人羹圓魚、既熟、剖之、見一肉、觀世音、首戴中披象、白衣粒飾、眉目衣褶、皆如畫、右手下垂、左手按足、踏芙蓉一朶、座客無不驚惋、遂命覆羹、然則唐人褚牙曰觀音、又不足稱希有矣、壬子四月晦日、譚小觀、祭席上談。

鼈腹比丘

萬曆丁未年、遂昌縣民宋甲、河中射鼈、得一極大者、重八斤、烹之、從釜中湧而起、因取巨石壓其釜、蓋諦聽之、如念佛般、甲不信、熟而剖焉、中有一比丘、端坐手、握摩尼珠、方袍圓帽、斬然如新、觀者動萬、甲駭而棄之山中、未幾、病疫發狂而卒。

雞卵

里中某乙嗜雞卵、每食不能缺、一日壘卵于釜、令其婦吐口益薪、忽聞釜中作人語、如沸、婦因逼前聽之、乃齊聲誦南無阿彌陀佛、久之漸高、婦懼、急滅炊、出卵、用水沃之、具以語、誠令終身齋食、為松江唐詢家烹、雞忽火光出釜中、視之、有未產卵、化觀世音菩薩像、身坐蓮花、自是詢家誓不殺生、從此二事、則唐敬宗朝宮中雞卵、念南無觀世音、唐文宗朝蛤蚧中現菩薩像、皆非架空之說矣。

鍊蓮花葉

高皇帝命信國公定寧、汲後、即遣往補陀山、有意燬滅其寺、舟次招寶、忽海中有鍊蓮花葉、擁出水面、紫然作練金色、火燭上下、魚龍交沸、信國公舟不及渡、而返、奏聞于帝、異之、即命官修葺殿宇、敕命到日、共見大青牛浮海而至、吞噬鍊蓮花葉、其聲如雷、舟始獲濟、至今落伽山五里有蓮花洋、石牛港、相傳國初、以此得名也。

石蓮花

萬曆十六年大旱、南海水涸、估客泊船、其下洞見海底、皆白石磷磷、如象如馬、如蓮花、如島嶼、歷歷可觀、一人急持釜鑿下、而斷之、得白石蓮花二株、葉作綠瑠璃色。

石龕

又一人得白石觀音于海底上有龕如補陀巖狀雕鏤精細不知何來後歸閩賈

火中蓮

嘉靖中有民黃瑩家火爐內熾炭中挺生蓮花五朵六瓣中紅外白枝長六七寸曹旭家烹茶爐內亦開蓮花七朵故老相傳是庚戌辛亥年間事也

冰中蓮

近日有江陰復禪師者道德高重學侶共推常寫法華經寒暑無間積歲乃成既罷寫擲其筆于池中時方臘月凝寒忽有蓮花一朵自冰中吐出亭：直上見者以為奇特之應矣師遂改法號為冰蓮道人夏考廉樹芳師事之親炙其異

臨安樹中像

甲辰年臨安縣山北村民斧樹作薪中有徑尺觀世音像眉目衣飾宛然如錢高封公欲得之不遂至今供于樹中為香火

大士鏡

瓜州民某甲夫婦供養觀世音文殊普賢三大士像朝夕恭禮精勤不怠萬曆十三年其像後三鏡中忽放大光明徧照一空如是者三夕而滅近辛亥年間蘇州葑門內某乙夫婦亦虔供觀世音其像後一

鏡忽有雲雀盤旋其中久之見紅白青蓮花斯須後現帝釋諸天形相市人群聚而觀喧傳者衆旬日之間神光遂絕斯亦希有之瑞不概見于載籍者矣

清涼石

五臺山中臥佛洞邊有一石名清涼縱橫不甚廣僅可布兩狸榆老僧云此千人坐也廉訪李公維楨過而異之時方輅車入山遽命鈴下威儀辛苦并呼僧雖社寮俱集前後得百十有四人一：登石以僧持木魚稱佛號為導繞石三匝而下尚有容足處也按李公五臺游記云石色青長十有五尺廣半之不甚方圓亦有訛缺不能平如磬其下七石丈之置盂水高童子距躍曲踊則水蕩搖或曰可容四百人也

連磨影石

嵩山少林寺初祖洞傍有連磨影石其石影酷似人間所繪初祖像有理學先生迷疑不信佛法使人刮其影之愈分明不能畫乃止袁小還中郎說

徑山寺嚇石

徑山寺有嚇石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以綫曳之可以經過會稽大龜塚上一石亦然此皆事之所有而理之所無也

瑪瑙連摩

閩人何璧游西湖昭慶寺見壁中柱一瑪瑙念珠頭

日中照見有違摩祖師在馬頭戴僧巾身披水田衣脚踏蘆葦一枝鬚眉髻髮皆卷儼然胡僧貌與人間所画無異

螺螄金剛經

相傳唐朝王待制不記名里精持金剛經不輟積有年矣一日自川中下漢江暴風欲起波濤洶湧其船將次就沒舉家惶怖待制不得已將平日所持經函捧向江心而祝之曰豈老龍王欲取吾經故相試耶吾當出此經奉施可也言訖遂舉經函沉之于水風亦漸息既得濟待制追憶失經鬱鬱不還乘至山下見船尾首步許有物如練之狀出沒水中湏臾漸近急命停舡諦視之是螺螄一隊幾數萬結成大團浮至舡邊蜿蜒欲上待制呼左右撈起劈而開之乃前所沉金剛經宛然在也漢江至于京口相距二千里而遙梵夾宝函不濕一字蓋昆虫之異以龍象故而共護持高人弗若矣待制驚喜不自勝遂拜而受之召寺僧作佛事津濟螺螄而去常閱廣記中載金剛經報應事百有三則獨漏此段公案何也因著于篇以補唐人小說之缺

塔影

常熟縣城東有崇教興福寺宋建炎四年建寺塔止四面謂之方塔俗遂呼為東塔寺徐光祿第四郎所

居所正在東塔巷中有客常登其樓見照壁上倒挂塔影數百座其人大怖而下呼主人共觀莫測所謂此數年前偶聞以後不知如何今其宅已歸蕭氏矣牛首山獻花岩祖堂內塔影閉戶則見宛然倒挂于慈尊繡座前

石無量壽佛

明萬曆年間吳城東華嚴寺故孫吳大帝廟基寺僧輒見甬井中復現神光使人掘深二尺流出石無量壽像首高三尺許形相端嚴惟無有身檢其銘勅篆赤烏年號字樣識是孫吳時物最為古矣至癸丑歲里中楊應春捐貲命工斲木為身造成金像一軀連華趺通高七尺置于寺中供奉

竹杖林

吳縣西洞庭包山寺旁有竹園傳是宋朝呆庵禪師臨化時手挿一枯竹杖于庭後遂漸生枝葉長數丈鬱然成林

石中觀音

楚宗室家藏一黃石子如掌大日中映之有白衣觀音像一軀在焉眉髮瓔珞相好成就中似嵌空搖動如活王釋庸見之

小本法華經

董翰林其昌曾見吳興沈通政子木家小本法華經

紙甚薄是宋代宣和間物止三十葉蓮經一部在焉
字如粟大而分別可識書法整潔非世所見紙色經
久如舊鮮明未詳何人抄寫也通政坊長君藏于家

寫塔童子

蘇州城西寶林寺相傳不知何代忽有十三歲童子
無何而至云欲得淨室寫經寺僧以別房待之就索
紙筆寫法華經以半幅高麗紙畫作七級佛圖一
級一卷紙長四尺許廣可尺半而經文六萬餘言
在焉數日便了仍留寺中供養童子不知所之里人
陳文綱云曾親見此塔字如麻大緻密分明其下左
方題行童東海王師光寫一行年月不盡記矣今歸
蕩口華氏

水中塔

常熟陳莊靖公瑣為給事時以直言忤世宗廷杖
闕下削籍放歸後杜門謝事一意修西方淨業晝
夜六時持弥陀不輟今天子登極詔復公故爵由
是不數載間起遷至秋官尚書矣萬曆戊子秋七月
公病革稱留之際誦佛益莊故事京師大臣自三品
以上暑月賜冰既置冰于公榻前眾忽見水中湧出
七級浮圖欄楯鈎綴悉楷玲瓏檐角頂輪無不周備
移時而冰勢漸銷塔影漸瘦其頂尖亦漸微細頃之
報公氣絕一時幻跡寂無所覩矣瞿瞿使汝稷嚴太

獮園 卷六

守激適在長安相與共奇其藁

鑪中蓮

莊靖公女陳氏嫁于孫今太學胤伽之母也家常熟
城西山塘涇上先是有楚尼來里中以西方之教倡
化朱門夫人娘子婦信甚衆陳氏平居見莊靖公奉
佛亦奉佛既嫁之後持誦益虔在家常設觀音齋萬
曆五年六月十九齋會畢焚紙錢于爐灰且冷矣移
置佛案之下爐中忽挺出青蓮花一枝形如蓮蕊乍
吐尚含翠色欲摘其下莖微有刺于時中外嫵党無
不讚嘆三日後為一姪身婦人觸之而萎西川叙州
貧臬陳禹謨其同產兄也嘗為余言

裙上觀世音

黃氏僕母者常熟若里村媪也平居持齋念佛了無
他異有子為黃觀察時兩家僕萬曆甲寅秋媪年六
十五矣疾篤逝索一新裙不得便命取所常著舊藍
裙曝之于庭其裙衣裏十二幅須臾現出十二面觀
音像各幅變相不同咸具竹林鸚鵡之致經一晝夜
化去乃滅徧村人皆見之

雉兒塔

雉兒塔在半塘寺傳是晉朝生道人虎女說法野雉
未聽明日誕生為城東某氏兒肋下有雉翼尚存兒
後出家半塘寺中化之日寺僧造石幢葬之因名雉

兗塔為宋學士濂前生血書法華經至今尚在寺也

破山寺幢

常熟縣破山寺今名興福有唐人刻尊勝咒幢二座石斯為古矣寺即常建題詩處

昆虛幢

蘇州閶門內專諸巷城上有專諸墓與安離墓相近萬曆年間專諸墓壞居民起出石幢一座高僅三尺許上蓮華雕礎四辟各刻昆虛遮那佛一軀三面並作思憶相一面撒手不知何代物也今歸寒山

法海寺画像

趙居士宦光常偕黃山人習遠同游洞庭東山法海寺見其殿堂之左棟間懸一巨篋訊之老衲云軸子在內自入教以來三十年矣未有開轉不知何法居士不聽使數人百計發之既下眾共展閱乃是陀耶入沈洩画像也天龍八部人非人等皆號吡躡踊悲慘莫可名狀其圖方廣各二丈餘一幅素為之篋上題平江府造四字而無歲月鑒為宋政和時物于是率同游作札于殿庭草間歎未曾有

江上鐘

江陰縣廣福寺今名觀音屢廢于火復建于嘉靖年中寺既成無鐘僧將募錢鑄造一日黃田開口居民忽見江面上有二巨鐘浮來怒濤激激聲聞數里鐘

上各棲一鸚鵡連呼曰觀音寺裡鐘鐘如此者數聲遠近駭聽民即取其一送至寺中其一振聲如故復從上流隱隱浮去不知所之政老常說此異于人

殿角珠

西川一破寺殿角常有光如鏡驟見者疑為明月影也寺僧怪之數拂而窺焉或訝室氣將設計穴取一夕迅雷大震龍撤之而去矣或云蜘蛛常抱夜光理不可曉

豫章樹

諸暨縣一老人三十年前行于郊外憩盤石上傍有大豫章樹忽見風擊其顛一子墮下諦視之漸有萌芽意老人倦怠枕石而臥終竟則芽已長怪之拾小石子識其地而去明日走視已長數寸又明日高幾尺許與賓客共往看之隨視而長頃刻及人七日之間遂成大樹老人記其墮子之年月日時戲從一術士布算之術士曰此支干是王者之命惜作無情物耳二十年而此樹已大十圍適某村坊佛寺火焚寺僧募緣重建殿成而無佛居民伐其材粒觀佛一軀萬人朝禮乃知草木無情而有命矣語曰豫章生七日而成林信非妄也

重柴樹

常熟福山寺中有一大銀杏樹相傳是千年物也寺

既火此樹支葉萎悴後殿宇昂新復吐青葱之色居
民謂之重榮樹云

跨海梁

常熟縣北行三十六里有福山鎮、在海濱、寺名大
慈、中有轉藏殿極大、相傳轉藏一回、可代誦經百卷
故四方善信、游其寺者無不轉藏、嘉靖甲寅年、殿燬
于火、至隆慶中、有僧募化重建、改其殿額曰西方、木
瓦之費、已苟完矣、獨缺正梁一根、居民葛甲夜具舟
楫、將往郡城買梁、施寺、侵曉、忽見海口有一巨木浮
來、視之、乃是香楠、益良材也、使人起之于岬、巫召匠
工計度、不棄尺寸、其殿遂成、道俗長幼咸來觀焉、呼
之為跨海梁矣、乃知佛力廣大、加崇信焉

雷拔飛來寺

廣東博羅縣城外有飛來寺、創立甚雄、不知其所由
也、舒州貞俊禪師曾有密語、謂此寺飛來、終當飛去
耳、忽一夕、天呼地吼、殿宇搖動、遂為暴雷拔去、蕩然
無有遺者、僅存東南一角而已、僧俱露立、相顧莫測
果契禪師之識矣、老衲方明上人慧素能詩、欲募化
重興此寺、而不成、或云、當有巨蟒大蟻之屬、長養于
中、竟載此寺而之他國、未可知、傳其地、即初唐詩中
清遠峽也

千佛閣

虎丘千佛閣、傾圮不可為、游者無不仰嘆、殿學申公
發大願力、捐貲昂新、衆亦樂助、一日有匠人持斧鑿
詣寺、自云能整齊之、請具香燭花果、栴檀羅列、數百
餘燈、炬與同伴三四人、閉戶、丁、不報、及曉、錙銖不
失尺寸、巋然如故矣、仍索尋繆謝辭而去、識者謂匠
本凡人、偶為神物所馮、而然、如古者般倭之流、其神
不死、往、下降人間、成就釋道二門、勝事非有他也、
一云是異僧來、敲正之、非匠人也、其僧是越東人、尚
在、今蘇州玄妙觀三清殿、亦有遠方匠工來、一夕而
煥然舊觀矣

天王寺緣起

蘇州府治東、有東西兩天王寺、相傳唐大曆三年間、
托塔李天王白晝顯形、其地居民見而神之、爭募
造寺、遂得興、中有熾盛光王佛、毘羅觀音諸像、其二
十八宿、猶是唐朝夾紵舊物、石韋駝尊、天跡最古矣、
至今尚存

禪朝白雀寺

吳興白雀寺、唐年刹也、今為西越石藍、頃歲重新、道
場香火之盛、他叢林莫與比矣、觀音殿前、往常有虎
來朝、亦不為暴、寺僧多怖而逐之、去後、遂每日有一
獐來作禮、云是虎所使也、寺中有李公垂石、長可二
尺餘、頗具孤峯一片之勢、反之可用為枕、其上刻字

三行、長慶甲辰二月辛巳餘英孟郊來訪竟陵陸霄翁曾觀、凡二十有一字、埋沒草萊、今歸快雪相傳此寺是唐宰相李紳公垂所建、初未有寺、時一高行上座結草為菴、李紳秀才與上座為方外之交、便借庵中肄業、時近新秋、緒風送涼、林容如洗、李欠身思寢、施枕榻間、謂上座曰、師打坐片時、某欲睡去也、上座乃結跏趺于窓上、觀之見李方就榻而寢、鼾聲如雷、頃之頂門內忽走出一小綠蛇、長可二寸、蜿蜒下榻、環繞于溺器之側、已漸緣入溺器中、半晌而出、則延首向階下行、至大溝、內悉是泥淖、有丹黃二葉委積其間、蛇于葉底盤旋不已、久之乃上大銀杏樹、直躋樹頭、徘徊不至、上座恐其忘返、徐舉錫杖擊樹枝、蛇使委迤而下、急尋歸路、依然入室、登榻走入其頂門中、須臾之間、李生寤矣、師唱云、郎君何久不起、作何夢乎、李對而起曰、染不可言、初睡中渴甚、夢至一處、有城門、頗極壯麗、某入其中、四顧皆清流、碧湍、非人境也、見其水色湛然、欣然就浴、因試飲之、如次醍醐、甘露矣、少頃即出、復至一大堤之上、邂逅美麗女郎十數輩、或着金泥帳子、或衣絳袖繡襦、綽約輕盈、飄然仙侶、方調笑間、奉頭見仙山樓閣、若在烟霄、女郎輩趣某往游、遂去、既登峰頂、清心肌膚、疑在閻風山前、耳中聞雷震聲、急下山、不覺驚醒、上座因

知綠蛇為李生夢中之身、其所游歷皆惡境也、于是其說所見、因緣以開導之、李大悵悟、遂于佛前弘誓發願、若我他日富貴、必興佛法、建幢此中、李後擢進士、策武宗朝拜相、捐貲數千、寺遂鼎建、名曰白雀上座則開山祖師云、此段公案、廣記諸書所失載、故拈出之、與管珍秀才所說同、無錫志記誤。

寶林寺畫龍

閻門內有寶林寺、唐年剎也、正殿梁柱、雕繪盤龍、門外有水一池、石梁跨之、夏月居民晚起入寺、追涼驚見群龍下飲于池、鱗甲張起、如欲振躍、奔走告人、點然風雷之聲、不知其所矣、市人皆見、擔簾聞烟霧縹緲、其礎上猶有泥滓、萍藻、若經水淋洗者然、是日蘇州城中震雷暴雨。

天聖寺土龍

吳興天聖寺、先朝古剎、殿上東壁有管夫人畫竹、西壁有趙承旨畫水墨雲山、前有大池、其左右兩棟間、各塑絲綉土龍一條于上、萬曆中老僧曉起拈香佛案前、見二龍下飲于池、僧大怖、語其徒眾曰、土龍飲水大是怪徵、茲地其當陷乎、龍飲畢、仍各歸棟間、而兩尾則已交互相啣、非如舊矣、寺僧聞于郡守、不信、即駕車來觀、驚嘆其革命、取紙筆題錯龍盤殿、四大字、刻亦以榜于殿上、未久、此兩龍便扶風雷飛去。

不知所之。今所粧飾者，又後人所補，非舊物也。

蛇化僧

杭州鎮海庵，在草橋門外敵樓東，相傳此基，故是化智廟也。國初時，忽有一僧，自稱姓葉，來此募緣，造廟。垂成矣，僧忽謂眾匠曰：「明日吾出募緣，午間有一負子來看，須分酒食飲之。若飯畢將去，急挽其袂，直云：『此飯乃十方施主錢財，難以消受，請為我助一工。』到明日，果有負子至，眾工悉如所教。此負子不得已，甃成一坵，燻而去。臨行謂眾工曰：『葉長老所募金銀甚多，且可斗量，不信，俟其入浴時，從窻隙窺視。』當驗吾言不誣耳。此僧歸，見紙燻甃成精美，嘆曰：『公輸子下降，人間肉眼迷離，都不識却也。』及暮，僧入缸漂浴，眾工依言覘之，乃一大白蛇，鱗甲燦然，光燭一室。頃更仆地死矣。豈蛇之有願力者乎？廟後為屠中丞，拆毀改作社，奈建于錢唐江口，今川僧滿勝，遂于基上庵焉。號曰鎮海，與西陵諸山隔江相對，祝釐補陀者，必經其門。

僧為韃子

北直隸真定府老僧，死去託生于虜中，能知前生事。自幼至長，不忘。嘗因互市，求歸鄉里，上官不許入關，乃復還北官，與之移文，真定索其故居。僧舍中經函念珠置處，其徒某法名一一驗訊，無差。仍令通事傳

通給還故物。此韃子遂倡化于彼方，諸韃子受其教者，咸加崇信，念佛持齋，如中華法侶之盛矣。

妙海二姑

已下五條皆現世音事

施氏，尤生錫綬之妻，長洲人也。孝順舅姑，萬曆丁未年間，忽患膈症，積治不損，日就尪羸。至十月初九日，天色向晚，強起用帕抹首，立于門側，忽有道姑東來，過其門，數目施氏，從之乞茶。施氏延請入門，送茶飲訖，問道姑從何方來，曰：『我居南海，有事偶到此耳。因謂施氏曰：『娘子災重，想難久長。施氏即說所苦，道姑曰：『此閉倉膈也。法在不治，我見汝夙有善根，當為治之。』于衣帶上解出黑色丸子，甚堅，教施氏于睡臥時噙化口中，疾當自愈。因問娘子幾歲矣，曰：『三十二。』問食齋否，曰：『十三歲時持齋，廿二歲又開，至廿四歲更持。』七年後復破戒，道姑嘆曰：『此是魔王上身，故不能堅久耳。』疾愈後，仍須持之。我書一符于汝額上，即出朱筆于袖，向施氏眉心畫一小符，隱隱肉內，初無痕迹。曰：『從此魔王不至矣。』施氏作禮而謝，道姑曰：『何勞鄭重？他日有便，尋我于南海可也。』問南海廣大無邊，不知尊師家安在，曰：『汝過南海，若問妙海老翁，無不共曉。』即送出門，轉眴間已不見矣。尤生歸，施氏語之，故驚曰：『若言南海，得非救苦觀世音乎？其夜施氏如言服藥，明日遂進飲食，絲篇之疾一朝頓除。明年

戊申偕其姑劉氏同到補陀瞻禮，終入寺門，便見妙海宮三大金字榜于殿堂，始悟菩薩之靈應焉。其年九月十九日，施氏早膳畢，坐于中堂，又見一道姑手持梭拂子，排戶而入，合掌問訊曰：娘子乞我齋糧半升，施氏亦合掌答之。道姑便問在家人，女能受戒乎？施氏曰：我固持齋人也。道姑遂口念稱陀，因宣四句偈曰：彌陀口裏念稱陀，不識彌陀爭奈何。這句稱陀，忝不透輪迴，那得出娑婆。施氏問：姑何處人？云：湖廣人，住柘松墟裏。修行自己功行，雖已圓成，止有一點度人心，未了耳。問：娘子年多少？答云：三十三矣。道姑嘆曰：汝有五短相，屈其指云：日月三光短，父母相遇短，手足短，夫妻短，六親緣短。旋于袖中出簿籍一冊，黃素裝面，中間字皆篆文，散色，閱罷，謂施氏曰：汝陽筭止二十九歲，如何多却四年？又揭冊中一葉，照其首曰：是矣。因汝昔曾行三善事，故延至今日。一者汝于十五年前捐資鑄金像一軀，二者嘗施經板一塊，三者萬曆三十年十二月初九日，見路傍飢寒人捨飯一甌，有此三善，獲延三載。又緣曾過肉身菩薩，化來故，不即死耳。施氏具述妙海目緣告之，心計此姑雖衣飾容貌種，與前不同，而雙瞳秀異，宛是昔所遇者。因合掌下拜，哀祈極度。道姑曰：能便相隨，柘松墟裏修行乎？曰：舅姑老，無人侍養，不能去也。曰：裝

一盪香來，走視厨下，已無火。道姑曰：不須裝，我携得一餅在此，可取一甌淨水來，水至，用梭拂子稍微洒之，淨其坐處。俄而出一竹籃，中有三足鼎，如蜀山窑色，可七八寸許，鼎中復有小煖，其製與鼎無異。撥之，中有奇香，氤氳蕙鬱，却貯淨水于鼎中，裊花四種，養之一杏花，二芙蓉，三紫萸，四江梅，紅白相映，各可四寸許，花上棲燕雛一雙，蛺蝶一對，飛鳴其間。施氏見之大駭，請其故。道姑曰：此鼎乃兜率宮中希世之寶，天人見贈，非世間物也。于是命施氏法名，二曰本賢，旋即授之三戒一戒，斷絕夫妻恩愛，二戒，破除無明煩惱，三戒，割棄資財業緣。仍令顯天立誓，有發願文數十言，不錄。鞭脊手向施氏髮際微掠一過，相得青絲一簇，縮作小髻，付之曰：待汝夫君歸，將此髮十五莖，道之，便可謝絕。早辦修行。施氏復合掌下拜，忽風起揚塵，拳頭而道姑已滅，不知所之。香爐花鳥，都亡有矣。施氏計其結禱之歲月，恰是十五年也。西方圣人，顯奇現瑞，固自不可思議哉。非所謂見優婆塞身而為說法者耶？龍街父老共傳其事。

水上僧

江陰顧山菴西房有一行童，俗姓曹氏，隨其師太虛莊長老出家，自幼持戒精嚴，嘗誓捨身以報佛恩。所積粒粟銖錢，每轉施于里中窮餓者。萬曆庚戌，行童

年三十矣。二月中，莊長老往南海補陀進香。行童若欲相隨，便令搭襪而去。既泛海至梅岑山，瞻禮觀世音金容，行童嘿然于菩薩座前發誓，願捨其身。俄而舟出海口，到大蓮花洋，颶風暴作，波濤洶湧。行童遽合掌向空而顛曰：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言訖，便向波心跳入，舉舡無不驚闕，措救不及。知無奈何，頃之日漸晚，風亦漸息。長老還山，傳語里巷，稱為異聞。便遂日與衆僧廣修佛事，懺洗之。經三月餘矣。七月中，行童忽在婦叩門，衆僧疑駭，以為鬼也。拒不肯開，說觀音神力護持之故。衆咸不信，問莊長老安在內，應曰：往玄墓山古心法師筵下聽講。汝亦可詣彼一聽，好超度西方去也。行童忽然而出，竟投玄墓。時莊長老方作夜課，留燈閉戶，端坐轉經。忽聞行童旋外喚聲，心亦訝其為鬼，以而問曰：汝已捨身，當尋善地中證果去，何得游魂入東土乎？行童于窓隔具述所經，曰：弟子實人也，未嘗作鬼。初跳洋時，忽于下流數步外見一胡僧，深目巨額，齶狀魁碩，着褚布袈裟，自水上乘一船板而來，口稱吾度汝，載之而浮。輕疾如駛，前望見一座山，漸高，某問何名，曰：周山也。倏忽之際，已及淺沙，引而登岬，達于山下。某顧視胡僧衣履都多不濡，濕心異之，不敢問。挈某同叩岸傍人家，有女人出，應曰：我亦佛子，但夫出外，不

敢留客，指鄰近村舍中是漁家，有男子在，汝可往投。至則果有男子啟扉，便求寄宿。須臾歛失胡僧，追覓亡見，其家推詢緣由，共相怪嘆。知是菩薩顯迹，世間矣。即取蘆蓐藝為地，煇與某熏衣煮蔬，具飯。某得不死，明日送某于周山鎮海寺，從首座披削，教習諸經。呂呪，今已學成梵音，願明經理。忽思父母，亦念奉師求救。故鄉庵中不納，故特尋訪到此。請和尚急開門。莊長老即收留之。挈還顧山庵，父母見而悲喜，由是遠近緇俗翕然皈依。一時道業傑出，流輩高君承先賢而說焉。

魚籃婦人

姑蘇章藻，堂寫普賢行願品，及白衣大士經像，勒石施于開元寺。功願未滿，萬曆辛亥年，忽病瘧，下自夏徂秋，轉加繇篤。又嘔血常及數升，分必死矣。囑妻孥，處置後事。西鄰管珍秀才，好道之士，頻來問疾，見其肌肉雖消，而兩目尚有神光。憫之曰：君病當不死，但發心寫經崇像，必有神人來相拯拔也。章于枕上首肯而已。是日八月初一，其明晨，章忽索進飲食，使人選秀才而告之曰：夜夢甚奇，初見有五鬼頭，抹破碎，身著藍縷，投某至一荒郊，將衣中履襪，盡數剝去。惟存裸身，坎五鬼復將自己破碎藍縷，挂于某身。各奔散而去。某心甚惶怖，逢人控訴，忽見市中有粒

畫佛像者，一人引而語曰：無苦也。公之服飾悉在此三間屋中，請自檢取。既出，則履襪巾帽之屬在東廂，衣服又置西廂，堆積甚多，不較其數，而中間一室有高廣禪床，梵僧端坐其上。某便合掌作禮，請其名。不荅，傍有侍童應曰：此法華大師也。令某速出。既出，見其南有一亭，有白衣婦人，珠翠滿頭，提魚籃而立。後有孩子相隨，某向前揖拜，告以被衣之故。此婦人便取魚籃中楊枝，將某頭上破碎挑去，忽悸而醒。此身如濯清冷淵矣。始悟採吾苦者，即觀世音也。由是得生，旬日病起，眾相嘆異，堅行其志，願為章年近七十無子，自尔崇信像教，禮拜白衣大士，壬子夜復夢白衣大士座前印香盤，結成一子，以筋髮之明日是癸丑歲朝，其妾克身雄，得。

靈芝寺降神

西湖靈芝寺，吳越香火，有觀世音木像一軀，可高七尺餘，相傳是行脚募化所造，成而去，不知何處人也。妙好莊嚴，最為靈應。吳方伯入寺中訪余，嘗見而讚嘆。但殿基在正殿之後，雙銀杏樹下，為杭州蕭秀才所換。秀才不信佛法，架屋其上為書舍，經十餘年矣。比丘無力與復，故以此像供養在正殿三世諸佛之下。余寓其寺，瞻禮興嘆，即時為比丘題募建殿緣疏：既成，比丘將出募，先特示秀才，秀才執科舉未

定為辭，不數日，所榜落名，嘔血二斗，垂死昇而歸矣。一日解后，會稽管公子可成來，余留之飲，管其說所夢云：某昔年曾借禹蕭氏畫舍，其夜夢有梵僧降神，敕令速去，不去，明日將有大禍。夢中取某書劍，授頭奴裝而出門，既竟異之，遂不果留。某別去之夕，有豐城人來宿其內，中宵暴凶，然某所挾，止書一篋，劍三尺，無餘長物。悅與夢中所見相符矣。味兩足，某慈財響昭如，乃若此之明驗乎。昔捨宅為寺者何人，儒生不能及一袈裟地，以安祝座，橫罹陰譴，曾弗之悟，悲夫。

夢見瓔珞

高居士承先，常熟人，嘗為余言萬曆辛卯年，張太僕昂思延館于滁陽，四月八日，傳是如來降誕之辰，某與親識同游至黃草窪，中有小茅庵，一坐閑僧，數日某謂有善根，勸之持齋念佛，時琅玕山中有唐吳道子石刻觀音像，某領老僧言，使請一幅持壻供養于官衙書舍，其夜即夢身隨茫茫大海中，水從西流，四望無際，頭出頭沒，相將溺矣，忽見西北角有黃石砌墻，高可三尺，心計此當為岸，而一時不能即達，無如之何，又見東北角柳樹下有一童子，如七八歲兒，合掌而招，某見其水急甚，不得不從西北極力撐到，岫邊，忽有穿耳胡僧，推上于岫，回視其價，倏忽又變。

為瓔珞菩薩，隱入山中而去。某已知大士現相救人，于是高聲稱念南無觀世音，懺汗而醒，自此發願，每朔望誦心經十卷，觀音聖號百遍，如是者二十二年矣。

錢唐溺

獲州辜橋張叟，素崇佛教，喜施僧食。萬曆辛亥年春，將詣南海補陀瞻禮觀世音，挈其孫八歲小兒以行。既達杭城，擔囊渡江，不取道于西陵，求寄載下海。舡意在速濟，時海船已鱗次江頭，待潮平而發矣。張叟欲乘一舡，其小兒忽見此滿舡人，悉被繩縛手足，急後後牽衣止之，向阿翁敘此異事。叟大駭，遽依其言登舡，及再換第二舡，其小兒復敘所見如初。已又登岸，更求第三舡附之，問此小兒，目中已無所見，曰：「只前兩船怪異，餘並安然。」叟意未決，有二人立于船首，大呼之曰：「勿乘彼而來此，二船甚穩，無虞也。」遂巡又若有人自後推之，遂挈小兒登船附焉。祖孫兩人坐方定，訪呼者推者，並已不見。日暮潮至，雪浪如山，而前兩船所載並尼媪僧徒之屬，舟人善迎潮，應時淪覆。緇俗男女溺死無一存者。張叟所附之船獨全，與數十人俱濟。越三日，仁和縣令出江口，點巡沒死人屍，每一方僧腰纏中各有兩大錫錠，小刺刀子一枚，驗是釣漁之具，信知闡提無賴，為菩薩所不採也。

張氏感悟，折節空門，杭城人目觀僧事，而未委八歲小兒所見之奇矣。

香菩薩

嶺南沈香至賤，凡有官廨公座，皆香所雕，市人製沈香佛像最精工，有妖髡數十輩，命工刻沈香觀世音菩薩，其外粧成丈六金身，而空其中腹，施以閨媛，並藏刀斧弋矛之屬，徑駕像以出，幻惑男女，因而殺人，刻貨掠取處子之有容色者，行房中之術，先截好髮，削作沙彌狀，貌與著消瘦衣裳，教之梵唄，淫穢舟中，每泊都市鬧場，木魚聲響，流俗士女爭往禮謁，金錢粟帛抱負而至，往往不下千人。萬曆癸丑年間，浙東某貴人婦裝經海，輜重悉被剽掠，舉家百口一時并命，獨携其少女而去。女迫于威，挾勉強從焉。時舟停京口，齋供雲集，鎮江守公某初下車，忽在夢見白衣婦人詣前，白狀曰：「妾腹中晝夜不寧，楚毒甚矣，官人何方相採，既寤，心怪其事，升堂而問左右，境中得無有婦女枉濫者乎？」邏人從傍進曰：「近日河下有香菩薩，後者如婦，足新府君之聽，他不足問也。」守公立命駕車出郭，搜其舟中，盡得好穴，見諸沙彌十餘輩，姿媚柔雅，驗之悉有乳，皆前後所劫良家女子也。呼冤沸天，于是決殺妖髡，蕩滅其黨。江左稱為神明，督撫中軍向陳嘉謀說。

方塔

常熟城中東塔為一邑之鎮，有宋建炎初僧文用募造功未及半化去，至咸淳中僧法潤撤其遺構，改建方塔四面九層，巋然壯觀，與他處浮圖迥異矣。或云法潤即文用再來也。去縣治東十五里有水一窪，舊名塔潭，每當天色開霽，纖雲無痕，潭中倒影九層，歷歷可數，少為縱橫上下，忽有數十塔影，凌亂波光中，恍不可辨，此其理殆莫測。先年徐光祿振德季子故居在塔寺前，其家北樓壁縫中現出塔影無數，見者詫為怪異，豈未觀之潭上乎？余別一僧房在塔東南隅，中有小屋，周遭漆黑，而上置燈盞，中隙光射壁，宛然一小塔也。此更奇矣。相傳塔頂常有黃衣仙人，偃臥其上，白晝多見之。龔氏松憲快筆載其說頗詳。

繪園卷之六終

繪園第七目錄

影響

- 王御史毀寺報
- 汪尚書毀寺報
- 楊崑山毀寺報
- 舒御史毀寺報
- 張居士鞭佛報
- 王氏部罵佛報
- 金箔朱焚經報
- 牛肉僧入道場報
- 焦典史沉僧報
- 曹侍郎伐木報
- 崇德縣冤報
- 劉廉察濫獄報
- 白金吾怨報
- 李氏妾妒報
- 陳烈婦為厲報
- 南禪僧食辦報
- 欽氏子殺狗報
- 瑞光僧淫報
- 吳氏子冤報
- 留明府遇鬼陣

定慧寺冤鬼相逢

吳省郎殺人報

南濠楊氏冤報

安慶人殺小兒報

書生婦始報

諸葛氏負盟

小韓負心報

邵舉人冤報

王給事食犬報

蒸蜂之報

張阿相屠豬報

馮氏子屠牛報

天長縣化魚僧

雷州民墮犬腹

薄明經為魚

徐文長冤報

徐氏兄弟冤報

新發潘家交報

朱方伯濫刑報

繪園第七目錄終

繪園第七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謨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校較

影響

王御史毀寺報

城東齊門內大私寺宋延祐中賜額即古慶壽寺也
與王御史憲臣第宅隣近御史就情丘壑與李長沙
文符詔諸公文善而子生不信內典因拆毀此寺以
廣園圃命愚少挽仆佛菩薩天王諸像于地用刀刮
其面金左右強諫不從須臾之間梵軸縱橫僧徒奔
氣鮮碑剝落蓮社荒涼其後不數月御史身發風癩
瘡不可忍手持刀自刮其皮盡至肉盡至骨舉
斷綻裂腥血淋漓旬日而死所瘡之園名拙政喬木
千章皆寺中故物也為吳下之甲焉死後其子不能
守竟鬻于衣冠家矣以狀觀之則釋氏因果報應之
理豈虛也哉

汪尚書毀寺報

新安城南有披雲峰下有太平十寺應夢羅漢唐
僧貫休所畫其像至今尚存嘉靖初有發源汪尚書
鉉因占風水將造墓其上于是折而毀焉剝像焚經
千年之香火一朝蕩然矣旬月之間尚書中患疾皮
肉消盡而死妻子皆相繼亡家業殆盡墓遂無成往

年余為寺僧題疏募修殿堂新安賈人子莫有起而應者今不知如何

楊崑山毀寺報

嘉靖中崑山縣令姓楊失其名字鄉土崇信理學不遵像教拆毀報國寺為魏恭簡公祠堂像亦剝壞無何罷官還中途舟覆家口盡沒于江此公無病發狂自去其皮未及門而卒

舒御史毀寺報

蘇州城東積古有萬壽寺先朝所建每歲長至履端聖誕之辰守令衛尉而下先一日例用習儀必于斯寺嘉靖年間一日有二三廣文借惠少子弟入寺中僧徒迎候稍遲啣之適聞人舒訂為御史按臨蘇城此公專崇理學不事梵玉遂聽澤宮之議立時拆毀改為長洲縣新泰先期下令責令養濟院安繩絲萬條不曉何用既其夜半召集役夫軍士數千人一齊到寺卸瓦摧梁焚經仆像僧徒三百眾並逐于外統車號泣惟三世佛牽拽之不動乃是當時其地有合抱銀杏三章匠工即就地削其枝葉裝塑成佛樹根猶在土中盤亘千餘年矣御史計無奈何命左右各手刮金二斤乃止後御史得豆父之疾楚極號呼骨肉爛盡而死廣文思少家口並相續淪止陳覺玄親覩其事

張居士鞭佛報

可一居士張教少讀儒書不信佛法有人進古銅弥勒像一軀居士受焉按之于地鞭至八十乃止後甲辰秋八月居士夜為盜所殺身被數十刀楚毒殊號呼徹于遠近盜割其陰乃絕馮廉察語余曰此誠經中所稱見報今生報之即今生受之不可不記以懲鑒誠為近傳葑門錢氏子怒其亡父奉佛製小枷以加于金像之頸雖有名賢勸化終不聽信未知後采報應何如也

王民部罵佛報

王洪顯西安三原縣人平生不信天地陰陽仙佛神鬼著書罵佛妖妄不經為洛陽令時已毀佛寺數處其後擢民部郎權稅北新閤堂為大言以欺世云我他日來作都御史必先填取西湖悉種桑柘然後拆毀堂隱淨慈昭慶諸大古刹改為書院送與士夫開講又不信冥中有閻天子時黃田曹汝亨其同年友也為謔辭以應之曰此公不宜犯他將來與兄算帳何以應之座聞言無不大開不數日洪顯中夜發狂號叫腹脹如甌而死猶體皆作青紫色當時莫不以為有報應焉萬曆辛亥冬事

金箔朱焚經報

蘇州皋橋朱及以鍊金為業人呼為金箔朱曾有一

西蜀僧采持金字華嚴經一部寄其家，別去累年，杳無影響。朱聽信左右，取火焚經，煎其金，練為金箔，年餘家道日漸旁落，未幾得疾而殂。此目前近事也。

牛肉僧入道場報

楚中有僧號荆山和尚，善星命。昔年來寓牛塘壽寺東房，旦出市肆中飲酒數升，噉飯數升，牛肉數盞，至暮醉飽而歸，率以為常。時值中元，寺中造盂蘭盆齋，設瑜珈甘露法食。此和尚從外裸袒入道場，常酒之氣觸忤諸佛菩薩，即為護法伽藍神所繫，立跪而死。次早，人共往看之，雙手猶繫，向天而跪如故，莫不驚嗟，回心向善。

焦典史沉僧報

典史姓焦氏，失其名，常州江陰人也。縣小吏出身，後任楚中某縣，尋以能名，遷他府知事，行離縣三四程，偶逗舟江上，解后一南僧自蜀江來求附載，舟人不許。僧因吐情告典史曰：「貧僧囊中有募化金六百兩，將往補陀山設道場，為觀世音建幢樹刹，公幸附我而南。此功德載其半矣。」典史曰：「此好事，無不可者。」遂與偕行。二復三四日，典史忽萌毒念，一夕顛風大作，竟推此僧于江中，舫其篋果六百金在焉，悉入私帑。隨隱其事，自謂鬼神莫知。既起，見此僧從水而出，直來案前索命，撫其背曰：「君不特擄我金，且害我命。我

命已矣，是金乃十方所施，必終不為君有。後汝與君形影相依，不能捨矣。自是無晝不見形，無夕不感夢。夢即驚寤，目既瞑，又夢如初。凌晨起坐，其僧已先在側。且云：「吾獲訴于上帝，大怒，將命戮汝父子，其聲甚厲。」典史心中憂懼，不知所出，遂得大病，寢與不安。所至驛遞，維舟其下，延請僧道，追薦冤魂，而存亡疏中，又不敢直書其故。惟有叩頭流血，默禱悔過而已。逡巡抵家，病日益劇，願將此金廣作佛事，誓不留分毫囊中。諸凡禱謝，無所不營。而此僧為人而至，常大呼曰：「功德何益，還我命來。」要六百金往南海去也。或來自屋上，或走出壁間，爾後常見其擄床而墜，負屏而立，不恒厥處。已而左右皆見，驚而散走。僉曰：「和尚未也。」百計哀祈，僧終不聽。時典史歸，且一年有半矣。裝中金亦乘盡，精神沮喪，惶怖轉不自支。忽一日，亡僧持刺直來詣門，相訪闖入中堂，閤者拒云：「主人病劇，不能對客矣。」僧叱云：「吾非尋常客也，必欲見汝主人。」試告之，典史方負床呻吟，妻挈環聚而泣。已覩僧形見前，復聞僧通姓名于外，大駭云：「索命鬼，幻如此，吾必無路活矣。」不如速死。遽投床下，奪刀欲自殺。家人急抱止之。如死者三，取繩縛其手足，倉卒之際，不覺僧至前矣。僧謂典史曰：「某乃人也，非鬼也。君勿疑，速屏去妻子，當告之。」故眾相率出避。僧曰：「去年游

竟于風浪中分必死矣。忽見觀世音自空中降，持一燈，焚之，然引入蘆漪，幸遇漁舟，得相拯，脫萬死一生。免于魚腹，某六百金，雖為君有，且復募化，已足其數矣。將之補陀，償此夙願于觀世音前。過江陰，知君病所由來，故湏一見，為君釋杯蛇之疑耳。典史曰：雖然，金已盡，即四壁所有，不滿數錢，何以償吾師負？終當埃之來生矣。僧笑曰：吾初無意數金，君何出此言？舉家列拜，欲製方袍，帽履相遺，固却不受，僅享其飯一餐，使人跡之，果乘南海舟而去。自爾之後，鬼形遂絕。典史疑終不釋，語言倒錯，如失心人。少日而殂矣。典史止有一子，為江陰秀才，學藝已成，方應孝廉，奈以親喪不赴，無故白晝走江干，跳怒浪中，以死。絡繹往來，尋失其屍，僧端自南海聞而嘆息久之。此萬曆甲酉年間事。噫！自古冤鬼為厲者亦多，此則未嘗死而菩薩相通，幻出奇鬼，形狀以賜之至死，一何狡獪也。

曹侍郎伐樹報

侍郎曹公時聘治河濟上，以太夫人內艱，還獲鹿里中，無水居民出錢買大家井水，公遂鑿十四井于家。汲者絡繹不絕，而陽宅地形從此殘破，其宅傍有老柏樹一株，故老相傳為千餘年物，公檢曆擇日，將伐取其材。是夜公夢樹神託形為綠衣老人，詣門告曰：吾壽已千餘歲矣，明公無遽相害也。不聽。陰譴至矣。

公明日起而訝曰：樹果有神乎？此必無之理也。吾志決矣。其夜老人復見，夢如初，曰：必伐我，將滅而家先殞。而子公大怒，睡中叱之去。明日早起，亟召匠工持斧執鋸，立時伐取，樹中血流，地為之赤，未幾，長子孝廉死。公與夫人相次而亡，一門之內，無噍類矣。

崇德縣冤報

吳中衣冠為西越某縣令，縣有大盜，城社數十年莫能源，衣冠籍沒其家財，累萬又斃之杖下。家無少長，悉決殺之慘，毒之聲聞于街巷，隱其事以為人莫知也。一日衣冠賀年入郡城，謁觀察使，乍登舟，便見此盜與妻子數人，皆身被縲絏，囚服藍縷，行于道上，問左右，咸無見者。久之，微聞鎖械聲，漸近案前，自此奪眼即至，往還百里，髣髴常在于其側。衣冠心甚不樂，返縣之日，復過百姓，呼屈稱冤，擁車而入，各稟神馬于磚，亂擲縣堂之上，都莫能制。進衙後，即見鬼卒押此盜家口立于門傍，晝夜見形不去。或床前，或屏後，奴婢皆驚而走，衣冠遂病瘡于頸，透其喉，痛楚倫極，七日而殂。

留明府過鬼陣

晉江留明府震臣，先年令常熟，極有吏才，但法尚嚴峻，嘗枉徵財課，百姓瘦瘠，獄中斃杖下者十而九矣。又拷掠之慘，至手足指墮，于是虞人敬之曰：落指君子。

民之父母，後遷曹郎去，未幾奉差而還，將之閩，道經吳下，舟中得疾，因入城借寓求匡，而余姻家徐光祿適有空宅，張典于翦金橋，明府遂寓焉，其時暑月，居人鄰近者夜乘涼，方就枕，咸聞街中若數百人語，相催而過，急起視，月尚未午，自門隙覘之，則皆獐屬鬼物，怒目戟鬚，或着鎖械，或披藍縷，怪狀奇形，莫可名狀，始知非人也，頃之候徐氏門開，遂擁而入，其黑如烟，及曉，報明府卒。

劉廉察濫獄報

明浙西廉察使東齊劉庚，青州壽光縣人，登隆慶戊辰第，為人剛執不阿，萬曆乙巳年間，海寧太常少卿陳與叙詳在外與生，值衛巡官格闕，巡官死，長君太學，實不與政，有司坐罪家，長論抵下獄，與議頗稱枉濫，是時廉察為政略不哀矜，太常一夕夢其先祖手執一紙文書來告曰：「家孫之獄，劉侯所成，吾得理于上帝矣，壽當不食而死也。」太常寤而異之，適外傳廉察有病，迎之，出而語人曰：「膏肓之豎在焉，朕其脉是崇，脉不可為也。」廉察病中彷彿常見一老公，禮巾白衣，長可七八寸，從屋而下行至案前，每當食時，輒跪至案上，坐而視之，食以此不下咽，日尔羸瘦，後月餘不起，抗城人多知此事，嘉定何秀才與許生說。

白金吾忠報

獐園 卷七

萬曆中，留都金吾右衛白衛尉者，不載其名，歷世濟忠，衛尉生而穎異，巧習刀筆，後成武進士，為營將，而刀筆益善，人以為天道至微，一日忽患牙床腫痛，其楚毒不可忍，痛數日，齒遂動搖不牢，漸將脫落，衛尉命家人以次取下，每取一齒，出一大蛆虫，鱗甲猙獰，可畏久之，齒蕩然矣，僅存齧齧，猶能自嚼其舌，至盡而死，識者以為切齒之怨，眾口所誣，報當如是，爾吳人錢允治聞其事于都下客也。

李氏妾妒報

長州縣治後平橋東老胥李祝恒，以刀筆為業，妻妾二人，妾先妻不和，妻暴死，咸疑是妾所殺，萬曆癸丑年春，妾忽患陰中痛，不堪其苦，久之挺出二物，狀並如蛇時，昂首于外，細視之，喙目脛具，或云是人面瘡，臣曰：是肉鞣也，喜食肉，因取肉試之，使啣肉而進，每日盡肉四兩，痛終定矣，鄰人輩咸初諷經洗懺，多方以穰之，其家素不信佛，今具如所教，乃建齋七日，禮懺精勤，法席既終，痛苦如故，悶絕者數四，因令女坐視之，坐于妾前方，抱琵琶，鼓舞良久，忽聞簾下有切齒之聲，初遠漸近，坐驚而起，至者李氏大娘子也，奉家惶怖，俄而空中霧語謂家人曰：「某為長室，罪不至死，何故橫見殘害，理于帝所得託此瘡，以雪冥恨，雖有三昧法水，安能洗此積憤耶，其聲甚厲，宛如平

生、妾自此後常彷彿見大妻在于其側、祿謝竟不能止、號呼歲餘、至明年甲寅夏四月而死、是月十八日、希言與秀才管珍同過、處士錢允治、具說如是也。

陳烈婦為厲報夫冤

錢日省嘉興海鹽縣人、住半邏村、家豐族盛、入貧為太學生、其地近接海寧縣、因與海寧陳氏姻連、陳太常與郊之長男諸生祖鼻者、日省從女夫也、經義最高、知名庠序、烈婦實祖鼻之妻、萬曆乙巳冬十二月間、嘉興衛滿指揮捕盜硃石、敗人拋岬投石、斫其首、立死、太常父子皆不與聞、會烈婦母喪、遣奴曹在硃石治祭、有米指揮夙共太常怨、欲搆于上官、遂與大獄、罪當坐長累、竟論祖鼻抵死、獄且具矣、烈婦悲慟、計不知所出、日省使其從子朗生夜傳語、往說烈婦曰、汝夫覆盆、吾力能營救之、但事勢危迫之秋、非傾橐委仗、無路雪冤、汝豈有意乎、烈婦深相傾信、立捐銀三百緡、及匣中物、金鳳釵、珠步搖、銀幔鈎、紫磨條、脫之屬、雜繒采寶、玉稱是、尽付叔弟、二人不問出入、隨隱其事、日省鄉居、往來城市、常舍于海鹽城隍廟、中方擊財物、發篋燦然、喜動声色、竟為道士隔牆窺見、突扉闖入、掠金二餅而出、日省跡之不及、道士往告于族人沈儒宗、儒宗又亡行青衿也、遠走入廟、嚇攘其半、明日白之于官、遂案贓拷訊、不禁鞭撻、強

自証伏、而儒宗及滿家賓客、並相引證、鍛成大辟、祖鼻有口、終莫自明、烈婦聞之、不勝憤恚、以頭搶地、晝夜哭不輟、聲曰、吾陷夫君、歐刀架棺、尚何面目見舅姑、不能白之地上、終當白之地下、耳、戶及閭、縊于屋梁、而宛縣令聞而大驚、旌其門曰、孝烈海寧黎獻、莫不隕涕、呼之為陳烈婦矣、未久、日省方在家料理、行裝將赴京、黃緣為郎、準擬皆畢、忽頓見烈婦囚首、敝衣、帶從鬼使六七輩、來家紛鬧、認是海鹽縣亡過手力、姓名皆籍入城隍廟中者、張目、攘袂、如有捕捉之狀、問侍從、並無見、心甚惡之、少日、無病而死、又未久、烈婦形見于儒宗家、作諸靈怪、索金徵命、煎逼萬端、一日、忽坐其妻某氏妝臺前、對鏡吁嗟、似若稱屈、叩之、荅曰、妾錢氏也、汝夫太忌、攘吾金矢、又織吾夫之罪、致妾枉死、怨氣上達、聞于帝庭、今獲理矣、要當斷汝家種、自爾之後、徵逐如常、儒宗妻因此得病、一日、烈婦形見、仍帶從日前鬼使六七輩、手持錢銀、鏗然有聲、徧室搜擒、拉攏林帳、凡諸內外、長幼、舉家八口、以次殛斃、不及一年、妻某氏亦死、每一人死、則曰、陳家娘子來也、室中終夜相驚、儒宗惶恐、叩頭、向陰魂懺悔、頻為設食、烈婦曰、何勞如此、若我百金坐夫大辟、豈是壹餐所能、祿免儒宗跪而請曰、今當出此、攘金為娘子粧塑佛像、追福生天、不亦善乎、哀求

千數烈婦良父方許之因辭去霍然不見隔數日儒
宗嗣嗣亡妻喪事哭弔紛紛頓忘前約晨坐輒聞戶
外詬罵殺見烈婦褰簾而怒曰許君出操金粒像
獲免追錄何故邊延以我不能殺君耶言已遂滅儒
宗爰色流汗應時併工粒成金像數軀供養于家朝
夕懺悔骨肉喪盡餘有一二子孫不勝淪落之感為
太原王徵君釋登為作陳烈婦傳有云誰謂中脘不
能為厲鬼乎傳成兩家果有此報徵君向余稱述如
此後金生請記無忘焉自古枉死三尺組下有載記
甚多烈婦一何靈異若斯也

南禪僧食鱒報

蘄州南禪寺禿師雲峰上人者酒肉沙門不習經典
廣求滋味無慚愧心平生嗜鱒魚每食鱒或生刺或
沸羹或斷其頭日辨烹殺萬曆戊午火焚滄浪亭後
僧廬禿師衣鉢亦在焚中因入內櫬從囊篋煙迷不
能出人見其昂首墻上蜿蜒偃轉與釜中鱒魚無異
咸以為殺生之顯報焉

欽氏子殺狗報

蘇州欽氏子不載其名少漁于色嘗得媚藥方其法
取雌雄兩狗交時用利刃斷其陰出以治藥二成乍
試御女中夜得病作狗嗥數聲而死欽與畫家中
立周旋王所傳說

瑞光僧淫報

蘇州盤門內瑞光寺僧如蘭不持律戒畜養園婦為
妻萬曆癸丑年為人攬送菩薩像二軀至五臺山寄
載運糧船上如蘭共守而去見舡人婦父而有色日
夕調戲穢言狼藉將及其秋忽為運糧衛尉所覓怒
蘭淫邪立加叱逐併菩薩像并置東昌河濱左右詆
之不能止如蘭計五臺路已漸近因雇生口前進隱
匿奸謀將報山中人共決致像之策總登驢背使見
陰神從空而下以戈矛刺其兩腋應聲流血痛苦不
勝悶絕于地良久所患處因爾成瘡日漸洞開爛出
兩內腎膿血與腹相通及家而死當時莫不以為有
果報矣錢允治說

吳氏子冤報

長州縣平橋沈幼文工于摹石稱高手其子長郎本
立亦善摹裘萬曆丁未長郎忽思遠遊將挾薄技于
齊東都御史黃公幼文以子不識道路託婚吳士廉
合併同行既徧江淮復遊邊塞兩年間計會剽剽之
資不下三百金與廉單舡寄載南還行至瓜步廉利
其資蓄忽萌異謀遂于揚子江頭推長郎墮水而死
盡擅其橐將書札簿籍一燒滅幼文夢見長郎被
髮裸形浴血而來冤泣不自勝訪于客伴竟無究其
跡者廉自以逆謀氣阻不見丈人潛住姝家其妻往

會適見紙灰在地，又庭中晒出白練衫，月色素子青，鑲錦半臂，流蕪香纓，汗巾小刀，子悉認是弟長郎故物。心疑之，密而不言。泣告于父，勿文力孱口訥，情知是婿所為，不能訴官。甲雪，追加痛憤，設祭招魂而已。至癸丑夏四月，廉挾肯出賈，仍過揚子江口，抵頭便見長郎影于水中，相拖入水，須臾失性，發狂自投，洪波而絕。

定慧寺冤鬼相逢

萬曆年間，有姑蘇城東少年某乙，嘗從其伯父入京，死父死，流落不能歸，因得疾沉痾，忽遇新安賈人某甲，憐而拯之，力為營辦，臣藥少日遂痊，乙便相隨不去。甲以其人敏給，可使傾心相託，簿籍管鑰，出入其手，行販至于涿州。乙忽起惡念，將甲謀害，拚之急流中，擁其資千金還姑蘇，驟為富人，莫知所自也。其年葭門內定慧寺中元作蘭盆法事，津濟出魂，傳有西裏高行法師至寺，僧延請登座，放食，遠近緇白觀者數千人，有往來少年之門者，侈為勝事，擊同往觀，乙心雖疑忌，初不欲行，已自度世間必無真鬼，竟與之偕，總入寺門，已見新安賈人先在矣。乙遂發狂大叫，作賈人語曰：我何處不尋汝到，汝却在此，今番放不去也。急走僧廚，攘刀自屠其腹，抽出肝腸臟腸，擊于掌，以示眾人，無不怖走，遂仆于地而絕。其夜賈人之

子復夢其父來說報冤事，明日直詣少年家，檢其簿籍管鑰，宛然如故，貨財封記尚存，鄰里推驗無差，子遂縱有其業，乃知天道好還，如斯冤報，速而慘矣。

吳省郎殺人報

萬曆近年間，毘陵吳氏大族某貴人為省郎時，誤斃一裁工于獄，數歲請告還家，裁工亦魂隨之返，乃與其家為祟，白日見形往來，貴人病如中惡狀，日漸沉繇。一日信州張真人舟過毘陵，說所親往白其狀，懇求禳制之，東真人曰：余止一明威之法，久不傳，即燃香燒甲，亦無驗矣。請轉祈于郡城隍，以伺其便。及焚符書法，城隍立命出牒，速治，俄而冥卒受牒，廣索于吳氏，不得，又掘地搜訪，凡十來日，乃遇裁工于小君山廟中，曰：處：尋不得見，却在於此耶。叱起就擒，裁工怒曰：吾益覆積年，今方得理，異冤于上帝，命君山之神為我昭雪，此人福盡災生，旦暮且攝至矣。見形于其家者，即所差鬼使，吾待罪于茲山，未嘗去也。何與城隍乘而以真人之命制我乎，冥卒不得已，持牒還白所司，報于真人，真人曰：名聞于帝，非吾力所能回也。其夜賈人竟卒。

南濠楊氏冤報

南濠楊氏開生藥舖，有名，其子先春獲舉于鄉，楊遂用勢力，謀得其鄰馬氏宅，馬氏亡婦形見如生，時恒

在屋梁上住，張目，襖而罵，楊死，甲更冬子病，又見馬回逼去。

安慶人殺小兒報

安慶府某縣中，有某甲早死，而資產甚饒，道孤方在襁褓，母發，保惜非常，其叔亡懶，輒思謀害，時日射聲，頗驚視聽，一日跪告其發曰：吾今悔悟，改事嫂矣，兄所遺子，猶吾子也，當竭其力撫字之，願嫂無他疑，發謝曰：叔有以心，妾夫為不亡矣，自是深相待，各無異志，孤年且六歲矣，一日叔于側近河頭造船，携其姪同往，小兒拾得零星木屑，還家戲蓋小房，如是者再四，同出同入，略無防範，一夕去而不返，急取火往覓，斧劈其腦，仆于途矣，明日訟于府，下其事于理，不能決，值上已祭，丁理將赴文廟，起呼家人共食，燈燭之下，忽有一小兒跪于案前，稱冤流血，被而理問曰：是其氏兒耶，應曰：然，曰：是汝叔謀害乎，應曰：叔也，理點首諾之，其日祭畢，即召叔對簿，其服其辜，旬餘後早起，獨啖，又見此小兒來謝，視其面，已無血矣，聞人王某見為府理刑，親與黃州收九萬談。

賣油人殺小兒報

蘇州盤門外某甲賣油為業，此人常肩油擔，往來城中，大家見四五歲小兒，頭戴金珠帽，頸下鑲銀項，箱臂垂紫磨跳脫，身衣文葆翠纓，計可直數十金，便

此事旁無人見，死者不謂言小兒不能言人目以知。

萌惡意，常袖果核與食，出入戲誘，如是經時，家人亦不防範之，一夕賣油人忽見兒獨在門，抱之而去，潛于僻處，褫衣飾，殆盡，竟絕其吭，藏屍背井中，父母失兒，尋覓無路，晝夜悲啼，賣油人行刺得計，幾年之間，家亦驟富，妻生一子，兒與大家所生無別，亦至四五歲時，夏月天暑，賣油人移枕靠當風而臥，兒拔其髻中銀簪，戲刺當胸，賣油人方眠熟，大斲，不知也，睡中誤謂青蠅所集，拿手一拍，簪貫心矣，即便絕不活，兒遂長成，擅其資業，許生國光，嘗見其翁說之。

書生婦始報

近日吳城有大家女，嫁于某書生，為婦妒甚，嘗怒媵婢與書生私通，取木秤一根，穴入其陰，婢竟以死，莫有發其事者，居數月，此女陰中生一肉蛇，楚割異常，時：昂首向外，用手捫之，復縮而入，匠藥罔效，遂死。

小韓負心報

小韓者，杭州人，少年美丰姿，暑月裸程，膚膩如雪，父亡後，與母孀居，其母善製紙鏤，日翦數百，供里社祭享之用，餬口而已，未久，母亦死，韓遂流落無家，一日偶立于陝商鹽店之下，見有算簿在案，店中人不嫻算術，前後昏錯，教主人翁屢叱之，韓遂代為布算，一局從容下箸，甚有條貫，主人翁驚視再三，見其衣服藍縷，曰：以子骨相，不負奈何，因悻如，豈謀之拙乎。

子米店中為我司其出入即終身可成就矣韓大喜
過望訊知此翁即閨中賤賈之老也家于杭城積資
四十萬侍妾數人有妻與子居閨中歲通信耗以為
常賈老既得小韓視如己子甚于骨肉韓亦父礼事
之每食則數妾皆來侍坐韓亦與為往來出入畧無
嫌疑輩中有幸姬年稍長者小字荆娘容色艷麗風
態動人兼善于治家一見小韓遂屬意焉而賈老之
心忌矣韓雖年逾弱冠猶未近女色始諧繾綣曲盡
于飛時：隱入室中兩情相得眷戀少雙歲餘家人
不之知也己而荆娘有娠免身生男模樣與小韓無
二矣衆始覺之賈老又極愛此兒常抱出店中戲韓
曰人皆謂此兒類汝意汝所生果在韓而發赤賈亦
發笑而已首尾三年所得荆娘囊蓄數千金喻山河
指日月誓心不娶願畢一生之歡後韓忽萌二志竟
置別室于外娶得某家女婚為荆娘聞而大恨涕泣
不食沉絲枕席冤忿彌深韓自以負盟慙恥避不入
內常託事故一夕設計召至荆娘怒甚噬其頸肉者
三長慟哭嘔血數升而死中外聞者無不唾韓之薄
倖矣荆娘死後輒見夢為祟同時男女婢使十餘人
又無故相繼經死于室韓及嗾其怨家訟賈老于官
多方布置計寃之獄中官察其枉雪之賈老出獄後
房帷若掃悒悒不樂又數見怪異往來韓教他客訊

之西歸至是四十萬金貨業一旦為韓氏有矣明年
賈老命其長子來杭營筭什一韓復百計誘惑與為
花柳之遊後陰使人誣以不法事有司追提急迫中
夜遁去而韓自謂用計之得鬼神所莫知也廣張典
庫維蓄少艾遂謂杭城富人一日于官巷口過忽見
香車中一美人妝飾甚富褰簾而語曰負情僕尚在
乎左右望之酷類荆娘既近乃真是也出簾捧韓頰
髮同還所居及門韓脫身疾走入內荆娘隨踵而至
登堂詬罵氣壯如生復招集前所經死之鬼十餘輩
晝夜作耗常自持韓臂指噬咬拍板楚毒萬狀韓睜
眼便見計無所出但以手掩其面向天私祝願盲雙
目荆娘遂唾其目：言故自盲嗣後韓神理惑亂狀
若病狂左右咸見冤魂之氣纏結其身竟暴卒：之
日適賈子復來泣控于官：將貨業盡數折還而并
典庫少艾亦歸賈子矣張文煥松陵舟中說此

諸葛氏負盟報

浙人諸葛一鳴秀才時讀書杭州靈隱寺中一日步
至冷泉亭下見石上坐一老翁狀貌清奇與之語甚
玄遠訊其故云吾待小孩子至即行矣然渴甚子為
我覓漿一甌飲之諸葛即從擔上買鮮藕一枝奉上
曰以藕代茶可乎老翁從容嚼藕果曰向瞑矣謂葛
曰所期不至奈何當從子借宿一宵矣諸葛貪其高

論欣然挽歸僧舍置酒張燈談笑忘倦設榻于隔壁
室中止之心訝其為異人也燈下穴壁以窺見案上
所閱者新浙江舉子榜也諸葛方知老翁是天神也
款門求進跪于燈下叩頭不已曰肉眼不識大聖死
罪死罪但不知今科榜中有某姓名否老翁曰子當
于後科榜中獲雋無憂也諸葛固懇曰某苦心已久
既有科名之分何新不先與之復使某待三年且老
矣惟賴神人為某高下其手老翁曰固也但陰注陽
受天曹已定吾豈能獨私于子耶再三叩頭求之不
已老翁曰籍中止有張某父方病倘其不及與試請
以子當之矣但吾為子力求子須費三十萬錢酬之
陰府公門亦有使費初不異世間也諸葛曰貧甚何
從得三十萬錢耶翁曰無難子于放榜之日多取紙
銀計三十萬錢者焚之所費不多願無相忘諸葛許
諾甚堅夜半果有四歲小兒來老翁竟去其秋諸葛
果中鄉薦矣放榜之日人事匆二雖常記老翁之言
以為冥理茫昧不且為憑遂與其約旬日之後老翁
復來形容憔悴衣裳藍縷無復曩昔氣度數而責之
曰吾為子受困不可言子非人也諸葛謝過不已曰
小間便了夙願何如老翁曰今無用矣然吾乃某山
之神為子受謫遂至所婦明春當為子力謀一進士
策子能為我立廟使復有香火但無若前度之貪言

可也諸葛許諾益堅指天設誓因約于某日某時會
于北京某地至則果然其春會試老翁晝夜作伴首
場三日之前即于闈中竊出經書題目與之及入試
一毫不誤第二場復如之至第三場待之良久不至
臨試之夕將唱名矣見老翁踉蹌而至曰吾為子覓
策題幾不得出恐子部署無及頃使竊得程策五篇
以賂子懷之而入可也諸葛曰禁甚嚴吾安敢自惟
法網老翁曰某在能蔽人目無慮也諸葛遂如其言
遇搜檢出老翁在傍與軍士高聲相問踰牆之至廳
事前失此翁矣諸葛遂被笞三十柳示育院門一月
幾死枷將畢矣老翁復來罵曰子欠三十萬錢今受
此杖尚思微俸進士第耶世上未有如子負恩失信
人也言訖不見後乃知此翁是天狐非神人也京山
李博士維柱借詣公車親質其事

邵舉人冤報

姚江邵喻義浙東知名士也其父德久為北京東城
兵馬民間一婦人素有貞操而仇族蒙以不潔兵馬
受賊枉法杖而遣之婦恥見辱恨究不明歸而雉經
以死之後適喻義借計入京會試每夜夢見空中
一仙女冉冉從雲端而下向喻義作禮而言曰君是
今科會元必中矣但殊卷要進呈御前者第三場策
要緊須用心做無造次也如是無在不夢率以為常

是科丁未，喻義進頭場，文甚得意，至中場出後，又復夢見如初，喻義心愈疑，猜至末場，恒恐失誤，只得懷挾抄寫策要一小本，縫衣袂中，搜檢不出，竟置桌上。對抄監軍過而好言謂曰：豈宜公然如此，喻義叱罵而去。又一監軍過，復如是相謂，喻義復叱罵如前。其人忿而奪去，白于監臨。時孔御史為監臨官，聞而大怒，遣擒捕既至，則其舊板門生也。御史遂詭言以問喻義曰：監軍于汝平日豈有怨欲乎？喻義進曰：兩場文字，定中會元，某恐三場不稱，是是帶進，初無怨欲。御史本欲伸救喻義，無奈狂悖如此，有徐御史亦同監臨，因曰：彼已自首，我輩豈可容情，即叱伍伯行杖。畢，枷示于貢院前。充吏南還後，其事卒聞于上。邵卷果遠，御前適符前夢：中女子，即克婦所化，或謂婦以冤死，得為仙女，未可知也。

王給事食犬報

崑山王給事好食犬，前後殺犬數百頭。一夕在御舍時坐燈下讀書，忽聞小犬嗥，散環其榻而吠之，覓看無所見，既坐又聞，起覓香然，呼左右共相尋，聽其聲乃出燈檠之中，歷歷可辨一家惶駭，給事後雖斷食，竟成疾而卒，失輦下冠裳，多知其事。

蒸蜂之報

有某甲養蜂一房，盜者乘夜囊之而去，未及賣，跡之

甲伺于門外，盜者計無所出，置甑上蒸而熟之，瘞入土中，其明年以是月之日，舉家忽患癘風，相枕藉死，莫有為收葬者。余見釋典中有沃蜂之報，由此觀之，定不安矣。

張阿招屠猪報

江陰縣顧山，有屠兒張阿招，一生宰猪為業，年六十歲而死。之曰：皮肉發癢不可忍，呼其妻炊泔湯沃其四體以為快，又用大木槌擊其手足，晝夜不停，久之，擽取屠刀自剖其腹以死。

顧樂屠猪報

顧山又有顧樂者，亦宰猪為業，高君承先親見其死時，在定菴伽藍前地上，作猪叫教聲，宛轉而絕。

馮氏子屠牛報

江陰長溪馮氏子，臘月廿五日宰牛，是日天大寒，見其先割牛舌作羹，以下泔酒十餘碗，不覺醉極，將刀割牛，誤舉刀口向上，自屠，見者共嘆報之不爽矣。

天長縣化魚僧

天長縣居民劉萬，打雁捕魚為業。一日有比丘詣門乞食，適釜中赤米飯熟，其婦因取施之，謂萬曰：君今日捕魚，必當得極大者，然不得妄殺，是龍而魚服者也。已而果得大魚，萬不聽，剖其腹，赤飯猶在焉。萬奔家相繼病死。

修行人墮犬腹

處州民張某，號幻雲道者，一家母子兄弟六人，俱持長齋，修行奉佛。一夕張在房中坐，有人呼之甚急，張應曰：求其母，兄弟弗聞也。已又呼之，如母者三，張乃泣謝其母，兄弟曰：呼我者二人，約同到黃仰橋家，似將往託生耳。兄弟幸善事母，明日須過黃家相看，如為人則已，倘墮落非類中，汝輩無為持齋念佛矣。其夜無疾而逝，侵晨詢黃家，果夜半犬生三子，兄弟慟號，遂不信佛。黃即陝州兄弟也，其說不淳，余謂作犬是業報，亦因宿因，如來白犬骨，尚與須弥齊高，何況五濁有情，張以一念之疑，而入異類，心為畜生，可畏哉！抑其平居修持之志，必有未堅，不然理之不可者也。

薄明經為魚

余邑中薄生，名澹如，年少有文藻，能為近體詩，以萬曆丙午舉明經，然性喜蕩，汨于酒色。壬子七月間，從嚴舍人津閣于中，偶閱說海，見唐人韋主簿化魚事，津：慕樂意入清冷之淵矣。其明晨赴友人徐先輩待任文社，二三同祀在焉，角藝既畢，主人設酒，餽餉客，薄生于席上，恣談古今，無不稱說，俄而口角忽覺流涎沾清衣袂，坐客相目驚訝，生故不自知也。諷其歸，又固不肯行，強掖之登榻，則病已口噤，不能言，亟

召醫至，察其脈，已不可為，請按穴以灸，炷艾凡五壯，亦不知痾瘵，僮僕憐憫，遽止之。募役夫數十人，連帷榻舁而歸，入門登堂，妻拏環擁，號泣疾發于未遑成而絕矣。後經七日，是首七之期，生雖家于虞山，世為姜江人，于是延妻江沙門所善者六七輩，至家設大齋，供頂禮，梁皇慈悲懺法，沙門以楊枝洒書，食口喃：作胡語，忽見飯中躍出一金色小鯉魚，擊跳佛前，向空闕，象沙門圍繞于座，羅而得之，于是一時合掌齊念佛誦咒，放之城西大洋中，悠然而逝，明經精爽所化，與韋主簿事千載全符矣。釋典所稱六道四生，一切惟心所造，此非其可證者歟？余又嘗見唐人小說，有甘露謠一書，載魚服記甚詳，洪爐變化，理實有之，凡人所信，唯耳與目，此固非出乎目之外者也。

徐文長寬報

山陰徐渭，字文長，為縣諸生，試屢雋。世廟時，胡少保宗憲總督浙西，聞其名，招致募府典書記，寵禮特甚。渭嘗出游杭州某寺，為僧徒所不禮，陰銜之。夜宿妓家，竊其睡鞋一隻，藏之于袖，來晨入幕，出以呈于少保，詭曰：得之某寺僧房，少保怒，不復詳察，登執其寺僧，二三輩斬之，轅門謂為人猜而妒，妻死後再娶，輒以嫌棄，續又娶小婦，有殊色，一日渭方自外歸，忽

戶內歡笑作聲，隔窗斜視，則見一少年僧，年可二十餘，風儀俊美，擁其婦于膝，相抱而坐。渭惶遽走入，徧室周旋，忽然不見。後旬日，渭復自外歸，小婦畫臥于床，忽見前少年僧與之共枕，渭不勝憤怒，散如吼虎，挺前擒捉，寂無所有。急索捷刃，不得，便引錢燈檠刺婦頂門，深之而絕。遂坐法繫獄中，卒以援者力獲免。既出獄，數年事六解，渭聞居發憤，往日諧殺寺僧受此冤報，又傷其婦之死也。賦述夢二章云：伯勞打始開，燕子留不住。今夕夢中來，何似當初不飛去。憐羈雌，嗟思侶，兩意茫，墜晚烟。門外烏啼淚如雨，既而濯宛如昨，羅鞋四鉤，間不着，棠梨花下踏黃泥。行蹤不到樓，鴛閣自是絕不復娶矣。丁酉冬，四明太常鄉余寅說。

徐氏兄弟冤報

常熟徐昌祚，任子官至比部正郎，尚書公杖之孫也。兄弟六人，同父異母，各不相能。昌祚昔有沉姑之事，為第六弟鼎祚所訴，時西臺御史行部江南，以錫璫為名，鼎祚欲重兄罪，乃擬第三兄叔父隱患，併證入昌祚案中。昌祚稱冤不服，鼎祚與諸族人怨家交相誣引，構成大獄。昌祚叩恩而死。後其全產弟復祚設為鬼言，備陳古今罪福報應之理論，釋鼎祚，鼎祚不勝寒心，雖復悔謝，殷憂不已。其家數見昌祚為祟。

却後三年，萬曆甲寅五月，鼎祚游無錫惠山寺，忽聞昌祚隔壁笑語，已又聞叱咤聲，驚問侍從，咸無聞者。往視，寂然，意大忌，遂命舟馳歸，病七日，見昌祚守之，少時遂止。

新發潘家交報

蘇城富民潘時用，資財十萬，號新發。潘家時用先有一弟名璧，生歲餘，潛于襁中殺之。其婦免身，便生潘大郎，模樣酷類其所殺弟，常有怨志。未幾生二郎，既長，兄弟不和，共相訐鬪。後大郎為子錢家所逼，推仆時用于地而死。二郎妻父衛起部，勲也，推抗閔時與秦御史諧善，秦按吳中，立召大郎鞭殺之。咸云起部所構，俄而二郎寢瘵，數見其兄，械繫相守，備諸妖祟，無何嘔血死。起部衣緋而出，亦預見大郎在堂後，問左右皆歟，所覩驚走入內，數日相次暴亡。

朱方伯濫刑報

蕭山朱方伯三聘，性剛嚴，居江西藩轄時，有一典被仇誣盜，不窮踪跡，立杖殺之。萬曆辛亥冬，方伯論列還家，美遇江西地師劉擬，同往鄉卜地，欲行前一日，遣使過姻家，預令設具以待。其夜方伯張燈置酒，與地師飲，罷，聞扉寢矣。忽聞門外人馬聲，初速寢，近自起出戶看之，見一人手持文書，跪于微月之下，就視，乃昔所杖殺典也。驚問曰：若何以至此？曰：朱召相

公耳方伯收其文書、急取火視、則兩手空矣、便呼妻
子處分家事畢、于是遂卒、鄉人徐說叙之

繪園卷之七終

繪園第八目錄

報緣

王中丞前身為僧

楊尚書前身為僧

陳典史前身為僧

姚御史前身為侍者

段氏曹夢前生

王一鶚怡前生

劉指揮子記三生事

趙增廣怡前生

劉秀才輪迴

張明經輪迴

萬侍郎三世輪迴

沈僉果後身為林家兒

劉季子後身為饒家兒

假山鄭前生公案

閻頭陀後身為祁家兒

周南甫再生

韓氏妾三世女身

豬死為兒

卞老再生

童燦兩世為僧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小說家類

華進士前身為番僧

王文成前身入定

陳氏子西世吹簫

諸先生先善逝

張都憲前身道人

蜀王子前身為僧

徐光祿西世輪迴

繪圖第八目錄終

繪圖第八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鈔

報緣

王中丞前身為僧

臨海中丞王公士性，好遊名山，宦轍所至，無不搜奇討奧，所著有五嶽游稿。先是西川峨眉老僧性好游，自恨一生不得徧探名嶽，年又駸，向暮矣，乃誓于來生了此夙願。臨化謂其徒曰：吾今往台州臨海縣王氏託生為男，十六年後汝可來一相訪也。其徒遂書屋壁以記之。至期，沂江南下，尋訪至台州城中，則公年總十六，相見依然，宛如舊識。計老僧化去之年月日時，即公之甲子也。學遺金帛而還，乃知李嵩房瑄蘇軾諸公，並是高僧轉世，以佛法推之，信不妄矣。

楊尚書前身為僧

宮保尚書楊俊民，山西蒲州人，父即太傅裴毅公。傳世廟中名臣也。先為兵部尚書時，與世父武選府君深相結契，嘗為府君言：民兒墮地，即合掌而笑，見人則打問訊，僕心思其妖妄，抽床頭短按劍，而叱之。民兒即從乳母懷中作殺言曰：老僧四川人，峨眉山出家，因發願修造寺殿，估計二千金，止募得銀六百兩。

埋于寺傍石橋下，不果成功，以此託生高門，願為相公子，求相公道人，往彼發其藏金，為我完成勝事，有兩弟子俱在一可託，一不可託，惟相公裁之，言畢，襪襟如故，自此不復言矣。僕聞而大驚，便納劍，立捐千四百金，遣幹辦往川中推驗，委有寺在，較老僧化去之日，適符民兒所生之年月日時，其徒二人尚在，發橋下藏金，果六百兩，無缺。于是遂出金，蓋建佛殿，煥然一新。此寺今為名藍。余幼時嘗聞府君言如此，忘其寺名矣。襄毅公會因北虜之變，以大司馬得專征伐，挂平虜將軍印出塞外，軍大振，後銓宰缺官，世皇手批特旨，命楊博為吏部尚書，故公門上榜帖，子有四句云：金印腰懸，曾司百萬緡，親命丹書手勅，謬叨千百緡，紳頭父子生，而一品有自公家，而外不多見也。

陳典史前身為僧

嘉靖癸亥，姑蘇齊女門外陳言者，由功曹入選順德廣宗縣典史，與外孫湯汝學，并其僕三人赴任，道經村坊中一野寺，見寺僧五六輩，衣帽修整，候于門外。陳問曰：前路有歇處乎？僧應曰：驛遞遠矣，盍留小寺一宿，明晨行路可乎？先是寺僧夜夢其先師謂曰：明日我當整歸，汝等可著袈裟立寺門外俟之。至是僧見陳君模樣，儼似先師故身也，心疑之，延入坐定，細

問其生年月日，即老僧入寂時矣。果符所夢，陳亦如舊相識。汝學乃同行者，說其夢，寺名

姚御史前身為侍者

嘉善姚御史名綬，字公綬，其父封公，頗好善，宅西有大雲寺僧房，侍者年且老矣，常受封公賑施。一日封公于田中觀刈，獲忽見此侍者，肩其襪，從宅中後門直入，怪之，使人往問，則細君就館產子，又使人詣寺中消息，云侍者病三日，頃化去矣。封公心知是其託生，及御史長而獯點，不若于訓，公亦不甚保惜。年十六，尚未識字讀書，御史行第三，其伯仲二兄咸舉秀，木公令御史踐更于縣，尉怒其任率，杖之歸，乃發憤就傅，日夜程書不休，如是十年，登進士第，為監察御史，請告還家，怡前身是大雲寺侍者，因自號雲東逸史。

段民曹夢前生

武進段金，字新，于十九歲擢進士第，拜官民曹，即權稅杭州北新關，一日坐理文書，忽覺倦甚，擲筆而假寐於案，踰時驚寤，亟召伍伯，前詣第三條巷內，沿街任有穿練婦人祭其亡夫，道上祭品是青菜餛飩，訊之，果符其言。婦人云：夫亡已十九年矣，亡之日時，即段君年命。段君喉中猶帶青菜香也。遂捐俸養，給以粟帛，時婦年猶未滿四十，當路中段與婦有姦，論劾

罷官

王一鴉悟前生

山東王郡伯一鴉為真定府太守前身即真定府人入境依然忽命吏入某巷訪某家徵某人姓名果是蓋死之日即公生長也一姬出鷄皮雀髮詢之乃是公妻公厚給之

劉指揮子記三生事

三十年前蘇城有某秀才為暴于鄉人莫不切齒然頗通宿命一日中忽死記託生城外某家為猪形體面目宛然猪也自恨一生為人無所不恣睢今乃隨于畜類受此愚形視其身與餘猪共臥糞壤窟室中腫脹臭穢甚可憎惡求死不得恒欲早就屠割於是日夜向園中作耗不肯食其家怒即縛四足在店前殺之殺死復託生為小綠蛇自顧其身僅長尺許已為蛇矣時蟠于深榛中竊聽人言乃是劉指揮家後園自恨方脫刀塗又罹毒業捨身受身終不獲生人道復求死不得以頭擊樹觸石腦血洩泥日夕在草中擾亂無已見人至便張吻噬之又私念蛇死可為人忽見一批菜婦人窺其形軀似有娠試追隨之竟蜿蜒于筐底菜下乃是劉氏後房姬也將媿矣從女伴携筐園中挑菜既而入室驚見盤蛇呼家人共來打殺不覺神魂纏住姬身其夜即產却見其身

已復為人矣遂為指揮之子此子六七歲時猶知前生事謂身從蛇中來也沈問之父說此

趙增廣悟前生

嘉靖中有趙生者是趙某子為大同學增廣生暑月迎督學公出郊數里外入一酒樓過飲火酒大醉不脫巾服而臥于樹下其僕汲寒泉沃之便氣絕魂游溪邊犬來相嚙忽見洗菜婦人臨水垂禧就而隱身不覺魂神冉冉走入其牝中戶樓上人咸怪秀才在樹下臥不起撼之死矣僕走報家昇歸殯殮初不知其故也是晚婦還家即產一子趙生見身形縮小即悟托生在此忽一日婦家出外置兒筐中有犬入房以舌舐其兒遂驚起作聲曰趕狗子趕狗子鄰人或謂筐中兒語不祥亟覓其父母遂將殺之矣父持鋤作擊兒狀趙生懼乃不敢言至五歲時始向父母具述其故曰我故本府增廣生某也家在城中某巷可速喚吾家人來及家人至嘆息淚下叙述家事一一無爽妻猶未改嫁也且戒收藏遺書勿失兩家因此遂相往來不絕後求還家覓遺書讀凡前生所讀之書猶能一一覆誦及能記憶同祀姓名常向人誦生前州考試卷吐辭朗不訛一字書法亦與前生相同數歲外即補諸生仍為增廣諸君賦詩以紀其事焉

劉秀才輪迴

四川某縣秀才劉祥年三十與妻子意前算帳忽暴死。後托生于百四十里外鄰縣某家為女。到四歲時其母抱之懷中女忽作声而言曰吾是某縣劉祥秀才也。方在意前算帳何遽以死。何以生于君家。其母大駭急遣人至其地訪之。劉家停棺尚存帳簿與手道書。宛然在牋前案上。其妻聞之乃出金帛聘其女婦。終日手抱告于人曰此吾夫劉秀才之後身也。張太僕昂思親見其事為高君承先說之。

張明經輪迴

山東：昌府高唐州人林士章嬰兒時能言。自稱前自原係北直隸易州人。姓張名承勳。嘉靖壬子科中順天鄉試一百二十五名。待試春闈。偶醉臥逆旅小樓。忽中煤煙薰死。上帝憐其枉勅為任丘縣城隍。後享穢婦之祭。復謫人間。轉受生于德府禮生林按武家。述前生事了。先是明經未受生時。託夢于其姻家李太學云。六年後君謁選。當得上海丞。過高唐。願少駐行車。遣來童一訪我于林禮生家。因得面吾女喜姐。是時明經樞尚未葬。其家壁中隱有車馬鼓吹聲。久之遂寂。及李太學謁選。果丞上海矣。隆慶六年壬申十一月朔日。赴任道經高唐。即挈來童及子婦喜姐詣林家。士章一見。即呼來童。來童泣且拜。

繪園 卷八

出袖中鏡子及繡囊。云是我買與喜姐者。又言在京師時。購珠一囊。為喜姐作嫁時裝。檢篋中無失。於是其女痛哭抱持。遂留鏡以期後會。為詳載處。實堂集。

萬侍郎三世輪迴

明江西南昌萬侍郎某。不離襁褓。其知往因。記第一世是董氏子。北直隸人。為縣胥史。頗工書美。而行多險諛。往。虐取人財。至三十五歲。與病而死。留閻羅王殿下三年。仍管書記。王忽謂曰。汝在陽世。造業最多。不可紀極。安能免于馬腹乎。即命冥卒取馬皮一具。覆其骸。推辭不及。免勉受之。移時。便入馬腹中。遊巡之間。不覺隨地為駒矣。稍長。鬣甚充。地驛傳。日奔馳數百里。鞭箠交下。殊常楚痛。一日。犁韉送走。迅越灌莽。園人跡之。河濱樹下。馬遂嚙數口。拚圍人入水。復踈躡之水中。至死乃已。尋自追恨。阿馬既受畜生身。復托殺人大罪。今番不知墮落何狀也。便跳蹶嘶鳴。不食而死。後復有人牽至閻羅王殿下。自理檀殺園人罪。合萬死。王閱簿謂曰。斯有何罪。由彼七生前殺汝。今世報之。適相當矣。有頃。敕冥吏曰。董某償債已畢。此回合生世間。為貴人。身居樞貳之職。吏遽取烏紗帽。戴于馬頭。帽甚窄。請易其大者。王曰。此二品官職。至不易得。當復何所嫌也。遂以頭戴帽而出。

託生此身于江西南昌縣萬家，復登進士，果歷官至工部侍郎，信三世之有徵，捨生受生之理，昭然不爽矣。萬公自通籍以來，清介自持，一節不改，所至捐俸錢買牛皮，命工縫作馬鞍中襯皮，每一馬家分給兩片，既拜司空，三月而乞骸骨，天官尚書吳鵬，嘉禾人也，與萬周旋甚厚，嘗苦留之，語云：公望甚重，一二年可居各位矣，何得言去乎？萬答曰：某定命合居二品官職，豈宜過望哉？吳素聞公有施馬襯鞍之事，而不詳其故，因詰之，萬良久，遂叙宿緣，欽眉而言曰：某昔第二世，被配作馬，為人乘騎，其人恒以雙膝夾擊兩肋，痛不可支，馬助下肉，俱被磨爛，每行一步，慘入心骨，而此神識還生萬家，即今此身是也，思作馬身受苦如是，故造斯功德，以施羣馬，非徒然爾，尚書嘆息久之，因徧以話于賓客，所知金三枝述焉，按北夢瑣言載唐有劉三，復能記三生事，云曾為馬，其家不施門限，慮傷馬蹄，與萬公夙緣，髣髴矣。

沈僉泉後身為林家兒

明廣西僉泉沈公應魁，字仲文，常熟縣人，擢嘉靖庚戌進士，其子椿，年即希言之先姊夫也。僉泉有文名，工書翰，與吳中皇甫諸昆季及三黃輩為詩社交，晚年結廬於虞山葛洪丹井之上，好燒水銀為黃金，平生質業，費于炭值，為方士所誑惑，鬱鬱不遂其志，卒

以首死，年六十有餘，後數載，椿年始露頭角為縣諸生，復好扶乩之術，嘗于靜夜作一符召仙人至，忘其名，問僉泉死後因緣，仙人筆授云：卿父亦無大罪，不墮惡趣，中地府處分，已令于福建興化府莆田縣林庭棉家為男矣，後當貴，扶乩人並非識字解書者，椿年暮，不外傳，希言弱冠時，親在其家見之也，未幾椿年六天。

劉季子後身為饒家兒

長洲縣諸生劉咸明，泰政玉成第四子也，二十一歲隕于澤宮，其年萬曆癸卯，一夕忽夢入太山東嶽廟中，見一緋衣官人執簡而立，旁有同遊，指而謂咸明曰：此官姓孫名阿掌，人間生死名錄者，咸明因下拜求問年壽，官人曰：卿壽止二十七歲，不能多也，咸明意甚惡之，愁憂不樂，秘不肯述于人間，告所知亦囑勿泄，至己酉春，咸明已二十七歲矣，一夕又夢前緋衣官人告之曰：卿今應死，無可避處，死當受生于江西南昌饒家為第三男，兩兄皆諸生，鄉後却為孝廉也，咸明驚寤汗流，自知不免，乃輯其麟經課藝，梓行于世，旬餘遺疾少日而殞，咸明與蔡秀才士順並為吳都諫，壻士順叙之，按裴松年記魏苻濟妻夢亡兒言在地下為太山伍伯，憔悴困辱，今太廟西孫阿將召為太山令，頤囑轉我，今得樂處，明日推問，果得之。

此書既為人所撰，則虛而不可信也。

濟乃見阿，其語其事阿亡月餘，母復夢兒來告曰：已得轉為錄事矣，汝說如汝，豈阿至今猶為令未改乎。

假山鄭前生公案

蘇州女醫鄭氏，著名假山，後有從兄弟二人，兄名欽，弟名欽試，萬曆丁未秋，欽試夜夢而鬼使手把文書來家，追攝問其故，曰：四十年前劫殺一僧，今申理，使我等來追攝耳。及出文書視之，則欽謨姓名也。試曰：誤矣，此非賊名，乃某親房兄耳。兩鬼使便乞引至家，彼既入，即出而語曰：在家誦金剛般若，不可得取也。後三日復來試，驚起，私與細小共說，初無信者。往驗誦經，恰符鬼語。經三日後復夢如前，兩鬼使仍乞引至，試從屏外窺見，其進入謨帳，捉而出矣。既覺，汗交流，投明往看，且見兄謨坐堂上，為人處方治劑，如故了無病氣，未敢說之。絡繹探聽，至于日暮，聞其家擁關急走消息，謨適患急心痛而絕矣。時年正四十一歲，人謂即謀僧者之後身也。又二年，欽試相續而亡，蔡士順高承先並說。

關頭陀後身為祁氏子

關頭陀希言，以萬曆辛卯冬化于金陵，化之前三日，偶行步過急忽腹中爆然有聲，頭陀大驚曰：嬰兒走矣。便詣金陵舊游諸公門，各辭謝去，云欲上茅山去。其日却在茅山下祁家店，句容縣地，去白堊三、四里，上茅山大路也。

門樓邊托鉢，通門內嫂姑二人駢肩而出，頭陀合掌問訊，高聲唱云：娘子肯借我一間淨房住，承嫂不答。

其姑是室女，忻然應曰：淨房既有，任師父住去也。言訖，急走還內，頭陀相隨而入，瞥焉不見，嫂姑二人並怪之。其夕姑忽稱腹痛，產一男兒，魁梧殊特，父母怒欲殺之，并斃其兒。見兒異相，不忍斃，嫂以從旁苦諫，會溧水彭公感夢，頭陀來囑，亟使人物色至祁家，得不死。今兒已長大，神姿端遠，見者以令器期之。書憲膏燭之費，悉出彭氏給焉。真空道者說按琅琊王公世貞傳畧云：道人末年頗好作有為功德，欲于句曲東郭治馳道五十里，抵故乾元觀，左右皆植桃杏，春時若錦繡，謀于其徒，益斥旁畝，引山泉溉之，成福田。歲入米三四十石，而乾元觀獨有門及兩舍耳。于是薄游金陵諸公間，遇一二中貴人欲成觀中諸殿閣，然不輕發言。後過毛百戶家，飯畢乞浴，已遂暝，殊坐不僵，決旬猶煖氣休，然汗沾鬚若璣，三日入龕。七日移至乾元觀時，啟龕視之，百日猶若生也。據琅琊公文如此，合于真空道者所述上茅山之言，無不驗矣。方知托鉢于祁家店者，是其飛神而末年開道種花，畢力于句曲乾元之間，其有首身頭陀事跡，散在仙幻中，然此段公案，琅琊未之及也。

周南甫再生

武林周箕南甫，少年履歷甚劇，既絕，妻子具衣衾將殮矣。及明乃甦，自言死去時即托生于杭州城內一大家投胎之際，茫然不知，但見形軀絕小，其家以房在高樓下，林壁皆黑漆彩畫，幃幔鮮燦，器案華整，銀臺上高燈絳燭，一室爛然。抱兒入澡盆中洗之，笑聲聞堂訝是五六輩中年婦人，絕無男子行動。浴畢，用紅衫綳縛甚緊，枕于林側時，用藥汁來喂，苦不肯飲。忽尋思我是周某家，事百無一了，今若轉身此處，不如無生矣。遂悔恨恸哭，決意還家。見婦人輩奔來慰藉，搥手禁小兒勿哭，不聽，啼益急。夜分後，殺漸微，至五更覺氣喘力乏，遂死。後厥然而生，歛如夢醒，乃屍橫地上，經宿矣。家人驚喜，便復走匡調治，越數日，輒神王如初。

韓氏妾三世女身

姑蘇明經韓治學士公之從孫有妾周氏，臨頓里舊族也。性敏慧，及笄而嫁，嘗為夫君言兒前生是某家女子，韓頗異其言。後寢瘵沉綿，呻吟枕席，臣藥不能奏功。萬曆癸丑之五月，忽告夫君曰：冥司有人追攝某矣。明日暴死，至夜復蘇，具說冥中事云：于前攝至郡城隍廟，藉稱太守府中與陽間無異。因案牘事煩，不及解攝者云：爾平日無大罪過，不必入見矣。但我冥中差使，非錢不行，放你暫還，速備醪餼楮錢。

于家，僕我享之而去也。明經便依言具辦，方畢，周氏曰：其人復至矣。亞與之食，遂與夫君主母子女婢僕作別云：兒今兩世為女，此去又當託生于別郡某家為女，復作窮秀才妻。至第四世方為男子，今其家婦人分媿臥尊，我即往投胎，不可留也。又自言兒今形軀漸縮小，如嬰孩狀矣。言訖，遽瞑目而逝。

豬死為兒

吳中一老儒，與侍郎袁公愈春布衣之舊。侍郎在南曹時，老儒往謁，行抵丹陽，方舍櫬登途，乘跨蹇衛適過屠者宰豬，陡見屠刀上躍出赤髻小兒，倏忽失處，不覓大怖，後驢背墜下，僕夫掖起，暫止路側。召家整頓鞍鞫而去。適遇此店家新婦免身，誕一小男，呱呱在地，尚未浴也。乃知此兒即所刺之豬，託生與驢背所見無別指。大老不解，忽經觀此新異，出于耳目之外，便成悖病，心緒昏錯。以侍郎衙內兩旬，侍郎素以清苦自持，難念寒緜，無所濡沫，但割俸餘遺之，老儒勿告，遂歲餘始愈。自後困窮沒齒，不復作軟紅塵土想矣。

卞老再生

蘇州閭門外洞涇橋，有居民卞老，釀酒張肆為業。人呼為卞二老。隆慶初年病死，其家拜梁皇懺以資冥福。聞天子謂曰：懺法功德最大，汝縱有罪惡，已洗却。

矣。賜壽一紀，仍放還。既活，便能強起，坐于門，其親陳世仁自橫涇入部，持紙錄詣門，予之，驚而反，走，下，老呼告其故，始信。陳之子文綱言。

童燦兩世為僧

隆慶間，衛州王氏子，小名童燦，數歲，日誦《圓覺經》，琅琅可聽。人問之，亦不自知也。年十五，隨父至西陵寺，見壁間永明師像，憬然有悟，因憶有寫未了經在故笥中，索而閱之，則圖竟古本，死然手跡，始知前身即永明師矣。遂索筆寫竟，若出一手。告其父曰：此兒故居，願留以畢淨業。父不許，卒與俱還。數年，父物治喪，葬畢，即棄家持鉢，飄然不知所之。續耳談亦記其事。

莘進士前身為番僧

太原進士莘仁，幼在荷襟之中，即能讀番經，恍惚記憶前身，是西天竺比丘也。

王文成前身入定

新建王文成公守仁，常遊一古寺，中見傍有空院，楹楹甚固，公叩其故，寺僧皆曰：不可開。公因命開之，寺僧曰：中有入定比丘，閉且五十年矣。公心動，竟發視，是龕中坐一老僧，顏貌如生，儼然與自己模樣。至二心怪之，舉頭忽見壁上題一詩云：五十年前王守仁，開門原是閉門人。精爽剎後還歸復，始信空門不壞身。公憬然而悟，其年改五十，乃曰：此吾前身，遂建塔。

葵為

陸氏子兩世吹簫

青浦縣編戶陸坤家，生一子，自幼好吹簫，一夕燈背下，閱將就寢矣，恍惚見紫衣童子躡跣而來，持一物至，落几有聲，叩之，忽爾不見，心甚怪異，以為鬼也。晨起，有紫玉簫一根在几上，諦視其側，錫有鳳簫二字，尋思此物若經玩弄，不得其所，因取佩之。偶過毘陵人沈暹之者，整棹詣門，請而觀焉。既見陸氏子，輒大慟。陸氏子亦泣然，心悲，詰其故，暹之先有子，好吹簫，携紫玉簫與俱，卧起自署曰鳳簫。子年十九，寢瘵而亡，暹之痛傷，取簫細棺中殉葬，見陸氏子模樣，與亡子無別，故失声長號。詰所生甲子，即與其子死時日同，出簫觀之，宛然舊物也。暹之遂以甥女配之，兩家往來不絕。

諸老先生善逝

吳中先達往哲，去來多奇，希言所聞。惟文待詔先生徵明，年九十，嬰三不喪，一日為御史嚴杰母書墓誌，已擲筆而逝，儼然若蛇，人或謂先生尸解去，不死矣。崑山張石渠先生寰，官銀臺，好為詩書法，傲眉山，豫章而聲，窠尤善，與希言先世有交，嘗見其所題卷冊中翰墨甚夥，先生年至八十外而逝，二之日，着衣冠于堂，命家人取匹紙一，濡筆，點墨，直寫蓮花。

二大字寫訖，展置地上，熟而看之，家人立兩傍，以肩承其腋，須臾泊然而化。揚州宗子相先生臣與先世父同榜，督學閩中，疾革，衣冠坐廳事，賦詩三章，飄然欲仙，擲筆而逝，得年僅三十六。四明沈嘉則先生明臣，年八十二，晨起課童子種菘中，葛蒲忽竟不豫，起坐胡床，少時便卒。山陰王公元敬，昔撫江南，有惠政，兄弟並甲科，與兩先世父同榜，希言應童子試時，嘗蒙其獎借，真古人也。後官至南京兵部侍郎，乞歸不允，偶感微疾，召醫師入署診脈，診訖，公問曰：疾可為乎？曰：可為，第須用藥耳。公曰：七十外老人，尚須服藥以延年，貧生甚矣。命左右亟治，後藥治果沐浴更衣而終。妻伯徐光祿公履中，七十三而卒。之日，晨起索湯服丸，子藥畢梳櫛，着衣冠，謂家人曰：今日力不能支矣，戒勿哭，神理漸索，漢少時便逝。名臣張先生康忠，嘗自言弱冠時病瘵，困憊且甚，眾醫拱手，都不下藥。一日有王翁竹西者，負藥囊過門，聞內哭聲，問其意，具言郎君病將危，故哭。王乃闢入臥內，視先生，遙望其色，曰：目有神，無憂也。因診脈五六息，復曰：不錯，壽且八十。今年幾何？曰：二十矣。曰：此子尚當享六十年大名，可與我為弟子，即以附子人參煮而飲之，飲畢，與被覆之，令熟寐。竟，乃索糜，後復進一劑而蘇。王遂以方書悉授先生，先生受其

術，更加精焉，用尋常之藥，不過六七味，罔不愈者，人無遠近，塞門而請，至八十歲時，偶患小疽于下脛，痛甚，請進刀圭，云：一試即愈。先生不許，起治未，適值生夜，諸子捧觴上壽，觴畢，乃終。至是竹西之言驗矣。公安袁小遠先生宏道，才品學識，道業佛理，並超妙過人，性高曠，為詩文，恥于常調，時輩以為不自從人間來。庚戌春，乞差出都門，遊百泉而歸，抵家不數日，入荊州城中，哭，故知增感，其夕宿于僧寺，無病而化。咸謂袁公為尊宿再來也。司寇王長公先生世貞，一世龍門，名滿海內，然晚年好道，稱篤，每晨起，焚香燕坐，持誦金剛般若，誦諸經，胡跪膜拜，如女積歲。庚寅十一月，既望，病勢轉劇，神明不衰，命延名德沙門于榻前，高聲說法，領悟而逝。時年六十六矣。先是其年六月內，童子晨掃佛堂，見文本胡床，無故自行，若有憑焉，眾莫不怪，公竟無言者，禮佛誦經而已。至屬纊之前三日，悉驅姬侍，召諸游賓入幕，伴守，眾咸見有綠衣童子，齋幡來迎，跡之倏滅，方知公善證焉。少師申公時行，居首揆十四年，獨以忠誠敬敏，奉信于主上，丙魏之業，爛為一時，又欽其相事二十餘年，而壽至八十。天子方遣行人三錫存問，恩綸將及其廬，公不能待而逝，笑傷我。先是癸丑十一月長至，節公晨起，望闕而拜，起伏之際，左臂忽不能舉，急

召醫使診視，臣言是血衰痰感，不治將有年，身不遂之憂已稍進，葉至甲寅四月，孝定皇太后哀詔至，公出哭臨，不勝哀慕，疾由此殆，容貌日漸尪然，至六月望後，遂不如葉，長君圓鄉懋敬，跪進湯藥，竟不肯御，笑曰：八十老人，尚須服藥求生，真欲俟河清耶？至七月初三日，在臥內草成遺奏一通，賦存問紀恩詩一章，命左右送長君收藏，其夜即與內眷尊卑作別，初四日，命設榻于西齋正寢，禁絕內人，無得闌入，且曰：不數日，吾將行矣，長君問何往，公曰：吾憶前生是須陀洹中來，今亦願生西方耳，長君聞言大慟絕而復蘇，公曰：無慟，趣命置酒榻前，與親友話別，歡然而散，至十四日，召子若孫語之曰：西方巾已製成，承恐明日可行也，諄以忠孝為囑，誠存問到日，止領初書，拜辭表札，蓋又寢疾五日而殞，是七月十九夜也，先一夕，家人夢見胡僧五人，乘異色馬五匹，又牽一匹尾其後，從空中下，突入廳事，眾共訶之，對曰：我迎相公持此馬至耳，或又聞空中音樂之聲，至二十日，動濠王秀才一統，在家扶藹召仙，至乃盤門周舉人胤昌也，曰：今日甚忙，為迎申相公蒞任，問何官職，曰：已為天曹左掌記矣，時八月改朔，將秀才鉉在王武庫宅，說座中聞者二十餘人，希言嘗觀釋典，頂溫者必生天宮，聞公小殮時，奔辭如冰，而捫其頂，移時

尚溫，當證兜率位，中無疑果如孔仙之語，則公猶作玉皇香案吏，未敢信以為然也。徐徵君應靈嘗為諸生，棄去，事母篤孝，志操高潔，隱居著述，不交聲利，面頰有痣，毫數莖甚白，因自稱白毫子，平生又多山水癖，過佳處，孤吟獨往，悠然忘歸，萬曆壬子冬，疾殆，先一日，凡上古端溪硯，中夜無故自鳴，度不起，莫然賦詩而逝，時日視其子正舉曰：吾生六十，幸無過，可以瞑矣，遂瞑。曹明府先生胤儒，自署石鼓山人，孝廉為縣，頗著令績，居鄉講學，崇佛典，生朝是九月二十八日，癸丑歲壽八十四，先是老病，遷延其，即君過一術士，求推笑先生甲子，術士云：大期將至，決不能過生朝也，人以為妄，及誕之前二日，早起梳櫛，着巾賦詩一章，冥然而逝，詩中有絳霄宦取之語，聞者知其脫然于去來，而驚謂術士為神，笑術士又云：明年此時尚有一老大先生也，過生朝不得，益謂申少師公也，至是其言果驗。會稽陶太史先生望齡，文章學術俱冠詞林，素善病，是年庚戌秋，偶得小病，已預知不起，即敕治後事，三日乃逝。豫章相國張公侯，道德節概為江右所宗，又素樂神仙，多採方術，平居強健無疾，當庚戌之冬，忽稱疾，作命駕車，過其所，幸吳樞垓子置酒話別，呼左右取絳繒一幘，索筆自題其旒曰：桃花峰主人洪陽張公之柩，題畢。

曰我憶甚趣駕臥車來昇遂改宅其夜條然而逝年七十有六王徵君先生稊登病草之前數日夢身在一大官坊中地似嘉湖之間先有朱衣大僚具威儀往來于路奄爾散去忽見衣繡半臂者八人揮花于首爭采叩頭承應問之云吾屬是天部樂人也外忽傳虎龍山張真人因祥入謁真人故徵君舊交也附徵君耳謂曰此曹皆善作賊者將詣君所竊金巨羅故非佳人請為驅之于是依日月雲霞之帳執玉簡作亥步一如世間道士降壇之狀有頃與八人共騰空而去徵君遂寤明日述其夢於子無負希言在坐亦與聞焉逝前一日命子無田作書問希言云依佈是曲終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此何人詩能覆其全乎希言適從浙墅赴張司農讌歸強起投筆疏成一段公案以答其問是晚入看先生疾已劇猶于枕中舉手珍重神氣恬然其明日是癸丑立春晨起擲髮竟賦迎春日病不赴文啓美之招七律一篇命小史書之遂巡間敬枕而逝左右號呼已又徵張其目搖首戒勿呼遂長往年七十八先次公府君諱疾革臣視其脉曰太重遂召希言治後希言泣然不敢應明日問木具希言又明日問衣冠具希言則又明日召希言而問曰人言死鬼神盡安吾一無所見弟不知人之死也神果滅歟抑有不滅者在耶希言對曰

齒髮有盡而体明無盡曰如是為吾延沙門禮梁皇懺因隔屏風誦四十八願使我竊聞一二足矣府君平生不信內典至是乃曰吾自天竺謁大士歸中元日待齋起將滿一月而行矣有楞嚴金剛二經在篋可留供養佛前府君能預為日時八月十一日也輪其指曰十四可行然其年已不吉其在中秋之夕乎果以是日晨起自題其旒至夜索桂花微嗅命獻佛戒勿哭又手卷膝而化年七十七是諸老先生皆能超脫人累然契禪宗非其定力之深良由夙根之利余所不聞者尚多未可便謂世無陶潛劉凝其人

張都憲前身道人

雲南安寧州都憲張素母分婉時其父見舊識趙道人入臥內弒之忽滅遂生都憲初趙道人為昆明縣中屠鬼一日縛老牛于地將殺之就石磨刀偶以他事置為所生之犢旁觀其側竊啣刀藏石罅中道人至索刀不得見者告之不信復取刀置石上而藏身壁間以伺犢又竊藏如初乃大驚悔恨屠業遂棄去牽牛俱上華山脩行于花亭菴中晝夜向佛前胡跪膜拜懺洗從前罪愆久之額墳起如贅矣每下山往溪橋取水約三四里誅道人以水筒架于牛背令其徐拽至橋邊居民認為趙道人牛爭為汲水置筒中

牛復拽而上山，如是者二十餘年始化，去化之日，即都憲所生之辰也。都憲既生，額上有肉如珠，登嘉靖二年癸未進士第，以石副都巡撫西川。

蜀王子前身為僧

東齊歷城王祭酒敕，少有道術，嘗讀書臥牛山中，與一僧為道侶，每晨炊將熟，相與携筐，同登高岩採摘蔬菜，葉草之屬，使僧携之先下，比叩門，王却自內出，與開鍵，僧訝而叩之曰：吾從間道還也。王後登鼎甲，自翰林出外，督學省中，一日集校諸生，遙見白雲一片起山頂上，急馳兩騎，戒疾驅數里，視雲落處，斫之，得白石子數升，圓瑩如雪，擊之而碎，命庖人剉煮成腐羹，備召諸生食之，甘美殊常，諸生請問何藥，王曰：此雲母也。後以國子祭酒家居，前臥牛山僧寢疾，王往視之，問僧曰：此行願當子貴乎？僧曰：無之。王曰：惜也。功行未滿，且着蜀王府中為第二兒，因舉筆列其背上一行，僧便脫化。是日蜀府宮中果誕次子，背隱隱有字現出，蜀王以手摩之，應手而滅，方驗見之前身，是以牛山僧也。王後尸解而去，歷城人有自都下還者，道逢騎從，旌旗鼓樂甚盛，趨避之。王從輿中呼而謂曰：得非吾鄉某人也？歷城人曰：是王公耶？王曰：某被上帝召，不得辭，家寄吾語于兒，有書數卷藏某處，可取而讀也。比至其家消息，而王以是日化矣。事

並載閩南潘氏
開然堂類纂中

徐光祿兩世輪迴

常熟縣光祿署丞徐振德，自言其先君東塘翁初生一子，乳名周舍，不數歲夭死，翁哭之甚哀。小殮時，用一私記印章，鉗殊于兒左肩，未幾光祿誕生，其左肩有肉隱，印記宛然。辛卯夏，光祿在長安邸舍，出肩痕以示希言，方知探環之說非妄矣。

猶園卷之八終

中吳金心山閣過一次蓋堅
果報之信此心所在鬼神
鑒之矣烏可圖也



繪園第九目錄

冥跡

陸文裕遊地獄

徐生遇預文康

黃生遇預文康

蔣輶錯名代死

應山秀才入冥

徐思省入虎頭城

朱總練過金甲神

金鍾觀冥中事

穆御史判冥

王觀察誤入牛車

南濠錢氏子還魂

謝家殺蛇被訐

比部即奪官償算

徐文敏誤入鄂都

汪編箕入七皇地獄

泰山使者取人魂

二王秀才入冥

飲馬橋鬼魂

屠兒前生公案

倪鐸誤替楊司理



顧偉見地獄變相
姚大理冥中辨答
施秀才為冥中花鳥使
孫陳留三應冥數
連上人入冥

繪園卷之九目錄終

繪圖第九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譚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錄

冥跡

陸文裕遊地獄

上海陸文裕公子淵諱深死五日而甦急呼家人取
紙筆登即記錄因口授云初死時見妻挈環繞而哭
語音歷然此身已忽坐堂上矣有吏二人口稱奉大
王命迎相公文裕不及訊遽有數人昇軒車于階下
身不自由遂升而行其疾如風行數十里須臾至一
所若館驛解宇吏請相公換小帷車文裕不得已從
焉又行數里隱隱望見城郭宮室俄而至大城吏復
請相公下車步行文裕謂我老矣不能行兩吏便掖
之行如霧足不踐地見兩傍皆市井居民往來買
易一同人間有頃忽達大王殿前宮闕左右侍從威
儀具如王者九經數重門乃是大王所居之處一吏
守文裕共立階下一吏先入跪稟奉大王命追到陸
深王聞文裕至整簪冕降階盡禮傳呼甚嚴已而延
坐謂文裕曰子淵不識吾耶文裕仰視而對曰莫非
昔年同季將肅乎眾雜然呵責王止之曰此吾故人
也無相驚持煮太倉人九歲為諸生是時文裕已知
身死矣悲感久之告王曰某在世間無大罪惡不知

可從故人乞靈復返陽間乎王曰子淵世壽八十因
犯三大罪十二小罪故減算一紀極于六十八而止
矣奈何時文裕年正六十八也文裕不信曰且請檢某算壽幾
何若合命盡伏聽處分王遂召冥官須臾一官抱案
入來檢出捧呈王令送文裕閱罪狀昭然壽命已
減文裕慙謝王謂文裕曰本司有二等簿一黃簿是
記縉紳學士祿壽上帝為政某不得而與也一青簿
是記士庶祿壽此則某為政或可增損其間耳且上
帝有勅到某故敢相邀速令取勅來須臾復有冥官
捧勅至唱文裕罪文裕再拜伏罪取而閱之龍文鳥
篆爛然黃紙中因告王曰某罪狀已不敢辨若放某
回當勤行善事以贖垢愆也王曰帝既下勅孰敢違
忤修補已無及矣念故人之情放歸二十日處置家
事訖即來隨道吏送出復令止之云請一觀地獄苦
報可言于世人也吏引文裕遠近至十八重地獄倫
諸楚毒與人間所畫變相無異又盡見親友衣冠中
之亡歿者數十人呼之即諾相與抗手悲泣眾謂文
裕曰兄若不積罪狀持君之位要兄代矣兄今去速
來復悲泣而別吏趨之行二更疾甚涉水不濕信宿
乃達黃浦入門見已臥于床上妻孥依然環繞而哭
遂驚寤却後二十日長逝馮現祭時可過其家出公
所記如此

徐生遇顧文康

隆慶年間、蕪州閩門內劉家瀨傳神徐生名珏、得病暴死、經一晝夜、既殮、忽聞棺聲甚急、聽者驚走、其妻子不得已、命匠工啟視、果活矣、久之始能言、曰、初被人將去地獄、備見諸苦、不可盡述、最後至一大府廳、事雄敞、護衛甚嚴、立珏于堂下、見堂上由南端坐官人、紫綬金章、形容貴倨、乃是崑山顧文康公、珏臣也、昔年曾與文康公傳神、公細認珏、驚而引之、登階、謂曰、若何以至此、行取文簿閱之、及檢文簿、年命猶未盡、乃是冥卒錯喚同姓名人、公亟命放還、親送珏從西廊下而出、見一人跪于地、以青石壓背上者、新門陳龍翹也、又二人、科鉤摘背于梁者、清嘉坊張豫、及衛前陳懷國也、珏既別公、在烟中行良久、若有人推仆之者、遂蘇、遽使推驗、三家新門陳、病吐血、清嘉張、與衛前陳、則疽發于背、陳道復第三子柱、說其事。

黃生遇顧文康

黃生嘉玉、字同宗、吳縣人、名士、黃河水之子也、少有膽力、好擊劍、善為詩、平生但嗜酒、不好女色、故年近三十而不娶、萬曆中、黃生初喪父、憂居、其年郡城大疫、忽染疫而死、手足僵冷、獨心頭微溫、時方暑、月家人具棺請殮、祖母在堂、怒不許、使人晝夜看守、凡經

四日而甦、六不能開目、又三日、目始開、索水漿稍能視矣、又二日、是第九日、始能言、其述所經之迹、玉初死時、無追攝、不知何人移置一曲室中、室有牖、其甚陰慘、竟無日月、初見已病軀、獨臥于床、頭挂所常佩劍、妻孥親故、無一人在左右、但有美麗女子六七輩、逐陣而至、戲脫其劍而舞、漸來調弄、心甚息之、覺困憊中、無力起、遂既去、久之復來、各一拋床而坐、玉怒甚、強掙起、拔劍擊之、並走入壁角中、寂然無聲、忽奔頭見床頂上、無數黃紙傘、心計吳俗喪事、回旁乃有此不祥之物、何為見于床頂、豈吾已游泉下、米愕不自勝、急尋出路、宛轉行廊廡間、始有門、外皆曠野荒郊、蒼莽無際、且行且怖、常誤踏泥淖中、約可數里許、總有人烟村落、伏望見高城一座、壯麗遠、到矣、便入城、內有通衢夾道、皆市廛闐闐、屠門米肆、雞犬相聞、或斧薪、或鍛鑊、或飲酒吹笙、絕無相識、但覓冥冥漠漠、終不覩日月之光、賈勇前進、不知南北、忽聞官府來、呵殿之聲、甚嚴、玉竦立路傍、俟之、侍從威儀、與揚世毫髮無二、其前大僚先去、容狀怪惡、不可仰視、後復見一大僚、在車上、細認之、是崑山顧文康公、珏臣也、文康與玉父有交、五六歲時、曾識其面、便于車旁呼之、文康回首、眇玉、問汝何得來、此命吏孥之行、既達公署、魏裁如王家宮殿、此吏雖許孥

行、棄玉門外、竟入署中、玉竊映門而窺見惡貌大僚
坐第一席、文康坐第二席、相並陳設、若人間京兆尹
左右轄之官、玉心惶悸、不族其名、混于人叢中而入
隱身檐下、又見罪犯皆着單絞、露頂膝行以進、哀啼
如沸、大僚閱籍註罪、按十二生肖定之、勅云、某人合
與作牛、冥吏遂取牛皮一張覆其身上、須臾出門、形
皆牛矣、某人合與作犬、冥吏又取犬皮一張覆其身
上、須臾出門、形皆犬矣、惟婦人作蛇者多、而兩傍獄
卒並牛頭馬面、大僚問堂下安得有生人氣乎、並來
牽玉、持叉直刺文康屬、曰、吾查簿籍、渠算且未盡
速放還家、勅獄卒送出城門、既出、見牛頭馬面者悉
是假裝、却依然人也、玉便與格鬪、被趕入一荒田
小徑中、旁有大潭、水皆腥黑、卒推墮之、冷汗如雨、竟
在水中起也、因此得活。

蔣鱸錯名代死

無錫縣鄉民蔣鱸、在家無病、白晝見兩冥卒狀甚獠
將一帖子來取鱸視之、因唾其面曰、誤矣、召諸子而
諭曰、地府所取者、乃蔣專也、帖子中具載明白、鬼誤
至吾家耳、且渠名是專、壹之專、吾名是鱸、魚之鱸、渠
家住惠山寺前、吾世為懷仁鄉人、彼此何相干涉、汝
速備酒果香燈于中堂、召巫者來、為我虔誠上章、白
見其枉于帝、兼市羨醪、速領取者二人出去、俄而巫

至、乃三家村中小巫也、初不依鱸所教、章奏中畧無
宛轉、但列鄉貫姓名、哀祈請免而已、章既焚、有頃、鱸
忽罵其子曰、今汝辯白吾冤、反證假成、吾今代蔣專
死矣、速治木、無他言、其夕遂卒、後訪惠山寺前蔣專
竟亡恙。

應山秀才入冥

湖廣應山縣秀才二人、同志甚歡、才名亦相伯仲、一
日某甲無病而死、息雖絕矣、其屍尚溫、家人未忍殮、
三日開目復活、妻孥詢其所以、搖手不言、但問某乙
亡恙乎、曰、亡恙、遽命取衣巾來著之、召其子具一帖
于書姓名其上、搥掖而出門、詣其家、乙方赴他約未
返也、甲在院階下、家人望見、笑聲聞堂、無不以為狂
誕、趣使人報乙、還既至、甲便擊額數四、乞命于乙、乙
笑而謂曰、吾與卿椒蘭久矣、聞卿死而復生、不勝喜
躍、何求不濟、而必拜懇如是、余固扶其起、不從、詢所
以、亦不肯言、曰、某有疾、被錄仁兄主管人間命籍、欲
乞判斷釋放、若能見憐、但賜一帖足矣、乙曰、安有是
也、不得已、遂索丹筆、判帖上某人放還、并與增其具
日月署名于後、甲便拜謝而起、乙拊掌大笑、謂其妄
也、甲既得帖、却從容為乙具陳冥中事、且泫然流淚、
云、仁兄將為地下主者、恐不久于世矣、某始死、即有
鬼卒守押、以行人煙市肆、儼若世間、到一處若大寮

公署卒欲引入，有一冥吏出曰：上官交代，勿不遵治，曠何不放還，以俟後政。某問後政何人，吏即稱仁兄姓名，某大驚曰：此吾莫逆友也。吏曰：果爾，今放汝還。三日內索取新官帖，未焚之，入冥罪可釋耳。某叩頭致謝，敬當如教。吏遽叱鬼卒送歸，遂尋歸路，不覓便活。乙聞其言，大怒，無復致疑，急處分家事，以待明日。午，忽聞人馬聲到門，相迎，遂與家人辭訣，沐浴，冠帶如睡而止矣。甲建醮焚帖，一如冥吏之言。後果獲延年，楊給事連親為余說此。

徐思省入虎頭城

常熟邵舍有徐思省者，文恪公雲孫也。其人刀筆之雄，萬曆改元，年三十餘矣。夏月，詣縣謁吏，受答于令，歸而病疫以死。後，家人解棺欲殮，捫其心下微濕，遂置屍于棺蓋上。三日而後甦，其迷初死時，為冥吏二人攝去，行四五里許，悉是漆黑潭地，至一水潭畔，天始漏明。前進，則城郭宮闕在焉，訊之，即閻羅天子所居也。冥吏將思省至階前，階下跪，却傳言用刑有獄卒數人，皆牛頭夜叉之形，押到一大車輪上，其狀若人間牛宮水車，週遭浴鐵，數重，皆刀劍也。先已反接三十二人，在思省至，又增一人，見四獄卒用長鎗，猗角其外，盤旋磨轉，身從刀尖割過，痛楚萬狀，骨肉消落，頃之復起，報命殿前，便傳言付獄。乃一大城

子榜曰：虎頭城，四圍皆鉄柵，為藩，中四百多人在焉。思省問何時出，衆譁而笑曰：我輩處此，不知歲月，汝新死人也。乃思出頭日，耶思省曰：吾父母妻子俱未了，安得遽至于此。言訖，淚下，悲不自勝。見鉄柵之外，有男女若干人，白衣巾帽，或髻或總，一如世間服飾。往來于外，自若。思省乃私語同獄者曰：此輩何以不付獄乎？曰：此世間持齋念佛人也。安得有罪，非久託生善地矣。徘徊嗟嘆之間，忽遇梅花李王過獄門，外見思省，遽闌入，與相勞苦，謂曰：汝三世任河漢，供養我于家，廟中香火不斷，我忍怒然不為之援也。徐而挈出，守者有雜色，李王怒而叱之，既出獄，令思省止于殿前。李王入殿內，食頃而出，曰：免矣。放汝還世間，將復有十七年陽壽。以萬曆十五年二月十七午時死，汝宜勤心為善也。給與一符記，即命前所攝二冥吏引歸。仍至水潭畔，推墮之，遂活。視其身，偃臥在棺蓋上耳。由是傾家奉佛，持齋者一十七年。至萬曆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延善侶作佛事，日當午，忽中惡，嗚噓倚于艦蓋而卒。其日會中有一人不至，翌旦，此人親見思省，帶皂羅帽，着藍袍，方纔相遇于途，謂曰：汝昨何以不來念佛耶？修行是世間第一事，汝夫婦宜力行之，言訖不見。過其家，具述所遺，衣飾死是棺中所殮者，一市人皆信佛法矣。

朱總練遇金甲神

四年前李上饒之戚朱大任為鎮江總練病熱而死家人移置于榻四肢已冷獨心下如蒸環守之三日乃蘇語其婦云冥司將某徧視地獄種：諸受相及善惡報應之事無不歷矣忽遇金甲神人入門見謀主者怒始解索簿籍按之却云此人數尚未盡誤為怨家牽引姓名乃逮及耳可速放還神人遂推某仆地而寤冥中所見神人儼然閻王繆侯也蓋朱平日奉事甚恪嘗設像于家為先是其婦夜夢聞神語云吾當往救汝夫李明府生平不信泥犁之事朱至具說如此李為悚然

金鐘觀冥中事

徽州休寧人金鐘為縣秀才以事註誤黜去遂家于楚之京山善入冥觀冥中事人欲知父母妻子亡處則必倩之往通信問冥然若睡或一日或二日或三日家人不敢驚其寤魄及寤談及地下歷：如見聽者莫不流涕為一日鐘忽謂京山友人曰吾昨過閻羅天子殿前見其案上一簿籍將徽州太守胡公休寧令丁公姓名兩筆勾却此不知何說也友人曰子妄言若此不慮患乎鐘曰此地去新安二千餘里何從聞之其年大計二公後先罷官楚人於是驗金生之言不妄矣生至今猶在

穆御史冥判

楚黃岡縣穆天顏號象玄子秀才時嘗入冥為地下閻羅王蒞任之日鼓樂騎乘迎導如世間威儀九殿閻羅咸來會席其形狀可怪可愕穆心凜然有吏在傍私語曰相公莫怕恐失親瞻穆一日治事于堂見所辭囚犯中婦人形貌死然親姑也穆令近前認之毫髮無誤遂令放還及寤謂家人曰姑家得無有恙乎徃視之其姑適病寒死氣且絕矣中夜忽蘇亦方語其兒曰吾與數人同被勾攝至地府錄對見堂上坐一官人細認之是穆家長哥也放我還陽問汝可詣謝語未畢適穆家人至叙話畧同如是者八年或半月或一月入冥治事畢復還其家了不為異後有代政者遂絕不徃穆登戊戌進士今為名御史

此則同羅官稱穆字柳天祥之真冥中不以弟為知

王觀察誤入牛車

吳興觀察王公豫一日病熱死見冥官發入牛車中令託生為牛遂有兩夜又押王入車穢汗狼籍惡不可忍又見欄外挂牛皮數百張訊此何用獄吏笑云請尊被其一向人間作老牛耳王大恐念何由得免此惡業當修行善事懺悔垢魯忽牛車之西有小穴其竅如斗大光若皎月王即俯身而出吏跡之不及遇一白衣人坐堂上問王亦思悔過乎王俯伏階下叩頭乞接白衣人遂引之數里許指其歸路謂曰汝

從此歸尚有陽壽若干年，但不可忘修行念頭也。三日始甦，猶未殮，後其舉家奉佛，專行善事，至今猶在，親向人說此因緣。

南濠錢氏子還魂

南濠錢孝廉仲第二舍士完，萬曆癸未病死。後一月，其叔私先為名匠，所居鄰並家有故蒼頭壽郎者，偶行社壇上，白日遇城隍神，儀衛甚嚴，其如太守，乃見二舍于後隨行，忘其死矣。因問向居何處，士完曰：我憶念家中，方欲往看，竊魂不穿，無所栖託，今欲假子之身暫附而歸，可乎？壽郎許諾，便轉身還家，入門，主人呼之不應，叩其故，壽郎曰：我錢二舍也。叔氏應呼我為姓，今將歸吾家，已而言動非壽郎矣。弘先駭而叱之，使人守護，便從隔壁呼其父母兄弟來家辨認，語音奔其信二舍也。酬對如常，歷然可聽，詰其家人姓氏，至于小名排行及生平隱事，一皆知，索平居所着巾幘衫履，衆便檢與着之，晝則相共談笑，夜深乃寢，飲酒啗肉，擲色行令，悉無異于生時，但數欲呼其婦，與相見，孝廉堅持不可，竟拂其意，咨嗟者久之，每竊聽其婦，惟中哭聲，私自掩袂嗚咽而已。又能道幽冥中事，及親見所亡過中外親識之人，現在某處，陳說罪福苦樂因緣，聞者泣下，若聽雍門之琴矣。吉凶休咎，言無不驗，以是遠近愈惑之，互來訪問，事

如神明，衆問修行人亦受地獄諸苦乎？曰：持齋戒者，死得樂報，處于淨業堂中，無所苦也。名匠孝廉素不信果，因之說意為妖怪所馮，心厭惡之，驅遣無策，如此一月有餘，完語其家人曰：天曹命我為雷部神，已為我娶城東某氏之女作配，明日夜半聞馬聲至，吾其行矣。爾日伺之，容色慘然，抵暮忽與父母兄弟拜別，及闔其戶而寢，中夜果聞門外有馬蹄蹴踏，已又聞其聲隱隱向空而滅，衆取火啟扉視之，巾幘衫履皆委于地，若蟬蛻然，神已去矣，但辮髮作牛角如舊，宛然故蒼頭壽郎也。衆聽喉中忽響，便復蘇活，壽郎活後精神恍惚，若癡醉人，三日方能言，衆推鞠之，具說本末，云二舍令某代役地府，幸腰下解一小金牌，與某作符記，某當初死時，兩脚甚捷，趨走如風，東衝西突者凡三日，夜悉在深谷曠野，斷砂荒墳之中，足力憊矣，適遇一冥吏，捉臂止之，驗其所懸之牌，是真乃收訖，引入空城，子內與諸人共住，粗給飲食，亦無驅使，某惛然迷亂者經時，不知何緣復活，自此壽郎戒絕酒肉，從師披剃出家于慧慶寺，法號東明和尚，數年而終，余猶及見之，為後訊城東某氏之女，其家驢磨為業，亦以是日死矣，乃知宣室志幽明錄所記借屍還魂之事，種不一，非寓言也。按稽神錄載番禺村女為雷師所娶，將至一石室中，親族甚衆，昏姻

之禮、一同人間、姊呼其婿為雷郎。

譏家殺蛇被訐

吳江謝甲家世行善、其年元旦起、見蛇橫井上、心訝以為不祥、家人爭共擊殺、謝禁之不能止、三日後、謝即暴死、見地下主者、如閻羅王狀、叱曰、有人訐汝以人命、謝曰、某平生積善、未嘗有殺人事也、王曰、非人命、即物命、有之乎、謝曰、有之、歲朝卜一年之休咎、今見井上有蛇、命為不祥、故見殺于家人、某亦嘗力禁之、非其罪也、王召蛇至、謂曰、汝即死于非命、奈何以一善人償之、呼判吏檢其籍、尚有陽羨十八年、王曰、地下一日、人間已足半月矣、求即求歸而故宅已壞、將如之何、道吳卒暫送至河南某府某縣范家託生為男、了十八年之數、謝固不肯行、云某有父母妻孥未了、寧死于家、不願受生、范氏判吏復為之跪稟、王于是命急送還家、既甦、猶未殮、終半月、家人為其心頭肉、煖而微動、故待之、其人行善如故、至十八年、竟無恙、又十八年、壽至九十一而終、乃知人壽有可延之理矣。

比部郎奪官償笑

有比部郎某者、中于譏、無罪而挂之吏議、歸數月矣、夢一人告之曰、君當于貢之年、比部曰、嘗聞端木五十六歲、余今五十四矣、其不久于世乎、更數月、又夢

一青衣人持虎頭牌名之曰、帝有命、可速行、追隨至一公廨、若王者之居、青衣人止之于門、見有冕服而坐堂上者、呼使入、賜之坐、謂曰、子平生正直、而以諫搆奪其官、吾將以壽償、子更為注陽羨十年、黃陝州云、此公尚在。

徐文敏誤入鄴都

正德初年間、吳縣人徐文敏公縉、為翰林院編修、冊封琉球、因還過海、颶大作、樓舡飄泊一磯、嶼上人煙斷絕、道路蕪蒼、不知何地、凡經七晝夜矣、文敏久在舡悶甚、頗思開行、遂命一小史相隨登岸、行百餘步、遙見孤峰秀出、其下隱隱有城闕宮殿之狀、文敏敬窮其跡、猛力前驅、入一谷口、約行二里許、竟路漸低、俄及大石牌坊下、榜有金書三字曰、鄴都界、文敏震驚、心訝其非世間、遽轉身趨出、忽遇青衣女子提筐于小徑中來、文敏潛視行止、乃是二十年前亡婢榴花也、驚問郎君何得至此、文敏曰、吾已登進士第、為翰林官、因奉冊封、差南還、舟遇大風、飄泊于此、七日、偶來遺悶、不虞誤入冥中、汝今住此、何所為耶、視其狀貌、依然為女奴時、未嘗老也、榴花向前告曰、妾嫁此中一判官為妻、日來餽食、何期幸遇郎君、已而判官適抱公案出、怒其妻曰、汝與何人交語、曰、此妾舊主人徐公也、啣王命渡海、失風至此、安得不與叙

舊判官便向前拱揖問姓名知是徐縉文敏請檢祿命如何判官曰相公後至天官侍郎不及入閣無勞閱簿也文敏曰某既來此可得一見閣天子問吳中事判官曰既有意何不可者請修十刺以通姓名某敬為之將命矣時倉卒無倫判官遂出素紙十番教文敏親書官御姓名如人間恭謁禮將引而入榴花數日文敏而誠之曰茶至即君即傳通左右慎無妄嘗文敏唯三凡經橋梁亭館數處乃至大殿甲士守衛甚嚴刺既通有冥吏二人開西院門出迎引文敏自西階而上十天子止九人披袞垂旒次第降于東階又如人間賓主禮東西列坐文敏坐南向西九天子坐西向東茶至文敏傳遞去訖便問常見人間聖十殿玉今何以缺一殿王也曰天帝使某等每日更番一殿察人間善惡往來南瞻部洲大明國中故不在耳問陽世尚貪利喜奔競阿附成風黃金為政不知地下亦如是是否王曰冥中若同陽世何以握生死之權哉至如以金塗錫以紙作絹亦是餓鬼所須正直明神不藉此矣曰僧道功德為有益否曰無益也惟拜梁皇寶懺為最勝也者一聞懺言便超度去矣曰此行可一觀地獄乎曰可觀未免驚恐文敏再三強之乃引至一犴犴前皆用青石甃成上為雉堞之形其高插天呼獄卒以兩手拽開石門中有炎火

飛出焰赫然光燄丈文敏大怖而走急使開門天子曰此無間獄也言訖遂回至院謝辭而出判官仍送之抵界上尋路登舟明日遣騎人往跡其處周覽四隅無非榛棘城闕宮殿都無有矣文敏還朝話其事于賓僚無不竒歎後果為吏部侍郎予告歸吳不勤修善疽發於背而卒是時吳郡守往京口過官舫南下訊之答云奉勅腰斬徐侍郎也

汪編箕入七重地獄

蘇城飲馬橋下居民汪國昂編竹為篋抗人呼之曰汪編箕萬曆壬子年二月病疫而死第四日乃蘇具述其事于鄰人云初死時見冥卒一人用赤縵縛去如從陰厓暗谷中行不覩天日全一處有井傍有籃成之而下見第一殿王將某拷掠畢復送至第二殿並從井入漸低漸深展轉傳送直至第七殿深無際矣拷掠如初傳聲將某送至轉輪殿受形為畜生某苦告求還見王檢閱簿書默然良久便云賜銀三十兩量延一年被前冥卒牽出不由舊路徑到大海岬推墮洋中使活汪小人也既活不肯勤儉反改業為縣門幹力鬻父所遺居得二十五金又指人先後恰得五金首尾一年果以癸丑二月某日復死

泰山使者取人鬼

王御史有功內兄查敬廷嘗話其親戚中一婦人臥

病經年淹纏林蔭，忽夜夢有黃衣吏持一布囊至，囊中先有一合子，云吾是泰山使者，特來錄汝神鬼無他也。解囊啟合，取婦人魂合之，結束其囊于背，負之而去。明日，婦人病遂劇，越三日乃卒。

二王秀才為冥王

長洲縣甫里村，有秀才兩人，皆姓王，一名憲章，字以度，一名炳勳，字子元，同姓同里同學，相善同弟兄，不同族也。萬曆己亥，憲章有疾臥于床，不能起。至秋七月，炳勳亦病，經少日，恍然如夢，忽有兩青衫人領去，夾扶其身，徑將東行，不知可幾里，至一曠野，見公廡如人間都御史臺，猶未開門，訊之，領人曰：此陰府也。府場上人煙湊集，車馬馳驟，但陰霾蔽天，不覩日月之光，回顧有一術士，設帳談于平五星，炳勳便話甲子與看，術士曰：君命限于閏年，必過不得也。炳勳誤聞為壬，問曰：某今年四十有七，若到壬子，只數年事乎？術士曰：猶恐目前難過，非有大陰功，上帝不能為君增筭也。酬對未畢，公解門開，引入者凡數百人，炳勳亦隨領人而入，俯伏階下，不敢仰視，見冥官坐廳事畢，東偏戴金冠，衣黃袍，有吏數十輩列其左右，以次呼囚犯名，問閔至炳勳，使降階扶起，已而延坐，謂炳勳曰：良友何須行世間苛禮，端相其狀，則憲章也。曰：一別不覓幾月矣。炳勳曰：人皆以死為苦，如兄

昔為王公，雖莊生所云南面王樂，豈是過哉？不知何修而得此？憲章曰：談何容易，某與玉皇香案吏一人，往有夙緣，得冊立為冥王，兄將來與我同升矣。然裏面尚有閻羅天子之尊，總司冥務，標冠嶽瀆，我輩皆其所節制者也。因命左右取章服與炳勳服之，其時有一緇衣一黃冠至，與憲章揖，不禮炳勳，炳勳私計此二人，豈即人間所稱五方座上巨阜與白霍觀中仙官之類乎？遂問天子殿前相見之禮，若何？憲章然良久曰：兄是犯人，還須囚服對簿，且不宜僭用此品服也。復命左右將一寬大青衣蒙覆其體，用皂帕抹額，頂報殿上開門，仍着領人引入，又經數重門，則宮闕巍峩，檜檠羅列，文繡炳煥，金碧輝煌，天子端冕南向而坐，官吏環侍，兩旁近數百人，各齎文書，請天子判署，同入而俯伏者，炳勳居三，其第一人泣告曰：可憐客死于途，妻子不得相見，第二人亦泣，於是炳勳不覺悲感，淚下如雨，厲聲而呼曰：某一生為善，正直無私，天子大怒，罵第一人曰：是你哭起，眾人皆哭，叱手力齊手投下杖，未及行杖，手力投炳勳，不覺先擱其腰一下，痛而驚，竟腰如折矣。既竟病，良已不告，憲章詰其夢于友人李中軍，成龍成龍取紙筆疏其語，遂為好事者傳播于外，憲章稍習聞，至八月終，憲章病且加劇，謂其友曰：子元有夢而祕不我告，何

也便召炳勳至榻前苦詰之，報為其陳顛踣，憲章笑曰：「既有侯王之貴，寧復以幽顯為恨乎？」至九月初十日，呼湯沐，其衣冠取于榻，是夜甫里村民咸聞空中有人馬聲，珮若甚雨，自北而來，直入憲章之室，有頃憲章卒，又聞其聲隱隱向北而去，自是人皆惜憲章之才，而異炳勳之夢矣。無何十月下旬，長洲縣錄科舉炳勳就試畢，倉皇出葑門，暮于子城內，遇惡少年乘怒馬奔突入城，馬首正中炳勳之胸，顛仆于地，僮僕掖而登舟，嘔血數升，至十一月十五日，相續而殞。推驗其年已亥，是閏四月，術士談星于地下，豈非妖徵之先見者乎？至三十三年乙巳，凡經七載，兩王君之墓木拱矣。秋七月，成龍家頑貴染疫猝死，後三日而蘇，告其主人曰：「某被入追攝去，路經一獄，門封鎖而有竇，無異陽間，瞥見王炳勳官人披麻着孝，在獄門內問某何得來此，某對曰：「有攝人將某而至，不知何某王曰：「吾掌簿籍，知汝世壽未盡，當是錯追，我亦因誤錄一縣令，故有誦革三日，後限滿出獄，上帝仍許復故職矣，因謂攝人曰：「何為濫取，速放彼還，臨去呼某為恩，懇語曰：「有一小孩子，為我方便帶歸，即于獄窗中遞出紅衫孩兒，與某抱持，某隨路而還，將到家，經王官人門首，見其小新娘子映戶而窺，懷中兒亦忽驚啼，便交與之，方入戶，不知何推却得

活時二更初矣，喚婦令起燃火，而貴方兩汗交浹，成龍聽話歷歷，不覺大驚，明日凌晨，王家遣女奴來報曰：「昨夜小新娘子免身生男，相煩轉乞匡家一服化毒丹，其時炳勳之繼母初死，終踰首七，故冥中亦着凶服也。」按梁清傳云：鬼有叙帛，不異世人，豈虛語哉。成龍因以德祖名其孫，今漸露頭角矣。炳勳家故貧，凡喪葬嫁娶之事，悉成龍為之經營，吳中孝廉俞琬綸，故炳勳門下知名士，亦高脫駘之義焉。

劉秀才入冥

長洲縣吳塔村有劉永清者，殞于名場，以老年六十病疫而死。九日，背肉已腐，復甦，自述云：「死時方熱極發狂，不知身在何處，見冥卒二人，身衣黑，持帖子來攝，家中陳設羹飯祭之，視其啾飲，不異生人，烹畢便攝去，將至岬側，呼一小舟，寄載舟中，出帖子示清，為旋風忽捲，野火燒却，遂不及覽，俄而水勢滔天，舟欲將覆，二冥卒督促入水，清有難色，卒云：「我二人先入，君尾其後可也。」不覺隨之俱入，身在水底行矣，耳畔但聞波濤澎湃聲，約數十里許，行至大石橋，甚陡，二冥卒復逼行，清股栗不能上，二冥卒掖而過之，蒼見曠野無際，陰霾蔽天，又約數里許，始近城郭，引而入城，被梓其領疾馳，至一公署，大闕廣殿，環衛甚嚴，令清跪伏階下，見堂上坐者，冕旒端笏，兩旁侍從數

百人，具如吳城玄妙觀東嶽廟中之儀，有冥吏西向立，閱視名簿訖，唱云：無大罪惡，發疾疫司聽勸。二冥卒即押之出，既出，見門外一囚，蓬跣着枷，急呼劉官人，清徐視之，乃郭吏部家監奴小周也。小周云：官人出此門，便獲亡恙，仍歸陽世去矣。到家煩為白其妻子，檢篋箱中文券十三紙，可速焚之，某為此公案未明，受諸罪苦也。俄見數小兒相率嬉戲，中有熟識，迫而察之，乃是女紅新婦之子某孫，清平居所鍾愛者，以痘死月餘矣。俄又見清之祖父之母，衣冠儼然如生，並在一空室中，驚謂曰：兒何以至此？清具陳其追攝之故，清祖生為御貢，今在冥中，亦有職掌，聞發司以勸喜曰：兒年命未絕，若發疾疫司，我當為兒周旋，往來減釋放矣。二冥卒促之行，須臾引至一曹司，見文書山積，吏胥鼎沸，堂上二大僚偶坐，如人間左右方伯狀，搜尋名簿閱訖，却謂清曰：指大雖無罪惡，間有小口業量罰瘡瘍三年，右者曰：太輕，左者曰：念其祖薄分，恕之，以二冥卒押放還家，遂被扶却出城，但行如馬駛，都無所知，恍若夢覺，清後果病瘍三年，復享壽二紀而卒。里人顧植與清善，見其傳說云尔。

飲馬橋鬼魂

長洲縣郭秀才家住府治東飲馬橋南里，人呼為郭出糞，萬曆二十八年八月內，有販人十餘輩，常于夜

半挑空擔出葑門外，販鮮魚入城，零賣路經飲馬橋，其夜籠月依微，忽見有男子三人，帶兩婦人，婦人手巾各抱一孩子，共大小七人，披枷帶鎖，一奔上橋，小憩橋欄邊，販人驚謂：此時尚早，何緣放罪囚出獄？不明何業，既去，凌曉販魚而還，郭家被里舍愚少夜半出捉蟋蟀，誤將紙燈煤塞籬壁中，隔籬志是薰積，延燒臥以廬舍蕩然，死於火者三男子，兩婦人，又兩孩子，共大小七人，為始悟夜半橋上所見者，即鬼魂也。其後七人魂入愚少之家，晝夜為祟，依附其家男婦孩子，索命不絕，未及半載，愚少無病而殞，戚伯堅說。

屠兒前生公案

吳縣西山梅舍村民顧甲，屠猪為業，萬曆己酉年間，白晝被兩人攝至東嶽發山陽縣審，有群猪來索命，縣官曰：且無暇理現世人命，事汝前生非鄭汝弼乎？殺人公案，猶未結也。召訟者至，姓王對簿于庭，訟者曰：汝怙勢凌人，欲污吾妻，不從，便袖刀洞胃而死，冤憤百年，為證人不到耳，今到，可償吾妻命也。官遽追集證人，證人對詞含餽，官因召冥吏檢籍視算，報曰：算未盡，官乃判案云：審得鄭汝弼係鄭尚書之子，倚勢淫殺，理或有之，但凶器無存，干證支吾，况年代既殊，姓名各別，姑俟算盡，併追完卷，判訖，命吏高聲誦之，凡三遍，問顧能記乎？曰：能，于是放還，顧既活，素不

識字口授其文筆之于書傳于遠近矣嶼黃習遠說

倪鐸誤替楊司理

嘉興縣楊鐸字斯覺擢萬曆庚戌科策司理吉安尋以病改教至癸丑之歲年六十矣復患癘下不止決意求歸當路卒遂其請楊少慕釋教嘗持戒菜食至是抵家病轉劇自以必死與家人訣別而擇中元日延請至行沙門大設佛會強掖于佛前發誓剃度為僧髮祝未半而夫人出閤遂中止其半祝未祝也不意是日有追攝鬼使在門聞經唄聲不敢入適對門鄰人倪鐸酌酒為業忽詣楊宅見緇流作佛事笑謂其左右曰人生固當死倭佛何益薄命貧苦貴人能料理吾家請以身代衆皆嗤其妄言未畢出遇鬼使現形直前持其袂收縛之云奉命追楊鐸今其家供養空容鐸又祝髮我不敢近幸汝同名却肯代死何容推諉便請前行倪身纏入門魂乃隨去一時果迴顧其妻大呼云某命未合死與合死者楊鐸同名一時失言為鬼使捉替由相羅織鄉須守尸過七日却後燒化勿令參差語訖便死其夕楊夢一比丘至撫摩其頂謂曰君有生象須晨起聽好消息至也及明楊起令奴扶出醉過倪妻縞素而入具陳其事楊私喜曰如是我何惜斷除煩惱障永復命僧祝其髮半焉明日密賻四金趣令殮棺燒化更無外人知至

倪鐸以四金故
遷柩夫尸使游
鬼里陳屍成異
物不之也哉

第七日是七月廿一倪果被論放還覓尸不淨繞室號呼怒其妻曰與卿七日為期何不少待今楊鐸為僧別遣從僧中攝敗矣我婦又無宅舍飲恨如何隔二日楊竟亡也倪家至今叫喚不絕百日如常曰身在何處還我來同里包衡見而述于吳下

顧偉見地獄變相

常熟縣居民顧偉以匠業寓郡城之崔橋謹厚知名萬曆癸丑夏篤病旬餘至五月三日陡然起立合掌而逝人咸謂其善終下屍于地心頭氣煖眷屬環聚守之越三日復活開目求飲食便能起坐說初死之時不聞鬼使追呼冥然若夢忽親親觀世音菩薩真形如今虎丘寺中行像而身更廣大儼然從空中下也偉便頭面作禮隨行至一處見紫石城一帶石色如磨盤樣仰望峻極不見女牆城傍多有小圓窓約可徑尺六漏微明徘徊之際遽失菩薩真形所在矣傍有一婦人年可五十許上着青袂下服白布裳道貌端莊手持寶珠當前而立語偉曰凡人去來必須此窓中出入也偉下拜祈之曰何有爾許大孔容某身出入其間邪婦人曰既不肯入且將汝遙望言未及竟若有人掖之上者偉望見有數重門戶瓦屋彩樓一大圓鏡安在高臺上鏡光瑠璃同澈明照數丈相望如月纖微畢陳婦人曰凡人善惡隨心所現汝

一生罪福、安能逃此鑑乎、引偉立鏡前、忽覺身在鏡中、從前隱微、一切歷歷、懾然喪膽、不敢仰視、而從旁隱隱露出善果二字、偉心稍安、又覩黑丸、子數枚、如龍眼大、掩映其內、偉怪問何物、婦人曰、此是汝陽世未了公案也、俄而又至一處、見大地皆作黃金色、望之燦然、如積麥薪之狀、中間徑丈、洞穴、類井形、其深不測、未詳下何物、婦人曰、汝去不得、曰、是何地、不可往、曰、幽途苦相、其交無窮、汝欲下觀、切莫忙怕、因偉蹋梯而下、其梯長可數十尺、既下、以手摸城垣、又皆黃石、側甃、鱗次葺之、極細密、如人間走花砌、執然徧地漆黑、偉疑是黑暗地獄矣、又至一處、見囚徒數十人、或枷或鎖、或鉗指、或露髻、或無頭、或無腹、或無手足、或缺左股、或缺右股、或瘡爛濃血、或肢骸不完、而皮肉皆好、然並是活者、已又至一處、見徧地人肉塊、形似冬瓜、無頭、尻手足若大若小、旋轉不定、已又至一處、見長短棺槨、堆積空屋數間、已又至一處、見人形如怪獸、胸前一聚皆猪毛、有婦人胸生六乳者、形骸多欠缺不完、二者約三十許輩、則皆童子嬰兒、偉至、相顧有喜色、曰、某等無罪、恣意游行、今無了期、不如隨君共尋歸路矣、指向所積棺槨處、皆其屍也、偉四顧陰慘、心生愁怖、便與童子嬰兒、以手相引、而出、歷南大道二百餘步、寂無人跡、轉覓舊路、已非

祇望皆水、前所遇青襖婦人不及見、所引童子嬰兒亦不見、停立少時、忽復有了角女子、從地踊出、批菜就水邊洗、遙見偉立、拱手一推、雨汗而甦、已次第經種、地獄、相奄然都滅、鄰里聞之、競來問委、答叙如前、口授不悉、因條記、本末以傳、遠近、發願、素食長齋、供奉三寶、先洗梁皇慈悲懺一部。

姚大理冥中辯答

明嘉興縣大理寺丞姚思仁、久居憲職、望積蘭臺、萬曆壬子年春、謝病還家、常于夢中、見人索命、至六月間、似夢非夢、見一使者齋板來召、姚倉卒間、整冠束帶、着公服、徒步隨行、所經歷、豪與世無異、恍惚至一公署、重門廣殿、丹碧炳耀、俄有藍綵思狀之鬼十人、椎髮弊衣、面目盡血、相隨紛闐、有聲呼屈、稱冤漸來、加逼、姚問何人、曰、山東人也、昔枉見殺、從公徵命、姚乃面南而立、叱曰、吾職本代巡、決錄重囚、皆監司守令、定罪、依而行之、何與于我、言訖、群鬼稍引退、聚于門外、相守如故、使者引姚入丹墀、見冥王、着袞衣、坐堂上、林几案、侍森嚴、姚乃升階、長揖、王不為動、姚心知其非陽道矣、然氣固不挽、從容告曰、未審君侯召見之旨、王曰、罪何多也、今從汝乞命者、不可勝數、姚曰、思仁生時、積善好修、歷官二十年、未嘗枉濫一人、妄殺一命、安得有乞命者乎、有之是

誣陷耳。王呼主吏檢按文籍云：可開簿檢其罪福也。有頃黃衫吏捧出大葉子簿，黃紵簽標，開數幅至思仁款，乃唱曰：無大罪，亦無大善。王曰：誠然，何有爾許？冤對耶？此曹當是受枉于下僚，而卿不與之申雪耳。姚曰：思仁奉天子命巡察四方，知有三尺而已，其枉與直固無容心也。于是黃衫吏出，向門外藍縷惡狀之鬼前十六人者，一一諭令且去，當別為料理。俄而遂散。姚乃進曰：平生有過，不蒙見遺，平生作善，不蒙見錄，豈冥中亦無公道耶？王曰：何謂也？姚曰：思仁昔年採訪河南，曾請朝廷三萬金賑飢，所全活民命以數十萬計，厥功顧不大歟？王曰：此吏部郎賀燦然事，非卿之力，勅主吏再呈功德簿與看，見側注其下云：燦然功九，思仁功一。姚曰：爾時賀燦然為行人，此疏雖其起草，然上疏者，實思仁也。王曰：汝初無意，乃燦然勸之，何勞說此？姚曰：思仁自河南復命上此疏，萬一聖怒不測，罪在思仁，燦然豈得而與哉？王聽其辭，辨遂出位抗手而言曰：卿言有理，如此則功過亦略相當，卿與賀各載其半矣。因謂曰：候交代時，當更議也。然卿祿筭尚遠，可速放還，連催主吏遂被前使者推却出門。初似隨層崖少高如睡而竟，初賀小選燦然在大行時，奉使入洛，與姚同里至戚，當姚行部之日，邊賀署中從容讌語，賀曰：卿為繡衣使者，報命關

庭能忘嘉謨之獻歟？姚曰：固也。竊嘗計之，無便宜可請者，奈何？賀曰：以歲之大侵，流亡滿目，誠得請于陛下，發御府金錢賑之，所全活亡筭矣。言無善于此者，僕行李之役未畢，有志從事，而尚未遑也。因出袖中疏牒示姚，姚讀既訖，遽細諸己袖中，尋即錄其牒以奏上。如冥中所記不差，至是得活，自言辨答辛勤，不可具載。遠近皆聞，包衛金枝等說大畧相同。

施秀才為冥中花鳥使

蘇州府學秀才施安弦，字吉甫，住城西日輝橋轉灣，為人坦爽胸無城府，鬚眉飄然，雅有飲量，萬曆甲寅安弦年四十九歲矣。三月十六日，右腿忽患濕毒，流注偏身，浮腫，臣言毒宜解，不宜潰，後竟潰，下黃水數斗，合宅皆聞酒臭，浮腫雖平，色已不起。至五月初四日，忽召其二子萬邦、萬年而語之曰：遠行之期在今日矣。連營後輩須臾神漸索漠，少時而死。至宵分忽翻身復甦，急索參湯飲之，畢驟能起坐，說死時有八十騎擁門相迎，一吏持版云：天帝召去為花鳥使。因問吏何地，答言初點福建後乃改北直隸，問吏職事何如，答言務甚劇，所司花鳥有二院，手不停批榜，掠無數，問答既已，先行至一處，是大公署，暫停其下，見有人持出金冠蟒衣，來與安弦着，安弦既着，升堂坐定，尋思見時使思仕宦，今當將半百，老作寒儒，死

乃得為陰官，亦復何恨，但念人間事都未了，妻兒親舊，俱在吳下，北行路遠，舉目無親，豈可妄受此職，即拋案修疏辭謝，封付來吏，脫金劍投擲于地而起，忽見後堂突出黃衣老翁，以頭向安弦胸上一撞，幾踏于地，就視乃先君也，讓安弦而罵曰：「地府之官，權位甚尊，且上帝所命，汝安得辭？吾方出苦趣，中與汝母住此相待，今一旦辭職，徒重父母之罪于汝安乎？」言訖悲淚，又語安弦：「汝既不便之官，可乘此暇，往鄴都一觀地獄，交相還語于世人也。」遂巡有人引安弦入鄴都城，其地黑暗，無諸日月，但見數萬罪囚在地獄中，悉受苦報，刀山劍樹，火坑鑊湯，宛轉呼號，晝夜無息。主鄴都者，稱是韓公，不詳名號，如陽世都憲之職。安弦似曾識面，因煩贊成辭疏，韓公欣然首肯，令安弦且暫還家，由此得活。其夜楓橋周大夫來，安弦舊主人也，亦夢安弦車騎詣門，辭別，說北行赴任，未知辭得脫否，兼就其兒索所借後場文字付兒，萬邦收讀。明日瑞陽大使來，使兒入城，問先生病，參語夢兆，曰：「無之，苦懇總言死狀，駭與父夢相符。」至初十日早起，安弦忽向二子說：「冥使到矣，辭疏似不下也，如何？」至十六日早起，安弦又說如初，惆悵自責，因云：「辭疏奏聞，不合，嬰融帝怒，幸遇宿上二仙，我隨至其處，都非人境，拜求方便救解。」一仙不顧而入，一仙已諾我。

美問二仙姓名，安弦搖手曰：「不可，但說記得堂中春帖子一聯，速呈紙筆，吾當書出為驗。」安弦平生不喜聲律，忽便于枕上題翠羽碧翎，王子鬣，細絲絳線，呂公裘，凡十四字，其下注云：「仙人所乘二雀，皆能作人語，疑即是青田使者，非世間凡鳥也。」至廿一日早起，安弦又說：「遠行必矣，迎者三官舫，並狹小不堪，任怒之，姑令易其大者耳。」其夜安弦于枕中唱曲通宵，如此。至廿二日早起，頻呼湯沐，誠二子勿以鬼言，浪傳于世，恐人笑其荒唐。但地獄之說，汝曹不可不信，勉植善業，凡百柔謙，安公唾面自乾，千載可師也。是日薄暮，復索紙筆，留要語示二子，及方拈筆，已落地，不能彖，有頃便絕。家人焚衣于庭，其衣悉布製，有無端現出異花，眾驚視之，皆纏枝牡丹錦也。斯尤異矣。安弦是宋明經懋澄內兄，希言因懋澄以交善，懋澄親見其尸，如蟬蛻仙人。

孫陳留三應冥數

陳留令孫養正，蘇州吳江縣人，少有英才，風容美麗，常行市上，顧影自憐，婦女多隨着之，雖潘仁衛玠，未之過也。年十八，舉吳江縣茂才，館于鉅姓，方修舉業，數為東鄰所批，因而放蕩不檢，頗負輕薄之訊。時新娶妻，生一子矣，夜宿館中，天猶未曙，忽見二皂衣人持版來，至床頭，稱府君教喚，養正訝是郡縣大夫，收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小說家類

六七四

尋諾之而起，坐未定，又有胡帽長髯人，直至床頭，訶驅甚迫，養正即頓臥床上，泯然如盡，其魂不覓，隨出路過親知，告而莫應，於是出吳江城門，行可十餘里，奄至一處，城郭宮闕，高麗都非人間，入門升階，望見當廳者人，儼若王者，袞冕南向，視養正而不言，養正心知其為陰道矣，泣告無罪，王勅黃衣吏引至西廊下，發閱罪簿，見其簿堆積于大格，縱橫可三尺許，展之，几席皆滿，中載已身生年月日里族妻子甚詳，後列名第官祿，字頗模糊，而其下並注蠅頭小楷，閱不甚真，然半是生平曖昧事，慚悔無及，黃衣吏仍引之至王所，王問有是事乎，對曰有之，罪實在養正也，養正父老妻少，子總稱月，家事百無一了，尚希寬恤，赦令自新，王亦首肯再三，乃判十月日三字于案後，取前二卑衣人送之，還推下階，級級御史使活，欵如夢醒，日已暮矣，左右云以為即君且死，獨心下未冷耳，是時往來觀者，慮尸疊跡，然不敢以實語人，爾後誓戒酒色，憂不自勝，至其年十月十日，安然無恙，主人曰夢耳，曷足憑乎，強持杯勸飲，遂復飲如初，終十月又奇十日，而聯捷癸卯甲辰科策，既擢科策，後謁選得陳留縣為縣，甚有聲，願以修潔自勵，無何疾作，終十月又奇十日而告歸，未久舍卒而逝，似復有鬼神召之者，逝之日，却是十月初十日也，三應冥數一

一無差為同年舉人王騰程說之

達上人入冥

蘇州東華嚴寺沙彌淨遠，乳名午孫，葑門外人也，少有戒行，萬曆甲寅正月初五夜，夢在葑門俗家有人叩戶，連呼午孫，便飯攝去，雲昏霧暗，狼狽前行，頃入城，豁然宮闕，其門如雉，牆之形，並畫虎頭，巖峻無比，上有金字榜額，帖聯類城隍廟模樣，淨遠入門，跪階下，見兩傍堆積于地者，皆麻布襟也，襟中微聞喘息，似有人在問之，云：「是陽界錄來，未結公案者。」俄見朱衣貴人垂簾而坐，攝人白：「云：追午孫到貴人云：既已出家，且放去，因囑淨遠曰：此去為僧，要信心，我為汝勾却文簿也。」遂奉筆，抹其名，攝人引出，且導淨遠西行，至一處，滿堂僧眾，見其亡過先師海淵方倚案數錢，散與徒輩，直視淨遠云：汝安得來此，答云：弟子被攝，今蒙放還，偶來游戲耳。海淵云：隔壁雍熙寺慧蘭師，今日分家，忙甚，汝來恰好，亦分少許去，教錢十文與之，問欲見慧蘭師，可進去，又經一重門，果見師跏坐在禪床上，頭倚一竹杖，周遭壁上，挂衆僧袈裟數十領，既出，徘徊庭亭，奄見西廊下鎖繫藍縷僧徒無數，都不相識，驚嗟良久，於是遂還，回頭却在玄妙觀東嶽廟前，忙走還寺，編街積雪，泥滑不得前，被攝人推仆于地，而接之，後，枕記榜額帖聯，與沈

類草說停三日、盡忘之矣、淨達自言、

繪圖第十目錄

靈祇

紫陽真人

水府神

柿花李王

小姑神

周宣靈王

神記室

點鬼朱衣神

海濱神

水府修文郎

王府基夜行神

宮亭湖使者

乘龍神

章蘇州

鳳陽神

雷神一

雷神二

雷神三

雷神四

雷神五

雷神六

繪圖卷之九終

繪圖 卷一〇

六七五

雷神七

雷神八

雷神九

雷神十

雷神十一

雷神十二

雷神十三

雷神十四

花脚神

場中神

周孝子

白馬神官

洞庭君

三王太尉

繪圖第十

靈祇

紫陽真人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宛州尚書即馬之駁校錄

嘉靖年間蘇州葑門外有一軍士相隨鄭和太監出使行至海中央颶風歟起湧浪滔天飄過東洋當復數千里舟傾人溺主將亦亡獨此軍士善泅依附船板撐至一島中適為怒潮推送海岬而蘇既登岬四顧昏慘陰霾蔽天心知非人間世也恍然復進里許乃見島中宮闕臺殿金碧琳琅宮門有六大金字榜曰紫陽真人之麻洞戶置扁梢無聲迹適有婦人于水邊接浙年可三十許青帕抹額身着淺綠裙系垂輕紅襖襠軍士端相乃其亡妹三娘也見兄相持而慟問何為至此具述覆舟之苦乃引至其所住處宮殿之外悉是民居妹婿為府中手力因追攝人自外而還深相勞苦引入府中經十餘重門趨而進匿身階所以窺見真人金冠魏莪端正非常坐絳紗帳中威儀嚴峻左右官吏兵衛數百人各有執事務甚疎雜中庭設大木架一人懸于架下有錢鈎鈎其背流血殷地逼視之乃城東何指揮也西頭跪一婦女首戴大銅盤中燃熾炭飛焰赫然驚問妹婿云是即

指揮之妻也。因私受盜者銀盆之賄，不言于指揮而

枉殺之盜既死，理究于上帝，故犯斯酷罰，自悔何階。

又見旁有朱髮鋸牙兩卒持戟守此二囚，迴眸視軍

士，有怒容，軍士震怖急出，不更周覽，便懇求靖三娘

若留不可，壻與俱詣冥官，所乞一小符驗，遂有小舟

來，呼共載三娘，又相持而慟，嗚其閉目，慎無妄視

乃別，軍士臥舟中，耳根但聞波濤風雨之聲，忽睡如

夢，拂旦起視，却在葑門外楊枝塘上，冰陰邊歸則妻

子招魂，葵矣奔赴何宅，則指揮疽發于背，宿昔困篤

夫人亦病暴頭火丹，臣帥滿堂，計無所出，軍士於靜

處細說冥中所見如此，畧及銀盆之由，夫婦惶懼不

敢隱，謨遂命出其盆，銷之得若干錢，悉捐以作佛

草，荐止禱灾，水陸並設，旬日之間，疾並獲愈。坊間小

說分作二

事殊未核

水府神

龍陽書生曾壽貴，過洞庭湖，風浪甚猛，同船擾亂，壽

貴獨蒙被而卧，忽夢至一大宮殿，堂上坐者如帝

王之狀，趨召貴入，賜之坐，謂曰：如此風波，少年何故

冒險而至舟中，莫有黃卷通否？非此人舉舟，葵魚腹

矣，吾是水府之神，汝可言于世人也。既寤，風已定，得

漆推驗，果有黃卷通者，乃其同學諸生，事父廣文，極

孝，故感格至此。卷通後亦登仕版矣。古云：孝通于天

豈不可信。

掉花李王

常熟致道觀，舊有梁朝七檜，至今矢矯，其西廊李王

廟，最靈應，自采常熟人相傳，此觀為李王宮，萬曆癸

巳年十二月五日，觀門火發，幾延廊廡，居民奔採不

及，余宗人錢繼發，良棟等，住在觀之側近，各登樓

顧望，忽見火內有數十官舫蔽空而下，篙師水手幾

及百餘，並挽天河中水以滅赫焰，隱聞風濤之聲，

隊仗旌旗，繚紛照耀，而擁黃蓋，着白袍，立于舟首者，

驚是掉花李王，頃之飛焰頓息，止燬觀門而已，凌曉

並詣廟中，委悉詳視，則梁上所挂數十小舟，水氣淋漓，

苔沾葑漬，行舟上偶皆泥濕如汗，宛是夜所親者，

一時士庶老稚，並下拜焉。家侍御袋為文以記其事，

李王本長興人，南朝神中所稱長興李烈士者也。

小姑神

尚書劉洪湖廣安陸衛人，歷官至掌院，歿後，贈秩官

尚書二十年，前奉使還楚，舟過小姑山下，小孤相傳

為小姑，即所稱嫁彭郎者也。是日遭暴風，怒濤舟幾

覆，篙師云：貴遊至此，皆齋酒脯，繼馬獻于夫人，尚書

曰：為我許之，後當酬願可也。既許，願訖，頃之風霽得

渡，後遂負盟不酬，及歸林下，常見小姑神于夢寐中，

頻來索願，家人有病，卜云是神祟，尚書終不之信，無

神話

何小姑神白日見形，貴尚書食議，尚書題詩兩句拒之云：寄語小姑休妄想，老夫從此不行船。姑笑而謂曰：我出一對與汝能對則不復索矣。尚書曰：何對姑曰：十八歲女子經行流紅，羞嘲及尚書名也。尚書亦茫然無以應之。姑遂持詩而去。從此絕跡。明年歲朝，尚書出赴鄰翁社飲，其路迂遠，而賀節之士女喧闐于市，相隨一小蒼頭，忽告尚書曰：某家對岸即是，何不乘此小船濟之。甚便。尚書遂從，船終登，立足未定而船覆矣。小蒼頭猶未下，得不死，按謝靈運江妃賦有宮亭雙媛之句，即指大小二姑神也。

周宣靈王

周宣靈王不知何代人，或云為五顯靈官部下，而卷寺中常以為伽藍神。在徽州休寧縣，靈異甚著。今蘇州閶門內宝林寺，亦有祠焉。宋冕魏疑即寺中昔時伽藍香火也。萬曆辛丑年間，殿宇所新，祈請輻輳，寺僧跋者占籤如響，曰：坐獲二三十鍊，乞香水者不絕于途。遂奪二郎廟之感，其時余偶客休寧，訊之民間，曰：神被克而去矣。更訊其本末，具言曰：有一愚少年，暮夜與鄰婦通好，伺夫出，輒隱入其家。一夕夫自外歸，兩人歡狎之際，聞扣門聲甚急，時月色如水，少年與其婦枕中謀計，先接婦頭上銀簪啣之于口，被髮持衣，伺夫入門，忽覺身從窓中躍出，口喃：

作靈語其夫驚異，其所居側近有周宣靈王廟，見此少年突入廟中，忽失所在。遂詣其婦，曰：去來恍惚，疑神降于家，此身如在夢境中也。夫遂信以為然，竟夜不寐。黎明入廟細視，神像宛然，銀簪在髻，為由是歸禍于神。謀欲移居他所，蓋此少年夜入廟中，直取銀簪，揮于神帽，其相觸感，而神為無賴所克，昭雪無地，不能復安其位矣。明日神到蘇州，夜半見形於寶林寺中，古僧語曰：吾周宣靈王也，帝命福此一方可。昔鄉里重新廟貌，言訖，歔然而滅。又明日，寺僧宣救百姓與工助役，遂大事之。爾後休寧人家占驗祭禱，寂然無應矣。至丁未歲，少年好遊，始敗露，里人無不訟神之克神，亦復還休寧，寶林香火恰感六年遂歇。

神記室

閶門外有一人能書，少年因病許身府城隍廟中，為記室，常時呼喚夜而入，旦而出，自言為神，語馬劉刺神亦常出與經過，神舟逢迎，報接此人隨行，趨走惟恐其後，遂家使困憊，若睡者，幾日矣。面目之間，覺有靛色，前定錄載韓晉公之吏，兼屬陰司，主三品以上食料，以今驗之，其事不妄。

點兒朱衣神

嘉靖甲寅乙卯年間，倭亂吳中，鄉民有中于鋒刃而

死者有不得入城而死者西昌門外釣橋度生橋兩
處暴骨露屍互相枕藉然腰纏之中所藏金銀珠玉
甚多人莫敢近惟張老復陽者常于靜夜徧搜而得
之頓獲無數守至夜半暮見有傳呼語言漸近乃是
官吏十數人一朱衣餘俱皂練抱笈而至列炬數行
火皆青色張老懼遂臥于死人中聽其按檢簿書稱
點死者名姓其死一一起應點畢路仆如故獨不及
呼張老名姓俄而又徧閱之聞至張老曰此老漢非
是提而出為遂過之後猶聞其于前途推驗未已張
老大驚便挾重貨倉皇走歸家從此富令子孫為西
昌敗僧兒尚在乃知人死即為冥司所錄矣

海濱神

山東登萊之間濱海處有書生某博綜經史家貧無
館留意尋求一日行于郭外路逢戴席帽着黃衣長
鬚使者持金二餅為贊曰國王遣吏邀公為世子作
師方欲詣門耳言訖送金立強其去書生亦昏然無
拒不覺與使者俱馳至海岸身如塵中行也頃之舟
在听側矣既登舟令書生閉目熟寢耳中但聞風濤
之聲逡巡就泊一島上尋頭見宮殿高敞羽衛森嚴
黃衣引立于門外主人是王者黃屋古纛冕旒袞衣
庭中列戟樹幢傳呼開中門延書生入降階迎接登
堂賜坐既再拜王聲折而謝命其子出拜執弟子之

相符

水府修文郎

吳人張太僕昂思由館省左遷以行太僕分署滌陽
時州學秀才七人時呈聽課就正為是年萬曆辛
卯南都復當鄉試七人者同來詣別七月廿一日太
僕使人送至浦口給一小官哨以行既至其地中有
少年生姓宥者故有若子孫也肘後若有人擊之者
忍心動託言其婦就館勒馬使回內浦秀才怒止之不
得輒聽其去明日六人主僕共船渡江有曹雞人求
寄載于船尾發江口纒二三里遇暴風船覆此六人
皆溺死而所隨之僕并賣雞人並為破亦所載漂流
至燕子磯頭獲登岸無恙明晨歐秀才忽形見還家
經日向其弟求紙筆立遺命曰我為水府追去即補
修文郎缺此是許以暫歸家分家策以後守職不許
來矣教嫁女金姐于姻家粒匠什物一一筆之于紙
分撥常稔之田若干畝以養其母由是齊家哀慟者
其已死設祭于堂秀才教敵不食曰安能使我下咽
乎問水府何往門來曰自有道路宮室如人間也達
暮將別語便哽塞曰同袍相待久矣奄然出門而去
咸見人馬擁之漸近而沒其夜奴歸出問墮去妻女
哭赴水濱招魂葬之

玉圭神女

常州吳生恭政公孫也。髫年美風度，議婚未諧。一日，毘陵城上徒行，晚歸，偶與一女同路，或前或後，相傍相偎。女郎年稍長于吳生，姿容妖媚，韻度綽約，真靈人也。有四女，奴從為，皆妍冶，上色，預貯之間，輒通眉語。問即君居，止何處，生喜不自勝，曰：傲居咫尺，肯過駕乎？女郎微笑，生乘暝色，遽前擁之而歸，匿于窰室，不令人知。是夕，置酒對飲，偕極款狎，遂燃滅燭，叙歡，弱骨豐肌，曲盡于飛之態。生既未近女色，女郎又宛然處子，誓心抗儷，永結綢繆。如是纏綿者，決旬矣。室中時起縹芳風，發越女郎畫則作女真妝，束常服，淡靚不加新采，晚則花鈿滿鬢，濃艷照人。左右見者，無不蕩魂。于時春色漸融，名花爛發，女郎謂吳生曰：東望吳山，越水靈氣蔚然，吾將往觀，生即駕二船從。女郎出游，兩月之間，虎丘茶磨六橋三竺諸勝地，無不探焉。綺羅圍逸路，人驚異，謂是神仙之遊也。臨發抗城，令生多買好粉，臘脂，不計其數。久之，乃返棹，蘭陵吳生一日窺其小粒，篋中見有碧玉徑尺許，問何用，女郎曰：卿自諦觀，何問我為？檢之，主是乃有鐫摹玉帝二字，填金所書，生頗錯愕，戲之曰：夫人能執此朝玉京天帝耶？女郎曰：卿何了了？若是以生，年未及冠，每易而狎之。又一日，出其所秘藏簿籍示生，則吳族某貴人新為冠者，姓名哀然，其上矣。暇則私向生

禮引榻東向，而延書生坐，稱為先生，坐定，復傳呼張筵西院，行酒果，遂捲珠簾，命奏樂，絲竹絲亂，曲調新奇，須臾下食，見書生筵上不舉箸，顧左右別取人間食，與先生食之。至，偕極珍豐，謂書生曰：吾是海濱之神，歲時享祀，此牲牢酒食，與人間都無所異，幸先生勿疑。書生然後敢食，獨辭不能飲耳。明日，乃開館于別室，其子風儀秀朗，可十四五歲，而姿甚敏，書史未見者，一經指示，無不淹通。宛若夙解，由是一月之間，治經書略過，皆卒業焉。暇則教之學書，落筆便佳，不煩程督。書生曰：子今業就，吾可以歸矣。王懇留不從，因勅捧日置酒，送先生，歸書生于席上。從容問曰：某一生祿壽，可得預聞之乎？王召冥官至，命取東堂簿籍來檢之，謂書生曰：先生極有壽餘，不足問也。既而訝書生不飲，又命取西堂簿籍檢之，見書生姓名下一酒字甚小，于是遂判大酒字，厚贈金帛，仍遣黃衣送之。還家謂曰：此金帛是陽世所用，非陰道物也。既出，黃衣駕舟偕行，復令閉目如初。書生在舟中，如醉如睡，明日起視，見身臥其家庭樹下，婦疑是鬼，集眾閉門，交唾其面。書生具述本末，且驚且喜，蓋已招魂成服，設靈儀于堂，將二年矣。所得金帛，一如人間，而書生自此酒量漸寬，酣飲以樂，餘生因知酒為人祿，相傳不虛也。此事與庚巳編所載鎮江晉教授事頗

說天上事及諸神仙變幻，又教以房中玄素之術。生由此精神倍常，知其審神人也。然歡洽既久，兩情如膠。女郎既不甚藏，吳生亦略無疑懼。家人憂郎君為邪所魅，陰遣道士結壇誦咒驅之，寂無驗。最後得某法師，術揮劍擊之，而中女奴左臂女郎大呼詬罵，與生悵嗚咽。琴四女奴白晝凌空而逝，疾如風雨。所傷之臂脫墮階前，視之乃土偶臂也。無何家人于城北一古廟中，忽見九子魔母，粧望姿容絕麗，旁有四侍者，一折其臂，容貌依倚，宛如前遺。吳生竟無恙。所延法師不疾而殞矣。案會昌解頤及河東記載越州觀察使皇甫政妻陸氏，出脂粉錢百萬，別給魔母神堂，忽遇善畫者從劍南來，一夕而成，光明燦爛。觀察擇日設齋，大陳伎樂，復遇黑叟荷鋤而至，直上魔母堂，舉鋤以劓其面，壁乃頽，攬掌笑曰：恨画工之因上也。如其不信，田舍老妻足為驗耳。遂自葦葦間引一女子，年十五六，薄傅粉黛，服不甚奢，態媚人光華動衆。頃刻到寶林寺，百萬之衆引頸駭觀，皆言所画神母果不及耳，携手而行，二人俱化為白鶴冲天而去。由此驗之，魔母信是神仙麗質，吳郎所遇不誣矣。玉堂閒話亦載南中僧院有九子母像，裝塑甚奇，行者少年夜入其堂，寢宿有一美婦人引同狎愛，與此事今古相符。

獮園 卷一〇

王府基夜行神

蘇城周二家住城西，善誦少年場中人也。夜從平橋東親故家會飲，周以赴家路遠，里鼓動即求去，總出門。經張王府基行，可拾餘步，遙聞呵殿之聲甚急，頃之見列炬燭天，鹵簿隊仗導引極威，填隘路岐。周疑官寮夜過，乃映身頽墻以自匿，見乘車者貴人絳衣金轎，威儀侔于王者，車傍有數十騎，御相訝云：此中安得生人氣，急勅搜捕得周二，周二恐訊其觸忤之罪，命騎以土擲面，推倒在地而去。後漸遠，周二徐徐起行，既至家門已閉矣，呼其婦開，連聲數百不應，心甚疑怖，不覺躡身踰垣而入，竟身如飄風，了無所礙。其婦尚篝燈夜績，周二前詰，曾莫將顧，因立灯下，極力大呼曰：某自外至，即又不聞，幼女在傍亦帶之。應周私自怪曰：豈吾已入夜臺耶？不然其夢乎？泣然流淚，復踰垣而出，還詣張王府基上求覓其屍，若有入引之，至屍處見身如暝橫于道上，死矣。百計排入，合為一體，乃復重蘇。疑堅良久，忽聞鼓下二聲，將絕遂擡起，仍詣平橋東親故家款門，席尚未散，倫語歷歷，衆共愕然，使三四人持燈護導，既入門，問婦云：何不應，婦曰：向坐灯下，緝繡以待，卿還後忽聞鬼嘯聲，急懼而就枕，不虞卿之游魂也。相與悲喜如隔世人，明日引鏡自照，土痕猶被面焉。周二慨餘生之難逢。

遂茹長齋終身不復夜行矣此張王府墓傍周廢址
宜多鬼物如周生所見乘車官人得非士誠死後為
神耶祭文源與周二善見其自說

宮亭湖使者

不知何處豈有神
所任也而簡不皆碎
去乎

九江湖口縣郭門外有旅舍安泊往來商賈十夕有
兩皂衣投宿腰插腰囊形體短黑文書箱袱結束宛
然店人知是伍伯遜徽之派送散樓中酒食湯沐具
備隔壁有估客宿高夜半估客枕上竟陰風凜颯但
聞殘漏檐瓦之聲心生疑異潛起穴壁以窺見有同
伴伺立持朱敲擊樓窓密呼彼云此時尚熟睡耶兩
皂衣亟從被中着衣起應曰來矣來矣吹別算中殘
火對鏡拂髮束細帶帽復將行李一：裝裹呀然推
開樓窓擡出意外反身滅火踉蹌而行估客一：觀
視分明駭汗如雨暖不及交旦起語于店人環視檐
瓦周遭皆蝕碎矣云是宮亭湖神部下所遣使祭

乘龍神

某州王氏女既嫁而見疑于夫歸諸母不能自明其
州有玄君捨身崖因往投崖而墜母長號送之已而
夫入于床微聞牀上呻吟聲揭帟視之則所墜之婦
也訊之曰覺初墜下時有數百朱衣神粒飾雄偉乘
龍而至携兒于龍背冥冥來此恍惚不知所自也奉
家驚異遂為夫婦歡好如初

韋蘇州

唐韋應物為杏嶽名刺史死遂為神廟在蘇州府學
中郡縣以春秋祭其士人多往宿其廟乞夢有常熟
人屈夢龍少隨父秀才寄居于學之西廡每夜見韋
公着大冠絳袍車騎人馬旗幟繼發並從韓公祠前
大椿樹上冉冉騰空而去比還廟穴從此樹下來升
降出入赫矣輝煌或初更或昧爽同居指大無不見
之見者亦無他休咎癸丑八月十一夜夢龍于方秀
才席上說

鳳陽神

鳳陽編戶周家時稱巨室山生一鬼一夕為赤面長
神攜之馬上而去或云是炳灵公行經空中赤子無
知而觸忤之耳後其家懸賞募覓空中復墜小兒于
鄰鬼土炕上抱還乞賞

雷神一

姑蘇昌門外度生橋下三十年前有沿河民家夜為
雷火所擊覆其炊釜于地明晨啟釜以視地上有梅
花一枝是白土所画恍然鍊影橫斜之致生態逼真
觀者如堵經月餘其跡漸滅

雷神二

隆慶六年四月三十日暴雷震電天雨冰雹類大石
子蘇城遠近數十里填街塞路如積玉為雨葑門外

藏冰之室、啟視皆空、莫測其故也。是日府東飲馬橋頭官井中、忽見清泉、變為綠酒、居民爭來汲飲、醉相枕藉于地、糟漿之氣、逆人鼻、而張芝麻家、泥樽滿堂、開之、中無一滴、在矣。其年石首不登于市、為無冰也。乃知雷神無所不極、其幻哉。里人許士龍見而述焉。

雷神三

江陵縣秣陵鎮有胡駝子家、畝田為業。同區王豪四者、素強暴、時為村正、數覓胡事、無風起浪、百計侵凌。胡憾恨、既深、謀欲火其室、慮以洩積忿。是夜月色如霜、胡不謀、諸婦持火潛往。豪四家在鎮西、相去十餘里、路既遠、匿身牆側、以伺。忽聞堂中有木魚聲、燈火未滅、訊之隣家云、豪四妻坐蓐、方召婆羅門誦經。胡惻然、改意、自念吾仇其大、何忍殺其子母。且延燒良善人家、是大不祥也。遂棄火而返。行至中途、倦甚、遇大石橋、就地假寐。片時夢中、為霹靂一聲、驚醒、恍覺有金甲神、推而起之、見形歛滅、視其背、已槌然矣。時天清雲淨、明月印溪、胡亦莫曉所謂。然心知上天所默祐也。行至家、呼其門、婦幾不識其夫。胡曰、我故胡駝子也。足乏矣、索茗飲、坐定、具言其婦故曰、君不告我而去、萬一計行、將若之何。明日王豪四來、胡出見、與之金四鐐、王視其背、真異之、固訊再三、方吐實。亟還金叩頭謝過曰、某負公矣、某負公矣、但拙妻

夜產一女、異日閨中夢蘭、請以女嫁公之子。已而胡婦果生男、兩家遂結為婚姻。往來不絕。此萬曆近年事也。與元至正間、春興馬駝村民司大李慶四爭田事、頗相類。

雷神四

萬曆年間、西洞庭翠峰寺比丘維心、初構精廬三楹、窮極華美、四壁新塗、白堊方念得、畫師好手繪之。中夜霹靂一聲、雷神下來、為馬山川樹木人物屋宇、無不具備。明晨起視、燦然光明、宛是四幅梅道人水墨。因神已不見、矢雲氣滿、簾空翠如掃、旬日之間、士女駭觀、皆言所画之神、吳下名流、噴噴歎羨、莫能繼色。

雷神五

廣東人家、風雨晦冥之中、一雷神落地、不得去、赤髮猙獰、狀如獸頭、似獠、猴角肉翅、青手執綠玉斧、語其家、急延正一道士來誦清淨經、出我須臾、誦畢、騰空而去。或云、此上帝之使、名雷鬼也。按李肇國史補云、雷州有雷神、至秋伏蟄、其形似人、掘取可食、非即其物也。耶、考之唐時、晉陽江南、宣州潤州、皆有雷神。地、蓋不獨嶺南、雷電之鄉而已。我太祖嘗作默坐、通前殿、雷聲恍惚、見殿角有人、長三尺、青膚而翅、狀肖猴、兩目睜、有光向帝稽首、騰空而去。乃下詔曰、立雷者、迹于殿底、其減膳自省。此則唐人之說。

非謬

雷神六

江陰卞氏，雖居村落，實舊族也。萬曆初年間，家有內舍三楹，一日過風雨，雷電振之而去，不知所向。僅存遺礎而已。場中矐麥十餘石，亦被捲盡。門前大槐樹，數章是百物也。悉摧仆于地。雷神斧其枝條，長短粗細悉成棍棒，十枚為束，相次累于牆下。雖工于析薪者，莫能尚焉。其家由此漸落。

雷神七

虎丘周翰，有賣天池茶為人溫雅。己酉年五月中，遇一敲竹卜者過其家云：君六月一日慎勿出門，當有大厄。非禱所免。志之。周記其言，是日有鄰里互訟于縣，衆擊相看，解不入城。午後忽過姻家沈某，携酒盪游。虎丘強拉同登，仰蘇樓三爵之後，兩人倚蘭眺望，霹靂一聲，煙火滿屋。周沈並震死于地矣。後沈採魁病數日復死。周便不救，其家迎神召將，有判隱恁有判，淫報然人知其誘少年淫于虎丘，閉神廟中，不知其隱事也。先年間，楚中一僧募緣補寺，積貯施金五百，忽破戒受髮，還俗娶妻，出營商販，絕不以檀波為念。偶舟經虎丘，與周邂逅，甚歡，留連累日。僧云：吾有囊中裝欲收蘇州芽茶，往京貨賣，如何？周云：茶利甚倍，某當効力。但今歲已暮，非其時矣。屈指來春

清明節，倏忽兩三月事耳。僧意欲于買茶之外，別市吳中紗羅珍玩，見周誠信可託，遂傾貲付周。任其幹辦完畢，約春盡北行。過吳門，旦至暮發矣。周遂書五百之契，界之。此僧別去，無何病于途中，不得達家。以死。一夕游魂叩門，號哭而歸。其婦大驚，相與哀慟。僧坐牀前言語如平生，因出懷中契書置牀下。謂婦曰：吾已死矣。五百金付託蘇州虎丘山前周家，汝于牀下檢契書收訖，急往取之。言畢，忽然不見。其婦取火揭牀，果得契書，閱視其中年月姓氏里籍，悉有條貫。紙墨宛然。心知僧為鬼矣。明日便設祭成喪，連夜買舟南下，與其兄共行。因蹤跡僧所病處，覓不得，便馳往蘇州訪虎丘周家。初周見契無繇，問知僧已死矣，歎息久之。忽懷恚念，便不肯認。復聽其婦所述，鬼歸益以為誕妄。竟據其契無還妻，擊勸解薄，助資斧發遣。其婦大慟而去。然則神巫之語，所謂隱恁非耶？

雷神八

萬曆庚寅五月，余避仇江北之海陵，借城外民家園林肄業。堂後壘石為山，名藏山堂。之西偏，與書舍僅隔兩垣，有老奴孫枝宿其中。一夕雷發，駭空電光

統室簷宇震蕩煙氣淋漓余大恐蒙被而臥謂奴必擊死矣明日起視奴故亡恙惟堂屋頂上裂穿二三尺許圓如井形堂壁大柱之中皆為雷神鑿空洞然到底週遭瑩淨類斧斤削成者而其外漆聖如故但蒼氣甚腥耳奴云火來急不及整臥具伏地窺窺閃爍之際見有天將六人未髮髻身兩目如鏡手各攬一大蟒蛇繫之從屋頂井中次第騰空而上驗之果之果有蜿蜒之跡為堂前植西府海棠一株大可蔭三四席地春月開時游人如蟻州境之內諺為名花此樹又與堂西偏隔一垣矣被雷神斧其下枝神索頭葉欄中餘無所損竟不測何意也

雷神九

萬曆近年間雷擊蘇城大僚家舉子旗竿自頂劈下直貫至底若錮開之者其家後亦無他

雷神十

萬曆二十年前有西昌輕薄少年兩人挾二吳姬泛舟越來溪上避暑追涼酒既酣諧詭蝶柳靡所不至忽聞雷聲殷之舟師諫曰雷真有神不可出穢言以黷其聽兩少年且笑且詈曰雷安得神乎是何足懼耶略不介意笑樂如故忽霹靂一聲從水中起舟楫震搖將此二人并二姬髻髮各各解散相對而結窈窕良久之舟師代為哀祈乃始釋放還復分開仍差舟

中衣帽衫裙樽罍器物咸入于湖了無遺者惟舟師之物不動及晚天霽稍霽能起相傾神如癡矣時余讀書虎丘山中客來傳說

雷神十一

萬曆丁酉冬余移家種花池上夜留雲間友人米孝廉懋澄宿華池館中兩人大醉至夜半袒衣而寢垂曉方寤左右報云五更雷震外傳擊去北寺塔頂余兩人不信急推窗看之童然矣相輪至重亦已無存

雷神十二

萬曆中雷擊蘇城人家堂柱斷其下半截拔去却移磚石一撞承之宛若梵成不曉所謂

雷神十三

萬曆辛丑九月盡時蘇城四人往虞山掃水巖進香玄君返棹齊門其封門一人見岸上有鬚鬚人招之飲者固不肯留飲強登坻其三人促席舟中飲醉霹靂一聲二人震死一人怖死復活其舟師夫婦將脫帆成見空中有雷神赤面虬鬚朱衣皂帽左手持文簿右手操筆一枝自帆檣蜿蜒而下直入舟中閱中夾人非是但提前後二人跪于舳側擊之雷神復騰空而去明日此二家收其屍骸並任在妙觀前召天將下叩云一人是宿業其前世同伴八人海洋中共劫客商五百金謀害商命此人復將七人謀害于海

此人不過如暴殄
以心領事耳而大姓
百輩言何以反于天禮
耶

獨據其金故獲斯譴一人是現報其家與大姓後門
對大姓家暴殄粥飯于門外此人收拾日飼其欄中
故獲斯譴兩人解肉間並有青紫處十數類杖痕斯
雷神之所為也

雷神十四

萬曆癸丑七月初八夜雷擊蘇城齊門內新安二店
人死一人死于火居民見火光中有朱髮踞牙金甲
神持其髮于火中一人從樓窓中跳下河濱居民見
火光中有白鬚巨目赤面金甲神自河中持其髮起
復入火肢體並折頭面傷腐觀者盈路莫不震驚初
二店人皆少年強喜移居其地開蠟燭行遠近如赴
吳俗奉佛事神廟中齋醮恒酒此燭其店臨水皆琵琶
琵琶女兒船棲泊處也店人每召此曹入樓中晝夜荒
淫無度買燭者至即用穢手檢與了不為異宜其震
死陰誅鬼責豈虛也哉

花脚神

常熟春應陽大河著姓希言稱為妙夫嘉靖戊午入
資太季携家口赴南都已連燕于磯怪風暴與波浪
山湧鄰舟後先淪沈秦恐怖命盡心至祈天忽空中
有神舞一花脚下來踏定其舟脚長可數丈如錢雲
雷之文惟不親身首既得免濟徐而沒

場中神

嘉靖辛酉常熟秦太學應陽赴奉南都其年有浙江
貢生湛某老于場屋寒相京師秦與傾蓋交歡擊同
邸舍迨及考試之期周旋備悉湛行裝至薄徒御惟
一老奴象以其老獨留守主人舍是日負壁酣眠不
求飲食比暮二子相次而出見老奴睡方醒精神猶
癡連声歎息曰休矣今科即君又無成名分矣湛怒
其言不祥詎之老奴曰某竟日場中即君所執之筆
不啻失管於地米拾起置案上者某也何遺忘之甚
大異私語於秦委有拾管之異因通問所見欲驗其
真先叩者兩人號房安在具對某處某號歷歷不差
問更何所見米曰場中所見無非鬼神但至公堂立
袍被髮而坐者貌類真武明遠樓綠袍按籍而坐者
貌類梓潼其下亦而大刀而馳馬巡行往來衝突者
貌類閑侯如此尚多不全記也又說日西鼓動忽內
院傳呼紛鬧發出三色小旗神於號房簷角繹絡如
織獨黃旗一面鮮頭某人居其下餘舉子悉赤紅旗
其不中式者皆青旗矣驚問者兩人房神何旗曰看
來都是青旗下人也秦湛聞言意色甚惡口難詆其
荒唐咸謂可怪未幾放榜喧傳解頭姓名果與所說
相符而二子並落羽東歸矣方知場中見者老奴所
飛之魂也未詳內簾復何神主張之亦秦後謁選官

北京兵馬指揮莫測湛終

周孝子

常熟周孝子廟棟宇嚴邃香火之盛甲于一邑。廟有井，居民請香水煎湯藥，病者多愈。凡子為父母請者，尤驗。後和紫蘇莖葉同煎，效遂無虛日矣。歲以九月廿一為神上壽，潔牲獻壽，裨花加剋，陳設之儀備極華整。成化元年，李文安公傑計偕上春官，日詣廟禱，辭其夜，公宿舟中，夢神金纓綠袍降于庭，恍若畫所見者。吟一聯詩贈云：至尊感德如黃鶴，莫向金門弄晚風。覺而異之，不曉其義。明年丙戌，擢進士，策值放館，主司命禁花間，當為題，公得一東韻，即以夢中句續成，判云：結有神助，由是入館時。憲宗登極，所奉萬貴妃用軍方構閣，桂宮幾易上意，公因事納諷，益出神所授矣。後歷事三朝，位至春官尚書，張應遠說。

白馬神官

祝繼志者，山陰天祿都人，儀容端潔，面白皙，光采可鑒。登嘉靖癸丑進士，自比部郎出，僉江西按察事，領道南昌。其年進萬壽表，歸中途道病，數日不食，結跏而坐，忽起謂夫人曰：病不可為矣，然吾將有所之。差勝此地耳。夫人驚問其故，俛首不答。因請之，應曰：非久當自知也。時行李已憩于館驛，某所一日，家中老奴某者，聞天祿隱，自西南來，報響漸近，恍惚

之際，見一白馬神官自空中下，突入其堂，馬高于牀戶，上檻解鞍，高六幾及之神官，南向端坐，呼奴令跪，謂曰：南昌缺城隍，上帝召爾主性補爾，急勸之西行，奴如教，入告繼志，便取衣冠帶公服，與繼志着，奔家震駭，訝奴為狂，繼志不着冠帶公服，却令夫人具朝衣冠服之。又命傾床頭新醪三爵，設香案以迎神官。夫人不許，神官大怒，便喚奴出，勸手縛之于庭，賜二十杖鎖械甚酷，楚不可忍，號呼突入卧内，夫人強與繼志粒食，出于堂上，與神官酌酢，賓主之禮一如人間。少頃，則羣僚與騎從畢集庭下，矢觀者可數百人，嗔咽馳道上，奴乃操弓發矢，向外射者三衆，稍稍引避。繼志與神官共酒畢，執笏而立，忽天漲黑暴，雨如注，震雷驚電，撼蕩簷宇，繼志已坐而逝矣。旅櫬停泊其地，凡決旬日，見櫬中時出香煙如縷，俄而貴香滿室，茵席几席皆生氤氳，及櫬入舟中，又十餘日，乃歿。奴被杖者，昏臥經旬，精神猶癡，視其臂與兩手，並有青黑處，身上縛痕尚存。天池山人徐渭親見其西賓諸君，史秀才傳說甚悉，記其事焉。

洞庭君

萬曆丙申，常熟縣東鄉徐政肅，因隨父官湖廣，湘陰縣，式障司巡檢，舟停瓜步，有漁人網一金色鯉魚，可長三尺，鱗甲煥然，鬚鬣橙刺，數以目聽人語言，政肅

異而買之篋中藏有小銀牌一枚戲取以自題姓名
小池口其夕夢有黃袍神自說是清源趙真君謂政
肅曰卿有放龍子之事陰功昭著洞庭君為請于上
帝異日當為湖中水神矣政肅驚寤汗洽心色俱壞
密不以告人遂奉其父之官湘陰歲餘其父以公事
入武昌城政肅相從而行旅宿鸚鵡洲逸一夕又夢
有緋衣神自說是洞庭君授與珠紅漆杖一根政肅
再拜受之神遂去瞥若風雨復驚悟如初乃具白二
夢于其父曰帆直濟洞庭踪跡洞庭君底既至則唐
人柳毅秀才也賫酒脯紙馬獻于底陳請情事言辭
哀苦望見神像威儀甚嚴悅與後夢相符不覺踈然
如有所親及出廟門十餘步夾道多垂楊掩映徘徊
之際委有珠紅漆杖一根遺棄州間歎曰神所賦也
敢不敬承便命左右拾杖登舟心謂可怪莫測何等
惟將此杖供于官舍旦夕焚香奉禮而已自爾政肅
以幽憂感疾積漸沈綿至戊戌秋九月十五日拋床
而坐陟竟精神恍惚狂惑失度謂其家人曰洞庭君
來迎我矣君言適有海運之事曹務繁冗須我佐理
玉清宮詔勅已下不可復反如何如何已又曰門外
緹騎可有百餘旌旗隊仗羅列于庭而赤鬚小吏甚
多家人驚起咸無見者已又曰揚四將軍與焦公晏
公探金甲乘白馬來也便呼更衣命取其杖題三十

二字于六辭如古語茲不曲載自爾遂不復言至二
十日黃昏奄然而逝家人悉聞騎從之聲望空漸滅
相傳云近年有鄉人過洞庭往一遇之其兄政芳親
叙斯異希言嘗聞魚服之龍能晰明珠以報人恩究
哉徐君獨罹文酷斯又何理乎

三王太尉

長洲縣菽園王氏故宋朝王太尉子孫其先多為神
別開一港賜名神涇然為神者多不壽厥後相與墜
塞此港靈聖都絕而族無夭折之患矣至今村落皆
立王太尉廟又傳有萬六太尉百十五太尉並是尾
從思陵南渡而徙家于斯者聞孫中有癸卯舉人王
騰程嘗為希言說之云先世宅舍在菽園有製極宏
敞高麗甲于吳下層廊曲榭連亘相通其旁田疇阡
陌亦至廣宗族畫比素封後以歲勞積通子孫家漸
旁落謀畫斥其堂皇丙舍以輸官逋正德中婁江有
某侍御者持數百金至賤售之凡宅所有悉入于券
立命工數百人登東西廂撤其瓦木料理次忽見二
丈夫身甚長一雲冠羽衣一絳袍金憤容貌魁岸目
光射人自堂之前軒而降厲聲謂侍御曰吾子孫雖
貧產業不可強而取也言絕便出門去家人咸見此
二丈夫冉冉從野田中行與煙霧俱滅侍御了無所
怪既卸屋裝入鉅舟明日路出陽城湖正當秋霖遂

巡晦暝疾風暴雨吹砂揚塵所裝數十艘一：潰散
木石磚瓦漂蕩無存咸知是三大尉神靈所為侍御
狼狽殊崇望空拜謝少頃風濤頓息所失不計其數
矣

繪園第十一目録

靈祇

龍神一

龍神二

龍神三

龍神四

都城隍廟神

郡城隍廟神一

郡城隍廟神二

郡城隍廟神三

郡城隍廟神四

閩漢壽一

閩漢壽二

閩漢壽三

閩漢壽四

閩漢壽五

天帝一

天帝二

天帝三

天妃娘二

三官神

廣利王

繪園卷之十終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小說家類

張愚子

朝獄神

財神

神兵

唐勝祠

牽牛織女

二十八宿

死後為神

杏樹神

金碧山神

張雅陽

青龍白虎神

水母娘

赤沙塘岸神

東嶽判官

繪圖第十一

六九〇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譚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錄

靈祇

龍神一

蘇州府學前居民小奚以櫛髮折枝為業其婦容姿
絕美娶近兩年忽有一白哲少年身著素練衣甚鮮
潔每伺小奚出輒至其婦寢室往來誘狎遺以酒食
金繒無算奚婦悅之私相結好備極綢繆忽一日有
戴胡帽髯奴款門報王者至少年急隨之去有頃聞
前呵聲奚婦開戶窺于簾隙間擁衛導引甚盛其官
人著金冠衣朱袞巨目虬鬚貌頗猙獰後騎從百餘
人皆介金附鞮則少年與焉婦大怖恐明白少年復
來婦問昨所過者何官狀貌真可畏也少年曰非陽
世官也是襄澤龍王昨夜過尊經閣中造水府冊子
某亦以此淹魚與鄉諧露水之歡耳然慎勿語于外
也婦曰蘇城亦有人乎曰遠近州縣死數甚多本城
合死者不滿百人記未真也忍小奚自外入乃見此
少年與婦同席飲酌笑語喧然大怒屏氣以伺有頃
見其携手入帷半身悉是蛇鱗遂驚訝拾磚擊之空
過無礙少年化為白氣一道其光如電穿牖而出跡
亦遂絕是時龍門鳳池兩所人家連夜望見尊經閣

繪圖第十一目錄終

上燈光燭天後數日，胥江颶風驟起，舟舡覆溺，死及七八十人。年是送南倉橋褚氏婿而歸者，其他處沉沒不計。數考其日，乃支干家所稱龍會日也。因知少年為蛇之精矣。里人陳黎親說甚詳。

龍神二

萬曆庚子，永平城南有龍王廟，甚靈。日漸圯，土人告于官，謀鼎新之。官以公儲遺乏為辭，土人云：第求府君俞其議耳。龍神自能取山木至也。官怒其欺，因叱而去之。民祀既滋，神妖亦作。其年永平大疫，咸謂此神為祟。郡邑上葺廟之議于觀察使，竟與判允。旬日間，忽有怪雲生，忽風起，迅雷急雨交作。土人喧傳今日龍王伐木也。蓋其地與虜中接壤，若甌脫之間，極多大木，皆廣可數圍，年深歲久，斧斤之所不及者，一夕為陰兵數百伐取殆盡。平明悉仆于地矣。土人入山，見所遺神斧四柄，其柯木黑如鍊色，長可四尺許，斧鋒利若新淬，燦然奪目。面有錫篆文字，以此審非人間物也。每斧須數十人肩之，還解于官，乃知土人之言不妄矣。又不旬日，水暴漲，大木蔽江而下，積亘數里，首尾不斷。浮至廟前而止，悉中國未有之材，以數千計。於是鳩工建廟，規制宏敞，十倍舊觀。吳興人姚侍御思仁與黃州牧說。

龍神三

張光州外孫陸二郎，住蘇州包衙前街口，揭衣踐溺，忽見雲端有騎益數百人，護一黃袍金冠者在空中，行旗幟戈甲，人馬紛闐，與都御史威儀無異。某甲不覺踏地悶絕，竟遂攝赴府城隍廟中矣。其夜族城隍歸，詰責之，然後放還。魁具述所見，乃是震澤龍王行雨，城隍與焉，不虞觸犯國簿，幾不免于斃刑。明旦暴雨如注，三日乃止，聞于高承先。

龍神四

福州古田縣有龍母祠，祈禱最靈。相傳龍女為美少年，與居民某氏女交，有娠，以明年某月日夜半雷電中生一子，天明失其所在。至更餘復來就乳，如是歲餘。母謂其子曰：吾兒終不令吾見，而耶子曰：恐見之不利于母。曰：寧見兒而死，于願足矣。遂約定某日午時到家，母感粒而候之。至期，風雨晦冥，飛沙折木，白龍垂首而下，窺于檐，母啟戶見之，立怖死。乃厚葬其母。近村半里有石壁數尺，龍穴其中，成洞。居民因建祠塑像龕帳中焉。水旱必禱，靡不財饗。後歲旱稍弗應，眾相與舁母像于庭，鞭其背，忽有雲起，洞陰俄而青風怪雨，震雷驚電，卷起空廬，樹木數百家，揭其鞭像者于空，列拜許，鬻新母祠方止。此龍母與吳中繆氏女事髣髴相符，其斯為四靈之長歟。司農員外郎長泰陳訐謨說。

都城隍神

北京都城隍神者。天下城隍皆其所屬。神所居嚴肅殿。宇巍峩。羽衛環列。一如王者威儀。人莫敢輕犯焉。隆慶五年間。杭州某衣冠官于燕邸。有一子方少年。未踰弱冠。已舉秀才。為入貨順天國學。聰慧殊凡。過目成誦。父母並珍惜之。乃與京中一同。奪假其西山內莊居。作館。延浙東高材生為師。家人馳送供給。給繹往來。莊居有池館。松西山之勝。朝煙夕嵐。明滅息。隣民居七八家。隔溪相望。中見一女郎。年可十六七。姿容絕麗。常衣淺紅衫子。白練裙。備出妖冶之態。煽惑少年。神蕩魂興。不復以經史為意。矣。思之成病。不喜飲食。師訊其故。具以情告焉。其師授妾人也。貴戚其奸。不虞陰譴。乃謂少年曰。子具酒牢。我為撰章奏。焚于都城隍神座前。藉神之方。助子成就嘉姻。少年具如所教。乃與師潛自入城。禱于神。焚章奏畢。食頃。廟有坐者降于庭。獨言曰。君家事已下文。祿司梓潼帝君查考。君乃萬曆二年甲戌科狀頭。壽當九十。師亦同榜進士也。今欲私通室女。不善莫大焉。至有穢言。瀆于神聽。已減折其祿。美即十九歲夭矣。師與淫謀。教人不善。蔑禮義之訓。播淫佚之風。立命抽腸。劇云言訖。如醉而寤。少年與師大恐。急還山中。明夜少年夢金甲神來。命左右取鉗鎚。執斤斧。鑿其頂骨。叱

而語曰。汝是萬曆二年甲戌狀頭。今為不善。天帝已祭無錫。秀才孫繼皋。有夜拒淫奔之輩。其父又行善。即以是科狀頭改賜之矣。汝二人死期將至。何為尚滯于此。可速還家。猶及與父母相見也。少年驚意。愕汗如冰。急還家。白于父母。乃言為先生所誘。如此。衣冠大怒。詬責其師。亦慚愧無地。已腹痛三日矣。又三日。師下瘡死。少年亦中夜心痛暴亡。其明年。穆宗皇帝升遐。今上龍飛。改元萬曆。越明年殿試。果孫侍郎作狀頭矣。然則。國家曆數。已先定于冥中。異哉。人奈何不為善也。吳興靜山老人胡君親炙其

郡隍神一

蘇州崑山塘上有一野廟。其中並小泥神。萬曆辛未冬。府學秀才某任閭門。因赴督學歲考。而還舟經野廟。長年登岸。買酒。秀才亦起開行。甫入廟門。就地溺焉。訝曰。何為盡是小菩薩。不見有大菩薩也。吳人稱為善言畢而出。便下船。抵暮到家。身覺為風寒所侵。入室遂臥。中夜病熱甚。恍惚之際。見騎蓋繡紉。隊仗無數。羅立于庭中。官吏伍伯。樂人侍者。凡數十隊。並長尺許。頃之。擁至牀前。乃是書于塘上野廟中所見者也。秀才問汝等何為至此。羣起而對曰。廟中缺少大菩薩。迎公往赴任耳。便昇登車。秀才與其妻訣別。

我失言以悔鬼神自悔何及卿可遠具酒半飯馬遣人往崑山塘上某鎮相近一野廟中誠懇祈禳或得放歸則一助也言訖死矣明日昧爽時秀才復甦語其妻曰與卿作別衆便掖之出房投一襟新衣為某粒束冠帶甚整聽卿哭聲漸遠乃知自己死矣在車中者竟也行可二里許見棹楔立道傍似府城隍廟前細視威靈顯赫四金字是真此時鼓吹不作呵聲寂然某便強欲下車入廟奉謁衆固不從某大怒欲笞之不獲已強下于地令某獨立約云謁過便出慎無妄言諸鬼羣趨于廟場東南以伺既入仰視郡隍神衣冠昂然極大殿上方于燭下判案手不停筆兩旁侍五官吏皆人也麾幢旌節一如刺史之儀某跪且拜神畧不為禮使問汝何官職應曰秀才也神遽叱退命吏褫其衣冠責曰秀才尚是布衣安得借濫名器一至此乎某泣而告曰因赴孝臺試而返路經崑山塘上野廟戲言衆神之小其夜蒙騎乘相迎願垂救神變色猶未之信某告曰現在廟門外神初令下出擒遂巡鈴下還報曰果有之驚潰而散去矣神謂吏曰查是何鬼物魁人即遣甲士持符往取其便乞放還神曰須留與彼對簿某又擊額數四神索文籍未查陽莫見一官跪唱曰未盡因令左右送出既出望家而奔疾如電逝附魂屍中然後得活舉家聞

言驚喜交集及暮而祈禳之使偕巫祝數人還報曰五更初廟中火起塘上居民競見火光中有鬼兵數百持官將之髮而去百年香火一朝蕩然

郡隍神二

萬曆壬子年蘇城有一秀才某家甚貧其妻子常多病詣肆卜問輒云城隍部下傷官為祟頻索酒肉不絕如此經年至割青衿入質庫中備禱請之費復病如初又卜仍說此鬼求食秀才怒乃為文以告郡隍神焚于炉中還家少頃見鬼物馮其婢而揚言曰冤哉冤哉某所求者幾何輒以贖于神聽今被笞掠無數革我皂隸押付幽都永無超脫日矣言訖號泣而去已漸無聲妻子從此病痊康豫如故

郡隍神三

杭州府城隍相傳是國初周新至今靈異廟在吳山之顛海寧陳太常與郭長兒祖輩為縣諸生萬曆乙巳冬祖輩之妻母死夫婦同往海鹽塘西經紀喪事遣奴在硤石鎮治祭忽遇滿指揮捕鹽鎮河為販人格殺去家既遠不知根本時掌衛印者指揮采成文也夙怨太常輒構祖輩于津要曲致其罪聞者冤乞當獄未定時成文與同里諸生沈瑞徵厚善采家貧薄不善詞章沈質巨萬兼工刀札兩人深相要結指天約誓若共計得陳氏財物彼此擘分無有欺負為

盟既已便令瑞徵往說太常太常謝曰陶朱公以千金死長男遺恨青史吾貧故無金即有之亦不信莊生言也君其休矣瑞徵援引再三終莫能動飽然辭去潛求于臥內往來者尼媪女巫以違意太常夫人

夫人謂能出其子于獄諾之千金先後所親家轉貸得銀六百緡付子客夜投沈氏丁專寄託太常都不聞也此瑞徵得金竟違前約悉入私橐密其事不告成文因而周旋疎闊成文意甚怪之揚言欲出文書辭氣增厲子客告急于瑞徵瑞徵謝不出見子客勢且窮迫乃走白于成文具陳曲折成文大驚隨偕而往相與面質有無瑞徵計亡無出左右格而漸沮

色變矣于是牽衣跪庭下逼申舊盟周章荒亂語澀不流成文出門歎曰吾乃為豎儒所賣遂乘津要之怒偽通辭款租臬大辟由此鍛成不數旬而瑞徵疽生于腹痛苦負床叫號宛轉白晝見冥卒執符牒云奉城隍神命來追自度不起適會狂僧挂瓢着笠繫膏藥纒于曲竹杖頭入里門大呼曰賣仙人奪命膏統街數迴索直甚昂舉家異之捐錢數貫狂僧取

錢留藥便以藥帖傳瘡口應手潰爛洞出腸胃遂絕走跡狂僧不知所向矣又不數旬而成文亦暴卒于家目中彷彿見太常衣冠入門連喚對事守之而去初太常嬰難慘毒晝夜呼天晨起則着囚服蒲伏往

訴于郡城隍廟中為文祈死訟冤泉下未幾果下世徵等後先有此報凡與獄者相續淪亡無幾年間殂落殆盡所知金三枝傳說

郡隍神四

蘇州府城隍廟前湯秀才重昂年未三十急于科名萬曆三十年間朝謁廟為文以告于神求減算早薦鄉書觸忤威靈其春便卒若天奪之魂然矣

閔漢壽一

萬曆初職方員外郎某掌山海關軍一夕夢漢壽閔神降于其庭召而語曰明日當午有異色人抵關載牛頭七軀必痛禁之不可納也職方敬諾驚而寤及明即嚴飭軍士儀仗守關戒毋得妄入商人車輛令下果日漸向午果見有人推七乘輿直抵關下窺之皆牛頭與夢中神語符焉於是守衛益密固不容納垂晚始推迴車子曰此輩不受合載至西邊人喫也塵埃一起已失所在其年報西國中犯牛頭瘟死者十七而薊鎮燕都畿輔之間民獲無患乃知閔神所默助焉相傳山海關門上有壯繆侯祠英靈夙著東北賴為干城不虛矣

閔漢壽二紀先封公道事

上祖府君少好節俠性豪宕不能下人遂遭誣誤謫田遠左容今寧遠伯李公家寧遠堂父事府君又師

事之甚恭、遼陽有閔漢壽祠在鎮城城外最多、異
香火繁盛、府君時往祭禱、為其年嘉靖己酉、先世
父武選公赴順天鄉試、先君時為鎮嶺諸生、一日五
更時、扶侍府君入廟謁神、父子各携一燈、既至、有
祝趨出、迎拜、府君曰、賀喜賀喜、適來夢中蒙神降
靈、宣教、敕某速起、云、錢封公至矣、携兩燈來、告其有一
燈、息一燈也、府君謝之、遂奔燈滅其一、率先君瞻禮
而出、先是府君兩目俱盲、且十八年、往矣、是早從神
廟、嘯道、經廟前大石橋、月色中忽有聲從空而下、如
霹靂然、目開如故、心以為祥、無何捷報踵至、其冬
世父鄉荐、後復從都下、返鎮嶺、衛將扶府君南還、府
君與世父、先君父子三人同行、至山海關口、夜宿主
人翁孫氏、孫老儒也、留飲甚洽、談笑之間、府君從容
嘆曰、莫非命也、吾嚮者夢神人贈詩、有千里驅驅蘇
武節、百年功業子陵鉤之句、今方十八年、乃得生還、
何謂非先兆哉、孫起而對曰、某聞蘇子卿十九年在
匈奴、未開十八年也、府君愕然不悅、是時有司假牒
以歸、府君雜家隸中、莫得脫身于閑、而却使者主閑
政、見府君美髯、下垂過腹、笑謂世父曰、此而翁也、莫
相誑、來春先輩聯捷、僕請折閣門柳絲、贈行矣、禁帶
出府、府君遂還舍、于孫氏父子兄弟三人相持慟
哭而別、蓋明年庚戌、世父果擢進士第、而却使者始

愧譏、餞府君行矣、往邊計十九年、果符神人夢授之
語、而首一登、成一登、壯縵降靈、若券投為、後世父為
駕部郎、始上書、白府君冤有、詔洗雪、府君遂脫成
籍、封如子官、享年八十有七、

閔漢壽三

萬曆辛卯歲、余因隨止叔廉察公補官都門、凡數月、
乃得山東武德道缺、剋期將發、余亦鬱鬱、思嘯夢魂
恍惚、時宮詹李士陳公于陞春官尚書、于公慎行、並
廉察叔雁行於余、有朝士之賞、咸思提挈、止余不行、
余心佩之、然歸志決矣、擬明年再覓良便入京、不欲
負二公愧、出都之日、先詣前門外東觀世音廟中、
乞籤、得四句、云、鑿石方成火、淘沙始見金、青雲終有
路、只恐不堅心、其籤訣一小帖子、下列此詩、上方即
畫鑿石淘沙之象、及有書生乘馬在雲中行、者、余拜
而出、因復詣西漢壽亭侯廟、乞籤、又得四句、云、佛說
淘沙始見金、只緣君子不牢心、榮華總得詩書効、妙
裏工夫仔細尋、余誦畢、不覺驚駭、汗浹如雨、自歎下
界愚蒙、以何因緣、一時獲靈、異于大士、閑神、叮嚀告
戒、其言相符、若券投然也、是歲、余歸而遭母艱、尋染
大病、幾死、壯心如灰、形容困悴、二十餘年、不復作長
安夢矣、慚負古佛明神、以雲路相期、徒為天地間一
廢人耳、然雖無榮華、享有虛名、未必不本于詩書力

也因漫記其事于此

閔漢壽四

南濠利濟寺有閔漢壽像，舊為本寺如藍寺僧設齋，嘗為人所盜，食因移像供于香積厨下，請神監齋，後以為常，忘歸舊處。一夕僧聞闐戶聲，連呼不應，乃止。明日起視，則像自行至外殿，承于故位矣。僧云：凡兩度移之，皆然，遂不敢動。時歲在丁未。

閔漢壽五

海寧太常少卿陳與郊，隆慶庚午冬，以鄉薦計偕入都門，夜泊山東臨清城下，見听側有閔漢壽祠，太常素崇敬，此神遂入廟拜謁，乞夢默祈功名之事。是夜夢至一處，驚曰：何地？有紫衣宮監出，謂曰：此天子殿前。天子且至矣。頃之，聞呵殿之聲甚肅，屏立以窺，忽見殿上旌旗日月，衣裳錦繡，羽衛數百人，引一垂髫小兒，衣赭黃龍袞，正南面而坐，俄而有人持衣冠加于太常之身，太常回顧已身與省中諸郎並立，居近御前，遂蒙召對，甚稱旨。上命前紫衣宮監押出，殊紅箱子十隻，每隻以黃繡袱覆其上，內有供奉才官傳宣特旨，命陳與郊分賜大小臣工等。太常即叩頭謝恩而出，既出，所舁十箱安置一大公廨中，太常竊啟視之，乃每箱中有大統曆一千本，計十箱則萬本也。驚而覓，不知何等，明年身未下第，至萬曆改元癸酉。

冬北上，傳聞今上方十有一歲，果叶垂髫之夢，而大統萬曆日，非國號乎？已預定于三年前矣。太常心計此行必成進士無疑，已復組舟臨清，閔漢壽祠像遂再入祠。乞夢是夜，又夢入一府署，視堂上官人，猶未出衙，惟兩傍官屬與吏環立左右，窺視其案上文書，乃是甲戌科題名錄也。見新榜進士姓名，歷歷可數，寓目殆遍，而已名不與焉。惶遽不勝，以叩典史。典史曰：君必進士，然未也在。後丁丑科矣。太常叩頭祈請曰：某有訟獄，為怨家所誣，若今科不第，即青衫不復保矣。藉公之力，入白主司，與某改注今科，終身戴德，何時敢忘。典史許諾，入有間而出，曰：今科名籍已定，難可改移，且待丁丑與翰林官去做也。太常曰：某布衣耳，擢一榜尾進士，足矣。安得作木天貴人乎？更煩轉請鈞聽，典史不得已，又為入白如初，出而語曰：念君如此，已為改換今科訖，但合授翰林假秩，未必真也。既竟，秘不報言。果以甲戌春領南宮第二人，是科執政之子，不獲雋，竟格館試不行，而太常調選司理，以治行高，推擇為工科給事，已轉至吏科，都諫秩滿，拜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方悟昔年之夢，話于同官，歎曰：功名之數，已定于冥之中矣。矣，豈可強而求哉。遂上疏乞骸骨歸，既還武林，閉門著述，優游西湖之上者，又二十年，最後以郎君被誣。

杜繫于獄、不樂而卒、誣訟之言于斯、駭笑門下
客金三枝說之

天帝一

北寺前小玉容甚俊、弱冠未娶、為鄰舍某乙之婦、所
批、婦亦輕蕩、密訂期于北寺塔中、反鑰其戶、白晝裸
而淫焉、未幾乙死、小玉因媒說合、娶婦為妻、遂兼有
其私蓄、廣開驢磨、積粟累金、首尾十三年、家驟致富、
與婦生一子一女矣、暑月之夜、兩人露坐、細涼私相
謂曰、吾與卿塔下之歡、恍惚如昨、久欲延羽流、設一
醮事、以洗宿孽、恨不得聞暇了、却以願耳、婦曰、既有
此願、何不了之、遂謀擇日、修齋結壇、設醮三十六分、
請道士奏章上于天帝、懺除罪過、詞意誠懇、其日當
午、道士焚香再拜、伏壇下、奄然如逝、良久方起、喘息
流汗、勅諸道士曰、速收拾醮壇、雷神至矣、眾莫能違、
因測其故、蓋道士游神詣三天門外、見天帝震怒、此
事追訊十三年前、直日功曹為誰、何得不舉、請罰俾
其漏網、亟命雷神下擊、此夫婦而道士亦被訶責、無
地矣、是日天色晴明、忽有雷聲殷、自北而至、頃之、
漸迅、電光駭空、見二雷神從屋而下、手梓兩人、髻髮
當頂、首結相對、跪于塔前、霹靂一聲、擊斃于地、朱書
其背、跡甚分明、自此家計蕭條、子女皆流蕩焉、祭文
源親見其事

天帝二

延令同岱嘉靖庚戌進士、官比部員外郎、為人豪舉、
不拘細行、解組歸家于揚州、茱萸灣下、為園亭池館、
日載酒游、其中聲妓滿前、壺觴羅列、客至、飲讌留連、
盡歡而罷、體甚肥、腹垂至膝、每當暑月、琢水精為
腰帶、日三易之、猶云不堪、自為文以告上帝、乞速化、
果以是年卒

天帝三

平湖張大中為嶺南左方伯、萬曆辛卯九月、棘閣事
竣、將奏計、闕下、孛家口同還、(江)湖路出、賴州都御
史錫山秦耀張之、絲蘿留、燕南、賴署中、所揚委、膝二
十四人、封鎖水西、驛內、其夜浮雲方散、明月漸升、忽
見半空中有、繡笠錦衫、藍帶一人、執黃傘、下來厲聲
呼云、某奉天帝命、來召張布政去、遂留其傘于庭、復
騰空而上、舉家大恠、夜半方伯還、具白其事、所遣之
傘、與人間無二、方伯默然、自此遂不言矣、登舟後、如
暗如啞、平居嚴肅、左右非呼喚、不敢入侍、凡三日、視
之、屍已僵、人或謂帝召有驗云、方伯雅好房中術、所
置衣篝之艾、以恠鼎器、皆粉黛珠色、殺後、各扶重寶、
散去、導其術者、彭廣文也、計大謨為遊賓、目擊如此、
天妃娘、

遂州項中丞應祥、萬曆二十年間、以戶科給事中、叩

命舟封琉球事竣而還中途遇颶風卒至駭浪滔天樓船觸碎于海岸官吏沉溺珍寶散亡惟中丞與匠士何日晷兩人獨在乃附一破船板浮于水上順流而東是夜常有一燈在前導引不離二十步外其板隨燈漂去疾如風行俄而着岬暗中若有人引之登者依佛見此火光穿古廟中而滅兩人便入廟宿訊之乃是福建海口天妃娘之香火始悟其靈應焉中丞具奏其事于 闕下重加封號鼎新廟宇閩南人云若燈所不能救者天妃便降神海中指引而還有人常見其雕軒繡幃掠水而至髻鬢若飛行旅微聞珮環釵釧之聲往來必有祥煙慶雲覆其車上

三官神

萬曆癸未新安布商某在上海縣販布日將晚欲往周浦過一田莊船市貨將歸商呼哥載便下之三人搖櫓唱歌忽見商開囊解裹皆燦然上金也輒起惡謀行至黃浦中流將商縛于大鏡船上沉之悉利囊中六百金而去其夜莊主細涼于庭忽見有一大物如車輪從空墮下其聲鏗然急命取火視之驗是船上鏡猶：上有一人反接在大驚遂與解纜問其故具述被盜三人刻金沉水幸遇水府三官神送鬼神百餘輩撈起並奇形怪狀不敢仰視身亦不知何得至此莊主心知盜者三人即其奴也親慰勞之與以

飲食湯沐藏之密室中有頃奴還矣莊主便問鏡貓安在奴輩相顧駭愕具伏其辜遂縛三人于鐵猫沉之水謂曰我亦効汝所為不須問于官也追舟中六白金死然在焉歸諸商：遂捐金建三官廟于縣東門外勒碑以頌其事布商莊主姓名具載碑中

廣利王

廣利王廟香火盛于嶺南積貯民間施捨金錢許人告借有賈人子持券借金若干于神前凡三次皆大吉三次計借過數百金終出洋便遇海寇劫取最後群寇縛之于樹拷訊其故此人具言借自廣利王廟且三標券矣寇惻然憫之適有近刻商船桐油數百甯給與此人連船載去販作資奉後賣其油每甯底有元室一雙立償于母于神家遂大富王徵君于半塘寺說

張忠子

張忠子廟在川中最靈相傳宋朝有某縣亡賴子二人計偕入京大雪中無所投宿便入廟就供卓子權懇至夜米群神畢會于此廟唱云與新科狀元共作制舉文其題是鑄鼎象物賦諸神口中各讀一句此二人性本欲給互出筆研題于書頭不失一字踰時諸神賦成各：揖呵殿而去及對大廷二人惛然無知交相誑語既揭榜之日狀元乃姓徐按其廷試

卷與書頭一字無異造物戲人若是亦王微君言

朝嶽神

萬曆甲辰冬常熟縣東嶽廟重新粧塑嶽神工畢社中擇吉日送神登殿先一夕有東鄉富人載祭儀入城上嶽還願船行二里許忽見田間隔岸遠近數十里外鬼火千點青光熒々久之有兵仗甲騎呵殿而來絡繹不絕初以為官僚訝非孔道後見列炬下皆奇容異狀人乃知山林樹木之神或村坊土地並采朝見東嶽及明而罷

財神

河南濟源間人有乞貸貨帛于神者隨所須浮出水上太山東嶽亦如之國初山西人金箔張以為伏机所為歸即鑿池倣其制為之已而果然此猶足奎愚民耳目今吾鄉市廛貿易之夫每歲首立契向五聖乞貸先買大紙錠往獻于神仍持端懸于家廟中供養惟謹至歲終加其小者于外以為子錢赴上方山焚之名曰納債不敢後期自欺乎欺神乎何其愚一至此也

神兵

嘉靖甲寅乙卯年間倭難起蘇州郡丞任公環領眾破敵激烈忠憤親立袍鼓之下不避矢石東吳四境賴以奠安詔加右叅政銜備兵海上會罹家艱墨

練臨陣初公每夜顧天禱讀額垂默佑及倭退之日我兵皆解甲飲馬歡聲載途其夕有守城軍士在昏門城樓上宿五更起潏驚見對岸石灰橋南白侍郎廟前神兵數十隊亦皆倒戈弛胃隱々望西而去人馬如在霧中行但露見半身馬止及腹而已不知所助者是何神兵也非公蓋誠不能感格灵祇至此

唐勝祠

相傳嘉靖乙卯之變倭集城下捍禦無策中外惶惧人情洶々忽有一小卒名唐勝者夜至營將帳前獻計曰急煎人矢如沸取以灌之如其言而退將奇其策亞召叙功軍中並無其人籍閱尺伍籍中闕如也知是鬼神所使後遂立唐勝祠今在崑山小西門外六十年矣廟貌如新

牽牛織女

崑山縣東三十六里有黃姑渡：口有祠曰黃姑廟今隸嘉定積古相傳昔有牽牛織女二星降神其地織女以金釵劃水：忽湧溢俗遂呼為百沸河即渡而之水是也居民異之為立廟焉舊列牽牛織女二星宛然雙極後乃去牽牛而止祠織女觀其像：一女子黛髮紅粉頰容動人每歲七月七日城市村坊遠近諸女郎携燈映月而來競出奇果珍餌名花貴香金錢絲線入廟賽神從神乞巧施捨繡鞋錦囊擘

慨流蘇之屬先拈神額後挂帳前繫之不絕凡所顯
祈皆立應矣

二十八宿

歷代天官志載二十八宿甚詳相傳 高皇帝一日
步月下仰觀玄象忽召侍臣開濟問曰古云二十八
宿信有之乎濟曰豈惟有神莫不有形以陛下精
誠可因祭享而致也于是命太常擇日設二十八位
陳列名香美果異味芳醪之屬每坐用飛絮為禱試
其來否即命開濟主祭：畢驗之絮銜皆盡隱：禱
上有列獸形惟委甯兩星不來禱銜如故 上曰濟
謂之曰此^二星何為不至也對曰已在人間久矣
上曰應象者誰濟曰陛下即委金狗臣乃甯水猿也
上曰爾亦應天象乎因欲死濟遂命昇殿前金銅仙
人與濟對飲：至數石仙人之腹已不能容而濟醉
死矣拋野史所載則云周顛在匡山林寺宮殿侍從
儼然王者威儀中有二十八室顛謂使者曰二十八
宿者經天之宿也適為人世主汝主方御宇故一室
為儲虛無人焉其說又如此然釋典中此二十八宿
皆言形狀甚悉當用何物祭之其說更詳不獨支干
家以九州分野分配而已案神仙感遇傳載唐開元
中玄宗皇帝晝集宴居昏然思寐夢二十七仙人云
我等二十七宿也一人寓在直天不下我等寄羅底

間三年與陛下鎮護國界不令戎虜侵邊眾仙每易
形混迹游處耳又宋朱并曲洎舊聞第四卷中云崇
寧初范致虛上言十二宮神狗居戌位為陛下奉命
今京師有以屠狗為業者宜行禁止因降指揮禁天
下殺狗賞錢至二萬批此說則我 聖祖應象之說
定非荒唐蘇州東天王堂有二十八宿像傳是唐朝夾紵所製

死後為神

余族兄封侍御公亨既逝所親夢其衣冠輿從迎入
城隍廟中前年蜀人鄭毅為蘓州司理死後傳為太
倉州城隍吳人因塑像府城隍廟中楚人江盈科死
為四川成都府城隍此蜀貴親詣余言大板聰明正
直之人生有封爵死為明神定不虛耳鉛山費太常
克年病甚夢至一所上有王者端冕而坐問之知為
馮祭酒夢禱語太常云爾當為蘇江廟神次日太常
病革恍見蘇江廟中旗纛鼓吹來迎家人亦聞羽衛
車騎之聲五日後廣信府城中有召此仙不至問之
答云鉛山費公為神初下東因赴東嶽陪讌故不及
至耳又問費公得無疏唐衛者乎曰是矣然天機不
宜泄也時萬曆戊申正月二日東公以除夕捐館昔
人夢祭君謨為關羅玉帝召李賀賦白玉樓理有之
焉

杏樹神

萬曆中，宰輔申公謝政林居，優游詩酒，第傍別業，名曰適園。故唐武后龍興寺基也。旁多空地，有老杏數十章，皆千百年故物。初，公未有其地，樹屬民間。會新安賈賢方持八金就民家計，估其樹為材，要以翌日伐取。其夜，公之家臣張承恩夢一黃衣老人謂曰：「吾明日有大厄，賴而主相公之福蔭以保其天年。當效冥報于君，不敢忘也。」張夢中使相許諾，老人致謝叮嚀而去。張來日早起，行過其地，忽見數人持斧鋸標，奮錘而至，將共伐樹。張憶夢中之言，遽前止之，問何為。見伐者曰：「取以為材，問出何直，得之耶？」曰：「八金。」張即出八金交還，曰：「近吾府中，不忍其廢也。竟弗果伐，落其實，得鳥脚子數石，便獲價八金，錙銖不與聞于俞山人安期。」

金碧山神

陳中丞用賓，開府黔中。時因夫人病劇，設壇于幕廡，夜召乩仙。至，問姓名，自署金碧山神。問疾可救乎，曰：「夫人不豫，欲為請命，奈新天子法甚嚴峻，無路可相救矣。問天子為誰，曰：「即常熟人春官侍郎趙用賢也。今為第五殿閻羅王，按察人間善惡。」三月十五日，蒞任。公尚不聞之，書畢而去。中丞愕然，心計侍郎是同年兄弟，向來請告，還思安得有此事耶？不之信。此萬曆丙申三月十六日事。俄而夫人果卒。越三月，

中丞聞卽報有，大臣病故一奪侍郎，委以三月十五卒于家。始知山神之言非妄矣。遂謾祭文，具述此事于中。更致聘儀十金，附于參政袁年賚萬壽表，還吳下。中丞復貽書公子，將金薄，治雞黍之奠，誦祭章于壑前。嘍萬里之遙，一日而神已知之，預告于人。聞豈不怪哉！侍郎攀檻批鱗，平生風節矯々，死為地下主者，故宜爾也。金碧山神，豈即王褒所祀金馬碧雞之神乎。

張睢陽

無錫縣最重張睢陽神，稱為大菩薩。萬曆中，苑山顧氏病困，延常熟名醫陸誼往治之。既診脈，告其家人曰：「病已十分，似不可為矣。姑處劑一貼，試與服，看夜來何如。」至夜留誼飲，數巡送至宅西偏院，方背燈就寢。忽有一人遍身着黃，手執黃旗，跳躍于前，而言曰：「此人命盡，吾屬增之一尺，却被君減去二寸，獨不懼陰譴乎？」言畢凌空而去。誼愕汗如雨，終夜目不敢交，向晨啟問，內應云：「謝醫師病勢已減去一二分矣。」及召入診脈，果愈。脈理咸可，心甚怪之。出生于堂，見其家人奔走請禱，巫祝在門，誦問所禱者何神，曰：「往祭縣中大菩薩，問大菩薩何名，曰：「睢陽張相公也。曰：「然則我亦同行，將往觀焉。既至，則廟貌煥然，香火錄盛，牲牢簫鼓之祭，陳設于庭。薦見神巫前，糝塑一太

保捧旗而立死是隔夜灯前所見者、誼大驚、叩頭再拜、趨出到門、力辭主人、不索謝而返、親為余弟提說之。

青龍白虎神

蘇城清嘉坊頑大參近年間、為其子成婚嘉禮既畢、儂相祭人皆散、忽見有二長神、並衣朱衣、冠帶而見形于堂、其家大驚、拜之曰、吾屬乃青龍白虎吉神也、頃後申府來護汝、喜慈言訖、瞥然而沒、明日遂設牢酒、召巫祝祭享之、鄰人竊話其事。

水母娘

嘉興縣諸生張元弼、本是蕪州嘉定人、寄居嘉興、所居在務前橋、不修禮度、為鄭令君申黜、元弼遂習于刀筆之流、求索枉陷、自此益無厭矣、一日病死、宿昔乃蘇、元弼即集家中尊卑、具說初有人追攝、乘空而行、至一曹院、望陰君衣冠、松案侍衛甚盛、呼獄卒二人、袒衣而撲、從尾闕穴道、抽其筋、自見其筋長數丈、色甚白、在獄、卒于掌中、已竟、偏身骨節間筋絡悉被抽去、痛入心髓、逾時而身漸柔軟、其形縮小、不復能起矣、泣云、元弼生時、差無餘罪、極刑重罰、非所克堪、陰君命吏取案前罪簿一卷、擲地上、與閱、元弼從頭展閱、見已罪狀有一十六款、其第一款、甚有條貫、生平隱隱無不悉陳、閱至末款、叩頭具服、泣云、罪狀無

逃、死晚矣、但念窮儒男女無託、乞蒙恩放、陰君遂發文書、令前攝人送付別曹、元弼強隨之出、既出院門、不勝其憊、且行且止、百計祈于攝人、攝人不聽、前經一署、問何官所居、攝人云、是水母娘、公解、汝不洎入、元弼聞言、突入其內、攝人跡之不及、因與俱入、見官人粧飾有若女子之狀、兩旁侍役數十、元弼哀懇叩頭千數、娘云、汝罪在何、不赦矣、我為汝勘文案、不知有出路否、即召主典取籍披檢、及覆詳看謂云、汝枉害人無算、只萬曆某年月日、為某人罵某事、訴詞、獲與伸雪、遣戍二名、大辟一名、此可准作一善、不合便死、試為汝乞、冥主者、然免之與否、未可知也、遂命主典持籍白陰君、陰君許之曰、更賜伊壽三年、仍令攝人送出、於是而活、其友包衡叙為。

赤沙塘岸神

萬曆中嘉定縣赤沙塘岸前村賣花少年、背負花籠、行听候、微聞菰葦中窸窣、入視、見一麗質女郎、頻蛾掩泣、詰之、是富人小娘、為大婦妒虐、竄身于此、少年曰、我未娶、能相逐于飛、采女郎低迴不言、色已授矣、少年發柱、直前抱狎、備極醜陋、女郎歎曰、兒不食者三日、從此憊矣、少者窺其胷下、有金數十餅、遽乘羸頓斃、之隨身衣飾、咸剽將去、沉屍于河、夜歸語婦、方篝燈設食、忽覩雲端朱衣神數百、駕車乘馬、降于

其庭火光中鎖一罪囚至覘之其亡父也叱令畫供
不從立杖四十乃下筆神遂判限明日午時凌風而
逝明日白晝震雷擊死少年于塘畔女郎屍在焉事
聞于官追金葵女驚其婦縣吏霍麟與祁大武說

東嶽判官

常熟福山寺東嶽行宮廟森邃書生胡子文因醉入
廟預見兩旁善惡判官笑而侮之因擊其掌惡判筆
戲玩移時懷之而歸既登舟行至中途有一皂衣人
急喚之去子文平居常持金剛般若至是忘其魂夢
沿途誦經不輟遂巡至廟門矣既入廟俯伏階下遙
見堂上兩判官東西對坐西向坐者奮髯大怒呵責
其擊筆之故聲色俱厲子文叩頭懺悔額皆墳起然
誦經如故誦至第三分兩判官一齊立起又誦兩章
兩判官舉手加額于是東向坐者稍為勸解子文又
叩頭請西向坐者怒少霽沉吟曰不可不小示懲警
叱令肉袒舉筆點其背曰去子文遂慘汗而瘑見身
在舟中死半日矣趣噴其夜疽發于背十旬乃瘥

繪園第十二目錄

淫祀

- 五郎神一
- 五郎神二
- 五郎神三
- 五郎神四
- 五郎神五
- 五郎神六
- 五郎神七
- 五郎神八
- 五郎神九
- 五郎神十
- 五郎神十一
- 五郎神十二
- 五郎神十三
- 五郎神十四
- 五郎神十五
- 五郎神十六
- 五郎神十七
- 五郎神十八
- 五郎神十九
- 游方五聖

繪園卷之十一終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小說家類

樹頭五聖

花花五聖

圈頭五聖

簷頭五聖

宋相公一

宋相公二

宋相公三

棒花馬公

二郎廟

金小一總管

草鞋三郎

百花大王

楠木神

花閨索

狂礎神

濟河神

絳冠紫帔神

盧狗大王

藤溪神

社公

山王

蘆王

牛王

蛇王

金公鬼

武婆

繪圖第十二目錄終

繪園第十二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宛州尚書郎馬之駁校毅

淫祀

五郎神一

相傳蘇州府學是文正公故基因相地當出科甲最繁遂捨為學宮初五郎神謀得其地為廟數：作崇脩極擾亂公不聽一日公坐燈下讀書神乃鬼嘯于窓前左右咸怖公若罔聞其神從窓中伸一掌入掌有毛甚可駭公取葉頭丹筆書山字于中其掌便縮不去作声哀鳴公問汝是何鬼應云某果山魁木客之屬見公甲第崇敞地形豐隆矣欲馮藉寵靈與起為香火之地形豐隆崇簡忤已多望公見怒出我公前程遠大某不敢復犯矣公叱而語曰上方山風水最佳名為酒池肉林可速詣彼掘之因又書一山字于其下合之乃出字也掌遂得出自此怪絕明日五郎便降神于紫薇村中將居民反接跪地遂為立廟淫祀至今不絕夫非范公之言作之備乎

五郎神二

蘇州韓襄毅公未過時相傳為同學諸生所紛夜持周易赴府學尋經閣上遇五郎神稱為都憲公與之燕飲既醉從席間懷金巨羅以歸明日南濠張氏富

室女病為神所馮醫術莫愈韓神巨羅入其家謂主人曰君女聽我為婦為治之主人珍重辭謝乞哀相救願以女充箕箒襄毅乃索筆大書于背曰韓雍妻不可欺應手而愈于是主人素聞韓名即輟盛粧以女歸明年韓果擢第矣後果為國朝名都御史

五郎神三

葑門彭城秀才某嘗因無子禱于寶林周宣靈王廟籤訣中有一朵金蓮蓬地開之句不曉所謂意欲尋訪人家或有婢名相合者可娶為妾後為其婦頗妬不諧茂陵之聘婦年三十許人微有姿態辛亥歲忽為五郎神所馮意慮失常夢魂恍惚常與神遇神亦時：降于其家衣錦袍乘白馬或挾彈弓若貴介公子狀騎從繁多又或御車飛蓋自簷端下詣室室秀才借意肄業一日偶婦見房門扇鑰甚固有兩女鬟年可十四五覆髮被肩容姿妍冶着鳳雲繡半臂夾侍于門外訊其名一鬟答曰金蓮俄而遂失所在秀才大驚有頃神見形如人出坐堂中召秀才諭之曰君婦前生與我伉儷今冥數又合為妻可速粧梳相携而去秀才叩懇舉家哀祈乃許諾云且暫詣匹偶却後五年當來迎矣後信宿輒來每至則屏帳茵褥珍怪之食陳設炳煥皆非人間所有婦便欠伸呵噫起入帷中侍者竊聞抑昵歡笑之聲踰于人間夫婦

范公延公為氏

既展綢繆，良久方去。秀才懼禍，又利其贈遺之隆，竟不敢與婦同寢處矣。其家每日供具飲食，悉是神為致之。神或不至，時有異味相餉，從空而下。奉家不測，所從來也。本戶有官逋五金，無辨跡，督迫急，案上鏗然有聲，視之，則銀一錠，恰秤得五金。有奇適符其所逋之數。遂輸長洲庫中。婦聞鄰近丁孝廉家，歲有入闈之使，常携鮮荔枝北，還得善藏法，啟甕如新。時方五月，輒向神前索之，神云：甚易耳。少待三日。須道人覓至也。如期婦晨起臨粧，已有一珠紅合子置粧臺上矣。開視之，果得輕紅十五雙，臂嗽如從樹頭摘下者。合子蓋犹帶露痕，如是凡所需索，無不立應。家漸豐饒，隣人負者聞而艷為，側近有五龍堂前一家，夫為府書佐，婦亦喜淫，藉此神以肥家。至今數年，往來不絕。廬山有衣纓之孫，不斥其名，嘗繪神像于後樓，弄家事，之以糠，沒頭冤鬼，後遂誨淫，數見形往來。日費狗血數升，倘為厭術，終不能遣。

五郎神四

獨脚五郎名一足鬼，楚中亦處：有之。白香山送人入楚詩云：山鬼跳躑，惟一足。陸氏庚已編云：即古所稱夔一足者是矣。彼中或稱為蕭公正，所取山蕭之義耳。桃源江觀察盈科曾話其里中亦有此鬼，性好淫。凡婦女與交合，事之如事其夫，隨所欲必致金珠。

綺繡不遠千里，應聲而至。少拂意，便舉火焚室。廬觀祭狂有宗人江祿者，獵于深山之中，宿夜民家，五鼓起，見其床頭挂豚蹄一肩，上用湖廣稅課司條記印痕尚濕，祿怪而問之，曰：省城道路甚遠，安得頃刻及此。主人具述所由，蓋其家事鬼，即鬼所搬運者也。

五郎神五

高郵李甲之婦，年未三十而孀，居止一子，乳名毛保，方十五歲，婦有美色，夫死之後，遂為五郎所挾，無計驅遣，數移居以避之。其神蹤跡而來，晝夜現形，恣其嫖狸心，有所欲，空中下之。因婦有服，遂致素繒練絹一切，幃茵寢玩之具，雖有文繡，不施錦綵，送錢動以萬計。他物稱是。一日，婦欲得金步搖金爵釵，向神索取，神曰：往見蘇州太守舍中，有家婦所戴首飾，頗極華美，往可竊而取也。三日後，神還足跋矣，問之曰：已得首飾，過堂西小閣子下，過一黑面長鬚人，手持鉄簡，擊某被傷左股，楚甚。後又遇兩金甲神，長數丈，其懼便投所竊物于井中而出，為幾喪軀矣。毛保方抱凱風之恨，適于隔壁聞言，欲驗五郎所懼者何神也。遂趁舡下蘇州，投入府署，謁一椽吏，具述其故。椽吏曰：果有之。止毛保于家，入白太守舍中，道人入井撈，桑果得步搖爵釵之屬，宛然在焉。推驗黑面長鬚人，乃是壁上所帖鍾馗，而兩金甲神者，疑即府署所繪。

左右感於為禍
及誅止之被鄉
受其害宜也

門神也。太守召毛保，厚給資斧而還，下令欲毀其廟。左右數諫乃止。毛保遂出金買大匹紙三番，後獲州画工圖馬一鍾，燭而金甲神，雄毅非常，到家揭之于門。五郎見之，凜然終不敢入。召婦于門外，謂曰：「向擊我及我所過于太守舍中者，正此輩也。」鄉兒為戲，一何酷耶！與婦嗚咽而別，自此杳然。

五郎神六

壽州正陽鎮有沈氏女，即容姿甚麗，好衣緋，立于門。見一少年挑之，遂避入，俄而少年徑入寢榻之前，即且罵且拒。少年大笑曰：「我天人也，與卿有夙緣，慎無阻。即升榻共偶，女郎力不能禁，遂與通焉。歡洽之際，無異世人。平曉別去，出金鳳釵二股，留為信物。至夜又持二百金來，囑曰：「此東鄰龔家筭中物，可從容用度，勿以語于外也。」兩月之前，龔家果失筭中二百金，封識宛然，不測何術以取。後述于兄嫂，秘其事不言。女郎既已失節，兄嫂復利貨財，信宿往來，各無猜忌。未幾女郎出嫁，鬼亦便絕。

五郎神七

紹興會稽縣五顯坊編戶沈家，許願五郎神。每夜設酒食五筵于池亭上，如邀大賓之禮。張燈列燭，以伺之。筵皆偶坐，五鼓方散，杯盤狼籍，日以為常。稍不豐潔，即被訶責。其家亦當有小不安，所得贈遺金錢珠

貝寶玉明珠異繒名錦之屬，無莫車騎鼓吹，驚聞于鄰。至今不絕。鄉人祝良柱說之。

五郎神八

吳山西黃村木工小玉，入城晚，歸途一鬼使，皂衣赤腰襖，木工不知其非人也。問何往，曰：「黃村。」工喜曰：「某亦欲歸黃村，請便同行。」數里，終抵村，天漸際暗，鬼使指村口人家，謂木工曰：「鄉思酒食，吾能詣彼取之。」木工曰：「幸甚。」見其入門，少頃携一大嬰酒及一羹。繼來二人，偶坐地上，共噉。畢謂木工曰：「鄉少待吾于此，有小勾當欲了也。」木工便取酒，嬰納囊積中，立而伺之。忽見院內擲出一人，手足束縛甚固，俄而鬼使亦自院中跳出，負之而去，竟不顧其行。如煙霍然，不見。便開屋內哭，木工知所遇非人，因絕走還家。向晨往視村口人家，主人公夜死矣。問嘗失物，示曰：「昨祭五聖，失去一罌酒，一羹雞，木工乃探囊積中出，罌界之，告以鬼使之故，大小皆驚。」

五郎神九

蕪城賜酒巷徐秀才，汝嚶家，舊有五聖叢祠，近因改宅遷毀，致其神日夜作耗，中庭種一欄，拖子花，常聞欄邊起歌吹，家人驚異，莫知所在。及審聽之，乃花中出也。或時作靈語，云：「我無栖止，依草附木，奈何見驚秀才，父大忌之，秘不外說。」鄰人徐理言。

五郎神十

蕭唐采氏側近張家婦有姿首五郎神降其家如女
數月顛然來遊嘗下酒啖與婦飲食家自此驟起後
婦忽生外意便絕往還亡何日空中割去雙乳莫
知所從來也此婦至今胸上有瘢孝廉懋澄所談

五郎神十一

無錫縣陸阿觀昔為茂安鄉座客茂鄉死復游秦中
丞諸郎之門因移家住其別業有女未字忽為五郎
神所馮每夜來降即現形狀如美少年女亦荏苒回
心為却令阿觀在房外搬銀大小錠數累滿箱因
下鎖鑰甚固明晨啟視空亡有矣如此數日阿觀怒
嫁其女子遠方羔雁既至靈跡遂絕余所親王梓庸
與阿觀善而說數年前事也

五郎神十二

蘇州城閭門四牌樓下新安太學謝之翰為監賈有
女室容九歲時常見衣緋貴人登其家月臺觀望不
知是妖魅也數與之戲至十三歲時即為五郎所憑
神情失常形如黃葉日食大棗三枚以杯水下之更
不進餘物如此者四年矣甲寅十一月某
匡師朱九成說

五郎神十三

蘇州山塘全大用為象山尉有贅壻江漢年弱冠風
儀不下遂與五郎神邇網繆嫵婉情甚伉儷其室人

竟不敢與夫同宿江郎病瘠日甚全氏設茶筵燕之
終不能斷丙午歲過異人飛家釀除遂爾絕跡

五郎神十四

長洲縣隸人顧孝住醋坊巷在寅年為長郎娶婦自
幼與五郎情好俗言其夜花燭初陳空中微起靈風
吹燈滅燭持兵仗與長郎暗中格鬪侍衛無數反閤
其扉父母親戚莫能入明日迎道流過張王府基
忽有兩胡雅形貌醜怪遙前謂曰君莫往與人聞事
顧家新婦寔先許配寒門何故見奪言訖不見須臾
其女在帳中望見道流至面赤發怒向壁而寢少時
暴亡

五郎神十五

蘇州屈家橋賣繒沈輔臣三子娶三婦並為五郎所
擅其大婦寢瘵已深精神恍惚忽一日晨起梳妝甚
整登樓命女奴捲簾曰意外一簇教樂騎從來也女
奴曰娘子病狂耶清天白日何有此事遂巡又曰兒
上轎子去也端坐而卒平居凡有所欲隨心而至或
空中下之親鄰往來無不皆見

五郎神十六

蘇州倉橋頭曠家沈承傳生女觀奴自幼端潔戊午
年十九歲矣忽遇五郎出金絲為聘贈遺甚多其夜
便留歡狎所欲無弗遂也爾後觀奴聞坐常有蝴蝶

為使往來帳前俄頃車騎威儀至矣其家以此為候

五郎神十七

蘇州木壩鎮股甲開油車先與同里周二結為兄弟
乙死甲妻續丘萬曆甲辰甲遂娶乙婦談氏為妻談
氏又先奉事五郎于是頻降作耗乙復來助拉擺紛
鬧晝夜不安甲無奈何迎請匡師道流百計收之莫
能新絕忽一日談氏在內併當箱篋取出紫襪襪石
榴裙淡黃帔子下至絮縵相服一裂碎維火焚之
揚灰散盡無復存者時中秋夜月色甚皎連呼取轎
開門而出家人跡之奄爾不見還視其屍宛在床也

五郎神十八

正德中永州副使吳寧之弟秀才吳二郎少好弄聞
人言服藥可以視鬼遂覓藥服之甲戌秋果有鬼物
降于家昏黃始來不數日遂去至乙亥春正月復來
其神粧束如帝王之狀戴金頂冠着絳絨袍少頃又
有衣青者衣黃者衣白者衣黑者四人至其婦五人
亦如后主容飾後騎皆婦女才官執幢持戟約四十
餘人夜則居于小樓擊鼓吹笙供帳煥麗人見其所
着之靴華美請而觀之神自攜息擲下紅罽襪金絨
靴其中氣猶煖也諸婦垂手膝下明如軟玉後二郎
友子舉子楊宗原請見其手微爪傷之神怒遂命焚
吳氏之宅凡十餘處火起俄而二郎飲恨以死

五郎神十九

萬曆壬寅蘇城查家橋店人張二子年十六白哲美
風儀一日遇五郎神見形其家誘與淫亂大設珍饈
多諸異味白晝命手力置燒燬數器酣讌歡呼倏忽
往來畧無嫌忌後忽欲召為小胥限甚促父母乞哀
不許尋而其子死焉三月之間人亡家破

游方五聖

楞伽山在吳縣西南俗名上方有五聖廟在焉管絃
填咽酒肉滂沱每歲烹割害命無算山下田夫紅掃
狂夜見燈燭人馬出沒石湖煙霧中有五丈夫執
弓挾彈擁騎從姬侍張樂設饌于田間若貴介少年
狀亦間用王者威儀此名游方五聖

樹頭五聖

蘇杭民間凡遇大樹下架一矮屋如斗大繪五郎神
母子弟兄夫婦于方版上設香燭供養以時享之不
廢者此名樹頭五聖

花：五聖

吳俗花痘之家必供五郎神于堂既兆吉具牲牢獻
之者此名花：五聖

圈頭五聖

賣漿家養猪收豕必于牢檻之側造小榭供奉五郎
神于中夫婦奉祀祈求血財豈旺賣猪訖則豚蹄盃

奉以祀之有一等窮五郎享其祀富五郎所不屑受也此名圈頭五全

簷頭五聖

人傳五郎神常自簷而下或夜宿人家簷間俗所謂簷頭神者此名簷頭五聖

宋相公一

閩門外宋相公廟舊多靈異萬曆近年間有撐船水夫送船到京將子吳使下張家灣覓載見一凶舸中有貴人皂帽緋衣容狀豐偉手力十餘人挂帆將發此人因懇求寄乃令坐梢棚中其人以草履挂棚上將所持襪作枕而寢須臾睡熟但聞有聲飒若疾風驟雨明晨夢覺見已身臥于草叢之中風露滿身起視其地已在楓橋顏家場上矣獨怪之急行至閩門偶憩宋相公廟忽見梁上小船梢挂一草履宛是隔夜所寄者仰視神貌若所見舟中也侍衛士偶皆泥濕如汗船底猶漬水痕

宋相公二

宋相公廟在度生橋西相傳是水府之神或云其神主殺故為五郎部下傷官而北亦有廟以崇戮人于其地也隆慶中齊門內都察太守夫人疾篤夜召坐者祭祀天下神祇有天妃宮前預子章鄰家患少夜醉方上新橋忽見橋上皂帽人朱衣白馬而來惡

少不知其神也舉手格之神發怒而去明日五鬼神降其體作狂語云我赴邠家夜宴汝何故手格我言畢眾見此鬼少反接自縛飛走出閩門徑入宋相公廟中榜掠無數體無完膚子章輩數十人具酒牢入廟交口哀祈許以其身捨為神缸水手乃止至今船上把舵惡少是也

宋相公三

蘇州盤門內薪橋境下有宋相公廟一小間不知何年所造側近薪橋弄中住店人金世隆其孫阿二八歲痘亡月夜還家呼其父母隔窓而語曰兒即在宋相公廟前死後便有三身一身廟中驅使一身常在對河與群兒嬉戲即又見所死之一身前日焚化今伴侶最多所與阿二遊者皆平居里巷中狎昵羣兒差不寂寞也據此則宋相公為水府市曹之神宜聰明宜正直亦下同淫厲噉無罪小兒彼天聽雖高不虞九閩一叫乎唐小說柳家觀之章不厚誣矣許生國光與金為鄰述其事

棹花馬公

蘇城花筵中以棹花馬公為五郎部下傷官坐祝稱為馬福總管俗呼之為馬阿公別置矮席先祭享之勿送去然後登歌相傳馬阿公有葑門人以賣鮮菱為業每晨搭菱出閩門經過山塘宋相公廟必擇

取其大者一雙為供，日以為常。最後暮年與人爭擔，鬪擊不能勝，怒而登滅渡橋，自投于水。適宋相公神舟過橋下，收于帳前，驅使吳俗敬其正直。凡開張鋪肆者，龜事于家朝夕祈禱，以昔嘗為擔人，又名福也。

二郎廟

相傳灌口二郎神在四川成都府灌縣，香火甚盛。今吾吳葑門內水中漲一小洲，其方廣不踰數弓，土人立二郎廟于其上，殿堂甚湫隘，臨水開窓，如人家齋舍。一楹神像亦小，長可二尺許，着金兜鍪，衣黃袍，坐帷帳中，兩香火之盛莫與比。省自春徂冬，祭享不絕。瘡疾之家，許一白雞還願，既瘥，乃宰雞牲，獻又裹麵為餅，以餉廟中白犬。尚白者，豈謂蜀在西方，取義于金，以神其說歟？此不可曉。宋朝有紫羅蓋頭詞話指此神也。又傳六月廿四日是神誕，生之辰先一夕，便牲祝釐行者，竟夜不絕。妓女尤多，明日即劇錢為荷蕩之游矣。吳城輕薄少年，相挈伴侶，宣言同往二郎廟裏結親，一進廟門，便闖入珠翠叢中，雙拜雙起，日以為常。神亦了不為異。若果清涼真君，安得不降之罰乎？疑是花木之妖尸之矣。誦淫敗俗，莫此甚焉。未知作俑于何年也。

金小一總管

數年前西閣衣纓之族，有家監住田莊，上生子年十

四，容姿端雋。一日過道人過門，撫其頂曰：此兒有神骨，宜保護之。未久忽病，寢劇其母與城中女巫巫交，狂急召巫至，巫忽作巫語曰：金小一總管為上帝所譴，盤門外有廟無神，議使卿子補職，名已去，非可救者。速備金冠玉帶，衣以綠袍，緣以錦繡，送苑之禮。一如神明，且迎者至矣。言訖，斯須聞陌上鼓吹之聲，隱到門，其夕便卒。父母痛悼，過哀，悉依女巫言殮之。

草鞋三郎

杭州府有草鞋三郎廟，頗有靈響。公門伍伯巡邏游徽之屬，家祭戶享，稍不敬，便罹官災。相傳草鞋三郎，即古盜跖是也。

百花大王

蘇州府治即春申君所造，相傳為桃夏宮是也。舊志郡園地甚廣，前臨池，光亭後松，齊雲樓，唐朝木蘭堂，正在郡園之西。園中有土地神祠，名曰百花大王。宋淳熙中，韓彥古欲毀之，左右並諫，遂不果。嘉定中重建，今雖廢，而民間尚有祠。百花大王者。

楠木神

湖廣襄陽道中襄河數十里，有楠木神，最靈。商旅行無觸之，皆碎。過其地者必祭禱之。相傳是佑容，因風散，藤失此，一木無獲。歲月寔久，便成精怪。眾以其福福如神，因共而置屋立廟，號為南君，不知何年代也。

花閨索

雲貴間有閨索祠幾處相傳一鉅纒常夜作聲時人以為靈響于此建屋立祠名曰花閨索衣冠鐘鼓十年不斷往來行旅莫不禱祈在今尚在傳奇小說中常有花閨索不知何人東瀛賦駕部橋少時常聽市上彈唱詞話省兩句有云空扶樣小花閨索車輪般大九條筋後以語余共相擊節

柱礎神

盤門內故有子胥廟前有橋礎廟橋地名廟灣臨河舊立小石幢一座幢下有黃砂石一塊長可一丈廣不盈二尺乃是牌坊柱礎不知何代物也村郭之間入城者經過其地必祭之靈應非一酒肉不茹紙錢草履之屬未者轉多不敢觸忤夏侯橋民張舜自云是禁衛千族曾隨大將東征聞白素以膽力自雄行過其地問此石何有神乎乃祭之耶祭者搖手具言其靈舜曰吾何畏此乃殘溺其上溺乍畢覺已背如有物擊之者大呼而顛溺于地眾為之請踰時乃蘇自此益見神于村民靈聖不復絕矣

濟河神

徽州商賈凡所託行販之僕俗皆呼為小郎數年前有某商小郎溺死于山東濟河後飛神還家附于商之子通姓名而言曰某販貨還至濟上溺水死矣貨

本是同伴所救某游竟無倚因見河邊有小水神廟神違將哀某與擊鬪數日勝之推仆于地奪其位而坐其神今已他適矣某暫潛歸報于主人欲索皂冠朱衣革帶如神明之服焚之某便得去其地為神不復再來矣言訖嗚咽商急製與焚罷遂絕響

絳冠紫帔神

明州屠小儀隆令青浦時夜曾以禱兩宿城隍廟中上床脫袴時覺其魂神欲出口不能言及倚床坐定身在簷外矣強引還屋又竟出如是數四洎更聞有排門聲怪之忽見一長神絳冠紫帔狀若方相兩目圓鉅電光射人還前立于床下直視小儀小儀自定其心正襟危坐而言曰某為縣令可對白日青天是何故神故相簸弄乎生以持不貪生不怖死六字而已言畢此長神便請退初欲相凌見小儀神氣湛然不可得乘遂俯身抗手而滅小儀便覓魂神丹入被中漸能微動如初亟呼卒吏共起挑燈詰其覓視門牖悉籍如故不測何來乃知祠廟皆鬼神所寓余影或愧便為迷惑丁酉秋在其家絳雪樓中說此

盧狗大王

鄒希孟為蘇州府廳吏萬曆辛丑隨郡丞盤庫常州駐劄御史行畧有大樸樹可二十圍中有盧狗大王巢孟不知也日就樹下踐溺為常一日天向晚矣

孟與書佐會飲醉後唱歌復往其處溺焉未至樹下
空中若與人格鬪狀衆見繩繫孟頭懸着樹杪大駭
狼狽下之既下語言失次游走不定被髮徑詣廳事
藏匿于公座下口中操常州口音自責曰汝為府吏
何得離肆無忌至此樹上乃大王所居踐溺其下理
亦今着我曹追汝因誦帖子語云盧狗大王遣手力
錢金追錄犯吏郭希孟并妻顧氏子阿官等家口名
姓悉在帖子上條次錄多故不曲載孟無計逃脫復
從公座下走出徑到樹前及接自縛跪泥淖中若人
擁之至者至此則樹神自作靈語循其喑啞之聲在
樹中出也叱云昂起俄而孟聳身空中仍有繩繫頭
懸樹衆怖走不敢觀下叱云去毛俄見空中如人競
持孟髮叱云掌嘴俄又聞空中掙賴聲于是書佐輩
齊跪若祈望大王矜恕候官人還衙某等敬具牲酒
代卸希孟謝罪言既神復作語曰若等將以陽官制
陰道乎衆僉曰不敢神乃許諾曰汝曹並非佳人也
妻某醇謹未嘗殘溺于汝也可即着夏便如言疏狀
焚于樹前孟厥然仆地少時便蘇遍身皆桎縛痕矣
郡丞歸左右具述本末大驚命治具祭之遂絕相傳
常州人好殺犬以祭淫神而犬名韓盧斯即犬妖所
作矣

藤溪神

獢園 卷一一

常熟顧孝廉雲鵬讀書藤溪莊一夕微有月色登東
頭小閣手吟賦忽見半山張家墳屋內有朱衣大僚
二人偕坐互相揖讓庭中甲騎數十隊列炬百行旌
旗蓋幢紛擁戶外初謂縣大夫之游莊人進曰此神
降也宜避之雲鵬略不介意經數刻不散倦極下閣
就寢詰朝與客共詣張家墳蹤跡之見堂中供逆毛
三總管白虎毛司徒並是邪神厲鬼蓋墳客與土人
輪番賽社而延致于家者又二載雲鵬寢瘵而殂

社公

徽州風俗有社公社母淫祀丙午九月休寧縣某市
鎮富人兒挾禱走馬忽遇市中迎審社公縱馬上挂
錢數千衝突而過神巫遂發狂語云當立降之禍語
未既一老嫗猝至仆死馬蹄下矣明日里正陳狀于
縣富人賞三百緡費訖嫗復甦

山王

嘉定縣唐垓家在江灣鎮上年未弱冠明習書篆父
將與細質為吏未果嘗因送親故入城行倦欲歇暫
憩几案奄然如夢見兩皂衣人牽馬來迎初云是崑
山城中貴人邀識垓使上馬馳出嘉定北門行半日
許乃達崑山直入南門延緣壞城而行人跡所未嘗
至復有兩皂衣人出馬前持帖子示之曰吾屬奉山
王命來取君安得坐馬上乎將托軀下馬踏倒路傍

引袖中赤繩數尺繫其頸牽至山王廟門下入跪于
 庭見山王衣赭黃袍着金冠威儀甚盛謂玳曰聞汝
 少年有書記之才故特相召立命玳掌四殿中十六
 箱文書文書皆在竹筭中一一分明指而示之玳知
 山王為崑山縣妖神也固辭其職泣而訴曰某少不
 識文字豈諳簿牘望大王哀憐放釋往及可數十語
 王怒便教伍伯加刑榜掠無算備諸苦楚而玳執詞
 愈堅言對有理王亦無如之何教提置廊下別判帖
 子令持去追某縣某人來約半日許追到一人其人
 欣然拜命王喜即賜冠服交與十六箱文書領出王
 乃教前兩皂衣人送玳付土地司令其轉達東嶽還
 魂既至嶽門未得遽入忽有出呼于門者曰即君安
 得至此認之乃其家故奴某也玳具陳奉承奴曰即
 君當復生矣不必入廟吾將護歸玳告以被杖之故
 脚痛難行奴曰無憂耳當覓一舡相送也遂扶玳至
 听下見一舡頭尾空舡子在掖而登之縮脚而臥奴
 立于船上不鼓檝而自行逡巡已到又掖而升呼曰
 願聞舟與奴霍然不見矣入門一跌而寤以手捫四
 壁不可出始知身在棺中以力蹴其板家人驚而
 啓之視玳已甦死且四十七日矣已又過全真道士
 進以刀圭須臾得活續身談記其事甚繁此不曲載

蘆王

蒙於作菽

仁宗朝殿騎千侯孫表出使琉球路經白石磯見其
 地蘆葦蒙茂中有一蘆叢鉅孫戲之曰可稱蘆王遂
 去其後以蘆作崇蟻蟻往來咸謂之神宰牲祭祀稍
 有不虔便遭風波震盪於是海上人依洲起屋目為
 蘆王廟如此積年孫使竣來還見之笑曰此我昔日
 戲言豈有神乎遂命焚毀乃絕

牛王

此真荒誕可殺

北方有牛王廟有容見之云画百牛于壁而牛王居
 中間問牛王為何人廟祝曰丹伯牛也饗祀不絕

蛇王

蘇州城東委門內舊有蛇王廟負城臨水常年葺門
 外捕蛙船數百艘各舟持短青竹竿子并牲酒飯馬
 來獻已復持去每夜用此竿子開路一切蟒毒回
 爾欽跡得以捕蛙無患其不祭者神立祟之蓋妖鬼
 之與非一日矣近不知何人廢廟淫響都絕四境帖
 然

令公鬼

粵西風俗病祈鬼神臨桂靈川與安陽朔之間多祀
 令公鬼各起靈廟蕭鼓牲牢之祭不絕于庭

武婆

粵西民間喜設淫響之事中秋宴會家祀武婆謂唐
 明空也臨桂靈川與安陽朔永福古田間其俗尤盛

明空靈仙字

村落皆立武婆祠矣 武烈天之在方之自皆宜也明字

繪園第十三目錄

奇鬼

靖江縣鬼戲

攫金鬼

瞽人遇靈鬼

沒頭鬼

醫遇鬼

看戲鬼

鬼擊道士

鬼籠

牛鬼變鬼

百歲骷髏

鬼足代薪

討替鬼一

討替鬼二

討替鬼三

討替鬼四

討替鬼五

討替鬼六

討替鬼七

寄渡鬼

呼雞鬼



繪園卷之十二終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小說家類

鬼哭

路鬼

鬼相戲

俞生遇鬼

竹林冤鬼

痘鬼

鬼相詔

堯源澗過鬼

甘夫人墓女妖

洞庭詩鬼

鬼登臺

嘒磨鬼

閨中鬼使

楓橋鬼使

鬼變化

孤山女妖

焦家橋女鬼

陳湖女妖

鬼招飲

梅廣文過落水鬼

華別駕耳中鬼

鬼生朝奉

張王府基三鬼

醉人兩過鬼

鬼買棺

避煞過鬼

靈山庵鬼燈

鬼磨瓊

鬼產叔生

趁鬼船

黃花台人

繪圖第十三目錄終

猶園第十三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錄

奇鬼

靖江縣鬼戲

里人黃嘉玉，素有膽氣，萬曆中客于靖江朱鴻臚宅。其家數聞鬼嘯之聲，或在檐下，或出樹頭，倏極作耗。一日嘉玉晝臥齋舍，朦朧之間，雙眼未合，忽見一群尺許短人，自庭中四面而來，有老者，有少者，長髯鬚者，跛而行者，美好者，奇醜者，凡數十輩，相聚戲于齋舍。取架上雙陸圍碁壺矢之屬，共相娛樂，旁若無人。時嘉玉于隔幃中觀視，分明歷歷，可數，心甚疑怪，不能得眠。乃伺便開幃，舉所臥枕擲之，即踉蹌散入庭中。黑煙滿地，斯須而滅，起視戲局，還設如故。其夜方就寢，燈猶未滅，見群鬼又來，携燈窺幃，而謂嘉玉曰：「吾屬鬼戲，何與君事？」乃舉枕相擊，一何虐也。言畢便去。朱家後有空堂，高敞，嘉玉從琴書以居。復一日晝臥在床，見兩卓衣人移其堂中，烏皮几二張，置於牀後，捧出羹飯數盤，酒三四器，咸餚料，羹羅列几上，諦視其載，一盤黑羊脯也。少頃，掾曹書佐先至，又少頃，見一人著絳衣烏幘，一人著皂衣革帶，並長數丈，腰大十圍，相向而面而立。卓衣諫朱衣居左，舖飯與異生

人頭草，食畢散去。書佐收拾甌器，亦將行。嘉玉于隔幃便呼止之，曰：「適來是何鬼物，豈非土地城隍之神乎？」將朱氏之祖先耶？願留姓名，書佐搖手而去。忽為失所在矣。嘉玉大呼主人具道，所以明日復移別院，未幾鴻臚與嘉玉相繼而殞。

攫金鬼

郭中原，京師人也。叔父為中常侍，幸于先朝，因以為後。中原偉貌美鬚，頗習道術，好結納方外士。叔父死後，遂棄妻子家業，負杖雲游，東渡錢塘，過紹興，至府城中蓬萊山上，愛其地僻，山名亦美，因家焉。土木之費悉出己資，其後落成，人稍有出佐者，雖藉黃白，然不安為人談。一日山陰王僉某知之，適其下山，僉某僻好鑪火，稍積餘財，即輸于炭藥之直，有別業在推磨田頭，村屋曠寂，人跡罕至，造一丹鼎，命左右運鑄金錢器數重于室中。強郭鍊合，隨身止一童子。七日之外，丹垂成矣，其夜忽有多人闖然打門，連聲呼郭師父，郭不知是鬼，誤謂村頭捕魚，即也。應聲出開，童子急止之，不聽。及門開，有奇形鬼狀，鬼物擁繞數百，擊郭中其腹，郭便伏不能復動。曰：「腹痛腹痛，童子掖入中堂，氣絕矣。」僉某俯伏床下，不敢動，但見鼎中白雪爛然，光焰燭地。羣鬼周道圍守，先命兩三持器出河邊取水，灌沃之，爭執藥銀入腰纏內。

鬼難各用猶好
之若以人可知矣

鼓噪而出童子怒閉其門有後出者遂穿屋踰垣遁走但見黑烟蔽空其聲啾啾而已良久乃滅金鼻賦性纖喬因貪而敗無何亦以鬱憤致疾下世余聞鬼所使者紙錢而已不聞有攫金鬼饕餮若此其甚也

替人過靈鬼

杭州城中一人貧無子女其妻又亡憂患成疾兩目皆盲徑出清波門外將赴水而死忽聞後有追者連聲呼曰莫去莫去我當相救此人回顧不見其形但空中作語須臾便附于肩背云我靈鬼也預知人間吉凶禍福卿能如我所教日持兩竹筴坐湧金門外為人占候所獲當不貲矣我日所須亦不過奠茶酒食然非鄉揖而祭之不成享也替人改意而還悉如鬼教遂設帳開肆此鬼立于耳後報之所言輒驗鄉里皆驚旬日之間卜者雲集積累金錢不可勝算凡十有二年鬼一朝告別而去云生期已至不得復任卿家矣竟寂然替人既無所憑依遂不復作卜師

沒頭鬼

嘉靖三十二年夏月王徵君禱登在無錫城中談公子志伊家夜譙荷亭留宿其館是日炎熱異常不得眠熟五更起同秦氏諸郎納涼于庭忽聞街上呵殿之聲甚急開門出看過官僚節導過潛于門隙窺之遙見引幢持戟擎燈把火執蓋昇輿前後衛從者百

餘人由大街而出西門皆沒頭鬼也獨乘車人朱衣金帽儀容端正是有頭者相顧大駭亟整棹還吳門明年甲寅倭亂毘陵一郡殘破死于兵刃者大半矣時以為徵君所見亂之徵也親說如此

醫過鬼

通州陳都憲總督兩廣時頗多殺戮後還家患足腫日漸成楚不可忍延吳中某匠士療之其病常發已而復痊厚贈匠士金帛遣家隸送之渡江既入江船將發矣忽見岸上跳下數百鬼蓬頭跣足攘袂切齒拚匠士髮而罵曰吾屬守之半年敗于一且皆汝之通也今訴帝得理并逮汝矣眾中留一小鬼于船語曰汝當速殺老奴小鬼便跳入匠士口中匠士冥然仆地移時方蘇嗟呼解纜即索紙筆于船中作遺書未及門而卒俄而都憲足瘡再發遂不瘳

看戲鬼

近年間松江青浦縣村落忘其名有數十鬼見作人形巾帽衣束種種不同又挾兩麗姬至侍從約百餘人閒遊于廣宅中時會春月有伶人一隊到村作劇暮神晝夜如沸群鬼便各使般演第約不許鳴鑼而已更鼓將動然後定席叙賓主禮畢首席者點演琵琶眾皆稱善嗚嗚伶以享當遂出呈伎四座擊節兩旁左右點燭換燈送酒上食一如人間之儀演畢復

旣祝英臺買臘脂跳猿諸套數終不散席，羣伶厭苦相預驚疑，演如妝長戲，天不肯明，得非遇鬼乎？因出其鑼擊之，鏘然一聲，陰風歛起，向來主客侍從都無有矣。視庭日已西行，筵上餽饌悉是樹葉，驗之皆楓楸之屬，乃在人家一墳堂屋中，群伶交啞于壁而出。

鬼擊道士

萬曆己酉春，再直人家，設放齋口法食，其僧有邪念，既召群鬼，不能却退，晝夜在家擾亂，作耗現身如生人形，藍縷衣瘦黑貌，醜惡駭異，不可名狀，或凭欄而嘯，或坐檻而吟，家人于壁隙中窺之，聽其聲音，啾啾如小鳥奔奔，共念阿彌陀佛，身金色，苦惱于買却豬頭，無腦子，惟此十七字，日以為常。主人計無奈何，陰遣奴入城，請東天王堂老道士陳鍾，禁治之。道士素精于符籙之術，縛邪多著效，遂詣其家作法事。一晝夜，群鬼悉退舍矣。遂明謝主人，登舟忽見嶼上數百蓬頭餓鬼，破碎藍縷，怪狀奇形，猙獰可畏，下舟寄載，不容便向道士攔抵，謂道士曰：吾屬鬼也。田舍老公多財，合與求食，何與阿師事而驅逐？至是，予言訖，共舉手擲其頰，道士神癡，歸病三日而亡。

鬼籠

遂昌縣黃九陽為秀才時，白晝恍惚如睡，如夢見已奔詣先祠，陳設饌品，聚族而祭，畢急歸，中途逢一

人擔兩竹籠子行，諦聽其中啾啾，有聲若鴨，雖然逼而啟視，則皆二三寸僕僂人也，無不蓬垢若楚囚，見黃秀才，爭號泣求救，秀才細認乃其乳母之子，及佃人族人，咸在焉，形並縮小，驚訊其由，擔人曰：吾是鬼使，汝曹罪業叢積，蒙怒于上帝，將疫死之，所籠者，實其生魂，非君所宜問也。便欲擔去，秀才固止之曰：如某者，吾佃人，如某者，吾乳母之子，平居皆甚，無大患，幸而釋之，擔人不得已，依言放出，秀才又曰：至如某者，吾族人也，併以解網之恩，乞予擔人，大怒曰：吾奉帝命，籍有名數，乃悉聽子居間，將茂棄之子置籠于肩，不顧而行，忽驚寤，異其事，命取紙筆疏之，旬月餘，里中大疫，後先死者三百餘人，族人與為佃人，與乳母之子，皆既危而復起，獨黃氏一門二百七十餘口，不罹于疫，州牧九鼎記其事。

牛竟變鬼

江陰縣張鵬，屠牛為業，一夕夢老嫗前告曰：我是汝外祖母也，以平生積業，地府罰作老牛，幸在汝家，明日萬勿聽信人言殺我，特鵬夫婦所夢略同。早起急命勿殺家人已縛之于地矣，述其夢，並以為妖，安鵬重利人也，欲聽家人言殺牛，其牛便下跪于地，兩淚雙流，卒殺之。是日向鵬，鵬出門暗中忽見一大鬼身如牛形，衝突其胸，鵬連聲叫苦，遂仆地，婦昇入就榻。

覺四肢百骸鉞鋒交刺，楚不自勝，號哭兩旬而死。

百歲骷髏

亡友沈流，熟家于婁門，博學通經，以訓蒙為業者。昔年夏月，至陽城湖鄉索逋舍，舟行野田間，會天漸暮，蹒跚之際，屢蹶仆地，起立未定，忽聞草中有呼其姓者，曰：「沈老沈，何為日暮独行？」以我相隨作伴，可乎？熟怪視之，四顧無人，惟于沙岬見骸骨一具而已。熟知此骨所為，遂奔右足，踴桑溝中，唾之而去。其夜宿于徐氏書館，第三日四更起，將乘便舟入城，出門殘漏，辨色尚早，欲就寢，忽遇一白衣老翁，怒髮上指，詬罵熟曰：「我百歲骷髏也，思藉君之精氣以成變化，乃忍瘠我于溝中，令君不得入城矣。」熟大怖，哀祈之。老翁曰：「聊相戲耳，君宜速去，不得少停。」即引熟向西借行。至中途，忽與此翁相失，約可大半日許，了不異平生行處。近望婁閭，隱隱在目，愈馳愈遠，而不到過一村人家，皆閉門，無可憩脚處。久之，上一高大石橋，北有寺甚宏敞，意為接待寺矣。乃循橋而下，就視之，大闕，廣殿煥然，丹碧若王者之居，殊非接待寺也。遂突入焉。但觀人烟湊集，踵接肩摩，或三五成叢，或六七共語，其中有相識者，並已亡歿男女大小，十餘人。見熟至，悄無言語，而相視而已。熟直前下拜，之蹤跡，婁門各不肯言。內有一新死鄰近婦人，是熟

熟識，微笑而言曰：「君癡矣，此非陽界，乃閻蘇州路耶。即便送出，熟心益惶遽，始悟所至非人間。因知所指，既馳出，復登橋，遙望見有披枷帶鎖如死囚狀，經過甚多。婦人指謂熟曰：「此世間行惡人也。」熟問曰：「善人何在？」婦人令熟迴顧，見二三人凌空而去，曰：「此證善果中矣。」婦人因使寄信于鬼，求多追荐，且言不知如何發遣也。言訖，便將熟推墮于橋下，欬然驚寤，汗淚交流，已死于徐氏館中。兩日矣。其告主人，為設果饋酒，飯束藁為舟，載至其地，祀之，欲覓枯骨，取土覆瘞，已不可得矣。還語新死婦人家，依言追荐，熟後不二年而病亡。

鬼足代薪

松江張潑山，通判，赴任溫州，攜其夫人陸氏，陸故少保完女也。既入界，未入城，數十里，日向暝矣。夫人疲極，思想，驛遞尚遙，俄而見燈光隱隱，若有人家煙火。既至，命左右先窺之，見一白髮老嫗，方擁地鑪煨楮，拙一少婦甚美，篝燈繡纈，還具以報。通判謂夫人曰：「吾上任之期，已擇明晨，不可稽誤，卿可就田家借宿一夕，其家况無男子，天晚從容入衙可也。」通判遂與二子先往，夫人及二女停車款門，嫗與婦欣然出迎。坐未定，嫗語其婦曰：「汝留此陪夫人，老身去烹茶來。」獻也。婦曰：「諾。」嫗便汲水舉火，却用兩足代薪，推入灶

門焚之，女奴看見，大怖而呼。時從者數十人，行倦假寐，環屋而寢，亦齊聲號呼。之二婦與屋廬器物，奄然不見，惟空林蕭颯之中，燦燦數塚而已。江陰李詡曾記其事。

討替鬼一

龍陽舒學憲必達，家故貧，其母懷妊時常汲水江邊。江邊有捕魚人，夜聞二鬼，擲榆曰：「明日人來代矣。」問曰：「何人？」應曰：「城中舒大娘也。」且慢却，伊有舒布政在腹中，恐便不替，老兄也。捕魚人凌晨不開船，而候之。見一婦人來，呼邊挈瓶而汲江水，捕魚人連呼不要下來，我為汝汲。急登岸，取其瓶汲與之，已而詣舒門，密告其姑戒，勿令到江邊來。未久，果生必達。登正德年間進士，官至學憲，卒于家。其後世廟登座，一夕夢黃龍降于庭，口吐大珠，上隱：有舒必達三字，覺而異之。明日蒞朝，問朝中有此人否，宰臣對言先朝有之，物且久矣。上即命追贈舒必達為布政司左布政，鬼言至是始驗矣。

討替鬼二

萬曆四年，宣城沈秀才懋學，以秋賦入金陵，僦居秦淮河上水閣，理書。至秋七月中元夜，月色如畫，四顧闐然，忽聞清次作拍浮聲，如下浴狀。少頃一人隔岸呼曰：「老兄，老兄，汝限期已滿，當索替矣。」浴人曰：「明

日有一帶鐵盧人來替我也。」秀才于牕隙窺之，問者荅者悉在水中，皆蠶髮裸形鬼也。大怪之。至明日初午，果見有一店中走使，頂錢釜于首，將下水洗之。秀才凭欄以去，其夜復有月色，又聞一人隔岸呼曰：「何不索替去。」前浴人曰：「這漢造化，被沈狀元喝住，今又要等多時矣。」秀才心以為祥，是年丙子獲雋，明春丁丑狀元及第，聲采大振，授官翰林，修撰，歲餘謝病還，不竟其用而卒。里人金三技親聽其說如此。

討替鬼三

齊門營內武百戶生子十餘歲矣，其家相近北禪寺，寺西有野水一潭，此子每詣師塾，朝夕必經其地，所隨家僮，數聞水次有呼武郎名者，異之。潭上所居鄰人亦常于夏月遙見小兒出水，相招武郎共浴，誤謂同學諸兒，泗戲為樂耳。了不之怪。一日此子侵晨詣塾，出門十餘步，便遣家僮先歸，竟自脫衣履于岸側，從容赴水而絕。久之鄰人見其不起，奔告父母家，已溺死。其救方悟呼名招浴，並是溺鬼討替，其說良不虛矣。後百戶痛其子，從方士招魂，婦對曰：「兒之水府甚樂，不煩親念也。」又數：見形還家，覓常所戲弄之物，悽咽而去。

討替鬼四

胥江上泊一小號船，防守盜賊，船上兵士常見米肆

中十五歲小兒，每日自午行至水次，不脫衫履，直欲走入水底，叱而去之。如是者三四度矣。其家護伺，惟謹。一日，衆方聚食，見兒入水，叱之不及，急呼父母共相撈，拯其屍，乃宛然。仰覆船底，傳言此江中溺鬼最多。歲常討替，無足異者。近庚戌秋事也。

討替鬼五

有某處一士，神廟祝夜聞鬼聲，鬼告土神曰：「明日有替代人矣。」廟祝次日候于河濱，將極溺者，見一少年濯足于河，無恙而返。其夜又聞土神問鬼曰：「何不捉替去？」鬼曰：「其母老殺之，則母必相從以死，某不忍其母子俱亡也。」明日有婦人來替代矣。又明日復往候之，果見一婦人過橋，忽暴風起，吹其襪墮水中。婦詣河邊撈取，又不及溺，是夜復聞鬼答土神言曰：「此婦有雙胎在腹，一舉手而戕三命，吾豈忍哉！終當更伺良便耳。」則又明日之半夜，聞有鼓樂騎從之聲，喧填而至。土神告其鬼曰：「上帝嘉爾一念之善，赦爾為此地社神，今與某共事地方矣。」

討替鬼六

蘇州葑門外滅渡橋，有某甲每夜于水濱下罾捕魚，更深夜靜，常見一黑色人自水濱出，與甲作伴。甲問其姓名，應曰：「某非人，乃溺死鬼也。共君有緣，故來相護。如是歲餘，甲了不為異。一夕告曰：『明日當有婦人』」

此乃聊齋所載 王以沂事似

過此某擠入水中，便往託生，與君從此辭矣。至明夜其鬼復來，甲訝之，問何得不討替託生去？曰：「適婦人有娠，吾安忍殺其子？母寧遲兩日可也。」又隔數夕，忽來與甲作別，且有喜色，曰：「某為放釋孕婦，一念之善，上通于天，今玉帝命某為常熟東鄉一村坊中土地。越明日，便蒞任矣。君可速棄漁業，尋訪而來，告鄉里為廟祝，用兩竹管以驗人休咎。某當降神于君身，從此可起家也。」甲聞言而遜謝，便留設羹醪享之，而去。急收拾往常熟某村坊，政見衆人粧塑神像，方完，將以鼓樂導引登座。甲具如鬼言，陳說顛卒，衆便留為廟祝。三年之內，幾致千金。忽夢土地神告曰：「嗟汝獲利已多，尚不知止，真欲編錢作埒，命運漸衰，可速歸去。我亦依舊託生人間，此位有代之者矣。」明日卜便不驗，其人挾資潛遁而還。

討替鬼七

一說閭門外有女墳湖，俗名沙盆潭，相傳昔者有捕魚人每夜下罾于水，一鬼常坐罾側，與相酬，該曰：「君是善人，某來相護，如是積時，一夕告捕魚人曰：『兩日後有丹陽販豬人過此，某當推入水中，便往託生矣。』」後兩日復來告曰：「此人竟不出，無計可殺，當是時陽莫未盡耳。」更兩日有宜與人過此，擠之，某即托生去也。如期，果有宜與人過溺水而死，其夜鬼來辭別。

別且囑曰：某去後，君不宜于此處捕魚，恐遭困而侵凌。請從此逝矣。言訖，遂絕。捕魚人感悟，即棄漁業，出家為道人，募化千金造橋，成，因名度生。三說頗略，相似。後二說，並高承先言。

寄渡鬼

蘇城人王席者，家在薪橋，少恃膽智，充縣門游徼。萬曆丙申夏間，夜半從盜門外捕賊，竄行至孫家菜園，去家只隔一小河矣。水不甚深，席便褰裳而涉。時月色微明，忽見所側有青衣美婦，人頭上有花插，呼乞寄渡。席便應曰：要我負汝去，必着力攀好，慎無妄動。動則跌下水也。婦便依言而登席，即解腰纏繫縛其婦于背，行至半河，覺背上重甚，心頗生疑，乃極毅叱曰：何得如此！我放下水矣。婦見其辭色俱厲，寂不敢動，已而抵岸，解腰纏，鏗然墮下一物，視之，乃是破棺板片，其上裱紙花一朵而已。席至家，熾火焚之。明日，蹤跡其地，杳然，聲響相傳，以孫家菜園是吳太守伯詒故宅基地，至今尚多女妖。許國光與席鄰居，說此。

呼雞鬼

萬曆初，蘇州胥門內西祭院前，近城民家，姑悍甚，畜雞數頭，為東鄰所攘，乃寃其婦竊食，捶掠備至。婦不能明，其夕，雞經而死。至今城上中夜，數聞祝雞之聲，自近而遠，悠々不絕。常有人凌晨在城上行十餘步，

口中忽作祝雞聲，後人至，怪問其故，笑曰：前有一呼雞鬼，竊效以相戲，無他也。

鬼哭

庚戌春，松江嘉興諸地村落中，鬼哭者三日，有司以聞于都御史周公，親為余說。

路鬼

吳縣東洞度人金四郎，入西川行賈多年，嘗密藏金六餅于床下。四郎旅次病劇，告其同伴曰：某有六餅，金藏床下，倘死，君輩還語吾婦，以藏金之處，令取之。已而四郎病痊不死，仍合同伴而行。路鬼聞之，乃入吳徑詣其家，附魂于媪，向婦作靈語曰：我即而夫金四郎也。病死途中一年矣。資奉並付同伴收訖。我苦無衣食，游魂暫歸，有金六餅，重若干，鏹者嘗埋于床下。時行忘道，此金故應在，卿便可取以備祭享之資。兼為多製新衣與我着也。婦大驚，便移床發金果六餅，悉如其言。謂夫真死矣。奔家悲慟，椎結招魂，陳設靈儀于堂，俄又託夢于婦曰：吾困窮，泉飢餓已久，須多設食以祭，更要錢物行用，望求好紙，燒之。婦聞言，遂市紙數千張，以如其請。如此一年，嘗見四郎結束行李而還入門，顧視靈筵，怪甚。其婦見夫，良以為鬼也，恍惚立藏。四郎乃隔壁為婦具陳本末，婦遂出見，方知妖魅所為。萬曆己亥年，余乘洞庭船游渚宮。

長年孫老話其鄰家事如此與搜神記所載費季相類若非親頂謂之虛矣

鬼相戲

有一窮子住周武狀元坊家事靈鬼竊其像于屋角中日夕祭拜祈求致富卒不獲一錢小歲之日鬼忽憑其婦而揚言曰君命合餒死我亦至如之何詰朝歲除君于申酉時候可具衫服于道側伺之當有人載尊銀過君之門君求而得可以富矣窮子喜甚次日敬如鬼教自午至晚拱立門外終無所滯忽見比鄰一巨室方延巫祝賽神異僕御捧出金銀大錠數盞以草荐之舉火焚于通衢之上有風旋捲盡數吹入窮子之門乃其錢也黃白燦然悉紙所造窮子方悟鬼之相戲為入毀竊像自是甘心騎桑不復夢鬼矣

俞生遇鬼

齊門外俞生昌國善書為人豪邁書名既起遂放于酒色常夜從城西過曠野見一女郎翠袖紅裙資質妍冶相俛而行昌因訊其居止徐應曰不遠矣遂攜手自休：卷後穿入海紅花巷口第幾間空宅子昌因送之入門見室中甚闕未及取火殷勤送別：時相約既獲邂逅望君時：來看昌國意是巷中角妓不及叩其姓名隨路而還思之不釋明日便入城消

息其處見昨宵所入之室重門深鎖訊之鄰妓應曰此中無人近寄一女郎棺亦在耳昌國大驚始悟夜所遇者鬼也然而想憶如癡每形夢寐歲餘病疫而亡

竹林冤鬼

處州樊侍御猷可自言其少為諸生時父封公甚嚴每日課文一篇程督不缺遇正月朔侍御隨拜家廟失課文字封公大怒問歲朝何以便不作文侍御對曰夜來一夢甚奇起晏不覓廢業問作何夢乎對曰見夢具威儀道上行出一城外過大石橋清溪灑灑：境甚幽雅前有茂林修竹門外有兩白衣婦人持訟牒跪于道左云求相公洗冤見遞與叔牒叱令兩司伺候應聲而散遂愈封公聞之復大怒曰汝造此妄言以飾罪過世上有不作文字官人亦罰十五杖族人苦勸解之後十年侍御巡按某省過一處恍如夢中所遊之境其時果有二白衣婦自竹林出啣血齋冤乃是一主母一侍妾許其惡叔謀死夫主復欲賣此二婦沉憤者十年往矣其人死之年月日時具在牒中按之即十年前所夢之除夕也侍御還衙即批行其牒于藩臬二司會鞫明日二司入見侍御具述當年所夢立止大辟覆盆之冤自此雪矣無何侍御攬轡觀風還經其地是日薄暮月色微陰恍見竹籬

外有身衣人跪于帷前，向侍御拜謝，遂聞擊額聲，命停車訊之，微忽不見，始悟是冤鬼也。黃州牧九鼎親見侍御說。

蛇辯鬼冤

雲間張明府肇慶為江西萬安縣令，一日坐堂皇視牘，有蛇蟠于案前，吏胥逐之不去，張遂停筆曰：汝為何人，辯冤可入獄，自取其人，即遣吏隨之詣獄。果至獄門，蜿蜒而入，望見某囚，遂旋繞其足，吏使呼與俱出，案上所視之牘，即其事也。細推訊鞠，竟與冤鬼清雪，既而薄暮有厲，被髮血身，膝行前謝而去。左右識是冤死者丁未年事。

痘鬼

王武庫世仁之孫，四歲乳名升官，夙慧非凡。壬子春，過一忠鬼，初因暗髻，髮見形如人，散面赤髮，偏身黑色，稍類世間粧塑，鬼星狀，家人遂呼為鬼星。其孫始見時大驚怖，噉噉狼籍，遺溺不止，爾後漸狎玩，與之俱卧起，便不去矣。時武庫方居母艱，長君秋賦，期迫，心疑鬼星降臨，亦吉祥善事，戒勿驅逐，常呼其孫喚鬼星入書室來，孫云：已在此矣。東行西走，亦無定蹤，如是相徵逐者半年，而長君下第，後其孫抱痘，竟不起，聲跡始絕，乃知鬼星即是痘司鬼神來攝小兒，或云是死于痘者來求受替也。

鬼相語

萬曆壬子蘇城某甲，五更出盤門外村坊索租，是日天有甚霧，忽見一人自後追上云：與君舊識，作伴同行，何如？甲果曾識面而不記姓名，答云：甚善。因問甲欲至何所，答云：欲至仙人隱，追人言我亦欲至仙人隱，與相語次，所言並是亡物過人，甲方悟其已死，唾之云：君是鬼，何得共我行？言未畢，又見二人自後追上云：此人果是鬼也。君莫與談，我輩作伴，全行足矣。便共酬論，皆曰：舍奈麻場園之輩，良久霧難未消，天已垂曉，二追人欲辭，甲先去，甲謝云：頃非君等作伴，幾為小鬼迷惑矣。二追人云：君謬耳，我輩獨非鬼耶？便合手拾草中糞，亂擲甲面，渡水而去。咋：有聲漸微，而滅，甲頭面悉被污壞，狼狽前行，里人哀景休言。

桃源湖遇鬼

萬曆壬子四月，常熟東門老儒錢承之子某乙，常與同縣某甲親熟，甲死八日矣，乙不之知也。一日忽遇甲于北山桃源湖石上，兩人携手對坐，共叙別甲話家事，款款不自勝，同游半日，分手而散，乙入城，天向暝矣，鄰舍子訊其何處，徵逐歸，及暮，承答云：與某人共話于北山，被伊貽累家事，不覺歸，鄰舍子大驚曰：此公死八日矣，君尚以為人乎？乙愕然言其狀，貌與服色，真此公也。心甚疑怖，偕鄰舍子馳還推驗。

佐侍因行止特不
去行修以此謝之

果爾經年不敢出門、憂其及禍、後竟無他

甘夫人墓女妖

四川夔州府治有鎮映堂、相傳堂後有蜀先主甘夫人墓在焉、每春月天陰月冷、即有數女郎出游、美麗非凡、或着金泥帔子、或着生白練衫、或着丹繡襖、或着妖媚動人、見者輒為所祟、太守舍中不安、回望玄君像鎮之

洞庭詩鬼

正嘉中西洞庭包山之東、灣如家園中、有鬼能詩、言人禍福、驗俗呼為風流神鬼、又自稱終南山道人、與人飲酒、相對酬酢、詼諧詼浪、無所不佳、其詩曰：自入空山歷歲華、幾經葉落幾經花、諸君問我原蹤跡、太華峰頭第一家、洞庭秋水碧玻璃、日浸東方月浸西、萬里紅塵渾不到、可能着我道人栖、瞑烟一抹起山城、近照林間石壁、晴多少、樓臺衝倒景、獨客仙容看分明、歲餘別去、不知所向、留青別札、載其詩尚多

鬼登臺

常熟徐司空子鴻臚、藏銀百萬、為第三郎所覓、萬曆癸巳四月廿一日、潛遣奴賊王結中、朱明、徐祥、朱顯等四人、操蔗刀、扼鴻臚喉、幾斫、憤取之、僅得六、百金、首飾一箱、次日、敗露、獲送于官、三郎冒破千金、逆謀、遂寢、尋繼結中、遠遁、而擒明、祥、顯等三人、悉殺之

其事甚慘、鴻臚不知也、及後十年、而復敗露、當事者乃舉其事、歸之于兄昌祚、由是閩縣之人、無不稱冤、蓋昌祚雖窮、究極惡、罪止沉妓、况癸巳夏、方參送都門、未嘗躬行、弑逆、鴻臚之事也、先是、鴻臚疾革、三郎又投以毒藥、既仰、移時、便絕、名醫沈楠、從樓窗下、逃歸西閣、是日、鴻臚白書見明、祥、顯等三人、並着鎖械、未至床前、守之云、郎君昔枉見殺、訴天、得理、先取府君、鴻臚謝曰、枉殺汝曹、者名儒兒也、何為罪我、衆曰、郎君運數未衰、某不能動、今府君祿與命絕、故先得報、其夕、鴻臚死、自爾後、三郎每當月夕、置酒層臺之上、與群姬會飲、夜闌人靜、籠月曖昧、輒有沒頭鬼、兩兩三三、各手擊其頭、攀臺而上、將剝中草、糞、紛紜擲入飲饌中、三郎悔懼、多以家僮執械自衛、一夕、鬼用手格其械、三郎呼而語之曰、沒頭鬼且去、我當薦汝、汝也、羣鬼遽于臺邊、切齒作殺、告大家云、莫笑、濃沒頭鬼也、郎君之頭、亦寄于頸耳、左右驚呼奔走、復倒入于地、奄失所在、三郎後遂拆毀此臺、命僮師之流、造立即賢聖總管諸神、為小偶、劬其眉目、施以機械、使能坐起、奉祀樓中、以厭禱焉、而淫妖亦大作矣、雖工預雲、是夕宿于臺下、幾怖死、目擊斯異

嚶塘鬼

數年前、嘉定縣嚶塘鎮有木工、從城還、行經塘上、去

家三四里未遠天陰晦際暮木工肩負一織一襪：中束縛斧柄繫鑿之屬忽二狀怪鬼衣衫藍綫踢踞追上呼木工姓名教其微木工迴眸視之察其非凡伴為不應俄而漸被追及一鬼奪織一鬼隨後有似相助木工堅持微柄固不放良久力乏不覺被棄於是解襪中亦具次第斫擲前後二鬼便共次第引手取去手亦不傷斧柄繫鑿之屬無一存者惟剩空襪繩多斷絕還欲來取木工終不肯畏之併力與鬪不勝却被擒助相拖渡粵塘頭面俱敗衣衫並着泥淖迷悶至明方醒而所奪之物一一散置岸側且行且拾都未有遺木工後亦無他戚伯堅說

閩中鬼使

嘉靖丙寅蘇城陸聲子張店于西閩門外安泊商旅歲除日忽有走差使者馳馬驟至稱是閩中人約新歲有公事須往杭州是夕無故暴死手足僵冷鼻氣已絕店人大小驚惶不成家讎明日告於鄉里共發囊視之中有無數帖子具載追攝人姓名籍貫而字皆若符篆不可識又有細繩子數十尺此外更無餘物眾皆大怪之遽斂結如故會頃見一小胡頭乘驢而至約長三尺已來親使者馬鞍在門突入店中問吾主安在眾欄而出胡頭曰得非死乎眾聞其言又大怪之胡頭笑曰某在無憂也第慎無驚不出三五

日當復活耳店人叩頭拜謝曰誠如尊教閩門卒甚遂止之于後小閩子中具酒食湯沐甚謹至第二歲日鄉里具白其事于官：遣吏率伍伯檢看之胡頭不許請以五日為期至第三歲日使者果魁謂店人曰相累不淺但汝不宜與眾妄聞吾囊得無漏泄乎店人翁媪亦惟有叩頭拜謝曰死罪而已頃之遣吏復來使者便隨之去入見吳縣令：問其何為猝死對曰某非陽世走差人也實伏鄂都驅使因奉冥王命追攝死者徧歷閩洛齊楚之間以至于斯耳令大驚便問追攝汝中何人對曰無幾也杭州止二人猶未往取蘇州止三人僅錄其一問彼二人何為不錄有姓名乎曰有一人是山東籍姓張名鎔住北潼子門花柳行戶人也一人是長洲縣籍姓方名古住芥門親禮僧相人也所以得免者張家現在寶林寺中禮梁皇懺方家亦在北禪寺禮梁皇懺此功德最大昨蘇州府城隍移文冥府着某罷追今須往杭州去耳令亟使人推驗無差益異之賜以資斧拜辭而去自爾蘇城緇白貴賤無不崇信像教慈悲懺法日漸大行

楓橋鬼使

嘉靖末年蘇城南潼子門編戶陳世仁與弟世倫早起步行入支硎山祝釐觀音殿中出門十餘步有二

人隨之、作伍伯粧束、問世仁兄弟何往、曰、入山了香
願二人曰、我輩亦有公事、往楓橋、便請同行、酬答狂
反皆言里中、已攷人事、頗怪之、既至楓橋、而二人告
辭曰、吾欲入城人家、不得追陪、前路去矣、世倫視其
指頰非凡、因與兄潛窺蹤跡、此家住寒山寺東第三
家、尚未開門、忽見二人于門縫中、再入、其黑如
烟、奄然不見、世倫便折楊柳一枝、以誌其處、時天向
曉、急入山中、瞻禮菩薩、而還至寒山寺前、日方過午
則此家已挂紙錢於門矣、乃知二人是鬼使也、世仁
自此持齋為道、民諷經念佛、以終其身、子文綱親說

鬼變化

齊門外西匯上木行、主人潘猷、自言其十二歲時、一
日、凌晨下鄉、徵索客帳、忽于馬路橋下、踏着一老鼠
嗽、作聲聽之、是鬼嘯、既至前、忽變為雄鴨、又作鴨
聲、急趨逐之、既及、唾之、鬼便渡河而去、復變為羊鳴
數聲、遂絕

孤山女妖

萬曆壬寅、明州聞莊簡公之來、孫某、弱冠、美風調、搗
其姓才十五歲、同詣杭州、路過姚江、秀才呂生、傾蓋
相契、遂同寓西湖孤山、寺傍一古館中、前即張氏梅
花嶼、及水仙祠、有短垣隔之、宋人詩一盞寒泉荐秋
菊、處也、時值秋夜、暖月朦朧、鄰鐘響、斷兩生頗工吟

諷徘徊于庭、忽聞垣西有婦人笑語聲、俄而履跡漸
近、靈香襲衣、啟扉伺之、遙見三女郎、自樹影中、乘一
着冠、年稍長、其二則縮肉、盤垂髮、如鴉、皆麗色也、寡
惟而入、直抵寢所、就床坐、與聞呂温凉、各擇其偶、願
諧伉儷、着冠者笑曰、汝兩人已作鴛鴦配、對而我獨
無、自指聞生之姓、謂曰、終不然、苗黃口兒、為我伴
乎、我安用汝、當往尋水月上人、笑言訖、即先辭出、二
女郎相顧笑曰、阿姊意不美、滿而去、我輩且為樂也、
兩生驚喜、陳設薄具、談笑歡娛、滅燭解衣、雙袖婉嫵、
四更後、別去、問其姓氏、居止、不答、但執手曰、非久
相期、慎勿泄于人也、下階數步、如霧濛花、行於殘月
中、無影、心竊怪之、既去、歛爾而滅、陰雲四垂、淒風颯
至、月色既隱、景物慘人、不查窓戶、軋然、兩生股慄、方
異其鬼妖也、然亦頗憚于心、精投兔與、死轉不寐、明
日起視、但見樹深雲亂、水流花開、杳無行迹、避迤水
月上人、自靈芝寺掠湖而至、竊話夜來夢見一麗人
求偶、某不肯從、絕與兩生所見年長者無異、語及大
怪、共為戲、數旬月之內、三人相繼病卒、水月者、故楚
中少年僧也、豫知亡期、囑備後事、中秋夜、忽謂其同
衣曰、前生之冤業、至矣、辭別親友、自題神主、而逝、祝
秀才良柱、與聞呂善、而黃州牧九鼎、又與水月善、兩
人具說、頗相合也

焦家橋女鬼

常熟城中居民開錢肆于焦家橋側近其婦輕蕩喜淫穢散播于中外夫不能容逼令自盡遂抽其領巾縊死。後即殯于北山下月餘矣。里有少年某甲容貌甚秀，獨處于室。此婦人白晝現形如人，往就之。狎甲徵其家安在，曰：鄉常往來兒家，乃佯推不認。取甲說之，遂誘而藏于室中。日常飲食起居，梳洗鐵盞，與人無異。背燈縫紉，奴態橫生。旬月之間，相得如伉儷。後為鄰妯取火，逼視之，問是某子娘。子昔已死，那得至此。婦怒曰：謂媼是生人，何為作如此問。謂媼是鬼，那得白日入生人家。鄰妯惶遽反走，乃不敢言之。其夜婦人與甲叙別，曰：為閻巷所窺，不可復矣。妾暫還終當與卿為歲寒之盟耳。相與歔歔四鼓辭去。還復至少年某乙家，乙亦冶游，獨處。忽聞扣門甚急，披衣啟視，見女子隱身而進。乙戲問曰：家在某處，宵分未此。婦人偽泣而告曰：兒家近在城北，夫死貧煎，兒嫂遂有言語相及，斥逐于外，欲暫寄留。乙喜極，擁之入幃，見其容姿韶令，舉止綽約，俗極款昵。踰于琴瑟如好積三月矣。乙一日早出，婦人朝梳方竟，不及閉門，忽見前鄰妯復突入舍中，又數目婦人，不已良久。婦人詬而罵曰：媼老悖，不死強與他家事，又當作鬼話耶。妯怪怏急趨出，其夜遂與乙啗臂而別。同穴相

期，乙愴然送之出門，見掩袂北去，疾如飄煙，瞥然不見。心頗疑其非人，然每思輒廢餐寢也。歲餘，二少年與鄰妯後先淪沒，並收其淫所為，家第提竊話于余。

鬼招飲

萬曆癸丑八月初六日，蘇州閻門外洞涇橋內役夫錢忠，入城至盤門新橋弄中探親，其家設酒食餉之。忠既醉，別去。天色已晚，行經胥門，忽見一亡過識人周三，捉忠臂相勞苦。忠曰：君死既久，何得至此。周曰：我故在松江營小貿易，未嘗死也。忠遽信之，欲拉入酒肆中飲。周曰：敝居咫尺于郊外，肯惠然偕往一醉乎。便掖之而去。忠亦不覺出胥門，相拖渡河西行。隨至一處，皆高門廣舍，棟梁華整，似是大姓家。但陰慘異常，不知何地。周設具飲，次先有二人在焉。見忠至，相與揖讓而坐。奉杯使云：好酒，用拳作馬，互角勝負。痛飲狂歌，宵向分矣。忠苦欲辭去，三人便從座起，拾草積間，九磔糞穢，紛紜亂擲。忠頭面俱被傷損，竭力捍拒，連呼救命者三。時籠月曖昧，寂無人蹤。倘有國人，故是營中小校，聽見荒墳內號叫，以為盜也，持戟投火奔突，而未見三鬼面目，可憎共捽一人頭鬚，氣息奄奄，命絲將絕。國人與力大，乘爾乃得解。三鬼於是捨去。須臾聞在樹林中，嗅恨非常。國人近前細認，乃即鄰黨錢忠，遂首垢面，滿口污泥，問其故。具說

為諸鬼因爭事狀看所見屋宇處並高丘深塚一時嘔出泥漿數升方知所飲之酒皆溝中泥淖也

陳湖女妖

蘇州城中大雲坊姚生邦盛年少善鼓琴萬曆己亥八月十八日放舟掠陳湖而東投于顧氏莊客高家莊客面黃少鬢鬚里人呼之為高太監生是夜宿其堂西偏之書館携琴向牕下自彈：異背灯于閣板上而寢戶已閉矣忽見屏後閃出一婉媚婦人年可二十許上衫生白練衫下束鴛黃裙手時月色甚皎儼然相映婦人手中抱一金漆粧合子輒移燈置几角從容縮髻挿簪作晚粧竟仍取櫛剔梳安放合子內忽騰身就寢生初見其迴動輕飄有殊生人以被蒙頭不交一語婦人頰而笑曰即害羞甚何無男子氣乎兒須撲却燈采也急起吹滅解衣登牀生撫其身甚柔賦心不覺是妖鬼便與交歡了無他異徵其名曰主人有太監之號絕人道久矣即豈不知兒即主人之妾二孃也纏絲至晚奄爾不見生甚猜疑乃私于捧盥者曰完中有二娘子是主人之妾耶捧盥者曰君安得問此死鬼往以中邊紅紗大家逼令自縊死且五年矣時：見形崇人夜來得無有佳遇乎生大駭亟謝莊客整舟而別癸丑十月廿一日邦盛自言于嚴邵武座上

梅廣文過落水鬼

蘇城磚橋西有落水鬼呼人姓名應之者必溺死夜深人靜便起行橋上如着木屐者看則滅去萬曆丙午冬府學廣文宣城梅守履忽病狂性理錯惑如有馮高一夕感衣冠而出向東疾馳慮兒灶養並跡其後轉近磚橋廣文謂左右曰暫迴避前有官人儀從來也眾視寂然轉眄之間瞥焉不見廣文直走橋西赴河死矣計府李至橋相去三里許陌曲折先不認識而竟走溺于此豈非鬼為祟乎諸生蔡士順說

華別駕耳中鬼

梁溪華別駕善戲博古嗜奇詩才清靡與弟善述奇名中歲投閒喜談仙鬼從方士鍊樟柳神戲學耳報術後悔不肯竟矣為鬼鑽入耳中耳遂以繫終其身不能聽

鬼生朝奉

三十年前休寧縣某鄉鎮有姓身婦人未屋此婦人既滿十月腹內兒生日現人形持錢詣餅肆買餅餉兒如此積時餅師夜開櫥數錢：中常雜冥紙一片在焉怪疑婦人是鬼候其後來取錢另置仍與餅造暮視其錢化為冥紙矣明日至與餅訖隨跡其後都不見門巷但有殯屋漸聞小兒啼聲轉近婦人奄然而沒于是還集等輩同往驗看乃棺中婦人形體如

止梨園有賣
僅乾一齣飲
以類

生脚後坐一孩子是活者餅殘尚未盡也共相惋悵抱歸肆中月餘有少年來肆寄坐見兒狀貌問故餅師具說本末少年驚曰汝是上妻孺宮也呼其兒使撲入懷中因大慟持去後成富商同旅呼之為鬼生朝奉矣

張王府墓三鬼

蘇州府治東張王府墓偽周齊雲樓故址也墓東西皆敗垣積潦天陰月晦怪魅往往而出萬曆甲寅四月夏候橋役夫金乙夜行逢鬼先問乙是誰乙曰我乃人也還問汝為誰鬼誑之言我亦人耳乙時已醉見其寡髮敝衣叱曰人甚可惜鬼大恚便裂目吐舌牽乙袂去共入塚坎中乙恃力與相鬪鬼使搽臂毆之鬼下拳其勢極重乙還以拳其腦竟甚輕頗似煙氣乙乃罵曰汝鬼也何誑我而言是人鬼曰身矣非人聊相戲耳乙笑謂鬼曰汝止有兩手那得偏擊我鬼曰卿為我少助耶乃伸手招引須臾缺墻下復走出西女鬼來助前鬼毆乙投擲瓦礫力勢更極乙疲頓不堪其苦傍有一白衣老人策青竹杖至指謂乙曰西南角上當有燈火救汝何足憂也言訖不見乙遂狼狽而行強于路次訪人烟步亦十數依稀認是管憲使家監所居款門不應遂疾走出街西少頃前有燭光漸將咫尺近視之果是憲使之子秀才

管珍自西昌聽講還宅乙呼救且急管遂止言可也鬼稍退避管問乙曰鬼安在矣乙曰去矣于是命二蒼頭挾之婦乃許來日戌時辦食荐度向晨遣視乙尚冥然如中惡狀肢體悉被擊傷至暮管為具酒炙置榻側燭燄錢典之食頃使安管珍自說

醉人兩遇鬼

蘇城某甲因過盤門婦家迎婦不啼設食飲醉極夜而還遇一姝麗婦人年可二十許抱三歲孩子同路前行甲驚悅持其燈忽先忽後微批之曰夜深矣何為徒行婦人曰何與君事甲曰某以燈照步可矣婦人默然便共狎暱媚言交至相詭而過吳縣西橋後名馬蟻窠已是二鼓忽見西鬼隸手持文書繩索貌甚雄異叱去抱兒婦人呼甲而語之曰此是崇人狀鬼何恚之哉甲惶懼不知所措而鬼隸曰適有公事過北城無火卿持燈送我當得酒食今宵不落窠也甲醉思婦未許諾而鬼隸張目搽袂遮不聽去扶甲兩腋逕曳將去桃花塢中教場盡處其疾如風既至留甲于門而入曰類少踟躇甲疲極便踞然而睡少時聞舍中哭聲始寤尋有被髮少年出投水盂紙錢于門見甲語曰尔非賊乎家有老公新死有何相奉而中夜守伺為也甲大慚唾其壁而返馬蟻窠在城隍廟前始悟西鬼隸是廟中冥使矣

鬼買棺

太倉州沙頭鎮相去鎮三五里村名新洋有編戶謝甲為人美鬚髯而行多不謹萬曆癸丑春三月一家長幼連甲十一口悉病疫甲死妻孥相續而亡計坊者九人矣止存二老嫗呻吟在床中外宗姪入其門問疾者並見兩疫鬼朱髮青面齒如劍戟踞立于門左右各一震怖狼狽却走所過無不染疾而死于是經月閉戶枕屍狼籍莫敢收之忽一日謝甲鬼視直走出沙頭鎮上坐于凶肆與僧人對共計較解下腰纏展開大小銀錠共秤見四十二金以六金有奇買棺九口別存半錠握置掌中餘銀結束于腰如故俄喚船戶朱大郎將所買棺逐一舁入船中安置皆畢叮嚀語云汝可載至新洋村東到一處門臨清溪宅舍高麗旁有竹林廣可數十畝問是謝家即便舁入吾先沿岬而行矣因出握中金半錠露示大郎且云崔直之資悉取諸此無愛也大郎依言載去既到新洋村裏轉入聚落委有高門廣宅嘉林美麓推驗識家一：無差為但悄不聞有聲響心謂可怪因測所由便排扉突入經三四重門已是卧内滿地死屍寂無人跡數之大小男女果是九人而長髯謝甲買棺鎮上者亦與其數為諦視之腰纏如故握金半錠宛然在也連呼異事異事亦莫出應久之傾聽微似有

人喘息遂歷東西二廂就看徐聞人應兩老嫗臥病在此客何為者叩其主人翁媪死已一月矣大郎是持長齋人高聲念佛而出：則遇見前兩疫鬼隱身于壁角中大郎熟視其醜狀便罵之曰業畜業畜枉害人命無數尚不去取言已兩疫鬼倏然遂滅大郎自料棺無着落乃捨其船前走村中徧訪于人尋求謝氏之婦兄表戚某：輩相與登此殮此九人而二老嫗者特亦能強起言動方知疫鬼已消發其屋棟藏銀二千餘金驗之悉官物也大郎不敢取竟回船沙頭鎮矣沙頭人喧傳鬼買棺或云其屍能自行也陳竟生沈公繩共附載朱大郎船親聽其說

避熱過鬼

歙縣西林村書生程宗亮館于所親家婦病危殆家人報婦其直坐林頭伴宗忽見病婦面倚枕上突長犬餘驚集尤少看須臾漸：縮小呼其婦醒都無所知婦亦少時而亡停數日俗忌避熱宗亮飯畢便詣合田訪友將避于其家因不相偵悵然良久行百餘步過一古廟便走入避寂無生人惟左壁角有寄棺一口俄見棺上立一奇形醜狀之鬼長齊屋棟宗亮大師急俯身作禮謂曰鬼欲橫相害矣立如故若無他意請滅其形鬼于是踴躍而坐時方感暑鬼乃袖中出一畫紗扇子搖動自如向宗亮哆口而笑了不

異宗亮遠走出廟，行又數里，到新橋，殘漏溪邊，俄又見溪上無數皂衣小兒，其形忽長忽短，揶揄宗亮，共拽其衣，或拾草間糞穢來擲。宗亮方為所困，奄有青衣女郎，手提一珠紅合子，青繩纏縛，來助宗亮共驅諸小兒。諸小兒各散為黑煙而滅。宗亮頭面傷損，衣服被污。女郎便挈上橋，二人相與偶坐橋上，解開繩結，啟視合子中，取出荔枝龍眼饅餠，飽子之屬，適與宗亮宗亮謂是大家青衣探親而返，初不疑其非類也。然又不教遽食，一一納諸袖中。女郎笑曰：「指大郎君，不啻珍異，將懷端餉其婦乎？」宗亮亦笑而應之。往反數十語，女郎穢言狎至，直前抱持宗亮，身如烟霧。宗亮方大駭，異狼狽而走，被追逐五里許，望見里門，遂巡解散。既去，聞詬罵之聲不絕，出袖中果食視之，並是楓楸梧梓葉也。病數日方起。汪大儒說。

靈山庵鬼燈

歙縣西北三十里有靈山，上有報德庵，是丞相李善長讀書處。至今道場不廢，相傳每歲七月十五夜，僧徒作蘭盆佛事，設放餒口甘露法食，看人無數，並見鬼燈數千百點，燦然作青綠色，自遠而近，即之漸去，避之復來，積年如此。有人摸得一燈，乃是一莖枯稻草，莫詳其所由變化也。

鬼磨漿

萬曆年間，越西衣冠家奴容作橫堂，因收市租錢，不得致賣漿夫婦二人共斃。屋遂無敢復賃，或寄宿，輒多過，柴局閉十餘年矣。一日衣冠獨步門外，忽聞空屋中窸窣聲，良久，怪之，以手觸扉，呀然而開，見故賣漿夫婦二人，方共推磨。驚悟其死也，惶遽却去，集眾視之，都不見，未幾感疾而殞。

鬼產叔生

萬曆癸巳，吳江縣八尺鎮，有叔生婦王氏，姑媳二人，在家將寢，忽聞近所，有橈船聲，遂巡叩門，至急云：「喚叔生，取火視之。」二少年也，便乘船載至太湖灘上，詰主人姓，是舊族吳氏，入門見高堂，廣廈燈燭輝煌，新婦坐褥，年可二十餘，免身生女，合家稱慶，遂設酒饌，留姑媳共食，贈錢而出。天際曉矣，回視都不見，夜所經處，但有雙墳拱赤，二人徧身香泥，手文血污，摸袖皆得紙錢。

趨鬼船

萬曆己亥九月，蘇州游墅閣隸人馬敬，住香門外，朝出暮還，其日五更，搭船赴閣，忽有艇子攔岸，呼敬共行，詰之，答是同伴陳牌，敬忘其死矣。倉卒附載，行至董公橋，舊名交便挽而進，望燈燭光，是小姓家，燕五郎，陳牌先入，語敬且停，少時，便攜出甘果酒，餚一席，二人偶坐道邊，餚飯都盡，陳牌復入，又少時，便倒負

一老公出頭在下，足向上，若筮豕然，敬大駭，俄聞內啼哭声，有若新死，迴顧水傍，人與艇子都無見矣。忙挈酒甕，食器送還其家，見一群細弱，方村尸啼哭，爭唾敬為盜，露其膏符示之，乃信，敬自此棄役持齋，今為青楓亭中行者。

黃花舍人

吳郡士人，名孔仙，至，署曰黃花舍人，問其坊曲，氏族曰：金閭王氏子，因與里中黃生遇，春歡好，又一生愛拈黃花，人呼為黃花舍人也。問鄉是死耶，曰：某年十五而夭，問生安在，曰：相繼亡矣。今某與同寢處，若人間伉儷也。衆公下壇，詩曰：憶黃郎，嘗贈小曲，每句以想殺恁起，余亦有答，請誦之。遂題曰：忘不了對攤雙袖，忘不了佳期月下偷，忘不了柳遮花映黃昏後，忘不了羅帳綢繆，忘不了紗脫風雨清明候，忘不了多病心情懶下樓，情語繁多，茲不備錄，詞訖遽求去，問何忙迫如此，曰：黃郎候門外久也，問何不與俱入，曰：某吳兒已作半天遊戲，阿郎未離鬼錄，那得來此，寂然無聲，竟不知何風流鬼也。孫胤伽喜述其事。

繪圖第十四目錄

妖孽

妖蛇一

妖蛇二

妖蛇三

妖蛇四

妖蛇五

妖蛇六

妖蛇七

狐妖一

狐妖二

狐妖三

狐妖四

狐妖五

狐妖六

狐妖七

狐妖八

狐妖九

狐妖十

狐妖十一

狐妖十二

猿妖一

猿妖二
 猿妖三
 馬精
 驢言
 牛天錫
 豕妖一
 豕妖二
 雞怪
 鼠鼠
 黃鼠精
 蚕化為美女
 黃楊一官人
 項家帳
 帚精
 拍板精
 宅魔一
 宅魔二
 宅魔三
 妖術一
 妖術二
 妖術三
 妖術四

石妖一
 石妖二
 石妖三
 石馬
 金銀精
 床下狗
 雞雞鼠
 海嘯
 画墻
 袖掌化魚
 紅沙熬
 土熬
 水上花

獮園第十四目錄終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錄

妖孽

妖蛇一

御史某巡按廣東行部至某縣路逢一綠衣女子流
紗渚次御史目之噴：不已憑于車轍朗吟蘇長公
詞曰天涯何處無芳草其夜宿行臺內忽飄異香于
枕上有頃聞排戶之聲見一女郎衣深綠衫子姿形
妖麗令人魂蕩問其來求薦枕席御史端相死然途
中相遇者喜不自勝便令滅燭共展綢繆比曉復去
爾後夜：皆至情好轉篤然腥臊之氣逆人鼻不可
近左右皆聞之惟御史不知也於是俟其夜至悉持
器械伏戶外跡而捕之乃一小綠蛇因共斃焉御史
大怖困病數月幾死王徵君言

妖蛇二

廬陵蕭棟擢萬曆壬辰進士策官至右叅政自言其
家妖怪頗多奇變不測初營造宮室不知其地故是
妖蛇穴也先一夕叅政侍其封公寢二更後夢一婦
人白帕蒙首及項身著青衣自稱一家數口在使君
宅中累世妾是主母幸不見殺言訖叅政驚寤以白
封公趨披衣起欲出推驗封公止之曰夢不足憑耳

既就寢復夢如初于是叅政又趨披衣起而家奴已
擊殺一白頸青蛇死矣救之無及權奴至百其夕太
夫人夢蛇索命因病于床叅政乃為蛇立廟後園以
香火事之淫祀與妖孽作自爾蕭家無寧寢矣先是
叅政家有陂池百畝可浮數石之舟後池上夜數見
光怪叅政亦以斃蛇事心生疑悵議欲移居西策擇
日而入宅忽有大蜘蛛當門廣如車輪衆合手撲去
復變成一大蜘蛛網于簷角甫入中堂有群鼠數百
魚貫而出口嚼瓦片紛紜擲人滅獲男女輩頭面悉
被損壞各：環視莫敢近前驚顧之間已失鼠所在
叅政之妹晨起方索盥盆洗沐地下葦湧出一人頭
如立斗栲栳大瞋目開口貌類魑魅而無身時孩子
福兒見之驚叫疾走遂巡福兒之頭心漲大與屋脊
高為棟為礎久之聞棟上作墮塌聲又有二碩鼠墜
地鼠大于犬逐之至屋角則化為二瓦自相鬪擊而
碎于地俄而福兒形軀漸：縮入棟上復其故狀家
人梯取之而下踰時乃蘇一日太夫人病起登樓將
曝茶盃忽見樓上有緇衣比丘約可五十餘衆老少
雜坐簇談偶語見太夫人至齊聲合掌梵唄急走下
樓呼家人集衆往擒都亡所見周視四旁扁鑰甚固
巖然塵埃而已又一日蕭夫人登樓檢理衣篋總啟
篋出衣陡然火起篋中撲滅不及奔下樓召左右往

救都不見有火衣亦無損。恭政嘗過吳門，詣王徵君座上，言盡如吾家狡幻可著。點鬼簿矣。後丙午歲，由左奉署浙中臬政，在杭城廉察院中適鞠冤獄，不理遂得病。將劇，強起據案捉筆，修道書付家人，白晝見一長人頭若方相，有數千眼，動瞬可憎，立于床前，伸手捉住其筆，不得下，乃死。

妖蛇三

萬曆間，西蜀某縣公廨中，數生奇怪，身如數目如電，拉羅屏障撥亂文章，千變萬化，累年不息。令入廨見怪，輒怖死。後矣，令至又輒怖死如初。由茲縮符其地者，相約不入廨。僦民間空宅安置，遂荒。最後一令年少而有膽氣，笑曰：妖不勝德，天下何有怪？使治故廨以居。左右並諫不聽，遂居之。既入廨，妖便來戲于前，稍進為燕寢，見有大蛇長數丈，橫亘廳中。俄然人立而行，頭觸平脊之上矣。令心雖怪，若為弗見。復入臥內，逡巡不覺，自身已化為蛇，左右亦驚視曰：明府為蛇，頓躬之間，蛇全形軀漸長，大及倍于妖。堂不能容，左右皆震倒伏地，奔復縮短，忽而短又忽而長，報其妻子大小俱至，莫不惶懼。踊久之，蛇復還為令，身如故。眾驚始定，然令身或長或短，或隱或見，如此甚數。人知其妖，未已也。初令著衣冠入廨，後止見身不見衣冠。有時止見衣冠而不見身，左右移牀

臥之，多人看守。又時見衣冠終不見令，令家號叫，計無奈何。有監司某自處，剛正神氣湛然，具威儀入令廨，就床問訊，不應。推索其故，果止有衣冠而已。中突無身，乃叱左右縛令衣冠，自為文以告于城隍之神，并以所縛衣冠致之，停吏待。及至夜寂然，吏明日晨起，向神案前拈香，見衣冠中蠕蠕而動，謹伺之。忽伸出一手，長三尺餘，編掌生毛，鰲黑可駭。復作敬求辭，筆寫責詞，其辭云：某務農良民也，為仇陷盜，往令不察，即日與盜俱死，啣冤訴上帝，不之報，魂無所依，遂往託于蛇胎。批廨為崇，後先殺二令，併汝將三謹狀，馬單條被縮入。驗無見矣。吏馳報監司，監司駭以為神，鈴下忽傳廨中已復令真形于床，恍如夢魘。于是監司再詣問之神，猶不足，都無所記。怪後是絕。于子十月，邵武太守嚴激說此。

妖蛇四

吳縣亦濱有載石船，行至跨塘路八里許矣，忽見船中盤一大花蛇，長六七尺，身斑文如錦，昂頭欲起。舡人將擊殺之，有從旁禁止不可，乃聽其蜿蜒上岸，暫停舡伺之。時叫夫數人散置簾笠于田中，荷鋤勤墾，其蛇便騰入一簾笠之下。眾所夫不見也。逡巡間，黑風暴起，驟雨從東南來，叫夫各馳取簾笠，見一人，見至蛇所，大驚。蛇便直前，將噬，將其人咽喉啣斷，血

流滂沛踏地立死，于是眾咻夫併力奮躍，攻擊其蛇，猝被逸去，不知其所在。為按朝野僉載嶺南有報冤蛇，人触之，即三五里隨身而至。若打殺一蛇，則百蛇相集，將蜈蚣自防，乃免。其說如此。今石缸之蛇，隨至七八里外，年斷其人，之喚以死，豈非怨毒之甚者乎。

妖蛇五

烏程縣御連先生沈桐，嘉靖末，應浙右鄉，奉甚有名。稱其年封公與之偕行，舍于杭城逆旅。試期迫矣，宵分忽寤，大呼指痛，號叫之聲異常。封公驚起，遂命人輩取火來視，既至，見大赤斑蛇長二三丈，盤繞牀下，昂頭入被，噓空中，指不肯放。人輩涕噴，奔覓器械，將擊之。沈曰：是冤對，不可殺也。乃為誓以祝于蛇曰：某多生劫，中定有所負，故今日見噬耳。如蒙釋宥，延沙門轉經，飯懺，送汝于錢唐中，雲與騰霧而去。從今以後，凡所累積，悉歸于汝，敢忘不先之恩。作此語已，蛇使執頭良久，徐：放下其指，蜿蜒如故而止。指已，向孔相貫，若錐刺然。于是馳召弄蛇人，至使療之。蛇人惶駭，急用繒索拴縛其右臂之半，甚固。自半已下，再三持之，捺及百會，從患處下紫血一二升，色如提子汗，須臾變成黑色。或云：是怨毒之氣所鍾也。蛇人喜曰：無憂矣。但郎君名場之期，業已參差，此行不須更望也。沈遂不入闈，而返。後傳良藥，歲餘獲痊。此掌

屈伸如舊。比至後科，始領鄉薦，聯捷進士。策沈公感悟冤對之理，慚悔無及，暨行善事，戒殺放生，踰大塗。至今康強，遇人必談蛇報，鄉里皆化之。為管珍秀才所述。

妖蛇六

蘇州昌門下新橋府學秀才王化邦，人頗修謹，家以治埴為業。萬曆甲寅春，因取息下榻上，見一小綠蛇緣壁而起，蜿蜒枕席間，驀然走入其鼻。王倉卒驚呼，又落腸中矣。須臾覺臟腑為其啞食，盤旋屈曲，漸：周于支額，痛極踏地，殆不能忍。然是物出入無定時，或從口中，或從耳鼻，王亦不知竟也。諸匠莫能療之，有人視者，皆曰：此冤業所為，其家遂延沙門，頂禮梁皇懺，已。蛇竟安作黃鼠，即數頭後來，徵逐纏擾如故。王素不信，罪福報應之說，自是改心，白法寄宿，招提至今不敢舍于家。錢允治說。

妖蛇七

昔年間，吳興諸生郎傑，過鉛于廟，就地下游，見有棄紙，溺之，坐廟門少頃，乞兒過，以竹杖撥所見棄紙，傑問故，乞兒曰：有小蛇蟠此撥之，傑曰：吾見棄紙，何得有蛇。豈蛇藏紙下耶。又少頃，一白馬少年過，輒勒馬就地拾置袖中，傑追問何物，少年曰：誰遺一青錦囊，囊故拾之，出視溺痕尚濕，又有碎紙，是竹杖所撥處。

中藏銀指環一雙，疑婦人信物也。傑具說所見各：嘆異而別。

狐妖一

京師民家所居屋下，多野狐窟宅。表伯封中舍人，批貢未遇時，嘗為人解運至京，自言任一中貴家，其家有高臺，每夜更深月上，貢戴身于樹影中，窺見老狐取鬪，膝戴其首，望月而拜。數百下，翼夜半後，便變為好婦形，或美少年狀，踐空躡虛，穿垣度隙，未往屋角，雞栖間，徑捷如飛，天曉而形復如舊矣。又言狐形如黑犬，音如嬰兒，或前或後，常搖尾戲于空暗處，家人出入，多為所絆，了不之異。晝則潛匿，夜則縱橫，性嗜婦人，室女經血，京師民家平日閉門，棄忠穢于溝中，爭未噉盡，人不見之，其成精，魁益以此。而南方不然，故狐北多南少。諺云：江南無野狐，江北無鵝鴟，豈虛語哉。

狐妖二

北京椿樹街，相迤西南頭，有故緹帥朱希孝空宅，子窮極宏敞，相傳其中舊為野狐所據。世廟時，楚人李鄉擢第後，需次謁選，從緹帥假居，帥曰：某非為先輩，但此宅素凶，狐鬼之物，群聚其下，自來無人居也。鄉固請不得已許之。初入門，微聞兩廡間切切私語，遂巡又聞悉，窺人行，盡聽瞻，次見東頭小弄

獮園 卷一四

中有二十餘人，出老者少者，矮者長者，鬚鬚有美姿容者，悉戴平頂帽，衣皂衣，與京師人裝飾無異。列拜于庭下，鄉心知是狐屬也，了不驚怪。惟從容謂曰：某家在數千里外，竊栖于此，舉目異鄉，汝輩莫思相害乎。眾應聲曰：願服役即君，何敢相害。鄉奉寒素方資行李，由是一切烹飪掃除，呼喚驅使，並得其力。敏給勝于家人，但約不出市中，買餅耳。居歲餘，鄉就教補吳中郡博，出都之日，冰囊塵甑，羣狐劇百金贈裘，又遺絲纈錦繡，所費甚多。牽衣大慟而別，李亦為之泣。然既至吳，消息往還不絕，王徵君方客緹帥家，見之。

狐妖三

北京安福街，魯家有狐狸聚其室中，晝則出遊，不見其形，惟一禿髮女子見之，飲食供具皆其奔。去日漸暮，始見形，方巾胡帽，彈子巾，各色衣飾，及老少肥瘠，好醜，短長，無不異狀。列坐長桌，呼盧喝采，與人無別，善言未來休咎。王公貴戚咸詣問之，惟奔子功名事不言。云此大業，吾師所知，然師亦不肯言。恐獲譴于天廷耳。叩者但聞其聲在帳中出，亦復與人叙寒暄，其師即所云天狐也。武林張雲鵬秀才館于京師，數從諸公往問，壬子春南還，為余述焉。

狐妖四

近有京北翰林者，忘其名，衣纓之子，未及第前欲娶

燕姬為妾適開洛中許舉人新絃未續將聘椿樹衛
衙朱家宅中某太之女有國色資裝富盛章心艷
之私于媒氏云為某諧女絲蘿當厚贈媒云許家娘
子止過娶為繼室即君何所用此章倚云某未婚止
須媼作撮合山也媒利其啗使諾云去方久還言太
太甚喜設席以待章遂具二十金為羔鴈之禮修刺
往謁既至層廊曲室經歷數重迺達中堂房館靚深
花竹紛列所設屏障皆奇石古畫及幙毯茵馮之類
潔而不華真舊家之門第也方拱立以俟有兩青衣
小鬟自內出設榻延坐具茶須臾復有綠幘少年一
人亦自內出叩頭傳語云太方饋面次面亦未燥
冀郎君少淹章益心動久之微聞珮環声太出笑
可稱五十許人粧飾淡雅舉止可觀章望而敬之再
三陳謝茶至叙渴涼果便問章業何經章答以周易
因與章講易咸卦一章頗通大義頃之又談春秋熟
如注水章舌喋莫能置對索章扇頭詩吟詠一遍隨
口和韻立成五章命看衣取筆研硯五色絲牋題之
章但俛首歎羨而已遂張燕留款酒穀珍怪果實豐
碩多有未名之物席上所論又多朝政國策及天下
大計東指建夷西稱突厥詞氣高邁深有士風章益
駭異因測避席唯乃曰秀才將來大貴宜留心時
事閒暇頻來講求第慮敝居卑隘不可安上客寧有

間耶章復遜謝而別但寂然不聞秦晉之議復以徵
媒之喜入白復還即致太之命曰此姻連小輩既
辱郎君高義敢不允從別築秦樓以待鳳簫声下耳
便議四百金行聘遂吉未幾明日章再過訪求一見
其女竟不能得又話移時而出既出內中傳語于章
云此後來過慎幸與他少年俱也先是章之鄉人某
公子強欲隨行易衣帽雜群厮中為彼所識耳章後
發其事于倚葦不諧好迷尋再詣之不出見笑自是
絕不復相聞矣推索所居其門外尚有故朱家館吏
在呼訊之吏云此宅空久不曾有人住亦並言太
之說乃知老狐所為也章恍然自失終不信其怪物
旬日後遂發大魁妖不勝德豈偶然哉庚戌夏仲太
原徵君與黎陽丁雲鵬共集草堂徵君竊話其事
狐妖五

順成門外張氏夫婦生三子尚幼家有小園池忽一
凡容自外至修髯偉容自稱是至親見君家質業旁
落欲共相扶助但不敢與門外事耳其家初則見詠
後亦相安諸凡中外事務部署綜理咸有條貫如是
者三年每事利益曾無疾病死喪其年主人生第三
子客曰此子生自應大其門戶吾無庸更留矣檢校
倉廩什器之類簿籍并計算得兩年子錢若干拜辭
而去或云地近丘陵塚墓其中多野狐窟穴張氏所

怪人、實狐屬也董太史其昌所說

狐妖六

京師宋氏曾有白鬚老公詣門其人甚儒雅入堂中與之語言頗清遠辯論亦博第云老年無依求一空室棲身無他混也宋氏容乏廡下窺其案頭惟書一卷而已此公平居但讀書皆古文字不可識忽一日謂宋氏曰某有親昵在京師者年潤已久將借華堂置酒邀會兼煩主人作鋪公鋪母敬奉酒漿不識可否宋氏許諾便請卜日為老公具饌客其日過午有僕馬車乘至門急出迎則皆古衣冠偉人物中有朱紫凡數十人笑談竟日情甚歡洽讌畢仍送出門揖讓登車而去問之市人都無所見明日又設饌召女客亦有婦人數十珠圍翠咽香車載空問之市人又都無所見于是宋氏甚怪之謀訟于明神先之都城隍廟後之關壯穆廟最後又請于東嶽天齊王廟中每五鼓謁廟則老公先在神前喃喃祝告宋氏噤不能吐一嚙嶽廟庭中有大石塊急拾以擊之此老公忽跳于屋簷上謂曰某始相依君何故忽懷異念今訴我于嶽帝之前無能難我矣微逐宋氏而歸由是拉羅喧鬧晝夜不安宋氏無奈之何翁婦叩頭謝願改事如初約以三年如期遁去後宋氏詣卜師質疑師云此是天狐獲護避于人間限滿而去不

獮園 卷一四

異也其家後亦無他京山李季公說

狐妖七

山西饒指揮郊行路進一麗人自云喪夫求寄戴饒云我方喪妻可詣伉儷遂全婦生三子長為大將次亦偏禿一日香車經過往昔相逢處亟命止之潛行至大坎下有穴便從穴中入明日往視有北狐墮焉

狐妖八

癸丑春杭州猫兒橋有一雄狐每日至晚夜為美少年迷惑往來淫夫有獨行者便隨之去杭人多好外見輒引婦淫狎日漸瘡瘡成病乃知狐崇所為

狐妖九

近年聞北直隸順德府邢臺縣民養狐成群其家多為所惱老公甚厭之恒欲料理器袖短劍以伺一日忽見有白狐一頭從藁積中躍出直前搏噬老公老公恐便抽劍奮擊此狐遂倒聽其声類小兒啼細而看之乃是鄰舍五歲孩子誤中劍死流血殷地矣老公茫然計無奈何與妻子謀共掩覆鄰舍驚聞遽往驗看見兒死大慟老公言誤殺之狀蓋狐魁所為也鄰舍父母兄弟皆號咷縛取老公索命閻里亦忿然不平趣令陳牒以訴于官推鞠數回委無異辭竟以死論遂收老公下獄積半年所矣此狐在家暮于空中作靈語云主人本欲殺汝今反殺主人

終能向狐祈請，未能則抱鄰兒，還可出主人于獄也。其家聞言，大小哀祈，狐曰：「必主人作書乞靈于我方許。」周旋不則，無益。徒取困耳。左右奔告獄中，老公懇為屈伏，老公笑曰：「身年六十七八，大期將至，殺人之罪，狂因所招，有死而已，終不向汝魅求憐也。老人既不為動，狐亦終不允。從彼此相持，又經旬日，而家中大小哀祈如故。狐漸見許，乃約以某日某時送還。至期，從倚俟之，果見此狐從空中逸出，鄰舍孩子來，宛然無恙，視其精神如睡初醒耳。合家稱慶，鄰舍喜不自勝。問見向何處去，兒曰：「往有一老女人，將我至天土，飼以珍果美食，其樂無比。於是抱兒往白于官，大駭，亟命伍伯發，抱兒，指中乃一虎白犬也。肉已蛆腐，臭不可近。老公竟自爾得雪，吳人咸伯堅北游，親觀其異，歸而話于座人。」

狐妖十

蘇州浙野孔承寵，自稱曲阜聖裔，能讀萬曆中丹徒金欲修金山志，託往金山博訪事。時方秋暑，舍于僧房，一日薄暮，與僧閒走寺門，望見江中片舸，鼓柁而來，既抵岸，便住，有美少年，烏帽綠鞵，瑤瑤長簪，又粒茉莉，身衣白單紗，恰茜紅練，鞵鞞而不履，突入寺門，與僧拱手，求借空房，暫停行李。僧詰之，少年曰：「為待同伴至，多則一月，少則涉旬。」僧曰：「某有淨室，賃直

三金，少年曰：「便當奉三金耳。」承寵從旁相與贊成，且見少年風容秀朗，音吐鏗鏘，謂是名流，貴介之流，噴噴歎羨。因問曰：「即君自何而來？家何處？米曰：松陵承寵曰：松陵是吳泖，老夫長洲人也。合是桑梓，遂引與相揖。承寵先稱名氏，少年曰：「某胡氏子，即周家外甥。夫人先輩，里閭非遙，今夕何夕，幸逢萍水，賓主酬答之語，頗極纏綿。俄見侍從五六人，結束囊篋，安置皆畢，連聲呼舟子，携花籃上來，既至，是全真所挂杖頭水火籃也。窺視其中，燦然上金百餘片，堆積稠密，亦無鎖鑰。承寵大驚曰：「如斯得無有疎失之虞乎？」少年笑曰：「任偷向天上去，亦須捕來也。」便就籃中掣金一片，送僧為賃居之資，稱之恰重三金。其夜僧治具延款，少年隨請承寵追陪，因讓乃坐，宴笑之間，立談雅論，深有士風，韻諳清敬，兼傾四座。夜分而散，承寵夢迴酒醒，展轉疑猜，莫詳其為何等人。天明曰：「少年便作主人，邊承寵與僧三四眾設饌，珍饈海陸，錯陳席上，共語神仙，蛾眉之輩，玄素養生之術，應聲隨響，無所不佳。問質經史，疑義對之，甚有條貫，瑩瑩索事，事皆能承寵，因請誦詩行酒，率然便誦唐人絕句百餘章，聽而忘倦。酒未出，囊中所藏卷冊，共賞皆古山水及他器玩種，精奇文玉，駭承寵羅列滿案，承寵目眩魂驚，意其非常人，亦不訝為他類也。相聚經月，餉

道頗多少年常為花柳之遊或經宿不返一夕承寵方解衣而寢鍵已下矣少年來別開閣迎前莫測其入自說同伴已至不得停留言訖贈金二餅珍重殷勤承寵媿不敢當眷戀移時有童子耳語曰可行矣適辭去忽從牕而出承寵怪之心謂即君何忽如此適前相送見其侍從囊篋三四乘悉緣上屋一：凌虛達逝疾若風雨悄無所見亦終不聞殘瓦之聲承寵方大駭異視其扉下鍵如故明日遇一道士話及嘆曰此是天狐非吾所知也

狐奴十一

蘇州府前板梁巷汪徽州家磨麵經營有子入質太學萬曆乙巳北京御試下策道出淮陰市上狎一美婦人于逆旅留連數夕情甚相得因挈之南還每夜與同嫖媵至五更候失所在及暮方回子無踪跡生常微詰其情怒而不言三年如此汪生病瘖甚矣父母移置佛寺中不令家居此婦人至夜復變形為姣男子入與其室人寢處既去被有臊氣方知是狐魅所為急迎道流上章設醮百方禁斷終莫能制後遇異人取所傳上真符劔召之忽聞甲仗聲乃縛一狐墜階下搏額乞命異人杖而遣焉不知所適其家遂寧貼而質業蕩然矣

狐奴十二

吳江縣沈都憲季文弟人稱小沈三官繇武科歷官至西秦副將嘗獨坐燕室中前有大樹扶疏見巨物若三斗栲栳大其毛黑色頭面俱隱輒穿入樹叢深處藪：有聲使人登樹求索不得周旋廣庭了無所見沈心甚惡之命營卒數十持斧鋸繩索伐去其樹是夕將滅燈就寢俄見此物從屋脊上飛來直撲牀前旋轉不已沈支戰抵之其形漸：縮小頃更如毬子如椀如拳驚駭之間已如蜣螂丸矣亟呼左右掩取此物使從沈屈指末緣入臂解頃之百骸九竅無不貫刺過身踈擻莫能禳除忽一日此物于腸中作鼠語曰某天狐也有小謫罪巢于樹頭修行今毀我巢矣不得不借將軍七尺之軀為巢無非圖滿行功而去敢有他意哉惟將軍曲庇之沈大怒明日為文以詛皇天其夜又自聞腸中語曰奈何理某于上帝乎帝今命閻壯終來討明日某當出戰將軍能相為助否沈笑曰沈三郎雖懦猶能佐天神之威翦除妖魅焉肯助汝為虐哉及明果去沈竟體中輕爽頗異于常急救將吏陳兵仗于庭沈身自環甲胄而立大旗下其日向午倏有風雷暴至埃霧漲天稍定微聞雲際似數百人鼓噪聲少頃空中墜黑毛數斗殷血淋漓軍士譁呼相謂曰老魁死矣于是椎牛搗饗夜各散退沈既寢又復自聞腸中靈語如初怪而詰之

應曰：天神所墮戒者，革業耳。野狐自有本來面目在，豈得而盡誅耶？今與將軍為約，假舍修行，不出一載，某證果去矣。作是語已，便寂無聲，沈亦無如之何，病免經年，此物突從足拇指末宛轉而出，自尔怪絕，至今無恙。親向祁大武說。

猿奴一

東陽縣某甲兄弟三人，畊田為業，家漸落，日夜怨其祖父無遺悒，不已。忽一夕夢有丈夫鬚髮皓白，策杖而來，告甲云：我是尔家上世祖也。生時處子孫貧，匿積金一窖，藏後園西北角大桑樹下，去地五尺，五板為志，可亟發為封殖計矣。甲既覺，具述所夢，其弟乙丙夢亦如之，然猶未深信。如是連夢者三夕，諸婦曰：何惜小費，不一試驗之乎？甲遂率其諸弟，捕魚剖牲，禱祭土神，以祈多獲。于是大具畚鍤，併力劬地，深至五尺許，果有石板，之下添棺在焉。甲疑金在棺中，因便破棺探視，終揭起，但見一白髯老翁，長丈餘，可二百餘歲人貌，狀若夢中所遇者。欠伸而起，眾各驚喊，仍欲推仆。瘞之，公曰：身是四代祖先，天使再生，為門戶作福耳，實無他惡意也。急走至堂上，以次呼家中大小姓名，歷歷不誤。歎曰：去家數十年，眼前曾至，乃爾許大也。眾不得已，遂羅拜，為飲食起居如故。家有休咎，必先知之，以是敬事如神，罔敢慢者。一日

私謂其孫婦曰：老人中在，足令非新婦伴宿，不得酣眠，莫可次第來，勿怪我也。諸婦明言甚惡之，悉欲各歸母家相避，惶惑未決。所親有識，聞而造焉，皆曰：山鬼伎倆，非狐則犬，可共除也。乃迎六丁道士，逐之道士書符作法，此翁亦書符作法，道士冠劍俱失，狼狽而歸。因相與謀，具牘遣乙奔請于龍虎山張真人，咏此翁已知之矣。瞑目大詔而責曰：吾與尔為祖孫，奈何具詞訐我？豈畏米張法術，亦舉家匿謝，無有翁便于袖中，擲出牘，薰紙墨宛然。且嘆曰：子孫不孝，吾不能久居于此矣。經數日，遇一胡僧持鉢詣門，望見老翁坐堂上，私謂主人曰：君家奴氣甚重，堂上坐者非人，乃千歲白猿精也。三日後，當遣使者來取之。是日老翁神意悽然，中夜遁去，不知所之。過三日，果有二甲士怒馬疾馳，突入門內，搜索不見，歎息凌空而去。永嘉何白所談。

猿奴二

山東某州，忽有一布算術士，皓首龐眉，談人命數奇中，居民張二郎最狡，猶疑其非人。一日折刺邀之于家，潛繫一大絛，炷于胡床脚，用長葉綫，隔壁穿過，既吐定，叙話方洽，竊使人于內取火炷，綫裂，聲如雷，光迸一室，術士遂跳入梁上，復其本形，一白猿精也。數責主人輕薄，令其入內少頃，仍變為人，倉皇出門，其

夜即逸去，莫知所適。

猿妖三

蘇州臨頓路蔣甲開布行，生一女極美，萬曆乙酉春，忽有物從空投下，青布百五十匹，堆積在地，甲妻無故得布大喜，昇店賣之，不孰何物也。爾後此女若神不足者，常見一少年往來，出入多在天花板角，輕如飄風，來就之偶，凡三晝夜而醒，俄頃又擲白布百五十匹，驗其家號，悉是閩門外徽商程氏，新舖中物，莫測所由致也。首尾三年，家驟富，甲後將嫁此女，廣延道流考究，不驗，反被料理，詈言押至，店布亦漸漏失，皆本空矣。甲往揚州迎宋相公，忠雲子善治鬼到家，焚符飛篆，追至新發潘宅子，假山中捉出，是老猿精也。身毛鮮白，胸前猶挂絳繖，香囊籠置東禪寺，熾炭燻之，其心孔凝血如膏，取與女服，下穢水斗餘，病愈，至今存。

馬精

湖廣承天府寶鄉市鎮，有孀婦，姿容頗美，年二十而娶，獨處一室，鄉人罕見其面。又每日亭午時，趨入幃中，臥午後復起，絃向曉便出閉門，室中不容婢子出入，人謂冰玉之操，不是過矣。如是者十五年，所生子亦漸長大，娶妻成立，其子以母獨寢無伴，送一婢服役，堅拒，再四強致之，室是夜有美少年從幃中出，就其婢淫焉。陽道偉岸，游騰如馬騾之形，婢極力捍禦，

獺園 卷一四

不可卒為所私，頃之滅跡，狂奔告于子婦，子婦失殺太息而已。未幾孀婦復媿身生兒，宛然人形，而容狀則象馬也。其子固請殺之，彼少年遂現形來罵，問何故殺弟，弟在，產應平分，所以殺者，恨割其產也。吾必訟之于官，其子亦無奈之何。一日偶言于群從昆弟輩，于是中外一時奮袂爭欲來家驅逐此怪，會孀婦生辰，偽相慶賀，計伺其便除之。當日漸午，孀婦急趨入室，諸子姪尾其後，婦既下鍵，以石拒之，眾因破其扉而闖入，即命設饌于房，婦遽蔽身于幃，子姪移席近床，相次就床而坐，幃中忽濺出馬溺數斗，浸淫面目，沾污衣履，杯盤狼藉，臊臭異常，各各狼狽而散，或言馬屬午，故交接恒于日午，京山李季公說。

驢言

緡雲縣有富翁某，畜一黑驢，慣乘至山莊，甚健捷。一日過浮橋，不肯行，鞭之驢忽作人声而言曰：汝莫苦我，欠汝債若干兩，今日已償足，汝亦將辭世矣。何為更躑躅向山莊去也？富翁大駭而還，此驢入門，便仆地死，其夜翁病熱，三日乃殞，黃崗州言。

牛天錫

鳳陽泗州民家有一怪，自稱姓名曰牛天錫，見其家有好女，竊變形為美少年，宵分月皎，牕牖小開，忽被

隱入閨房與其女百計誘狸誑云身是牛郎卿乃織女共詣人間合為伉儷女輒信之遂隆情好明日執子婿禮事主人甚恭歲餘作怪殊常滅獲有触忤之者怒云我是汝家東床嬌客何得犯我輒欲鞭之于是互相設計陰召術士誦咒用劍擊而斃之應手有殺縮入地發土細驗乃是老牛之膝骨久埋土中而出詐為人矣江陰顧山民吳汴親見其事

豕妖一

萬曆戊戌秋荆州江陵城外沙市僧賣豕豕數頭有洞庭山估客寄宿其鄰舍空宅子下夜半忽聞隔壁隱隱若數人聚語聲聒耳不得眠披衣起坐諦聽之其一曰明年國家有事大軍當過此地矣其一曰西方用兵何關此地只愁日久徵發不免騷擾之因耳其一曰太平日子尚長但吾與卿都不見矣其一曰咄咄今日輪是何人喫伊大刀去因相與愴然歎歎言未既客作咳嗽聲語遂寢俄天將曙忽聞驅豕就屠乃悟隔壁是豬欄中夜刺之皆豕言也宿客慘汗如雨走向主人言狀其明年己亥秋有播苗之亂劉將軍豐都護諸將帥後先引兵過荆州勞瘁積疴借府庫錢糧而去初余聞于海樵山人未敢深信後通渚宮訊王老人與所聞適符按廣古今五行記載隋時渭南人寄宿其家夜中聞二豕對語則豕語自

古有之矣或云豕北方畜也今無故而為禍殆有應

豕妖二

萬曆癸丑六月長洲縣陽城湖玄珠村民夜夢家中所畜豬皆無首怪之開晨起視欄中豬無一有首者且覓食撥草躁擾如故民大怖懼立命殺而食之旬日間一家七口蕩盡吳人周虛館于其鄰目擊斯禍

雞怪

蘇州城東袁觀察長子奉軍住跨塘橋其家一日宰雞就烹在釜中熟矣乃忽跳出釜外昂首長鳴闔門驚怖祈禳懺悔卜云是宅怪後遂徙居城西久之亦無他禍

鼠鼠

近年間有人自無錫縣乘夜船來船中藏鼠數百頭經夜貽擾不得眠遂明抵岸鼠奔如陣訊之隣船皆然余聞其說未信偶過閘門內立于扇行簷下見店人爭取扇匣子列于庭以曝之訊其由答云被無錫老鼠走來匣子幾被噬盡今方去獲安寢某推問不虛並符傳語

黃鼠精

無錫縣龍庭華家氏族甲于江左有宗人某堂中大柱內忽穿二穴常見走出兩矮人可二三寸許主人

人怪之，擇日延道士誦經為厭勝之法，兩矮人復出聽經，遂之則又無跡，命塞其穴，而旁更穿一穴，出入如故。主人治藥弩，令奴張以伺之，既出，斃其一，一疾走去視之，乃雌黃鼠也。少頃忽有矮人百餘輩出，與主人索命，僕從譁諫而走，又少頃復有七八人，以白練蒙首，出堂中慟哭，仍復遂去。久之，聞柱中發鈴鉞聲，眾謂送葬，又久之，聞柱中蕭鼓聲，眾謂鼠中續耦，閉其堂，經月，怪便寂然。

蠶化為美女

遂昌王氏有妾居者，頗以節著。其家芥蚕，數筐未及眠，倏忽不肯食，悉作軒首，欲立狀，髮怪之，適有微疴，頓臥。遂經三晝夜不視，一日啟篋，則化為美女，數十人，容姿嫵媚，紫衣碧裳，端然並立，奔告親鄰，共聚而觀。冉二綠壁凌檐而去，莫敢跡之。後其家亦竟無他也。聞于其宗人黃州牧。

黃楊一官人

長洲縣前有一宅子，數見怪異。主人空而鍵之，醫士陳生欲買而居焉。居後兩三日，忽見空中一物，時向陳牽衣捉臂，陳怒厲聲叱之，奴即以頭戴其所馮藥几，繞室而行，林荐之屬，無故自移，取其藥囊中格子布之于地，交錯累積，悉如算者。陳因持挺逐之，若擊樹枝，然搜其踪跡，疑是中庭黃楊樹梢，已老矣，微

國徽平堂記

之鄰人亦咸謂此黃楊一官人作耗也。君宜速祭，陳素不信幽怪，遂用巨釘貫其上，崇不止，取斧伐去，深之得盤根數尺，膏液淋漓，注地如血，亟焚為薪，宅遂無怪。

項家帳

嘉興項氏書舍中，數有怪異。客卧其下者，夜常聞山呼舞蹈之聲，甚微，起視則一無所見，如是者積月矣。忽一日失火，焚其帳頂，卧客望見朝衣冠而拜跪者數十人，形容長短皆相似，惶遽紛披，一倒入壁角，縫中搜索寂然，不詳何怪。

簾精

近蘇城里中一家，有子角女子，立後門，見賣花人過，呼曰：取花來，其人開簾以蓮草像生花一對，授之。女子曰：少待，我索錢去也。其人久立而伺，寂無蹤，乃負簾而入，呼于室，諸婦女相顧而笑，尋思中外無人買花，窮其跡，忽見厠壁角中豎一簾，已破矣，宛然二花，挿其上，乃知了角女子，即此物所為也。遂還錢立命，取火燔之。

拍板精

萬曆乙巳年間，蘇城船場巷宋氏主人，差使赴京家，數有怪空中常聞拍板聲，如人按曲，然已而作吳語，聲甚清朗，因從人索食，其家博食與之，取次食，盡撤

弄器物紛紜不止隣婦來看者輒呼姓名如是半年矣一日主人歸具白其事主人怒持大棒亂擊之其怪呼曰我是汝家至親何為捶我明日與妻孥遠屋搜索俱無所見因至壞壁角中索得一嫩拍板其上粘飯粒猶在遂命焚之棄灰河中爾但怪絕

宅魔一

常州某大家延一姚江書生為西賓其人少年每總眠即魔主人聞而問先生何故夜魔答云眠去輒夢有美麗女子裸形而來荐枕綢繆不覓失精而寤矣如是者經歲書生竟病瘠以死主人心訝此豈為禍命相宅者未視之發其屋東頭第七椽下鑿出一裸形婦人熾火焚之出血如綫于是遂絕聞于太原徵君

宅魔二

有士人遷入新居夫妻子女時相格鬪家中減獲罕有寧者莫知所由累求禁呪而不能制後遇善相宅者路經其舍入門索鏡攬照乃命梯于堂屋正樑鑿破得木刻男女一雙長五寸餘眉目形骸根相悉具兩手各持頭髮貫作對紐遍齎青紫傷血淋漓方知匠氏行魔蓋之以禍人不知所也遂析薪焚之棄灰河中奉家貼然安好如故

宅魔三

弘正間吳下沉周先生一日往常熟夜宿沈家濱借主人船屋暫寄栖泊眾謂此屋有怪不可居先生曰何害夜靜後微覺有異跡先生起立于船首仰屋大叱一聲忽見梁上墮下小木偶人高三寸許形甚醜猙可憎急藏于巾箱中安寢如故明日入刺主人坐定便推問君家船屋是何匠氏所營其人安在主人曰昔年是某匠造其家相去不遠也趣使奴召至先生呼于靜處出箱中亦偶私示之遂與將婦其人便急走行數十步未達家忽中患而死從是怪絕亦聞于太原徵君

妖術一

嘉靖初年間有李福連弟子江西段簡子使役鬼物坐通變化段後不遵師教廣求姦路羅致貨財旁邑有娼居少婦家富于藏姿容婉媚夫亡踰年悲慕不已一日段携花籃竹簡過其門隔窓謂其婦曰吾嘗入冥見夫君披枷帶鎖苦楚萬狀娘子忍不一濟之乎婦慟而出問何因見夫君段曰鬼者召可立至當令與娘子中夜于隔帷寤語可也其夜張幕設席陳酒食焚紙錢命娼婦先解衣而寢段從隔帷幻出止夫聲音模樣宛然無二與婦言語悲喜恩情如生因求歡好婦撒帷就焉比曉嗚咽而別一時叮嚀在世見人揮金脫罪賄賂公行今來地府亦復如是所焚

假紙錢無益，金銀是我儲之，卿莫吝惜，多將擲置水
缺中，取以資冥拔苦，或得開生路也。婦如其言，明日
汲淨水一缸，置于中庭，出所藏銀錢次第投入，凡投
數十錢，莫不鏗然有聲，榜視都亡見矣。婦遽取缺水
傾覆之，一無所有。從此失段所在，李家怪怖，莫知其
然。既而檀婦家之財復毀，其節術以此遂不神，未幾
入長安。世廟捕而戮之于市，籍沒出金銀二山，並
數成家物也。福達聞之，損足大怒，罵曰：貪財好色之
徒，必罹天譴，往嘗誠奴以謹，密自固，今竟為財色所
迷，宜其殞厥命也。李亦自此絕跡人間矣。段與南昌
人黃企石隣居，黃所傳說。

妖術二

江陰周岐鳳與岫頭錢指揮燦周旋甚厚，而岐鳳淫
妖素善役字之法，往往以幻術醉人。一日館于燦家，
燦新納一妾，年貌兼美，鳳窺見，輒生奸謀。陰令館童
入內索髻絲一縷，銅鏡一面，妾以新來，不知外事，具
如所須。是夜坐于燈下未寢，忽聞窗外呼其小名，不
應，頻呼不已，自覓坐身不定，精神恍惚，若有憑焉。因
奔告燦，令婢使共守之，潛出伺于門扇間，見岐鳳
方被髮按劍持鏡，向臥內而旋繞，口喃喃讀呪文，燦
因厲聲大喝，命左右擒下，痛捶之，逐出境外。明年妖
術敗露，世廟縣圖購募，岐鳳亡命來投燦，乃賦詩

却有一身作客如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之句，慟哭
而去。潛窺還家，其妻不與寢處，曰：萬一有身，何辭以
謝捕者？岐鳳憤恨出門，鬱鬱不樂，卒以客死。高承先
少游燦家具知委曲。

妖術三

姚江有幻術書生，以館為名，慣用妖符呪文，攝誘婦
人，淫者無不中其術。有主人之妻美而潔，燈下忽大
呼，謂其夫曰：妾今夕必出與西嶺諧，偶鄙志不能終
矣。夫大駭，急詣書舍排門而入，見此書生方被髮高
步，執持刀索，繞立于案前作法，忽過主人，惶愧無地，
踉蹌走出，左右不及縛，打棄其書篋而去。董太史其
昌說。

妖術四

又一姚江書生，使其館僮入內，從主母索一絲髮，主
母怪之，便從屋後馬坊中摘取，牡馬尾鬃一根，持與
其人。至夜書符作法，坊中之馬不勝淫怒，掣斷韁勒，
奔號至書舍中，東衝西突，來嚙書生。書生惶遽，便跳
上屋梁，馬亦躍上棟，守牆壁，悉被蹋圮。書生乃穿屋
而下，疾走投井中，終至底，馬亦隨入，尋被嚙死。見者
稱快。董太史說。

石妖一

武林有諸士子，結社讀書山中，牆側有搥衣石一片。

潔澤潤膩人嘗坐之暑月乘涼則士子皆裸程其上為常如是幾歲同舍中有張生者失其名為人頗蕩一夕忽見青衣女子來就之偶綉繆累日時或髣髴見之生初秘而不言後稍泄于同舍同舍咸以為妖夜伺其至衣飄飄有聲群擁入室共持抱之取繩縛急因用劍砍倏然不見所縛者張生衣角耳明日都無所跡惟搗衣石上劍痕在焉便共剗掘其根入地已三四尺矣擊碎取火焚之血出如滿余嘗見一書載陽羨縣小吏吳龔于溪中見五色線石取納床頭至夜化成女子則婦人為石亦能為婦人無不有矣

石妓二

先年武林有少年結伴看春至按察司前久立稠衆之中其下偶停一空檐中有一白石子膩澤可愛疑是壓秤物也少年不覺摩娑入袖夜歸取納床頭忽見一碧衣女子映月而至就之求合捫其體如冰固叩無語少年懼是鬼物急取火視之忽不見矣明夕復至拒之如初衆咸謂此石為祟乃移至他家遂絕後遇玉工出示剖之得白璧為質色非常因獲厚銀

石妓三

吳城中一衣冠家有紀綱夜起如廁忽聞中庭人聲

異常怪之走視靜無所見便倚却庫門兩傍石柱諦聽其中相與語如人聲頃洞不可解徐呼守門者同視之因令舉家共聽尋聲只在石柱中晝則寂然數夜如此後忽絕踰二年主人病瘵死

石馬

蘇州亞字城南盤門外舊多衣冠塚壘不知何墓石馬夜走入城中一夕盤門持劍伺之終行至子城內被落其首怪跡遂絕至今盤門有無首石馬在焉又城西問丘坊巷只有一石馬沉水坎地遂為石馬淹冷水名也者舊相傳坊中有娘墳建廟其六此石馬即墳前物一夕飲水于河為浣婦見而叱之遂止不得返去娘是宋徽宗妃子某氏為金寇追急投于管井以死吳人憐之為卜地築因立廟祀為張指揮家住巷西俗遂呼之曰石馬張又閭門外普庵橋內有壽山庵門踞一石馬僧徒稱是古墓上移來居民思鎮厭之庵所由創始也

金銀精

嘉隆間江陰縣楊舍堡顧叟者先貧嘗磨麵賣之日忽有兩人一黃衣一白衣乘船從下流入堡直詣其家叟詰之云從錫山來偶缺資斧借百錢還船直願質衣以償翁忻然便從店櫃中倒錢數與叟兩人既還船直走入門便撲仆在地錫然有聲叟大駭就

視之乃一金人一銀人也並長四尺餘翁即昇之以入於是驟致巨富二子入皆李游太季遂為楊舍富人或云此金銀二人是古帝王墓中物久而成精怪也

床下狗

萬曆癸丑春平橋戚伯堅家為兒娶婦總入門嘉禮初畢忽見一白狗突走入床下舉家忙迫急取火環視都無所見却後歲餘此婦以怨憤成病而死後家人收其尸忽又見一白狗自床下突走出度跡之復失歷觀古今犬禍甚多未有如斯之異者也甲寅冬伯堅在李雲杜楓橋舟中親說

雞雞鼠

萬曆戊申閏門炭橋下卅戶屈成章家母雞哺雞兩首一雞一鼠無尾駭而棄之其年成章死成章有三子長子爭財夜持杖毆母成章見形燈前手擊其子肋下者三不勝相持格鬪及明而滅停數日子行至尚書坊下銀工姚甲取石擊中其腦而死

海嘯

萬曆甲寅三月廿六江陰縣花涇港口海夜嘯平明漲出一波約六七里許沙上有磚甃街二上堆積太古老錢狼藉數萬居氏男女爭往拾取各得滿手或以衣襟貯之而歸驗其文悉是宋時崇寧通寶錢也

畫牆

萬曆四十二年七月蘇州閩門外下塘西坊濱沈廷華儒醫故族家開米碓其堂屋後逼近內寢以山牆一帶分隔中外牆故矣粉壁湮敗初有三足蟾蜍一頭三角紅如珊瑚綠牆行走看人稠疊竟為持去不知所向俄牆下地如裂狀走出數十人並長六七寸或老或少或好或醜或烏紗絳袍或角巾野服或垂白寡髮魚貫而進從廷華徵命紛紛相就罵曰還我寶來群眾驅逐薄暮忽跳躍四散而隱明日其家新婦晨起梳妝出房忽見故牆上幻出五色彩畫宛然金碧山水一幅也大駭急走報其姑于時親故無不來看明日換青綠山又明日換諸細巧人物故事或染麒麟望月或駕丹鳳朝陽一日一變繪落鮮明姻家吳太學看時適見有兩仙人坐樹下相對圍棋朱逸人與客往觀適見有衣錦嬰兒投少婦衣裾而立時看人以爪觸傷婦頰血出如縷如是累月其家迎羽流符咒多方不能治近來未委如何

袖掌化魚

萬曆十六年吳江縣二十八都書生馮涵載米向蘇州山塘糶膏總入閩門忽覺袖中頗重于常摸之得生人掌鮮白帶血暖氣猶蒸馮怖恐不知所出遽納諸袖心色雙壞復出閩門不索米價而還倉忙解纜

行至尹山塘忽見水面有大白魚躍入舟中躑躅
轉不已人輩合手掩取閉之下鱗良久啟視乃一生
人斃也鮮血淋漓而無手足馮生以此發悸病狂對
人數噉糞穢旬月而殞嘉禾朱九成異其事叙之

紅沙煞

相傳民間嫁娶忌用紅沙曰萬曆初吳興監察御史
顧爾行巡按順天時夜宿某驛亭下霧月朦朧更闌
人寂侍御微服出步于路傍忽見敗牆角中有一朱
衣人長可數十丈自帶已下皆不見傍徨其間左右
皆驚辟易走侍御從容正色而問曰卿為誰是魑魅
罔兩之屬耶朱衣人俯躬言曰某非魑魅罔兩乃紅
沙煞神也前有娶婦者至將不利之幸而過公其災
可免矣言已倏然遂滅俄頃間遙望燈光隱隱有鼓
吹導從之聲股然統驛亭而去侍御還檢篋中五行
書因取年曆校勘其日果紅沙忌也明晨傳教于外
一切嫁娶之家不得用紅沙日侍御在王徵君席上
自說如此

修撰作錄

土煞

無錫浦氏庚戌冬奉襄時祀三煞昇棺者脚折指墜
登舟棺覆于水復損四郎目長洲丁氏考墓祀土煞
死者三十人吳江沈進士家葵山祀雷煞兄弟三人
拜地不起而死二事並忘年月近城東陳秀才乙卯

四月考墓祀太歲官符諸煞午後迴舟爭道舟人婦
格鬪花閣門楊絨鋪已亥年考墓得盤龍地形誤擇
四庚葬之以為天元一氣祀陰府煞死者十五人並
許復初記

冰上花

萬曆戊戌冬南京秦淮河數里皆冰上幻出奇形
異樣花草如桃李梅杏之屬葉幹分明宛與馬生折
枝無二雖結工畫客不能繼其跡為橋上看上如堵
墻終莫得而解矣十餘日乃滅明年京畿大水傷稼
壞屋廬者儒王崇德初家于京目覩斯異

猶園卷之十四終

繪園第十五目錄

妖孽

凶宅一

凶宅二

人妖一

人妖二

人妖三

人妖四

人妖五

人產旱魃

人產夜叉

人產怪物

人產蛇

人產魚

人產銅法馬

人產百兒

人產夜叉二

人產雙鵲

人產十八兒

飛天女夜叉

飛天夜叉

疫鬼

爰居

人疴一

人疴二

人疴三

人產五夜叉

人產蛇二

人產鞦

人產犬

地血一

地血二

妖魅一

妖魅二

妖魅三

妖魅四

妖魅五

妖魅六

妖魅七

獲鹿吟詩人

亳州騎獵人

歐陽氏壁影

後宰門地影

服妖詩識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小說家類

匠識

語識一

語識二

日識

歌識

名識

妖夢

雞籠

龍戰

龍關

龍陣

妖蛟

怪鳥

飛紙

吹被

羊毛瘟

白氣經天

風霾

妄男子

四川災異

黑風

彗星見

大星

夏雪

兩豆

木稼

天鼓

地墳

地血三

地中兒

蟹精

巨人首

妖蛟二

木牛

雨雹

冬雷

怪風

訛言

人變虎

犬登突

雞生兒

豬生象

呱吻共語

豕踞榻

永生人

人變犬

雷擊逆婦變獸

牛食人

疫鬼二

猖鬼敗亡日

繪園第十五目錄終

繪園第十五

妖孽

函完一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誤
宛州尚書郎馬之駁校錄

北京安福榭榭某中貴策相傳其中為魁所宅常多
怪異故居者輒死嘉靖間松江光祿寺丞范公惟正
舍香蘭署秉正據邪聞其宅凶竟僦居之光祿與夫
人同寢所幸姬某氏床在室東南隅其夜月色橫窓
姬大呼云有白鬚老翁長四五尺矣扶一少年登床
可急起家人取火逐之杳無蹤跡明夜復有六七老
翁挾六七少年至光祿命左右持刀迎斫應刃藏匿
或窺其相次入壁角中推索寂寂自爾姬病光祿亦
病、加劇矣其魁數、見形如故中庭有大窾可容
五石漿者無故爆破如飛瓦屑偏燔有夷一日忽見
身衣人數十曹輦一大棺木進臥內競扶光祿入棺
云此中世界甚樂請相公游其中也光祿驚懼計無
所出謂云我算曆尚不應盡與汝曹夙昔無仇何忍
荼毒至是取魁云然則相公竟一受替者可乎時偶
有翦頭女奴至榻前光祿指之此女奴立詣爨下縊
死少頃鬼即奔棺細女奴還視光祿而噫遂去不見
已而光祿病起姬亦無恙後一年遷官轉質宅于同

鄉張兵部仲謙有訊張所居安未答云胡床案几之屬白晝無故統屋自行觸壁乃止夜則交關移出相擊于中庭食器常在空中又投之于地二三小鐵常負一大釜而走殆無寐寤矣未久移寓他所榜于門曰此宅甚凶慎勿卜之不索價而去王徵君甲子年入京目擊斯異

凶宅二

無錫縣蕩口華氏有一室女年方未笄每夜更餘常人矮見長尺許三三兩兩繞床而行竊以告于其父父是夜持劍宿于女床女曰來矣父不之見掘云在此父即手劍斫之乃是一血塊也大如斗明夕見矮人無數自地湧出索命口稱何故無狀殺我阿爺速還命來其怪自一尺長至二三尺高齊屋梁奇形駭狀不可稱論凌晨昇出棺木引僧道儀從千餘人或走或馳或歌或哭鼓鉦之聲沸天又明日華氏報于巡哨官校集軍士百餘人持兵往捕其怪我乘而出亦持戈戟格鬪我兵不戰而去官初不信自往驗之為飛砂所中未及門遽返華氏意所居不祥即日扁之徙去遂免計大謨親見而述云辛亥年間事也

人妖一

崑山縣城外駟馬橋楊木匠家產一子年八歲矣腰腹甚大五毛俱全性穉甚或怒而擊人挾力雄不能

制捫其兩臂堅如鐵也有悍少年數輩抱持之乃不得動驗其陽亦壯偉與丈夫無殊史稱人妖厥是謂妖萬曆庚戌夏六月營將朱桂芳來說

人妖二

江南嘗有赤面獬目白鬚髮矮人傳是社日所生時即爾終不能變是名人妖

人妖三

處州村落有一老嫗鷄皮官髮狀如山積年類百餘歲人耳中藏五穀時呼其子孫用銀窰耳爬出黃白二種粒粒二指米大小麥五色甚繁不竭日可得一升許不測何所從來村人戲呼其兒曰倉耳子

人妖四

數年前蘇城有瞽目小兒不知姓名時可十五六歲用兩手于人家版扉上作搗鼓拍板鳴琴拊瑟敲鐘磬擊之聲口中吹出笙簫篳篥管諸樂聽之皆合五音六律亦能半面笑半面啼如唐時壽安男子與朝野僉載所紀人妖更增異矣

人妖五

萬曆己酉年太原府諸地有人妖異常未幾復有牛妖形狀不一並見邸報

人產早魁

京山李氏第四母舅陳翁家有給使婦人產一旱魁

形如猿猴其頭面上仰眉目口鼻皆向天產下置地能行急趣出門莫知去向家人跡之不及矣相傳早寇乃龍種天恐隨雨其口中故旱毛詩所載不誣也

人產夜叉一

萬曆丙午上方山下編戶陳妻許氏產一夜叉相傳江南民家婦女略有姿首或性多邪淫便為五郎所馮愚而貪者反利其有日漸相安至則出外避之金銀珠翠充物室中其婦女與五郎交合便懷鬼胎生子女如夜叉羅刹之狀頭有肉角遍身作藍澱色啼聲如鷓鴣名曰鬼雞父母急而殺之諱其說于鄰里至市井之家凡有五男者不曰窮五郎則曰富五郎尤可笑異

人產怪物

京山胡考廉官農其弟婦媿身生一怪青面赤髮齒如鯨目如猿身皆靛色產下便椎殺之其家女奴復生一肉團如球囊然盤旋于地刀劍斧鋸椎杵皆不能入火焚之亦不燬後卒棄之野中聞于李博士

人產蛇一

蘇城舊有舉子其婦病症形如黃葉臣藥之功罔奏家有小樓當街婦常凭欄而眺忽一客過其下數日婦不已婦誤為批已也怒告于舉子使人跡之乃是吳與凌漢章舉子曰神匠也急追不可失遂致之家

漢章曰君婦失今不治三日後死矣今袒其胸當心下一鍼之婦便絕倒于地闔家倉惶漢章曰無憂也趣游廁具以待移時果甦呼腹痛甚立產下一蛇頭目手足鱗甲畢備藥鍼乃貫其目因知術之神妙矣

人產魚

萬曆己酉石湖民陳妻許氏產一白魚壬子蘇城吳妻媿身產一金色大鯉魚長四尺許鱗甲燦然其家大駭投諸清泠之澗里人呼其父曰漁翁聞于趙居士宿光

人產銅法馬

萬曆丁未吳縣石湖民陳妻許氏產夜叉白魚後又媿過期不產一日請治平寺行敬僧在家轉經祈福其夕功未畢內呼腹痛急忽產下一蛇訝是何物破而視之乃一秤銅法馬子也舉家大駭權之重十兩視其背有鑄成字樣驗是萬曆二十二年置七字亦甚分明至今尚在章象圭秀才莊居與婦家壁鄰偕同李方逢時親詣其廬傳玩而異之後復以訪於人終不能曉或疑銅精所交或疑五郎所幻未可知

人產百兒

蘇州城東陸太學邦杰司勳公之長子萬曆己酉年間其家人婦產一肉胞而無血破之中裹百餘小兒

皆一二寸許父母俱棄之後亦無他秀才亦茂婿說
人產夜又三

萬曆戊申年蕪州南漳子門戴紅花家小婦連生二
在又父母厭惡驅令遠棄癸丑年玄妙觀前民家婦
產出在父非常醜怪榜而迎之六門眾共辱之然後
殺棄甲寅年閏門外山塘上婦念姓身將產夢神教
往光福山中既至光福依所親家其夜產出一夜必
里婦見而驚走七日母子俱亡

人產雙鵲

華亭縣蕭塘宋氏其家監徐顯之得一乳而舉雙鵲
翠羽啾之俄而繼之飛去後亦無他孝廉懋澄說是
數年前事也

人產十八兒

宋孝廉所親家有手下婢產出肉帶子一條帶上共
懸十八小兒面目形骸無不具備聯絡如綴觀者雲
集其母惧而棄之

飛天女夜叉

萬曆癸丑夏所親王梓庸持古玩入楚中舟經揚子
與數客共載客言歛之黃山近有大姓某氏生一子
風儀秀朗為娶婦于舊家其家相去數十里已無父
母止兄嫂送親薄暮行至中途天漸昏黑新人從車
幃中渴甚求飲伴婆開鎖通漿一甌與之聲未定忽

起怪風一陣沙霧漲天捲倒人輩在地移時方蘇送
親者頭面隨損狼狽迴東時已更餘燈燭撲滅伴婆
舉車幃以手捫摸見新人在幃中裹中端坐如故不
知其非故女為鬼所踞也急命役夫隔村乞火昇車
前行比至門曙色動矣草舍合卷未及定情晨妝畢
即謁見舅姑視之姿媚無比舉家驚羨謂是天人歎
未曾有其夜款識方散夫婦闔戶而寢中宵聞屋中
研礪之聲又聞何處指牙嚼骨父母熟睡亦不暇辯
也比日向午寂無響跡相與撤扉視之則此鬼袒坐
于林散髮裂目噉其子骨肉殆盡餘骸狼藉林褥被
蕭澀血淋漓僅存趾踵而已大小喊噪怨酷無雙遂
巡間復旋風倏起塵石飛揚嘯聲有如霹靂化為異
形而去不知所在矣後兩家訐訟推勘換去之女死
然在山洞中亡恙家人共相質訊其女如睡方起神
形已癡驚云本在新人轎子裡那得至此方知是鬼
所為而此子竟死聞者莫不傷惋世間食人鬼甚多
然黃山之鬼或飛天女夜叉亦按搜神記載東漢建
寧中河內有婦食夫斯亦人奴之先作者也王生不
信狡獪故姓名莫得而詳焉因知唐人小說所記繼
衣婦人蓮花娘子事並非架空之談矣

飛天夜叉

萬曆中吳縣觀察副使馮笈為處州倅時忽有一怪

物長丈餘狀如猛獸色絕白從空躍下突入都市中
掠人而去日以為常群衆大駭莫窮其跡因罷市馮
乃下令懸賞募獲怪物有獄中死囚自負勇力願應
募免罪馮便召令具責仍拘擊代繫放出此囚伺
其往來出入在一石洞竊踪跡之匿身洞門陰令吏
卒十數策持兵仗伏其後見此物騰空如飛將欲入
洞因出袖中四百斤鐵錘擊之似中其腰俄頃仆地
不能動矣急呼伏卒共入捕殺遂獲之驗是飛天夜
叉也趙徵君宦光小苑堂夜說

疫鬼一

湖廣京山縣將氏子在家忽被人引出門見門外數
百小兒着各色絲衫臂高不見俄見地上揮數百小
紅旗上書天下大亂四字將心動俛首諦視之乃丹
舟映日而沒明夜夢至一處所見符同未幾里中疫
病流行將氏家口死者數十人方知是疫鬼所為李
右丞維楨楓橋舟中說

人疴一

萬曆己酉山西太原府兩人共斫而生止一目手足
皆具並是女子數日而死李右丞維楨時為廉訪親
見其事記之

爰居

萬曆丙戌太倉州城內某氏園池中墜一海鳥不能

去翼如垂天之雲群衆不識曹子念至識是爰居州
牧遂下令遣居民供其食日費魚肉數十斤粟數斗
停十餘日衆力不能給謀以毒劑之而死明年即有
大渰民死于饑饉者無算趙徵君宦光說

人疴二

萬曆三十七年蘇州城東牛姑濱上餽工張乙妻姓
身十有四月生一男一女兩身相背夾脊並連手足
各完倫父母殺之懸于玄妙觀中大槐樹頭從風簸
揚數日而盡已下數事並醫師朱一誠日擊傳說

人疴三

萬曆三十七年蘇州閭門外山塘敗船婦石三娘子
產出一男一女對面生兩腹相連陰陽具倫其首髀
猶人而四手四足皆烏形爪黑色長數寸殺而棄之
婦尚在

人產五夜叉

萬曆二十九年十二月蘇州城西中街路撫州顧開
寶石行婦朱氏產出夜叉五人一飛去其四槓殺以
銅鑪盛尸而棄于衢

人產蛇二

萬曆三十四年蘇州城西三城橋王文恪公家有女
奴懷娠過期不產忽產出蛇首人形復縮而入乞匿
家墮胎藥下之

人產歟

萬曆三十八年六月，蘇州閶門外山塘吳副使家人婦產一肉球，取刀剖破，傾出白歟，可三十餘頭，蜿蜒在地，俱而棄之。

人產犬

萬曆三十三年，蘇州浙墅閩沈龍家有女奴，姓身十有五月，產出二犬，一斑色，一純黑色，鄰里無不見之。

地血一

萬曆四十年四月，無錫縣南門侯家市房居民，厨灶地裂，湧出鮮血數斗，鄰里驚聞于縣令，親詣驗之。越明年甲寅，詔言錄興人民奔竄死于道路者不可勝計。

女魁一

蘇州閶門外下塘徐開闔之族，余之妻黨也。嘉靖末年，聞有妻伯家使者某自尹山莊居徵租而還，出門太早，行百餘步，見一黑衣人，後來大呼之曰：「此地不可獨行，我來為君作伴也。」既至，使者面如熟識，不記姓名，便與之俱。時曉霧漲天，前路莫辨，其人每以其所經物導之，或曰溝，或曰嶺，或曰橋，或曰泥淖，或曰水坑，使者幸免顛躓，拍肩把袂，恍惚近城，至盤門釣橋下，使者先登，黑衣人竟不肯上，使者曰：「何故住却？」黑衣人曰：「我不來也，莫要我做個怕：：與老兄看。」

斯頃之間，覺其身長數十丈，目赤如電，吐舌至地，亦數十丈長矣。使者震怖，忽失声仆地而絕。天漸開明，行人見屍卧橋上，識是徐家幹辦，走報其城外典中。集眾視之，則辭冷面黑，口角皆流涎矣。嘆髮多指，俄頃而蘇，具述所見，如坎爾。後蘇城大小人家，遇小兒啼，便止之曰：「怕：：來也。」又常用兩手劈其下，臆赤肉，吐舌以驚小兒，戲曰：「野貓即効此怪為之者。」至今輕薄子弟，微逐平康，相率狡獪，亦多為此態，俗謂之「做鬼臉」。

女魁二

江陰有習禮夏氏家，數見怪。午炊方熟，舉釜看之，飯二斗悉失去，都無遺粒在焉。細視逐粒移置堂內，窻櫺格于眼中，排列甚勻，無一粒重者。家有嬰兒甫襁褓，方在地匍匐，忽然亡失，求之不知處。奔家狼狽，推索既徧，却偃卧于廁版上，垂首下視，狀若欲落而不落。良久乃蘇，是時江陰釣臺湯氏亦有鬼在家，與人言語飲食如常，惟不見形容。至具茶，魁於空中竊罵，奴曰：「我獨不得一甌飲，我不得已傾茶于甌，置之案上，輒空中將去，微聞澌齒聲，一坐咸駭，桔槔在壁，魁率之走，為壞及羊犬之屬，悉攝以納諸甕中，哀祈乃出。後過虎龍山，使者載正一明威錄數百軸，至以黃縑為幘，丹書其文，二氏遂捐貲買錄，各建精廬。」

一區供養之，其魁遂絕案。神仙傳云：天人授張道陵以新出正一明威之法，道陵受之，能治病，于是百姓翕然奉事之，以為師。

妖魁三

常熟縣前陳四房教授里中，有一魁在家經年矣，推牕打戶，曼嘯長歌，撒擲土灰，飛揚瓦石，假作主人言語，宛然無異。百計遣之，不消，但不見其形，而空中飲食談論如故。家僮捧執飲饌，悉為所分，食還置器，當其喜時，容至互相酬對，且佐主人應答，主人不在代為送迎。一日有客來訪，從容謂主人曰：子不語近來如何，主人未及應，魁遽作聲前進曰：索隱行即今在此，聞者顛墮而出。此萬曆辛亥壬子年事也。

妖魁四

齊門外木行潘猷言：十二歲時夏月出門乘涼，與群兒校擲為戲，群兒走散，隨行止。小奴其夜微有新月，忽見路傍榆樹中湧出一人頭，如車輪大，髮如猿獼，牙如虎豹，有三巨目，皆深窅，光若鏡明，直來視猷。時小奴已潛身草積間，屏息流汗，猷四顧無人，遂失聲連叫，羣兒相救，如是數十聲，莫有應者。已獲小奴，率與俱歸，將取床頭佩劍擲之，聚眾秉炬復求其處，已無有矣。猷常話此事于人，戒令夜無行路。

妖魁五

獺園 卷一五

嘉定徐生，少落魄，不事家產，忤容可掬，仰天常吁。一夕獨坐空階，烟淒月黯，四顧幽靚，弔影自憐，家人相顧而謂曰：即君神思一何慘怛！徐生曰：去之，非爾曹所知也。久之聞左膝中隱，有人語，聲大駭，俄而其膝劃然迸裂，亦不覺楚，忽見走出老少美醜，長短肥瘦數十小魁，並二寸許，模樣相次，而奔馳于徐生衣袂間，嗔目鼓鬣，交口煎罵，生益大駭，連呼家人起看，悉眠熟于卧內矣。生問其與君等何仇，而來相困？左膝魁罵曰：冤仇已深，今夕相會，尚能放汝活耶？紛鬧之際，俄又見右膝亦開，仍走出數十小魁，模樣如前，笑而解曰：鄉輩不過欲索田欠耳，何得麤行至此？左膝魁曰：公吾屬五百金，非小事也，安能相放？右膝魁曰：若然，當償吾屬以千金，豈止五百已哉？相與拉擺衣剝，咬噬頭面，徐生顛沛極矣，苦祈之曰：某家無擔石，妻孥不免于飢寒，何處覓千五百金奉償諸公？惟有一死而已。右膝魁曰：君莫尋死路，明日為買紙錢楮鏹，如其數焚之，慎無後期。吾屬且去，眾便應聲而迴，一齊從兩膝間走入，沈顯之友趙昌侯與徐生善，親見斯怪，所在話焉。

妖魁六

蘇城王天井巷孔家，訓蒙為業。萬曆戊申六月十九日，其母夜出裝香，觀世音祝座前，見有一短身材人，

樵中緇衣：皆朱裏先在狴座前作禮：異統座三
 匝母大怪之是夜遂由不去或時：見形在半空中
 高出人頭二尺許談未來禍福休咎時響之間、穀甚
 清朗向人索飲食下筋皆空孔家心有所欲雖難致
 之物輒于空中以囊襍裹之而下人有不正者、而刺
 其非時申孝廉令人產後疾篤、衆匠束手遣使者叩
 之便歎息云、營救之路、窮矣厥後銀錢珠翠皆能運
 致孔家寒素賴以裕饒其持性酒詣門祈禳疾病者
 晝夜不絕嘗問其姓曰姓李問何所人曰江西問何
 年下世曰某年豫章飽李書生平時唾青紫如芥不
 虞橫天游魂無依訴于上帝不理投于有北不受以
 此作地上消搖散人借君家暫託居停耳孔家二即
 始以扶乩召此妖魁後又陰使道士陳鐘禁咒驅之
 法不驗魁從空中歎曰如此負墮何事費却金錢吾
 當取還有頃道士之金復歸首尾半年至臘月廿四
 夜忽云明日玉帝降神更期某且避却其夜去後往
 來漸稀至今未絕

妖魁七

方秀才逢時自言六歲時是萬曆元年初儼居蘇城
 外北濠小宅子有母多病止一舊使老婢六病黃喜
 睡時：呼喚不至每夜常有青衣女奴年可十二三
 來房給使呼之則不應跡之俄復應去其家無人利

其奔走後竟置之不問矣歲以造酒為業其夜蒸餾
 方熟釀工搏餅飼逢時忽聞院櫺外有警效聲而甚
 微已而伸一手至逢時前其手藍澱色指短爪甲纖
 長有赤毛連臂乞分掌中食逢時怖走頃之間院櫺
 外言曰飢甚從小主人索食不得望酒師乞我一團
 黍于是釀工聞言遽以少餅搏與之其手即縮去又
 言曰食甚美恨其少耳釀工詬而叱曰老死魁無厭
 乃爾曰是遂絕復窮其跡杳然或云此餓鬼乞食也

獲鹿吟詩人

獲鹿曹公時聘蘇松觀察使驟遷江南巡撫無幾
 移鎮濟上母太夫人老矣于登賢書當公在濟上時
 其年癸卯大計有所善某布政入覲北征道經獲鹿
 假公空宅以居家口而獨身京師宅有外舍大樓不
 知何年獲鑄布政家館師及滅獲輩咸聚其下宿焉
 時夜未央月色寒皎忽聞樓上有軍士吶喊殺其扁
 以鎖非人所入衆驚覓起視彗然墜下樓板見一人
 從空而降黃巾青衣白腰纏用花繒繳其股手持紅
 旗一面其如今之戲場中所粧哨探之狀蓬轉數回
 朗吟四句其詩曰好記來年杏子肥萬家煙火照晴
 輝風塵滿目長安道回首江南事已非吟畢嗟嘆不
 勝遂上樓去相次而下上者凡九人咸歌詠此詩衆
 乃隨口抄之而粒束五色各別或向布政家人索錢

應曰無或索賂賤又應曰無衆皆疑是綠林將軍也
稱為大王既去呼主家秉燭啟視樓中牖戶甚密周
遭無隙而莫知其來及明倉惶徙居他舍矣時吳人
張去非道經獲鹿還述事狀如此後聞曹公一門相
次淪讎識者于此先兆焉

亳州騎鯨人

死州馬翰林之驥登萬曆庚戌陽甲夫人在家因病
白日坐閣子內忽見屏外有矮人狀如焦僮騎一斑
狸入來問何謂答曰迎夫人至亳州住也倏然不見
無幾病卒其同年韓敬狀元說

歐陽氏壁影

建昌府編戶歐陽氏西閣子壁上時：幻出閨閣簾
櫳種：諸狀中有一女子據狀而坐書清人悄羅幃
半開手姿端妍代所未識嘗着足于膝以邪幅纏之
微作約繚迫秣之態纖悉畢具紅裙宛然看人逼前
則漸移其身映入帷中紫衣碧裳然甚分明久之乃
隱：漸滅少頃都無跡矣歐陽氏懼錮鑄其室後不
知竟如之何鄧溪御史與居鄰近親見其事而說之
也

後率門地影

萬曆甲辰乙巳年間妖書交作告密令興無不搖手
禁足宮中終在相恐數聞怪異殺劫 皇上與 太

子日夜抱頭而泣羽林軍士扈從警蹕者浴鏡數重
至十月十三日 聖母壽誕百官先詣朝天宮習儀
舞蹈之際不覺妖書滿前無不駭愕及趨朝則交戟
上下妖書滿地矣明日 皇上盥漱畢着衣登座其
書忽在袖中心稍：異之遂寢其事不問第戮矯生
市曹以伸三尺而已其時沸傳後率門外沿皇城一
帶墻下地上忽影出城郭山川樹木人物諸狀有鏡
騎數百臨城：上皆豎旗張幟兵衛森嚴隱：與画
圖無異是日天地無塵埃影甚分明觀者如堵移時
漸滅如是者積四五日乃絕跡後亦無他竟不詳所
自也按唐中宗景龍年東京之西四百里官路之地
皆如水影人馬樹木行立其上歷：為影可俯視日
餘乃滅出杜光庭錄異記又高郵州有一寺名講堂
西壁枕道日晚人馬車輿影悉透壁上辰午之時則
無如此二十餘年出酉陽雜俎乃知往昔故已有之
不足為異妖書之兆殆斯驗矣

服妖詩識

張次公獻翼暮年忽改名為殺師輔申公嘗言殺字
類殺非嘉名也後致書于人曰張殺空首又頭戴紅
紗巾身衣木錦袍：上馬菱荷形紅綠相間謂之菱
荷衣余徵其答云昔年遇一方士相某身首有血光
故製此巾服為厭勝之法非有他也又語余云某生

平無一善狀必欲自詣于獄一夕而出子為我言于長洲公曲成吾志無令有阻不然吾且截刃衣間自屠而已余掩耳而走是年甲辰春賦得得一蒂三頭紅芍藥詩手自題箋寄余：怪其中語多不祥有云頭：並處凝愁黛面：開時映舞衣不是歌成三婦艷何緣相傍復相依其秋張公竟為盜所殺同時遇害者七人三婦與焉橫屍曲水草堂前官來驗檢面有刀痕頭皆相並宛是紅藥詩中景益其識矣然一蒂三頭豈花妖之先見者乎

匠識

蘇城玄妙觀舊名天慶在卧龍街東屢火國朝復創之時匠人運斧雲中釘殿西南角椽未畢下有擔人朱皮匠適停擔看之語諸匠人此殿角竟低了也匠人曰方欲借爾頭高去皮匠歸其夜無疾而祖明日匠人便雕刻朱皮匠之形為木偶粧塑于殿角以頭搭着析柱至今在焉近日重新此殿併修朱皮匠故像不廢矣

語識一

蘇州徐中丞源家住杉瀆橋東堂鳩工累石建都憲坊于門窮極壯麗當棹楔未成之日中丞召石匠于庭責其怠緩將杖之已而左右並請乃見釋既成已擇時日豎起其夜石匠竊踐糞穢于柱石之上至五

鼓時及矣役夫畢集視其石已被污壞中丞大怒然不及稽數石匠唱云請問貴人將待洗却而後豎乎為是豎之而後洗也中丞應云豎後即洗吳語謂死曰洗建坊未幾中丞果得疾不起一如答匠之言

語識二

余即林理公文熊閩南人居官操潔而性不能容丁未冬十月從武閩中出昏夜過余草堂秉燭共談茶更輒勿：告別余謂明度何倉忙若是理公曰後霜臺下車以來自春租秋曾無少暇僕每晨起篝燈看曠時：誤着或脫絨纏結不免枉費工夫也余曰然則何時當閒理公曰期不遠矣輪十指云算霜臺以某日行事畢郡縣上計諸僚以某日發大約十一月望可得燕閒當從事左右耳余唯：未幾理公程于吏議遂將母南還發舟之日余送之胥江青楓亭下正十一月十五日也得閒之語于此應矣先是兩年前司理與郡丞徐辰采建議論參差中生嫌隙余嘗稱縫其間竟莫能釋也一日兩人同往朝觀察使臺而出行至戟門外徐以手拍林肩連聲呼而謂曰僕與君一奔同詳官歸去大樂也林聞之愕不自安洒然變色是年冬徐以母報還楚林以論列還閩相去三日又符同歸之言

日識

常熟瞿長公汝稷以尚書履歷官至長瀟都轉運使
尋內擢太僕少卿正四品京堂任子官中妙選也唾
手而得矣緣銓曹注意推擇耳然瞿聞報數日遂卒
于任不及詣京拜官識者知祿仕之由命矣外傳瞿
赴職啟行之辰為日者誤選乃天雲不返日也故家
人隨任者相續喪亡僅存其子護喪南還小說載唐
朝李林甫當國凡除拜必用獨鬼敗亡日莫其不終
故宋進士張居止詩曰偃月堂中獨鬼散水晶簾上
美人來為訖林甫而作也考之陰陽家最多獨鬼敗
亡而獨天雲不返逐月輪四五六日然則趨吉避凶
理固有之不可不信

歌識

閩門賣戲人張甲祖貫軍籍性嗜酒每醉後愛唱
琵琶記中萬點蒼山何處是修竹吾廬三徑日以為
常後滇南戍所來勾張往補伍竟死于戍鎮人葬之
點蒼山下

名識

余先觀察叔父有紀綱之僕曰沈清最善幹辦後遣
其入京渡清河溺水而死今人馮況字即沈字蓋命
名之日已兆其識矣

妖夢

有亡叔夙與贈公兄世揚不睦萬曆己酉年除夜叔

夢與兄兩人相見歡然共至一處見古堂中大金漆
几甚是明淨旁置銅盤高挿銀燭一枝燭下有大端
石硯不知何人先磨墨汁在內硯旁安二草書筆叔
遂與兄兩人各執其一醮硯心濃墨並書毛詩中人
之云亡四字于几上運筆如飛爭先鬪勝不知凡幾
百字頃之盈几皆墨無隙處笑相與閱筆而嘯忽有
二青衣童子從簾下復昇出一几來與前無少差異
兩人乘興又復鬪書四字如初凡換三几墨盡筆秃
燭亦見滅乃止忽聞鐘鼓遂驚寤及明是庚戌歲朝
也叔心怪為不祥以其夢話于子瑛後月餘余過廬
山下聞其說為私誠瑛曰此夢至惡非所宜言爾其
秘之無何兄之子謙益驟發甲宗族親戚無不載
羊酒稱賀余時謂妖夢不踐矣又無何兄病叔亦病
兄以五月十六日亡後終九旬叔卒板蕩之章殆
斯驗矣

雜籠

常熟徐昌祚工部尚書杖之孫也父為典客昌祚由
任子歷官至比部郎中頗不自戴驕鄉里邦君朝
貴咸為側目萬曆己酉年元旦昌祚衣緋腰銀臨祭
家廟將入廟門忽有旋風數陣吹一雞籠如其頭上
左右狼狽脫之冠籍墜失不勝潦倒至秋八月怨家
發其沉姑罪狀大吏將置之磔竟斃于獄按雞者老

酉也。龍者，狂狴之象，果以酉年酉月身亡，家破廟門鐘簾漸生花，鮮安知非尚書之靈先見咎徵以警之乎。閩邑人無不知其事。

龍戰

張廣文曾分教維揚，云嘉靖年間，雨七日而水暴漲，瀕河之地，沉灶產蛙，居民見雨中有黑白二龍，鬪于松樹之杪，林間夜有光如皎月，徐視之，則統樹皆絡珠絲，若稱天羅網，莫可近，乃知龍戰為爭明珠，而蔓延民患不細矣。

龍鬪

萬曆四十年八月，烈風淫雨者浹旬，海虞福山江口，有龍九條鬪于水中，颶作水溢，壞民室廬無數，十一月三十日，龍見震澤。

龍陣

萬曆四十一年七月十三日，胥江龍見，所傷室廬禾稼舟楫不可殫數，有長洲縣諸生金鼎材，其姪婿是梅社頑氏，住盤門內，薪橋弄中，家有小閣，可凭金生獨坐，遙見城下水勢漲高數十丈，舟帆悉在半空中，惟載米缸重僅卷其輪板而去，其小舟點綴如落葉，有沉者，有覆者，有墜于田間者，有墜于他處者，無一得免，細看有青龍二頭，黃龍二頭，垂首下飲于河，鱗甲如鏡，歷歷分明，金生親向其師同學方逢時說。

蛟蛟

萬曆三十九年五月，吳縣西山白馬澗錢尚書墓上出蛟二條，山中水漲，壞田廬人畜無算，王徵君穉登有壽藏，在澗之西，庵曰廣長，跨澗而居者，皆被漂溺，徵君坐松雨樓上，看水勢騰湧如城，人皆巢于樹顛，牀榻案几農車之屬，悉在半空中，浮沉上下，附載其上者，得不死，經數卷，漲痕漸平。

怪鳥

萬曆十五年五月，晝間蘇松嘉禾濱海之地，中夜海嘯湧溢，數十里，聲如迅雷，漂蕩室廬人亡數，皆在夢寐中，死于床下，梁間樹頭屋角，有又無數，流屍暴骨，悉填溝壑，其年歲亦大，禿斗米千錢，菜色相望，先是一年前，海上有大鳥，如鰲鱉之狀，迺若車輪，點額掉尾，空濛中作風雨聲，鼓翼于風濤之際，人咸以為魯東門爰居，識者已預知有以變矣。

飛紙

萬曆近年間，城東祥符寺巷人家，造絳紙為業，染成次第，用長竿曝于中庭，時夏月午後，忽風起，不及守藏，有箋百餘番，皆長丈餘，悉為旋風捲去，略盡，直入穿雲隱，漸沒望之，若餘霞散綺矣，或云天曹取以供案牘之用，按三水小牘，亦載有唐時鉅鹿郡飛紙事焉。

吹被

其年五月廿三日大風，城西晒袖被于月臺上，亦為旋風所捲，吹入雲中，小兒喧傳天公取被。

羊毛瘟

萬曆三十二年，吳中病疫，俗傳為羊毛瘟，民家醬瓶食器中，往往見之，王太學無曲家，日令僮子掃階前地，每早得羊毛半升許，未幾病者瘳，故亦遂絕。

白氣經天

萬曆己酉，內雪臺奏二月初十日夜生白雲氣一道，經天不滅，占之曰：兵起，當有拔城大戰，見邸報。

風霾

己酉三月二十六日，北京昌平鎮懷柔諸縣，申時分忽然颶風大作，陰霾蔽日，白晝晦冥，樹木吹折，屋瓦盡飛，田野禾苗，土沙壓沒，至二十七日戌時方止，見順天撫臣疏中。

妄男子

萬曆己酉二月十一日，北京守衛東華門，忽有披髮瘋顛不知姓名妄男子，在禁城內東廠遺官追擒，此人徑由東華門去，訖欲滅不見，先一復司天臺奏有白氣亘天如匹練，狀占曰：主兵，又數月來，西方稍南一星獨大而光芒四射，識者曰：旄頭，亦兵象也，是歲北虜跳梁，薊門遼海之間，烽火晝驚，人心騷動，以其

應矣，詳見諫官奏疏。

四川災異

萬曆庚戌二月十九日，西川安縣道石城永平五城諸鎮，五鼓後，地大震，數聲，諸將公廨中屋瓦梁木，拉地有聲，如棟突崩，門扉不掩而闔，四境之內，十室九傾，號呼滿天，如是竟日，乃止，閏三月十四日，資縣東城小十字街，西城金帶街兩處，忽有火星飛起，自風發火，東西南北，狂焰四合，延燒廨宇無數，民家總計一千二百八十三戶，明日居人出從城外，用逃回，祿之患，其日復過，江水暴漲，人畜器物悉皆漂沒，城中民免于焦土者，盡為魚矣。又川南道瀘州諸衛，四月中，天地晝晦，山川震動，暴雷怪風，發屋折木，無何而電交下，計撤揭官解教場數十餘處，凡小竹樹旗幟，帷蓋之類，俱飛在雲中，沙塵暗天，咫尺不辨，凡損田麥數千餘頃，而黔江一縣為雷雨漲，江衝城壞，岷蕩蘆瀟野，淪陷不知幾百里也。事見朱御史疏中，未明何詳，豈天怒至是乎。

黑風

萬曆庚寅七月，族姪達道時為山東曹縣令，其日晚衙方理文書，忽有黑風從東南暴至，沙塵暗天，滿堂漆黑，咫尺不相見，強令小胥掖而入，使就寢，至夜半後，脫間忽起紅光，一室洞赤，良久復暗，凌曉風乃息。

外傳發屋折木傷死人畜馬驢不計其數俄而中丞具狀以聞于朝竟莫測何怪

彗星見

萬曆庚戌二月廿六日邸報司天臺奏彗星晝見自午及暮沈光數十丈下入于地

大星

萬曆庚戌七月初四夜更餘蘇城內外咸見有數大星經天或從東亘西或從南絡北光明如晝有移時爛若火樹銀花久之乃滅乘涼人于光中無所不能細及豆花棚上絡緯蟋蟀皆能見之不知是何祥也

夏雪

萬曆十七年大旱夏六月十八夜月中飛雪紛若吹絮攬之皆六出

雨豆

嘉靖三十四年十月廿五日天雨赤豆常熟最多有人拾得一二粒者藏之不變萬曆中吳越間天隕黑雨其點如墨

木稼

萬曆六年冬大雪大水江南人家樹頭簷下皆結冰花玉綴珠聯奇形環狀撼之鏘然有聲非天工之巧不能幻而成也

天鼓

萬曆甲辰乙巳間京城內外咸聞天鼓鳴聲震數百里見邸報

地墳

甲辰乙巳年間北京朝天宮內地忽隆起如墳丁酉秋蕭山縣城內地墳血濺樓角

地血二

萬曆癸丑年六月下旬無錫縣大市橋一帶村落地中出血不信往視鄰家掘地二三尺許皆鮮血道如注高承先壬寅年客于閩為李典化游肩見報長樂縣民家地血數十丈

地中兒

蘇州浙野閑前村落相去里許有太平橋側有一佛廩復有大榆樹可合抱矣離樹四五尺是田畔大路皆剛土畊人忽聞其下作小兒啼因取荷鋤掘之稍深焉得小嬰兒三個長如箸子似新產下狀手足耳目皆歷其倫後觀者漸衆畊人挫殺之鮮血淋漓遂不活矣此萬曆壬子四月間事屈夢龍親過其地而說之

蠶精

吳興弁山中皆嵌空相傳為蠶精所踞常年夏秋出見有白氣上亘于天如素霓之狀所至禾稼傷損數筭居民鳴鑼擊鼓喧沸其下名曰逐蠶

蚊蛟二

新野縣編戶張家平地出蛟，俄頃之間，風雲雷電交集，其穴方圓一席大，爪鬚猙獰，蟠蛇牆上，如有攫擊之狀，家人咸怖走，既出，而空廬摧圮，其牆亦頽，戚伯堅親見之。

巨人首

太倉王奉常次公世懋，家住州前，先年起造堂皇丙舍，工人掘地，鍾下有瓦，得一巨人首，狀如五斗栲栳大，驗是數千歲骷髏，所謂防風之骨，專車信而有焉。戚伯堅說。

木牛

萬曆十三年，山東臨邑縣城南民呂中家木牛見椿樹古根，掘土宛然，頭目角吻，無不克肖。

雨雹

萬曆十三年五月十三日，山東臨邑縣雨雹，盡作男女鳥獸形，見邢太僕伺志。

冬雷

萬曆癸丑冬十二月二十六日立春，先一日夜半子刻，忽有烈風暴雨，震雷閃電，一時交作，霹靂數聲，擊人而死。月駕園千年怪柏，為風吹折，遂明乃定。占者謂冬行夏令，主其國清，至明年甲寅五月果大水，然卒不為雷也。

怪風

萬曆甲寅夏六月十九日，午後怪風倏起，屋瓦震飛，雨下如注，至暮而止，雷擊死不孝子陳甲于泥埭鎮。其明日二十，復有怪風旋空而至，沙塵漲天，咫尺不辨，威勢更猛于前，恍然發屋折木之象。吳城臥龍街宦橋西首古牌坊，被風吹倒，淪碎無存。

訛言

萬曆甲寅夏四月二十五日，常州江陰縣沿海孟河地方一路，夏政圩開甲港魏邨開桃花港數處，盜嘗夜入里殺人，官兵莫救。其日設臺戲賽神，看人逾千，薄暮遇鹽艘數帆，絡繹而來，居民惕于夜警，訛傳倭至，煽惑萬眾奔突，入江陰城，比到城門閉矣，逆浪蹙走，至吳錫縣，竟夜奔馳，投明擁入，老幼男女踏藉死者，不可勝計。宗閭鄰里，拉攏撞搗，至有遺骸棄襪，或拋擲道傍，或投溺水面，傷心慘目，不忍見聞。

人變虎

陝西境內虎災屢起，萬曆三十三年，某縣村落有居民兄弟二人，其兄常得一虎皮，學為跳梁無賴，一日持皮入山，窺于深榛草中，四顧無人，便解衣脫帽，以身蒙皮，虺躍數迴，變形作虎，路逢樵夫紅女，攫而食之，了不為異，食飽後，藏其皮僻處，還復作人，而返其婦。陰察奪動，心頗生疑，窮之不諱，告其弟，鄉兄非人。

類矣恐將相嘆弟聞之不信一白伺其行蹤隨後而
去行空深山幽絕高樹垂陰弟乃登樹候望徘徊之
際果見其兄騰伏翳蒼良久衣皮而出據地一吼搖
頭掉尾跳躑咆哮居然一斑瀾白虎也意甚驚惶乃
徐下樹還具以白于嫂共相憤恥少時虎為人形還
矣婦罵云卿雙目眈眈噉人一何飽耶因爾大慚淚
史眼角斜張身漸起白斑色便豎一脚徑出門去經
數日忽有白斑虎來巡行宅舍號呼數十聲宛是惶
別已疾馳去鄰里忙怕不敢出之時吳人顧都憲其
志巡撫陝西親見府縣申報文書而話于賓客云

犬登突

明華亭相公徐文貞階踐歷日久望重台垣一日家
人請公祭灶公既至爇下舉頭見犬踞突上坐公略
不為動望而揖拜如常祭也焚紙澆酒家人見公怡
然亦不加叱逐此犬徑跳下地顛蹶而死相府積年
無他故也構里包衡說之

雞生兒

華亭縣蕭塘宋舉人家有義孫名善緣畜一母雞脫
下殼中哺出一小兒頭顱面目與人無異啼声呱呱
其家以為怪也棄之河濱數年後緣子陰懷異謀將
不利其主人為同謀者所訐問成大辟於獄

豬生象

萬曆近年間山東張秋民家所養母豬生五象在事
官僚具皆聞見施起邵尔志向宋孝廉懋澄說懋澄
傳向希言說

豕吻其語

直指李公堯民家山東濟寧州萬曆戊戌公以大理
寺丞在告起造堂屋五間屋上初粧豕吻白晝相共
偶語匠工駭而立董太史其昌親見敘之

豕踞榻

直指李公堯民家有五豕並在廳事上踞榻而坐人
驅之不為動經積七八載而李公卒于家亦戊戌年
事董太史其昌說

豕生人

萬曆二十四年七月山東張秋鎮朱聖民家豕生一
子頭面手足皆人形其身猶豕事聞于官殺而瘞之
時治河司空即嘉禾人黃承玄也按京房易妖曰豕
生人頭豕身者邑且亂亡晉成帝咸和六年六月錢
唐民家亦有此異

人變犬

萬曆四十年間長洲縣南鄉陳湖上舍陸允中家畜
一犬且二年餘矣雄勁多力常令守戶亡何為鄰家
愚少張乙竊而烹之乙既沽酒設馘飲噉自若投骨
于地盃盤未空忽狂惑失度豎起兩目向其妻蹲視

作犬言曰、吾負主人租債三百緡、託生其家為犬、三年備果、然後為人、今止少半年債耳、我不負汝、何故殺而食我、今我償欠未了、魂無所依、我死安能令汝獨生也、其妻呵叱、已便作嗥吠聲、咋其妻喉幾斷、頭面俱傷、鄰里咸至救之、亦被齧損、相引而走、直入陸家、伺其所止、壁角敗垣、藁積存焉、踏踐成窟、盤踞而臥、主人就視、若搖尾然、死然犬也、其妻至、則憤死、搏攫終莫敢近之、果經半歲而死、胥門陳大儒傳說

雷擊逆婦變獸

萬曆年間、莆田縣民家三婦、並不孝于姑、震雷擊之一婦、變為牛、一婦變為豕、一婦變為犬、其頭與手猶人、醉皆獸矣、陳舉人為縣時、親見之、後遇莆人至、詢云、牛豕皆死、而犬尚存、曹明府向陳大儒傳說其事。

牛食人

萬曆癸巳、湖洲范祭酒莊、客家牛與人鬪、咋殺其人、食之、其年范公罹于家難。

疫鬼二

東揚民俗、歲除夜、里中男女相聚、叫譟、擊鉦鼓、奔爆竹、喧譁不絕、謂之驅疫、率以為常、時蕭山縣天官尚書魏驥、致政于家、其年椒筵初散、率子孫出步大門、外忽于燈火光中、見有一群藍縷疫鬼、紛然滿路、往來衝突、如投奔狀、尚書笑云、何其鬼怪之多、若此、

逆厲殺以汝等小鬼、今夕且宿吾里中、明日可往西村土豪王家去、言訖、隱、聞嘯聲、左右但見公指畫處、分如與人言、而不覩其形也、至春、西村大疫、凡王姓者皆遺疫、死牙遺無有矣、而尚書所居之境、獨安然、咸以魏公為神明、先是尚書為廣文時、分校某省、鄉場出、赴鹿鳴宴、主司傳命、召神相袁生、少頃即到、主司指而謂曰、此柳莊之子也、令細看、與宴、諸君孰貴而壽、袁生獨詣魏、廣文席前拜手、賀曰、官居一品、壽至百齡、奉座無不掩口、後以鄉科躋八座、年九十八而終、竟如言。

招鬼敗亡日

萬曆辛亥春、吳縣相公存日、申太僕用懋、為兒娶婦、松陵命叢辰家撰日、誤、犯招鬼敗亡、其夜香車鼓樂、列燭成行、自胥門入、逶迤由東首太平橋、迤北而西、經鄰家、預參政宅前、過稠人廣眾、聚觀如堵、參政眷屬亦出看之、其中一女奴無故驚曰、此嘉禮也、奈何使慘服者立車之下、我已又驚曰、爾許逆頭人相隨、車後來也、言未已、群鬼悉擁入、參政宅中、拋棄靴瓦、拉攏屏障、設食祭之、招盤俱、殊此女奴便姿態失常、寢發狂嘔、十餘日、乃甦、是諸招鬼、亦稍減、相公府中、竟平安如故也、許復初說。

猶園卷之十五終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小說家類

猶園第十六目錄

環聞上 已下皆紀事

費太僕夢棘園詩

雞鳴山夜呼

海市

盜偷生

武夷山詩夢

車中女子

小黃旗

梁裂

孔林聞金石發

誤入蛇腹

虎食斗

夢得畫錦堂句

葉和尚

場中魁星

古長人

書生造夢

毛面人

三秀才異夢

環聞下 已下皆紀物

孝陵龜瑞

溫涼指

石作雲霞

石中兔

石中蟹

石中金鯉魚

石中松色水影

石中山川人物駕鸞海馬

醉石

相思石

松化石

白公石

洞庭石公

琥珀影

穴中飛雀

雙紅翠

五色土

錢沙

沙化水精盃

帝女花松

梅梁

鳳皇梁

木甲吹笛人

雙頭牡丹

盆蓮作品字

甘棠樹

杭州四異

大榕樹

桂子

松花園

芍藥

白楓

木蕈

甘露降

芝異

羨火

桂北

雙麟冢

米倉龍

龍藏雞腸

虛有命

異魚

魚鱗屋

井中魚

鼠貯錢

蟲耳

食樞可治蟲

泥丸子治蟲

酒能生蟲

腹蟲有鱗角

湖山二異

宋襄公墓鏡

大勞山鏡

硃砂床

雕工

古磁器

孟河口煙火

兎工球

玉陶令

白玉觥

兩古玉杯

玉魚

玉豬

玉樓臺

瑪瑙簪

梅花琥珀

水銀琥珀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小說家類

石中龍戲

石屏風王維詩意

石屏風元人畫幅

小斫山

銀橋杯

玉歇勝

獅蠻帶

張騫乘槎

竹蟾蜍

繪圖第十六目錄終

繪圖第十六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誤
元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錄

環聞紀事物二環也

費太僕夢棘園詩已下皆紀事環

鉛山太僕少卿費堯年鄉薦之歲夏五月十三夜夢
人賦詩記得八牀明月夜玲瓏之句覺而異之私疏
于壁是秋八月十五夜三場既畢費綴行而共投卷
於監臨官前有御史謂其僚曰頃得中秋佳句一聯
頗不尋常僚曰請誦之御史曰萬里青天秋浩蕩八
牀明月夜玲瓏費聞矍然而出是科放榜果獲雋其
子元祿說之

雞鳴山夜呼

武宗游金陵之雞鳴山江彬在伏甲士劍客之屬將
謀逆而中夜山大呼者三衆軍守衛行在者亦奔散
呼萬壽者三彬氣攝謀遂不行後龍舟渡揚子江其
夜彬復懷利刃鞞中俯身取刃不覺中風蹶然倒地
乃知真人翔運所至有鬼神為之呵護矣

海市

副將謝庭芝建牙東齊親見登萊州海市堂屋三間
甚軒敞果思掩映中垂大珠簾內置一曲几其上
安鵲尾香爐篆烟裊裊有一州角童子擁簪而至次

第掃地畢，乃取香添入爐中，歷：分明，移時乃滅。

盜偷生

蘇州有犯大辟盜某，與伍伯素有識，及接在市曹，將決矣，私祈於伍伯曰：某與君平生交好，君知諸方便，何計脫某於不死乎？伍伯笑而偽應之曰：汝甚易耳，當使老兄脫一桀地去也。及行刑時，伍伯連叱其首曰：去去，勿復顧刀下，而其人不知苦楚，魂神飛出，于稠衆之中，不覺去數千里外，奔突入一大姓家，適主人方出階下，暮撞仆之於地，大小震慄，經數刻，營救始甦，起坐，忽作吳語，引鏡自照，容貌轉少於前，左右擁掖者，嬌妻美妾三四人，屋宇高廣，盜心自念曰：吾何以忽然至此？余喜不自持，稍審其地，乃是廣東南海之某州縣，主人故太學生也，親戚來看，都不識是誰，強勸其土音，應對支吾，然絕不敢談本來面目，如是享用者，首尾十三年，還與婦生一子矣。忽一日，伍伯輪解編戍人之嶺，表偶至其地，盜于市中邂逅之，撲地下拜，感謝甚殷，伍伯茫然不知所謂，言語若深交，而素未相識，後客樵訊姓名，乃大駭，盜使邀過其家，鋪設酒肴，備極豐腆，酒酣，盜乘間問曰：感君再生，真某大恩人也，但不知當時實用何方，便使某得至於此？伍伯曰：汝莫管前頭公案，我雖有口，決不為汝說破也。留連三日，苦話其由，伍伯被纏逼不已，無奈

之何，因婉辭以告之，曰：卿當日市曹之戮，初未嘗免，何不尋思盜默然良久，忽蹶倒而死，家人奔採無及，伍伯遂具述事狀，始卒大小驚慚，若無所措，乃知借屍還魂之說，自古有之，獨此盜以一念之祈，免偷生數千里外，十有三年，生前曾盈，死後細漏，地下主者安在，豈其命絲未絕，冥府不得而制之耶？茲理之所難明者，壬辰春太原中表吳生所說。

武夷山詩夢

蘇州近竹老人袁洪志，三十年前夢游武夷山，題詩石壁云：地僻紅塵遠，人閒白晝長，鳥啼春雨霽，花落野泉香。近竹老人題凡二十五字，其後隨弟觀察使洪愈之官福建，還經武夷山，登絕頂，見石壁上委有此二十五字，宛然手跡，是夢中飛神所題者，老人自異，既歸，一疾不起，沈顛話其事。

車中女子

山東新城王氏家有世德，登科以來，登進士第者二十七人，衣纓之盛，罕有加也，相傳其家始祖王翁少，未有婚，一日天忽大風，埃霧蔽空，白日晝晦，及暮風定，門外忽有輜車一輛，車中坐一女子，烟鬟霧鬢，奉止，端莊衆共驚視，莫敢近者，王翁詣而詰其故，女子曰：父姓初，兒家相距五百里外矣，偶探親而還，不知何由忽然至此，訊之亦未字人，王翁以為天錫之

耦也。又初者起家之徵，遂諧秦晉。今之子孫皆其出，而往年以民部員外郎出訊吳閩名之都者，即初氏雲仍也。親為余述先世事如此。

小黃旗

嘉興祝以幽為吳江令，多異政。時有居民東西二鄰，皆少年且相善，其東鄰夜娶婦，朝出行賈，既去，西鄰徑詣行窺，見房扉尚閉，即突入之，偽為東鄰語言，擁其婦而語曰：天尚未明，我者忘鄉，不忍別耳，復就寢，婦不辨其夫也，欣然交合，任其輕薄，頃之漸曉，匆別去，起視窗中，簪珥之屬蕩盡矣。婦泣語其媿，慚志縊死。母家陳狀于官，証其舅姑殺婦，舅姑亦出論訟，使人通息耗于子，趣棄賈逆婦，既婦遂併執壻到官，祝反覆鞠訊，略無情實，還衙與夫人共慶之。時會天大旱，請雨城隍之神，夫人教祝詣廟焚香，默禱此事。祈神于夢中，開示疑獄，其夜祝遂宿神廟中，夢神降而告曰：明日路上有新雨，小兒可自問之。既竟未審，云何早起拜神，畢行至市中，果遇群兒執旗伐鼓，引龍神而來，祝命吏捕逐群兒，群兒遂走，適道一小黃旗於地，遂令收取，還衙以示夫人。夫人曰：奸婦者是黃旗無疑矣。祝便託以他事，過東鄰境中，謂番夫亭長有民丁戶口冊可送一奉，至既費冊至，按之委有王驥名字，乃傳令某日點役，合境民丁宜集縣門以

候驥亦未知緣由，與諸人聚於庭下，諸人皆應聲而去。最後始詰王驥，訊其居止，與訴鄰止隔一壁，於是慚愧失色，具服其辜。所盜之物咸在，祝令措往其家，檢出贓物，乃置于法，斃之獄中。

梁裂

數年後，又有山陰某乙，是富家子弟，娶婦入門，其兄某甲戲以相賄，謂乙今能進新人房，即輸金一餅。乙曰：易耳，竟不果入，與甲同寢于外舍，其夜忽有男子入婦房，與偶，明日婦聞兄弟相賄之言，大驚，逆知為他人所狎，慚志自縊。母家訐訊，繫甲于獄，榜掠備至，不吐其寔，時為山陰令者趙士諤，吳江人也。推按積時，終不能理，閉閣謝事，求禱于神，貽璽之間，忽聞屋梁木作爆聲，仰視已裂，尋思久之，即從獄所召甲，訊曰：爾家有姓梁人乎？曰：家監掌典是姓梁人也。趙遽命逮至，拷掠承服，蓋其夜潛于廳間，聽知主人戲賄，乃冒入婦房，遂其奸謀耳。趙因寔之重典，後以卓異推擇為吏部郎，二事後先不同，迥相懸合。

孔林聞金石聲

蘇州沙良菴嘉隆間，以歲貢恭選都門，念得補官，近魯地，孔林一謁先聖，以慰仰止之懷，未幾竟獲授曲阜縣丞，初下車，齋三日，而後行禮，方跪拜俯伏，耳中忽聞金石之聲，意謂文廟所奏，拜畢登廟，聞無人為。

時論以為至誠所格，御史為之，誤記碑于澤宮，沙氏代禪臨池，良著有曾孫舜鳳，少年善書，嘗為余言如此。

誤入蛇腹

上虞徐孝廉計偕京師，與一千度同舍，其人貌甚偉，而鱗文遍體，皴如青赤松皮，面有瘡痕，隱起，類三當錢，大狀若癩風者。然徐而察之，步履言笑如故，久之稍推訊，千度具言某家，本西蜀少年，肌體膩潔如美婦人，而性嗜酒，落魄不羈。一日從所親會飲野次，時天色漸暮，歸不及城，便醉臥道傍草積間。夜半宿醒始覺，鼻端細縷有黃牙氣，又似蒙被然，展轉反側，不知身在何所也。已而捫之，微濕，嗅之，腥不可忍，尋思腹間佩有匕首，急抽而割之，得肉一瓣，復嗅之，臊甚，棄去。旋割旋棄，如此者凡數十瓣，漸漏明於，是悉其力以從事，俄而此輩漸廣，頃之如土穴矣。因跣身跳出，視之乃一大蛇也，遂驚仆地。明日家僅消息至，其所見主人與蛇並死于道，奔告鄰里，急昇而歸，稍營救，復甦，而膚間痒不可耐矣。幸遇名醫進刀，圭之劑，得不死。三月而痒止，乃起，則膚草皮色，幾類漆，身豫子，言所不死者，以脚受毒淺也。孝廉每舉其事，話于親昵之中，通宜戒耽齋藜。

虎食斗

獮園 卷一六

吳興山中人家，負山跨澗，而居。虎狼出入，不分晝夜。東村偶負糶蘇，詣村頭，易鹽米，借西村斗，裝而歸。其日天晚，家有六歲小兒，因命持斗還西村，小兒性儇巧，出門望西村行，竟將此斗戴于頭上而去。中途偶遇狂風一陣，頭上之斗，倏失所在，失歸告其父，不知何等。其父明日入山，樵採，忽見黃斑老虎，死于谷口。急呼同伴，持械往視之，喉間一斗在焉。蓋虎性易怒，本欲食兒，不意啣斗，缺望，遂噬其斗，以哽塞喉間，憤激至死，兒之獲免于虎口，非徵天之幸乎。

夢得畫錦堂句

常熟趙學士用賢，林居時，曾遣人持詣閩中，九鯉湖祈夢于九仙神。夢神以歐陽公畫錦堂記中首二句告之，曰：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其人還以白學士。學士喜不自勝，適坐客有秀才李喬新者，忽起而對曰：我朝無出將入相，豈公將拜而不果乎？學士愕然不悅，後起用，超遷至天部侍郎，時方推擇閣臣，凡擬進，御前者七人，而趙與焉。命未下，明日為吳侍御之子鎮伏闕上疏，論許侍御負婚約，改嫁其女，禮部奉勅推勘。學士謝病還鄉，竟不果拜，偶合孝生一時之言。

葉和尚

二十年前有葉和尚者，不知何所人，或云是江南潦

倒書生也行乞吳市，垢面赤腳，狀貌魁梧，逢人但云：「乞我一杯酒。」常於市中扮十八尊羅漢，妍媸老少，無不畢肖。其兩眸踰時不瞬，儼然應真模樣也。觀者歎以為神。扮畢，便索酒飲。罷，復向人取紙墨置地上，盤礴揮毫，寫作水墨蘭竹，妙絕一時。或作狂草，天真爛熳，得懷上人意外巧妙，兼善使禿筆書，每遇氣焰子弟，便拂衣而去。後不知其所終。里人沈顥記其事。

場中魁星

萬曆壬子南畿校士，以八月廿八為終場。五更時見一青面鬼自至公堂，跳出，降：如雷聲。已從榜錄所房前蓬轉而出。後復倚於貢院大門，忽失所在。場屋士子無不驚竄。明年，昆陵周延儒聯發會狀兩元矣。

古長人

長洲縣東二十餘里有陽城湖，相傳陽城是古時一縣，陷沒為湖，其來久矣。漁水於湖水清時，往見其下有街路，疑是此縣之故道也。萬曆十七年大旱，湖濱水涸，見底，忽露出大棺，長可三丈，許破之，見一長人，巨首臥其中，衣皆灰燼糜爛，但存髑髏，巨如車輪，棺上朱漆片色尚鮮明，不知何代墳墓。有石碑二尺許，文字磨滅不可辨。時余讀書漁子沙上，異其事，往觀之。碑尚在土中未出，又一日再往，將磨洗碑文，則民石已毀碎其石，沉之湖心矣。恐為郡縣所知，相與

寢滅其事耳，遂歎息罷還。

書生造夢

閩中林某家近九鯉湖，其年將赴科，彙託其門生數輩入山求夢。林高戒族之數生相與之，他所博戲竟不去，屆期無以報命，乃共設計造成一夢，詣林門而誑曰：「某等為先生籲夢，竟有不吉如何？」林曰：「汝試言。」眾書生曰：「夢至一處山谷，中有龍眼樹甚大，及縛一人其上，就視之，即先生也。連呼不應，於是某等白衣冠而哭於道傍，陡然驚醒，林曰：「此夢大佳，我合當中榜眼，而汝輩皆白衣終身矣。惜哉！是年林鄉試獲雋，明春果擢榜眼及第，而措大數人並落兔無成一。如所造之夢云。」司農尚書郎長樂陳訐謨說此。

毛面人

蘇州皋橋有何氏兄弟二人，世以販漆為業。一日大即與二郎間坐店中，見一長大漢子，其鬚自兩眶下虬然而起，滿面悉被長毛，不見其鼻。二郎大笑謂此人何從下食，大郎便趨出，長揖而進，其人曰：「與君風馬何緣見接？」大郎曰：「見丈人狀貌非常，特欲一敘殷勤，無他意也。」進以雞黍酒脯，其人袖中取出金鈎子一雙，左右分挂其鬚，從容飲噉，無異常人。既畢，謝主人曰：「某萍梗江湖，遊遊上國，落無見知者，荷君兄弟置酒為樂，又執禮最恭，某自慚無異日未知國

因微事堂之
載以事作心怡
與此異耳

報於何地耳自是別去。數年杳無聲迹。後大郎二郎各挾資本往嶺南販漆。既至海上。惡風漂泊。夜為海賊劫至一寨中。兄弟相持而決。自謂不知死所。寨主乃令擗頭認是蘇州何大何二。使下階親釋其縛。大郎潛窺視之。即昔年滿面長毛人也。其人問兄弟何以何此。答云販漆。曰漆不須買。荒寨所餘。開筵設具。強留之。半月贈以金繒無數。因道之漆四十簣滿載。還家入門。與母妻相慶。兄弟各分二十簣。適新郭人來買漆。昇之一簣去。明日五更復來。大郎疑其中有物。覆之。每簣底置二元寶。在內秘而不言。盡出其索。中裝託以他客。悉居二郎之漆。而苦其金。二郎不知也。後稍。賁露。二郎不勝忿爭。求索無厭。大郎便以毒藥醜殺之。二郎之婦訟於官。論大郎抵死。獄已。頃成。無異詞矣。後大郎亦使其婦出訴于御史臺。時邵天民按江南。見大郎婦。始治上色。非人間有也。徑呼至案前。以眉語挑之。夜與指揮張建節謀。張取食籬鑿空其底。坐婦於中。昇而進。駕言於送領給伴御史宿。三夜後。使更男子。夜夜混執。燬者入。無忌憚矣。御史卒釋其夫之罪。而出之。里人皇甫司勳。訪謬淫史。謠云。暫收寶髻與羅裙。結束吳兒兩不分。夜臺中陪御史朝。門外候將軍。指此事也。王徵君於虎丘舟中說之。

三秀才異夢

徐秀才道登於秦淮。逆旅舟中。夢長于寺塔。忽安成五座。皆有異色。朱雲幕。歷其上。見二魁星。如人間所繪者。自塔而下。掖徐同登。既覺。以語同舟友人劉博。博家僮看榜。回云中笑。沈秀才應明。夢老樹上落一大鵲巢於地。沈入而生焉。遂符登科之兆。熊秀才象鑑。亦夢登天。未幾捷第二。

孝陵龜瑞已下皆紀物環

高皇帝開孝陵。劉文成伯溫曰。此地有寶玉氣。鑿其穴。僅可容梓。不宜深尺寸也。上不信其說。故命深之。未二寸許。得小白九枚。皆從坎中飛出。而去力士以牙杖撲其一。墜地化為美玉。至今函以朱匣供寢廟前。亡兄世揚為太學生時。親後守陵中。貴人索看。中貴人云。昔有築陵將作。偶劇地。忽見金龜徑三寸許者。游息地中。獲之。共得十三枚。急取出置掌上。猶能運動。頃之化為石矣。聖祖急命祀而匣之于廟。中外臣工交慶。咸謂天錫之瑞焉。明日啟視。又失其十二。今寢廟香案前貯供者。即所存石龜之一也。其說與余所聞小異。

溫涼指

京師某中官。藏有寶石一條。長如指。大如日。溫涼指。以酒兩罌。試之。投於寒酒中。則熱。投于熱酒中。則寒。

因其傍微有破損痕以非全坑遂不敢供御用黃州收記其事

石作雲霞

有方士持二寶石一紅一白欲售千金試之水盆中先投白者則水面上冉冉浮出白雲其氣如烟頃更以紅者投之滿盤中泛作紅霞激灑矣不測是何琛異

石中兔

福清縣鄉村化南里中有童子入一石洞中有石無故自動持歸鑿開見一白兔在焉取視乃活者置之能走數步有頃僵化為見風也漸如石而後化成閩人何壁所說

石中鱗

平昌黃家營室於文里山下遇一石礎可高二三寸工不忍鋸欲截其柱轉之主人曰寧斷石而薄無斷木而短趣令工鋸焉鋸開則中有一玉鱗走出不知所之而石之上下宛然具鱗形在其理難曉按華州金華山有朽石又如龜核蘆根蛇蟹之類皆有成石者其地亦有之物不足深怪又云石蟹之類蛇蟄未化恐

石中金鯉魚

平昌黃家初卜文里山新居相其地在山之麓約二十餘畝鑿之皆五色土土細如粉絕無砂石深之得

一石板長三尺許彷彿如玉圭形近石異之發其下有泉一勺泉中養金色鯉魚一頭長不踰尺忽躍而起鱗甲爛然涓涓之流亦僅及其脊耳眾以為祥欣

然定宅及堂成主人名之曰瑞鯉宅其中央即魚所窟處也未久魚亦化去不知所在趙石勒時途中有

勒命斷之有魚羊之文唐杜綰割石鎮紙由得寸小魚五代陶穀後李隨手碎之得魚二三是有是事而無是理者以古鏡今何豈怪哉

石中松色水影

見一扇墜不知何石中有古松夭矯翠色隱起而松根有水一池顛倒之水皆含飛動勢黃禹州記楊百隆言

石中山川人物鴛鴦海馬

平昌黃左鄉兄弟葬其先人于江山縣之尹壑里鑿穴僅二尺餘纍纍皆鴛子石石之中有山川人物其族人黃州牧九野所親見為一石中有緋棠碧衣人一石中有朝衣冠而執笏拱立者一石中有紅鴛鴦一對顧影自憐羽毛如縷一石中有海馬二匹踈蹠怒濤中宛具奔逸絕塵之勢如此石卵數十櫛而後見土乃成窠穴故知山林阜壤之間何所不有昔白樂天嘗以石中物問胡僧胡僧云此皆空劫時石其質未成物混其中火盡生風而後成石遂孕其中無足怪者乃知石木諸異皆空劫中事也此論最大

醉石

程君某好畜奇石因以醉石署其齋一石質理瑩澤如玉上有老猿手攀古松根而以一足挂下濯于滄浪其松蒼色其猿白色一石洞亦下有大海日出其中三人相倚而觀之彷彿金支翠旂其人衣飾各別而質理奇峻色微碧一石至白虎斑斕踞其上尾若動搖齋中又有瑪瑙綠赤霞紋諸石磷磷滿床不可校數黃九鼎親見之

相思石

此石如石乃海螺海上碎石片如杏仁瓣取一雙後先投路中浮而不沉相偎成偶人故離之須臾復作合共名曰相思石黃翁嘗出以贈余

松花石

浙江布政使後樂亭前西偏有松花石龍鱗隱起如生枝榦與枯松無異捫之乃知是石辛亥冬吳左丞用先邀譙典陳祿費元祿秉燭同觀錄異記載蘇州永康縣山亭中

有松化石

白公石

白居易為蘇州刺史得太湖奇石賦詩美之劉禹錫李紳同和石不甚高而肉好勻停質韻兼美流轉到張氏曲水草堂中相傳張燕翼載石進蛇門內不滯遠運者方疲於役其在驟雨通宵及明水漲三尺許

石船已抵岍矣人以為有神助焉楚人江盈科合長洲時賦白公石歌刻于壁今廢

洞庭石公

西洞庭有石公山一岍一石類偃僕丈人狀山所以名呼石公則應石公如人共語然稍遠則應近之及不應此理之不可解者拾聞紀載南岳岍嶽嶺南州商河縣丹溪並有響石岍笑

琥珀影

平生所見琥珀最多惟三者尤異一琥珀置文几上其質理色澤與尋常無二遇天放晴映日而照則其中儼然一鍾離仙人像在鬚眉衣飾樹葉葫蘆之屬種之精細分明時吳人客于燕京所誦賈胡見而傳玩請以重價購吳人不欲也一琥珀中有白宦形羽毛如雲玄尾朱頂若舞罷而凝立狀客塚以為扇墜觀者無不稱奇一琥珀中有吹笛仙女腰繫花籃貯蟠桃花實窮極雅雅雖畫工莫能繼色為余往從一金閣少年手中傳玩愛而樣之以他長物與易俄而失去不知落何處矣案神農書松脂入地千歲而成茯苓茯苓千歲而成琥珀意是窮佳絕壑之中仙人野窟時相往來琥珀方孕精毓秀其下過有所見則而象之融結成形故多幻異天地間理應如此其在木石亦然曷駭乎

穴中飛鶴

山陰人高鶴甲午解元其祖葬時形家點穴約極地不得過四尺衆不聽深之得石板啟為忽有一白雀飛鳴而去既葬形家曰違吾言發科在六十年後矣後果六十年其歲以葬地之日時生一子曰名曰雀後發解與先司馬同榜進士司理吳中

雙紅鼠

建寧舉子黃應槐嘗為人言其曾祖貧而好客一日大雪江石堪輿過其家止之宿款遇甚洽語次方欲擇地葬親此人感激思得覓一吉地相報後經義冢山下過堪輿忽蹶而仆地家人救甦嘆曰此地却奇必發科第無疑然其下有生氣若取葬穴不得過二尺也後待其人不至復命他堪輿開穴竟過二尺掘之有小石竄下得紅鼠一雙初鼠目矇未視後漸能開竟濕去無可訖矣葬後亦無他四世而應槐始舉于鄉

五色土

平昌黃家新居在文里山下方可二十畝其中土皆紫泥也又有黃如蠟色者白如雪可為粉者蒼如麩鹿文者碧如玉屑者翠如空青者青如靛可作墨者紅如丹砂者種不同而質更澤膩其家墻壁悉取紫泥壘之吾吳下近來用紫花布色泥塗壁益取山

黃泥與細灰三七方和合而成不及江夏天然所謂瑞鯉之異即其地矣

鍊沙

王家穿園先家有山地一區每遇大風過則其土結為鍊沙使數十人掃簸之一度可得百石以鬻于市益世藉其利非一日矣王公山西陽城人也

沙水化精鹽

蘆出產各不同有煮海潮而成者有晒海水而成者有蘆池有蘆井山陰王文端公家每遇大風刮起沙泥澄之皆水精鹽也

帝女化松

西北山中有白松相傳為黃帝之女所化黃高州以問楊百隆百隆曰西邊多松葉翠而身碧然與帝女所化枝葉株幹俱白者又少異矣

梅梁

會稽縣禹廟中有梅梁其上老梅一枝是木理中生成者槎牙盤屈若鍊若畫每天將陰雨則枝骨中水出青苔鱗鱗以為常而木不腐爛斯為奇矣

鳳皇梁

慶州遂昌縣學宮十年前燬於火縣議將新功將成矣而明倫堂後穿梁一根不損若無巨木或言孫秀才家山中有老杉適可為梁令遣吏致值三金命工

師伐取，伐後，鋸而分之，中有朱鳳一隻，在焉，首尾貫于木杪，苞米燦然，毛分縷悉，世之刻畫者莫能及也。惜其尾為工師所斲，減却一二寸，不見其綽約之勢耳。至今猶在。

木中吹笛人

會昌中，舍元殿壞，斲屋縣百尺，異木中藏十年巨蟻，鋸之，殷然血流。山陰禹廟，梅梁，遂昌縣，李鳳皇，梁皆不足異最奇者。宋元間小說載桂州僻境有林木，蒼鬱數十里，每月滿之夜，笛聲發於林中，甚清遠，後有人尋，散自一老栢樹中出，伐取為枕，如期而發，凡數年，家人欲窮其怪，命工鋸視之，但見木之文理，有一人月下吹笛之像，雖善畫者莫能名狀焉。其夜絕響。

雙頭牡丹

豫章胡生善候氣，一日過平昌城北，吳氏宅，謂公家瑞氣甚，玉貴徵不遠矣。吳氏子喜不自勝，明年欄中牡丹果發雙頭，益喜之。又明年而以訟鬻其宅，轉售項氏，項氏故居遭火，遂徙為二子，連發科第于此宅。

盆蓮作品字

黃禹州言楊百隆家，盆中值蓮花一株，本單枝也，三年不開，一夕開而並頭，瓣中有品字。

甘棠樹

甘棠樹今在河南府陝州治東，其地有伯憩祠，棠樹

枝葉無存，僅老幹一枝，高約三丈餘，其色如鐵，紋理堅密，相傳歷代有帝王與，則發新枝，戎高皇帝起兵之年，曾發頂上一枝。

杭州四異

有紀物異凡四種，而不及杭州。天下桂花皆無子，獨杭州桂花有子，余常于貢院中拾得數枚，翠而香可愛，乃知宋學士桂子月落中之句，非漫筆也。天下菊花皆不落，獨杭州菊花有落英，益徵騷經為身錄。又西湖之上，遊遭皆綠楊掩映，夏月如青帷中行，而晝絕無蠶，夜亦少蚊，故世謂斯湖為明全矣。

大榕樹

廣西會城中有大榕樹一株，上造閣，壯穆廟，其地寬可三畝，下環石為洞門，可容高車官騎，往來其間，絡繹不絕。

桂子

黃陝州家於平閭門外，有小池，其先君子植桂樹環之，歲結子如小棗，而色翠，掃之可得數升，故先謂桂粒可種，之三年始萌，甲後黃君試之，果然。

松花菌

菌似釘蓋者曰菌，為類至繁，獨西湖諸山中有松花菌一種，最佳，色紅潔可愛，味更鮮美，九月間生，其年山中松花盛，地即產菌，蓋芬芳鬱積于地下者，一遇

秋雨其蒸輒蒸而有回風處更多不可得耳余憶數年前與僧行九溪十八澗中共摘而食見者無不驚走今久不知此味矣俗名胭脂蕈

蒟蒻

草食之物曰蒟蒻狀類南星葉剛而色殷結於根上如碩果摘之用新瓦磨其汁釜中煮之即凝成膏瑩滑清美消痰之上藥也此物性畏瘴人以爪爬搔其枝則葉自舞黃禹州家有之

白楓

台州有白楓樹身葉俱碧風拂之迴翔如雪

木蕈

浙人言山中有木名拍昔伐其根同斧碎折之如鱗皴然三年後亦腐生蕈而不盡在木凡雪霰所薄之地一叢一蕈或在地或在葉或凝于山阿高下數十丈俱成蕈矣余又聞閩人言蕈生最易凡陰崖雪壑中有老樹株樛用滂池之水灌之三日後累蕈叢生其上矣摘而食之又灌如初空三度後乃始曝乾作香蕈蓋蕈之最下者與三年之說不同

甘露降

萬曆壬寅冬九月內紹興蕭山縣有甘露降于冠山松樹林漫數里遍樹如雪民居採而食之其氣芬其味甘耀日舞風十餘日乃止

芝異

吳縣殿學申公時行及第時其堂前一柱忽生瑞芝觀察使劉弘道驟捷之秋園中產子母芝常熟陸封君父為泉州郡丞有二子崇禮問禮後先成戊戌甲辰進士其年堂屋柱上產五色芝經月乃萎壬子秋南濠徐文衡家忽有芝生于糖簫上未幾捷至城西熊秉鑑家門樓上忽生絳芝摘下浮水盎中盎水洞赤是科領薦第二

蔗火

常州武進縣將孝字惟忠應試南都未捷之前一日其父置酒留客酒酣相共啜蔗座人擲查于地軌使燬然火起青綠有光再擲六如之眾咸驚視少頃捷至

桂兆

熊秉鑑秀才別駕之孫余昔嘗與別駕會飲知其人長者壬子秋秉鑑家有老桂六十年矣其花本黃色是歲忽變為丹徐道登秀才家住長洲葑門之外村落辛亥除夜中庭桂花盛開有白鼠常游走其下家人跡之不及是秋報捷者至見而擊死之兩人並聯捷

雙麟冢

閩人王郡公應麟守鎮江廉介自持民家牛將生子

走匿山中，吼如雷，既產視之，麟也。祥光燭天，如火烈焰，所過之地，廬舍俱焚，眾怒，因裝之，昇而獻諸公。嘆息而瘞之，其明年是牛復產麟，又為人所擊死，公令復瘞于前處，因題其塚曰雙麟，在今北固山下，而王公名應麟，瑞之偶協若此。

米倉龍

閩西戚曉劉氏，未遇時，米倉中有物類大蛇，而有四足，鱗甲如鏡，長僅四尺許，家人莫敢近焉。後漸長至五六尺，一日風雨中化去，未幾而西宮應聘，說者謂為倉龍之祥矣。

龍藏雞腸

吳興某鄉有村媪，畜一伏雌于床下，為霹靂所擊，雞死，庭中媪之子以食雷擊之物，令人膽壯，持刀後門，燔治之，門外有小菱蕩，釜刀一下，光怪燭天，忽見小青蛇從雞腸中出，蜿蜒入水，總離二丈許，地祇空火，焰復震一散霹靂，蒼龍上騰于天矣。箏絃指甲種，皆龍教，密視之，益不足奇。

鹿有命

有一典善謔星術，嘗與曹偶候太守出堂，適堂上鹿乳一子，其曹偶戲之曰：君善看命，何不為此小鹿試布算之？其時守猶未出，典遂按年月日時支干，戲成一八字款曰：賴是禽獸，不足憑耳。若生人值此，不出

三日，犯水厄，死矣。眾笑而罷。越三日，小鹿失脚堂下井中而死。

異魚

南海人常從城上望見海中推出黑山一座，高數千尺，相去十餘里，便知為大魚矣。此魚偶困而失水，蜿蜒海島，星居者數百餘人，咸來分割其脂為膏，經月不盡。又有貪取魚目為燈，相與攀援，騰踏而上，其目大可數石，計與能取，失足溺死于中者，同時七人，乃山王徵君釋登言。

魚鱗屋

楚辭有魚鱗結屋，讀者或以為騷人引喻之辭，未敢遽信。先年武進縣令，忘其姓名，是閩海人，嘗詣一士大夫家，見中庭醬甌所覆者何物，問為士大夫曰：竹葉所織成也。便推問父母仙鄉，亦有之乎？縣令曰：敝處只一小魚鱗為之耳。士大夫驚謂曰：魚鱗有若此大者乎？縣令曰：其大者可結為亭子，斲其骨作柱，以支之，居然屋也。乃知萬斛舟，千人帳，南北兩不相信，止怪其爾如斯之類，可以審推。亦王徵君言。

井中魚

希言舊居城北種花池上，是顧氏外舍，入門有巨井，在檐下，井中時有水溢，浮出金色大珠魚，長徑尺許，俯而取之，輒引去，少時復來，居四年餘，僅于時：下

闕或用鈎餌探入終不可得或云此井通妻子江也

暈嘶錢

通州孫秀才母死家貧無以哀大吏方在憂戚中忽一夜有大鼠十餘輩嘶錢數貫置其床下而去遂獲助勑人以為孝感所致云

蟲耳

城東馮時中業小兒醫少年時耳中飛入一虫百方灌治終不能遣後或朝出暮還或睡中飛去寤後乃返久之驅逐晏菜亦漸相安後享年八十而終

食櫃可治蟲

丁午侯少年生寸白虫友人勸食櫃子每多數枚食可三四斤後一日腹中忽作大痛洞下如指大者一虫長丈有半餘細者如麴縷成結又下無數宿疾遂除

泥丸子治蟲

有人患腹楚從市中乞方士泥丸子水磨服之吐出羣色虫一尾長尺餘細鱗巨目衆皆見之病從此差

酒能生蟲

賈人程甲嗜酒縱飲遂病瘵一日通齋痒難忍醫用藥汗之汗皆黃水又處一貼下劑所下悉細寸虫投之水中如小蠶如蟻子者不下數十萬如此下者數度痔瘡乃除臣云少不治且發麻風矣

腹蟲有鱗角

盧恭將分署盤石其夫人病如瘵而色萎黃加劇矣地僻無醫思有方士遺紅白丸子試與之服後腹作楚下虫大者百頭悉有鱗角背綠腹紅雙眸炯然小者數頭未成鱗角而向蠕動矣自是疾除後與恭將偕老並黃州牧九野所記

湖山二異

閩門外女墳湖中俗名沙獨無蚊南距釣橋北接因城湖俗誤陰澄其地即不然矣虎丘山延袤數里外獨無蠶土人云有甘草生其地能辟蠶毒然不識何者是甘草

宋襄公墓鏡

山陰陳半刺在宿州時有盜發郊外宋襄公墓得舊鏡一枚黑漆古奇文異質莫可名狀半刺藏珍後以置交際簾篋中為一粵西貴人所愛

大勞山鏡

山陰祝良柱家近一小山坎頭數年來時有紅光燭天後戊申歲大勞山坎徙出溪上鄰人見水面奇光循之而得一舊鏡亦黑漆古背後鑄成麟鳳龜龍之象至今良柱之弟收藏

硃砂林

希言舊藏有硃砂林一座色如榴房乍裂純是硃砂

文粹作人

而微露砂石痕名曰丹山映雪不知落誰手矣後見徐郡倅家一塊則長徑寸許赭色奪目可愛近見范參議齋頭生銀一片則硃砂歲久而化者金燦霞流亦奇物也千歲成金之說豈不信然唐僧故然有題盧明府道室詩砂床不遺世人聞李黃皇言光明砂生雪林之上謂此矣

雕工

吳中雕工凡數十家余所見者有陸子雲一名小賀今有碩師雲之子小碩名未詳沈其材子宗彞字子序兩人並有巧思皆名工也其所刻檀梨烏木象齒犀角以為色盃器諸器極精巧有得心應手之妙矣此不足奇也曾見沈生利挑核作小舸子大可二寸許蓬檣舵櫓絳索莫不悉具一人岸帽卸衣盤礴于船頭啣杯自若一人脫帆袒卧舸頭橫笛而吹其傍有覆笠一人蹲于船尾相對風爐扇火溫酒作狀舵不行狀舸中壺觴釘案左右皆格于眼窓玲瓏相望忌楫兩邊有春帖子一聯是好風能自生明月不須期十字其人物之細眉髮机核無不歷歷分明又曾見一橄欖花籃是小章所造也形製精工絲縷若柝其蓋可開合上有提當孔之中穿條與真者無異又曾見小碩雕一胡龜殼色摩刷作橘皮文光澤可鑑揭開中間有象牙壁門雙扇復啟視之則紅

勾欄內安紫檀床一張羅幃小開男女秘戲其中眉目疑画形辭畢露宛如人間橫陳之狀施閑發机皆能搖動如生雖古棘刺木猴無過此巧豈物之妖者乎沈生又取挑核刻作競渡龍爪牙鱗鬣狀欲飛舉龍口啣夜光珠一人執小旗立于龍首一人荷關刀立于龍尾兩旁據舷而坐者各四人細漿輕楫運動如駛其舟像水中行也又于蒲桃殼上鏤出草橋驚夢一段屋宇人物精絕無倫間以疎柳藏鴉柴門臥犬悠然夜景亦思致之最妙者又用橄欖核上雕碧雲天一段描寫出圍夫持鞭整鞮崔張兩人作徘徊顧盼之態奇幻出於意表矣其景即車兒投東馬兒向西兩句也又用文犀雕百花籃為酒杯種：花草具備工緻尤極又橄欖核上鏤出貢寶波斯四人賽菓捲髮襖子兩襠形飾無不畢肖焉如斯之妙能於燈月下成之皆若自然巧奪造化二子之技今古罕儔

古磁器

閩洛周齊間有人畊地常掘出古磁器括捲錠柎之屬千形萬變並是絲綉男女秘戲之狀耆老相傳是五胡亂華時元魏北齊懼其地有王氣瘞此為厭勝之具皆供御物非民間造也若上吳徵君夢賜家藏有古磁杯一隻直是婦人坤戶形如偃月纖悉具倫

物之收者信有之焉、

孟河口煙火

萬曆乙酉春吳人陳旃因訪舊金陵還經孟河口夜
繫缸月色中鄰缸是新都大賈曾許江神酬願造大
煙火一架累月而成費數百金衆不知其奇也相共
聚觀其所構架悉用檣竿豎起初點藥綫徐吐出金
菊芙蓉四季百花吐果復放小紙爆及流星賽月明
之屬俄而現出樓閣亭臺之狀挂下大珠簾逡巡有
兩人捲起次第粧出戲劇虎牢關斬貂蟻蟠桃會十
二寡婦征西雪夜訪趙普伯魚泣杖楊妃舞翠盤若
此等總百餘勢皆如生無異看至夜半呈技將果最
後發霹靂一聲忽墜一大珠于江躍出五采金龍一
條追逐此珠掠于水面而去鱗甲燦然波濤震沸於
是咸駭其神自有火樹銀花已來無過此麗也

鬼工球

華亭宋維簡先生坤所藏多奇琛異寶其孫孝廉懋
澄為兒時嘗見有鬼工球者形類一大胡毳而文質
理宛然相似揭開其中重疊如殼相包宮室人物器
玩服飾戲具一切人間有形之物纖悉具備位置巧
密宛轉自然驗諸史傳皆所未有詳其命名則知西
域鬼工之所作也先生物後不知所在

玉陶全

宋維簡先生又藏有白玉陶全像高可徑尺瑩澤無
瑕是採菊東籬下詩句柴桑公着葛巾幅衣眉目鬚
髮衣褶種種精細通身白玉鑲成惟手中所把之菊
葉綠花紅綠如瓜皮紅如血點顏色精彩超于世表
亦希代之寶也莫知為何工所製懋澄兒時見之

白玉甃

秀水縣項墨池家宝器充積不計其數而最奇古者
白玉甃是漢代物色勝脂肪光照一室其形如棠三
足有蓋上並刻鬼面旁有環為當內好停勻滿身絕
細以蚕紋為楚人夏崇謙以千金買之而去

兩古玉杯

李都御史古玉杯有兩仙人作把手衣褶皆是樹葉
繩結非今所製其足如砥滿身文藻又若雙魚之狀
大可當季雅玉質雖不甚瑩潔而古色逼人細紋琢
法精工是三代間物價直二千又一古方玉杯如盤
大碾法尤精純是朱綠侵蝕翡翠丹砂斑斑點點其
色美于脂肪然說是漢器其值亦不倫矣二物並徐
長君傳玩命余志焉

玉魚

武林張觀察振先奉 旨籍沒江陵得三玉魚一紅
色一黃色一白色貯之水盂中並能自然浮沈相序
而戲有魚貫之象焉後燬于火亡存其有宋板書一

船脫帆塘柁，舳遭覆沒，淪于水中，無一紙存者。

玉豬

曾見太原徵君家藏玉豬，長近五六寸，高半指，大滿身毛色，並作煙霧氤氳，鏤法精工，玉質蒼潤，皆絕品也。十五年前，與趙居士宦光同過松院見之，是日出古玉玩一小箱，不下數十種，未能盡記，如此奇者亦不多得。

玉樓臺

長安有知名老玉工，失其姓名，平生止造奇玩二種，巧奪造化，其一已入大內矣。其一是玉樓臺，提起絲繩，中有樓臺樹閣，數層，東西南北，通為四牕，玲瓏相望，鉤欄網綴，繡拱珠簾，輝映耀日，每間上有仙人美女，机閑運動，行走自然，其具如芙蓉宝璫，闔之則一方羊脂玉也。雖鏤之工，窮奇極妙，姚江鍾都憲公子出二千金購得之，歸路為盜所劫，絕妙尤物，遂落倭羅巢穴中。

瑪瑙簪

內家一長瑪瑙簪，中有角巾仙人在焉，立簪席上，而此仙人旋轉不定，後嫌太長，命工稍截其足，仙人遂止不動。徐卿麟談。

梅花琥珀

昔嘗見江南豪貴家藏一琥珀，中有半開梅一枝，其

疎影橫斜之致，如人鑲成。

水銀琥珀

有一琥珀，照見無數水銀搖蕩其中，有聲汨汨然，斯則流注于松柏根而相融結者，理或然歟。

石中龍戲

梁溪周雲來藏一石，中有雙龍戲海，映日而觀，則金鱗搖漾，島紋瀾流，旋轉不定，其精妙難以言述矣。宋先輩懋澄見之。

石屏風王維詩意

北地李大司農博物嗜古，收藏有大理石屏風，高三尺，廣倍之，其畫是王維畫，秉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一聯詩意，煙林如黛，宮闕巍然，如水墨宋人畫，是曠代之奇玩也。徐卿麟見之。

石屏風元人畫幅

李大司馬征播前，獲大理石屏風四扇，高三尺五寸，其畫皆元人筆意也。一幅黃大癡，一幅黃叔明，一幅徐幼文，一幅倪雲林，層出叠嶂，斷烟殘瀆，無不各極其致，而敘法點染，纖悉畢具，蓋石之奇妙，世人終莫得而解矣。大司馬以轉贈都御史李公，請董學士題贊，鐫入上方。

小研山

曾見婺州破執道人吳孺子藏一英石小研山，長徑

三寸、峰出洞壑、畢具目前、其色玄、叩之聲清越、若在
米家石數、亦當具體而微、道人既老、其質四明、董秀
才以五金詭得之、今不知何在、

銀楠杯

曾見元人朱碧山製銀楠杯、形宛似洞庭霜樣空
其上為圓口、周遭斑紋隱起、如芝蔴雨點、鍛法、而把
手楠葉一枝、若新摘下、蟠屈鈎連、森勁蒼古、後代銀
工所不能及也、杯底略凹、有篆文碧山二字、是雲間
顧中翰汝和家物、太原徵君得之、常用以浮空客

玉獸勝

嘉定陳太學德甫家藏古玉獸勝、長三寸、闊一寸、厚
如指大、死似剛卯、其中有一人形、單淺紅衣裳、眉目
皆具、圓頂赤脚、頰頰胡僧狀貌、索價甚高、

獅蠻帶

武宗時、逆瑾用事、南開楊文莊崇玄孫某舍人、將乞
息于朝、鬻其賜第、得六白金、衰之京、見京城有老人
賣璞、遽捐四百金買之、還即舍、命工剖為識、是獅蠻
玉也、造帶二束、次第並獻于瑾、立出數千金、酌其
直、因與奏上乞恩、舍人得授中書、事瑾益恭、瑾益愛
幸之、中外欲請謁者、多因舍人、前後復得居間、金數
萬、陰知瑾逆謀、將敗、乞差南還、瑾既伏誅、二帶並籍
歸御府矣、

後時身返可
行有智

張騫采槎

朱碧山製張騫采槎銀杯、一仙人臥老樹槎枿上、瀉
酒入空腹中、飲之精巧非常、

竹蟾蜍

吳中有巧人朱雪松、善取老竹蟠曲根、鞭雕琢為蟾
蜍、摩弄如玉、與真者無二、

指園卷之十六終

光緒戊戌陽月中浣清苑王叔振校閱畢
市正己卯春三月下浣者山子陸維垣讀畢

春未陸惟垣東都先生子也先生源居布素起然物
 外自余 先大父為友請為改轉幸佳尤妙也
 然不以此為皆言聖而能耳善也 前年風枝水石其地則
 大約如金春二年先生志逸民傳其古節大做
 蘇研猶有先生斷厥極潔動不支 款款行
 東都先生諱球字季美水人其諱音即
 不可及之胸襟多曠子信工書其
 觀銘一季所珍也銘曰一
 三
 雲
 內
 潘
 并
 記



猶園記